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二冊目錄

總類

考 據

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提要

學林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錄一卷後

附錄跋

辯言一卷

常談一卷

緯略十二卷前附四庫提要後

附附錄

捫蝨新話八卷

鶴山渠陽經外雜抄二卷

芥隱筆記一卷後附提要補正

學齋佔畢四卷後附四庫提要

、辨證

賓退錄十卷

蘆浦筆記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雲谷雜記六卷

考古質疑六卷後附四庫提要

辨證、補正

宋 黃朝英撰

墨海

一

宋 王觀國撰

聚珍

一七

宋 王 楙撰輯

稗海

九六

宋 員興宗纂

藝海

一八一

宋 吳 箕撰

函海

一八五

宋 高似孫撰

守山

一九二

宋 陳 善著

儒學

二四七

宋 魏了翁輯著

寶顏

二七一

宋 龔頤正撰

學津

二八二

宋 史繩祖撰

學津

二九一

宋 趙與時撰

學海

三一〇

宋 劉昌詩撰

知不足

三四二

宋 張 深撰

聚珍

三六〇

宋 葉大慶撰

聚珍

三八七

鼠璞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戴 埴著

守山 四二三

坦齋通編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邢 凱撰

龍威 四二八

臆 乘一卷

宋 楊伯邑著

龍威 四二八

羅氏識遺十卷後附校勘記、

宋 羅 璧著

學海 四三一

四庫提要、補正

宋 俞 琰著

寶顏 四七七

席上腐談二卷

宋 陳叔方撰

守山 四八六

穎川語小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俞德鄰撰

學海 四九四

佩章齋輯聞四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許 觀撰

龍威 五〇九

要補正

宋 撰人不詳

百 川 五一二

東齋記事一卷

宋 龔熙正著

唐 宋 五二〇

釋常談三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龔熙正著

寶顏 五二二

續釋常談一卷

宋 吳 氏著

學海 五三四

林下偶談四卷

宋 撰人不詳

守山 五四三

水筆雜鈔二卷

宋 撰人不詳

墨海 五六八

愛日齋叢鈔五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王 惲撰

知不足 五九三

玉堂嘉話八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盛如梓撰

知不足 六〇五

湛淵靜語二卷

元 李 紳撰

守山 六二〇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元 龔 續撰

說海 六二五

日聞錄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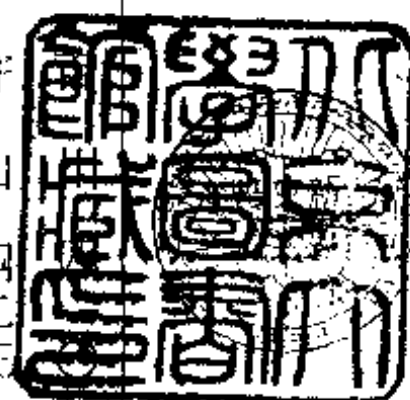
元 龔 續撰

龍威 四二八

雪雪錄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元 龔 續撰

龍威 四二八



菽園雜記十五卷前附四庫提要 明 陸 容撰 墨 海 六二九

井觀瑣言三卷 明 鄭 瑗撰 寶 顏 六七四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 陳 霆著 惜 陰 六八一



靖康細素雜記提要

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記同。而祇有九十事。程大昌演繁露辯其誤引。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之說。稱細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其辯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拆露盤爲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瑟蘭閒評載其辯穀陽一條。辯盧版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于此皆頗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于前。不足爲病。晁公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尚藥。據爲鄙陋。劉敞七經小傳亦據此條爲諧笑。雖不著姓字。殆亦指朝英也。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而尊王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于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提榘一條外。大抵引據詳明。足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爲臆斷之談。敝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以元祐黨家世。尤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據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靖康細素雜記卷一

黃閣

宋黃朝英撰

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閣。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粲傳云：既爲公。須開黃閣。張敞兒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門郎給事于黃閣之內。入侍禁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爲給事中。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雉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丹爲功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余所未諳。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離閣假藩。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果紆繡展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結案天廡疾。雉堂日燕居。又謝寄公醪云：老依濟曲作菴牧。月例黃堂給宴醪。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蚩尾

蘇軾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水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頤之推亦作此。劉孝孫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尾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平鴟尾爲祠。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遂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爲祠，遂爲鴟尾。又俗間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案舊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龜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鴟字。又江表野乘云：初臺殿開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鴟吻，豈未詳其旨。

木稼

舒王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膏聞達官怕。蓋用舊唐史：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說，舉世知其爲木冰，而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五行志，而得其說。蓋自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勝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卿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時皆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爲木介明矣。蓋唐之諺語，謂也。案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木冰，乃引劉向之言爲證。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是與得春秋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勝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微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于欽向云。

夕郎

職林曰：初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鑄時爲給事中，也。清瑣門在南宮，衛瓊注吳郡賦曰：青瑣戶，邊青錢也。一日：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帶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其穆，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南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顏氏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

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據晉書：羅隱爲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辜之辜爲孤負之字，殊乖禮意。蓋公正衆所附，私反而孤焉，衆所附則有相向之意，故不孤。私反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之也。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之意，馬嚴上書云：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張俊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孤忝聖恩，謝莊月賦云：孤奉明恩，宋蘇云：孤負聖明，謝晦云：孤背天日，桓榮祖云：孤負恩獎，江革云：孤負朝廷，北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諸王傳云：孤負付屬，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川辜字。今世先達士大夫，亦未嘗錯用。如宋子京與李太傅云：徒移深仁，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孤大賜。舒王云：安能孤此意。顯例就衰頹，又云：予豈敢孤其意，以受不腆之辭。魯直云：誤蒙器使，孤奉國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耶獻

前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趙王不川，遂爲市中人耶獻之。蘇軾演義云：耶獻者，舉手相弄之貌，即今俗謂之治由也。耶獻之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武在薊，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獻之。注引說文曰：歇，歇手相笑也。歇音弋支反。歇音離，又音由。此云耶獻，語輕重不同，又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嘗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恒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川，郡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且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擲擲云：我抵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慚怖却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擲擲。

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曰：王鐸以錢數十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筆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案崔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鐸來朝，貴倖多譽鐸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卓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書本傳云：軀爲人貌侵，服虔注云：侵，短小也。卓昭則以侵爲寢，服虔止讀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並無註釋，余謂當以侵

爲正案西陽雜俎云今人謂魏爲魏寢誤也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俊而體弱通俊不甚重也一云魏寢而體弱註云貌不足也又云貌俊謂貌負其實也通俊者簡易也俊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甚富唐書載歐陽詢貌寢俊敬羽貌寢甚又南史中載某人貌寢小北史那遜傳云祖效貌寢有風尚倦遊覽又某書思風貌寢陋皆以俊爲寢蓋循襲之誤也俊固不當作寢

吹臺

西清詩話云唐書杜市傳云市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賀之少陵昔游詩昔者吳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雜詞傑唱著後世邪余謂此論太疎案杜子美遺懷詩云憶與高李習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耶又名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鼎食鳴鐘貴車免朝烏夜兔傷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即知繁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野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食作爆進之字余嘗脣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首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案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觀宋景文公有和龐相公開余僊直見寄詩一篇乃用僊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僊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僊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僊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僊亦用僊字案玉篇云僊連直也字當作僊非虎豹之豹

靖康細素雜記卷二

陰康

漢書載州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註云陶唐當爲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時民氣鬱遏筋骨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爲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耳余案書傳之誤非特此也如却非認而爲御北皮傳譌而爲頗傳華表譌而爲和東者其類甚多

伎養

應劭風俗通書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腹饑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作傍惶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俳侏不能無出言是爲俳侏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技藝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

近世切要以啓諸汝耳。此真得漢書之義。近世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即以鄭重爲殷勤。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曾謂使人通頻煩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頻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爲慎重者。又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邇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云。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新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爲鶻。與統紀同。鄭侯家傳云。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書。

展屋

顏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備別時。烹伏雌。吹展屋。今日富貴忘我爲。家訓謂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蘇昌月令章句曰。鍵闢壯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刻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展或作展。余染反。展或作展。余之反。故何公送人序云。話龍具之註。歌展屋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囊空未省餘銀釧。薪盡何嘗展展屋。

藉田

藉田。音慈夜反。與藉音慈力反。案舒王字說。藉從草。從來。從借。從草。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如之。從來從借。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藉物者尙之。藉人者下焉。藉從昔。從來從竹。藉記昔事。有實可利。藉除其繁。藉有節焉。世之學者。類不分藉藉之義。乃以藉田爲藉田。至書典籍之籍。乃反爲藉字。是不究其本也。案文帝紀。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章昭曰。藉。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藉。謂藉藉也。藉田。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師古曰。國語云。宜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則矣。余考數家之說。應劭以藉爲典藉之藉。應也。唯章昭之說得之。案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云。借民力治公田。故不稅。蓋帝王所親耕者。公田也。公田謂之藉田者。以借民力爲義。故藉之字。所以從借也。舒王云。公田謂之藉。猶親耕之田。謂之藉也。宜王不藉千畝者。爲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農耳。謂之藉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或知。何邪。余嘗謂枕藉。藉藉。藉藉。皆從草。音慈夜反。而文籍。圖籍。篇籍。與夫籍甚。籍其家。皆從竹。音慈力反。乃爲允當。又許慎說文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編。狼藉。從草。藉聲。慈夜反。又秦書。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見疎謬。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諱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案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社稷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正。官長也。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祝重

焉。祝融明貌。其祝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勾龍爲土正。又案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叔。以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乃以重黎爲一人。而謂重黎爲顓頊之曾孫。與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爲差遠。則所傳容有謬誤。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詳且悉也。又況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故顓頊之子黎。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黎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豈復爲其火正乎。案律歷志云。火正黎司地。幽通賦云。黎醇耀于高辛。皆其證也。又許慎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即卷章也。案楚世家云。黎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慎之說又誤矣。

湯餅

養麵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燒加餐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而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案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邪。湯餅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麵爲湯餅。誤矣。麵與子錄。謂世之所謂長命麵。即湯餅也。恐亦未當。余謂凡以麵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爲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爲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爲饅餅。則又誤也。案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又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可易胡爲饅也。蓋胡餅者。以北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都人轉音呼胡餅爲饅餅。呼骨切。胡餅爲胡桃。亦呼骨切。皆此義也。余案賈暇集論畢羅云。華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後人加食旁爲饅羅。非也。又云。元和有姦僧。鑿虛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曰之曰饅羅。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爲饅。虛字。然則胡餅謂之胡饅。可知矣。又玉篇從食從固爲饅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之饅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屬車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驍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南河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驍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轎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侯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于閭毗。毗曰。此起于秦。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遵江左。唯設五乘。尙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策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

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旗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請以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乾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興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
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善干魏志傅嚴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微于乾沒乎晉潘岳與
賈誼爲卅四友其母數請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
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待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微射不計乾燥
之與沈沒而爲之也又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沈之義陸沈所因陸沈之水也又曰陸地而沉不待
在于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沈于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隋書王劭贊云乾沒營利得不以道顏
其家聲良可嘆息又隋書吉見上好禎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又宋子京撰劉待制墓
銘云財用既積官爲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府君行狀云民冒鹽樵乾沒不悛

靖康紉素雜記卷三

湖陰

唐溫庭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之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司徒導與王含書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又周琦傳云王敦軍敗於于湖又甘卓進據于湖侯又王允之鎮于湖案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旣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允當其湖陰詞云祖龍黃髮珊瑚鞭鐵聽金而青連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他安可稱乎

雲南

筆談云：舊尙書云：雲夢上作父。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父。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沙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沙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沙江入于雲中。遂奔郢。卽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鄒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

增廣翔雲雜記 卷三

一五

清康熙朝雜記 卷二

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允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案漢高祖用陳平謀僞游于雲夢注家無解釋又爾雅云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恐爲未當。

耳探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氏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晉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察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孫昆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上造秦第二爵名也應劭以爲第十六誤矣又以耳孫晉耳有耳聞之義又其謬戾如此

毒藥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一作下鹽鼓。所載此而巳。及觀世說。又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鼓耳。或以謂千里末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說也。或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是蓋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爲地之廣。則當云蓴菜。不當云羹也。或以謂蓴羹不必鹽鼓。乃得其真味。故云未下鹽鼓。是又不然。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但以其地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鹽鼓耳。意謂蓴羹得鹽鼓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又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齊高帝曰。蓴羹故應還。蓋沈文季吳人也。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二公以千里末下爲地名。今詳陸答語。千里蓴羹末下鹽鼓。蓋舉二地所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有千里之遠。但未下鹽鼓。何支離也。

軒渠

後漢蘓子訓傳云兒讒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忍引此軒渠于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爲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舉舒王詩義云僊僊軒舉之狀乃爲盡善宋子京爲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病而天父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卽何夫人之子軒渠草異魯公曰是大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是真得漢書之意

焚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匠爲擘尾。卽革命其脣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頰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爲酒令。今兩蓋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卽重其蓋。蓋微勞其得酒在後也。

靖康雜記 卷二

一七

又云。嚇者。貪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疾于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嚇尾。嚇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親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院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櫂腰牙餠。乃用藍字。蓋婪盃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鎮管喜傳吟。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諳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于東漢。既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傲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于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謂得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得謂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沖吳郡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鎮管者。誠有謂焉。案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賊衆曰白波賊。衆十餘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案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當有誤。恐有所據而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詳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而商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風雨暴至。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王詠柏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從木從奇。乃倚字。于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卓字。直教切。所謂椅船爲耶。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椅。卓之在前者爲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洪興曰。椅重較。今新義謂椅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論語曰。如有所立卓爾。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然在前也。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椅椅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

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唐時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鄭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孝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留後。以孝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因賜國姓。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靖康雜記卷四

諸伯音

家訓云。晉羊曼。常頗縱任。使飲酒誕節。兖州號爲諸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爲嚙冤之嚙。亦不知所出。但者老相傳。世間又有諸諸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用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豈難博物。猶出張縉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查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袞宰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辭者。皆不用。世謂之諸伯。以其諸諸無賢不肖之辨云。蓋兖州之遺意也。

三鯢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鯢。當作魚。飛集講堂前。註云。冠雀。鵲也。鯢音善。其字借爲鯢。鯢之鯢。俗因謂之鯢。郭璞註爾雅。鯢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鯢魚大如五斗。長一丈餘。安有鶴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鯢又純灰色。無文章。鯢魚長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鯢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鯢鯢。說苑曰。鯢似蛇。並作鯢字。蓋假鯢爲鯢。其來久矣。又杜少陵云。敕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鯢。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

阿堵音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饒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

其持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僅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真詩云。誰謂彼己子。而傳阿堵神。又答曹詩云。久謝輪囷器。差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他義。

擗梨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虛題。註云。前書匈奴傳曰。單于姓單于。其國稱之曰擗梨。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擗梨。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一云擗梨。天子也。蓋匈奴號擗梨。猶漢人稱天子也。與此小異。永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尙擗梨于擗梨。枚舉屬文。徒率成于擗梨。又沈元用謝啓云。擗梨而擗梨。敢謂知書。問新招而不知。尙擗梨。然陸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擗梨。謂皇甫謐。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郡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十人。節度每州各一寺三等。某年某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案會要云。大歷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色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實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陰意謂天寶難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謂之人日。或謂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求之輕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倉爲安仁。錄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駒。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爲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助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而魏收所引董助之語。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錄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懷指此爲證。蓋宗懷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十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鳥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大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錢金作勝傳。削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曲水

晉武帝嘗問。樂廣三日曲水之義。廣曰。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二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其怪。乃招擗之水。濯洗被。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酉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

夏乃新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上巳。卽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漢書。八月祓祠水。亦斯義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案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曰。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氣穢。並其義也。元魏孝文帝還洛。引見王公侍臣于清徽堂。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水。時以祓除疾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澤。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三月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人家皆于東流水爲祈禱。自潔濯。謂之禳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劉昭注云。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賢于富商。用事伊維。惟慢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于維禳也。自魏時不復用。三日水宴之禮。

著劍

嘗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乃用月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庚戌朔。初十日己未。俗乃云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寅者。卽月建也。皆非承誤。每每如此。蓋不考古之過也。余嘗觀漢書律曆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己丑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又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應春秋書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其餘史傳及唐韓柳之文。與本朝先達士大夫文集。未嘗誤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著朔之遺法也。雖時老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日之可也。必曰臘曰望曰旁死魄。曰哉生明。曰哉生魄。何也。蓋月有小大。故紀事者。每志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得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跋。末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二月月建也。殊可嗤笑。

祖道

周禮。太駟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軼。注云。軼。犯者。封土象山于路側。以駕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轆轤而去。詩云。取軼以軼。祖道之禮。蓋封土爲軼壇也。漢疏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其反。張。竹亮反。劉屈氂傳云。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注云。祖者。送行之祭。因設饌飲焉。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壘祖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爽傳云。或死。帝哭之。祖曰。爲之廢燕樂。注云。祖。祖。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傳云。其工氏之子。日修好遠游。車所至。足跡所通。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案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于行始。方來有繼之。

意余案左氏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重爲勾芒。該爲膠收。修及熙爲元冥。黎爲祝融。勾龍爲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故祖祭必用一神以爲祖神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言其意義如此耳。然陳龍傳注云。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句龍傳注云。共工氏之子曰鯀。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帝之子顓頊。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三家之輪。自不同如此。

臘

楊子曰。不臘臘也。注云。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臘。力侯切。飲食祭也。鄭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盡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案禮記外傳云。蜡祭。即臘祭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謂之蜡祭。秦曰臘。黃衣黃冠而祭。休息田夫也。既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也。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諸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乃欣然有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漢仍之也。余謂史遷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竊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爲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案。史記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即非夏后祭名。疑六帖爲誤。

靖康雜記卷五

臘

後漢陳寵傳云。會祖父成。成哀問。以律令爲書。葬墓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命解官。父子相與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間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遠近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案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本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元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

正陽

客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十月陽止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月爲不然。按爾雅月名。十月爲陽。則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已正陽也。無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髮處云。四月正陽也。秀髮言月何也。秀髮以言陰生也。陰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云。此所

言皆夏時者。蓋夏時據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爲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明矣。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破。又案西京雜記云。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爲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案書之堯典。于堯之時稱昔。于堯之前稱古。則昔于古爲近。故日入至于星出。亦謂之昔。昔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之宜。古遠。則庸有稽焉。故書于大誥言若昔朕其邁。周官言若昔大猷。微子之命言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此古昔之辨也。又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義引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嘉客如此非適今也。其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也。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之。以人言之者。謂其人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之者。謂其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風遺烈猶在也。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時必察而後見。故謂之在昔。

烏鬼

筆談書論杜市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不解其義。唯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烏鬼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烏鬼。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烏鬼。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又按東齊記事云。蜀之漁家養烏鬼數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縛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得歸者。則狎弄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烏鬼乃老杜所謂烏鬼也。案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銀挂鵝鵝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鄴時。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案歷忌云。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火畏金。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畧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案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端午

李齊賢資暇錄云。端午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五者。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案元和中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隨州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之義。別有見邪。所載此而已。余案宗懷荆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

午烹鰻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余嘗效昆體作端午詩云孟嘗此日鍾英氣王鳳今朝襲慶源五色呈祥文必顯丙時先誕位非尊蘭湯備浴傳別俗水馬浮江弔屈魂却笑唐蒙公主驂預令馳驟剪祗桓

為詩

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元澤謂為學始於詩始於二南其意以謂為者殆猶老子之為學者道論語之為禮為樂之謂也沈存中筆談乃云周南召南樂名也齊鼓南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舞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何其抵牾耶案漢書王莽傳云初中居建武事推發為詩顏師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詩為為詩則存中之說非輕意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洪興云綠竹猗猗案陸機草木疏稱爾雅云菴王為郭璞注云菴靡也今呼為鴨脚莎或云即鹿藿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蕭注云似小梨亦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筲韓詩作蕭蕭篇亦云蕭蕭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為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荷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為昭明之棄也陸機字從王旁非士衡者余案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蕭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衡有漢國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又謂之何耶

遷鶯

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矣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為求友詩又為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禽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遷鶯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海作思友人詩云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懷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踐鵲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踐鵲至死不餓注云踐鵲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糲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都安縣有大芋如踐鵲也東坡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踐鵲為糧不復疫癘知物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益氣充肌余案大唐新語載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解踐鵲云今之芋子即是舊毛蘿荷也蕭蕭謂之撫掌大笑又案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踐鵲芋也乃為芋字人錯羊肉答云扣惠踐鵲舉朝驚駭尤可嗤笑

靖康雜記卷六

狗壁

元度確論云狗倚也若曰狗壁昌今狗重較兮狗與漆沮狗與那與皆中有所倚而生歎也至於狗彼女桑乃以為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而狗之義不通矣故經義以謂承彼女桑而狗之乃所以為倚蓋詩人所記適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工然說狗重較兮以狗為嘆辭恐於義未安蓋亦不詳考舒王經義而誤為之說也洪興義云狗倚也重較者所以為慎固也狗自訓倚而以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兔爰

古語云兔無膽兔無脾兔無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如此案字說云赤與白為章兔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無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無脾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辭矣故詩以兔爰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無舌又許慎注淮南子云反舌百鳥舌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無聲者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聲故無聲也

說貓

雜俎云貓目睛日暮間及午豎斂如綫其鼻端常冷惟夏至日暖沈存中嘗論歐陽公曾得一古畫牡丹畫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確丞相吳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正燥此日中

時花也。貓眼黑時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朝暮則開。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正南公雖曰。求古人之意。然說貓眼。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故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蓋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壇之神。助饗祭事。事成而止。則當以履帝武敏為斷句。敏字連下句讀之。乃為九當。今學者皆讀為履帝武敏。敏殊無義。皆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敏字邪。

芍藥與椒

先儒說詩。療治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為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為男淫女也。又東門之粉。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贈我椒。以為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椒者。所以為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案孝武本紀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章昭注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嘗考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為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為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案漢儀注。太史公武帝時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臣增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但以太史丞為太史令。余案班固郊祀志曰。有司與太史令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談遷父子相繼為太史公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為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為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為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太公。廷尉吳公。諸侯侯公。四備有國公。夏黃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章昭乃以司馬談為非太史公。又以遷為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石鼓

修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置之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欄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碑。雖經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稱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章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至今風

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處餘置之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案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章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其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耳。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應因

漢書何武傳云。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為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應因。本錄弊之去者耳。晉力其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說其文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案後漢盧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翥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云。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有優免者。即時平理也。又應奉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云。甲午。應因。或云癸亥。應因。成以早應因。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繫。皆以錄為慮。余案太元云。歸于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偃切。寬省也。蓋唐亦循襲舊史。語音以錄為慮。未之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說其文為思慮之慮。蓋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明驗也。

74
O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天子之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國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并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成道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云：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綳其上。又吳書云：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方圓四寸。上鉤交玉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袁術將僭號。聞堅得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孫皓送金璽六枚。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不知二家何者爲得。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眞所得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三、

李濟翁寶暇集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或曰昔鄆中爲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息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鬻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簡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案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於臺上因名焉又案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于鄆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焉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簡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羣臣得名也

附論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幫廁。廁身自漣洒。蘇林云。廁。晉投。賈逵解周官云。廁。行。閤也。孟康曰。廁。行。閤。廁。中。受。黃。南。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廁。余。案。說。文。以。廁。爲。築。牆。短。板。度。候。切。而。玉。篇。集。韻。以。廁。行。閤。字。爲。从。广。从。俞。晉。投。由。是。知。中。幫。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廁。廁。者。謂。其。父。閤。閤。之。版。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漣。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顏。師。古。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顏。氏。之。說。則。汗。衫。謂。之。廁。廁。有。害。于。理。而。石。建。漣。洒。汗。衫。亦。未。足。爲。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廁。爲。廁。廁。其。說。良。自。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俗。命。如。廁。爲。屋。頭。稱。井。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瓚。以。閤。汗。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閤。因。影。爲。沃。頭。焉。蓋。濟。翁。常。時。著。廁。亦。不。考。究。漢。書。廁。廁。之。說。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樂部

楊文公陝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語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

靖康紉素雜記卷七

固桑

新序云。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此樂者乎。固桑進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于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今夫鵠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毛也。平公默然不應。余案說苑云。趙簡子游于西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能來者。吾罪其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下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鵠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案新序說苑。皆剽向所撰也。新序作平公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何異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博覽饒事。而新序文王作恭王。繁饒作覽蘇。又班固古今人表云。晉船人固來。顏師古曰。卽固乘也。又爾不同何邪。

六

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于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會遭宿威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唱
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徒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
人云皖公山愈不慄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
樽杯中中主大悅賜東島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為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諷亦載二詩首
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會遭宿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開背斜陽唱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龍舟詩
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宸游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樽杯中嗣主因憐僂首而過諷苑以
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諱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寒鼈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清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
論羊淹難寒劉熙釋名韓羊難為難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贈鯉鰔胎鰔因注詩曰魚鼈胎鯉五臣
象見上句云贈遂改寒鼈為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遠之巢鰔鰔西海之飛鱗五臣亦
改寒為寒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贈邪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寒字于理未安上句既改寒為寒
即下句亦宜改胎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鼈邪
新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所載此而已余觀荆楚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
食又云崔植薄徒見史篇則作寒字語言錯亂竟未詳其旨意然以此考之益信其使寒字而五臣注解
乃妄有改易明矣

懼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市之利斂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逮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
祈禱無應上他日舉鴈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問冤
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中漸高聲階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翌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
信宿之間齊澤告足故知優游徐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又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
觀盛饗鍾山雨日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日懼階下重稅嗣主
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權務半而從之余嘗考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為國初野錄以為嗣主近
事謂中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同如此孰謂其可信邪

一應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應蓋用顏延年詩一應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應者乃指應之應如武王右
乘白旆以應之應非旌麾之應也延年以阮始平詩云應薦不入官一應乃出守者山濤薦咸為吏部郎
三上武帝不引後為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擠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游原詩云擬
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認用一應自此遂為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
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應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附人作太守

耳宋景文公詩云使應得請印垂要又云一封通奏領州應又云乞得一應行又云竟獲一應行是眞得
延年之意未嘗誤用也

靖康細素雜記卷八

樓羅

西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廂各有聲勢稍信者多會于酒樓食畢樓羅故有此語予讀
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細網雀樓羅人者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細網雀樓羅人者又蘇軾
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妻敬甘羅亦非也蓋樓羅者攬也
羅者縶也言人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攬字从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
歡傳云攬吏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錡傳云諸君可
謂樓羅兒矣乃加手焉

阿奴

晉書周顒傳云顒弟嵩嘗因酒嘆曰謂顒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雖獨投之顒神色無忤
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案紹秀傳云嵩冬至詣酒緒秀舉鴈謂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
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
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奴目下耳阿奴謔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
云阿奴周謔也然則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蓋史誤也蓋誤將王敦為

摸索

劉夢得嘉話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之。而東坡雜記又曰。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二說大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元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雜記乃以敬宗爲徐陵。以何劉爲曹劉。錯雜如此。益知非東坡之說。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寬博有餘也。醞于間切。藉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軾演義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藉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引陸賈傳云。聲名籍甚。謂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籍甚。謂籍累聲名之多也。蘇軾解籍藉者。物難亂之貌。狼藉狼藉也。籍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亂。遂成狼藉之名。藉爲籍者。遂其語順也。

臺鳥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觀顏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誤作鳥爲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備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爲鳥爲。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諳。

鷓鴣

字說鷓鴣从勾。鷓鴣多欲。尾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鷓鴣交時。以足相勾促。如鼓翼相觸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鷓鴣。今觀鷓鴣萃集木上。其間或有雙雙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于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杜牧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鷓鴣不踰濟而已。其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鞦韆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無際作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轉爲秋千。後人不意本乃旁始加革爲秋千字。案秋千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今藝術曰。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捷。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節。高架秋千。令宮嬪輩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嘗謂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揚。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子使邊至古契丹界。見

大剏樹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剏。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揚。荊州宜荊之類。余案古本尚書。及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並無作揚字者。乃知濟翁所論爲得經意。而存中之說誤矣。

靖康雜記卷九

馬歲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馬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格五

漢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簪也。說文曰。行其相塞謂之簪。施宏鑿經曰。簪有四采。寒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云格五。簪先代反。又世俗有塞融之戲。謂以奕局取一道。人各行五。塞即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謂融宜作戎。此戲生于黃帝壘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塞戎者。即今之塞融也。其說甚佳。然謂生于黃帝壘鞠。則又誤矣。案漢書枚舉傳云。蹴鞠刻鏤。又罷去病傳云。尙穿城鞠。顏師古注云。鞠以韋爲之。中實以毛。蹴鞠爲戲樂也。則塞鞠非塞融。明矣。案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塞鞠。羣臣以塞鞠爲勞體。非至性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又唐薛嵩好塞鞠。劉綱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皆謂塞鞠爲勞動。則明知非塞戎也。今人又以塞鞠爲塞融。蓋蹴擊一也。沈存中乃以塞鞠爲塞木。瑟子故謂與蹴鞠異。反以爲傳寫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鞠。其義甚明。

餵料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鴈鴈徐儉切皆疑此字因譜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鴈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鴈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焉而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鴈天其亦用鄭箋吹簫賣鴈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嘗考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鴈云是宋考功詩此因閱沈雲卿詠驢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鴈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恨親情是時沈謫驢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俱仕武后朝故所傳客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餠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餠粥對禺中寒食清明多用餠粥事

缺符

揚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髡陸。又長楊賦云。木雍枌蠁。以爲儲胥。呂延濟云。枌蠁。作木枌相蠁爲棚也。蘇林注云。木擁櫪其外。又以竹枌蠁爲外儲也。顏師古云。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枌及蠁。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云。風雲長爲護儲胥。宋子京傷孟昭嗣云。密疏叩儲胥。又侍宴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在儲胥。又答朱彭州云。九番官樹老儲胥。又贖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胥。蓋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故張平子西京賦云。旣新作於迎風。加露寒典儲胥。又沈約應教詩云。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武帝諸子傳。徽云。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廔氈帳。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後加露寒儲胥二館。

名遊

歸田錄云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養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晉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快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又西清詩話云宋元憲公始拜內相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快快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年葉誠答公曰清臣宋郊勝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蔡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生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人侵邊車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取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拯上其書卽以爲將作監此乃以姓名盜得祿者也此與元憲公姓同而事異良可嗤笑

江陰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說歷于詩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

靖康雜記 卷九

五

嶠東雜記 卷九

五.

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子騫嗣。又案吳均傳云。先是有濟陽江洪。王融文爲建陽令。坐事死。案江洪。齊時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時。王僧儒與太學生虞義。邱國賓。蕭文瑒。邱令楷。江洪。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儒與高平徐賓俱爲學林。則洪仕于齊梁間明矣。洪與洪其系皆出于濟陽考城。而又俱生于齊梁間。淹容爲建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于建陽。則江爲之系。實出于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自言之。蓋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度而爲之說也。

房齋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閩博陵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眞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爲名或諱名而不書字者其論甚美然謂房眞齡字喬年舊史乃云房喬字眞齡旣而云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甚美也宋云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如懸鈴者佳則眞齡果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懸鈴者乃鈴鐸之鈴而眞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齡之齡故字以喬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然房梁公名字大抵不同眞贊云房眞齡字喬年舊史云房喬字眞齡而新史云房元齡字喬皆未詳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宏中神道碑云諱宏中字某某案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宏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稱爲王宏中然則宏中必字也碑文誤耳政與房喬名字一同

高陽

太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雖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時。」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頓曰：「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又世說載季倫每臨習射池，未嘗不大醉。常曰：「醉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襄陽。』案史記及漢書，食其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公略地陳留，郊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陳留明矣。又案晉書載簡鎭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餽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陽習池卽之高陽池者，蓋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

晴窗雜記 卷九

九、三

同又如此何耶

貴學

顏氏家訓云。夫讀書之人。自義農以來。宇宙之下。凡幾幾人。凡見幾事。世人不問恩智。皆欲識人之多。且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懶裁衣也。其說信然。余案晉書。虞嘯父仕孝武帝。為侍中。嘗侍飲。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魚蝦鮮未可致。尋常有所獻。帝大笑。唐蘇良嗣。高宗時為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齊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又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繡頭耳。良可噴笑。

刊詔

晉書劉琨傳云。時孝武帝崩。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辭。詔義有不雅者。還輒焚毀之。其侍臣被詔或宣揚之。故說者以此多選。又徐邈傳云。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輒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選。

夢筆

梁江淹傳云。淹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便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綾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逾進。又唐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曰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為文辭者。多以江氏為夢筆之裔。然淹夢人取筆。殆非佳語。不知紀氏李氏亦自可稱夢筆之裔。尤為佳也。然求注引典略云。江淹少夢人授以五色筆。因而有文章。此一事。又不載于本傳。何耶。

甘羅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相傳以為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秦入齊。又使于楚。楚王欲置相于秦。范雎以為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誤為之說也。

金根

劉公嘉話云。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庸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又大唐新語云。張由古素無學術。歷官臺省。嘗于衆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在文選中。何云無由古曰。此班固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

靖康細素雜記卷十

和松

晉庚默傳云。默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頗聚斂。積貲。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勸奏默。默更器嶠曰。嶠森如千丈松。雖霜何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川。而溫嶠傳曰。嶠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庚默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蓋是時溫嶠為都官從事。默為散騎常侍。二人同在朝廷。是默之所器者。溫嶠。非和嶠明矣。及觀和嶠傳。又云。從事中郎庚默見而嘆曰。嶠森如千丈松。雖霜何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川。而世說亦云。子嵩目和嶠云。何其器歟。良由修史者難出于諸儒。而非一人之筆。故其鑿戾如此。今之學者。至有云和氏之松千丈。益謬矣。

顏介

北史載顏之推。齊文宣時為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而唐書又曰。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與北史所載不同。北史云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示不忘本也。而唐書云。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又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廣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又與北史不同。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蓋知名。則之儀為長。推為次。明矣。而北史載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則以之推為兄。之儀為弟。其不

林杜狀音

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稱林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謂林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璋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唯愁錯寫弄璋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四庫全書提要

學林十卷

宋王觀國撰。觀國，長沙人，其事蹟不見於宋史。湖廣通志亦未載。惟賈昌朝華經音辨載有觀國所作後序一篇，結銜稱左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未題紹興壬戌秋七月。中辭，則南渡以後人也。考晁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是書俱未著錄。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峕賓退錄引之，均稱曰學林新編。而今所傳本但題學林，無新編二字。考袁文藝屬閒評，王孫野客叢書，亦祇稱王觀國學林，則當時已二名兼用矣。書中專以辨別字體字義字音為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注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發。賓退錄嘗摘其誤以不義為藥，頤齋開評亦摘其誤，賡賡以行李為行學，字無所根據，不知玉篇山部有此字。註釋甚詳，能改齋漫錄又摘其誤，謂左傳季氏介其雞，當從高誘注以雞著雞頭，不當作蒙雞之臆。佛氏精舍江表傳載于吉事，是魏初已有之。觀國謂自晉始有者為誤。又孟子以言結之，觀國不取郭璞音義，而取玉篇音甜之說。京索之索，觀國以為當音山客反，不知陸氏釋文及五臣之注，韓退之之時皆音悉落反，固未嘗誤。亦頗為他家所駁正。然考證之文，遞相持據，此疎彼密，利鈍互形，原不能毫無疵累。論其大致，則引據詳洽，辨析精核者，十之八九，以視孫奕示兒編，殆為過之。南宋諸儒

學林 四庫全書提要



學林目錄

- 卷一 三十五則
- 卷二 三十五則
- 卷三 三十二則
- 卷四 三十五則
- 卷五 三十六則
- 卷六 三十八則
- 卷七

學林 目錄

學林 四庫全書提要
 陳考證者不過數家，若觀國者，亦可謂卓然特出矣。

諸卦蓋別爲篇簡者也。歐陽文忠公崇文總目敘釋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旨說卦等，雖爲十二篇，費直之易，專以象象文旨參解易爻，凡以象象文旨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王弼爲注，亦用象象相雜之經，以此觀之，則今世所行王弼易，乃象象相雜之易，非古本易也。蓋教授之家，各宗其師之說，而自晉以後，惟王弼之學獨傳故也。

詩書序

詩序本自爲一編，不在衆篇之首，至毛公爲詩傳，乃分序於衆篇之首。詩序謂之義，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辭是也。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詩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由此觀之，則詩序本不在衆篇之首，至毛公始分置於衆篇之首，亦可知矣。詩序子夏之所作，而王荊公以爲讀江有汜之時，雖子夏無以知其美勝，然子夏與孔子同時，文籍未淪喪，必有所受而作也。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歐陽文忠公崇文總目敘釋曰：孔子刪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十一篇，著於經。秦楚之際，亡其六，然則古詩三千，而取者三百，則十取其一耳。餘皆逸詩也。逸詩書史亦多引之。書序本自爲一篇，不在衆篇之首，至孔安國作傳，乃分序於衆篇之首。故孔安國尚書序曰：并序凡五十九篇。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是也。前漢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諸書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按班固作漢書時，周書有七十一篇，自後復經兵火，書籍散亡，至晉時，蓋發汲冢，得竹簡書，有周書，東晉校讎，而說滅脫散不可致者甚多。故顏師古曰：今之存者四十五篇，蓋至於唐，所存者四十五篇耳。皆逸書也。逸書者，虞夏商書皆有之，不特周書也。

故什箋

今毛詩註訓傳三十卷，觀國按：前漢藝文志曰：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詩家又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卷，韓故三十六卷，漢魯申公有詩訓故，以此觀之，則今毛詩當爲故訓傳，改故爲註者，後人妄改之也。國風不言什而雅頌言什者，蓋詩以十篇爲什，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十九篇，鄘十篇，衛十篇，王十篇，鄭二十一篇，齊十一篇，魏七篇，唐十二篇，秦十篇，陳十篇，檜四篇，曹四篇，豳七篇，凡此皆多寡不等，故不稱什也。雅頌皆十篇爲什，故皆稱什。惟魚藻之什，十四篇，蕩之什，十一篇，閟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亦謂之什者，過乎十則亦稱什，舉其成數耳。若夫不及十則不稱什，故關雎止四篇，那頌止五篇，而皆不稱什，此其可見也。後漢衛宏傳曰：鄭康成作毛詩箋，章懷太子注曰：箋，鄭成毛義也。引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鄭康成是郡人，故以爲敬云。觀國按：諸家字書，箋字堅切，表誦書也。亦作賡，賡，古人賡賡，以竹或木爲之，故箋字從竹，賡字從木，謂之賡表者，以此賡賡而表出己意也。西漢時，傳詩有三家，申公作魯詩，后蒼

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三家皆列於學官，而毛公之學未得立。及中興後，謝靈運、衛宏、鄭衆、賈逵、馬融、鄭康成等皆宗毛公學，於是毛詩盛行，鄭康成作毛詩箋者，蓋毛公有不訓者，鄭氏訓之。毛公有訓未盡者，鄭氏續之。毛公有誤訓者，鄭氏證之。蓋以箋續鄭出己意，而又不沒毛公之學也。故謂之箋，雖若薦成毛義，而箋則非薦也。毛公爲北海相有年矣，至鄭康成乃以郡人之故，而以箋爲敬，此好事者爲之辭也。

箋斯

班孟堅兩都賦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魯，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韓愈昭平驢觀國按：國宮之時曰：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氏傳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氏箋曰：奚斯作者，教訓勵功課章程也。蓋魯人新姜嫄之廟，而公子奚斯畫其事耳。所謂作者，作廟也，非作頌也。國宮之頌，非奚斯之作也。班孟堅、王文考賦序皆以魯頌爲奚斯所作，則誤矣。揚子法言曰：顏奮歸夫子矣，正考甫嘗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歸正考甫矣。觀國按：尹吉甫作大雅棗高，蒸民之詩，以美宣王，考甫能得商頌十二篇歸，以頌湯之德，二人皆有功於詩教者也。若奚斯者，徒能作魯廟而已，於詩頌固無預焉。當奚斯作廟之時，國宮之頌未作也，廟成之後，詩人始頌之，則奚斯與正考甫二人非同類，揚雄豈亦誤以國宮之詩爲奚斯所作耶？不然，何以言歸也。李軌注揚子曰：奚斯，魯僖公之臣，惠正考甫作魯頌，此言正誤也。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陸德明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曰：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爲摩沙之沙，摩沙，亦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觀國按：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用獻尊象尊，此兩尊相須之尊也。秋嘗冬烝，用著尊象尊，此兩尊相須之尊也。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此兩尊相須之尊也。獻尊即犧尊是也。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一物而兩名耳。春秋左氏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然則犧象二尊相須可知矣。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尊爲尊，其說是已。司尊彝變犧爲獻者，蓋朝踐乃始獻之禮，舉祀事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名，則謂之犧尊也。鄭氏既讀獻爲犧，又以獻犧二字皆音沙，既謂犧尊飾以翡翠，又謂象尊以象鳳凰，皆誤矣。陸德明循鄭氏之說，以犧獻二字並音沙，而於他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沙，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播其疑於後世，使後學愈疑，良可怪也。南史劉杳傳曰：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凰尾婆娑然，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整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尊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爲然，以此觀之，則犧尊爲牛形，可以不疑矣。

木瓜詩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氏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木也觀國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蠶餅土飯之義耳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濟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氏以木瓜爲楸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爾雅曰楸木瓜郭璞注曰實如小瓜酢可食此即果實之木瓜也後世文士多引木瓜之詩以爲果實之木瓜皆誤矣如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類皆引衛風木瓜之詩亦皆誤矣前魏有詠木瓜詩曰爾思成實爲嘉惠擬把瓊琚作報章此正誤用之也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觀國按木瓜詩設投報之辭以爲喻耳未嘗真有投報也而記言者遂以爲苞苴非孔子之言也淇澳詩曰綠竹猗猗綠竹青青綠竹如簋毛氏傳曰綠竹猗猗也觀國按綠猗猗二物也非笋竹之竹而世多誤用綠竹爲笋竹之竹采綠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氏傳曰綠王芻也蓋爾雅曰王芻又曰竹蒿蒿此乃詩所開綠竹也禮記大學篇曰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此正用葉字毛詩借用綠字其義則通也

宗彝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作會於衣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絺繡於裳也此舜之十二章而孔安國乃以作會宗彝四字爲一句又謂曰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觀國按宗彝者卽周禮司尊彝所謂裸用虎彝雉彝是也刻畫虎雉二形於彝尊之上祀宗廟則用此二彝故謂之宗彝若舜之十二章則絺繡彝尊於裳而彝尊之飾則以虎以雉此禮有定制不可易也孔安國初不曉其義既誤合向書句讀又誤訓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其義經也甚矣今世廟貌塑像及畫壁凡法服止畫一虎一雉而不見彝尊亦誤也當先畫彝尊而後飾虎雉之形於彝尊之上乃爲合禮蓋自唐以來禮文浸微畫工沿襲舊格初不識制度不足怪也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雉夷鄭氏注曰夷讀爲彝此乃記禮者假借用字耳中庸引詩曰憲憲令德表記引詩曰瑕不謂友此類是也

二王

振驚詩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毛氏傳曰二王夏商也其後杞也宋也觀國按禮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廟封帝堯之後於祫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商之後於宋宋禮記原文前作武王克商之後於祫蓋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而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繼絕世也方周人祭於廟之時黃帝堯舜之後皆在本國未來助祭而二王之後適來助祭周人美之故振驚之詩所爲作非萬世不易之法也後世不察乃謂王者必當存二王後故漢魏南北朝隋唐之際皆奉二王

之典夫繼絕世者奚必止于二代耶鄭氏曰王者存二代此蓋未嘗深致其由也後漢百官志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商後孔安爲商紹嘉公且二王一體也漢不封夏而封商周何耶若曰繼絕世則高帝滅秦而爲漢則秦爲絕國矣捨秦不封而遠取商周又何耶唐以周隋爲二王後且拓拔之魏高氏之齊與周隋同爲絕國而專取周隋又何耶此皆循名而失實者也

祥瑞

賈誼新書曰詩云一發五豝于嗟乎麟虞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蜀書曰麟虞古不知其何物也詩曰于嗟乎麟虞賈誼以爲麟者文王之囿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觀國按毛氏詩傳曰麟虞義獸也白質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祥觀國按詩辭則獸是已詩序曰仁如麟虞又曰德如羔羊又曰德如騶虞又曰信厚如騶趾蓋皆指物而言也秦漢之際言詩者各自名家其說皆異同賈誼必遵其師所授之說未必當也歐公曰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觀國按賈誼在文帝時爲長沙傳前漢儒林傳曰毛公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則在景帝時爲博士與賈誼同時人也然則以麟虞爲獸者非出於近世之說矣五代時王建據蜀龜麟鳳凰麟虞之類畢出於其國歐陽文忠公修五代史破之以爲非瑞白龍見於水是失職也可以爲妖矣鳳凰或出於謬政危亡之時非瑞也麟人罕識之獸魯哀公西狩窮山竭澤獵而獲之非其自出春秋譏之非瑞也龜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也貴于卜官觀國按易以龍喻君德取其神變也鳳者文明之物故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傷無文明之時也麟信也故詩以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喻信厚之時龜壽而前知也此四物者以喻聖人之有德者故禮以爲四靈而史亦記之耳非謂治世必出而亂世必藏也魯猶玉者至貴之寶而君子比德焉事有治世則玉見而亂世則玉隱耶離騷以香草譬君子以惡鳥譬小人事有治世則無惡鳥而亂世則無香草耶然則麟鳳龜龍頻出于五代亂世之蜀何傷乎

勺藥

漢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覯贈之以勺藥毛氏傳曰勺藥香草也其別則送以勺藥結恩情也觀國按崔豹古今注曰勺藥一名將離將行則送之以勺藥以此觀之則勺藥離草也離別則贈之以見志也江淹別賦曰下有勺藥之詩淹用爲離別事蓋可見矣若曰香草則草之香者多矣奚必勺藥而後可以結恩情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注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選注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注曰南都賦云歸鴈鳴鵲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顏師古注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食之豈非遺法乎觀國按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勺言酌藥音略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醬食物也與漢詩所言勺藥異矣詩之勺藥乃草類也今勺藥花是已廣韻曰勺市若切又張略切藥以灼切又良約切二字各有二音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所謂御者御食物也未有御五味者也南都賦曰歸鴈鳴鵲香稻鮮魚以爲勺藥蓋以鴈鵲魚稻爲食也又按枚乘七發曰於是

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滯。勺藥之醫。薄者之炙。鮮鯉之鱠。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又按張景陽七命曰。窮海之鮓。極陸之毛。伊公鼎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羹勺藥。晨曉露餽。霜鷄黃雀。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然則讀勺藥爲酌略者。是以魚肉等物爲醢醬食物。非滯清之勺藥明矣。子虛賦諸家注說。皆誤以爲滯清之勺藥也。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詩曰。兩廂鋪醢醢。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仍祈卻老藥。蓋前句勺藥字音酌略。後句藥字音醢。二藥字不同音也。

箕子

前漢儒林孟喜傳曰。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萌也。顏師古注云。易明夷卦象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謂商父師說洪範者也。賓妄爲說耳。觀國按。虛職作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則爻辭乃文王所作也。方文王重受之時。箕子之明夷。未夷至紂不道。箕子奴然後箕子之明夷始夷。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當此時。箕子之明夷夷。而利貞故明不可息也。以此攷之。則箕子之明夷。其在武王之時乎。文王重受之時。於明夷六五之辭。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此學者素以爲疑也。趙賓訓易。欲避此疑。故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萌。非商紂之箕子也。顏師古不悟其意。乃引明夷卦爻之辭以釋之。夫學者豈不知商之有箕子耶。趙賓之說雖鑿。而師古原不曉其因也。或說謂文王重卦。而箕子則周公孔子之作。如此則明夷言箕子不礙矣。

介雞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郕之雞。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郕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郕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按。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冑之介也。介其雞者。爲甲以蔽雞之體。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既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惡能勝彼雞。大率司馬遷好異而惡與人同。觀史記用尙書。戰國策。國語。世本。左氏傳。其文多改其正文。改續用爲功用。改厥田爲其田。改肆覲爲遠見。改宵中爲夜中。改四嶽爲陸四嶽。改協和爲合和。改方命爲負命。改九載爲九歲。改格姦爲姦姦。改慎微爲慎和。改烈風爲暴風。改克從爲能從。改洛川爲決川。改恤哉爲靜哉。改四海爲四方。改熙帝爲美堯。改不遜爲不訓。改胄子爲穉子。改維清爲維靜。改天工爲天事。改底績爲致功。改降丘爲下丘。改納錫爲入賜。改孔修爲甚修。改夙夜爲早夜。改中命爲重命。改汝翼爲汝輔。改勅天爲陟天。改率作爲率爲。改宅土爲居土。如此類甚多。又用論語文分綴爲孔子弟子傳。亦多改其文。改吾執爲我執。改毋固爲無固。改指諸掌爲視其掌。改性與天道爲天道性命。改未若爲不如。改便便爲辯辯。改滔滔爲悠悠。如此類又多。子長但知好異。而不知反有害於義也。

臧否

臧否之否音鄙。臧者。善也。否者。不善也。書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陸德明音義曰。否音鄙。易遷卦九

四。好惡。君子吉。小人否。王弼注曰。否音臧否之否。君子好惡。故能舍之。小人繁惡。是以否也。鼎卦初六。鼎臠臠。利出否。王弼注曰。否。不善之物也。抑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蔡民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小臠臠。利出否。或聖或否。春秋昭公五年左氏傳曰。一臠一否。其誰能當之。諸葛孔明出師表曰。陟罰臠否。不宜異同。張平子西京賦曰。街談巷議。彈射臠否。以上否字皆音鄙。俗或讀音否。則誤矣。嵇叔夜幽憤詩曰。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臠否。五臣注文選曰。否。平鄙切。若如五臣注。則平鄙切。乃音備。是臠否之否。非臠否之否矣。今禮部韻略上聲旨字部內否音鄙。注曰。臠否也。新制云。按詩未知臠否。釋文音鄙。如此之類全句。即許於此韻內押。如散押臠否之類。即許與有字韻內否字通押。觀國按。有字韻內否字音鄙。若散押臠否。亦是音鄙。豈可遽變而音否耶。凡上有臠字。則下當音鄙。此一定不可易也。新制乃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諤校對禮部韻略而奏請。引周易師卦曰。師出以律。否臠凶。釋音曰。否音鄙。惡也。馬鄭王肅曰。否音方九反。左傳隱公十一年曰。師出臠否。亦如之。釋音曰。否音鄙。又方九反。觀國按。周易左傳皆存兩音者。蓋陸德明不能精攷訂正之。而存兩音使後人自擇之也。孫諤奏請。又不能決於去取。故有許通押之文。且音鄙音否二字。音與義皆不同。實不可通押。

胥靡

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爲楚太子戊傳。戊不好學。胥靡申公。徐廣注曰。胥靡。腐刑。前漢儒林傳曰。胥靡申公。顏師古注曰。胥靡。相保而作役。前漢楚元王傳曰。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注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注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注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鐵聯綴耳。而云隨坐輕刑。非也。史記賈誼傳。胥靡鳥賦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張晏注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胥靡。顏師古注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觀國按。書說命曰。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彖傳。巽之野。惟肖。孔安國傳曰。傳氏之巽。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潤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以此知胥靡鳥賦云。傳說胥靡者。乃服役之刑也。莊子曰。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又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成元英疏曰。胥靡徒役人也。楊雄解難曰。胥靡爲宰。寢寢爲尸。蓋胥靡者。刑役之人。於死生則輕。而無顧藉。故登高而不懼。不畏險也。得爲爲宰。無重累也。城既十仞而又壞之。則築役之勞未已。此胥靡之所苦也。凡此又以見胥靡者。服役之刑也。腐刑無役。若以胥靡爲腐刑。則傳說不應有版築之役矣。史記侯幸傳曰。李延年坐法腐。然則史記正言腐。不謂之胥靡也。又胥靡亦邑名。春秋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曰。蔣子開。公子樂率銳師侵齊。滑。胥靡。杜預注曰。胥靡。鄭邑。又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王入於胥靡。杜預注曰。胥靡。周邑。本鄭地。又定公六年左氏傳曰。鄭於是乎伐滑。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戊周。且城胥靡。杜預注曰。鄭伐周六邑。諸史地理書亦不言胥靡地名之義。蓋不可攷也。

孔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曰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卒享年七十有三然公羊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解曰歲在己卯又穀梁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然則公羊穀梁與史記世家年表皆不同也觀國按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蓋十月朔為庚辰則二十一日為庚子也十有一月無庚子矣公羊謂十有一月庚子者誤也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而何休謂歲在己卯者誤也孔子享年七十三以歲計之當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是歲周靈王二十一年歲在庚戌也而公羊穀梁皆云襄公二十一年誤矣史記五帝紀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觀國以史記文攷之舜壽百歲也然尚書舜典曰舜年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乃死蓋三十登庸三十在位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年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有二歲此孔子所定之壽也則知史記為誤矣史記六國年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元年己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又周貞定王元年徐廣曰元年癸酉皇甫謐曰元年癸亥觀國按章衡編年通載周元王元年歲在己丑周貞定王元年歲在癸酉以此知徐廣之說為是而皇甫謐之說非也

納幣

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諸期親迎謂之六禮而不謂之納幣春秋穀梁傳曰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范寧解曰納采者采擇女也問名者卜吉凶也納徵者納幣也告期者告迎期也然則納幣者禮之納徵是已周官媒氏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氏注曰納幣也五兩十端也引難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端然每端二丈觀國按束帛為十端每端二丈則是以四丈為一兩中屈之成兩端五兩為十端矣不謂之十端而謂之五兩者蓋用五兩而中屈之成十端其本則用五兩而束之則見其有十端也或曰入幣或曰納幣者周官媒氏通言嫁子娶妻用幣之數故曰入幣若夫問名納吉而後納幣者問名納吉則事已定矣事已定則男家納幣於女家致恭以成禮蓋男下女之意也故春秋書納幣者皆親事已定而後納幣也春秋又書逆女乃先納幣而後逆女禮之序當如此耳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左氏無傳杜預解曰喪母未再期而圖婚非禮也公羊穀梁皆曰親納幣非禮也觀國按莊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至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方是時母喪一年有半是母喪未再期而圖婚故春秋書納幣以其非禮也又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傳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祭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觀國按信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則自信公薨至文公二年冬未滿二十五月是亦居喪而圖婚與莊公居喪納幣一也左氏乃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有以見左氏之誤也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納幣禮也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納幣范寧解曰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以春秋文及三傳攷之左氏之誤昭昭矣

古文

唐李濟翁資暇錄曰古文使字作學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變為李字觀國按春秋傳公三十年左氏傳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然則左氏傳或言行李或言行理皆謂行理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又謂之行理耳以此知非改古文字為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唐書藝文志曰今文尚書三十卷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頗無不協詔改為無偏無斂蓋古文尚書曰無偏無頗違王之義明皇以頗字與義字不協韻故改為無偏與義字協聲於文意雖亦通而改作之說未能免也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為悅改景為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良因明皇不好隸古故有司亦隨俗而改定也司馬遷班固作史亦或用古文字史記商本紀曰湯既勝夏歸仲陶作誥謂乃古文也又周本紀曰穆王命伯冏申誡太僕作驛命驛乃古文也又孔子弟子有曾熾熾乃古文也前漢古今人表有伯熾熾乃古文也又百官公卿表曰驛作駝虞恭乃古文也又郊祀志曰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墜乃古文也又禮樂志曰少木零落少乃古文也又刑法志曰懷之以行懷乃古文也又藝文志有大命三十七篇命乃古文也又地理志曰隨山乘木乘乃古文也又平原郡安惠縣惠乃古文也又清河郡題題縣題乃古文也又北地郡大圍縣圍乃古文也又路溫舒傳曰蠲者不可復蠲蠲乃古文也又敘傳曰東以唐而廢仁乃古文也又召信臣傳曰晝夜燃蠟火蠟乃古文也又五行志曰王心弗戢戎乃古文也又揚雄傳反離騷曰疊既弊夫傳說今弊乃古文也後漢輿服志曰乾有文衾乃古文也諸史如此類甚多然則作史者尚不忍廢古文而況古文經書其可輕改作乎許慎說文序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應有同焉蓋古者帝王登封泰山必有金石之刻其文字形體各不同歷時既久罕有傳者今世所傳秦皇時李斯所篆嶧山碑如御史大夫篆作御史大夫竊意夫字亦必有大晉李斯用古文篆後世不知其用字之因也又今世所得古器秦時鐘鼎篆銘有字皆篆為字如有秦篆為字秦之類後世字書字為又字諸字書未嘗讀又為有也許慎說文少字丑列切兩山相並為艸即今之草字而漢書乃用少字為草字凡此類皆不可以字書攷證之也

其記已忘

揚之水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中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蓋其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汾沮洳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彼其之子美如玉候人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帶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彼其之子不遂其情鄭氏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禮記表記篇曰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韓詩外傳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彼己之子邦之彥兮彼己之子碩大且篤大叔于田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聲控忌抑縱

送忌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抑忌鄭氏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陸德明毛詩釋音曰其音記觀國按詩用其字忌字禮記用記字韓詩外傳用已字四字雖不同然其原意則四字皆助辭也其義相附近故四字讀爲四聲何傷乎若循鄭氏之箋陸氏之音則四字者當讀而爲一音誤矣經書中用字如此類者尙多有之書曰聖有謨訓春秋左氏傳曰聖有謨訓訓字去聲動字平聲二字不同音而義則通也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中庸曰憲憲令德宜民宜人顯字上聲憲字去聲二字不同音而義則通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作謂矣表記曰心乎愛矣遐不作謂矣變遐爲瑕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縉衣曰有恪德行四國順之變爲爲格也書曰自作孽不可追孟子曰自作孽不可活變追爲活也書曰克明俊德大學曰克明峻德變俊爲峻也詩曰駿命不易大學曰峻命不易詩曰駿極於天孔子開居曰峻極於天變峻爲峻也書曰高宗亮陰喪服四制曰高宗諒闇乃用闇字也詩序曰假樂嘉成王左氏傳曰晉侯賦嘉樂變假爲嘉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曰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變匍爲扶也書曰罔有擇言在身表記曰罔有擇言在身變爲躬也凡此雖或變其字然各從其音而讀之不善於義若必繩之以一音則將亂天下之字音非所以示後學也

酒

新臺詩曰新臺有酒河水洿洿毛氏曰酒高峻也洿洿平地也陸德明音義曰酒七罪反觀國按新臺詩第一章曰新臺有酒河水洿洿洿與酒韻故第二章曰新臺有酒河水洿洿毛氏欲以洿洿二字協韻乃讀酒爲七罪反而訓之曰酒高峻也然字書酒無七罪反之音亦無高峻之義按字書酒字音先禮切與洗同而與酒字亦協韻蓋此者鮮明貌也酒亦有潔淨之意於詩之義通當讀酒爲先禮切則音與義兩得之矣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在上位者酒濯其心音義曰酒先禮反前漢平帝紀曰酒心自新之意也又昌邑王賀傳曰以酒酒大王顏師古皆曰酒先禮反史記貨殖傳曰酒削薄技也孟子曰願此死者一酒之此皆讀與洗同而俗或讀作沙下反者非也酒又音先典反玉篇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陸德明音曰酒先典反史記范雎傳曰羣臣莫不酒然變色易容徐廣曰酒先典反蓋洗字亦音先典反酒亦如之也酒又音色懈反與灑同爲灑掃亦作酒掃東山詩曰酒掃穹室伐木詩曰於絮酒掃抑詩曰酒掃庭內周禮隸僕曰掌五縣之掃除灑灑之事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酒掃應對禮記內則曰灑掃室堂凡此或用酒字或用灑字其義則一而皆讀音色懈反各隨其音而生義也

如磬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曰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盡觀國按字書如而也似也往也若也經書用如字各有一義室如之如當訓似又此磬字非調盡許慎說文曰磬器中空也室如懸磬者如懸一器其中空而無物耳磬亦訓盡詩曰鉅之磬矣是也杜預以如訓而以磬訓盡則室而垂盡語不成文今以如字之義攷之莊公七年夏夜中星隕如雨蓋言星隕而如雨也此如字訓而者也

左氏傳曰如火之燎於原又曰如農夫之務去草又曰今亦如之又曰邑亦如之凡此如字訓似者也公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公如晉至河乃復夫人姜氏如齊凡此如字訓往者也左氏傳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又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凡此如字訓若者也室如懸磬者如似也似懸空器若家徒四壁之義也於意則顯而後成文杜預所訓於字義雖通而於左氏文句則不順蓋訓如爲而故并與磬字訓誤也先達謂漢人如而通用蓋如字所訓非一如而通用者特如字之義一端耳至於如齊觀社如農夫之務去草其次莫如猛之類又可以如而通用訓之耶

薦

周禮夏官甸師掌養馬春除薦薦鄭氏注曰薦馬也觀國按爾雅釋器曰薦謂之茲郭璞注曰茲者薦席也又按春秋桓公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得罪於天子越在僭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何休解曰諸侯有疾稱負茲士稱負薪由此觀之則馬茲者以草薦爲馬席以禦寒至春則除去之豈祭其祇以祓除疾疫也許慎說文曰薦陳草復生也一曰薦也玉篇廣韻薦音辱艸薦也薦也然則所謂茲所謂薦皆席之異名蓋皆以艸薦爲之也春秋文公七年左氏傳曰秣馬薦食潛師夜赴杜預注曰早食於秣薦中又宣公十二年左氏傳曰軍行右轄左追薦杜預注曰追求草薦爲宿備又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曰薦食申薦又襄公十六年左氏傳曰簡名蒐乘秣馬薦食前漢韓信傳曰晨炊薦食張晏注曰未起而牀薦中食後漢廉范傳曰令軍中薦食晨往赴之章懷太子注曰薦食早起食於寢薦中也凡此皆謂以草薦爲席者也禮記月令秋曰其神薦收者方秋時草已陳而收斂金之性也故謂之薦收春日勾芒者木性達生也夏曰祝融者火性昭散也冬曰元冥者水性幽復也中央曰后土者土性寧靜也五官之神其名各有義初不徒說

簠

禮記經解篇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前漢東方朔傳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前漢司馬遷傳引易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觀國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者也蓋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故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今其所引易其字有不同如禮記司馬遷傳皆言差若豪釐而太史公東方朔皆言失之豪釐禮記司馬遷傳皆言繆以千里而太史公東方朔皆言差以千里又班固作漢書於司馬遷傳言差以豪釐而於東方朔傳則言失之豪釐於司馬遷傳言繆以千里而於東方朔傳言差以千里班固所引兩傳用字皆不同以此知爲易說者已久後人相傳襲而用之故其用字有不同也按字書簠字里之切理也福也簠字十毫也所謂毫釐者當用釐字而太史公用簠字者假借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簠字用之蓋簠簠二字古今通用之也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二年八月天雨白簠顏師古注曰凡言簠者毛之強曲者志用簠字而顏師古注用簠字以此知簠簠二字通用久矣傳者謄也禮者福也史家於傳簠二字皆用簠字以代之故春秋僖公史家皆變爲簠公漢文帝受簠宣室是也思文詩曰貽我來牟而

劉向傳上封事引周頌曰：貽我釐。釐變來爲釐。顏師古注曰：釐讀與來同。觀國按：鄭氏箋詩：謂來者以穀俱來也。蓋天遺我祥穀之意。劉向云：釐變亦通。然不謂釐音來也。顏師古誤矣。

雅正

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夏暑雨，冬祁寒。鄭氏注曰：君雅，周穆王司徒，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觀國按：孔子作書序，所謂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蓋君牙本君雅也。古文用牙字，其實皆雅，後之變古文爲隸者，亦用牙字耳。然許慎說文雅字爲加切，楚烏也。秦謂之雅，則古人初不以雅字爲大雅、小雅之字也。古文惟用牙字爲大雅、小雅之字，故許慎說文曰：正所蒞切。古文以爲大雅字，以此觀之，則古文以牙爲大雅、小雅字，以雅爲烏鳥，而音烏加切，及後世變古文爲隸，又變隸爲今文，遂各用他音字或俗字以易之，而雅字遂專爲大雅、小雅之雅矣。正音雅，又音所蒞切，是也。皆字楚字，疏字從正也。正又音山呂切，與所字同音。字書曰：已也。然則正字一音雅，一音疏，一音所，而後世文士不復用此字者，蓋後世書籍皆用今文，而無古文，此古文之所以不復用也。

容頌

史記儒林傳曰：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至秦焚書，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善爲容，不能通經，皆爲禮官大夫。及徐氏弟子公戶滿、威生、單次、蕭奮皆爲禮官，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前漢儒林傳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以頌爲禮官。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蘇林注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注曰：頌讀與容同。觀國按：字書頌字亦音容，而頌亦作頌，有形容之義。故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史記用容字，漢書用頌字，其義一也。漢書惠帝紀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之。顏師古注曰：頌與容同。又刑法志曰：當鞠繫者，頌繫之。顏師古注云：頌讀曰容，寬容之也。又揚雄傳河東賦曰：麗勾芒與騶虞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穗頌。除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離離。賦以融字頌字，雖字爲韻，則讀頌爲容也。容頌通用可知矣。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今儀禮是也。儀禮所載皆高下俯仰疾徐跪數之節，故漢書藝文志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曰：禮經，周禮是也。威儀，儀禮是也。儀禮雖載高下俯仰疾徐跪數之節，而其名實皆道德性命之理，及措諸事業，然後見於容貌威儀之際。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以道德性命爲本，而容貌威儀乃其末也。漢之學者，乃專以禮容爲事，至有不能通經，而惟以容爲禮官者，乃祝史之能也。亦何貴於禮官耶。嗚呼，禮學之敝久矣。

月令數祭

月令春曰：其數八。夏曰：其數七。中央曰：其數五。秋曰：其數九。冬曰：其數六。鄭氏注引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言七言九言六者，舉其成數也。土數五者，土以生爲本，觀國按：鄭氏謂月令舉五行之成數。

可也。土生數五而成數十，若曰舉其成數，則中央土當言其數十，而月令反言其數五，則與四時舉成數異矣。鄭氏知有此，乃爲之說曰：土以生爲本，夫水火金木，豈不以生爲本。奚土獨以生爲本耶。觀國按：一二三四五者，五行本生之數。土數五，分旺於四時，故月令舉五行本生之數，而兼之以土數也。春之木數三，象五爲八也。夏之火數二，象五爲七也。秋之金數四，象五爲九也。冬之水數一，象五爲六也。中央土數五，分旺於四時，無所兼也。故其數五而已。此皆五行之生數也。而成數在其中矣。豈有捨生數而遽舉其成數者乎。此理灼然。五行在天則配五方，在人則配五臟，是故春主木，在人爲肝，夏主火，在人爲心，秋主金，在人爲肺，冬主水，在人爲腎，中央主土，在人爲脾，此不易之道也。月令則不然。春則祭先脾，夏則祭先肺，中央則祭先心，秋則祭先肝，冬則祭先腎，乃與五行不相應。觀國按：月令所祭者，五祀之神戶，竈門，行中霤，所陳之俎，非五臟之所配也。春曰：其祀戶，祭先脾者，祀戶之禮，其俎以脾爲先。夏曰：其祀竈，祭先肺者，祀竈之禮，其俎以肺爲先。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者，祀中霤之禮，其俎以心爲先。秋曰：其祀門，祭先肝者，祀門之禮，其俎以肝爲先。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者，祀行之禮，其俎以腎爲先。其在一人之身，則脾在上，肺次之，心又次之，肝又次之，腎居下，五祀之俎，以此爲次。蓋祭禮也，非五行五臟相配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同。

子卯

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曰：晉荀息卒，未葬，晉侯飲酒樂，驛宰屠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注曰：疾，惡也。杜以甲子喪，祭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賁自外來，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鄭氏注曰：杜以甲子死，祭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陸德明音義引賈逵曰：祭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又引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也。以爲忌。玉藻曰：子卯稷食菜羹。鄭氏注曰：忌日也。觀國按：日之吉凶，與歲月遷轉，固無常也。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在人有所擇耳。不應常以子卯爲忌日。設有數十君如桀紂者，何忌日之多也。十二辰皆有刑有害，不特子卯而張晏以謂子卯相刑之日，非也。後魏道武帝以甲子日出師討賊，有言紂以甲子日亡，不宜出師者，道武帝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有功。唐李愬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宋高祖爲太傅，日平江陵，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白遷日，帝不許。以此觀之，則吉凶惟人所召，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唐后妃傳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進冊貴妃，羣臣請立爲后，帝以歲子午忌，故報罷。觀國竊謂憲宗意未欲立后，故託子午忌爲言耳。古以正月五月九月爲斷屠月，著於刑統律書，而時君生辰及祖宗忌日，皆斷屠不舉樂。唐書刑法志曰：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又房元齡等損益隋律，斷屠月皆停死刑，事固有歷世循襲，無傷於治道，而不必削去者，此類是也。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注曰。連山。虞夏歸藏黃帝。雖有此說而無迹。學者未必然其說也。觀國按。隋書經籍志有歸藏十三卷。注曰。晉太尉參軍薛正注。唐書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南史梁元帝注連山三十卷。以此觀之。則連山歸藏周易。乃三書也。爾雅釋羊。屬有牡。郭璞注引歸藏曰。兩壺兩輪。初學記。歸藏曰。有白雲出蒼梧。入於大梁。舉此可以見矣。禮記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鄭氏注曰。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商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後之學者。遂以三易繫之三代。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而謂今之周易一書。分其名爲三。若然。則傳註所引連山歸藏之辭。果何書耶。太卜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言皆者。三書皆有經有別也。若以三代繫之。則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夏商周各有六十四耶。蓋三易自是三書不疑矣。

嘆助

唐啖助傳曰。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歐陽文忠公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據此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超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令後生穿鑿詭辨。詭詞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觀國按。啖助所疑者。以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謂左丘明在孔子前。故孔子思其與己合而稱之。非同時人。既非同時人。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爲。既非丘明所爲。則必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爲此傳也。周末戰國以來。著書之人。無不傳其姓名者。下至陰陽雜家。卜祝雜技之書。亦皆傳其姓名。豈有春秋傳顯顯如此。而其名不傳者。而況春秋傳非當時名儒不能作。若謂姓左而失其名。則所慮過矣。雖然。春秋經所書者。左氏或無傳。經所不書者。左氏或列諸傳。蓋經所書。而在魯史無他辭者。左氏亦無傳。經所不書。而左氏亦列諸傳。者。託此以見諸國之史也。左氏春秋傳。內傳也。國語。外傳也。內傳附於經。故說經者。鮮不傳世俗所傳。託經且多。柳宗元嘗改定其語。然亦或與內傳乖異。固不免也。啖助乃以爲屬綴不倫。序事乖刺。蓋求瑕過矣。自孔子作春秋後。列國之史。雖有左氏內外傳。其餘無聞焉。何乖刺之多責耶。

疑異

周禮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鄭氏注曰。頭髮落落爲宜。易曰。髮爲宜髮。而今世所傳王弼易曰。髮爲髮。蓋俗書字下爲四點作宜。與宜字相疑。攷其義。則宜髮之義爲多也。夫卦大象曰。澤上於天。火君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弼注曰。夫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弼乃以則字爲明字。攷夫之義。則明禁之義爲多也。前漢劉向上封事。述災異。引春秋曰。七月降

霜。草木不死。春秋無此文。惟傳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所引。疑若春秋傳注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曰。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而國語則言黃龍。蓋龍三足爲能。與熊大異。左氏傳。國語皆左丘明所纂。國語傳本訛謬最多。春秋傳與經相傳。當以春秋傳爲正也。許慎說文曰。念。許介切。忽也。引孟子曰。孝子心不若是念。今世所傳孟子曰。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想趙岐注曰。想。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想然無憂哉。孟子音義曰。想。古黠切。又音界。觀國按。念與想義雖皆通。然許慎作說文。用前世古文字纂集成之。所引孟子亦古文孟子。當以許慎說文念字爲正也。冠子學問篇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劉子隨時篇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按前漢藝文志有鵲冠子一篇。韓愈讀鵲冠子文曰。鵲冠子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予三讀其辭而悲之。以此觀之。則鵲冠子有是語久矣。劉蓋竊其語也。壺。亦作瓠。李翰蒙求曰。周勃纖春。按史記。漢書周勃傳。皆曰。勃以纖薄曲爲生。未嘗言纖春。而注蒙求者。引史記周勃傳。勃少以纖春爲事。史記烏有是言耶。周勃。挈春以令糧。春。草器。可以貯糧。而薄曲乃爲其非類之物也。孝經曰。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禮記緇衣篇引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按今在書呂刑篇者。呂侯爲穆王司寇。作刑書曰。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爲甫刑也。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按今在書太甲篇。太甲者。伊尹所作之書。故禮記記者。或稱尹吉。鄭氏謂吉當爲告。伊尹之語也。君爽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篇引君爽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氏注曰。古文爲割申勸寧王之德。漢博士讀爲厥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按今尙書乃變古文爲隸者。當以古文爲是。

夜

泮水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旗夜夜。鸞聲嘒嘒。毛詩傳曰。夜夜言有法度也。鄭氏箋曰。信公來至於泮宮。其旗夜夜然。釋音曰。夜。蒲害反。觀國按。玉篇廣韻。夜字分三音。一音扶廢切。與吠同聲。一音博蓋切。與貝同聲。一音房越切。與伐同聲。雖分三音而同訓。以爲草木葉茂多之貌也。然則訓詩者。乃以爲有法度。據詩曰。其旗夜夜。有盛多之義。未見其有法度之義。訓詩者思之未審耶。又詩釋音曰。夜。蒲害反。按蒲害反者。讀與施同音。字書夜字亦無此音。惟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繡旌旌旌。杜預注曰。繡旌。大赤。取與華名也。釋音曰。夜。步貝反。按步貝反者。亦與施同音。此與詩夜夜同義。當讀音貝也。若讀音施。則詩云。其旗夜夜。文不順矣。左氏凡人名夜者。皆音扶廢反。成公二年傳曰。宛夜爲右。又十六年傳曰。因楚公子夜。又襄公十五年傳曰。師夜。師慧。又哀公二十六年傳曰。宋樂毅納衛侯。凡此夜字皆人名。陸德明皆音作扶廢反。其音是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使繼夜如楚。釋音曰。夜。扶廢反。又蒲發反。按繼夜乃晉大夫名。夜亦當音扶廢反。陸德明不能決而設兩音。則非也。文選有劉安招隱文曰。木輪相糾。今夜。五臣注曰。夜。蒲末反。按此夜字亦當音貝。與與委通用。夜。木之枝葉茂盛也。五臣音非也。

上下

上。時亮切。又時掌切。下。胡駕切。又胡雅切。上字時亮切。下字胡駕切者。定位之上下也。上字時掌切。下字

胡雅切者。升降之上下也。定位之上下。一上一下。不可易也。升降之上下。則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自上而下。則降而下也。自下而上。則升而上也。其義大不同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又曰。上天下澤。履又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能慎微。接天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達于上下。欽哉有土。禮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下士。凡此類皆定位之上下也。詩曰。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又曰。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周禮。燕人以上下其食而誅賞。司儀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此類皆升降之上下也。易曰。卦象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天保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下下者。降己以接下也。前下字。胡雅切。後下字。胡駕切。凡言下下者。二字當二音。理之不易者也。凱風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采芣苢詩曰。采芣苢。苦首陽之下。般其鸛詩曰。般其鸛。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遑處。宛丘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鸛羽。東門之粉。宛丘之樹。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采芣苢詩曰。子以奠之。宗室牖下。離其尸之。有齊季女。陸德明釋音曰。下字協韻。則音戶。後皆倣此。觀國按。諸詩下字與苦字。女字。鼓字。離字。羽字。樹字。同章。故云協韻。則音戶。然擊鼓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子以求之。于林之下。東山詩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凡此下字與馬字。野字。同章。未嘗與戶字協韻。則知餘詩下字不必讀音戶也。又七月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此詩一章內同用下戶二字。則知下戶二字當讀爲兩音明矣。

聖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孔安國曰。通微謂之睿。於事無不通謂之聖。蓋土主思也。五行惟土分王於四時。五事惟思兼通於視聽言貌。果能聰明睿智。兼通乎天地萬物。人倫性命之理。斯爲聖矣。思有上達之義。爲其能至於聖也。凡人能致思而通微。則其明睿皆可至於聖。第思弗思耳。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蓋后未必聖也。惟從諫然後能兼天下之善而至於聖也。春秋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聖人謂孔子也。凡有聖德者。不必有天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聖其難矣。仁次之。故孔子自謙之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古之人精通一事者。亦或謂之聖。漢張芝精草書。謂之草聖。宋傅琅仕武康。山陰令。威著能名。謂之傅聖。梁王志善書。衛協張墨皆善吏書。皆謂之書聖。隋劉臻精兩漢書。謂之漢聖。唐衛大經達於易。謂之易聖。嚴子卿馬綏明皆善圍碁。謂之碁聖。張衡馬忠皆善刻削。謂之木聖。蓋言精通其事。而他人莫能及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永平七年詔曰。先帝詔曰。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觀國竊謂有天下者。當有聖德以居之。毋過稱虛譽可也。禁言聖則非也。

五祀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鄭康成注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曲禮商制。祭法周制。觀國按。五祀。在曲禮。則天子諸侯大夫皆祭。在祭法。則諸侯立五祀。而大夫則三祀者。蓋曲禮所言者。歲徧之祭也。祭法所言者。家祭也。歲徧之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爲民祭也。家祭則有等降之類。故或七或五或三或二或一。其祭止於家而已。而言立者。立其祀於家。亦猶立廟也。祭法又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其等降之數。亦與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數同。蓋立廟者。立家廟也。立祀者。立家祀也。故祭法等降之數。所以與曲禮之祭不同。曲禮大夫祭五祀。而祭法大夫立三祀者。鄭康成釋王制曰。大夫有地者祭五祀。無地者祭三祀。禮運曰。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五祀所以本事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後漢祭志曰。國家亦有五祀之祭。然則五祀之祭。上下通。未嘗有商周之別。鄭氏乃以曲禮爲商制。祭法爲周制。非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司農曰。五祀。五色之帝。鄭康成曰。五祀。五官之神。又小祝曰。分辯五祀。鄭康成曰。王七祀。祀五者。司命。泰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觀國按。天子亦祭中霤。戶。竈。門。行之五祀。而諸家乃指他說以釋之。何耶。月令天子之令也。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行。則天子正祭五祀。或變行爲井者。行井皆屬水神之祀。乃其類也。

唐常棠

何彼穠矣。詩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常棣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甘棠詩曰。蔽芾甘棠。或曰唐棣。或曰常棣。或曰甘棠者。觀國按。爾雅釋木篇曰。唐棣。移。常棣。棣。郭璞注曰。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今山中。有棣木。子如櫻桃可食。爾雅又曰。杜。甘棠。杜。赤棠。白棠。郭璞注曰。杜。甘棠。今杜梨也。赤棠。白棠者。棠色異。異其名也。以此觀之。則唐棣者。移也。棠棣者。棣也。甘棠者。杜也。乃三物也。玉篇曰。糖。徒郎切。棣也。移。余支切。棣也。徒計切。移也。棠。徒郎切。棠梨也。廣韻曰。糖。徒郎切。糖棣木。爾雅爲唐棣。移。扶移木也。棣徒計切。子似櫻桃可食也。棠。徒郎切。棠梨也。以字書攷之。則唐棣亦爲移也。常棣亦爲棣也。甘棠亦爲杜也。亦三物也。然則唐也。常也。棠也。三字同音而爲三物。其取義亦不同焉。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也。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者。穠猶戎戎也。移華戎戎然。喻王姬顏色之美。此唐棣者。移也。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道在邇而不思。則求諸遠。故有唐棣之喻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此言有鄂以承葉。則韡韡然盛。喻兄弟之相親也。蔽芾甘棠者。南國之人。思召伯之教。而欽愛其甘棠。不忍剝伐之也。此三事。其義各有所指。本不同也。鄭康成箋常棣之詩。鄂不韡韡。曰。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以喻兄弟恩義之顯。古聲不拊同。陸德明釋音曰。拊。方于

反亦作跲。觀圖按文王詩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鄭氏箋曰：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大明詩曰：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毛氏訓曰：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韓奕詩曰：八鸞鏤錯，不顯其光。鄭氏箋曰：不顯，顯也。生民詩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氏訓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那時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憚。鄭氏箋曰：夷憚，說憚也。亦不說憚，言說憚也。推此例以觀之，則鄂不韡韡者，言韡韡也。棫樸、旱麓詩皆曰：遐不作人，言作人也。下武詩曰：不遐有佐，言有佐也。隰桑詩曰：遐不謂矣，言謂矣也。南山有臺詩曰：遐不眉壽，言眉壽也。遐不黃耇，言黃耇也。凡此不字，與鄂不韡韡之不同，鄂不韡韡者，言韡韡也。詩之用不字，其義類皆同，豈於鄂不韡韡特變拊爲不也？古聲不拊雖同，而鄂不韡韡則難於改易。鄭氏此箋贅矣。

學林卷第二

春秋古經

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顏氏家訓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顏氏以此爲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雖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曰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貽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傳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入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止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又爲魯太史魯史記載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

學
林
叢
書

三、

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圖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視聽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丘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紀年稱商仲王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輔相仲王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爲大典尙書敘說太甲事乖異觀國按前漢藝文志曰慮戰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蓋文王作上下篇自爲一編不與彖象文言等相雜至費直學易名家始以彖象雜入卦中汲冢易有上下篇而別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之屬者當是學易之家自立陰陽之說而上下篇自爲一編不與彖象相雜之易也孔子定書自堯至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太甲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蓋孔子親爲之序而太甲書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此其可以取信於後世也若謂伊尹自立則是篡也太甲殺伊尹則是誅篡臣也伊陟相太戊則是以篡臣之子爲相也其誣天下甚矣汲冢之語意其戰國以來好異說者爲之辭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曰五伯之霸也勸而撫之杜預注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史記鄒陽傳上吳王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又曰賊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雋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比也文選載此書五臣注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襄楚莊前漢諸侯王表曰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顏師古注曰伯讀曰霸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又異姓諸侯王表曰秦既稱帝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顏師古注曰五伯謂昆吾大彭豷韋齊桓晉文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五臣注文選曰五霸秦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觀國按霸伯二字古人通用然左傳曰五伯之霸也勸而撫之杜預注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則此伯字當音百故曰五伯之霸也一句之中用伯霸二字則伯音百可知矣其他散言五霸則或用霸字或用伯字可通用也然鄒陽書曰秦用由余而霸又曰五伯不足稱一篇文中用霸伯二字也史記李斯傳曰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一篇文中用霸伯二字也春秋閔公元年左氏傳曰霸王之器也僖公二十二年傳曰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襄公元年傳曰以是求伯必不行矣此左氏用霸又用伯字也前漢元帝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之道難之。又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厲王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政由五伯。又郊祀志曰：合十七年而伯王出焉。此班固用霸字，又用伯字也。觀國朝謂一篇文中當用一色字，用霸則不須用伯，伯則不須用霸。今一篇文中既用霸，又用伯，二字皆義皆同，別無兩意。何苦爲此多歧也？顏師古漢書於諸侯王表五伯注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吳夫差，於異姓諸侯王表五伯注曰：昆吾、大彭、豷、齊桓、晉文。師古自立二說，何耶？觀國按：師古於二表所釋者，皆周秦間事，不當用昆吾、大彭之說也。五臣注文選於鄒陽書：曹子建書有楚莊而無吳夫差，顏師古於諸侯王表有吳夫差而無楚莊，又何耶？觀國按：齊晉秦楚最爲大國，夫差雖亦霸，而最在後，豈有捨楚而稱吳者？師古所引吳夫差則誤矣。

慶

字書慶字，于平聲音羌，又音卿。于去聲音丘映切。訓曰：福也。賀也。觀國考詩書易所用慶字，皆當音羌。楚茨詩曰：祝祭于廟，先祖是皇。孝孫有慶。萬壽無疆。爾後既將，莫怨具慶。甫田詩曰：與我犂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又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裳裳者華，詩曰：芸其黃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閨宮詩曰：白牡騂駒，犧尊將將。毛魚載羹，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凡此所用慶字，皆與頤字同韻。則慶音羌可知矣。楊雄甘泉賦曰：直曉曉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顏師古注曰：慶讀音羌。班固幽通賦曰：恐嫺嫺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顏師古注曰：慶讀音羌。以此知漢人蓋嘗用慶字作羌音，不妄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燠非燠，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前漢天文志曰：若燠非燠，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古人以卿慶二字通用。班孟堅白雉詩曰：發皓羽兮奮靈英，容潔明兮於淳精。彭皇德兮仲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此慶字亦音卿也。投壺禮曰：一馬從二馬，以慶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此慶字音丘映切也。詩書易史記慶字音羌音卿者，其義則福也。投壺請慶多馬，音丘映切者，其義則賀也。一字三音，訓義不同，而世一切讀音丘映切者，良因陸德明不能稽考經書用字之義，而於釋文闕而不載，故後學莫之悟焉。沈存中筆談言詩易慶字多與章字同韻，自謂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蓋存中亦未嘗稽考耳，非不可解也。

文中子敘篇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敘篇曰：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之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備，變理爲大，故次之以魏相篇。既變理則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者，關氏之易，故次之關朗篇。終焉觀國按：王通死，門人薛收姚義繼通之說，名之曰中說。杜淹爲御史大夫，案其說於通弟王凝，凝退而求

之得中說百餘紙，雜記不著篇目。貞觀十九年，凝以中說授通之子福時。福時始編爲十篇，勒成十卷。其事備見於福時所撰王氏家書。雜錄其篇目，但以篇首二字爲之。如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即以王道篇爲目。房元齡問事君，即以事君篇爲目。劉炫問易，即以問易篇爲目。十篇皆此類。非通所自定，亦如論語篇目，乃門弟子所纂集，止取篇首二字爲目。如學而時習之，即以學而篇爲目。爲政以德，即以爲政篇爲目。非有他意義也。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敘篇，曲折傳會而爲之說，則誤矣。今世傳杜子美詩集，第三十卷首二十餘篇，皆以兩字爲題，如宿昔、能畫、關雎、鸛鳴之類，皆非本題。詳其詩意，皆追憶開元之盛，歎天寶之亂，子美初必各自有題，後之編類者，失其本題，但取篇首二字爲題耳。恐誤後生學詩者。

天地

晉書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又曰：地上去天之數，得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晉書地理志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餘里，南北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自地至天，十一萬餘里。觀國按：周禮以土圭之測，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注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以夏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此乃古之聖人推測天地高深之法，不可易也。是則自地至天萬五千里耳。而晉史與雜俎其言至於八萬里十一萬里，又無推測之法，荒唐無稽，可怪也已。

肆

爾雅曰：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曰：肆，既爲故，又爲今。觀國按：爾雅釋詁一篇，皆用一字爲訓。曰治肆，曰古，此三字皆訓故也。曰肆，曰故，此二字皆訓今也。若從郭璞注，則是以故今二字而訓肆也。此篇未有以二字爲訓者。爾雅曰：觀變和也。苞蕪茂也。尼，定易也。止也。顯昭，觀也。觀，見也。蓋，覆也。二，訓和也。苞蕪茂三字，訓豐也。尼，定易也。尼，定易也。止也。顯昭，觀也。觀，見也。蓋，覆也。二，訓和也。皆用一字爲訓。郭璞誤析其句，反以故今二字而訓肆。字義雖亦通，而非爾雅句法也。詩曰：肆成人有德，王荊公詩義謂肆爲故今，乃循郭璞之語耳。又爾雅釋言曰：肆，力也。郭璞注曰：肆，力也。玉篇曰：肆，次也。陳也。緩也。放也。列也。遂也。恣也。踞也。量也。廣韻曰：肆，陳也。恣也。極也。放也。經書所言肆，各有一義。惟大明詩曰：肆伐大商，毛氏傳曰：肆，取也。皇矣詩曰：是伐是肆，毛氏傳曰：肆，疾也。肆無此二義。於詩意亦不盡合。蓋毛氏臆說也。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注曰：肆者進所解牲體也。陸德明音義曰：肆，他歷切。觀國按：肆者解牲體而陳之，故陳牲之官，又有肆師。則肆如本字音四，其義則明矣。而陸德明遽變其音爲他歷切，取別解牲體之義，故凡經書言肆者，及詩或肆或將，並以肆音他歷切，豈不蔓蔓於後學耶？

周行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謂周之行，列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惟賢是用也。禮記緇衣篇曰：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注曰：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觀國按：鄭氏之訓周行也。在詩則訓爲周之行，在禮則訓爲忠信之道。蓋周之行列者，周家之周也。忠信爲周者，比周之周也。二義實不同。蓋鄭氏自矛盾也。今以鹿鳴詩辭考之，將字與行字同音韻，則周行之行音航也。若以周行爲忠信之道，則行音幸矣。按卷耳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則實字行字爲韻。言思君子賢人，實周之列位也。大東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挑挑公子，行彼周行。則實字行字爲韻。言財貨盡，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二詩言周行與鹿鳴之周行同，皆音航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左氏傳曰：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然則詩凡言周行，音航可知矣。周者周家之周也。若君子周而不比，乃忠信爲周之周。鄭氏訓禮記誤矣。

縣

縣音衰，亦作微。其字皆从骨。諸字書皆曰：禹父名也。縣音衰，亦作微。其字皆从魚。諸字書皆曰：魚也。古人多借字。故尚書禹父名用縣字。其實當用縣字也。古分乃科斗文字。至孔安國時，無識古文者，乃以隸古定之。唐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於世。司馬遷史記本紀已用縣字。後之變隸亦因用之。故經書惟尚書多用俗字。如古文景字，尚書變爲影。古文敷字，尚書變爲勑。變爾女之女爲汝，變多莪之莪爲藝。秦始皇改尊爲罪，尚書乃用罪字。漢文帝改對爲對，尚書乃用對字。以至變說爲悅，變柴爲費，變銛爲聃。聃變於乎爲嗚呼。凡此皆用俗字代古文也。

中興

燕民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按：中，字有鍾衆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耳。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商之世世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高宗謂之中興。周之世世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宣王謂之中興。漢之世世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光武謂之中興。晉之世世衰矣，元帝能再造晉室，故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世衰矣，肅宗能復興唐室，故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衰而復興，故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者，若中年中葉，中葉中葉，中葉中葉，皆當音鍾。蓋義當音鍾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送鄭廣府赴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皆律詩，並用中字作去聲。前賢用字，皆有所本，不妄舉也。

柴

周禮雍氏，春令爲辨。辨，秋令爲辨。辨，鄭氏注曰：書柴音，敎乃辨。蓋柴者古文費字也。科斗古文，尚書用柴字。孔安國以隸古定之，故變爲費字。以至論語爲費宰，以費畔。春秋師師圍費，季氏城費之類，皆變古文爲隸之字也。柴亦作鄭，亦作費。許慎說文曰：柴音祕，魯東郊地名也。廣韻曰：鄭亦作費，邑名，在魯。又列柴字曰：魯東郊地名也。蓋柴者古文也。鄭費皆隸文也。廣韻當先列柴字，而以鄭費二字續之，爲

是而乃先列鄭費二字，訓曰：邑名在魯。後又別列柴字，訓曰：魯東郊地名。殊不知邑名在魯者，乃東郊地名也。一事而分兩訓，蓋不悟其柴爲古文也。當鄭氏注周禮時，尚知用古文，自漢以往，古文幾絕矣。今禮部韻略收鄭費二字，而不收柴字，可以見也。又如割字，乃俗書割字。玉篇既出割字，又別出割字，汧字乃古文流字。玉篇既出汧字，又別出流字。皆字書之訛也。史記魯世家曰：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率師伐之於泝，作泝，魯裴駰注曰：尚書作萊，然則司馬氏假借用泝字，泝非古文柴字也。許慎說文作萊爲北下米，與比下米一也。

鳥獸音

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注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觀國按：二隸所謂與鳥獸言者，乃人言也，非鳥獸言也。蓋人與鳥獸言，而鳥獸曉人之言也。若謂鳥獸言而人有曉之者，誤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象能言鳥，應劭注曰：馴象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顏師古注曰：能言鳥，即鸛鵒也。蓋馴象象人言，故能拜起從人意。鸛鵒與此同也。能言鳥者，人教之言，非人教之，則不能言。今世多有之。凡此皆人言而鳥獸曉人之言，非鳥獸自能言而人曉之也。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聞之而信，且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猶今人有聞人聲鳴而能知其吉凶禍福者，蓋自是一術數。介葛盧聞牛鳴，能以其術數求之，當知生三犧，非牛能言之也。介葛盧神其事而文其辭耳。譬猶東方朔射覆之義也。若謂牛音云生三犧，皆用之，則厚誣天下矣。列子曰：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此蓋因左氏傳有介葛盧之語，而爲之說，亦寓言方外者所不厭其怪也。

援

尚書費誓曰：杜乃援，敎乃辨。孔安國傳曰：援，捕獸機檻。陸德明音義曰：援，華化反。周禮雍氏，春令爲辨。援，秋令爲辨。杜乃援，又冥氏，掌爲辨。援以攻猛獸。鄭氏注曰：辨，穿地爲壘也。援，作郭也。冥地，辨援，則施作郭於其中。陸德明周禮音義曰：援，胡化反。禮記中庸：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陸德明禮記音義曰：援，胡化反。觀國按：廣韻去聲，援，胡化切。木名也。入聲，援，胡郭切。作援也。辨援則施之，以此考之，則辨援之援，當音胡郭切。其胡化切者，乃木名也。陸德明諸經音義皆誤矣。

酺

前漢文帝紀：詔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服虔注曰：酺音蒲。文選注曰：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賜酺，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注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觀國按：周禮族師曰：月吉則屬民而讀邦彥，書其孝弟睦姻有學。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箋曰：酺者，爲人言之神也。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陸德明周禮音義曰：酺音步。蓋六鄉中，鄉大夫與賢者能者，而以禮禮賓之，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賓之也。有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有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惟族師，閭胥

比長則無飲酒之禮。族師所長百家。乃五比四閭之民也。無飲酒之禮。則曠於長幼貴賤升降揖遜之儀。故因春秋祭酺。以除人物戕害。而聚此百家以飲酒。使知獻酬之節。然後孝弟睦姻有學者可書矣。然則春秋祭酺者。歲二酺也。故後之里社聚飲者。亦謂之酺。漢律。無故羣飲者有罰。因恩詔賜酺。而後始得會聚飲食焉。賜酺五日者。使得會聚飲食五日也。非田之澆已廢。而酺之名猶在故也。顏師古乃曰。酺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此非賜酺之本意也。許慎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蓋王德布者。謂恩賜也。酺乃祭名也。非王德之名也。廣韻。酺音蒲。而步字韻不收酺字。當讀音蒲爲是。今汴京城西有酺池。乃因酺而得名者矣。

壺瓠

爾雅釋木曰。瓠瓠。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瓠大而銳上者爲瓠。瓠也。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瓠。郭璞注曰。瓠也。既曰瓠瓠也。又曰瓠瓠也。則瓠瓠一物矣。觀國按。尙書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書曰。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則古之人以瓠瓠通用爲一字也。故七月詩曰。八月斷瓠。毛氏傳曰。瓠瓠也。後漢郡國志。河東垣縣有瓠丘亭。章懷太子注曰。春秋襄公元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實諸瓠丘。杜預注曰。垣縣東南有瓠丘亭。凡此皆以瓠爲瓠者也。賈誼弔屈原賦曰。幹葉周鼎。今而實康瓠。鸛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蓋皆通用之也。瓠亦讀音瓠。廣韻平聲曰。瓠音胡。瓠瓠也。

魯

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觀國按。春秋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其仲殺子般。又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魯之君臣當相弑矣。躋僖公。立煬宮。丹桓公榘。刻桓公柩。閔月不告朔。宗婦覲用幣。則魯之禮嘗變矣。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襄仲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魯之樂嘗變矣。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則魯之刑嘗變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則魯之法嘗變矣。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則魯之政嘗變矣。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臧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則魯之俗嘗變矣。明堂位之言。蓋美魯也。然美魯不當如此。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蓋吳魯同姓。魯昭公取吳姬。是謂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吳孟子。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且孔子豈不知昭公取同姓之爲非。而曰知禮者。孔子爲魯諱也。故禮記於坊記。則具言昭公之失。蓋禮記者無所諱故也。明堂位乃曰。君臣未嘗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其誣後世耶。

吳吳

絲衣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毛氏傳曰。吳。諱也。鄭氏箋曰。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及諱。不敖慢。得壽考之休祥。陸德明毛詩音義曰。吳。胡化切。敖。五路切。泮水詩曰。烝烝皇皇。不吳不揚。鄭

氏箋曰。吳。諱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不諱。諱不大聲也。陸德明音義曰。吳。音話。觀國按。玉篇。廣韻曰。吳。胡化切。大聲也。故史記封禪書曰。鼎至甘泉。公卿大夫請尊寶鼎。引詩曰。鼎耳及鼈。不吳不驚。胡考之休。然則本用吳字。或變爲吳耳。吳亦有大聲之義。然既變用吳。則不可音吳爲胡化切。蓋吳字未嘗有胡化切之音故也。史記漢武帝紀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鼈鼎及鼈。不虞不驚。胡考之休。又變吳爲虞。蓋司馬遷於封禪書用吳字。於武帝紀用虞字。何其相遠如此。按字書。吳字五平切。虞字覺俱切。二音不通。雖云假借。其失經意遠矣。後漢戴就傳曰。燒毀斧。使就挾於肘腋。章懷太子注曰。毀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又引何承天纂文曰。甬今之毀也。又引張揖字詁曰。毀音華。觀國按。字書。毀音華。鑿也。章懷太子注曰。毀從吳。蓋吳與吳。古人通用之。當爲毀銀二字通用。史借爲毀耳。

屬

周禮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鄭氏注曰。屬。讀音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觀國按。字書。無以屬音注者。當音屬爲聯屬之屬。蓋七屬六屬五屬者。綴札聯屬之數也。合甲最堅。其次兕甲。又其次犀甲。堅甲綴屬少。而柔甲聯屬多。此自然之理也。音屬爲注。實爲無義。前漢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如淳注曰。上身一。膊一。一經綴一。凡三屬也。顏師古曰。屬之欲反。觀國考魏氏三屬之甲。亦聯屬之屬。音屬是也。顏師古音之欲反。誤矣。觀國觀古之爲甲。皆以革爲之。故函人用犀兕之革爲甲。合甲者。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函人曰。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又曰。凡察革之道。蓋函人一官。皆言用革爲甲之法。此周制也。不言以金爲甲。則知古人惟用革甲而已。出其東門詩序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野有蔓草詩序曰。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漆洧詩序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中庸曰。耗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樂記曰。左射。右射。驕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孟子曰。兵革非不堅利也。家語曰。西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淮南子曰。貫兕甲於三百步。史記禮書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前漢藝文志曰。後世燧金爲刀。制革爲甲。凡此皆言以革爲甲。未聞用金甲也。然則用金爲甲者。秦漢以後乎。釋名曰。甲亦曰介。亦曰鎧。故荷堅使熊選造金銀細鎧。蔡文姬詩曰。金甲耀朝日。杜子美詩曰。未聞細柳散金甲。凡言金甲。皆見於後世也。事有出於古人創法而後世更加精者。甲之類是也。

復復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吾與汝同好惡。復修舊德。陸德明音義曰。復音服。又扶又反。成公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左氏傳曰。鄭伯伐宋。遂會楚子伐宋。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陸德明音義曰。復入扶又反。復歸音服。觀國按。字書。復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再也。若隱公四年左氏傳曰。諸侯復伐鄭。桓公元年左氏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之類是也。音服者。其義則反也。若周易復卦。詩宜王復古之類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所謂復修舊德者。乃再修舊德也。當音扶又反。十八年

傳曰復歸復入者乃反歸反入也。當音服。陸德明皆存兩音。則何所適從也。又襄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吳侵楚。養叔曰。子爲三覆以待我。杜預注曰。覆。伏也。陸德明音義曰。覆。扶又反。觀國按。字書覆亦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蓋覆也。音福者。其義則敗也。倒也。爲三覆以待我者。爲傾覆之兵。以伺我而發也。若成公傳所謂覆師徒。所謂傾覆我社稷。若襄公傳所謂傾覆無所控告。所謂大懼社稷之傾覆。此類是已。而陸德明於三覆音爲扶又反。誤也。

平

節南山詩曰不弔昊天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瞻卬詩曰不弔不祥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又音的觀國按字書弔字去聲多嘯切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入聲都歷切至也此二音分二義不同考節南山瞻卬詩言不弔者至也當作都歷切而陸德明於瞻卬詩列兩音者不能考其義而別之也又於節南山瞻卬詩皆音曰如字所謂如字者讀爲多嘯切亦非也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弔生不及哀曲禮曰知生者弔又曰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檀弓曰魯婦人之壻而弔又曰死而不弔者三周禮曰以弔禮哀禍哉凡此類皆多嘯切者也大誥曰弗弔天降罰於我家君奭曰弗弔天降喪於商盤庚曰弔由靈費誓曰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天保詩曰神之弔矣凡此類皆都歷切者也義各有所歸不可混而無別

菰

亟字書史中用之最。多。一曰欺冀切。一曰紀力切。義若相似。而難於區別。觀國按。字書欺冀切者。數也。紀力切者。急也。無衣詩序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蓋言數用兵也。東門之枌詩序曰。亟會於道路。蓋言數會也。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亟請於武公。蓋言數請也。成公十六年傳曰。吾先君之亟戰。蓋言數戰也。少儀曰。亟見曰朝夕。蓋言數見也。講武類稿詩曰。案此避宋欽宗諱。故以詩序四字代篇名額字。屢豐年。鄭氏箋曰。屢。亟也。蓋言數豐年也。前漢刑法志曰。師旅亟動。蓋言數動也。如此類亟字。並音欺冀切。其義則皆數也。饗嘉詩曰。經始勿亟。蓋言勿急也。七月詩曰。亟其乘屋。蓋言急於治屋也。何人斯詩曰。爾之亟行。追脂爾車。蓋言急行不暇脂車也。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乃亟去之。蓋言急去也。定公五年傳曰。歸粟於蔡。以周飭於無資。蓋言周急也。昭公五年傳曰。屑屑焉習儀。以亟。蓋言以習儀爲急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曰。未始有受命者斯之亟也。蓋言受命之急也。如此類亟字。並音紀力切。其義則皆急也。以此考之。則亟有二音。自分二義。各有區別矣。亟。棘革三字。皆訓急。文王有聲詩曰。匪棘其欲。迺追來孝。注曰。棘。急也。革。亦讀音棘。故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迺追來孝。檀弓曰。夫子之病革矣。古人以棘革二字通用也。抑詩曰。俾民大棘。江漢詩曰。匪疚匪棘。雨無正詩曰。孔棘且殆。凡此言棘。亦皆訓急也。禮記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氏注曰。棘。戟也。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廣韻棘字注曰。棘。小棗。又越戟名。廣韻棘字注引埤蒼云。垂棘地名。出美玉。而左氏傳。孟子皆只作棘字。蓋不害於義也。

假

假古雅切與橫同音又古訝切與稼同音又古伯切與格同音又胡駕切與暇同音其與橫同音者大也其與稼同音者借也休假也其與格同音者至也其與暇同音者嘉也長發詩曰昭假遲遲雲漢詩曰昭假無羸泮水詩曰昭假烈祖噫嘻詩曰既昭假爾蒸民詩曰昭假於下凡此詩言昭假則同而陸德明音義於長發雲漢詩則音古雅反於泮水噫嘻蒸民詩則音古伯反凡分兩音則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格爲是文王詩曰假哉天命離詩曰假哉皇考二詩言假哉則同而音義於文王則音古雅反於離則音胡駕反凡分兩音亦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古雅反爲是若夫假樂嘉成王音暇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音暇小弁詩曰假寐永嘆音橫那詩曰湯孫奏假音橫思齊詩曰烈假不瑕音橫烈祖詩曰譏假無言以假以享來假來饗音格元鳥詩曰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音格凡此詩各有一義其音亦與義通也至於假道於虞以伐虢音橫王假之音格之類皆顯然無疑者孫謬申明禮部韻略謂假字許於上聲去聲通押今考左氏傳壁假許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止常用上聲音橫去聲惟有休假之義雖有借貸意而經書未嘗用之難於通押文士亦用假字爲遐字前漢禮樂志郊祀歌曰沈沈四塞假狄合處顏師古曰假卽遐字假狄遠夷也說文作遐亦通用假耳說文曰阪古雅切借也於篆爲假又段字徒玩切分段也於篆文爲段蓋段字如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有雩婁縣假暇遐蝦蟇之類皆從段也段字如前漢段會宗後漢段光段珪唐段成式鍛蝦蟇蝦蟇之類皆從段也段段二字偏旁不同然其形易於相亂應當分別魏有段干木乃複姓段干而名木史記老子傳曰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駘注曰段干魏邑名有段干木段干子田蓋因邑爲姓也前漢班固幽通賦曰木偃息以蕃魏兮乃舉段干木之名也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六築冶鳧臬段桃而段氏闕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鄭氏注曰金工築冶鳧臬鍛桃而陸德明音義曰鍛丁貫反蓋古之周禮傳者非一本鄭氏用鍛字必別本周禮而今世所傳周禮作段字亦當讀作丁貫反且攻金之工當用鍛字耳鍛段通用乃一義也

副 革

生民詩曰不圻不副無菑無害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陸德明音義皆曰副孚逼反觀國按周禮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又邕人曰凡醴事用散陸德明音義皆曰醴孚逼反蓋割與醴一字也副乃醴字之半耳醴辜者醴牲胸磔裂之以祭四方百物之稱也酒尊無飾謂之散尊醴事用散尊散列不一也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則既削又四析而橫斷之也爲國君者華之則中裂之而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倮也爲士寔之去寔而已不圻不副者無分裂之患也醴副皆取四達開裂之義字書當於入聲收副字在醴字之下乃立兩字各爲訓義非也鹿鳴詩曰食野之苹毛氏傳曰苹萍也鄭氏箋曰苹蘋蕭觀國按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郭璞注曰萍水中浮萍爾雅又曰苹蘋蕭郭璞注曰今蘋蒿也則苹與萍乃二物其字不相通用詩曰食野之苹食野之蒿食野之苹皆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苹非萍矣蘋蕭是也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曰自從食萍來惟見今日美五臣注文選曰萍萍也食苹之詩天子宴諸侯也靈運以食萍爲食萍五臣謂萍萍也皆誤矣玉篇曰萍萍也又蘋蕭也兩存之者因毛鄭訓詩而爲之說

也亦誤矣。

聲

周禮司尊彝曰秋嘗冬烝祿用畢黃彝鄭氏注曰畢讀爲椽椽不稼也陸德明音義曰畢音椽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瑤商以璽鄭氏注曰璽不稼也陸德明音義曰璽音椽觀國按字書曰璽古雅切玉爵也故行章詩曰洗爵奠璽音義曰璽古雅反周禮鬱人曰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音義曰畢古雅反以此觀之凡畢字皆當讀爲古雅反璽不稼者畢之飾而遂改爲音椽恐非義也司馬溫公詩話曰庭燎詩云夜鄉晨言觀其旅旅當讀音片而釋音爲祈或言周人土語謂片爲祈觀國又按采菽詩曰燔滂醴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旅泮水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旅此二詩與庭燎詩皆與片晨同韻則旅當音片可知也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董謫曰丙之辰龍尾伏辰杓服振振取號之旂錫之黃貴天策煒燁火中成軍號公其奔舉此言之則旅當音片亦可知矣旂字當有新片二音字書不收片音蓋闕典也

教

爾雅釋丘曰丘一爲成教丘郭璞注曰成猶重也音義曰教都昆反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東郡有頓丘縣顏師古注曰丘一爲成頓丘以此知爾雅云丘一爲成教丘者教當讀音頓若爾雅釋天曰太歲在子曰困教音義曰教音頓此類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教丘爲都昆反誤矣爾雅釋丘又曰如覆教者教丘郭璞注曰教孟也音義曰教音堆觀國按字書去聲教字都內切珠盤玉教也然則爾雅云如覆教者是若覆孟狀玉教之形亦如孟時敵血之酒於玉教當讀覆教之教爲都內切若周禮戎右曰盟則以玉敦辟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教音義皆音敦作對此類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覆教爲堆誤矣爾雅釋丘凡有兩教丘而音義皆訓之蓋敦字音最多故易於疑亂如東山詩曰敦彼獨宿箋曰敦敦然獨宿於車下讀敦作都回反又曰有敦瓜苦訓曰敦敦專也讀敦作徒端反行章詩曰敦彼行葦訓曰敦聚也讀敦作徒端反又曰敦弓既堅訓曰敦弓畫弓也音敦作彫觀國按許慎說文曰敦音彫畫弓也然則本用敦弓詩用假借之字爲敦弓讀音彫是也常武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箋曰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也觀國按敦字徒端切者其義則聚也陳聚其兵於淮上當讀鋪敦之敦爲徒端切而鄭氏箋乃欲改敦爲屯其取訓遠矣有客詩曰有姜有且敦琢其旅觀國按敦商之旅克威厥功二詩音義皆音敦爲都回反此二詩言敦皆敦治之義讀音都回反是也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革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花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氏注曰敦讀曰澣澣覆也棺在殯則梓澣觀國按檀弓曰天子龍輅而梓輅諸侯則紛純鄭氏注曰檀輅也鄭氏注司几筵每敦一几讀敦作澣蓋用檀弓之文以訓之耳然讀敦爲澣於音訓不相附近而取義迂遠今按司几筵之文乃喪事設席設几者也敦當讀音徒端切其義則聚也每席聚處設一几則文與義通矣若夫敦數變易字形而爲之音訓不惟取義太遠而導多疑於後學是誰之過歟

春秋經字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注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裴駰注曰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前漢司馬遷傳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顏師古注曰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觀國按今世所傳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餘字張晏云萬八千字非也太史公論春秋豈以公羊傳參計其文數耶裴駰注亦非也顏師古云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觀國按前漢食貨志曰發吏卒開歲萬餘人齊王僧儒有書萬餘卷梁沈約有書二萬卷蕭勸學書三萬卷前漢藝文志曰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又食貨志曰發車三萬兩然則古人於一萬之外則稱萬餘至二萬則稱二萬至三萬則稱三萬自一二三萬之外則差多矣故稱數萬前漢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又食貨志曰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又曰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故凡言數萬者差多也不止乎一二三萬也猶之數十數百數千也積十之多爲數十積百之多爲數百積千之多爲數千是則積萬之多乃爲數萬春秋經萬六千餘字當言文成萬餘而云數萬者太史公之言不確也而顏師古又云一萬之外謂之數萬其注釋亦不確也譬如易大衍之數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謂之曰二篇之策數萬可乎若孟子題辭曰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而變之云其文數萬則言意合矣以此觀之則顏師古之訓益可知也

曲臺

前漢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顏師古注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前漢藝文志禮家有曲臺后蒼九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蒼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引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注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觀國按前漢藝文志曰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禮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以此觀之則后蒼所說曲臺記非獨射禮而已也天子大射雖在曲臺而后蒼著書則不專爲射也前漢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漢戴聖慶普皆授夏侯欽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子榮然則禮學相傳如此之盛其書今在者禮記儀禮是也曲臺所記不止乎射禮亦可知矣

法言

揚雄法言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前漢外戚傳曰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兩侯子張辟疆年十五爲侍中謂丞相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諸呂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法言云十二齡而漢書云年十五者觀辟疆語陳平之語殆非十二齡所能言嘗從漢書年十五也法言曰蔡生欲安項城陽項不能移又烹之前漢項羽傳曰韓生說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觀國按史記項羽紀曰人或說項王都關中項王烹說者史記但言人或說項王而不言其人姓名蓋以其人不足書也班固作漢書欲致其詳

故載其姓名曰韓生。然古之作漢書者非一家。揚雄、班固各以其所傳漢史而用之。故在揚雄則言蔡生。在班固則言韓生。揚雄法言乃王莽爲安漢公時所撰。班固在後漢永平間作史。已知法言用蔡生之非。而實之以韓生也。法言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觀國按。史記。漢書。叔孫通傳皆曰。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此云魯。而法言云齊。魯者。法言方論齊魯有大臣。而繼以叔孫通召諸儒。故亦言齊魯。承上文言之也。法言問神篇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難也。重黎篇曰。或問太史遷曰。實錄君子篇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多愛不忍。則於去取之際。未爲勇決。然則雄論太史公。可否相半。故其設對問者三。億各不同也。班固作司馬遷傳贊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而法言所論。殆實備於賢者之論也。

孔子誄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覺寤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寤寤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前漢五行志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觀國按。節南山詩曰。不弔昊天。十月之交詩曰。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閔予小子詩曰。孺孺在疚。然則魯哀公誄孔子之辭。蓋集詩辭而爲誄辭耳。書史引孔子誄。惟史記與左氏傳辭同。蓋司馬遷採左氏作史記。則辭同可知也。檀弓所記禮尚簡要。漢書五行志記災異之迹而已。故所載誄辭皆不全也。字書曰。慙。魚親切。且也。傷也。閑也。不慙遺一老。者。不且遺一老也。鄭氏箋詩曰。慙者。心不欲自強之辭。所謂心不欲自強之辭者。亦且也。春秋昭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曰。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杜預注曰。慙。發語之音。觀國按。此慙字亦且也。發語之音多端。不特此一字耳。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兩軍之士。皆求慙也。杜預注曰。慙。缺也。觀國按。慙缺者。卽字書所謂傷也。

三等國

周之封國。分爲三等。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周禮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春秋成公三年左氏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觀國按。此乃五等之諸侯。分爲三等之國也。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五等之諸侯。出封有國。則其禮儀名數。分三等之國而定其制焉。周禮大司馬所言。乃三等之國所制之軍也。孟子所言。乃所制之地也。王制

與左氏傳所言。乃所制爵祿之位也。周禮行人。上公之禮。其數皆以九。諸侯諸伯之禮。其數皆以七。諸子諸男之禮。其數皆以五。此乃所制三等之命數也。又司儀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此乃所制三等之禮也。王制曰。三公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此言三等之服也。周之封建之法。惟此而已。故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子高子上卿也。管仲畏於義而不取。賤焉。至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大夫爵諸侯。無復遵分守。而盟會之際。方且爭長焉。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削之。而書之曰。吳子。楚子。其他僭竊禮制者。不可勝數。文武周公之法。至是其敝乃如此。何耶。

矜

大田詩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釋音曰。矜。古頑反。烝民詩曰。不侮矜寡。不侮強禦。釋音曰。矜。古頑反。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侮強禦。釋音曰。矜。古頑反。觀國按。矜字皆音作古頑反。者。讀矜爲縲也。然鴻雁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而其詩曰。之子於征。劬勞於野。爰及矜人。哀此縲縲。既曰矜人。又曰縲縲。故作詩序者。以爲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然則矜寡之矜。不可讀爲古頑反。亦明矣。毛氏詩傳曰。矜。憐也。偏喪曰寡。鄭氏箋曰。矜。人可憐之人也。所謂矜寡者。離散失所。獨可憐之人也。矜字當讀爲居陵反。而陸德明釋音皆音作古頑反。非也。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亦引詩曰。不侮矜寡。不侮強禦。乃改矜爲縲。者。左氏多假借改易詩書之字。取其意通而已。若援此而遂音矜爲縲。則於鴻雁詩辭大不合也。小旻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左氏傳引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改兢兢爲矜矜者。兢兢戒慎之意。與矜矜不同。無羊詩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驚不崩。則於矜兢兢。自是兩意。左氏改戰兢兢爲矜矜。假借而已。釋音當隨其所用之字而訓之。不當遽讀矜爲縲也。矜又巨巾反。亦作矜。字書曰。才兩也。史記淮南王安傳曰。非直適戍之衆。鑿鑿矜矜也。賈誼過秦論曰。鉅櫓矜矜。非鉅於句戟長鎧也。前漢徐樂傳曰。起窮巷。奮矜矜。顏師古注曰。矜。戟也。矜。戟之把也。杜甫寄峽州詩曰。張兵擣棘矜。蓋用此事耳。

吝

十月詩曰。譚吝吝。職競由人。毛氏傳曰。譚。猶吝。吝。吝吝。吝。吝吝。鄭氏箋曰。譚。吝吝。吝。吝吝。釋音曰。吝。徒合反。觀國按。字書。譚。語多也。吝。亦作譚。茲損切。吝。亦作譚。徒合切。其字從口。或從言。其義一也。詩人多用省偏旁之文。故用吝字。乃吝之省文耳。核其義。則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復寓前漢郊祀歌曰。騎吝吝。左太冲吳都賦曰。難吝吝。凡此吝字皆重也。詩曰。芺蘭之葉。芺子佩。鄭氏箋曰。吝。吝之吝。所以強吝手。前漢趙皇后傳曰。昭陽殿上。銅吝吝。凡此吝字皆合也。此皆吝字本義。無語吝多之義。孟子曰。天之方畲。無然泄泄。泄泄猶吝吝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吝吝也。此與詩譚吝之吝相類。無誠心之意也。春秋僖公十五年左氏傳引詩曰。傳吝吝。職競由人。亦

循詩用香字。而用傳字者。按字書傳。衆也。與薄義不同。左氏假借用字耳。唐書許敬宗傳曰。敬宗鑒香以女嫁蠻酋。滿益子多私所聘。此香字讀爲他合切。蓋資焚之稱也。

六尺

論語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觀國按周禮卿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氏注曰國中減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又按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則六尺者十五歲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皆征之也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自十五歲以至六十五歲皆征之也征之者謂給公上之賦役也國中近而復多役少故二十歲始征之比野晚征五年也六十歲而免比野早免五年也野遠而復少役多故十五歲則征之比國中早征五年也六十有五歲而免比國中晚免五年也其升降早晚皆以五年爲率此周之成法也以此觀之則六尺之孤爲十五歲可知矣孔穎達周禮疏引鄭氏注論語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歲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後漢明帝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章懷太子注曰六尺謂十五以下此乃用鄭氏之說也

朋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鄭氏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前漢食貨志曰：王莽變漢制，作金銀龜貝，錄布之品。元龜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注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又有公龜，壯貝十朋，伯龜，小貝十朋。子龜，小貝十朋。是爲龜貝。觀國按：鄭氏箋詩曰：五貝爲朋。王莽變法，以兩貝爲朋者，廣韻朋字注云：五貝爲朋。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以此知古以五貝爲朋。至王莽改其名品，更以兩貝爲朋耳。易損卦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按此二爻皆在中正之位，以柔謙自居，而天下之美利不期自至，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以譬則羣賢皆願爲用者也。而王弼注釋以朋爲朋黨，非也。許慎說文曰：貝，海介蟲也。玉篇曰：貝如車渠。又貝甲也。古貨貝而寶龜。前漢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顏師古注曰：貝以表飾，然則龜貝古人記此以爲寶貨，而朋則其名數也。

寶墳塵

桑柔詩曰不殄心憂倉兄填兮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喪亡之道滋久長也釋音填音塵召旻詩曰兢兢業業孔填不寧鄭氏箋曰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釋音曰填音塵瞻卬詩曰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幽王不愛民甚久矣釋音曰填音塵觀國按東山詩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毛氏傳曰烝蠶也鄭氏箋曰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蠶填塵同也釋音曰蠶填塵同音出又常棣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氏傳曰烝蠶也戎相也鄭氏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

學
林
叢
書

六五

學林卷二

六、

門來久矣。猶無相助已者。古者聲寔填塵同也。以此觀之。則寔填塵三字皆同音田也。而釋音於桑柔召曼瞻卬詩。又皆音填爲塵者。乃鄭氏箋所謂寔填塵同聲。蓋田塵二音通讀之耳。其義則寔填塵三字皆訓久也。南有嘉魚詩曰。烝然罩罩。鄭氏箋曰。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喻求賢之遲也。爾雅曰。塵。久也。於東山常棣詩。訓烝爲寔。於南有嘉魚詩。訓烝爲塵。則寔塵同聲可知矣。若夫小宛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毛氏傳曰。填。盡也。鄭氏箋曰。我窮盡寡也。此填字專讀音田。卷耳詩曰。寔彼周行。此寔字專訓爲置止之義。無將大車詩曰。砥自塵兮。此塵字專訓爲塵垢之塵。蓋詩非一人之所作。其用字各有旨趣。此不可一概論也。填。陟刀切。與鎮同義。史記封禪書曰。歲星填星。又太史自序曰。以填江淮之南。又齊悼惠王世家曰。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前漢郊祀志曰。獨見填星出。又毋將隆傳曰。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又王莽傳曰。屯雒陽填南宮。又田蚡傳曰。上所填撫。多飭賓客。顏師古注。皆曰。填。竹刀反。至後漢書則皆用鎮字。其義一也。

學林卷第三

名諱

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諱諱也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皆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伊尹作太平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爲書之篇目也然則夏商無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王名昌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斥其父之名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罔命曰發號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釗而其孫有昭王此立諱之字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王名瑤而春秋時有彌子瑕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滿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爲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後是與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諱諱可知矣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而改爲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避者秦漢以來始諱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爲征也漢高祖名邦故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曰野雞故漢人文字皆謂雉爲野雞史記封禪書曰野雞夜鳴前漢郊祀志曰

學林叢書

六七

野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帝名恆。前漢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改爲常山郡。自此北。嶺恆山改爲常山也。漢景帝名啓。故史記改微子啓爲微子開之類是也。漢武帝名徹。故徹侯改爲通侯。制微改爲制通。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通之類是也。漢宣帝名詢。故荀況改爲孫卿之類是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其憐之。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蓋宣帝爲皇曾孫時。名病已。至是改爲詢。其詔曰。令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漢元帝。王皇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爲省中。前漢孔光傳曰。孔莽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光武名秀。故秀才改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都壽良縣改爲壽張縣之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姓嚴。前漢藝文志。莊忌改爲嚴忌。莊助改爲嚴助。莊尤改爲嚴尤。又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爲嚴公。楚莊王改爲楚嚴王。與姓諸侯王表。秦昭莊改爲昭嚴。又班固敘傳。謂老莊之術爲老嚴之術。謂莊子謂嚴子之類是也。漢昭帝名降。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降縣改爲林慮縣之類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慶姓者皆改爲賀氏。鍾離純改爲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爲趙同。范滂宗父名泰。故後漢書不用泰字。鄭泰傳皆改爲太字。而兩傳文並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按後漢安帝名祐。而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陽帝名隆。而書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薛宗於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何私於父而略於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爲杜伯度之類是也。晉文帝名昭。故王昭君改爲王明君。經史中昭穆之昭。本晉昭。以避晉文帝諱。皆呼昭音。詔徵招。角招亦音爲詔。而經史釋音並音昭作詔矣。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商州爲趙州。石勒諱胡字。故本草呼胡荽爲香荽。呼胡瓜爲黃瓜。又諱勒字。呼羅勒爲蘭香。羊祜收荊州。荊州人爲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孔安國父名攄。安國除侍中。乞不與侍中王攄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鄒。舒猶不得已而行。張穆爲永寧太守。以父名永。故改永寧爲長寧。王彥字景文。名與宋明帝諱同。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季恭以字行。王懿字仲德。王叔字元德。當晉太元末。徙居彭城。以懿字犯晉宣帝名。叔字犯晉元帝名。故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裕裕之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與宋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爲內書省。凡中字皆改爲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郡改爲永平郡。廣宗縣改爲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暉。故唐人文字改虎爲武。改暉爲景。唐高祖名淵。故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善思。公孫淵改稱公孫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唐人書世爲主。書民爲臣。又改葉爲采。以避世字。改魯爲晉。以避民字。而唐人文字皆改民爲人。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改治爲理。武后名曌。普照。故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爲重潤。而鮑照文集改爲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士彥。韋思謙本名士約。以近武后父名爲嫌。而以字行。唐明皇名隆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去隆字之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宣。以近睿宗諱。改爲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徐有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故王純改爲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巨。故巨州改

爲鎮州之類是也。李涵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會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有言賀不當應進士舉者。韓愈爲作諱辨是也。宋溫祖名茂琳。改茂爲武。至今北人呼茂爲武。又溫父名誠。溫墓唐居汴州。人爲諱城字。故韋城。考城。郟城等縣。至今但呼爲韋縣。考縣。郟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國昌。克用立州縣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爲季興之類是也。自秦漢以下至五代。其諱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何以別之哉。唐睿宗太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質實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則事備。故有諱而不諱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文則多事。多事則疑。疑則爲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諱諱之也。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別九等之數。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惡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皆在九等。宜矣。而蘇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蘇在舜之時。羣臣僉舉以爲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稱於朝。不幸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無功也。然則鯀非惡也。皆猶戰而敗績耳。戰而敗績。豈遽爾爲惡人耶。周平王爲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枝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於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蘇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惡人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爲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管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爲孔子之所稱美。而以居第七。如此之類。升降不倫者。不可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有古人而無今人。豈書未成歟。

桐馬

前漢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爲酒。攪桐乃成也。顏師古注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爲酒也。又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免受數斗。盛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爲桐酒。晉灼曰。桐音挺。桐之桐。觀國按。桐馬者。乃官馬。非酒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則改家馬之官名爲桐馬耳。若然。則太僕有桐馬令一人。有桐馬丞五人。有桐馬尉一人。其所治亦主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桐馬者。乃太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桐。攪也。引也。以攪引其馬爲義。故曰桐馬。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桐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可

以見志曰河間獻王獻雅樂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煜等七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及即位乃下詔罷樂官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者蓋師學乃習學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者尤員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桐馬之所用也蓋桐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當時桐馬所用之酒太官令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使從役於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不在樂府矣此皆不應經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漢書乃以桐馬爲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桐南北郊又曰給桐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郊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皆稱給蓋給屬別局與給太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漢書者乃以給爲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牽於漢書注釋之說不能稽考辨明而卒取擗桐之義又謂桐爲桐當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即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注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李斐曰耳孫會孫也皆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紀諸侯王表耳孫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觀國按平帝紀曰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會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爲會孫是也若以耳音仍則誤矣又匈奴傳曰掘術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以匈奴傳考之自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之則掘術胸鞬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會孫同行又以知耳孫者會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觀國按禮記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泰伯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奔荊蠻文身斷髮蓋自同於蠻夷之習以示無爭立之心乃得以全其生也使二人不奔荊蠻則見忌於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功既高矣建成元古不知機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若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傷害則其說疎矣前漢地理志曰粵地率牛蠻女之分野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蓋文身斷髮者粵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記有象

龍子之語耳

耐祭條傳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耐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耐者爵者百六人服虔注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顏師古注曰耐丈救反三重釀醇酒也觀國按古之諸侯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於奪爵失侯今耐金不如法皇不至於奪爵而武帝創奪之典如此其重讀食貨志然後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西羌侵邊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按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反西羌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武帝擢武既峻欲以此勸諸侯而謂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於從軍各自顧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耐金不如法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耐金之辜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犯淫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獄室其辜與刑頗不從類觀國按裴駰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獄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曰遷廢之後亡景紀武紀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獄室實武帝私忿之刑故舉與刑所以不從類也景帝之紀亡則知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

度曲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觀國按晉所譜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調也彼歌聲者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爲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也後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以度曲爲歌曲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爲歌曲矣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翠眉繁度曲雲鬢微分行亦用爲歌曲矣徐陵曰奏新聲於度曲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於令甲觀國按古之律令書有甲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望之傳曰永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流離飢寒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也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丙蓋長短有數章懷太子注曰令丙爲篇之次也蓋蓋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丁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日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若不問其事之在何篇目而一概稱曰著於令甲則非也世之巫祝之符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

符咒者以爲言。觀國按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其末必有餘如律令之語。蓋約束該載不盡。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目自舉矣。巫覡符咒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也。故符咒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末必有敕字。故符咒如律令之末。亦用敕字。此其可見也。豈有朝廷詔敕約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楊子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忽眇眇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觀國按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及民已犯而後令之。則難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此答先知之問。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易。蓋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後庚三日。觀國按甲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於民。始則三令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以取信於天下。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云。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躬飭齋戒。拜祀於郊。觀國按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言自新丁寧以臨祭祀。故舉先甲後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又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尚書武成篇曰。丁未。祀於周廟。召誥篇曰。丁巳。用牲於郊。後漢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凡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蓋古法也。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非也。按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司進錢樣。太極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樣。遂鑄甲文。蓋開元者。唐高祖所撰錢寶之號。非年號也。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通寶。以一當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權宜而行之。未幾皆廢罷。然則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毋怪乎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戊己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顏師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一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章懷太子注引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護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賑濟。故稱戊己。觀國按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己二校尉。是戊己校尉爲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耳。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戊己爲名。既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烏孫。城於

西域。爲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護。實都護之職。戊己校尉所不預焉。況車師王庭。亦非西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厭勝之說尤謬。所謂戊己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曰。以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關龍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此類是也。

慮囚

前漢書不疑傳曰。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師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觀國按前漢後漢皆稱錄囚。唐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者省錄之也。慮者謀議之也。周禮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慮謂謀也。謂當圖謀殺刑貶減也。兩無正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鄭氏箋曰。慮圖皆謀也。由此觀之。則史言慮囚者。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訛爲思慮之慮。失其源。蓋師古未嘗稽考。而遽生非耳。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叟。瞽叟父曰蟾牛。蟾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又夏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觀國按舜禹同時人也。同出於顓頊之系。是爲同姓。然自顓頊歷六世而至舜。自顓頊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近不等之甚耶。其世次脫誤。可馬遷不能究。而又不言闕疑。故後世無所考焉。蓋自戰國迄於秦火。譜系散亡。而同姓異姓。混而無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邢。晉。驪。武之穆也。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嗣也。蓋文之昭十六國。皆文王子。爲文之同原也。武之穆四國。皆武王子。爲武之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之同姓也。同姓不可爲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蓋吳實秦伯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娶吳姬。是爲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孟子其字也。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人。不言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曰孟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左氏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姬四人。春秋之際。同姓之禮已紊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桓之族何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杜預曰。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當時同姓猶路人也。無罪而且殺之。而況於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爲爲姓。至周封於陳。爲胡公。十三世奔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後徙魏郡元城。爲魏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女。顏師古注曰。王莽爲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莽傳又曰。姚嬌。陳田王氏凡五姓。予之同族也。皆以爲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莽傳曰。訴代車千秋

爲丞相。封宜春侯。子諱嗣。諱薨。子成嗣。王莽妻卽戚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觀國按。莽自敘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後徙魏郡。元城。爲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爲魏郡人。然得王姓則自齊也。王新傳曰。王新。濟南人也。新雖無家譜可考。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也。新莽同爲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爲異。是異居也。非宗異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無以二字爲名者。觀國按。前漢匈奴傳曰。漢造設四條。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固傳與單于。令奉行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莽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修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雲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詔。厚賞賜焉。又前漢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蕭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故名雲知牙斯。今更名知。莽從聖制。由此觀之。則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故後漢人皆以一字爲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漢制則不改。故後漢之世人。惟一字名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注引漢書音義曰。文無害。存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開語也。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注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者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蘇說是也。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觀國考諸家說。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比。或曰無嫉害。或曰不刻害。或曰無能勝害之者。或曰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當也。文無害者。謂不侮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私平允。而稱爲能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宜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宜無害。言上。召爲大農丞。又張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又杜周爲廷尉史。張湯數言其無害。凡此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於時也。凡不侮文。不害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爲酷吏矣。蕭何能輔之以道。故不沈於刀筆之間也。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瀘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瀘水。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較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船。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龍水蟲之害。觀國按。今全桂二州之間。有陽海山。有水自山出。至山下則分流爲二。其一向南流者爲離水。其一向北流者爲瀘水。其地在漢屬零陵郡。二水皆石險。而離水南通桂林。入蒼梧。尤爲險澁。蓋兩山之間。亂石激水。或石灘延亘。屈曲瀾澗。舟之行也。幾回避石。阻礙

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夫船下安戈。雖大江滄海。猶不免挂觸。而況於山谿石險之水乎。戈船者。將軍之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載任器之舟耳。

史記五帝紀

史記本紀首敘五帝。一曰黃帝。二曰顓帝。三曰帝嚳。四曰帝堯。五曰帝舜。觀國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氏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春秋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故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自古聖人言之著矣。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者。取其告命之文。可以垂法於後世者耳。堯舜之前。非無告命之文。諒其質略。不足垂法於後世。故孔子刪而弗取。至孔子傳易。則曰。宓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而爲網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日中爲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孔子未嘗不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之文耳。史之有帝紀。蓋紀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在可紀。而史冊削去三皇。惟取五帝者。豈以伏羲神農爲不足紀與。若謂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頊帝嚳。亦與三皇等矣。史記紀顓頊帝嚳。而削三皇。何耶。黃帝在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爲五帝。而獨遺少昊。又何耶。若謂尚書始項堯。而作史者不常紀三皇。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盛。風教固殊焉。余并論次。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觀國按。太史公作史。乃採摭經傳而爲之。固不待問四方長老之言。然後可紀也。至於易傳言伏羲神農之類。反不足取信耶。

五運

五運之見於史者。伏羲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火。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金生水。故顓頊氏以水。水生木。故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金生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凡皆以五行相生爲序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以水。則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水生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前漢律歷志曰。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爲閭位。不當五德之序。觀國按。周至赧王。爲秦所滅。秦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轍而持之。則其歷世未可量。不幸二世而亡。亦猶隋室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乃以秦爲閭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於魏之土。以魏之土。而傳於晉之金。以爲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而爲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一隅之竊據者耳。居北朝者。曰齊魏。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僭僭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相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敖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

觀國按：宗室宰相實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閣、薛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崔敦、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人相者，武承嗣、崔暹，而帝紀乃四人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宏範、杜鴻漸，而帝紀乃一人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人相也。觀國按：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讓、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任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宗，有鄭繁、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十七年乃卒。今按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秋前也。然春秋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桓公也。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六年矣。以史記世家考之，自杞武公至杞桓公卒之年，纔一百一十三年，是杞武公生在春秋中也。然則世家謂周厲王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闕獻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惟吳世家稱十七年餘祭卒，是餘祭卒國十七年而卒也。按史記年表，餘祭嗣位四年被弑，魯襄公二十九年也。餘祭既弑，年表猶書五年終於十七年，十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方書吳餘祭元年，豈餘祭被殺，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二年，然後餘祭始立耶？以此考之，則年表之誤可知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書餘祭卒，亦年表之失也。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紀，其名相類，而其事有大不相類者。漢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諸呂為將居中，太后悅，其哭乃哀。蓋呂后獨生惠帝，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為太子者，欲繼統出於惠帝也。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后心疑大臣未有自全之策，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蓋呂后不過內欲繼統出於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庶可以固呂氏之宗，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而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廢中宗，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天下已移為周矣，非復唐有也。然則武后真篡唐者也。及大臣誅二張，中宗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然後天下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呂后，其事大不相同，可知也。觀國按：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於齊。及昭公居郕，故春秋書曰：公至自齊。居於郕，及昭公適晉至乾侯，春秋書曰：公如晉。次於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郕，春秋書曰：公至。

自乾侯，居於郕，昭公又自郕往乾侯，春秋又書曰：公如晉。次於乾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在乾侯。故春秋於此三年正月皆書曰：公在乾侯。凡此乃春秋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號，時晉帝在平陽，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法也。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即位，當其居於均州，宜書曰：帝在均州。當其遷於房州，宜書曰：帝在房州。史既不書，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后篡唐，罪惡至大，列諸帝紀者，為唐正朔設，不為其人設也。武后淫刑，殘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被殺者二十有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當是時，簪纓之流，宜知幾而退避矣。乃復接武而競進，浮名之誘人也如是哉。

律歷志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觀國按：易言參天兩地者，為一三五為參，二四為兩，此五行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以此撰著而變為卦爻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地始於二，終於三十，此五行之成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為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援易於先後之意差矣。志又曰：衡平也，權輕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璣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為參，觀國按：論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此孔子戒子張以忠信篤敬，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輿則若倚於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權衡，取義僻遠，而孟康又以權衡量三者為參，義益遠矣。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有，似於金石，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觀國按：班固所謂銅之義，乃金玉之義，銅為義不如也。後漢律歷志曰：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歷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志又引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觀國按：此數人言歷，皆假圖識以為言者，夫推實歷以較之，尚多不密，而況假圖識以為言，殆不根之論也。適以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令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司奏策，如淳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觀國按：朝廷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除某官，除某差遣。若據如淳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無乃非美稱耶？字書除有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保詩：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墀，詩毛氏傳曰：墀，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畢而除道。凡此皆開道也。春秋莊公四年左氏傳曰：除

道梁達杜預注曰開直道也史記曰始皇除道造九原抵雲陽墮山墮谷直道之所開除道亦開道也易萃卦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使戎器備且備也以此觀之則除官者亦如此類蓋開新簡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年秋胡詩曰良人爲此別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除盡也故階除謂之除者階至此而盡也歲除謂之除者一歲至此而盡也除又訓去者如淳注漢紀以除官爲除故官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爲除官固非美稱如淳誤矣

弧弓

前漢韓安國傳曰單于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顏師古注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觀國按顏師古所訓出於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云以木曰弧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槧次之栗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然則爲弓者以木爲幹而加以角筋膠漆以爲之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用角豈能爲弓哉特假角以副其木也上古時質樸故其始創弧弓則弦木爲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爲弓也有角筋膠漆漆合而爲之史記云宜王立女童謠曰栗弧箕服實亡周國服虔注曰栗桑也顏師古注曰栗山桑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栗弧弓也禮記曰桑弧蓬矢凡此言弧皆以木爲弧也然則子弓乃以燕角之弧朝蓬之絳射之此又以角爲弧是或以木或以角無定制矣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櫜質者夾弓庚弓以授射矟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庚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大射矟侯鳥獸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櫜質者用強弓矣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而來體多強弓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爲弧弓惟強有力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所謂弧弓射獵豈以強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弧弓又何意也

讀史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獲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顏師古注曰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觀國按石建奏頤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當四點古今書馬字皆爲此亦小疵未至於得罪而建驚曰獲譴死矣其憂如此之甚者按前漢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吏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之者故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并州長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尚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爲我思之抗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平章事觀國竊謂明皇心疑張齊丘非其人惟大臣

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求嘉正之名遂得之非因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爲因閱大臣表疏修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記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嶠數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何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又嶠數傳曰數有重名而聚斂積實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何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觀國按兩傳所譽之辭則同一則以爲和嶠一則以爲溫嶠史必有一失焉今按嶠數傳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自惠懷以來數仕漸顯正與溫嶠同時而溫嶠傳亦曰嶠舉奏嶠數以此知所譽者乃溫嶠非和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在朝矣隋書賀若弼傳曰若弼爲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觀國按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爲壽州總管則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賀若弼王謂孝王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即發而薨觀國按秦孝王傳云妃崔氏進壽於孝王孝王薨崔氏以毒之故賜死於家然則薨妃而發薨者誤矣隋書述傳曰文帝在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巖侍文帝怒楊帝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作教書楊素問之與楊帝協謀矯詔執述巖以屬吏觀國按宣華陳夫人傳曰述巖爲教書以示楊素素以事白煬帝帝非召房陵王而執述巖也南史梁昭明太子傳曰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觀國按三月未有芙蓉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父名晉肅不敢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然卒不就舉觀國按韓愈諱辨曰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爲是以此知賀常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韓愈作諱辨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唐人康駘作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賀門賀覽刺不答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稱諱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輟柯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辨觀國按唐人小說雖未可全信然記賀事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也

鷓鴣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檣形前漢食貨志曰范蠡報強吳刷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爲鴟夷子皮顏師古注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觀國按古之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爲之皆有擊觸破碎之患前漢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甞礙爲瓮所輻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鷓夷滑精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酣觀此箴意蓋爲以瓶汲井梗礙瓶破不如鴟夷盛酒安而不敗以喻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困敗也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此鄙名以自晦其跡耳杜子美酬薛判官詩曰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此詩意非爲欲隱也乃欲富貴張兵如范蠡故其下句曰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舉膠卷終軍等並在左右又藝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師古注曰嚴助傳作膠蒼而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觀國按廣韻聊字落蕭切語助也亦姓也風俗通有聊蒼爲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以此觀之則藝文志云聊蒼者是也廣韻者陸法言等諸賢士哀集古今氏姓譜牒天文地理經史百家之書而類之爲可信也膠姓亦有膠蒼當是班固假借用字然聊膠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於假借爲難合惟姓與名雖有假借字當專呼一音朝字古文爲龍亦作晃史記有朝錯傳前漢有龍錯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韓朝晁晁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宓不齊字子賤儒林傳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宓伏服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傳爰愛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聊音則於假借爲難合矣

祕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祕祝官應劭注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又郊祀志曰文帝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觀國按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祕祝郎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詔除之耳觀國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秦晉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謂汝則皇自敬德古之人君其責已如此之重故天下歸心焉昔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齊侯疥疴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固史隨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緣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情無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肆行非度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靈其國以禍之祝史預焉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毀廟去禁薄斂已責和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邦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預焉左右曰命可長也邦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遂遷於繹由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修德自任然後能享其福焉未聞不修其德而移過於人以儻福於己也暴秦之君不能修德而恃於上下之情故設祕祝之官欲以移過於下雖三尺之童知其非也漢文帝能除之可謂明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於乎文帝推是心也庶無愧哉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觀國按易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所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十百千萬皆備焉此五數之本

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大衍而出蓋黃鍾之數始於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至巳而得二百四十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而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九至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十二辰而至亥之數也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爲天統未者坤之初六林鍾爲地統寅者乾之九三太簇爲人統三統既正則還相爲宮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之餘也二篇之末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古之造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五數乃指十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爲九九者老陽之能變者也二四爲六六者老陰之能變者也乾純陽故乾言用九坤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生少陽七是已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乃揲著之變而爲卦者也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也鯉三十六鱗六六之數也龍者在天而能變者故得九九之數鯉者在地而能變者故得六六之數龍能隱能顯不可制故爲在天之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山湖故爲在地之能變者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孤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曰無辜無辜禮曰殺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或以孤子之孤爲辜李陵答蘇武書曰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母妻書又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孤負也蜀志劉備傳曰常恐須沒孤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義其義亦與辜通故古人用孤字爲孤負字不爲失也前漢霍光傳曰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顏師古注曰辜權者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謂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初四年初置驛驛廢丞領受郡國調馬臺右權辜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賞賈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諸等交通州郡辜權所在珍寶貨賂悉入西省章懷太子注與靈帝紀注同觀國按此辜權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爲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所謂迂矣權與較同音而義亦通周禮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小祝曰凡沈辜候禱飾其牲羊又曰凡沈辜候禱釐鄭氏曰辜犧牲以祭也犧牲謂之辜者刑牲而用之猶刑有罪者故名曰辜也

魯惠公

啖趙春秋纂例魯十二公譜曰魯孝公卒子惠公弗涅立其下注八字曰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觀國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維也歲在辛未至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即位至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即位蓋周平王既立三年然後魯惠公立也又史記魯世家曰魯孝公二十五年

大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湏立。是爲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卒。隱公立。蓋魯孝公二十五年。大戎殺幽王。是年周平王立而東遷。既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也。又按章衡編年通載曰。周平王元年。歲在辛未。東遷雒邑。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立。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立。以此諸書考之。則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明矣。啖趙纂例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非也。

學林卷第四

璽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下。官舍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增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曰。再闕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顯。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獻田玉璽。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寶錄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爲之。上蟠螭。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沒。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魏。趙冉閔誅石勒。入冉閔。永和八年。始歸於晉。穆帝。觀國按。攷傳國璽文。在吳書。建康寶錄。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按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軺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備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

得傳國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按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曰元符。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蟲魚篆。方四寸。上有螭。缺一角。此即元后投璽於地。缺一角者。真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璽。非傳國璽耳。許慎說文曰。璽者玉印也。從土。綽文從玉爲璽。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問伏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蕭望之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虞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虞爲宓者。誤也。按字書。宓。端舉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虞音不相通。蓋虞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亦爲無義矣。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於緱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翼張之。但得一雙鳧。乃向方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葬城東。土自成墳。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觀國按。春秋左氏傳。稱太子晉者。蓋周靈王之太子名晉也。非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字喬。劉向得之於他書耳。後漢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既曰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則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籍矣。而本傳曰。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有王氏神仙傳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三人。以太子晉列爲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經見。蓋未嘗攷究耳。今渾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明皇御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古志。可攷。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術公侯喜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喬欲來迎我也。觀國按。莽言子喬。謂王子喬也。而用僊字者。前漢藝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喬賦三篇。又劉向傳曰。與王褒。張子喬等並進對獻賦頌。顏師古注曰。喬字或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僊二字通用也。王莽云。予之皇祖叔父子喬。意謂莽與子喬同姓王。殊不知王子喬乃靈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者。其得姓亦有出於王者之後者。然謂王子喬爲姓王。則不

可也。前漢王褒傳曰：呼吸如喬松。顏師古注曰：喬，王喬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喬喬二字通用可知矣。

黠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爲黠伯。黠者多饒積厚。又曰：黠然無實，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觀國按：黠從黑，黠從重，二字雖同音，而義各不同。玉篇：黠，黠伯也。黠，精厚也。蓋羊曼爲黠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黠，是以顏氏推其義不行也。顏氏所引乃盛宏之晉書，用從重之黠，已爲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修，於羊曼傳用從黑之黠，爲不誤矣。觀國按：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顯，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放爲宏伯，都察爲方伯，胡母輔之爲達伯，卞壺爲裁伯，蔡謨爲明伯，阮孚爲誕伯，劉毅爲委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人，號爲八伯。蓋擬古之八伯也。以此觀之，則黠者乃美稱，是八伯之中居一伯也。若如顏氏家訓所稱，則多饒積厚，與夫黠然無實，不肖之辨，皆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伯之列耶？今按羊曼以任達顯縱好飲酒而得黠伯之名，則黠者殆遠不拘小節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按唐書常袞傳曰：袞當國，懲元載敗，宰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黠伯。以其黠黠無實，不肖之辨云。觀國按：常袞傳謂懲元載敗，宰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蓋其進退人才皆出于朝廷之公論，而以賄者不容於進，非文詞者皆擯不用，則俗吏不在所用也。爲宰相而能如此，是賢宰相也。而史乃以黠黠無實，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棄如此。蓋史臣引顏氏家訓釋黠伯之語，而不知于常袞傳之意則不合也。

櫻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羣索，而用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爲版，書神荼鬱壘於版，而置於門，謂之桃符，即桃梗也。戰國策言士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即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爲人形，以其粗有人形，大略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桃梗者，亦初言其大略耳。世言桃可以厭除不祥，蓋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注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析山海經句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羣。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爲人病，今按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爲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爲病，則誤矣。梗亦訓病。桑柔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桃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官符各以木而獸能爲離人師，訖設桃梗鬱壘羣索，然則桃梗之用久矣。鬱壘二字通用之也。備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爲芻蕘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鄭氏注曰：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觀國按：古之葬者，束茅爲人馬之形，謂之芻蕘。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謂爲備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殉葬，黃鳥之詩，作而哀之，尙忍于作俑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國按：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盛於

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於卯，終於未，故木家於卯祖，以未臘。金盛於酉，終於丑，故金家以酉祖，以丑臘。水土盛於子，終於辰，故水土家以子祖，以辰臘。許慎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爲臘，則誤矣。漢火德，故以戌臘。許慎漢人也，知戌臘而已。厥後爲魏晉南北朝隋唐，則戌臘之訓遂廢矣。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杜預曰：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觀國按：杜預言歲終祭衆神，即周之蜡臘也。自魯僖公五年，晉伐魏，又歷三百三十年，始當秦惠文王之十二年，既曰秦惠文王初制臘祭，則宮之奇謂虞不臘者，非臘祭矣。非臘祭，則杜預不當訓以爲歲終祭衆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臘，所謂不臘者，書虞必亡，不再見臘也。祖者行神也。古者行出有祖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去而祀，載也。又秦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行祀載之祭也。周禮大駁曰：祀載，遂驅之。杜子春注曰：將出祖道，祀載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於道，故餞行謂之祖道。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遠時，賣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觀國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槎牛女相會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張騫，按漢書張騫傳及史記大宛列傳皆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而不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又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觀國按：史記漢書天文書：河鼓星，織女星，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漢漢上象，無所根據，惟淮南子云：鳥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其說怪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難覓。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雜書，如荆楚歲時記之類，咸分門錄之，初無稽攷，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秦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爲故事，按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出，迷不復得路，而不言姓名，其事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跡，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人有無何，茫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爲然也。蓋事多出於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爲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應劭注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後漢南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棟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本

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單于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臣注文選曰。昭君后妃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帝嘗令畫工圖宮人。欲呼者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于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觀國按。前漢元帝紀曰。王嬙爲關氏者。其姓名也。注云。王氏女名嬙。字昭君。是也。而後漢何奴傳曰。王昭君。字嬙。誤矣。五臣注文選謂昭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賜單于侍詔掖庭王嬙爲關氏。蓋單于請婚。當時朝議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之素定矣。及單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嬙爲關氏。像選定也。其禮儀恩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爲之也。而後漢何奴傳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自求行。又謂呼韓邪臨朝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昭君豐容艷飾。陳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蓋王嬙爲關氏者。行婚禮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人爲關氏耶。漢既許婚矣。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五女示之。而後漢何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按單于和親。乃漢家大事。若以宮女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定大事。恐當時君臣。不如此之圖莽。漢賜單于關氏。乃披書圖擇貌陋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于傳聞。不可全信。

匏

八音所謂匏。於器爲笙。前漢律歷志曰。八音。匏曰笙。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蓋以瓠爲笙之底。而宿管於其上也。潘安仁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五臣注文選曰。匏可爲笙底。觀國按。八音匏笙。古制也。而後世不復用匏。乃以木爲之。而加漆焉。夫八音自有木。於器爲祝。故若以木爲匏。則匏遂爲木音。而匏音廢矣。唐韋臯鎮西川。日縣國獻樂器。畢進樂器於朝。有匏笙二。唐書禮樂志曰。惟縣國得古制。然中國制樂器。卒以木代匏。而未有以真匏爲之者。豈中國制作反不若四裔耶。

八陣

晉書和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觀國按。後漢書溫傳。則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蓋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諸葛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蜀志注具言八陣圖形勢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按圖。亦莫能辨。如木牛流馬。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其左右前後長短曲直度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行者。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言一鴛者。皆謂漢孔融薦禰衡之辭。其實出于前漢鄒陽傳曰。鸞鳥累百。不如一鴛。孔融舉鄒陽之語耳。世言萬頃陂。而後漢黃憲傳作千頃陂。然世說曰。汪汪如萬頃波。後之學者。按世說而稱萬頃耳。魯褒錢神論有孔方之文。故世謂錢爲孔方。然其實出於前漢食貨志曰。錢圓函方。孟康注曰。外圓而內孔方也。魯褒舉漢志之語耳。李白曰。請日試萬言。待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爲李白事。然其實出於晉桓溫北征鮮卑。袁虎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凡此事類。皆當以先年者爲主。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爲秦將。製筆自此始。觀國按。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爲不律。又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曰。靜女其嬈。貽我彤管。毛氏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亦管也。又韓詩外傳曰。周舍爲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然則筆其來久矣。非自蒙恬始也。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製其範可也。李嗣蒙求曰。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也。紙字亦作昏。從系從巾。則古以縑帛爲之。後漢蔡倫始用木屑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蓋能更製其範也。夏書曰。甘酒嗜音。則酒非始于杜康。康能變其醴醢之法耳。自伏羲作卦。已有文字。蒼頡黃帝也。作史篇以論字學。則字非始于蒼頡也。亦或能變其體耳。蒙求四句。皆非事之始也。

飲器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注曰。飲器。棊也。晉灼注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觀國按。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遂呼韓邪侍子。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單于合爲一家。故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器者。飲酒器也。雖爲飲酒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酒之器。若有盟會之事。則以其器貯血盟之酒。以示盛禮也。前漢張騫傳曰。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顏師古注曰。韋昭云。飲器。棊也。晉灼曰。飲器。虎子。皆非也。棊。即今之偏棊。所以盛酒耳。虎子。製器。所以洩便者也。然則棊雖可以盛酒。而不可持以飲。謂之飲器。則可持以飲者耳。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耦。或云。世言流落。當爲留落。觀國按。詳留落與流落自不同。蓋留落者。留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按衛青傳曰。諸將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官將皆留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其用留落二字宜矣。杜子美寄賈司馬。嚴使君兩開老詩曰。倉城七十。流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歎其飄流零落之意。則用流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非有誤也。

繩牀

繩牀者。以繩貫穿爲坐物。即俗謂之交椅之屬是也。孟東野詩曰。繩牀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錄不曉繩牀之義。乃改爲承牀。誤矣。古人稱牀榻。非特以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牀坦腹而食。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與佐史談咏。桓伊吹笛。據胡牀三弄。晉寧家貧。坐藁牀欲穿。陳蕃爲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塵榻。漢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凡此皆坐物也。雜書初學記之。

列於林楊類中不分坐臥混而編之亦誤矣

雇

許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桑候鳥亦作鴈鴈爾雅曰春鴈鴈鴈夏鴈鴈玄秋鴈鴈冬鴈鴈黃桑鴈鴈脂鴈鴈丹行屬鴈鴈實屬鴈鴈爾雅釋音曰鴈音戶玉篇曰鴈乎古切亦作鴈鴈今以爲雇鴈字廣韻曰雇古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爲雇賃字然則雇字本非雇賃雇賃之字其口相承借用則是義無所效但借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遺歸或說當于山代木聽使入錢顧功故謂之顧山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新故曰顧山顧師古注曰女徒論罪已定非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雇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今按前漢顧山用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固而雇本音戶爲雇鳥之字但借音雇耳當用顧字爲顧山顧顧顧賃之字蓋顧託顧命亦有借託僞賃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注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賁亦作贐音皆同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觀國按前漢游俠傳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圍棋也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由此觀之則進者進退之進蓋進也蓋僕吏聞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爲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奕勝者得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微時與陳遂博奕遂屢不勝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即位以賜書戲之曰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賁則蕭何所主非賁矣顏師古謂進爲賁非也

步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其衣裝帶後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後漢書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有告通盜出銀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人家觀國按觀古人以夢而用人者有若高宗夢得傅說爰立作相商遂中興蓋有如說之賢者可也便說不賢則高宗亦將因夢而相之手漢文帝之夢鄧通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上天之才則爵上大夫使得自鑄錢未爲優也通既無能而非輔翼之才文帝當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帝愛相者之言賜通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此豈通之所能勝其任耶史稱文帝能作露臺白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帳帷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以示敦

機爲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庸役之才而賜大官得自鑄錢秦漢之法龍錫無功蓋文帝爲夢所誤也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爲當時所切齒不甘徒以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吏籍沒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帝信讒而逐之乃加富貴于無能之小人其倒置如此何耶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楚子搏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且而日食晉侯夢大厲鄭夢夢蘭凡此皆托于占筮而見吉凶者也高宗夢得說後世固不可蹈以爲轍若漢文帝則蹈斯轍而敗者與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爲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欲見王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頗涉爲王沈沈者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觀國按字書夥音胡果切又音懷切夥頗之夥當讀爲懷切蓋夥頗者楚人士語夥歟夸大之聲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頗字惟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史記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白武帝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華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林下扶持出武帝下車曰噫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入宮前漢外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觀國按字書曰噫胡伯切大噫也武帝歎訝其藏匿而大噫之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噫字則不見其歎訝之聲矣史記甘羅傳曰秦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吐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汝焉能行之觀國按去者叱使聽之聲至今四方人凡爲叱退聲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句下有些字些音蘇衡切楚人語言之助聲也宋玉於招魂之辭用之從其類也南史蕭繹爲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召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注云爹徒我反觀國按字書爹徒可切方人呼父也又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又有爹字正音切吳人呼父也各從其俗耳史記張良嘗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圯音怡橋也東楚人謂之圯此亦土語也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微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曰微是拍浪兒是也欸乃者湘楚人節歌聲柳子厚曰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禮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欸乃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郊特牲云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菹何居鄭氏注亦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陸德明釋音音居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齊魯之士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曰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爲杵關宮詩曰是斷是度儀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一日而三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又二十二年曰雄雞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亦皆音都管反矣其與鍛字同音者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

冊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章編三絕者。以章貫編作冊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春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侯伯皆謂書其文於策也。策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冊。所謂操觚者。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爲之。柱下方書。以方出之。類是也。牘以木爲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史記周勃傳曰。獄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持牘趨謁。此類是也。札以木爲之。而薄小者。前漢司馬相如傳曰。上令尚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曰。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故宋博傳曰。與筆札使自記。蓋投刀使削所記。然則札可以托書。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可以垂久遠也。簡以木爲之。可修削者。玉篇曰。簡。削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爲簡。釋名曰。簡。版長三尺。揚子法言。或問叔孫通曰。簡人也。注曰。簡。削版之人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嘗懷鉛提簡。蓋言修削書也。版以木爲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會掌版圖之式。內宰掌書版圖之法。而大司馬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記戶籍。圖以記土地。論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者也。古未有紙。故簡牘以竹或木爲之。其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者。持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爲也。至後世。則或以絲帛寫書。故紙字從糸。帛字從巾。皆以絲帛爲之。至蔡倫乃用木屑麻頭。敝巾魚網。以爲紙。自是天下從用焉。若夫以玉爲冊。則謂之玉冊。以金爲簡。則謂之金簡。以金爲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曰。諸侯進爵。受于玉冊。吳越春秋曰。禹東巡岱山。發金簡之書。得通天地之理。周禮職金曰。旅於上帝。則其金版。此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蔡

字書曰。蔡。龜也。亦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滅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龜。龜。錢布之品。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爲龜寶。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亦名龜爲楚耶。觀國按。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亦猶冀多良馬。天下名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瓚未之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蔡又訓法。禹貢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診

許慎說文曰。診。郎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診。妖氣也。前漢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位不和意也。服虔曰。診。害也。如淳曰。診。音反。義亦同。後漢五行志曰。氣之相傷謂之診。鄭康成曰。診。診也。觀國按。診者相遠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遠而不相爲用。則災禍由之以生。古之論五行者。有六診。謂金診木也。木診金也。水診火也。火診水也。金木水火診土也。金木水火土診天也。六診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爲之相遠而診焉。是故說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金診木也。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則金不從革。而木

診金也。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則火不炎上。而水診火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不潤下。而火診水也。思之不審。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而金木水火診土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五事皆失。而金木水火土皆診乎天也。金診木。則木氣病。春秋書雨水冰。太室屋壞之類是也。木診金。則金氣病。周威烈王九鼎震之類是也。水診火。則火氣病。春秋書無冰之類是也。火診水。則水氣病。春秋書大雨雪。大雨雪之類是也。金木水火診土。則土氣病。春秋書地震山崩之類是也。至於診天。則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變禍生焉。是皆五行之性相遠而不相爲用之驗也。尚書大傳曰。六診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句爲月之朝。中句爲月之中。下句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晡中至日昃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爲之際。可不慎哉。

牙衙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衙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觀國攷書史言牙兵。與衙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于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衙。御史正衙彈奏是已。有南衙而統禁兵者。謂之衙兵。其子謂之衙內。國朝皇太子判開封牧。謂之判衙。而統禁兵者謂之三衙。然牙兵衙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衙兵爲誤。而專欲謂之牙兵。非也。許慎說文。衙。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廉之衙衙。蓋衙讀音語。衙衙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陸德明曰。衙。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如淳曰。衙。音牙。又官府謂之衙。故玉篇曰。衙。參也。廣韻曰。衙。府也。然則衙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於後耶。

甌

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甘切。所謂家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罍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以甌擔二字代之。劇通傳曰。守備石之祿。揚雄傳曰。乏無備石之儲。劉毅傳曰。家無備石之儲。皆用甌字。漢明帝紀曰。生者無甌石之儲。又用甌字。蓋甌擔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而訓釋者不悟。如顏師古注漢書。乃音僞爲都。濫反。又謂一人之所負擔。皆誤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則石百二十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自決事文書曰。以百二十斤爲程。然則甌石乃二物。一甌一石之權。言甚少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也。周禮牧人曰。凡外祭毀事。用甌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爲甌。甌作龍。杜子春曰。甌當爲甌。龍當爲甌。周禮音義曰。甌。丘例反。揚子法言曰。甌。陶天下。其在和平。則甌。柔則坏。宋成注曰。甌。破瓦。又破甌也。言陶太剛則破裂。揚子音義曰。甌。五計切。破甌。又力制切。破瓦也。觀國按。甌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甌。郭璞注曰。甌。壺也。甌雅音義曰。甌。音契。以此知甌者瓦甌也。揚子云。剛則甌者。太剛則有

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爲熟事，則於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攷。蓋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牡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牲事用龍者，龍色不純也。毀事謂毀除其牲之屬，用雜色毛牲而已。毀龍二字，於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熟事用龍，則文義不通矣。鄭氏引故書者，別本周禮也。別本周禮，則不可援以爲據。

茶

爾雅曰：茶，苦菜。谷風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蘇詩曰：周原饒饒，萑茶如飴。毛詩皆訓曰：茶，苦菜也。凡此茶字，皆讀音徒，乃茶之苦而可食者也。良相詩曰：其鏘斯趙，以礪茶羹。茶羹，朽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田器礪去茶羹也。出其東門詩曰：出其園，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鄭氏箋曰：茶，茅秀也。周禮掌茶，掌聚茶以供喪事。鄭氏注曰：茶，茅以著物也。儀禮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考工記：匏人之事，望而砥之，欲其茶白也。鄭氏注曰：如茅秀之色。凡此茶字，亦讀音徒，然皆茅秀也，非苦菜也。玉藻曰：天子搢珽，諸侯荼。此茶字音舒，乃茅玉也。亦通茶耳。考工記：弓人爲弓，斷木必茶。此茶字亦音舒，義亦與舒同。爾雅曰：蕢，茶。郭璞注曰：芳也。音義曰：茶，食蔬反。按字書曰：芳，華也。其別名爲蕢，蕢，方言不同耳。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曰：木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曰苦茶。此茶字讀音宅加切，廣韻曰：茶，宅加切，苦茶也。亦作檟，俗作茶。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茶字，而俗書爲茶，下從木，非字法也。書史沿襲，遂用茶字，蓋與苦菜之茶相避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觀其按管，吾猶山煮海，以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後天下益知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陽羨茶，閱此當知唐時以陽羨茶爲第一也。陽羨在常州，本朝建溪始盛。

櫛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櫛櫛。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櫛櫛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觀國按：諸字書無此櫛字，惟類篇有櫛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表齋盛。鄭氏注曰：故書表爲櫛，則表皆謂櫛也。以此觀之，則櫛櫛者，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如櫛，櫛節旄者是也。周禮有故書者，則本周禮也。用櫛字者，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剡。音義曰：剡，音飄。廣韻：剡字音對。注曰：亦作剡，然則剡則二字，其實一字也。玉篇曰：櫛，平表切，物落也。南史：紫櫛字從對，玉篇：櫛字從剡，其實亦一字也。但音訓異耳。凡史書用字，多假借音訓用之，如櫛之音表是也。後漢與服志曰：佩刀皆以白珠絞爲櫛口之飾，按字書：櫛字撫招切。注曰：刀劍鞘下飾也。史用櫛字，與字書不相應，而其義則不異，未爲乖也。然則偏旁增損，有不害於義者，此類是矣。若害於義，則爲不知類。

路

周禮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水路。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焉曰路。觀國按：不言輅而謂之路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蓋路大也。王者所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商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鸞路。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皆言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惟天子所乘，獨謂之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居惟天子所居，獨謂之黃屋。王者貴賤之所通，執惟天子所執，獨謂之鎮圭。蓋天子之禮尊且大，有以別於臣庶故也。路亦通用輅字，故後世作史者，凡記禮儀皆用輅字，其義一也。輅又讀音五嫁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曰：狂狡輅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梁由癭御韓簡，銳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又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卻至從鄭伯，其右蒯聵，胡曰：輅之杜預皆曰：輅，逆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輅，五嫁反。此假借用字者也。前漢書：敬傳曰：敬脫輅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連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輅，胡格反。按字書：輅，胡格反。輅車當胸橫木也。然則本用輅字，史家從省文用輅字耳。

天祿

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祕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也。觀國按：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二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蟇、章懷太子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鳳鑄銅人，列於蒼龍元武閣外，鐘懸於玉堂及靈臺殿前。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鵠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則天祿、辟邪並獸名也。天祿閣亦因獸立名。又後漢宦者張遂傳曰：使掖庭令畢鳳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爲山，一爵九華，熊、虎、赤龍、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觀國按：後漢輿服志又謂之天祿，則天祿爲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宮館，多取禽獸以爲名，如白虎、麒麟、鸞鳳、鳳玉之類，皆當時指實事而爲名。又如以文石砌渠，則謂之石渠閣，立銅馬於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大禹謨曰：天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猶長終汝身。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閣義不同。

切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梁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元鼎鉤切，玉階彤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梁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鉤音口，文選班固兩都賦曰：於是元鼎鉤切，玉階彤庭，五臣注曰：鉤，鉤砌也。觀國按：切者戶限也。銅沓冒者，以銅包之，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鉤切者，按字書：鉤，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爲鉤砌，且既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爲砌，非也。五臣曰：鉤砌，鑲砌也。鉤亦非鑲，蓋皆訓之說也。戶限謂之切者，其限齊如刀之切物，所謂一切者，亦取一概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顏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惟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光

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按。又明帝紀曰：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千結切，其義皆同也。惟佛書一切音砌，儒書不襲其音。

鴈塔

西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址，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鴈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歷遭火而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其遺字作十卷，鴈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侍御知貢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面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唐書：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鴈司。年最少者爲探花郎，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盛莫比。

濟

唐書：許敬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對曰：濟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按：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江河淮濟爲四瀆，濟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源於西而注乎東，受他水而不爲他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濟。天下洪流巨谷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爲他水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爲他水之所受，許敬宗乃言濟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其說非也。濟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遽以濟爲獨耶？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爲餘水之所奪，故能直赴於海，而敬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前漢地理志：引禹貢：道沔水，東流爲滎，滎師古注曰：泉出于屋山，名爲沔，流去乃爲滎也。滎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自發源赴海，不爲他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敬宗以爲獨而尊，亦非也。濟亦通用濟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嶽，鄭氏注曰：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意，濟與滎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或讀爲四瀆，春秋桓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宋公盟于勾瀆之丘，杜預注：勾瀆之丘，穀丘也。釋音：勾音鈞，瀆音豆。又哀公六年左氏傳曰：拘江說：因王豹於勾瀆之丘，釋音：瀆音豆，然則瀆瀆二字通用矣。鄭康成讀四瀆謂之四瀆，則四瀆或讀作四瀆可知矣。

服

禮記：雜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

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觀國按：祥此禮，乃爲父三年，爲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爲三年也。於禮爲略，而於人子報親之心，爲不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惟計母喪三年而畢，或有母之喪未終，而又有父之喪，惟計父喪三年而畢，是併日而計也。是於父母之喪，未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於其厚者薄矣。諸父昆弟之喪，尚不併日而計，而況於父母之喪耶？卒我聞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觀國按：周禮：養義陳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而違禮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母足怪者，至於宰子，日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爲孔門上弟，宜其守正不悖於道，而方且以三年之喪爲久而疑之，何其言之乖刺如此。觀國按：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玉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三年間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史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昔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子之賢，而於此有疑焉，亦可駭也矣。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蒼梧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薄且。又曰：其上則有赤螭蠙珠，鸞鷟孔鸞，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蒼梧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薄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鸞孔鸞，騰遠射干。史記：于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漢：于芷若字下無射干。顏師古注以漢書爲是，而史記爲非。後世文士嘗於此而疑焉。觀國按：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字爲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爲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者，草也；後言射干者，獸也。神農本草：草部有射干，注曰：射音夜，或爲夜干。宋玉高唐賦曰：青荃射干，揭車苞并，此即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此即射干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干，而實爲兩物，於文義奚嫌焉。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書，如以昌爲菖，以江爲莊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楊倞注曰：據本草：射干是草，云木誤也。觀國按：射干雖草類，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豈不能區別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學林卷第五

蒲柳

爾雅曰：種河柳、施、澤柳、楊、蒲柳，所謂蒲柳者，乃柳之一種，其名爲蒲柳，是一物也。春秋左氏傳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蓋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註曰：蒲柳可以爲箭，崔豹古今注曰：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名蒲楊，則蒲柳爲一物可知矣。後漢馬融傳廣成頌曰：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用蒲柳對綠莎，不誤也。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以松柏對蒲柳，意謂蒲草與柳爲二物也。誤矣。杜子美重過何氏詩曰：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亦以蒲柳爲二物，蓋循悅之之誤也。歐陽文忠公乞解政事表曰：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又表曰：四體雖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既昏，幾不辨於關驪，皆承襲用之耳。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按爾雅曰：羊棗，郭璞注曰：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蓋羊棗者，棗之一種，其名爲羊棗，是一物也，與蒲柳同。

矢

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之，北方皆以木爲矢，南方皆以竹爲矢，蓋北方竹少，而南方竹多，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易曰：茲木爲弧，刻木爲矢，此以木爲矢也。禹貢荊州厥貢惟篚簋，孔安國曰：篚中矢

學林卷五

一三四

餘，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以楛木爲矢也。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曰：可以爲箭，此以柳木爲矢也。前漢匈奴傳曰：匈奴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北齊，即基爲海西鎮將，則木爲矢，玉爲木部，枸櫞木，檣木，楓木，注曰：皆中箭筈，此皆以木爲矢也。顧命曰：和之弓，垂之竹矢，此以竹爲矢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故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言竹箭之材可以爲矢，故廣韻曰：箭竹節開三尺，可以爲矢，淮南子曰：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令訟而不中者，出一矢，箭乃矯箭爲矢，此以竹箭爲矢也。故周禮弓人爲弓，矢人爲矢，自古惟言弓矢，而未嘗謂矢爲箭，至後世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矣。若唐書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矢刃又謂之鏃，又謂之鏃，周禮矢人曰：刃長寸，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字書曰：石爲矢鏃，曰石砮，所謂楛矢石砮也。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左太冲吳都賦曰：應弦而飲羽，或曰沒矢，或曰沒羽，或曰飲羽，其義則一也。

尺一

後漢酷吏楊球傳曰：不得稍留尺一，又後漢陳蕃傳諫書曰：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向害三公，章懷太子注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觀國按：後漢與服志劉昭注引漢舊儀曰：詔書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奉璽書使者乘駟傳其驛騎也。然則雖用尺一板以寫詔書，而必封之以囊，中約之，而書題其封，又用璽爲故，謂之璽書，人君降詔命，謂之賜書，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史記酷吏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裴翺注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觀國按：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簡書之，明示其凡，使百官萬民循守之，故謂之三尺，若夫人君有所損益廢興，有所誥誡獎諭，則必爲詔令，而以尺一板書之，囊而封之，加璽焉，故謂之尺一，蓋與三尺異矣。

殺改

許慎說文曰：殺，音開，改，音以，殺改，大剛卯，以逐鬼魅，玉篇曰：殺改，剛卯也。大卯以辟鬼也。廣韻曰：殺改，大堅也。觀國按：前漢王莽傳曰：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也。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注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夾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養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驅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顏師古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月，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又按後漢與服志曰：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養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

靈受既正既直既方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劉昭注曰以正月卯日作觀國以兩漢所載剛卯制度攷之則殺鼓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之剛卯又謂之大堅佩之以辟邪所謂佩印則一印刻三十有四字一印刻三十有二字總爲六十六字其長廣分寸制度因時不同其刻文則同亦猶人日戴符勝之類蓋戒除不祥之一端也王莽欲篡而心惡劉字之文故正月剛卯與夫金刀之錢皆禁而不得行夫卯金刀之兆已形矣雖禁之無補也莽以貨泉爲錢布之文而卒有白水真人之應豈偶然哉

姓名同

司馬相如慕蔭相如而名相如李綱慕張綱而名綱姓異而名同可也若夫姓同而名又同惡知其非本宗耶漢之李廣顯矣北齊又有侍御史李廣漢之北安國顯矣晉又有尚書左僕射北安國漢之張衡顯矣隋又有御史大夫張衡魏之王肅顯矣後魏又有鎮南將軍王肅晉之劉宏顯矣北齊又有漢澤縣公劉宏晉之王雅顯矣隋又有宜陽郡公王雅晉之李密顯矣唐又有邢國公李密後漢顯宗時大司農鄭舉顯矣和帝時又有宦者鄭衆晉武帝時光祿大夫劉毅顯矣安帝時又有荊州刺史劉毅唐代宗時武威郡王李光進顯矣憲宗時又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唐德宗時尤敬驄常侍章綬顯矣穆宗時又有山西南道節度使章綬唐代宗時涇原節度使李觀顯矣貞元中又有太子校書郎李觀凡此皆姓名同者姓名同則必有以別其非本宗苟無以別其非本宗則是可與祖先同名也於義不安矣若夫晉安帝時司馬德宗字德宗晉恭帝時司馬德文字德文晉會稽王司馬道子字道子晉孔安國字安國南史蔡興宗字興宗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唐李神符字神符李元嘉字元嘉張嘉正字嘉正高崇文字崇文郭子儀字子儀張孝忠字孝忠向可孤字可孤劉允濟字允濟孟浩然字浩然田承嗣字承嗣張巡字巡李修字修劉濟字濟田緒字緒凡此皆名與字同乃一身所呼無所嫌也

巫覡

國語說文漢書郊祀志鄭康成注周禮注禮記集韻類篇皆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玉篇廣韻皆云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觀國按周官有司巫掌三巫之政令又有男巫有女巫通謂之巫而不謂之覡若言巫覡則必有別矣今按檀弓曰歲旱則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謂巫爲愚婦人則女爲巫矣女爲巫則男爲覡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公欲焚巫尪杜預注曰巫尪女巫也史記西門豹傳曰其巫老女子也史記封禪書曰高帝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皆女巫也前漢地理志曰齊襄公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祀然則當以女巫男覡爲是顏師古見諸家之說不同故於漢書郊祀志曰巫覡亦通稱耳非也唐書安祿山傳曰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此以女爲覡者蓋作史者但知男巫女覡之語而爲之說未之究耳

王篇廣韻皆曰桑而灼切博桑桑木也然則博桑即扶桑也桑木即若木也後之文士變桑爲若耳扶桑在東若木在西事見山海經故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兮以相羊蓋扶桑者日出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折若木以拂日者日既西矣猶能折若木以攢拂其日使之不暮而我尚逍遙安舒以遊也謝希逸月賦曰攢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若英即若木也此理甚明然李賀詩曰天東有若木豈賀誤耶桑字上從桑又有葉字乃俗書不可用若又爲香草名曰杜若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故謝元暉詩曰芳洲采杜若唐貞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賈坊州貢之其事謬誤遂傳而不可泯若又晉人者切北魏復姓有若干氏若久氏周書有若干惠後燕錄有若久和是也又釋典言般若者於華言爲清彼岸南史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十一月幸同泰寺說般若經是也釋典或作惹凡晉人者切者皆出於北魏釋典之語

飲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王遂出及坎飲陸德明釋音曰飲大感反又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陸德明釋音曰飲口感反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飲然則過人遠矣張繹釋音曰飲音坎觀國按字書飲字口感切胡感切口含切三音其義則欲得也貪惓也末嘗有大感反之音左氏傳曰飲用牲孟子曰自視飲然皆音飲爲坎是也惟左氏傳王遂出及坎飲音飲爲大感反於字書無此音蓋坎飲地名也杜預注曰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後漢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坎飲聚是也易坎卦曰入於坎宮釋音曰宮徒坎反而此坎飲用飲字蓋地名有自古相傳呼他音而字書不收其音者如連勺之連音聲皆陽之諸音者蓋畢之畢音姑襄賁之賁音肥此類是也然則坎飲之飲皆音大感反乃自古所呼之音固不可以字書繩之也飲用牲加書徵之者穴坎以埋牲而加書爲驗詐作盟也此飲字讀音坎其義則穴地也自視飲然者附之以韓魏富貴之盛而自視闊然不自矜滿非知道者不能如此故曰過人遠矣此飲字亦讀音坎其義則虛已也按字書各音坎穿也故字凡從名者皆有虛闕之義

語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語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語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曰語取也末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曰取人不知失其誠否孫奭音義曰今按古書及諸書並無此語字郭璞方言注云音悉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語奴兼切觀國按玉篇食字部有語字注曰遠兼切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語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攷語之義則趙岐以語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爲語按玉篇廣韻曰語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之文合矣廣韻上聲語音悉而平聲又有語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慎說文以語爲舌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悉者不同各從

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𦵏，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皆有異同。廣韻曰：𦵏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爲尤甚。

阜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河內郡平皋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皋縣，河內有平皋縣。在前漢書用阜字，後漢書用阜字，觀國按：許慎說文阜字下从丰，七刀切。進也。亦作丰，从大，十者，猶兼十人也。故阜字亦作丰，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阜字，今按字書，羊益切。又尼輒切。何視也。其字從阜，從丰，蓋阜音韻，其字形與其音義皆與阜不同。阜之爲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阜爲阜。以澤字從阜，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色大圓黃澤，裴駰注曰：澤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爲阜，故范蔚宗以阜字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諱諱韓勳與夫諱諱韓勳，音與義皆異，不可假借通用。明矣。後漢書援傳曰：交趾女子側貳反，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章懷太子注引東觀漢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璽城阜令印阜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蓋古人假借用字者多，而承流淺學者，遂從而支離改作，自非曉古文字者，不能是正之也。

偏

許慎說文曰：偏，方見切。市也。廣韻曰：偏，方見切。周也。俗作遍。堯典曰：偏于羣神。北門詩曰：室人交偏。讀我室人交偏。推我天保詩曰：偏爲爾德。周禮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偏存。三歲偏覲。五歲偏省。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曲禮曰：偏祭之。曾子問曰：五日則偏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爾雅曰：宜，徇，徇，徇也。前漢禮樂志曰：海內徇徇知上德。又郊祀歌曰：徇徇此望。此皆用偏字。不用俗書偏字也。文王詩曰：宜昭義問。鄭氏箋曰：宜，徇徇也。實詩曰：敷時繹思。鄭氏箋曰：敷，徇徇也。然則漢人亦皆用偏字。至後世乃多用俗書偏字。陸德明撰諸經音義於偏字下皆注曰：音遍。又於見字下皆注曰：音遍。反。又如樂章次第，謂之遍。遍皆用俗書偏字。至今用之者多也。辨辨二字，皆有偏音。春秋定公八年左氏傳曰：子言樂舍饗於季氏之廟而出。杜預曰：辨猶周偏也。陸德明音義辨音遍。禮記內則曰：子師辨告諸婦。母名宰，辨告諸男名樂。記曰：其治辨者其禮具。雜記曰：啓皆辨拜。玉藻曰：先飯辨嘗羞。鄭氏注皆曰：辨偏也。尙書舜典曰：偏于羣神。史記帝堯紀引書曰：望于山川，辨于羣神。凡此辨辨二字，皆讀作偏也。然則隋唐以來，用俗書偏字者始多。

艾

閩宮詩曰：荆舒是德。鄭氏箋曰：德，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魚肺反。小豳詩曰：予其德。而德後患。鄭氏箋曰：德，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五蓋反。今按二詩言德艾之意則同。而音義分二音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艾，相也。艾，養也。字書曰：艾，魚肺切。治也。又五蓋切。老也。長也。養也。然則所謂德艾者，德治之也。當以閩宮詩艾字音爲是。表記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鄭氏注曰：懲，謂創艾。陸德明音義曰：艾音艾。蓋與閩宮小

懲詩言德艾之意則同也。小豳詩曰：或肅或艾。臣工詩曰：奄觀銓艾。祭統曰：草艾則墨。月令曰：毋艾盡以染。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凡此艾字，皆魚肺切者也。訪落詩曰：朕未有艾。驚燕詩曰：福祿艾之。南山有臺詩曰：保艾爾後。閩宮詩曰：俾爾耆而艾。春秋哀公二年左氏傳曰：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凡此艾字，皆五蓋切者也。又治也。書曰：有能俾艾。政乃又俊。又在官。萬邦作乂，亦克用乂之類。皆訓治。而書史亦或借用艾字。史記封禪書曰：方內艾安。民人靡疾。又曰：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前漢五行志曰：從作艾。又曰：艾時陽若。如此類是也。

格

格亦讀音閣。前漢文三王傳曰：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大臣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又酷吏義縱傳曰：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又淮南王安傳曰：安羅閣，奮擊匈奴者，雷被，格明詔。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史記平準書曰：張湯爲廷尉，而廢格沮詔，窮治之，獄用矣。凡此格字音閣，其義則廢塞而不用之意也。吾邱壽王傳曰：以善格五待詔。蘇林注曰：格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戲散。孟康注曰：格音各。行五相各。故言格。而廣韻格字注曰：古伯切。亦格五博屬也。觀國按：格五者，闕行基也。當音各。於義爲通。廣韻各字韻中亦有格字。注云：木枝也。故許慎說文曰：戟有枝兵也。而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以此知凡言枝格者，格當讀音各也。史記楊僕傳曰：置伯格長。徐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而前漢楊僕傳曰：置伯格長。顏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此知史記格字讀音各也。禮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鄭氏注曰：格讀如凍落之格。扞堅不可入之貌。按字書，格胡革反。則扞格讀音胡革反也。字書格字從手，古伯切。擊也。關也。文選相如子虛賦曰：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五臣注曰：格，擊也。左太沖吳都賦曰：羆羆咆而就擒，闔闔笑而被格。五臣注曰：格，殺也。史書言格殺格關者，當用從手之格，而亦或用從木之格。如漢書子虛賦用從木之格。蓋古人於從木從手之字，多通用之。如棧槍撻槍之類是也。書曰：伊尹格于皇天。而王莽傳曰：畢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蓋假亦音格。義可通用。

驅劉

後漢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章懷太子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劉。又引風俗通曰：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腹而實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腹。又後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以一特牲祭先農於壇。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觀國按：古謂之驅腹。至漢名曰驅劉。蓋漢人呼腹爲劉。故裴敬傳曰：裴者劉也。賜姓劉氏。然則驅劉驅腹，其事一也。爾雅曰：驅，似劉。郭璞注曰：今驅虎也。大如狗。文似劉。字書曰：驅，殺具切。雖似劉。劉者殺也。以此攷之，則驅劉者，殺禽獸以祭也。託此以肄兵習戰耳。必於立秋日者，講武之時也。字書曰：腹者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

獵取禽獸以祭。揚子法言曰：不臘臘也。歟？是也。前漢武帝紀：太初二年，令天下臘五日，祠門戶，比臘。蓋漢人臘在八月，而云比臘者，其獵取禽獸以祭，其禮比於臘耳。若蜡臘則在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與臘異矣。至後漢乃定以立秋日臘，劉其禮得也。

冒名

冒名以冀利達，從古有之。前漢王莽傳曰：立國將軍奏一男子遮臣建車，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子也。收繫，即長安姓武字仲，大逆不道，請論。奏可。後漢王郎傳曰：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劉子與，趙林等因此言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遂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光武自薊引兵拔邯鄲，斬郎。唐代宗睿宗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因后東都，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太子，訪后不得。德宗立，詔遣使者分行天下，物色查訪。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貞一書從后遊。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常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常割爪傷指，於是迎還宮。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貨之。唐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初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其家存亡。惟記有弟，后生文宗，及文宗立，封后爲太后。常爲訪其弟，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白見之，后謂其弟，拜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鄆坊，會闕有男子蕭本自稱太后弟，乃詔洪下獄按治。流驪州，賜死。擲本贊善大夫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書泉州男子蕭宏自言太后弟，詔與本辨。皆妄。本流愛州，宏流儋州。然太后真弟庸庸莫能自達，觀國竊謂中人之性，未有不爲利祿之所誘者。然至於不顧後患而冒居之，其愚亦甚矣。當蕭太后求弟時，其真弟決不存矣。夫以太后之尊，求弟如此其篤，豈有庸庸莫能自達者？更辭誤也。德宗終不能得沈太后，蕭太后終不能得真弟，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知此可以無怨尤矣。

寓錢

史記張湯傳曰：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葬。唐書王興傳曰：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事。至是興乃用之。觀國按：王興傳曰：興少爲禮家學，明皇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應神不祈，興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興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禱，大抵類巫覡，至是乃以里俗紙寓錢用之，是國家凡有祠祭，皆用紙寓錢也。興少爲禮家學，當推先王典禮之不棄於經者，以告於上，而乃專託鬼神以誑人主，肅宗立，興又以祠禱見寵，俄拜平章事，又爲淮南節度使。故史臣曰：興望輕無他才，不爲士議許，可既驟得政，中外振駭。又曰：始興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然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可不慎哉！興既以紙寓錢用於祠祭，世俗常情，多信鬼神，於是公私沿襲用之，信彌篤矣。五代史：晉天福八年，寒食望祭，焚御衣紙錢，史譏其不經也。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失宜，久則難革，人君一舉錯，其可輕耶？

於

於字讀音烏者，如詩曰：於乎前王不忘，於乎小子之類，皆歎辭也。於亦與烏通用，後世因改於乎爲烏乎。

又改爲嗚呼，其實一也。後漢蔡邕篆石經，用於乎字，本朝章友直篆石經，用烏庫字，義亦皆通。書稱禹曰：於帝念哉，變曰：於予肇石相石，倉曰：於縣哉，孔氏傳曰：都於歎美之詞也。詩稱於皇武王，又曰：於皇時周，又曰：於皇來牟，又曰：於皇王師，又曰：於赫湯孫，又曰：於穆清廟，又曰：於穆不已，又曰：於昭于天，又曰：於萬斯年。凡此於字，皆讀音烏。毛氏訓曰：歎辭也。書稱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毛氏訓曰：言靈道行於沼也。詩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鄭氏箋曰：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凡此於字，讀爲央居切者也。清廟詩曰：無射於人斯，毛氏傳曰：不見厭於人也。賁詩曰：時周之命，於繹思，鄭氏箋曰：於女諸臣發封者，陳繹而思行之，誰詩曰：於進廣牡，鄭氏箋曰：於進大牲之牡，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氏傳曰：萬民皆變化於上，是以風俗大和，凡此於字，亦讀爲央居切，而釋音或音作烏，世或讀音烏者，皆誤也。史記張儀傳曰：儀說楚王，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表驪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然則商於之於，亦音央居切，廣韻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劉禹錫送陳郎中召直史館曰：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與除字同韻，則用爲央居切不誤也。世俗多誤讀商於之於爲烏，不可不審也。

藏

唐書闕立本傳曰：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詔坐者賦詩，而召闕立本傳狀，闕外傳呼畫師闕立本，是時立本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不減博學，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也。立本後爲右相，而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觀國按：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藝非不可爲也，特不可使藝勝德耳。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可使德勝藝，不可使藝勝德，藝太精則掩德，古今之常理也。師曠晉之賢人也，而以知音勝，養由基楚之賢人也，而以善射勝，王羲之之劉伶，嵇康石崇皆晉之賢人也，而二王以書勝，劉伶以酒勝，嵇康以琴勝，石崇以富勝，嚴君平管輅司馬季主皆漢三國之賢隱也，而皆以下勝。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皆唐之賢人也，而皆以善書勝，而闕立本以畫勝，凡此諸賢皆以藝勝德者也，後世稱其人者，不稱其德，而惟藝之稱，蓋藝太精，斯掩德矣。闕立本雖知悔恥，而名譽已著，欲自避免，且不可得，君子擇術，不可不慎如此。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晞召逵對使，者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殷羨字洪喬，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觀國以謂二子能辨之於早矣。

觚

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五臣注文選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爲筆，觀國按：唐韻曰：觚，方也。亦作觚，禮部韻略曰：觚，竹簡也。玉篇曰：觚，破觚爲圓也。以此攷之，則操觚者，操竹簡也。觚，方也。角也。破觚爲圓者，改方以爲圓也。漢書郊祀志曰：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顏師古注曰：觚，角也。又漢書律歷志曰：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程。蘇林注曰：六觚，六角也。是則

八觚者，八方角也。六觚者，六方角也。但有方角，則可謂之觚。竹簡有方角者也。故竹簡謂之觚。然陸機文賦所謂操觚者，非木也，亦非筆也。明矣。若觚者，乃木簡也。觚又爲酒器，其容二升，蓋亦酒器之有方角之形者也。禮曰：獻以爵而酬以觚。語曰：觚哉！觚哉！之類是也。所謂觚者，屋角瓦脊，成方角稜瓣之形。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設雙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蓋謂以銅鐵爲鳳雀，安於闕角瓦脊之上。今時宮殿亦然。班固傳注曰：三輔故事，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乃金雀也。班氏賦取此耳。五臣注文選曰：觚稜，闕角是也。許慎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處也。說文但言殿堂上最高處，而不顯言其爲觚稜之義。故後學多疑焉。觚亦或用孤字。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氏注曰：甬，今斛也。角者平之也。觀國按：諸字書皆曰甬音勇，草華甬甬之貌。無訓甬爲斛者。史記商君傳曰：平斗桶權衡丈尺，裴駰注引鄭康成曰：桶音勇，今之斛也。按諸字書，桶他孔切，木桶器也。惟禮部韻略于甬字韻收桶字，注曰斛也。蓋禮部韻略因商君傳用桶字而收之耳。周禮考工記：魯氏爲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鄭氏注曰：此二名皆鐘柄也。史記秦始皇紀曰：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凡用甬字，無爲斛之義。當以桶爲斗桶，甬乃省文而已。

霓裳羽衣曲

李肇國史補曰：客有以宴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客引工按曲乃信。今新唐書王維傳亦載此事。蓋用國史補語也。觀國按：圖畫奏樂者，皆但能舉一聲，豈知其爲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沈存中亦嘗辨之。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槪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于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欽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欽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唐書禮樂志曰：明皇時，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還，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緩緩，觀者按節，頗怪誕，不可信。當以唐志所記爲是。據言曰：唐末試進士，以霓裳羽衣曲爲詩題。明年又以爲賦題。觀國按：明皇以聲色而敗度，後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曲爲亡國之音。故唐人詩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亦如陳主之玉樹後庭花也。固不可以爲詩賦題而訓多士。夫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多矣，奚獨霓裳之取耶。

草

歐陽公詩話曰：平明諫草朝天去，詩雖美，而人諫固不可用草。案：觀國按：論語曰：爲命，神謨草創之。草創謂制作也。古之命令，後世改爲制詔。鄭之爲命之文，有神謨以制作之，言得人也。前漢郊祀志曰：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顏師古注曰：草謂創造之也。又王莽傳曰：孫棟爲大司徒，陳崇奏稱莽功德，顏師古注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凡臣僚掌制誥文字，謂之視草。故杜子美送李校書詩曰：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蓋謂草制於明光殿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五臣注文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草者，謂制作也，非草藁也。諫草者，諫章也。前漢郊

祀志曰：上令諸儒習射，草封禪儀。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揚雄傳曰：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揚子法言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洪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凡此言草，皆謂創造制作之也。亦非草藁也。若進奏制藁焚藁之類，乃爲草藁。

導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固騁虞之珍羣，徵康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庭，饒雙鰭共抵之獸。徐廣注曰：導，瑞禾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庭，注引鄭氏曰：導，擇也。史記用導字，漢書用導字，古人於導導二字通用。然在相如封禪書，則當訓擇也，非禾也。詳觀封禪書四句，每句首一字皆虛字，非實字。曰：固曰：騁曰：徵曰：乃一類也。其義可見。若以導爲瑞禾，則其句曰：禾一莖六穗於庭，於句法爲無義矣。前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顏師古注曰：導官主擇米。唐書百官志有導官令二人，掌導擇米麥而供，在漢書用導字，在唐書用導字，而其官皆以擇米麥爲職，則導導皆訓擇，又可知也。

周章

屈平九歌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往來迅疾也。左太冲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俯仰顧盼，東西周章。五臣注文選曰：顧盼周章，驚視也。觀國按：五臣訓周章三說不同，然皆非也。周章者，周旋舒緩之意。蓋九歌有翱翔字，吳都賦有夷猶字，靈光殿賦有顧盼字，皆與周章文相屬。而翱翔夷猶顧盼，亦皆優游不迫之貌。則周章爲舒緩之意可知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應劭注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所謂拜起周章者，其舉止進退，皆喻人意而不怖亂者也。而五臣注文選反以爲迅疾，恐懼驚視，則誤矣。

節令

三月上巳祓禊，本無定日。三月始遇巳之日，卽爲之。故謂之上巳。後漢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疾。觀國按：魏晉以來，始不用巳日，而專用三月三日。至今循之，以爲故事。若專用三日，則不可謂之上巳矣。蓋名存而實亡也。春秋左氏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爲介之推，後漢郡國志：太原郡界休縣有界山，有縣上聚，章懷太子注曰：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劉向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去而之介山，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不出而焚死。後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之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爲并州刺史，作書書於是，衆悉稍解。觀國按：寒食者，以其不舉火，但食已熟寒冷之食。故寒食亦謂之熟食日。亦謂之禁烟節。太原寒食在冬中，則之推必以冬中亡也。而今世則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何耶？假令之推亡在春時，猶當有定日，而清明則無定日，不應常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蓋沿襲之誤也。屈平投汨水而死，楚人以色絲繫角黍而祭之。齊史不言平死之日，而至今楚俗五月五日，以色絲爲索繫手足，而食角黍，又競渡，乃招魂之遺意，而後世惟以驅疫疾，驅瘟速爲戲，皆失其實也。之

推之焚屈平之溺一體也。今寒食以爲大節，而比於正旦冬至，而以端午爲小節，又何耶。

五姓

五姓分宮商角徵羽陰陽家專以此言禍福。魏國按姓氏古今無定系，有因功而改賜姓者，有遷居而改姓者，有避諱而改姓者，有避仇而改姓者，有爲人之養子而改姓者，前日皆爲宮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爲商姓，前日皆爲角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爲羽姓，則是天道亦隨姓而遷改也。又南字姓，如公孫司馬諸葛歐陽拓拔慕容宇文突之類，半出于四裔部落之號，又有三字姓，如侯莫陳庫偃官之類，於五音何所從也。然則專以五姓言禍福，其不可信也明矣。禮天子七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此古之成典，不可易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明年正月，文公即位，四月丁巳，葬僖公。左氏傳曰：葬僖公，緩也。杜預注曰：僖公實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葬閏七月乃葬，然則僖公諸侯也，七月而葬，則是諸侯用天子七月之禮而葬，故曰緩者，議之也。古人於禮制不敢踰如此，後世始撰爲葬書，乃曰：某年未利葬也，某年亦未利葬也，至某年始利葬也。問其故，則曰：音徵有利有不利也。然則聖人典禮廢矣，世又有廣濟百忌歷所載一舉措無不惟五姓音徵是從，蓋此書乃口者哀聚諸家陰陽之說，務欲部帙厚大，而書籍之家賴之以得利多，其書假片才之名，而猥釀泛雜，不足取信，世俗多爲此書所誤。

庫

文選稽叔夜琴賦曰：閒遼故音庫。五臣注曰：閒音閑，庫下也。言聲閑緩而相去遠，故音下也。東坡曰：庫，敝聲也。故音辭。五臣不曉妄注，觀國按：琴之有敝聲者，以琴面不平，或焦尾與嶽高低不相應，則阻絃而其聲敝。此琴之病聲也。稽叔夜賦曰：論其體勢，詳其風聲，氣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庫。絃長故微鳴，此四句曰：閒，曰清，曰庫，曰鳴，皆美聲也。蓋琴操弄中自有庫下聲，非病聲也。非病聲則非敝聲矣。閒音去聲，謂微閒也。閒遼微之遠處，若十三徽外近焦尾處聲，以手取之，自然庫下。五臣音閒爲閑，又誤矣。

朕

向書伊訓曰：朕載自毫。此伊尹自稱朕也。洛誥曰：朕復子明辟。此周公自稱朕也。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稱朕也。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後沫。此宋玉自稱朕也。秦始皇初并天下，以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自是後人君稱朕，臣下不敢稱也。漢晉以來，臣下相呼皆曰卿。今惟君呼臣爲卿，而臣下不敢自相呼爲卿，何也。漢晉以來，卑者呼尊者爲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尊者爲座下，几下，席下，閣下，又何耶。不具不備，不次其義一也。今平交用不宣，而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長則稱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其輕重又何別耶。古者卑卑於尊則稱白，今不敢用也。頓首，稽首，叩首，其爲恭敬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何謂耶。凡此皆出於近世吉凶書儀，世俗不致其是否，而咸遵用之，且謹守之，而不敢踰，問其義則不能別也。此亦徇俗之太過也。

杜子美

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觀國攷子美詩，有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時，大歷十月一日時，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觀唐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誌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按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歷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詩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湘，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序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歷五年夏，甫還襄陽，卒於岳陽。觀國嘗攷究杜陵遺跡，及襄陽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置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毋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盧

前漢食貨志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注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故以鍾名肆。顏師古注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邊高形似鑊家盧，故取名耳。又司馬相如傳曰：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注曰：賣酒之處，壘土爲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形高如鑊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觀國按：字書鍾從金爲鑊，鑊從火爲盧，盧從瓦爲酒甕，食貨志相如傳所言盧，皆酒甕也。班固取省文，故用盧字。趙廣漢傳曰：椎破盧器之類，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令文君當盧，章昭注曰：酒肆也。以土爲壘，其高似鍾，然則史記用鍾字，可通用也。漢書揚雄甘泉賦曰：玉女欣視其青盧。注曰：盧，目童子也。而文選甘泉賦作青鍾，按字書，鍾，目童子也。班固亦省文用盧字耳。古之人臣有征伐之功者，君賜之以彤弓矢，班固亦省文用盧字耳。而王莽傳九錫有盧弓矢，盧亦黑色也。故通用之。揚雄法言曰：彤弓黜矢，不爲有矣。鍾者黑之甚也。於義無傷焉。孟子有屋廬子，有長廬子，皆讀盧作盧，蓋皆漢復姓也。盧者字也，加金則爲鍾，加火則爲爐，加瓦則爲甕，加目則爲瞳，加黑則爲瞿。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衆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爲畋獵之畋，或爲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

莽

前漢武帝紀：後元元年六月，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注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注曰：莽，莫戶反。觀國按：後漢馬援傳曰：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台侯，坐兄何羅反被誅，章懷太子注曰：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又明德皇后紀曰：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然則馬通於明德皇后爲四世祖矣。馬后讀書知古今，明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在位二十三年。肅宗嘗政事，馬后惡其祖叛誅之迹，而羣臣希旨爲諱之，班固作史，正在章帝之際，故改其姓曰莽也。雖然，武帝紀：征和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三月，遣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大將軍光右將軍建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建爲安陽侯，且班固既爲馬氏改姓莽矣，而征和始元皆書馬通者，班固於馬氏謀反則改之，其他即不

改也。屈原懷沙賦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阻南土。莽與土字同韻，則莽亦讀爲莫戶切也。又離騷曰：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華馳之木蘭兮，夕攄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此莽字與字序字三字同韻，則莽亦讀爲莫戶切也。

鮭

鮭字一與主同音，魚名也。一與賤同音，漢復姓也。漢有博士鮭陽鴻是也。一與鞋同音，魚菜之總名也。類篇曰：吳人謂魚菜之總稱曰鮭。故南史庾亮之傳曰：亮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齏生韭，任防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防以三韭寓意於二十七之數，託此以戲亮之也。先達李建中詩曰：頻年水國飲鮭羞，所謂鮭羞，不特菜茹也。鮭魚之屬，皆在其中。吳地近江海，菜茹海錯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鮭該之也。南朝蔡樽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苣紫茄，以爲常饌。周顒於鍾山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衛將軍王儉曰：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問顒曰：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古之賢者清貧，多食菜茹，而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炊餅上不垢作十字，則不食，朱异子鵠無飽不輟於口，而庾亮噉蔬茹白，陶侃問之，對曰：固將以種也。舉此例言之，則賢否判矣。

好癖

凡人有所好癖者，鮮有不爲物所役。杜預有左傳癖，和嶠有錢癖，王武子有馬癖，梁簡文有詩癖，李潛有地癖，王福時有嬰兒癖，陸羽有茶癖，曾慥嗜羊棗，公儀休嗜魚，屈到嗜芰，周太子嗜鮑魚，魏明帝好槌盤聲，宋明帝好食蜜漬饅頭，衛懿公好鶴，葉公好龍，鄭子威好聚鵲冠，補衡好參檟，謝靈運好山水，王羲之好鵝，劉伶好酒，嵇康好鍛，阮孚好屐，孫楚好驢鳴，桓伊好吹笛，王元象好發冢，蕭思話好打細腰鼓，沈慶之好著狐皮帽，陳伯之好戴獬廌冠，劉之遴好古器，庾仲文何修之皆好潔，朱异好飲食，蕭宏好食鰾魚頭，王僧孺好聚書，陶宏景好松風，何思澄好造謁，顧凱之好丹青，王筠唐文琮皆好鈔書，陸龜蒙好茶，蘇威好古物，觀國按諸家所嗜，好雖皆不免役於物，而較其優劣，則好聚書者爲勝也。晉張華徙居，載書三十乘，范平有書七千卷，齊劉善明有書八千卷，王僧孺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梁沈約有書二萬卷，都下無比，任昉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宗室蕭勸聚書三萬卷，隋許善心有舊書萬餘卷，唐韓王元嘉有書萬卷，蔣又有書萬五千卷，蘇弁有書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田洪正有舊書萬餘卷，李確有書萬卷，號李書樓，夫聚書多則子孫必多博學者，蓋其所習者然也。久人惟恐不傷人，而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飲食禍福

春秋宣公二年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左氏傳曰：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又宣公四年左氏傳曰：春，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鼎，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進，召子公而勿與。

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秋靈公前漢灌夫傳曰：丞相田蚡取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舉之，蚡不肯行酒，至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蚡怒，縛夫以他事誣罪之，棄市。觀國按：此三事皆因飲食細故，而遂至於結禍甚大，誠可畏哉。子公之食指動，必嘗異味，及靈公食大夫龍，召子公而勿與者，欲使指動之不驗，蓋以此戲子公也。而戲乃生患如此，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而訟卦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君子圖禍於未萌，若至於怨禍已形，則無及矣。晉顧榮傳曰：榮與同僚飲酒，見行炙者有異於常，乃割己炙噉之，同坐悉笑，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趙王倫篡逆，榮在其難，有一人救之，問其故曰：我是省中受炙臣也。南史陰鏗傳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觀國按：古人有一飯之德，必報者，皆賢者於施報不敢忘也。今行炙執爵者，皆卑賤賤夫，非素懷廉恥者，偶然有合於君子施報之義，亦可怪也。

流離

流離詩曰：玼兮尾兮，流離之子。毛氏傳曰：玼，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氏箋曰：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觀國按：爾雅曰：鳥少美長醜爲鷽，郭璞注曰：鷽猶鷽離，詩所謂鷽離之子，故廣韻曰：鷽離，鳥少美長醜，鷽亦作流，又曰：鷽離，流離鳥也。以此觀之，則本用鷽離字，詩人借爲流離，郭璞引詩鷽離之子者，別本詩用鷽字，亦鷽之省文，其義一也。施邱黎之臣子責衛伯之詩也，秋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賦此詩以責於衛也。玼兮尾兮，流離之子者，言衛之諸臣，雖有小善，而不能迎我君而復之，終無所成功，亦猶流離之鳥，少雖美而可觀，長則醜而不足觀也。流離又爲寶玉名，前漢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光潤如玉，揚子雲羽獵賦曰：推夜光之流離，王延壽文選曰：流離，玉也。左太冲吳都賦曰：流離與珂璅，五臣注文選曰：流離，寶也。凡此言流離者，皆用流離，亦借流離耳。若以流離本字之義言之，則流離離散而不能安居者也。前漢食貨志曰：百姓流離，子甚悼之，又禮樂郊祀歌曰：流離，抑不祥，此類是矣。

流連

孟子曰：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前漢班固敘傳曰：漢成帝張畫屏風，畫射鵰獵，已作長夜之樂，上指圖問侍中，班伯曰：此圖何戒，伯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觀國按：孟子漢書言流連，其義各不同，孟子所言乃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濟，遶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乃以流連荒亡之語對之，蓋齊景公志在於慢遊，不恤國事，故晏子以驕君之行告之，流連荒亡者，驕君之行也，以此戒景公，冀景公之

悟而毋爲海上之遊也。趙岐注孟子曰：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或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謂之連。此流連乃慢遊之名也。若研伯所謂大雅流連者，乃詩人嗟歎泣涕流連也。舊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此言醉則號呼，用晝作夜，沈湎於酒，故作詩者爲之嗟歎泣涕流連而傷之也。顏師古曰：流連言作詩者泣涕流連，不爲飲酒之人，以此觀之，則孟子漢書言流連，義各不同，可知矣。前漢師丹傳曰：哀帝策免丹曰：百姓流連，無所歸心，此亦與班伯所謂大雅流連同意。齊居東海之濱，晏子以海上之遊戒景公，故以流連告之，切時事也。

孥幣

夏書甘誓曰：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孔安國訓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商書湯誓曰：爾不從誓，予則孥戮汝。孔安國訓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脅之使勿犯。常棣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氏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觀國按：許慎說文：玉篇：廣韻皆曰：孥，乃都切。妻子也。帑，乃都切。又他罔切。金帛所藏舍也。蓋孥字下從子，故爲孫子之稱。帑字下從巾，故爲金帛之藏。兩字其義不同。然詩人多借音用字，故常棣詩用妻帑字。後之文士，因詩用妻帑字，故亦用之耳。春秋文公六年左氏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驪送其帑。又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退謂其宰，爾以帑免。杜預皆曰：帑，妻子也。史記秦始皇紀曰：鄉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前漢文帝紀曰：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最錯傳曰：肉刑不用，舉人亡帑。國語曰：鄭桓公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閒。如此類用帑字爲妻子，蓋因詩人借音用帑字，而後世亦用之也。若夫孟子曰：罪人不孥。趙岐注曰：孥，妻子也。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前漢武帝紀：詔赦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應劭注曰：七國反時，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赦遣之，如此類用孥字，自依本字義，非借音也。孥幣二字，取其義各有歸，不通用。後世不當專循借音之字，而易其本體也。

學林卷第六

霍山

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郭璞注曰：霍山即天柱山，潛水所出。前漢郊祀志曰：舜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者，常山也。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觀國按：南嶽者，衡山也，而爾雅以霍山爲南嶽者，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顏師古注曰：灊，廬江縣也。蓋廬江有霍山，即天柱山之別名。灊水出焉，所謂灊霍者也。漢武南巡，憚衡山之遠，而東至霍山，即祀以爲南嶽。爾雅當舉衡山以爲南嶽，而反舉霍山者，非古也。是以知爾雅非周公之作也。

丹陽

前漢地理志：丹陽郡有丹陽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觀國按：史記：周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侯國有丹陽聚。此楚之所封也。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平遂取丹陽，乃此地也。後楚文王徙郢，即今之江陵也。若丹陽郡者，本秦之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更鄣郡爲丹陽郡，屬揚州，而丹陽縣乃其支縣。今潤州之境是已，非楚之丹陽也。注以爲楚熊繹所封者，誤矣。

沈猶

前漢王子侯表曰。楚元王子歲封沈猶夷侯。顏師古注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前漢楚元王傳曰。景帝封元王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屬千乘。觀國按。廣韻平聲沈字直深切。沒。漢復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賄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爲氏。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注曰。故沈子國也。以此攷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沈猶屬千乘。其地在齊東。沈亭屬汝南。其地在汝漢。東西不相侔也。顏師古。晉灼皆以沈猶音審。則誤矣。又以沈猶爲沈亭。亦誤矣。家語言沈猶氏。孟子言沈猶行。其沈字皆平聲。沈之沈。與音審者多相亂。蓋不可不攷也。

揚

齊曰。淮。海惟揚州。廣韻訓說。與唐人李濟翁資暇錄皆曰。江南之性輕揚。故謂之揚州。觀國竊謂古人建立州縣。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蹟而爲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創立。則必取美名。若以風俗輕揚而取州名。是鄙之也。九州。揚居一焉。豈有九州之大。而獨得鄙名耶。說文。玉篇曰。揚。舉也。當取明揚軒轅之義。後漢揚雄傳。其先封於晉之揚。而得姓。其地在河東。揚縣。若以江。淮風俗輕揚。而名揚州。則河東之揚。亦以輕揚而得名耶。沈存中筆談曰。予嘗使北至幽薊。見路傍生薊甚大。恐薊地因此得名。亦如荊州宜荊。揚州宜揚。存中誤以揚州爲從木之楊。世俗亦多誤書揚雄爲從木之楊。蓋閩。浙書籍字多誤。而莽者因不省耳。

翼軫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按。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荆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吳。粵之分野。於星則屬牛。女。於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豫章。而勃序以爲星分翼軫。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荆州之地。於次則屬尾。古今州縣雖有分割。而豫章未嘗屬荆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爲州縣分割而移改。勃序頗爲唐人所貽笑。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謂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

京索

前漢高帝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陽南。京索。開。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開。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開。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漆。然則索音山。客反是也。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索各切。按。索各切者。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儋城夜會聯句詩曰。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於粵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

費

春秋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滑伯。滕子。同盟於幽。杜預注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陸德明音義曰。費。扶味反。又音秘。閔公二年左氏傳曰。莒人歸之。及密。杜預注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陸德明音義曰。費音秘。又扶味反。觀國按。費音秘。又音裴。二者皆地名也。音秘者在東海郡費邑也。音裴者在河南郡費亭也。前漢地理志。東海郡有費縣。注曰。費音秘。魯季氏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緱氏縣。注引左傳。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也。然則春秋閔公二年。莒人歸之。及密。杜預云。費縣者。音秘是也。莊公十六年。會滑伯。盟于幽。杜預云。都費者。音裴是也。陸德明初不釋。放。而每存兩音。不能自決。何以示後學耶。又僖公元年左氏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公七年左氏傳。季氏城費。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我以費爲公田。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昭公三十一年左氏傳。季孫請囚於費。昭公三十二年左氏傳。受費以爲上卿。定公十二年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凡此言費。皆謂魯之費邑。音秘者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伐費滑。昭公十五年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費遂將攻平氏。前漢高惠功臣年表。陳賀封費侯。顏師古注曰。費。扶味反。後漢書者傳。曹騰以定策功封爲費亭侯。凡此言費。皆謂河南費亭音裴者也。秘裴二音。其地東西異域。不可易也。作音義者。貴在分別。豈可一字而存兩音耶。

賈

春秋僖公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賈。杜預注曰。梁國蒙縣有賈城。賈與賈字相似。陸德明音義曰。賈。市夜反。又音世。觀國按。前漢高惠功臣表。有賈侯胡。賈侯胡。顏師古注曰。賈音式。制反。然則蒙縣賈城。當音世矣。春秋書郭公。夏五。夫人氏之喪。皆闕文也。則賈貫相似。傳寫或誤焉。前漢高祖紀曰。常從王媼。武負。賈酒。顏師古注曰。賈。賂也。當音市夜反。又地理志。汝南郡有慎陽縣。顏師古注曰。慎字本作演。音真。後誤爲慎。今猶有真。其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關關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觀國按。刻印而誤。則縣當陳請改正。既不能改正。遂著爲圖經。修史者按圖經而纂集之。故誤莫之革也。

郢

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曰。江陵。故楚郢都。楚既屢徙。至壽春。則去郢遠矣。地既非郢。而猶命曰郢者。蓋楚皆居郢而遷。則先世之威名。已著於郢矣。後雖東徙。猶以先世威名自稱。說楚之復大也。故雖東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創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故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者。非楚都之郢。

春陵

古春陵。鄉屬零陵郡。今道州之地是也。而南陽亦有春陵。按後漢光武紀曰。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賈。章懷太子注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冷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

鄭

前漢地理志京兆尹有鄭縣。班固曰：周宣王弟鄭桓公，應劭曰：周宣王母弟友所封，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閒幽王既敗，二年而滅虢，四年而滅鄭，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莊公云：吾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增說非也。又地理於河南郡有新鄭縣。班固曰：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閒幽王既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後漢郡國志京兆尹有鄭縣。劉昭注曰：鄭桓公封於此。又郡國志河南郡有新鄭縣。鄭世家曰：桓公友初封於鄭，爲周司徒，幽王以廢後故諸侯叛之，公問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對曰：洛東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民皆愛公，公居之，號鄭之民，皆公之民也。卒徙洛東，而號鄭果獻十邑。觀國按：詩鄭國風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蓋詩之鄭乃河南之新鄭，武公之始邑也。京兆之鄭乃桓公之封，至於平王東遷洛邑，武公始邑於新鄭，故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先君謂武公也。由此觀之，則京兆之鄭實桓公所封，而河南新鄭即武公所徙之邑明矣。亦猶豐之有新豐也，高帝沛郡豐人，及高祖定天下，都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資之，故謂之新豐，亦如鄭之有新鄭也。又漢中郡有南鄭縣者，京兆之鄭在西，河南之鄭在東，則漢中之鄭在南，故以南別之也。

武陵

晉書良吏傳潘京，武陵漢壽人。太守趙厥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沙陽界，與夷相接，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其義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武陵郡注曰：高帝置，又有義陵縣。又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分也。以此觀之，則武陵郡乃漢高帝所置，非後漢立號。晉書潘京之談誤矣。按後漢郡國志武陵郡，劉昭注云：先賢傳曰：晉武陵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然則晉書探先賢傳之語而作潘京傳者也。夫採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於誤矣。

方山

杜子美懷李白詩曰：方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方山未詳，觀國按：後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方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方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遣書於方山惠遠法師，然則方山者廬山也。李太白嘗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謫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

招隱爲廬山之遊也。

龜茲

前漢地理志上郡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尼慈，觀國按：字書龜居連切，又居求切，蓋居求切者音鳩，亦收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慈作丘慈者，實應劭倡其誤耳。龜茲者西域之國名，其國不坐上都，而上郡取以爲縣名者，顏師古以爲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爲名，理或然也。文士以或用龜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熊羆黃龍，搏野雞，挾水豹，帶潛牛，蓋用龜字作鳩音，與牛字協聲韻也。匈奴有休屠王，而漢武威郡有休屠縣者，蓋武威郡有休屠王故地，漢武帝太初四年置武威郡，故其縣以休屠爲名，此固當然，與龜茲縣異矣。

交趾

前漢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交趾等郡。前漢地理志交趾郡注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後漢光武紀建武五年，交趾牧鄧遂奉貢，章懷太子注引輿地志曰：其夷足大，指開圻，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應劭注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趾，故曰交趾。又後漢郡國志交趾郡，觀國今攷漢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地理志言交趾，用止字，後漢光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郡國志言交趾，用趾字，其用字既不同，而注釋者遺諸足指相交，義謂子孫基趾，亦不同。觀國按：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離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氏注曰：交趾，足相趾，蓋離題者，趾其類也。交趾者，足相趾也，其俗所生所習如此，然則當用趾字，而史或

著

春秋襄公十年左氏傳曰：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杜預注曰：著雍，晉地，陸德明音義曰：著，都盧反，觀國按：廣韻平聲曰：著，直魚切，引爾雅曰：太歲在戌曰著雍，然則左傳著雍之著，當爲平聲，直魚切，陸德明音義誤矣。前漢地理志濟南郡有著縣，顏師古注曰：著，音竹庶反，又直庶反，章昭以著爲著龜之著，音紀否反，觀國按：前漢地理志後序曰：埃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注曰：齊國風著詩之詞也，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音直庶反，陸德明毛詩音義曰：著，直庶反，蓋直庶反，直庶反同一音，此音是也。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顏師古於前漢志濟南郡著縣列兩音者，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宣子使城著，杜預曰：著，音邑，陸德明音義曰：著，直據反，又昭公四年九月，取鄆，左氏傳曰：著丘公立而不撫鄆，又昭公十四年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陸德明音義皆曰：著，直居反，蓋地名有字同而音各不同者，此類是也。非謂一縣而立兩音也。觀國按：許慎說文著字亦作著，廣韻曰：著，直魚切，引爾雅太歲在戌曰著雍，又音張慮切，明也。又音丁呂切，任也。又音遲倨切，匙筓也。又音直略切，附也。又音張略切，服衣於身也。諸音雖不同，然本用著字，蓋篆文惟有從竹之著，亦或作著耳，俗書有著字，非是。史記貨殖傳曰：子貢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注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如貯，又貨殖傳曰：越王勾踐用計然

積著之理。然則所謂廢著。所謂積著。皆讀音貯。字書丁呂切者是也。史記孔子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裴駰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停貯。貴卽轉易貨賣。史記年表書曰。富商大賈。廢居居邑。注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居。所謂廢舉。其義與廢著同。司馬氏異其辭耳。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杜預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卽縣南有姑城左傳音義曰蔑亡結反公羊傳曰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昧者何地期也公羊音義曰昧亡結反穀梁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昧昧地名也范甯曰昧魯地穀梁音義曰昧音蔑觀國按左氏用蔑字公羊用昧字穀梁用昧字然字書蔑莫結切而昧昧二字音妹又音秣不與蔑同音也假借用字惟地名不可以立二音故毫或用薄柴或用費濟或用沛凡此皆一音毋傷也昧昧二字與蔑分兩音亦非通用以此定地名豈不致疑耶陸德明以昧昧二字皆音蔑固不得不音以爲蔑也若穀其聲韻則爲無所據矣後漢郡國志魯國卽縣注曰縣南有姑城引春秋隱公元年盟於蔑然則當用蔑字不必改作也史家多慕此類假借字如周亞夫封條侯而或變條爲條王莽傳曰信鄉侯條上言顏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封新鄉侯古者新信同音凡此皆字書所不載者也君牙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禹輕刑之法作呂刑故許慎說文曰呂力舉切又作胥廣韻引字林曰呂脊骨也亦作胥此非假借也蓋自有通用如此類者無所疑也

闕字何耶。

春秋襄公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固台，杜預注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陸德明音義曰：台，勅才反。又音臺。又音翼之反。觀國按：地名當從一音，而陸德明於台字列三音，將何所從也。今按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橫縣，班固注曰：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顏師古注曰：台音怡。然則春秋書固台，當音怡。陸德明音翼之反者，是以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台亭，屬費縣，乃其地也。若勅才反者，所謂台枯，所謂天台山是也。若音臺者，古人或以鷩胎爲鷩台是也。台字三音，各有區別。苟列三音於一字之下，是自疑也。何以取信於後學？台音怡者，其義則我也。怡也，尙書凡言台者，其如台之類，皆訓我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如此類，皆訓悅也。徐廣曰：不台者，無台輔之德。乃讀台爲胎，誤矣。

九州

舜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周禮職方氏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也。前漢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觀國按：堯遭洪水，鯀治九載，績用弗成。禹繼其事，治水成功，禹貢所言，乃治水成功之實。故禹貢惟列九州。方禹治水成功之時，堯尙在位，則當堯之時，天下惟九州耳。及堯禪舜，舜卽位，始分九州爲十有二州。則是禹別九州於前，而舜肇十有二州於後也。以審攷之，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濬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蓋堯在位之日，禹功已成，故錫元圭以告成功。及堯禪舜，舜卽位，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此蓋舜卽位，首咨四岳，以禹前有治水之大功，故用禹爲司空，乃宰相之任也。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國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有二州，以此觀之，則當堯之時，禹別九州，及舜卽位，始分十有二州，固可知矣。班固於漢書地理志，以爲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班固誤也。夏商周皆循九州之制。周禮職方氏九州，無徐、梁，而有幽、并者，蓋徐、梁入於青、雍，而析冀州以爲幽、并也。爾雅九州，無青、梁，而有幽、營。郭璞注，謂商制也。世傳爾雅周公所作，而其列九州，則用商制。何耶？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兼徐、梁、幽、并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斥地遠矣。周之時，所經理者，中原之地而已，中原之地，平而山澤少，故井田之法，以比閭、族、黨、州、鄉、里、都、鄙、縣、遂，寓之於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自九夫爲井，積而至於百里爲一同，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其制軍也，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而寓之于農，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以當一鄉之軍。六鄉七萬五千人，以當六鄉之軍。六鄉之軍出，則無不勝。此中原之定制也。其外則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山林川澤多，而可耕之地少，與中原之地不同。然則後世無封建之法，而欲遵行井田以致太平，斯亦難矣。昔夏少康在處，思有出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牧之制，先古已有之。周能損益變通，至於大備，故也。山海經不知何人作，其言皆九州之外耳。曰之所不及者，聖人固略而不論也。然則山海經者，非聖人之所作可知矣。史記孟軻傳曰：軻衍作終始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其言謬悠不經，殆未能體陋民，宜後世君子鄙其學，蓋與田駢俱到之徒一體，皆聖人之罪人也。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鄆伯克段於鄆杜預曰鄆今潁川鄆陵縣陸德明春秋釋音曰鄆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觀國篇謂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今此開三音者按廣韻平聲鄆於乾切又於晚切鄆陵縣名也亦作鄆上聲鄆於憲切引左傳晉侯鄆伯戰於鄆陵蓋字書雖有三分音而於鄆之地則別無二義

陸德明見其有三音故皆列於釋音要當從一音讀可也前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偃縣應劭曰鄭伯克段於鄆是也又潁川郡有偃陵縣而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偃陵縣注曰春秋克段於鄆然則或用鄆字或用偃字或用偃字三字通用也春秋桓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及鄭亂次以濟成公十二年傳曰無禮必食言杜預曰爲十六年鄭國戰經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陵襄公十三年傳曰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鄆昭公四年傳曰遷於鄆又曰楚無晉備以敗於鄆又十三年傳曰王治夏將欲入鄆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或言鄆或言鄆陸德明釋音皆作於晚反而杜預皆以潁川郡鄆陵縣爲訓蓋一地也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潁川郡鄆陵縣鄆於乾反至今鄆陵縣呼鄆爲平聲其音不改也然則當呼鄆作平聲順古今人所呼之音也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又有鄆縣顏師古曰鄆一戰反此別是一縣也

縣同名

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萊郡又有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也顏師古曰各以所近爲名蓋二縣皆以臨朐山而同爲名也九江郡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東海郡又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蓋二縣皆以在淮曲之陽而同爲名也齊郡與東萊郡相附近九江郡與東海郡相附近故其取縣名則各以其山與水所近者爲名理固然也若夫二郡相遠而縣名亦有同者東海郡有武陽縣建武郡又有武陽縣臨淮郡有高平縣安定郡又有高平縣武都郡有武都縣五原郡又有武都縣平原郡有富平縣北地郡又有富平縣涿郡有高陽縣琅邪郡又有高陽縣桂陽郡有陰山縣西河郡又有陰山縣安定郡有安定縣交趾郡又有安定縣臨淮郡有廣平縣廣平國又有廣平縣千乘郡有平安縣廣陵國又有平安縣潁川郡有定陵縣汝南郡又有定陵縣東海郡有開陽縣臨淮郡又有開陽縣琅邪郡有平昌縣平原郡又有平昌縣平原郡有阿陽縣天水郡又有阿陽縣清河郡有東陽縣臨淮郡又有東陽縣豫章郡有宜春縣汝南郡又有宜春縣東海郡有新陽縣汝南郡又有新陽縣沛郡有建成縣勃海郡又有建成縣左馮翊有高陵縣琅邪郡又有高陵縣左馮翊有武城縣襄定郡又有武城縣鉅鹿郡有新市縣中山國又有新市縣東海郡有東安縣金城郡有金城縣隴西郡又有金城縣凡此皆二郡相遠而縣名同者也古之封爵多取縣名故前漢王子侯年表有平昌侯劉卬宜春侯劉成建成侯劉拾新市侯劉吉安定侯劉賢東陽侯劉洪東安侯劉張建陽侯劉成廣平侯劉德新陽侯劉永又高惠孝文功臣年表有廣平侯薛歐高陵侯王虞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新市侯王棄之外戚恩澤侯年表有建成侯呂釋之宜春侯王新富平侯張安高陽侯薛宜高陵侯霍方進凡此所封皆有兩縣同名既非鄉土悉係泛封應當食一縣未有食兩縣者不知當時所封獨取何縣攷之漢書無所辨異則當時有司定封爵者率爾而然耶

地名旁犯

襄邑縣土人呼其地爲襄陵按前漢地理志陳留郡襄邑縣顏師古注曰本承籍縣襄陵鄉宋襄公所葬

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籍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然則土人呼襄邑爲襄陵是也然河東自有襄陵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襄陵縣注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若呼襄邑之地爲襄陵有同乎河東之襄陵是自設疑也毘陵縣土人呼其地爲延陵按前漢地理志會稽郡毘陵縣注曰季札所居也舊延陵漢改之然則土人呼毘陵爲延陵是也然代郡自有延陵縣前漢地理志代郡有延陵縣若呼毘陵之地爲延陵有同乎代郡之延陵是自設疑也亦如關中有咸陽縣雲中郡正有咸陽縣宜州有南陵而京兆尹正有南陵縣鼎州之地有武陵而漢中郡正有武陵縣鄧州之地有曲江而漢西都曲江之名甚著要當分別毋狃於疑似可也若蘭陵之有南蘭陵兖州之有南兖州不羹之有東不羹西不羹屈之有南屈北屈凡此類古人亦慮其重複故以東西南北別之也

羹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羹頤侯劉信前漢王子侯年表有羹頤侯劉信服虔曰羹音羹擊之羹在史記言羹頤在漢書言羹頤不同者觀國按史記楚元王世家曰高祖長兄伯蚤卒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詐爲羹畫轅蓋賓客以故去已而視蓋中尚有羹高祖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頤侯裴駰注曰羹頤侯以高祖七年封由此觀之則史記年表謂羹頤侯者是也漢書年表顛倒其文爲羹頤誤矣潁川郡地名有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諸侯其長我乎子革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預曰四國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又十三年傳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薨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縣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郎後漢郡國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章懷太子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襄城縣有西不羹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然則子革謂陳蔡不羹爲四國者乃杜預所謂陳蔡二不羹也二不羹乃東西不羹以此知春秋時已分東西不羹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臄臄若芳和酸若苦陳與羹濡鼈炮羔有柘漿鵲酸臠臠煎鴻臠以膏韻叶之亦讀羹曰郎也凡地名有他音者字書亦多不載羹音郎之類是也

關地

地名有歷時既久文籍散失而不可攷者春秋桓公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信公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杜丘文公十年秋及蘇子盟於女栗冬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十三年冬衛侯會公於沓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瑯澤秋晉人敗狄於交剛十七年十一月壬子公孫墨齊卒於邕十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昭公十一年五月仲孫蔑會邾子於善道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長勺昭公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慙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

於鄆陵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桓公十年左氏傳曰虞公出奔共池僖公二年左氏傳曰始漏師於多魚襄公十九年左氏傳曰齊及晉平盟於大隧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所書地名杜預皆曰關晉時去周秦漢未遠雖經秦火而漢人文籍甚備以杜預之博學於春秋闕地有所不能攷況後世履歷兵火書籍錯亂非特闕地而已也前漢地理志左馮翊徵縣顏師古曰徵音德縣即今之澄城縣引左傳取北徵即此地而杜元凱未詳其處蓋改徵爲澄遂昧而不可攷耳右扶風有郁夷縣班固引詩周道郁夷顏師古曰四牡騤騤周道逶遲韓詩作周道郁夷故班固因用郁夷字耳琅邪郡有計斤縣顏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耳遼東郡有無慮縣顏師古曰慮音閱即所謂醫巫閭也西河郡有圓陽縣又有圓陰縣顏師古曰圓字本作圓圓陽在圓水之陽圓陰在圓水之陰後漢爲圓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在但字變耳漢右扶風之槐里縣在周時名犬丘秦更名廢丘漢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王莽又改爲槐治凡此類皆因更改而變易其字面又至於訛其聲音苟音籍湮亡則又闕輒而不可攷毋足怪也前漢路溫舒傳曰溫舒舉孝廉爲山邑丞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若此者雖博學不能措辭也

改地名

前漢地理志曲陽縣凡有五東海郡有曲陽縣九江郡有曲陽縣常山郡有上曲陽縣鉅鹿郡有下曲陽縣交趾郡有曲陽縣應劭曰東海九江曲陽縣皆在淮曲之陽然則常山鉅鹿之曲陽當爲河曲之陽而交趾濱海當爲海曲之陽也上曲陽在上流下曲陽在下流故以上下別之大抵地名同則分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以別之王根在漢成帝時爲大司馬封曲陽侯曲陽有五不知當時所食何地根嘗薦王莽白代及莽得志而根已死莽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諡根爲直道侯蓋莽心惡曲字而改之也廣平國有曲周縣又有曲梁縣王莽惡曲字改曲周爲直周曲梁爲直梁太原郡有陽曲縣隋文帝自以姓楊心惡陽曲之號乃改爲陽直中山國有曲逆縣又有安險縣又有苦陘縣漢章帝心惡曲逆險苦之字故改曲逆爲蒲陰改安險爲安熹改苦陘爲漢昌若此類皆出於心有惡忌而改之者凡內不足者外多疑醜其是之謂乎古人以曲險之字名縣者甚多山陽郡有曲鄉縣東萊郡有曲成縣琅邪郡有海曲縣東海郡有平曲縣會稽郡有曲阿縣桂陽郡有曲江縣廣平國有南曲縣遼東郡有險瀆縣若此者又焉得悉改之哉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曰公問名於申繆對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皆以僭廢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蓋不以國者慮廢國之號也不以山川者慮廢山川之號也魯有具山敖山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魯既諱獻武之名則具敖二山其名廢矣魯周公禮義之國也而於曲禮或不能遵焉況於後世乎漢文帝名恆改恆山爲常山漢光武叔父名良改壽良縣爲壽張縣漢高帝名隆改隆慮縣爲林慮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高州爲趙州隋煬帝名廣改廣平郡爲永平凡此類皆以名而廢國邑山川之號也又有以率意而改作者秦始皇以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故東巡以厭之而改金陵爲

秣陵漢光武更芒縣爲臨淮漢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清河郡之厓縣而改名甘陵又改千乘郡之狄縣爲臨濟始皇忌金陵之氣而不移修德海內分崩漢安忌夷狄之稱而權歸鄧氏王度以仇然則率意改作豈有益哉且地名者古所傳也既以惡忌而改之又以名諱而改之又以率意而改焉不亦太多事耶濟南郡有於陵縣而齊有庚於陵河內郡有野王縣而陳有顧野王此以國邑爲名也一介寒士尙踰典禮得無愧哉

橋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檣李杜預注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陸德明音義曰檣音醉前漢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注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也應劭注曰古之檣李也啖助春秋纂例曰於越敗吳於檣李在春秋謂之檣李在杜預注謂之醉李在前漢地理志注謂之就李在春秋纂例謂之雋李蓋檣與醉同音可通用而就字與檣不同音前漢地理志注曰故就李鄉則先有鄉而後有城宜就在前橋在後也雋乃檣之省文耳後漢郡國志吳郡由拳縣章懷太子注曰左傳越敗吳於檣李引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人掘其地表以惡名故改曰由拳然則當自檣李改爲由拳也檣李之名未見其善而表以惡名乃改爲由拳然由拳之名亦未見其惡始皇之分美惡如此之未審何耶

鄆

春秋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杜預注曰鄆魯地陸德明音義曰鄆力知反按字書平聲有鄆字呂知切魯地也入聲有鄆字郎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也所謂呂知切魯地者即春秋敗莒於鄆是也所謂郎擊切縣名在南陽者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鄆縣如淳注曰鄆音躡躡之躡蓋躡躡之躡音持益切與鄆字同音乃與字書入聲郎擊切者音訓不同矣又宏農郡析縣注曰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鄆入潁水顏師古曰鄆音持益反蓋持益反者音鄆乃如淳所謂音躡躡之躡也顏師古用如淳之音耳然前漢鄆縣商傳鄆師古注曰鄆音歷此乃字書入聲郎擊切爲姓者也師古於鄆商傳既已音鄆爲歷矣又於地理志析縣注音鄆爲持益反是音訓不相應也觀國按鄆字在魯地者音力知反在南陽者音歷而姓亦音歷如鄆商鄆食其鄆炎鄆道元之類皆音歷也若夫音持益反者雖設此音與姓不合茲爲贅矣

庠

庠字毗至切下從昇字書曰昇國名也此即舜封象於有庠者也庠字下從卑字書曰部引切下也又中伏舍也又屋庫也於字書庠字在去聲與鼻字同韻庠字在上聲與婢字同韻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書史中用有庠多作庠字如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用庠字者說誤也然前漢昌邑王賀傳曰舜封象於有鼻顏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此用鼻字者庠與鼻皆從昇又同音通用之無嫌也鄆陽傳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又用卑字者班固假借

用之耳而服虔注曰卑音昇與之界非也雖借用卑字亦與屏同音

會缶

前漢高祖紀曰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缶孟康注曰會缶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蕭縣蘇林注曰缶音奮晉灼注曰鄉名也顏師古注曰會二外反缶丈端反缶本作罷觀劉按前漢英布傳曰西與上兵遇蕭西會蕭又按史記高祖紀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擊破布軍會蕭又史記蕭布傳曰西與上兵遇蕭西會蕭蓋前漢英布傳作蕭字史記紀傳皆作蕭字蓋上從垂在字書爲蕭然則蕭蕭皆從垂其旁或從瓦或從缶其實一字也當依顏師古音丈端反而漢書高祖紀作缶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沛郡蕭縣有垂鄉顏師古注曰垂音直患反後漢郡國志沛國蕭縣章懷太子注曰高祖擊蕭布於會蕭然則地理志用垂字者亦省文也凡省文必存其母而省其枝葉垂者母也瓦缶枝葉也班固於地理志省瓦缶而用垂可也於高祖紀乃省垂而存缶誤矣

輒

史記楚漢以來侯者年表有輒侯杆者又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輒侯劉息徐廣注曰輒一作輒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河東郡有狐鳴縣又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輒侯杆者顏師古注曰輒讀與狐同譌之涉反以此知史記年表輒侯乃狐鳴縣也杆者乃姓杆名者也又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劉息封輒侯顏師古注曰輒即輒字也以此知史記年表輒侯乃輒侯也徐廣云輒作輒誤矣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有輒侯周繆而前漢高祖功臣年表有輒侯周繆顏師古注曰輒音格又音普肯反觀國按前漢周繆傳曰十二年更封繆爲輒侯服虔注曰音普肯之輒蘇林注曰輒同反顏師古注曰輒字從崩從邑音刪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以此觀之則輒字是也刪字非也史記用刪字故服虔有音刪之音耳玉篇曰輒薄切鄉名也廣韻平聲曰輒薄回切鄉名在扶風上聲曰輒普等切引穆天子傳云西征至輒郭璞注云國名也以此知輒成侯當音薄回切其地在扶風是也周古都鎬京而穆天子西征至輒則輒又在鎬京之西於字書音普等切者是也此自是一國名非扶風之輒

鄒蒿

左氏春秋經曰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左氏傳曰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公羊春秋曰公會齊侯於鄒啖趙春秋纂例差謬略曰公會齊侯於蒿啖助曰若是艾不應誤爲鄒若是鄒不應誤爲艾未知孰是觀國按春秋隱公十八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左氏傳曰盟於艾始平於齊也杜預注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然則艾乃齊魯之境二君相見之地也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左氏傳曰謀定許也蓋許國與齊魯相接齊魯二君會於艾謀在定許於地理皆順況隱公六年齊盟於艾夫當以艾字爲是鄒乃常山郡之鄒縣漢光武即位於鄒改爲高邑者也鄒非齊魯相會之地蒿亦未詳按啖趙春秋纂例地名譜於桓公十五年不著蒿地而盟會譜於桓公十五年曰公會

齊侯於艾既於盟會譜言艾而於差謬略反曰公會齊侯於蒿則知蒿字爲非矣啖氏乃曰未知孰是何耶

學林卷第七

柳子厚非國語

國語曰宣王不籍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末若時使而不籍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觀國按禮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于耕勸于蠶其意若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惰于耕而受其飢者有惰于蠶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于蠶而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猶聖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爲侈靡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修廢之習可革也然則王者親耕籍實爲政之大者至下時使而不修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此亦爲政之不可缺者豈爲耕籍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畝之過也若曰籍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柳子厚非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議者又足記耶觀國按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士未能多過非譏議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時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闢，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觀國竊謂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支體，血氣也。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川水竭之災。一人之身，陰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爲疾。聖人與天地同體，觀陰陽之氣不和，則爲災爲疾，夫爲災爲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綏，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觀國按：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災者，其必時未宜用而用之，則法有不當乎民之心者也。法不當乎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災而已耶？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也。觀國按：聖人于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于窮神知化，非但惑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柳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所爲，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柳子厚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教饑也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按：箕鄭所對，蓋出于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于民，則饑不足患耳。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于隣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柳子厚非曰：耳之于聲也，猶口之于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觀國按：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于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頹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禮曰：凡姦聲亂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爲人君者，慎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爲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于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

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爲因以諷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吹竽罷，子虛過詭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子虛慨然改容，趨若自失，遂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爲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爲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析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筦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爲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爲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筦爾而笑，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爲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雖然而哈，終魏國先生有辟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騰焉相顧，懷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爲三都賦序，昭明太子析而爲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惟張衡兩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傳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傳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立賦，鮑明遠蕤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補正平鵲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沖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斯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按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曰於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棣枇杷檮杌亭奈厚朴梔榔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菓棣蒼選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臺仙樂青琴虞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沖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壤亦過矣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顏師古注前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藥之義以金玉爲之以象生物也左太沖意謂眞有玉木玉木非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數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海珍異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鵲下雙鶴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無所不有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沖意謂東海比目之魚西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若游于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神也按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少翁爲文成將軍拜樂大爲五利將軍拜公孫卿爲郎於是作飛廉梓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泰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隱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泰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僊靈芝偃掌與夫少君樂大之事而曰海若游于元渚者蓋述武帝好神僊而于海上候神人不致故即甘泉建章作臺池僊館以象海上僊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皆賦于元渚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沖謂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亦過矣潘岳閒居賦曰長楊芳樹游鱗南芭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棹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梅杏郁棣葱菲蘇芋青筍紫葢葦蕤蓼萎菱荷時菴綠萼白薤蓋岳退居洛溪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多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況上林甘泉西都東都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令美而左太沖獨責以假稱珍怪虛無所徵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闕窗而下視嵇康琴賦曰天吳踞躍于重淵張衡思元賦曰戴玉女而召虐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驪馬而舞元鶴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交孔雀集張華鷓鴣賦曰海鳥爰鷗避風而至苟如左太沖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爲假稱珍怪虛而無徵矣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可也

甘泉賦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璁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

飾殿之壁。文選甘泉賦曰：壁馬犀之瑋瑋。五臣注曰：武帝植玉木于此宮，以碧爲葉，青蔥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爲飾。觀國按：書作壁馬犀。文選作璧馬犀。蓋璧壁二字，其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訓之。在漢書則訓爲殿壁。在文選則訓爲璧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舛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攝首以高視兮，目冥詢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瑋瑋。金人伉伉其承簾簾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賦句，皆以下句釋上句，則璧馬犀爲璧玉之壁，其上下文句通矣。其曰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軋而亡垠，然後言玉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木之青蔥，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賦句之義于此判矣。按甘泉賦字不同者亦多。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曰：不可乎彌廣。漢書曰：魂因眇眇。文選曰：魂魄眇眇。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選曰：鬼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薶咲，眇以根根。文選曰：薶咲，眇以根批。漢書曰：惟彌張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鉤繩。文選曰：惟首彌張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鉤繩。漢書曰：鸞鳳紛其御蕤。文選曰：鸞鳳紛其銜蕤。漢書曰：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文選曰：玉女亡所眺其清曠兮。漢書曰：隆厥福兮。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他皆可以假意而讀，惟壁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使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觀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按後漢張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後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尚書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出爲河閒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按順帝陽嘉熹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爲河閒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陽嘉元年爲河閒相亦誤也

閒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惟在閒情一賦。幸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辭意宛雅，傷己之不遇，寄情于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于所願者，若曰：我願立于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諷諫者也。昭明竇以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

意者以爲詠婦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此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金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綺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閒情賦之寄意遠矣以爲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數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宗政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影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庚子山馬射賦曰落花與芝蓋同飛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摹長壽寺碑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弟子丹今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觀國詳羅池碑升鶴字于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蒸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爲是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落摸之祇得其數字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近世士人有論碑者曰道寶陶隱居號曰華陽真逸隱居在茅山修養茅山與潤州接壤疑華陽真逸即陶隱居也觀國按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羲法也歐以爲似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真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居又善爲二王書則瘞鶴銘與書皆隱居友若顧況乃竊華陽真逸之號耳碑銘甚古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六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公曰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頰者林謬撰參軍房璣妻高氏書余集錄婦人書惟此高氏一人其書此頰與安公美政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撰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讀者當爲辨之觀國嘗得高氏所書二碑蓋高氏學逸少書甚通真然石壁寺碑乃行書美政碑乃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書見

于法帖者乃大不相同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大想見當時建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無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工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婦人書字以爲奇者亦建碑者所不肯爲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彌陀和尚碑歐公跋曰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觀國嘗于南嶽山間見此子厚二碑詳觀之乃子厚南貶時書也子厚書體格雖疎靜好纖鋒類柳筆畫然在唐末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爲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于朝矣及其南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蓋獎飾子厚之過耳

千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數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救之名始定于此觀國按梁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爲榮故興嗣于千文加敕字于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興任防防謝啓曰防奉敕賜七夕五韻又下彬謝修下忠正墓啓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靈墳塋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元齡等制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確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云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也觀國按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敕次碑帖者誤題以爲漢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爲前世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則非也

李商隱求

唐李商隱撰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事非傳學不能爲此然其病在于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既曰孔明臥龍又曰葛亮顧慮又曰亮遺巾幘既曰楊震關西又曰震畏四知既曰楊雄草元又曰子雲投閣既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癖既曰孫欽閉戶又曰文寶緝柳既曰平叔傅粉又曰何晏神伏既曰伏波標柱又曰馬援薏苡既曰仲宣獨步又曰王粲覆巢既曰叔寶玉潤又曰衛玠羊車既曰子建八斗又曰陳思七步既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燒既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既曰孔融逐果

又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者也。融之意固思其重複故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蓋嫌于同而欲異其語也。夫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蹟多矣每用一人爲一句不難也何至乃重複用之哉又其所著不肯出于經史而開取小說雜書如毛寶白龜變爲收寶皆出于搜神記蓋公謫天初平起石皆出于神仙傳孫晨棄席靈輒扶輪皆出于顏林孫鐘設瓜黃尋飛錢宋宗雞窗皆出于幽怪錄流儉整井出于風俗通盧充幽婚出于志怪集張氏銅鈎出于三輔決錄王果石崖出于神異志蓋小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濫取此與經史同別非訓蒙之所先也

三世將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後漢耿种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國祚謂用兵無常勝亦無常敗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持守之如何耳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已矣而三世猶將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此將已二世矣而又使之將者是欲置人臣于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則將三世必敗決無是理也王翦爲秦將有功翦子資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爲項羽所敗當是時項羽雖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恬爲秦將有功翦子資復將有功翦孫離復將有功項羽所敗當是時項羽雖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李信爲秦將有功信將廣爲漢將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此敗亡之過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竇融爲光武將有功融子固復將有功融孫憲復將能空朝廷而獲罪自殺憲恃國威有軍功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陸遜爲吳將有功遜子抗復將有功遜孫機復將佐成都王類以討亂鹿苑之敗機遂遇害機力小而任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凡此皆將三世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持守之道而至于敗固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鄧禹爲光武將有功禹子鴻爲和帝將有功禹孫襲爲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耿況爲光武將有功況子參復將有功況孫乘復爲顯宗將有功而況孫襲爲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周訪爲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將平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爲唐高宗將有功仁貴子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日知爲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承訓復爲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必敗矣君子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爲必敗非立教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商湯殺伐多而商興三十世周武殺伐多而周興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而漢興四百年晉宣帝殺伐多而晉興一百五十年唐高祖殺伐多而唐興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爲戒則桀紂秦隋之亂何以引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不可援以爲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復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宜都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姓庫者晉敕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今按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嶽是復姓庫狄也唐書釋音乃音庫爲敕然則字與音兩失之矣唐書釋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爲詳悉然闕

字當作戶關切乃作胡官切結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管切萃字當作蒲兵切乃作蒲萌切複字當作符逼切乃作備北切非字音慎而乃音貫收字音翹而乃音蕭劉文靜傳曰舊樞大呼從衣所謂缺也而衡注曰木相摩蓋廣韻曰櫟木枝相摩也衡誤以櫟爲樞矣蕭復傳曰今帖于危帖音應臨危之義也衡誤音帖爲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知高宗之不君其個覆尤甚于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于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然自蛇曰朕作天子常兼將相之事則與前書異矣太宗對鄧通謂遠人不親則修文德以來之然自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與前書異矣白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于身雖巢山不能固其節何以言之不類耶杜子美投贈哥舒開府詩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遠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又作潼關吏詩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願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然人各有趣苟不悖于道則無傷于言行鄧暉拜將兵長史授以軍政俾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超投筆以歎曰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杜預爲荊州刺史二碑一沈水中一立峴山以示無窮而楊賜乃曰書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遺後人作釘石耳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教內自有樂地王恭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勝而張翰乃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鮑行卿曰作舍人不免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歸凡此其志若甚相反然不悖于道則于言行無傷焉若夫援伊尹放太甲之例而霍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不能善其宗援周公居攝之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使王氏覆其宗援周公殺管蔡之例而唐太宗因以殺建成元吉終久不能全父子兄弟之誼凡此皆悖道而逆施者也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觀國按三皇謂太昊伏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有熊氏也然則炎帝乃神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爲二人則誤矣漢高祖名邦司馬遷作史記爲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書曰五岳皆天子之邦漢文帝名恆改恆山爲常山故封禪書曰以常山爲郡然又曰至琅邪過恆山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故封禪書曰野雞夜鳴然又曰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觀國按封禪具載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而敘武帝方士之言謬悠無根至于壽宮神與人言闕其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怪不足以示後世

引證

周禮玉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荆公新義曰：北齊李預嘗得食法，觀國按：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宗與其子孫世爲魏人，見于後魏書，無在北齊者，非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祀志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顏師古注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脩室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生也。故李預漢古人餐玉法，榮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玉府王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未有不食玉者。至後世其法稍不傳，且後世文物愈備，而食玉一事不能追古人何耶？王荆公字說解字解云：國語曰：毛以告金，今按國語無此文，惟禮記云：毛者告金之物也。牟字解云：牟者，爾雅曰：牟，進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玉篇曰：牟，進也。毛字解云：爾雅曰：毛，擇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毛，擇也。仔字解云：爾雅曰：仔，肩任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仔，肩任也。夫引證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馬周杜甫傳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樓，酣登吹臺，慷慨懷古，觀國竊謂逆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害之事而附見于史可也。今此二傳，不因可害之事而特書此者，所未喻也。馬周窮末遇時，逆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一事，設當時有見周獨酌而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懷古，宜有吟詠而集所不載，蓋兩傳所書皆不足神也，或謂自遷固而下，作者稍微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志乎懲惡而勸善，其然乎，其不然乎。

六出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爲六出，上悅，以爲瑞。觀國按：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孝武必以是日受元吉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爲瑞，道諫之臣，飾此說以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著于紀，耳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華五出，雪華獨六出，今究觀草木華亦有六出者，但不若五出者多耳，如梔子花、萱草花、百合花皆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云：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劉義慶世說曰：桃潘入地，化爲琥珀。廣雅曰：琥珀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化爲琥珀。西陽雜俎曰：他血入地，化爲琥珀，又曰：寧州沙中有細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觀國按：琥珀燒之有松氣，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壞，當是松脂凝時，蜂蠅所粘，凝結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茯苓亦是松根氣結成，加其抱根者，謂之伏神，初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茯苓，自是兩物，非歲久變爲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非必千年而後化也。張茂先論物理多險怪如此，其餘諸家論琥珀所生，皆非也。琥珀又爲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爲武，而諱虎珀爲武魄。

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是也。又音蒲莫切，相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魄，又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魄，又曰：甲子歲生魄，孟康注曰：魄，月質也。顏師古注曰：勑，古魄字。觀國按：許慎說文：魄與虧通，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變其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事母，世患無所資證，觀國按：後漢書黃香傳：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謙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爲門下，孝子香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爲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強，而東觀漢記字文孺，皆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子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漢光武子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圖齋戒，無祀，章懷太子注引袁宏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廣韻佛字註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報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觀國竊謂人君之于天下，苟有可爲事，冀以此可以誘民爲善之一端也，而溺信者乃至于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受佛戒，宗廟薦蔬果，數幸佛寺，講經，捨身設齋，殯身，此豈人主所當爲者耶？武帝冀以此銷罪惡，獲福利，及侯景之叛，乃憂憤不能支持，則溺信無益之明驗也。天下之事，太過則反傷，理之必至也。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始復佛法，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靜帝大象二年，始復佛法，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寺，令僧尼爲民，至宣宗大中元年，始復佛寺，蓋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人亦多有溺信者，南史：宋武帝大舉北伐，以王元謨爲寧朔將軍，及魏救至，元謨夜遁，肅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元謨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北史：元魏時，盧景裕兵既敗，繫管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

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請某經而免枷鎖自脫謂某經而臨刑刀折往往
兩信流通而不返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其有之苟使當刑人誦之欲以免死是刻舟而求劍知其決不可
也譬如李廣見石以爲伏虎而射之沒矢若效李廣而射石則殆矣南朝梁遣王固聘魏宴見明池魏人
以兩人嗜魚大設罾網因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此乃咒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法中亦有
此咒固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傳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祖下詔議于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
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繼體侍所親稱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
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此人設矣唐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
上表言五帝三王皆壽百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
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
入帝大怒持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
州刺史觀國竊謂蕭瑀云地獄正爲是人設此固閑狠語非大臣所當言韓愈言太刻切乃未信之諫也
耶范蔚宗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好仁惡殺獨嚴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然好大不經奇
請無已又精靈起滅因假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與會取諸同歸惜夫疑說
則大道通矣觀國竊謂苟可以誘民爲善而毋溺信太過又何傷乎范蔚宗之論頗通

攝提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傍各有三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觀國按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蓋謂注曰攝提星乃隨斗杓所
指建十二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康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當
指辰而乃指巳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也爾雅曰正月爲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
名也攝提格者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所指偏歷十二辰以正歲
時焉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歷數差矣屈平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將五臣注文選
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之體觀國按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者蓋
言攝提星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也孟陬者正朔之紀始于此也言正于孟陬者不失正朔之紀也
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將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
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爲人所知此作騷之意也
五臣以攝提爲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不可不審

撫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晉灼曰撫音誣蘇林曰撫同也兼也顏師古曰
論語載子夏之言庶謂曰撫音武夫切空也觀國按薛宣傳直用撫字以當誣字耳撫有空之義可以借
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撫章懷

太子注曰撫大也音呼觀國按字書撫音呼大也撫從巾故有大之義若撫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
不撫亦當音誣爲是撫又音武字書曰撫失意也若孟子云夷子撫然爲閭曰命之矣是也若夫撫字則
異于是桑扈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順中和不輒放也陸德
明音義曰撫火吳反禮記投壺篇曰毋撫毋教鄭氏箋注曰撫教慢也凡此言撫與撫字音既不同義亦
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侮萬福來
求顏師古曰不微幸不微慢也觀國按毛詩言彼交匪教而漢書乃曰匪傲匪侮蓋班固所引者別本詩
非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溢

史記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前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孟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
之制以溢爲金之名數也又食貨志曰漢興黃金一斤顏師古注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觀國以史記
漢志之言觀之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周之制以斤名金也二十兩爲溢十六兩爲斤秦
以溢名金則一溢爲二十兩漢以斤名金則一斤爲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逸器滿也溢亦音逸引國語
曰二十四兩爲溢蓋溢者洋溢滿盛也溢者名數也名金當用溢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
陳鑒問于孟子曰前日子齊王餽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國語孟子
用溢字乃其本也禮記喪大記篇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于粟米之法一溢爲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二十四兩爲溢而史漢諸家
注訓皆以二十兩爲溢豈非周秦之制不同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爲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溢
爲名者書是時漢未改金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溢名金以此知周亦以溢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
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開陳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史
記貨殖傳曰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曰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若五百金
則五百斤金也千金則千斤金也漢書夫傳言萬金良藥者其價值黃金萬斤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
其所居之舍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明五經隱居立精
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賊悔乃就精舍求見
章懷太子注曰精舍即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
非有儒釋之別也伯兮詩曰焉得諶草言樹之背毛氏訓曰諶草令人忘憂設本爲章故古今皆謂諶草
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書祖約傳曰奕葉忘憂又顧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
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諶草而已也黃鳥哀三良乃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

四年左氏傳曰：鄒有三良叔、叔叔、叔叔，則言三良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而漢書錯以辨爲太子家令，號智囊，則智囊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敬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號登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而樂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聲，遺愛爲人所思，後漢逸民殷良，母喜驢鳴，良時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驢鳴，晉羊曼爲太山守，時號駱伯，而唐常袞爲宰相，世謂之駱伯，凡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有以別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上封事曰：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猶言心腎也。一說：肺謂肝木之肺也，自言于帝室，猶肺札附于大材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卽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相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肺腑，又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前。又師丹傳曰：哀帝少在國，見外家王氏僭盛，常邑邑，卽位多欲有所改正，封拜丁傅、傅氏、王鳳、王上書曰：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親國，更記惠景開侯者年表曰：孝惠、孝景諸侯子弟若肺腑，又曰：漢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蜀志劉備傳曰：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以此觀之，則劉向、田蚡、師丹傳所言肺腑，皆肺腑也。史家或假借作附字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繫相親也。劉向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侯德之子，田蚡乃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丁氏之家，王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腑，在他人非國戚者不可言也。

曹娥碑

後漢列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縣江，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爲立碑焉。章懷太子注引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鄧靜，淳弱冠有異才，爲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輩曰。魏志注引語林曰：楊脩爲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輩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絹，色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黃曰受辛，受辛，字操，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志無志，校三十里，觀國讀南史：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時，爲尚書郎，有沙門詆田，帝大書曰：下下具。顯曰：下下具，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楊脩亦以才能敏捷，爲操所知，後操忌脩而殺之，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于此有愧焉。

衍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緇衣篇引書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日字衍文也。太甲曰：在省括于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厥字衍文也。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而緇衣引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逭，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迪，而緇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

若弗克見，而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已字衍文也。伐柯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記篇引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之字衍文也。易无妄卦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坊記引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凶字衍文也。論語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好字衍文也。呂刑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而禮記表記篇引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也。秦誓曰：以保我子孫，而禮記大學篇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能字衍文也。易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禮記樂記篇曰：天尊地卑，君臣位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每異其下句者，衍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而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放勳字衍文也。大禹謨曰：夔、夔齊、齊、齊，齊亦允若，而孟子引書曰：夔、夔齊、齊、齊，齊亦允若，瞽瞍字衍文也。伊訓曰：造攻自鳴條，而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天誅字衍文也。康誥曰：瞽瞍不克，而孟子引康誥曰：瞽瞍不克，凡民罔不敵，凡民字衍文也。秦誓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孟子引孔子曰：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樂也，惡紫，惡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惡之易也，衍文也。采芣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詩云：便蕃左右，亦是率從，便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引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乃衍文也。

學林卷第八

詩重韻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歌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歌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自是八段。不嫌于重韻也。觀國按。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此歌首尾于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于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冰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脚詩曰。尊收困用事。元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歌有往。舊折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變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遠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寧全祕。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璠參議官詩曰。栖遯分半菽。滯滯逐流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掘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

學林 卷八

二二二

胡忠李廣。奉使待張爲。又曰。如公盡雄雉。志在必騰騰。一篇押二騰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詩非刻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著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異昔同。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儼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荀子。博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儼與晉。又曰。驚飈襲友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如何當路子。擘折忘所歸。又曰。黃鶴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福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此體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何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又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與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游春詩。押二復字。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游悟真寺詩。押二雙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于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蘇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子瞻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李杜

李太白宮詞曰。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杜子美琴臺詩曰。野花留寶髻。蔓草見羅裙。此相倣之句也。按太白宮詞。乃開元盛時所撰。司馬相如琴臺在西蜀。子美琴臺詩。乃天寶末避地西蜀時所撰。則子美倣太白之詞也。太白宮詞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子美哀江頭詩。乃祿山陷京師後所作。亦子美倣太白之句也。李杜同時有詩名。然子美自負其氣不下人。至于太白佳句。則子美反竊其意。蓋自古文士皆如此。澄江淨如練。謝元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而子美亦曰。謝朓每篇堪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張祜有詩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祜嘗以此自負。然其實用陳後主所謂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者也。詩人蹈前塵。雖作者猶不免焉。

青精

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齊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青精。惟日不足。或霞脯。艾席樂在其中。觀國按。青精爲藥。謂之青精。字書曰。青精。青也。書所謂青精。禮所謂青藜。卽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飯法。饒晉迅。謂煊也。其法用南園草水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園枝葉。久服輕身長

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水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一物也。若以青蘘爲青精。則誤甚矣。又如古詩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杜子美詩用五馬最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按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子干旗在凌之部。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

杜鵑詩

杜子美杜鵑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注詩者曰。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觀國詳此四句。非子美自注。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爲韻。可以見矣。子美絕句詩曰。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陰鏗

或曰。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李白也。觀國按。子美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歟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

餐殮

小說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殮字韻。觀國按。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雞爛漫睡。喚起盡餐殮。然則子美押餐殮二字。音義不同。小說誤矣。餐。干安切。殮。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殮兮。毛氏傳云。熟食曰殮。孟子。殮殮而治。趙岐注云。夕食曰殮。蓋殮殮者。春秋左傳所謂殮殮。賓璧者。故凡言餐殮。當皆用殮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部中有殮字。二十五寒字部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于兩部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擬廣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通用之文。故如餐殮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係濟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餐殮。園詩。畦蔬遶茅屋。白足媚盤殮。贈孟氏詩曰。承顏祇手足。坐客強盤殮。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殮。此數詩或于魂字部中押。或于寒字部中押者。此所謂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餐當用殮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餐字者。當是傳寫刊字之譌。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大刀

杜子美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棄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觀國按。古詩乃古樂府所載棄砧詩也。棄砧者。砧也。棄砧今何在者。問夫何在也。山

上復有山者。出也。言夫已出也。大刀頭者。鑊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謂爲殘月。則誤矣。古樂府所載棄砧詩者。數篇。其取譬皆淺俚。故撰詩者不顯姓名。後人但以古詩釋之。江右又謂之風人詩。有圍碁燒敗樓。看子故依然之句。圍碁者。看子也。燒敗樓者。故衣然也。鮑明遠諸集中亦有二篇。謂之吳體。蓋自雅頌不作。迄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浮靡愈甚。始有爲此態者。悉取閭閻鄙嫻之語。比類而爲之。詩道淪喪。至于如此。誠可歎也。

井幹

謝元暉詠銅爵臺詩曰。繡幃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按。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于井幹閣下。又史記曰。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顏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然則秦爲井幹閣。而漢武帝爲井幹樓也。謝元暉詩。蓋言繡幃飄于銅爵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魏武帝作銅爵臺。魏都鄴。銅爵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銅爵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者。誤矣。幹音寒。井幹又謂之銀牀。皆井欄也。古詩曰。後園鑿井銀作牀。杜子美詩曰。露井凍銀牀。是也。魏武帝遺令。施繡帳于銅爵臺上。朝晡設脯脯之屬。向帳作妓樂。望吾西陵。故謝元暉詩云。繡酒若平生者。謂此也。

錫餼

劉禹錫嘉話曰。爲詩用辭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此錫字。因讀毛詩鄭氏箋。說吹簫處。注云。今賣錫家物。六經惟此中有錫字。作重陽詩欲押一錫字。徧尋無據。不敢用之。觀國竊謂詩人押韻。不出于六經者多矣。若必欲六經中取字爲韻。則詩人何其拘拘耶。錫字見于周禮春官小師。鄭氏注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餼錫所吹者。儀禮笙蕭注中亦有之。錫字載于許慎說文。方言。博雅矣。夢得尚不之信。而必欲出于六經。則所慮過也。

月食詩

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奇誕。退之所深歎服。故退之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觀國竊以爲不然也。按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曰。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于庭而言曰。地下賤臣。全再拜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于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怪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則退之豈不能自爲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能成詩耶。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冬室

杜子美至日遺興詩曰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注詩者曰引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影添一線又至後詩曰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注詩者曰晉魏開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然文士多用一線爲繡工之線蓋以冬至後繡工可添一線也柳耆卿樂章曰繡工日永是也荆楚歲時記多穿鑿不可信又文士用書畫爲冬至事按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至至也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雲物氣色天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然則書雲物在八節之日不特冬至而已冬至雖亦預書雲之日然獨言書雲而不書冬至則泛而不切當先敘冬至之日然後用書雲始得事之實

改字

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改黃獨爲黃精按黃獨卽神農本草所謂結魁是也結魁亦名黃獨江南人謂之土卵形如芋蒸食之可充飢子美太平寺泉眼詩曰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又丈人山詩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此子美所用黃精字也後之淺見者遂改黃獨爲黃精耳又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爲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爲夢又釋天棘以爲柳皆非也子美詩集少善本良以妄庸輩改之耳如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或改見爲望杜荀鶴之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而或改葉爲藥王平甫之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而或改親字爲多一字之改清濁遠隔前賢詩文爲人所改如此類多矣

對屬

杜子美田舍詩樺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或說樺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樺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樺柳不可以對枇杷觀國按子美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樺柳枇杷蓋所見景物如此乃以爲對耳子美寬松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樺柳奇奇不朽豈楊梅以樺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樺柳對枇杷非誤也子美寄高詹事詩曰天上鳴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懷李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爲正對矣又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得鵲鴿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鵲鴿然偶題詩曰昔嘗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又寄李白詩曰幾年遺鷓鴣獨泣向麒麟鷓鴣鳥之名鷓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猿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猿虎對麒麟爲正對矣而哭章之替詩曰鷓鴣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鷓鴣對犀牛亦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偶之偏正耶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胡笳

秦再思紀異錄曰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按後漢列女傳董姬妻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適衛仲道夫亡無子與中喪亂文姬爲胡騎所

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贖之而嫁于祀後感傷亂離作詩二章辭皆載在本傳今世所傳胡笳十八拍亦或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撰以詠文姬也小說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華命如葉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曲傳于世

寬

南史沈約郊居賦有雄寬連曉之句注曰寬五結切蓋與驚同音也范蜀公召試用彩寬字作平聲考試者引郊居賦以爲證于是止除館閣校勘觀國詳攷寬字雖有倪驚兩音然文字用倪音多而用驚音少若專用驚則當音驚若泛用寬字則倪驚兩音可通用但取平仄順而已杜子美石筍詩曰驅車石筍下仲冬見虹霓下迷字韻中押又滕王亭子詩曰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類皆作平聲用寬字也然則范蜀公公用彩寬字是泛用寬字讀作平聲何傷也張平子東京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錯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高臺崔嵬飛宇承霓絳轡驍騁隨雲融泄凡此用寬字其上雖無雌字然皆于入聲韻中押之則自然讀音驚矣前漢天文志曰抱理重蜺如浮注曰蜺讀曰驚雄爲虹雌爲蜺蜺或作虹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巨雄虹之長梁而沈約郊居賦則用雌寬蓋義皆如漢書天文志注也

欸乃

元次山欸乃曲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棹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流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巖堪白逸誰人相伴作漁翁柳子厚漁父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黃庭堅題曰元次山欸乃曲欸音規乃音竊湘中節歌聲柳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書欸欠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觀國按廣韻上聲欸于改切相然廣也然則欸音竊乃音規耳今世所傳柳子厚文集漁父詩作欸乃又箋音于其下曰欸音模乃音竊蓋世之誤用字誤切音者皆自柳子厚文集始蓋編類文集者之過也

飴殍

杜牧杜秋娘詩曰厭厭不能飴沈存中曰飴乃飴耳若作飲食當書飴觀國按南史梁武帝紀曰有男子于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飴鳥晉王荅除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荅以私米作饴粥以飴餓者所謂飴餓者使餓者甘食之也杜牧詩曰厭厭不能飴者既厭飴矣不能復甘食之也杜牧詩用平聲怡字韻而飴音嗣存中欲以飴字當之如之何其可也存中又謂唐人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飴殍作字音觀國按字書殍字兩音一音芳無切一音平表切其義則皆餓死也樂天于平聲押音字不誤矣

筆談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存中筆談曰無乃太細長乎觀國按子美潼關吏

時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豈有萬丈餘城耶姑言其高耳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則過矣崔融九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宋詳謂之草也驢農皇而罕記段成式西陽雜俎曰崔公博學豈不知瓦松自有著說引梁簡文帝詩依簫映昔耶筆談曰段成式以昔耶爲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草觀國按陸龜蒙詩賦曰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實者石髮補空日者垣衣在屋曰昔耶在藥曰陟釐若然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存中曰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貫通天地人與王字同義同中則爲王或左右則爲已觀國按已字篆文爲弓而古文篆又爲亡篆乃象已字之形而銳其筆耳非從一從亡也亦非若王字之從三豈也存中既誤析其偏旁又誤訓曰同中則爲王或左右則爲已蓋不考字書而爲臆說殊礙理也存中論詩以爲前人有所對假對之格如對人具雞黍稚子摘青梅以雞對楊爲假對觀國按存中意謂以雞對羊則爲真對而以雞對楊爲假對耳若然則詩人用字惟取同音而不顧義理之何如豈不見笑于士林耶存中又謂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周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防風氏之身乃一餅餅耳又謂韋老奴詩曰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爲綃方不及四五尺何以伸足觀國按此猶史記漢武帝紀謂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故班固西都賦杜牧阿房宮賦皆用千門萬戶第言門戶之多若以名數數之則戶者扉也二戶爲一門千門萬戶則一門有十戶矣以此爲文誤不可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第言嶽之高耳豈果極于天耶

物價

說者謂祖宗朝嘗問大臣唐時酒價大臣對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據觀國竊謂古今酒價視時而貴賤方兵興多事及饑饉艱食則酒價必貴及時平則賤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概論也唐書食貨志曰乾元初京師酒貴蓋肅宗復兩京之後不得不貴也建中三年禁民酤酒官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酒錢百五十蓋德宗時天下復富庶故酒價不得不賤也然則唐之酒價貴賤豈有常耶詩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無定論曹植名都篇曰歸來燕平樂美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設有間魏之酒價者則以十千一斗對之耶前漢昭帝紀曰始元六年賣酒升四錢蓋升四錢則斗爲錢四十耳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今按石萬錢者米斗爲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則斗酒賣錢四十可乎此所謂視時而貴賤者也杜子美鹽井詩曰白公計三百轉致斛六千夫物價低昂在反手之間豈有定也古者百步爲畝而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二十四兩爲溢十六兩爲斤秦以一溢爲一金而漢以一斤爲一金古人以秦定樂律而用一釋二米者欲其輕重大小均也權衡度量因秦疊之而後定故同律度量衡者欲其一體也秦漢以來乃創爲制度各自遵用于是權衡度量皆不一矣惟唐時權衡與今正合按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絲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開元二十年詔所在加鑄開元通寶錢以千錢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絲今以開元通寶錢積千錢亦爲今稱六斤四兩以此觀之唐之權衡

與今合也此言千錢者足百錢也唐自皇甫鎛爲鑄錢法至昭宗時定以八十爲一百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爲一百至今循之而漢食貨志曰一開起數千萬又曰臨苗姓億營五千萬又曰師史致十千萬又曰張長叔薛子仲營十千萬又曰樊嘉五千萬觀國按此皆錢數也五千萬者五萬緡也十千萬者十萬緡也秦漢之際井田廢未久民無甚富者故五千萬十千萬在當時已爲甚富而史書之唐書馬周傳曰周買佳宅直二百萬蓋百萬者一千緡也周在京師號佳宅者不過二千緡則當時錢重可知矣前漢張釋之以警爲騎郎如淳注曰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桑宏羊爲均輸令吏人人粟補郎官至六百石蓋帝開鴻都門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得三公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蓋千萬者一萬緡也五百萬者五千緡也夫以萬緡五千緡而授人以公卿則漢室之衰而不復振雖五尺之童知之矣

蹈襲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恥復屈身後代自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觀國按宋受晉禪歲在庚申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歲在丁卯致淵明所著自庚子從都還至丙辰歲下漢田舍穫稻其詩乃晉時所撰亦止用甲子未嘗須用年號也蓋蕭統一時契勘之誤後人遂以爲誠然蘇子瞻次韻謝子高讀淵明詩曰甲子不數義熙前秦觀作王儉論亦引此事蓋古人之言有不必循者楚詞曰後秋菊之落英觀國按秋花不落枝上自枯者菊也楚辭之言于義未安而蘇子瞻次韻僧潛見贈詩曰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如楚詞之言要當不必循也王羲之蘭亭序亦文之可喜者而不入文選或者謂序用天朗氣清乃秋語非春致又謂絲竹管絃爲重疊故爲蕭統所不取觀國詳序中語皆不悖理顧當時蕭統猶未盡耳前人雄麗之文不在選者甚多豈惟蘭亭而已哉若據或者之謂則易傳言潤之以風雨不當以風爲潤矣宋玉賦曰豈能料天地之高哉不當謂地爲高矣後漢楊厚疏論耳目不明不當謂耳爲明矣或者之謂不攻自破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炫譌爲雙聲微碼爲疊韻觀國按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炫譌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微碼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煇燦騷騷慷慨吟嘯靈靈皆雙聲也若徐徐曉曉曉曉曉曉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應嗣靈應是雙聲別應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也觀國按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司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也

觀國按：侵字是唇音，發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觀國按：李夢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踏鈎欄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鈎欄格磔，乃疊韻也。

詩文疑

信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張九齡和聖製瑞雪詩曰：初瑞雪兮霽微，俄同雲之濛濛，其先後之序相反矣。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按唐明皇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明年三月始還京師，荔枝以夏秋之閒熟，及其驛至，則妃子不在華清宮矣。牧之此詩，頗爲當時所稱賞，而題爲華清宮詩，則意不合也。杜子美壯遊詩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班揚，漢名臣，崔魏，唐名臣，班揚者，班固、楊雄也，然揚雄之先封于揚，而得姓，乃從手之揚，非從木之楊。子美誤以班揚爲從木之楊，後又押心、飛揚，蓋可見也。又子美夏日楊長寧宅送崔郎正字入京詩曰：醉酒楊雄宅，蓋子美因楊長寧宅歸飲而有此句，亦以從木之楊爲揚雄，亦誤矣。林逋處士有詩名，草花行郭索，雲木叫鈎欄之句，尤爲士人所歎美，郭索，蟹行也，鈎欄俗謂山雞聲，極響厲，然鈎欄帖地飛，其止在草茅間，不能登雲木也。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所謂白壁微瑕者，此類是耶。

四方

春夏秋冬東南西北，此天序也。東西南北，先東西而後南北，此文言也。書曰：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周禮六官，天地春夏秋冬，易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兌，勞乎坎，春秋經書春夏秋冬，月令以春夏秋冬爲次，此皆天序也。禮弓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春秋哀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子展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揚雄羽獵賦曰：東西南北馳騁奔欲，杜甫詩曰：甫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又曰：愧爾東西南北人，蓋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東西爲廣，南北爲袤，東西爲橫，南北爲從，凡此皆文書也。故先東西而後南北，惟文王有聲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乃先西而後東者，鎮京在西，武王于鎮京行辟歷之禮，而四方化服，自近以及遠，故先西而後東也。若夫經文之士，則錯舉無先後之序，謝元暉之宣城詩曰：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極，陸士衡擬古詩曰：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又曰：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又園葵詩曰：朝榮東北傾，夕頹西南暉，杜子美送舍弟歸藍田詩曰：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又送舍弟赴齊州詩曰：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又懷古詩曰：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又遺閔詩曰：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凡此用四方，亦皆文書，無先後之序也。

四聲譜

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角徵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蓬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備爲麗靡，復瞻往時，沈約傳曰：約撰四聲，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

武帝雅不好爲，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按：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于聲調，氣格卑弱，間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晉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網格婉和，殆如樂律，愈于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尙襲江左之風，雖離聲裂，殊乏純古之音，韓愈學古文，以教文敝，而不能不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彌弱也。雖總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爲諸，而巳切爲耳，如是切爲爾，何不切爲盡，不可切爲回，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爲呼者，突鸞爲圓，屈陸爲曲，鶻鶻爲渾，鶻鶻爲盡，武職爲太，咳洛爲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陳

張平子南都賦曰：天封大狐，列山之陳，上平衍而廣，下蒙籠而崎嶇，五臣注文選曰：陳子侯反，束皙補亡白華詩曰：白華絳跣，在陳之陳，舊唐書：子侯而不渝，五臣注文選曰：陳子侯反，觀國按：字書陳字例，留切，又子侯切，又子子切，蓋子侯子子二切，皆陳陳之義也，張平子賦：陳子與崎嶇同韻，當讀作子子切，束皙詩：陳字與淪字同韻，亦當讀作子子切，其義則陳陳也，而五臣皆音作子侯反，非也，左太沖魏都賦曰：蠻陳夷落，譯導而通，杜子美送韋司官詩曰：西扼蜀水道，南鎮枹罕陳，與侯字同韻，凡此陳字，皆子侯切者也，或用作子子切，或用作子侯切，各順其韻耳，陳音側留切者，與鄆鄆鄆通，乃得地名也，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論語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史記秦始皇紀曰：始皇上鄆嶺山，又孟子傳曰：孟軻，鄆人也，以上皆一字也，其地即漢書地理志魯國鄆縣，孟子題辭所謂鄆本春秋邾子之國是也，爾雅釋天曰：正月爲陬，晉義曰：陳側留切，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是已，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五臣注文選，乃音陳爲子侯切，又誤也，前漢周亞夫傳曰：吳奔陬東南陳，顏師古注曰：陳音子侯反，又音鄆，又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顏師古注曰：陳子侯反，又音鄆，此兩傳，顏師古皆說兩音，觀國按：東南陳子侯反，是也，孟陬音鄆，是也，師古說兩音者，不素別其義耳，凡不素別其義，而遽爲之音訓，則不免于誤也，周禮若簋氏，以方書十有二辰之號，鄭氏注曰：月謂從辰至茶，音義曰：姬子須反，觀國按：鄭氏引爾雅正月爲陬以釋之，而借用陳字耳，音義作子須反，亦誤矣。

銅斗

孟東野詩曰：銅斗飲春酒，手拍銅斗歌，觀國按：古未有以銅斗爲飲器者，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科以食代王，前漢王莽傳曰：鑄威斗，以銅爲之，蓋廚人操銅斗者，食器也，威斗者，厭勝之器也，皆非飲酒之器，孟東野當時適有銅器，其狀方如斗，而東野特以貯酒而飲，又擊之以和歌聲，故自形于詩句，亦如杜子美以烏皮裘凡而自形于詩曰：烏皮凡在遺思鄉，又曰：拂拭烏皮凡，又曰：憑久烏皮綻，子美又有銅瓶詩曰：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觀此詩意，蓋汲水銅

瓶也。子美適有之耳。凡物不以美惡稍爲名士所稱。遂亦可貴。齊司徒景陵王子良遺何點稽叔夜酒孟。徐景山酒鎔。皆謝安執蒲葵扇。王導以練製衣。此皆一類。所謂伯樂一顧。其價十倍也。

辟

杜子美夜聽詩十一誦詩曰。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遊衍。四坐皆辟易。又八哀詩曰。瀟湘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觀國按前漢項羽傳曰。楊喜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顏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亦反。蓋類亦反者。讀音關也。易其本處者。讀音奕也。凡言辟易者。當從此音。前漢景帝紀三年正月。濟王辟光舉兵反。顏師古注曰。辟音璧。又音關。其義兩通。觀國按。其義雖兩通。而稱名則必呼一音焉。辟音璧者。辟除也。音關者。辟開也。辟光有開關光明之義。于此不可用璧音矣。前漢文帝紀二年三月。立趙幽王弟辟疆爲河間王。顏師古注曰。辟疆音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火耳。辟音必亦反。強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關。關讀曰疆。關疆音關。土地也。引賈誼書曰。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幾。則其義兩說並通。觀國按。賈誼書其說通。當從讀書讀辟爲關。讀疆爲疆。居良反。又讀音關。觀國按。一字兼通數音者。兼數音讀之無傷也。惟名與姓。當專呼一音。而顏師古于辟光。辟疆皆說兩音而不決。豈有稱名而分兩音稱之哉。揚子法言曰。張辟疆之從平。勃音義曰。辟必益切。又蒲必切。亦說兩音者。彼見漢書說兩音矣。無所措其辭也。辟又與避通用。又與僻通用。玉藻曰。素帶終辟。讀辟音裊。乃假借也。

五木香

古樂府詩曰。觀野觀五木香。迷迭艾蒿與都梁。觀國按。蓋圖本草引道書之青木香爲五木香。故古樂方有五香散。而其方中止用青木香。則五木香乃青木香也。風俗通曰。纓毛辟謂之野觀。後漢西域傳。天竺國有細布野觀。章懷太子注曰。毛席然野觀野觀。皆蠻夷織毛之有文者。如野觀之屬也。曰迷迭。曰艾蒿。曰都梁。三者皆香名也。魏有迷迭樓。魏文帝有迷迭賦。皆取迷迭香爲名。異物志曰。艾蒿葉似梧桐而小子似檳榔。今本草中有艾蒿。注云。是松上青衣者。蓋自是一物。非艾蒿也。艾蒿非中國物也。古詩曰。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蓋謂鬱金香蘇合香都梁香也。然野觀野觀五木香。迷迭艾蒿與都梁。凡六物皆蠻所產。非中國物也。漢制。尚書郎口含雞舌香。奏事明光殿。觀國按。雞舌香即母丁香也。亦名雞舌香耳。今以母丁香湯瀹去皮。其肉若卷荷狀。大如棗核。本草云。能辟口氣。故奏事者用之。西陽雜俎曰。一木五香。根旂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蜜臘。陸今按此五物乃五種。而謂一木五香者。誤甚矣。本草木部以沈香蜜臘雞舌香。皆香。蜜臘香同爲一條。亦非也。雞香乃草類。其餘香是木類。亦各是一種。非同條之物也。

木蘭

文士用木蘭。蘭。蘭。蘭。無所經見。惟小說述異記曰。江州有木蘭洲。魯班嘗于洲用木蘭造船。因謂之木蘭洲。文士用木蘭。自此始。觀國按。蓋圖本草木蘭注。文亦引述異記。木蘭舟事。當止見于述異記。他

齊所不載也。屈平九歌曰。桂枝兮蘭枝。辛夷樹兮樂房。五臣注文選曰。蘭。辛夷。樂。香草也。今按。療者。療也。謂者。門也。蘭。療者。以木蘭爲療也。辛夷。樹者。以辛夷木爲療也。桂枝。療者。以桂木爲療。凡此皆謂以木之有香者爲療室也。五臣乃以蘭。辛夷。爲香草。則誤矣。九歌又曰。桂枝兮蘭枝。蓋療者。船傍板也。以桂木爲療。以木蘭爲療者也。離騷。九歌言蕙蘭。石蘭。椒蘭。幽蘭。皆蘭草也。惟蘭。療者。木蘭。而辛夷。亦是木。離騷曰。朝搴此之木蘭兮。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此正言木蘭也。揚子雲甘泉賦曰。列辛夷于林薄。五臣注文選曰。辛夷。香草也。亦誤矣。杜子美。信天翁行曰。辛夷始花。亦已落。韓退之。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又曰。辛夷花房。忽全開。王荊公詩曰。回首辛夷木下行。古人用辛夷爲文。著矣。非香草也。

張祐宮詞

唐張祐有詩名。其宮詞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當時人頗稱賞此詩。然後人讀之。多不曉其句意。唐人小說云。宣宗孟才人者。本東南人。入宮二十年。以善歌得寵。宣宗不豫。才人侍帝。使歌。才人歌何滿子一聲而泣下。故祐宮詞專爲此發。當時人知其事者。無不以爲切當也。白樂天詩注云。明皇時。有姓何名滿者。因事對獄。而案牘奏上。猶不免死。人憐爲作曲。名何滿子。故白樂天詩曰。人言何滿是人名。乃爲此也。張祐在宣宗大時。有詩名。唐書藝文志有張祐詩一卷。注曰。祐字承吉。爲處士。

半夜鐘

唐溫庭筠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世疑夜半非鐘聲。時觀國按。南史文學傳。邱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然則夜半鐘固有之矣。邱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詩姑蘇城外寺。則夜半鐘乃吳中舊事也。

茶詩

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嫩微細。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綴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磁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火前。須寄遠山泉。凡此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黃。鄭雲叟茶詩曰。惟憂碧粉散。驚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吹金碾碎。綠塵飛。碧玉甌中翠瀉起。宜改綠爲玉。改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華。發越。不必以雀舌鳥舌爲貴。今按茶至于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以此論。曲矣。盧仝茶歌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圓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山春園嫩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贖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山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茶詩曰。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鑪。丁謂茶詩曰。末細烹還好。鐘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也。煎茶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于茶。雖有陸羽爲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觀前賢之詩。皆未有知佳味者也。

學林卷第九

饗

饗字亦香。詳觀詩中饗字。以香韻協之。當香。祭祖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積穰。來格來饗。降福無疆。順予蒸嘗。湯孫之將。楚茨詩曰。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肅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濙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凡此詩詞。以上下文香韻協之。當讀饗爲香。緣陸德明未嘗稽攷至此。而于釋文不載。故後學但以上聲讀之也。按前漢禮樂志樂歌曰。開流離。抑不祥。賓百僚。山河饗。此以平聲用饗字者也。又曰。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威。建侯之常。亦以平聲用饗字也。張平子東京賦曰。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饗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此亦以平聲用饗字也。饗亦通用享字。古人於享字亦或平聲用。前漢禮樂志郊祀詩曰。發梁揚羽。中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達。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此以平聲用享字也。古人如此。類用字者甚多。後漢靈帝紀贊曰。徵亡備兆。小雅盡缺。應康霜露。遂棲宮衛。此以入聲用衛字也。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此以驅音用謳字也。劉公幹雜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游波瀾。此以去聲用瀾字也。陸士衡樂府曰。親友多零落。舊齒多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邱荒。此以平聲用喪字也。又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曰。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此以上聲用緇字也。左太沖雜詩曰。高志局四

學林卷九

二四六

海。塊然守空堂。壯志不復居。歲暮常慨慷。此以平聲用慷字也。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曰。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復。卻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固。此以入聲用固字也。又諸白馬賦曰。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職。代驂象輿。歷配勾陳。此以去聲用陳字也。劉越石答盧諶詩曰。握中有元璧。本自荆山瑤。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此以平聲用叟字也。江淹望荆山詩曰。寒郊無留影。秋月垂清光。悲風繞重林。雲霞滿川漲。此以平聲用漲字也。杜子美衡山縣學詩曰。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于地字韻中押。則以髣作沸字用也。韓退之答孟郊江漢詩曰。移賢處幽室。華燭光爛爛。于難字韻中押。則以爛作關音用也。詩人如此。類用字。不可勝紀。姑舉其略。

於戲

王言多用於戲二字。乃於乎二字也。俗讀戲爲嬉。則誤矣。按字書。於烏鳴三字通用。又乎虛呼。噉戲五字通用。史記世家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燕王策曰。於戲小子。且受茲元社。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皆受茲赤社。大雅抑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於乎小子。告爾舊止。史記冊文。乃用詩辭也。烈文詩曰。於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學引詩曰。於戲前王。不忘。然則於戲爲於乎字可知矣。前漢武五子列傳載齊王燕王。廣陵王策文。乃變於戲爲嗚呼。王莽傳加九錫文曰。於戲豈不休哉。顏師古注曰。於戲讀曰嗚呼。蓋於乎者。歎戒之辭也。若讀戲爲嬉。則是嬉樂之義。非歎戒之辭矣。廣韻於字注曰。古作於戲。今作嗚呼。蓋譌爲嬉者。變爲嗚呼字耳。惟尙書諸篇。並用嗚呼字。乃孔安國作尙書傳時。無識科斗古文者。而以隸古定之。唐文皇不好隸古。而以今文寫之。遂一切用嗚呼字。非古也。

敕

敕字亦作勅。此詔勅之字。敕。不若勅之從力。則順于行草書而美看。故古今寫敕字。惟用從力之勅。然世俗寫東字來字。並作來形。如製字作素。葉字作葉之類是也。寫勅爲勅者。蓋俗書變東爲來也。而楷書者。不察其由。遂直書來字作勅。則誤矣。許氏說文。玉篇。廣韻。勅字皆音實。無他音。惟集韻來字韻中有勅字。又于敕字下收勅字。注曰。相承用作敕字。蓋言相承用。則元非敕字。世俗自妄用之耳。集韻本朝所修。當明言用勅字之非。而不能決判。反有相承用之說。集韻誤矣。其實勅字止音來。實二音。非敕字也。前漢成帝紀曰。申敕有司。以漸禁之。又食貨志曰。屢敕有司。以農爲務。又元后傳曰。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南史梁元帝紀曰。帝敕有司。即日取數千萬錢。又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唐書韋溫傳曰。后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韋庶人傳曰。墨敕斜封出矣。劉幽求傳曰。號令詔敕。一出其手。史家多用敕字。蓋知勅字之非也。惟後漢書並用勅字。蓋范蔚宗商榷未至耳。

汜汎汎

汜音汎。汎音凡。又音泛。此三字俗多疑混。按字書。汜從水從巳。於篆文爲汜。詩曰。江有汜。許慎說文曰。水別復入爲汎。河南有汎水。有汎水關是也。汎從水從凡。于篆文爲汎。汎音汎。函字含字范字皆從汎。蓋汎濫也。亦姓也。汎從水從凡。於篆文爲汎。亦作泛。此三字偏旁不同。音義亦異。春秋僖公十九年左

二四七

氏傳曰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注曰鄭南汜也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信公三十年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秦軍汜南杜預注曰汜南在滎陽中牟縣南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楚子伐鄭涉于汜而歸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昭公五年左氏傳曰鄭伯勞于汜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成公四年左氏傳晉救許伐鄭取汜祭杜預注曰汜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或音祀觀國按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汜水杜預或言中牟南或言成皋東其實卽汜水一水也音祀是也音凡非也音凡者自是一水不在鄭地陸德明不能分別乃于春秋成公四年取汜祭既音凡又音祀存兩音非也前漢高祖紀曰漢果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顏師古注曰此水舊音凡今呼音祀按此汜水乃河南汜水音祀者也顏師古見陸德明釋春秋左傳皆音汜作凡師古亦不能分別乃曰此水舊音凡今呼祀亦存兩音則非也夫字音期于當而已豈有舊音某而今音某者耶惟其存兩音而不能決故後學莫之適從也汜音泛又爲姓漢有汜勝之子輯爲檄煌太守是也汎音凡者河內有汎亭春秋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杜預注曰凡周卿士凡伯爵也汎郡其縣東南有汎城後漢郡國志曰河南郡有汎亭章懷太子注曰凡伯國也然則汎音凡在河內汜音祀在河南不相亂也前漢張良傳曰良常開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注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注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注曰汜水上橋也顏師古注曰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汜水觀國按許慎說文曰東楚謂橋曰圯音頤今傳寫漢書者或改圯爲汜蓋誤也

无亡無

无亦作亡自古只用此二字至秦時始用無字爲有無之字按無字篆文偏旁有舊無之義而不見有無之義許慎說文曰無文甫切今借爲有無字玉篇曰無文甫切繁露豐盛也今爲有無字徐鉉修字義曰古本尙書庶草蕪無後人變無爲蕪蓋蕪乃廊廡也無繁盛之義以此觀之則無字乃秦以來始用爲有字非古也古之經書乃篆文秦變篆爲隸多改其字形詩書周禮春秋禮記儀禮論語等皆用無字乃變篆爲隸者改之也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變隸時偶不曾改也至于亡字亦多有存而不改者周禮曰亡者使有又曰害者使亡春秋左氏傳曰其貴亡矣其龍奔矣論語曰有若亡又曰亡而爲有又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又曰日知其所亡又曰焉能爲亡又曰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上亡字皆无字也獨此不改爲無者蓋變隸者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也史書亦多用亡爲無漢書曰漢亡尺寸之階又曰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寸藩籬之衛又曰朝亡廟官邑亡放民地亡曠土國亡捐瘠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亡是公者亡是人也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霍方進曰苟得亡恥班固用此二字甚多皆无字也李濟翁資暇錄曰亡字以字點畫各有區分一點一畫下者存亡之亡也上中有人者有無之亡也今按此二字只是一字或爲存亡之亡或爲有亡之亡一字二音也濟翁初不曉字畫而遽啓臆說亦可怪也

翰猷

翰字在平聲音寒者羽翼儀翰也在去聲音悍者詞翰也文王有聲詩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以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板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亦以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崧高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以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江漢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亦以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又崧高詩曰既入于謝徒御嚶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常武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此二詩亦以嚶翰字爲韻蓋亦以平聲用翰字也以上詩辭用翰字皆取藩屏羽翼儀翰之義則翰讀音寒可知矣後人取名與字用維翰周翰宗翰良翰之類亦當讀音寒若取詞翰之義乃讀音悍陸德明江漢詩音義曰翰戶旦反又音寒設兩音者不能區別而設兩音也音書有張翰字季鷹其名當讀音寒南史褚遂良傳吉翰字休文其名正當讀音悍蓋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也字書猷亦作猶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今欲自適而不可漢書劇通傳曰猛虎之猶與不如羶羶之致羶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析離騷之句以爲之文也漢書高后紀曰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顏師古注曰猶獸名性疑慮善登木故不決者稱猶豫顏氏家訓曰爾雅猶如鹿善登木猶對狐以獸對獸也觀國按猶豫者心不能自決定之辭也爾雅釋言曰猷圖也釋獸曰猶如鹿善登木所謂猷圖者圖謀之而未定也猶豫者爾雅釋言所謂猷圖是已顏師古注漢書與顏氏家訓不悟爾雅釋言自有猷圖之訓而乃引釋獸猶如鹿以訓之誤矣廣韻去聲曰猶音教注引爾雅猶如鹿善登木然則猶獸音教也且先事而圖之爲猷後事而圖之爲豫故曲禮曰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以嫌疑對猶豫則猶豫非獸也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今此一句文也非以猶豫對狐疑也猶或爲尤後漢書馬援傳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廣韻曰尤豫不定也以此觀之則猶豫非獸益明矣爾雅曰猷圖也郭璞注曰周禮以猷鬼神謂圖畫觀國按爾雅釋言官凡以神仕者草三神之禮以猷鬼神而示之居鄭氏注曰猷圖也謂制神之位次而爲之性器時服以圖之乃謀圖之圖非圖畫也郭璞誤矣猶猷尤三字通用豫預與三字通用

奉朝請

晉書職官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觀國按前漢書東方朔傳曰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顏師古注曰請才姓反又資要傳曰嬰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顏師古注曰請才姓反又吳王濞傳曰使人爲秋請顏師古注曰請才姓反孟康注曰律春秋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注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然則奉朝請之請請書才姓反漢律所謂奉朝會請召者誤矣蓋朝請者臣見君者也若也廣韻去聲觀字注曰古奉朝請亦用觀字然則晉志謂奉朝會請召者誤矣蓋朝請者臣見君者也若曰請召則是君召臣也自晉以來奉朝請之官受俸祿而不隸事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之類是也後世嫌滋起故皇朝咸里之官及百官宮祠之任咸受俸祿而不隸事于是奉朝請者偏四方矣

漢

春秋左氏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杜預注曰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故列子曰口將爽者先辨淄澠蓋謂淄水與澠水也劉沆嘗使契丹契丹與之宴契丹曰有酒如繩繫行人而不住意謂劉未有以對也劉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按字書澠水名在齊繩直也索也此自是兩字不通用然古人多假借字故用澠爲繩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且持蠶測海況挹酒如繩又簡薛華醉歌曰願吹野水添金杯如繩之酒常快意如此類借用繩字固無害如契丹使云繫行人而不住則真調釋以爲繩索之繩恐不可也又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伏枕思瓊木臨軒對玉繩又曰展懷詩爾得割愛酒如繩一篇押二繩字命意不同然莫若用如繩爲如澠則適得其當或是編集子美詩者誤耳

李希聲詩話曰。阜鵬寒始急。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然始有二音。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當從去聲。二詩自非語病。觀國嘗攷其故矣。始終之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則音去聲。所謂有太始。所謂萬物資始。所謂始蠶八卦。所謂有始有卒。此皆終始之始也。杜子美安西兵詩曰。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韓退之月臺詩曰。直須臺上看。始索月明何。此皆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也。如禮記月令蟬始鳴。陸德明音義始作試。則李希聲之說不妄矣。

暴字。日下。𡗗。今作日下。恭爲暴者。俗書也。暴音薄報切。疾也。猝也。又音蒲木切。日乾也。所謂一日暴之。所謂暴練。所謂晝暴諸日。所謂暴其過惡。所謂九蒸九暴。所謂暴露其精神。所謂使二國暴骨。諸家音義。皆音作蒲木切者也。凡義當讀音蒲木切者。不可移而讀作薄報切。蓋二義異也。又俗書有曝字。且暴上已有日矣。旁又加日。豈不贅哉。亦如莫字從日。而俗又加日而爲暮。基字從土。而俗又加土而爲堪。然字從火。而俗又加火而爲燃。岡字從山。而俗又加山而爲崗。凡此皆不可遵用者也。

奉
盤
茵

棒字俸祿也。捧字捧持也。按諸史言奉祿无所受。又言計日受奉。則古之奉祿字不從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奉匭沃盥。禮記曰。奉者當心。又曰。主人奉矢。司射奉中。則古之捧持字。只用奉字。不從手也。然則俸之從人。捧之從手。出于後世增益之。古篆所不載。非字法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亹字篆文所不載。徐鉉字義曰。亹字後人又加文爲亹。亦無篆文。古本周易作成天下之亹。亹者。當是變隸時改之也。萬字自古書史皆以爲數。左傳亦曰。萬盈數也。至許慎說文。萬字獨訓曰蟲也。而不訓以爲數。今詳萬字所從偏旁。无盈數之義。苟有盈數之義。則說文固已訓說矣。說文无訓說。則後之訓說者。不亦難乎。後人又以万字代萬字。蓋万字說文所不載。則无篆文。既無篆文。則不知万字所從偏旁爲如何。亦不能推其義也。万又音墨。複姓有万俟氏。廣韻曰。万十千也。萬蟲也。詳廣韻以万爲十千。而以萬爲蟲。亦不以萬爲數也。似以万爲十千之數。而萬乃代万字者也。古之字畫少者。易于訛改。故以點畫多而同音者代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則以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代之。百千則以伯仟代之。尺則以赤代之。疋則以匹代之。

是以萬以萬代之也。所代之字初無意義。惟取點畫之多耳。說文曰：草，自艸切。樛實，可以染帛爲黑。故黑色曰草。後世既用帛字，故草字用爲草木之字。說文曰：雅，烏加切。楚，烏也。秦謂之雅。後世既用鴉字，故雅字用爲雅正之字。說文曰：創，楚良切。傷也。書史多用此。如後世既用瘡字，故創字用爲創造之字。凡字之變古者類如此。

桑葚之葚亦作𦵏亦作𦵏然泮水詩曰食我桑𦵏而不用上三字按字書𦵏音他威切𦵏𦵏黑也葇草之
葇亦作𦵏亦作𦵏然伯兮詩曰焉得𦵏草而不用上三字按字書𦵏音暄詐也忘也古人假借字取其意
而已桑葚用𦵏字取其色也葇忘憂草也用𦵏字取其忘也字雖假借而意則不失也書史中如此類借
用字者若以說命爲殳命以條侯爲條侯以女工爲女紅以取賸爲取濟以仰爲卬以藏爲臧以愈爲俞
以酢爲昨以臂爲辟以體爲難若此類固多亦皆不失其意也

左太冲魏都賦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聲。龜羸森五臣注文選曰。聲分別也。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乳鸞號攀石。飢鼯訴落藤。注詩者曰。乳鸞。乳虎也。觀國按。爾雅釋獸曰。鸞有力。郭璞注曰。鸞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獼猴。爾雅釋音曰。鸞音鉉。諸字書皆曰。鸞音鉉。獸名也。然則鸞自是一獸。非虎也。亦无分別之義。文選注與杜詩注皆誤矣。兼葭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鄭氏箋曰。兼葭在衆草之中。蒼然強也。左太冲賦曰。兼葭聲者。豈非以爾雅謂鸞有力。而兼葭蒼然若強有力者耶。然爾雅言有力者多矣。曰。魚有力者。鰈。又曰。鰈絕有力。狄。又曰。鹿絕有力。羴。又曰。麕絕有力。狝。又曰。豕絕有力。豨。又曰。熊絕有力。羆。又曰。馬絕有力。馼。又曰。羊絕有力。羴。又曰。牛絕有力。欣。又曰。犬絕有力。狔。所謂鸞有力者。鸞之爲獸有力者耳。其他物有力者。固不可謂之鸞也。若以兼葭強有力。而因謂之兼葭鸞。則非也。字書又有倒一虎爲鸞者。俗書不可用。

發賣

字書：稊從高從禾，謂禾稊也。草艸也。稊從高從木，謂藥名。稊本也。亦枯稊也。周禮：封人共其水稊。禹貢：三百里納結。孔安國曰：結，稊也。又蠻夷邸館，謂之稊街。撰文起草，謂之草稊。凡此皆從禾者也。其從木者，許慎說文有稊字。故周禮有稊人。禮記曰：止如稊木。而後世移其木于旁爲槁。按周易說卦：離爲科上槁。孟子曰：旱則苗槁矣。此槁字乃變古文後用之也。又有于稊上加艸字爲藁者，廣韻以爲俗字，固不可用也。案下從木者又香槁，尙書訓典曰：作九共九藁。藁，飲是也。周禮地官有槁人，亦香槁。蓋槁人掌共內外朝覓食，則香槁是也。其字不用稊而用槁，亦變古文爲隸者改之也。

郊特牲曰薄社北廡使陰明也鄭氏注曰薄社商之社商始都薄然則本用亳社字記禮者借用薄字耳薄音泊又音博又音逼其音泊者厚薄也林薄也草木叢生曰薄故楊雄甘泉賦曰列辛夷于林薄左太

神蜀都賦曰：翁舉揮霍，中綱林薄。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曰：清川帶華薄。又挽歌詩：按轡遵長薄。若此類是也。晉傅者其義則微也。易曰：雷風相薄。史記天官書曰：日月薄食。謝靈運張子房詩曰：鴻門銷薄。若此類是也。晉傅者其義則微也。春秋左氏傳曰：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郕。又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將濟，欲觀其褻。薄而觀之。又曰：不待期朝而薄人于險。又曰：齊人薄我。陸士衡文曰：高義薄雲天。又唐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范彥龍古詩曰：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杜子美彭衙行詩曰：高義薄雲天。江淹恨賦曰：薄慕心動。若此類是也。凡此三晉其義皆迥不同。讀之不可混而無別。史記周勃傳曰：勃以絳薄曲爲生。蘇林注曰：薄一名曲。顏師古注漢書曰：許慎云：華薄爲曲。按薄曲，其也。本用從竹，薄字亦通用從草，薄字耳。亦如備者，其也。亦通用曲字耳。薄字與曲字同。馬相如賦曰：施瑰木之櫨櫨。楊雄甘泉賦曰：香芬華以穹隆。今按櫨櫨而將榮，顏師古注曰：櫨櫨，栢也。五臣注文選曰：櫨櫨，栢也。韓退之曰：櫨櫨，栢也。乃謂此也。櫨櫨，栢也。今按櫨櫨者，栢也。栢是也。非戶上木也。櫨亦通用薄字。前漢王莽傳曰：起九廟，爲銅薄櫨。櫨以金銀銅文。顏師古注曰：薄櫨，栢也。其說是已。

明

元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衡首選。願以此賦馳名。諸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曰：閣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字從罔，非從日也。賦誤用之。害理之甚。儻北教反，廣韻曰：儻，直也。所謂儻直者，連直宿也。自唐以來，翰林院有儻直例。本朝翰林學士院亦有儻直格。蓋言儻直之日數也。李齊翁資暇錄遂改儻作約。又訓解曰：約，隱山林。晝伏夜遊。濟翁初不曉儻直之義。妄自穿鑿。殊可怪也。儻學者附麗相親之義。前漢王莽傳曰：與陛下有段李之故。顏師古注曰：段，儻也。李者其第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唐書員半千傳曰：無段李親。而唐書釋晉曰：段，李之末秀者。李，草也。其說誤矣。

殺

春秋宣四年左氏傳曰：閼伯比生，子文。弃諸夢中，虎乳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閼殺。於菟，實爲令尹子文。陸德明音義曰：殺，奴口反。於菟，烏菟音徒。觀國按：廣韻上聲殺，乃后切。乳也。去聲殺，奴豆切。乳也。而入聲殺字，無音奴口反者。左氏多假借用字。故用殺字。亦或變篆爲隸時，變作殺字也。於菟當作殺字。觀國又按玉篇曰：應，虎也。左氏用於菟字。蓋假借耳。而前漢班固敘傳引左氏傳曰：楚人謂乳爲殺。謂虎爲烏菟。顏師古注曰：擇字亦作菟。觀國按：玉篇：廣韻釋音：菟，又音宅。博聚也。字書未有音擇爲徒者。亦無或作菟之文。班固好借用字。然此爲取義太遠。

飲食票姚

經書中泛言飲食，與夫自飲自食，則皆當讀如本字。若以飲飲人，以食食人，則飲當音隆，食當音嗣。各從其義也。如論語：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簞，食豆羹見於色。周禮：膳獻飲食，食用六穀。飲用六清。禮記：食居人之左。子卯稷食菜羹。春秋左氏傳：棄食不擊。則師將傳食。凡此類皆自飲自食者也。

陸德明音義皆作蔭嗣。誤也。前漢霍去病傳曰：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曰：票姚音飄搖。顏師古注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姚字。去病後爲票姚將軍。向取票姚之字。今讀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觀國按：字書票姚字，於平聲去聲兩音皆收。杜子美寄董嘉榮詩曰：居然雙捕虜，自是一票姚。又後出塞詩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又觀燕將士詩曰：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又贈田判官詩曰：宛馬肥春首，將軍只數漢。票姚，子美於票姚作平聲用。又哭嚴武詩曰：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則於驃字自作去聲用。蓋皆於義無害也。顏師古謂讀音飄搖，則不當其義者，非也。票姚平聲去聲皆輕疾之義。讀史則從去聲，作詩文則用平聲，皆無害也。杜子美別崔湜詩曰：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讀論語則磷音者，而詩用爲平聲，義皆通也。

奕奕

奕下從大，奕下從大，許慎說文曰：弈，圍棋也。奕，大也。行也。美也。容也。玉篇廣韻曰：弈，博奕也。奕奕，大也。行也。盛也。輕麗也。觀國按：那詩曰：萬舞有奕。類弁詩曰：憂心弈弈。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孟子曰：使弈秋誨二人弈。凡此類皆從大之奕也。關宮詩曰：新廟奕奕。鄭氏箋曰：奕奕，俊美也。韓奕詩曰：奕奕梁山。又曰：四牡奕奕。毛氏傳曰：奕，大也。凡此類皆從大之奕也。世俗書奕奕二字，不豫分二字之義，而書之。或從升，或從大，混而無別，則害於義矣。亦如斲字下從大，而俗書則變爲斲，斲字下從升，而俗書則變爲斲，蓋字法爲俗書所變者，多此類也。

沫沫

屈平離騷曰：芳菲菲而難離兮，芬至今猶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宋玉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沫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觀國按：易豐卦九三爻曰：豐其沛，日中見沫。王弼注曰：沫，微昧之明也。音莫貝切。蓋屈平自謂我之芬芳未至於晦昧也。宋玉自謂身服義而未至於晦昧也。沫無已之義。五臣以沫爲已，誤矣。前漢王商傳引易曰：日中見沫。折其右肱。蓋沫與昧義則同也。故通用之。玉篇水部曰：沫，亡活莫蓋二切。觀國按：亡活切者，旁從本末之末，所謂浮沫，所謂避沫水之害是也。莫蓋切者，旁從午未之末，即易所謂日中見沫。詩所謂采芣采芣之芣是也。二字偏旁不同，而玉篇同爲一字，而分二字同音，皆從本末之末二字不同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元聽調鶴，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五臣注文選曰：漂沫謂馬行急口中沫出，審如此，則當用入聲沫字。子建借用去聲沫字，然去聲沫字非口中沫也。傳武仲舞賦曰：良駿逸足，惟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此用爲入聲，不誤矣。

沼沼取取

沼，色二字，易於相亂。沼以沼切，又音遙。又音由，抒白也。色音坎，又音陷。水聲也。故沼沼二字皆從水。沼音流水也。沼乙咸切，沒也。詔諸二字皆從言。詔音洮，疑也。詔音丑琰切，諛也。信信二字皆從心。信音洮，說

馬遷用嘽字班固用銜字二字之義一也班固或用嘽字爲識字前漢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陛下嘽遜而
米發也顏師古曰嘽古謙字而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陛下嘽遜而弗發也班固又用嘽字爲識字前
漢郊祀志曰今穀嘽未報顏師古曰嘽少意苦管反遷固作史間用古文以法俗學之蔽然至下字音
訓所不載則後世反滋其疑抑書籍散亡有不可致者耶此後學之所以爲難也

雕

字書曰雕都聊切鴟鵂也籀文作鵂觀國按字書偏傍從佳與從鳥者多通用故雞與鴟同雕與鵂同雕
與鵂同鵂與鵂同雁與鵂同然則雕與鵂同也後世乃用雕字爲雕刻之字蓋字書自有鵂彫三字彫
者瑯琊也彫者彫鏤也凋者凋落也三字雖分三義而與雕字並通用之瑯琊二字皆刻鏤之義而凋乃
凋落也雕乃彫鏤此二字無刻鏤之義乃假借用之是故前漢郊祀志曰賜爾鵂鵂鵂鵂顏師古曰鵂與
凋同王莽傳曰起九廟飾以金銀瑯琊顏師古曰瑯琊與彫同顏師古曰彫玉仍凡郊特牲曰丹漆雕幾之美
明堂位曰玉豆雕彫少儀曰車不雕幾論語曰松柏之後彫又曰朽木不可雕史記僉孟曰請以雕玉爲
棺揚子曰童子雕蟲篆刻又曰彫刻象刑又曰玉不雕瑯琊不作器長楊賦曰除雕琢之巧張平子西京
賦曰彬櫨玉瑯又東京賦曰彫弓斯張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乘雕玉之輿左太沖蜀都賦曰鵂鵂鳩其陰
杜子美詩曰雕鸛在秋天凡此正字與假借互用之其來久矣枚乘七發用彫弓相如子虛賦用雕弓其
義一也七發曰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子虛賦曰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此二句同者按
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作七發以諫之武帝即位以蒲輪迎乘死于路司馬相如事景帝時梁孝王來
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莊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數月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
相如歸久之因狗監侍上武帝讀子虛賦而後召相如則七發在前而子虛賦當在後相如竊七發之文
而顛倒其句耳

綠緣綠

禮記玉藻曰士綠衣鄭氏注曰鞠衣展衣綠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觀國按此
三衣皆祭服也所謂其妻以次受此服者士綠衣則士之妻亦綠衣也故周禮內司服曰辨外內命婦之
服鞠衣展衣綠衣素紗鄭氏注曰綠衣綠衣也蓋內命婦則女御服綠衣外命婦則士妻服綠衣與玉藻
士綠衣其制合矣周禮用綠字者綠從彖綠亦從彖可通讀音彖也綠衣詩衛莊姜傷己也妻上僭夫人
失位而作是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綠兮衣兮綠衣黃裳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今反以綠衣而黃裳黃裳喻
妾上僭亂禮也觀國詳綠衣詩辭皆綠衣之義也當讀綠作緣而詩用綠字者假借用字耳亦如燕王弼
也而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又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皆用綠字蓋綠緣二字皆從彖亦可通用也

幽黝

玉藻曰一命緇衣幽衡再命赤緇幽衡鄭氏注曰幽讀爲黝候人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帶毛氏訓曰一

命緇帶黝珩再命赤帶黝珩觀國按北方謂之幽都幽之色黑也黝黑色也在玉藻音幽讀爲於虬切在
毛氏訓詩言黝讀爲於糾切二字不同音其爲黑色則一也鄭氏因毛公訓詩用黝字遂以玉藻幽字亦
讀黝非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司農注曰黝讀爲幽又周禮守祿曰其祿
則守祿黝聖之鄭司農注曰黝讀爲幽按鄭康成注玉藻曰幽讀爲黝則讀爲於糾切也鄭司農又曰黝
讀爲幽則又讀爲於虬切何其反覆之不一耶惟詩與禮相傳名家者其用字多不同苟不悖於義則各
如本字讀可也詩曰顧顯令德而中庸引詩曰憲憲令德詩曰鵲之疆疆而表記引詩曰鵲之姜姜如此
類甚多不可概舉

摶

史記賈誼傳鵂鵂曰拘士繫俗兮摶若因拘徐廣注曰摶音華板反前漢賈誼傳鵂鵂曰恐士繫俗
摶若因拘李奇注曰摶音塊蘇林注曰摶人肩僂摶音欺全反顏師古注曰蘇音是觀國按史記摶如
因拘漢書曰摶若因拘用字不同者蓋賈誼文當時相傳非一本其用字固有不同處司馬遷班固各以
其所傳賈誼文摶而作史故其用字有不同也摶乃摶束之意字書摶亦作摶然則摶摶二字雖不同音
而其義則皆有因束拘繫之意於文無嫌也文選鵂鵂曰恐士繫俗兮摶若因拘蓋用漢書摶入選也
止用摶字而李善五臣注皆曰摶拘困也然則摶爲摶可知矣李奇曰摶音塊蘇林曰摶音欺全反顏師
古曰蘇音是三人之說皆非也

摶

摶從手南史宋高祖紀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摶蒲一擲百萬蓋用此摶字廣韻曰摶丑居切摶蒲也又
姓史記丞相摶里疾摶亦丑居切惡木也玉篇曰摶丑居切摶蒲也摶亦丑居切惡木也摶胡霸切木名
亦作摶觀國按摶從木讀爲胡霸切而書史皆用摶爲丑居切蓋變摶爲摶而借用之也惟禮部韻略於
摶字韻中有摶字注曰惡木也於古字書皆不合未得所安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摶又曰采芣薪摶食
我農夫蓋皆假借變摶爲摶又或變古文爲摶者故之不必出於字書然則修字書者固不可以假借之
字而著爲正字也若摶里之摶從手而史記摶里子傳用從木之摶者亦假借無傷也按史記摶里子傳
曰摶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秦封摶里子爲嚴君蓋秦乃鳳姓而廣韻以摶爲摶里之姓誤矣摶里子
傳又曰摶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摶里故俗謂之摶里子本傳言之詳矣而字書反以摶爲
摶里之姓何耶

苴菹

周禮鄉師之職大祭祀共苴菹杜子春曰苴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菹謂祭前菹也
鄭康成曰菹上與禮所謂苴苴茅長五寸束之所以承祭既祭束而去之觀國按字書苴子魚切禮所謂
包苴所謂苴菹所謂苴是也苴側魚切亦作菹酢菜菹也周禮醢人所謂韭菹菁菹苴菹葵菹芹菹
苴菹凡七菹是也苴音都切菹音都切鄉師共苴菹司巫共菹館是也苴菹菹三字三音而義各不同杜

子春以菹爲菹，非也。以茅爲菹，豈可食哉？鄭大夫讀菹爲菹，亦非也。菹乃所以爲菹，豈假讀菹爲菹耶？鄭康成以爲菹，是也。而引士虞禮爲菹，音義不同。蓋士虞禮亦當用菹字，而省文用苴字耳。所謂菹者，設茅爲菹以承祭也。周禮甸師祭其蕭茅，而司巫祭其菹。鄭師乃其茅菹者，甸師其茅而巳，鄉師以其茅而爲之菹，司巫則其承菹之館，所謂菹者，承菹之箱也。周官大抵聯事合治類如此。

能

能字奴登切。又奴代切。又奴來切。又上來切。其音奴登切者，多技藝也。所謂有能奮庸，所謂獻賢能之書，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之類是也。又與耐通用。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鄭氏注曰：耐，古能字也。其音奴代切者，姓也。何氏姓苑曰：能姓出長廣，亦與耐通用。史記淮南王安傳曰：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應劭注曰：輕罪不至於死，全其耐，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如淳注曰：律耐爲可耐，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注曰：一歲爲耐，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前漢高祖紀曰：郎中有耐，耐以上請之。顏師古注曰：耐，謂耐類旁毛也。又文帝紀曰：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又郊祀志曰：中都官耐罪囚徒，觀國校，許慎說文曰：耐，罪不至死也。玉篇曰：耐，如時切。頰頰也。廣韻曰：耐，奴代切。須也。然則耐與耐二字音與義通用也。所謂耐罪者，去其頂髮而存其鬢頰之毛，故曰罪不至死也。前漢高惠孝文功臣侯年表曰：宜曲侯丁通有罪，耐爲鬼薪，史家或用耐，或用耐，則通用可知矣。諸家注解耐爲頰鬢毛者是也。謂能任其罪者非也。其音奴來切者，爾雅云：隨三足曰能，是也。其音士來切者，與台通用。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又封禪書曰：有星彗於三能，前漢天文志曰：三能色青，君臣和，然則能與台通用，此類是也。若夫春秋左傳曰：盟於形外，此水名，音而也。宋有耐班，此姓音而也。唐司空圖自目爲耐辱居士，此音奴代切也。凡此皆專一音，不可兼他音讀之。

諱

無進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諱張爲幻，孔安國曰：諱，張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諱幻惑也。釋書曰：諱，竹求反。爾雅曰：僞，張也。郭璞注引書曰：無或僞張爲幻，謂幻惑欺誑人也。玉篇言部曰：諱，竹尤切。諱，張也。人部曰：僞，竹尤切。僞，張也。廣韻曰：諱，竹尤切。諱，張也。爾雅作僞，以此觀之，則諱僞二字通用也。防有僞諱詩曰：誰僞予美，心焉惕息。毛氏傳曰：僞，張也。鄭氏箋曰：誰僞張欺我乎？然則諱僞通用可知矣。史又用僞張字，後漢孝仁董皇后紀曰：汝今轉張怙汝兄耶？章懷太子注曰：轉張，猶張也。今按董皇后兄子重爲票騎將軍，何太后兄進爲大將軍，重與進權勢相害，董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嘗言曰：汝今轉張怙汝兄耶？蓋言何太后轉張欺誑，以怙其兄進也。轉張亦當爲欺誑之辭，而章懷太子以轉張爲張梁，非也。

舍

舍字與敎同音者，其義則止息也。與捨同音者，其義則釋去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言

川流晝夜無止息，逝者已往，愈遠而不可追，猶川流之無止息，孔子所以與歎也。舍當讀音敎。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義與此同。揚子法言：或問曰：水之進也，爲其不捨晝夜與？又曰：車航混混，不捨晝夜，乃川捨字與孔子意不合矣。易乾九二曰：見龍在田，時舍也。井初六曰：井甃無禽，時舍也。此皆謂止以待之也。屯六三曰：君子幾，不如舍，謂往則徒行，不如止也。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曰：舍，得策勳，謂飲酒置爵則奮勵勞于策也。文公十八年傳曰：舍，爵而行，謂飲酒置爵即行也。僖公三十年傳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謂止鄭毋伐也。宣公四年傳曰：乃舍之，皆爲大夫，謂止子良使毋去也。定公四年傳曰：舍舟于淮，謂止舟于淮水之汭，弗乘舟也。凡此舍字，皆讀音敎也。文公六年傳曰：晉舍二軍，七年傳曰：樂豫舍司馬，襄公二十三年傳曰：盡舍旂，昭公十九年傳曰：舍前之怨，皆曰：舍已從人。詩曰：舍旂舍旂，又曰：舍彼有罪，孟子曰：姑舍是。又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此舍字，皆讀音捨也。舍又與釋同音，亦同義。禮曰：舍奠，舍菜舍廟，舍幣，舍中，舍祭，列子曰：其人舍然大喜，此類是也。書史釋音多誤音調，當逆其義而讀之。

趣

趣字，一音七俱切，一音蒼苟切，一音七喻切，一音親足切。其音七俱切者，趣走也。視去就而趣走者也。其音蒼苟切者，周禮夏官有趣馬，以下士爲之。鄭氏注曰：趣，養馬者也。又校人曰：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駟。夫詩曰：騶惟趣馬，書虎賁綴衣趣馬，凡此趣馬，蓋勸駕之意也。若夫養馬，則有牧師，南師焉。其音七喻切者，趣，趨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易曰：變通者趣時也。詩：易釋音皆音趣作七喻切。其義則視趨背之宜而行者也。晉孟嘉傳言酒中趣之類是矣。其音親足切者，速行之意。史記曹參世家曰：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史記漢書張良傳曰：幾敗遁公事，今趣銷印。顏師古注曰：趣，音促。後漢光武詔曰：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章，懷太子注曰：趣，音促。此類是也。若夫趨字，惟七俱切一音而已。其義則行之疾也。綿蠻詩曰：豈敢懼行，畏不能趨。詩曰：巧趨踰兮，射則臧兮。周禮：縣正趨其耕事，鄭長里宰趨其耕耨，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大駟趨以采薪，論語：趨進如也。孟子：趨者趨者是氣也。又曰：其子趨而往視之。又曰：趨而迎之。又曰：其趨一也。記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鄭氏注曰：行而趨足曰趨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凡此趨字，皆七俱切一音也。與趣異矣。杜預春秋傳序曰：厭而飲之，使自趨之。陸德明釋音曰：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觀門按：杜預注又曰：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趨，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此趨字乃七住反也。則知前言使自趨之者，爲七俱反矣。陸德明于趨字立兩音，非也。前漢禮樂志曰：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顏師古注曰：趨讀曰趣。今按趨末背本者，如水趨下之趨，當音七俱切。顏師古讀音趣，亦非也。許慎說文曰：趨，直離切。趨，趨久也。玉篇：廣韻皆曰：趨，直離切。趨，本音池，然則趨與趨不同音。而世多以趨爲趨者，誤也。又俗書趨爲趨，蓋憚點畫之多，而變爲爲魚，又如變鄭爲鄒，變驕爲鷄，變鶴爲鶴，如此類無意義，不可循襲。

刀

許慎說文曰：刀，鄒高切。兵也。玉篇曰：刀，鄒高切。兵也。所以割也。亦名錢，以其利於人也。亦名布，分布人間。

也。又丁公切。引莊子曰。刀刀乎。亦姓。俗作刁。廣韻曰。刀。都高切。引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也。又都聊切。引軍器錄文曰。刀。斗。持時鈴。又姓。出渤海。引風俗通曰。齊大夫豐刀之後。俗作刁。觀國按。諸字書刀都高切。又音都聊切。一字而異音者也。於篆文則一而已。未有倒其筆爲刁者。倒其筆爲刁者。俗書也。史記貨殖傳曰。齊俗賤奴。而刁閑獨愛貴之。故曰。寧得母刁。此乃用俗書刁字爲姓。傳至於今也。失以俗書爲姓。則於譜牒無所宗。故矣。河廣詩曰。誰謂河廣。曾不用刀。鄭氏箋曰。小船曰刀。按字書。小船也。詩人從省文。用刀字耳。漢書李廣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注曰。刁斗以銅作鐺。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顏師古注曰。鐺音進。其說是也。軍器纂文以爲鈴。非也。

邑敬

史記孟敬傳云。政婦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前漢成帝紀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顏師古注曰。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又中山靖王勝傳曰。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顏師古注曰。於音烏。邑音一合反。又揚雄傳反離騷曰。惟增歎以於邑。今吾恐靈修之不覺改。顏師古注曰。於音烏。邑音退。凡此言於邑者。於讀爲烏。邑讀爲遇。其義則氣鬱而不舒之貌也。前漢酷吏傳贊曰。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注曰。邑音人相抱納之也。顏師古注曰。邑烏合反。史記商君傳曰。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屈平離騷曰。會歡歡予鬱邑。今哀朕時之不當。如此類用邑字。亦皆讀音遇。其義則鬱塞也。史記陳餘傳曰。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徐廣注曰。歇音烏。鐺反。前漢高祖紀曰。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注引鄭氏曰。歇音遇。絕之過。然則史家言訓字。有字書所不載者。此類是也。

珍

任人有問屋簷子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孟子曰。珍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不得食。則將珍之乎。趙岐注曰。珍。戾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其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珍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趙岐注曰。珍。戾也。觀國按。玉篇曰。珍。徒展切。珍。轉也。又音珍。廣韻曰。珍。知演切。轉繩也。又音珍。單衣也。以此觀之。則珍有兩義。其音徒展切。知演切者。其義則轉也。其音單衣也。珍兄之臂者。轉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轉繩然也。珍兄之臂而奪之食。非禮也。有以見禮重食輕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不能以孝悌教之。乃告以爲期之喪。是猶珍兄之臂。既已非禮。而又助之曰。姑徐徐。是則助其爲不孝不悌也。然則珍臂之珍。當讀爲徒展切。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凡相角。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珍而昔。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珍而搏廉。鄭司農注曰。珍。讀爲珍。珍之珍。陸德明釋音曰。珍。珍皆徒展反。蓋稱牛之角直。則老牛之角。珍而曲矣。珍而搏廉。則雖屈曲之而猶嚴利也。凡此珍字。與珍臂之珍。義皆同。

專制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負如吳。言伐楚之利。乃見歸諸焉。而耕於野。又二十七年左氏傳曰。歸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史記吳世家曰。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又刺客傳曰。專諸者。吳堂邑

人也。伍子胥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邁專諸於公子光。前漢賈誼傳疏曰。既疑有刺諸。刺刺起於兩柱之間。在左傳曰。在史記曰。專。前漢書曰。觀國按。玉篇曰。刺。市總切。魚名也。專。職緣切。謹也。音也。刺。徒官旨充二切。截也。廣韻曰。專。職緣切。亦姓。吳刺客專諸或作刺。則市總切。細刺也。亦作刺。以此觀之。則專諸者。是其姓也。左氏用刺字。皆借音耳。嚴其義。則刺刺二字。本無專音。因其左傳。漢書有借音。故修字書者。亦附於正字之下也。春秋成公十四年左氏傳曰。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刺也。使主社稷。杜預解曰。刺。子罕之母弟。釋音曰。刺。市戀反。刺。亦作刺。所謂刺刺。刺刺。揚子法言云。魯仲連傷而不刺。刺如刺而不傷。皆讀音旨充切。凡此乃刺刺二字正音也。非姓也。

市

按字書。市。市味切。象草木市然之形。從肉則爲肺。方味切。金藏也。詩曰。白有肺腸。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月令祭先肺。是已。肺又音普。貝切。詩曰。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是已。從草則爲葍。方味切。詩曰。葍葍甘棠。是已。從水則爲沛。沛蓋切。地名沛郡。是已。沛又音普。蓋切。孟子曰。沛然下雨。是已。從木則爲柿。方味切。新木也。凡此皆以市爲字母者也。市。嗟似切。其義則止也。從肉則爲肺。肺。矩吏切。肺有骨曰肺。易噬嗑卦曰。噬乾肺。是已。從木則爲柿。柿。几切。詩曰。萬億及柿。是已。從女則爲姊。姊。几切。爾雅曰。女子先生爲姊。是已。從木則爲柿。里切。果名。潘岳閒居賦曰。梁侯鳥柿之柿。是已。從水則爲沛。沛。即里切。亦作濟。書曰。濟河惟兗州。前漢地理志曰。沛河惟兗州。是已。從竹則爲第。狙吏切。肺。實也。凡此皆以市爲字母者也。市。甫勿切。許慎說文曰。市。譌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從巾象連帶之形。亦作市。亦作肆。市。時止切。許慎說文曰。實賣所之也。易曰。日中爲市。周禮有司市之官。是已。觀國按。此字甫味切。市字嗟似切。市字甫勿切。市字時止切。此四字篆文不同。其義與音皆異。而隸書者多互書之。易於疑亂。惟循其字母以求之。則各有攸歸。可以類見也。後漢方術傳。楊由。蜀郡人。爲郡文學掾。有風吹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當有薦木實者。頃之五官。操獻橘數包。章懷太子注曰。削。當作削。音平廢切。削。札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觀國按。顏師古注。漢書肺附。云。肺者。削木札也。然則史家以削札爲削肺。古人假借字有之。而楊由傳用肺字。義雖當作肺。而借音太遠矣。

省文

古文篆字多用省文。及變篆爲隸。亦或用省文者。循古文耳。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鄭康成注曰。故齊位作立。鄭司農注曰。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文。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以此知在古文爲立。在隸爲位。蓋古文用省文也。禹貢曰。東過洛陽。而漢書洛陽志曰。及盟津洛內。顏師古注曰。內。讀曰內。班固用省文耳。禹貢曰。嶠夷既略。維揚其道。此言維水。溜水皆復其故道也。而漢書地理志曰。維。當其道。後漢郡國志。北海國有留川縣。齊國有臨菑縣。本用溜字。而留者省文也。又用留者。假借用之耳。變維爲維者。亦省文也。史記項羽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沐猴者。獼猴也。而揚子法言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變沐爲木。變猴爲侯者。皆省文也。樂記曰。於是有淫泆作亂之事。而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淫泆枝杜。與巴

蜀同俗。顏師古注云：失讀曰洗。班固用省文也。詩曰：驅場有瓜。而漢書食貨志云：瓜瓠果蓏。殖於驅易。用易字者。省文也。禹貢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而漢書地理志云：山繇木條。蓋草字篆文爲艸。而少又其省文也。後漢班固傳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然史記：漢書並用莫府者。乃幕之省文也。史記有伍子胥傳。而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五子胥十篇。用五字者。省文也。史記貨殖傳曰：璚璵珠璣。齒革。而漢書郊祀志曰：毒冒犀玉二十餘物。用毒冒字者。省文也。史記平準書曰：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而漢書食貨志曰：印以給澹。又曰：必印於市。用印字者。省文也。用澹字者。假借也。周禮考工記曰：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而史記禮書曰：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規矩。方員之至也。用員字者。省文也。武成曰：乃偃武修文。而漢書郊祀歌曰：興文偃武。用偃字者。省文也。字書曰：獬狁者。徒倚也。而離騷曰：聊逍遙以相羊。用省文也。字書曰：獬獬。聚也。而宋玉招魂曰：螭蛇秦秦。用省文也。詩曰：獬狁之故。又曰：薄伐獬狁。而漢書匈奴傳引詩曰：獬允之故。薄伐獬允。用獬允字者。省文也。盧仝詩曰：盧子躑躅也。賢愚總莫驚。字書曰：躑躅。行不進貌。而文士皆用龍鐘字者。用省文也。論語曰：鄉人讎。而禮記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者。用省文也。史記貨殖傳曰：愈於織。而漢書食貨志曰：民愈貧困。用愈字者。省文也。長發詩曰：何天之龍。敷奏其勇。龍。讀作寵。用省文也。史記游俠傳曰：以睚眦殺人。而漢書孔光傳曰：匡管莫不誅傷。用匡字者。省文也。史記聶政傳曰：因自皮面決眼。當用披面。而用皮字者。省文也。七月詩曰：四之日舉趾。而漢書食貨志引詩曰：四之日舉止。用止字者。省文也。長發詩曰：聖敬日躋。而孔子閒居曰：聖敬日齊。用齊字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清河郡。縣音輸。而高祖功臣表有俞侯呂他。用俞字者。省文也。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而前漢樊噲傳贊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用茲字者。省文也。說命曰：敷學半。而禮記學記篇引兌命曰：學學半。用兌字。學字者。省文也。

學林卷第十

孫休四子名

吳志孫休永安五年立子璿爲太子注引詔曰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璿璿音如湖水潯渙之潯字蒨蒨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璿璿音如兕觥之觥字璿璿音如元礪首之礪次子名蒨蒨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蒨蒨音如褰衣下寬大之褰字蒨蒨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旣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奔避其普告天下咸使聞知觀國按古之字書皆篆文其所從偏旁有陰陽上下左右曲直之形皆義理之所存鍾錙之異而義各有取不徒設也至秦始皇變爲隸雖變爲隸然訓釋其義則悉本諸篆文許慎說文之類是也孫氏爲四男立名字欲其難犯易避夫古字之難犯易避者多矣不用古字而乃妄意撰造自爲之音而不言其偏旁所從之義徒欲立異而失先王制字之法茲所謂好異而不爲異者乎又第三子字昱音舉今按許慎說文昱音溫卽溫字之所從也孫氏其閱字書未廣耶廣韻上聲莽字頭旣收蒨字注曰吳王孫休子名入聲祿字韻又收蒨字注亦曰吳王孫休子名蓋古人說書蒨爲蒨而修廣韻者重複誤收之也梁有四公子名曰暕萬榮曰翽翽曰翽翽曰翽翽亦好怪之甚者也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及帝卽位乃去隨之号而爲隋以爲國號按字書隋徒果切其義則落

也。解也。裂肉也。玉篇隋亦作璽。隋文帝不審其字形離合之義。而輕於增損。祇取笑於後世耳。唐書則天武氏自創十有二字。曰。照。丙。天。地。日。月。星。風。雲。龍。虎。蛇。龜。而則天自名。照。取古人已制之字而改易之。意者古人已制之字未盡善耶。茲亦可謂贅矣。按集韻載則天自創者十有八字。於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至。人。字。閉。字之類。皆見於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自創者。不止乎十有二字。蓋唐史所載。未之盡也。至五代南唐劉勣。初名巖。探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龜音儼以名。茲又見其不知量也。

守

守字音首。音符二音。太守之守當音符。按廣韻上聲守字音首。注曰。主守也。去聲守字音符。注曰。太守也。釋典巡守止用守字。春秋僖公十二年左氏傳曰。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職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注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陸德明音義曰。守手又反。又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杜預注曰。官守王之羣臣。又傳曰。衛人將伐那。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杜預注曰。守謂那正卿國子。又僖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曰。奉夷叔以入守。又文公七年左氏傳曰。箕鄭居守。又宣公十年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大夫。皆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又昭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鄰。陸德明音義皆曰。守手又反。蓋手又反者。讀音符也。時未稱太守。然亦音符也。顏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此正用太守字音符也。然則凡稱太守皆當讀音符可知矣。亦如宿字音蕭。音秀二音。凡天星皆當音秀。若二十八宿。列宿之類是也。又宿留二字皆去聲。讀爲秀溜。漢書郊祀志曰。天子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又曰。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孟子曰。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趙岐注曰。不欲即去。故且宿留。廣韻去聲曰。宿留。停待也。然則宿字二音讀之當分別。不可混也。又如枕字分上聲。去聲二音。若枕股而哭。枕櫛而飲。水曲肱而枕之。枕流漱石。與夫枕戈枕江之類。皆去聲也。上聲爲實字。去聲爲虛字。二聲有辨也。至如臚傳鴻臚之臚。音廬而俗讀音盧。穎川穎考甫皆音永。而俗讀音郢。璟玉璟明之璟。音炯而俗讀音景。若此類皆非有假借音也。俗誤讀之耳。

寧甯

史記奉本紀。太史公載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注曰。或曰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觀國按。古人寧甯二字通用。故史記賈誼傳有寧甯。而前漢賈誼傳有甯甯。乃一人也。又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廣寧縣。晉書地理志。上谷郡有廣甯縣。則寧甯二字通用也。史記魏世家曰。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注曰。朝歌有甯鄉。劉昭注引史記。通韓上黨於共甯。則寧甯二字通用也。前漢禮樂志樂歌曰。秦尊柝櫟析朝。既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甯甯甯甯。甯乃甯也。前漢王莽傳曰。太后詔羣下勸職。永以康甯。蓋康甯卽康寧也。晉書寧馨兒。文士多用作甯馨。以此考之。則過秦論所謂寧越。乃甯越也。徐廣

以爲自別有此人。誤矣。春秋左氏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又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而公羊傳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蓋寧甯通用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諱。鄭氏注曰。陳靈公。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陸德明音義曰。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觀國按。陸德明謂各依字讀。則讀寧爲平聲。讀甯爲去聲矣。陸德明初不悟二音通用。而云各依字讀。非也。

冰

許慎說文。冰字音疑。亦作凝。今詳說文。冰字只從重人。其冰字乃疑字。無他音。不知後人何故以冰爲公而音兵也。蓋冰字從公從水而音疑。則於義爲正。爾雅曰。冰。脂也。郭璞注曰。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爾雅用冰字爲疑字。而莊子亦用冰爲疑字。而今之書史書用冰音兵者。當是秦漢間變篆爲隸時所改也。許慎後漢人也。說文尙以冰爲疑字。蓋說文本纂集古文而後改。古文冰音疑。不可改故也。王文公筆錄曰。李陽冰善篆。而不知冰字乃疑字。自後只呼爲李陽疑。蓋戲之也。唐故事。尙書祠部號冰廳。讀冰作去聲。言事簡清冷也。歐陽文忠公和梅聖俞從登東樓詩曰。自憐曾預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而用冰作平聲者。但欲順詩句平仄用之耳。歐公不應誤也。韓愈爲分司郎官上鄒相公啓曰。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累辭。藉藉公牘。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用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觀國按。愈啓所言。則祠部非事簡清冷之司也。當是憲宗時偶然省事多。而愈適當其任故耳。冰又爲箭箚之蓋。春秋昭公十四年左氏傳曰。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又二十五年傳曰。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又二十七年傳曰。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杜預注曰。冰。積圓蓋也。積圓是箭箚。其蓋可以取飲。

參

草書法。參字與參字同形。故晉人書參字皆作參。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書皆作參。殊不知參字乃音所成切。又音所減切。詩曰。參差女手。是也。後漢補衡爲漁陽參。參音七紺切。參擲者。擊鼓也。文士用參擲字。或用爲參。或用爲參。皆讀音七紺切。蓋假借也。徐鉉博學多識。時有修字官。凡字有從參者。悉改從參。諸曰。非可以一例。如漁陽參。黃庭肅蕭白日暗。則從參者。固不可改參也。參皆服其說。古人草書參字。作參字。蓋緣音驟。乃釋爾爲絲者。參音衫。乃旌旗之旂也。又草書參字。作參字。蓋緣音早。而參音所禁切也。又草書參字。作參字。蓋緣音驟。而參音參也。若據草書而改參參。則參矣。又如草書方字。類才字。故於字改爲於。遊字改爲遊。又草書參字。爲參。故斷字改爲斷。繼字改爲繼。如此類甚多。皆非法也。

員錯屈

唐書。員半千。其先以忠烈似伍員而賜姓。唐書吉王傳曰。員半千爲控鶴內供奉。唐書音義曰。員。王問切。元和姓纂去聲。員字注。備言員半千其先因募伍員而得姓。則伍員之員音運也。員半千姓亦音運也。廣韻去聲。員音運。姓也。注曰。前燕錄有金城員散。唐有棣州刺史員半千。則伍員之名。員半千之姓。同讀音運可知矣。春秋左氏傳凡言伍員。陸德明音義皆音云。非也。晉云惟有郎姓。蓋員亦音云。而非姓也。緣陸

勑偏旁異也。刺字首次。若詩之美刺是也。又晉戚若陳平傳解衣羸而佐刺船是也。刺音盧達切。諡法曰。暴民無親曰刺。乃惡諡也。漢武帝子燕王名旦者謀反自殺。諡曰刺王。王莽賜平阿候王仁諡曰刺侯。唐高祖子元吉諡曰巢刺王之類是也。刺又爲乖戾之意。前漢劉向傳曰。朝臣舛午。膠戾乖刺。顏師古注曰。刺音盧達反。言相違背也。唐書張助傳曰。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韓愈上佛骨表。憲宗怒曰。言何乖刺耶。此類是也。刺刺二字異體書之乃可辨。

結 語

前漢食貨志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錢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錢百萬。孟康注曰。繒錢貫也。顏師古注曰。繒居兩反。管子曰。凶歲糴釜十繒。蓋繒字旁從糸。則繒錢貫也。今俗謂錢爲繒而從金者誤也。許慎說文曰。疊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從品從宜。王莽以爲疊三日太盛。改爲三田。今爲疊字。非古也。古之戰陳字。只用陳字。不從車。如衛靈公問陳。春秋左氏傳魚麗陳。周禮大司馬教戰陳。其字皆作陳。管王義之作字。始變爲陣字。非古也。馬廐之廐。其字從厂下從段。去秋切後世俗書多誤爲广下既非也。字爲俗書改其體者甚多。如顧之頤。霸之霸。喬之喬。猷之猷。國之國。廟之廟。亂之亂。殺之殺。趨之趨。虧之虧。錢之禾。齊之齊。學之學。齋之齋。臺之臺。寶之寶。驅之驅。棲之棲。鹽之鹽。甕之甕。總之總。麥之麥。兔之兔。遲之遲。著之著。桌之桌。鍾之鍾。飯之飯。備之備。凡此皆流俗不曉義理者咸用之。而字書如廣韻集韻亦有取而附在正字之下者。皆非法也。如世俗書蠶字作蚕。蚕乃音腴也。書船字作舩。舩乃音江也。書本字作本。本乃音滔也。書體字作体。体乃音汾也。書闕字作閱。閱乃音卞也。書商字作商。商乃音的也。書須字作湏。湏乃音古文類字也。又如宜冥富寇皆從宀。而俗書爲宜冥富寇。況冲梁涼皆從水。而俗書爲況冲梁涼。廚廳皆從广。而俗書爲廚廳。博協皆從十。而俗書爲博協。凡此類皆失字之本體者也。又如厶字音氣。出於道書。梵字扶泛切。出於釋典。乚字彌也切。出於番姓。如此猥褻增益者。又不可勝紀。字學之敝甚矣。

盼 眄 盼

盼盼三字三音偏旁不同。義亦不同。盼從分。音覓切。字書曰。黑白分也。詩所謂美目盼兮。是已。盼從丐。音面。字書曰。邪視也。列子所謂始得夫子之一再。鄒陽書所謂莫不按劍相盼。是已。盼從兮。音晚。字書曰。根視也。孟子所謂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是已。三字音義雖異。而偏旁易於相亂。故世俗多誤書當書盼或誤爲盼。當書盼或誤爲盼。左太冲詠史詩曰。左盼澄江湖。右盼定羌胡。其用盼與盼。不相混也。俗白易於混疑耳。世言顧盼。謂邪視也。而多誤讀爲顧盼。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杜子美石碣詩曰。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蓋於義則有顧盼而無顧盼。古之文士未嘗誤用也。世俗多誤讀顧盼爲顧盼耳。世俗雖誤讀。然文士不可誤讀也。

邵望

邵從召從邑於篆文爲邵。邵從召從巾於篆文爲邵。二字同音市照切。而偏旁不同。諸字書曰：邵，晉邑也。又姓。邵公奭之後。亦作召。詩之召公召南是也。諸字書曰：邵，高也。揚雄法言曰：種蠶不強誨而山棲賢皆不足邵也。又曰：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吳秘注皆曰：邵，高也。邵邵二字訓義不同，不相通用。今禮部韻略去聲收邵字，而不收邵字，設或賦中用彌邵字爲韻，遂無韻可押。

胃腎

甲冑之冑與世冑之冑同音伯然甲冑之冑下從月世冑之冑下從肉若一體書之則爲無別矣又如杲字古老切上從日也杲字側狡切上從月也月音冒從冂從二也又如郤字去戟切右從邑卻字去略切右從冂蓋郤姓也晉有大夫郤獻子俗作郤者是也卻退也俗作却者是也又如伏字右從犬音服字書曰藏隱也伏字右從大音大字書曰地名在海中也亦如笑字音肖下從天笑字音替下從大車笑也又如陝音閃從夾內二入也陝音洽從夾內二人也陝州在宏農本陝縣後魏改爲州陝亦作狹亦作陝其義則隘也又如受音壽下從又容納也受音到下從攴姓也字形相疑似者多互書之不可不詳別也木字於篆文爲杙不從木也而玉篇於木部中收朮字則誤矣字書猶不免誤焉而況於流俗乎

食

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郭璞注曰曾猶重也爾雅又曰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郭璞注曰曾猶重也觀國按曾孫曾祖之曾當讀爲層古人用層字只書作曾字曾孫者言重疊層層爲孫也曾祖言重疊層層爲祖也故郭璞注爾雅曰曾猶重也則曾孫曾祖之曾吾層可知矣信南山詩曰曾孫田之又曰曾孫之穰又曰曾孫壽考甫田詩曰曾孫來止又曰曾孫不怒又曰曾孫之稼又曰曾孫之庾大田詩曰曾孫是若行葦詩曰曾孫維主維天之命詩曰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子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按鄭氏箋曰曾猶重也則詩凡言曾孫皆讀音層亦可知矣書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周禮曰詔女曾孫諸侯百福禮記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凡此類言曾孫一體也

-ii-

許慎說文曰礪胡猛切礪也亦作𠂔古文也故周禮有𠂔人掌金玉錫石之地鄭氏注曰𠂔之言礪也金石未成器曰礪觀國按礪亦作礪𠂔亦作𠂔則𠂔者古文礪字也周禮釋音𠂔音胡猛切王荊公引詩總角弗𠂔以釋𠂔人之義取其有分別之義若然則弗兮音慣而𠂔人亦音慣矣若𠂔人音慣則字𠂔𠂔人之𠂔當𠂔而不用也故荊公字說收礪字而不收𠂔字恐𠂔字未可遽爾削去也禮記曰天子之六府有司貨鄭氏注曰司貨𠂔人也陸德明音義曰𠂔胡猛切義甚明也廣韻上聲於礪字訓曰金玉未成器也又二字分二切則誤矣禮部韻略上聲𠂔字胡猛切金玉未成器也礪字古猛切鋼鐵礪石也亦誤矣蓋𠂔礪乃一字一義也廣韻禮部韻略皆分作二字二義而所訓二義又同而無別蓋廣韻唱其誤而禮部韻略襲其誤也

雖漢樂從弗念厥紹桑柔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凡此詩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大禹謨曰罰弗及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益稷曰帝不時敷同曰奏罔功啓呱呱而泣子弗子甘誓曰汝不恭命弗用命戮于社五子之歌曰十旬弗反民可近不可下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有衆率怠弗協湯誥曰弗忍荼毒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伊訓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于其子孫弗率太曰茲乃不義予弗狎于弗順盤庚曰汝曷弗告朕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說命曰茲故弗言罔不同心康誥曰暨不畏死罔弗憚召誥曰奈何弗敬王不敢後用洛誥曰厥攸灼敘弗其絕儀不及物君奭曰天命不易弗克經歷泰誓曰惟日不足弗克若天凡此書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周禮弓人曰居卑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禮記祭義曰先王之教因而弗改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曾子問曰不得嗣而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檀弓曰豈不得以噫弗果從王制曰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中庸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緇衣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凡此禮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易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又小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隨卦初九小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小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由此觀之則不字當有奔物切之音而字書收字有未盡蓋可見矣許慎說文不載之字甚多要當以類求之耳神農本草於藥部載落蘇世謂之茄子讀茄爲伽音而字書茄字止音加無伽音也打字世呼作丁寡切而字書打字惟音頂無丁寡切之音也若此者古今呼之久矣雖欲廢之不可得也

字書曰美似面切欲也又延面切餘也延也采芣詩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氏箋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宜王承亂美卒盡起陸德明音義曰美似面切今按鄭氏所謂美卒盡起者謂餘卒盡起也當音美爲延面切音義誤也周禮小司徒曰凡起徒卒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美鄭氏注曰美饒也陸德明音義曰美似面切今按以其餘爲美者家一人之外有餘失則免其常役以備非常推田與追胥竭作則凡有田獵盜賊之事雖饒餘之夫盡行矣當音美爲延面切音義亦誤也所謂無然欲美所謂臨淵美魚皆似面切也所謂壁美以起度所謂葬有美道皆延面切也其他經史所稱美字皆當以義推之灼然知其音矣又衍延二字亦有延面切之音板詩曰及爾游衍陸德明音義曰衍以戰反後漢安帝紀曰龍魚龍曼延百戲章懷太子注曰延以戰反蓋延面切與以戰反同一音也前漢地理志江夏郡有沙羨縣晉灼注曰羨音夷此又羨字之有別音者字書不載蓋地名有別音者字書多不載如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藍縣藍音胎東海郡有承縣承音證越嶲郡有卑水縣卑音班樂浪郡有結蟬縣蟬音提此類是也

甫田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鄭氏箋曰攘當讀作饒觀國按玉篇曰攘仁尙切損攘也又汝羊切攘攘也廣韻平聲曰攘汝羊切去聲曰攘仁尙切引文字指歸曰攘

攘也然則古之撰攘字用此攘字詳詩言攘其左右當爲撰攘之攘也鄭氏謂攘當爲饒者饒音餉其義則饒也爾雅曰饒饒也詩先言饒彼南畝則既已饒饒矣然後撰攘其左右而嘗其旨否於先後之序爲不紊若讀攘爲饒則既改其字形又改其字音併與其義而棄焉陸德明音義曰攘音饒又音餉亦誤矣良相詩曰其饒伊黍詩中自有饒字豈可改攘爲饒也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曰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又司馬遷傳曰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又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進攘之道何其爽與顏師古注皆曰攘仁尙反古人固每用此攘字爲撰攘之攘矣理甚明也

闕

許慎說文闕字鳥環切持弓彎關矢也南史關恩傳曰彎弓三石是也而古人以關闕二字與彎通用之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杜預曰關引弓也陸德明音義曰關鳥環反孟子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其兄關弓而射之凡此皆用關字爲彎字也史記陳涉世家引賈誼過秦論曰士不敢言而報怨又伍子胥傳曰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裴駰注曰貫鳥環反凡此用貫字爲彎也關闕二字於字書未嘗音作彎古人假借依其聲類而用之也亦如藏者隱藏也藏者姦藏也藏者臧否也史家於三字皆以藏字當之蓋藏藏藏三字義不同亦不同音是亦依其聲類而借用之取其意通而已

闕

字書闕字分三音一音烟一音謁一音易爾雅曰太歲在甲曰闕逢此闕字讀音烟也史記歷書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史記用焉字以代闕字則闕逢音烟可知矣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焉逢攝提格者甲寅年也而爾雅釋音曰闕鳥割反誤矣前漢匈奴傳曰冒頓闕氏生少子顏師古注曰闕氏匈奴皇后號闕音烟氏音支凡闕字讀音烟字者此類是也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此闕字讀音謁廣韻曰闕於歇反引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闕則單闕之闕音謁可知矣賈誼鵬鳥賦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史記賈誼傳前漢賈誼傳文選鵬鳥賦皆音闕爲鳥爲反皆誤矣若夫闕音易者如天闕塞闕之類是也夫字有忽於目前之習而誤爲音呼者皆此類

藉

許慎說文曰藉秦音切帝耕于畝也故天子躬耕謂之藉田前漢食貨志曰文帝即位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上書上威誼言始謂藉田躬耕以勸百姓南朝宋有藉田令皆只用藉字藉以借民力爲義天子躬耕三推借民力以勸天下也漢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漢書於食貨志用藉字而於帝紀用藉字二字義同可通用之也蓋藉字有二音一音秦音切一音慈夜切其音秦音切者若藉田若藉藉若藉大夫藉談之類是也其音慈夜切者若藉藉五采若藉用白茅若一茅三脊以爲藉若藉手以拜之類是也古人用字多假借亦或作藉甚至於藉藉字又或用溫藉史記義縱傳曰敢行少溫藉前漢義

繼傳曰：敢往少溫籍。顏師古注曰：藉，慈夜切。史記：漢書又皆以藉字爲慈夜切用之。蓋所謂假借者如此。揚子法言曰：破楚人鄧，籍戶籍館，釋音：藉，慈夜切。又慈亦切。觀國按：左傳曰：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是假楚之宮以爲己宮。當音藉館之藉爲慈夜切，而揚子釋音不能決，乃列兩音，則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孟氏將辟，藉除於城氏。杜預注曰：辟，穿藏也。於城氏，借人除葬道。陸德明音義曰：藉音借，觀國按：杜預謂借人除葬道，故藉字當讀作慈夜切，而音義者不悟，遂音藉爲借，誤矣。

余參

許慎說文曰：爾，兒氏切。麗，爾也。余，詞之必然也。廣韻曰：爾，汝也。義與余同。然則余者乃爾字之首也。後世既書爾爲爾而平其首，又改余爲尔，是俗書也。姓有尔朱氏，余綿氏，只用余字，蓋得姓之始用尔字，固不可變余爲爾也。後世俗書乃作尔字，故書爾爲尔，皆爾爲尔，皆非字法也。而俗書多字亦作尔，如書珍爲尔，書珍爲尔，書珍爲尔，皆因草書多字爲尔形，故隸書亦從而變之。然失字法益遠矣。說文曰：多，稠髮也。引詩：多髮如雲，亦作髮。而今世所傳毛公詩，君子偕老，篇曰：髮如雲，毛公訓曰：髮，黑髮也。蓋黑者色也，與稠義不同。既曰多稠髮，又曰髮黑髮，則多與髮異訓矣。然則許慎所引詩，當是別本詩作多字，而毛公詩作髮字，多髮二字雖通用，而訓釋者不當有二義也。

鰕鱖

鰕字，按字書七通切，淺鰕也。又徂鉤切，魚名也。又仕垢切，小人貌也。史記：張良世家云：沛公曰：鰕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徐廣注曰：鰕，魚也。仕垢反。前漢：張良傳云：沛公曰：鰕生說我。距關無納諸侯。服虔注曰：鰕，七垢反。小人也。觀國按：鰕，生，小人也。當讀爲仕垢反。徐廣以爲鰕，非也。史記：貨殖傳曰：鰕，千石，鮑，千鈞。徐廣注曰：鰕，音鰕，鰕，魚也。觀國按：鰕，千石者，鰕，音徂鉤切，魚也。若夫鰕，音鰕，鰕，亦魚名，豈可變鰕爲鰕也。蓋鰕從取，鰕從耳，亦音鰕，偏旁皆異也。徐廣謂鰕音鰕，亦誤矣。廣韻上聲曰：鰕，仕垢切。一曰：姓，漢有鰕生。觀國按：廣韻所謂漢有鰕生者，豈非以張良傳鰕生爲姓鰕之人耶。誤又甚矣。鰕，音青，魚名也。南史：虞仲傳曰：徐善爲滋味，齊帝就求飲食，方，徐祕不出，帝醉後體不快，乃獻醒酒醃，酢一方而已。鰕，又音征，亦作鰕，亦作鰕，鰕，魚名，食謂之五侯鮓，蓋魚之熟者者也。後漢：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鰕，魚飛集講堂前。章懷太子注曰：按續後漢書及謝承書，鰕字皆作鰕，又引郭璞注爾雅曰：鰕，知然反。大鰕，似鰕而短，鼻口在頰下。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鰕。觀國按：字書：鰕字亦作鰕，謝承書作三鰕，范蔚宗改爲鰕字，鰕，一也。章懷太子不當引郭璞注爾雅，故後人皆誤讀作知然反也。蓋音知然反者，顧人詩曰：鰕，鰕，鰕，四月詩曰：匪鰕匪鮓，潛詩曰：有鰕有鮓，注皆曰：鰕，大鰕也。賈誼弔屈原賦曰：橫江湖之鰕，今，固將制于鰕。蟻，文中子曰：江湖鰕鮓，非滿腹所容。郭璞注賦曰：江豚，海豬，叔鮓，王鮓，凡此言鰕，即爾雅所謂長二三丈者也。一冠雀，豈能銜三大鰕，長二三丈者耶。然則三鰕爲三鰕明矣。韓子曰：鰕似蛇，正謂此也。按字書：字之從單者，與從豐多通用，故鰕亦作鰕，鰕亦作鰕，鰕亦作鰕，則三鰕爲三鰕可以無疑矣。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救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鰕。作平聲，旃音，蓋承誤用之也。

揚

南史：顏竣傳曰：宋明帝時，歲旱人飢，中書令顏竣上言：禁揚一月，息米萬斛。觀國按：集韻曰：揚音唐，精米也。諸字書皆無揚字，惟集韻收此字，蓋因顏竣傳有此字，而集韻收之耳。凡米初出，糖而末精熟，則謂之糖，其得米多，及精熟之，則得米少，禁揚者，惟食糖，而不得精熟米也。然人之常情，與其食糖，而十事且食精熟之八，不知顏竣當時禁揚如何設法，而月能息米萬斛，其公米耶，其民米耶，不可得而知也。字書又有揚字，音蕩，又有師字，音伐，二字皆訓曰：精米也。今江浙荆湖間人，凡精米皆呼此二字，其字則與揚同。

茸何

前漢：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置室。蘇林注曰：茸，次也。顏師古注曰：茸，音人勇反，推也。置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謂推致置室之中也。文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之置室。五臣注曰：何，次也。茸，二觀國按：班固作司馬遷傳，去司馬遷未遠，必據司馬遷文用茸字，其義如顏師古注，文意通也。字書曰：茸，人勇切，推也。當用茸字，班固省其偏旁，故用茸字耳。自班固作漢史後，又歷四百餘年，梁昭明太子始集文選，既不依司馬遷傳作茸字，而變爲何字，是必得於他書也。他書所傳司馬遷文，歷年既久，豈無訛誤，然則茸何二字，義雖均通，猶當以漢書爲正，況何之義偏乎。

蛾

禮記：學記篇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鄭氏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音曰：蛾，魚倚反。觀國按：爾雅曰：蚍蜉，大蚍，小者蚍，廣韻曰：蚍，蚍蜉也。同作蛾，蓋蛾者，蚍蜉之省文也。學記之文，白始學積而至於大學，自小成充之至於大成，從微至著，積習有漸，故取譬以蛾子，白微積功以成大垤也。其云記曰：蛾子時術之，則古書有此語矣。說禮之家，引此語以爲喻也。書史亦多用蛾爲蛾字者。春秋：僖公十五年，左氏傳曰：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釋音曰：蛾，魚倚反。列子曰：先會鬼神魘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揚雄長楊賦曰：藉賴植頤，扶服蛾伏。顏師古注曰：蛾與蟻同，言伏如蟲蛾也。漢元帝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柰道。顏師古注曰：蛾若今之蠶蛾，按此言白蛾者，乃白蠶也，非蠶蛾。若蠶蛾之蛾，則與俄同音，與俄同音者，若詩曰：蠶首蛾眉，爾雅曰：登羅之類是也。

姓名異音

禮記：檀弓篇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蒧自外來，聞鐘聲，鄭氏注曰：杜蒧，或作屠蒧。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曰：晉荀息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蒧趨入，釋音曰：屠音徒。觀國按：蒧與蒧同音，苦怪切，音同而字不同，無傷也。若杜與徒乃二音，惟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以呼二音，當是屠字亦讀音杜，左氏假借用屠字耳。史記：孟嘗君傳有馮謫，表國注曰：謫音敷，又作媛，音許袁反。觀國按：謫媛二字不同音，當是有

兩名如袁盎又名絲之類是也。若夫左傳言驪姬。又言麗姬。而字書有嬀姬。三字不同。而同音驪也。史記言酈山。漢書言麗山。唐書言驪山。三字不同。而同音驪也。史記言朝錯。又言晁錯。漢書言鼂錯。三字不同。而同音晁也。書史諡閔者。或作愍。或作湮。三字不同。而同音閔也。諡僖者。亦作釐。福麻者。亦作釐。裁成者。亦作財。才智者。亦作財。凡此字異而音同者。意通斯可矣。

許慎說文曰：蘊，積也。於粉切。玉篇曰：蘊，藏也。積也。聚也。蓄也。廣韻曰：蘊，藏也。俗作蘊。引春秋蘊利生草。觀國按：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蘋蘩蕙藻之菜。杜預注曰：蘊藻，聚藻也。又六年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杜預注曰：蘊，積也。又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杜預注曰：蘊，積也。蓋皆從溫之蘊。則知蘊爲俗書矣。蘊又音於間切。史記酷吏義縱傳曰：敢行少蘊藉。前漢義縱傳曰：敢往少溫藉。顏師古注曰：少溫藉，言無所含容也。又馬宮傳贊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溫藉可也。顏師古注曰：溫藉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唐書李林甫傳曰：兵部侍郎盧綯按轡絕道去。帝愛其溫藉。凡此或用蘊字，或用溫字，或用醞字，皆讀爲於間切。有含蓄重厚之意。古人多假借用字。故蘊溫醞三字雖不同，而其義皆同於蘊。以此知調醞爲醞釀者，非也。易曰：乾坤其易之緼耶。韓康伯注曰：緼，淵奧也。按字書：緼，臬也。絮也。緼也。亂也。與易意不合。蓋亦當用蘊字。易省文用緼字耳。所謂淵奧，亦含蓄之異稱也。雲漢詩曰：早旣太甚。蘊隆蟲蟲。毛氏傳曰：蘊，蘊而暑。史記義縱傳用蘊藉，皆用俗書蘊字者。蓋變古文爲隸，變隸爲今文。書史中字多失其原，不足怪也。南史：王蘊，字彥深，以俗書爲名，尤不可。

史記酷吏郅都傳曰濟南闕氏宗人三百餘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裴駰注引漢書音義曰闕音小兒癩病之癩前漢書郅都傳曰濟南闕氏宗人三百餘家應邵注曰闕音馬闕眼之闕顏師古注曰闕音閑觀國按玉篇曰闕胡閑切阿也廣韻曰闕胡閑切人目多白父姓史記有濟南闕氏然則音閑是也馮一白爲闕而人目白爲闕孟子曰王使人闕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又曰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闕良人之所之也此闕字亦音閑其義則所謂阿也阿者斜視也成蹕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此蹕字音古莧切其義則視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惠公名颺與成蹕之名同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此闕字音苦暫切亦視也在字書爲蹕亦作闕揚雄解嘲曰鬼瞰其室光武紀曰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此類是也蹕蹕蹕三字三音其義各有攸處

前漢黃霸傳曰。霸代丙吉爲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蘇林注曰。今虎賁所著鵲也。顏師古注曰。此鵲音芬。字本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鵲者黑色。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今時俗所謂鵲鵲者也。晉曷非鵲雀也。觀國按。玉篇曰。鵲。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死乃止。又曰。鵲扶云切。鵲雀似鵲。以此觀之。則黃霸傳所謂鵲雀。

者鷁雀也。以其似鷁。故亦謂之鷁雀耳。顏師古以爲鷁鷁通用。非也。蘇林以爲虎賁所著鷁。亦非也。虎賁所著者鷁鳥。乃鷁雉之屬。不謂之雀。後漢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鷁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鷁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注曰。鷁似黑雉。出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鷁。鷁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翹。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傅元賦注曰。羽騎戴鷁。廣韻曰。鷁鳥似鷁。鷁必至死。推此類以觀之。則鷁非羣飛集於舍屋之物。則黃霸傳鷁雀非鬬死之鷁可知已。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鷁冠子一篇。班固注曰。楚人也。居深山。以鷁爲冠。顏師古注曰。以鷁鳥羽爲冠。然鷁冠子不顯姓名。蓋其人當時偶以鷁羽爲野服。因名曰鷁冠子。非取於武勇之義也。韓愈有讀鷁冠子文曰。鷁冠子十有六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嘗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其功德豈少哉。觀國嘗讀其書矣。以虛無爲宗。而變至於參合機會之際。其說不純乎先王之仁義。蓋戰國之際好異之人也。

史記秦始皇紀曰並海上北至瑯邪又曰遂並海西至平原津又曰並海南至會稽又封禪書曰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又大宛傳曰甌藏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前漢郊祀志曰始皇南至湘江遂登會稽並海上又曰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又曰皆在齊北並渤海又溝洫志曰並北山東至洛三百餘里又薛宣傳曰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以上並字顏師古注曰並步浪反列子曰孔子使人並涯止之唐書李適傳曰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此並字亦皆讀音步浪反者也並晉步浪反者其義與旁字邊字同前漢楊雄傳曰武帝廣開上林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孟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瑯邪是也字書並字無步浪反之音古人借音用之耳前漢地理志牂柯郡有同並縣應邵注曰並音伴字書亦無此音亦借音也

字書貨卽移切貨財也訾亦卽移切思也二字雖同音而義不同然古人於二字通用之史記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以貨爲郎前漢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以訾爲郎顏師古注曰訾讀與貨同訾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爲郎觀國按司馬相如傳在史記用貨字在漢書用訾字則貨訾二字通用之也前漢張釋之傳曰釋之以貨爲騎郎如淳注曰漢法訾五百萬得爲常侍卽所謂以貨爲郎者乃今之入粟也故黃霸傳曰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卒史又卜式傳曰輸家財半助邊拜中郎楊僕傳曰以千夫爲吏顏師古注曰千夫武功賞官令民出錢穀爲之凡此皆入貨補官者也司馬相如張釋之黃霸卜式皆漢名臣而皆以入貨進後世乃或恥居之何耶漢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適得官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以此觀之則漢時廉士亦不以入訾爲恥也史記貨殖傳曰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前漢枚乘傳曰舉其兵以訾於漢訾猶蠅蚋之附羣牛又食貨志曰豪富吏民訾數鉅萬又貨殖傳曰成都羅裒訾至鉅萬臨菑姓儻訾五千萬雒陽張長叔薛子

仲嘗亦十千萬。長安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皆凡此言。皆當用貨。借用字耳。皆又書紫。字書曰。誠。病也。毀也。書史與皆二字通用。小曼詩曰。翁翁誠誠。亦孔之哀。毛氏傳曰。誠誠然思不稱其上。也。召曼詩曰。皇皇誠誠。曾不知其功。毛氏傳曰。誠誠不共事也。曲禮曰。不苟。皆鄭氏注曰。不欲見毀。皆也。史記貨殖傳曰。以故能富。偷生無積聚。徐廣注曰。偷。苟且。惰懶之謂也。前漢地理志曰。臨邛。偷生而亡積聚。潘安仁西征賦曰。皆孝元於涓莛。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罪三王。皆五霸。此類是也。皆又姓也。前漢元帝功臣侯年表有樓虛侯皆順。

雖

雖字七余切。與徂同聲。旁從目也。又許葵切。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氏傳曰。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樂君子之德。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爾雅曰。雎鳩。王雎。郭璞注曰。雎鳩。雞類。今江東呼之爲鴉。好在江渚水邊食魚。鳥摯而有別也。玉篇曰。雎。七余切。王雎也。又次雎。行難也。凡此謂雎字。從目者也。前漢地理志。臨淮郡有雎陵縣。梁國有雎陽縣。班固曰。雎陽。故宋國。顏師古注曰。雎音雖。玉篇曰。雎。息遺切。水名。又許葵切。視貌。廣韻曰。雎。息遺切。水名。在梁郡。亦作灊。春秋成公十五年左氏傳曰。出舍于雎上。史記漢書高祖紀。皆曰。大戰彭城。靈壁東。雎水上。多殺士卒。雎水爲之不流。後漢郡國志。梁國雎陽縣。劉昭注引北征記曰。雎陽城周三十七里。又引地道記曰。梁孝王築雎陽城。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雎陽曲。凡此雎字。皆雎水之雎也。其音許葵切者。雎也。視貌也。莊子所謂而雎雎而肝肝是已。雎雎二字。音與義皆不同。蓋其字偏旁實異也。

封

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植數。共喪之。鄭氏注曰。丘封之度。與其植數。別尊卑也。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引喪大紀曰。凡封用紼。去碑負引。釋音曰。封。音彼驗反。觀國按。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植。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弓云。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植之。故所謂墳植也。乃封植也。封者。封土爲墳也。植者。植木爲飾也。窆者。下棺也。後世說禮之家。乃假封字爲窆字。故鄭氏訓窆器引喪大記。凡封用紼。則假封字爲窆字可知矣。禮弓曰。垂棺而封。又曰。商既封而弔。又曰。公輸若請以機封。又曰。於其封也。亦予之席。喪大記曰。毋諱以鼓封。曾子問曰。既封。改服而往。王制曰。庶人垂封。雜記曰。既封而退。相見。凡此封字。鄭氏注皆曰。當爲窆。釋音皆曰。封。彼驗反。

王彥賓學林新編。於宋人說部中。最稱精核。其間考書籍之譌脫。證事迹之歧異。辨文字之正借。審音讀之是非。皆元元本本。不爲臆壁虛造之說。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漢書敘傳云。正文字。惟學林。彥賓命名。蓋取諸此。舊本流傳頗鮮。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學者始得快觀。閩中覆刻本。間有譌舛。春謹重錄。開雕。以貽世之願。讀是書者。嘉慶十有四年七夕前一日。蕭山陳春識於湖海樓。



野客叢書小序

僕聞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裏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處，不暇詮次，繼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并體拘墟，稽考不無疏漏，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事也。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爲爲馬，更筆外篇，以俟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書於儀真郡齋之平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卷一

- 漢再受命之兆
-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 蘭亭不入選
-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 炎涼世態
- 張杜皆有後
- 王章孔融兒女
- 三公治獄陰德
- 汲黯運周陽由
- 班史略於節義
- 文帝露臺
- 高帝棄二子
- 東箱
- 張杜酷惡之報
- 董仲舒決獄事
- 文無害
- 臣瓚誤引事
- 傳不疑劉德
- 持國乘
- 雙張對上無隱

卷二

- 楊與晏作
- 題問難明

楊惲有外祖風
當時佚事
天亡秦兆
楚王好細腰
稱漢年數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殷浩失望
率運逃聽

卷三

論語點句
漢唐酒價
女侍中
蘇何強買民田宅
東漢呼萬歲
周顒處曖昧召禍
婦人封命
漢奉行故事之弊
班馬史文

卷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趙周守節優劣
荆軻
田叔善導驕主
王子猷操行
劉向譏恭顯
前漢有兩萬石君
新書所云
蜀先主讀書
穆生鄒陽
漢貴薦賢

宋瑛典
卑之無甚高論
次公何義
經書因誤
事有見於他傳
何敞引陳平語
晉惠問蝦蟆聲

歐公論鴟鵂
唐時酒味
東縕還婦
太平
喜人附己
古文奇字
楊胡有後
晉史外誤

張輔妄論班史
漢宣親政事
爰登密害電錯
尙書抵牾
王涯學太玄
蕭疏二傳
蘇武在匈奴
膠東之詐
袁郭論孔明
石顯瞻望之

卷五

唐人言牡丹
後世務省文
敬字
惠帝諱字
竹坡言緣沉槍
高適詩誤
文選注謬
孫公談圃
二公言宮殿

卷六

荆公讀蘇文
毛詩異同
詩句用嫵姚事
東坡梅詞
弋人何纂
毛詩諸聲
裴鐵同音
文人遞相祖述
古語雅拙
周禮中言銍字

卷七

拾遺記言傳說
損益前人詩語
韓用杜格
不識榜章事
紫荷囊
龐大噓人
杜荀鶴句
陳文惠詩句

玉蕊花
玉樹青葱
顏事與馮唐同
相如上林賦
王維詩誤
麥秋
夏侯傳注
中和樂職詩
翺退待退之之異

作字
樂天姬侍
露盤
蘇明允不能詩
潘家居省
來南協聲
三傳不同
噴嚏
蘇杭妓名

二書中言錫字
韓李設喻
承露絲囊
豹文麋鼠
五枝之鼠有二
陳平用張辟疆計
蘇黃互相引重
劉名割炙

唐虞麻事
地理訛舛
三公詩句

卷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二老歸周

蔡邕

誤引畢萬後

魯直詩體

晉鄭焉依

開元乾元二錄

明妃事

東道主等語

阿堵此君

卷九

李陸娛老之趣

賈遠傳誤

古人避諱

繡粟餐絲

子美悶詩

張長公

詩句紀時

三公官加公字

卷十

宣帝待霍氏

周侍郎詞意

晉帖

萱堂桑梓

名字相沿

文王之囿

蕭張封地
秋狹三術

種田養蠶

蒼茫作上聲

僧繇徐所佚事

畫鳥已已

禁用黃

徐彭年謬論

事見於前

稽康集

抑揚人物

魏舒無聊

元白韓柳

王易簡詩句

禹錫平淮詩

景仰前修

韓奴事

度曲二音

唯室奇詞

佛入中國

生子錫寶

漢碑引經語

韓信之幸

太上皇名

晉元帝

六

青州從事

夜雨對牀

千里尋蕪

漢田畝價

並食天廚

卷十一

郭解劇孟

師古注青紫

二公言時政

壺關三老

少翁致神

字人之官

漢諸君末年

丁管公治第

汲冢書

古者糧給之數

喉唇喉吻

卷十二

鄧生事不同

漢獄吏不恤

披霧睹天

公門有公

江淹儼古

藥欄

開八表

誅全甲

男人傳粉

臥雪二安

聯合古人句

卷十三

橋玄佚事

員貢二書

明妃琵琶事

石凍春

漢唐人丐閒之章

米價貴賤

魏證劇通

古者金價

朝請

正五九到官

借書一鵠

班范議論

蔡邕女寶

重三

王建襲杜意

史記簡略

輕怪二字

瘠消二義

王延扣冰

王介詩

如律令

古人引用經子語

稱翁姑爲官家

二公待宦官

灰釘事

八

七

九

解經惡穿鑿

二書一意

阿買

美事不兩全

書詞輕重

漢人居喪

弟姪獻言

王勃等語

丈人

卷十四

王珣母妻識見

文帝輕信

取亭館名

杜荀鶴羅隱詩

金巨羅

衆口鑠金

天開圖畫記

承准字

卷十五

富公奉使語

握髮等事

行狀不宜等語

賤庶出之子

螟蛉

唐時揚州通州

蕭何留守

人生何須

奏記禮重

雌蜺

臺笠繡襟

晉王氏數派

陳遵投轄

士君子立論之難

夷亭之議

新莽威斗

漢人下語

游士持書干謁

二史下卽字

晉官品占田

賈島事衆說不同

漢人多引逸經

金條脫事

古文尙書

奚斯頌魯

櫻桃無香

端午

徐忻詩

逍遙路惡難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

設法

秦夫人

禁中起居注

千秋一日九遷

歸去來辭語

衙牙二字

致仕官祿

曾子之書

不可爲已甚

酒分聖賢

卷十六

亭長

女子長跪

致敬宰相母

燈籠捕獮

施頭羈網

板輿

相如大人賦

撥刺幸刺

駁望承明

七發客難

退之毛穎傳

卷十七

賀知章上昇

鳥名詩

善學柳下惠

過與不及

漢碑疑字

崖蜜

一抔土事

北固懷古詩

東修

二李詩

古人名詩

作文受謝

銀鑊銀庫

卷十八

漢人釋經

漢臣僕衣阜白

上巳祓除

漢唐傳祿

黃鳥嚶嚶

廣陵

香橙

以珠爲名

大節七日假

男子稱寡

隨筆議論

古之賸者

相承疊用數語

藥名詩

疊字

後世珠少

用管蘇事

潘安仁言遁逃字

原道中語

羅珣事

木易非姓楊字

語益精明

福不登毗

一句中對偶

周孔醒醉

何武言誤

大人稱尊

萬機

漢人用事

東漢注

漢人作字

碑陰

陳驚坐

王胡之字

姚泓徐敬業

與雨祈祈

李白事說者不一

卷十九

詩譏

白蟻蔽日

杜詩合古意

白用杜句

古樂府名

靈運得句

展江亭語

李習之爲鄭州

化鶴二事

韓退之文章

卷二十

避高祖諱

規倣古詩意

杏花雨

河間傳意

珊瑚春黃驤

釋飴二字

人物名字不同

郎官令史

魏表非誤

優婦人不以其倫

楊牧二子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唐書敘事疎鹵

晉有二阿大

薛戎事

孔門十哲

子美櫻桃詩

五更轉

詩句相近

賤子具陳

司字作去聲

征有二義

李杜詩意

顏延年五君詠

著鞭聒耳

此陛下家事

顛倒用事

拗句格

以鳥對僧

魯直茶蘼詩

詰厥友于等語

少游斜陽暮

胡廣子孫

北固甘羅

參軍簿尉

詩中重押韻

餘糧棲畝

杜撰

詞句祖古人意

卷二十一

方言序

詩家用明光事

字文增減

魯直漁父詞

鸞栖枳棘

杜詩言荔枝

溫庭筠

張良有後

麻胡

誤以翟公爲方進

卷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儒人不作釋氏語

鄭氏詩箋

楊妃驪事

鼻祖耳孫

陳元方事

呼吸古人名字

鳳尾虎頭

陸士衡

解菜

麪以斤兩爲斗

卷二十三

古者拜禮

蒼頭稱將軍

咄嗟

魯直玉花驄詩

謝玄暉詩

應鶴史傳不聞

一丁字

車作居音

蘭茶二種

雲懷鄉

批繆皮傳

蕭華傳

董仲舒公孫弘

食酒

傳說刑人

先醒

古詩香字

陳胡二公評詩

以蒲爲肺

侯霸員半千宋璟

漢人規戒

符符二姓

蘇州

大唐唐國二錢

二迹

吾丘壽王論

骨利幹日出

漢人稱謂

唐人用一塵事

金釵十二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西施事

集注坡詩

松江詩話

詩品所載

鷲匹蠅三事

古人博識

卷二十四

歐陽公詞意

五言協律

以鄙語入詩中用

間平等語

阿房宮賦

用事相等

東坡水調

無恙無他

張祐經涉十一朝

在人賢識其大

荷輦

饑食榆皮

楊白花

卷二十五

鸞鳳萬舉

夏商鑄錢

文士言數目

齊己詩

古人對偶

晉惟樹用一印

證文與正

陳簡齋詩

東坡用如皋事

東坡用計魁梧

韓杜詩意

楓橋

地名語論

絕交論

二花睡足

赤令與中丞分道

杜詩言沈宋

借對

蝶粉蜂黃

以物性喻人

薦疏稱字與年

楊妃竊笛

東坡卜算子

古人句法

大小言作

烏龍黃耳

劉稹之

王褒碑

續釋常談

不用南人爲相

詩人斷句入他意

賈趙二后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詞

文帝薄葬

元二之災

郭璞先知

魏其侯傳

卷二十六

錄釋

十萬橫行

烏頭白

長安浩穰

唐言金印

孟嘗非諛

半夜鐘

丹陽有數處

釋乳母之過

盤谷序

卷二十七

報羅二說

姓名同者

江革

退之淮西碑

唐宰相視事

唐階官之制

醉翁亭記

應璩百一詩

景帝殺周亞夫

卷二十八

封贈外祖

浮雲蔽日

名與本傳不同

利登後嗣

左右丞相

漢嫁妻喪葬遇制

掖庭收養會孫

史文因誤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錄尙書事

漢人用積薪事

烏鬼

唐袍服用花綾

野航

宣帝之致良吏

劉夢得烏衣巷詩

五松事

宮殿

東陽沈隱侯

漢賜金晉賜布帛

古人諺語

漢朝臣見三公禮

省中畫壁

緒康幽憤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退之琴詩

二史贊論

詩意重疊

道士鵝羣

退之注論語

呼物之音

筆架沾雨

唐人一詩見兩處

禍福不相遠

事有定數

古今之學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唐書用煤錫字

卷二十九

後宮嬪御

石頭石城西塞

鷗冠子

用張家故事

挽河洗兵

陳平祖人故智

白鷗波浩蕩

棠陰樹植

不磷不緇

養鷹化鳳

青溪一曲製一弄

卷三十

古本漢書

邊韶春眠

麋鹿性異

畫龍

其唯聖人乎

健兒跋扈

八珍

三寢百餘歲

湖日薄船

太公之年

郡守左符

諒闇登遐

禽經

慨慷等語

盧氏四世

徽楚相文

五言詩

武王鏡銘

杜詩用玉盤二字

一頓

俗語有所自

東坡賞花詩

功參微管

續釋常談

唐突

前輩與叔手帖

貓鬼

王播入相

聘后金數

得一順天錢

白樸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角里

小名大子

以點心爲小食

五總龜九齡

足寒傷心

附錄

野老紀聞

王先生續銘

僅約香方

民應如關

火浣布

劉琨盧湛贈答詩

野客叢書卷第一

宋長洲王 縉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禰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靈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之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將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軍于無禮屬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嘗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民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諷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惟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屈原有懷鄉爲鮑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兮謂蕭艾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公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諒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時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爲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與工營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爲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選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箏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箏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興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字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緘文詞強爲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會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漢書史記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爲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羽大敗勢甚危急躍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

收載行高祖怨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嘗項羽置太公於高祖之上赫鎮可畏無地措手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更衣微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延年更衣還微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姬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竝坐垂前引而卻之鄧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側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獨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嫌甚乎按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獨廟之則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動懸於東箱金日磾傳非何羅袖刃從東箱上電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並從序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霍公事正與此二事同霍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霍公大害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霍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淨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醢醢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

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即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爲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易職。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愆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晉。逮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顯權讓能。黃裳佑。正倫鴻漸。遲是也。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開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口口口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每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聽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乙長。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乙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奔基。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

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嗣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深詰。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車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服罪。郡漢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德。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昭覆者。燕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爲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干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爲名族。此一事亦爲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爲不淺矣。前書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湯同事。當時冤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爲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瓊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瓊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甕也。但管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瓊誤以二事。併爲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余土所築。形如鐵盧。以居酒甕。非餅甕。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避周陽由

事成傳。未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齒。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黯長。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黯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進而避之。不失爲厚德。

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豈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霍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積養。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朋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二

楊興安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匡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聞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衡衛於上為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殺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為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則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與蘇薛大夫。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即得人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

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回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為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朔。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衆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捐之棄市。與髡鉗為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與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況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秉竝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錢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嬰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嬰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隱。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見寬為廷尉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雖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嬰遂可也。湯或為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為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關門息權之意。惲報書。委曲敷敘。其快快

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逸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遠，只此一音，謂夜未盡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渠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未渠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裂未渠透。故合呼遠，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遠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可勝數。如高祖時，趙舉舉春，李舉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通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先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叩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耕而歇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聚眾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匹夫而敢為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

可遇，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義黃霸之為人，上領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醉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豈矣。王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仲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餓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子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為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為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素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曠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見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寬復用之。此事見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貴在軍中，與中郎將印哀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決

於上欲誅之。卽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憂籌策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有名訟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麈尾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敵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始書。勉爲時起。浩因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客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殷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劒。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始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胷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讎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也。且殷浩一般。若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僞。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殷浩始終不起。恪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爲浩。遂指以爲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概。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爲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爲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

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殷浩之事。且笑晉人。復爲殷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爲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焉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爲貧沉爲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爲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爲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爲官乎爲私乎

率還逃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踴武。逖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逖。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穀擊。而史記作擊穀。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逖聽。馳車穀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撻表逖聽前事。沈約啓逖聽所未嘗。

野客叢書卷第三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獸公論驕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又曰殷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園林氏之騶虞優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

南子耳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連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若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則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玢談叢北齊盧思道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鸞頭竹葉經春熟如錫氣味綠黏臺曰春酒酒客過綠黏黏臺曰宜城酒似餠曰黏臺酒似餠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鸞頭時香醪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饌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叉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東鄰遺婦

劇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為羞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東鄰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誠說之士也東鄰乞火非遺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

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婦聞之束縲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燬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按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民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龜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嘗安祿山牙藥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黨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為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祗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衍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歌恭於虜園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詣上太守壽援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為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己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荊公用會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使行義之豪傑耳

觀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觀其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安。

周顒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劭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顒將入。導呼顒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願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顒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顒。顒不與言。願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顒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顒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顒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顒表救己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顒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顒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己。反以陷己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顒死而後。方知向者詭譎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顒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襲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路誠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謂。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郎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死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都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為太夫。

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崩。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舅。俱徵。遂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儔。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裔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道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俗。唐之元。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末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於此不為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賈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為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其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棄庶孽。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弊也。禹之此言。正魏相及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馬廄。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為中興賢相。而因循承弊。不以為怪。是可為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嵇森森如千丈松。磊磊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濁投兄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真種告急。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奇。二說不同。僕謂何奇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奇。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舛舛。而認以為正文。如漢書衛綰

傳不執何綰。而史記作不誰何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爲誰何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還。漢書則曰出還軍。漢書謂將軍爲河綰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表則曰調。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第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傳不疑上謁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僞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趙主。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妄。二史鋪敘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待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最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錯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遭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督周曉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周曉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符堅將所獲。曉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尙書郎。曉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仕乎。堅乃止。曉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曉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曉。無爲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馬衍書曰。聞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僕便故朝尙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嗚呼。尙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開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擡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則孝宣而上。不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爲燕刺秦始。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隱迹隱避。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趙主

爰盎與趙主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問者。蓋欲以錯惡密害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客。而請問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錯。未必不自晝日夜從史之故。奈何帝爲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爲。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盎薦上。上召見盎。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盎又請問。而錯竟不能免矣。盎之請問。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盎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盎肯蹈故轍。錯計出於嘉上。而盎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驛主

輔導羣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爲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禍而爲福反惡而爲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爲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爲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從史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尙書抵牾

尙書大傳與古文尙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尙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抵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尙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畢陶戒舜之語曰無敢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數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爲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畢陶戒舜無教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尙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尙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尙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尙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尙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默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歛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鑒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獲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禍關爲後世笑尙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說趙主

劉向說趙主亦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竊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懷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爲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食位不去卒爲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顯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君及長子建次甲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爲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賈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爲勇猛而臨官故鄉剽而兇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大姦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賈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

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爲善，而爲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駁刺者，攘臂爲政，行雖大，家富財足，隱機肝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擾亂杖楚，慮有德色，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視，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爲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後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策，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謬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後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間其故，曰：孫將軍能賞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遇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也。又郭冲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誅，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使劉璋暗弱之敵，不無振作，不應刻剝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過耳。

穰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爲穰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穰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對我於市，僕謂穰生之去，初不爲醴，蓋託體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尙爾，待賓之禮可知。穰生高蹈遠舉，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噫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穰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請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何句，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繼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

顯以爲不妬譴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何句，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譴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躡身而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貴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衡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猶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鄭中宅看牡丹，自貴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而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興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榮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榮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玉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

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臺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臺花詩云玉臺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識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觀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臺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臺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臺即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臺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楊子雲甘泉賦牙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開元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蔡邕虞翻傅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矣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羅綠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舊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護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大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頤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頤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蒼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頤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尙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

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尙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陪於郎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口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頤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爲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登尊酒與子結綢繆益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丈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益玉標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益益一水間梁普通問孫文裕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益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尙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精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爲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爲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鎗甲苦臥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鎗鎗臥於苦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鎗爲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弼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鎗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鎗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杳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殺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苦爲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鎗爲精鐵則金鎗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鎗甲者即黃金鎗子甲耳賈休詩曰黃金鎗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鎗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苦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鎗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石重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鎗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會漫錄論苦臥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

爲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爲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爲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便寫誤以所具反爲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爲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以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爲有驗。是皆以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與時，鬱眉之郡尉，數奇見惜，挫狼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當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誤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鞍玉勒繡韉，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細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畝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類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楊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詳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暕，又非也。按晉書，覽生暕，暕生暕，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暕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暕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傳陸侯萬及從昆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子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

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穆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竟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左右笑之。明日凌晨，聞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贊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穆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待親守官酒上，時公爲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底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鄉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即此爲其玉女井也。其底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臨月復故。其後十五年，公又失長子，而古相者言：應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澄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隣郭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掘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卒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節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脩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編于之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請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朕朕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哀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豈有與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其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爲。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此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朝湜待退之異

唐史謂李朝湜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燕喜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即退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白

律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倕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則又嘗言曰。行已莫若是貴。此則之于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則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則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用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稱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第六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墨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實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敘事典瞻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若駱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一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退之時。非固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

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則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焚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或路切。音措耳。又若駱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此類甚多。在退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應歌一調。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其君作衛生涯之語。謂作讀爲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爲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視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輅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極。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尙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言則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書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爲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爲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簫。谷兒扶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角紫紅。皆減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蠻一詩曰。花面下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興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隨我足。小婢隨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若駱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荆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買登朝。唐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籍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身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章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墜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之詩。緇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尙嫖姚。如此甚多。皆明

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爲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章響昭。難變竝會。雅聲遠姚。注。姚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爲音。亦不爲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露盤

續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鑄略。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陵。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盤開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陵。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爲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清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昔蘇軾謫居。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會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事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蕊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月寒空墜曙。幽夢綠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若路遠。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就當時之語。非自爲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脍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慕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慕。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慕。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注。慕本作慕。法言。慕。宋衷注曰。慕。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慕。乃是慕字。又非慕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何慕。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

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祟。尚書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致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麋麋。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干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爲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谷縣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爲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誼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翾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慶。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義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義儀二字。皆音俄。時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俄作儀。徐廣音儀作儀。漢碑凡義義皆作義儀。而司隸魯岐碑又作義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倚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義義等字。同爲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辜。淹遠之度兮。語子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蠶。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爲縹。漢人書災爲縹。正此音也。觀當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閑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抵牾如信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稱致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則以聲姜位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信公之母信公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貧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噴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雅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雅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東晉賦杜康啜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儼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燭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瓊瑤篴篴謝好簫陳寵鸞栗沈平簫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股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官且教取又曰花前酒後誰相勸滿坐唱歌容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殺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瓊瑤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饅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饅字盧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膳之實糗餌粉羞鄭箋今之饅餠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若爾雅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饅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登古人詩未用饅邪

野客叢書卷第七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爲緒衣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簞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饅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饅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饅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饅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饅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榭傳三歲獻甘饅音饅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誦注亦有饅字則是饅字大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饅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饅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饅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饅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隨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薛稷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衙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闕闕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闕闕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全用前人一語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爲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諤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諭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蒼影正是行人嗚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爲基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稚人嗚嗚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義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承露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不識擣藥事

綱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尙廉識於擣藥枚舉屬文徒自成於飢餓沈元用啓讀擣藥而歷識敢謂知書問新招而不知尙懸寡學陸機不識擣藥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子讀匈奴傳不識擣藥孤墜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擣藥天子也言匈奴號擣藥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要諸書然則不識擣藥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廳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廳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繆彤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嵬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廳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寶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寶攸曰此廳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寶逵之頒神爵寶攸之對廳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裴虞三輔決錄亦謂寶攸

紫荷囊

前漢書尙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尙書紫荷囊以生紫爲綬綴之外服加於肩上也梁史周舍問劉杳尙書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囊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紫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白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尙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囊囊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皆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竝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頤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鷹犬鷹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大爲美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爲督郵鷹犬鷹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揀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陳平用張辟疆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實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強勸陳平進用台產。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強爲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強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強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強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強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強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辟強術高。辟強是以似之。辟強之謂與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強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退之易閑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閑。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蟾蜍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甚。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蟾蜍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常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未爲確。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以烹。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小船燒鰻香。李伯貽詩曰。香鱸何處鱸魚香。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筆。蓋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

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嘗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緄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緄君。是割指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緄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宛舌而同聲。翰注。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語甚美。屠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屠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廣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伏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廣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將軍極簡易。然廣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伏樂爲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伏樂。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疎也。

唐張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德裕爲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張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鄒有二地名。屬南陽者。晉贊。屬沛郡者。晉陸。按漢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鄒。誤以爲沛地之縣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鄒侯。姚合詩曰。鄒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鄒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鄒侯也。唐書釋文。鄒。南陽縣名。則肝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家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李自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傳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

以岳陽巴丘湖。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中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祖封項籍之地。非丹封地也。樊穀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

漢書載賓。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卽窮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非術。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卷第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潛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潛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潛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其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澤州鍾離縣。四宜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宜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稽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

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爲斗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賡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者。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爲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羣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候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茫。注皆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人。三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疫流行。迅風折樹。五星晨錯。六蝗蟲多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卓奏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僧孺徐所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出巡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

雲卿所撰徐斯碑云。斯爲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爲法曹。部人譴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斯。終能辨正而出。所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斯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斯亦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未嘗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翳。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翳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翳。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翳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新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大原王沉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庚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取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爲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爲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爲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爲名。或以名爲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尙爾不可辨。況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類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宿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轉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曉。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開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雘黃以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

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縠奏。御案牘。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故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爲永式。白紙多繇。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通等傳。故劉禹錫詩曰。侵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藤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書用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爲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爲延字。非延字也。然觀庚信有晉鄭焉依之語。是讀爲焉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爲名。或云語詞。皆音焉。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焉。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假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庚信謂焉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印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爲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濟王三儲。右僕射裴寂一儲。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尙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承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非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施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逆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增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嬃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妻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憤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問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爲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昆陵賀方回家所藏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達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

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真以錢爲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爲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野客叢書卷第九

李陸嫖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嫖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囊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處。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久渴女爲也。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閨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騰。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爲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此政樂爾。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逝。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壺之下。仰

事俯育。團圓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爲樂。又不和不與之爲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逵之傳云。逵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文帝時爲梁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逵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逵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逵爲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爲曾祖。自詡至光且七世。而遠事四朝。又何其太速。逵視捐之爲三世孫。視光爲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末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劾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雖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及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犖精練。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難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處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後漢書帝諱盤。史記萬益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徹侯爲通侯。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辦嚴。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爲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與爲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昭穆。昭君爲昭君。三國志章昭爲章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簡文帝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當春爲富陽。新春爲新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潤但言薛潤。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綽。隋祖諱忠。凡

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書爲中書。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武。如武貴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爲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貞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竝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龜爲崇龜。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荻預爲荻葉。至本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豐州。章純改名貫之。章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誼。崔純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紹。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昂。宋緄會要作宋混。鄭誦避文宗諱誦。改名潮。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諱忱。常諱改名損。穆諱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故本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稹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脩。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範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鄞。賈會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滑劾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孟同。范曄以父諱秦。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密爲蠶。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開元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之義。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浩謂晉諱昭。改名昭。案說文。自有昭穆字。以昭爲昭。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在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齋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細索雜記亦莫曉而可。僕考之。蓋唐初爲世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蓬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章升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爲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爲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齋錄

東坡曰。謂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餅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議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七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涓涓。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甕。餓死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窮。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爲信。其託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嗷嗷晨雞鳴。誰樓鼓角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自有其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視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嗷嗷晨雞鳴。誰樓鼓角聲。所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崇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少。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爲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爲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惔傳曰。今儼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尙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

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執。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宜亦曰。昔吳國張長公。就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稱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釋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考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壽。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聲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若綠坡竹。注。王侯聲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聲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侯也。聲所著者。僅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爲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爲聲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僅有坡仙簡韻。王會之挾老秦取之。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雲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卻回。權德輿曰。去年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兩詩皆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兩等罪罪之意。方干詩曰。去年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瓊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瓊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卻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宋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爲除贈。曰司空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爲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爲無白矣。

唯室詩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腑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第十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益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敵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寬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祿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顯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風恩之故觀其詔曰適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後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悍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罪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人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

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王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老聃實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蒼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落花簾影顛倒落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簾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遵落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簾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簾花何遜詩曰燕子飛還落簾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遵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遵之先已有簾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簾花落酒中李賀亦有落花照月爲對樓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簾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始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組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眼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舊舍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及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篇贊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動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卿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賜羣官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祭酒李濟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奢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晉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義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牘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任彦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道五屏四。劉惔碑曰：動乎檢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陸碑曰：鄉黨遜遜。朝廷使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微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愆。嚴發碑曰：篤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泥而不滓，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嚼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嚼然泥而不滓。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漢如能君碑、陳留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蒼堂桑梓

今人稱母為北堂，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為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為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為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為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密，決非為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欲兵旁矣。視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泜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為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混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混，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書。酈生

酈嘉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慨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樸，故太上皇無名，母嫗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嫗，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土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嫗，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蕭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嫗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焉永卿謂風俗質樸，上皇無名，母嫗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圖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十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圖方七十里，寡人之圖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圖百里，齊宣王之圖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圖爲百里，文王之圖豈真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謂贏辛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嘗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與於江左，願以續二百餘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欲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譏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高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臍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爲論。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雋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掾，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新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光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餓，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廉訖奏之，詔嘉有汲黯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章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章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宵滴瀝對牀眠。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者。聽雨對牀眠。此善用章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防上人詩曰。每思閑淨話。夜雨對牀眠。夜雨對牀施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章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閒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需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貨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飽。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尋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尋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尋羹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尋羹。但末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尋羹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尋羹。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山下。君思千里尋羹。鉅山詩曰。一出脩門道。重將末下尋羹。觀二公所云。是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觀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尋羹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細索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西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羹。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尋羹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尋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羹。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尋羹。萬丈名膾。千里之羹。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版土之膏。畝價一金。曹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

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狃於姑息。所在習頹爲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頗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勸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梁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劍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曷博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雙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粒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願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下人。粒食天廚。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威命作姦。則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威命作姦。則攻。休乃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仇劉。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威命作姦。則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巧問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實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各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勰之嘗爲此官而任還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武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害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懷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械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數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耗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遣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貲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廟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武早除秦王及建武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恒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廟通之故知爾初廟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賢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

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吳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冤甚力謂充衛至尊之命迫憂太子造飾姦詐華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憤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其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苟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從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觀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謁此合從去聲如寶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謁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榮戟復使河東剿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起

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新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驛驛。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銜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後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厥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稿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遠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語云。借書一嘆。還書一嘆。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譏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癡。僕觀廣韻注張孟珪所載。韻字皆曰。借書。蓋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觥。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鴨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鴨。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鴨。曰。無無安世書三篋。蓋得揚雄酒一鴨。乃作鴟夷之醢。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爲證。與僕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鑿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爲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爲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爲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

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類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嬪二事。甚與衛青妻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害也。綴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閱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斗。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

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待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唇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惟良。實掌喉唇。尚書爲喉舌。而以爲喉唇。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文帝曰。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僕曰。喉唇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唇。喉唇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唇。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箋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紫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刍之意。僕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鄧生事不同

史記鄧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鄧生見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鄧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有鄧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劍。冠劍冠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鄧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鄧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豈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鄧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俱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強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請得使之令。足下起。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鄧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鄧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賊民。鄧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盡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鄧生叱使者曰。吾

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乃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鄧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十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鄧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鄧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偃洗見鄧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聞問之久矣。湯由是舉寬。以寬爲奏議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議掾。以古法議決疑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向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歟。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殘。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各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奪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悚。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

爲語。觀物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二字

藝文志。江表。有詞科人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達樂廣。能令雲霧裏。略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敗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舉雲而見白日。豁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觀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瘡疾。春時有瘡首疾。鄭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瘡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瘡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瘡爲消病。惟禮部韻字下注瘡瘡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瘡瘡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象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爲王祥。尤爲切當。爲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懷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懷古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雲一聲秋思長。日。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輿與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髮老。詩思碧雲秋。雲黃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日。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

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會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蛇。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蛇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以有祝蛇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蛇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詔婦者爲祝蛇。是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蛇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僂排疎賓。望衛祝蛇。既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閹入宮禁。率多作草下欄。則藥欄尤分明也。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塔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懸。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書看菊。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園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若鶯漁隱亦引藥爲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末之問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表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詩云。年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表。蓋以十年爲一表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閣開八表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蓋改開爲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續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

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實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實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屢畢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屢畢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卻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爲之注耳。

稱翁姑爲官家

吳人稱翁姑爲官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母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男人傳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若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倭倭幸傳。籍籍閭閻。傅粉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從容治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官宦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官宦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儒。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殺妻子皆僵。二事其相類。皆雪中尚臥。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痾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燕。後有岳。香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灰釘事

劉縉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

釘事。前蕭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琰奇。惟鳴鏑。釘鹿盧。商隱影摹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王莽將揮金鉞。且戒妖僧爲僞。違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龍中龜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鸛翎送龍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尙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若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長劍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子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自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陸士龍之後也。祥覽敦導義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

別派也。肅州度懷陵人後漢良之後也。饒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潘祿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瑯琊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廢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與有博者亦相繼爲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爲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僊閩王審知辟爲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利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利頭王家焉。

二書一章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砥礪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武事哉。篇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虞水不抑而因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令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侵侵極極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嘔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爲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問答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

知此語向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問以男子者如漢段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難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議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識而登大魁而姑蘇逃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爲郎曹曰。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爲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治許入政府伯祖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降貴毋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咸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凍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造。史臣閔掾臣岑掌丞臣弘令臣胡第二十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錄釋載新莽候鍾銘。候鍾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海造。舊

夫放守史凡據太守左丞守令嘉其共上大夫二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捧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勅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斗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鍾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鍾銘無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候鍾銘云重五十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非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離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宜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釋縛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尙遺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爲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斂民之德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嘗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譏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濟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趣要不得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龍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情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龍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龍爲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爲龍乃龍字借龍爲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爲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觀爰妻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蓋受其說不以爲罪盡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若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揚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尙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鄭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即與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餒求索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職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爲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正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簾共雨聲相亂曰金甌將玉露俱清柳絮與荷藕漸歇曰縞衣將素履同歸廊廡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旋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懷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舉子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卽豪必難文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眞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事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增鄭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

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莫。注謂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頃。第三品三十頃。第四品二十五頃。第五品二十頃。第六品十五頃。第七品十頃。第八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開大驚。教其酒食。盡歡終日。李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孫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髮鬢。鬢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蚪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蚪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蚪髯公傳。僕謂引蚪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蚪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

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語貶長江簿。唐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引手作推敲。轉歸爲布衣。後舉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開鎖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據臂贊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綽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衡京尹韓退之節。撫言謂聯聯葉滿長安之句。衡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語貶長江簿。遺史謂韓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羅飛謗。貢授長江簿。三年秋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僞。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實謂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脫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其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塞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番夫。以犯罪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輒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目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

龍錯贊書曰：母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爲篇，勝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龍婢、如青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吟唯室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翼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輕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護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過於逆旅，溫不識，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謂爲方城尉，流落至此。然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擾擾場屋，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低恐爲僧惜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城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探得百花成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遜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其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尤成功爲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所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佚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說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皋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蔡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勳，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巨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案北史：祖瑒盜神武金巨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巨羅。僕謂：金巨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俱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巨羅爲酒器，然觀祖瑒盜金巨羅置盤上，盤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魯，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皇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儲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闕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廟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爲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靈祇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衆口鑠金。今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鄒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鄒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鄒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鄒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鄒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輦驚初重，色映銀盤滌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燒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櫺錦繡，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尙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尙可憤乎。此意出於汪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鷁夷子皮之所從遷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曩，瞻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睡卧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遷也。西望龜陵，隱然如城郭，師向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爲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于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于徐。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敝。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寶，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璠，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狗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勦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璠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路愚銘

王建逍遙路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銘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賈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銘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銘無復幾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

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道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變輿霍梓增資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章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於賈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憑藉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提髮等事

今言吐哺提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如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風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難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姓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元字公伯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畢陶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煥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趙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轅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靡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見碑彰祖姓錢名鏗見姓苑錢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牋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宜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宜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宋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此正不宜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爲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職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開僕謂此即卓文君當垆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酌酒看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鄧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卹曰此其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以母卹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秦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爲秦夫人或者以爲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爲秦如前漢書秦平秦一秦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秦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秦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爲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擗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書非字爲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爲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尙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僻壤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彦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句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復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爲盡善。考漢書高復郎田千秋，詔太子寬武帝立拜爲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復郎超遷九叔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爲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常據？其後如蕭何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廨爲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語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字本作牙，語爲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爲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爲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鄭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軍，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軍，案後漢汪真入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哀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語牙爲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

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明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明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體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某人云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死罪，宛類奏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救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雄雉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雄雉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雄雉爲雌雉，約喜謂曰：雉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雉字不可讀爲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雉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雄雉以爲旗。

曾子之言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大之意，此黃伏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爲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友也，事倣與其倣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爲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樂日笠，樂雨是以爲二事。蓋本毛之說。鮑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漑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漑田，是以爲一事。蓋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爲己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己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

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置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璜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鬻中小銀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醜者為愚。以家醪醺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醺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醺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虞翻。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鄭嗣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醪。清者聖明。濁者頑駘。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虞翻。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鄭陽之語為善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野客叢書卷第十六

亭長

懶真子曰。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新羅祓潔。繫纆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琴瑟引。暮春洛水。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東晉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灊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皆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已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已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此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

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知子音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為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為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寬饒為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其為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難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賞之屬。據史。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為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嘉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為無。以多為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祿為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徒。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廷平問。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半。當時士大夫亦罕以俸薄為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資使相。大府中。樞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營。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秘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韓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為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運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精神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潛當國。遂隨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為右僕射。封建昌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為榮。晉虞潭亦然。

黃鳥嚶嚶

東顧離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始類鷺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鷺鷥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雖屬麗黃，闐闐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螳螂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後；螳螂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黃雀之欲求黃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收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荊，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勸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昌黎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間經黃霸墓，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爲煬帝先識乎？

施頭畢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必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施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障，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障之意，所謂畢網施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施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施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施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隨衝冠，義取於此，墊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愛曰：案天文畢昂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昂員，因其象，星經：昂一名施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詳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即畢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施頭雲罕，彭推所推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博奏王爲殿中郎，武帝推曰：殿於香橙地上，又梁蕭獻爲州，頗薦隘客，庭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愆，所謂香橙者，疑凡幾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兩衛中，皆有香橙。

內給使四人昇，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督宋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使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路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章睿以板輿自載，督屬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爲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爲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緣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也，如彭龍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真珠，皆珍愛之謂，且彭龍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爲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至至日，寢鼓兵一條，增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勸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瑤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錄來久，師古注：冬至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禮所引，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刺牽刺

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爲撥次，案張衡思玄賦曰：彎感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曰：雙鯉呀呷響盤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刺者，割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刺，乖刺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刺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爲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爲限者，以內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

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爲斷。然婦人無稱寡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殤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竝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駁婆承明

駁婆殿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沐風吹不動。沐音。莫。與夫地名不覺。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爲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齊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爲天邪。天讀爲玄。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爲玄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難說。不約而同者。十居二三。如謂真宗崩。孟蜀王諶中語。爾俾爾殽數言爲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閑話。謂廣韻阮字注。阮木汁。可漬鴨子。謂之鹹阮。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月出虎變。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見藝苑雜錄。謂詩願言則嚏。人說我則嚏。此說見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牡丹玉葉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阮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擬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擬客難者。有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之。爲靈光殿賦。何晏章謨夏侯玄爲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爲蜀都賦。其後班固擬之。爲西都賦。張衡爲南都賦。徐幹爲齊都賦。劉楨爲魯都賦。劉邵爲趙都賦。廣嗣爲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爲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開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爲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開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古之贈者

說者謂古之贈。猶今之從嫁者也。贈。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贈。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羊傳曰。贈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信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凡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予以爲烏有子虛。

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觀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郭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刻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口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蘇逸成公綬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承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蚪鱗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鄭又考之。三三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竝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書。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詩。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會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窮全。僅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書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難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職充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鳥移去。荆飛燕動。歸樓。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啼鳥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晉字

世謂晉字合從民。今有從民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疊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泝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自公領茲郡。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晉水清。君沒晉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姿。盡裹周四垠。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啓事曰。張方劫帝西遷。盡其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銷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銷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慮謹身爲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僕謂懷謹實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庾伏連爲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死。惟著敝裋。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固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儲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爲大官而妻子常饑寒。前此如王晏妻。子野祖鴻皆然。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爲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訥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知章得孺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鄧陽客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

用管蘇事

范鎮碑云：紹律大理，綜臯陶市侯之風。又云：膺委管蘇，靖其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舉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其衛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爲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爲一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祀爲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楊司隸碑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漢祇焉。歐公謂：祇字未詳。洪氏謂：祇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也。蓋祇字言從氏，非從氏。然漢碑多以氏爲祇，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祇，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遠，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通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通逃而不敢進。師古注：通逃，謂疑出而卻退也。通音千句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爲通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通逃以奔竄。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遂通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通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通逃山中，通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何奴傳：戎狄通逃竄伏。陳湯傳：單于通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通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專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樵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通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曼濃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崖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聖與橄欖爭日，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崖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崖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饒石蜜，乃其等類。閻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崖蜜爲石蜜。必有所謂乳餠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崖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

以此爲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爲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殆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即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抔土事

賈賓王代李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抔土焉，或翫一抔材焉。劉禹錫詩：血汚城西一抔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珣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爲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爲壽州刺史，不聞爲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墓志，考之珣嘗刺應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爲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漏如此。珣表表循吏，所紀尙且如此，況其他乎。故僕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珣爲廬日，強家占田，而妻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含醫，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傳但言珣爲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珣爲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濟，三賢皆爲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爲御史大夫，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爲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書鄒陽有省文爲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吳語：其間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懷忌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爲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爲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

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爲束縛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束。此正明鹽鐵人之語。以束脩爲束縛。條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爲束縛。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登東序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篋。一匹。脯一案。五廩。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會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謂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元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照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眺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福不盈趾。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趾。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趾。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鼓傳。哀痛謙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趾。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人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靈蘭秘苑。桂酒椒漿。桂棹蘭橈。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衰赤鳥。鉤膺鏤鑄。朱英綠縵。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猶長碑碣。天下多寶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者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觀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醒。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鑊酒庫

都下有銀鑊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鑊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惴惴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卓白

漢官更著卓。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卓衣之吏。張敞曰。敝備卓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

至朝皆著皂衣兩臂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足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皂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幾乃以幾微字爲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其行天則爲璽行璽遷有無爲璽遷方命圯族爲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痛憤怨之衆痛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痛爲痛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痛義帝堯碑曰痛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堯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湯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謬謬造膝危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遷遷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譽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尙矣

擬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擬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郭太伯母郭夫人張繡傳謂羣臣阿諛憲至比郭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爲生七子鍾天之祚堂堂四俊傾大婉婉娥娥三妃行追太姬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娘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伴姜姬動以古聖母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何奴傳論曰賈憲致恩兩議以私己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即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並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輟穀萬斛助官振貸乞還楊君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亮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尉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壘寫秋作穰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尙自後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堯陸吳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渾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輩恢今人皆以爲姓黃耳非黃也亦有士大夫爲黃氏作墓志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特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其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由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敘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嘉二百不爲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絳一段唐書載絳曰絳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與羣臣外通恐吉甫勢札內忌造爲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羣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細細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爲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治之醜亦須婉爲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探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贊政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譴擯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至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銀論以至於五六以

聞悟爲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專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爲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豪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開考之。義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徽之。三徽之。六徽之。七徽之。皆見本傳。四徽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難羅清疎。王大勤恭飲。恭不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還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其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卽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爲小字乎。注又謂王僧妻。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非僧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爲福建使。時戎爲佐。冤病免。復爲瀋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戎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潛獲盜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豈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我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爲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緣毛。獲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所養似己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略賓王俱逃。捕之。

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遍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據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濟。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與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爲詩之有滄妻妻。與雲祈祈。當是與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與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與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又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與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與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況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與雨。或作與雲。誤也。

子美櫻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櫻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櫻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草應物亦有櫻欄。驅拂歌曰。櫻欄爲拂。登君席。齊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說者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議。遂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尙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繯之恨。謂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許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給詔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撓。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舊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答書甚善。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林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

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釋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銀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日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憐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玃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詩識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味味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下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極。賈島詩。燈下南華卷。杜牧詩。酒極。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貴。柳子厚詩。歡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義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綴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琨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

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此類甚多。

白蟻藏日

漢紀。白蟻藏日。師古注。蟻。蟻。音五河反。僕謂蟻。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蟻爲蟻。如禮記。蟻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卽縱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比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鄧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展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連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否。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韓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鱗。今如置中兔。庾信詩。細細柳籠格。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簪額。金花帖鼓腰。鮑昭詩。北風颺鴈天。雨霜。杜詩。鴈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應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書。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應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曰。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緣漲東南西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鬢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敘傳與大文選。司字作伺字。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批。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關之關。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鄰野。枇杷樹。淚沾盤。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關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祐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請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

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白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續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魏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也或曰詩曰振振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則鷺鷺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墀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軼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渚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渚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園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涵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及日休游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駘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爲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詩用駘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聽鳴駘耳王曰殊勝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璋事以爲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蠲氏掌去蠹蟲注爲駘人耳其事祖此談藝以孔珪事爲陸雅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駘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爲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漁隱亦謂習之未嘗爲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爲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爲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鄭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爲朗州刺史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相者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爲禮部郎中出爲廣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相者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下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殯苦以問

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靈藥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即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山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與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驥按展驥是龐統事題與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有終有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其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蔡樹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聞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蟬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若鄧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龍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慶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陰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救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

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鳥詩又曰聲齊雞鳥語畫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題足巖僧半露眉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烟徑水深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規做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園景早已滿佳入猶未滿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爲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即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即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茶糜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茶糜詩曰露溼何郎傅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風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離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鎖人未歸燕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點淡梨花雨

論厥及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及于謂子孫爲貽厥厥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及于退之詩曰誰謂貽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與會漫錄乃引南史劉洪等及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貽厥之始曰及于之情愈厚西漢末之閒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謂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望魏晉人已有此語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裏推財禮讓爲名正復離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教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標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章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離難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暮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

珊瑚春黃塵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珊瑚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塵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無塵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何害但塵自是弱作米梁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黃塵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懷春黃塵之意不知塵豈可以言梁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容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爲廣之子根爲碩之子皆先廣而祖碩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閱顏萊無以尙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蓬童相似得

非爲乃祖之故乎

殍貽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餓殍不能餒餒乃餓非飲食也僕觀晉王羲之私果作粥餒餒者都鑒甚窮那人共餒之餒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書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舉諸歌曰餒我大豆享宰魁餒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數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園甘羅

杜牧之登北園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唐人江革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羅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讀招隱寺碑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彭越王微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爲瘟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釜飪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嫫好遠游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馮馬氏傳注則曰其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家纂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焉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壘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舊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搔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爲宰相僕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後漢戴宏爲都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云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

屬受杖之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據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往。君臣之好。北史。庫狄回紇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笞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昱怒判官劉綬杖之二十五而卒。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解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一語不中治。管筆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屬。勸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死。如張儉棄絮。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則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笞答之辱。且省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撻郎藥。自製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實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爲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指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故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執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爲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字。東坡一詩押兩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爲法。僕謂諸公各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夕。驩娛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磐折忘所歸。又曰。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任彦昇一詩押兩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人分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

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廳詩

烏戌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畫。欲驪玉花廳後一詩。其間云。此篇鬼无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繁城隍。筆法秀整。試爲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者。馬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樹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白醪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動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邪。卿爲我臥理之。按漢書。文帝謂李布曰。河東吾股肱邪。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邪之說。翰蓋誤引李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元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鰲頂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愁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嫌。謂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鷂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鷂之鷂。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張子壽集。鷹鷂圖贊序。正有是語。曰。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鷂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

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鸛鳴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鸛鳴如鸛入。鸛羣。左傳。鸛鳴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何頌。階闕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詔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爲郎一歲。作補遺。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續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爲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識个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个字。恐是个字。亦未可知。个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夢德徒三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注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凡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爲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甚疎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在此。誤。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裴子之予。戈汝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爲當。則是漢以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蘇秦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田之詞曰。蟹澤者宜禾。洛邪者宜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視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殺維何。無斃鮮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久。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自葛洪撰字苑。始加三爲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陣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目旁作車爲戰陣字。而今魏漢問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爲大。其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是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率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息字。遂改從岡。從非。古之劬字。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劬。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維。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帶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練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創故布。作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雖羅紋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今青綠葉。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者。乃苦茶之茶。如今苦茗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茶者。乃茗茶之茶也。正舊草之屬。惟茶類之茶。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蓑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願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谿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兒錯認月沉鉤。青蓑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蘇軾與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正願沉。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視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歎歎。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義序曰：河洛東門，鸞栖於製邑，又以鸞爲事爲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邪？

批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爲紕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統篇，夷切，繆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注紕繆不成，論義之乖，繆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繆淺爲皮繆，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繆，謂不深得其情，核皮繆淺近，強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繆，無所容筭。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爲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光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遺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爲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政之難，勞人害馬，有所不顧。時政如此，爲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或者乃曲爲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

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後遂不復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國，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窟，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竭戴兩宮，明略嚴難，丹誠獨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讒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治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國，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太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章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嘗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曉曉，積憤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遣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漢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當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故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舊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考之帝紀，董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

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謂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請也？元徽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翔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拘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氎氎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口。杜詩也。若猶漁隱謂王直方何處弄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遂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隱自處弄如此，反謂直方處弄，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肅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寄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冒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蕘，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蕘微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櫟獨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轍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襪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別遺一鞵，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鞵，汝收乎？

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有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轍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紐光未滅。不見履綦人，空見凌波襪。鄭重愛踪跡，私手解繁結。傳君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其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醢，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開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難說，誠榮緒晉書當引以爲言。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隱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鼻孫。鼻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灼同。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晉之初生謂之鼻，鼻之初生謂之耳。梁益之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其與僕暗合。

侯爵員半千宋瑛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其伯賜氏曰侯。厥胤宜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滿之胤，諡曰安國。君曾祖顯，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顯，以官者有才，辭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疑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疑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疑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白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那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松館，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惟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憲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喜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謫論，扼腕長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權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麗，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繯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京人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從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即時之郡，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刺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基，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十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羣，拔輦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邯鄲之野，哀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滌，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修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摭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靈威嚴，督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揚州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姦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圖門懷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爲都護，其受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傳，繼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受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鄭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爲本音，而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王況，乃姓宿爾，蓋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資通誅錯，塞塞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列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爲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園公彭祖風俗記，合云姓錢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錢字音劇，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嶠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符符二姓

符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職文改爲符，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郎，以爲氏，故符堅之姓從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璽碑合從竹，而符作符，而符堅之符，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璽多從

轉，魏晉以下，其書碑亦有書符節爲符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千祿書曰：從艸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諾，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諾，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舉鳳尾諾，一舉即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向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爲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但兼有杭秀陸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爲巨鎮，爲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驛行曰：東顧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倖秦京，僕以爲不若以八九存雲夢，對百二倖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元宗即環也。

解案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飯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晉侯夷潘妃之女，蘭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也。

二迹

傳毅進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麵以斤兩爲斗

今麵以二斤某兩爲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麵以三斤四兩爲斗，

吾丘壽子論

容齋稟異論議之臣，如嚴樂童董買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驪駒論，功一論

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十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崖。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既并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讖。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在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壽王東方之徒。類造文辭。終以誣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下蘭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尙左手。女跪尙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服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皇。皆僂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脾。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素。羊脾。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素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脾爲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脾。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脾脾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

爲孰爲正也。然脾者。肩也。脾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而欣羊脾。論詩在雉齊。羊脾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爲將軍。其事本爲彭寵爲奴所縛。謂妻曰。趣爲將軍治裝。注。呼奴爲將軍。欲其救己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爲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爲奴。後爲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身雖易。辭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綬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斷髮爲將軍。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龜錯更令。諸侯讓譚。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宋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咄嗟爲誤。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嗟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影。李白詩。臨歧胡咄嗟。干續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嗟休休莫莫。且陳暄爲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爲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噉。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咄咄咄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健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

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叙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叙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叙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叙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叙十二。不開用金叙二十。亦循襲而然。金叙十二行。或言六釐耳。齊肩比立爲叙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叙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叙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釐。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臘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碑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歲。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需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皋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皋開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如訓往也。非地名。如皋。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止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皋爲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附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

得。謂侍臣曰。吾且來如皋。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皋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實字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勸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西施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己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傳。魁梧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乘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強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嶽巖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李倫嶽巖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奉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詩曰。辛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柏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明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

日月明滿架金銀細。此語爲得。前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鎖碎之語。所謂金鎖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月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銀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滿。此正退之竹影金鎖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籍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籍正同時也。又怪自樂天韋應物。皆與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廣詠景物。如皐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錦繡列。繡亦雖綺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鏤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非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棲。棲棲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斧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訝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爲姑臧。秦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亦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淦縣。蓋有淦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隴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鷓鴣三事

毛詩弁彼鸛斯。鷓鴣名也。斯者衍辭。如曰鸛斯鸛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爲所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鷓。按廣雅。鷓鴣。鷓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鷓。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黿。郭璞謂靈龜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尤字林大龜似鷓。不知似鷓。乃以冒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背鳴者。鷓蓋背鳴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龍鈞董石。權壓梁寶。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貧巨程羅。山積銅陳。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領頭蹙額。涕唾流沫。被溫煖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露零。是曰諛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變合離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錦繡。纖微影。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嚮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則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鸛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向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鸛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鸛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治開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領。備五色而多奇。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鸛也。上善其對。皆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鳥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磬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披髮。反縛枷一手。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竇窺。帝乃格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駭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螻蛄。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誚。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雙銀釵。此詞其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往。再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雙銀釵。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半沉檀。曉轉曉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凡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

里道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融峯擎天勢。似勝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帳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憂參書曰。赤令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道。道路以其補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亦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伊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臺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遲。亦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趙薛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爲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隋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祜詩。銀注紫衣擎。許渾詩。橋邊沽酒半壺空。元微之詩。樽前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祜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歟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僕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問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宗室用問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問平難以拆用。問猶言中耳。今言問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問平。徐陵啓有問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魯鳳碑。有司馬慕蘭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榭。江總作陸尚書誄。厲行攸序。龍作問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鸞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兩字者。如梁元諡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粲粲。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戰戰兢兢。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醴難往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遷竄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成陽矣。疊疊兩梁。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下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遠。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蠶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餘滿江紅詞。蝶粉蠶黃都褪卻。注。蝶粉蠶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知詩餘所注爲不安。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蠶短金壺肯持送。按。莎殘菊更傳格。注。詩者但知按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蠶短則引玉篇注曰。蠶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蠶短。上皮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蠶短。維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資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上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過詩亦曰。按。綠葉展新綠。從便桃花舒小紅。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己。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其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獪狡狴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復則曰狼狽。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謂爲強。僕考周煥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爲信然。

宋王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鳳鸞蟠螭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剡。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猶望皆白。或者吝嗇。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剡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爲飢飢之具。是以庾信謝靈運米啓曰。剡榆皮於秋塞。掘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感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魏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爲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者名犬僞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瑣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華。避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亦風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裴覽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帝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哀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虛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是者耳。貴所指鸞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爲其罕見。且難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鸞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棻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棻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諸臺。敬備滿室。日覽詞訟。手答牒記。耳行聽受。口企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磨舉。或有開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強給。自古未有如此者。棻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圖。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皆爲用。殷以來。其詳無記。漢書食貨志亦曰。夏后

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壓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賈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爲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畢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敬蓋擁高蓋。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晉人裴裴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蠅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紗蚊帳。轉轉。轉帳也。正蚊蠅之義。元稹有舊蚊帳詩。蚊帳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該載。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僕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口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爲證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穩低似中陶潛酒。輾轉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

不用南人爲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繼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擇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爲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爲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爲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曰寒山倚江開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其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醴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世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補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做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其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爲之憤慨況當時乎

證文與正

本朝單證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三二人而已單證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復證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證文者十九人單證正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證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興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望其源天下爲之顛顛羣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說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僕魯不學但能爲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興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沒暗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興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蓬萊洗手邊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白寫金花紅勝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勝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爲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威令宴樂休三日

利益後嗣

賈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而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

其竊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竊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妻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曰元愉妻懷妊數至剗胎禁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權微尋至天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者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願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陵杜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亦用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遠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絲帛不可勝計救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嗟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餘贏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容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爲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爲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爲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垠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佚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

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也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爲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其合益知隨筆所考爲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藏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教桓司馬石椁之意同郭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棺題漆中者梓棺槨檀貧者畫棺衣袍棺槨綆綆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爲有貧而強誇送死殯家遺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爲禮梓者東園秘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殯家遺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因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尙爾況寒家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俗錫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卽爲元龜然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爲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援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鉤弋之子矣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賴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猶襁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滿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寬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繼聖自出於胸中絲

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兩成傳曰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謂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東溼薪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寶嬰爲大將軍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待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郡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李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通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爲繼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系爲繼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邊道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邊道退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邊道退讓之文爾邊道卽邊巡之義合讀爲邊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邊道通邊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邊道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邊道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邊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邊道有恥師古注邊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蹴然邊道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余頹儻孤嗣單笑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貧賤選也背余頹儻孤嗣單笑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碑亦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失孫根碑云縮羸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謂賈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別公作錢公輔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則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豈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吝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如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臘日遂隨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臘日遂隨月支，即楊子雲臨摹沙磧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陽勁越，西隨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鑒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趙壹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已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變，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鸛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賓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葉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救火，燥者先然，鄒衍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後賈誼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賈誼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木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烏鬼

張敬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載之懽，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頗異。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坤雅：以爲鸛鵒，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縑，白蠻則婦人衣白縑。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時，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鳥黑之鳥，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龜之鳥。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碑曰：皇帝以銀印赤綬，卽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衣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表：常侍贈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履，鶴銜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勳綾袍鴈趁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草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蒼鱗光照地，鶴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勝，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鴈銜綾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諡爲靖郭君。文卒，諡爲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爲靖郭孟嘗君，死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獨斷：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樓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服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爲證或者以爲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嘗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爲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爲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爲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封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書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吏吏有章勳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繁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陽館書從本其屬縣丹陽書從目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靈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據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謝航海入烏衣園事因日謝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謝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謝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園烏衣之謂

蓋王謝與王謝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衣張仲均家有陳確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會漫錄蘇苑雜錄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服得之未知是否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尙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謂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綱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以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泐今已磨滅其後書云呂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還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舊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爰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汚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王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士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濯非可濯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輒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泐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洵不格非恭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鎮宮周有萬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

化人宮神異經有天宮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王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齊威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開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靈光第中鳴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據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爲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語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此僕因觀史傳聞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適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驢逐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字文貴前漢自有兩字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巽俱向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三卷關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

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爲成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詩謂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捋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裴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蓋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問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詡尹翁歸等勳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尙積六十萬斤董卓賜呂布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廣亮荀勗楊琰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伯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湛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至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尙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意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愬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狀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龜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譏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轟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爲當時之人譏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穡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

人左朝。百人一。帶曰。一目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戕。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殺奪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為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駱為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為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分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為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三公禮。至承郎見入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簾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開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人衡。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備衛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金而已。權德輿能相為檢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故葬其父。因表納。

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載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林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無人。過廊疊薛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陸探微詩。圖北壁。畫董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白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類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為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典宗也。誰其文之。皆陵錢公輔也。其幾予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其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繁。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謔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繫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璩作百一詩。諷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懼。何宴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璩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

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開之新詩，以百篇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十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操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樹槐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據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庶幾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繇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摭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髮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顏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蒼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踉蹌得掌綸，吾年五十二，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儼身年六十六，六十六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雖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憂無慮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且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強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爲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軼轍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頗演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勸秦之恨，斥死鄧通以吮癰之怨。

餓死，遺諸爲國遠慮而諄死，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綏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爲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其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爲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爲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琴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德也，慷慨磊落，卓犖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于王褒洞簫賦，曰：澎湃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溫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顯，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議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

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光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沍滯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譏邪害忠良之意。符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滂沱。後又云伏臘涕滂沱。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臘涕滂沱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艾。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又用三德。爲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翻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根。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莊。史記始皇紀。丞相陳林。觀鐵杆權銘。則曰陳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惠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綰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稱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鸞。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鸞。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鸞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鸞。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鸞。皆承此羣。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鸞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鸞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至竟曰二十篇。文公與李錡指擿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隻百餘歲

稽覽圖時。侍叔父問路旁三隻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問類要。見應據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隻。年各百餘歲。相與組禾莠。住車間三隻。何以得此壽。上隻前致詞。室內姬相醜。中隻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隻前致詞。壽以不覆首。要哉三隻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鳴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翔翔。翔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爲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落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滿。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滿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惡風蕩繁園。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臆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沾雨無失。用此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書紙爲棋局。見李秀四維賦。筆紙爲局。削木爲棋。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續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向父九十乘船。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書求之諸說。互有不同。惟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石之尾。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聞天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美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伯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難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者甚多。如高適生旅夜。百病轉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實宅得花。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守志。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飾。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蜩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蜩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精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蜩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蜩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蜩。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蜩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遇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姜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兩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嬪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黛綠髮身殞命。何可勝數。前漢後漢。皆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處成子之術告之哉。

徽楚相文

張儀相秦。爲文徽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會漫錄。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晉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晉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在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微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故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微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騷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傳。賦騷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具人悟。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抵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讀此等語。皆出於騷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騷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騷爲冠。號騷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騷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爲爲。是本反用騷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議此書。審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京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又曰張祐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爲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陰陰平沙燕燕飛前燕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僕嘗有一詞爲張儀真詩曰三傑後福壽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嬌眉京兆客方茲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卻棹一輪絲葦葉秋風細細美桃花春水鱗魚肥笑傲雲溪沼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權折非所怪但合入玉盤梁簡文帝詩曰麗金釵及金美玉盤橋故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蘇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梁簡文帝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獨橋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橋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橋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帝詩洗兵逐孽雨還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諸真之水刷馬神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買索挽河流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聞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即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白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微僮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罵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謝人曰那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嚙門見竹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顯僧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指大見唐書高平醫見晉書小童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

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魏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齊觀錄年月日子人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詐事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賈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產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懷快見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雜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食之眠信子食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郡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意謂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讀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鷗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嬌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樂府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呂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開是也

棠陰機軸

頤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蔭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鄰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即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檀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

管仲其後微禹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裴處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兩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詠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並合作去聲讀。而傅咸韓退之詩。梁氏詠。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傅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陳登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閭丘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趙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漢關千。則引談藝錄。元景。不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並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賈。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備諸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鷹去。權翼拾其說。容垂謂付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鷹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鶴。今將軍化爲鳳凰。唐突。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霹靂唐突。注。徒郎切。以唐爲礪。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圖詩。行彼土山頭。竄起相唐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礪唐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燕青唐突人。蓋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唐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識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

見於唐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絲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曰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俗說曰。邨僧施青谿中泛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發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躬再拜。幾叔幾嫂。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已。雖平交亦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遷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韓彭英盧吳述。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蕭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貓鬼

二九四

南北朝多事蟲毒，有所謂貓鬼者。觀隋獨孤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貓鬼，言子者鬼也。其貓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貓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貓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如貓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骨髓，吐血而死，乃知貓鬼如此。

邊韶書眠

宰予書眠，夫子譏之，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書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貧，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習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白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盤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者，其時正文宗即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儒，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為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即位，適除為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鹿茸為補精益血之劑，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鹿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鹿角解，鹿以夏至角而應陰，應以冬至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腰，以陽為體，鹿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據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鹿自生至兼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艸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鹿鹿血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樓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

二九五

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書龍

後漢孔僉，因讀夫差事，歎曰：「昔如雷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雷不成，此誤以為雷龍，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正如今狐德裝後周書，引章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島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舊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洗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故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錢，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聖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詩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人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模，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制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詞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為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為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死，吳漢表為置祠，為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為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豪跋扈，賦曰：黎奮以跋扈兮，弊泥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面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者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二九七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諸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唇鰾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鰾魚尾妾食猩猩唇其說舊矣又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紉作象箸必爲玉栴玉栴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脯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爲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筆御此老叢棘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羖角雖讀爲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爲角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處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謂詩角里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即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大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大子既長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所謂大子者即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白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大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搜羅盡矣觀諸書知向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爲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儻約香方

前人多謂漢王褒儻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艸實志忠作御史本艸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庚炳之荅舊虛曄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聚香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爲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修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殺貴改當饌爲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蘭扇

箇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敕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鳥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鳥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章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揚子重鳥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結鼠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轉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足寒傷心

魏義正補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語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爲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鈞者之所爲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湛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湛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現重贈盧湛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阻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今還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湛所答按琨集中有謝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譴踐謂劉司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於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子由作文淵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義公有綠野之勝。乃饒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問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頗博文作。教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

吹噓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胎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誅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艸於

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白云受學於司

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恃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

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曰。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

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出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

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

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曾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瓘中已言治亂之外。在京用否。蔡元康濟謂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

則官者用。京與官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京分司典學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

驢兒馬子決騷。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

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諍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開曹場可。卻真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

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細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某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

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怒何邪。了翁誦老杜

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遽公事請。疏京悖逆

野客叢書附錄

野老紀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遇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龜蓋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棒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譭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願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慰。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援甲誓師。出抗而死。

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實降中這宅。謂人曰：李三好問不得。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且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駭異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難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淺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過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聲長鳴，萬馬皆喑，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人處。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探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閣檢討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潛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蟻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蚯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彀，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迂闊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遠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

櫛出室亦見剽取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道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獻，世多疵文，諸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其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弔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即以手狀。

野客叢書

宋王先生墓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興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筆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類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樸，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窮困，必竭力爲之。清濟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贈證不偶，自以夫人致，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榜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墨蹟彙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鈔本以傳。先生辭之。願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顧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繫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知。娶葛氏。能書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高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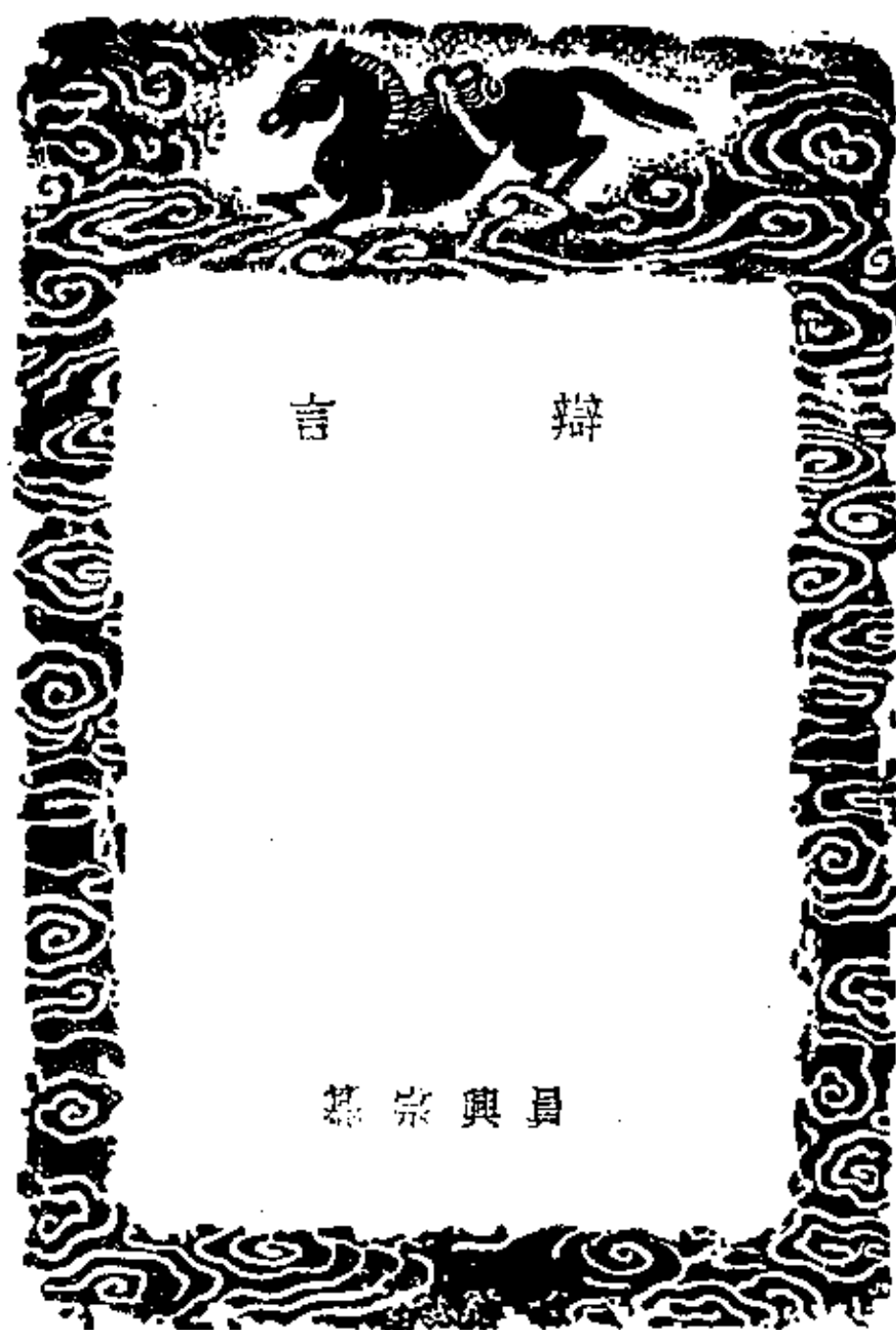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腳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繩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參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輕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蓋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辯言

宋 員宗興 員宗興字顯道仁壽人宋哲宗時官史

余觀歷世經解傳註之言有出入於道者退且懼其不純也約衆萬之指示精一之義隨意而訂正之

昭二十五年公遜于陽州齊侯唁公子野井請饗從者公羊子曰兩君以遇禮相見也孔子曰其禮

與其辭足觀矣

辯曰使魯昭而知禮則不出雖出而戒則必返于諸侯猶可言也子家子數十誅而不聽知禮者如此乎其禮者非夫子之言也誣夫子矣

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穀梁子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王子介父曰猶者愈乎已之辭也

辯曰二子何太鑿也此曉失郊禮云耳有逐其兄而自是者曰吾今猶有母也此穀梁子可以已之辭也他人之食珍膏而奪之其弟則徐徐給之此王子愈乎已之說也

辯言

辯曰春秋蓋志災而已草木無所預乎重輕也

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子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何子曰明季知權也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辯曰國小不可以敵大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國無小紀侯兄弟畏齊太甚何罪之可服也吾嘗觀穀無三夫之分而有九字今紀堂堂千乘顧畏人乎

莊七年無麥苗公羊曰一災不害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曰苗者何也生曰苗秀曰禾按此條原註改正

辯曰何之言非也蓋麥之所以秀者苗也春秋書無麥之苗耳非無麥無苗也

禮于六宗疏按此條及後新理諸條皆別立標題

周禮太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稷燎祀司中司命儒者以禮祀在柴燎之上故鄭元曰禮之言禮也周人尚臭聞故也

辯曰禮者精神潔享之名耳必以爲柴燎之類則洛誥祖饗二占曰明禋祖饗之所資豈亦用乎柴燎耶鄭之說其幾乎鑿也

歐陽夏後曰六宗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矣

辯曰名之爲宗則神必有所司也不謂天不謂地不謂四方則舜之祭果何司耶後劉邵因竊議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則六虛神和之氣也天氣之始蓋先于天豈合禮于天之下哉既謂氣之沖虛沖虛何俟于祭也歐陽夏後之說不可用是又幾乎鑿也

孔光劉歆以易卦乾坤之六子六宗者日月雷風山澤是也

辯曰書于下言望于山川此復謂禮于山澤山澤之與山川其義果相遠乎一名而複祭之舜之祀不知是其禮也孔劉之說亦不可用也

賈逵曰六宗者六代帝王是也

辯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舜受終于文祖而已而祭其六代何也是說蓋非是

後魏孝文以天皇帝五帝爲六宗杜佑曰按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則禮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吳天上帝以示六者尊宗之義也

辯曰經既云類上帝今又復謂禮昊天上帝雖然爲天上帝乃有五焉是何上帝之多耶此不可以理曉者也且大上帝何從而別其輕重哉魏文杜佑之說亦遠于禮矣

晉張髦以三昭三穆爲六宗

辯曰蘇氏以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自今觀之則七政之後祭者天神無從而以人鬼繼之也張之說不可用也

右古六宗之說獨孔安國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祭法所謂者是也

辯言

三

帝曰：棄黎民則飢，汝後稷播時百穀。

辯曰：棄名也，稷，農官也。傳謂舜之有天下，皋陶爲理，後稷爲田，是也。然大戴禮稱帝舜之妃，首曰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生契，次生棄，司馬遷、班固等皆因之。就如其說，則稷、契、于棄兄弟也。如稷、契後世猶尊之，棄在位七十載，反置其兄弟之賢而不選，舉何也？由是推之，則棄、契、非高辛氏之子，乃高辛氏之世明矣。左謂高辛氏才子，世濟其美，是亦論其世者也。

放勳

辯曰：放，法也，勳，功也。或曰：放勳乃堯名，而堯非名，猶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夫據衆傳而言，湯既以名履矣，又名曰天乙，又名曰湯，人一而名則三，是猶足信也。若果湯而類堯，則堯豈亦二名哉？故蘇氏謂允迪非可以爲皋陶之名，則放勳決非堯名也。然猶或舉孟子放勳曰之詞以疑之，皆是弗以類考者也。先民之著書，難舉而稱謂之，猶是孔子曰：夫子曰：仲尼曰：孔某曰：亦不一而足也。如以類言之，堯曰放勳，烏得而不可。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辯曰：孔安國曰：啓伐有扈之罪，此孔子之所不許也。啓雖存于書，然孔子有深意焉。扈可罪，孔子必書征扈，未必可罪也。義和誦淫，孔子言胤征，有扈何不言征也？嗚呼！王者有征無戰，今列啓、扈而云戰，猶春秋而下相殺自戰爲文也。孔子序之深意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晉陽死，智伯臣豫讓報之，後覺而豫讓死

辯曰：太史公書襄子過梁，馬驚視梁下，果讓也。請擊衣而死。劉向曰：讓盜爲刑人，入構宮，襄子乃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讓。讓自殺。今據此則讓改正。二子所載甚異如此，要之讓不輕然諾者，意向爲近也。

劉向曰：必子治單父，不下堂而單父治。孔子過單父，謂之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吾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

辯曰：劉向之言蓋過矣。且記者之過也。子賤之父其父，乃孔子所謂老者安之，子其子，乃所謂少者懷之也。老者安，少者懷，夫子則亦躬小節者耶？必以爲小，則天下之節，有大于此者乎？向言蓋過矣。

劉向曰：齊桓公問管仲曰：國何患？曰：患社鼠。社，東木塗之，鼠因託焉。燕之燒木，燕之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殺者，以社故也。猶諸侯左右故也。

辯曰：管仲意深，有託也。齊桓爲社，易牙、開方、兩社鼠也。仲不去此，不可去之不能也。

劉向曰：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天下之士歸之。

辯曰：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則止之。晏子易若以禮百人者而禮孔子，齊其庶幾乎？昔楚葉公好龍，而怯，龍，晏子亦好爲士也哉。

劉向曰：周公居攝，所師見者十人，躬卷白屋，所先見者三十九人，官朝萬人。

辯言

五

辯言

七

辯曰：周公所以求見者，謂其賢歟？不與其天位，而使居窮巷也。謂未必賢歟？已姑見以禮之，是率已而僞也。官朝萬人皆賢，則賢者何多也？周公進人以禮，用人以義，舉措豈乖亂如此哉？此戰國策士託周公之爲，以誑亂諸侯，且使樂下己者也。向不識之過矣。

太史公曰：齊魯會于柯，曹沫以劍劫之曰：城墮至境，君不圖歟？于是還魯三亡之地。殺梁子亦云也。辯曰：曹沫之事，不足書也。以千乘之相，而躬匹夫之行，此宜匹夫稱之也。一劍之任，計無復之耳。昔者魯公曰：關國百里，以開道用周，未聞其以劍劫也。

揚雄曰：孔子高俄而下祿隱。

辯曰：雄于義淺矣。鮑焦、接輿，能往不能返也。此即雄之所謂祿隱者也。然夫子未嘗高之，豈所謂爲祿不與同羣者哉？

劉向曰：臧文仲有龜一用之，至武仲再用之。孔子三川之，君子以知不能知，明不能見，得無數乎？辯曰：智者所以宅事也，斷者所以立口也。卜筮以佐乎斷之具也。周公穆卜又卜洛，箕子建立卜筮人，聖人蓋不廢也。彼箕子且屢卜下筮，豈箕子其亦未明耶？然則聖人智而不廢卜者，乃所以爲明智也。向云智不能知，知不能見，得無數乎？向之言過矣。

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蘇子曰：四族未必皆小人也。太史公謂以錢北狄，變東夷，變南蠻，變西戎，苟皆小人也，則安能變四夷之俗哉？

辯曰：四罪居堯朝，堯不能去而待舜，何也？將以成乎舜也。由是觀之，舜之去凶，其猶堯之去凶也。傳者曰：四族未必皆小人也。太史公謂以錢四夷，苟皆小人，則亦安能變四夷之俗哉？是不詳經之原而爲之傳也。孰有經稱靜言庸遠，反道敗德，而非小人者乎？苟四夷之人，非人類也，則可。如其人也，舜舉罪人而殛之，舜其何忍也？又謂舜憐直亡身者，屈原稱之，則舜止剛而犯上者，爾。夫以汨陳五行，而帝震怒之，傳稱其放，復明德，不可教訓者，豈止剛而犯上哉？凡四罪之刑，放最輕，流次之，竄次之，殛最重焉。舜服天下以此，夫豈輕加殛刑乎？凡傳之言皆過也。

太史公言：湯曰：吾甚武，故號武王。

辯曰：野哉太史之言也。湯始伐桀，放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以放逐，變堯、舜之揖讓，宜其慙德之不暇，其敢自以爲武乎？必若太史之言曰：吾甚武者，則湯放桀，非特無慙德，亦無謙德矣。劉敞曰：傳謂湯爲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爲肅王耳。是必追尊者也。彼漢尉佗自稱南武帝，尉佗者，叛其主而流于夷者也。其稱武帝固然，而謂湯爲之乎？

揚雄曰：子胥死于吳門，卒服之。

辯曰：所謂法言者，吐詞宜法者也。今夫槩耳目手足鼻口之詞，無所不見于傳，皆不若雄之無且陋也。傳有曰：耳治也，目治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吾爲子口隱也。凡若是云者，其言耳目手足皆度于經，其詞婉而章矣。雄于子胥，乃曰卒服之，卒服之云者，法言之法，固如是乎？

班固劉向傳云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升朱之子劉氏刊誤曰按所引二條皆劉氏刊誤之語而一
改今既曰堯舜安可不言商均其脫二字明矣又向之言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劉氏刊誤曰
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

辯曰予觀劉氏兩者之言因近之矣猶未也劉向言云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字之誤者一耳
非二也向言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劉氏以爲禹戒舜此則劉氏思之未審矣非向本言不詳也向號
博極羣書豈有言臣戒君向乃指爲君戒臣乎余明知非向語本然也亦傳者之脫其一耳向之詞
必曰帝舜戒于伯禹無若丹朱傲是也

班固陳平傳曰吾欲以女陳平劉氏刊誤曰女下少一與字當云以女孫與陳平可也蓋今本漢書
與陳平妻後人誤刊誤增入
非陳平如是故其氏云然

辯曰劉氏于史豈其非識矣乎其言之庸末也孟子曰堯以二女妻焉女去聲古者以女適人之謂女
固之言張氏以女適平云耳非欠一與字也若更衍之則史法卑矣于何有哉

班固周亞夫傳請得與丞相計之與丞相計之劉氏刊誤曰下五字應無之

辯曰後詞者史之條口當其詞之復安得而不復歟劉氏于此糾固爲淺矣蓋固敘此最勁而明傳稱請
得與丞相計之云者景帝始得太后之詞欲與亞夫謀也傳稱與丞相計之云者景帝既答太后之後遂
與亞夫謀也其詞顯首顯尾複之誠是矣亦猶記稱延陵季子葬于槨博之間且號者三日若魂氣則
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事同而旨微異若止一言而不復則義無經緯詞弗順理矣劉氏者豈其無
得于此乎然則君子不能充類而觀史者皆得史之粗者也悲夫

王通曰使杜如晦而得其君子萬民其猶天乎

辯曰孔子言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子貢言孔子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所謂猶天者惟斯兩人可
以當之如晦何爲者通顯以天擬之通于詞爲不度矣蓋如晦後爲唐名卿福時增加以神其先人之言
耳通不若是其陋也

毛詩序爲毛公之詞鄭志諸儒例皆稱之詩譜曰詩總序子夏之所作也

辯曰詩總序雖以明詩然詩亦有不得序而明者序之作非古也今岐陽石鼓之志有詩無序則序者
吾明知其非古也其漢諸師之說乎諸師異道故其說異論齊也魯也韓也故皆有詩皆以關雎而次
爲康王之詩非文王周公也揚雄氏號通儒者亦言康王之詩而止關雎作與今毛氏論著有大序今
不窮其微而感諸序其可盡信矣乎韓詩之序萊莒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汝墳曰辭家也于今三詩
之序其亦有異乎其無有異乎彼人各異論則信其師之異道也先儒見其解曰毛公詩傳甚略以其大
者見于序故也然則序者又非專毛公之筆者是果信然歟如以爲信然彼范氏謂九江謝曼卿詩衛宏
受其學而爲之序則序者又非專毛公之筆而況總序子夏氏爲不爲又未可知也鄭元李延壽魏徵皆
稱子夏氏而韓愈獨曰子夏不序詩有三道焉不智一也暴中閭之春秋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放以云

三也從諸儒之言則愈可廢從愈言則諸儒可廢大抵其詞婉而章詳而密非實者不能爲也
或謂伊川程頤前此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放一行然不知有道者否伊川曰若知道不肯守一節
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古人高尚我亦高尚傲前人所爲耳于道鮮有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
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

辯曰程氏之議隱者抑末矣隱者非不知道者有分于道也有分于道故有以一節稱一行名孔子曰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所謂一節一行也末聞孔子廢之也惟曰我則異于是無可不可其意
惜諸子有分于道而不抵乎全也云耳伊川便謂不悔者只爲而不知道也夫義重于生捨生取義則道
在生重于義狗彘生則道亡權道之存亡者義而已矣若殺生不悔者便爲不知道則孔子論殺身成
仁者意亦非耶如之何其一之也彼東漢郡縣俊顧之徒固有殺生狗彘而道亡者是誠不足以死也若
陳蕃李固皆漢大臣爲社稷亡則亡之何爲而有悔也是春秋魯殺孔父之義也

記曰文王謂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辯曰是乃漢儒祖淫巫之說非文王之說也常人奪其一子其一此有象之物也虧乃在天文王安能奪
其天取其三子其子乎或曰文王非是微也微諸夢也且至人無夢文王獨非至人耶何不自信而徵諸
夢耶夢帝與九齡其說已可怪吾與爾三則誕之甚矣太史遷載商歷四十無子孔子曰累後當有五子
已而果然漢儒氣質大抵如此夫以孔子子而累有子之說即文王子子加齡之說也

定元年九月大旱穀梁子曰魯之正也其時零人力盡然後零云云零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
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人也

辯曰失火之家不白大人而教白則不得救矣君子以爲猶白也尊爲民而請不請則無以爲民矣請道
去讓君子以爲猶讓也穀梁子乃云是舍其所以爲人不知斯見其所以爲人也歟

蘇子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子曰孟子之爲是說也則
是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于不仁

辯曰蘇子之爲是言也亦充孟子之意云耳是能充其類者惜也其言之未悉與蓋仁人之于天下也計
其道不計其功今也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于不仁則是猶與不仁較夫損益者非仁之至也然則蘇子
如之何其無言也當曰仁而不得天下也何愧于不仁斯可矣

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穀梁子曰寶玉大弓在家不書地自義也按地義
不據義
不據義

辯曰是言也傳者當曰大弓魯寶也其言得之何幸之也其不地奈何雖魯失之魯得之是以不地也若
曰猶不遠乎魯云耳幸之也今穀梁曰在家不書地自義也且經既志以爲盜矣此自義之大者也奚爲
著而不地乎

荀子曰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辯曰：充匹夫之所以誠身者，此二物而已。及其至也，超然堯舜矣。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過此，卿如何其小之也。

楊子曰：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

辯曰：聖人植諸身而為行，志其行而為言，敷其言而為教，吾見其所謂一，未見其所謂三也。記曰：言顧行，行顧言，亦以其一之也。楊子乃分學與行為二端，是惑于誦數為學者也。

荀子曰：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隱士者。

辯曰：天下之端士，操行亦一而已矣。蓋慈則直，直則公，公則通，孰有析而為四行也。

荀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之道之管也。天下之道，舉管是矣。小雅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先之也。頌之所以為頌者，取是以通之也。

辯曰：言貴乎有別也。小雅于道，未始不通，頌之于道，未始不光大雅之道，未始不文。卿如之何而分之也。然則為卿言如之何而無失也。易若明言之乎。曰：雅曰頌者，所以兼明乎道者也。其言也文，其義也光，其用也通。如是則庶乎不悖于聖人矣。

荀子曰：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拘木必將待墨括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磨然後利。人性惡，必待師法然後正。

辯曰：性未能有夫善惡，能之善惡者也。猶一氣未能名陰陽，能之乎陰陽者也。卿乃曰：善者偽也，非性也。且墨括不可金必待木，何也。木有墨括之性也，非偽也。磨厲不待木必待金，何也。金有磨厲之性也，非偽也。人有可正之性，就師則正之矣，豈偽也哉。

荀子曰：子之遜乎父，弟之遜乎兄，此二行者，反性而悖于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遜，辭遜則悖情性矣。

辯曰：今人仰首而面天焉，不睡不咳，何也。彼非欲尊之也，不能不尊也。子之于父，弟之于兄，非偽欲尊之也，不能不尊也。而荀卿氏以遜父遜兄為反性者，何也。雖然，世固有弟不弟，子不子矣。故荀卿氏是以言也。余曰：惡是何言。君子亦當有慎于此矣。宜曰：子之于父也，弟之于兄也，安于性則辭遜，流于情則悖亂，其亦庶乎其可也。

荀子曰：君子一教，弟子一學，而成。

辯曰：夫子循循善誘人，未曰以一教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未可以而成也。

記曰：君子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辯曰：君子不徒言也，以其言之大小，望其利之大小，信斯言也。則是以委巷而待君子也。蓋君子以言大則利國者必大，言小者則利國者必小。此即君子之望也。

班固律歷志云：卦由數起，顏云：數起于卦。劉氏辯云：志言卦起于數，是也。顏解云：數起于卦，非也。

辯曰：有數即有卦，有卦即有數。數而卦，先天數之變是也。卦而數，後天數之變是也。卦由數起，故數為本。

數由卦起，故數為用。大極兩儀四象，而八卦滋焉。此數而卦起者也。乾坤之軌一千四百四十，當期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終終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有積有互，有位有世，故有章部紀元，果管是矣。然則卦由數起，數由卦起，史錯而言之，何為而不可。

楊雄曰：聖人則異賢人矣，賢人則異衆人矣。

辯曰：人則皆人，猶物則皆物也。物之不齊，人亦如之矣。故金之異乎鐵也，鐵之異乎石也，非特吾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也。今雄之聖人衆人之辯，何以異于是。

或問：莊子齊彭殤，等椿菌，一鵲鷄，此所以為齊物也。

辯曰：何獨莊生也。凡寓言者，咸祖乎是也。道有可觀，今明言其物，無物可齊，無用可一，明言其理，無物不齊，無動不一，觀物之始，必寓于其積，而極于無所極，終亦一矣。有形者，無形之積也。品類者，有形之積也。作止者，品類之積也。品類者，動化之積也。動化者，晝夜之積也。晝夜者，死生之積也。死生者，古今之積也。今古者，天地之積也。不初無以有積，不積無以有極，不極無以有盛衰，其竟有異乎。無異也。人固安之而不自口，誠口人之資也。然而孟韓之徒，絕口不言，何也。禮樂政刑，聖人所以齊不齊，今莊生欲以忘言，默忘是非，以齊物，聖人之權殆廢矣，非所以為教也。

伊川曰：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

辯曰：君子之養志，若養苗然。所以長者養之力，非助長之力也。若助之長，非誠長矣。正叔乃以文義上助長，即得道理上助長不得，蓋志之至，言之中，則文義即道理，道理即文義，皆不可毫末助長也。奚論其得不得哉。

伊川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子才多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若二子者，可謂大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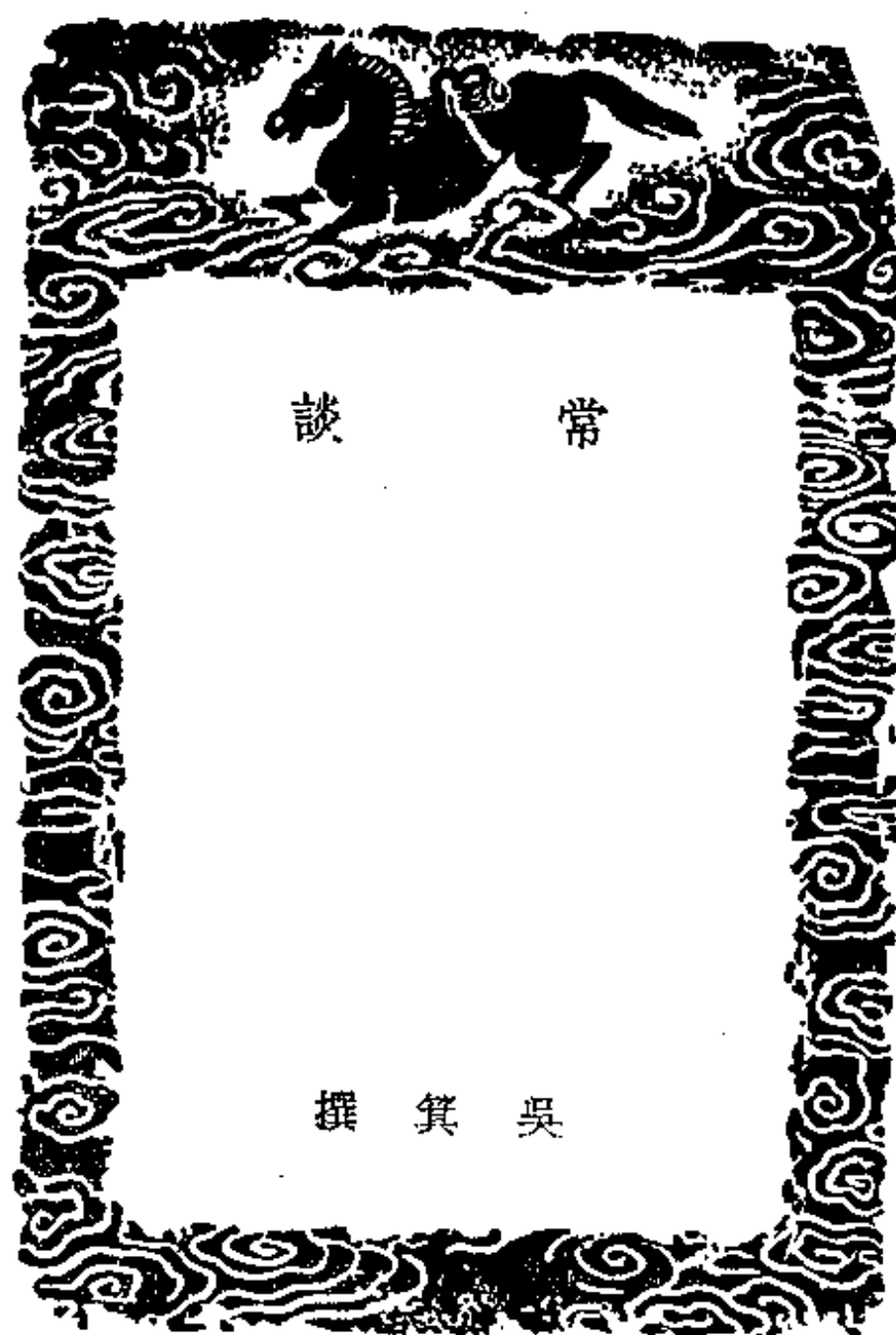
辯曰：二子過多過少者，非才之病也，識之病也。如孟子非不才高，嘗曰：我知言，邪詞知其所蔽，淫詞知其陷，學至于高又何過也。如卿嘗說性惡，性命我所有也，卿自不知，非識暗獨何歟。揚子動則尊經，伊川既謂之過少，豈可與卿同曰大駭也。予嘗著書列三子曰：荀卿氏辯焉未法也，揚雄氏法焉未辯也，言辯而法存焉，言法而辯存焉，孟子也，是故有精理矣。

李子泰伯禮論曰：禮，人道之準。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四者，皆禮也。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誠懇而博記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

辯曰：道一也，仁以人之禮以體之，樂以樂之，智以別之，相本而相以為用，未嘗同也。而未嘗不同也。若舉一則執一矣。泰伯是也。彼曰仁，曰義，曰智，曰信，以為禮之別名，吾亦將舉而歸之仁，曰禮，曰義，曰智，曰信，為仁之別名也。彼曰溫厚廣愛，吾亦曰仁之有分之謂禮，仁之適宜之謂義，疏達知愛之謂智，博記有守之謂信，以為仁之四名，奚為而不可。

常談序

常談一書，大抵皆評陳史事，而間及于考證。宋新安吳箕所作也。箕字嗣之，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和縣主簿。歷知常陰縣，爲趙汝愚所重。宋史不爲立傳，僅見于徽州志。稱箕在臨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蓋深有得于金谿之學。則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論漢高討項羽之新城老人，及曹參之用黃老術，旨趣往往相合。觀尤袤與箕同時，而所輯遂初堂書目，已列常談之名，則當時即珍重其書可知矣。宋史藝文志載常談一卷，久軼不傳。今書一百餘條，完本也。箕所著見徽志，尚有聽詞類稿十二冊，亦軼，爲可惜。云羅江李嗣元撰。



常談

宋 吳 箕 撰

書之酒誥，所以爲酒之戒者至矣。羣飲者殺，或者以爲紂之故俗，習于淫末，不可不重爲之禁。其實不然。漢律，三人以上會飲者有罰，蓋爲民之益者，莫甚於酒。誠不可不禁，自孝武創爲榷酤法，始自京師，稍及名都大邑，至唐遂甚。官既以榷爲利，則唯恐民之飲者不衆且多也。與周漢之意大戾矣。兵民既分，國用無涯，榷酤之利，殆不可已。穀之靡于酒醪者多，民田種秫，幾三之一，是民食之入于三分之一中，僅有其二。穀安得而不貴？又重以鹽鐵之費，一有水旱，立致菜色，則種秫者多，爲民之蠹也。細民之家，鉢積寸累，財物無幾，親戚往來，吉凶慶弔，習熟于酒，甚者賒貸以供飲費，生理益空，爲民之蠹也。斯甚矣。家之戾夫，鄉曲之儇子，因酒陷罪，自干刑憲，敗壞風俗，爲民之蠹也。又甚矣。而後知周之所以殺者，不獨爲商之遺民也。

采薪采菲，無以下體，謂薪菲之質，上善下惡，食之者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也。

畜馬之盛，莫如周。王畿之地，其方千里，而戎車萬乘，萬乘之車，爲馬四萬匹，縱橫各不過二百五十里，而戎馬至四萬匹，其間又有天子車御之馬，祭服而頽毛馬六種，十有二閑之官，何其馬之多也。下面公卿大夫士，出必乘車，車必駕馬，一畿之內，馬粉如也。後世之馬，曾不逮此。漢高帝時，天子至不能具醇駟，武

帝從事征伐，尤切于馬。驢騎出塞，馬物故者多，師徒遂淺。然其出師最盛時，公私之馬，不過十四萬而止耳。唐自貞觀至麟德，牧馬達七十萬有餘。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自周而下，國馬之盛，又未有如唐者。

史記弟子列傳，子貢說齊，使吳使越事甚美。以余觀之，竊又以為不然。子貢在孔門，固列科言語，然豈若蘇張輩利口反覆，傾亂天下者哉？此時齊魯好事者，造作奇說，以附著子貢，爾不然。子貢雖有存魯之功，而得罪于天下多矣。遷葬之不惜，故裁之史記。其說與世家皆不合。世家言吳越事最詳，夫差之十四年，春，始北會諸侯黃池，是年夏六月戊子，越王勾踐始伐吳，丙戌，勝吳太子丁亥，入吳。七月辛丑，吳王方與晉定公盟而爭長，已盟而歸，士皆罷敵，乃厚幣以與越平。後二十年，勾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方敗吳而滅之。左傳亦載黃池之會，吳王有墨，太子死乎，與世家正同。是冬，吳及越平，哀十七年，吳有笠澤之敗。二十二年，吳始滅。今子貢傳乃云：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儼如其言。則是越王滅吳于夫差之十四年，不後于二十三年也。其不可信審矣。世家諸書，裁伍員諫夫差事至備，夫差初無意于伐越也。今乃曰：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心，待我伐越而聽子謀，是夫差先有伐越之意，時以子貢要說而後不行，此又其不足信者。子貢傳乃載越用子貢謀，師衆助吳之事，此又出于子貢傳，爾非是為據也。不然，則子貢者，豈聖人之徒歟？

史記載趙高之所以蔽二世者，不無過辭。二世之昏愚，固可蒙塞，然不至于深居自隱，絕不與臣下相聞也。叔孫通傳載陳勝初起兵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秦至斥惡儒學，一旦有警，猶進博士，謂之則在朝廷之臣，豈不一見而言乎？可知其不無過辭。

史記伯夷傳，以臣弑君，弑君作伐，蓋武王方欲伐紂，安得便言弑？史記晉世家，重耳在狄，惠公欲殺之，趙衰等曰：夫齊桓公好善，志在伯王，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盡往乎？于是遂行。是時小白在位，方無恙，不得豫稱曰桓公，史衍一字。

夷齊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諱也。其說皆屬不章等誕辭，無所取信。曰伯夷，叔齊而止耳。至皇甫士安，又盡取古人無字證者悉為之說，不與彌甚。孟柯字則未聞，而曰字子輿，不知何據而然。宋瑒、唐賢宰相，名稱甚著，而史不書字，顏平原書廣平碑，只云名瑒，而不言字，字之有無，不必臆為之說。

范曄遊說之士，變詐浮淺，固不足以語士君子之行。然其辨辭似亦可喜。上書昭王，切而不迫，君臣縱談，觀者色變。此豈碌碌無能之人，方其欲仕魏王，資而無資，自候須賈之門，談笑嘲伸，必有顯脫而出者，賈不之知，魏之君臣不之知，一旦至齊，而齊王已聞其辨，是魏之仕于朝者，無一知人者也。而反忌牛酒之餽，謂以陰事告齊，賈與魏齊，何不智也。脫死箝中，留秦六年，致身相位，千里之魏，猶以為張祿，何昧昧也。賈方髮死之不暇，而曰：不敢復顧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嗚呼！齊與賈，直所謂庸鄙妄人，豈足云

魏文侯時，秦將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秦強魏弱，其來久矣。文侯好賢，雖強秦不敢伐，誰謂賢者無益人之國也。

貨殖傳中所載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萬為天下高貨，五千萬錢在今日言之，幾五萬貫爾。中人之家，錢以五萬緡計之者多甚，何足傳之于史？蓋漢時兼井之風，猶未至其民之富者，特止于是。自唐以來，財產蓄於私室，而貧民無立錫，宜乎貨殖之多于古也。

蘇代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代誠知事勢者，然不能勸主以仁義，則亦徒言之而已。司馬遷謂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以晏子能解左驥駟越石父之罪也。司馬貞謂族者氏之別名，舜之生姚墟，以姚為姓，封之有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後子孫更不賜姓，則遂以虞為姓云。

歷之為用大矣。自漢以來，其法屢變，率十數年一差。雖至精者亦不足以持久，說者以為日月星辰運行于上，雖曰有形，而無所終窮，積算之數，本之一定，而不能無差，以一定之數，且不能無差，而欲究諸無所終窮，其失也固宜。然歷之所以為法者，由秦而上，皆不可知，不過曰歷象日月星辰而止耳。其所以歷象者，不知數用何法也。惟漢之鄧平，其法以律起，涉千數百年而下，歷之名屢變，而其歷之法，則未嘗變也。至唐一行始變其法，而用大衍律，雖本之黃鍾，而律之九六不外乎易，大衍之數，是亦一道也。自茲而下，世之言歷者多矣，然亦未有他為之法者，不過于積算以求其差爾。鄧平之法，求日以九數，九九得八十一，分以八十一分而積之一日，日有一失，其差必多，理固無疑。後之為歷者，其法不精，始分一日之數，以千萬計，其曰萬分歷者是也。一晝夜之百刻，而千萬分之，雖有差訛，而所失微矣。然亦知其術之不精也。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去極近，故暑短，冬至至于牽牛，去極遠，故暑長。春秋分日至要角，去極中，故暑中，蓋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則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遠近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于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日月之行，要不過是，然青白二道，亦未可據推也。今月魄初生，有仰假之不同，是豈從所行之道而然歟？

風，陽中之陰，物藉之以發生，亦出之以摧謝，故風之為言，亦多不同。宋玉風賦，有大王、庶人之分，雖曰託物以見意，而所以名狀乎風者，抑至矣。人君之化，所以謂之風化，而諸侯之政，其是非得失形于詩歌者，亦謂之風。風之名雖同，而所以謂之風者則異，是亦取其有發生摧謝之別爾。

正月正，讀當作政。毛詩正月正，音政。秦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政。世本政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祖龍以威暴天下，計當時避其諱嚴甚，說正為征，後世不之改爾。

項羽秋義帝，其行不善，爭天下者，為絳素舉兵而西，誠莫大之利，蓋足以聲羽之罪，而收天下之心，然

項羽秋義帝，其行不善，爭天下者，為絳素舉兵而西，誠莫大之利，蓋足以聲羽之罪，而收天下之心，然

何幾既不知出此。張良自韓往。陳平自楚往。又皆不之知。而新城老人乃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其定于
此。然後知天下之事。惟出于利害之外者能知之。而匹夫之謀。爲不可忽也。沛公之破秦入關。雖仗義而
西。足以決勝。然非項羽先破章邯以存趙。則沛公亦未能成功如是之易也。秦三年正月。羽大破秦軍。鉅
鹿下。擄王離。六月。章邯舉軍降羽。八月。沛公方攻武關。向使章邯下鉅鹿。平河北。引兵而南。挾戰勝之威。
諸侯解散。武關未易下也。蓋河北之勝。乃所以壯入關之勢。羽不可謂無功。蓋漢祖既定天下。使項籍之
故臣。皆名其主之名。無乃所見之隘乎。籍一代英雄。徒以強暴而亡。在漢非有世仇也。今既敗滅。高祖有
天下之初。正當廓然大變。與海內更始。示無所憾。而區區公令其故臣名主之諱。以報羽力戰之憤。予恐
非帝王之度也。鄧君不以大夫爲榮而不之易。此何貴也。又遂死之。嗚呼惜哉。高祖既滅項籍。謂項羽之
以失天下者。丁公也。今後爲人臣者。無效丁公。至項伯則賜姓封侯。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豈丁公哉。
或毀之。或賞之。豈高祖不忘丁公之迫。而德項伯之免已歟。項羽雖云悍忍。然亦可說之以理。外黃小兒。
從容進言。遂免城東之坑。斯豈婦人之仁乎。

荀子謂越爲干越。漢書貨殖傳。謂爲干越。顏師古謂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勾吳耳。此說
謂有理。然說者又以干爲越地名。今番陽有餘干縣。而淮南王上書。亦言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中。
而地理志豫章郡。有餘干。蓋干乃越之地名。而非可盡以越爲干越也。于越爲干越。特傳寫之誤。
而後世番陽有餘干。卽以干爲是。春秋作於越。于聲相近。

高祖有天下之初。莫急于命相。以愛私之故。首以趙主任敖爲御史大夫。文帝擇相。知黃廣國之賢。置而
不用。乃用無學之中屠嘉。

惠帝崩。呂后哭而不哀。張辟疆謂丞相平。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則太
后心安。臣等幸脫禍矣。平如辟疆計。呂氏權由此起。幾亡漢室。辟疆之見。止于欲大臣脫禍。平輕從其說。
亦以太后多權詐。未可遽同。臣主之勢。不容齟齬。而然爾。或曰。向令太后壽考。平前死之。則事有不可言
者。當不如王陵廷爭之美。殊不知大臣之誼。當危疑時。必以安社稷爲事。呂后之心。方以大位自疑。如其
尸平。勃諸人。專任產。蘇于天下之人。必有假義而起者。呂氏掃除。而漢業終焉。豈不大可慮哉。

惠帝爲太子時。不易其位。因四老人者。然亦是叔孫通。周昌輩以死力爭之于前。上陽許之矣。故四皓
一侍其側。而如意王趙。苟非二人力爭于前。四皓未必成功之易。及觀惠帝柔儒。呂氏幾危社稷。則留侯
之策。未知其是否。然大業甫就。似非稚子。弱母。所能君也。

曹參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長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
務要名。輒斥去之。見人之有細過。掩覆覆蓋之。此真得天下初定。安靜之體。蓋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
也。

季武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時義縱爲右內史。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衍之。未幾。以徵文
案縱市。上官桀爲令。季武體臂不安。及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也。欲下之吏。二事正相

似。而樊以浮辭自解。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遷至太僕。遂
與霍光。皆受遺詔。輔少主。未幾。樊父子以私故召燕薊之變。幾亡漢室。漢武能誅縱而不殺樊。蓋感于其
言也。嗚呼。人臣之忠。是豈可以聲言笑貌爲哉。茲不可不察。

汲黯嚴助。俱事武帝。方東越相攻。上使黯視之。至吳而還。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助
乃斬都尉。發兵。迎悅上意。以倡威武。二人之賢。不肖有間矣。其後助卒以罪誅。而黯爲名臣。子假。復至諸
侯。上天之報施。豈私哉。汲黯之正直好諫。本其氣質。非學而得之。然以不學之故。昧於大道。故恥爲令而
有積薪之歎。

漢武卽位。多求俊拔之士。與之議論遊處。與嚴助。吾邱壽王輩。然多浮靡輕薄之徒。言語不根。其實無益
于人之國。獨主父偃其論爲尙。而大臣奏事。上每令助等相與辯論。大臣數誦。自公孫宏後。爲宰相者。率
救過不給。醜陋守位。信小臣之言。而忽大臣之論。宜乎在高位者之無賢人也。

衛青凡七擊匈奴。斬捕五萬餘級。霍去病凡六擊匈奴。斬捕十一萬餘級。漢之名將曰衛。霍。當武帝時。擢
却匈奴。無出二人右者。生獲級共一十六萬。然漢之所喪士馬。殆不止是。定襄之師。馬之不返者。已十一
萬匹。趙信。李廣利。李廣。李陵。皆全師陷覆。武帝之功微矣。

息夫躬首搤東平王事。東平王嬰后謁及伍宏。俱以冤死。其後躬以桑枝祝殺死。母聖以祠竈死。呼天絕
咽。尚難咎哉。

田叔被召按梁孝王事。使還。叔以太后爲解而梁事遂釋。及相魯。民有以王取財自言者。叔怒。笞民。王慚
而償之。王好獵。叔嘗暴坐。以故不大出。叔方召見時。漢廷臣無出其右者。茲可知矣。

世皆謂伍被之死。由張湯排陷之。被死。蓋其罪也。其遊辭多說漢美。非果忠于漢。此特欲爲淮南盡巧詐
使之必從耳。正如衛鞅將說秦以強兵。而先之以帝王。不然。豈有爲臣忠義。而與謀諸侯王之咎哉。淮南
事成。被爲謀主。使其不成。而以虛言獲免。姦人之計。何往而不得。湯之誅被。其理之當然。非曰排陷也。
橋。今人所乘竹輿也。漢書嚴助傳。與橋而踰嶺。橋之義與今正同。服虔音橋。謂橋梁隘道與車也。臣瓚謂
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橋音旗。廟反。師古以服虔爲是。而項氏爲繆。以今世俗所呼。則
服虔爲經。古今之物。稱謂不同如此。

何比干。季武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其子孫。仕
至肅宗時。猶有賢者。湯之後。亦累葉貴盛。至東都益顯。善惡之報。果何如耶。

漢書去病傳。合短兵。屢卑關下。晉灼注。世俗謂盡死殺入爲慶。稽
車千秋傳。尉安。顏師古云。尉安之尉字本無心。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漢書字之存古者甚多。奚獨尉
安。然在漢時。人習篆隸。古體多亡。成哀間。唯揚雄好古樂道。間有從作奇字者。今太元與諸賦。用字多古。
則古體之存在。班固時已爲可貴。

史臣漢漢宣帝爲不用儒。宣帝非不用儒。其不用者。安儒爾。且漢之賢輔。孰如魏相。剛直篤學。孰如蕭望
也。

之帝則任相爲宰相。又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既察試其政事。位御史大夫。相明經。以賢良登第。相與望之。非儒而何。張禹。臣當時皆有薦者。又經試問。疑若可用。帝悉罷歸。其後二人皆懷姙。因匡衡之畏事石顯。見劾。張禹之依阿王氏。終亡漢室。至于偵鄉之封。幾同龍斷。肥牛之請。貪汙身後。漢之大姦。無若二人。帝之不用儒者如此。賢矣哉。

今人有子。親育者多。乞他姓。其來蓋久。後漢帝數失子。何后生子。養史道人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號曰董侯。以他姓爲小字。非獨今世也。

中行說。趙信。皆漢將。臣爲匈奴謀者。然信之爲計不逮說。適足亡匈奴爾。何則。信教單于遠徙漠北。以敵漢。非也。兵以氣勝耳。今無故而棄地。是棄其族類也。族類猶棄。國何以不敗乎。霍去病等提軍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水草牛羊。固自不乏。何敵之何。休屠。權謀。來降。邊隅少患。實本于此。北匈奴飢餓潰散。南部上言欲兵並滅北庭。乞中國爲援。正如摧枯拉朽。初不費力。賢憲燕然之功。何足道哉。使其當武帝時。不爲匈奴所擒者。幾希。

討莽何。獲功。並金日磾。餘子何與。遺詔封三侯。事若可疑。霍光既受疑貲。又酈王忽。日磾獨不受封。其爲人固賢于光遠甚。光親聞詔殺許后。事猶豫不忍。不知赤族之禍。實本于此。顯以妾爲夫人。而素與子都。蓋光不知。皆不學之過。宣帝以昌邑之廢。心實忌顯。昭之以高爵重賞。光受之不辭。略無遜避意。是皆權之過也。世言霍光。山雲懷惡不終。以阻光之世爲恨。禹輩資下。且嘗毒死許后。事固當然。然亦宜帝挾忌嫉之心。有以激之。爾。趙廣漢。善事光者。光死。乃購藉之。至于將吏卒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虛器。斬其屬而去。皇后泣訴。帝不之責也。班固知之。故于廣漢傳詳言其事。且曰。廣漢心知微指。又曰。帝心善之。所謂微指者。是必有指撫禹家意。明矣。夫以光之大勳。子弟豈不念之。一旦所援立之人。反相忌。得廣漢罪。得肆其暴。心實不聊。下愚之人。不知分義。憤發無告。祇有反耳。其反也。固不容不誅。然幸其速反而誅。亦宜帝意也。

士惟守節不變者爲難。張禹一忤王根。而詭對日食。孔光一忤王氏。而更附王莽。由今觀之。二人之罪大乎王氏。

漢成帝報張禹曰。朕以幼卒執政。則人君臨政。亦可謂之執政。實生曰。執此之政。堅如金石。則人君之謂執政。所當然耳。

霍方進平日任數用術。陷斥官友。不以一計。及其爲相。陰險益甚。身既不免非命。子義卒致赤族。此亦可爲陰險者戒之。

漢元帝能隨銅瓦。鑼鼓聲中。嚴鼓之節。雖習知音律者不能學。而少子定陶王能之。上數稱其才。欲代太子。史册曰。凡所附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于絲竹鼓琴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子。匡衡。可相國也。于是上默然。人君之器材。惟無以不材爲材可也。册之論雖有所主。然其所以論材則是也。

王莽區區以鬼神誑天下。以至攘竊。彼蓋習聞漢家重鬼神。祠廟之禮。如神光。山呼等事。當時之人。往往夸異。故非假之以欺天下。想見天下之人。信其果有天命者。必十室而九。向使其不作井田。不更錢幣。不事四夷。不務改作。則天下之人未必畔莽。莽陵苗裔。雖必中興。亦未能起之遽也。國家之好尚。可不重其始哉。

王莽敗。省中黃金以萬斤爲積者。尚六十餘楮。其他處處有數楮。金如是之多者。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府受直。故盡聚于內。

方望始說隗囂勿歸更始。囂不從。後果爲更始所忌。脫死西還。望先辭去。囂方危殆時。必中心深思望之。先見以爲不當以國歸人。故光武累書開諭。而終不至。思望言也。更始不當歸而歸之。光武嘗歸而不歸。囂之無識也如此。

費貽不肯仕于公孫述。漆身爲瘡。伴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背旨以辭徵命。

世俗于清明前一日。謂之寒食。在春最爲佳節。其俗以爲由介子推火死。故爲之不舉火。而食熟物。寒食之義。蓋始于此。然以史考之。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火死。有罷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輒冬中一月寒食。莫敢烟爨。民甚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書以責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所忍爲。民俗難革。即此考之。則子推之死。當在十一月。民寒食。故在冬中也。今之寒食。乃在三月初節。與盛冬蓋遠。豈亦自有所謂罷忌之禁。章懷以心星爲言。亦未必不然。荆楚歲時紀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必有風雨。謂之寒食。魏武令云。冬至後一百五日。民多寒食。又豈周舉所謂盛冬去火。殘損民命者耶。

黃理以公車召李固。素慕於理。以書道遺之。有曰。曉曉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近魯陽樊君被召。言行所守。一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唯小人喜稱君子之過。而相與羣攻之。時時然伺其隙。而毀乎人主之不用。纖瑕小過。則曰。某某號爲君子者。而過也如是。其爲之爲小人者。則巧爲諱避。隱而不聞。責人則重。以周待己。則輕。以約己。不爲善而惡人之善。己不爲忠而惡人之忠。曉曉者必使之缺。皎皎者必使之汙。毀謗布流。蓋其宜爾。

張平子西京賦。言小說九百篇。然班固所志僅十五家。多寡之不同如此。天下之惡。特去其甚大者。必欲天下無小人。則無是理也。張汎以技巧挾勢。卒罹張牧。既捕而殺之矣。赦書與中外更始。二子遠上命而誅之。併及其黨二百餘人。匪輩不爲無過。成瑨由二子而下吏。不聞引罪自歸。陷于死而遁逃自免。其視賈高輩。豈不愧甚。賈彪以爲不能奮戈相待。斯言誠當。然綱之禍。要知其徒有以趨之。賈偉節。其賢君子也。

後漢中山簡王傳。吾國各官騎百人。稱疑前行。注。疑。楚角反。猶齊整也。今俗曰整疑。必據此而說也。朱博爲瑯琊太守。齊舒緩。尚儉止。博齊之以法律。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據吏節如楚趙。由是觀之。上之化下。惡有不從。而俗吏之不可用者如此。此其大也。

宋景文公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俚俗常言向數百種故謂就為調語凡不慧者曰不調語謂孔曰窟龍謂調曰突變不可勝舉唐盧仝詩曰不調語鈍漢宋林通詩團團空邊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切語雖變突為調亦其謬也

細素雜記古語有二音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匡何不為章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龍鍾潦倒如二合之音

關雲長有功干魏捨之而去不昨先主皆有古國士風亦足以見先主之得人心

胡安有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與至遺校尉范陵至光中陵果教范使自請為國都尉公曰吾預知常爾非聖人但更事多爾乃知人更事多則料事自審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曹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譏其取甄氏也操以融學博謂書史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融坐喪市文舉雖負氣豪邁然出言有章援引明審不致作無根之語以速其禍斯好事者之言未足信也裴松之能辨文舉之死以為不然而不及妲己之緣何也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曹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譏其取甄氏也操以融學博謂書史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融坐喪市文舉雖負氣豪邁然出言有章援引明審不致作無根之語以速其禍斯好事者之言未足信也裴松之能辨文舉之死以為不然而不及妲己之緣何也

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作水變離而為洛

王吉以清德行顯名漢世更三百年餘至魏始大群之純孝覽之友弟雖三代之盛未易多見也德行孝弟聖賢之所向而天地鬼神之所佑也其後遂昌與江左相為盛衰其所積者厚故其流也遠

王述性沈靜人謂之癡父桓溫建遷洛之議舉朝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孫興公僅能上疏言其未可溫之憤憤無能判者僅遣侍中止溫適中其姦計資長勢耳述獨能測其虛聲俾從其請溫謀遂屈述之智非能越羣眾而為名臣者正以其沈靜而然故浩氣徒以浮淺得虛名豈足以語此

晉書八伯太山羊曼為黠伯唐書人謂常安為黠伯注曰猥冗不肖之貌也

胡威嘗諫晉武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正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爾人君行法不能施于貴近而僅及于疎賤其為號令顧亦虛文爾

李延壽作南北史于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曰某帝蓋唐承隋祚其來自北而高祖之前與延壽累葉皆仕北朝其私意如此

劉裕起一介平桓元之亂可謂天下之英雄王隱以社錢之恩貸其惡而不誅就居端揆其何以勸事君者觀漢祖戮丁公之事斯有愧矣至韓延之報書則以示將佐謂事人當如此捨其大而取其小非所以為調也

命顧先歸食母果還就死因涕泣賊見誠哀而遣之平既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于是得全平之不欺固善矣然盜賊虎狼也方饑饉流涎而吸之母匿野間何以自食或悲傷思平而卒是并殺其母也殺身希信不顧其母未為是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信近于義言可復也焉有以身體賊親之不恤而可謂之信乎富貴而不知道適足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損人之性哉物者汨之故不得誌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養性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呂不韋著書曰春秋時亦有可取如此類者漢儒附著其月令于六經不可以人廢言也

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然在宋以議皇后諱應稱姓徐爰引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坐免官又上表言舊例無左丞利中丞之議褚遂回檢宋以來左丞利中丞者甚衆奏澄諫開廣見遂出白衣領職不知所謂博覽無所不知者何也

袁顯見疑于宋明帝詔辭求為雍州刺史袁顯亦出南郡與宗辭不行顯與宗曰在內大臣朝不保夕今得聞不去後求去豈可得耶與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及更子助之亂衣冠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與宗從容如平時人皆謂與宗有先見與宗之見蓋先于平進甚疎耳豈有內外之間哉

顏竣為宋武陵王駿主簿佐駿即位遂任腹心之寄權寵日盛父延之為金紫光祿大夫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策車逢竣南簿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竣創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世笑汝拙也卒後竣愈顯未几并其子誅之延之處處亂世可謂明哲者乎

補官舊用板宋明帝泰始中因子助之難板不能供始用黃紙唐語用綾然亦有用紙者士大夫亦多自書今顏平原語有存者手筆極奇

齊建武二年北魏相州刺史高閭年老乞任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退有虞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遠情願徙幽州刺史存勸兩修恩法並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譏之申嘗晝夜于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謂帝賢之效鳥羽族以好鳴見罪于人而能嫉讒如是使鳥多力必能殺中不但如啄其口也

王通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小人誠難處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如使之不疎不狎誠有過人者

隋開皇中幽州人家以白楊木垂簾上積十餘年忽生一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漢時上林假柳復生何柳之好為怪也

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人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為之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遣使至西域摩揭陀國取熱糖法即謂楊州上蔗作糖如其劑為之色味勝西域

遠甚。然江表傳載：孫亮遣黃門以蠶絲并蠶，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餚，乃甘蔗作糖，荷矣。何至唐始往西域取法哉。豈謂如今之冰糖，而然糖乃沙糖類乎。

突厥政亂，諸將遂討之。太宗以新敵血，取之爲失信，不取爲失機。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策弱攻昧，取之便。長孫無忌曰：今我戡兵，待彼或侵邊，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又何求。太宗曰：善。然卒取突厥，無忌之言，可謂至善。而太宗卒取之者，亦將固請者之說，有以激之爾。彼于瑀言蓋未全信也。

房元齡、杜如晦，皆同功一體之人。元齡任公卿，心無忌憚，務爲寬平。宜若有後，一傳而隨其家。曾不若如晦之後，累與宰相，與國終始。何也。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斷。豈陰謀之罪，造物所不貸耶。陳平亦曰：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也。

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蓋唐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不開丹陽有銅曰赤金。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金帶，曰：世言黃金，鬼神畏之。更取金帶賜杜如晦家。今人亦不復見有黃金。淮南王與方士爲藥金，劉更生得其書，幾致殺身。而蘇秦八公山，至今有人時得藥金于淮南祠旁者。

宋廣平，清節剛正，輝映一時。而六子皆以不肯斥，此何哉。豈天人之理，果有時而舛耶。人太察，則失之不忍，非所以貽後。

李勣不負李密，單雄信，斯可託孤矣。然勣本以盜起，不知大義。自謂平生事太宗，無不至者。蓋州之斥，出于非意，是豈不能阿意順旨而然。故其開意之初，快快而去。高宗一旦還用之，始爲自全計。由太宗之所

以勣勳者，非其道也。臣之于君，以道合爾。烏有恩不恩哉。蓋州之出，適所以沮勣之心。又何恩邪。唐史稱房瑁以忠義自奮，而用違所長，使遭承平，不失爲名宰相。竊謂不然。所謂名宰相者，雖才不周，變亦必有德量。誠信者焉。瑁初爲諸生，即作封禪書干張說。其後爲給事，明皇委之經度華清宮，乃疏嚴劇

數，爲天子營遊觀之地。所爲如此，其可爲名宰相乎。瑁之爲人，佞倖巧，託名舊私，斬斷可觀。以欺世者，爾當時如杜子美輩，皆爲所惑。肅宗味于知人，昇以政事。已自過矣。賀蘭進明之言，非謬也。瑁之爲人，亦誠如此。瑁不以國之難危爲念，忘其疎薄，乃請自將，僥倖一勝。以杜人言。此何心哉。使肅宗足知人之明，必不使瑁將。及其敗北，士死數萬，王室益殆，而不能尸瑁以儆姦妄，何哉。彼封常清、高仙芝，皆屢著勳績，一旦敗績，猶不免刑戮。瑁之罪，不大于二人乎。乃捨不問，肅宗之于刑賞也，終矣哉。

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二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開元中，有人以此爲俳語，獻明皇。

世多傷寒，以忠死者，炎固忠矣。惜其不明于大誼也。中宗欲以天下與后父，此固不可。然則天之慘酷，孰不知之。一旦廢帝，而以天下之柄授則天可乎。此蓋大臣遇事之難者，烏可輕發。

狄仁傑、裴師德，在唐俱爲大臣。狄之登明，由裴薦拔。及其並位，狄必欲擠裴于外，何也。爲其所容，而不自知。狄公之賢，其不及裴也，審矣。

得也。唐史郭傳：郭子定，讀尚書至湯誓，詭問郭曰：奈何以臣伐君。郭曰：應天順人，何言伐耶。對曰：川命，首于祖。郭用命，戮于社。是順人耶。郭與之，殊不知川命，首于祖，自是甘誓，非湯誓也。若爾，則定之說，已自可笑。豈足辨哉。

郭子儀自平安史，功蓋天下。魚朝恩深忌之。及代宗立，程元振嫉之尤甚。乃罷子儀兵柄，實之京師。及後吐蕃入寇，兵迫近郊，上已出奔，始命爲關內元帥，遣屯成陽。是時子儀無兵，麾下僅數騎。魚、程二人，非有意于禦狄也。蓋以之餽賊爾。意以爲寇兵甚盛，師已近及，子儀雖有才望，必不能以數騎抗敵。進戰則必危，退去則因以軍法殺之。子儀不死于寇，必死于罪。此二人意也。所幸天相忠義，使之成功爾。

衛府有廣成先生碑，先生，方士也。大中五年，蕭瑀撰，云：武宗朝，擅權者，欲以神仙神容思，亟言天下術士可致不死藥者，乃命召先生。除銀青光祿大夫，崇元館大學士，加紫綬，號曰廣成先生。創崇元館，鑄印置吏。唐之時，待方士如此其厚。所謂擅權者，非德裕而何。大抵欲專人之權者，必有術焉。苟其心一以神仙長年爲事，其視天下之大，真若敝屣。至于廟堂，又奚足較哉。然以是幻其君而已，專其權，則德裕亦可倖。

使接者，續真子云：杜甫哀鄭廣文詩，有蒼蒼何技癢之句。謂之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杜少陵詩：鸛鵲啄金桃。金桃始出西域，康居國貢之。兼以銀桃，詔植苑中。鸛鵲亦出西域。金桃豈其所嗜哉。

吐蕃平涼之盟，當時無有知其劫盟，只慮盟之不成，及盟之寒耳。帝臨軒於語宰相者，幸其盟之成也。柳渾謂戎狄難信，亦只是憂其既盟之後，未免用兵也。遂謂渾爲知吐蕃謀，吾恐不然。

人君知人，雖是難事，然亦須細考察其大節。如李訓登進士，能口誦詩書，一見文宗，便知掃除逆黨之意，豈不甚快。又欲復河北，却夷狄，又嘗以計誅陳洪志，王守澄，文宗深信之也。然謂之進，特由守澄其大節已不足觀。僥倖成功，蓋知人難矣。

唐崔元植與崔元畧，同位于朝。時中丞關議者，屬元植。元畧欲得之，適值元植入閣，不如儀，使御史彈之。及宰相進中丞，果屬元畧。亦可謂巧進者矣。時又有欲圖相位，疑元畧妨己路，故劾其前爲京兆造橋取賊軍，果疑似以饒染之。元畧遂覓齋，乃知姦貪之相伺者，有如螳螂之捕蟬。

大中進士，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傳粉粧飾之名曰花郎。人皆尊視之。

白氏六帖祠部格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唐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外史：楊杲，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十三州記云：錢湖關十二丈，周圍三十里，在錢塘縣西南十里。靈隱寺，正坐其山之東。西溪二水源，東曰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溪是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泉源，其流洪大，奔迅激越。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

橋入于錢湖。蓋錢源之聚落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舊說云。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錢湖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題曰錢湖門。可驗其實。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而錢塘記以爲防海大塘。其初立時。募致土一斛者。與錢一千。故號錢塘。十三州記。則是錢因水得名。而錢塘記以爲因錢市土得名。史記以爲錢唐字不從土。錢塘記所載。皆不然。以唐字爲塘。蓋俗書爾。

秦漢而下。亂離之甚。未有如五代者。然良法美意。可行于後。聖人亦爲之不廢。蓋治得其道。豈有古今之間。同歸于是而已。緣邊置場市馬。板印五經。百官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民下不許越訴。不能自書。許執素紙。漕運給斗耗。刪律令爲刑統。行之至今。昭然無害。誠不可廢也。則夫漢唐之有天下。七百餘年。其治與三代庶幾者。宜焉。封建井田之不可復。蓋存乎時。昔人論之詳矣。

國史補。宰相四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勣既下有所異同。曰黃帖。

長編元祐五年六月。宰相呂大防與中書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東坡與滕達道書。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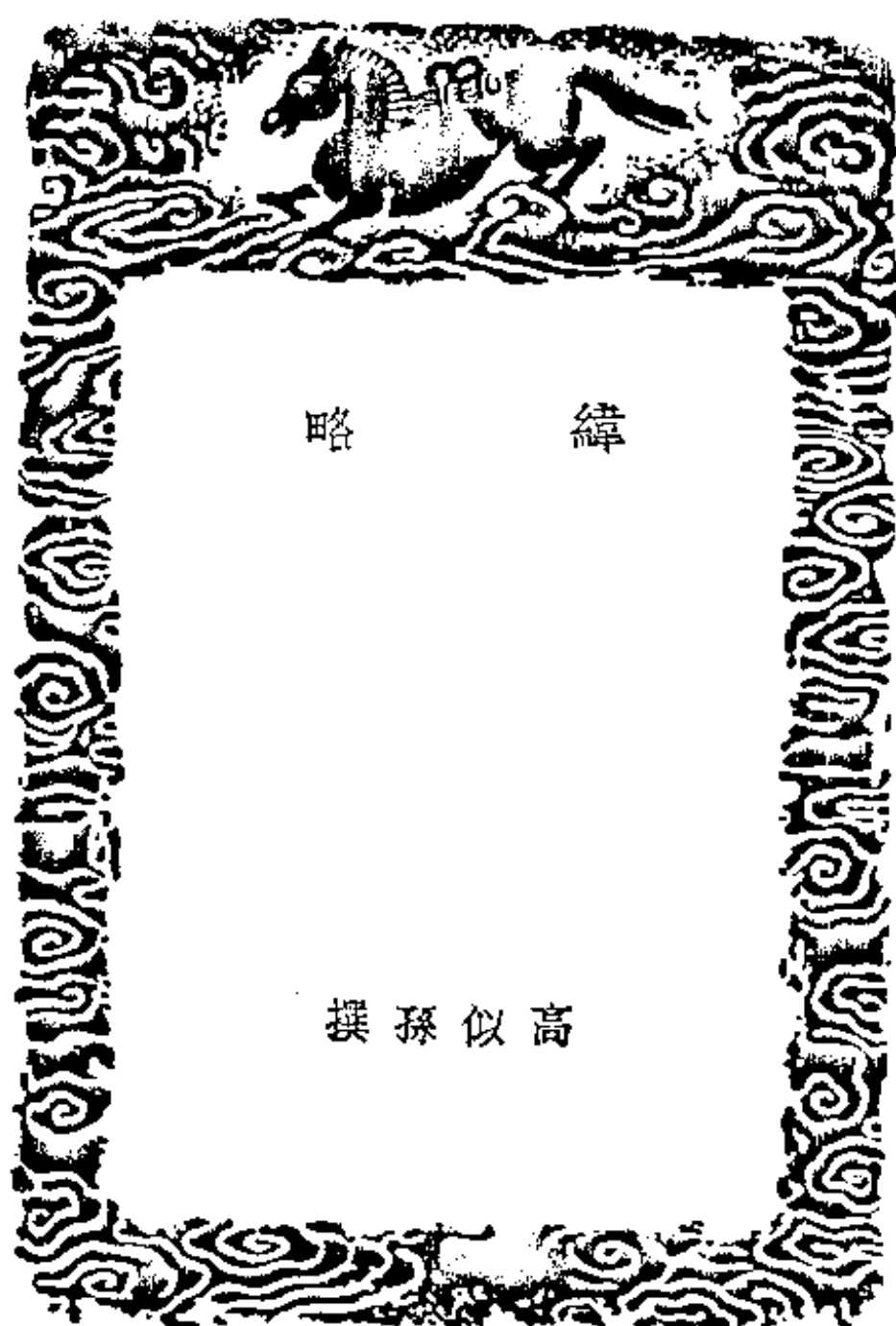
宋景文公雜記云。老子云。無物之像。古語亦有想像。韓非子曰。人希見生像。得死像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想像。然說亦怪矣。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不窮。

前集文集。惟集可存。其別集遺文。俱當刪削。不惟多有真贋之殊。而當時亦有不得已而作者。如韓文別集所載。不可存者尤多。非有鑒于遺之也。

傅燈錄。嵩山謂仰山云。我適來得一夢。汝欲爲我原看。原或作圓。南唐近事。僞僞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山谷詩。松風佳客共。茶夢小僧圓。

緯略提要

緯略十二卷。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刻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譜略、及此書。今惟子略、略略與此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誕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偶贅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整頓。招隱、八風、園基、觀經、禪牙之類。今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存。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扈林。譏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疎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篇實無所廣託。終出楊慎升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緯略卷一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漢唐詔

西漢詔令。四百有一。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爲書五十八篇。又自五十八篇而後。起哀周。至五代。千數百載間。詔令溫醇簡盡。有三代遺法。唯西漢耳。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中飭訓戒。皆至誠平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常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爲不可及。王通嘗以續典謨訓誥。皆命之文。書雖不傳。漢詔皆可考也。唐開元中。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議、論。謂之續尚書。雖襲河汾之意。然其書難矣。宋景文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對。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于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今觀唐史。蓋無一詔如文景武宣之世。吁。難哉。

宋 高似孫撰

喝

史記曰夏禹喝按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喝人于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于恩也此但言蔭喝不言扇喝也京房易飛候曰有蟬如大車蓋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有暑喝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喝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噤凍之寒喝者暑沴也

少女風

劉孝威雨詩。電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管輅別傳曰。輅過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當雨。時樹中已有少女微風。又有陰鳥和鳴。又少女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風雲興。元氣四合。大雨注傾。易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女。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兌爲少女。

欵乃

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欸乃音煥乃音竊唐劉言史瀟湘詩夷女採山蕉絳紗浸江水野花滿巖妝色新間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又以欸乃爲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爲漁父棹船相應聲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以欸爲暖以乃爲迺元結樂府欸乃曲曰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嘆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其序曰大歷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于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審其未章亦是泣舜之意也

蚊民

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存一作晦其屬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惡慧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曰河內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潘子真詩話載繁姑神蚊賦曰其來續續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東方朔賦中字也

賦體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于陽和，花爭開于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厲精，慙戎車之屢駕。梁任昉賦體曰：倏征侶兮纖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懸軒軌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慙儒雉之聲朝，惡鱗魚之在夜。奉玉簡之陸離，侍金龜之云舍。梁王僧孺賦體曰：難舍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永夜。竟大德之未訓，何飛光之徒舍。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睿后，沐隆平乎元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曾舍。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于芝闕。雖就列而陳力，終胡顏于長夜。六朝人好作賦體，今錄數家於此。

食雪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兩大雪。武臥齧雪與氈毛並咽之。段類破羌。羌復寇張掖。類下馬大戰。力盡。虜亦引退。且行晝夜。食雪四十日。漢紀陳蒯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王維詩。路繞天山雪。家臨

海樹秋溫庭鴛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鴛末句甚奇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法曰一縱一橫曰午。漢書靈光傳曰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橫爲午。猶言交橫也。蓋用此。劉向傳曰螽螟蠱午如淳曰蠱午猶言雜沓也。

洗玉池銘

東坡爲龍眠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一作完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噉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璣瑱珞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墊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就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愛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按伯時石刻序跋曰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峽州名康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謂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璣三鹿盧帶鈎璆琕滿瑤杯水蒼佩螳螂鉤珮柄珣璊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于積壤中其子碩以蘇文有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伯時序跋世不多見庸載于此

專報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寂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狂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曰宋王太后疾篤使喚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所謂寧馨者晉宋間人語耳今吳人語普尙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邱壠空使英雄笑寧馨張謂詩東坡詩用寧馨爲是

道母鮮

世說曰：陶侃作魚吏，以坵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按列女傳：孟宗爲監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唯飲彼中水，何吾言之不從也？乃還鮓於宗，宗扶伏遂沉于江。二事相類，有如此者。魚吏爲監魚字佳。謝元興妹書曰：昨出釣，獲魚以爲三坵鮓，今奉送。亦用坵字。說文曰：鮓，藏魚也。藏魚二字更佳。

坵，音龜。纂文曰：大坵爲坊。東宮舊事曰：白坵五枚。

貝經

師囑有禽經浮邱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朱仲所傳貝經怪奇今錄於此仲受經於琴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遣助以徑尺之貝並致此文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麋隤

蟬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釐。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如礫或白皎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一作伏貝使人寡慾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灌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瘡黑無皮是也。嚼一作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亦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肉殼赤絡是也。皆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兩則重。齋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晝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兩則輕。齋則重。

布帆無恙

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嘗因假還。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耳。爾雅曰。恙。憂也。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曰。趙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曰。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羅人則病。名之曰獺。獺。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

五星聚
四星聚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之而興周興於房宿分星變蒼得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北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爲主漢天文志崔浩考古今歷云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按晉天文志東井三十三度分野屬關以乾曜度論之一度二千九百餘里則東井之分合十萬里石氏星經曰是年歲星在東井五五星旋于冀方而魏有天下魚豢星皆從故爲有天下之象然以左氏歲星合之又復不然蓋左氏論其常也元帝登降是歲鎮太白星等聚于牛女之間晉陽皇朝太宗卽位五星在奎居兖州地分太宗時爲晉王領兖海漢史岑出師頌曰五曜宵暎素靈夜燒晉傳元高祖象贊曰五星協象神母告徵

乾
龍

詩人以乾鵠對濕螭。唯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鵠之疆疆。易統卦曰。鵠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悼癸感賦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之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尺蠖體龍蛇以幽潛晉摯虞感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秦則據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摘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疑滯乎一槩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鳥伏眾兮鵩鳥翔謂隨夷爲溷兮跼蹐爲廉莫耶爲鈍兮鉛刀爲鋸騰駕罷牛驂蹇騷騷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

鷄鳴軒裏鸞鳳挫翮啄一作啄碎珣琬寶其瓊甌皇軍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復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宋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闕三公弔屈原之辭筆力皆高併錄於此

●

梁范獨咏著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顧蔡伏靈異，祥雲降溫臚。晉傳元善賦曰：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降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形極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惟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洪範五行傳曰：善之爲言者，也。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此說甚奇。夫撰著之法，四十九者，聚之則一，而四十九歸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歸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焉。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于一，動則唯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碧芙蓉

顏延之琅芙蓉頰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標玉擢麗浴池飛映雲尾實紀仙方名香靈蠲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鮮啓曰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鮮魚之味劉孝威謝藕啓曰凡厥冰羞莫敢相輩水羞二字亦新

招 徠 法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又詩：棲遲四野外，陸沈背當時。循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羲和策六龍，引領越峻嶒。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晉張載招隱詩：出處雖殊途，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慙，人間實多累。羈離翔窮冥，滿且不能視。鶴鷺遘旱涸，數爲婚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邱中，安事愚與智。晉張協招隱詩：結宇窮風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腐寸自成霖。澤雉登龍雘，寒猿攬條吟。谿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竿修岸垂，時聞樵采音。重棋可擬志，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晉閻邱冲招隱詩：大道曠且夷，踐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右晉人招隱詩四家，今錄于世。昭明所采招隱，唯左太冲陸士衡王康琚耳。

箕子名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

楚辭曰。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卷。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讀此則九歌之意。全本於此。圖畫鬼神之間。猶足以洩憤懣。寫愁思。況其餘乎。今觀屈宋騷辭。所以激切頓挫。有人所不可爲者。蓋皆發于天。如羌諍蹇粉佞。僚些只者。楚語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荳蔻。薜荔若蘋。蘅若。楚物也。以其風土。形於言辭。故

風雅比興一出於國風二雅之中不可及已嚴助薦賢臣召見言楚辭帝甚說之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自漢以還文人詞客慕其軌躅摘華說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爾後才士但襲其體追其韻言雜燕粵事兼夷夏亦謂之楚辭失其旨矣

湘君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稱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又曰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瀟湘舜既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梧之野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羅含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如山海經凡言帝者皆爲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至言帝俊帝顓臾稱號其以娥皇女英曰帝之二女者其稱謂審矣九歌所謂帝子者亦本山海經言之禮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注曰帝舜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者爲次妃帝堯因爲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妻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曰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按秦紀曰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非矣

玉帶

王荆公作謝玉帶表甚恨無玉帶事既上表有客名失記姓曰何不用虹玉圍腰公憫恨良久虹玉圍腰四字出常哀謝賜玉帶表可謂奇事李賀詩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便不及常公四字薛逢詩帶文瑤白玉符理篆黃金帶文二字亦佳如李賀又用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輕割玉方玉方二字亦佳賀詩又云越衫羅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王光庭詩玉碾盤龍帶金裝鳳頸聽李郭詩玉雁排方帶金鵲立仗衣此三詩當時侍衛供奉之人所服者然唐制三品以上皆服玉帶韓愈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

茂陵中書

武帝遺詔以經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曰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內宋元憲公詩怪牒汲邠來幽經茂陵聚此事與蘭亭入昭陵相類故實曰唐太宗好書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二尺爲一軸凡行書有五十卷楷書有八十卷太宗嘗謂此書最爲難得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卿共之及高宗崩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以五金之匣藏之昭陵王羲之嘗云此書最難得也蓋亦在其中是時散在人間不知流落何所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曰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闕補之如粟宋

起居注曰西河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說文曰黛畫眉也同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點黛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謂詩殘粧添石黛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脂澤

蔡邕女誡曰傳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獨衍集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斂澤面無脂粉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釋名曰澤人髮恆枯瘁以此澤澤之唇脂以丹作象唇赤也北史后妃傳曰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膏沐二字出詩豈無膏沐王維詩邀人傳脂粉不自著羅衣此言脂也夏英公詩絳唇不敢深深注却自香脂汚玉簫用脂字尤妙溫庭筠詩蘭膏墜髮紅玉春燕斂拖頸拋盤雲卽澤也

熊經鳥申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魏志曰吳普常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如搖動則氣易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法之及漢時有居士魯爲導引之事熊經鳥申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彪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病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行之年九十餘春秋繁露曰猿長臂所以壽好引其氣也

龜息

抱朴子曰城陽郭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見冢中先有大龜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吮或仰儉素亦聞龜能道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南方經曰南方老人以龜支牀行二十年老人死而龜猶活以龜吐納息也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許渾詩遊從倚野鶴休息過靈龜宋景文公詩度日銜花翻翠鳥經年支榻養靈龜

笳却敵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則又流涕並棄圍走劉琨爲琴胡欲害之時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垂涕而去二公皆以笳聲却敵其壯士也

鷄鳴度關

鷄鳴度關皆曰孟嘗君出秦關中鷄未鳴關未開下客爲鷄聲羣鷄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于秦逃歸到關丹爲鷄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獵碭

周宣王石鼓文。章應物韓退之。最所贊善。如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亦曰陳倉石鼓亦已訛。唯歐陽公以爲可疑者。三蘇勗載記曰。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補所傳。周宣王所創。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任昉述異記曰。嶧山有秦碑。亦用碣字。

燒香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水濱。有勒問澄。澄曰。今當勸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蓋始于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此亦又在佛圖。

千弩俱發

漢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南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敵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轉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敵走上山。漢軍擊殺千人。單于大驚。丞相亮出軍圍所山。魏司馬宣王使張郃拒于祁山。亮糧盡。軍還。至洮風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大樹。題曰。張郃死此樹下。預令兵夾道以數千弩備之。郃果至。千弩俱發。射郃而死。亮之龍涓追孫臏。臏度其行。竊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龍涓死此樹下。消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消乃自縊。遂成賢子之名。此言萬弩俱發也。

解鳥語

魏向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大史。曉鳥語。謝承後。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此雀相隨欲往食。行里果有覆車。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管輅聞有鳴鶴來在開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引西家父離妻。候不遇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輅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輅得之。

解六畜語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塞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馬此眼中。曰。塞馬亦馬。塞馬之目眇。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李南乘赤馬行。逢人白馬先鳴。而亦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其盲者白馬子。抱持介葛盧來朝。問牛鳴。曰。是生三犢。皆用之矣。東方有國人數。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矣。傳。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鹿鳴。所以知也。

陸羽水品

- 一、廬山康王谷龍水。
- 二、無錫惠山石泉水。

三、新州蘭溪石下水。

四、岐州鳳子峽蝦蟆口水。

五、武邱寺井水。

六、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

七、揚子江南客水。

八、洪州西山瀑布水。

九、桐柏淮源水。

十、廬山龍池山頂水。

十一、丹陽觀音寺井水。

十二、揚州大明寺井水。

十三、漢江中零水。

十四、歸州玉虛洞香露水。

十五、商州武關西洛水。

十六、吳松江水。

十七、天台千丈瀑布水。

十八、郴州圓泉水。

十九、嚴陵灘水。

二十、雪水。

一、揚子江南零水。

二、惠山石泉水。

三、武邱石井水。

四、丹陽觀音寺井水。

五、揚州大明寺井水。

六、吳松江水。

七、淮水。

六、一居士曰。陸羽茶經。其論水曰。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又曰。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湍湍激勿食。食之令人有癰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其說止于此。未嘗品第天下之水也。張又新煎茶水記曰。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命謹信者。操舟取南零水。至陸以杓揚水曰。非南零者。既傾而半。陸曰。此南零矣。使大駭曰。至岸舟滿覆半。提岸水增之。水。其入醉忘。乃汲石頭城水以

之。蓋不。德裕好惠山泉。嘗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大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離他水十餘銖。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爲罷水驛。東坡愛玉女潭泉。日飲兩瓶。爲使者所給。因破竹爲元傳曰。元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鑿刀三千口。刀成以漢水鈍弱不任淬。乃取水蜀江水至。元曰。水難涪水不中用。取水者得言不難。元以刀畫水。言難水入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以涪水入升。盆之。然則別水固有此事。涪澠之辨。蓋始下易牙也。見牙名。牙其字也。如東坡汲江水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此二句直入茶泉理窟。夫天下名泉。不知有幾。豈止如二公所品而已哉。歐公汝陰詩。水味甘於大明井。山谷省中烹茶詩。閣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空誤書。謂此也。

緯略卷二

五神車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神。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向父謝五大夫。賓幸臨之。向父使人持粥一器出。進五車兩騎。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神曰祝融。東海曰句芒。北海曰元冥。西海曰蓐收。河伯雨師。請使謁者。于殿下門內引祝融。五神皆驚。相視而嘆。徐陵雪詩。明朝關門外。應見海神車。李處詩。大周天關路。今日五神車。劉庭琦雪詩。姑射山中符聖謨。芙蓉閣下降神車。蓋用此事。

周玉律

晉諸公讚曰。世祖時。以荀勗所造律。得周時玉律。比較正同。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法同。周庾信上玉律表曰。零陵廟前。徒尋舜瑄。始平城下。空論談天。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合等。至于分粟累黍。量茲數篇。仰稟聖規。參詳神思。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廣開府之文。亦佳作也。

魚先至

大戴禮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也。月令曰。季春鷹鮪于廢廟。注曰。進時美味也。毛詩義疏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形似鯉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頰下。淮南子曰。禹決江疏河。鑿龍門。關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由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門。乃禹辟而大之。故言鑿。

三素雲

修真入道祕言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轡者。白日昇天。一云出洞真。唐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詩爲題。蓋出于此。陶宏景水仙賦曰。迎九元於金闕。望三素於太清。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吳筠詩。瓊臺初爲。孤映大羅表。常有三素雲。疑光自飛繞。黃庭經注曰。紫青紅。謂之三素雲。蘇軾公作。春帖子詞。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元春。春帖子詞。三素雲。飛依北極。九星正見南方。鮪魚溫泉宮詩。山齋曉火鑪三素。海日溫泉鮪一鳴。

代將

樂毅爲燕王合五國之兵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計。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趙王使趙主領都督荊州。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劉憲代之。晉軍將至。將帥移易。傾蕩之勢。竟殄滅焉。晉。成敗之機。在于信間。輕易有如此者。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翦謝病。歸老于穎陽。李信攻鄢郢破之。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穎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病悖。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代信擊荆。大破荊軍。虜荊王負芻。平荊地爲郡。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諱於老臣耳。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曰。鑾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等爲兵。今欲一圖而死。可得耶。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之許。援自請曰。臣向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夫翦充國。援以區區老臣。策勳秦漢。李廣之視三子。特伯仲間耳。請擊匈奴。上以其老不許。竟坐數奇。引兵失道。豈非天哉。

使酒

漢書曰：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頴達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案之間多所凌忽。

月竈

顏延年詩：月竈來賓，日際奉土。竈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呼穿土爲竈。木元虛海賦曰：大明鑄樹于金樞之穴。注曰：月竈也。

琴心三疊

黃庭經云：端居養珠十九年，琴心三疊化胎仙。梁邱子曰：三疊琴心，三月田也。黃庭經一曰：琴心文，大率黃庭妙處，全以三丹田爲根，吐納爲用也。

眞眞

開奇錄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靈也，呼眞眞，百日即應。果如其言，一友人以爲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眞眞曰：某南嶽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可住，即攜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簡齋一作山。墨梅詩：窗間光景晚來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好，磨拚心力喚眞眞。

五園

鮑明遠詩：五園發金記，九篇引丹經。采芝法有五，故曰五園。出太清金匱記：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故云九篇。沈休文詩：淹留訪五藥，顧步侍三芝。五藥，草木石蟲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

截肪蒸栗

玉書稱玉白如截肪，黑如凝漆，赤如凝脂，黃如蒸栗。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凝漆，玉之符也。王通玉。唐寶記曰：元黃天符，色如蒸栗，澤若凝脂。仙人山元卿新宮銘曰：碧瓦鱗差，瑤階肪截，用肪截奇甚。

白瑤宮

李賀卒，母夢賀言：上帝建白瑤宮，令作記。又翔凝虛殿，使某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其樂也。物類相遷，都于月園，構新宮，命曰白瑤。召李賀爲記。長吉忽晝日，見一緋衣人，駕一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籀，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候下榻叩頭，言阿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道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曳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義山作。義山之傳，蓋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

文君詠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詠，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爲詠，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噫占

隨筆謂終風時，願言則噫。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噫也。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此風

自古已有之，按漢藝文志有噫耳鳴占十六卷，其多如此，則噫者亦古人深以爲事。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熱噫，是爲病也。

習儀事

黃瓊遺尚書令明習故事，李直爲侍中，章帝西謁園陵，直陪乘，問傳事輒對。東觀漢記：蔣昱爲太僕，久居臺閣，明習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胡廣爲太傅，時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號曰：萬事不理問伯始。龔遂拜尚書侍郎，彌綸舊章，深識典故，每入朝奏事，當廷所問，因時捷對。謝承後：王傳拜尚書，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警戒，內外不漏。喬揚拜尚書，明習國家舊事，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劉裕爲尚書侍郎，自在臺閣，閱習國家故事，每有奏議，決之於口。魏王榮拜侍郎，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典廢弛，興造制度，榮恆定之。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練達舊典，爲郎中，協爲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協以早歷中朝，多諳諸事，朝廷政體一稟於協。晉起居注。

故事之始

韋賢爲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封丞相宏爲平津侯，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宏始。梁邱賀爲郎，祠孝昭廟，賀策有兵謀，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武帝征伐四夷，令民產子二十歲乃出口，口錢自此始。惠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之宗廟，獻果由此始。諸葛豐爲司隸，舉劾收許章，章自歸，上於是收豐，司隸去節自豐始。任隗爲大匠，建武以來，常侍謁者，大匠置自隗始。尚書郎舊典，科補長史，鄭宏爲僕射，奏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補二千石自此始。魏許褚從太祖征馬超韓遂，破之，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中郎號自此始。崔邑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侯自此始。鄭默拜大鴻臚，母喪，舊法既葬還職，默陳懇至久而見許，聽大臣終喪自默始。傅初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古凶導從，其後諸卿大夫給導自此始。石苞拜驃騎加侍中，羽葆鼓吹出，參軍於都督無敬，孫楚揖於苞，更相表上，故參軍有敬自楚始。謝尚採拾樂人制鐘石，以備太常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中宗賜諡，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近代以來，唯爵諡宜體前訓，使行以諡彰，中宗納焉，公卿無爵而諡自導始。何法盛：王導拜丞相，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中宗契闊布衣，匪止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無不親拜山陵，哀動左右，拜陵自導始。後魏李崇除襄州刺史，懸鼓捕盜，諸州置樓鼓自崇始。後魏。

諸政

漢張禹居家，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董仲舒去位歸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趙充國乞骸骨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後漢喬元徵拜大鴻臚，老乞骸骨，經傳有疑，使小黃門就問之。晉劉實以侯就第，懷帝詔曰：國之大政，就諮于君。

給札

上讀相如子虛賦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奇，請爲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爲上

林賦。史記。荀悅志在獻替。一作帝好典籍，常以班固前漢書文繁難省，乃令依左氏傳體以作漢紀辭約事詳，詔尙書給筆札。後漢書。張華有文才，晉儀制度釐革，勅有司給筆札，多所損益。王隱晉書。

文章不起草

北齊杜弼。從高祖破西魏。命爲露布。手卽書絹。曾不起草。魏收以文章見知。奉詔爲封禪文。下筆便就。不起草藁。

重慶

戴憑正旦朝賀帝與羣臣說經義不通輒奪其席憑重十五席
殷亮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

鹵

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祠天於甘泉，儲之，宜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小駕。屬車三十六乘，祠宗廟則用之。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驛乘，賈誼過秦論曰：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孔璋檄文曰：伏屍千萬，流血漂櫓。鹵乃從木，通典所載，鹵簿則戰櫓居外，刀楯居內。漢書注曰：櫓，大楯也。復古編：鹵所以進船，或作櫓字。鹵者，干櫓之義。簿者，寄籍之稱也。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古祕苑珍圖目有天地郊祀鹵簿圖一卷，大駕鹵簿圖三卷，晉有鹵簿圖一卷，齊有鹵簿儀一卷，陳有鹵簿儀三卷。鹵簿圖一卷，唐世鹵簿正用漢制，行列次第並著儀衛志。唐王象有畫圖，鹵簿圖，皇朝天聖中，王欽若撰鹵簿圖三卷，皇祐中，詔修鹵簿圖，宣憲宋公修撰凡十卷，至擾槩不得其義。爾雅曰：櫓，牛也。此處指牛而言，非牛也。通鑑時記：阮輿、陳國、宣和間亦修鹵簿圖也。通鑑時記：早雁驚沉細波起，晚花幽薄龍飛回。此施之率引者，輿發，鹵簿分頭入大常，此施之因禮者也。開禧降時，鹵簿山川略，蔡翥道路長，此施之于臣下者也。清畫詩：紅塵驟馬，白羽擁鸛姚，此又兵事也。

天公樓

晉劉謐之與天公牋曰昔辛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其廬水壞其田何人小子頓儉雙船由是行無攬石室如磐懸宋吳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蔚蚊蚋所藏茆茨漏宇縱容數牀無有高門大屋來風致涼積汗累燠體日萎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綿與敝絮徹以三股之絲縹聯以四升之蠶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彎蹠則脊露王逸天問章句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劉禹錫問大鈞賦先儒有言其不然者而況賡耶柳宗元天對精深瓊古成一家言離騷而後一人而已

八風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閭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當順八

雜 略

三七

續略卷一

—
—
X

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當寒大收也。秋分之候也。閏闔或爲當。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化，合也。未化合，言萬物無見。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由動于几中者爲風。由動于几，言陽氣無不周也。明昆虫之屬，得風乃生，遇陰則死，故風爲陰中之陽者也。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東北風。春分明庶風至。東方風。立夏清明風至。東南風。夏至景風至。南方風。立秋涼風至。西方風。秋分閭闔風至。西方風。立冬不周風至。西北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風。呂氏春秋曰：何謂八方風？東北曰晨風，注：晨，一日也。東方曰滔風，注：滔，一日也。東南曰薰風，注：薰，南子作鳳風。南方曰巨風，注：巨，一日也。西南曰淩風，注：淩，南子作涼風。西北方曰厲風，注：厲，一日也。北方曰寒風，注：寒，一日也。莫風。

避風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孫思邈論衛生。以爲人常避暗風箭風者。蓋此之謂也。

風經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抑揚奔厲。天之怒風也。晉江逌風賦。所謂若颶厲狂。觸物怒號。捲揚江海。回拔陵嶺。此蓋用莊子中事。喜風二字。未經人用也。

雲貫耳

韓休喜雨賦曰。天垂貫耳之雲。神召離星之月。此二語。瓌新之甚。按天文集要曰。北斗不欲雲覆之。有星雲覆。天大雨。休正用此事。

漢唐人物

公孫宏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遣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儀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緒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邱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邨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顏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後世非唯無此人物。亦無此文章。每讀此爲之太息。以武帝人才之盛。而同所贊。殊不及相業也。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煩理

雜 略 卷二

二九

劇衆務舉。臣不如戴。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此殊有典謨氣象。唐人物之盛。至如此。似非漢所及。

御撰晉書

晉書之首。置以御撰。今觀天文志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爲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陽乾曜度。以乾爲顯。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也。只是史官所修。間有經御覽裁整者。謂之御撰。則不可也。

白鷹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鷹。王述有上白鷹表曰。毛色潔素。斯誠嘉祥。按穆天子傳。有曰。天子賜黃金之鹿。白銀之鷹。正謂是也。爾雅曰。鷹。牡。鵠。牝。曰。鷹。其子。鷹。助。

棋

後漢馬融圍棋賦曰。三尺之局。爲戰鬪之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首。連連鴈行。踴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難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所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並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畢變生。拾棋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晉書謝安圍棋賦曰。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降。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類戰鬪。夫保角依傍。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圖共生。皆自并也。持棋合連。擇地形也。覽斯戲以廣思。饒華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

晉蔡洪圍棋賦曰。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千變。又類狡兔之機。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實之積。然後枕以大羅。藉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翔翺容與。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奮進。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靜味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喧譁譁。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發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關奔競。勢使揮。攜手。朱顏妬嫌。然局不宏。席子不益。捲乘二儀之極。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途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蟠。崔嵬雲起。龍騰浪傳。崑崙山結。杳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星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妍一作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畢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後不足以之。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梁武帝圍棋賦曰。圓象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元玉。方眼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不。河而必危。無成術而好。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使地而無方。不先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使巧而行促。劇疎勒之連。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速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基。

已有活形。失不爲悻。得不爲榮。若其困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奮銳以精取。必居謙以自牧。嘗猛獸之將。不使首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于所忽。功墜于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箱井欄。既見知于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隨局而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戲奕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梁宣帝圍棋賦曰。蜂起百塗。縱橫萬制。或無厭而反失。或先贏而後濟。後漢班固奕旨曰。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壘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勢。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參分有二。伐而不誅。周文之德。遂巡徐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魏應璩奕勢曰。蓋棋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容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樓虛蜂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闔翼。固衛邊鄙。或飾通僞旋。卓犖軒列。羣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乃見擒滅。淮陰之謀。拔旂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壘。中基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掃強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既殲。力行唐突。瞋目盡憤。覆局奔潰。項將之咎。愛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夷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其相守。莫敢先動。猶楚漢之兵。相拒索。梁沈約棋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合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合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爰象未之或盡。疑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右棋之賦五。棋之論三。有能造悟其一。當所向無敵。況盡得其理乎。

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授竹如意賦有曰：發興濂元，遇鉤猶索，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虞之大者曰：虞一作，隨之一作，皆依一作。虞尾所轉之聲，出名苑，又思平載譜曰：虞，兩聲，兩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左氏成公十五年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疾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脈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春秋後

春秋時輪養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墨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虛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_{子小}，底以應其體_{淋集也，}。」
歸藏也。壹之，則血氣集清，而體氣爲。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左氏昭公。晉侯求醫于秦伯，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_{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愒_愒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瑟琴，以備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目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ト

蠱卜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蠱卜傳說自給。彪卜者博物志曰彪知衝破又能畫地下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彪卜。雞卜者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鳥卜者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阿修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搏蒲卜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搏蒲搏蒲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爲搏蒲卜。十二棋卜者異苑曰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書康初襄成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翁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于世。竹卜者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具供帳盛于仲春之月社之餘酢悉貢饋鄉里周于族。

緯略卷三

鳳毛

王敬倫委容似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故自得鳳毛也。大奴，王導也。世說，亦見中興書。謝超宗祖靈運父鳳宗好學曾作諫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南齊書。北平王貞字仁賢世祖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太祖稱此兒得我鳳毛。北齊書。一本無我字。晉尚書閔鴻見陸靈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卽是鳳雛。龐統字士元人目爲鳳雛。龐統記。杜詩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岑參詩中郎一鳳毛世上獨賢豪此用鳳毛也李商隱詩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此用鳳雛也宋元憲詩羽毛丹穴種頭角玉麟兒尤更奪胎。

門多好事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饌從學李楷述身賦曰座有清譚之客門多好事之車好事二字已見竦傳

塵尾

王導麀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詢白麀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在弱軟弱。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元理微。陸龜蒙麀尾賦有曰。叩易論元。歷今篇古。散入神明之蹟。中含道德之

精神爽秀吉 神觀爽邁趙 風骨秀爽趙 儀幹秀偉兄弟 容止端秀裴 神采秀微王 風神高邁裴 神氣清爽源 儀容端正吳 姿貌魁秀裴 姿度魁傑裴 姿貌魁異裴 形神秀發裴 風度沈整裴 器量方峻裴 眉宇秀整裴 姿體魁秀裴 神寓警邁裴

古人文章
虞世南文章婉婉
應嚴詞章峭麗
張說詞思精壯
呂溫藻翰精富
韓愈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元幹用思精綴崔元幹
白居易文章精切
李賀辭句奇詭
李白清雄奔放
柳渾屬文簡拔
王勃文章宏放

狀貌雄偉王 風度凝遠宋 舉止秀峙裴 姿幹瓌壯裴 姿儀秀偉裴 神采高微王 進止詳華高 體貌閒麗宋 姿狀秀偉裴 姿質偉岸裴 氣象清古裴 貌貌雄偉裴 體貌軒特裴 器局峻整裴 眉目瓌異裴 風致峭整裴 體貌偉麗裴

趙涓翰藻豪邁
崔文為文華麗
封敖屬辭瞻敏
楊炎文藻雄蔚
柳宗元卓偉精緻
元結行文古雅
陸辰屬文敏速
李商隱瑰邁奇古
徐堅屬文典厚
李翰為文精密
歐陽詹文章切深

李華文辭辭麗
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韋承慶為文迅捷

水精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金樓子曰。胡中有鹽。聲徹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野鷺

宋鮑昭野鷺賦曰。遶辭羣而別偶。超烟霧以風行。如張文昌詩。但曰曲沼春流滿。新波映野鷺耳。則鷺安得超烟霧而風行耶。按西京賦曰。鳥則鵲鵲鵲。鷺鷥鷺鷥。張揖上林賦注曰。鷺鷥野鷺也。鮑昭所賦。蓋是鷺也。

緯略卷四

細氈

王吉曰。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按韻集曰。氈。細繭也。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氈毼。小大相雜。但細好而已。亦用細字。林登續博物志曰。劉學儀謂北狄為氈鄉。氈鄉。未有人用。後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亦佳。

青氈

王子敬在齋中臥。僮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呼曰。僮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也。可特置否。於是羣僮物驚走。按海南傳曰。調一作斯。斯國有青石染氈。絳染氈也。石染青氈。事出於此。又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三國時已用此。杜詩。今晨降白露。還憶舊青氈。于鵠詩。醉臥枕欹木。坐寒展青氈。

氈氈氈氈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氈氈氈。古樂府詩。請客上北堂。贈我氈氈氈。衡詩蓋用此。諸葛亮集。詔答侯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氈氈氈。魏略曰。大秦國以野氈作氈。織成氈氈。文出黃白黑綠。則漢魏間所施也。按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氈氈。氈類曰氈氈。毛席也。廣志曰。氈氈。用氈毛織也。出南海。又通俗文曰。氈

氈之細者謂之氈氈者施太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者魏略亦曰出大秦國以羊羖木皮野絲爲之有五色九色鮮於東海所產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下馬坐於氈氈上設酒肉杜篤論曰匈奴請降氈氈屬海帳幔氈裘積如邱山蓋謂是也

李尤牀銘

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歡夕則敬慎崇德遠茲吁尤之旨深矣一審有堅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歡久則敬慎崇德遠茲知字久字蓋字訛也蔡邕枕銘有曰哲人降鑒居安思危又切於尤也

毛布

韋光輝毛詩問曰七月之詩無褐箋曰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毛布二字甚佳說文曰屬西胡裘布也用蟲布尤新濫不知禹貢所謂皮服卉服直是下字奇古陸機詩嘉卉獻時服靈肅進朝飧卉服二字拆用尤精南方以竹爲布郡國志寰宇記輿地志曰竹布耳而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竹練三端用竹練尤奇諸葛恢表直曰織絲細竹顏測集有謝綰葛啓曰冰純風絡劉孝綽詩釣舟畫彩綰漁遊一作子服冰純冰純出漢地志齊俗織作冰純純純之物師古曰其色鮮潔如冰純風絡却少用也劉楨瓜賦曰承之瑯瑁藉以織絲公幹會用織絲也

火浣布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昆吾劍火浣布劍切玉如泥布浣之必投火中布色益明出而振之縞然疑乎雪按魏志青龍二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初時人疑之四城獻火浣布之異論明其不然按南史曰南海諸國有自然火洲樹生火中人績其皮爲布與蕉麻無異色微青若小垢投火中則精潔此言木也又按吳錄曰日南取火鼠毛爲布名火浣布此言鼠也又按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織作布以水沃之即死雖皆言鼠毛而只言鼠可作布耳唯抱朴子曰火浣布有三種其一曰海中蕭邱有自生火春起秋滅洲上生木木爲火焚不廢但小小焦黃人或得薪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滅之使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一也又其木皮赤剝之以灰煮治以爲布能不及華俱可火浣二也又有白鼠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入火不灼其毛可績爲布三也據諸家所記惟葛稚川之言最爲該的梁四公記載杰公至市見商人賣火浣三端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端是織木皮所作一鼠毛所作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鼠鼠柔是可別也以陽燄火山陰柘木蒸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王褒詩單利劍水精珠李頎詩火浣單衣耀方領案黃錄等五經義考此蓋漢書卷之誤也

白疊

杜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疊巾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帳一作稻畦成按漢書所謂苴布注曰白疊也吳時外國傳曰諸部國用安子草織作白疊花布王昌齡所用者此也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縑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以爲布甚爲輕白其言甚明也

五時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飾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亦嘗思之矣凡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食微

宏君舉食微有所謂蠶肚牛膝炙鴨鱸魚鮑白鱣鮓糖蟹車螯如何九極修於味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肺糖蟹蟹食蚶蟹使門人議之鍾岷曰鮓之就肺鮓於屈伸鮓之將糖糖擾擾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蟹眉目內關獵殺外無無臭臭與瓦礫何異宜充庖廚永爲口實尤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宋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其視所謂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伴矣

弈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弗若之也左傳曰寧喜許納衛獻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者舉棋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所謂舉棋弗定者其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乎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棋爲弈揚雄方言曰圍棋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擊壤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元晏云堯時有七十時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則晉時尙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履節童少以爲戲分部如擲一作擲博也經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步以手中壤投之者爲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戲以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擊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中之類也逸士傳所云壤父是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拊

左思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拊射壺博李善注曰元帝時覽拊射孟康曰手搏爲拊按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拊爲期門以材力愛幸觀此則知拊爲武力之驍雄者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誕殖之巧顯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雖是陶器未審其形製也

臨夷

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按史記：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邵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楸形也。唐韻曰：鴟，丑饒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則借書一，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蓋此物也。山谷詩：顏公借我藏書日，時送一鴟開鎖魚。莫惜借行千里，他日還君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也。崔浩漢書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燄樽。

酒臺

晉書事曰：酒臺二金塗環鈕，按周禮六彝皆有卣，卣司農曰：卣下臺也。今時承臺也。今所謂臺蓋盤蓋並出此。

古鑑

古銅鑑者，龍首三足，提注以口，翠鉤可玩，因考晉書事，有龍首鑑，卽是此類。唐薛大鼎，賈敦頤，鄭德本爲刺史，皆有異政，號鑑御史，則鑑三足矣。服虔通俗文曰：鑑，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鑑，乃得炭斗，便大驚怪曰：異事，火未至已破燒失脚，亦言有足也。述異記：有謂卿無溫鑑，安得飲酒，當是溫酒器也。竟陵王子良，道何點徐景山酒鑑，宋景文公詩：謝病歸裝能辦未，葛洪丹竈景山鑑，當是酒具。一日有人持一枚求售，且言以紙燃燈一枚，引火鑑下酒可溫，余曰：吾齋所有，安知不解溫酒也。乃取與俱，則吾鑑中酒先熱，售者大駭，攜之去。

下榻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曰：周璵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璵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出諸家集。楊素詩：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琴。韋應物詩：方醉郡齋榻，爲酌離亭樽。李商隱詩：登舟漸郭泰，解榻愧陳蕃。李白詩：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舟。許渾詩：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空望李膺舟。前人用事，只用孺子下陳蕃之榻，未嘗用孟玉事也。

捫蝨圖

捫蝨圖，唐人筆也，筆如絲縷，意度精到，捫蝨乃王猛隱華山，桓溫入關，猛披褐謁之，一面談當代事，捫蝨而旁若無人。趙仲讓爲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捫蝨，因蝨臥，形悉暴露，冀夫人襄城君見之大驚，云：北闕下向得一老翁，不潔清，當亟推問。冀曰：我從事中郎，清高士也。風俗。晉顧和字君孝，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顧遇之，方博蝨，夷然不動。北齊邢子才，望實重，不以才位傲物，士無賢愚，皆願接對，客或解衣覓蝨，此但言捫蝨覓蝨也。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有容五石銅澡盤，古人制作，其大如此。述征記曰：長安道邊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殆所謂可容五石者矣。異苑曰：中朝人有蓄銅澡盤，旦夕常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相應。鍾之乃止。傳元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馨，不可應也。其視商盤銘，何啻天淵也。

大戴禮：周武王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此言有味。

劇齒纖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劇齒纖一枚，以寄兄。酉陽雜俎曰：仙人鄭思遠常曉彫，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彫及熱齒齒間卽愈，更拔數莖，與之所謂纖者，當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爲之，無足奇者，何必寄耶。

菴摩勒油

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卽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穉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髮，有驗。出九真。吳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蜀石

有人遺余玉筆格一枚，狀如漿水珊瑚，而非玉也。因扣之，謂玉出嘉陵，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蜀石黃璣，張揖曰：蜀石，次玉者也。嘉陵之玉，蓋出於此。

東臚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東臚離胡，張揖曰：東臚實可食，蓋不明言何物也。按魏書曰：烏桓地宜東臚，注曰：東臚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廣志曰：東臚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西河語曰：貸我東臚，償我田，豈不知出此。

甘脆

似孫昔奉祀懷陵，得牙盤食，有所謂薄餅，狀如薄脆，而甘脆特甚。後閱范汪祠制曰：孟夏祭有甘脆，又盧諲祭法，四時祠用安乾特，東哲餅賦曰：安乾粒粒之倫，當是此類也。

筮雨

沛獻王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饗雲臺，自作卦以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塞，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雨將至，故蟻爲興。東觀漢記：荊州旱，筮遇坎之比，坎者水也，子爻爲世，今夜二更，其有甘雨。金縢。鄭玄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將軍爰邵，邵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往必克蜀，殆不遠乎。艾不樂。志。

疵痔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疵痔者得車五乘也。韓子曰：醫善吮人腸，含人血，非有肌膚之親也，利之所加也。宋景文公詩：雅言疵痔非長策，却得君王五乘車，蓋有所識也。

煉

服虔通俗文曰：煮米爲糲，所載。食經曰：作糲法，近水則澀，江西有所謂采糲，豈此類也。

翠山有鳥名鷖。鷖音狀如鵠。色赤黑。兩首四足。可禦火。小華山有鳥名鷖。可以禦火。將遇之。山有鳥名鷖。狀如翟而赤喙。可以禦火。綠光山鷖。一作水出焉。有鰓鰈之魚。其狀如鵠。可以禦火。崑崙山有木狀如棠。而黃花赤實。其味如李。其核名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不溺。山海經。詩。安得沙棠木。朝以爲舟船。

茶

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悅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壺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宏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桐君錄曰：茗有眞香，煎飲令人不眠。以上所論，皆嚴簡極品。藻實錄之妙，非區區茶經茶錄形容所及。爾雅曰：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茝，當是茝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檟、荈茶。蜀西南謂茶曰蔎。郭宏農云：早取爲茶，晚收爲茗。一曰荈，蔎、荈、尺覺切。荈音醑。晉杜育有荈賦曰：調神和內，倦解疾念。此八字亦佳。左思嬌女詩：心爲茶荈劇吹噓，對鼎鑪烹。此詩奇古，劇字晉人最好用。所謂劇談劇棋也。

番國種茶

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曰何爲者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取以出指曰此膏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在唐時已爲如此

諺皆不誑。晚文曰：俗言曰諺。

謬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學大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子孟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
 之左傳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左傳唯食忘憂左傳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國語治事
 爲鷄口無爲牛後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史記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史記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史記得黃金千斤不如季布一諾漢書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死諸葛走生仲達漢書
 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漢書魏國解結理煩我國陸君陸機難可狎李鱗甲江表傳得黃金一
 筍不如爲柳伯鸞所識江表傳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三輔決錄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
 頭羹臠陸海異物志安東夷皆好猴頭羹察知淵魚者不祥智料隱逸者有殃列子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
 茹菽養自以味之極列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一作子路嗑嗑尙飲百榼孔叢長袖善舞多饒善賈子韓
 鳥窮則喙牛窮則羶人窮則詐淮南子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啞不聾不能爲公慎子人間長安樂則出門
 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桓譚新論投鼠忌器賈誼新書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桓譚新論魯班
 雖巧不能爲乞丐者顏王朗贊失晨之鷄思哺更鳴魏武遺令

鑒古物

張安世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王家得古文竹書武帝付秘書詳校時東哲任著作郎得竹書隨義注解皆有識證周平蜀還得樂器皆莫之識太常少卿解斯直陸激切見之曰此鍾子也人弗之信激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莖掇之其聲極振秦乃歎服激取以合樂焉三國典略陸澄字彥淵爲博

韓 昭 卷四

· 五九

雜 略 卷四

六〇

士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容七八升一作以問澄澄曰此名服一作匿單于與蘇武子良又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說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齊書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內時三公在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江北有發古冢獲石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無能識者河東賈潤字希鏡見云此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驗之果然後漢廣平王弟掘得古玉印勅詔祖瑩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太康中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梁劉顯字嗣芳沛國人任防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尙書無逸篇防驗周書果如其言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閏法月數今闕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詔求之如其言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國朝傳記

詩卜筮

卜云其吉終允臧。定之方中。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保。君一作民。曰卜爾萬壽無疆。天保。卜筮偕止會言近止。文王著卦。我龜既厭不我告猷。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聖。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小宛。繇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爲割。非也。契者合也。古者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占兆。以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筮。是爲食墨。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落語曰。我卜河朔飲水。我卜泗水東瀕水西。惟落食。是龜所食者。蓋落之兆。而河朔飲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唐。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爲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言人謀與龜相合也。公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禮上卷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馬謖龜從筮從。洪範乃卜三龜一習吉。陸金遺我大寶龜朕卜并吉。大誥佯來以圖

春秋卜筮

楚伐鄢一作鄢莫敖曰請卜之鬬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鄢一作鄢師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衛遷於帝邱卜曰三百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惠伯令龜卜楚邱占之龜卜有咎公薨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鄭臯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晉侯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鄭石曼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楚人執吳縣伯欲以費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楚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論

六四

卜尹靈王卜曰余得天下不吉。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威昭伯如晉威會其責龜優句。以下爲信與信。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卒於城父。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六經中無有不言龜筮者其用大矣記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過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卜筮不相襲夫天子立國大事必卜而況諸侯乎而況卿大夫乎去古既遠專門淺廢歷算曆卜之流往往無所著見嗚呼。

漢官

隨筆載漢有行冤獄使者張敞。漢俗使者何進。河隄使者王延壽。直指使者畢。皆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按漢史又有監北軍使者武。都水使者武。稻田使者元帝。出使使者成。併錄之。

壓角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坦傳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曉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而北拜壓角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互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於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日設紫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煩閣老潘奎道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

緯略卷五

黃銀

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額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泣然流涕程氏繁露以爲黃銀者果何物鑄石屬其殆鑄石也余考之若以鑄爲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麥獨無所損山產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爲異物又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王羲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鑄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鑄石帶入唐固自有鑄帶也又按唐懷微證類本草載霞子口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唐日華子論曰銀凡十七品水銀銀白錫銀會青銀土銀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銀惟有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爲真餘則假也本草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即雌黃雄黃銀也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曰黃銀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益知黃銀爲瑞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寶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此說尤分明。

玉剛卯

陳簡齋以玉剛卯壽向翰林詩曰：仲冬吉日，風和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莫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獲福屬凶，以通明王，南門不鍵，有室剛強，三肅元侯，既贈既壽，曷以報我，當以剛卯。印也。其製外方內圓，以正月卯日，作銘刻于上，以辟邪厲。詳見王季羣傳。簡齋詩十六句，每句四字，皆如剛卯之銘。銘之文曰：帝令祝融，以教靈龍，庶疫癘瘴，其我敢當，說文爰類釋殺曰：殺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爰亥聲，已類釋改曰：殺改，大剛卯，以逐鬼魘也。音義。從爰已聲，讀若己，然則一名而異製也。

金鋪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揚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今發蘭蕙與青蘋是也。說文曰：門扇鑲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鑲金鋪之華，鋪是也。通俗文又引百家書曰：輪般見水上，蓋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蓋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蓋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軀。音。今俗謂浮瀝釘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鑲琉璃屏，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冕影照金鋪，虹水瀉瀉瀉玉壺。沈佺期詩：梅柳翠幌春，舞閣金鋪借日懸。

鍊金

異物志曰：狼嗜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鍊金，知其美惡。王建詩：生金有氣尋遠遼，仙藥成窠見即移。金若有氣，鍊可鍊矣。贊事物類相感志曰：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黃者金汗，白辛者銀汗。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辛日平旦，或黃昏夜半觀之。物類相感志又曰：喚金獸生瀛洲山，狀如麒麟，不食惡卉，不飲濁水，嗅石知有金玉，欲開則金環燦然可用，獸尚有喚金者，而況人乎。

瑟瑟

程氏繁露：援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宗詔估其直，曰：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瑟瑟，今世所傳瑟瑟，或皆鍊石爲之也。按明皇雜錄：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間，屋以銀鑲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置瑟瑟，其言瑟瑟者，當是珠類，非石也。又按說國夫人傳：韋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巧授三百萬償其直，復賞以金杯二，瑟瑟三斗，其以斗計爲珠明矣。物類相感志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枚如碧絲，實以真珠，則是珠類尤明矣。杜詩：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堪憶難明論。注曰：兩通人。按博雅曰：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曰：瑟瑟幕，寶字記曰：瑟瑟窟，在陝州平陸。陳陶詩：瑟瑟盤輕促世孫，黃泥局瀉流年箭。孫何上王翰林詩：瑟瑟寫宮詞，瑟瑟函盛手，昭香，益知其爲珠類也。宋景文公詩：踏溪分藕養新荷，鋪蓋斜臨瑟瑟波，又言其色之美也。

藤井

西都賦曰：帶一作倒筍於藤井，披紅葩之猗猗。魏都賦曰：綺井列礎以懸帶，注曰：疏布也，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折方井，交植荷葉，綠房紫葩，一作咄咄垂珠。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礎以懸帶，華蓮重葩以倒披。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顏延之七釋曰：木寫露氣。

土牆板房，既既天而倒井，又斷圓而鑲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鑲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葉水物，所以厭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板，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藤井，又謂之覆海，今墳中謂之關八，與人謂之思項頂，唯宮室祠觀謂之藤井，即天花板也。

雁塔

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貞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故基，以慈恩爲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塔在長安朱雀門外，自北向南，第沈佺期詩：雁塔丹青古。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屋遺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故其塔字鑲之石，凡十卷，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耳。劉公嘉話曰：慈恩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遊寺中，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爲故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肇初及第，題名於此，李肇國史補曰：進士既捷，列名于寺，謂之題名，本朝進士題名，皆刻名於相國與國兩寺，蓋效慈恩也。

瑣

傳元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瑣瑣，此舉四愁體也。楚辭曰：瑣臺十成，誰可極焉。王逸注曰：瑣，石次玉也，然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瑣，杜預注曰：瑣，美玉名。按周官以元瑣禮北方，則瑣之色元矣。說文以瑣爲半璧，呂望父釣瑣，瑣之滄，得玉瑣，當是古人服用之遺也。宋向麟出奔，衛公父文伯攻之，求夏后之瑣，與之他玉而奔齊，則夏瑣固在衛矣。文中子曰：夏后之瑣，不能無類，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瑣，不能無考。考者，觀也。

辟邪研匣

古銅水滴色如漆，狀極精古，舊物也，頭有兩角，口銜區。按孟康曰：桃枝一名符枝，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祿，兩角者爲辟邪，此爲辟邪也。沈文通集：有天祿研匣詩。張君贈我古研匣，四脚爬沙角如戟，肉質絳碑老獸姿，世不能名眼未識，我知此爲天祿兒，口銜一寸黃金區，蟠螭嚼月兩吻呿，天祿胸穴雙泉飛，玉聲琤琮珠迸落，影射巖石光滂漚，未央寶殿立盤螭，曾見揚雄老投閣，子孫晚出中平閣，渴鳥翻車灑平洛，宗資墓口臥龍精，頭角頓挫仍騰躍，爾來拂拭傍几案，眉唯唯肝苦辭剝，形模不入世俗用，疑付大手傳精柏，未能點綴清廟，願開大易摘春秋，就令調，未勢猶足爲遷彫，物無貴賤繫所用，千金乞我直暗投，圖書散落愈，下，晚歲惟有盡鹽謀，學注蟲魚問老圃，無乃場風爲區差。

養和

程氏繁露：載李泌訪隱還具，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于今效之。余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毗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且曰：有相廬養和一怪，形勢踞坐若鸞去，謂之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壽木拳數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危節，用恐被蛇瘤，盤合月觀內，買須盤肆頭，料君畫去處，烟雨太湖舟，龜藏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觀通客，兼能助五禽，倚肩滄海望，釣膝白雲吟，不是逍遙侶，誰

後漢辛延年詩。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李賀詩。玉壺汲水桐花井。絲繩沈水如蟬影。王建詩。月似圓來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稜。以上所用。皆以玉爲皿者。皆不及玉壺二字。殊未經用也。

佛鉢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皮日休有佛鉢詩。帝青玉作綠冰姿。佛鉢云。此鉢。帝青玉。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問吹。陸龜蒙詩。空王初受還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至今鉢鉢有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臺。皮日休詩。序曰。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衛。若千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千百年。留至屈茨國。若千百年。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溫濟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溫濟沙洲上獲之。以爲白類。乃輩用之。焉俄有佛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爲異。意溫濟二聖之遺祥也。適以鉢供之。迄今尙存。

紫園參

皮日休謝友人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神草別名。是誰披露記三槐開時的定涵雲液。斷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撥泉華。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陸龜蒙和之曰。玉葉初成根樹陰。紫園參外即雞林。名參鬼董須難見。材視人形不可尋。品第已開升碧簡。機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紫園乃山名。今人以人參有紫者爲佳。殊不然也。沈氏筆談。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園山人參。又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有之。贈公數兩。公不受。其曰。紫園山者是矣。王績詩。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參花蜜三字甚生。參花人所未識。溫庭筠詩。松刺梳空石差齒。香風軟透人參蕊。用參藥字益奇。

蟹斷

陸龜蒙蟹志曰。稻之登也。率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南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四字皆奇。吳都記曰。江濱漁者。插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屋業。亦是類也。孟浩然詩。烏泊襄陽雁。魚藏縮項鰖。又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棧頭鰖。又云。土毛無綸紵。鄉味有棧頭。杜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舊無新語。漫寄棧頭縮項鰖。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棧曰棧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曾緯曰。非也。爾雅曰。棧謂之澤。孫炎釋曰。積柴木水中。養魚。棧爲棧頭。言所積柴木棧杆然也。宋景文公詩。煙原射雉樂。春樓養魚肥。蓋用棧字。又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漢水中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棧斷水。因謂之棧頭鰖。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棧船。置獻齊高帝曰。棧頭縮項鰖。一千八百頭。以棧斷水者。即龜蒙所謂斷也。

賦句相埒

丹飯玉燭。實芝房。唐人唐肅。名。銀鑾金船。山車澤馬。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洞庭安波。楚山蒼色。下語有此相埒者。溫庭筠湖陰曲曰。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闌干春畫長。以賦中八字之意。爲詩一句。尤爲警拔。

芍藥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曰。芍藥。香草也。陸機詩。義疏曰。今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穎達亦曰。未審何草。皆非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于婦人。是猶視爾如收。貽我握椒。及椒聊之實。蕃衍益升也。椒性溫。亦宜于婦人。應劭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煖也。緇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爲男淫女也。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以爲女淫男也。以爲類得詩人深意。左傳申叔展曰。有山藟窮乎。杜預曰。芍藥所以禦濕。說文曰。芍藥。香草。藥品各有種類。豈可但曰香草也。晉傅統芍藥花頌曰。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蓋言花也。宋王微芍藥花賦曰。惟神區之麗草兮。憑厚德而擬授。用麗華二字甚勝。虞翻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芳。梁王筠蜀葵賦曰。惟此奇草。邊花西道。傳咸芸香賦曰。攜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傳元宜男花賦曰。狗狗令草。生于中力。古人好奇。用字不肯蹈襲如此。令草二字。出楚辭也。

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單議從之學。盡得其術。遂有醫名于世。治平中。子與驥遇廣都。論古今醫術同異。驥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肺膀胱。右腎命門。其肺三焦。女人以繫包。以理推之。當如膀胱有形實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無其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華榮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余甚異其說。後爲徐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通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驥之言。通喜曰。齊魯大機。羣巧相繼。而食之。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通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按漢白虎通情性篇曰。六府者何謂也。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官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膀胱常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之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竅。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有形矣。

位絕席

張禹遷太傅。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司馬彪傳。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侯絕席。鄧鴻

爲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席。車帝以城門校尉馬防爲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席。漢經事絕席之禮漢世最以爲重也。

太史公父名談，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太字。季翔父名翫，金故爲文皆以金爲鑑。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特言言在不稱微之說，故愈父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妻隣曰：幹植不殖，不諱植字也。

帶甲百萬

蘇秦說燕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張儀說韓王曰秦帶甲百餘萬戰策江乙對楚宣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蘇秦南說楚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鄆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春秋後吳趙咨使魏文帝問咨吳拒魏難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晉王戎謂齊王問曰今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古者裨閫之士言富國強兵者必曰當帶甲百萬事率類此

緯略卷六

和香方

范昱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蕋虛燥詹唐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于外國無取于中道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迺常彌增于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庚仲文零蕋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庾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山谷香傷我讀蔚宗傳風流不減二班者此也梁武帝祀地用和香杜佑注以地與人近宜加雜醲雜醲卽和香然則和香非始于梁也何遜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華嚴經曰鬻香長者善調香鬻香二字尤佳李賀詩練香薰宋鶴尋箭踏盧龍練香二字更好也

竊香

郭子曰：陳寤以韓壽爲掾，每會聞壽有異香，香遁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寤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女通，問之左右，婢以實對。寤乃以女妻壽，晉書但云賈充女竊香耳。此乃曰陳寤何耶。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盧珣詩：燃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薛道衡詩：月暎班姬扇，風飄韓壽香。蓋用韓壽耳。

緯略卷六

七九

緯略卷六

入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人歸也香物二字未有人用周禮專是言物曰珍用八物薦脩之物肉物膳羞之物三酒之物醴物絲纊紉文之物動物植物毛物魚物鱗物魚物二字出獸人膏物羽物毳物介物筴物藁物蠶物十壤之物鄉三物馬牛之物牲物器物蓄聚之物米粟之物九穀之物米物六畜之名物雞牲之物玉璫玉器之名物衣服之名物六龜之名物五雲之物旗物五路之物馬量之三物戈盾之物弓弩矢名物山林之物川澤之物金玉錫石丹青之物怪物蠹物然海物惟錯禹貢言之

好香

秦嘉蒼婦徐淑書曰：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淑蒼書曰：未侍帷帳，則芬芳不設。如杜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但用妙香耳。好香二字，未經人用也。聞妙香二字，出維摩經。坐香樹下，聞斯妙香。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蓋令種之類也。

奔月

黃庭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隣。善相保。梁邱子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隣奔月之仙。七聖紀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隣月精也。歸藏經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從西王母請不死之藥。姮娥服之得仙。奔月爲月精。大洞雌一篇曰。日華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內。奔日月二景。隱文曰。西元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隣。經太上元宮。高上臺阪及蓬萊府北室。金琅玉璧。刻此益備。九真中經曰。奔日月之道。太上太清列九皇四司真人之所寶秘。元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金英玉名及東華紫字。皆不得聞見此。鬱儀奔日。結隣奔月。章表彖詩。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

石流石

神仙列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神農經曰。石英有五色者。石脂有五色者。流石有黃青白三色。今藥中流石用黃。石英用紫。庾闡詩。朝采石英。彌左夕翳。瓊芝巖下。此皆石英耳。皮日休詩。樣如金甕。小能輕微潤。將融紫石英。此乃言紫石英也。石脂用赤白。他色少用也。姚合詩。石脂稀勝乳。玉粉細如塵。

龍門三城龍曰龍門一名河津，岸有山，魚不得上上即化爲龍。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晉王衍善元言唯談莊老爲事理有所不安卽改更朝野翕然爲一代龍門陸倕與任昉俱爲竟陵王西邸之客及昉爲憲司籌術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遊袁昂在朝嘗謬號曰宗臣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

八五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李善注曰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繭蠶出日南按吳錄曰南鄉郡一歲蠶八績李賀詩將繅吳王八繭蠶正用此事海物異名記曰八蠶綿者八蠶共爲一大

緯略卷六

—

蠶理

孫卿蠶賦曰：蠶食桑而吐絲，先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疾渴而惡雨，蠶以爲母，蠶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記勝之書曰：蠶上蠶法，以農事人不可忽略，故衛尉勸之蠶法二字尤佳。陸龜蒙蠶賦曰：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有之，皆言蠶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古民之衣，或羽或皮，夫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蠶風葩卉，官誦蠶鳴，盡取後已，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輞川圖

朱景元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疊盤，雲水飛動，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足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點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無答公所題者，余曰：此善畫者爲之，徐不以爲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畫章之外，意其爲水耳，此特波濤浩瀾，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適淳化以前，未更祕書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奉太虛云：予爲汝南學官，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山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與摩詰人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埭，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葉黃河，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欒湖，戲柳浪，灩澦家灘，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履，甚奕奕然，或賦詩，自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萬年龜

兒寬傳曰：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班超曰：臣越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羣臣，裴度舉觴跪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冠絕前代，願同上千萬歲壽，上執酒爲飲之，江漢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此漢唐奉觴所自也。

方響

禮圖曰：梁有銅響，蓋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倚架上以代鐘聲，人間用者，纔三四寸，樂府雜錄曰：胡部無方響，綠聲直拔，不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鐵方響一片，應二十八調，響只有宮商羽角四調，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唐與慶宮，龍池波湧，得古鐵一片，響之乃宮架樂響，此卽方響也。

雜俎曰：蜀將皇甫直能別音律，好彈琵琶，元和中製一銅乘涼，陳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直甚怪，因易絃再三奏之，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絃于池上，頃之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明旦率力竭池，池下獲古鐵一片，扣之適方響，蕤賓鐵也。

唐成通中有吳績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李太尉家樂人也，唐李沆方響歌，十六葉中侵索光，寒玲震月難，環璫雲和不覺罷餘怨，連峯一夜啼琴瑟，急節寫商商恨促，秦瑟越調遠巡足，夢入仙樓夢殘曲，飛霜稜稜上秋玉，奇絕之辭，牛圖亦有方響歌曰：長短參差十六片，敲擊宮商無不遍，筆力全不及。

賜古物

太祖以素屏風賜几賜毛玠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所宜之物，志，孔靈彥不仕，太祖以白毛扇素几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贈古人之物，何點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識，遺點松康酒杯，徐景山酒鎔以通意，傳昭字茂達，爲中書舍人，身安處，高祖賜漆合燭盤等物，勅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古人之物，劉省字士深，爲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昭明謂之曰：酒是卿之所好，而居酒廚之職，太子有瓊瓢食器，以用錫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古人之物。

琛版

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版以象焉，笏用象板甚佳，劉義恭啓事曰：珍冠節首，琛版宜躬，用琛版益奇。

累代文集

東晉丞相王導，導子治，治子珣，珣子曇首，曇首子僧綽，僧綽子仲寶，仲寶子成元，成元子規，規子褒，九代並有文集，路敬淳，晉太傅謝安生琰，琰子昆，三代爲僕射，並有文集，宋光祿大夫謝莊，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孫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尚書，並有文集，魏謩郡太守江綬，綬孫統，統子彪，彪子顯，顯子夷，夷子湛，湛孫敷，敷子清，清子紛，紛子聰，九代有文集，而史有謂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者，此也。

累代列傳

東晉始興公王導，九世有列傳，河東裴氏，自魏晉宋齊梁陳隋後魏北齊周十代，皆有列傳，魏有潛，晉有秀，顧楷，宋有松之，齊有昇業，昭明，梁有子野，遂，陳有忌，後魏有駿，升景，延雋，敬憲，伯茂，北齊有讓之，周有舉，長寬，侯某，隋有蕭肅之。

諸子各習一藝

鄧禹十三子各習一藝，晉劉殷字長盛，七子各授一經，一子太史公，漢書，一門之中，七樂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青陸

易通統圖曰：日行東方青道曰青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唯東方以色言耳，續漢書律歷志曰：日行東陸謂之春，卻曰東陸也，歷法各有黃赤二道，日有九道，此皆緯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隨緯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出，緯之黃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緯可以一衡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黃黑，以別正圓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也，宋景文公

曾用青陸二字。

冰魚

晉王祥後母朱氏。王祥世家曰。祥父融。妻高平薛氏。常欲得生魚。時寒冰凍結。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有一魚小。解。魚出。祥之慈母。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王延。西河人。繼母卞氏。盛冬思魚。勸延求而不獲。延尋冰而得。得一魚。祥十六國書。會存之詩。惟冰小鯉應堪。擲岸疎梅未放花。蓋用王祥事。李商隱詩。魚因感妾出。鶴爲弔陶來。卻用姜詩事。母知之。許云行學。處作衣投江中。就而暴出會。且出鱖魚一雙。并。

懷果

殷輝字子倫。汝南人。每得甘果。持歸進其母。黃昌字聖真。會稽人。得珍玩可食之物。歸以進母。陳徐孝克事所生母彌盡。每侍宴無所噉。高祖審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視之。見取珍果。內于懷袖。還以進母。斌白高祖。嗟。令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以餉其母。孟宗江夏人。遷吳。令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時味。必以寄母。如此等事。不止懷橘也。張祐詩。懷中陸績橘。江上伍胥鱖。錢起詩。節下趨庭出。秋來懷橘情。二詩皆用陳氏事。

坤王兌相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

魚負冰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元曰。魚負冰。上近冰也。負。言解也。夏小正曰。魚陟負冰。也。升。張嘉貞詩。河魚未上凍。江蟄已聞雷。武三思詩。凍解魚方戲。風喧鳥欲啼。

冬至

孝經說曰。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爲至。歷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太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生于太陽。太陽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以其一陽復生。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于巽維東南角。極之于此。故曰冬至。

豹尾

成帝大幸趙昭儀。每上甘泉宮。嘗從在屬車豹尾中。揚子雲甘泉宮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蠅蟬嬋媛。之中。唯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考兮。屏玉女而卻密妃。皆繼帝也。可謂制作之妙矣。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已前此省中。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言尾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焉。江南錄曰。古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李商隱詩。直登宣室。驪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正用此。費昶詩。一辭豹尾內。長別屬車垂。權德輿詩。豹尾從風直。驚旗。

曠日。宋荅公詩。新陪豹尾乘。便襲虎頭囊。

河冰合

漢世祖至下曲陽。傳云。王郎兵至。從者恐。及至滹沱河。水流無船可濟。官屬大懼。世祖令王霸往視。還曰。冰堅可渡。世祖遂前。比至河。河冰合矣。獼狝及漢光武渡滹沱河。冰合賦曰。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爲敵所迫。當冰不堅。及軍裝懸轡以登岸。殺氣蟬聯而塞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至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爲義我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

日觀

漢封禪儀曰。泰山東南。有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尺。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泰山記曰。周觀者望見嶺。黃河去嶺三百餘里。望見如帶。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日觀。雞鳴時見日。丁春澤日觀賦曰。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絕頂。遐燭大明。思照姬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爲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萬國之來寧。又唐人日觀賦曰。秦嶽東南。峯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埋玉兔。動霄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迤邐。梁李鏡遠詩。始臨東嶽觀。俄升若木枝。

冰序

皮日休詩。白月半窗抄冰序。清泉一器授芝圖。殊不曉冰序所出。後讀道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撰冰序。其略曰。吾察草木之勝負。益於己者。不及尤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非謂諸物滅于尤也。以尤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內足者。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尤者。比肩五嶽。今撰尤數方。以傳好尚。此服尤之法也。梁庾肩吾有荅陶隱居書。尤煎啓曰。木榮火謝。盡采攝之難。啓且移中。窮淋瀝之劑。故能競爽靈珠。爭奇水玉。此妙于餌尤者。列仙傳載涓子餌尤。陳子皇餌尤。南陽文氏食尤。皆得法者也。

花信

徐鉉歲時記曰。三月花開。名花信風。東皇雜錄曰。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晏元獻公詩。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崔德符詩亦曰。清。

明烟火尙闌珊。花信風來第幾番。徐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尹遷詩。曉雨催花信。春衣汚酒痕。張濂詩。春容將變臘。暖信已驚花。皆言花信也。皮日休詩。潮期暗動庭泉碧。梅信微侵地障紅。李昭玘詩。凍雲欲雪雁聲過。臘酒正香梅信來。則言梅信也。王履道詩。桃花春有信。結子徧昭陽。則言桃信也。顧史補曰。江淮船汴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三信。三月有烏信。五月有麥信。沈存中筆談。石涼詩序曰。屏梅氣而蕩煖。清麥候而含涼者。麥信也。筆談又曰。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

漢九州

漢光武省郡國四百餘所爲十三州。部司隸理河南。今洛陽。豫州理譙。今壽陽。兖州理昌邑。今兖州金鄉縣。徐州理郿。今陝州高郿縣。揚州理臨溜。今青州。涼州理隴。今秦州隴城縣。并州理晉陽。今太原府。冀州理鄆。今趙州高邑縣。幽州理薊。今幽州薊縣。州理歷陽。今州。荊州理長壽。今期州武陟縣。交州理廣信。今梧州蒼梧縣。益州理廣漢。至于漢末加置郡國百有五。凡縣千一百八十。東有樂浪郡。西有燉煌郡。北有雁門郡。西南有永昌郡。廣袤如前漢。漢官解詁曰。冀趙常山。胡廣注曰。經曰。冀州既載。居趙國。今治常山。兖衛濟河。經曰。濟河惟兖州。居衛國。今治山陽。青齊海岱。經曰。海岱惟青州。居齊國。今治焉。徐魯淮沂。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居魯國。今居濰州而治東陽。揚吳彭蠡。經曰。淮海惟揚州。又曰。彭蠡既豬。居吳國。今治九江。荆楚衡陽。經曰。荆及衡。惟荊州。居楚國。今治武陵。益康岷梁。經曰。黑水惟梁州。漢改華陽爲益州。今漢廣。梁邠黑水。經曰。黑水。西河惟邠州。居邠國。漢改邠州爲邠州。有扶風邑縣。居邠縣部。不復屬州。今治漢陽。雍州朔方。漢別邠州之地。置朔方刺史。交趾南越。漢平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列諸州。今治蒼梧。幽燕朝鮮。經無幽州。而周官有焉。蓋燕之別也。居燕國。今廣陽是。并代晉陽。經無并州。而周官有焉。梁州之別也。揚泉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無梁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焉。

女史

詩曰：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生子月辰，則金珠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軟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事。周禮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晚書者。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書內令。漢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嬙以鏡鑑，顧女史而問詩。范曄後漢書曰：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晉記曰：元康中，司空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華箴曰。歡不可瀆。寵不可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其義精好。裴頠亦有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尤妙。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更佳。沈約宋書曰。女史執筆。記言是司。專貞內表。妖嬈外息。又曰。太宗留心後房。置內職。紫極房。光興房。各女史一人。

天子目送之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晉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節袖。

溜網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清。可以濯我纓。全不侔矣。書曰。又東過滄浪之水。注曰。別流在荊州。宋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爲滄浪。卽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鍾城北界山。此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滄浪州。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流爲滄浪水。疑此州是也。

太史公詩論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關雎爲國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此論奇妙。其言詩至矣盡矣。學者試思之。

蔡子池石礮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百丈許石青色堪爲硯一云出劉安之江州記又按庾仲雍州記曰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曰云是蔡倫紙曰此當又是一池也

太牢

左氏傳曰僖公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曰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吳賁晉饋百牢亦類此數也牛羊豕各爲一牢有羊豕而無牛爲少牢漢書昭帝北賜諸國所選有行義者人第五十匹詔曰不幸者祠以中牢卿古曰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今只以牛爲一牢羊爲少牢非也襄公二年曰馬牛皆百疋如司馬兵法曰兵出馬一疋牛三頭然則牛當稱頭此言疋者合言之耳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羝牛亦可稱羝也

丙穴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丙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後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寸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地七八尺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左太冲蜀都賦曰嘉魚出于丙穴詩曰南有嘉魚詩義疏曰嘉魚無鱗皮青長三五尺任豫益州記曰嘉魚細鱗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年年從石穴中出錄異記曰嘉魚鮠魚也形如鱗人以芭蕉葉隔火炙之肥美莫及洛陽有味魚亦此類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郛筒不用沽

能戴

晉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樵櫟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
嘔噎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止跽跨上音盤下音跨所說了無急嗜哈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笑問君棲那搖扇
臂中痛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一環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聲類曰樵櫟不曉事之稱也山
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渡溝瀆適堪今時樵櫟子

烟

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身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拈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謝惠連雪賦曰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張說賦曰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此二句用事新而壯。

蓬萊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三見海水變爲桑田蓬萊之清淺也列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于往者略半也豈復爲陵谷乎王氏神仙傳曰王方平過蔡經家因遣人召麻姑姑至年十八九項中作髻餘髮垂鬟既坐各進行廚金杯玉盤麟趾仙醪非人世所有姑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復淺于舊矣始還爲陸地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二傳文有同異並錄之

山海經曰蓬萊山海中神仙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其中有山曰岱輿曰員嶠曰方壺曰瀛洲曰蓬萊元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有巨鰲以背負蓬萊山十洲記曰蓬萊山外別負海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眞君官則蓬萊岡在海中也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或笑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大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緯圖眞良師也可往從之自然道回要道于子微白日仙去

探策十八

風俗通曰古封泰山禪梁甫舊說岱嶽上有金籙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漢武帝深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十沈佺期中宗誕日應制詩祚延金鏡裏歌奏玉筮前用此事甚工

舜祠絃歌聲

羅含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郡遣官屬致祀則聞絃歌之聲王欽之神境記曰九疑是舜之葬處也有青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此山之表復有二峯望之迺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于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人有入廟中者常聞絃歌之聲魯恭王登孔子舊宅聞絲竹金石之聲固有此事也

辛 癸

字林曰：藟一作葇，辛菜也。辛菜二字佳。南都賦注引說文曰：藟，辛菜也。

九四

緯略卷七

流黄素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箇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張柬之詩將軍占小白少婦怨流黃喬知之詩露日曉微微愁思流黃機王筠詩箱中吹刀尺機上斷流黃蕭渾詩猶有望歸心流黃未翦裁顧野王詩剡門寒未歇爲斷流黃機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流黃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穎子綰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間色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間色又一法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甲是黃入青爲綠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赤爲紅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白爲碧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紫入黑爲紫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爲流黃余謂考工記畫綉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卷五

墨客揮犀曰：墨畫今之生色也。余嘗謂五采彰施於五服，此固生色之始也。秦韜玉詩：花明驛路懸脂暖，山入江亭暈畫開。李西臺詩：晴山畫卷畫，孤嶼水含秋。盧贊元詩：花外小樓雲畫畫，杏波晴葉畫微紅。劉商隱愛義與墨畫溪者，亦以其如畫也。

若一車

權紆若讀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若一車。此言漢儒圖緯之書，讀之令人憤憤，所謂窮春秋者，如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含神霧之類。演河圖者，如古龍圖、河圖傳、孝經河圖之類也。

雪茶

陸羽茶經：雪水品二十，以雪水滯而太冷也。晉羊孚雪贊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雪蓋取其精潔也。安可謂之冷滯耶？喻龜詩：煮雪問茶味，當風看雁門。白居易詩：吟咏霜毛筆，閒嘗雪水茶。丁晉公茶詩：痛惜留書篋，堅藏待雪天。胡文恭公詩：雪溜雲腴試早芽，皆是雪水瀹茶也。曹松詩：讀易明高燭，煎茶取折冰。姚合詩：研露題詩潔，消冰煮茗香。則又以冰瀹茶也。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冬至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茗，其客飲之，天寶遺事：無非取其潔清也。

羊裘

嚴光變姓名隱，光武思其賢，訪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馬援嘆曰：殖貨財者，貴其施賑也。不然，則守錢虜耳。乃散願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羊裘始於此。

素丞相

論衡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在於新論者也。君山名譚，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梁以陶宏景爲山中宰相，亦茲類。

致拳拳

古樂府定情篇：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適解衣服玩好致之，用致綢繆，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和合，條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而期於山陽山北，終以不答，乃以傷悔焉。

種瓜

邵平，秦東陵侯之後，爲布衣種瓜于長安，瓜美，俗謂之東陵瓜。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姚俊常種瓜灌園，吳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爲業，沈約宋韓珍種瓜營葬，孫鍾富春人種瓜爲業，劉義慶以上十人，可謂瓜隱矣。楊炯時亭逢李廣尉門接邵平瓜，許渾詩：白社貧思橘，青門老種瓜，東陵在青門外也。

裴六爲七

相如封禪書曰：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裴六爲七，據之無窮，揚雄劇秦美新文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裴以示來人，摘之罔極，二文甚相類，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庚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曰：可三二京，四三

都

易聖

唐衛大經，遷於易，人謂之易聖。唐昭宗時，有童賀業精卜筮，人謂之易聖。耳月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嚴子卿馬綏卿善圍棋，號棋聖。衛協張墨號畫聖，張衡馬忠號木聖。子抱朴李白嗜酒，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時號醉聖。開元天寶

賣文

丁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羣。杜詩：故人南郡去，去來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歷日

楊泉物理論曰：噲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候，故立歷日，帝典一篇，唯載歷象一事，則歷象一事，至堯備矣。孔氏書傳曰：歷象其分節，敬紀天時以授人也。

離騷傳

淮南王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只以大山小山觀之，安深於騷矣。然王逸所注，絕不引此書。

八百碑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按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求其文。杜詩曰：千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駢聯織成綬，紫羅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蓋謂邕也。

邕碑今尚遺者：左羽林將軍陳懷亮碑，開元寺碑，隸寺大照和尚普寂碑，李府君碑，普光寺碑，州：婆羅木碑，州：大雲禪寺碑，老子孔子顏回贊，秦望山法華寺碑，州：嶽麓山寺記，大律故懷道閣黎碑，州：石室記，有道先生葉公碑，東林寺碑，州：左武衛尉碑，將軍李思訓碑，雲臺將軍李秀碑，鄂州刺史盧府君碑。

三本書

柳氏家訓曰：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鐵卷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供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祖宗時，內則太清樓藏書，龍圖閣藏書，玉宸殿藏書，外則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如咸平八年，榮王宮火，延及三館，於是出禁中本，付館閣傳寫，則書本豈可無其副，其後官書往往侵竊，士大夫家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冊，書之，自此私家不敢藏，元豐中，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爲之，宜和初，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侍臣十人爲參詳官，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命以官，然以崇文總目言之，李善注文選，尚在五臣之前，此適云因五臣而爲注，非也。三茅君內傳曰：唐李道深撰，非唐人也，固有差舛如此者，中興館閣書殊爲簡略，余在館時，日以校對，猶是郡國民間所上本，館閣不會再

行繕書。又止有一本。一篇借出。竟成失落。故闕書亦多。又祕閣所藏畫。亦無盡目。竄厯無辨。殊闕典也。承平時士大夫家藏書。如常山宋氏。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中興初。如三山余氏。臨川吳氏。會稽陸氏。諸葛氏。今皆散逸矣。況有三本乎。

四愁詩

張衡不得志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寒爲小人。衡作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愁心煩勞。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又張載詩。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箆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我所思兮在瀟湘。欲往從之。白雲霧。佳人遺我雲中綢。何以報之。連城壁。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泰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報之。雕玉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贈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傅元歌詩。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璣。又有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贈之。比目魚。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鴛鴦。貫休詩。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鐙。蓋效四愁體。李嘉祐詩。宋玉怨三秋。張衡復四愁。蓋以四愁比騷也。可謂善言詩矣。崔簡詩。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便不及嘉祐也。

古學

桓譚博學多通。遍治五經。尤好古學。從劉歆。揚雄問疑異。盧植上書。臣少通儒。從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古禮記。

硯眼

硯錄曰：端石有活眼、死眼。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鸞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異，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然古人賦詩中，殊不言眼也。惟唐彦猷曰：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不知者以爲石病。石有上下巖，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稀奇。其生於墨池之外者曰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尤可尙，不爲墨漬，常可觀也。

誤筆成書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畫爲蠅。吳王以爲生蠅，舉手彈拂之。吳錄王獻之爲大司馬畫扇，題筆誤落扇上，卽點畫作烏駝牛。孫暢之王維詩：屏風誤點感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盧綸詩：紙筆求書扇，張屏看畫蠅。各用此二事。撫遺載唐戴嵩畫牛，因筆墮爲烏，亦此意。

臥雪圖

臥雪圖。巨然所作。漢時雪丈餘。洛陽令至袁安門。無行路。令人探雪。見安僵臥。令舉爲孝廉。典錄又有

焦光出於漢末，大雪大至，袒臥不移。皇甫嵩傳又有胡定光，潁川人，雪覆其室，令遣排雪，遣乾糗事亦大略相類。人用雪中事，但言袁安，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臥雪圖，以張於亭之屏，乃唐周防筆，經十四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帥竊去，易以蘆雁。王琪君玉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寥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苒苒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文彙野錄

三十六王墓

李賀詩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李白詩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飄下雲駟。此也。

泰階六符經

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藝文志有泰階六符經漢書曰泰階六符上階天子中階公卿下階庶人凡三階一卷所謂泰階六符經者應劭以爲黃帝所作也其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與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閣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皇甫冉詩綵雲天仗合元象泰階平司空圖詩鼎飲和方濟台階潤欲平此言泰階欲其平也權德輿詩六符既昭晰萬象隨陶鈞此言六符欲其明也

鐵礦

太平廣記曰。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藏碑之炎光。藏碑。電光也。碑。藏。先念切。徒念切。

納晉

子爲陽之始。午爲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庚辛。謂之陰匹陽。此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爲西。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而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此所謂納音也。但數其干。不數其支。其源蓋出於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含六十音。

沈存中筆談曰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爲大呂下生夷則也壬申同位娶癸酉呂南之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隔八下生金之季洗之商此金二元終若只以隔辰言之則依遁仲呂之商隔八上生金之季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娶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

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丑。中呂之徵。生壬子水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蕤賓之徵。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蕤賓娶乙未，上生太蔭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子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爲金，樂甲午乙未爲陰，陰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冰丸霜散

朝野僉載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符。或元冰丸。飛霜散。暑不能侵。抱朴子曰。不熱之道。服元冰之丸。飛霜之散。此用蕭邱上木皮。及五日北行黑蛇血。故少得合之也。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兩詩。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搗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梁武帝詩。紫霜耀絳雪。追還轉復飛。陸龜蒙詩。桂父舊歌依絳雪。桐孫遺詠倚元靈。

學生

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爲符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元晏春秋曰：「衛倫稱劉子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至，師曠善識味，平公賜之食，師曠曰：「此勞薪爲爨。」平公試問之，宰人曰：「用故車脚炊飯。」晉武帝賜荀勗食，進飯，卽謂座人曰：「此勞薪炊飯也。」座者未之信，密遣問之，果是車脚炊也，蓋此之謂。

沈香山火

隋主除夜設火山數十。盡用沈香木根。火山暗。則以甲煎沃之。香聞十里。江淹詩。金爐絕沈燎。綺席生浮埃。則沈燎始於梁矣。李商隱詩。沈香甲煎爲沈燎。玉液瓊酥作壽杯。嘗用前事。李白詩。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李賀詩。沈香火煖茱萸烟。酒觥綰帶新承歡。王建詩。院院燒燈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三詩皆用沈香火。卽所謂沈燎也。

三傑

論語疏曰。讎。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節。厲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爲四目。鯨皮爲帽。口作讎讎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度爲之。按月令。季春命國讎。季秋天子適讎。至冬又曰。命有司大讎。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讎。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茱。俛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磔雨散。剛揮畢艷。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廉品大讎。賦曰。於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乃班有司。聚衆大讎。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旂。率百隸之俛子。羣鼓噪于宮垣。二賦只言冬讎耳。春秋之讎蓋少見。唯唐孫頤有春讎賦曰。是月也。建斗於辰。曰交長至。有司方陳大禮。展時事。達九門。以磔攘。協四壘。而滌器。匪歲之卒。乃春之季。令陰氣以下降。使陽和而上利。順三時而不忒。協諸福而畢羣。然則此禮唐時猶行之。所謂順三時而不忒者。三讎也。

小雨由山

張士伯禱雨於罍山。忽聞空中語曰：大雨由天，小雨由山。神仙盛遇，有人叩其祈雨，神告之曰：雨禁絕重。

沃焦山

元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石焉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物類相感志曰沃焦山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爲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噓焉而盡計其晝夜噓攝無極若熬鼎受其灑汗耳此道家之說無是山也四海受百川之漲必然洶湧而溢也

吳融沃焦山賦曰。域中公子。問于方外先生曰。蓋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浮於空。無象無邊。夷猶洪濤。百派千流。皆歸於東。何巨源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混沌死。乾坤始。東南傾。川澤委。帝乃慮海旁溢。彼山中峙。復孕以火。用銷其水。此沃焦之爲義。眞宰之元旨者也。請言其狀也。噉乎萃乎。赫曦乎。翕絕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鼓吹。赤帝規模。成於妙有。拔彼虛無。處冷能熱。雖燬且濡。於律則黃鍾取法。在易則既濟相符。岐施兮壓海萬里。鴻洞兮烘天一隅。掖隅夷。軋天吳。鱗介既難以潛伏。草木安得其芬敷。巨靈不能擘。畏其爛手。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靈漲疑竭。大室若枯。爾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蹴撤摧阜。跳天沃霧。陽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沫聚。吞吐造化。浮沈朝暮。一歸塘歸塘一作歸壑之積。積既久而還盈。一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注。苟彼不爲煎熬。何物當其委輸。

查潮

番禺記曰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胥潮劉禹錫胥潮歌曰屯門積日無回颺海波不歸成胥潮轟如鞭石屹且搖巨空欲駕龜鼉橋驚湍蹙縮悍而嘯大陵高岸失岩嶠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吸揚朱蜺海人狂顧迭相招鬪衣鬢首聲曉曉征南將軍登麗醯赤旌指揮不敢驚翼日風迴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敍曰元和十年夏五月大風駕潮南海泛溢南人云胥潮也率三歲一有之

人閑

歐公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禮壞天子未嘗視朝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弄朝而已明宗卽位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殿也謂之入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迺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正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

按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閣議事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則入閣已見于貞觀中不

元間退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閣也德宗貞元制自今後五日一御宣政殿與羣臣相見則是不行入閣之禮矣元宗時優人有求賜魚者元宗曰五品以上入閣以魚袋合符汝不可得如武后時崔承慶上疏曰五品以上佩龜者后改魚用龜別勅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六典曰魚符以備別勅宣召此其制也宋元憲公曰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人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宋公乃于御殿亦曰入閣何也按唐舍元殿至宣政殿紫宸殿皆在大明宮中大明宮者東內也其喚仗入閣與歐公同西內太極殿卽朝堂受朝之所亦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也太極殿兩廡東西二閣二閣有門當又轉北而入兩儀一如東內之制鄭谷入閣詩祕殿臨軒日和鑾返正年兩班文武盛百辟羽儀全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門殿新契勘仗入乍承宣玉几當紅旭金爐縱碧烟對揚稱法吏贊引出宮闈言動揮毫疾威容報簿專壽山晴竊黛顚氣暖連延禮有鵷鷺集恩無雨露偏小臣叨備位歌詠泰階前

應奉、世叔、讀書數行俱下。檀漢書宋武帝才思朗捷，省書奏五行俱下。梁昭明太子讀書數行俱下。過日皆成誦。

通五經

石蒼東海人。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蔡元汝南人。學通五經。帝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并丹扶風人。受業太學。通五經。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大儒。見東觀漢記張霸博覽五經。孫淋劉固等並慕之。漢人往往以通五經爲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經復興。許叔陵。魯丕也。皆得通五經。

論石渠

歐陽地餘爲太子中庶子。以尙書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張山術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薛廣德以魯詩教授。蕭望之數與論議。器之充論石渠。周堪與孔鯨俱事大戴。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諤官。今論石渠。施讐爲博士。論何異於石渠。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韋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張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之選。其靳如此。

侍詔金馬門

公孫宏徵賢良文學。擢對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三輔黃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被公
書見讀誦。益召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初。優待詔金馬門。元帝時。鄭朋上疏言許史子弟章視周堪。堪白
令待詔金馬門。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文。待詔金馬門。如淳曰。班待詔金馬門。漢盛選也。以漢之久
而膺此選者。僅若此耳。殊不輕畀也。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劉禹錫詩。籍通金馬門。身在銅
駝陌。李端詩。漢主金門正召才。馬卿多病自遲迴。鄭谷詩。貴爲金馬客。雅稱水曹郎。

雜 略 卷七

133

雜 略 卷七

11

酒法

月令仲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齊監之無有差忒釀酒之事盡在此矣苟能精之豈不佳哉人顧未精于此耳

月令注曰有司謂煮酒之官煮酒二字蓋出于此歐陽公醉翁亭記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蓋取諸此

須

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狽。狼狽則不能動。高后紀曰。計獾狽。師古曰。狽獸名也。爾雅曰。獾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來。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說文曰。獾。獾屬。一曰。隴西犬子謂之獾。獾。余救切。

雁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盧笋穿荷葉，菱花冒雁兒。此用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權以相保。晉王獻之詩：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唯有鳳凰子。百金不我鬻，千金難爲市。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圖，古郭字。

狒狒

佛狒讚曰。佛狒銜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佛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佛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佛狒見人喜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髮。血可染衣。手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徵之時。佛狒穿筒格。猩猩置屐屐。佛狒沸切。

球

郭璞江賦曰。玉珰海月。吐內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廣寸。美如珰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珰柱。厖甲。美如珰玉。趙德麟侯鯖集。韓退之詩。所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珰屑甲。可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銑。以玉爲之。謂之珰。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珰字也。東坡詩。金蠶玉鱸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有柱字。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螻山憐疊嶂。卻用瑤字也。

二、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撻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撻二鼓爲再嚴侍中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三刻撻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注曰嚴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者亦以鼓也

相

面赤赤帝廣面白帝深面黑帝龍顏龍顏長頭湯是頭而寬髮晏子陳遵漢書頭小銳趙景真世說方面甘帝圓

緯略卷上

—
—
—

220

] 五 五

修頸帝 河月子 尾生子 犀角伏犀 管子管子 摘輔象頂角犀 李固李固 魚角柳下惠 珠衡伊尹
仲由仲由 華嚴華嚴 山庭山庭 又子子 額路額路 額有三理老 抱朴子抱朴子 龍額黃帝 折額周 跋人跋人 汝南先賢汝南先賢
神契神契 貨珠貨珠 貌如婦人貌如婦人 史記史記 學堂學堂 重瞳重瞳 龍額龍額 沈約沈約 梁書梁書 呂光呂光 日瞳方日瞳方
額有五柱額有五柱 貌如婦人貌如婦人 史記史記 學堂學堂 重瞳重瞳 龍額龍額 沈約沈約 梁書梁書 呂光呂光 日瞳方日瞳方
明論明論 武昌武昌 世說世說 日有精光日有精光 表傳表傳 江畔子如電江畔子如電 裴楷裴楷 陳子陳子 世說世說 日視日不眩日視日不眩 王戎王戎 晉書晉書 父竹林七賢父竹林七賢
論不論不 大目大目 摘輔象摘輔象 子夏子夏 長目長目 史記史記 目如懸珠目如懸珠 東方東方 深目深目 康僧淵康僧淵 疎目疎目 光光 目光外射目光外射 隋書隋書
口如秋水口如秋水 李李 眉白毫眉白毫 伏義伏義 王子年拾遺王子年拾遺 眉八采眉八采 字眉字眉 抱朴子抱朴子 又尚書又尚書 大虎眉大虎眉 虎眉虎眉 文王文王 帝帝 秀眉秀眉 晉書晉書 通眉通眉
李李 鬚眉如畫鬚眉如畫 馬援馬援 東觀漢記東觀漢記 王規王規 千寶符記千寶符記 眉間一尺眉間一尺 子子 干將子干將子 並列仙傳並列仙傳 虎鼻虎鼻 伏義伏義 萬萬 虎鼻虎鼻
康僧淵康僧淵 世說世說 鼻者面之山鼻者面之山 目者面目者面 鼻有伏藏鼻有伏藏 輔象輔象 太公太公 摘摘 大鼻大鼻 陳蓮陳蓮 山準山準 伏義伏義 萬萬 虎鼻虎鼻 降準降準 高祖高祖 史史
鼻之淵鼻之淵 山不高則不靈山不高則不靈 淵不深則不清淵不深則不清 鼻有伏藏鼻有伏藏 輔象輔象 太公太公 摘摘 大鼻大鼻 陳蓮陳蓮 山準山準 伏義伏義 萬萬 虎鼻虎鼻 降準降準 高祖高祖 史史
記記 大口大口 舜舜 東觀漢記東觀漢記 孫孫 江表傳江表傳 方頤方頤 大口大口 虎口虎口 河圖河圖 海口海口 含澤含澤 摘輔象摘輔象 斗星邊口斗星邊口 摘輔象摘輔象
方口方口 漢明皇后漢明皇后 烏喙烏喙 馬馬 子子 越王越王 世世世世 齒如編貝齒如編貝 東方東方 陳齒陳齒 仙傳仙傳 神神 駢齒駢齒 子子 孝經孝經 勾命訣勾命訣 耳三耳三
門門 老子老子 仙傳仙傳 方頤方頤 帝帝 帝系帝系 孫孫 兌頤兌頤 黃帝黃帝 斂頤斂頤 史記史記 歧頤歧頤 元龜元龜 鳳頸鳳頸 中說中說 手手
袁文袁文 舜舜 手手 握十文握十文 神仙傳神仙傳 展手過尺展手過尺 涼錢涼錢 手文曰武手文曰武 梁書梁書 文在手文在手 左傳左傳 手過膝手過膝 尹尹 袁關令袁關令
王王 晉書晉書 劉曜劉曜 載記載記 劉備劉備 三國志三國志 猿臂猿臂 李李 肱肩肱肩 建武建武 冀別傳冀別傳 駢臨駢臨 氏春秋氏春秋 膊膺膊膺 文王文王 淮南子淮南子 許許
墓容華墓容華 後燕後燕 李李 趙昇趙昇 北齊書北齊書 肱肩肱肩 建武建武 冀別傳冀別傳 駢臨駢臨 氏春秋氏春秋 膊膺膊膺 文王文王 淮南子淮南子 許許
腰十圍腰十圍 江安江安 王元祥王元祥 龜背龜背 王通中戰王通中戰 偃身偃身 子春秋子春秋 背若有負背若有負 周周 豺聲豺聲 越椒越椒 左傳左傳 商臣商臣 史記史記
王敦王敦 晉書晉書

陶宏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其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劉孝標相經序曰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二公之言皆名言也孝標又曰日角月偃之奇龍樓彪踞之美地靜鎮于城隍天闕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并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

茶爐筆牀

天隨子每下寒暑得體中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齋一策書。茶爐。筆牀。釣具。檣船鳴榔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笠澤叢書。

香水

任昉述異記曰。魏武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一說。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香水二字尤佳。然石曼卿荷花詩。洛渚微波長。暎步漢宮香。水不濡肌。乃以爲漢宮也。只此分香一事。亦魏武也。唯陸機喜用。陸機弔魏武文曰。余爲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弔曰。紆佳人于履組。清塵慮于餘香。下一句奇絕。

韓略卷七

一一五

緯略卷八

通爾雅

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鼯。」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義文世祖大樽靈臺得鼠，熒熒光澤，帝異之，問羣臣，莫知對。竇攸對曰：「鼠名鼯。」詔何以知之？對曰：「名出爾雅。」詔祕書審計如其言，上喜，賜帛。諸侯子弟從之受爾雅。三輔決錄漢侍中劉秀表曰：「宣帝時，擊磬發盤石于上郡，石室中有反縛二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謂此二負臣也。」詔問何以知之？對曰：「出山海經。」其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殺窶窶。」帝乃惜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其手。上大驚，一時多奇之。又孝武帝時，有獻異鳥者，不知何以食之。東方朔見之，能言其名。又言所當食，問朔何以知之？曰：「山海經所出也。」此與通爾雅者，如合一揆矣。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鄒昂蚌鵲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弋爲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沿潮居民，以鵝鴨爲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漁圖：有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廢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數條。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清絕。

孔硯

唐王崑導孔子石硯賦曰。旁積垂露。中含微波。八字奇特。常人筆力不可到。李賀青花紫石硯歌。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碩。何足云。適以爲寬碩何也。劉禹錫硯詩。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亦不以爲然也。宋景文公摘粹曰。河東舜廟中。有大硯一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修六經。方一尺三寸。中心已穿穴。劉勰爲人得。揚雄草元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通時時續六經所磨硯。伍緝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庚辰吾謝銅筆格啓曰。烟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當是青石也。

笏

王子充笏賦曰。殊相逸發。奇文秀起。此八字。全如晉人傳及世說中言句。蔣防鎮圭賦曰。雲虹發色。冰雪成姿。上一句甚佳。下一句恐玉非冰。雪之潔耳。然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東方朔有相笏經。袁天綱又有相笏經。郭先相笏經。陳混掌相笏經。古相手板經六卷。

熬波出素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以示鎮東將軍顧悅之。悅之曰。卿此賦實高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渡沙橫白。熬波出素。積雪仲春。飛霜暑露。此十六字。直可在元虛之表。王誕字茂世。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冊。出本示誕。誕曰。猶少敘節物一句。誕便舉筆。接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均嘆美而用之。古人服善。有如此者。今世無此矣。然融賦出於自筆。均策乃誕益之。尤爲可服。東坡詩。柳絮才高不道鹽。直用融語三字也。管子周禮注曰。煮水。世本曰。宿沙作煮鹽。廣志亦曰。煮鹽。鹽鐵論曰。煮海。魯連子曰。煮沙。益州記。嶺表錄異。皆用煎字。融賦直曰熬波。出人意表。宋景文詩。濯錦萬梭催貢篋。熬鹽千井算牢盆。乃用牢字。景文雪詩。鹽波熬煎巨浸。縞頃界中田。用鹽波甚新。

春秋列國文章

讀左氏傳。甚愛鄭楚文章。自典謨誓命以下無有。而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取以約史者。未可及也。因悟爲命神謨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重複精詳。至再至三。如此文章。安得不好。

文筆遲速

武帝春秋二十九。得皇太子。枚舉與司馬相如。作皇太子生賦。皇爲文疾。受詔輒成。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見。顏延年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敕各撰樂府北征篇。延年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葛稚川以爲長卿製作雖遲。而首尾溫麗。枚舉雖敏。而時有累句。故知急行無善迹矣。楊子雲又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必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策。非相如不可。

太元法言

桓譚新論曰。子雲新造法言太元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必以太元次五經也。王充

論衡曰。楊子雲作太元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以與並肩。若生于周世。則爲金匱也。二子之論如一。葛稚川曰。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嘆其文高。度越諸子。嗚呼。世安得復見伯喈者乎。稚川又曰。盧生問云。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書。正恐年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曰。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元經也。然顧客春秋例曰。著作之事。前有司馬遷。楊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元。遷史記。不識畢公爲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而云所從來遠矣。嗚呼。難哉。

幼文晉

班固九歲作頌賦。東觀漢記。曹植十歲屬文。文選。阮籍八歲。庾闡九歲屬文。魏氏春秋。劉孝綽七歲屬文。南史。邱遲八歲屬文。庾肩吾。何遜八歲賦詩。陸從典八歲作文。唐書。

葛洪論史記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次爲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敘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一代之偉才。然觀太史公之言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故述往事。思來者。嗟乎。知遷之志。洪其庶幾乎。

玉蟾蜍

廣川王發晉靈公冢。甚壞。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常衰詩。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劉禹錫詩。玉蟾吐水露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胡文恭詩。點筆乍驚蟾滴瀝。吳融硯賦曰。玉蟾一滴。松煙四上。上句四字妙甚。用玉滴佳。

蘭賦

仲子陵幽蘭賦曰。真正內積。芬華外揚。和氣所資。精英自得。此十六字。超出筆塵。踐徑。吳筠竹賦曰。契道合靈。表貞示節。用道字貞字。亦不在蘭賦下。

鍊石補天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于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龍足以立四極。出淮。蒼天西北小闕。庖犧見之。惡不悅。治鑄五色石合爲一。乃以補之。出。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采繪。裴裴秀上。切霄隣。景名曰女媧石。大風雨後。天澄氣靜。聞絃管聲。王。劉孝威曲水詩序曰。女媧補石。重華棄金。唐人鍊石補天賦曰。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蓋後至堅之主。所以裨覆幬。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于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慚于山甫。司空圖詩。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崔桐詩。補天留粉石。縮地入青山。韓愈詩。玉盤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李賀詩。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屏風隔座

鄭宏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

隔其間。景帝時紀陟父亮爲尚書令。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分其座。張勳奏唐人試進士書以隔座。雲母屏風爲題。梁劉孝威謝勅寶屏風啓曰。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願。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蹤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此乃用紀氏故事也。

十種琉璃

大秦國出青、白、黑、黃、赤、綠、紺、紅、紫十種琉璃。元中又有五色玻璃。紅色者最貴。程氏繁露引魏書有天竺國人至京。自言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石鑄之。所謂琉璃者。謂其如玉也。若以石鑄之。曾何足珍。按廣雅曰。琉璃。珠也。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則知琉璃爲玉物也。晉潘尼琉璃碗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壑。歷鍾山。闢燭龍。觀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覩。飛塵靡停。灼燦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璚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如潘尼所賦。的以石鑄之者矣。

碧

古人賦中最好用碧字。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腹丹縹。左思吳都賦曰。紫目流黃。縹碧素玉。又蜀都賦曰。青珠黃環。碧碧芒消。李邕石賦曰。昔蘇劍落。雨露淋漓。冰碧藻曜。繪畫紛披。用冰碧二字尤佳。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出越巂。說文曰。碧。石之美者。矯世論曰。碧似玉。唯瑯琊能別之。

木難

曹植樂府詩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廣志曰。木難。珠黃色。生東夷。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崔豹古今注。以木難爲真難。

水仙賦

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欠奇偉。五年前楊仲因自蕭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體。再作後水仙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余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楊仲因

畫二疏

晉王彪之詩序曰。余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詩不可見。東坡有二疏圖贊。則二疏故事。後人每以爲圖。然隋朝畫品。有高貴鄉公所畫二疏圖。今當不復有此矣。舊讀顧況詩有云。疏家父子結挂冠。梁鴻夫妻虛適越。殊不可曉。當有激云爾。

順下風

齊孔稚圭元館碑曰。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居崆峒之上。軒帝稟順風之禮。蓋用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焉。稚圭下語。環壯如此。越王請于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成矣。寡人聞夫子之于陰陽進退之理。預知未形。來聽下風。聽下風。聽於下風也。

不喜俗人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廣賓客。坐鳴琴。聆耳。聾。塵泉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玩循性簡。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誤相報遇。輒便捨去。嵇康晉人風尚高曠。往往如此。不止嵇阮而已。

削筆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葉。周就素重慎。周密上封事。輒削去草葉。後漢樊宏。謙柔畏慎。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寫。毀草葉。皇甫嵩畏慎。前後上表。陳其補益者百餘事。皆手書毀葉。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草。魏任遐每納忠諫。輒手書壞本。北齊封隆文首參經略。奇謀異算。密以啓聞。上書削草葉。宋謝宏徵。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

罰酒

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勝。餘各賜絹五匹。出西京雜記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尙書陳羣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關隴。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道等各罰酒。志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爲征西將軍。有別廬在南縣界潤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朗。嘗還長安。與衆賈共往。潤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罰酒。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遵。南郡太守石崇。各罰酒三勝。金谷園詩序觀此三事。則蘭亭修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

楷書

晉中經簿曰。有細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牋楷書。白練絹楷書。廣內置楷書吏。自晉始。唐元宗始以練楷書。易古文尙書。今儒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宋景文公嘗言。蘇頌撰朝觀壇頌曰。有崑虞氏。館閣校書官于凡字之右點曰。疑不知。有楊備者。得古文尙書釋文。知凡字爲古楷字。此開元以練楷書。易古文之失也。

孔子因史作春秋

阮籍孔子傳曰。魯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因史作書四字甚佳

瑤壁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以貢于趙王。于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字。釋今善翠者。傳下和操。有其璧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卡和三獻人不識。以餘觀之。非當時操也。蘇邕記卡和三野人。善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懷王。王以爲欺。斬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荆山兮。精氣鬱決。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探玉。難爲功兮。

蟹步

尚書曰：雲夢土作。又本朝太宗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注云：雲夢之澤在江南，是不然也。左傳曰：吳入郢，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王褒《登樓賦》：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雒，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鄭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又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

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爲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適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余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常半出，寰宇記本樂史所撰，史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曰：雲夢在華容、夷貢云：雲土夢作。又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南，一作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謂稱雲夢耶。郢道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界爲雲夢之藪，亦不明指一處，不可專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元圖

張衡元圖曰：元者，包含道德，攝衛乾坤，靈通元氣，稟受無原。又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其言冥渺，契理如此，殊少傳斯圖也。

太素

易乾鑿度曰：太素，質之始也。雖含物魂，號曰太素。也。雖含物魂，而生物。帝王世紀曰：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無。蓋道之根，自道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而未有兆，謂之應洪。蓋道之幹，既育萬物，成體于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于外，而體陽，故圓以動，蓋道之質。禮斗威儀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蒙乃道之根也。張衡靈憲注曰：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如是永久焉，斯爲冥蒙。鴻蒙沈沈，不可言，與此同意。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而未有兆，并體同色，坤屯不分。陳思王《魏都賦》曰：昔太素氏不仁，勞我以體，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之真也。阮籍《通老論》曰：焉得松喬，願神太素，道遠區外，登我年祚，陸機詩：澄神元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顧公直答陸機曰：恢恢太素，物物初基，在昔哲人，觀衆濟時。

天圓地方

內景
外景
單居離問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書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

氣，是故外景幽者含氣，是故內景廣雅曰：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地至厚，與天高等。

天九野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尚書考靈曜曰：鈞天，廣雅曰：鈞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尚書考靈曜曰：昊天，廣雅曰：昊天，東南方曰陽天，淮南子亦曰：天有九野，春秋內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所謂十二分次者，卽分野也，前人多與分野並言，少言天分，霍亮賢碧落賦曰：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曜，日月潛之而居諸，蓋用九野事也。

天字

梁元帝《纂要》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顏延年詩：大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用此字字。劉允濟《天賦》曰：桑黃道以開域，闢紫宮而爲宇。徐彥伯《南郊賦》曰：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王勃《七夕賦》曰：霜凝碧宙，水瑩丹霄，用字皆新奇。

渾天記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儀體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周髀所造，非周家術也。近世復有三術，一曰方天，興于王充，二曰軒天，起于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此論精確。

渾儀儀土圭

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問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曰：張衡創物，藝造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奇秘，絕代異寶，旋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尙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瓌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尙矣，則七晷運變，無匪康時，九代真觀，不絕司歷，臣夙懷末意，懼于非任，今忝惟職，敢昧死以聞。

月節

范子計然曰：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爲月節。月節二字，他書未之見也。

天雞

元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物類相感志曰：大荒東極，至鬼府山，有桃都山，巨洋海中，昇載海曰：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潮水應之，溫庭筠詩：漏轉麗高洽，海低頗梨枕，上聞天雞，用天雞也。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龍翼，用玉雞也。李白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

虞翼別傳。
 諸葛恢別傳。
 郭璞別傳。
 謝靈運別傳。
 邵齊別傳。
 王琰別傳。
 荀爽別傳。
 丞相王導別傳。
 郭泰別傳。
 阮光祿別傳。
 范宣別傳。
 嵇康別傳。
 汝南別傳。
 王顯別傳。
 向秀別傳。
 王長史別傳。
 王敦別傳。
 王弼別傳。
 劉劭別傳。
 王彬別傳。
 郭闕別傳。
 郭曄別傳。
 孔愉別傳。
 羅府君別傳。
 郭舉別傳。
 陶侃別傳。
 孫放別傳。
 王胡之別傳。
 謝元別傳。
 陳遵別傳。

孟嘉別傳。
 王述別傳。
 羊曼別傳。
 阮孚別傳。
 王含別傳。
 管輅別傳。
 司馬徽別傳。
 賈充別傳。
 桓元別傳。
 王恭別傳。
 王羲之別傳。
 桓彝別傳。
 周處別傳。
 陸玩別傳。
 衛玠別傳。
 潘岳別傳。
 賀循別傳。
 桓溫別傳。
 殷浩別傳。
 鄒超別傳。
 卞壘別傳。
 桓沖別傳。
 蔡司徒別傳。
 劉濬別傳。
 郭舉別傳。
 羅含別傳。
 祖約別傳。
 王澄別傳。
 顧秋別傳。
 王遜別傳。

劉尹別傳。
 高坐別傳。
 衛氏譜。
 溫氏譜。
 庾氏譜。
 戴氏譜。
 虞氏譜。
 周氏譜。
 華燾譜。
 桓氏譜。
 馮氏譜。
 晉世譜。
 王氏譜。
 謝氏譜。
 陸氏譜。
 羊氏譜。
 黎氏世本。
 袁氏世紀。
 荀氏家傳。
 李康家誠。
 李氏家傳。
 袁氏家傳。
 皇甫謐高士傳。
 海內先賢傳。
 江左名士傳。
 蕭廣濟孝子傳。
 江表傳。
 名士傳。
 高士傳。
 晉中興士人書。

支遁別傳。
 佛圖澄別傳。
 祖氏譜。
 吳氏譜。
 許氏譜。
 曹氏譜。
 陶氏譜序。
 諸葛氏譜。
 索氏譜。
 傅氏譜。
 孔氏譜。
 謝氏譜。
 王氏譜。
 司馬氏譜。
 鄭氏譜。
 郭氏譜。
 王氏世家。
 裴氏家傳。
 顧愷之家傳。
 褚氏家傳。
 謝車騎家傳。
 嵇康高士傳。
 楚國先賢傳。
 汝南先賢傳。
 會稽後賢傳。
 鄭緝孝子傳。
 逸士傳。
 文士傳。
 文章傳。
 晉諸公傳。

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水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夏桀之世。鼎水忽自沸煎。及傳于周。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兆也。

第七車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此女見異苑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有婦人浣于汾渚問之曰第四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也衡以離合義解之所謂離合義者卽黃絹幼婦外孫釐白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人面子
稀含南方草木狀曰。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和桃實無味。核正如人面。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稍可食。其核可玩也。

紫玉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繁玉見于深山矣貫休詩欲贈之以繁玉尺白銀鐙蓋用此

耶悉茗油

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攜至交廣之間。家家愛其香氣。皆種植之。廣州圖經曰。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偏宜麻風。膏摩于手心。香透于手背。稽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海人憐其芳香。就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興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段公賂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古泉貨

尊盧氏幣。

神農氏金

黃帝貨金。

軒轅貨金。

帝吳金

帝譽金。

高陽金

堯泉

舜策乘馬

彛策幣貨金

夏貨金

商貨莊布

商貨四布

商連幣

商湯金

商子貨金

周園注貨

周園法別

齊公貨

齊刀別種

齊梁山磐

莒刀齊布

醃

雜 略 卷九

1841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爲之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諸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星辰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園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曰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出畫轡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時已如此

律室

蔡邕月令章句曰：截竹爲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莖爲灰，以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空。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于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綿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之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有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蕪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以虛，故惟太蕪一律吹灰。如人用鍼，微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隋蕭慤詩：天宮初動磬，緹室已飛灰。韓偓詩：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已有梅。皆佳句也。夏英公詩：玉琯飛灰新氣應，璇霄合璧瑞華凝。此又用李賀天宮玉琯灰剩飛也。

秦碑三句一韻

梁書范雲傳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尅日登秦望山，鑿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加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暨登山，子良命賓寮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秦碑有存者：泰山碑州：兗、嶧山碑州：李、李斯篆：鄭文、始皇詔書：李斯篆、梁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登州、梁大篆：可辨者十六字、登州、始皇句山碑：州：海、碑：寶墓、兗州、始皇山碑：州：李、二世詔文：李斯篆、殘碑二十字：登州、巫成大湫文：俗呼趙趙文、李斯篆、鳳陽府、又濱州州學本、與鳳翔小異。

漏刻銘

孫綽漏刻銘曰。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承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陸機刻漏賦曰。激懸泉以達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成波。吞絙流其如挹。此並用陰蟲承瀉。梁元帝新漏銘曰。方壺外穴。圓流內襲。靈虬承注。陰蟲吐吸。微苦抽繭。逝如激電。銅史司刻。金徒抱箭。皆有所襲。唐符子章刻漏賦曰。方圓列陛。高卑中度。制陰蟲以吐輪。設靈虬以承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顏舒刻漏賦曰。高卑列級。洪殺順理。靈虬訖以俯開。陰蟲矯而仰止。上流注而不竭。下吞挹而無已。二賦皆仿六朝人制作。各盡其趣。王虞洛都賦曰。挹壺司刻。漏尊瀉流。山叟秉尺。隨水沈浮。此四句亦佳。

漢複道

緯略 卷九

一四五

文成曲

明皇

故云云

直道曲

明皇

景雲

小長壽

順天樂

涼州伊州

代宗二曲

寶應長寧樂

德宗四曲

定難曲

中和樂

文宗二曲

雲韶法曲

武宗一曲

萬斯年曲

宣宗一曲

播皇歌曲

竹簡

春秋序曰

三尺安在哉

殺青書

風俗通曰

遊思竹素

漢多珍玩

以同東晉

此明帝

此明帝

此明帝

此明帝

此明帝

此明帝

此明帝

此明帝

覽裳羽衣曲

大羅天曲

道曲

九真紫極

承天樂

君臣相遇樂

梨園法曲

千秋節

廣平太乙曲

繼天聖樂

孫武順聖樂

覽裳羽衣舞曲

文宗詔

臣下功高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又改法曲

簡簡廣數分

官所缺文

科斗清陽

結烟詩

宋景文公

吹律處

八磨

後魏書曰

穀水造水

特異旋轉

腦能柔物

左氏信公

氏錄曰

魏陳琳

聖百煉精

角端象頭

紫鹿文的

椒曰若使

佳戲叔倫

李義山詩

鼻紐施之

簾懸玉鈎

號香簡

大小山猶

樂府解題

子厚曰

之林千載

北蘇

北蘇

北蘇

北蘇

北蘇

北蘇

北蘇

北蘇

北蘇

沈約謝北岳啓曰：嶺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類。

承露盤銘

魏母邱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維則，承露現生，爰昭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屬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介眉壽，以保萬邦。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崑崙峻極，峻極太清，神石礪礪，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靈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闔度，三光朗明，殆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獻巍巍，恭統神器，固若磐石，長存永貴，寶聖繼述，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宮官既折盤，仙人隨載，迺潛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魏既遷漢金銅仙人，而曹植所序，乃謂明帝所作，按曹植序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上，林園甘露乃降，使植爲頌，又按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承露盤，魏既遷漢，又作新盤也。儉又有承露盤賦，有曰：雄幹竊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于閼風，鳳高翔而弗升，味一作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語亦峭拔，然讀長吉歌，非儉植可及也。

謝元暉詩：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劉孝綽詩：仙掌方承露，靈鳥又轉風。王褒詩：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晴。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宮官既折盤，仙人隨載，迺潛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魏既遷漢金銅仙人，而曹植所序，乃謂明帝所作，按曹植序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上，林園甘露乃降，使植爲頌，又按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承露盤，魏既遷漢，又作新盤也。儉又有承露盤賦，有曰：雄幹竊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于閼風，鳳高翔而弗升，味一作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語亦峭拔，然讀長吉歌，非儉植可及也。

緯略卷十

孝碑

蔡邕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魏武觀碑，謂楊修曰：解不，修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曰：吾已得之，令修別記，修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齋，受辛也，辭字，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乃與修同嘆曰：我才不如卿三十里，劉長卿詩：舊石曹娥家，空山禹帝祠，權德輿詩：黃絹碑文在，青松隧路新，此用黃絹二字，惟劉孝綽詩：孝碑黃絹女，神滯白鸞翔，此二句妙甚，用孝碑奇特，人所不致思也。

守庚申

唐時衣冠往往守庚申，如皮日休白樂天諸公是也，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路中紀：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又曰：一居人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令人好飲食，輕悲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七尸滅，西陽雜記：甲子庚申，是中鬼錄罪，青府羅穰之日，夫婦不可以同席，當清齋不寢，始。

鳳尾諾 笠澤錢書：有

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舉便王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儀奏皆批曰諾諸字有尾若鳳焉蓋花書也。有持二書求售乃楊妃並馬上馬圖題陳宏二字筆力甚清壯。又如兩鳳跡如飛燕狀全類鳳尾者殊不可曉。徐考之適江南李主花書陳宏者會稽人天寶間妙於畫嘗寫明皇御容與太真二圖筆墨之妙不可贊嘆。韓子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尙覺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即此二圖也。蔡天啓集中亦有此詩。程子山題宋喚景待制所藏陳宏畫明皇太真聯鑣圖太真上馬圖詩並轡春風禁籜遊外間底事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阿環百巧專恩寵自是三郎駭不知上馬未應遲乏力要回一顧特遲遲余所得二圖即此本也。

冰蠶

王貞白寄鄭谷詩曰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陳標詩吳女秋機織曙霜冰蠶吐絲月盈箱皮日休詩毫端白蠶脂猶濕指下冰蠶子欲飛樂府雜錄曰康老子嘗買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蠶絲所織暑月陳于坐則滿室清涼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海圓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

青雲千呂

漢武帝時西域遠夷來貢云常占東風入律百句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事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清猛獸乘露車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唐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焉牙文曰青雲千呂白環入貢蓋用此唐人曾以此命題試進士令狐楚詩郁郁復紛紛青雲千呂雲王履貞詩異方占瑞氣千呂見青雲

娘子兵

平陽公主開高祖起義兵太原迺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號娘子兵尉遲乙僧畫平陽公主像據鞍佩鞵唐初奇筆畫馬尤精好在韓幹上

比干墓銘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奇古其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于焉是寶考之圖經乃比干墓銘東華錄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

水麝

天寶中虞人獲水麝膺香皆水也每取以針刺之香氣倍于肉麝後唐

辟寒香

漢武時外國貢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人必減衣後魏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噉金鳥飼以異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室水精爲戶內外通光名辟寒臺宮人以鳥吐金飾釵謂之辟寒金後魏許渾詩還燈照寶鏡猶插辟寒金唐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于殿中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王仁裕開元李商隱詩有云犀辟塵埃玉辟寒則玉亦辟寒矣唐東夷所貢之玉長尺數寸積之可

以燃鼎置之室中不復挾纈書是此玉也又有却寒鳥者唐懿宗朝賜公主出降簾云是此鳥骨織簾紫色而斑若玳瑁懸簾則暖後唐

史敘事

晉張輔曰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則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謙祖約奕奕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孔氏雜

餠餅

人呼餠餅爲餠餅胡切又呼爲餠餅戶切然餠字從食從固王又注曰餠餅也今所謂餠餅者即此義此字也釋名曰餅并也搜餠餠使合併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晉書曰王長文在市中嚼胡餅肅宗實錄曰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細素雜記曰張公所論有餠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爲爐餅以爲胡餅者胡人所嚼故曰胡餅也趙毅大業雜記曰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胡牀曰交牀胡麥曰香麥胡瓜曰黃瓜然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

滕王蛟蝶圖

王建宮詞內中數日無呼喚寫得滕王蛟蝶圖西陽雜俎曰滕王畫蛟蝶圖有數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棠花子唐藝文志有滕王蛟蝶圖二卷滕王名元嬰高祖子又有嗣滕王湛然畫蛟蝶燕雀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唐名畫后山賦宗室畫詩滕王蛟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用事精也

七人書府

徐堅多識典故七人書府大唐遺事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頌詩最策三入地還美再來時宋之問詩三入文史林再拜神仙署此用承明三入事耳況七人書府乎馬融以通博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

爾雅

爾雅注今所傳者郭璞孫炎耳所謂樊光爾雅注李巡爾雅注沈駿爾雅集注已不可復見郭璞有爾雅圖江灌有爾雅圖贊皆奇書是亦不減山海經圖也張揖既作博雅劉伯莊又有續爾雅草木蟲魚該括略盡選中惟郭璞特注上林賦張揖又注之他人不及其精確也其他所謂孝經爾雅石經爾雅蜀爾雅善爾雅小爾雅皆自成一書也

滕六降雪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暇游有樵者于霍山見一長人俄有彪兕鹿豕狐兔駢匝長人曰余元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有蕭使君暇遊汝等若干合應死若干合應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華獸從行薪者隨視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蕭使君果不出獵此雪中故事之奇詭也夫有所謂豐隆屏翳則滕六巽二固

爲神矣。以巽二爲神。尤曉然。神仙感遇傳曰。葉仙留遇雷神。授以墨篆曰。行之可以致雷。立功救人。吾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此曰雷大雷二。則豈可勝六風可巽二矣。

答客難

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賓戲。崔駰達旨。崔寔答議。蔡邕釋辭。陳琳應議。皆出于客難而作。然其雄放豪特。皆不能及也。

紅鞋襪

文與可朱櫻歌。金衣珍禽弄深樹。禁籞朱櫻班若綴。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酒露成津蜜初割。君王日午坐猶蘭。翡翠一盤紅鞋襪。此歌最稱奇絕。然鞋襪二字。人少用。按唐寶記曰。紅鞋襪大如巨栗。赤爛如朱櫻。視之如不可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于櫻桃。尤爲奇切。不讀寶記。未知文公用事之妙也。王元之櫻桃詩。磊落火齊珠。參差珊瑚葉。便不及。

南史曰。天竺國出火齊。狀如蠶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蠶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齊王子年拾遺記曰。童僕常臥延清之室。設火齊屏風。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集韻曰。琉璃火齊珠。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乾坤一彈丸

蔣穎叔觀太史局銅彈丸時。日月雙連璧。乾坤一彈丸。彈丸九字。出孔穎達曰。天包地外。猶雞卵之裏黃。圓如彈丸。然漢書曰。日月如連璧耳。連璧二字。出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明。日月若合璧。余悉見用日月雙旋蟻對之亦佳。旋蟻二字。出抱朴子曰。天圓如蓋。地方如基。局。天。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去。磨行速。蟻不得已。則五字對彈丸尤妙。

水精如意

李商隱詩。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吳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頸。醫和白賴髓。雜玉琥珀屑。爲粉傅之。瘡滅。頰上猶有赤點如痣。視之益妍媚。商隱詩正用此。東坡梅花詩。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顏何勞補髓醫。亦用此也。

北風圖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復寒。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不復有漢人之筆矣。然古人多好以詩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又有黍離圖。司馬昭又有斷風七月圖。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向以爲有益。而況以詩爲圖乎。

芸臺

傅亮詩。柔荔迎時葉。芳芸應節酸。庾信詩。芸香上筵開。碑石向鴻都。崔備詩。舊映芸香在。空庭藥氣餘。周朴詩。金馬門前馬。芸香閣上香。按魚豢典略曰。芸香草也。辟紙蠹魚。藏書臺稱芸臺。藏書閣稱芸閣。已四詩。皆言香也。許慎說文曰。芸似百種。雜禮圖曰。芸節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今江東人茹爲生菜。其

香古之祕聞。以辟書魚。

徐陵謝饌啓

陳徐陵謝饌啓。賜祀三皇五帝。饌餘啓曰。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觀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尤招太乙。同新美饌。理致衆皇。臣以餘年。預陪清祀。如登瑤席。遂飲瓊漿。如陵啓所云。則武帝甘泉之祀。不止太乙。文帝時。詔繪古帝王名臣像於殿壁。又漢明帝好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經史事實之。起伏羲凡五十。謂之畫贊。此所謂長樂之宮。本圖堯舜也。

金仙氏

楊文公龍泉金沙塔院記曰。金仙氏之教。有自來矣。身毒之國。紀于山經。竺乾之師。聞于柱史。西京名將。得休屠祭天之神。東漢諸王。爲蒲塞桑門之供。道之行也。源遠乎哉。此可謂善用事。最是山海經老子二事。古今人皆不曾用。

昭華玉

帝堯見舜于二宮而問政。試以五典。舜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授百事。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有大功。二十。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以攝政。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顯相次。息並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漢信詩。更愛昭華玉。還披蘭葉圖。胡文恭詩。仙致昭華玉。神來弱水香。唯夏英公詩。延喜靈珪上。昭華瑞琯中。乃用琯字也。

車渠碗

魏文帝車渠碗賦曰。料珍怪之上美。無茲碗之獨靈。包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王粲車渠碗賦曰。挺英才於山嶽。含陰陽之淑貞。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曹植車渠碗賦曰。惟斯碗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澗。隱神璣于西野。擬朝陽而發曜。應鳴車渠碗賦曰。惟斯碗之奇瑋。誕靈岳而奇生。蔭碧條以納曜。瞻朝霞而發榮。潘尼琉璃盤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碗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江總琉璃盤賦曰。出崑崙之仙阜。屬元洲之玉酒。皆奇語。

流蘇

流蘇。是四角所繫。盤絲繡繡之毯。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繫帳之四隅。以爲飾耳。江總詩。銀牀金屋挂流蘇。寶鏡玉釵橫珊瑚。劉孝威詩。機頂挂流蘇。機旁垂結綵。徐陵詩。流蘇金帳挂香囊。織成羅襪隱燈光。溫庭筠詞。油壁車輕金轡肥。流蘇帳曉春雞早。

若下水

吳錄曰。長城若下水。張協七命曰。荆南鳥程。豫北竹葉。即此酒也。輿地志曰。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村人取若下水釀酒。醇美勝于雲陽。又曰。若水亦若下之異名。七命所云。荆南鳥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荊州。然鳥程縣在今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

步有若溪夾溪悉生箭筈南岸曰上筈北岸曰下筈居人取下筈水釀酒醇美俗稱筈下酒劉夢得駱駝橋下蒨風起鸚鵡杯中筈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爲荆山出因名之張元之山城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荊州則烏程去荊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醢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別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所云酒則荆南烏程所謂荆南者荆溪之南也李賀詩樽有烏程酒爲君千里壽卽此也宋景文公送張說赴吳興幕詩政餘底處邀眞賞洲上風餐筈下杯

神氣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室空則形腐。人以神爲道。以道爲生。生道兩存。故長生久視。出修真訣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睡。養睡先須養水。而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爲九還。修真訣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吐納經欲爲道者。口常吐死氣。取生氣。慎笑節語。常思其形。陶宏景真誥

東坡論文選

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爲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僞。今日觀淵明集。可愾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閒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讓之。此小兒強解事也。予固不敢妄議。如楚詞九歌。凡十有一。孰爲可取。孰爲可刪。而文選僅取其半耳。至若李龍眠作九歌圖。則國殤神魂。便不能畫矣。然畫又非文選之比。

騎車

隋志曰昔諸侯武庫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猶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于閭毗毗曰此起于秦故張衡賦曰屬車九九是也

鋪礎

吳王射堂柱礎皆如伏龜。近吳袁宏宮賦曰海龜之礎。宋景文公作燕肅簡挽詩七兵榮贈冊沈礎黃龜。
跌用龜礎二字。

白字本草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者是漢人益之東坡本草一書豈可不熟如權德輿詩中邦均禹貢上藥驗桐君李羣玉詩注藥陶貞白尋山許遠游王績詩行披葛公注坐驗農皇軼杜甫詩藥舞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皆留意于此者

寒具

桓元愛重圖書。每以示賓客。有不好事者。正食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汚。元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

令洗手張彥遠食記。所謂上有晉人寒具油者是也。寒具二字出周禮。邊人注曰：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
齊民要術：食經曰：寒具，今之饅餅也。宋景文公持客詠：南窗蒲齒勝，食無寒具。蜜廚開，然則劉禹錫佳話。
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醺嫩黃深。夜來春睡澁于酒，壓壓佳人纏臂金。酒以捻頭爲寒具也。
卽餅子也。東坡集有此詩，言佳話謂之捻頭。

古硯

唐人詩偶忘姓名癖性愛古物終歲求不得昨朝見古硯蘭河灘之側波濤所擊觸背面生隙隙質狀朴且醜令人作不得讀此詩可謂好事之至硯之壞古可想矣劉禹錫詩黑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

煙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按潤州圖經云王羲之嘗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顏魯公華陽真逸顧況道號碑無年月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杜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按陶隱居叢傳曰隱居號華陽真逸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皮日休悼羽士詩大椿枯後新爲記仙鶴亡來始有銘且言前朝文集未有悼道士碑銘其用鶴銘可謂神奇

范蠡遊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印，明日致仕。魏泰難陳翼傳曰：范蠡收黃勾踐，乘舟于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舟於五湖，遊五湖見此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曰：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請守相州。畢仲詢幕府燕閒錄。

列女圖

此圖自密康公母至趙括母凡十五考之劉向傳乃仁智一卷世傳龍眠李公麟所作然按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列女圖一卷隋王廣有列女仁智圖一卷陳公恩有列女貞節圖仁智圖李氏之筆固當祖述于此又按後漢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畫于左右以自監戒紀本又後漢宋宏常燕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即命撤之觀此則列女圖又始於漢矣

養生

太祖召華山陳搏問養生之術。搏曰：得便宜處再莫去。上大喜。胡訥見
聞錄任惠公晚年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而有悟耳。所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春明退
朝錄

宅經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宅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魯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

碧落碑

藏
書
卷十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冰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牂孝子李訓等爲母造道門尊像唐權遠記其一曰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堪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洛中紀異沈義飛昇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詔書拜義爲碧落侍郎碧落天也列仙傳唐霍楚賢有碧落賦多奇語今錄于此

散幽情于曩昔。凝浩思于典墳。太初與其太始。高下混其未分。將視之而不見。欲聽之而不聞。爰及寥廓。其猶橐籥。輕清爲天而氤氲。重濁爲地而盤礴。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其色清瑩。其狀冥寞。雖離婁明目兮。未能窮其形。其體浩瀚。其勢瀾漫。縱夸父逐日兮。不能窮其畔。浮滄海兮氣渾。映青山兮色亂。爲萬物之羣首。作衆才之妙觀。至妙至極。至神至虛。莫能測其末。未能定其初。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曜。日月憑之而居諸。非吾人之所仰。實列仙之攸居。爾乃遺塵俗。務遐聞。養空棲無。懲忿窒慾。凌清高而自遠。振羽衣以相屬。七日王君。永別猴山之上。千年丁令。暫下遼水之曲。別有懷異俗外。流念仙家。撫龜鶴而增威。顧蟪蛄而自嗟。乃鍊心清志。洗煩蕩邪。凝魂于祕府。馳妙于演說。雲梯非遠。天路遐賒。情恆寄于綿邈。願有託于靈槎。

分風送船

荊州記曰洞庭湖神一曰宮廟過客祈禱能分風送南北拾遺記船漢曹毗詩分風爲二劈流成兩劉剛詩迴
槳乘派水舉權逐分風正謂此也漢鄭宏少時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問宏何所欲宏識其神人
也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樵風水經曰鄭宏少以清節自居恆躬採
伐用資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曰汝不欲及
鄭公風耶其感致如此宋之問詩歸舟何路遠日暮便樵風秦系題鏡湖野老所居詩湖裏尋君去樵風
送往返孟浩然詩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皮日休詩海月爲京信樵風送酒船胡文恭公詩雨別荆臺
夢風迴越水樵錢公輔詩仙客常因一箭贈樵風長到五雲間允初徵鏡湖故事詩將尋煉藥井更逐賣
樵風楊億送越僧詩花雨六時飄講席樵風千里送浮杯曹唐詩濯足樵風波振衣禹穴顛吳奎詩樵風
漾歸舟飄然一葉輕分風南北蓋不止若耶溪也

賀雪

賀雪之禮起于唐李洞詩賀雪已成金殿夢看漆終負石樓期劉庭琦詩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李嶠詩大周天闕路今日降神車韋應物詩廟跡編鷺末蹈舞豐年期正是賀雪時所作也然唐故事雪中多宣羣臣宗楚客詩太乙天爲水蓬萊雪作山徐彥伯詩瓊樹留宸闕璇花入睿詞張說詩含花雪告豐李適詩寫曜銜天藻呈祥碑御衣此皆是雪中侍宴應制也唐類表有賀雨雪表一卷賀表亦始于此

五夜

漢舊儀曰中黃門待五夜謂甲乙丙丁戊也唐太宗所謂甲夜理事乙夜觀書者本此顏氏家訓曰或問

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必以五爲節者。言自夕至旦。經涉五時。雖冬夏之晷。長短參差。而盈不盡六。縮不至四。進退五時之間。故曰五更也。唐韋瓘嘗問劉禹錫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相更迭耳。而又有子夜何耶。瓘時有子夜者。善歌。子夜。女子名也。故李義山云。鶯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太白亦有子夜歌行。韋瓘以子夜爲五更之數。非也。又有所謂午夜者。爲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李長吉七夕詩。羅幃午夜愁。韋少陵所謂午夜。漏聲催曉箭是也。猶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江風徹曙不成睡。二十五點秋夜長。李商隱詩。金殿銷香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惟此三詩言點也。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遄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暎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禁城鐘鼓五更已竟而外間刻漏方交五更殺五更後禁城不復更擊鐘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唐王建詞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遙聽帳裏君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本朝王岐公宮詞焚香先熨赭黃衣恐怕陽臺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是立班時質之二詞禁中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翼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表受事則凡應奉早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所謂上直鐘聲者禁中五更曉鐘也岐公所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中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耳至如郊祀大祀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外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更平分須曉乃竟故奉常禮皆於宮漏之外

圓覺

誓說命厥德修罔覺。只一覺字。孟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凡兩言之。亦十字。圓覺經中說覺字。及圓覺菩薩號。共一百八十覺字。是何言之之切。悟之之艱也。如華嚴經梵行品一連用三十七耶字。又二耶字在前不連文。此一品連用耶字之勢甚衰。是蓋譯罔之功也。

青硯

古人多用青硯。蓋端歛始著乎唐耳。庾肩吾謝銅硯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硯譜曰：淄川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曰：李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不耗。後歸期，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曰：惟此石彈丸能生水，索之良苦。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東坡雜說曰：陸道士蓄一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斜月紋，甚能光墨而宜筆。今山川記載，蔡子池青石，可爲硯，正此之類也。

翠翠

陸放翁嘗問余曰。比在成都市時。見綵帛鋪。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稀康翠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班婕妤自悼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

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少卿章帖嘗官于蜀持吳羅縠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海潤吳湖之帛色皆淪變惟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畜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銀之故其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卷什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曰紛披風什五臣注曰十篇同卷謂之什今之詩家作一篇連曰什非也柳子厚答沈起書曰今乃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宋景文公詩集選自樂周人什偃息終非魏國藩此方用得是

緯略卷十一

儲胥

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長楊賦曰木雍搶襲以爲儲胥顏師古曰儲時也胥須也以木雍搶及纒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景文公傷孟昭圖詩密疏叩儲胥又待宴詩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詩至今三籍在儲胥答朱彭州詩九蕃宮樹老儲胥又續春詞蒼龍驅暖入儲胥其實儲胥乃宮宇之名露寒是名儲胥何爲不是名

豕芥

莊子曰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壘也豕芥也是時爲帝者也郭注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爲主故曰是時爲帝者也孫興人方所謂五芥散凡五味木猪芥爲主故曰五芥其法蓋與莊子之言合

周祗月賦

謝莊月賦曰日以陽德月以陰靈唐沈明賦曰日有陽靈月有陰靈擅扶光于東沼嗣若英于西溟宋周祗月賦曰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以明日月待終而夕暎其狀也氣融潔而照遠質明潤而貞虛弱不廢照清不激汗意氣之高不在謝莊下也

結縛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結縛二升結縛屢之屬即縶子也音梁劉孝綽謝晉安王寶融啓曰龍營傳甘退賊可陋紙隨稱貴追覺失言吳地理志曰縶子如麻取以爲縶甚美又如所謂縶縶縶天暖未能多致凡縶縶之屬雖甚玄微未有不出于古人之法也

五色雁赤雁

漢書郊祀志曰宣帝於河西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雁集殿前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雁昔武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故班固曰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禮樂志曰赤雁集六粉員殊禽難五采文孟康曰爲雁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即是五色雁矣許敬宗詩塞門朱雁入郊藪紫麟游元稹詩池籞呈朱雁壇場得白麟

東南一尉

周庚信慶平郡表曰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樂殊異至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容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于北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揚雄之言也此用得妙漢制郡置尉事體深重始鴻翔之高陵扶風之郡迄交趾之麓冷合浦之珠崖郡國一百三爲都尉治者九十有四班固志中並不及此可謂闕典之大者其他如關都尉農都尉關國都尉匈奴都尉漢都尉玉門關都尉有官制所名者有因事擬置者如王孫一作爲右輔尉梅福爲南昌尉趙廣漢爲京輔尉尹翁歸爲宏農尉毋將爲沛郡尉

錦瑟

唐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唐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聲感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感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賈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新舊火

隋書王劭傳曰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于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金像銘

北齊邢子才金像銘曰妙形難像至理希全形之所及理亦在焉神儀內瑩寶相外宣應靈勝響威發大千圓光照耀英被無邊託銘斯在曠劫方傳此數句佳作也比年得一金銅菩薩像真所謂神儀內瑩寶相外宣者唐李嶠有金銅瑞像記蓋屑金銀珠玉七寶以範之此菩薩像縱非六朝亦是唐舊物近代未

嘗作此也。

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遊至海上。宮殿甚盛。筆瀟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覺。禁鐘已鳴矣。平甫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幾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卒。會夢與平甫會。固弔之。平甫笑不止。旁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宮矣。樂非塵世比也。
記雜 如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賀作白瑤宮記。陶宏景爲蓬萊都水監。固有此事也。平甫女名茂者。有刻石曰。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子固之文。不復見矣。

東坡曰。余在穎川。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何爲問之。此乃福地之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相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歸。過仇池。有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又東坡范景仁遊洛中詩。薛平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暮。于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石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磐石。四字升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神仙宮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括異志。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人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接轡于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歐陽仲淳父曰。常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明年卒。東坡有詩。死爲長白山主。名字書絳闕。按松漠紀聞。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之。必致蛇虺之害也。

秦節二卦

真宗召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爲泰。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于臣。則臣上承于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位上。則地無由得交于天。天地不相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于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石介二初 皇佑中。待制王安國。通英開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仁宗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公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當慎命令。節飲食燕樂。上大喜。

文火

顧況茶論曰。煎以文火細煙。小鼎長泉。皮日休茶詩。山謠縱上下。火候還文武。王季友詩。煉丹文武火未成。賣藥販山不販名。如周質詩。屋雪凌高樹。山茶稱遠泉。頗類所謂長泉矣。長泉二字尤佳。姚合詩。酒用林花釀。茶將野水煎。張衡詩。簾冷月中。茶香竹裏泉。皆不及姚合詩。所謂酒用林花釀。以花釀酒。當是醱釀酒之類。景龍文館記曰。賜近臣酒。乃用醱釀二字也。

松煙石墨

趙氏墨經曰。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墨。自漢貴扶風陰廩移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陰廩大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取廬山松煙。唐貴易州。路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宜州黃山松。歙縣黟山松。羅山松。李氏以官。歙之松類易水之松。沈存中延州石液墨詩。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今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如存中詩所云。則北方固自有所謂文墨矣。

三代鼎器名

商鼎	周鼎	魯鼎	宋鼎	得鼎	大鼎	龍鼎	盤鼎	子吳鼎	叔夜鼎	父甲鼎	龍生鼎	師毛敦	周康敦	仲駒敦	叔留敦	仲酉敦	虞敦	尹敦	周敦	周公彝		
文王鼎	饒姜鼎	晉姜鼎	宋公鼎	朱君夫人鼎	庚鼎	始鼎	辛鼎	陀鼎	公絳鼎	師賓鼎	季嬭鼎	父丁鼎	召夫鼎	師愷敦	應侯敦	孟金敦	饒姜敦	冀師敦	始敦	牧敦	邾敦	召公彝
周公鼎	鄭伯姬鼎	孔文父鼎	單閼鼎	東宮方鼎	乙鼎	樂鼎	癸鼎	東宮鼎	子師鼎	父乙鼎	父癸鼎	蟬文鼎	師穀鼎	周姜敦	屈生敦	刺公敦	散季敦	龍敦	何敦	戡敦	內史彝	魯侯彝

莊 略 卷十一
 邢 鍾， 沈子 鍾， 欲 姬 鍾， 品 伯 鍾， 楚王 鍾， 季 嬭 鍾， 父 乙 鍾， 父 辛 鍾， 仲 父 鍾， 伯 鍾， 形 鍾， 亞 鍾， 小子 師 鍾， 書 鍾， 毛 乙 鍾， 饒 叔 鍾， 幸 遠 鍾， 許 子 鍾， 元 子 鍾， 南 和 鍾， 孟 和 鍾， 章 子 鍾， 虎 鍾， 祖 辛 鍾， 父 丁 鍾， 父 辛 鍾， 父 庚 鍾， 父 戊 鍾， 己 畢 鍾， 孟 帶 鍾。

伯 宗 鍾， 鷹 伯 鍾， 仲 舉 鍾， 單 問 鍾， 祖 戊 鍾， 父 癸 鍾， 父 丁 鍾， 母 丁 鍾， 商 鍾， 飲 鍾， 尹 鍾， 伊 鍾， 庚 父 鍾， 父 子 鍾， 乃 子 鍾， 莫 放 鍾， 伯 鍾， 專 鍾， 走 鍾， 分 事 鍾， 召 公 鍾， 魚 鍾， 父 戊 鍾， 中 鍾， 商 從 鍾， 大 甲 鍾， 丁 青 鍾， 祖 己 鍾， 己 鍾， 父 乙 鍾。

楚 公 鍾， 司 容 鍾， 單 從 鍾， 交 父 鍾， 商 癸 鍾， 祖 乙 鍾， 父 己 鍾， 師 餘 鍾， 五 鍾， 龜 鍾， 應 鍾， 仲 父 鍾， 高 姜 鍾， 父 己 鍾， 母 鍾， 寶 德 鍾， 父 丁 鍾， 商 鍾， 遲 父 鍾， 許 子 小 鍾， 朝 事 鍾， 叔 寶 鍾， 祖 戊 鍾， 太 甲 鍾， 父 癸 鍾， 庚 鍾， 商 鍾， 父 己 鍾， 舉 鍾， 祖 乙 鍾。

一八三

莊 略 卷十一

伯 鍾， 父 甲 鍾， 父 辛 鍾， 叔 高 鍾， 張 仲 鍾， 子 斯 鍾， 姬 寔 鍾， 仲 虞 鍾， 叔 區 鍾， 張 伯 鍾， 祖 戊 鍾， 伯 鍾， 伯 鍾， 周 陽 侯 鍾， 孟 鍾， 飲 鍾， 師 准 鍾， 商 鍾， 母 乙 鍾， 父 己 鍾， 趙 鍾， 沈 子 鍾， 茲 女 鍾， 甲 子 鍾， 丁 舉 鍾， 同。

古三代鼎器名見于圖書者，會粹于此，將有考焉。

房中樂

詩曰：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人君有房中之樂。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詩譜曰：路寢之常樂。國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后夫人亦用之。王肅曰：關

飲 鍾， 主人 舉， 賓 鍾， 師 冥 鍾， 劉 公 鍾， 史 黎 鍾， 單 鍾， 田 季 鍾， 紀 公 鍾， 季 姬 鍾， 齊 侯 鍾， 壽 鍾， 伯 鍾， 仲 鍾， 父 乙 鍾， 伯 鍾， 周 鍾， 兄 葵 鍾， 父 甲 鍾， 祖 戊 鍾， 諸 友 鍾， 季 鍾， 象 鍾， 平 周 鍾， 伯 鍾， 武 安 鍾。

釋 鍾， 癸 舉， 左 父 舉， 師 冥 鍾， 太 公 鍾， 姬 鍾， 仲 庚 鍾， 寒 戊 鍾， 義 母 鍾， 季 鍾， 尹 鍾， 史 鍾， 應 鍾， 鄭 鍾， 庚 鍾， 冀 鍾， 母 辛 鍾， 祖 癸 鍾， 王 伯 鍾， 伯 玉 鍾， 父 丁 鍾， 父 庚 鍾， 寤 鍾， 熙 之 鍾， 軾 家 鍾。

一八五

一八四

雖至若後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鶴巢采藥矣周房中樂秦始皇三十六年改曰房人所謂房中樂者婦人禱祠于房中者也惟宮人用之漢房中祠樂本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亦楚聲孝惠二年詔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籍管更名曰安世樂宋書樂志曰魏文帝黃初二年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乃改爲正始之樂明帝太和初經裴奏魏國初建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享之意後省漢安世詩無有二南風化天下之言又改曰享神歌隋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天高地厚述以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爲皇后房內曲命婦人登歌上壽並用之

珊瑚筆格

錢思公珊瑚筆格詩蘊粹滄波遠搜奇鐵網勞柔條鑽火樹麗景奪星旄義倚棲油几枝疎薦兔毫寶附光互映翠匣價相高鈎欄標祥麟人須詠楚騷休將鐵如意碎擊爲爭豪北朝徐陵以珊瑚閣筆羅隱詩徐陵閣筆珊瑚架絕勝寶朋玳瑁簪用珊瑚架三字甚新錢思公詩愛珊瑚筆格常爲子姪輩竊去公徐徐出錢許得之者自書即與之錢如此者豈不下數次公欣然容之思公詩體謹嚴如以蜀紙端硯寄仙芝詩賦置裁巧部蒼崖映越溪展時雲冉冉呵久露漙漙平滑通熟素精細類篆跡輕于漢宮數碧似夏王圭細軸聊開卷銀鈎且醉題即時封密詔別有武都泥此詩與前詩一律

荷況雲賦

楚荀況雲賦曰有物于此居則同靜致下動則兼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于毫毛充盈于天宇冬日作寒夏日作暑此數語甚奇荀況文章少見故錄之曹植吹簫贊曰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簫吐潤浮氣蕭蕭上二句亦奇

虹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蜺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而蜺見于日衝無蜺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蜺蜺在東蜺常見于旁四時常有之江淹赤虹賦曰赤蜺電出蜺蜺神隱隱以變依稀不常此正所謂蜺也惟雄虹見歲有月釋名曰虹陽氣之動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故莊子曰陽炎陰爲虹

詩用六經字

司馬相如詩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華尾永爲好庚信詩絳毛新鶴子盤根古樹低此書中好字用者絕少又如簡文帝詩螢飛夜灼灼思夕嚶嚶鮑容詩列樹六字下雖沈約詩蝶逢花搖漾燕值羽差池王維詩設置守鸞鏡垂釣倘遊鱗錢起詩露濃蘆花落月冷沙鷗飛白居易詩鳥頭因鴈白魚尾爲勞類詩注曰魚勞則尾類用詩中字尤奇又用月令中字如賀朝清詩流鶯拂柳羽二月上林期張協詩鷹飛日夜分雷動寒暑轉胡致隆詩細雨來時應角解春風歸日馬蹄香宋之問詩祭魚常見類飲水長驚猿宋元憲詩花寒陰鶴警霜早廣盤疎錢起詩護把樽中物無人啄蟹匡此又用禮中字一經采化便覺神明

全與用史傳中字不侔也

辟雍

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注曰文王立璧臺作璧園璧召合樂以落之又曰鑄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曰武王於鑄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此周之制也禮記外傳曰虞曰庠亦曰米廩以侯養之穀于學中夏曰序商曰辟雍周曰辟雍亦曰太學東漢其言四代之學尤明今詩有辟雍之詩又有泮宮之詩而周禮獨不載辟雍之禮但曰成均之法成均惟周禮有之他書亦不載也

靈臺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變象察妖祥詩記歷樞曰靈臺候天意也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緯學二說皆極其至鄭箋不能闡四字曰文王既出美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此蓋思所以闡三字意宜德察微矣劉向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池沼掘得人骨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三輔黃圖曰周靈臺在長安西五十五里公羊莊公三十一年注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然雖候上林漢制曰清臺日至書臺魯則曰觀臺耳

八柱

孫綽天台賦曰八柱挺森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李善注引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黃岡東所謂黃岡東者招搖之山也五芝在天台固自有之不應八柱遠取招搖之山按臨海記曰白石之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柱之所植又地理記曰天台山有八柱嶺此尤曉然梁褚先生詩雖謂重三珠終焉說八柱張九齡詩分庭八柱樹肅客兩童子盧綸詩玉壇標八柱金井識雙桐皆用八柱事也

黃庭圖

黃庭經修煉吐納之妙有修成子注有梁邱子注有尹真人注有白履中注有李子乘注有蔣慎修注有趙遜子注又有五家注其要而易明者莫如圖有黃庭五藏圖黃庭內視圖黃庭內景五藏六府圖補瀉圖子胡僧撰黃庭外景圖五藏導引圖黃庭圖體訣可謂盡其妙矣東坡書黃庭內景圖後光道師差辰序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畫二人像其後筆勢爲妙遂爲希世之寶嗟嘆不足故復贊之曰太上虛皇出靈籙黃庭圖三字仙髯著兩卿相後先英妙夾侍清且妍十有二神圖二字豎巖巖堂堂入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鶴養兩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旋問誰遺化老龍眠山谷次韻子瞻書黃庭尾付蓬萊師琅函絳簡蕊珠篇寸田尺宅可斬仙高真接手玉宸前女丁來謁藥六研金鑰閉欲形完壁萬物蘊靈正秋天使形如是何塵緣蘇李筆墨妙自然萬虛拱手書已傳傳非其人恐非真當付龍藏九淵懸侯奉告請周旋緯蕭探手我不眠二公之旨施於經相尙爾而況圖訣之益乎

成公綬乾文

晉成公綏天地賦曰：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時據於參伐，青龍垂尾于龜房，元心匿首于女虛，朱鳥奮翼于星張，帝星正坐于紫宮，輔臣列位于文昌，垣屏絡繹而珠連，三台參差而雁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敘事之妙如此。

漂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飯信數十日，越絕書曰：伍子胥至漂陽，見一女子擊絮于澗水中，子胥曰：豈可得浣乎？女曰：諾，即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與之，子胥謂女子：毋令露之，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澗水之中。吳越書：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泝統爲事，郭象注曰：其藥能令手不皸，故常泝泝，故常泝泝也。宋景文公詩：藥有不龜方，擊絮管無妨，亦以漂爲擊也。

新宮銘

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珉盤礎，鏤檀棟橈，碧瓦鱗差，瑤階肪戩，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儼，昌明樞闥，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龜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觀，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幢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徹，鳳歌諸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靈，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東坡遊羅浮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盡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人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躋空仰塗，綺輪輪囷，其三其末云：五雲書閣，史蔡少霞書，余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問有五雲閣史之說，魚車瑞雲之語，迺逸叟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其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元卿之文，麗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記于此，以證坡注之誤也，集異記曰：蔡少霞夢衣鹿帽，人召去，石碑之側，謂曰：召君書此，二青衣僅至，一擲牙箱，內有紫絹文書，一齋筆研，令少霞法此而寫，少霞援筆頃刻而成，因覽讀之，乃蒼龍溪宮銘，遂寤，急命紙筆紀錄，或往視之，筆跡宛有書石之態。

窮奇

山海經曰：封山有獸，狀如牛而蝟毛，名曰窮奇，食人，或云窮奇，聞人闕，遁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張揖注上林賦曰：窮奇，其音如狗，鳴食人，神異記曰：西北有獸，狀如彪，有翼，名窮奇，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無過，人有德行而往，抵掌觸之，人有凶德而往，詆迎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常，咤人回轉，向天而笑，神異經曰：西方荒中有獸焉，狀如彪而身大，毛長尺許，皆如龜毛也，人面彪足，口有猪牙，尾長一丈八尺，名曰檮杌，此獸食人，又曰：饕餮，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左氏所載，不才子曰窮奇，曰渾沌，曰檮杌，曰饕餮，皆

獸名也，今錄于此。

承明廬

范雲詩：伊昔嘉惠，出入承明宮，盧象詩：召入承明宮，聖人借顏色，此言承明殿也，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劉孝綽詩：步出金華省，遠望承明廬，此言殿中直廬耳，西都賦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亦藏書之所，大雅之林也，嚴助爲會稽太守，帝賜璽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揚雄傳：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李尋待詔黃門，得預入直，而曰：久汗玉堂之直者，言直廬在玉堂外，亦猶承明之有廬也，翼奉曰：孝文時，未央宮無高門，麒麟殿獨有前殿，曲臺溫室承明耳，霍光傳曰：太后車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罪狀昌邑王，是豈太后所御之地，是必諸帝常所臨御也。

方諸

物類相感志曰：方諸，巨蚌也，向月以器承之，得三二合水，亦如朝露，淮南子曰：方諸見月，津而爲水，注曰：方諸，大蛤也，陰燿之具，摩挾令熱，向月則有水生，故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謂之方諸，明水陳饋以爲元酒，唐國四子：禪取明水用之，李敬真曾入九月中，取蚌蛤一尺二寸者，依法拭之，至半夜，得水四五斗，楊文公詩：九天青女霜添玉，五夜方諸月溜津。

潮繫日月

抱朴子曰：日之兩潮，一日一夕，各入地中，故一日一夕而有兩潮也，海潮賦曰：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及晦而絕，過朔則隆，月弦則小，月望則大，至又曰：日激水而潮，月離日而潮，大海潮志曰：詳其潮水之起，若釜鼎之沸，沸則煎沫而溢，出究其本，祇平于鼎釜，若沸溢則加倍之也，嘗聞南海洲採珠人說：每一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人持之，潮來必動繩，岸人共挽之，助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聞雷鳴，水幸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漲入浦，激矣，是陰陽二氣交作而變，日月爲二氣之母，潮隨二曜，蓋不虛耳。

封禪

河圖真經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史記封禪書曰：齊威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必義，禪梁父，神農氏，封泰山，炎帝，封泰山，顓頊，封泰山，帝嚳，封泰山，堯，禪梁父，舜，禪梁父，禹，禪梁父，湯，禪梁父，周成王，封泰山，在平陽，三風，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治，是以中間遠者千有餘歲，近者數百載，其儀不可得記，桓譚新論曰：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白虎通云：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二君，張華封禪儀曰：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證驗可知者，十有四。

洛水無冰

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釋也，水釋釋光曜也，述征記曰：水底有界石，故上無冰凍也，易乾鑿度曰：帝盛

據之應洛水先溫先儒言洛居天地之中其氣晏溫故曰溫洛蘇味道牛鳳及有和受圖溫洛詩亦言溫洛唐驪山溫泉亦以其下皆生壽石故溫也李賀詩華清源中壽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

八紘八極

淮南子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穴澤；南方曰大夢，曰皓澤；西南方曰資洛，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象安；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僇，曰炎土；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迺有八極。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也。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緇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注曰：中土，冀州也。

接花

山谷接花詩。薤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彈斤。接花之法。惟見劉禹錫詩。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股花。

鹽田

鹽田在河東鹽澤其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亦無盡不沃則無之張液池百步其鹽多少隨月增減也又有鹽井者蜀都臨邛縣二井一是火井一是鹽井若取鹽井以火井煮之解水得鹽四五斗若非火井煮之不遇一二斗矣又有青池鹽其鹽正方廣半寸其狀扶疎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沃種之歲月久卽生此鹽又有草鹽者襄沔記曰龍巢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生紫菱四邊青泥十一月中池左右十餘里地草上如霜彌日不釋晝之乃鹽味世謂之鹽花山又有鹽根者亦名太陰元精石出河中解縣鹽池中本鹽根也往往池邊近水采之則得其色理如玉質形狀如龜甲黑者不佳黃白明淨者上

漬生麴

太平記曰：大夫蚤來，已食一碗，潑生麪矣。太平記，唐人所作。賈平曰：潑生麪，疑自今之略生麪也。如冷淘，則杜詩「槐葉冷淘」之外，無所見也。今之食麪，俱曰湯餅。按後漢梁冀傳：「進煑如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明帝食以熱湯餅，汗出，以衣自拭，色轉皎然。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宗懷荆楚歲時記曰：六月作湯餅。庾闡賦曰：「當用輕粉拂取輕麪。」輕麪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綆，白如秋練。此謂之湯餅。齊高帝所嗜引水麪者，此也。束皙餅賦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蓬煮麥爲麪。又曰：「三冬冽寒，充虛解渴，湯餅爲最。」又曰：「振掌握，搦拊搏，麪齏離于指端，手盤回而交錯。」煮用手爲之也。今北人謂之冬饅饨，春饅饨，李正文刊誤曰：「舊未就刀貼，皆掌託爲之。刀貼既具，乃云不託，俗乃用饅託二字也。」方言曰：「餅謂之饅，或謂之」

續略卷十
下

純鯢鮓之名見于此。范仲讀冲元墓其父元祐間。爲東平府直隸。謂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遣外廚。訊其所以。其供曰。硬作熟凍。湯深煮久。

一九六

緯略卷十二

讀碑

後漢補衡讀蔡邕碑一覽能誦惟石缺二字不明因書出之魏王粲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記乎誦之不失一字楊修從曹公讀陳寔碑既去恨不寫取修適誦之馳使往勸惟石缺二字不同耳南齊范雲爲竟陵王學士當時讀秦始皇刻石文鑿誦得之張說詩會葬知元伯看碑識蔡邕

習外國事

漢鄭吉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督外國事谷永上疏訟陳湯書奏天子出湯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馳驛上書願發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首湯多奇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湯宣室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燕人王恢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不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趙充國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黃香曉習邊事每出軍轉運調度動得事宜郭涼爲將通經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三韓紙

韓子答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黑如點漆光浮水所謂三韓紙者卽蠶紙也宣和殿書畫碑卷盡用此紙右軍以蠶紙書蘭亭帖然晉宋自有一種紙長丈

餘就船鈔之謂之置紙黃太史謝鄭開中惠高麗書時會稽內史三韓分送黃門書省中子蒼用三韓紙蓋本于此杜詩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東坡云潘谷作墨精妙難用高麗紙又孫莘老寄墨詩云祖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推潘翁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地在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有二十國其地與獯狁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地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爲王辰都月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焉

古器

古人好事皆極其至如古鐘鼎彝器尤所愛尚其有識文者非獨其器可玩其文尤奇古其間有關於考訂者所補亦不少劉禹錫詩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鐵皮日休詩室惟搜古器錢只買秋杉張籍詩每著新衣看藥籠多收古器在書樓如三公詩可見好事之至又如楊衡詩拾薪遇遺鼎探穴得古鼎此又希闕之遇矣郊祀志曰汾陰得鼎大異于秦鼎文鏤無款識其所以旨此者亦以款識爲尙蓋可考也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

桂蠹

南粵傳曰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蟬蟲也蘇林曰漢舊儀嘗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漬之以蜜食之也金樓子曰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遂煎桂以蠹而成病正謂此也宋景文公詩幾枝北道梅傳信一器南方桂補羸

牛膝酒

酒譜曰酒多飲虛人脾氣脾主四肢久飲成疾惟酒用牛膝能補重腿輕筋骨且不失和甘之味亦飲者所宜造法每醇酒一斗用大木瓜二兩之而實以牛膝四兩浸之以醇酒酒竭旋益俟其清爛乃出之以熟艾末四兩同研爲丸桐子大空腹下三十九此良法也方書中絕無此方又明白簡易故采之

柳書陰符經

蔡端明曰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余觀此書非惟柳氏筆法遺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滿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在上與霹靂旁達凌其粹精流爲聰明此四句精絕不似唐人詞章至曰確谿之遇合金匱之秘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龜鼎

孔懷獲龜放之餘千溪鑄一鼎刻之曰孔敬康沈之于水梁天監三年安豐獻一角元龜武帝鑄一鼎沈于得龜處二事絕相類古今鼎會稽後賢傳曰孔愉至吳興餘干亭放龜溪中龜反顧視愉及封此亭印三龜龜首回屈如顧顧榮緒晉書曰愉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北齊趙儒宗龜詩儒蒙一曳尾當爲慶回頭劉禹錫詩朱輪尚憶羣飛雉青綬初懸左顧龜陸龜蒙詩鵝銜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王

仲情送越帥程公關詩一塵召得山川勝金紐新提左顧龜殊不言鼎也

崑崙邱贊

郭璞崑崙邱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嶮然中峙號曰天柱前四語殊清壯所謂邱者按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窮有大山曰崑崙之邱所謂惟帝下都者按搜神記曰崑崙之山是惟帝之下都其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者按史記曰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觀所謂崑崙者乎又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爾雅曰西北之羌有崑崙之墟其曰西羌之字亦其墟也龍魚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故曰崑崙中峙號曰天柱郭璞之文精切如此一一皆援據文章而欲苟作難哉葛仙翁傳曰崑崙一曰元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閼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仙人所居也

砥柱銘

水經注曰砥柱山名也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魏徵有砥柱銘其壯語僅曰旁臨砥柱北眺龍門茫茫舊迹浩浩長源黃太史曰吾愛魏公之爲人故其作砥柱銘時爲好事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然九成宮醴泉銘亦魏公之文也其曰東越青齊南臨丹嶽獻琛率寶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圃地列州縣人充編戶又曰雲氏龍宮龜圖鳳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距頌不輟筆無停史亦壯語也

秋蘭

秋蘭古人最所鍾愛一經靈均風騷之士誠知慕焉九歌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非兮襲予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張衡思元賦曰綴幽蘭之秋葉東京賦曰芙蓉覆水秋蘭被屋魏武帝陌上桑曰柱杖桂枝佩秋蘭曹植迷迭香賦曰芳華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英芝又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又詩秋蘭被長坂晉傅元秋蘭篇秋蘭蔭玉池池水芳且香又詩秋蘭豈不芳鮑肆亂其芳元鼓吹曲又曰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陸機詩氣味秋蘭若潘尼詩流聲馥秋蘭一秋蘭之微而詞人寄寄如此是亦懷貞挺秀可以比德歟比從永嘉移本大略如蕙擢花八九月之交香特重于春蘭也

巫咸山賦

郭璞巫咸山賦曰爾乃寒泉懸涌浸流流帶林薄蕭蕭幽蔚隱藹十六字奇甚右軍蘭亭記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晉人文章清暢如此宋支曇詒廬山賦曰南面嶺嶺北背道帶懸壑分流以飛瀄七嶺重嶺而疊勢殊不及其從容自在也

鴈牙

後漢書輔祭牙文曰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宋王誕祭牙文曰敬建

崇牙顯威靈。鳴金振聲。無戰有寧。宋鄭鮮祭牙文曰。崇牙肇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其文五家。涉漢晉宋。皆曰祭牙耳。唐萬歲通天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始有祭牙文曰。施頭首建。將士聽誓。星辰替掃。冰清朔裔。禱牙見于此文。尾曰。急急如律令。元和十年。東川移鼓角樓。亦有禱角文曰。整齊三軍。以時經緯。吹擊雷動。一方風雨。用和于聲。然則角亦有禱祭之禮。聲類曰。禱師。三字引是類是禱。曰。師祭也。吳胡綜有黃龍大牙賦曰。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制其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數語亦佳。漢武北伐。作太乙錄。旗所謂取象太乙。亦準此也。

衛夫人

杜詩。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蓋謂夫人善鍾繇書法。能正書。王逸少師之。殊不知夫人爲誰也。按衛夫人。衛姓。名鑠。字茂。晉汝陰太守李距之室也。

潤筆

王岐公撰龐顯公神道碑。其家以古書畫杜荀鶴及第時試卷爲潤筆。薛紹彭書米元章會稽公襄陽公丹陽二夫人告。以智永臨右軍帖爲潤筆。可謂奇古之甚。

三十六鱗

段成式與溫庭筠書。藍紙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篇猶得裏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魚三十六鱗也。宋景文公詩曰。看軒結轡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六六也。又詩。歸從鶴翅六六間。蓋鱗車三十六乘。沈氏筆談曰。鯉魚當骨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鯉文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陰璞

曾南豐謝實錄院賜研紙筆墨表曰。陰山堅石之璞。蘭亭芳松之煙。妍妙輝光。水苔之質。圓和正直。秋兔之毫。其表于筆墨推美之辭。固爲精極。然陰山之璞。蓋用晉傅元研賦曰。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此賦之妙。壓倒古今。衆作正爲此句第一。一句之中。又以潛璞二字爲妙。今若用堅璞。或恐研有怨言。李賀研時。孔研寬顧何足云。亦病其堅耳。曾公以未知研也。

青女

楞嚴經曰。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曰。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曰。青女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如二公皆以青女爲霜雪神。荆公所謂日高青女向橫陳。胡文恭公所謂青女儵飛一夜霜。杜詩曰。飛霜任青女。亦以爲霜也。如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光。驟景而已。李商隱詩。青女丁寒結夜霜。義和辛苦送朝陽。楊文公詩。九天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可謂奇句。

艾

楚辭。藉芳艾于重茵。謂蘭芷之不香。又曰。屈服艾以盈腰。今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爲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瑤之艾賦。乃曰。貞灰與邪煙迭御。芳煙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蘭妖。

而珍。故言堯則桀對。桀則艾因。是蓋與驤相反。其亦不爲無意也。瑤之又有艾贊曰。蕭蕭靈艾。蔚彼情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何其拳拳于艾如此耶。

太史圖法

夏太史終古。見桀或亂。出其圖奔齊。晉文。圖七字。亂以其圖法歸周公。按左氏所謂太史辛甲。圖四字。史此天子史官也。至于諸國。亦各有史。如所謂太史克者。魯史官也。太史書者。晉史官也。左史者。楚史官也。史隨者。齊史官也。命太史伯石者。鄭史官也。史華者。衛史官也。至于圖法。亦有國者所重。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晉王濬受孫皓之降。收其圖籍。得郡三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晉應詹爲鎮南將軍。督五軍。事平蜀。賦一無所取。惟收圖書。皇甫真隨慕容評收新都。一無所取。惟收圖書。北齊新術平定南淮。諸物一毫無犯。惟收典籍。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卷餘。

研巖

下巖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紫色。巖有兩口。其中則通爲一穴。大者取研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水口。即陳公密所開也。巖之北壁。石皆爲泉水所浸。巖中歲久崩摧。石屑驟塞。積水淺深。人莫能測。以是石工不復能采。今欲得下巖北壁石者。往往于泉水石屑中得之。巖南壁石。尙或可采。白紫觀後。亦罕得矣。此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潤可知矣。雖秋冬早乾。亦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北壁石眼正圓。有素綠碧白黑。數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覺。色皆少淡。上巖有三穴。上穴曰土地眼。其土故也。中穴曰梅樹眼。下穴今石工以爲中巖者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爲一穴。皆中巖也。土地巖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巖石色黑赤。眼亦如之。梅樹巖石微黃赤而帶字。中巖兩壁。與梅樹同而少勝焉。北壁石眼與字。石相類而少劣。龍巖石色深紫。眼少。有類中巖。半邊山者。半邊山。諸巖石色灰青。與下巖南壁石。中巖南壁石相類。但眼覺少耳。然半邊山巖眼極多。半邊山巖近南者。眼大。半邊山巖近北者。眼小。蚌坑石性堅頑。色深紫。有眼即黃白微帶青色。無瞳子。雖潤不發墨。眼偏邪不正。無暈有翳。又有黃坑石。與上巖石相類。新坑石與半邊山石之劣者相類。小湘峽在州之西四十里。其石類巖石而性軟燥。色深紫如蚌坑。

擊鮮

陸賈傳曰。數擊鮮。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書曰。暨登麥庶鮮食。孔氏傳曰。獲鳥獸。民以進食。又曰。暨登播。麥庶鮮食。鮮食。孔子曰。決百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此所謂鮮者。魚鼈也。老子所謂治國若烹小鮮者。亦魚也。張華詩。鷹隼始擊。驚虞人獻時鮮。時鮮二字亦佳。

歐宋唐書

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十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采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陽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嘆曰。宋公于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脩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于此日久功

緯略跋

往余從胡元端得高氏緯略將謀梓而不勝魚虎也遂不果謀丙午春友人姚叔祥得善本于曹能始戶曹視胡本最爲佳勝及能始敘來云是弱侯先生校本更知警對之勤非復一脫也顧讀之尙有疑礙因覓得同郡項穉玉家藏本則益女史條四十三字水滸條五字漢官條三字又得江陰李賈之本則益屬車條五十七字璣條四字而胡本亦增五夜條二字其他偏旁舛誤則三本互爲參定復百許字信夫他山之爲玉攻也梓竟復檢是書則援證極博閱實己意至於辨類集錄點摘新麗往往多醒豁人目第自慙騷招隱八風圍棋以及甄耗禡牙之類大都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少增損則知宋世篇集不復具存適取類書詩示宏肆耳善乎陳仲醇之言曰采拾多而評議寡真足爲此書照膽繡水沈士龍題

附錄

墨海金壺石印本補闕文二則曹學佺序一篇

漢甘露鼎詞源味句下闕文

去嵬傷刻以小篆元帝初元二年鑄一大鼎太如甕無足其文曰皇帝膳鼎刻以小篆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高四尺其文曰醴鼎刻以小篆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刻以八分書

筆囊

張安世傳曰安世本持囊簪筆張晏曰囊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有底曰囊無底曰囊簪者插筆於首南史劉杳傳曰著紫荷囊即安世傳所云也齊輿服志曰肩上紫紵荷囊世呼爲紫荷梁制尙書令僕射尙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典通今人用紫囊直曰紫荷之囊蓋兼二字而用之誤矣如蘇味道詩盛府題青囊殊章動繡衣徐彥伯詩思急青輪賜徂裝紫囊懸使用二字矣宋景文公詩毛脫荷囊筆塵昏寶帶金乃以荷爲平聲

序

夫均之一書耳。十人誦讀之而一人拈出。則九人相顧而莫知所以也。然一人拈出。則九人終身莫之遺忘也。豈非所謂耳根易入而淹貫者難爲功乎。予謂前人讀書。率有私記。浸淫成帙。臚而列之。則爲彙書。若雜亂無序。則曰聞曰記曰錄云爾。此終其身習用之。不可以示人。人見之掩口笑者。正所稱祕以爲寶者也。如蔡中郎帳中之祕。人必測度以爲異書。及取論衡而讀之。則亦何足祕之有。雜錄諸書。宋時爲盛。有會稽高繼古似孫所著。曰經史子略。已行之世。曰緯略。未有刻本。以緯言者。似欲待其續有所得。彙之而成篇也。或以補乎經史子之所未備也。但經史子略。予亦未之見。及查緯略。通考多引用之。而不傳何邪。金陵焦弱侯太史。素愛此書。予從張以恆借其抄本。以恆另寫一帙。兼有補遺。如世說引用書目。及李唐開科之類甚詳。且原本多訛。太史復從續古所探諸書校之。無害。予舟泊橋李。姚叔祥見過。問得異書不。余出緯略示之。授之梓而屬余序。噫。是安得經史子略而并刻之。

萬歷丙午春三月。閩中曹學佺撰。



序

益少之時，初入鄉校，聞游學子道先生之文行，願一識而未之得，既冠，始獲從先生游，聞有所著書，閱紀聞一百則，貫穿經史百氏之說，開抉古人議論之所未到，求而讀之，中心躍然，如入武庫，且喜且愕，於是力從先生求，廣其所未聞，又數年，先生復出，百則以示益，曰：吾之精力略盡於此，然世俗方以詞章華瞻相夸，吾書之出，恐未免有覆瓿之誚，亦姑俟子雲於後世耳。顧念非子莫可與言者，益因從而析之，合二百則，開以示人，其傳猶未廣也。雖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大羹不和，元酒之尚，典則存焉，先生此書，庸詎無知音知味者，而終於黔驢而已乎？其後十年，先生由大學登甲科，求官於時宰，嘗以示二百則，為所業投獻，口國陳公以為著書立言，宜為學官，遂俾錄成均之教政，時則乾道之己丑也，惜乎負抱儒業，晚得一命之爵，曾不得食寸祿而死，識者悲之。先生詩文甚多，散失無幾，未暇綴拾，然筆力高妙，其得意處，奮發太息，自謂前輩不減，今獨書肆中，有論十篇，乃先生為諸生時所為，曾見祭酒周公敦義者，或託以王龜齡侍郎之名，非也。若其場屋所試，不肯蹈襲時文，畦徑獨出，硬語橫空，排纂故往往不為有司所喜，開過明眼，則置高等，士之在太學者，能言之，益承學晚，謬於從游中，為日最久，常慮其書泯沒，故為序其傳授之大略，先生名善，字子兼，福州羅源人，其曰窗間紀聞者，先生嘗易以今名捫蝨新話云，淳熙元年孟夏朔日，門人錢塘陳益序。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一

文章以氣韻為主

文章以氣韻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久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勝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爾，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語無工夫，蓋是未窺見古人妙處爾。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蟾蜍，齊上下，一雙鴻鵠對浮沈，便有開關離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蕭蕭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隴，當與爾風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蕭蕭影搖千丈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為工，此如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比之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詩之雅頌即今之琴操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之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爾。琴中有鶴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古人有謂之雅琴，顧琴者，蓋古之為

宋 陳 善 著

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幽風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並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辭。漢帝大風歌，項羽拔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之操，蓋以始語名之爾。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知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瓌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瑟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文章造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過路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曰：大衆圍圍坐，勞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長短。

石髓

晉人盧無類多欺誕。予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視之則已爲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尤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溫潤不燥，打石見之，亦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此，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使康當時碎或楷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爲信，無乃又一徑庭耶。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當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隱隱映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耶。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畫記，鋪排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帳，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無韻語，殆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之文者，是果足以爲韓杜病乎？文中自有詩，詩中自有文，知者領于此語。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爾。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自

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喑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句鍛月鍊，至謂吟安一箇字，撚數莖鬚者，其用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論畫也。

東坡文字好嫵媚

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嫵媚。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件，其游戲翰墨，有不可遏，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猶吟紅翠，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蓋其自故如此。又嘗自言性不憤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肝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坡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磨治，盡去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撓象犀。還來輒自恬，留氣下暖臍。觀此時便可想見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士勝士，類是不能徇俗俯仰，其嫵媚玩侮，亦其常事。但後生慎勿慕其轍，或當如魯直所言爾。然予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峨峨，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挽吾足乃放噴。又嘗有詩曰：七尺頭顱走世塵，十圍腹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爾。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嫵媚，尙有事在。

歐陽公喜梅聖俞蘇子美詩

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切閑淡之語。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堯臣，此又可笑。

自怡前身

舊說房琯前身爲永禪師，裴師德前身爲遠公法師，豈世間所謂聰明英俊之士者，必自般若中來耶。近世張文定公爲涪州日，遊琅琊山寺，周行廡廡，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命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即楞伽經也。味經首四句，遂大悟流涕，知前生事。東坡前身，亦具戒和尚，坡嘗言在杭州時，嘗遊壽星寺，入門便悟會到，能言其院後堂殿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此皆異事。蓋由二公平生學道，性地純一，神觀清淨，於一念頃，遂見前世，予因論此，偶有所感，爾白公手把楊枝臨小坐，閑思往事似前身之句，以太息云。

辨前輩論古今人文長短

後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宋尚書云：老子道德經爲至言之宗，屈平離騷經爲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宗，左丘明言人事，莊周工言天地。此論得古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人者無以短而棄其長，亦無以長而護其短。自論則當於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問魯王所長於處士劉元平，答曰：無長，論者不

解元平日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此語誠是然此等人難得

論作文工夫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簾之暑風瞻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願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於詩也予三復此語並謂淵明歸去來辭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使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歐公作文擬韓文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散其句讀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據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竊母擇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體數切樵雖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前發文人相獎借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獎成就坡力爲多

文體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公始

評詩句可作畫本

東坡詠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夾竹梅花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風光物彩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中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氣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錄於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前發讀書不似今人滅裂

世傳蔡相嘗謂日有二人求室除適有一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乃皆有薦援也蔡莫適所與即謂曰能爾得應全月餘詩乎內一者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歎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滅裂艾慎幾云月餘詩要是難誦連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皆不解蓋其屈曲盤牙不獨三盤五結也只此便可試侍讀侍講矣聞坐大笑

爲文要得頓挫之法

子因學琴遂得爲文之法文章妙處在能掩抑頓挫令人讀之覺憂忘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相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鳴躡躡分寸不可止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食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近三十口賴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議論其安能有所益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清潔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復仰頓挫文采燦然與穎師琴聲何異

論詩人下句優劣

詩人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丞云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子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洞云魚弄晴波影上簾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而韓當爲優又如白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珠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文字各有所主未可優劣論

撒鹽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風此鵝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蘧之語爲工予謂詩云如彼雨雪先集雜霰撒即今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所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蘧之句此是且圖對偶親切耳

借西子形容西湖

東坡醉愛西湖書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云雲山已作歌眉斂山下碧波清似眼予謂此時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此詩

辨論東坡書傳

予在永嘉與陳元智共論東坡書傳至顧命成王崩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歎訝久之子曰唐呂誼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誼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誼釋衰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成王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已死召公尚在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非是予固不然其語

然未有以難之。自爾迄歸。其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會面。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讀書當講究得方處

古書中頗有贅說。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體究。爾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說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寶子路臨死而結縊。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爾豈知今之俗學。乃全不考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漫語者之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因登山而感所見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自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於是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上層山纔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山之意矣。無爲楊次公事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世之不見日者尙多也。

言語忠厚

章子厚嘗言。飢時遇不相識。亦須索飯。飽後見爺亦不拜。此最害理。子厚事以一飽而遂忘其父乎。不似范文正公善言。飢飽。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早替。不要問前程。雖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氣。

讀寶蓮田蚡傳

讀寶蓮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論蒲蘆即蜚蜉

鄭氏禮記以蒲蘆爲蜚蠊。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蘆即蒲葦爾。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蓋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生。菰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蜚蠊。蒲蘆。郭璞云。即細腰蜂也。俗呼蜚蜉。今以蒲蘆爲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爾雅。又以蜚蠊。蒲蘆。爲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蜚蠊。穴地爲窠者。名蜚蠊。窠於書卷或筆管者。名蒲蘆。不知遂翁何所據而言此。西陽雜俎又曰。予嘗齋前多蜚蠊。蓋好窠於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即與爾雅所謂蒲蘆無異。又別一種云。蜚蠊。窠深如穴。網絲其中。土蓋與

地平。則又似所謂蜚蠊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但總呼爲蜚蠊云。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二

論易陰陽

吾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日。嘗與教官同候太守坐間。守問教授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教授曰。道者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問如何是陰陽不測之謂神。答云。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守甚喜其言。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慶長亦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無理。

歐陽公信經廢傳

予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嘗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之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趙盾許止者。是真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真狩矣。秦晉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是武王即位之十一年。武王八十三即位。九十三而終。安得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之傳。雖時有疏誤。然或當時師傳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六宗四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齊桓

公法而不譏鄒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姜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其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世人遂以此意度之夫豈勝臆說哉歐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爲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說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執文害意信經廢傳之過

辨惠洪論東坡

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昭文字。理性通曉。蓋從般若中來。然嘗恨其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坡欲白日仙去。竟以病而歿。蓋徐師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胸次。豁爾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易其樂者。願嘗好寫字。畫竹。設茶之餘。猶復留連。莊生。荳游。戲。爲之。於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此豈生死夢幻所能蔽障乎。覺範之言。良亦未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有癡。常好作詩。陳瑩中以書痛誡之曰。比丘以寂默爲事。五十三善知識中。惟法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於行住坐臥。所爲所念。永與世隔。公旣不忘僧事。直欲追侶先覺。則於世間文字。不宜貪著。太深。害數千言。然覺範爲之不喪。惟古之達者。無物非真。無不可以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諸古人結轡蟻。履。聊當一戲。亦復何害。

李德裕託遺問之說歸咎武宗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無事以此遣閣爾予竊疑其非武宗之言按唐紀會昌五年正月作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策軍至八月遂大毀僧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如此豈但解悶而已會昌之政德裕爲之其深信道家之說恐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蓋其君臣相敬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語實一時之飾說德裕記此者誠恐天下後世議已故以此歸咎於其君爾不然則德裕於此不容無說德裕誠有意於諫何不以憲宗之事告之憲宗時李絳等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等欲退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官官女子欲與卿等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武宗解悶得母有與講天下事以爲樂者乎吾故以德裕實託此語以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亦可謂不善補闕者矣

辨論語分章句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下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是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爾。弟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鶴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事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此宜是一章總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喏此四句必亦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至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亦是一章文勢與前一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其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爲一章若然則柴愚參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蓀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文章有奪胎換骨法

文章雖要不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破焦汗如麻須臾籌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世人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來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之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閔然涕淚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爾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奇倔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業亦云雲興天際欬若車蓋凝矐未瞬瀾漫霍鬱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蒸空萬夫皆廢攢蹙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卽此便可反隅矣

詩評乃花譜

予嘗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儵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素藕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薔薇花而王荊公以爲纔不似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閑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議會王權之會議

吾嘗語晉兄子丞昔嵇康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又王徽之聞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往觀之便出坐興造竹下飄笑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此兩人者便是會禪矣子丞喜談禪故以此戲之子丞徐曰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此杖豈詐是梅山棒乎予遂把一界云是孔子杖是梅山棒

王韶悔殺伐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出知洪州。頗多悔恨。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爲殺人不墮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于時一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後疑

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曰：必償。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何？曰：自是快快不悅，未幾，疽發背而卒。古人有曰：病不除根，遇毒還作，殆謂之謂耶。

孔子老子皆是菩薩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游西山，夜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整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並爲汝爇，汝問訊，我舉手負汝何事？潘於言下有契。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雞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雞，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福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凰化爲山雞乎？其人無以應。

牧魚投餌

陳文壽嘗語予：有人于庭，置一池以牧魚者，每鼓琴于池上，即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然，雖不投餅餌，亦莫不跳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也，以爲氣已復生。予曰：此正宋齊丘所謂食化者。齊丘曰：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丁，文壽大笑。

酒局清談

予嘗造故人林邦翰于東坡酒庫，因與僕僕艾慎幾邂逅，遂爲傾蓋之交。時乙丑三月也，予以再不利去官，而二公者亦倒屣趨予，皆宜有不遇之歎。然當此時，都人士女，方幸一時之無事，日日出游湖上，而予乃日陪二公坐酒局中，清談終日，語不及榮利，視其貌皆有不足之色，其迂如此。一日，邦翰自城中歸，語予曰：錢塘門外，真如錦繡矣。予次日復爲艾丈言之，坐間相與歎息。予因詠萊公句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遂不覺相視而笑。

論孟子之書有巧妙處

文章鋪敘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開斷，方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若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人舜相繼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驅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遍堯之子，是猶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海，瀾漫無際，而渾浩回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齊於秦，秦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竊以成其君，鄉黨自好，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百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狀，瀾洞湧湧，而觀者悚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

帝王文章富貴氣象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初，江南遺徐鉉來朝，鉉欲以辨勝，至誦後主月詩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爾，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中，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傑如此。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籬日已高三丈透，金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將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此幾是尋常說富貴語，非萬乘天子體。予蓋聞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在，陛下亦不能用之。蓋維翰愛錢，太祖曰：爲持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宇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鋪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得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孔孟顏子之辨

孔子所言，說自己事，孟子所言，說聖人事。此孔孟之辨。顏子氣厚，孟子才雄，此顏孟之辨。

李林甫一計陷數人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李適之與李林甫不協，林甫即好譏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願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比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願華山本王氣之所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適之之不親，嚴挺之徙絳州刺史。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

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開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郎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陳樂勸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綯按轡絕道去。帝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綯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綯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綯由是廢。此三人者。皆在林甫掌股上。爲所玩弄。而不知也。信姦人之雄乎。然以予觀之。使適之不貪富國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綯不憚交廣之行。林甫雖奸。計何施乎。

郭彰截君角

子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祈招之詩。嘗戲謂子革固善諫矣。然使劉敬聞之。則子革不免爲執君。劉敬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敬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作威福。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今子革乃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劉敬之言。正似見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爲實。直何耶。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三

本朝文章亦三變

唐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吾每爲之歎息。

金曰從革

李季長嘗語予。昔嘗問羅晦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晦老云。譬如釋迦十六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未始成湯帝堯。且論昔在在昔。諸所穿鑿。皆如此類。予竊不取。

儒釋迭爲盛衰

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荆公忻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過人之

論也。遂記於案間。予謂馬大師等。在孔子上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達行之所成就。眞佛法也。豈復在馬大師下乎。吾以是知儒釋二教。殆迭爲盛衰。不知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也。方當吾儒生聖賢之時。要不可使邪說詭服者得以自肆。可也。雖然。吾豈與今世所謂脫空漫語者較其上下耶。惜荆公不聞此語。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慎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中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當亂離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降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緡爲降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論萬安橋記與蘭亭序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已剽却八言。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工。以字亦未隱。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之也。橋之訖工。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篇。只如衆指於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朗氣清。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費金乎。衆爲一噱。

憲宗忌諱愈疎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弄。弄之言曰。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髡髮。五胡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於數倍。其辭耳。意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言劫之。冀從其諫。爾不意憲宗忌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哀謝。憲宗曰。愈誠愛我。但爾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廟成之廟。名爲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幾其說得行。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班固劉琨揚雄誤釋古人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尙能定其高下乎。劉琨時曰。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宜聖名字耶。法言曰。昔者顏回嘗歸夫子矣。正考父嘗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歸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碑廟而已。何所歸之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頌情。歌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中實有一種魚在樹上，聲如嬰兒啼，其名鮒魚。此則孟子亦有未聞者矣。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然蟹實八跪，方知蔡君謨不識蟹，未足多笑。

老杜詩如畫仲舒策

老杜詩如畫仲舒策，句句典實，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唐明皇殺三子

唐明皇一日殺三子，雖大表長枕，情乎。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爲癡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爲癡，予謂此乃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山谷欲效佛氏獻食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亦古人一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效浮屠家以鉢盂而食，食時謂之展鉢，無乃好奇之過。

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爾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具創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三舍文弊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閒者，樂人也。于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文弊也。

文貴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每草就紙上，淨說即黏，粘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其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句鍛月鍊，以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投壺弄藝，語笑喧譁，而不妨屬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頃刻之際，成數千言，以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圖捷哉。始不欲苟作，云爾予每見同舍臨文之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草率率爾，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雖心不悅，然知其戲，亦率無以應，予遂背笑而罷。

說夢

商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己道之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亦

不見之，蓋歎之云爾。而或者便謂孔子嘗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爾。伊川謂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之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爲荆湖北路提舉，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使，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見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是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論蘇黃文字

蘇黃文字妙一世，殆是天才，雖學然亦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作議論文字，須取蘇明允文字觀之，並熟看黃真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纖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辭檀弓並在，不知當如何讀，曲折處當復如何。蘇黃之作又復如何。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在。

論硯發墨

予聞之歛人曰：佳硯石，如側紋板，旁有牆壁者，佳石也。其人因出一眉子硯相示，四邊若蜂窠然，予遂問硯之發墨者，以何爲驗。其人曰：硯之發墨者，謂石之精潤，能發墨之光華爾。只如此硯，雖經年不滯，磨墨磨積，但磨新墨用之，愈見光彩，如此方名爲墨。若凡硯不去舊墨，則敗磨不堪用矣。其言頗有理，然予見歐蘇諸公所論發墨，與此似異，故遂記之，以廣所聞。

彭乘批答之謬

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時，因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况繼度劍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答云：魏度屈節之險，便與側側之情，邊帥有乞朝覲者，詔許秋涼即塗，乘復爲批答云：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驅馳之行，至今爲笑。又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上事垂滿百日而未嘗一言，乘以其有待而發也。一日，問其入朝，咸共傾耳，意其必論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曰：是何穢若之容，忽觀髮如之。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籩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遂啓曰：官家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上大啗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府相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林下之一噱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杜幸相，與省名郎，錯判芳洲杜者，信有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之謬，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尙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論俗人之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盡。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吾謂俗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何謂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俗人也。平居安自尊大。而臨事不知體。此俗人也。雖使山谷復生。亦不易吾言也。

文人相讓

東坡醉白堂記。荆公謂是韓白優劣論。而荆公慶州州學記。東坡亦謂之學校策。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者又曰。此傳奇體也。文人相讓。蓋自古而然。退之喪記。或謂與甲乙帳無異。樂天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當是目迷救母辭。爾近柳屯田云。楊柳岸曉風殘月。最是得意句。而議者鄙之曰。此稍子野瀟灑時節也。尤為可笑。

東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

東坡嘗言。見今正是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蓋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此則苦行僧又不及也。

論孟子序三聖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荆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為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許之者。其敘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向足以為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爾。予謂此說。足以正荆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為行之大概也。士君子之行。苟未能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同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能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為士君子必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夫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者。又豈以此三子為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故曰。此是孟子假設辭明矣。

阮籍知母而不知父。姪姬知父而不知夫

阮籍聞有子殺母者。曰。嘻。殺父乃可也。至殺母乎。人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也。殺母禽獸之不若也。吾觀阮籍此語。甚似安祿山。祿山每拜必先妃後帝。曰。胡人先母後父。由是而言。殺母者。固不若禽獸。而籍之言。則亦夷狄也。籍固賢士。所以至此者。好奇之過也。士君子立言。要以為訓。爾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四

逸詩孔子刪而不取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去之者。即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今詩中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時。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吾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故不相好乎。此尤其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正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去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可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亦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渭水流。水流於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說隨。坎何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平竹竿。次言離厥茨。有似平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乎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爾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分去九。予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所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豈在好奇。幸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知其後必爲戎。晉之後有五胡之亂。則亦藉靈先爲夷狄之言故也。夫籍中國也。而與夷狄無異。祿山夷狄也。而與禽獸無異。其亂一也。孰謂籍之賢而與祿山並乎。吾又觀鄭伯將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此語與阮籍亦無異。阮籍先母而後父。姬母知父而不知夫。皆非理也。婦人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而曰人盡夫也。此何等語。或曰。當此時。雍糾欲殺其父。不可以莫之告也。爲姬計則當奈何。曰。使姬而知義。則當力諫其夫。使辭於君。不可。則涕泣而道之。而陰諭祭仲使爲備而勿泄也。不亦父夫兩全乎。爲姬母計者。姬曰。父與夫孰親。則答曰。無親疏如此。則姬必且思而及於吾之所謂計矣。姬母之言。不可以訓。雖然。以籍之賢。猶入於夷狄而不自知也。姬母其何誅。

堯之試鯀

堯之試鯀。爲舜設也。按堯典。言鯀方命圯族。而楚詞亦云。鯀倖直以亡身。則其爲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與之。側微之人。知鯀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鯀以九年之久。積用弗成。而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者乃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鯀者。堯方以洪水爲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堯果以洪水爲急。豈得俟之九年而問乎。

少游文字自成一派

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止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鵠。不甚含蓄。若以比坡。當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派。

文章忌俗與太清

予嘗與僧慧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權要皆能詩。然其病其太清。予因誦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此語雖似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犯俗。而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觀二僧詩。正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蓋從李商老游。一日亦論至可師。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試拈却廬山。不知當道何等語。亦以爲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曰。商老此語。無乃暗合孫吳耶。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知入。乃盡讀書之法。

心無定見故無定論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取舍。山河大地。皆從此心生。此心在焉。則皆觸不可以代。隨精嫌不可以下。堂是未嘗有正色也。心不在焉。則鼓吹不及池蛙。絲竹不如山鳥。是未嘗有正聲也。舌欲其味也。而世有淡齋之士。鼻欲其香也。而海上有逐臭之夫。天下事如是多矣。杜子美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至於因詩則曰。出門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子美於恨悶中。惟恐見之。蓋此心未淨。則平時可喜者。適足與詩人才子作愁具爾。是則果有定見乎。論者多怪孟東野方歎出門之礙。而復誇馬蹄之疾。以爲唐詩人多不聞道。此無他。心見不同爾。故釋氏之論曰。心淨則佛土皆淨。信矣。

辨牛李之黨

唐人指牛李之黨。謂牛僧孺李德裕也。新唐書乃錄其名於李宗閔曰。人指爲牛李。非盜謂何。雖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兩角犢子自贖。爲牛氏之讖。不知兩角犢子。朱全忠姓也。德裕信實。爲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

讀書惟在記牢

讀書惟在記牢。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是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

昆侖山

司馬遷班固按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而張騫傳。言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河所出山名昆侖。予以佛書考之。河出昆侖者。此即雪山。而所謂昆侖者。是須彌山也。佛書說有四天下。東弗于代。西瞿耶尼。南閼浮提。北鬱單越。雪山在中天竺國。正當南閼浮提之中。山最高。頂有池。名阿耨達池。池中有水。號八功德水。分派而出。遂有青黃赤白之異。今黃河。蓋其一派也。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山頂名初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此禹本紀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者也。此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山。小鐵圍山。圍焉。是謂一世界。禹本紀蓋得其髣髴。然方佛書未來時。古之達者已知此矣。遷固且言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鳥觀所謂昆侖者。此是未知昆侖山所在。爾河所出與日月所相隱避處。本是二山。要當以佛書爲證。

東坡南遷之志

東坡遊金山寺詩曰。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達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人海。渺翻天之雲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南遷之讖。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於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耶。

論南中花卉

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蘭提花。鷹爪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惟六月六日種者尤茂。含笑有大小。小含笑有四時花。然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香尤酷烈。茉莉含笑。皆以日西入。稍陰。則花開。初開。香尤撲鼻。予山居無事。每晚涼坐小亭中。忽聞香風一陣。滿室郁然。知是含笑開矣。蘭提花微

似梔子香而色雪白。臘瓜花亦謂之臘瓜。含笑。香亦不減。閩廣市中。婦女喜簪茉莉。東坡所謂暗香。人者也。製龍涎香者。無不簪花。多以茉莉代之。鄭德素侍其父將漕廣中。能言廣中事。謂素馨惟香極者尤香也。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得番香花爲正。云。近日浙中好事家。亦時有茉莉簪。皆閩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

古今天下一人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楚詞春秋羅池碑錯綜成文

楚詞以日吉對良辰。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沈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爾。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鵠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且如既書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鵠於宋。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且以爲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吟兮秋鵠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詞健爾。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鵠飛。遂疑石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人之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韓文公與大顛論佛法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奉。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讀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衛護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快快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快。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問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知佛法一般。顛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子軍州事多。佛法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還得箇入處。觀公與大顛往還。事跡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既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義縱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

相引發。皆過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者。乃一切摘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語。較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辯。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於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梅聖俞河豚詩歐公食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度。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遲。然已覺牽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歐陽必著帽見俗人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近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飲。忽外白有客。公遂著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使入來。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吾輩之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處相反如此。予謂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所謂眼不著砂。歐陽公必須著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蘇子由文章議論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爲一代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乎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於馮道曰。量書廢寢興。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人比狗僧似龍好一對

歐陽公言漢人碑云。鷹鵠虛搏。是以人比狗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師多壞能。能三足龍也。乃是僧似龍。人比狗。僧似龍。正好一對。

詠梅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於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繁榮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行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又有臘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慙慙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韓退之似無特操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餽硫黃。親見大顛而復作答孟簡書。似是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以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倒用印法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長。曼得符還。此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韓倅云。今所在州縣。獄中或走失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耶。又觀抱

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還此亦俱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文章知難者少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造語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畢狀元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源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遊之有當年春榜首聞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古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巖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辭亦自清拔予兒時見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其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而獨無此篇故遂記於此以補青瑣之缺

丙寅歲予由海道將抵行在所未至而遇大風漂舟盡失平日所業文字既而於知交間收拾逸稿外得所著捫新話十卷可五六讀之恍然遂見舊物願傳寫僥倖所未暇正戊辰春以三上不第薄遊姑蘇無所用心因就加刊創得一百則漫錄於此以備遺忘紹興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羅源陳善子兼題於朱氏草庵

捫新話下集卷之一

歐陽公蔡君謨論硯與書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歛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而石理微露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鋒者尤佳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鋒者尤發墨歛石多鈍惟風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歐公愛柳公權書高重而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鋒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藏鋒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定論耶

陳后山之學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蓋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嘗以何對景文答以俗語予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語何敗也語何此亦俗語也

伏羲文王八卦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則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

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曰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立爲伏羲卦圖則離卦所謂乾坤兩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故不取其說

酒樓捧硯池亭乞書

石曼卿劉潛齋會飲於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爲供設美酒嘉肴終日不倦既暮主人具筆硯請題名願與其列劉石不得已相顧曰捧硯可也予往過永嘉偶造一人家園中坐池亭上梁間有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願謂同行者曰此乞書便可對捧硯也坐間莫不大笑

壺蓋硯類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蓋爲何物予謂壺蓋硯類也詩曰八月斷壺而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爾魯語叔孫子賦壺有苦葉叔向曰苦壺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壺以渡水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壺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尙矣題翁說壺如環非也

作文觀文之法

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楚志翻著讀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臬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韓文公排斥靈師意微而顯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師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園棋六博醉花月羅姆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將敘之道且欲冠其類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事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輩神仙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誌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

詩有格高有韻勝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時聽之矍然若有所悟自此讀詩頓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佛印徑山滑稽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某生無爲軍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應州則自稱應子乎次公曰然佛印滑稽如此近了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字遂自號柏

樹徑山泉開而笑之曰使渠因情乾屎橛語則當自號乾屎橛耶此尤可笑

歐陽東坡紀事道盡平生事實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讀者謂歐語工於敘事實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紀其事已道盡一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就國夫人夜遊園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野語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按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君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事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詩云縱令司馬能鑄石奈有中郎何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稅能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爺裕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龜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可以關略餘人正不可學

孔子說與楞嚴經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乎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孔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聞諸佛誨教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擇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汝今生齡已從衰老而觀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如今類輪迴於衰耗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顛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殞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詣菩提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長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水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老否王曰否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學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未迦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問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得未曾有予以此語可足孔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西門豹投巫姬宋均令娶巫女

西門豹爲鄆令投巫姬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復爲河伯娶婦宋均爲九江太守下書令民爲唐后二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姬者皆娶巫家女於是遂絕此二人者皆一時謠以濟事雖若非謬而實中其病其事遂止竊謂豹投巫姬三老不若均之下書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豹也然予觀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幸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此正與均令娶巫家女事同豈均暗合孫吳耶抑亦盜其故智餘論乎予又觀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國獻詩救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爲道士而蕭瑀好奉佛太宗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端者息矣此亦投巫姬等之遺意

荆公詩極精巧

荆公晚年詩極精巧如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南山排闥送青來之類可見其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振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振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公又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健此亦是一癖

前世牌額先挂後香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牌額必先挂而後香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章謫書榜即日瞻音此先挂之驗也今則先香而後挂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聖德李絳上言諫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今則先刻而後立

山谷言淵明責子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必挂懷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是未能免俗何耶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之梅雨轉准而北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花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聞關中人不識蟹蟹人有得一乾蟹蟹者或病則挂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此又可笑

杜荀鶴唐風集鄭谷雲臺編

處士周樸有能詩名於唐末歐陽公嘗稱樸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樸句也

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公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於世。然今市書。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撰死集。兵不屈其節。因見其傳中。予家有詩百餘篇。曾爲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追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僧惠洪詞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盆。影隨西窗。雁回醉墨。空君詩秀。絕兩園想。想見納衣塞。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於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還語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眞贋作也。後讀會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妄。洪嘗許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游。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製。絕似山谷。喜曰。此眞舅氏詩也。遂收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姚鉉以表爲序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姚鉉所編文粹。乃錄銘於前。而於題下注云。並壽州刺史表。錄表於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云。

滑王伐燕孟子誤以爲齊宣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滑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拘。拘雖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惶恐。百姓離志。孟柯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人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孟子所問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滑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滑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滑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齊人者也。皆滑王時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齊。不知何緣誤爲宣王。退之曰。柯之齊。非柯自著。其徒相與記柯所言焉。爾。意其以此故誤也。

愛敬蟹怕通判愛觀察怕大蟲

國朝始設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杭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蟹。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爲笑。予按大庸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因詬平生愛向及憎怕者。工部員外郎周愿獨曰。愛宜州觀察使。怕大蟲。此事殆是一對。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時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

李鄴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顯不會。藥山云。雲在天。水在瓶。子始讀此。而悟中唐處飛。吳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義。

題滄浪亭

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歐陽公以詩寄題。有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此兩句最爲著題。子嘗訪其遺跡。地經兵火。已數易主矣。今屬韓郡王府。亭非舊創也。然荒灣野水高林翠阜。猶可想像當時景物。予每至其上。徘徊不能去。因思古人柳塘春水漫。與池塘生春草之句。似專爲此亭設也。非意到目見。不知其妙。予嘗有游西園詩。戲述其事。其卒章云。不到滄浪亭上望。那知此句是天成。蓋謂此也。

柳子厚罪在朋黨然有功不可掩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任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此其本心也。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章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任叔文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泰。柳宗元。呂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以子觀順宗即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並教坊女伎六百人。次罷閭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十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善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恕之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與李德裕俱爲當世偉人。而馮道得爲盛德。其論甚恕。獨念子厚之賢。未有爲之消滌者。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世君子。

作詩如作雜劇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是難得切題。可笑爾。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謝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便說到這處。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閑。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注云。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弄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乃知坡詩意自有在。

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雖亦且廢之矣。予以為不然。雄之言蓋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而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不然，雄之陋則有自矣。予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予州支伯與善卷石戶之農，又言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齋缺，齋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此其人名，與子虛亡是烏有何異？故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寓言，無實，不可信。

免役之法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以為不然。二蘇頗有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真有謂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諸語，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予由晚年，似知役法之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為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其作東坡墓誌，載東坡論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為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為可行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以為便，何終始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嘗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整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分別否。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歐陽公詩歌韓退之赤藤杖歌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為杖世未覩，黃郎始攜自滇池。其傳滇神出水獻，亦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照到西極睡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陽公遂每每效其體，作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為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鑄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及韓歌為渾成。爾公又有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道跡于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鑿刻劃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態鬼泣日夜不得聞。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於退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惜吾解，欲極奇怪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偽，天欲闢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荆楚新話下集卷之二

歐陽公不以古文始於尹師魯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為師，雖子厚猶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修等始作為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文章簡而有法而已，不以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疑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者，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為誚，若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召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於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觀歐陽公言，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修及有宋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留一著乎？不然，諸虛鑒何其髮短而心甚長耶。

莊子寓言太史公揚雄咸以為然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

徐逸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逸私飲。至於沈醉。從事趙達問以青事。逸曰。中聖人。遂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逸性情慎。偶醉言耳。遂遂得免。郭彰截君角。徐逸中聖人。可併案也。

鄭康成注毛詩牽合周禮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病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駟牡三千。則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祧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漢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一成之數。域樸云。六師及之。則必爲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於禮學。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病。遂謂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爾。予謂周詩云。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之峻。亦豈能極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一百五十匹。知公僂於筆硯。顧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嘗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我從而竄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畫簾。假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爾。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五經正義引讖緯三國志注引神怪小說皆可刪

五經正義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刪去。歐陽公昔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注多引神怪小說。無補正史處。亦可刪。

少長之語

符璽書城南詩。有少長語。本出前漢匈奴傳云。兒能引弓射鳥雀。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少長猶言稍長也。

東坡論刑賞用堯皋陶事出何書

東坡省試論刑賞。堯皋陶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聖俞問論中用堯皋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能曉出處。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與夫焉用彼相矣皆是譬喻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與夫焉用彼相矣。皆是譬喻。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譏然者矣。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以對顏子。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精糠。道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此其語本出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之室。揭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爾。又論語所謂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是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俱俟乎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賦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所謂相者如此。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而今之學者。皆指爲輔相之相。則亦誤矣。

周美成做東坡秦少游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命侍制挽詩。遂云。風生使者旌旗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太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蘇軾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鏡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多此類也。

文章要苑轉回復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爾。此亦常山蛇勢也。

韓退之解醉紅裙不能文字飲自不能忘情

韓退之謂京師富兒。惟解醉紅裙。不能文字飲。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詩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公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透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法言多致意於真偽之際

揚子法言多致意於真偽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偽。爲政者。核其真偽。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鳩之不可傳翻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鸞翰。坐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意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日蹇之論也。

二十失十八蔽三十六善

子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有二十失。佻易下急。遇事輒發。狃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易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咸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遠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憂慮。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其最甚者。佻易下急。遇事輒發。狃介剛直。忿不思難。凝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

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咎怨。或否品。不掩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聲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時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疑。好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未嘗太言。疏闊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懈。舉動靜而未曾有意。以無思故。處事多忤。以無疑故。被人所欺。其最可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事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予又嘗愛吳越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顧。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而。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皆惡。二十一也。濟急。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待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語有敘。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者。位極人臣。壽考令終。不全則禍福相折。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此三十六善者。予不敢謂全有。亦不敢謂全無。有之固非難事。無之實為累德。予故嘗以前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十六善自勉其躬。

孔子自作行狀曾子自說傳法偈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自說傳法偈也。

趨炎附勢自古而然

熙寧初。王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國。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國。當其盛時。誰不畏愛。唐令狐綯當國日。以姓氏少。族人投名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狐冒令者。溫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盡帶令。蓋趨炎附勢。自古然矣。自非盛德而居大位者。其不遭權以欺主。則必謹短以立威。此小人常態。於今何足怪云。

唐末小詞

唐末詩格卑陋。而小詞最為奇絕。今世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為長短句之宗。

天堂地獄

傅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爾。張唐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丹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校其有無耶。

果蠃蒲盧

沈存中說蒲盧為蒲葦。予嘗辨其非是。近讀陸氏埤雅云。細腰曰蒲。蓋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且考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謂之果蠃。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蒲。蒲取諸蒲。蒲葦浮。詩所謂不流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蓋蒲盧為一類。故在釋草部中。又爾雅義云。果蠃。蒲盧。細腰。壹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樹之語。遂以為蒲葦。其實未知果蠃蒲盧之義。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三

女子小人自有罔龍之術

孔子以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固中才庸主之所無可奈何者。然彼小人女子。亦自有罔龍之術。予讀漢唐書。得二事可以為世鑒。孝武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癯疾。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遂轉嚮。歛歛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帝竟思念不已。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若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廬馬。日以琵琶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閑外事。萬幾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即此觀之。可謂賊雖小人。智過君子。然孔子但言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之術。何也。

東坡為鄭容落籍高登從良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好客。容我樽前時。墮落筆生風。籍甚聲名獨我公。高山白早。盤雪肌滿。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過京口。官妓鄭容高盤二人嘗侍宴。坡喜之。二妓閒請於坡。欲為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為言。及臨別。二妓復之。船所懸之。坡曰。爾但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是鄭容落籍。高盤從良八字也。此老真爾狡狴耶。

李杜韓柳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自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範百氏。橫行闕視於經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矣。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說。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遂者觀之。白可默喻。

蘇氏作辨姦論憾荆公

辨姦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為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質。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讎。會張安道亦為荆公所排。明允遂作辨姦論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於南京。請為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於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於荆公。以此知王蘇之憾。固不獨論新法也。然後學至今。莫不黨元祐而薄王氏。寧不可笑。

左氏傳會論語

左傳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而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而左氏曰。小邾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傳會之言。不足取信。子曰。為命裨諲草創之。而左氏遂云。裨諲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為草野之草。且其所敘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為正。

春秋不書誅少正卯

少正卯之誅。不見春秋。或者以為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其實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二百四十二年中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而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嘲嚴顏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禍胎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後有人題於前驛壁上。仍注其下。此本中嘲嚴顏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偽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呂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注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沈東老之壁。故坡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

無譏諷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為出處。無乃亦嘲嚴顏乎。茲可以絕倒。

漢儒誤讀論語

予舊曾為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講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於此。當時雖為之解。然非成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曰。其甚易知如此耳。弟子因而記當時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乃非其義也。仲尼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三者。皆是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吳中橙蠶鱸鱸桃水肥蟹致

東坡居吳中久。頗然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論者謂非吳人。不知其為佳也。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曰。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紅燒尾擣香齏。又云。溶溶春港漾晴暉。蘆笋生時柳絮飛。不見江南三月裏。桃花流水鱸魚肥。予謂橙蠶鱸鱸桃水肥蟹。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

韓愈流入異端

韓退之謂荀楊為未醇。以予觀之。愈亦恐未免。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謂莊周之指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則與莊周何異。此亦愈之未醇也。方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鵝鬼兔鬼

鵝有鬼。兔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衆視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以婦人履履著其上。乃使視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嘗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桌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精神錄云。楊過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發草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鬼也。鵝有鬼。兔有鬼。而阮瞻作無鬼論。

逸詩六篇筆歌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篇。曰南陔。白華。華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篇。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遺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辭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能獨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又曰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創此六笙詩。亡同舍商份曰。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曰。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數。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其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差老。亦取而歌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見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此外又有騶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騶首爲節。其下文云。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騶。鄭氏以爲此騶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騶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騶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騶駒在門。僕夫具存。騶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騶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份之言則必有謂。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悟百丈不昧因果

予讀百丈語錄。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百丈遂問。而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曰。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實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百丈云。不落因果。老人因此於言下大悟。遂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至今林下人商量。謂不昧因果。勝如不落因果。以此一字。便救得野狐身。又觀百丈既領衆拜野狐意。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髮師問古人錯。極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百丈云。近前來。與汝道。纔近前。與師一掌。百丈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林下人又商量。謂百丈到這裏。不免輸黃髮一籌。予以爲不然。此皆未悟時見解也。使老人若悟。則不落因果。總皆道德不錯。使林下人若悟。則黃髮一掌。合有人知痛在。

文章擬古

擬古之詩。難於盡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頗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之詩。未聞有擬古之文者。予謂韓退之爲樊宗師作墓志。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韓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管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文章惟歸去來辭盤谷序嚴先生祠堂記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一篇而已。

花卿

世人謂杜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掠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意。子美所贈。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人。而人間不得聞乎。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知高宗之昧。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章安石在。皆主倭臣間。不一引手。推奸邪之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章爲節。至贊章厚則又謂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勿類。而一納以忠。爲以遠事君。此相反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狐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得巡遺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章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倭臣。以昌斬狐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易數

林元齡謂子言龍門山人以易卜。而善言易。蓋嘗與論及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有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一。遂有踏躡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大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或以歷象。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此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西施洞麻子泉爲僧改易

姑蘇靈巖寺。本吳王別館。寺有西施洞。探香徑。響屧廊。遺跡甚多。然但名存耳。人云。廊之移易屢矣。予游靈巖寺。有詩云。山僧不好古。故作任所欲。洞荒徑已迷。廊空響屧續。蓋謂此也。今所在古跡。凡近僧寺。必經改易。意恐過客尋訪。懼於陪接耳。歐陽公嘗歎麻子泉。昔爲流谿。今山僧填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井曰。此麻子泉也。以此知山僧不好古。其來久矣。

夢見孔子

予嘗夢見一處殿宇甚嚴。中有五長人並坐。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久之。因竊問彼中人。此皆何人。答云。中間坐者是孔子。左邊堯舜。右邊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再三歎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也。夜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既寤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一篇。爲此設也。

歐陽公不能變詩格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

辨孟子言悅樂鼓樂之異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於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王愛厥妃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翕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爲禮樂字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是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皆以爲悅樂之樂則所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宣王嘗曰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言先王觀則樂言先王樂有何不可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無乃亦承襲之誤耶

杜詩意度閑雅不減淵明

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輿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三經辨

楊中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靜似懶達似放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予以爲拙亦似懶俗亦似放

光武受圖讖武宗受道錄

光武却祥瑞不信而受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受道家之錄此與招一放一何異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自不知心雄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者也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滅當知虛空生汝心內況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士有真豪傑

虎中自有真虎龍中自有真龍真虎不可射其見射於裘毳者非真虎也真龍不可繫其見繫於劉累者

非真龍也惟士亦然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士中亦有真豪傑真豪傑不可困其困於文墨者非真豪傑也

免役法

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事之臣一旦盡變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不能定彼欲盡改荆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強爲是紛紛耶大抵先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是亦有後世難行者耳周禮至穆王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府衛法至德宗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猶時時論民兵設差役不亦謬乎予以爲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爲念當併罷保正副而專用耆壯方盡免役之利

酒中趣

孟嘉李白皆謂酒中有趣而世少有知之者予嘗舉韓退之詩云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列酒氣復復氤氳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趣此外徒續紛只此八句便道盡酒中情態然又嘗恨其漏泄天機此趣豈容世人得聞以此知杜子美之詠八仙猶是酒語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四

右軍書東坡字魯直詩

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黃魯直詩本是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謂當仁不讓者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爲白樂天則又所謂減師半德也耶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加刊定故時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故土不特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論語仁之本歟斯知仁矣并有仁焉皆當作人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關乎

王勃陳信歐公造語工拙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為絕妙然予觀陳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為勝及觀歐陽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

誦若帶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以為此治世語言非人道踐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乃能悟學者作將來耳目子以為不然世尊在口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若帶二字日夕誦之言若則已忘帶言帶則又忘若每自責責緊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若帶於此大悟得無礙辨才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若帶則雖笑桃繁竹猪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君臣相待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乃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使彼將官徒自為也然誼猶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已何至以犬馬官徒自為乎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詞曰露曉向曉簾幃風輕小院閒書翠逕驚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牆望高樹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能誦之然元澤白此亦不復作

原道開佛老

退之原道開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然予觀魯直所云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通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讀佛書安用如此語達者笑之予聞釋氏之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不動聲色即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道盡窮乃始歸佛如寶雲經所說菩薩善解回轉外道方便菩薩於外道中化作士梵志尼健就學經法精進勇猛細密威儀勝彼外道反作他師可尊可重知其信已方貶其道示其過失仁者汝所學道非為清淨非為離欲不能滅障從其邪道

而回轉以佛正法而安立之蓋善善解回轉外道方便如此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是不亦可笑乎

說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林邦翰為子言常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頗有理予頗聞之邦翰曰道人言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鈞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爾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於時一坐莫不稱歎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蘇黃看佛書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時亦用其語當是先看佛書知其旨趣故時參用耳其與諸僧道全語自謂得之儒書此語全也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情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比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及以此故屢曾刊定屢置之予瞻晚年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事不從慈嶺傳來便得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張巡殺愛妾劉昌斬孤甥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也彼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為睢陽之民歎其無辜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故太王去邠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以土地之故廢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是二者孟子之意皆欲其輕土地而重民命也巡遠雖忠義乃以三萬口而博一城城終不可守其得為仁乎當時議者已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巡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殺愛妾劉昌斬孤甥天下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信如此則雖食三萬口而不亡天下蓋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巡嘗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啗衆事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著泣巡強令食之還亦殺僮奴以哺卒夫巡不惜愛妾其何有於三萬口故至今天下無異論然予觀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元佐召劉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妾十何以能守昌泣曰昌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梓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而唐史臣謂不然曰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杜牧以為巡遠陷睢陽而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事牧未之思耶子竊謂史臣誤矣食愛妾與斬孤甥何異不聞士有離心何耶何史臣詳於劉昌而略於巡遠乎然則為巡遠計者將全三萬口不陷睢陽則將奈何曰睢陽不可全也睢陽不可全孰若焚積聚與士卒老弱俱奔而遣以空城賊雖得之勢必不能守賊雖南去而吾哀合遺卒可以復奮則是便其歸

路也。賊不亡何待。不然則城終不可全。而吾民先盡矣。此所以重為三萬民命惜其無辜也。

擬淵明作詩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惟柳子厚詩為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倜傥。樂天氣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伊周處人臣之變

伊尹周公處人臣之變。是人臣之大不幸者也。而後世據功名之地者。則必欲人以伊周譽己。是靈光之罪也。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非皆上幼主。不為是也。而武帝以昭帝幼。故盡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後欲廢昌邑王。問古書有此否。田延年舉伊尹廢太甲事曰。公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然光忠臣也。當廢立之際。可以無失節。其後王莽因此竊伊周之名。以欺孤兒寡婦。遂盜漢室。而曹操司馬懿之徒。欲奪人之國者。皆以伊周自處。此豈非靈光有以啓之歟。然莽不足道也。而光亦竟以此滅其族。又何伊周之不幸也。唐劉泊欲輔少主行伊周事。語未可知。而褚遂良證之。亦竟誅死。伊周豈易為者哉。雖然。此數人者。皆處晉上幼主之間。故得以藉口。若乃當聖明之代。上非昏主。非幼。而一時舊黨。疇疇之徒。皆曰是伊周也。而居之不疑。不知其未將何所冀耶。而得全首領以沒。豈非幸哉。然坡下豬肉。亦且敗矣。故凡世之言伊周者。吾事更之曰。周孔庶幾為萬世嘉臣賊子戒。

漢高祖項羽機曾得失

漢高帝嘗與諸將論漢所以得天下。與項羽所以失天下。帝自謂能用三傑。而項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異。以予考之。亦在得機失機之間而已。漢之初王南鄭也。因思歸之士。聽韓信計。決策東向。此一機也。及劉濞濞漢王欲西歸。聽良平謀。因楚兵罷食盡而取之。此一機也。惟此二機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項王不入關而北救趙。初失一機。故漢王得以入秦。及項王聞漢已并關中。大怒。信張良遺書。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又失一機。故漢得以入彭城。自此與項相持。榮陽成皋廣武間。勝負雖足相當。而漢終圍羽城下。蓋其得失之機已判久矣。就使項王能用范增。亦不過勸羽殺漢王而已。何益於成敗之計乎。

作詩狂怪似豁達李老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默之歌詩。坡以為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瘠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向足言詩乎。予聞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詠。而詞多鄙俚。故予亦嘗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極矣。若更淺近。又是豁達李老。

傳記夫子神怪

予讀鮑永傳。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將彭豐等千餘人。殘害百姓。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

無道耶。乃會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因此擒之。豐乃持牛酒勞衆。永手格殺豐。因擒破黨。至今以為異事。然予竊疑夫子方無恙之日。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陳蔡。人以為是東家丘也。死去數百載。乃時時自出奇怪。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為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壞。何生不壞而死。然乎。或者曰。此魯人歲時會孔子宅。講禮習樂。魯共王適聞其聲。知聖道之盛。故不壞。非有神變之事也。然事在耳目之外。豈可一一以義理懸斷。有無伯有強死。猶能為鬼。豈至聖之英。而與草木俱盡乎。不然。夫子夢奠之後。猶能助人誅無道。豈謂討陳常習氣。猶在耶。予又觀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身入廟。拂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設。凡前孔所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瓊。意召孔。問此何瓊也。新曰。孔子瓊也。背有丹書。人不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德。欲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扶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行七。張伯藏其一。此事尤涉神怪。及見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微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孫。遂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微在以繡紋繁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據此。則與釋迦佛生時。九龍吐水。帝釋捧盤何異。無乃好事者。欲以神孔子。而反流入於怪歟。抱朴子則又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而授神記。亦云。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又何不經如此。至今好古之士。蓋疑者半。信者半。然予聞之列子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藉芻繭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入。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問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知也。文侯曰。吾子笑不為之。子夏曰。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笑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也。予謂夫子不但能之。而能不為。又能之。而能不語。故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奇功異跡。未嘗暫顯。體中之奇妙處。萬不示一。而世之異端邪說之士。方怪術自神。而俗儒者恥夫子之不若也。乃始附著奇異之語。又豈知夫子以不語不為能乎。觀列子之論。又何其識大體也。

辨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為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後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皋陶之功。在於明刑。后稷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伐夏救民為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為功。此數君子亦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內魏。又非無功者。豈房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且為相與用兵異。故子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為機。故也。今史之稱二人也。既曰玄齡善謀。如晦善斷矣。而又曰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之蹟乎。若乃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不聞設施。將與

草木其盡此孔子所謂斗筭之人不足算者也。而獨以藉口輔相彌縫諸用。不知其誰斯乎。

王荆公推尊孟子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荆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子觀文中子設。自比孔子。而李翱至以其齊。比之太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

文章關紐

文章要須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而自窘束。東坡嘗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章關紐也。子亦嘗有和人詩云。蛟縮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要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以爲得坡公遺意。但不知句法古人多少。

李頤學佛

李翱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謂佛老。然公自言籍隄羅廩。叛其教。而獨不及。此又何也。

編次文字或是或非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裕。吾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平江。見朱漕說坡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會溼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管道作也。予嘗恨荆公東坡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有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瑤柱傳。他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逐時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察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而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何故。豈門生故吏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王右丞畫渡水羅漢

王右丞作畫。最芭蕉。蓋是戲弄翰墨。不顧寒暑。今世傳右丞所畫渡水羅漢。亦是意也。而山谷云。阿羅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山谷意以爲右丞當畫羅漢。不當作羅漢渡水也。然予觀韓子蒼題孫子邵王摩詰渡水羅漢詩云。開渠義袞欲何往。倉惶徙以滄江上。至人入水固不濡。何以有此恐怖狀。我知摩詰意未真。欲以筆端調世人。此水此渡俱非實。摩詰亦未嘗下筆。以此觀之。古人作畫。自有指趣。不知山谷何爲作此語。豈猶未能玩意筆墨之外耶。

予日著捫蝨新話。已爲好事者傳之。尙有餘簡。久欲纂次。適茲退朝之餘。未免留滯之難。因理舊稿。兼撫新聞。又得一百則。錄之以爲第二集。非以迂疏閑散。有不暇也。時寓王庠請告於城西之俞家園。心遠地偏。俗客不來。雖無益於討論。尙有資於談笑。貽我同志。不點俗眼。是歲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也。子象。

昔王仲淹講道河汾。受業者蓋千餘人。唐相房玄齡杜如晦輩。皆其門人也。喬等既貴。絕口不道其師。他何望焉。戶掾陳仲友。嘗從子象學。得所謂捫蝨新話者。乃能手鈔以示人。弗少靳。且方句有力者。錄木以廣其傳。實於房杜遠矣。僕於子象。實爲同年生。幸其門弟子之賢。有不亡者存。於是乎喜而書。戊戌仲秋。樵李張諫正卿題於新安文字掾之公廡。

又江淹任訪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自覺
隨年老后山亦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詩
高彭州 岑彭州 老去才雖盡林來與甚
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也聖賢
無此論

白樂天詩性將時其背與之俱來后山老將
衰疾至人與歲時遷 謝靈運詩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翁禪家句中
有眼

詩家有影對如無可詩曉而寒更盡開門落葉
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後山亦曰
輝輝重重露點點微流螢皆是以上句對下
句

秦始皇封松為五大夫而樊宗師終中園亭
記后山和詩皆以柏為蒼官
清遊豈有極事或取 后山和詩
幸介繁榮不避長安主或無言但折然相對
世說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秀酒
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足辰上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故欲異已
謝莊嘗成日卿卿與人共亦何可及懷文曰
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后山詩米已作客兒詒客兒謝靈運小名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計開於四方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儒士數百人相率餞會惠林
佛舍 數百人儒士而餞會以薦東坡何為
者哉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但徠
詩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石與
吾俱人學之則齊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卒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

孫楚除妻服時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
生情於文生覽之悵然增愧之重而黃詩
意不及此大生哀陳詩情生文自哀二人之
意各不同

后山送劉衍移沛于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此
司馬遷所謂羞當世之士
南史庾肩有傳崇南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
麗靡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
任其搖翬歐公作蔡君山墓誌曰烟色有紫
吾不可不為埋後山云至寶不受屏隱然亦
辨寬 胡楚墨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詩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東坡嘗云宅年五君
詠山王五君詩後山亦云未可并山王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
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

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千有餘年矣
云 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為未試之書也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
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
再三嘆憐惜有餘哀不借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為雙鴻鴈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東星何
歷歷白露零野艸時轉綠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翩不念

五

揚子封丹我知遺跡而實此有斗牽牛不負
輒良無窮石固處名復何益
再冉孤生竹結根奉山阿與君為新婦免絲附
女離免絲生有時夫婦會宜十里連結婦
慈德隔山陵思君令人老軒車未何還傷彼
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
萎君竟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榮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遙遙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東坡云莫嫌如多嗚悲涼風事已屬游子寒
無衣錦余道洛浦同袍與我遠獨宿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惜枉駕意前機願得
相親東為東魚魯一或涇渭同流學者相承
靡所遷復每念至末嘗不廢食雪泣擗掌
長嘆焉

右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陽冰本水
師 陽冰
古之君子無須更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更而
不進雖鳴而與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游
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
教其幼暇則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
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
而尊俎升仙升降酬酢相備勉勉汲汲無須
更之問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
訓成其學無須更而去其心非特其進然
也安若無事精思而深念焉其心志調伏
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充道德
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

常乃笑揚子同車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
閭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鳴以適意引
須遙相瞻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眸
右古詩十九首中漫摘數首或可資暇日
閒吟也

陽冰志在古篆始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細想聖
建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
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
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
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
唇舌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振拉咀嚼之勢
隨手萬變任心所欲成可謂通三才之氣集
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大汲冢舊簡
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永
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
不息而然之則音特目進也哉書之所達過
其且夜之所得加於瞞首時且暮瞞夜之別
哉 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
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日夜
中景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
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
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
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
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般泰則飲食
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嘗憤風乎舞雩詠而歸
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嘗于病而易大
夫責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
今之所謂學者既割盜其皮膚擗其土直
此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

七

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

宋方陽等文臣尹格附遺表一十三卷言六

斷山因陽經外雜抄 卷一

1

象象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雨雲天物之形山川并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形人夫子人物之形鬼亦何出鬼物之形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蛇魚龍蟲魚之形舟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膚體膚之形所謂象形者象此而巳耳切母求系著物之貌占陽凶祭燔物之貌凶而尸獲物之貌走千又又步趨之貌飛飛至飛翔之貌內象中王及生實之貌此之謂象貌似形而無形似見而非貌者曰象氣元子乃丁号今之類是也無形無貌而能定位者曰象位夕又上下人之類是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一二三四是也謂之象數數者何謂之數於是乎有相屬已不可狀以屬蛇故即蛇以立五亥不可狀以屬豕以立不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屬六象

之中而不勝其象以其顯者即一物而為之生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魚皆有子而子不勝舉故即人之子而為九子之象禽獸蟲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舉故即女子之為母者而為凡母之象焉是謂明象以主類故曰象象不得而主以其象而託於其非象曰託象火本為炎上之文與焚無尾象故託火以為尾焚作 象作 七本為刀七之七鳥鳥無兩足象故以七為鳥鳥作 鳥作此本為鳥比之此處鳥無四足象故以此為足鹿作 鹿作 此本為背北之北無翼象以此為翼人本為友父之久魚無鱗象故以久為鱗是之謂託象

右鄭樵字漁仲象類經八象第七也象類經十二卷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章然可愛又有字始連環八卷今並藏也叔重專為象學而野王雖以據書用世既久故象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幾焉大厯間李陽水獨以象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已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錯初承詔與勾中正葛端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源歟錯無恙時錯苦許氏偏旁與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請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錯又為錯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訛莫光顯余訪求久不得其七八閱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有謂小學

故絕久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欲諸兄弟家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振振振振為一書使學者復觀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誠便於檢閱然尚以四聲則偏傍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固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者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注氏本在上未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某德未重修繁省失當有損利於訛刊定即詔祁戩與彭年同修而丁度等亦與之實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字極多與彭年丘雍等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解既深久之連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而不假此遂一切存而不肯言字書者求其心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爾偏旁橫豎且登不知知其文之理即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委石也安石初足說文單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繁所失更多不幸驟喪附和者益眾而鑿愈益字書自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利試讀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學吏紹聖復用者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洎喪道真此吾蘇氏力攻王氏而不可置也若一切置此不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光矣而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

別為一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于學官而廣韻王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有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集次而唐儀鳳後郭知奇等又附益之特就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釋略復加刊正別為唐韻之名故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實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即故或云廣韻不同錯修韻諸因之今五行先後並改以集韻為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志學乎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先為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旨意云

許氏說文五音韻譜諸書託新監江州大率舍賞端修從政編次端修官為江夏令余識之頗知篆學雖曾孫也續字直隸仁宗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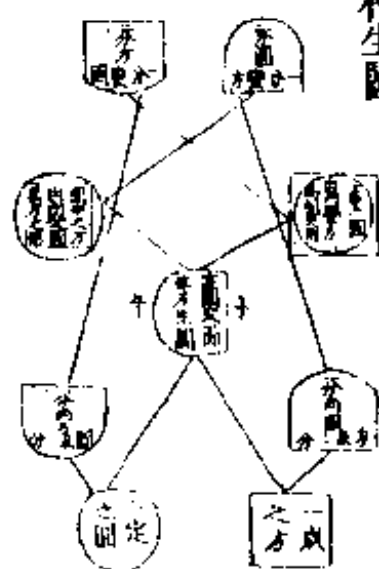
蓋在武陵書與賈誼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篇所次五音諸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之則字之有彰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實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須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蓋初作

五音韻譜不取系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切韻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繁瑣殊不相維殊古文奇字並陳畢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便捷不愧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自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訂新粗或增或損而去鄉論一星終及歸則舊迹亦盡矣後生雖多俊才頗不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東之高閣邇來遂寧適與餘杭廣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韻東南凡江浙扁旁與其金石刻多仲房筆畫則來暇則出五音譜求其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蓋曰姑徐之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宗曰明非謙誠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入京爲黃冠師始世外上陳學中實愛之重之特識端首夫豈若明之樂授劉成爲入書林爲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如九牛一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習懷本趣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本則所謂以叔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叔重起東從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若此則說文解字形骸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便捷但不免移使叔重部敘亦舊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記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相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至謂仲房鑒叔重布嘆夫小學故絕久矣自是其後與平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錄崇寧以來用葉編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房則徐效明叔而仲房最所喜者獨張謂其曰明非謙誠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亦其形骸分點畫剖判真偽計校毫髮視楚金兄弟及郭忠恕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其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一終亥則其形也廣韻集韻始東移法則其體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則字之本平偏旁尚矣五音譜按本遂定刻於莫簡之變其先收錄人家者往往皆珍惜之其書始東終甲不用許氏部敘大類蜀中俗本玉篇與先生初意不同及論至後序乃是廣仲房仲房雖有分間布白之能觀其篆隸筆蹟若不辭書意者以此詮次乃不若只用費瑄修所定尚不違許氏之舊也後序及跋尾要自別行要須各行等語先生豈亦不足於是耶前序注云古文編文疑是召悅所增入按叔重自序今錄篆文今以古編所記可以無疑說文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

前反切繫傳四十篇今行於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卷爲二卷共二十八卷未解反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敘通等十二卷爲許氏義疏亦自有若韻譜雖不作可也

方圓相生圖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耳目與口也區區耳目口之學者無觀我之圖焉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吾之願也吾小人耳又何足學哉
異時觀揚雄易圖先天方圖圖下有此一本不著其所自但云相傳以爲先天圖注脚頗不解其義後於張學古得此乃知爲鄭少梅所作乾元萬象圖坎艮坤如先天之序八卦相次而各相配不用先天之位理趣亦深密少梅長於易有書行世此其所自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陰宮崔嵬瀟灑西征賦云九峻嶸嶸太一龍嵒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嶺岧峴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按周禮玉之天者曰球其大爲靈蓋以縣出美

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圖楊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經魏伯陽參同契邵雍先天皇極經世書而已惜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經世書泥於文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鍛煉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又爲異端也堯夫毅然擢去文字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爲律曆之用難矣哉四家之學皆非於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復無文字解注而世亦以爲無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圓相生圖爲先天圖注脚此之四家者爲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圖之中於易之學爲最要易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天地四時日月之理也苟不能參易其理詎敢欺我同志乎有意於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玉欲曰藍田若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苦年飲之肥而夫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苦泉羊洛水漿
石鼓文在秦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被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鄭斯勗紀其事云虞雍欲陽其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城縣屬上郡周隋不改大城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難半之義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塞門及幽敵戰具或問曰邊城無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定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觀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慮之心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塞門諸者勇之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爲相兼轉運都使

宋高祖經略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於此
縣本故滕國漢舊縣也屬魯國宋屬彭城郡
漢末太傅陳蕭子遠為魯相改曰成
縣秦記曰王曰韓有劍戟出於魯漢蔡州西平
縣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
刀劍
漢州字中問誤去木元和三年字有加小焉
鉅鹿縣本漢南樂縣地樂力主反
魏長賢貞觀七年追賜定州刺史即徵父也
吳以陸遜為江陵使東晉王悅督州州悅始於
江陵營城府
學州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遷諸戎始統有其地
乃置學州蓋學山川重疊為義白水一名學
江水在州西六十里
肅州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
外有水便名為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
非朝位但是皇帝之宮禮與其尊也宮儀故
清廟茅屋止取其恭明堂夾室止取其明初
無事於壯觀況五門之設皆有所為路門則
為路辰應門則為明堂庫門則為庫庫庫庫
則為外朝號令所出雉門則為兩觀外達雉
堦若置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則路庫庫庫
復何為而設乎故唐儒顏氏云門有象應不
應施杜郊野漢儒鄭氏云明堂本非朝位周
公權用之此說最為合理可以為明據矣
或問明堂建立之地合在甚處先生曰合在
應門之內祖社之間如仁廟就大慶殿權夾
五室為之可謂昭合禮意曰杜郊廟時嘗欲
建明堂於內殿之前議者謂路不得由中
而罷先生曰古者祭路未嘗由中故有賁階
有賁階書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卑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政綏明堂杜中諸

此書比其地志應為有益於學者上焉紀
三國南北朝廷政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
之制不甚相遠而又紀載簡潔實賦得善事
之實言甫在唐不得為賢宰相然體國經野
於此尚可考不可以人廢言也
或問明堂當在甚處先生曰合在應門之內路
寢之前祖社在左社既在右則明堂自合居
中況應門既為應天而設則明堂在內可無
疑矣然則亦有據乎曰有據在明堂朝位武
王沒周公攝政四方諸侯大會於外朝則
情不安欲於祖廟則地狹不足以容眾因明
堂有三階四門故因明堂而用之置三公九卿五
等於三階之前置四夷之國於四門之外故
知明堂之位應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也然則
先儒置明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以朝諸侯
兼以享帝其規模壯觀亦無取乎曰明堂本
不待直入故分而為左右耳尚何疑於此
哉
環溪先生問對中錄出先生名沈字德遠
撫州人其學長於周禮有書行於世觀文
得其書稱其該洽兄弟叔姪皆能詩虎臣
亦其族也宋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殿人
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
王宮正堂若大廟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宮
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屋重屋復格漆井
設移旅楹南階玄陸提唐山牆臺門玄間
其言三古同制吳說為長

此先天環中圖中央之外第三規玄黃色相交
者也易大傳曰四象生八卦邵子曰陽交於陰
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
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又曰四分爲八
又曰四象生八卦之類又曰四象交而成八卦
又曰三變而八卦成矣又曰八卦何謂也曰謂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
其間矣
者亦不可以細故未節而忽之也字書之始
作也有其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
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
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信七年音如審成
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通卦音賦否之否
并卦音舉上之上雖以如近言之又大過音
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為音矣是音字起於晉
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
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
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見路
摩詰知微端緒遠矣清濁纖悉必計世莫不
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金辨少溫之誤是
矣若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溫
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
僧因釋經而流行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
西羌之人忽劣為報答陸為科范光為鈞



今知引州任疾直發易心學中錄出太極兩
儀之說惟朱文公初畫為儀再畫為象之說
又以一洗傳注之陋然其為圖每一畫已必
分而為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而生近
一而分為陰陽而八卦具此朱圖似徑便然
又公原畫之贊則此圖尚未及之也若夫
衣黃裳之說其寓言哉
說文攷詞也從矢引省欽矢者取詞之初所之
率陽水云蒼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為之
訓矢引則為矧其類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臣
諧以為周禮六書無形象者莫過矧字則取法
於耳又爾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爾則
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為矧在左右皆音六
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為
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之甚
學者之事固有僅而集之自首而不知其有
妄鑿為圖為龍為孔南蠻之人以不闢為班
不乃為據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遠
逐相承久而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
溫之疏亦可自警
王嘉傳京帝欲封董賢王嘉與賢廷上封事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必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慶慶厚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各承以長當封眾人歸楚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上疏其言而止愚按
此言雖務為婉順以冀易從而導人主以分
謬途非反不若文帝之聞言而止
馬融後於鄭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
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
蓋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為章草吳祐謂融曰

李公即諱公何面目見人乎愚按此件係氏
帶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兒
從胡方朔方何其壯也傳謂居守器服多存
修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其
甚於此乎馬援謂松資固曰凡人為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
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
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軀
保祿者無不為也范滂宗論曰事苦則矜
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虞深登高不懼者
奢廢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愚
意相近而不同左傳隨會能賤而有恥風俗
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
內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繁至未
如之何則沒而歸於苟且散歲月習者便
文飾說以規實論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
勉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非為非以為常
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
就矣退不消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
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
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為士者
所當然乎何所憚憚何所難難而難不擇所
安決所擇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為貴溪視前
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得
而陳君自視然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
及此其所以為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
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廡門廡
漏繕治加壯制表其坊扁曰巾義進學
致書請記於余陳君所明著如此斯邑之
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達者以無負
陳君之意哉

傳所記治古之俗者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
然者有矣我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中
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先齊之
道不過如此此非有其高難行之事何至遠
視古俗自倍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
欲之所制意之所為獨不可明考竟國所
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論古制則
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愚之然不
狗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證
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書為士而託焉以自
恕安在甚為士矣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
之訓如日星傳注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
揮而蔽以為蔽家藏其珠人誦其言而所及
及者顯非其事又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
唐不遠千里而進士第崇寧五年除右正言
乞議天威上曰龍職豈能當天變乎遂呈恐
未論上曰麻馬也一夕無疾而斃或者便為
星拂之致應天止如是耶至遠對此語其
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色曰京不遠對京
大臣宜省微引思如此真對大非昌言諫官
陳雍會劾京愚弄朝廷信有之也陛下知歸
過於已天下幸甚上曰此語非欺則使使人
殆不遠對使恐不足以盡京之過再進劄子
乞罷修造及止絕諸司浮費并非延賜子及
論當十錢與令準者讀史切中時病除左正
言論京安國不合獻後尚書省議上曰京嘗
言當客此人至遠對外人言京待欲作宅第
上曰庸有此京欲崇麗之耳外人不知也
只兩月前京居申朱謬來留京要得婦第又
為京足疾乘騎難乞就近處路逐朝廷亦未

有指揮近處無以易者中居中原意有所在
否不遠對外議謂陛下已許之矣上曰無但
居中近亦未乞賜京第亦只欲得近便處且
云以尊而罷京為非甚不還京相天特勸京
當復有大雷雷之恐此語殆助其疑其請
之必從不遠對居中人謂京腹心陛下何以
語之上曰朕與他道是遠未久熟京以代朕
責也銷災與變尚未知所出遠復京相天下
謂何若要賜第却待商量至遠對觀此則昨
未移省之請不無使之者皆人所不敢及者
後卒為惡直者所迷晚年優游鄉里人所推
敬正端明為狀元歸見公乞言與之語有宜
退不宜進宜實不宜虛宜慎不宜勇之說有
味其言也子美謫棄可貴可知華亭縣有報
後知房州

有良富齊方與家章英裔大抵不盡合
查查兄子種為常侍騎謂益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欲刻治曰種曰種久手懸
按子思子其祖儀禮者叙祖古人稱字者尊
之卑者字尊當然之禮也
晁唐傳助考長教射疏及遠劉仲馬曰長教恐
誤或者助考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教有鋼又不可射又李陵傳
連弩貢父曰益如今之令彈或併兩弩共一
弦之類二對近世人乃言如今九牛大弩以
槍為矢及合弩云此制不惟未見亦未嘗
聞有此
韓退之貶陽山令過順宗即位恩赦以赦文之
靈尚嫌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
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為繫不得供初機
又憶昨行云任文未摘崖州嶺難得赦有常

歐公金華詩意知文章東遂使網羅挂黃太
史蒼倖天詩後生微文采昭彰若孔聖
陸宣公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久矣以及道為權君上行
之必求衆臣下用之必殞身伊川云秦漢以
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亦識此義
漢張安世傳上追思張賀欲封其家為世侯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也 安世深
辭賀封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 明年復下
詔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建武九年追封陰貴
人父
燕刺王傳詐言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
之非常如得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
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讎也
齊懷王閔傳元符六年廟立為齊王師古曰於
所任使暴百姓怨之案此病自王莽素史以
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
乞詔遣臣等察吏更命官職試十取三焉今運
司貢士防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曰不宿飲食不事出入不節
尊民養時及有嘉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
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感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 弄法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燦為
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明而治 治官室
飾臺榭內淫寵犯顏威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
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 好攻戰輕百
姓飾職郭侯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
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廟受策也
楊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蘇諸文曰
今日蘇補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思也韓文公
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工敦
自謂王處仲傳後古人呼字最重如孔子之
字人皆稱之雖門人與其孫子思及孟子以
後至于今呼仲尼未有自呼者者自呼防
見乎此又臣衡傳注午以求德蓋人所自稱
鼎衡字也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尚也須注郎臺
下周室恩按郎官之稱恐以此漢子弟多是
父任為三署郎後世子弟呼幾郎者疑亦以
此不然未知所取之義
東漢公孫瓚記過志善雖此必報州里善士名
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
分當責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
分而微霜露其於王事出軍行師紀旌杖銀
警士果抗威試所以征時逆止暴亂也 簡
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
滅精神放越聖人為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
祀以終孝道 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
仲舒錯雜曰至向子欽治左氏傳其春秋意
亦已乖矣宣元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推仲舒
別向欽傳欽雖孟夏庚辰房谷未季壽之
徒所陳行事記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
君子篇按此其說亦不可解故記于此以俟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袁粲傳已著
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傳事

景仁取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由往來日以
十款影迹則密莫有知者收滿之日召景
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
知其為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
得不窮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魏郡關平原侯家永防閑以禮田是不合庶
子劉楨諫曰君侯族庶子之春華忌家丞之
秋實慮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辭而惜呂伯
之無對是樂春華之繁華而忌秋實之甘口
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籍有疾事史傳疾者士本無官情疾亦草
也史記茅茨不剪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
則茨又為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兩元豐行元
豐聖人與天通十五日一雨風或謂微幸
再相
而取逆無寧曰民憂高賢動作則於此渠不
思回風惜往日音約何處其追而屬後來文
類玉与差意竊恨此久聊扶于戰疑玄復為
我吟青以爲我悲徘徊廟門晚寒日下中庭
換子香快矣敗楚幾幾其國三問同姓之卿
義為君親決不稱骨以自足也離騷泛論太
廣五千五聖未見向書全文指為伍胥士困
嚼之九章涉江言賢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五
子建旗兮此于蒞臨此正引旁向而言王遠
隨情願以為骨又釋矣悲回風章云吳信謠
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吳之憂楚之事也
蓋先生之積怨深怨而憂仇敵之憂原意為
此故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詞原安
得先沉流而後為文此足明後人哀原而平
之之作無疑也且世傳原沉流始與稱太白
挽月無異蓋平懷沙賦作之後文詞尚多

王介甫于技藝學陽萬本母洪與孫枝取杜子
美賦相花未吐孫枝之管鳳相辭此未嘗如
母洪與孫枝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為子母
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 異苑龜字元精桑字子
明
秦卡本未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
為一昔之期 王夜結期也
嘗謂屈原自投汨羅此乃祖來傳襲之誤往過
梯歸謂清烈廟堂題詩辨正一事漫附于此
扶顛危雖抱流放若愛君終不夢烏平義之
畫木世垂忠烈子胥因激烈藉館鞭尸於
吳實虎於楚乃果與大夫視國賊制刀理
則宜詎忍形誅嘆歸離騷影施隨儒暗喻紀
解釋紛牽離者尚置焉稱翻以骨為詞格順
真絕筆於此哉所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漁
父章句所載吾寧華紅魚之腹中此亦乘桴
浮海之意孔子遂遠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嘗
有從月事乎
右王介甫問呂望之解舟詩李章注
前漢地理志管地土聖久遠周公道化銷微孔
氏庠序東漢地狹民眾頗有禁麻之禁亡林
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越商賈好貨賤多巧偽
喪祭之禮文備實繁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
按此時去聖人之世未遠習之壞已若此
吳中書令賀邵曰比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偽相
買人執反理之詞士吐逆道之論遂使清議
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逆道蓋君子小人陰
陽之性相反如君子好遊小人否小人用壯
君子問

胡明仲許諸葛亮 當此之時蜀喪元帥陳賊
而歸魏師歡欣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
焉時運不替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
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
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參攷使
人懷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
孤兒寡婦孤獨以取天下猶如猶羞而不取
然則猶幸奪雄伯於微頃間何足道哉以是
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 又評唐太宗功業
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述耳而行事是
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特於是焉
以爲師資可不辨乎 揚再思繼再思貴爲
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孤之號 自無知
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東之崔元暉之徒矣
使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
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
難勝哉子孫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按此
漢時墓有祠堂 又評
夏族勝從父子建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名建
又曰同產弟于實爲累內史
元次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
以酒自醉 云歌曰元子樂矣我身我日我
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
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 此司馬公耳目
口鼻皆爲我之意
方中張湯傳孟康曰陵上土作方師古曰古謂
掘地爲防曰方趙廣漢傳廣作平陵方上
李林甫身未及美劉栢扶口夷諸庶人以罪十
九年所積積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流記
黨披取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
不可得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張

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
勉勉於爲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東之元暉
之徒無善可稱而又惟寬懷是誠再思之不
若也 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
載自期而已矣 高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
不以一物自累本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
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
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蓋世教 又
又手抄 又手抄
兩傳傳勝曰竊見國家徵監常爲徵賢者
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爲駕漢時招
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進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
馬郎漢韓福歸亦詔行進舍宿歲時羊酒未
衆皆知韓福故事師古曰於傳舍上若今官
人行道過驛也按此非有詔不合宿
御張九齡嚴挺之盧綽諸人坐榮死哀會無
此患而國患終不益戒隨以族滅
蕭望之傳師古曰蕭望之字長公自稱人會
稽并屬楚縣林口楚人晚急也又下文朋曰
我聞東人 又云 又云 又云
唐中宗贊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爲善者
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爲惡者
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矣而小
人之應運以爲天道難知爲善者未必福爲
惡者未必禍也
張翰字季鷹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問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歎末去勢執其手愴
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
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 云 問
敗人謂見歎此與翰明歸去來意同非謂督

公孫瓚兵屢敗相擊蔡京以鐵爲門植戟三百
萬斛曰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董卓築塢於
鄆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曰事成可以雄據
天下不成亦足以老
溫公曰古之所謂文 今之文乃古之辭
衆經傳中未有以辭爲文者
孟東野哭盧殿詩有文死更香又曰無文生亦
腥
皇帝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置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象
蔡邕傳三五法 謂魯姬之家及兩州人不得
交焉爲官謙承書曰史邨遷山陽太守其妻
鉅鹿薛氏女以三互自轉拜平原相
邨傳又云邨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養
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又云邨五帝於
邨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邨養
李章注 云 其實與復之義天理人心之所
同不可以紛爭言
又賦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
神此退之恭李邕書也恐陳言務去王介甫
誤說古人一言一句欲其自得不出人共機
杆
鮑宣傳 云 今朝臣亡有大儒骨硬白首青艾
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自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臣未見也此病今有之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
數皆能守官承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
事上憂國如問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
餘日糧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
價不取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
人皆若問下親臨其家老寡宿賦銷縮推退
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問下修理鎮服布宣

孝敬養老辭非示人體代皆帝者之大業祖
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茂宮內產
生史辛小汚屢生忌故 解除謂謝過也小
汚謂病及死也思按靈帝時人主親迎氣親
祠祀之禮猶未盡廢有故不出猶有解除謝
過之文雖亦未世弊與猶以不親祭爲過而
謝之也
臣以李元質得罪上書皆稱父子
王介甫字諱詩諱臣本自繫安危能作
禍基但願君王誅守詔不慈官裏有西施李
奉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
程正叔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盡也若已盡
雖管仲奈何木有心豈尚能用管仲之理程
說知本王李何其誤也
介甫諫蜀志詩云戰紛爭共一毛可憐身後兩
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
見有忠於君者於親者雖在千百季之前猶
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懷於左右以求
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
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
懼再拜 又
辛酉張京兆尹字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
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
憲和務在苛虐比年早曉先聖憂人特詔通
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素
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固承以來增毒
蠲此無辜驚駭深所與朕嗣守洪業敷弘
理道寧容貪竊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
憲尚從優貸俾佐達藩實諸事李實還驛還
至京兆尹恃寵復懷不顧大法是時春夏旱
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

給進奉券對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匠皆苗以應官役人成輔端為諷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請於朝杖殺之實過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與御史相過戶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謀事騎者實避遂奏播為三京令廷詣之陵輟公卿已下隨喜起赴奉遷馳制廷畏忌之皆有詔免殺內通相實不自用詔書微之如初勇於殺害人更不懼生至誌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進道伺之實出間道獲免

右韓文公上李實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實錄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每是有求於人其詞輒卑諂不可據

吳丹傳世至天祥歷八百餘歲女真以小事之天祥不道交婢女真女真不忌乃治兵

風嶺嶺溪分水嶺數路備戰數項來奔衛公告諭將士戮力迎敵交戰數十陣大勝使今年春金賊四太子又與皇弟耶律頌于戶萬戶會首率大軍十餘萬來仙人關殺金平

右保蜀碑 此碑在蜀中碑文不詳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魏縣魏縣為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應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為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

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其來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動貨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

孔明卒而動貨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

選將以掩其憤一舉而得契丹地八百里兵益強種益豐士氣益振建就人金為尚以契丹與中國和約久慮其恃後於我也始遣使通好獻燕雲之地圖其界契丹朝廷可之宣和六年除尚書左丞王安中帥燕山以降將郭藥師副之七年冬十二月藥師叛燕山大金遣兵趨京師明年春正月傳城不秋九月太原破又明年夏元河東河北陷又明年秋九月我師敗績于富平吳玠江東西湖南北破無河漢原陷又明年夏環慶陷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并宜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玠公據和尙原護川口紹興三年春金賊都統偽吳玠及厚友耶律若哲合董馬五太師以人帥率女真契丹漢兒諸路偽官叛兵數萬寇金商州犯澤州公分布將兵燒

四十七良三十五其餘不若其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雲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繼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祥

漢明矣

右唐于西宮國大錄出三國事

端平二年 八日發金陵後有素問節錄大意黃帝岐伯問對富公內經泰和述六氣之論

厥後越人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張仲景撰其遺緒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兩篇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為之訓解缺第七卷迄唐寶應中大僕王冰篤好之太為次註嘉祐中命林億等搜訪是正十正三四又採漢唐書經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十家增注義二千餘條

右素問序 林億

於世者得數十家增注義二千餘條

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共十八卷即內經也王冰所又素問外九卷東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脉經各九卷皇甫士安鍼經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九卷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為靈樞

右王冰序注 上古聖人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注云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注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

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注

陽化氣陰成形 注寒氣生濕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痰涎泄瀉下注濁氣在上則生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

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味和則精長食之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傷氣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其志為怒

水乾則腎氣不替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春長者少云 行於今夏春長逆之則傷心秋為燥應春收者少行於今冬至重病秋養收逆之則傷肺冬為陰應春藏者少行於今春藏逆之則傷腎春為陽應春生者少行於今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痺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又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臟腑中則藏陰府陽

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

地為火在體為脉在志為喜喜在中

地為土在體為肉在志為思思在西

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

手足不如右強也。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肝脾而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腎膽而足不使也。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於邪其氣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注道經義曰：夏居肝鬼解則至道不亂神處心。云云。意託脾云：鬼在脾云：志藏腎志營則骨節滿實此本知道義釋難為之姑錄出。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其治六府。其治五臟。其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其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之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於皮膚筋脉。

大其略論曰：司馬遷撰左氏國語則世本戰國策條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漢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重貨殖通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蔽傷道所以遇刑之咎也。云云。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族傳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云云。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者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之論序道蓋有激而云至於字相如而不字蕭曹陳董則疑之文帝後有字者多惟賈生不字亦是本安。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而氣之不足者溫之以氣。而精之不足者補之以味。二陽之病。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脉也。夫腸胃受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云云。地以九九制會。云云。人有六谷十二分小穀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命。注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脉之部分也。小經所會謂之小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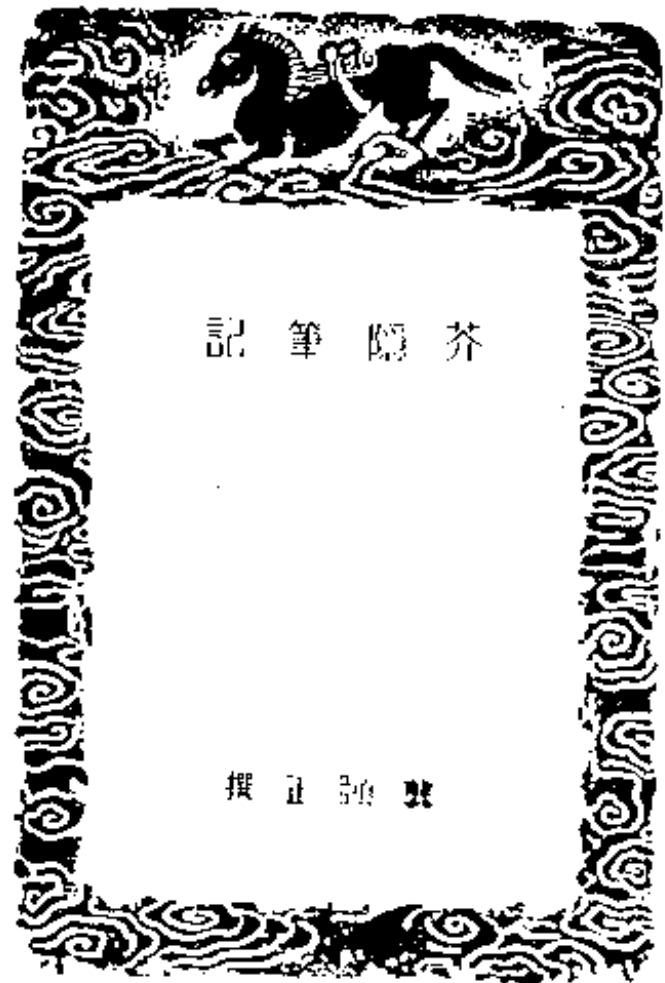
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撰前史遺事傍貫其間作後傳數十篇因樹酌前史而議正得靜思屈原沈遠億貫誼取微蘭爭節忌絲滑共識焉。

右韓文公陪侍御游湖西寺所謂椒蘭妬忌者謂是懷王之弟司馬子蘭楚大夫子椒王逸固有此意今韓公又言之而朱文公不以爲然。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粹也夫物老死於地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而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不復反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膏爲髓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然後髮形於有物皆鹹而

不能返故鹹者七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而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增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混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壘之泉皆天地之元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滅也豈不然哉。吾讀居隱耳。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醴醴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不窮吾嘗中夜而起望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吸者。未如彼氣力壯健。雖飲之亦不覺其甘。而三三而飲之。則其甘自出。此其所以然也。何哉。蓋此水之在宮中。無主以養。而飲之者。其氣力壯健。故能知其甘。而飲之者。其氣力衰弱。故不能知其甘。此其所以然也。吾嘗讀正經外雜錄卷之二。



記筆隱芥

撰正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芥隱筆記一卷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光宗受禪改今名為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筆記者考龔元吉南劉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為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正考證博洽具有根柢而外諸處亦時有之如韓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為杜甫詩公羊傳孔父義形於色誤以為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作梨花雪詩誤以為王建信平考證之難然統合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為甲乙也每條下多有註語其中班固賓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堂懷古一條明註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似非頤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芥隱筆記

宋龔頤正撰

八十一萬歲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壽壽北斗戾南山推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為聖節詩用八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千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禍雙

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記漢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街四目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咒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街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飄然韻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

東坡宸奎閣碑銘魏魏仁皇體合自然神雕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雕得道非有師也

蜂蟻

又蜂蟻發於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蟻發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也蜂蟻二字東坡屢用之十餘歲時老蘇令作於蜂蟻老蘇愛此語年少時所作故不傳東坡作類聚事記與蘇軾元兩用之

殺之三宿之三

芥隱筆記

照應閣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間有云皇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蘇蓋宗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如已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符應亦有據依蘇漢孔融傳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如已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退之用字

退之孔戣諡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據說文升而集反二十并也升連達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白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案王肅廿字如拾切二十并入切四十也廣韻二十七合也卅字先國切三十也卅先卅字音級二十八音又收

騰驤字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蓋用史記騶衍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意最為奇史記騶衍此豈有意王以仁義伐紂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趙孟柯稱大王去邲此豈有意世俗苟合而已哉出孟柯傳

黃石白猿

杜牧之詩投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宇文盛墓誌云投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浙綿冰酒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庚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絮設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退之詩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用前漢敘傳福不盈背航

禍溢於世文選載班固答賓客勸為樂事

東坡泗州塔詩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蓋用劉夢得同義
于陸其時在澤伊種之喜乃種之厄同舟于江其時在
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意

杜子美詩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禹蓋求之於其詩舜舉十六相
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意特有所指余
以為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
知歸又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蓋
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銘說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春秋贊
文公出已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為賦詩曰有龍于飛
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
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稿死于中野而刊正者以
丞為承其未知此欺案看世家文公得歸實從亡推亦
不為承其未知此欺

陳琳書

魏陳琳與曹洪書云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楹堅
不可入蓋宗路溫舒盡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太史公亦有盡地為牢執不入刻木

山谷用巴西字

山谷詩暖夢不如放鹿羊終嫺巴西按說苑樂羊為

芥隱筆記

芥隱筆記

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
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還之樂羊食之盡
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賊果下之遂為魏文侯
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
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
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
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
能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退之越裳操

越裳操執荒于門執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詩定
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音于桑田顏
師古急就章注古者田陳聲相近漢章詔邪徑賊良田
讒口害善人桂樹蔭不實黃雀巢其顛易林噬嗑之未
濟曰邪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為王主
田

閑已賦辨寬字

退之閑已賦獨閑閑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
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
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
諼寬音區權切裕也
諼寬也諼光元切

淮西碑辨謀字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易林比之家入曰懿公淺恩不深
受謀夫之乾曰狼戾靡謀無言不殊節之否曰張陳嘉
謀贊成漢都又淮蔡為亂天子伐之詩死生契闊與子
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大元斷
首決不決兩仇不闕乃後有鐵成公殺天地賦斷龍足
而續毀鍊五色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

何陰陽之難測俾二儀之參闔參加切案晉書文苑
類名也字子安為天地賦中云斷
毫足而續毀鍊五色而補缺云云

辨古人用牙字

毛穎傳今日之獲不角不牙不羽之徒詩祈父予王之
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易林訟之鼎虎聚牙以
待狔猪太玄首夷其牙或飲之徒狔殺其牙發以張弧
急就章款冬貝母豨狼牙亭歷枯梗龍骨枯楊雄豫州
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此胡切

古人用山字

退之謝自然詩童騷無所識但問有神仙輕生學其術
乃在金泉山詩斯千秋秩斯千幽幽南山古詩藁砧今
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詞招魂
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珠綴刻方連
楊雄解嘲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
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
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敘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
規大河列郡新連山所旃切說文山宣也新連山名謂
置郡至此

辨口字

元和聖德詩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皇去鎮劉闢守後
血人于牙不肯吐口詩正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
自口秀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正考父昭七年鼎銘
一命而復再命而假三命而俯術繼而走亦莫余敢侮
惟於是焉於是以餉余口漢書漁池志白渠之歌出於何
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為雲決渠為雨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澗且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
萬之口上林賦出乎椒邱之闕行乎州湖之浦經乎桂

林之中過乎決莽之望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臨隱之口西京賦鄙生手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會考

辨厚字音

又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詩巧言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易林頤之節曰文王四乳仁愛篤厚叔七發曰梁孝王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閑處飲食則溫淳甘腴

辨敵字音

各安厥位訓厥咄咄正月元月初見宗祖詩南山蘇麻如之何衡從其敵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易林歸妹之坤口喘牛傷暑弗能成敵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脩族世之所繫工用高曾之規矩

辨垢厚字

帝車回來口正當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剝破切磨滅垢垢績功臣副拔賢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下與厚五切垢與者詩南山有臺南山有枸北山有樓主樂只君子遐不作黃

辨寫字音

未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脂肅詩鬱鬱零露潯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寫詩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辨開字音

退之詩孟東野失子詩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還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漢李廣傳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注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上林賦赤瑕駁犖雜重其間璫采琬琰和氏出焉班固西都賦哀以藻繡絡以編

辨渴字音

連亦作隨侯明月錯落其間曹直瑟歌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

辨垂字音

送文暢師下閑迷惑胸屏聽聲若飲水救渴列子黃帝之所聽聲也詩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荷無飢渴林豫之貢曰泉閉澤竭王母飢渴黃庭經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調

辨垂字音

猛虎行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六月夢蕭蕭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漢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漢律歷敘傳官失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庶研其幾崔駰達旨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王逸九思分紛載矩兮高將咨詢兮皇義道何卑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

辨穠字音

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豐之未濟曰沾洽時潤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滋潤度傷害禾稼國

辨穠字音

贈唐衢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捕兮牛可觸詩麟之趾麟之角振振公族漢律歷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東方朔傳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仲長統騰蛇奔鱗神龍能乘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郭璞共工贊共工赫怒不用是觸地虧與維天

辨蛇字音

缺乾角山角虛切見衣服集傳直畫牧牛圖野夫小蛇委蛇之勿遺牛角牛角中道宿驚沙卷於旗鳥尾視被角詩念公篤行李野飯中道宿驚沙卷於旗鳥尾視被角

辨蛇字音

東方朔詩方朔聞不喜礙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援詩羔羊素絲五蛇委蛇委蛇易林長尾委蛇畫地成河場雄反離騷既亡驚車之幽謫兮駕八龍之安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張衡西京賦咸河馮懷洲城驚蛟蛇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頭潘委蛇注千里水永溺餘波

辨降字音

劉統軍碑琳後來降公不有功詩草蟲憂心忡忡我心則降孟子曰涿水者洪水也楚辭四川降散徐遷揚雄河東賦雲霧乘而來迎兮澤滲瀝而下降蕭條其幽藹兮淪汎汎以豐隆馬融笛賦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阮籍寄懷詩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

辨售字音

送劉師服詩齋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豈不久惟悻為功忌中休詩谷風賈用不售樂府瓊頭水歌將頭樓蘭郵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賈物出手也

辨售字音

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玉九辨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于素餐塞九淵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易林謙之坎曰懸鵲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煩備也

哀字音切於希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娶其所有以待所歸兮荷兮違兮心之哀兮宋玉九辨觀杪秋之遙夜兮心懷愀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劉向九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仿徨而遊覽兮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葉之黃黃元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

查似字

退之聖德詩查似堯禹查似蓋用禮記夫子之言禮記子思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了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查似重有憂者

用泐字

荆公常夷甫誌文石可泐也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爲再劫而後掛之劫謂石解散也

荆公押而字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鮮抗波詩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旃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微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景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秘於此也

芥隱筆記

正老杜自平詩

杜詩自平官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宦官呂太一爲廣南市舶使反注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云自平中呂太一也莫曉其義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官偶訪元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官開元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寧爲太一宮使尤謬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鸞歸龍鳳凰鳳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鳳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莊子故人喜鵬而忘之堅子請曰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其主人曰我豈不能鳴者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鵬鳥者每從鵬鳥其父曰吾聞鵬鳥皆從汝故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鵬鳥舞而不下

杜詩古今本不同

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業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勅賜印筆法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清新廣開府豪邁飽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話斯文九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爲君歡笑倩傍人爲正冠及再把茱萸仔細看又芹泥隨燕菊葉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筆已近苦寒夜長貧怪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食疎甚忍待江山麗之類不可舉舉也

荆公用麥氣字

荆公曉日晚風生麥氣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麥

氣始清和

老杜秦城字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秦城依北斗郭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夢得望賦亦云城依斗兮闌干春亦無義亦不可對鄧樹也

樂天詩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荆公用歸字

荆公詩綠攬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意 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老杜用受字進字逗字

老杜受字進字逗字最用工夫吹面受和風脩竹不受暑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村

作詩祖述有自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恨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煙樹陰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陰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作詩得意句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

老樹半身濕先君故効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淒淒
晨春草長謂頤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
閱訪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腹腹謂腹然可佳殆
亦有所祖云

唐朝酒價 貞元間左右唐酒價家莫能
封丁有公以三百青銅錢對

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飲美仇
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嫌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又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曹子建樂府詩集宴平樂美酒十千
十千恐未必酒價酒美而價貴耳

八十為八秩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
白樂天履用之自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 時俗謂
上為同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蒲桃 琵琶 調笑 司馬

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 蒲桃太
厚酒名 銀舍繁落盡

金屑琵琶糖秦再思記異錄溫州朱史君有一妓善胡
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魂飛寥 今上 輓歸煙只住人開

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字亦從
瓜聲 晉書阮咸傳唐元行沖傳琵琶字並
無音唐書音訓外咸傳調笑音訓 打嫌調笑易

飲訝卷波遲 調笑打曲名 燭淚連盤結蒲桃又對東

溪野枇杷上林賦枇杷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
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武元衡亦

有唯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用淵明詩 淵明有貴子詩雖有五男兒終不
好種筆淵明豈特有女或謂此

詩作於未得
之前客有足理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尉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病四十

身猶瘦三歲女非男猶勝無尉情時一撫

東坡德星句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
時雨助成功福似德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東坡用樂天詩格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
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為海外上元詩 東坡惠州上
元夜詩前年
荷玉華端門萬枝燈云云
今年江海上雲房齊山僧

樂天與子美詩一意

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
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好
多寒誰可抹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
都蓋洛陽城

李商隱詩

商隱有點竄美典典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樂天有毛
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

詩中用愛閑字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
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老杜樂天詩語

詩中用而今匹匹如些些耳冷妬他欺我生憎勿留羸垂
溫徹皆樂天語相 欺欺有底也白也知差底斬新避莫
皆老杜詩

太史公司馬相如贊

太史公作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
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
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而自序曰易著天

平意色已

王 樂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古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北壯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
長於治人

魚千里

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盆為沼以石為鰻魚
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山谷鰻用魚千里字
一坑又小池已築魚千里原地仍栽字石
區又爭名制市魚千里觀道詩書約一班

北征詩 黃斗插子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全月餽詩元和庚
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兩寶歷元
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柳耆卿詞語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為柳詞耳

樂天長恨歌

樂天有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
蕭蕭詩露垂紅萼淚闌干

牧之助勦字

牧之詩塵土驚助勦樂天委命不勦勦

詩用闕在字

詩中用闕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盡 上
在不如吾 樂天用
格是字 汝人閒闕

轉席

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
上 上
聲 轉席錦繡一條斜

蘇小小

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 音伊
邪反

52

主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石林花著雨燕歸湖水香
風聲帶長又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其意

古人作文皆有依倣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退之送窮文學逐貧賦 老杜杜鵑詩模寫鮑照別公

作虎圖行全倣老杜

老杜用元白見來東坡所以用之

意匠 老杜詩引語謂將事拂
新紫意匠隱隱管中

意匠慘澹經營中 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

老杜倣淮南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 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

攸歸水深魚知聚

古人用字

王維詩九天闔闔開 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老杜闔闔

開黃道衣冠拜紫雲 湖明日月不肯遲 詩晨雞不肯

鳴飲酒 老杜有秋禾不肯明江平不肯流兵戈不肯休

玉室不肯微

太湖

上林賦東注太湖郭璞注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

澤也

寒微 封稀 鑿齒

淮南子 初注美之時矣 音龍 音龍 封稀鑿齒皆為

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其土鑿齒

其民 鑿齒之仇相與摩牙而爭之

徐凝用界字 徐凝詩布泉詩一峰紫微青山色東

齊魯筆記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往來有界破青山色
孰謂其惡而無所自耶 賦云赤城霞起

崔駰宗揚雄

崔駰達官營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時抱不為之稀

其拱把不為之數蓋宗揚雄解嘲譬江湖之崖渤澥之

島乘舟 雁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

社日停針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

針線有自來矣

真臘字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臘臘字字書

云偽物也蓋由韓非子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所往齊

曰屬魯曰真也古止用屬字宋景文有真臘不同物治

亂不同日又履賈亂歷歲農亂田東坡亦用之荻苒詩

山谷亦用之

抑解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解天用楊淵五湖賦連

疏抑解

雨絕

太白詩雨絕無還雲用三國志吳虞翻傳罪奔雨絕陳

孔璋檄又曰雨絕於天 文選潘岳述哀詩雨絕

東坡用韓非子語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史記韓非傳儒者用文

云所養非所用

鄧鄂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

齊魯筆記

聽朝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夫無事吾聞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
是以憂也又商君傳商君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
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鄂鄂必出於此

左氏與史遷

左氏晉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

曰我二十五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將就木焉史記晉世家

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

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天啟之矣

左氏開元 畢萬以是始富天啟之矣史記晉世家以是

始富天啟之矣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云曉人不

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爾耶皆有意味也

豚積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積耳 魏書 劉景升兒子若豚犬

耳 傳 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 五代

曹氏曹爽有無君之心桓範哭曰曹子丹生汝兄弟

豈如豚犬耳 豈如豚犬耳

首鼠

史記灌夫傳與長孫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後漢

鄧訓傳首鼠兩端 首鼠 西羌傳亦云首鼠兩端

破碑大道

前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碑大道後漢楊終傳章句

之徒破壞大體 章句如石渠

尉武毅以刑顯秦以酷敗之語而意義尤遠

退之聯

退之石鼎聯句家腹脹彭亨乃用詩語然于中國注

焦休彭亨也退之詩又說旋皮

不子也唐書后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初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

弟忠國子祭酒信秘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

疏曰禮父母營不共天春秋子不復營不子也陛下欲

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

秀也皆于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怠盜

泉飛盜廉夫不飲匹夫匹婦況天子乎願慎擇華族稱

神祇之心堯年四十餘時皇后蓋馬公羊傳陰公十有

何以不者非隱之也何隱年秋也秋則何以不者非春

秋君秋賦不計不者非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

臣不計賦非臣也子不復營非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

也存秋君秋賦不計不者非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為難古人固有耿

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

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

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

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秋百

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經家刻方言

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所不記至於讀

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

字必欲推原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間所暇

日有得乎一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

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渙大號令則武夫感泣癡老

扶觀當埽燕許輩東太史筆褒貶是非勸善懲惡

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輪墨之遊戲耳嘉

秦改元孟冬既望汶人劉黃跋

昔人稱史論之嚴莫如容參音訓之精莫如芥隱

第五筆流播海內而筆記沒沒無傳已已春杪購

宋刻數種得供觀斯編雖借字母以析疑實本意

匠而傳妙非但如吳材老某音某切某反已也若

夫龔公品望已詳見劉跋云庚午花朝後五日湖

南毛晉偶記于虎邱僧寮

芥隱筆記卷全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澐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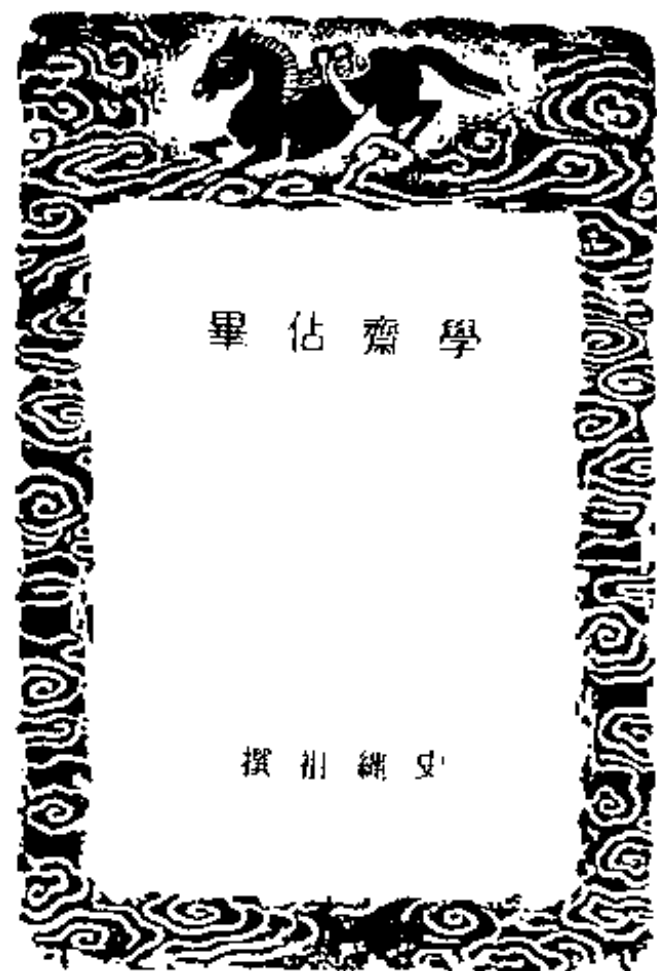
芥隱筆記一卷

順正考證博洽具有根柢而外證處亦時有之

緣據據自司馬文正公稽古錄陳景雲注云順正正在寧宗朝嘗著

稽古錄因言韓侂胄定策功侂胄敗有詔毀板其書不傳王綱案據此則

其人殆不足取



學 齋 佔 畢

撰 出 經 史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孜孜九讀書有疑隨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哀為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為苟且以自憚也其或矜其儒術而忠誨之尚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吉日陽朔後學眉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潼極堂

學齋佔畢第一卷

凡三十八則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為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曰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為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為火居南天三與地八合而為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為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為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繫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為水水生木為春春為木木生火為夏夏為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為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答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季夏之閒此乃坤莫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義之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為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性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為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為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為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為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為對也又有无妄然後可蓄伊川又謂无妄則為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為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關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為道上下無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為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為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為策三十六四其九為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為策二十四四其六為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零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算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算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共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為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

七十六策也。其離兌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為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為特舉其盈數而樂論之却未精密。余竊作五量銘及易卷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而斤斤而三十斤為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為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為十二象片數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為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為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塊北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為戶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著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為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為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為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舉四鈞為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著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著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著之日凡八卦有四著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著之日四而八之為三

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為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為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為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為三十亦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著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庵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為六凡三百六十爻又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又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玄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

卯而為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為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為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為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為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為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為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著之日

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等易以為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為尤妙也蓋三乃太極函三為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為三才地二也三其三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著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為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為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為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為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為九參寅之九於卯而為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為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為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為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為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為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為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為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為尤精密也

耳余既為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籥新話論及素以爲絢兮一句以爲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爲禮夫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曰禮後乎初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素以爲絢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尚絺惡其文之者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答問而孔子以爲起予楊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之表有所不能未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爲絢兮一句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刪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傳會其臆說真不自量也

魚須笏辨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珪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爲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爲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須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爲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遠兼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爲植長一尺爲簪珥則以魚須爲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以爲要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異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爲斷竊意刑字當作儀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

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注成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或武劣反或滅亡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字者矣

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爲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雖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乎故魯論中止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焉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已釋爲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易言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答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爲洙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發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其退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此吾不與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爲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此正深斥利字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係辭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爲義於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不仁而利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合仁義以賤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世孔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宋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總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係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桮棬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至傳於李斯遂指天下之人爲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哲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尚諷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於諛諂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爲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爲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亂不過盛陳其罪第六如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姬而曰從夏南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言從夏南而事可知矣此皆溫柔敦厚意微而旨深語類尚多難備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於詩只如作

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大有節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河水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為陋

稷契永世垂範絕世

孟子謂擇術不可不慎信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蓋舜以孝絕德禹以功絕德矣而唐虞在廷稷契皋陶為四大臣亘古今萬世以為言今細評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而拯天下之飢后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也公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為先師此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寬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聖傳道萬世為斯文宗主升為大祀此數教之功用也至如皋陶亦以謨絕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皋陶而后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皋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皋陶尚耳況不皋陶若者乎后漢制樂以和神人教胄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娶取之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絕世雖后漢猶爾況不后漢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皋陶繼世而絕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橄欖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

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纖纖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主崇人注又漢璽璽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千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顏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黃李郭子經博洽之士也綴緯文瑣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為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官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嗤李子經亦為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藉曰太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據蓋不觀周禮笙師掌敔等笙埙簫簫簫遂管以敔敔樂鄭司農注謂虎七孔音池而杜子春謂讀遂為蕩滌之絲六孔即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為說紛紛可勝歎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為達言已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已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闕則必以立人達人為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政漆雕開

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賢子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沽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動動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動動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悵悵也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係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才終於冬復生於春才盡於剝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為己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為正大學末章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害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為不善之小人是蓋復第六章小人為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亦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的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為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弃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邸一段蓋得孔子答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為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物也察其因而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為真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為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第一卷

此殘字列學齋佔畢一卷又看

抄一卷不呂二卷二卷是香扇古屋

舊藏也多有舊抄之卷是

今本向曾借此殘字刻以補

之不足故今香扇本又得

矣予之可以玉樹碑此殘字刻

一書者為今又將作後百卷一

屋賦所以備補也乙酉秋人

月二日秋清遠士病榻記

學齋佔畢第二卷

凡三十六條

瑟先於琴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涉獵至此大哂之嗚呼非何為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為於其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為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猶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為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也注謂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其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刑名之陋

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飲食衣服有生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繆日甚甚矣考而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也余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嘆蓋其席地而坐不設椅卓即古之設筵數席也未食先各出蓋孔子鄉黨所謂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朱文公注云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又禮記及家語有云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為禮今之腐儒匪惟不能祭

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為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髮徒得竊吾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此又髮徒得子所謂食不語也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小者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猴者有之吼言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言談喧笑視飯僧為有鬼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耶至如衣裳冠履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蔽尊疊瓜果之用不以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則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為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幘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鵠閑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加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羅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也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又朝服幘頭乃後魏狄惠後唐施長脚以別伶優之賤至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至於履則古有舄有屨有屐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履為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為國爺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閑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科升章則簪冠而微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襴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為恠服妖服嗚呼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好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律檀弓乃云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是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夫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達而末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耆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而晉張華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當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顯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其不同如此不知張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攷六經中三代時未嘗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則華為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蠅蠅兮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辭字蠅字不同宋王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薪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耶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臣父無自

不得甘雨遷向相距不遠且向號博洽羣書所載不同如此故並錄之云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鄴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謔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追古人信斯證也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今略舉其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修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為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瓊賦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瓊樓而此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瓊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錄張之賦於后云唐張曙擊瓊賦并序宋王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窺身巴南避許濱師郡刺史甚

惟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饒酒簇樂以相爲
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阮者請即清談美勝妙
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
放頓挫宛竹運動節奏出入神太可謂余賦之余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酒酣紙筆乃爲賦云器之爲
質兮白而貞水之爲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
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
蕭煥燦嶽嶽縱橫胡不自飽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生孰爲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獲矣高樓燕喜叩寂舍
商窮玄咀社拂綺井以連鶯送楓汀之靡迤亞限有
雪彪咻而雕虎揚睛渾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尾目
運心語波迴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得
不似驚沙落鴈高柳鳴蟬雙成青瑤鸞鸞開珠
網穆天子紅羅馬解踏破瓊田愕眙衡神清調古
既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臺畔和
塞樂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琴楚舞疾徐袂
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鳴咽上洛陽之樹鶯隔
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猗猗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
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颯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
真珠於是發春并駭雲珠羞殺芳鉅筆金鐸愁聞兮
鬼嘯神呼時也曲閣酒闌煙迷霧隔覽故步以踟躕
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脉
太守曰遭此良辰好樂還淳諷賦已勞於進讀謳歌
爲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
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
是何既我兮擊拊春我兮愁慙回首而漁翁鼓拙疑
眸而思婦沾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操乎是
非顧慕乎隆替飄飄然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唐
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

漢鵲雀辨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鵲字音芬非音鳥也今人
例以鳥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貢所著
之鵲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鵲雀音芬本從鵲字
通用鵲似鳳也若夫鵲雀之鵲青色好關不止俗謂
之鵲雀音鳥與此鵲雀之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
訛耳

晉志之誤

子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誅於
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於魏世
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
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
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
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
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錢文曰四銖
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帝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
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
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宋安鑑讀書不
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爲事始
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
也此固可笑矣又舍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
狄偏閭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
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務觀筆記有云余初見梁歐陽願傳稱
願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
及予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秘閣下古器庫亦
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
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放翁之筆第
余嘗觀東漢書馬伏波傳云搜征交趾得駱越銅鼓
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傳
非異書也陸氏謂梁代珍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自
梁距漢世未甚遠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焉

王會貢職兩圖之異

東坡有問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錄載貞觀三年
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款
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遺後爲王會圖詔令閣
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點
夏斯君長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爲續王會圖即無
職貢之名而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秘府羣玉帖中李
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時蕭繹領判時作貢職圖狀其

形而識其土俗首虜而後登凡三十餘國唐閻令作
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
大耳鬼國爲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
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書于秦邸竹軒
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閻立
本也坡指貢職爲閻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家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家恬造筆蔡倫造紙
皆未必然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
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則
則則絕筆於後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
援筆以時文寫之及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
之律吳謂之不韋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
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家恬而始用
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書中有砥筆和墨之句則以毫
染墨明矣竹筆豈可抵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
家恬明矣況崔豹古今注家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
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豈
可謂兔毫起於家恬耶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
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
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恐
亦非始於蔡倫但家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
紙筆始於二人則不可也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
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
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吳天嗟嗟
深谷遙遙樹木漠漠高山崔嵬崑崙居穴處以爲懷
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
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
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漢漢高山
深谷遙遙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將安歸
駒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十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辨蘭其不入選之失

林之奇少類編觀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記識者以爲遺恨又陳正敏遜齋閒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複余謂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詩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明也言氣候當展爲出火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管弦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孟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白玉瑄唐賀懷智琵琶以鷄雞爲弦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爲弦管也豈足以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坡注之誤

坡公元脩萊詩自序云萊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萊耶蓋謂楊梅爲楊家果孔雀爲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言亦非爲楊德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楊脩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爲曹操所殺有傳在後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即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仕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楊脩之死近百年矣豈相干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爲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注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云世說孔融指楊梅戲楊脩曰是君家果不知何所憑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以爲不揆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頗知大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四十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

固爲佳作然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余又嘗觀陶淵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杜工部詩寂寥白獸關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倡和在松陵集中藉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可忽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恨未之見何耶又所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什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陵菱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未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馬大年未卿著懶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辭以菱爲菱素人曰菱若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菱若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菱也關西謂之解若音皆苟又謂爾雅菱菱菱菱注菱今水中菱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菱若英光注英明也即今之決明也或曰菱也字從下及至菱菱標然後從菱注水中菱也則是菱與菱其爲二物不同王逸以菱爲菱曰菱若而爲水中之菱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菱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爲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斗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襄廷試第一俄召對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襄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爲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批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遠腰啼哭見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疑宇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頗異客有戲謔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後人傳寫訛云未嘗何龍殊爲無理杜之意蓋謂長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而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雲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誤讀龍字耳左傳龍見而雲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未見則不之雲今日未嘗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正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爲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效之耶劉勰堂可謂不善用事爲事所使殆謂此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則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蠶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曰五月糴新穀却有之

父子同名可咎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爲可咎論語已有兩南宮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晉時一劉毅晉末時又兩周撫同時一劉毅城內史反仲將有傳兩孫秀一爲吳興太守秀見劉毅而無傳系一解系自有傳又兩周訪周訪傳有與劉同姓史書之兩王愷一爲武寧太守王愷傳有與劉同姓傳兩王渾王渾傳有與劉同姓又唐文宗詔以韓知制誥時又有一韓翃爲太守帝書御寒食詩一絕云與

此韓柳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怪也然容齋隨筆載拓拔魏安同父名昆同之長子亦名昆此祖孫同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同名發曰元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責之而羅君乃中華人又既號為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烏得而借處士之號耶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為同子豈不萬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班

山谷云班氏以關穀於薨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欲晴去得順風來者然此乃集集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俗者之吉所者之凶同裁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移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於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其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摘頌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摘頌為極也原自比志節如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托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為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

字詠摘頌連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為可耻班固孟堅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王謬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為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為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鸛鵲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鸛鵲自譬甚小李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為贊敘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掩人之善易若班氏直下贊曰昔賈生之過秦論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公用其體尤為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嚴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嚴桂詩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鬚鬚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喻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嚴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

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為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弼也王鞏邵氏俱就該洽之士而俱不知此何耶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表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與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表高之志云又韓渥金鑒密記曰韋貽範於鳳翔園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連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荊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上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學齋佔畢第三卷

凡三十五則

日隨天左旋

余鄭作補亡月朱篇辯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為證詳無缺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殷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為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稱乘易數及三數乘四之疑

余既以稱物平施及三乘四數詳於前卷矣或有拘儒問於余曰子之以稱兩乘易數又以三數乘四數固其精詳矣無昔聞然不知先儒未有及此而子言之不幾於鑿經耶余急應之曰是何言也余非生知蓋亦敏求於先儒之言而研精覃思以推廣之昔有問伊川曰易重幾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余得以此而乘易之數則靡不合也又蔡節齋晚年受易說於朱文公文公曰易究竟以三數乘四數方為精密蓋天一地二而陰陽之數備天三兼之而因以起數三者天數也四者地數也只當以天數乘地豈可以地數乘天耶余因此語而以三乘四無不合者人患不精思耳豈余臆說哉或者而退

因重乃伏羲而非周文

昔者余作麗習堂記舉易系謂伏羲觀象畫卦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又在其中曰畫曰重皆伏羲氏也謂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之前聞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三卦體易為而已具於神農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者又有云易說十三卦制作之意蓋取諸易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余亟應之曰固哉子之為易也縱以是為夫子之言豈不可信於司馬遷之言乎且又經有明證今舉以與子明辨哲之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謂易者揲著變易之數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或謂夏曰歸藏坤為首商曰連山艮為首

周曰周易乾為首詳周禮別皆六十有四而注以別為重則是伏羲因重為六十四明白大驗矣周官乃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豈有子掩父之善而徑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哉故唐陸德明謂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爻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系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伊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本義亦云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二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為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其說至詳至悉可信不誣矣今子不信周孔程朱之格言而惑遽雄淺陋之誣說其為易也固哉或者辭窮而退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騶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為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為逸書失尤甚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徠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為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逸書與今古文之異

禮記緇衣引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與事說命不同注疑逸書也左氏傳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也文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志周書也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注逸書也毛詩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注疏引國語齊

★告重耳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國語正文作實疾大事耳注云西方謂周也凡此或與今文差字脫文或不全載即是書序所謂錯亂廢滅及五十九篇之外逸書可也惟是今古文之異有出於逸書之外者今略舉數則以爲辨證如毛詩注疏鴻鴈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又詩注疏引皋陶謨外傳四海今定本作外敷四海恐非也疏謂見皋陶謨而今文乃載之於益稷又西漢郊祀志引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律注今文泰誓也詩注疏乃孔穎達西漢注乃顏師古皆唐人也而皆引今文泰誓則非逸書今合觀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等語不知二者何所取證耶余家有呂大防所刊古文尚書一冊呂之序云得唐本於宋次道家皆隸古字且云其書自漢唐行於學官天寶間古文寢微下今廢其書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辭如洪範無頗改爲無陂之類古文由此遂絕而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予以此本考之亦無二家所引泰誓之語也惟有費誓辨疑一語不可不正以剖析後世之惑今文尚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即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此古文尚書費誓篇首句元無命字其文止曰汝矣柏禽既宅曲阜訓今文魯侯伯禽宅曲阜而已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

舜七始詠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字今文尚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傳會反不

若班氏所載七始詠義訓胥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信和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爲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此詠施之祠樂予謂七始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類贊頌之屬如徐子儀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是引班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書云五玉五字當爲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且注列五樂之目於下即此類也因併記之

中庸心性

余頃在明新口講中庸大學篇義或者以其間中者乃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與庸亦合心性而言之也數語爲疑余既因張宰叔蘭之問而答之夫後又有問中庸何以一字不及心而子以中爲心易所本乎余曰此正謂中字當指心而言而中庸一篇止言性而不及心余故斷之以中者乃其心而爲言然其說不爲無所本帝典以允執厥中而係之於道心惟微斯則朱子中庸序所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故晦庵語錄又云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又答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情性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孟子惻隱之心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橫渠曰心統性情是也蓋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言有以主之也余故本此數說謂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即中之所發次言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和者乃情也亦出於中之所發是庸與和乃性情也而皆統於心之中也可統庸故言中庸而不可言庸中心可統性故言心性而不可以言性心如胡五峯謂天命之謂性是性乃天下之大本也然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認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此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言性而心在其中矣又晦庵謂中者心之體呂氏亦云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余故斷之曰中者乃其心本諸此也

艮卦屬關心

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鼎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於玄弼之上宜乎自說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屬關心今易作熏心而李本作關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爲腰五來之三坎爲心屬危也艮爲關關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屬關心古閭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動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爲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係辭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爲有理余又按艮爲關寺乃易係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焉橫渠曰係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要也

不徹薑食

論語鄉黨謂不徹薑食荆公嘗問其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說隨對之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鑒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晦庵朱文公詠子薑詩而聯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記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注云本草薑薑食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予因悟孔子不徹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於一語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甫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焉知其非哉

常儀常儀之辨

古今靈性之言其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恍誕妄自託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而後人多引淮南

子以注屈原文問朱文公嘗辨之云淮南子似因天
問而設為傳會之說也余嘗疑其所載常娥一事許
慎注云常娥昇妻也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
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靈憲論遂引之為證且云常
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余又笑其豈有人而變為蟾
蜍之理假如其說而化為蟾蜍則靈憲何形容尚烏得
為月中仙乎其後王充論衡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
承訛因陋盛贊素娥之美至明皇遊月宮而惟安極
矣余嘗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
星而每疑所謂常娥即因常儀字之誤而起紛紛之
說然亦未敢臆決之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
皆音俄而洪丞相遂引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樂
且有儀亦協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
而漢碑凡藝義皆作藝儀然後自信其說斷知諸人
之妄以常儀為常娥明矣後因觀天問有云胡羿射
大河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密妃也羿射河伯而妻
其妃也若以惟證性則羿妻乃密妃豈常娥耶學者
不觀正史及經注字義而惟恣誕之說是信是蓋吾
夫子所云未見好德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為之辨
曆日字所始

堯典雖曰曆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曆日字後
世方言曆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
新曆日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
馮相氏以會天位謂合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
為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
直某也又引孝經說曰故初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
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曆
法已詳備於漢時然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實祐元
年改曆名會天深得曆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瀘解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
余後繼承瀘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僚屬
咸疑詳刑字以為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
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為詳
刑大夫固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為無所本也當時顏
師古輩留意經學故於傳注咸通焉蓋呂刑篇中告

爾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善刑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
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
方攷今古文尚書呂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
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注亦可通用也

辨餘餘不祭

禮記云餘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
為一義而本注乃於餘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
之餘曰餘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
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
不祭則是父與父不得而祭其妻也此何義也
故朱文公先生嘗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非不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餘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
可殺夫之餘子可殺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
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餘餘而祭之為祭且慢也此說
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乃有泥古注而不察妻子者
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拔輿地圖而不知前
漢淮南王安傳已有輿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輿
猶畫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為輿然則地
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
云

古聖賢名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
碑斷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隸
之缺其中有一節云東州家間得三碑高廣各五六
尺皆就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
其質樸可笑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止五六分筆
法精隱可為楷式生平所閱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蓋不為風日所剝泐且模印者尚寡故
也乾道丁亥五月予書余每閱之恨不得見其碑
石之正在何所然其愛其伏義神農黃帝帝堯之贊
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又皆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
如祝誦氏不知其為祖誦或祝融帝學字作帝倍殊
可以證古辨今後因護瀘憲梓部行部至資州則
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之後刻缺多矣制相

又聲運實之明新士入殊無識者余奉祠歸過渝為
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隸模本付之令補完又未
知其果不也因惜其漢隸存者寡矣一失其傳埋沒
亡考故錄其碑而識其事以資考古君子之訪焉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秋胡妻 衛將軍 蘭
相如 騎都尉 休屠象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朱明事 姑婦兒 弟 章孝母 董永千乘人也
父邪渠哺父 榆母 蘭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范且結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祝誦氏無所遺焉未有者欲刑罰未施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二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
改造兵 裳 宅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
子 帝喾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勳其仁
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
夏禹長於地理身陰隨 退為 刑 曾子孝以通
神明貫感祗著乎來方後世凱式 網 閔子騫母
居喪移寒御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
嬰兒之態令親有驩君子嘉之孝道大焉 丁蘭二
親終後立木為父鄰人假物報乃借與 管仲 齊
桓公 曹子刳相 魯莊公 侍郎專諸魚刺殺
吳王 荊軻 秦武陽 樊於其頭 右第二碑 使
者 長婦兒 梁節姑女 抹者 姑女其室失火取
兄子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京師節女 怨家攻者 孝孫
葬者 湯父 乞漿者 義榮羊公 豫讓殺身以
報知己 韓王 霸政 齊王 無鹽媿女鍾離春
處士 縣功曹 右第三碑

因古碑辨後漢建武中元四子年號及永嘉年

號以正史傳之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填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
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異品先生壽仁甫為雅
州郡從事日跋其碑云蜀郡掾治道自建武中元二
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有一年辛未凡九十九有三
年蓋光武時蜀抵印作微外途實由此今已蕪廢弗
治野人樵蘇見之始傳墨本漢隸未有若此奇古也
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

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嘗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傳脫誤蓋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其精審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妄以意刪去故先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刊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以馬彪所撰鄭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及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表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其真偽立見則鄭公必不并刊兩元溫公必不承范表之誤矣溫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頗有遺恨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謬詎不信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 又淳熙二年春卅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開地九仞得古窰焉其封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惠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卽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臨卽太守宇文紹字家臣好古博雅士也聞之亟命輦致郡齋龕之壁以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原而釋之勤齋為考訂而跋之云此固漢隸無疑其曰蜀郡臨卽蓋兩漢因秦之舊而弗易也其鄉里則沿革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級為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二進說文表稱長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今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入官為學官之屬矣官爵皆漢制也惟永惠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紀年通譜攷之自漢武以來以永名元者二十有七以惠名元者三顧未有以惠連永者謹按帝即位所改之元史傳相承以為永嘉與晉懷帝同號按晉永嘉元年是歲丁卯李特據蜀改元建初已五年矣特之子權自稱太武亦已三年西晉正朔之所不及此蜀則也又不作嘉則其非晉固不待辨然漢之永嘉止一年質帝之立乃更本初之號意之與嘉文字易質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刻魯帝虎不

嘗三傳寧無訛謬宋鄭公謂官書累經校讎學者失於精審焉乎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知漢冲帝永嘉之為永惠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許子重說文惠者悅也從喜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閭惠皆為聞喜取悅喜以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惠從喜如劉安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為嘉特偏傍耳其後和惠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惠故取以易名恐亦必出此宋鄭公於延嘉之元謂字說嘉為火熾疑漢從火德義若延其喜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嘉平光惠則又跋扈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洽其謂惠之與嘉古蓋通用如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神安設考萬姓喜與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知惠平光惠與夫和惠之惠不皆通為惠耶歐陽文忠公好集古書以為可正史傳缺謬信矣最紹興辛未吳鼎李公因青衣蜀郡掾治道記始克正建武中元紀號之實某今因臨卽校官之刻乃克正漢永嘉名元之訛是用吳鼎故事且建武距辛未千九百有三年永惠距乙未千九百有九年豈物之隱見事之晦明亦自有數焉故不辟而書此二篇之文皆見於吳鼎及勤齋本集刊行於世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資學者辨證之助

古粧鏡銘
鳳州通遠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臺鑑架一坐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治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

夷齊泰伯封謚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為潔惠侯元符三年七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吳泰伯為至德侯東方朔為智辨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詔令中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政室人為安人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見於大詔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宇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皆非是

守令以愛民為心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寧於為宰為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寔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乎為之牧守充聖門之意及聖主之心申飭而勞勉之且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汰斥之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楊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為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而朱微文公表而出之以為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後真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春一卮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去非守平江作會兩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為民惻然無異切吾身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里要須興孝弟間閭謹勿致嘖嘖與君共舉一盃酒化作人家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於梅溪嫩意固一世名德足以儆動貪酷之吏而襁其魄然余嘗觀唐呂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在八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為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多寡以為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為孔聖及

朱子之罪人也而實悔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為三君子之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談視民如傷四字每餘量本部知縣即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馮宰大足先宰遂溪吳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為一跋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歎儒冠之反不鵲冠若也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為證余又唔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蓋酒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市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今人常談市井字其考其證據此蓋出於後漢書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日合巧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余因愛市井之名義起於此且春秋井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瓦卜

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帝堯之兆其象似瓦原之象鑄是用名之

學齋佔畢第三卷

學齋佔畢第四卷

凡二十則

天大於地而包地

張橫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為五之耦耳此橫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地之說始於橫渠余嘗考易注疏坤卦象之正義云至哉坤元言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之言皆本於經非臆說也陋儒以為始於關洛不曾明經耳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竊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為卦三十下經為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肇嚙之甲申至於離凡三十卦而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交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於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為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起曆之數本諸此也此記已為蜀郡板行緣葉有年矣洎至公安竹林書院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謂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孚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余應之曰余於七日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為序卦而論之也孔子序卦何居四十九而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曆明時欲以大衍之數作曆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大衍曆以為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六十蓋節之象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為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曆之為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離震兌四卦列于午卯酉為春夏秋冬四時之正

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啓閉也四卦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而成三百六十之數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以復臨泰壯夬乾始遊否觀剝坤十二月為自子至亥十有二月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侯四卦凡五而共為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為一歲直日之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積餘乃成閏以定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揚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中孚此曆家以配坎之初六為十一月中氣而為等曆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為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為十一月之中氣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為十有二月君辟之卦之首以為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大率乾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言也而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兌四正卦以配春夏秋冬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於六十卦中而為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交而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若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以祛其惑也上手稱謝而去

大過本末弱既濟六爻失位

余竊奉祠歸里中舟過敘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倅范以正率諸生請講余為復講瀘南先天圖說眾皆稱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注雖云初為本而上為末然不究其所以為弱之義願詳聞之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體本字皆無勾脚本末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為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桡凶是以木之字義而為言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問曰伊川在成都講易有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其失位之說余答曰大率每卦六爻初三五為陽位

二四六為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爻為陽位而六以陰居之二爻為陰位而九以陽居之四爻皆然此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亦猶二陰居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為然也老儒曰此義亦未有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焉然余亦未敢自是其說為盡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

余鄙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為師幹任文虎作讀易堂記詳講天地之數上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同然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反而視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兌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以配坎六列震於四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為九此自環圖內卦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間泰之外卦為坤履之外卦為乾即九數矣大畜之外卦為艮夬之外卦為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至於乾自兌而下以至於離乾兌對峙之卦為八箇九數以至兌離之間離震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亦其不皆然蓋先天兩卦上下相對而為九餘六十左右相對亦為九以八經卦各生重卦八是三十六而因為六十四也而為易之體後天震兌兩卦相對為九餘六卦左右相對上下經皆為二十九十八反覆變互為六十四卦而約為五體三十六以為易之用先天因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總乎三十六義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為首以九為用若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為數可以該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為天是九者數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是說已見之繆誤為蜀眉雅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力上祠請因寓焉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渚宮者踵門求為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高文中乾元用九乃見乎天則可謂精無缺遺先賢之未盡及也敢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應之曰大哉問也然遠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今試為子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

之大哉堯之為君其治也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然帝典之於堯不過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至舜之治水亦俟其九載績用而成而後咨岳岳異位是堯用九而天下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官俾之欽時亮功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通為九載也而後釐下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注也是舜用九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之治水也雖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迄至於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敘九功而作九歌不寧惟是而又收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有三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會之數每鼎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二十九章之數正應二暮之日則是以九疇元會章之數寓於九鼎以至田賦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為九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治也至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曰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諸命所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必欲日新其德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命而有九有之師跡聖敬而式九圖之命皆用九以治也及成周定鼎郊鄒訪箕子而敘九疇以故三代之通制如井田之制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為九蓋九夫為井三三而九也四井為邑三十六數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四乘之為二十四坤之策也以一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三生九以三井論之則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八十有一應於九疇之數故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內外之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升三辰於旗而定九章之服取八卦之名物建太常於中而定九旗之號王制之定九職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敘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用以九兩繫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為目不可概舉非用九致治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之如皋陶之陳亦行有九德孔聖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德於大傳以為切於人事之戒三舉九經於中庸以斷為天下國家

之要聖賢之言昭如日月帝王之治浩如乾坤三代以下因陋就寡何足以知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矣或者欲手曰富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言知學齋之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正焉

禹直鼎封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尚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包犧氏近身法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至舟楫杙曰弧矢棟宇棺槨書契於十三卦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三代之先獨遺夏禹其散在諸卦象象之文或云湯武革命或云文王箕子之明夷或云高宗伐鬼方或云帝乙歸妹三代之令王皆取之直卦直卦乃今王之顯顯者而不取之直卦或交其可疑焉余竊時在鶴山書院會一老趙丈今伯美中舍之族叔祖明易有根據鶴山亦敬之余是時方從鶴山授易一日嘗以此質疑於老趙丈趙丈云禹當以鼎直卦余問其詳趙丈云余舉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之由却見示可也余細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尚象莫大乎鼎故鼎卦之象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乃悟禹之明德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又非諸卦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之法則與左傳所云禹收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使人知神祇而魘魅罔兩之莫逢事固昭合而鼎大衆謂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即次以震卦而孔子大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至禹方傳之子焉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疏云長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鼎器守而不失又合於大傳主器之說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云是余之所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是復之鶴山先生先生云其義無以易此然易經三聖人矣不明言之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資博洽云

味谷軒跋

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入處名曰昧谷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爲義仲宅陽谷之對其義坦然明白矣而周禮縫人衣袷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諸師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止云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乃古昧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文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變爲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諸色而易諸師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至若改谷爲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不容巧爲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莧陸夫夫稱人莧字甚新

易夫之九五莧陸夫夫古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夫夫則以莧陸爲一草至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則以莧陸爲一物宋表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虞云莧莧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爲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莧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若爾雅爲正且祖因證之爾雅疏草部云莧亦莧釋曰赤莧一名莧今莧菜之赤莧者也又曰蓬莧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爲菜陸爲草其爲二物明甚宋謂之莧虞謂之莧董謂之人莧二家之說得之矣然余又特愛人莧二字其新可謂詩料而前人未之有舉意度世有稱馬莧者故以人字別之遂旁求於本草而方得之蓋本草云莧實一名馬莧行義曰苗又謂之人莧紅色者謂之紅人莧後又別載馬莧莧然後詳人莧馬莧之別

因謂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子又謂學詩可以多識草木之名因謂讀經當傳注而讀傳注有疑則旁引百家之可證據者而攷訂方爲有益余平生愛食紅莧或以爲笑至是方知赤莧之見於注疏且閱圖經明州有赤莧山土傳赤莧仙人所種遂作小絕云易稱人莧莧莧英夫決窮陰日旅辰不以色紅爲貴尚何因赤莧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膳也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散瑤灰剩飛是以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散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灰瑤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如之如莊子所云砥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隅坐執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官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燈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數字周禮所謂鑪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煖麪及鮓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即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槩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政字至宋王九辯上苦鹹酸注大苦政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販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鼓號政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醢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爲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爲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

訓三者並見最爲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成王冠頌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氏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其間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爲祝辭於冠告焉曰達而勿多也少則不達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壽於時惠於財而施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離明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以修禮道立大道郊或當爲秉其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雅免之幼志免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也然予考之於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壽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衷職祿服也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已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其後張華博物志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同但去陛下前後四字華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誠是矣而不悟先帝字亦非周語也其間又差仲夏之吉日爲仲夏之言曰推免爲童稚數字余鼎刊先秦文章續集已刊張華博物志所紀偶因參攷家語及大戴記因並載而詳辨庶定家語之辭爲正而不誤後學云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王霸記曰恃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

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此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詩史百家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
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
史名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
淺近遠云此蜀之俗語以繫之何其淺陋歟今試舉
其至淺者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
疏臨卦九二正義曰斟酌事宜有從與否若云繁
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蓋出於東方朔非
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及易注疏咸臨正義曰須商
量事宜皆本諸經史也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錫字而
無錫字故不敢用孰謂杜陵而輕使俗語耶可笑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庵辨證已摘
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
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
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
余嘗推其元則帝典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
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為二
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
近有鼎科一士自鄒渚來說本州催糧甚急自說而
咎咎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
今也五刑反以督糶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然
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
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
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繆也

容齋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洪文敏公景廬著容齋五筆援引該洽證據辯論極
為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冕也然余見其三筆第五
卷有云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
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廬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為
然也至挑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

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為之
辭宜其起後學之惑余謂洪公此言過矣當七國之
時處士橫議邪說珍行滋熾當時弟子如萬章之徒
皆以一時所聞為問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為事正
恐後世有惑其說而疑以傳疑故委曲開曉以破其
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孟子題辭亦止
云其難疑者問之書今洪之所疑乃孟子因萬章而
難疑非記舜事也因北應而答問非為辭費也洪公
疑之過矣且司馬溫公疑孟五峯胡子已著釋疑凡
十四條而明之矣至北應一條晦庵朱子又從而釋
之曰龜山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且愚謂執
之而已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
則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余
謂孟子深得皋陶之心朱子深得孟子之心談經固
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惑
也故引胡五峯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繪事後素

論語夫子答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逸詩然夫子
以之喻禮余已詳紀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
以上九白賁無咎注謂處飾之終錦終反素故象曰
得志中庸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周官考工凡
畫績之事後素功注云白采後布皆繪事後素之義
論語五經之管鑄遽不信歟

忠臣不私不之和

後漢任延傳帝謂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本
傳只作私字而溫公通鑑乃作忠臣不之和臣不忠
而於考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稍長今從之以
繩祖繆見則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矣和者經傳聖
賢所美之字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
和又曰保合大和又咸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詩謂既和且平穆穆厥聲至於帝典則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傳謂九官相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為不忠
耶其極於夫子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
語不和為得為忠耶至於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
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則不阿諛決無善事上

官矣於延之對光武義乃長矣當從本傳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老學庵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
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
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
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
深考也聞人固不足責老學庵何至信其說而筆之
余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
也前漢郊祀歌柘漿煎朝醒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
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錫而二禮注飴字俱云
前米漿也一名飴則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
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飴曰飴曰飴皆足堅凝
可含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糖
何可謂煎糖始於太宗時而前止是糟耶余故引經
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劔閣隔錦
官柑果姜桂交荆管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觀敢揭鈞
今竿已歸耕稼供葉結公貴幹國高巾冠改更句格
各響啞姑區校猶加間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局一
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啞語詩注家及若溪漁隱俱以
為公出意以文為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
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葡萄藤洞庭頭引葉深盈搖皎潔
鈎高掛玲瓏影落寒陰煙壓幽屋露密夢寐清秋
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
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為戲耳若直
指為坡則寡見可笑矣

學齋佔畢第四卷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
有所得則錄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
矣然豈

先生自為之說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
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揚言性曰飲食衣服
變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

四曰中庸心性曰不徹其旨曰守令愛民一

以

紫陽夫子之書為證

先生學

紫陽者也

紫陽之誨人曰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

先生此書其學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其

即是書而求

先生之心因

先生而求

紫陽之心景定壬戌冬至門生鄧陽郭因拜

手謹跋

學齋佔畢海誤沈存中作書止一卷多開佚

百川學海所刻四卷宋眉山史繩祖撰前有

淳祐庚戌從祖自序後有景定壬戌鄧陽郭因

跋首尾完備是書考証經史疑義為多漢魏唐

辨一條不如宋景文筆記所辨後為精核其他

六問有鑒於此思辨之功可謂勤矣有裨後學

而多其說者思辨之功可謂勤矣有裨後學

是淺鮮哉乙丑四月虞山張海鵬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學齋佔畢四卷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入

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蜀山集中有題史繩祖

孝經一篇即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

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

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

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

如君子懷刑訓刑為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

為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為乾元之九以易於周

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

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

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

語謂雙聲詩始魏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

疎於考據然其他援據辨論精確者為多亦孫奕

示兒編之亞也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學齋佔畢四卷

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入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蜀山集中有題

史繩祖孝經一篇即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

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

時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

嘉錫案元黃潛金藏先生集卷三十盤錄先生墓表云「一從俗好關

先生被郡縣為行村落或歸之蜀名卿史公繩祖備實是邦先生暇日輒

相與研究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得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則繩祖於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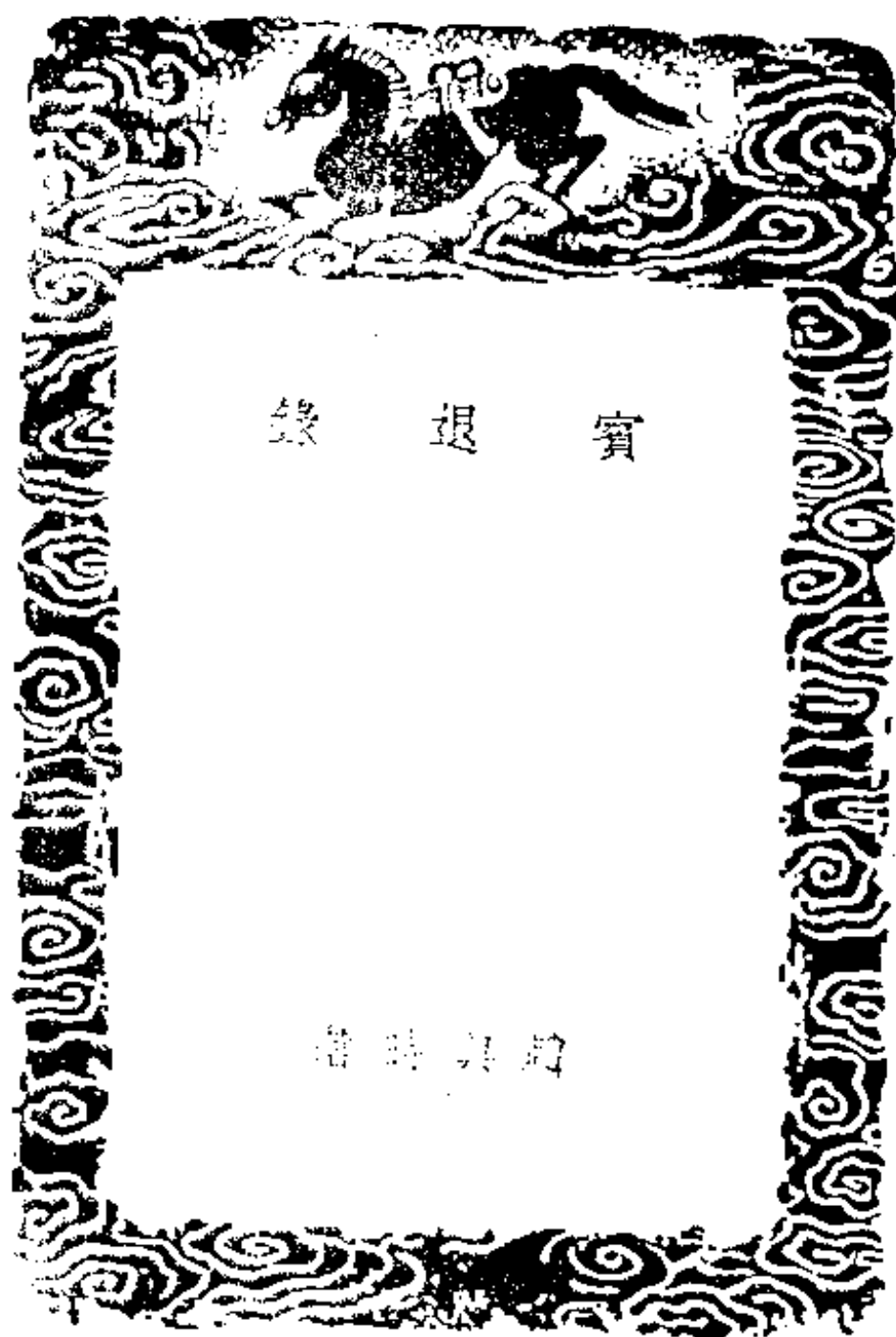
年入元後尚僑居蜀州為人講學也至其仕履亦有可考者勞格履歷

職卷十一云史繩祖撰村大全卷六十四史繩祖江西提舉制題稱玩芳

集五史繩祖直煥章閣江東提舉制略云人有典刑學深淵繩祖十二經

之說仰屋著書以六百石之官乘駟制節重申獎命自西徂東

自註內附



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與時。

賓退錄卷第一

宋 大梁趙與時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
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傳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
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籬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
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聞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繚帶花。十年一夢歸人
世，絳綰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
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籬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薰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
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
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開館中校花叢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
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耕之。余按書，禹曰：暨稷耨耒耨食，則嘗
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卽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王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諱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閒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聞登壇萬戶侯淳熙閒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吳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至汴都石皆亡耶律德光蓋而歸德
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虎林慶歷中爲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案之急李燧請地中而別
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榮苞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
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然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
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勳希復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
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
也錢氏鐫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後戶絕貨沒縣官人始見
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謁甯聞薛帥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據古刻歸長安王厚
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復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都彭聞公府有石用以鐫內取視之乃刻
牡丹賦于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議樓
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虎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冒取其石納
禁中則又刻石而濕之號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苞王
厚之王明清周承勳皆曰宣和詔取真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蔡條審思東
閣之壁明清之父廷則云置之艮巖焉瑞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尙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
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氍毹歸榮苞云宋定國嘗從
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增康之亂凡尙方參異之物悉爲金人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
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還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遑月金復南寇大駕幸浙安于
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四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並昌編
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參會衆說茲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

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旦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臺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聞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閒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采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真通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甯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覲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籙丹經靈籙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一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觀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利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太上羅漢改尊者和尙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二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珍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閒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閒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遠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賈送大理寺勒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嘗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而已京皇恐待罪宜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

靈素妄改改字疑恐是瞞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邱額。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真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尙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竝行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處少崔仲華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攢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鷄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偷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樹雷聊鄰簾櫳嵐裏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閒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幹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簪。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泉邱人女助葦氏之簪。簪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簪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然。樓宜獻序向侍郎子璽集云。擢之戶簪。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吾不試故藝。余妄意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

寶
退
錄
卷一

七

六

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逾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騶。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邁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

謂之小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甯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下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撻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

誰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盤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壘堵於家之後園不語

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衛宗其名。數報和縣。洋致開馳近特名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矣不可奪則鬻高僧先生王子常侍郎云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律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

所獲三苗皆中其心曰天以王命授我心謂海以王王欲氣尹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致事殷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無正四者豈不中央哉青丘之變六即千冬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歲。曰。見。曰。日。不一而足。篇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安後士。隨

者無敢營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猶括立獄。激魯人之變。而致

諸侯之不睦。反與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

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子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

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語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

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

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御霜

常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

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國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

百六十事。而後曰：「書曰：『余雖耄，一考之未。」」
請述作揚州記曹廐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謬學者以上皆葛誥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

百六十事而摭遺書百餘種每一書異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

之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子者則費丁謂而矣最亡德且成書時巨天古夫古人尊所以

前書籍存者極多。贊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鑾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書

語盡故世說後閱館本遞集爲所引梅詩尚稅第四聯朝麗長門泣柱臨耶不

胡忠簡公之貶李似之侍郎嬖遇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惟君子困而不失

退綠卷一

寶
退
錄
卷一

九

實退錄卷一

٧

其所享三日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日境界達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日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思樂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日無我方作爲大事七日天將任之必大有推抑八日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日太剛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日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本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本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還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爲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尙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寧舊法行計以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散惟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說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詩言我輩趨牧酒詩亦有

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爲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爲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爲中舍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官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復眞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女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晉高季

作保后晉戚女永歡髮今作汝誕髮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勵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字曰陳其五行今

作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字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釋不

饒子路以告子愼然今作愼而不饒子路行以告夫子愼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已乎今作如斯而已乎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賢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尙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昭靈夫人祠時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開方氏舉正義蓋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曆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余謂蓋說固妄夏曆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畢成數爾

百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開則岐王顯嘉王顯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唐

揮塵錄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以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勅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

開元中勅珠玉錦綉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于腰帶及馬銜酒約餘悉禁斷蓋皆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

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馬都尉初遷尙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帝榮亦嘗自爲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郡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零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擊空著書可

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字本作夥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陳嬰流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之伯長之易受之種微君明逸種微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尙辭以自名者桓之初爲仙州獲嘉縣主簿權其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衣素食且躬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知進外未有道也挺之曰君非達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再拜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謂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皆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之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蓋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鎮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微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文章語直意遠不肆不窘固足以昭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布道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諸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緹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學士遊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會署判官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子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閒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春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宗神霄亦此類新濫祥符觀道上何得一宜和閒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始而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開祠部帳得諸新濫籍中化基其師也遂命召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宮奉真基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飾履有聞嘉其積勳超進舊秩尙敦而素毋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里坎壤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饒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而而不

寶退錄卷第二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此語謂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常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卻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甯從別去得深囑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見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下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詞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

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下。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然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僥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驢與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祚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應過龍德宮詩也。應字牧遠。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唐。或謂其爲中。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察御史。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其年詔改宏詞爲詞學。遂茂。終徽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爲郎者。皆無毛姓。必陷廢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仕。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擢熱擢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賢爲熱擢。右文爲冷擢。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时。便將虛寂渺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議論。秦檜一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論晉祖。宜以桑維翰爲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與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却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遺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曾出帝封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其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歟。然其開確論。固不容掩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况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爲過。古者以王父字爲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梁武帝袁昂作書評。其答啓云。奉教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謫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爲梁武帝評書。中與館閣書。日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奔施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僧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園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悅書如新亭僧父。一往似楊州人共語。語便想。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頗頗布置。初雲之見。白。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

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鑲金。桓元書如快馬入陳。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鑲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繡纒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翮翮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拔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鸞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開茂密。實亦難過。米元章探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信智永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褻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卽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疏。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氣貌自若。傅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媚。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凌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觀舞。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非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父如大藥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縷素練。實濟時用。而第過幅。王翰如瓊杯玉座。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綵繡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邱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草草。張雲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草木衣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有曼卿如飢鷹乍餓。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醺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千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神懼。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揮毫。適口者少。劉中夏如壯士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筆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教器之。陶淵明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評曰。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綠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章蘇州如園客獨幽。暗合音徵。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鑲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聚其歸。恍無定處。韓退之如蒼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餐。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

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諸獻秩如。時有詠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琅玕。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澤。歐公如四砌八埏。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隄兵入蜀。要以嶮絕爲功。山谷如陶宏祖。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開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遊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殺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它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着果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着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輦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兒傳輦槃蓋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大參使相曾觀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踵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觀致謝又明日觀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上批問茂良昨日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觀之嫺家韓遼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尋爲此也上大以爲然自是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爲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諭茂良遂請散官英州安置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鹽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懣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開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爲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瀉紙者澤以藥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瀉紙瀉猶潔也詩古瀉爲館周禮宮人除其不瀉名取諸

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族以割股或既喪而廢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暉王祚爲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竝以天下爲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卻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尙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官名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浸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于廣平大元帥則始于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宏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徽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貴與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足道也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爲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隳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藟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愷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闔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解罍欲解庸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記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碣大義滅矜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盟。使宛歸昉平可驗。二家何誤作墮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尙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卽無聊富卽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須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心費辭。深詆竝排許子極。言二本關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辨。欲令大道日星垂。又黃次伯者。不知何人。賦評孟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

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優也亦無母誰覺軒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盡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圖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國圖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蚩蚩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約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易仲尼惡得不潯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會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惟恐後尋盟報怨未嘗肯肯齊命令炎如火文武繼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寶退錄卷第三

晉簡文帝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爲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褒傳桓彝目之曰有皮裘陽秋荀爽傳張閭孔愉難奔駁陳留王出城大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竹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著書曰晉陽秋近世爲常之侍郎方作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爲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典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倘有據依元吳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寢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陞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勳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

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爲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微後利頗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發益刺者至關中問益稱之皆不容口適見益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愛非真長者天理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廢史張事具行狀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語令家望見形奇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彤以爲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近光赫又謝方明自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在西齋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書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潯陽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柱結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相服至襄陽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倫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閒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曰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知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曾文昭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吃道閒處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時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適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

之制。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恐乃后德。交修緊。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字號式新於衆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旨曰。子宜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元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衍俱。附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昭帝時。張遂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遂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昭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根譖慕容恪慕容評將謀爲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之。可與昭帝相類。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俗既死。母后亂朝。評以賄貨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勳德。遂爲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譖彰明附子記云。蘇州故廣漢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廣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稻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廣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時薈麥。若薈麥。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薈覆土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爲壟。五寸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塗。春陽填壟。丁壯畢出。疏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耕之。既又挽草爲援。以御烈日。其用上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壤小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掘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莖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以故富室之人常美。貧者雖接。或不盡然。又七月有採者。謂之早水。率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變。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國人將採。常禱於神。或曰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醴窖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漏藍。皆脈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尊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小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鐵色次之。青綠爲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爲勝。而漏藍側子。國人以乞藥役夫。不足數也。大半

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穰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穰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士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爲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爲烏頭。冬採爲附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爲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治志既刪取其略著於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漏藍。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爲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爲蘗。與附子同。子二歲爲烏頭。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蓋亦不然。烏子。天佳。漏藍。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三十引。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予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權酷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以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通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沽八斗。又輾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嫌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酷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即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遠。崔朝。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時。殺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韻表錄異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盡上白瓷瓶。謂之瓶。一瓶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媚但笑弄而已。崔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瓶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甌謂之甌。甌。甌之切。疑是甌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甌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傾旨酒。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技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以近世云。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千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樂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
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
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
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
禮之。若今世。十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園。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
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
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逾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置之極。亦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難得
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穀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
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二萬。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
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選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
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俸也。洪文惠謀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
墓人所資。有出錢百者。煮平四年。濟陰太守張龍以二千祠。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
供車馬。以今江湖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
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貴千萬者尙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五百萬五千
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尉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
縣尉。尋改曰正。後魏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
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
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縣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朝陳阮清
河張昭。皆有卿才。勳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
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亦縣無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
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甯中。華山兒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
用孔子及唐甯王事。甯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攽讀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
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意見而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
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
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
害。則陰氣沍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謠。本此。顏師古注劉向傳。謂今俗呼爲開樹
齊民要術。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桂。嘗語予。昔爲龍水令。初謁郡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退陳僻郡。敢於

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都魏休復
嘉祐雜記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閣門使易之。且詰
有何條例。答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間。師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
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爲表出。蜀今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顏師古注愛盎傳。不以親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
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甯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宜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宜仁亦歸其家。泊
溫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各已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溫成主
婚。使相娶嫁。十三英宗行第。溫成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其邵伯溫。聞見錄。
皆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元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爲放供張
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
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諡文正。王子明。諡文貞。避仁廟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爲別。子明封
魏國公。罕稱也。韓參政諡忠憲。韓魏公諡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鼎
道益清獻。而趙正夫。益之諡清憲。則幾於珠玉矣。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爲左馮翊。頻陽縣比常上
郡。西河爲數郡。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郡在山
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貴。久郡用事。更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宜卽以令奉賞與恭換縣。二人視
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肯既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
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證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甯人負己。已無負人。小人處事。甯己負人。無
人負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
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必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負人。人有詞。孟子亦謂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此亦安人也。已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康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
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濕城客。眼看世事皆虛空。

雲夢卽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遺梳爬。不等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年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插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特制謔又賦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椒櫨。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沈嘗題詩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沈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生平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爲韃靼所攻自燕薊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於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駱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其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副儲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結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兀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四

班孟堅作楊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類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卽聞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果間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漢號其母曰萬石嚴媼。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歷歷開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視詳之爲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剗剗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疊之術注中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算術者少故莫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殷盤喝道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殷盤卷白波莫走鞍馬

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

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

戲云以上皆誤說余謂酒令善妙於投壺之興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饒不勝者則一移淡寫這亦豈惟

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九

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候而寓以八候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觀籌所在而決之射者所以爲擊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路以爲酒器宴

爭而爲歎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

飽之謂探爵而飲飲非饕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

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壽，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壽可。用爲樂而不駢，不孚君子之樂也。探簋之法，一物必爲三簋，蓋射簋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簋以備。

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

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籥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

忠齋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

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

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卽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卽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云。祕

然則皆劇。同舉必聞既深。得即各明言之。不特人發問。如違先罰一。場同舉必聞止。得三。度客滿二十。閑離同搜訪。隱君子或可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可舉不用己言。而辭同罰也。

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并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

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廬市閒道義充諸中澗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

子葉免吉二轉閣豎行如高山近巖隙李實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日丞相曰報舅大

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曰司隸校尉者持節舉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優幸通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強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劬諸劾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置室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卽飲之或末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卽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歷中蘇軾趙鼎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寶撰酒令在焉玉斝詩一卷皇朝知縣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龍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龍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探珠局以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臥費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舉卓稽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奉敕制定史元道續注蓋采周騶都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之盡廢是子止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乘撰爲十五筭以代侯擊地毬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倨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以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檜之當國決意誅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張巨山爲司勳郎爲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檄巨山爲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書省萬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以爲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答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便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爲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裴諱五世爲河南謂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爲絕倒事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眞宗呂許公夷簡爲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爲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言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嘗得使相或洛或計惟聖裁再問其去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徽校分路忘相揖晚報鎮學士院諸子問告不答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鄆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退朝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卿使卿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鎮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殺閣子內物色歸家矣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惟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僣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樞密使張耒副使夏竦范雍趙鼎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罷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練州及宣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爲中調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成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平章亦非使相文德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陰宰執皆不往宰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所爲必非孔氏本眞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未改鄆州又僕射典州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授時參知政事亦同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七月時仁宗已踐阼眞宗末年曾參知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眞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在中筆談云潯陽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丈餘即是雞門杜生不出雞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言鄉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口藥以具饌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歸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

齊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遺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都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適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洪文敏夷堅志有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街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牘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難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草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惶而行陳追詰之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有急事不容不出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將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廳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贖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宜和開累典州郡翁急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語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囊囊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收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素紛華汨利祿事表暴者聞其風洗其類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獵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稱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會能改齊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一小金令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祿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皆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當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曰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繼由天者遂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

徵怪而問焉且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科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相一嘆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一夫之言而輕用屢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豈爲是哉開禧內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口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師者親聞此語今按宗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生平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鄴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諸前衛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輪外制有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無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數則知已有前此矣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蓋始振人以爲春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宏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拜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緒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逼免後視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誤易微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致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擲衣石檀閣下擒生處獨自開行獨白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問閑凭欄干望落暉齊已折楊柳詞機低似中陶潛酒輾轉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於義爲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既無音本可懸斷爲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清詩取鼓無聲強自揚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雷之雷漢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屋之美酒瑤瑤玉匣之瑤琴七絳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聖俞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樂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僊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本朝爲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僊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禺

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儻垂在肩上朱崖儻耳鑱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儻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之北鷹隼所爲須窺之國整發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儻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秋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儻耳朱崖之名蓋晚出云

自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施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竄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五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人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候於水傍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今甯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澤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厭以爲苞苴上宜其來久矣舊亦人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琴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觸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蹤跡杳是漁人尙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無藥捐憑書不道薄賈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意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間琴高魚初未到楚些豈堪陪蕊鮮裁用當較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裏遂令四方傳嘯嘯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烟遺蹤尙餘類向來騎鯉人逸駕霄臺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效齊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祿越書載下餘變化更微蹟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區於其中臆決蓋不可僞真

吾何知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藉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腳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濶註此詩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甘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髻爲矮喬爲齋謾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士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蓋音矮不長也圍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壘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媚小兒也丕音勑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否音臆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卽姊也否音礪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樞門橫闔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答於此外又記五字余音脣言人在水上也交音魅言沒入水下也飢和馘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租音齏言多髭也礪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口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醜神蟲爲蠶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及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官賴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嘗考之但堅羣惡至四字合證作鑒聖作鑒君作鑒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國亦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鑒音辯蘭音迄翼音脫弄音頓鉅音莽恩音舉寇音曷贊音辦八字南漢劉巖自制鑒音鑒字爲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不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驥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肯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庵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若思蓋襲其名。南唐保大中。賜進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彭器公、洪忠宣、皆號鄴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

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傳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微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
安元獻王荆公皆曰臨川它如錢文信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
程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
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雖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
但標姓名曰某某人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楊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解形然傳但云
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
者載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
類不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
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
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
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
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擗鑿鑿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
出於劉歆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閒談論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通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
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閒已就元大笑事
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遷卒官高祖在郡宮爲之舉哀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
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
世所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
史官復列之節義傳而書之審如遷傳所言則文德之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耶

啓顏錄載元魏太尉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
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書王導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
元顯知朝政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楊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爲楊州刺史
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
尚書至是更爲長夜之飲飲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專騎填後東第門
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編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
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人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

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
以吾疾能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懷鍾愛于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
削職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禍幸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
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
害之移人如是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遇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
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
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
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
而交袂於中途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忌注
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晉至王而後稱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
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
黃李于經作緯文指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
此之遠讀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發動喜怒非常遂來弑逆其子元明可以已矣而又服此
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逾月已
連日爲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官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絳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
父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難而獨難者人百錢汝尚少
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絙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志載汪仲嘉大賦自言其族人
之僕出幹抵暮越趨呻吟而來問何爲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
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一以是情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備直不曾頓得五千
錢不可失此遂免從之到縣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
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惡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懼曰官人是何言同行
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諷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吳開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鄆道中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
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疑者而或者又以爲
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堯人呂洞賓年百
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
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

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蒼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初擾擾。指端變化又元元。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卿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豬脂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嘔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晚垂流。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以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下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湖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感妃也。此之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遷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女靈遠。鑿通無方。尙能以扁工龍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常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志多出於山海經。然未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疏略。殊不足觀。姚令威補注亦未周盡。獨續雲鮑氏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而亦未備。其指輩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後。後始封于邰。不啻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於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鄭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書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

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王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其地實鄠鄠。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瀕水東。瀕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邰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瀕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邰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於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邰。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以別於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揭之議。遂以王城封之。以紂周公之官職。是爲西周。而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體。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兼收三世益尊。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而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望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棄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報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蓋樓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報王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愚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尙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卽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卽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稱東周於西周之上。爲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爲天子也。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報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氏誤以爲周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氏必愈疑西周君卽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君報王卒。又不知周君與報王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報王卒。蓋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秦秦獻邑者爲報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周。無異乎鮑也。東周策首章

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竝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未句寶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腳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聖諭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筆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前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寢而生太上。武肅卽鏐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不偶然。張浚雲谷雜紀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上所諭錢十指椒椒第三子。惟演也。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六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友謙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
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安帖不類次韻者尤爲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
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虛度逍遙占地仙排
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探蓮走隄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
鶯鷓金鑲鬚獨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
懸頭依蒼髯裏袖拏花枝揎酒滯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篋擎紅豆粧匣拾
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濤沾羅淚嬌流
污錦涎倦書饒姪姪惜藥巧遲延弄帳驚縮眠藏羞風倚櫺指敲迎使鼓著撥窈神絃纖拂魚鉤動筆
推鴈柱偏碁盤添路畫笛管欠聲鐃惱客初酣睡影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徧樓椽拋果忙開口
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楸枰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旗旗小裁紅
絹畫曲截碧牋遠鋪張鵲網低控射蠅弦古語時時道謠諑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過路臂相連闌草當
春遲爭趁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鶻潛離畔聽蛩伏砌邊傍枝粘粉蝶隈密捉鳴蟬平島
誇橋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說指雲生袖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蜂穴遠階填樵

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爨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顛。忽升鄰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戒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綢繆延客話。僂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綵。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撐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杖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繘。眼暗似籠煙。冥坐羸凭几。乘驕困調轡。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尙貪錢。膠隄乾膠紐。粘髻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屨煎。坐多茵易破。行步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噴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敢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杯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裘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曬艾曬齋椽。怒僕空瞪眼。喚童漫握拳。心驚嫌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堆甍似飽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卽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已聞殯几杖。甯更佩章絃。賓客身非與。去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爽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應屢積。鰓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階危索減氈。好生焚鳥網。惡殺拆魚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廣狂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逾五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買之類。頗似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謨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塞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姣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與。籌藉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徧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園。但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議之曰。此第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雨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於聚斲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帶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樹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蟲網瑟琴。塵棲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悒悒。

而死市南宜微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國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慈南蘭陵爲寓言初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諸浮屠曰狂坐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就之即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墟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斃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顏壁而逃明日日既既五百乃醒不見浮屠顧壁已頽曰噫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斃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人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梓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梓乃皆外物非所謂儒來者耶曩梓而今榮德萃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顯擢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藝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駁駁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悚然爲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直儒小簡云如壁再啓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追之不已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雖多不至於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榜嚴圍覺難離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庶幾濯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豪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稱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覽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與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嶠家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華嘲聚諷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觀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觀學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脂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書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爲閑肆塊壘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閒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觀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

穠非無德潤澤無材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沖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遠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密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而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過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僂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觀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花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黃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蘆花根可乎黃師是守酒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楊州雲液卻如酥謂土酥爲蘆花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泉無咎口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父待入紅窗過矣聊發千里一笑觀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尙常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迴百餘篇皆嘲諷之詞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敘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蝨榮鶴亦附火想見文字閒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神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術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云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識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閒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平丈我口司答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爲地下修文郎陶宏景爲蓬萊都水監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者芙蓉城慶歷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上問之最後一人答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聞其卒右

侍禁孫勉監元城。有巨窟穴一壩下。壩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書臥夢吏來。述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爲誰。曰。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轉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與甫交。甫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訃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常以兆我。是夕暮。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衣童子。玉帝南遊。炎州召子隨行。利正翠仙。炎州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折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召君。吾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既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黃伯思字長容。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尙書右丞相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在人間。上帝有命。與司文輪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輪。脫履塵。薄蓋紀此事。陳伯修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開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帝所。如人開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敘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觀。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選氣。捷疾如神。囑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醇熟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卽下殿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號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獨別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州。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霧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一席曰。爾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鼻。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滿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略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至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灑。客指曰。此某人居也。查往訪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履。握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洶湧。衆不敢登舟。予

獨亂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開破二作三。酒器用鐵鑄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閣。它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鎗杯。無日不置。客必劇飲。飲必醉。醉必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字難盡。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實。閒及道理。則元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與予流。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閒先有數客。不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爲記。次日己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使爲佳。計後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輭。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日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龜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朝散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錄。眞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爲北斗君。召公奭爲南明公。賈誼爲西門都禁郎。溫太真爲監海閼伯。魏武帝爲北君太傅。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周公旦爲北帝師。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墨翟爲太極仙卿。莊周爲太元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舉兵。臣下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匈奴夷朝夜郎。略燕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子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敗。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不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達者罪

之唐馬周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餘一匹絹糴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早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有調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餘霜早者有能援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爲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爲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實革新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爲八座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射爲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爲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素芝師秀亦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疏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還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峰增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曉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二詩不佞矣

賓退錄卷第七

漢文帝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爲徵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與大獄多以刑部尚書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隨隨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鹽鐵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明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懼故別之

北齊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北人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臥波未嘗何龍復道行空不露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爲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

子王孫楚來于秦爲秦宮人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雖有桃鏡曉髮脂水之句凡此程秦之尚書大昌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嘗何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肱爲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嘗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創籍錄海南天下傳以爲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臊爭堪喫五代史蓋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開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饋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楷積貯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曾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榮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出己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畫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閱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誦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瘡寒抱雪霜徒然潯隙地有靦黷鮮紙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薦而之設凡而不倚得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亦謂之房蒸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謂之殺蒸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蒸今人會客於殺核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饌取代以縉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爲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稱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尙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錄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顯碑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歲末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喪美與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顯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新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碑成公重

摹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哀后母王夫人。常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爲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附類。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每睡必睡左右人衣。殷仲則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

火醮星辰。姚崇詩。羅帶靜華雲。其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啼甲帳春。趙鼎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

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典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閑。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高氏緯

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

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皆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爲道士設者。

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庵王思誠序陳泥丸家虛篇略云。採時嘔爲藥。煉時嘔爲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塊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聚之性

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元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其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爲明白。漫書之。續

婦人統兵。世似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厥聚衆應之。以其女爲貞烈將軍。且繼以女人爲官。顧璣母孔氏爲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帥廣傳。其答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闕。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閫。特辱長牋。固知能作文章。然

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酌食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爲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尙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辨。王

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偁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爲事。擴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矯正。樂諛佞。是以廉

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也。豈不然哉。烏乎。安石之學。既行。則姦究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

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獨有典刑。伊尹。湯。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絕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利。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

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

道之微也。陸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稽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稽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

勿惜語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芻蕘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出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問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按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達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

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按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達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按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達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

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稽陵。蓋無異旨。勉其君

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時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便還之責。而

排於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害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警。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

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注。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其特遠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播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

循。道術必爲孔孟。黜絕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燦燦。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

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譁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雖平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狹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與

禮傳。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然則未幾。稽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也。照

甯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甯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析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甯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甯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甯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曷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閒。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墜圯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縣縣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在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川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籥。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爲僧。劉仁瞻侍中裔孫爲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鵲鳴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爲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放國。非齊本。王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皁隸。則筆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爲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膝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

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輕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甯坐不箕股。楊常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禮之意誤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臍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子既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禮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龜豆之長短重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開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跣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子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畫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廟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廡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旣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何耶尙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離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精用稌米。巨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精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嶠之山。凡一十四山。精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精用稷米。陰山之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精以稻米。自太行

之山以至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稭糯米祠之自教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皆用稭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皆用稭自女凡山至于賀超之山凡十六山皆用稭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皆用五種之稭自翼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皆用五種之稭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皆用稭郭注云稭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戶胡之山至于無寧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荷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稭二者無稭字或傳寫脫誤單孤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棠之山至于鼓鑿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稭管濟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鄒諸之山至于登渠之山凡九山皆曰瘞而不稭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鈴而不稭自鹿蹄之山至于元履之山凡九山則曰瘞而不稭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爲禹益所著屈原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稭之用也尙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稭糯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稭藉所救釣也許叔重注云糯米所以享神見於載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寶退錄卷第八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復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逾一甲子爲有據依丙志謂始此書顯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映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者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爲第三書者又已幾積德前過止不欲爲染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從史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爲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理經勢勤心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費紙殆半太史公書爲可笑從而爲之辨戊志謂在閩洋時葉叔穎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工數輩在耶斧斫斫魚脊魚覺痛躍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子戲難之曰一舟幾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頌素夷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假守營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映於是輯爲庚志初甲志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年今不過數閱月聞之爲助如此然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使廣寧訪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會更續否而引樂天東

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倣段成式諸案記名以容齋諸案後惡其沿襲且不曉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答問之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衣以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懷復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捐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談助證以豪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請讀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諸案支勳支植尤屬奇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才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常夷堅第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稭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撫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聲牙畔矣蓋自知之愛奇之過一至于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覽寶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謂神奇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霄霄霄次焉猶涉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以至島鬼淵祇蛇妖牛彪之類何翅累千萬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詡其速且敘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皆偶附著異事不顯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剽竊以爲助不幾乎三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綴錄怪奇又未肯少息殆非老人願神繕性之福盡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爲之失味步趨爲之局束方寸爲之不甯精神爽如癡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適然而笑豈吾緣法在是如駿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惜不能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纂書七略班孟堅采以爲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稭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造今亡矣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弃也予舉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謂稭子假孫羅前人所著稭說來示如徐鼎臣稭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稭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稭府燕閑錄七書多歷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得之下者徐謙謙雙目而審聽張記客語其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情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耳聾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登其苗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鄧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于三景所梓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它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爲志斯過半矣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健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繡具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鵝顧斯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策而此習膠攀不能釋固將悔陋猛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子滑甘未能幾何畱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僅

放。倘逢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縑。欽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宮道人寄之云。太尉開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大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軍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蓋護制官闕則舉者攝爲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新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爲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顯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時國記王肅清肅仁公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卿曰。先臣祖顯。先臣父固曰。怪卿面兒酷似梁固。固適卿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雖可笑也。

寶退錄卷第九

時。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爲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漢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爲執金吾。會潁川盜起。光武將親征。恂欲復使出守潁川。從獨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進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爲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夷堅志載。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外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金及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遂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塋墓。蘆葦橡桶之屋。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稅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張芸叟所著浮休閑目集書。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塋。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爲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裴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楊。楊適降。光武因置其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后紀。故前盡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擬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顯侯。後進爵爲公。拱州昭靈廟。忠烈夫人。蓋俗傳爲宋襄公之嬖。既德府顯應廟。厥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瀋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微廟朝錫命耳。

馬援平交趾賊。封新息侯。擊牛酹酒。勞饗軍士。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救鄉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爲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車駕會長安。尙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棱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若棱者。可謂不爲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盛時所無。蓋自周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爲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訪見於簡牘。至漢爲盛。棧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臣引虎拜稽手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銘字當作批。與批把之批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嬰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批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轄占之。格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批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批字。類篇。批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梳一。或作比余。一顏師古注曰。櫛。髮之飾也。比音頻。蘇反。則知批字亦通作比。惟批字無所經據。博雅錄。案謂之篋。蓋捕取魚蝦之具。邊遠類脂二切。與此不同。雖集韻批亦作篋。類篇篋又毗至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又知三代以前未有批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郡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吳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爲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譁誤以爲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擊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適始等六人。侯幸傳。張彭祖爲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嬖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削中邱縣。注云。小妻。妾也。又寶融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嬌爲小妻。樂成靖王燕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爲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邵盟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誦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政稱小妻。劉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卽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儉事。亦曰。取小妻三十餘人。又略統傳。統母改適爲華。飲小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妾妾爲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梅死。

其妻少寡，嫁同王榮納之，以妻爲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此外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何求爲？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爲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解，亦如孔子罪乞糴之意耳。經德不回，非所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所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爲學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征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惟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延廣何人也？始信與邦亦一言。蓋預識靖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爲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爲然。二晉所無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幼與安書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嵩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造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嘆曰：吾老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謂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史稱劉龍，劉翽稱神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竝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饗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義韻之封後，閱能改舊漫錄引王觀國學林新編，謂是穎川地名，不義者彼自不義，此是義韻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韻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妻爲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索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漢雲谷雜記辨歐陽集古錄，因謂後漢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羣、孔長產兄弟、劉昭、邱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平護軍鄧仲况，見魏書傳，鄧元帥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元之子名益恩，桓榮族人桓元卿，陳忠存上其一曰成嗣世，謝世字李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會孫龍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趙焉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鄒綱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邱大姓夏長恩，官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夷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恨

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爲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強直，常有褻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容序明審，號爲稱職，失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爲君諱，然太真本壽王妃，白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耶？蓋實寢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新唐書承天皇帝俊傳，以興信公主李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實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卽位，追贈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下缺）。

（上缺）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條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盧氏難說云：晉書阮咸善彈琵琶，後有戲咸者得琵琶，以瓦爲之，時人不識，以爲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樂書云：阮咸五絃本奏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唐武后時，胡明於古家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爲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遺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宗於舊制四絃上加一絃，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世所行皆四絃十三柱者，與舊籍聞今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守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爲此，郭蓋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絃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絃矣，不知唐因唐之太宗而誤爲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漫，星月樓前飲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放卻針，唐韓致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舒芽調翠，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撥垂肩髮，向鏡輕勻襯臉霞，悵望昔逢襄陽慢，依稀曾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藤蕪又一枝，其體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着句不然。

侯羣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甯府諸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造，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

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龍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始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滅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謂君字齋戒處必掩身身欲肅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後兵鼓商旅不行若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爲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饗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饗賀禮所以迎福履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縷于舅姑履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于十二律爲最長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崔杜謂履長履長者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爲正

諫議大夫韓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鮑叔牙爲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書云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余觀其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建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太和時蓋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若溪漁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雞命如紙今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九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間也蔡寬夫云南宮詩話誤傳蔡寬夫作應物故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小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楊家藏亡命兒朝持書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曉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謫見推非下梁不容出守撫摩慈忽逢楊開府論舊藩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

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事也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更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軟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始歸括應物集及它書爲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爲疑今筆于此章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舊唐書及休日還長安費里及歲日寄弟并答弟詩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爲將相而其兄望高尙不仕號爲逍遙公望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爲唐司郎中令儀生應物見林資姓纂少遊太學見贈詩詩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權樞行幸畢從見其李錄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詩按通鑑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階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爲黃門起家之高選頗任使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經武功歸隱時復返灤上園慮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隱上詩客遊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稽州故入及李栢稱會大梁亭等語因從事河陽去爲京兆功曹攝高陵令見寄弟及別子西詩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勢驕橫爲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詆弗爲屈見示從子西詩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同德精舍詩起爲鄠令大歷十四年除樸陽令復以疾謝去歸西郊見西郊詩擇勝隱于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潘如也見西郊詩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爲滁州刺史見別善福祠詩滁州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椒道士及釋其吏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開道奔開行在所明年與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見寄弟詩終更貧不能歸居郡之南岳見歲日寄端武詩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樓詩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答李士贊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嫠嫠甚恩見郡齋文士宴集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別西歸詩中白舍人入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酒故今來管左司寓於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定詩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兩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太和六年爲蘇州刺史舉官白狀狀云諸道鹽鐵轉運江淮兩後兩朝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京兆府應物歷掌制務皆有美名執心不阿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尙輕內書無能職敢公事司權衡之利誠難時才流堂弟之風實爲邦本謹按太和年去應物制郡時已更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繼舉之豈其道愛尙存耶又據應物送鄭少府云天寶爲侍臣歷歷兩都七宴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太和計九十餘年終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集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應詩者蓋亡之也予嘗歎息於斯焉有子曰慶復爲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見杜集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爲詩氣質閒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時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章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爲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爲時人推重如此浮屠俗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爲贊應物弗善明日錄贊贊以見始被領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爲我且失其故

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然心服焉。見因語錄長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爲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自詩子沈子。予讀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枝疏越。一唱三嘆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爲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太和。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于錄者。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爲當不止此。以應物爲終于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閒。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因考其平生行義。官闕。皆有憑藉。始終。可概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疏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能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漁隱遺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章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則記得詩名。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情亂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予著又云。余觀章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章集後王敘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諸書盡信。書不如無。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爲得其實乎。此未可臆斷也。

寶退錄卷第十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始發之。杜預謂伯夷之屬非也。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弗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法。具于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儻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尙書誌其墓。願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諍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言大言。乘隙微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授閣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于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爲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經以不臣者。萬俟卨。趙鼎。趙汝愚。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乃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權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遠。張必不然。余

獨善李文簡誌趙待制墓。既歷敘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錫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者。昔蘇絳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重。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絳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會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蓋深所嘆息。詳記之以俟來世。又南軒作宇文國州碑誌。謂初君以二父世科爲念。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領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歡。試嘗以謂自先王教習子之法。境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閒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竟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于胥子者。豈爲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沒官廉平。溫厚博雅。子以進德。孰能德之。願區區猶以是爲歡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墓誌。謂明受教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爲江東副漕。以言責之。未行。而張忠獻撤書至。蓋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歷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惡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詆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歲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即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爲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背人。基布要路。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宋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爲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爲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昌之僭。昌言爲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轲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嚴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涼州節度。嚴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蔡條鐵圍山業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歲。容狀光澤。頗挾容威儀。無它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黥配之五嶺南。緣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爲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力士輩出。先生出乎。卓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政。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店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耳。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爲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廟號。後世不復然。至於及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矣。彼謂廟成之廟稱爲太宗者。臣下假設之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賀書賦云。山鵲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鵲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鳥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鸞鸞可言長會合。兩鳥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夫爲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漢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爲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于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正謂是也。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趙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軻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于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澀可喜。又論橫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沈環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爲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敘。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兩件事。又如龍吼風生浪。魚跳日映山。有龍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惟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漸難爲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竦兩峰寒。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即是一句說半天。至乾坤日夜浮。即是

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遊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壑烟。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緋黃雀尚多脂。鶴閑雲作伴。馳臥草埋峰。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殘樓。深谷聞風終夜響。亂山衝月半牀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烟湖寺家家鏡。燈火沙河夜夜春。則是三物而不足。至如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繡縠。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樸甲。甲健。花深少感鶴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蠟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棟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半魚分子。柳絮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鶯動川收潦。龍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烟。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草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閒。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高于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己桂枝棹楫作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閒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土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十篇。可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亂宜從魏。三族全夷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難。蕭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食王爵似專恩。造成四百年。韓信爲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拉干名教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感主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依舊烟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用蕭韓。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難。敢教根固又生秦。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王負德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榮須暴辱。既經多難必多憂。功成能諫封王印。世世長爲烈士侯。

首卷書王中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蓋筆于此庶真贋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閒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運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
倚太陽淨整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盡
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風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
重光局上高樓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
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鑿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院紅豔立春
風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膳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
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宜賜與宮娃一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
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驪
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聲樂抄新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斷青苔宜使龍池再鑿開展
得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
教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自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
將行送曲池能向綵牋書大字忽防禦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
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園弟
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
新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宜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宜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
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教爭上棚等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毬鞍較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
家認徧徧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內人
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圖溫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覓盡船飛別浦
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走
過御牀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但載土貢之日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域志爲詳嘗取一歲所貢凡爲金二十四兩銀一十兩利五兩萬象融各三兩鉄金五十五兩金饒各一十兩書六兩眉雅協資各五兩衛昌龍各三兩銀四百五兩桂陽桂各五十兩鄂邕各三十兩邵賀封壤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製潯貴柳宜橫白藤象昌化各一十兩賓化高鬱林萬安各五兩鋼鐵一十斤利錦三匹成都白穀一十四匹綿隔織一十八匹秦一十四匹洋八匹綿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緝縠保定安肅陝咸勝各一十四匹花綿一十四匹那綜絲綿二十四匹漳綾一百四十五匹杭三十匹秦定各二十匹溫鹽潤明秀江陵澧各一十四匹五匹綜絲綾一十四匹兎白花綾一十四匹梓綜絲綾一十四匹蓬雙絲綾一十四匹徐方紋綾三

十四開封仙紋綾五十匹青三十四匹淮二十四匹博滿綾二十四匹蓬蓮綾一十四匹固越綾二十四匹越羅七
 十四真定三十四匹定二十四匹濟彰各一十四匹花羅六匹成都春羅四匹蜀單絲羅一十四匹蜀紗四十四匹
 相慶塔太平各一十四匹方紋紗三十四匹開封茜絳花紗一十四匹越輕容紗五匹越紬一十四匹五匹
 二十四陳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賴博雄永寧廣信映德安各十四匹達五匹花紬一十四匹大名縣紬五
 各二十四陳汝各一十五匹寶齊淮陽徐曹鄭濮唐魏昌鄆濮濮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邢趙保順安滑平定
 衛嵐南化保德宿海泗縣廣德無爲臨江建昌濟昌雲安南平鉅橋南雄各一十四匹廣安五匹班白絹
 三匹絨布一十五匹鼎一十四匹梅五匹絲布二十四匹平一十四匹果一十四匹紵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陽楚
 和官筠興國南安柘江陳安鼎岳歸漢縣邵武英各一十四匹房五匹白紵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廣各
 二十四鄧縣黃常賸宜欽義道連各一十四匹開五匹高紵布一十四匹成都細紵二十匹揚州布一十四匹
 榮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澤各三十四匹蘇二十四匹隨光吉永全許我盧富順泉興化各一十四匹
 五匹蕉布一十五匹泉一十四匹湖五匹紅花蕉布三十四匹福練七十匹越五十匹和縣各一十四匹毛氈
 一十五段熙一十段保安五段紫茸毛氈一十段涇縣一千一百兩齊縣英衛建發吳衛梁山泉興化
 各一百兩氈三十領慶二十領豐一十領白氈三十領鎮我二十領恩一十領紫茸氈四領慶韓氈一
 十領京兆韓皮二十張同韓鹿皮三百一十張海三百張通一十張鯪魚皮二十六張白氈各一十張
 溫五張潮一張龜殼二十枚廣水馬二十枚廣璧皮一十張廣翡翠毛二十枚敷席一百七十領常三
 十領漣奉陽蘇各二十領京兆鄭雷坊鳳翔汾各一十領廣席二十領開封一十領鎮昌一十領莞席
 一百領鎮簾四十一領永靜鄭曉曉各一十領漣一領藤簾二十領廣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襄二十
 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緇越各五十事那一十事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萊一十事水晶器
 一十事信藤器二十事泉一十事廣一十事藤盤一面番藤箱一枚柳箱一十枚鎚銅鑑一十面大
 原青銅鑑三十面煬火筋五十對郊剪刀五十枚郊筆一千管江甯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寬
 絲各一百枚硯四十枚越二十枚寶端各一十枚紙四千張越款添各一千張真溫各五百張雜色綾
 五百張成都蠟燭九百五十條鳳翔三百條江二百條成鳳晉韓各一百條曙五十條花蠟燭一百條
 鄧燕脂一十斤興元棗子數珠一十串象斑竹一十枝雷解玉砂一百五十斤那一百斤折五十斤金
 漆三十斤台弓弦麻二十斤坊膠一十斤通甲香二十七斤海香各一十斤台廣各三斤潮一斤青
 一十斤代礪一十斤代朱砂四斤一兩玩容各二十兩辰一十五兩對一十兩雲母二十斤寬一十斤
 江一十斤鍾乳四斤八兩沂三十兩韻連各一斤房十兩范脂一十斤映空青一十兩梓會青一十兩
 梓禹餘糧一十斤澤白石英一十二斤澤一十斤梧二斤紫石英二十斤沂一十斤寬一十斤白石脂
 一十斤蘇水銀三斤二兩辰三十兩玩二十兩石膏二十斤粉磁石一十斤磁陽起石一十斤青長理
 石五斤瀉礪石一十斤太原石鷲二百枚永白菊花三十斤野人參三十斤一十兩太原熟澤各一十

斤。遂一十兩。天門冬二十斤。果一十斤。薯一十斤。甘草二百六十斤。環一百斤。雄雞五十斤。原廟府三十斤。岷太原各一十斤。白朮一十兩。針牛膝五十斤。懷柴胡三十斤。鱉板火山各一十斤。車前子一斗。開乾山積一十五斤。明細辛一十斤。礞石斛一十二斤。薯一十斤。廣二斤。生石斛四十斤。重二十斤。羌江各一十斤。巴戟一十斤。劍菴蘭一十斤。當芎藭三十斤。黃連五十斤。宣三十斤。處施各一十斤。從蓉六十斤。渭五十斤。保安一十斤。防風七十斤。轉三十斤。單一十五斤。齊克各一十斤。漏五斤。五味子五十斤。河中蛇牀子二十五斤。單一十五斤。蘇一十斤。杜若一十斤。映葛粉一十斤。信括婆根一十斤。陳當歸一十斤。威麻黃二十五斤。開封一十五斤。第一十斤。知母一十斤。相仙靈脾一十斤。浙紫草五十斤。大名海藻一十斤。萊高良薑一十五斤。欽一十斤。朱匡五斤。牡丹皮一十五斤。滑一十斤。合五斤。零陵香二十斤。這一十斤。全一十斤。縮砂二斤。白白藥子五斤。合天雄一斤。龍大黃一百斤。鄧草藤子三升。寶連翹一十斤。黃續隨子三斤。陵井荊芥一十斤。書羌活一十斤。威木藥子二百顆。施一百顆。萬一百顆。桂心四十斤。桂二十斤。容二十斤。伏苓三十斤。沂克華各一十斤。伏神五斤。華酸棗仁三斗。京兆二斗。開封一斗。黃蘗五斤。金五加皮一十斤。映杜仲五斤。金沈香一十斤。廣詹糖香二斤。廣檳榔一千顆。環枳殼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枳實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巴豆一斤。眉紅椒三十斤。黎買子木二斤。渠白膠香五斤。金苦藥子三斤。陵井紅花五十斤。興元柏子仁一十斤。映地骨皮二十斤。京兆一十斤。鐵一十斤。胡粉二十斤。搜一十斤。相一十斤。龍骨一十斤。河中麝四斤。十一兩。金十兩。均延丹河通遠靈風文各五兩。廣慶鎮商照代茂各三兩。開折各二兩。牛黃九兩。密登萊各三兩。阿膠七斤。一十四兩。郭六斤。濟三十兩。鹿茸一對。或羚羊角一十五對。蹄一十對。龍五對。犀角二株。衛一株。都一株。蜜三百四十斤。河南諸各一百斤。鳳興各三十斤。晉陽石。變各二十斤。白蜜三十斤。信蠟四百四十斤。河南延各一百斤。京兆五十斤。慶興各三十斤。隔石。盧變各二十斤。射大書各一十斤。牡蠣一十斤。萊烏賊魚骨五斤。明覆盆二斤。龍萆豆一石。鄧梁米一石。孟茶一百一十斤。南劍茶米一百斤。潭茶牙二十斤。南廣一十斤。廣德一十斤。碧潤茶牙六百斤。江陸龍鳳等茶八百二十斤。建鹽花五十斤。解聚一萬一千顆。寶棧實一石。鳳翔漫繁之簡廣以廣聞見。

與肯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強未敢草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帙闕逢渚灘之秋束僮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願爲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蓋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肯續紀



蘆浦筆記敘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異，無同寮往來，僻在村墟，無編學子相扣擊。遙眺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繕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其髣髴，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曠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凡百餘事，萃爲十卷。有未檢證者，固俟續編。願學寡識，安敢以爲是。將來印可，予先覺之士，儻改而正諸，是予之願也。蘆浦乃麻字之牧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與伯欽于通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煥家。予借得，命桂父錄之，以備裨官一種。萬歷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綏安大弋山樵謝兆申寓清涼寺之唯心菴校，期後三日書。

康熙甲戌中秋，王士禛阮亭借觀。

四庫全書提要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簿，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繕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蓋其監華亭蘆浦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率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即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尙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興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訛舛，以熙爲興，其書多糾吳會能改舊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并說、歐陽修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栻題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禛池北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卷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旨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當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實於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翻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爲實於己，漢齊節去之字，小顏從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陸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陸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陞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遠則堂自高耳

錫字出處

竊真子錄載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者所吹招魂曰巨救巨蜜餌有餵餵些注云餵餵錫也蓋戰國時以錫爲餵餵後漢亦謂之錫耳今考毛詩有翫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爲大年偶忘此一處邪

專 署

能改齊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爲事馨兒王太后怒廢帝爾那得生事馨兒二說以爲兒非馨香者觀其語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溫詣劉尹臥不起溫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開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事可關戰求勝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假置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勳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尙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旣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案今本漫錄事始門佚此事。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考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緯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獵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獵石以爲伏虎射之滅金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州以石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疑心故予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爲蛇懼心一生則山之上草皆爲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門而不及李萬歲豈偶忘之邪

從理入口

漢書載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亮餓死褚雍善終乃大相反蓋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冠江陵卒以餓死有褚雍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賦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賦爲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前漢書蕭何傳別爲車提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提油于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汗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爲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撤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爲何物考二字皆從竹唐韻謂別駕車前飾必辟切星先青切俱云蔽書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上聲讀新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太后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醉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漢小字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諶周仲智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嘗裂眼爭邪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恭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羲之小字阿翼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郭懷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嬌殷顯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都劉叔秀爲阿秀何遜遙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謂阿買阿舒阿宜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尙爾爾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過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共人同生活人間江嶽兄弟輩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庶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河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庶民爲天下逋逃主率爾殲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墮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還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賁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格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孔氏注云四月指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豐告廟乃其常事所不常可至于初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考正說實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闕豈嘗在歸至于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夏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家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至其終也左射驍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神冕擗芻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為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悉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竊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之任則任臣之職分也進盡忠言而已與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遺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據於武侯自敘之閒文意皆不相接讀其詞頗有所脫誤而不敢以

斷之乃取文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蘇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反復求之乃得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往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與諫之言則數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蓋董允止稱侍郎蓋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為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登登科仕至別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利祿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說為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為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之四書詩易即房融之說亦未必句

右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庵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孝經為正是謂四篇

漢輶

羅於周益公坐間出示漢五輶皆得於劍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君輶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書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為漢隸不疑屈君甲輶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乙輶其文云北宮衛令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至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范君甲輶其文云嗟痛明時仲治元年結儂孽孽履踐聖門智辯賜張字一瞻孔言寬博字一約性能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矩乙輶其文云德積未報曷九乾乾茂而不實顏氏暴顯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關旁耕者嘗獲巨輶二皆為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輶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見錯傳公卿言郭先師古曰郭先猶言郭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邪先儒謂謝眺始為誌銘此可證其誤

梓潼城觀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反一頓之重至斤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乾麟

漫錄辨誤論乾麟音干爲無義廣韻有麟麟亦起于後來惟王荆公以爲度字意見於麟之通雅甚爲得理然紺珠集載乾麟云麟也乾音干則本俱作乾麟今據謝本改正麟之別名音干又何邪。

紫荷

漫錄載劉明贈本待制詩西清寓直荷爲囊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以紅藥翻塔對紫荷持囊曾爲誤然又引隋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以俟博識者予致晉與服志八座尙書荷紫以生紫爲拾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菱荷之荷也。

糊名

漫錄事始門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書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白糊其名恐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裴彭杜詩論湘江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遺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序云裴虬作銘又潘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爲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端公者虬也以上與裴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今暮秋遺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即可見也何必它證。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常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故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振字按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廬同食注振發也廬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爲證以上與裴如此周易彖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邪。

山谷南還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還何邪。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呂公以宋元憲爲宗袁今攷元憲即呂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閩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間舉吳丞相育吳樞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待問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爲爲相而育特執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宅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答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爲相又事實門載參政蔣之奇武昌序序而蔣未嘗參政嘗作樞密凡此豈皆筆誤邪。

晉人弔喪彈琴作騷鳴

盧浦筆記卷第三

負茲

公羊傳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曰天子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庶人稱負薪莫知茲爲何物予觀史記周紀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然後知茲乃席也與負薪蓋有等級。

折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定王享士會殺悉武子私問王召云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皆釋云折之設反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今人送餽例用折俎恐非此義。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燔釋謂火滅爲潛燬子潛反或者當用此字。

賢關

董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顏曰關由也世人乃以太學爲賢關則謬矣。

仁類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仁類并閭徐廣曰類一作賓小司馬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即賓類也今觀韓子蒼次撫州高使者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釘座風味勝仁類乃與兩類類三類類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晉人放曠。至于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调。擗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顧彥先。顧彥先。此不因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嘯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嘯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嘯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嘯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景元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雁行

雁記王制。兄弟之齒雁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請爲天下雁行。韓世家。陳轅音必不爲雁行。以來。索隱曰。旅進也。晉庚申郎與王平子雁行。庚喬元日朝賀。不寫就列。曰。喬爲端右。不能與范與話爲雁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打糧。打糞。打黏。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偏旁證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此說得之矣。然世間言打字尚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算。謂之打算。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酒。謂之打醋。打酒。鹽場裝發。謂之打發。席地而睡。謂之打鋪。包裹謂之打角。收拾爲打疊。又曰打進。一作春築之閒有打號。行路有打火。一作打包。打轎。負錢于身。爲打腰。飲席有打馬。打令。打雜劇。打諢。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床爲打交椅。舞盤爲打腰。又宋歌曲調。打壞木樓床。誰能坐相思。又有打睡。打嚏。打話。打鬧。打和。打合。一作打過。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麵。打餅。打糕。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藤。打藤巴。街市戲。有打砌。打關之類。因併記之。

札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爲生盆。莫曉其義。予因執事台宮。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札。始悟爲札盆。俗呼爲生也。

蘆浦筆記卷第四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于循吏之首。獨載改節高相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于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靈矣。且莊之後。爲其爲康。爲鄭。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待仕于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周府君名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首跋。是後方辨其名。謂孫叔作武溪深。善爲琴。其後南征。其門人。名曰武溪深。其碑曰。周府君。一何深。其碑不度。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于若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爲未詳。致邪。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標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邪。因以知史筆無誤字。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爲多心。何以爲佛。恐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變子國

變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變州。以至文字間。率曰變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爲證。余考禹錫之記云。變子國也。其文意謂變乃子國。蓋是兩句。語以傳譌。因不復辨。殊不知變子國今實在歸州。

揚州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爲江南之氣躁動。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動。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敝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諒如前說。則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邪。致太康地記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合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爲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爲一洗躁動輕揚之恥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資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爲古巴丘城。輿地志又以吳後主分石陽。新淦兩縣。置巴丘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洸巡撫東南。遂廢巴丘郡。復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江有古巴丘廢城。六十里間有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明矣。豈崇仁又一巴丘邪。然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取荊州。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訂焉。

賢女鋪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壁間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家貧。父兄悔之。則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奈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邪。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攷閩粵王傳。無諸搖皆勾踐之後。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又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都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起。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干。下干。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議爲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注

云。於發聲也。史記又書爲于越。注云。發聲也。與於同。然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勾吳耳。予謂此於越。恐合是于越。

管名

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平。松賢。履信。鳴鴈。黃甘。嘉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其凡八而疑有誤。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灘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會丘。皇胡爲乎於此。留。藹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日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于羣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異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堯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而宋案堯山之堯廟。乃其後人所立。與南軒所祀之堯廟。迥然不同。蓋南軒所祀之堯廟。蓋明與伯仲。其考耳。

荆狄飛廟

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荆狄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南子。荆有狄非。得寶劍於干涿。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狄非謂樵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於是狄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非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非劍者。狄非之謂乎。今廟稱荆狄飛侯。圖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即其旁立狄飛廟以鎮之。是則真以爲荆之狄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荆有勇士狄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況加爲侯封哉。且狄與狄。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戈爲狄飛。掌戈射。則狄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狄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郭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郡爲鄆州。至開元中。改鄆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狄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入爲之祠爾。官於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敬其祀也。

草竊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之蜀人也。以庚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屏風。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亦

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問神之。忽一士人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履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泊回塗。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廟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宿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舖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為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願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敕。俾血食。士曰。若何為而能靈。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賜或休咎。即為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書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五

趙清獻公充御試官日記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孺內翰。

賈之難端。充編排官。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幾於道論。出老子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御藥院公文二道傳宣。精加考校。內臣二人傳宣。賜食并酒。編排三四五等第。

一百二十七等。延博案疑是共

蘆浦筆記 卷五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特奏尚書九人。特奏明法四人。

傳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

傳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覆考經學官

詳定官

封彌官

出義官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純。出衆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舉草中堪爲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粗通。於此等中仍分優劣。優即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合落者。謂文理疎淺。退落無疑。

不考。謂犯不考式。

批繆。謂所賦文字。皆皆荒謬。

六日陰。寒。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點檢官

點檢官

孫坦。

鄭穩。

鄭穩。

鄭穩。

進士初考官	沈遼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縝	王璣
點檢官	孫洙 一作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敞	何邦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軾	傅堯俞	張次立
	周孟陽			宋迪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 又酒果冷食

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唱字號卷重詳定

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旨

御藥院開奉

聖旨看詳定奪 躬讀曉諭 初五號等事 兼長案 躬音弓 試中 試也 讀音讀 方音 南 讀音多 爲 讀音 讀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 予家寶藏 蓋清獻趙公手書也 公時爲右司諫 直學則翰林學士 賈公黯 賈之則侍

御史知雜事 范公師道也 按嘉祐六年 昭陵在宥已四十春 而猶垂意科選 親屈翠華 以次臨幸

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 孜孜不廢 且訓教勞賜 無日無之 可謂至誠不息者矣 嘗攷國史 大中祥

符元年 帝幸至樞次 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 勿遺賢俊 四年 帝幸至考官幕次 天禧三年 又帝幸考官幕次 樞問久之 出七言詩賜見遇等 今日記所書 幸考官所者 幸詳定所者 幸編排所者 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 於戲盛哉 宜乎天佑生賢 名臣輩出 坐致太平 而又留爲奕世不窮之用 近時御試幕次 在集英殿之前 不復在殿後 而駕幸之儀 無有知之者 蓋其廢已久 則此記所補 豈獨文字之闕而已 因備錄之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 花押其中 使人持以報之 謂之勝帖 當時稱爲金花帖子 國初尙循其制 予家藏王扶鵬二帖 拓本 帖皆長五寸許 其闊半之 襲識又有大護帖 復書姓名於帖面 致登科記 蓋太宗端拱元年程宿勝 扶第二人 讀第十四 其下花押二 一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 一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 後臨軒唱名 此制遂廢 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 其他不特未之見 久而湮沒 知之者亦鮮矣 嘗觀開元遺事 載新進士及第 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 謂之喜信 是又足以見昔人之風範也

蘆浦筆記卷第六

金根車

崔豹古今注云 金根車 秦制也 秦併天下 閱三代之輿服 謂殷得瑞山車 一曰金根 故因作爲金根之車 秦乃增飾而乘御 漢因不改 晉與服志載金根車 天子親耕所乘 置乘相於軾上 乃知是車蓋耕車也 及攷東京賦 有農輿路木 薛綜注曰 此所謂耕根車 然則金根 耕根 其名又異矣 服志又載金根車 此也 唐莊懿公主下嫁田緒 德宗幸望春樓 餞之 厭翟敞不可乘 以金根車代之 公主出降乘金根車 自此始 豈非去古遠而意愈失邪 韓果爲集賢校理 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 皆臆斷之曰 豈其誤歟 必金銀車也 悉改根爲銀 至除拾遺 果爲諫院不受 景文公之子也 而不知古 抑又可歎 國史與服志載耕根車制 如五輅之制 駕六青馬 駕士四十人 而以金根車爲皇后之車 或者因唐以代厭翟 不復考口而分爲二爾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 世傳爲孔子書 曰 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而季字作闕 予攷篆文皆無之 得晉啟元豐中編潤州類集 乃曰 君子之墓 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 亦曰 溪邊君子墓 始悟爲君字 非季子也 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 今字 闕盈尺 必非孔子作 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 僅存十有二字 內有有

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爲是書爾。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勞髡，爾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事，後湯洪流，前固重局。一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勞髡，爾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事，後湯洪流，前固重局。一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攷定後文，乃得樞密元，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臆括，故存其闕，雖有差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義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況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思訢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所鼓必此時，豈復有義之誰寫，遽取以爲引證哉？然則非晉人，又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庶幾焉。

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貌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鄭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嘗收拓本，漢魏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嘗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君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謂之樹。至於蕭牆之內，注曰：牆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屏，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雖非屏，然以之爲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大夫之家，必曰門牆，曰屏著是矣。然多曰台屏，從平聲，則乃指屏風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于客寓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窮川，一夕夢吏請料歷支傳，詰之曰：解官何緣得傳？吏曰：已出在外廳，試取歷授之，有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饒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歷將待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夫爾言之，具書之。

四明寺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有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去僕稱是，是天童藏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問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今以一郡會之，真有是哉。

佛牙

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峯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纒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趙鳳，必能驗真偽而斧之矣。

鳴藥方

先君嘗施鳴藥，實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洗過，阿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爲末，每服三大匕，水二錢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後於彭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羅參二兩，作細末，以生雞子青和爲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酒茶清下一服立止，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嘗其祖石林病此，服大黃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純用附子，至某則非麻黃不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其女幼年已喘，傳至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書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非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孫子。吳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靡遺。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別。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白起。王翦。贊。鄒諒。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儉合取容。以至均身。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隨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置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孟嘗君傳。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偶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廢。皆背文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君之言失。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執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無執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內持刀兵。曰。欲報讎。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賈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欲宿。心動而去。張耳傳。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

萬石君傳。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啓母石。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將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予觀漫錄。載廣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顧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

蘆浦筆記卷第七

比事

漫錄取類對爲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以史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榮感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馬子章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榮感宜有勳於

是候之。果徒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

宜哉。

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濱。先時與夫人李氏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後遺殯於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烏所誤。遂巡夫人至。鳴鼓。王以爲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與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濱。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遷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竊太常第。較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容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省幹者。自應舉以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實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大書一魁字。即以墨塗去。續書默而識之四字。詰朝。果在第一。予初料墨塗者不欲泄。閱三年。有旨降五甲。豈非前定乎。書記政和中。有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喜言人休咎。編修王甫問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方悟其意。甫即黜也。事有相類如此。

盧浦筆記卷第八

至和拜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備。舉盛典以交修。期與輔臣。底事縣萬。其有實宜王度。裁成物宜。變陰陽之和。處承弼之任。式資宰茂。秉於大鈞。矧嘗選材。久滋著效。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恩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雅性內融。敏識先覺。以沖約而率履。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樂名教以爲己任。籌智慮以靖帝謨。適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州。屢換圭符。夙一作。宜精力。屬中都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律未周。風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贊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上柱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元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貶。

也。又云。制書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吳。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滄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捐軀殉節。如顏公。始無愧於天地間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授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貧豪。遇郊祀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公亦未嘗有希恩意。久之。除京東監運。遷京東路轉運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調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爲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長嶽。多取漕糧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盜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侯幸之徒。猶實範圍以惑上心。固執不與。勔力請於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請一切罷之。歲餘。除知開封府。移陝府。陝右民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治。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件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府。與利去害。治與陝等。民繪像立祠。刻石紀異。高宗皇帝即位。詔公知徐州。明年。北人犯順。粘罕以衆數萬寇徐。徐城孤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敵重圍夾攻。晝夜不絕。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能禦。乃反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餘吏與百姓。敵雖悍狡。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尙爲誰守乎。公罵不絕口。敵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爲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殘民。公曰。爾毋誘我。吾誓有死耳。敵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擣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噴之。子倚在傍。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願手無挺刀。得布囊盛磚擲之。力少差。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即執倚。刺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以速降。公不顧。爲敵致死。閤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裹以桐槨。葬於黃樓側。累甃成塚。以識之。復擁兵守禦。撫定其衆。敵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莊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匹。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爲計。不然。將及於難。公曰。死生定數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敵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陰令開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呼爲雙廟。有輶輦。應立復奏其異於朝。敕賜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爲朝廷盡節以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郡康懷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爲虜將所獲。不食五日。一作。日而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偁。以太僕丞從高宗過淮。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於公。不肖他屬。散歸在所。願以從。偁。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

議官特命僧爲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之泗州馬上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遣書屬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帳屬王之翰往焉初趙立墓葬公於黃樓之側及敵據京東水久弗治彭城皆潮沒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嫗指而謂之翰曰子非求王待瘞所乎其在此間卽所指求焉有塚巋然蓋以獸瓦啓視見大鼃覆其上回顧老嫗化爲虎而去微覽取骸聯絡不斷頰頰子骨然獨一手指闕之翰復炷香泣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行一作道路聞之莫不嘆駭之翰易棺斂載於京師資聖院後聞鄉中子孫徙葬於亳州蒙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用謬扈從顯仁太后回鑾僧子達留濶州南北隔絕以詩送謬曰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闕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爲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僧卒已一歲矣聞者哀之藍公佐使還侍高宗語次論中興以來忠臣子孫因奏及之上曰王僧有兒女否公佐奏曰僧五子流落中原後居江南所生兒女尙俱幼弱今僧旣卒窮困可憐上心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餘年一日內庭曝書見畫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內事上覽之驚問左右卽日召見賜金帛敕命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禮孤忠直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平生樂於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皓皆公所薦起立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

卞氏二牒

敕秦州團練使

卞居讓

陳奉處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籌組遺芳。雖早著於嘉猷。奈未光於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須差竊。長史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
日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押

通判官兼倉署兩盤屯田等公事衛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尙書事吳 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荆押

宣徽院

引見司勳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下居讓宿患癰風病。翰林院著醫官裴裔看驗。久遠不堪醫治。引見奉

聖旨放傳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蘆溝筆記 卷八

四
四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付卞居讓。依此。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惟揚敵騎驟至亟蹙之地中尋復出於兵火燬燼可謂能寶青氈者矣。攻魏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曰敕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荊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秦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第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哲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着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

廬浦筆記卷第九

白玉樓賦

崑崙嵒岌，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鬼作神械，梯雲駕風，杳杳謫詬，穹穹窿窿，端不可
以名舉，而數同以爲也。陞臨九仞，簫掀百層，反宇吸日，飛甍列星，階不可以意構，而力營也。前臨瑤池千
頃之寒波，旁帶銀潢萬壺之高一作浪，俯鳥兔之出入，瞰雲霞之直上，蓋九萬風斯在下矣。雖章華三休，
井幹百尋，顧孰與爭雄，而誇尤乎。宜其澡心於廣漠之清淵，宅意於無垠之元圃，策氣馮以上征，儼神騁
而陟步，歟兮。忽兮，排天關而遨遊焉。請掇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之經始也，斗舌下命，魁靈制權，颺御馳
驅，竄寬急鞭，瘦崑山，空藍田，萃剗剗，裁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羣仙，惟五城一覩之珍，三獻不逢之寶，莢於
此山積而雲駟，然後大匠謀程，羣工謹度，琢瑗璵璣，闢珪疊瑤，層疊翼翼，鵲翅奮雲，修梁耽耽，虹腰漲霧，
跨空則瑤檻瑤橋，直明則瑀窗琛戶，鏤飛僊以承楣，刻蛟龍而糾柱，鼇矯首而戴墀，虬怒髯而振礎，飛鳴
之鳥，則縞鳳霜鸞，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字，騰輝而曜魄，挂芒比綈，而冰花奪素，翕霍晶瑩，莫得定視而熟
睹也。爾乃述脫凡近，身居沆寥，追鶴於若士，揖高蹤於盧敖，覽倒景之列缺，臨閭風之扶搖，時則有龍
驤鶴馭，軼彤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皇於崑崙，霓旌羽節，光倩漣以目眩，玉童華女，衆蹻踏而雲飄，或
鑿金而戛玉，或拊琴而鳴匏，曲非世律，聲度凡韶，差冠累弁者，皆冰膚而瓊質，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

盧浦筆記 卷九

四七

交。恍不知其所自。真放浪而逍遙者也。彼繼王遊化人之宮。黃帝夢華胥之國。超乎雲霓之上。介乎台衡之北。傳後世以誇雄。語茲樓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革談妙。齊諧志怪。符宇宙之無極。狀鷗鷺之變態。顧貧常嗜瓊。單見狹聞。何足語焉之高大邪。

亂曰。

連爲棟兮珞爲梁鸞遐逝兮龍高驤。瑠欄瑋檻兮屯冰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雲縈基兮霞擁址。星爲經兮漢爲紀。俯齊州兮九點煙。瞰蒼溟兮一杯水。翠旌孔蓋兮瞻玉虬。笙簫杳默兮帝來游。停驂頓節兮駐雲輅。帝心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導其詳見於本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絳衣吏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籀石文者云當召賀賀不能讀歛下榻叩頭絳衣人笑曰帝咸白玉樓立召君爲記箇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噉管之聲如炊五鼎黍許卒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仙中人降赤虬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庚寅臘後二日宣和殿書并燹

右賦道君皇帝親瀉宸翰於圖之後。石湖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起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閒俗史。意匠可到。明窗淨几。盡卷展玩。恍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永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卻似化人宮。梵炁彌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晴空。一片寶光中。二云。浮黎路。依約太微閒。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間遙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三云。剛風起。背負玉虛庭。九素煙中寒一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四云。流鈴響。龍取響雲來。夾道華華鵲綵仗。紅雲扶輅輾天街。迎駕鶴翎鵲。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云。樓欄外。聲道插非煙。閒上鬱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揚袂飛鸞。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兢兢畏畏。於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鍾。有不可得而追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孽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於李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死。當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鑒鑄炳明。盡人耳目。追茲以爲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姦巨猾。旣黜以紱。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爰連壤交。仰事俯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卻視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萬不侔。則蝗蟲之來。處此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孽其子若孫。其爲不可亦明矣。且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爲事。則蝗蟲之與縣令。又不得竝居此土也。道安豐而西北走四十里。卽北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弑君殺母。無所不有。蝗蟲捨此而去彼。誰爲不可者。今

與蝗蟲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不能七日不歸是終不肖歸矣是狂蕃夷之餘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夫狂蕃夷之餘習害聖朝之善治與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爲民害者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蟲從事必盡殺之隨止無俾遺種於茲邑蝗蟲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學昌黎鱗魚文者也。頃傳得之。附錄於此。

慧齋銘

家君命均以慙名其齋而命棫銘以告之棫敬問所以爲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慙而後求智能退而深思以爲之銘

士或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愍乎已，不震不搖，物執加之，以此操行，雖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不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忠；以此事兄，斯爲悌；交於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愍，以令子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驢飲箴

合驪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嬪之職。一獻百拜。尙何酒失。後世非古。沈湎淫佚。婦不復議。而侑以色。說致妖靡。用侈燕席。求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釀顏開。主勸客酬。笑言歡哈。夫豈不樂。嗟禮何在。狂者斷腸。莊穀色改。戲狎因之。東主亦悔。主賓胥失。顧不足戒。權解薤聞。一石其飲。談諧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如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實云。咨爾有位。是懲是愆。勿違斯言。以愆德義。

驢會替

侍女之席。誓不敢卽。渝盟受殃。神質於旁。山童石爛。昔則可誕。山崇石空。此言不愆。

右箴晉司農少卿楊正伯揭於坐右公臨江鄉人也清介有守此文蓋有所懲云

爲神物，非虛器也。青萍劍石，杜詩秦州見，故曰除薛舉，有誰定握青萍之句。

回峯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神局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色秋聲出，鐘聲浪客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英，字晦叔，嘗宰定海縣，景祐中爲執政，開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墨，刻於縣治顯豐亭。

米小儀題顯豐亭

米小儀題顯豐亭詩

圖製朴瑀推聖智，萬古奔沈餘未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庚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難慙野雉。退之彌括六藝跡，見處幾能到委媚。相公有官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秘。卻因同好露心胸，謾使蕭繁訪未計。搜金不必曹阿瞞，溫稻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黃金，別軸誰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燦峨，永表文章好文藝。至今油蠟傳未休，善本何辭萬金弃。

絕覽亭詩

安仁縣雲錦驛後山，頗有絕覽亭，鄭剛中亭仲過而刻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來心地當如此，此外應知更有高。

康伯可詩

紹興間，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於松風亭壁。今遺墨不存，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二：江上濃雲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查明之子。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故藏之以詩取知於山谷。嘗侍燕席，以杯中果子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尺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沈疴政無報，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癡鶴銘詩云：當年誰爲義元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峯何在，煙鎖青田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壑，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灑居士，無子，故遺棄不傳。

石介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遇使梁次張舉似石介詩，今未忘也。攜根山石貯瓶罍，杜後纖題見者頗。風味莫嫌無隱藉，孟梓甚解作聰明。願言則噫傳心事，搔首踟躕散宿酲。最是徂徠名道地，至今森肅亦魂驚。

丁頭巖詩

巖前巖間題者甚多，予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高而無著。其詩云：前峯號龜豈一作是，近巖謂月亦匪一作月。世間景幻語未真，說著丁頭便癡絕。蒼然頑石自天成，道傍過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浩嘆，乃知有色能傾城。

蘆浦筆記卷第十

杜詩句差

杜詩竟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每疑其非是。趙復謂合移斷章，意釋應類作第四句，卻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爲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

籌筆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即寧。姦臣與逆子，搖撼復飄溟。權表分江城，曹袁關夏坰。虎奔威逐逐，龍臥獨冥冥。從衆非無術，欺孤迺不經。惟思恢正道，直起復炎靈。管樂躬方略，關徐駭觀聽。一言俄選主，三顧已忘形。南旣清蠻土，東期赤魏庭。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歷劍兵如水，臨秦策若飭。舉聲將潰虜，橫勢欲逾涇。仲達恥巾幘，辛毗嚴壁局。可煩親細務，遽見隕長星。戰地悲陵谷，來賢賞德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尋毛骨醒。遲留嘉英氣，沈默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語於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入閒，實爲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寶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錦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綵浪浮龍蓋。一點紅雲護綵衣。車馬過。打毬歸。芳塵酒定不教飛。釣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同。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奏舜樂。進堯衣。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紫禁煙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陸海龍山十二峯。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綵雲中。朱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

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綉轡披坐三千騎。玉帶金魚四十班。風細細。瑞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欄。

禁衛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繞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殿。風遞韶音下九霄。登樓道。聽鳴鞘。再頒酥酒賜臣僚。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樂。萬寶牀邊侍至尊。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宜勸醉離尊。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瑤臺雪映無窮玉。閨苑花開不夜春。攬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景陽鐘動曉歸去。猶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

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金。燭龍銜燭烘殘雪。羯鼓催花發上林。河影轉。漏聲沈。繡衣羅帶薄春雲。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條真行到燭初上。豐樂遊歸夜已深。人未散。月將沈。更期明夜到而今。歸來尙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

微曉華燈照鳳城。猶嘆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氣。五色雲中應笑聲。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人情。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家簾幙人歸晚。處處樓臺月上遲。花市裏。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沈香甲煎薰爐暖。玉樹明金畫炬融。車流水。馬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梁一夢中。

展簡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天下都無歎息聲。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又

蜀人聞侍郎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畫。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滿龍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球過了。鳴鞘聲斷。迴鸞殿。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愁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黃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疎眉秀目。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韻爽。舉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戈流蕩。事隨天地飄。珠淚濕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簫竹。留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醺。興亡休問。爲子且醺船玉。

右詞見詞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殷勤歌姬。素弱蘭風。光好。有鶯聲續斷弦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黃鳳鳴及鸛角。服作膠。名爲續弦。能續弓弩絕弦。卻非鶯聲。豈其誤邪。不能杜詩。鸛角鳳聲。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探囊花寄與。但恨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續時日。澹容與。顏注。開舒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爲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錫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爲饒真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塗聞題壁。有可采者。書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登鏡裏山。心疊翠中恨。露溼玉蘭秋。香伴金屏冷。雲歸月正圓。雁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羞覩子敬詞也。

辛亥七月望。客麻姑仙壇之廣度庵。書城張應桂謹錄。

案是書所載地理故蹟多及四明奉化而無一語及雲間疑所謂盧浦者當是寧波邊海之區非今之盧浦也俟再考乾隆己亥重午前二日校官書借鈔畢附識祝聖

己亥秋仲祝中翰 本鈔其元本當爲祁門馬氏所進故有樊榭山民跋辛丑正月以程編修所藏學海類編舊鈔本互校丁杰

嘉慶內辰元寶觀於西湖沈莊校定謄字十餘偶有所見附注每條之下覽者幸恕其妄蕭山徐鯨

余傳是書在壬午之春彈指三十五年矣屢經校讎意未愜也丙辰七月始得謝制小章齋舊鈔補脫

文二行王公家傳補十六字荆欽非廟一條得寶劍干將據本改得寶劍於干餘餘干一條越人欲爲

變必先由餘干界中據本改由作田屏星一條唐韻駕車籍駕上據本增別字其他更定不一而足庶

幾成善本矣亟壽梓氏以傳無窮惜樊榭意林諸老宿不及見也小章齋本末有辛亥七月望豐城張

應桂手錄題字一行以鈔藏歲月計之僅先謝制本數月特未經轉寫故未失真爲足據耳前有周傑

園圖記今藏桐鄉姚君正家刻成記於西湖沈氏湖樓時嘉慶戊午七月十二日廷博書

觀石林燕語多故舊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而懷玉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

也昌詩讀書不多記子愚以自試好事者間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後二年乙亥秋賴清樸餞梓於六

峯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右盧浦筆記十卷乾隆壬午正月傳雙侍御玉玲瓏閣本雙傳自晉江黃千頃齋黃本則明萬歷

開謝兆申鈔於進士賀煥者也三寫之後亥豕漸多存之以俟善本勘定焉元本曾經漁陽山人借觀

前有題款一行卷中附評語兩行其書後歸海寧阮氏阮有案語三條今藏錢塘郁佩先東嘯軒予

所從借鈔也校畢記其流傳所自俾後來者有考云二月十日龜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三月二十六日復介佩先借趙意林藏本再校趙鈔於厲孝廉厲本仍出於雙無可是正錄其題

識以著小山堂主人勛書之勤也廷博又識

此樊榭先生善本也乙巳六月伏後三日銷夏於小山堂暨校一過略正其四五而內長文之譌尙

復不少古人云校書如掃塵信然情緒書生鈔畢以原本歸之藥城意林對考嘉慶乙巳則癸正三

年也後四年爲予始生之歲云

丁亥閏七月二十日吳江沈果堂形本校於繡溪寓廬亦是新鈔無所補益

辛丑長至日吳壽閣於橫山舟次

壬寅正月海昌陳鍾仲魚借觀

癸卯十一月十四日借歸安丁小山本校正錄其題識於左

考西江志劉昌詩清江人開禧元年毛自知勝進士盧浦筆記乃其所作盧浦即華亭盧澹場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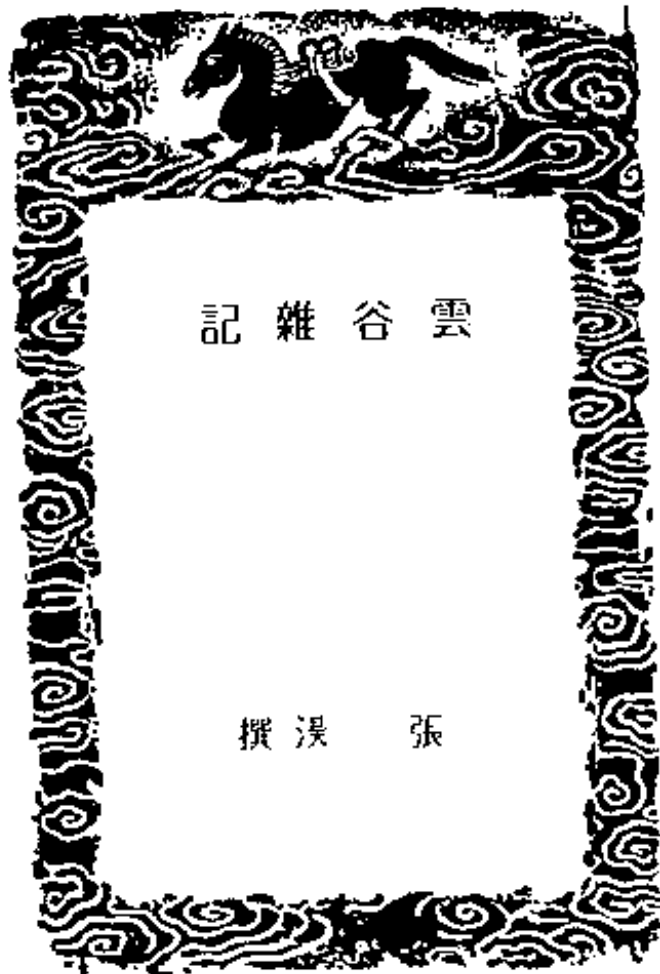
蓋曾爲鹽官者卑吏博雅如此足徵趙宋文治之盛矣雍正十年壬子十有一月朔錢塘樊榭山民

盧浦筆記

盧浦筆記

盧浦筆記

此秩乃戊午己未之交，在江寧藩署，趨庭之暇，借鈔於黃俞邨家，今歸田卜居甫定，擬拾殘編，回首不覺三十年矣，爲之慨然。丙戌上巳後三日，田居漫志。



雲谷雜記

張漢撰

雲谷雜記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首

書帖識語

卷一

二十三條

卷二

三十九條

卷三

三十一條

卷四

三十一條

卷末

奏狀四篇

題跋四篇

等謹案雲谷雜記四卷宋張漢撰字清源

之武義人其里貫見于金華志而陳振孫書錄解

題又稱爲梁國張漢蓋本開封人而僑于婺者也

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初補將仕郎主管吏部架

閣文字舉備顧問紹定元年以奉議郎致仕當時
稱其學術淹通紀問該洽著述甚富今所續施宿
會稽志抄帙尚存而此書宋蔡文忠文獻通攷皆
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本亦久佚世
已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數十條別
有徐邦憲書帖一首及誤識語一則乃當時冠子
卷首者又有楊梅章類集題後序三篇及誤自跋
一篇尙皆完善無缺謹依類排次第爲四卷而取
書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畧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
著錄紛繁大都摭異矜新無關典據惟洪邁容齋
隨筆辨證名義極稱精核爲稽古者所資漢此書
實踵邁書而作蓋能專爲攷據之學者其大旨見
于自跋中故其折衷精審攷訂詳明于諸名家著
述流傳皆能析其疑而糾其謬如論蕙之非零陵
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外論王羲之換鵝實有黃
庭道德二經而斥蔡條西清詩話之非引董德元
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度州引曾慥百家詞證
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闕二家所注之誤
其釐訂是正確有據依實足爲學者殫見洽聞之
助宜當時極重其書而葉適後跋以漢所論泊宅
編花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榷之語漢併存
諸卷中其一時朋友質疑問難切磋相長之意足
以想見是書有可取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
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吳壽昌

雲谷雜紀卷目

侍郎徐公帖

邦憲已贊開藩之慶茲不重叙舞儀輒有拜稟從陽張
監鎮其先中華人自其祖寓武義邦憲與之隣居有年
矣知其篤行好學博讀古今之書近世無與比者真所
謂後生可畏者也邦憲心甚敬之折行輩而與之交比
以貧甚急祿不暇擇木挈老母攜諸弟以行乃天假厚
幸得趨走于教令之下敢望台慈借之從容扣其所蘊
而聆跡之必有取知者矣其天姿恂恂謹畏若怯儒無
能發明者然其中所蘊殊非凡近願年丈特垂吳顧幸
甚

紹熙甲寅子侍先大父還自西陽寓居于發之武
義故實謨閣待制徐公憲里人也尚氣節重唯諾
不妄交于人一日忽過予一見之如平生歡子為
賦詩云五花麟駒飛雲鳴珂微月曙色分晨光
炯炯照玉勒華風媚媚生衡門磊磊落落萬人英
氣射斗牛貫九精筆扛龍文百斛鼎鯨吐龍獅風
雨驚英辭琳瑯潤金石寒芒正色如明星淫哇亂
雅快一掃英華鄙淺重經鉤質高器大聲必廣有
來才士豈虛名我嗟壯歲因五窮終年紙緘文字
中絕編綴簡徒自苦炊沙鑊水初何功志高意廣
材不足奴輩豈特笑孔融龍潛蛇蟠亦物理草廬
未必非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誰能便與朽腐同
願得側翅翔鴻鵠追風掣電凌太空公曰是篇置
之李賀詩中誰復能辨君少年俊邁如此我當退
處一頭地矣因是遂為忘年交嘉定癸酉子自龍
舒歸公已出守九江而數數寄書問子還期子時

雲谷雜紀 卷四

將以所記書傳疑事往質正焉未果而公卒子方
痛悼有以公貳冬官時與龍舒趙使君帖示子讀
之悲益不自勝趙使君中道易守新安子不及識
之而楊敬之逢人說項斯之意似不可忘也悲夫
天胡為奪子良友之遽也九原不可作予之所疑
者誰與折衷之昔季札以寶劍許徐君未及獻而
徐君死乃以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
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乎輒
以公帖冠之卷首是亦季子于徐君之意也嘉定
甲戌張漢書

雲谷雜紀卷一

宋 張 漢 撰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畝之中趙岐注云
堯與曰蕭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庸庸之子臣下
以距堯求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與子按呂不
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皐生丹朱
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
以嫡子故不在所遺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考耳
管子固管仲所著也今考其書非特出于仲後人從而
附益其說者有之戒篇云管子卒云云桓公薨六子皆
求立易牙與衛公子豎刁因其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鹹大敗齊師殺
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又小稱篇桓公曰死者無知則
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于地下如此之類皆後
人附益

說苑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
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
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
之乎趙簡子曰吾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
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
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
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
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
盡毛毳也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安得賢士
與共樂者舟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
產于江漢玉產于崑山此三寶者無足而至君今有奸士則

雲谷雜紀 卷一

賢士至矣平公曰國乘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
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何可謂不好
士乎同象對曰今夫鴻鶴高飛冲天其所恃者六翮耳
夫腹下之毛翬上之毛增去一毛飛不為高下不知君
之食客六翮耶將廢背之也也二書皆劉向所輯二說
相類如此疑本一事所傳不一故有簡子平公之異向
兩存之豈示傳疑耶

簡冠子漢藝文志云楚人君深山以鶴為冠既不知其
名又不知其為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刺辛按辛趙
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簡冠子當又在其後不
然則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賦嘗取之唐初
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
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
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于無所用
中流失船一盡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
此而柳子厚以為言盡鄙淺惟賈誼賦所引用為美
意好事者所為反取賈誼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
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者死權不稱簡冠子
還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豈不見耶子厚所
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其書其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
勝言水激則迴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連連止
且中必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縱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哉孰
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
渾沌錯分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勢茫無貌惟
聖人而後能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
知其極以上雖多為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賈誼自

不同子厚謂為偽書若他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
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為太史
公所稱按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
考者死權一語見于簡冠子賈誼寔合二書以成文爾
太史公謂為賈子云則可謂簡冠子云則非矣蓋子厚
一時亦不審上文非簡冠子語遂至于誤

簡冠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列子
中無此語蓋不應誤讀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韓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王使
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
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
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
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
之以血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
之璧按楚世家熊通自立為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
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即其兄蚡冒耶今姑置而勿
論且以武王初即位之年言之是歲為周平王之三十
一年歲在辛丑至文王初即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
矣若加以厲王當不止于此和雖三獻不應歷年如是
之久疑有舛誤處然此事見于他書者亦多異同新序
無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及前漢鄭陽並後漢孔融
及陳元三傳注俱無厲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
操又有懷王及子平王其不同如此既無明據不敢以
臆見定其是否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世幾于百年平王
在懷王之前相去甚遠初非父子此乃謬妄顯然者
櫻桃亦云櫻桃見呂不韋春秋含桃注櫻桃二字頗為
雅馴而前輩罕曾引用
太史公管仲贊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詳哉其言之也司馬貞索隱曰昔管氏著書篇名九府
蓋錢之府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子按
輕重與九府自是兩篇名貞但見李奇以國法為錢故
指九府為錢之府藏謂輕重為論錢之輕重遂合輕重
于九府非也九府篇劉向時已亡而輕重篇今固存也
貞畧不致審何其疎之如是耶

史記宰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
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
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恐字
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
其畧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
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是宰字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
弟子傳乃云宰字與田常作亂李斯傳李斯傳云弟
弟也李斯傳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
臣于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惡也近令兒子遺考問舊
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
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誣自茲一洗亦古今
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
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向誰族宰我者事
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
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
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
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
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
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
諸子誤以為宰字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
其字同闕止遂至于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字不

從田常故為常所殺子由固以為闕止而未免以李斯
劉向之言為惑然劉向所謂鳴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
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
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
子皮國語及雜傳可考其妄已不待言李斯之言正由
一時承襲之誤爾索隱古史謂為闕止然無確然之證
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惑也于按左傳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成子憚
之國語曰田恒漢文帝時田氏之亂也陳轅轅字陳轅之字也陳轅仲如齊以陳為田諸御
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
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
氏追之殺諸郭闕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
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
叛而危之不可順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
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于庭弑簡公于乾簡公囑
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
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為宰子者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
我為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
無辨甘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
解一篇為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于孔氏子弟之手多
為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病之矣宰子之事正所
當攷者畧不致審信筆紀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罹誣謗
謂之良史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向以宰
子為常所殺是宰子猶死于非命也以今所攷常之所
殺乃闕子我也則宰子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秦故事也
觀泰山刻石益知金石刻之可貴而史傳傳寫舛誤
人多矣然此文率以四字為句今史或有五六字為句
者如廿有六年史作二十有六年親執遠秦史作親巡
遠方黎民疑太史公所行未必盡是傳寫之誤要之此
乃秦本文豈容以意增損哉
蕭何嘗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其官週迴二
十餘里街道週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欲令後世無以
加故極其壯麗如此未百年而武帝增以金鋪玉戶華
襍壁璫雕檻玉砌重軒鐵檻青瑱丹墀左城右平黃金
為壁帶間以和氏之珍又起高門武殿于中只未央一
宮所增已如是所謂千門萬戶者又不預焉何所謂無
以加者無乃後世之所加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惠園衛司馬貞索隱曰本草云蕙
草一名蕙陸農師卑雅蕙今之零陵香也邵氏聞見後
錄蕙直蘭說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
而香不足者蕙非也蕙今零陵香又名蕙所謂一蕙一
香者也又墨客揮犀及潘子真詩話亦皆云蕙今零陵
香也予謂古人以蘭蕙對言者正以二物花葉既相似
芳氣亦相若實為儕類故舉蘭必及蕙如滋蘭九畹樹
蕙百畝元風轉蕙汎崇蘭者是也今既以零陵香為蕙
不知以何物為蘭耶魯直以一幹一老為蘭一幹五七
花為蕙可謂真識蘭蕙者也而邵公濟反以為非亦由
司馬貞倡其誤于前也原其所以致誤者由讀本草不
熟耳本草零陵香一名蕙草根名蕙故又謂之蕙草諸
公見零陵香有蕙草之名故斷然以蕙為零陵香殊不知
本草中又自別有蕙實一種云是蘭蕙之蕙此正一

餘六七花者也以其實可用故云蕙實如此則蕙與零
陵香各為一物甚分明何諸公之未審也大率物之名
字偶爾相同者甚多要在博攷而詳究最不可于疑似
未辨之間而遽就其說蓋相承稍久則二物併而為一
卒至于不可辨云
又山谷蘭說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
而一蘭也離騷曰子既滋蘭之九畹今又樹蕙之百畹
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邵氏聞見
後錄曰魯直云楚人滋蘭九畹樹蕙百畹蘭以少故貴
蕙以多故賤予以為非是蓋十二畹為蘭百畹亦相等
矣又吳虎臣漫錄曰離騷經注三十畹為蘭即是蘭二
百七十畹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按說
文三十畹為蘭王逸楚辭注乃以十二畹為蘭未知何
據而五臣注文選離騷經亦以三十畹為言豈王逸所
注誤耶二注雖不同以驗山谷之言皆不合吳邵二公
雖知山谷為誤而不知山谷所以致誤之由蓋今世所
行玉篇頗多訛舛最難得善本如晚字注云三十步為
晚步字乃畝字誤寫作步爾今新東應同與中
則山谷不悟遂以三十步為晚則九畹乃二百七十步
以今制言之纔一畝餘耳故山谷以多少分貴賤正玉
篇本有以誤之古者步百為畝秦孝公時以二百四
十步為畝當原時尚百步為畝也蘭幾三而蕙纔一則
以多為貴矣要之楚人于蘭蕙初無貴賤之分也
司馬相如云蕙圃蘭闥張揖于史注云蘭秋蘭蘭師古
于漢書注云蘭即今之澤蘭文選郭璞江賦櫻以蘭紅
李善注蘭澤蘭也予按蘭非一種馬蘭澤蘭山蘭蘭草
皆見之本草中但相和既與蕙併言之則非澤蘭矣澤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于貨財之事而職內職厥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畧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爲九牽強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尙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于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周官職求時要九府圖法本太公周官制變非且通太府玉府內外府職內職幣天官同泉府地官入府春官職金錡在秋官常爾雅有九府云東方之美者有鸞無閭之珣玕琪焉郭璞注鸞無閭山名今在遼東會稽山名今在東陽縣南竹筍保也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筍焉郭璞注會稽山名今在東陽縣南竹筍保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璣郭璞注霍山名今在遼東會稽山名今在東陽縣南竹筍保也山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璣郭璞注霍山名今在遼東會稽山名今在東陽縣南竹筍保也

玉焉郭璞注珠如今在平陽牙安
虎之珍琳琅玕焉郭璞注瑤珠美玉名琅玕狀如珠北
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謂多野牛筋角東北之
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注虎豹之中有岱岳與其
五穀魚鹽生焉郭璞注言秦山有五穀魚鹽之餘邪
也按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中國名山所產之物
卽謂醫巫閭是縣因山爲名故云云山名今在遼東周禮
州鎮也云琅玕王屬者說文云琅玕書所謂夷玉
也玕石之似玉者琪玉也皆王之類也放云玉璫周禮
馬州云其山鎮曰會稽鄭注云在山陰地理志會稽郡
山陰縣云竹箭在南山上有禹冢禹井故云山名今在
云篠竹箭也郭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者也南
方之美者有梁川之犀象焉郭氏不注梁山幹者在犀
象二獸皮膚牙骨材之美者也黃金鑄石之屬者故知
言金知黃金者以三品之中黃金爲上此言美者故知
黃金鑄石之次玉者玉藻云土佩濡或而溫祖俊是
也其類非一故云之屬霍山者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
山郭云在條按地理志河東郡龍縣云霍大山在東翼
州平陽郡而縣名永安故云今在平陽永安然則東晉時
如今雅琬而精好者永安故云今在平陽永安然則東晉時
云琢玉第也珠美玉名書云曼擊鳴球美玉可以爲器
故皆云美玉也云山海經曰者按海內西經云帝之下
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其上有三頭人眼珥樹
注云琅玕子似珠是也出祁州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
山名曰南都之山是也丘山名也文皮虎豹之屬其
皮毛有文絲細縹故謂之交皮焉嶺岳泰山也此言中
國也五穀黍稷麻麥豆也秦山東近海貢海岱雉青
州厥貢鹽絳海物惟錯言其饒多非一種故注云言泰
山有魚鹽之饒也府聚也育此八方及中皆美物之所
聚藏故題云九府也案原本所載郭璞注那背疏有
變句記字謹據爾雅注雍校正推爽玉今注藥刊本作
美玉應仍子意太公所謂九府者恐卽此爾蓋九府所
產之不同故作圖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于理
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爲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
異說也子又嘗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
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說以此詢
之觀有所聞爾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
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
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

特管仲設九府徵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此又一證也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于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譴責鉤弋夫人遂掖庭獄夫人死雲陽宮後帝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向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論男女毋無不謹死漢書鉤弋傳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全畧去武帝問左右一節只言恐女主顛恣數言而已殊失其本意不若史記所載爲實錄可以見武帝識見遠到處故司馬溫公作通鑑全用史記語

漢書武帝元鼎五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潯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有戈船以載于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于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放刊誤云船有前戈者顧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王觀國學林云離水在漢屬零陵郡南過桂林入蒼梧石灘延互屈曲滿瀧舟之行也繫迴避石因礙萬端然則船不可安戈信矣戈船者將軍之號言能乘船而用干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非載于戈者也衆說紛然如

此予按戈船其來久矣吳越春秋云樓船之卒三千人又云戈船三百艘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並席施於葆蓋照灼涯渚予少時猶憶見之西京雜記所載則戈船之義甚明矣假使說其事又見于三輔故事及三輔黃圖

揚子雲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聯璫金人伉伉其承鍾虞兮散巖巖其龍麟顏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三輔黃圖甘泉宮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記曰有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劉賓客嘉話錄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二說與顏師古注全不同予謂黃圖嘉話所言者乃甘泉所產之木也子雲所稱乃漢飾以象此木者也何以言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以碧玉爲葉者是欲肖樹色之青葱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此爲據今道釋官宇多飾金寶爲花木以爲供神之具正此類也使果爲種植之木則子雲決不與璧飾鐘虞等並言矣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問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虞論運命歷數事玄詳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于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

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于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于多也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筆相贈羲之欣然寫畢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修西清詩話云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經白鵝換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纂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翻論書表云山陰墨醜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緣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于足下之便得半日爲寫畢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載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筆相贈耳初未嘗言爲黃庭也以一書考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遺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荷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韓退之第云數紙庭換白鵝荷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韓退之第云數紙

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于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通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歐陽集古錄曰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錄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帝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于道藏中得後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于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而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錄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惟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鵝資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龍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于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

王羲之與羣賢會于山陰之蘭亭各賦詩義之爲序自晉至唐皆謂之蘭亭序近世輒目爲蘭亭記非也遊齊則覽云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韓子若云蘭亭記蕭統不取以序爲記皆承襲謬誤之過也予嘗得蘭亭石刻一卷首刻義之序文次則諸人之詩末有孫綽後序其詩四言二十二首五言二十六首自義之而下凡四十有二人成兩篇者十一人右將軍王羲之卿邪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杭令孫統前永興令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陳郡袁粲之成一篇者一十五人散騎常侍郗曇行參軍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頓川庾友鎮軍司馬虞說郡功曹魏滂郡五官謝綽川庾遜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榮陽伯偉王元之王凝之王渙之前中軍參軍孫嗣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侍郎謝琨鎮國大將軍據下進行參軍事印丘旋王獻之行參軍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山前長岑令華蒼府主簿任凝前餘杭令謝康任城呂任城呂本彭城曹誼諸詩及後序文多不載姑記作者姓名于此庶覽者知當世一觴一詠之樂云

唐蓋李廣之後廣十六世孫高在晉霸有秦涼及襄國人諡曰武昭王此唐高祖七世祖也晉史高傳有累功指慶及克昌來裔之語者史臣爲唐發也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尙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紫荷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囊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杳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

宜風縹作衣蓋用劉杳傳者紫荷囊事張安世持紫荷筆之意而傳明乃以荷爲菱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與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紫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不荷此又何耶姑俟傳識者又西漢議語被紫荷囊案荷囊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狻猊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按晉輿服志八坐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加于左肩晉周公貞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袷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尙書令僕射尙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續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于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載于挈囊持囊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者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真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制非樂志也持囊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

宋 張 洪 撰

太宗崩時李勣自樂天七德舞歌云翦髮燒藥賜功臣李勣鳴咽思殺身自注云李勣病亟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太宗自翦髮燒藥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涕而謝今舊史勣傳俱云嘗暴疾醫日用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而不言用龍鬚事一史但據吳兢等所記故不復旁考遂至于謬然樂天之言必得其實蓋當時醫言得龍鬚灰方可療龍鬚未易得太宗以君上猶龍也故翦鬚以賜若醫只言用人鬚則咄咄已辦何待太宗之賜乃始和藥此理甚曉然或謂龍鬚醫既罕用又世間豈真有是物哉此殆聞見未至爾杜陽編云元載有龍鬚拂得于洞庭道士張和和紫色如爛樵或風雷雨晦冥淋漓沾濕則光采動搖奮然如怒可謂其無耶此事當以樂天之言為正若從史氏則意義全失矣

舊唐書房喬字玄齡新書玄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玄齡墓碑亦云字喬按隋人多以字為名玄齡實本名喬後來即以字行卻以名為字也實唐書房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云房玄齡字喬年華削嘗見圖贊必不妄也豈以單稱不類表德遂添一字字宰相世系表又以玄齡字喬松未知何據玄齡一代之顯人而名字紛錯如此殊可怪而唐史表傳自相抵牾尤可怪也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日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作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子按表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經古記天文

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遺諸京師又機謀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于漢但當時祕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惟據七略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于後世非也神農本草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餘皆後人所增

慈恩寺在晉昌坊本名淨景寺高宗為母文德皇太后長孫氏造后懷高宗將產數日分機不得遂詔醫博士李洞玄候脉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如何洞玄曰留子母命不保母全子死帝沈吟良久后奏云留子帝業永昌太宗依奏洞玄遂于六月二十一日隔腹針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癰瘡痛問諸嬪妃不對問諸大臣方奏斯事帝聞之問絕良久乃蘇曰寡人不孝致慈母早崩將報深恩乃勅造大慈恩寺度僧百人造閤極官度道士五十人按高宗乃貞觀二年生長孫后以十年六月崩是時高宗已九歲比后薨從太宗幸九成宮得疾初非免乳舊唐書僧玄奘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在西域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高宗在東宮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送玄奘入住是寺是時高宗為長孫后造但在東宮時非即位後也而分統用針事于史傳皆無所據使后果有留子帝業永昌之語則此事于后傳亦不容不書況是時承乾已立為皇太子后不應遽有留子帝業永昌之語豈後人見后崩與高宗諱月適相符遂附會為之說耶會要以后崩在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本傳則在六月己卯年三十六是年六月丙子朔己卯乃初四日去五月二十六日寔差九日享年亦不同豈當時官掖

事祕外庭不盡知故所云不同如此

唐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三令節至日必大宴集中和置節之因新史載于李泌傳與舊史小異以舊史校新史則新史頗略惟補通典與舊史合而加詳于後又得德宗觀樂詩序既得其命名之自且知中和有樂因錄于此續通典貞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是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又奏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粒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中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為享勾芒祈年歲仍望各下州令所在頒行制曰可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非盧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予拔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官中無子也又唐國史補天后夢雙陸不勝召狄梁公說之對曰官中無子之象傳乃刪去官中二字非也雙陸譜云雙陸局率以六為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二各以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梁為門後六梁為官馬歸梁謂之入官蓋官中有子則勝無子則不勝若去官中二字則失其意義矣

論者多咎初唐書不載詔令殊不知前輩自有意見宋景文公摘碎云文有為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傳子修唐史未嘗得唐人一語一令可載于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

冊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施云

王充論衡云堯時五十民擊壤于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然不知壤為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風土記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但御覽云長尺三四寸與文選注小異恐是書寫者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當以御覽所載為是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即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嘗牧羊忽為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松子即此石為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亦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郭子橫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半白半青如今之馬肝也春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漢武帝坐羣臣于甘泉有髮白者賜以拭應手皆黑韓子蒼云漢武內傳于友復讀之蓋依倣武帝故事而增加之唐時道家流所為也蓋當開元天寶時玄宗好長生崇道術其徒恐玄宗謂武帝求仙不效故為此書實之耳子蒼所言非也隋經籍志漢武帝故事二卷外別有內傳三卷顏真卿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則內傳其來久矣豈玄宗時倣倣故事而為哉蓋于蒼但見後有淮南王孫卿稷丘君事便謂此書出于後人殊不知淮南等

事自是唐道士王遊巖所附也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于戈撥攘時能自見于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子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蓋于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為是時人故不免于誤

干干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榮陽潁川宋有干干皆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邢周武王邢叔之後子孫去邑為干漢有干定國魏將軍干禁望出東海河南是干與干為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今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記周禮註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程氏外書蘇成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蕃至如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袁宏師天罡之子亦傳其父術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賊男子乃婁師德也李文靖公沈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行侍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者善人倫遽白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眾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世謂當為宰相者左右自有神物護持慶虞不可妄干固不待言然餘波所及又可使他人轉禍為福也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喜拔識後進他無顯顯可見之跡

為荊州長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籍籍至今豈其平生喜士之力歟

元結唐中興頃率三句為韻人皆謂結創為此體非也蓋效秦泰山會稽等碑耳皆以三句為韻會稽頌云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世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云云自秦以後文士罕為此體故江左人至作兩句讀之而不得其韻齊范雲始能作三句讀之近世碑碣之文亦有以三句為韻者此卻自結倡之也

杜子美詩云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離王洙注引世說山簡倒著白接離事且云接離衫也子按郭璞爾雅注云白鷺頭翅背上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脫離又顧頡云接離白帽而集韻又作離及魏亦云白帽李白答人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離則接離為帽明甚初非衫也洙誤矣或者疑白非冠巾之飾殊不知其時不以為忌也如管寧不應州縣辟嘗著白帽孟達與諸葛亮白綸帽一晉哀帝時以立秋改細帽為素謝萬著白綸巾鶴望表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齊高帝首令即位魏武造白帽隋志云紗為之冠冠送後服之又云巾白紗為之國子生服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曰巾幘曰帽帽大率多以白唐及五代尚或間見唐車服志白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章懷太子後漢注幘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杜甫詩白幘岸江皋能改齊漫錄清泰中甲庫驅使官聶長史善相笏繫鐵帶免褐裘素紗幘頭然則以白為忌殆起于近世乎

韓退之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為用不足為孔墨其與墨子者至矣及為策問則曰孔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從而亂之又與孟簡書云楊墨交侵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散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其所言自相矛盾如是

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銘自謂所編擬善類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謂得唐文之精粹可乎

李漢編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云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聲勢不足多也二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詞命蓋踰年矣今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一制而已又唐五實聯珠集載實年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章河南同尋劉師不過分韻賦詩都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蹻來訪馭雲襟院開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

韓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符蓋和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和亦可謂能世其家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李絳尚書故實皆云和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

應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此說恐未必然李綽之說蓋本于韋絢絢乃執誼之子又嘉話錄所載大抵抵退之處甚多如云韓十八直是太輕薄及忿席舍人草貶詞之類皆不足信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也侯喜劉師服皆其弟子又朱晦庵韓文考異云此詩句法全類韓公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于韓字彌明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故竊意或者之意近是晦庵所指或者蓋安中也予謂此序要不可以毛穎傳為比類傳蓋明為寓言今石鼎詩序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于衡湘間見衡湘間人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故皆指實而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于好異聊庵反切之語尤為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自況則捕逐鬼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間譏劉師服侯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禁制之術今黃冠羽流多有能者則彌明為一道士又何疑焉小說中有彌明一傳稱為神仙固未可信觀其詩語似非碌碌于塵埃中者所能道也

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開口字似若俗語然卻有所據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于此益見牧之于詩不苟如此

以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旨則決起速發可似左攬工部被石拍翰林肩是以荀鶴可並李杜也荀鶴之詩漸于晚唐之習蓋韓僅吳融之流以方李杜則遠矣然解道寒苦窮窮之態往往有孟郊賈島之風如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宦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蓋不減二公所作其他如感春云無限青雲有限身案杜荀鶴詩刊本一作無況青雲有恨身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宿隔江驛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有遺緒送人遊吳越云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紅楊春口云綠岸柳絲懸細雨綿田花朵弄殘春閨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抵堪圖畫不勝行可謂善狀三處景物者如此等句蓋三百篇中之警策其他往往傷于俚俗前輩固之為太公家教正以其語多鄙近也

萬歲之稱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考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諼燒債券民稱萬歲蘭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萬歲之聲貼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匡將兵助異并送鐵轂軍中皆稱萬歲馬援封侯乃呼牛酒勞餐軍士皆伏稱萬歲王望曰今

日歲首請上雅壽錄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首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上之祝也

門下省字管認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廷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官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擊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隋及唐初人以字為名高士廉名儉房玄齡名喬封德彝名倫顏師古名綰夫已自稱則名他人相稱則以字此自昔所同諸公乃以字行莫知所謂顏師古匡繆正俗云或問人有複名單稱于理云何答曰複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隋大業中出勅禁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幼小以來不為複名輒加增以為順旨曾莫之悟豈諸公亦徂于一時習尚其名既單故以字行耶匡繆正俗又云或問今人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曰考諸典故稱名為是師古之論如此而已乃以字行殆不可曉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瑒傳伏睹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于或也田豫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

壯書論未聽豫言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為始豫書見于魏書本傳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論諡法周公所謂諡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諡今考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趙佗自稱為南粵武帝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為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成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何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倞就其說釋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時不當有諡

字有因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從元稱亦有終不能易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曰嚴子今復為莊子矣秦始皇諱正故正月音征晉文帝諱昭故昭穆音韶而征月韶穆至今不易鮑照本名照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火只照字後遂以鮑照鮑照為二人王羲之祖尚書郎諱正故羲之每書正月或作一月或作初月他正字皆以政字代之如與足下意政同之類是後人不曉反引此為據遂以正政為通用非也南史避唐諱虎字悉改為武或云猛獸而黃回傳乃云畏之如虎狼又蕭正統及侯景傳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淵字悉改為泉而陶潛傳乃云潛字淵明此作史者失于精詳故錯雜如此管子古書也既曰虎豹居幽而威可載矣又曰諸侯之子委質者以雙武之皮又曰以市武豹之皮此皆唐人所改後來不盡復元字故虎武並行

予在龍舒日得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建經藏記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縣事李鐸撰觀者皆訝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制予曰作文者必天聖明道間人讀至末果得天聖十年歲月咸問予何以知之予曰同直本通直避莊獻太后父諱故云莊獻同昭陵諱政乃天聖明道間以故知其為彼時也明道以後不復諱矣蓋莊獻上仙臣寮即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寮白事皆曰通直子從其先諱今聯車上仙山圖將畢不可置九廟而存諱宜盡復三朝之遺法欲乞有者以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大夫為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引官為承引官普通門為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此事出于一時權宜而僅行于十年之間非因石刻後世無從見之歐陽公趙明誠洪文惠多以碑刻為書傳之證正由此類

近世官府驛從所持假以木為之號曰木劍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待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象劍言象于劍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施于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為與衛之飾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于唐也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

弘治精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
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章丹碑絲絹等狀云中使奉宣
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千家所寄撰章丹遺愛
碑文人事絲絹共三百匹後漢黃琬傳云時富權子弟
多以人事得舉則知人事之語其來已久
今人言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
于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
間或未見之獨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
變蒜髮此亦可為據也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
蓋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
脫粟之飯炙三七五卯茗菜而已此其文正同初非開張也又漢王褒重約有武陽一作
此其文正同初非開張也又漢王褒重約有武陽一作
武陽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
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柘子冬生葉可
炙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澀復可作羹飲耶飲之令
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為異開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者
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
亦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絕今制始驅馬市茶
唐天寶中係懶因附陸法言切韻作唐韻五卷後又有
廣唐韻五卷不知撰人名氏崇文總目但云後人博采
附見故多差冗本朝太平興國中官詔何中正等詳定
書成號廣雅廣雅中又謂陳彭年以廣唐韻等重
行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為大宋重修廣雅蓋今所存
者淳熙中道山諸公作館閣書目云廣雅五卷不知作
者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差冗夫崇文目
云蓋元者蓋指唐韻耳當時既不知為陳彭年所定

且誤認廣雅韻為今之廣韻其疎甚矣館閣曰大抵多
外妄益不特此也
古者字未育及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係始始作反切其實本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晉韻日
盛宋周頤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
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于胸襟窮其妙
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及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
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
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咸編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
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若為格
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
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
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
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
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
行禮部韻畧也吳曾漫錄言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
其始徒用肩手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子因
歎近時小學幾至于廢絕遂據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
庶覽者得以考云

雲谷雜記卷三
宋 張 吳 撰
太宗天資超絕識見與眾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
于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莫逃于一目
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道神仙姿格荷用
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算部促隘若至大用恐愈迫
之至道初為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并州薨年方四十四
賈黃中罷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師太宗
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
之母亦如之覽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
待之深優出吏等李沆入玉堂後于易簡一旦先除參
政而以易簡為承旨賜資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
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其稔育聞望
乃先用沆宜無歎蓋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于
進用因就明聖節進內道場懺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
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句上悉其意俾參大
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
呂公著為京尹上殿時府推官周約隨趨于後神宗忽問
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
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氣略略無少虧將
退又問周約見呂公著如何周對曰以臣觀之似亦無事
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
見察如何周曰龍圖客采安靜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
疾遽不起豈識盛之妙得于家傳故同符如此
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常夢綠衣人自言崔府君擁
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
光耀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為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

以為承嗣遺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
廟為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

祖宗時宗子無預于科舉神宗始詔有官者許領應未
命者從其應舉自是宗子始得預進士第自元祐三年
戊辰至嘉祐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間已一千三百四
十四人而嘉王汝愚皆為廷對第一彥中以博學宏詞
中選亦可謂盛矣初汝愚唱名時洪文惠公適為右相
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摠擢甲科儒
林以為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前無古人矣朝故
事科舉先寒賤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應傳次序勿
令後來居上以見躋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始循故
事此事予得之于文惠所作趙氏家錄跋語因併記之
太祖拜安陵莫哭為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
衣服驅矢登關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
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于中又曰朕自
為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徽宗長微為勝遊六七日隨龍澗漢春坡桃花開雁池
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
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夢華
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
山環之門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鑿池為溪澗
盤石為堤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
山山骨露峰巒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
于雄堞翻若長鯨展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良嶽
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坂徙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採之
不斷華華結結為幢蓋鸞鶴之狀動以萬數曰龍
栢坡○于洲上植芳木以游紫冠之曰海棠川○良嶽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
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石巧怪巖巖巖巖
巖行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若石極目蕭森居
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
行游淺為漱玉軒○有巢雲亭高出峰岫之上○東則
有高峯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承跌芳馥郁
結橫山根疏翠綠華室○西有停翠樓青松蔽密布于
前後號萬松嶺○南則壽山巉巖兩峰並峙列嶂如屏
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漣見雁浮泳水面棲息石
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離離○北直絳霄樓西則參朮
杞菊黃精亭窮彼山隅場中號藥寮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養
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耐矣宜以攢
宮為名會以為當遂卜吉于會稽民間家墓有附近者
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
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此文王之澤及朽
骨未足多也

唐德宗初議改元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
取一字乃改號曰貞元近時隆興取建隆紹興乾道取
乾德至道淳熙取淳化雍熙紹興取紹興淳熙慶元取
慶元元祐開禧取開禧天禧皆折兩年號為之
州縣以年號為名興元府唐天寶初曰漢中郡德宗興
元元年巡幸遂升為興元府興國軍本鄆州承興縣偽
唐建為制置院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升為軍太平州本
南平軍亦以是年改後來如越州升為紹興府洪州為
隆興府明州為慶元府皆取年號為名楚州實應縣光
化軍乾德縣○今為鎮州興國縣建軍府政和縣處

州慶元縣亦以年號名也○興國縣魏州屬云興
國江鎮置以年名也○興國縣志同而太宗
實錄乃見之于淳化二年十月誤矣

先朝脩內司方圖木計用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
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
勾當三司條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
木一年雷大簡判設案御廚每日支麵一萬斤後照檢
每日剩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見和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
弊已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今東南賦歛已極而歲常有
經費不足之憂徐而究之不但養兵饋敵而已其弊如
方圖木之類者蓋不可勝言安得如昭素大簡者哉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
政一日稱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更以自元長元長曰
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携以歸私第異日入省稱之
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
有私用者倉猝不能入倘失指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
皇耳此事見于王明清揮塵後錄然元長一時識見亦
可謂過人矣殊不知元長實用裴度之法

人之識見固無間于士大夫與夫庸夫賤隸也而士大
夫貪榮嗜進倒行逆施反有不及者當紹興崇寧時蔡
人並進排擊元祐諸公不遺餘力中外望風希旨有以
小溫公墓碑為詞者有誦焚毀蘇黃筆札者言之惟恐
後邵氏聞見錄云初蔡京蔡卞為元祐黨黨籍神陵親
書刻石於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治長安當立召諸
者安民刊字安辭曰民思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
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
不忍鑄府官忍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

錫字千碑又李仲亨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亨使刻之仲亨曰小人家舊貧寒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郡守執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饒以酒而從其請昔仁宗愛蔡君謨書嘗命書溫成皇后碑君謨辭曰此待詔職也歐陽公嘗以是語之子謂以君謨之賢固當如是彼二人者乃能如此誠不易得較當時希旨進言以觀寵榮者誰止官壞冠履之間哉

嘉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喇布軍前議事案幹喇布原作幹喇不今及至磁州州有舊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名不傳或云乃後漢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幸州人擁神馬詣應王出迎守臣宗澤啓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遂仰大位高宗之應兆于此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漢壽亭侯四字關羽嘗爲漢壽亭侯人疑必利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皇甫履紹興中賜隱于江州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廬巷尤宗在東宮日嘗問履山中所之履曰山中無所闕但去水差遠汲取頗勞尤宗因大書神泉二字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乃于庵之側穿一小井方施甃而泉已湧至遂畢工至今深幾二三尺味甘冽尤

宜淪若子頃遊廬山履之門人與子同觀因道其詳全畫今刻之泉上

袁州仰山有二王神祠其靈甚著士大夫往來者多祈夢于祠下淳熙十一年長沙湯琦經過亦將乞靈始至宿于山下是夜夢一貴人姓蕭者召與之談貴人自歎年老若羨琦者琦曰琦賤不足道公由布衣而位至此向不滿耶貴人俯首曰否少焉有從御擁璫登車曰召公赴宴至則客主凡六人明日伏謁祠庭見廬間有碑記讀之始知主蕭姓也琦遂再祈乃夢被旨使高麗琦挾矢負弩躍馬而行方十餘步忽聞後有數聲回顧視之見二士一王氏一歐陽氏璫後前行道險偶一矢墮地琦亟下取之矢已隨流水過前矣須臾見故仰山寺主僧本然掛璫少憩僧擁爐而坐旁一侍者欲撞鐘而復止璫問何爲而不聲鐘答曰未遇順風擊之聲只聞一方待遇順風聲可聞四方璫因謂僧曰是鐘未用耶僧曰爐亦未用璫曰洪鐘之用足在下爾僧笑而止翼日且復得夢讀省闈前列文卷殊莫曉其意淳熙十三年璫預薦名在第三其上則王與歐陽也次年試禮部知貢舉乃洪邁景廬璫遂爲首選

沅州道間有古驛曰幽蘭舖有徐秘者凡兩經過書二詞于其壁一云秋欲暮路入亂山深處撲面西風吹霧雨驛亭欣暫駐可惜國香風度空谷寂寥誰顧已作竹枝傳楚女客愁推不去其二云春欲半重到寂寥山館脩竹連山青不斷誰家門可款紅暈花梢未半綠嫩柳芽猶短金縷香消春不管素蟾光又滿乾道中先君會寓是館愛其語意悽惋每舉似千人璫字公飾不知何許人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棘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襁衣以致奠悲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鼎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贈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桂香于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盡其像刻印幣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祀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者不肯售至于誦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溫公者蓋千載一人而已

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溫公酷好揚子雲太玄而作書疑詆孟子謂揚子真大儒孟與荀殆不足擬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始敢爲注每聞太玄必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也如是而老蘇獨不喜揚子云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開于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又曰雄于太玄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又曰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爲太玄耶二公所見不侔如此二疏之去非因韓楊之死陳君舉史評其論疏廣疏受云二疏出關于趙蓋楊韓驍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是以二疏見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午廣受去位而蓋寬饒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韓延壽

死在五鳳元年甲子楊惲死在五鳳四年丁卯惲趙廣漢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時餘皆去後始誅相去幾十年烏可謂之出關于噤死之際哉絲溫公通鑑論宣帝有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之語陳不致書遽然引用遂至于誤然東坡作二疏圖贊亦有殺蓋韓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之語其誤非特陳也岐陽石鼓初散于野鄭餘慶始移置孔子廟中韋應物韓退之皆有詩章曰宣王之臣史簡作韓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宜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紛珮鳴相磨萬于岐陽騁雄駿萬里禽獸皆進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鑒石作鼓騁雄駿歐陽文忠公云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且云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然退之好古不妄予始取以爲信至于字畫亦非史簡不能作也予謂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蘇易簡載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簡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蘇易簡觀中嘗爲吏部侍郎在退之之先退之以爲宣王之鼓者豈以爲所載爲據耶歐陽公又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得唐人所錄本凡四百九十七字其文皆可讀比他本最爲詳備所言大率皆憑觀事其文有天子永寧日維丙申之語既有天子之稱則決非文王之詩也近時韓公元

吉以左氏言成有岐陽之蒐又以鼓爲成王時物然左氏雖言成之蒐獵刻石紀事初無明文恐未可遽然便以爲成王時物也又任汝弼云篇與古文書以刀刀故銳篆篆書以漆漆故刻石鼓之文其端皆刻以是知石鼓爲秦時也夫千載之刻磨滅剝落之餘幸有一二可讀亦僅存字體之勢端爾汝弼乃欲辨其刻銳于筆畫之間而斷爲秦人之作非所敢聞也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八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于史傳者未嘗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何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工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其知牙斯今謙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論厚賞賜焉當莽時固有明禁豈光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章字公先有傳附于蘇章傳後孔偁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駒駘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泰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此數人者出于魯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于書傳中今可考也秦漢以前字畫多見于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爲跋尾又命其子棗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錄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著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于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

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適集漢魏間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于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于後學隸釋刻其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概見于方策間尤可貴也韓魏公名德爲遐邇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國主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像靖康間金人至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拜謁則退身後名德猶爲敵國所重如此其所未聞也東坡記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銘書記聘燕師劉仁恭舍于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煙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勝麗別後離洛山上望美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曰崇靈臺上神像客學辨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辭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川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于江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雪兒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麗龍出于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于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身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出以問麗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麗龍

耳定辭復問部曉嵒之山當在何處都曰此趙郡之故
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子按定辭
深州人為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
中兼侍御史乃韓魏公四世祖昌辭之兄好學能文無
所不覽嵒嵒山見顏氏家訓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
無載者惟開闢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為此山
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
知所出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劭讀柏人城西門內
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
有嵒嵒山王喬所偃方知此嵒嵒字也嵒字遂無所出
嵒字依諸字書即施丘之施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
附俗名當音嵒務耳入都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數值其
為趙州莊嚴寺碑曰嵒嵒之精即以此城所引見北夢
瑣言今以瑣言校嵒嵒則嵒嵒誤以慕客作慕客銀筆
之僻作銀筆之僻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
密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嵒嵒集得善本如此
東坡雪後書北堂壁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
雙尖按北臺在密州之北因城為臺馬耳與常山在其
南東坡為守日葺而新之由于因請名之曰超然臺偶
聞注東坡詩見注者不得其詳因記之
邵氏聞見後錄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俸入為妓爭奪
以盡至貧乏無以給夕則徹衣屨作轉者負獨弦琴隨
房歌鼓以丐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詩云欲教乞食歌
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于未達東坡之意
以上邵氏語子按北夢瑣言裴休披衲于歌姬院持
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東坡乃用此
事邵公濟蓋未嘗見此宜其未達東坡之意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
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
蜀本大字書皆善本獨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
作疑以上皆東坡語予按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之語本
出于列子今列子皆作疑則莊子之誤于此是可證矣
何待引易禮然後知其為誤也
東坡過度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
韻有行看鳳尾詔御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度也度
與虎皆從虎虎頭俗以虎字之首有同于虎故以度
為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度州俗謂
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營意其
名有以兆之遂改為賴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
言常州虎頭廟置之也置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
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度州
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
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前輩詩文中多用化鶴事其事有二雖若相類其實不
同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蘇仙公名軌漢文帝時得
道有白鶴數十降于門乃跪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
即便拜辭遂昇雲漢而去後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
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
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為此一事也續搜
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于
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
是人民非仙道分年任意所欲皆歸化為白鶴集郡

城門餘同上但城郭此又一事也山谷戲書秦少游壁
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
韻宋林宗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
十九年此用蘇軾事也化鶴看羊皆蘇氏事其工的如
此
山谷有贈米元暉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
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數字元暉繼阿章任淵注其詩
引漢舊儀曰銀印連紐其文曰章又曰元暉謂謝元暉
淵之所引非也虎兒蓋米芾之子友仁小字爾雅體百
家詩引云友仁少俊早成魯直有元暉古印章因以為
字是山谷以古印偶有元暉二字故贈之令字元暉以
其父米芾字故有繼阿章之語淵既不得其實闕之可
也乃愚為解釋徒自類其書
涼簾竹器俗曰竹夫人黃山谷謂趙子充曰憩憚休膝
似非夫人之職冬夏青竹之所長請名曰青奴故其
詩云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楊花荆公欲
為賦詩而鄙其名楊蓋玉也未為不佳但其音乃杖梗
切故公陋之山谷復呼為鄭且謂野人採鄭花葉以染
黃不借簪而成色乃以山簪為名而詩有山簪獨自倚
春風及山簪是弟梅是兄之句二名皆其所命而作詩
復自引用其意蓋欲顯二者之名于耳耳王立之云蠟
梅山谷初見戲作二絕緣此盛于京師青奴山簪今藉
藉于人正以山谷之詩耳

雲谷雜紀卷三

雲谷雜紀卷四

宋 張 溟 撰

玉藥花宋景文摘碎云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日玉藥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卽李衛公所謂玉藥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劉原父詩云淮海無雙玉藥花東坡詞云后土祠中玉藥花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藥花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詳以上所說則玉藥卽瓊花也曾南豐白山茶詩云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藥蕭條迹更塵姚令威西溪叢語云唐昌玉藥花今之散水仙揚州瓊花今之聚水仙但樹老耳如此又有是二物今瓊花后土祠及番陽洪文敏公花園俱有之而玉藥丹徒山間及雪川人家多有之與瓊花實爲二物也子始以曾端伯謂山藥爲玉藥爲非然猶未敢遽以爲是後顧易立方韻語陽秋不覺爲撫卷蓋所見問合人意有如此者又數年復得周文忠公玉藥辨證遂得以決玉藥瓊花斷然爲二物知楊汝士之帖爲僞曉然韻語陽秋云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瓊花卽唐昌玉藥花以予觀之恐未必然玉藥佳名也此花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藥而名山藥豈端伯別有所據文忠辨證云唐人甚重玉藥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花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也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入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紫霜狀類膽瓶其中別出一英出眾須上散爲十餘藥猶刻玉然花名玉藥乃在于此羣芳所未有也劉夢得寄藥瓊絲之句最爲中的松音陣南

史劉奇傳所謂松酒者予嘗得鹽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奇傳爲據俗訛松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場復疑未安于是劉山藥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藥祇因好事者僞作唐人之帖故會端伯洪景廬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又云以玉藥爲場起于曾端伯子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熱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文忠之辨其詳確若是而獨不及概字豈偶不記及邪但劉奇所謂松者恐別是一種今花之芳烈者皆可釀酒如木犀餘醖之類是也似未可以其醖酒便指山藥爲松也

又康駢劇談錄云長安唐昌觀舊有玉藥花每歲發林瑤樹元和甲子春物方妍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我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于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之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立良久令小僕以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條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詩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瓊花卽玉藥也介甫以此爲山藥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藥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上人取以供樂事不甚惜也則知瓊花之爲玉藥斷無疑矣又程文簡公雍錄云唐昌玉藥花長安惟一

雲谷雜記 卷四

• [REDACTED]

法華經

容齋續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等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子隋不肯仕歸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六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爲可疑者也誤嘗考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曰河南薛氏其人曠而肅中說以理達稱又以其妙于言理方之莊周周見山賦文中子述元經收爲之傳不就而歿病也子貴見山賦薛氏傳此不符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祖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又王績嘗謂馮子華云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刀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所恨姚弋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見續答是則收蓋不過而歿究其蹤跡與河東道衡之子固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有內史薛公見子于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阮逸謂薛道衡嘗爲此官遂指內史爲道衡如此則薛收乃道衡之子也或者疑其書爲後人所附益故牴牾如此蓋龔鼎臣嘗得唐本于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阮逸異則附益之說庸或有之按隋本傳云道衡有

于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
于孺宅至于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
不反諱之安得尙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
語此最可疑者

容齋續筆云十干戊字只與戊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衡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名誠以戊字類誠字故諱之耳予按溫曾祖名茂琳戊正其諱耳今紹興府城隍廟有梁開平二年所刻廟記泃城隍曰牆隍歲次曰武辰城戊皆以朱氏正諱而易字蓋謂戊類戊字故司天詔之非也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
年鑄乾封重寶國朝重寶泉字以一當十子按宋孝武孝建
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唐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
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
皆以年號鑄于錢者非始于唐之乾封也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日閏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從囙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按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囙其一從日是從囙從日皆可其字顯顯初非隱奧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殆不可曉豈讀說文不熟耶殊可一笑

學林云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北方以木南方以竹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木者有會稽之竹箭自古惟弓矢未嘗謂矢爲箭後世

乃或謂之弓箭大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若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予按揚雄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名竹名因以爲號說文曰箭矢也列子曰烏號之弓慕衛之箭韓非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武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甲兵有餘奈無箭何司馬相如云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則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于傳記不可具紀而謂呼矢曰箭爲非斯言矢之矣

陶正學通雅附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洋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鷓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屬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曰縛于身浮于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鷓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安國夢遊靈芝官子按此事本會子固所記後來魏泰東軒雜錄全用子固之文但于末後添太常丞曾旦夢平甫一節爾又冷齋夜話亦記之而略于二書子固文見于南豐雜識中蓋吳曾未嘗見此書也雲齋廣錄乃政和中李獻民所作其載平甫此事乃合曾魏二書併爲一段是吳曾非但不見南豐雜識于東軒雜錄亦未嘗見也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館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子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咸圍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道此二事

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荅漢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白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寔起于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荅漢漁隱叢話云沈有中華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欲對亦未知宜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謝歸乃往見丞相門閤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如何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沉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人覘之曰朕首命沉為相汝私往觀其初相中人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沉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

記之誤耶予按續通鑑長編天禧元年八月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注云沈括筆談載向敏中拜右僕射云云按此時宗諱已死五年矣自上即位至今左右僕射凡有六人為之敏中乃第七人也今不取詳此則存中之誤若溪復不能詳考反以誤為是予又按真宗以至道三年即位明年改元為咸平十月呂端免以張齊賢李沆為同中書門下事然齊賢太宗時已嘗相獨沆自參知政事除蓋真宗即位以來除相者實首于沆則名臣傳可考信不誣矣

程氏考古編云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制或留或劄合與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按與節制者是也按此既得命令得軍情所向則有定肯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宿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樂謂有旨為進止如堂底所載凡宣旨皆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予按隋高祖開皇八年伐陳詔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勅又煬帝大業十一年詔往年出師將屆遠道廣算勝具進止又裴蘊傳云大小之機皆詔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應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干素御雖臣下亦通用之唐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參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正以進止為處分唐初已然非始於中葉也

程氏攷古編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自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入臺皆俯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帝呂后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跪行旬旬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以上皆程氏云予按男女之拜其初不一其後遂別禮曰男拜則尚左女拜則尚右是男女之拜皆一也漢劉熙釋名云拜于丈夫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于婦人為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當熙時男女已異拜矣世說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諫離昏徒邊後邊放得還充已取郭氏女武帝特聽置左石夫人李氏別住不肯還充舍郭氏欲就省于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則晉已異于漢孫甫唐書云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蓋婦人拜皆當不屈膝矣武后時特復其制耳非創始于武后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入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

名爲花押字五朵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并姚懷珍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宋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于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卻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尙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馬永卿懶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寧音亭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侍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音同爲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囊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爲兒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平聲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寧馨香宋間人語助耳予按寧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

尚有此談晉人亦有單以馨爲言者世說劉惔清談造詣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婢婢地寧可爾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拍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吳會以爲有非馨香之義此誣鑿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亭以協南人之音又近于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尙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懷寧馨即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綽所募宋梁相去不遠故知所謂寧馨者即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戲形每覽鏡目照口王仲祖開那生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爲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鮑欽止王略帖贊云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韻歷縮化大荒烟華淡濃賦低昂一噫萬古御天章鸞夢引鴻序行洞天九九歸還陽茫茫十二小劫長甦神訥命帝藏欽止自注云九九謂帖有八十一字十二小劫謂自晉至今十二代也帖乃米元章所藏故欽止于末句及之此文辭語俊逸筆力超詣非後人所可企及惜乎以洞天爲九九爾按道家洞天自十大洞天之外有三十六小洞天故世有洞天六六之語欽止記之不審誤謂六六爲九九也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

退多體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徐師川云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遂爾就之七日待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天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予謂山谷豈不知此因循道豈不得不爾觀山谷之事則二公之言真有味也

史浩淳熙四年以少傅除保寧軍節度使奉祠賜第都下明年二月孝宗自德壽宮回幸佑聖觀蓋舊建邸也召公同宴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昔甘盤卻無此樂公曰臣何人敢比甘盤上日朕心術之正學有自得實由卿力此他人所不能知也公頓首謝公母莫國夫人洪氏上問必問動靜又特于洪夫人誕日拜公爲相尋又有御札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今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可與丞相同領此意後公歸四明歲必遣賜金帛香茶爲壽眷遇之厚近世無與比者

太學士人黃樸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閱廷試榜已之上有宣義郎三字樸在學舍素負雋聲益以自喜意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揭榜樸在第三甲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于彌遠名下書宣義郎字偶連屬樸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絕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鷺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秋青過禁煙十里人

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
爲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樞密院使臣伴送公
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煙深處忍分離退禁重
見蔡明遠贈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爲共墮北轅應
許鴈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
有深意

李孟博莊簡公兆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
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于瓊州未卒數
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
曰空明先生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
既寤知非其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
云脫屣塵寰委蛺蝶真形渺渺駕飛烟丹臺路杳無歸
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
仙思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
容李氏爲宸妃注云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創置于
按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
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
號不可則宸妃之號創于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
于此耳

乾道五年廷試未唱名之先參政鄭公僑夢升梯至一
所梯傍皆雲氣繞之自念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未
至間有大石橫亘于梯之表不復可進有頃疾風驟至
石已在下僑遂履石直上及唱名僑爲第一次名乃石
起宗也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唱名始易
之云

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
紀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申始改爲嚴州今所刊
元豐九域志乃便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
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
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

文士厭于求索人以才藝名世者未嘗不役于久之
亦自以爲厭理章仲將善書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
仲將懸榜上題之此下鬚髮盡白其餘氣息還語于弟
云宜絕精法文與可妙于墨竹四方之人持繒素而請
者足相踵于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
職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此一墓名于時向如此況乎
文章議論足以榮辱千古者乎嘗見歐陽公與劉道原
手簡云某今日不入正爲凌長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
其家勿相煎又一簡云承見論某爲之翰家遺僕坐門
下要誌銘所以兩日全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
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江
氏鄰幾之家之翰孫甫也杜甫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二
家子弟豈知此乎

王象先于鵝溪絹上作山水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
揮染即有悟後作畫多復湔去或以細石磨絹令墨色
入絹縷沈珪作墨亦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
出以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
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爲莫老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
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
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今青城山
范仙觀邛州蒲江縣崇真觀皆有之故俗傳以爲仙果
蟠桃三千年一實世謂方士誇誕之言以此推之六合

之外世人所不及安知無三千年一實者哉
爲或芝蘭之謂也故
唐印記只作莫老也
沅湘間多山農家性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
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于其間如是
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雲谷雜紀卷四

雲谷雜紀卷末

張右史特薦狀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知安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
也田事臣張嗣古臣猥以迂愚繆當郡寄補苴罅漏粗
竭瑣材退念簿書渙忽不足仰圖報稱惟有搜採人材
上備選擇庶幾不負公朝甄錄之意臣伏觀趙功郎監
安慶府糧陽鎮監倉庫兼煙火公事張漢資稟粹明
學問該洽富官而行惟義之適廉介公勤不邀不隨蒞
事三年備勞勞能凡本府委送判決民訟毫分縷析多
得其情而退然無營不自表暴前守楊楫清臣錢文子
皆器遇之稍加識拔必有可觀臣愚欲望席慈特賜旌
擢如後不稱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須至奏聞者右議
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六年正月日奏狀

章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建安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臣章穎准格節文職自觀
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聽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
伏觀趙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漢學術該通記問宏博
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
不如所舉臣甘伏繆舉之罪臣契勘嘉定十年分未嘗
舉人所舉張漢係是嘉定十年合舉第一員之數本官
見在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十年正月十一日奏
狀

蕭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臣
蕭遠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許于
十科內舉三人章臣伏觀趙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漢

性姿恬靜學問該深博考藝書多所是正向沅常調未
決公言臣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
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職臣甘伏朝典其在朝無食人
請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于十科內舉三人已舉過一
員外今來舉張漢係第二員合舉之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狀

趙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宣奉大夫天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臣趙善堅准慶元令格節文應寄祿官自特進至
太中大夫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觀趙功
郎前監潭州永豐倉張漢學問淵深操履端潔俾居獻
納必有可觀今保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照得張
漢前任監潭州永豐倉三考滿罷如蒙朝廷擢用後不
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職臣甘伏朝典伏候勅旨嘉定十
一年五月十七日奏狀

昔王原叔辯婁碑劉原父言入閣儀雖歐陽公亦歎服
之則知博物洽聞之士世不易得而自昔以為重也嘉
定庚午予假守龍舒始識張君清源一見知其非碌碌
俗子比嗚呼嗟德不暇與之欵曲他日以職事之郡訊
與之言凡予平生所得而未嘗與人言者清源悉能道
之其于書傳間辨正謬誤旁證遠引博而且確非習中
有萬卷書未易至此予既嘉其為人且慮其溺心于是
反統其所當行者因謂之曰士之于學非徒曰聞見博
而已今既從仕要當究心政事以行其所學毋專于詞
說可乎清源曰唯會旁郡有訟析貨者幾二十年不決
部使者下之郡予因以屬之清源一閱文牘曰得之矣
即呼二人者叩之甲曰某三衛人也紹興十三年從兄

伏羲始畫八卦由是文籍生焉夫子屋壁之藏固已多
于河洛之圖書諸子鼓吹之作尤盛于洙泗之簡編自
科斗而為隸古由傳授而失本真字畫之差殊篇章之
散亂與夫方言南北之殊地志古今之異鳥獸草木之
夥器用名物之瑣細記錄之紛紜傳寫之脫略或一物
而異名或一事而互見或一書成而糾繆繼之或一說
出而辯誤隨之史籍所載不同于金石耳目所接或殊
于簡牘清源悉從而纂輯之加訂正焉其為書亦博矣
穎自志學以來年少氣銳之時涉獵博浩無津涯蓋
晚而後悔其目力之可惜也清源以為學之餘力致意
如此它日之所編當且十倍于今雖然清源方策足榮
途官無崇卑皆有職業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吾之所職
者皆在所深長思也所願事情之隱顯而握其機密積
利害之源委而求其貫清源必優為之編蓋以此書而
占之矣嘉定甲戌臘日黃漢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章穎序

張清源為志若學出入羣書援據確洽欲于周丞相洪
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愧垂
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
載張安道花著名事恐誤當更考正葉適題

子自幼無他好獨嗜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每獲
一異書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
雖陰陽方伎種痘醫卜之法精研神官黃老清圖之書
可以娛閒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至其狐貉詭譎
虛誕隨所見為辯正之獨學孤陋敢自以為然以故
棄而弗錄他日聞洪文敏公客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
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問于智愚哉而公以戊為武

雲谷雜紀卷末

謂司天之節朱溫以秋寺雨聲之句為李願所作怪賞
魚袋之名不可曉言玉藻花至彌亘山野如此之類亦
疑公考之未詳深恨其生也晚不得陪公談塵丐一言
以補所或太息之餘曩之時積于方寸問者于是悉索
言之非敢以千慮一得為誇蓋將識所疑而求諸博聞
之士相與質正焉凡同于隨筆者不錄又往歲官紀所
聞雜事數條因取而合為一編雖然無復詮次故目之
曰雜紀時嘉定歲在玄貳涪灘仲春單爰張漢清源識

雲谷雜紀 宋張漢清識

叔孫通傳聖臣朝十月儀設九賓為臆句傳按字書聲絕為句外
此無它義云臆句傳者即臆傳也句字乃衍文故史記注但云傳
從上下為臆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臆句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臆
下告上為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臆為衆則臆傳蓋
衆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臆言于市辨妖祥于謠又莊子有大傳
臆得之語此最可據以二書証林說其妄可知矣

玉帳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衛慈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
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于玉帳衛句注云兵書也後
宋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句則
云見空留玉帳衛注然玉帳衛謂之兵書則可句中無衛字則不
當引前事蓋蓋與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觀我生賦云
守金城之湯池轉鋒宮之玉帳又袁卓通甲專征賦云或倚其直
使之游宮或居其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
將于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于黃帝通甲以
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
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戊為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
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氣也火之
氣于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故仲夏
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
一笑耳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
但無它據未敢斷以為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紀仲夏云無
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季秋云草木黃落
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
然則灰當為炭可無疑也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
書之時略不致辨適任意割解殊可恨不韋之書漢人于文字間
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為月令如班固律曆志中伶倫取竹
嶠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惜哉

太祖達生知命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略盛烈豐功刻之琬琰昭若日星已不
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卜山陵于僊游預假之日處分大
事于頃刻談笑之間此是唐虞以來未有之也初太祖生于西京
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直駐蹕以觀指其巷曰朕儼昔得一
石馬兒為戲兒屢驚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嗣之果然上愛山
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

正得身居之中黃汗環流漣漣可仰意萬不煩飛晚光國帟
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奠哭
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服孤矢登闕望西北鳴
茲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此乃朕之黃堂也以向得石馬埋
于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憂駕又謂左右曰常與一
士游于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泥或人曰真無與祖宗三人者每
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于舌冥之間作清微之音時或一二
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語
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至磨圖受禪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
御極不再見下詔多澤復訪之或見于輶轡道中或寓洛陽後十
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被獲駕幸西洛生醉坐于岸木陰下
笑曰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驚即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
回視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語生曰吾久欲見汝決死一事
無亡我壽得幾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
紀不爾則當速速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夜或見宿于木末鳥
巢中止數日不見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
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霧四起天地陡變雪雹
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綸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殿
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
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好
做還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
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于極前即位速曉登明堂宣遺詔
罷樂勸引近臣環屋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二事可謂登
絕前古而實錄正史雖載登閣發矢事而極簡略至顧命之
詳則皆不記難見于它書故特表出之

上祭于畢

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畢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
曰按文王上字當作畢畢予按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
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
甚曉然焉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証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于何代因讀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
屈人蕭鼓于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登聞鼓自此始予
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晝開晚閉擊小患之詣州府訴
不得理遂登聞鼓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揭登聞鼓乞恩又後魏
刑罰志世祖朝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揭鼓公車上其表又隋
刑法志高祖詔四方有枉屈詞訟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
仍不理乃詣關申訴有所未愜聽揭登聞鼓是登聞鼓其來已久
非始于唐也呂不韋春秋竟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

鼓鐸響而登聞鼓爲銘于黃鐘曰教寡人以獄訟者擇和一事當爲
登聞鼓之始

壽山良嶽

徵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
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工培其岡阜使少加
于舊已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
圃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良嶽命宦者蔡師成
專董其事時有失勳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
專置廳奉局于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諸民搜括剔數幽隱不
置一花一木皆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罪罰山麓石雖江
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機相繼日
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戰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
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託宦者以獻者大率靈
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州文竹四川佳果異木
之屬皆越海渡江聚城郭而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
朱勳及蔡攸入貢嶼府庫之積遂萃天下之珍藝凡六歲而始成
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異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環
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關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所伐爲薪
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觀悉見毀折官不能禁也余
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始末如此每恨其不可得而詳後得徵宗
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良嶽者森然
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亡云御製良嶽記曰云云于是按圖
度地庀徒僱工累土積石設洞窟湖池絲絡仇池之深淵與酒濱
林虛靈璧芙蓉之諸山取瑰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
之壤荆楚江湖南粵之野移杞梓檉柳栢栢栢栢之木金蟻
玉羣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
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岫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
後相顧左山而右水後漢而傍嶺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
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成蹊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
萼綠華堂又旁有承風望雲之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軒
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禱之壇攬秀之軒龍
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嶺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
水清泚漣漣魚雁浮泳水面樓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嘯嘯
北直絳霄樓峯巒嶺起千疊萬復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
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芍藥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有禾麻菽
麥黍豆杭稌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集雲高出峰巒下
視翠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縣亘數里與東山相
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潭潭龍噴噴秀練光
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

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盛洛亭
曰浮陽西爲梅洛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分
兩嶺東曰流碧西曰環山嶺有閣曰集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
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臺復由嶺道盤行紫曲門
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樓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
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千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
巧怪巖巖巖巖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牛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
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觀觀閣山下視水際見高陽
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鬱鬱仰不見日月有勝筠菴雲臺
消閑館飛亭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
自山溪石嶺牽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
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澗四面周匝徘徊
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
平夷也又不知郭郭寶會紛華而壤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
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
作壽山良嶽于禁城之東陬詔關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與以輦土
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
奪天造石皆激怒龍騰若躍若躍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彈奇盡怪輔以蟠木腰藤難難以黃楊對青竹陸其上又隨其旋
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駕樓閣仍于絕頂增高榭
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之靈工絕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
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聖地爲溪澗疊石爲隄捍
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疏露峰棱如削
飄然有雲委鶴態曰飛來峰高千堆堪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
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鵲脚曰杏鵲又增土積石間留隙
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嶺築榭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
丁香嶺又得諸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橄欖雜植于其上曰橄
欖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從東西側柏枝榦柔密揉之不斷華
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坂嶺壽山而西
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
四方珍貴又難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龍又得紫石滑淨如
削而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槧絕頂開深池車駕
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
屏從良岳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滑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
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
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瑞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
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
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中央樓窗櫺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

龍磯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極景二閣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通金波門北幸荷芳苑陸外築臺榭之瀕水荷綠桃海棠芙蓉垂楊路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岩磴道陞迤石多峰峻過者駘駘駘凡自苑中登翠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瀟湘湖濱春波桃花開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崇山環列于其前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于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數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切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兩餘石若翠

臣入侍轉輾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如教天威或奮然而起又若攫取其怪狀餘駭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于石之陽其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翠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弟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嶺首玉龍萬壽老松樓霞攬翠街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宿蟠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抽煙揮雲風門雷穴玉秀玉霞雲集鳳雛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瀛瀛老人壽星卿雲瑞雲玉噴玉蓮玉琢玉疊玉積玉聚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麟立津渚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嶺小峰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倪儀鳳島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岩博雲嶺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樞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巽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真于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演子綠尊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

美古今之勝在焉秀周覽累日咨嗟嘆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處漆之約于富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字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傳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日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于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

元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于唐也

劉欣游秦有功于漢書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編構而亡故書無定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校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亦小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劉游秦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類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于漢書多矣今人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劉欣及游秦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秦事唐史略載于師古傳末其詳則見于顏真卿集也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于琳也以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陳琳檄亡新文矣又司馬相如喻蜀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起于陳琳陳琳檄志後魏每攻戰趙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于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于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爲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云見于晉二書俱未爲得漢書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覆封唯敕詔司印露布州郡也

魚雁傳書
陳勝吳廣皆舉事因卜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烹鯨得素書雖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奴詔帝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言武實在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二者皆出于一時之偶後來遂以魚雁爲傳書之實

黃庭經又
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經也文士謂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黃庭經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載在禁中見武后時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留黃庭經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不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者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注云對青竹竹黃而潤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章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余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根

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窗雜錄有異竹長百尺餘玉篇云箬竹可爲舟龍公竹及箬竹雖未親觀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仁哉

佛書

佛書見于中國世謂起于後漢明帝時今攷之明帝之前已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中矣蓋佛經之傳入中國者蓋在明帝之前也

燕脂
燕脂今或書作燕支又作烟支烟脂然各有所據中華古今注燕脂蓋起于村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燕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亦謂爲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之燕支粉北戶錄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其花作燕支婦人妝時作顏色殊覺鮮明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樹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叢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義五株封之句皆循襲不考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于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爲郡幕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然故賦中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大夫之句疏于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初不知封松乃在秦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于致審遂以爲實予嘗過其處見道旁有古石塔有刻字尙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章市曰五大夫因焦氏立坐于此孝感上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大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二洪先生
二洪先生

嬾真子錄云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故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元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元底耳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太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安舉口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且若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釀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勁者名齊物論

東觀餘論跋右軍甘蔗後摹本云蔗似竹于文從爲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艸部注云諸蔗也玉篇有簾字在竹部音失御切方箋也集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箕屬是蔗與簾自古兩字右軍正誤黃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簾字見于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晉宋以來士大夫多以父祖名諱爲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至千
迂怪可笑齊王亮父諱攸遷晉陵太守沈攢之好犯亮諱亮不堪
遂啓代之攢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
爲攸字當作無攸尊旁犬爲犬旁無較尊太平御覽卷五十五作無攸尊
大御覽卷五十五作無攸尊
若是有心慙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跣而走攢之撫掌大笑而去
北齊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
開諱安乃稱觸觸生蒙公晒之此與喪之甚相反然觸觸生之稱
此尤迂怪可笑也

幸予之初憐田恆既殺闕止下尙有一而幸我輩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幸

我與田恆之亂恆既殺闔止」二十五字

飲茶盛于唐，條句末「馬序茶」下尚有「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

用所入不知已倍于唐矣」五十一字

蕭綽條不敗春秋下尙有「蓬以台桃先開」趙嗣注云含桃號桃所台含

故言舍桃』二十二下

人事物條末句後漢黃琬傳云云作「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九字

論說條未尚有「故辭文未免遷就其說」九字



攷古質疑原序

同舍葉君榮甫以經學蜚聲六館人知誦其文歎其辭藻之勝而所學之原委則未之或知也予質孟古建而君爲郡博士一日出示所著攷古質疑一編予細玩之則攷訂詳密援引該博而議論精確往往出人意表蓋不獨爲應舉計而已予乃知君用功之深其成名豈偶然哉夫學問淹貫然後議論卓越而辭藻雋然學者志于應舉讀君之文當參此書以求君之用功其于科第何遠之有苟不務根本從事枝葉而欲爭先多士是猶操卮酒豚蹄而觀甌窰滿簞多見其不知量也屬閱不已因書其後而明之寶慶丙戌長月樵陽葉武子文之題

先君府教幼冠鄉書繼升國學垂成舍選既而調治官需遠次成山甫及風木纏悲于哀苦劬瘁之餘杜門謝事惟以讀書自遣所得所疑隨筆于冊久而成編目曰攷古質疑蓋將是正于先生長者比分散于建建素多士競相傳寫筆札不給文之先生葉公爲發諸梓先君喟然曰吾斯之未能信矣其梓未幾貴志而逝嗚呼先

君易藁者三猶未敢自信後之君子試呈電覽賜以訂正俾足是非非得所據依顧不慙歎前板浸泯求者未已因再入梓時淳祐甲辰中秋男釋之百拜謹誌

攷古質疑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八條

卷二

十二條

卷三

十一條

卷四

二十條

卷五

十條

卷六

十三條

臣等謹案攷古質疑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于藝文志惟永樂大典散見各韻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攷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而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家凡疑義所在悉爲抉摘而攷證之援據詳明折衷至當類多前人未發之秘文筆亦極瞻辯可觀其有徵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于本文之下用夾注以明之使讀者一覽了然于體例尤爲盡善在南宋說部中洵可無愧淹通之目者昔程大昌作攷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于其後復以爲名隱然有希踪前哲之志今以兩書並較實亦未可低昂自宋以來齊諸志怪之編尙多流傳藝

纂修官庶吉士	臣黃壽齡
總纂官庶子	臣陸錫熊
侍讀	臣紀昀

宋葉大慶撰

溫庭筠乾牒子曰張由古無學對眾嘆班固文章不入
文選眾對以兩都賦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
也吁由古無學其以班固孟堅爲二人亦何足怪大慶
嘗因是而泛觀之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于陳杞世家
則以爲二人伯益爲舜虞官者草木鳥獸陽註益則益
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爾史記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
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棄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屬
益爲二人闕止子我一人也史記于田敬仲世家則以爲
二人左傳哀六年說闕止之事杜預注以爲子我
也史記齊世家買達註亦曰子我也及田敬仲世
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
後追假子我及闕止此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武子
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人也漢史于古今人表皆以
爲二人公輸魯班一人也顏師古疑爲二人顏師古
疑豈
非皆失之不放歟由是而觀則于張由古何責雖然是
固以一人爲二人也而其間又或以二人而爲一焉左
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司馬
遷併以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
案承樂大典原本脫後字今據史記吳世家補入故東哲議遷併兩人而爲一
謂此也左傳事見昭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其祀
卽義黎卽和史公自序亦云補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揚子法言重黎篇亦同今于楚世家乃合爲一人何
耶未悟之言見通鑑帝紀註○案木正曰句芒火正
日祝融二句係左傳其祀重共祀黎二句係杜注此註
未分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于蠻夷
而通逸吁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然漢書季布蕭何張耳袁
盎及張敖李廣衛霍等贊大畧多與史記同漢書
贊卽
史記大畧全取本文或改易數字此無他馬作于前班
述于後觀史固無可疑然竊怪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

作而史記乃謂太史公曰全與漢書同夫遷之所作在固容或承襲之如固之所作遷安得預同之哉且遷在武帝時揚雄生于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乃以爲太史公之語而雜于其間耶諸家註釋並不及此大慶讀至于此竊嘗惑之徧假諸本校之又皆一同因反覆而究之公孫弘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于是喟然歎曰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以啟學者之疑何可勝紀九州箴揚子雲所作也唐徐堅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乃有六代都興之語隋書揚雄贊曰戴莫善于庾學記揚雄潤州箴口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詩廟建山祚陳曲江寧之邑楚口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生西漢之末安得預有異言蔡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通鑑正月十五日有蘇味洛詩寒食門有述位則宋之問詩是皆後人所加使人不能無疑類如此觀者不可不知

史通曰春秋者繫日月以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職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長也然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僕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下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此其所短也蓋子玄所謂春秋非指孔子之經乃指左氏編年之傳而言爾大慶按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云柳下惠展禽也按國語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今左傳亦引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公二年又詹鴉齊師受命于展禽公二年杜氏皆以柳下惠釋

之非不明甚矣則展禽即柳下惠也今日賢如柳下惠終不彰其名氏無乃劉子不細攷歟

書之秦晉乃穆公自悔而作爾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船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至于文侯之命乃周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爾史記則以爲周襄王命晉侯重耳重耳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也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其義甚明

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能謹明德案史記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謂義和爲重耳也今以尙書之序攷之秦晉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噲

函歸作秦晉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桓桓主瓊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抵牾如此蓋三書雖得于伏生所傳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故遷不及見

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歟又如秋熟未穫雷電以風拔木偃禾之事乃周公居東未還之時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未起歲

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丁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君子取信于書之金勝可也

遷史或于楚世家紀陳事晉世家紀鄭事所以使人參觀互攷也然時有謬誤秦紀武公十三年載齊晉至父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狄大慶按左傳無知立于魯莊

公之八年霍魏狄之滅乃閔公元年也相去二十五年而聯載之誤矣又以晉世家攷之晉侯緡十九年載管

至父之事至獻公十六年滅霍魏狄亦可見非同年之事而秦紀之誤甚明又魯世家載宋武公之世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而宋世家乃于昭公四年云宋敗長翟緣斯于長丘又于年表載之且武昭相去百四十餘年註家但以爲未詳大慶以左傳攷之初宋武公之世敗狄于長丘獲長翟緣斯則知宋世家年表所載爲誤然遷所以誤者蓋由魯文公十一年乙巳即宋昭公之四年魯以是年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左氏因舉前緣斯之事以載長狄之始末爾遷遂誤認爲同時事而

以爲宋昭之四年註家不攷之左氏以正其誤亦太鹵莽矣

前漢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及遷國儒林伏生傳皆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而孔安國書序乃云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註藝文志又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孔鮒所藏未知孰是大慶觀孔叢子子魚名鮒

甲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尊以博士爲太師子魚曰秦將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者將先藏之云云又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又云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子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

嘗爲惠帝博士觀此則鮒與子襄皆子順之子兄弟也意者相與藏之故家語謂之子襄尹敏傳謂之子鮒未害也彼伏生亦有壁藏與孔壁所藏無相與也但隋志又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又與子襄子鮒不同未知何據而云爾

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懸諸來字漢書雖無音義當以聲音讀之蓋經已有可證左傳宣二年城者謳華元曰子思子思棄甲復來音義曰來力知切以協上韻是以來爲聲音也又詩終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音義云古協思韻多音聲他皆放此謂放此者如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焉云能來又難樓于斯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此

是協思韻者所謂他皆放此則皆聲音也是以劉向傳引周頌來牟直作釐釐蓋可見矣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又文選屈平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漢柏梁詩平理請獻決嫌疑案詩修飾與馬待駕來同郡國吏功差大之案韓文平淮西碑云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所謂來字皆當依左傳毛詩音義讀之無疑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誼詩有屬發之誼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尚遺朴畧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

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其放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敢逸欲有國

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懸諸來字漢書雖無音義當以聲音讀之蓋經已有可證左傳宣二年城者謳華元曰子思子思棄甲復來音義曰來力知切以協上韻是以來爲聲音也又詩終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音義云古協思韻多音聲他皆放此謂放此者如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焉云能來又難樓于斯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此是協思韻者所謂他皆放此則皆聲音也是以劉向傳引周頌來牟直作釐釐蓋可見矣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又文選屈平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漢柏梁詩平理請獻決嫌疑案詩修飾與馬待駕來同郡國吏功差大之案韓文平淮西碑云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所謂來字皆當依左傳毛詩音義讀之無疑

是固為高祖諱矣及韋孟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
下犯高祖之諱者凡至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
為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
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微遂改微侯為通侯
見前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歟觀漢書刪微謂之
廟通固為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
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為不避
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歟況刑法志
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字之類皆不為始祖避何
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固不與諱相背
先罪狀曰齊從同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治字皆易為避
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為治日
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即位表云君臣相戒以
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眾所推與舉韓泰
自代曰悉心為治何為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
袁州上表曰顯文類煩舉章顯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
子厚鼓吹曲淫水黃篇云義和顯曜乘清氣皆犯中宗
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
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奕燕人矣案命官分土等句係平淮而韓賀即位表乃
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客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
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

攷古質疑卷一

攷古質疑卷二

宋 葉 大 慶 撰

尚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彼其弗或亂正四
方孔安國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及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
紂則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
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云紂殺比干囚箕
子太師微子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
紂不聽微子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
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
去遂行注家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據史
記三處皆見太師少師非即箕子比干況周紀明言太
師名微少師名屈漢古今人表亦有太師微少師屈之
名微與安國不合竊謂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所見異
而言不同歟又本朝蘇子由作古史乃從安國說劉道
原作通鑑外紀又從史遷說二公乃我宋巨儒各主一
說未知孰為至當歟

大慶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史遷以為潛王而孟軻則
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當正軻之失軻之書得于親
見遷之史出于傳聞而古史斷然以為潛王而不信孟
子何也案大慶按古史孟軻傳齊潛王問燕噲之亂
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問孟子曰齊伐燕何如
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此
史記齊世家孟宣王伐燕亦失之矣蓋古史乃蘇公作
其子遷為當時對策者固不暇詳究大慶近見儒學營
悟一書內有陳氏新語云齊宣王伐燕見于孟子而史
記無其事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

遷子之國大亂云云孟軻謂齊潛王曰今伐燕此文武
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
以伐燕燕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
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潛王也燕
噲之立當潛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
晉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取其重器潛王亡走
舊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潛王
時事孟子遊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以誤為
宣王退之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
爾意其以此故誤也案此以上大慶嘗攷之史記齊世
家即無宣王伐燕事至燕世家雖云齊宣取十城後因
蘇秦之說復以歸燕乃在燕易王時非噲也及後噲立
遷國子之國大亂諸將謂齊潛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
矣云云大慶又以六國年表攷之齊宣王立于周顯王
二十七年凡立十九年而薨乃顯王四十五年也子潛
王立潛王四年燕噲方立是噲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
五年而遷國又三年而齊破燕即周赧王之元年時宣
王死而潛王立十一年矣然則伐燕乃潛王非宣王誠
如陳氏之論案此以上大慶嘗攷之史記齊世
也若謂燕與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以爲孟子所
謂多謀救燕者未必然也蓋齊伐燕至燕入齊時前後
二十八年而後去之官燕人自立太子平故曰燕人
雖然大慶又攷之戰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于齊
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
代秦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于燕燕王問齊王何如
曰必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
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
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

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命章子將五
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由
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昭令又本可遠謂孟
子爲誤也然則以孟子爲誤皆因遷更世家年表而爲
是言噲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
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
此則齊宣王正與燕噲同時齊宣王在位四十八年
燕王在位四十八年齊宣王立於
顯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
是歲齊宣王薨子噲王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
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
王立於顯王三十六年爲異故自是次第有差爾溫公
進通鑑表以爲編閱舊史挾捷幽隱校計毫釐豈有此
大節目不加攷究而或誤乎況孟子答問歷歷國策
又有可稽乎然則史記參觀互攷紀傳世家之與年表
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又未足以決史記
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爲證何者以其未免自戾也越
世家云越王無疆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
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疆北破齊
于徐州按此則破齊于徐州乃越因齊威王之說而伐楚
楚因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于徐州之
圍乃載于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
歟然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於顯王
二十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齊宣王立於
顯王三十六年是知伐燕爲宣王明矣
大抵即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辯而破也
者母但曰食肉者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幸甚

史記于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于孫武傳云後百
餘年有孫臏于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蓋言其材
行術業之相近似也至于滑稽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
年秦有優旃此其用意亦與上文類例同也但淳于髡
傳乃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似未免乎顛倒錯繆何
者優孟與楚莊王同時淳于髡與齊威王同時楚莊乃春
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世當云其前百餘年楚有優孟
可也方疑此爲傳寫之誤然而先傳髡而後敘孟其列
傳先後如此則又非傳寫之誤而史記真失矣
前書歷志曰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
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
述焉是則三統歷乃歆作也司馬彪作後漢志乃曰自
太初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大慶按太初乃武
帝年號劉歆乃生于前漢之末安得太初元年始用三
統歷又按哀帝建平二年改爲太初元壽元年若指爲
此太初則是時固有三統歷矣但自此太初至建武八
年未許許淑等上書言歷不正之時止三十六年不應
言施行百有餘年由此觀之其誤可知矣
事物紀原曰漢儀四一曰策書策簡也今冊命即是蓋
始于漢書顧命曰丁卯作冊書則漢緣周事大慶謂
紀原謂漢緣周事固也但所引書乃成王末年冊立康
王之事前乎此者如鄭司農引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與
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逃王愿晉侯三辭從命受策而出又按書洛誥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話皆冊命之事紀原所引乃在後
爾非所謂原也案左傳襄王命晉文公事雖康王時
年代已遠此謂紀原所引在後實誤
漢書霍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音騶搖師古曰票姚妙

切姚羊召切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
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騶搖則不當其
義也此師古之說云爾然古今詩人多作平聲用如高
適送將軍出塞詩銀鞍玉勒繡鞍鉤逐票姚破竹都
李白詩漢家戰三十萬將軍誰若霍票姚杜子美後
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又云漢朝頗選將應
拜霍票姚又曰居然雙捕虜自是一票姚又曰功成畫
麟閣獨有霍票姚杜牧詩守道還如周伏柱慶兵不愧
霍票姚本朝王荆公亦云莫教空說霍票姚劉禹詩
票姚不復顧家爲誰爲東山久不歸歷觀作者皆從服
虔音不取師古說何耶大慶蓋嘗攷之服虔之與鄭玄
蓋可見矣服虔既音騶搖所以後人皆從之至唐顏師
古始引荀悅漢紀以改其音義然自唐以前皆從服虔
音如梁蕭子顯詩日出東南隅行曰漢馬三萬匹天聲
壯票姚十五張內侍十八賈登朝周煥信夜曉擣衣詩
擣衣明月下夜靜秋風飄云云寒夜須及早將寄霍票
姚皆作平聲抑故後人承而用之如唐李杜及我本朝
諸公亦皆作平聲然則二字皆從服虔音不取顏說非不
取顏說也以顏氏未正音義之前人皆從服虔音故後人
亦相沿襲而用之歟
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刑法志曰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司馬法曰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刑法志曰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曰成十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刑法

志曰一同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司馬法曰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車馬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刑法志曰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二說多寡不同何也古者車兼攻守合而言之皆曰車車分而言之曰革車又曰輕車重車伍法至卒而備攻守車各一乘攻車用馬守車牛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在攻車則曰甲士曰步卒在守車則曰徒鄭注所引因守車以見攻車故士之數多刑法志所載因攻車以見守車故有牛古文質畧制皆互見蓋古人之所習知今之自首而不能通者也其法則井邑丘甸縣都見于周禮初無異者第不深究之耳然此制都鄙之法耳若乃鄉遂則又不然蓋古之兵鄉遂司徒所政而都鄙司馬所政故司馬法所載如此鄭氏班固有所未知以爲周之軍政盡于此也而又不知攻守車互見之說宜乎其齟齬而莫能通也但以百里爲同兵車百乘觀之可以知其無異制矣

大慶近觀文子一書凡一十二篇謂之通玄真經猶莊子所謂南華真經列子所謂沖虛真經也其書大率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是也而其序乃以爲周平王時人按史記貨殖傳註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于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禍始不爲禍先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而李善注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又北史蕭大圖云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

然則所謂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問于文子曰吾聞于學道于老聃云云注家謂平王爲周平王故其序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夫春秋起于魯隱正周平王之時是爲春秋之始范蠡事越子句踐以滅吳是乃春秋之末前後相去二百餘年乃謂文子爲周平王時人可乎況其書第一卷又載孔子問道于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則老子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王良與趙簡子同時亦春秋末年也然則謂爲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問其爲同時固也如上文之所援引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而曰吾聞于學道于老聃似真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攷其所生之歲月如老聃則莫推其始止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嘗觀遷史周紀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云云由此而觀則太史伯陽即老子也固已見于幽王之前則平王謂吾聞于學道于老聃又似非誤況孔子竊比於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堯臣綿唐虞歷夏商則老聃之年遷史謂其修道以養壽或者生于幽王之前而綿歷春秋之季亦未可知也更俟智者質之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爲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據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見大慶按通鑑昭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于魯成公十六年

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之日至奚恤相之時前後二百二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于鄢陵之戰者然令尹子西卒于魯哀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故大慶決知新序之誤無疑原注簡王在位十四年靈王二十二年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十一年以至顯王十六年故曰二百二十年雖然諸子固非同時人也然以意逆志而有得其說蓋數子皆楚名臣奚恤姑欲以此誇示秦使故歷舉諸人謂理民富國守境治兵皆有其人乃寓言也而何必其時之同正如東方朔對武帝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皆得其人矣若以周召爲丞相孔子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卞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魯班將作史魚司直云云諸公固非同時人亦姑以是寓言之爾知此則知新序奚恤之言矣

大慶嘗論新序之誤蓋非一端聊記于此孟子對好色好勇之事與齊宣王問答也而新序乃以爲梁惠王豈非誤乎又節士篇所言黍離詩乃周詩也詩序非不明白新序乃云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且見害而作是詩亦誤也

漢祖謀臣腹心爲良平然三傑之稱平不與焉或謂帝知有呂氏之禍將有賴于平故于稠衆中推明得天下之由以寓抑揚之意不使平自足于前而且勉其自效于後也吁天下之事惟其實而已功既多而褒予之不至則人固不能以自慰未有功而誇詡之過情則凡有尺寸之效者豈能以厭服哉明達如高帝豈不知此大

慶嘗致之秦二世元年九月高祖起沛蕭何主其謀次
年乃得張良又一歲有餘而入關舉秦取楚蕭張之謀
居多若夫還定三秦擊魏破趙魯燕齊戰勝攻取以
蹙楚于垓下淮陰之力也陳平仗劍歸漢乃二年三月
也時帝之起垂五年矣三傑所以獻謀效力者非一而
平始至其功之多寡有不待論者況平以蹠足耳語而
封齊王以養虎爲喻而追項羽則又同張良而爲言非
平得專美也終項氏之滅不過間楚君臣一事爾帝當
卽位之初而論三傑之功是時平豈可與三子同日語
哉蓋平之謀如遊雲夢以禽韓信之反用秘計以解平
賊之圍所謂六出奇計等事要皆卽位數年之後高帝
初年之言則亦道其實爾豈容預廁平于三傑之列哉
復齋漫錄曰臣僚文字留中之始本于蘇頌知制誥明
皇曰卿所制文詰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留中披覽按後
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留中原注謂所論事留
在禁中不得出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臺臣請
立閭旦胥爲諸侯于四月奏未央宮留中不下然則留
中漢已有之見于遷固之史復齋謂本于蘇頌誤矣

宋 葉 大 慶 撰

吳氏漫錄云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使免呂翁何意
兆非熊又巖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按六韜
史記非龍非虎非熊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大
慶觀李翰蒙求云呂望非熊徐狀元補注且引後漢崔
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
所謂非熊蓋本于此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
作非熊杜詩田獵舊非熊又夔府秋日書懷云熊羆
呂望鴻雁美周官白氏六帖云熊部獵部卜部皆作非
熊非熊蓋虎字乃唐高祖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
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
故相傳皆作非熊而豫章亦本諸此而已何必更別求
所本哉或謂漢桓寬鹽鐵論云起嶠溪熊羆之士則漢
人同嘗以熊羆爲言豈必因國諱而改蓋熊羆乃世之
常言如詩云維熊維羆書云如熊如羆又云則亦有熊
羆之士故人皆以熊羆爲言至于特改非虎爲非熊實
起于唐也若夫李善注文選其于賓戲則引史記曰所
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熊于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
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
而爲之注爾不足爲據也

吳氏漫錄云干觀國學林新編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
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后天福唐國等錢
而本朝專以年號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
通乃開寶時鑄皇宋乃寶元時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
字故變之原注上余攷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
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然則以

錢之於世久矣王說非也大慶謂王說之非固不止此
吳氏所論要亦未必然按通鑑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魏多
細錢高道穆上表宜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于是
始鑄永安五銖永安乃魏孝莊年號以甲子改之時已
西歲之數不待改永安二年是已而令改正又齊明帝
建武二年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鑄太和五銖太和乃
元魏孝文年號是則文載年號已見于此時乙亥歲也
又先乎永安三十五年矣故高承事物紀原云錢文以
年白魏孝文太和始鑄以此也大慶又按杜佑通典宋
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景和二年即宋元嘉二十九年
明帝即位又改又宋孝武即位鑄孝建四銖孝建元年
甲午歲也又先太和四十二年矣然則以年號鑄十錢
文當以南宋孝建景和為始而北魏太和永安皆後于
此者也故曰吳氏所論要亦未必然乃若學林謂唐三百
年皆鑄開元無怪乎此錢之多非也按唐食貨志高宗
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肅宗乾元元年改鑄乾元重
寶而代宗時又鑄大歷元寶謂三百年皆鑄開元誤矣
又云五代有天神天福等錢天祐乃唐末年號初非五
代故曰王說之非不止如吳氏所云也開元所以獨多
者蓋自乾封改鑄之後商賈不通米帛通貴後行門元
錢天下皆鑄之又武宗時許道真得置錢坊李紳請
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夫以
高宗時天下皆鑄武宗時諸道置坊開元獨多此也吳
氏又謂世所傳青瑣集乃以開元錢明皇所鑄上有甲
痕楊妃指迹殊不知該錄武德中進開元錢樣文德
皇后持一痕因鑄之然則青瑣云爾其謬可知孔氏雜
記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世俗不知遂以

為明皇所鑄大慶謂吳氏所引二書正欲証其非明皇
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皇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
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
之中一銖重六分四釐一兩重十二兩四錢通鑑亦載于武德四年命給事中
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同環可讀或讀曰開元通寶吳氏豈偶忘此耶何必引該錄為証也大慶又觀
通鑑致異薛當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
痕錢上有甲痕又凌瑤唐政要錄乃以為寶皇后按是
時寶后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異之言如此則該
錄亦未足為據也惟取信于史則知其為武德所鑄
足矣區區甲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
甲痕者有輕重大小不等者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
同者蓋此錢非盡出于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
武宗時所鑄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
名鑄故也竊怪近世刊行涉世錄乃謂開元皇帝時有
人詐作神降帝問有何所求其人乃云欲得錢百萬帝
乃特鑄開元錢與之以為之別俟其出用則可捕矣其
後將出罪人斯得所有爪甲乃錢樣將上貴妃以爪指
之帝命勿改故至今有甲痕也此其說尤為誕妄不知
何據而云或謂錢文多載年號明皇既以開元紀年武
德何為乃鑄此錢也曰自我本朝專以年號紀于錢文
爾故其自始雖曰南朝之孝建景和北朝之太和永安
宋之元寶明之永昌金之通寶皆然中間亦有不以年號者
如齊文宣之常平五銖周宣帝之永通萬國是也唐高
祖開元通寶亦此類耳然則明皇之年偶符武德之錢
文而開元通寶非紀明皇之年號也五代相承石晉丁

天福年間則有二品唐書曰天福元年而蜀王氏有天漢
光天乾德咸康後蜀孟氏亦有廣政皆以年號外此如
大唐唐國等錢其李主所鑄者歟此又不以年也惟我
朝自初迄今專以年號獨開寶寶元不然有如學林新
編所云者蓋出于歐陽歸田錄其言是矣或謂藝祖以
建隆改乾德今有乾德錢安知其為蜀錢乎蓋我朝鑄
宋通錢體製厚廣輪郭分明自後如太平淳化至道景
德以至咸平祥符天禧等錢莫不皆然彼乾德形式細
薄乃與天漢光天咸康廣政等爾以此知其為蜀錢也
更後說者審訂之
開元十二年張萬歲掌國馬注引唐統紀云萬歲三代
典羣牧恩信行雁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
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
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豈為張氏諱哉張氏諱公
大慶謂此言是也然豈特此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楚為掩賊車籍馬注謂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作補軍用今據左傳注本增改曲禮商路馬者有誅疏
云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為不敬周禮馬質其
齒毛說者謂書其齒之數以知其老壯類延年格白馬
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然則自古言馬歲必以齒豈
特見于公羊傳哉因以四事併附于此
今之文士相承皆謂西漢無太學推其源委乃由晉灼
之誤晉灼釋藝文志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故
于此行射禮故班固武帝贊既曰興太學儒林傳序亦
謂成帝時或言太學弟子少于是增置弟子員鮑宣傳
舉樞太學下王褒傳何武歌太學下是必有所謂太學
矣至于三輔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人徒見

育灼之言如是又見太常擇弟子秦尚第遂謂西京果
 無太學而附于太常殊不知太常掌禮儀之官五經博
 士皆隸之故武帝悼禮樂之廢闕遂令禮官勸學以勵
 賢材此正成周太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掌國學之政
 大胥小胥掌學士之版與徵令皆隸于春官大宗伯之
 意也其可遽謂西京無太學耶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孟康注奇不耦也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也
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前輩辨之以爲數乃命數之
數非疏數之數而乃所角切傳印之誤爾宋景文筆錄
云孫宣公爽當世大儒亦以爲音朔余後得江南漢書
本乃所具切以此知誤以具爲角也大慶謂辨之誠是
也按馮敬通集曰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同起見徐
敬業詩數奇良可歎同起文齊注王維詩衛青不敗由
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以數字對天宇杜詩數奇謫關
塞道廣存貨賴以數字對道字若作朔音則爲虛字不
可以對天宇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羅隱酬高
崇節詩數奇常自愧時薄欲何王然則以爲命數之數
而音所具切明矣

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根
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夷吾問送死于平仲
大慶以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攷之秦繆魯信之十一
年已言管仲死原註是歲於西史記齊世家以管仲卒
年丙子齊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干夾谷之
世家誤矣

列宿隨時迭運如而春言之井鬼柳星見于南方則斗
牛女虛爲北方之宿爾以其正當北斗之衝故彼既曰
北斗則此曰南斗所以別也漢志北斗七星杓星
南斗之中然面均謂之斗者豈非雖多寡不同而擬諸
形容則一歟

古字音義有出于經史之通用而篇韻或不能盡載亦
不可不知也蓋有音異義異而字則同亦有音同義同
而字則異又有音同字同而義不可概論者非詳觀博
究不可也如旁招行樂之類一字而有三四音義者固
不必論旁招凡三音義詩旁招介旁招補切
又如以其多者言之數字假字至于五賦字至于六
賦字其音義之異者尤多五賦字五音義詩五賦字五音義

義異而字則同歟義異而字則同歟
義異而字則同歟義異而字則同歟
義異而字則同歟義異而字則同歟

兩字而同音義者亦不必論始以其多者言之俟民也
詩云氓之蚩蚩周禮以爲此詩云氓之蚩蚩周禮以爲此

詩云氓之蚩蚩周禮以爲此詩云氓之蚩蚩周禮以爲此

史記則以爲招袞服也禮云袞冕荀子以爲袞史記則以爲招袞服也禮云袞冕荀子以爲袞

田侯注作逆衙毛詩作百兩御之左傳作狂狡駘鄭人
田侯注作逆衙毛詩作百兩御之左傳作狂狡駘鄭人

泉賦聲聲歷歷過秦論作總體樂志作享是皆一音義
而字爲五也豈非音同義異而字則異歟乃若古字借

用衆人曰財則財貨也賈誼傳之財幸則與裁同文紀
之財足則與纔同庶幾咸熙則熙廣也禮志熙事備成

古今之字不同固有自繁而之省亦或增少而爲多不

可概論也以周禮攷之太宰八漢後世以爲法可概論也以周禮攷之太宰八漢後世以爲法

而爲智周易之无增而爲無以爲爲數而爲智周易之无增而爲無以爲爲數

以爲爲數以爲爲數
以爲爲數以爲爲數
以爲爲數以爲爲數

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或象形而會意或假借而諧聲或
轉注而處事莫不有義存乎其間是以成周設官外史

轉注而處事莫不有義存乎其間是以成周設官外史

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論書名于九歲凡以是也故止戈
為武宣十二年反正為之原宣十五年且為為元見
于左傳者不一雖然要難一律論也近世王文公其說
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為之謂偽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訟
者言之于公與夫五人為伍十人為什敵血自明而為
盟二戶相合而為門以兆鼓則曰發與邑交則曰郊同
田為富分貝為貧之類無所穿鑿至理自明人亦何議
哉有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惟是不
可解者亦必從而為之說遂有勉強之患所以不免諸
人之議也

攷古質疑卷四

宋 葉 大 慶 撰

說苑曰趙襄子見閼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
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
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
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
失君臣之禮矣六復思篇按晉陽罷圍乃貞定王十六
年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
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孔子卒
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為仲尼之言攷其年
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御
已還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說
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
人爾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于說人主則
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不見王曰虞不用宮之奇而
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傅負羈而宋
并之萊不用子孟而齊并之葉氏所見本與今仍之吳
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楚叔而國危桀殺關龍逢
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
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士故身死國亡遂
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
層臺而罷民九正諫篇大慶按左傳楚莊王立干魯文
公十四年卒于宣公十八年越并吳事乃哀公二十二
年相去凡一百十八年安得諸御已預以子胥事諫楚
莊王也況齊之滅萊據左傳在襄公六年亦是楚莊既

卒之後其誤亦與上子胥事一同覽者不可不知

范蔚宗贊耿恭曰追謂龍蛇之章以為數息大慶觀龍
蛇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其一則介子推事其一則舟
之儒事聯載之曰晉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
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
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母曰能
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
有龍矯矯頭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上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
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嗟乎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
上山中于是表而封之號曰介山又云晉文公出亡周
流天下舟之儒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
可祿而祿之儒獨不預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
二三子盡為寡人賦乎舟之儒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
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頭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
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曰
子欲得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命寡人舟之儒
曰請而得其賞庸者不受也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
能得終身誦甫田之詩以上並見所謂龍蛇之章
二事如此大慶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
儒先歸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儒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
夫儒既犯師律文公戮之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所謂文
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乎以此而觀龍蛇之章
乃介子推事獨向惑于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聯載之以
為舟之儒事非也

製北方之辭于辭而習于禮者也命備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大慶按左傳吳王夫差立子定之十四年按史記齊世家晏子卒定之十年一書皆出于劉向之前合是而觀晏子卒而夫差未為吳王夫差立而晏子已卒四年矣然則此事為誤明矣

說苑權謀篇第十三 晉太史屠餘見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大慶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亡也今舉晉平公之事而曰居三年晉果亡晉何嘗亡耶又周威公乃當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又云晉人已勝勝智伯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伯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曰不害患其在吳乎吳君卿民而伺其勢使其民重上之令而輕其死勿已乎其備之明年因廬嬖鄆大慶按杜氏注左傳晉人勝智氏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所謂春秋後者自哀十七年始而圖廬入鄆乃定公四年相去五十四年況智伯亡而吳滅已久此事誤矣又云越破吳請師于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

之遂取東國見推諱篇 大慶按楚莊王至越破吳時相去凡一百八十年莊王字必誤

雜言篇第十七 晉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贈人以財不若贈以言君子居必擇處遊必就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就士所以修德也吾聞及常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大慶按孔子家語及史記皆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則是曾子生于定公四年觀齊世家晏子死齊將曾子夾谷之歲乃定十年也時曾子方七歲安得晏子送行之辭家語亦載齊欲聘曾子為卿事恐是後來如晏子送行之言彼此必有誤也

尊賢篇第八 晉荆戰于郟晉師敗績荀林父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刑勝也公曰善乃使復將大慶按鄭之戰在宣十二年左傳亦傳此事時晉景公之世昭字誤無疑矣

善說篇第十一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聞先生以道先生不對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達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建豈能發其聲乎君問先生無乃猶以建撞鐘乎大慶按孔子欲適趙聞其殺大夫鳴犢而還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是孔子未嘗適趙也安得與襄子問答事況襄子非與孔子並世此事亦誤

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果矣俱以為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大慶謂戰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毀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謠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馬侍讀大年云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蓮池上苦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服武帝為上林苑朔諫以為此地土宜養羊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注蠅即蛙字人亦取而食之馬氏舉是以為言蓋謂長安人食蛙也大慶攷周禮秋官蠅氏注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為御膳也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蓋菹醢可以此罪也注云蓋菹醢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為宗廟之薦也馬氏乃不及此何耶大慶因引三事以廣馬氏之不及不必以食蛙為醜而且謂客言為妄也

前輩稱李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
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事見淮南子至
若種成桃李本秋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
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
下皆州縣官拔置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
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
愛亦相公一株桃李也大慶觀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
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唐
人詩桃李德裕曰開國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蔗梨
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裴按桃李新陰在經庭本事
詩載買島下第怨憤題詩曰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
李種蔗蔗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用桃李
事者多矣大抵指薦賢種德而言大慶竊謂事之所本
其來自古非起于唐按韓詩外傳云子實事魏文侯獲
罪而北遊謂簡主曰簡主也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
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
蔗梨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
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改君子擇而後種見又說苑
云陽貨得罪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矣簡子曰何
哉曰堂上之人吾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邊境之士吾
所樹者亦過半今堂上之人親刻臣于君朝廷之吏親
危臣于法邊境之士親刻臣于外簡子曰惟賢者爲能
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
蔗梨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所樹者蔗梨也非
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無已樹而擇之後思
二書所載皆以爲趙簡子之言雖或大同小異要之桃
李事當本于此後人皆用此事爾

抱朴子云班輸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
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
地不能成也嘗觀傳燈錄嵩岳元主禪師一日有異人
異冠禿頂而至從者極多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曰仁
者胡爲而至彼曰師摩訶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
吾一日之豈分別耶彼曰我吾神也能生死于人師安
得一日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云云神曰我神
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神悚然曰可得
聞乎師曰汝能展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
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
五不能詳見傳燈錄四卷蓋至是然後知抱朴子所謂不可
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信哉斯言雖然東天行而西七曜
五岳而結四海特四事爾何以謂之五不能始嘗求
其說而不得及觀歐陽東坡之言方觸類而通之東坡
云余家有款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
銘之曰松操凝煙格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須
者三物而謂之五絕者豈硯與少微爲五耶歐陽公自
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
琴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然則神
而有四不能矣加以不能生死元主是爲五也願與識
者共參之

事物紀原論先農之祭曰漢文制書始耕于藉田官祠
先農以一大牢則其祀由漢興也大慶按禮記郊特牲
論八蜡首之以先嗇鄭注以爲神農周禮篇章氏祈年
于田祖鄭注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大司徒樹之田主賈
公彥疏田主當在藉田中依樹木爲之即詩人所謂出
祈郊特牲所謂先嗇皆謂始耕田者神農是也至于甫
田詩以御田祖孔穎達疏云始造田者謂之田祖先爲
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然
則先嗇也田主也田祖也皆謂神農也先農之祭豈非
神農歟是祭也攷之詩禮固已有祭而曰由漢興之非
也

王歸叟詩話山谷書會稽公徐浩寶林寺詩云茲山昔
飛來遠自琅邪臺孤岫龜形在深泉鰲背開按爾雅山
有穴爲岫今李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
暉云窓中列遠岫已誤用字李海又承誤爾大慶嘗因
是而觀諸古如荆明雲無心而出岫嵇中散幽憤詩采
芣山阿散髮臨岫亦謂散髮于品穴之間爾晉張協詩
荒林寂以開山岫岫且深魏徐幹七喻云栖遲于宮谷
之岫陸士衡詩王鮪懷河岫抱朴子藏夜光于嵩岫又
云攻美玉于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既曰山
又曰岫是其意皆如爾雅之言所謂山之穴也歸叟之
言當矣然梁朱超詩高岫鬱相連杜詩晨光映遠岫
又遠岫爭輔佐皮韻詩又巫岫鬱嵯峨案此句本
韓詩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歐陽詩依依帶幽潤
隱隱見孤岫直以岫爲山其相承誤用之歟玄暉詩又
云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及觀漢張平子南都賦岫
繞繚而滿庭是亦以岫爲山又在玄暉之先矣歸叟豈
不見此耶不然何以謂李海承玄暉之誤也

對聯應雨二蘇兄弟酬答多用之坡有東府雨中別子
由詩曰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初秋寄子由云雪堂
風雨夜已作對牀聲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時昔
夜雨何時聽蕭瑟在御史獄云他年夜雨獨傷神李公
擇故居詩對牀老兄弟夜雨聽竹屋又初秋子由與坡

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遙堂後千章木長送中宵風雨聲
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又子由使遊在神
水館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外天于由舟次
磁湖云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牀聞曉鐘此其兄弟
所賦也故後人多以爲兄弟事坡詩注子由與坡在懷
遠驛讀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
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大慶觀蘇州此詩乃贈元
常余其二甥又贈令狐士曹云秋霖滴滴對牀寢山路
迢迢聯騎行至白樂天亦有招張司業詩能來同宿否
聽雨對牀眠故坡送劉寺丞云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
對牀聽夜雨以是觀之非獨兄弟可用也

東皐雜錄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
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又作
詩每用之如谷幽鶯嚶嚶不失遷鶯偶鶯遷各異年樹
集爲朋友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細索雜記載劉夢得
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詩云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
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
谷事又曲名爲遷鶯皆循襲唐人之誤故宋景文云曉
報谷鶯朋友物又各圖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
友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今
僕懷思南史劉孝標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
真得詩意若溪漁隱曰浩翁詩千林風月鶯求友亦承
唐人之誤然自唐至今誤用者衆爲時頑儒尚猶如此
餘何足怪洪駒父云古今詩人誤用山谷遷鶯爲黃鶯

按詩注嚶嚶兩鳥聲非鶯也禽經稱鶯嚶嚶然要是後
人傳會非詩本意已上諸公議論如此大慶按詩嚶嚶
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維鼓翼倉庚哀鳴交頸
頡頏關關嚶嚶又東都賦雕鵲黃鸝關關嚶嚶倉庚
鵲黃鸝即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
爲鶯又未必不本于此若以爲樂天始誤竊謂不然蓋
李嶠詩年離幽谷日先嚶上林風今白荆門望荆江
詩花飛出谷鶯二李蓋先于樂天矣況梁元帝言志賦
聞鶯鳴而懷友陳楊謹從駕祀麓山廟詩應幽細細合
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
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大慶嘗觀莊子顏回之事
方悟老子之意莊子大宗師篇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曰何謂坐忘曰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觀此一章老氏之言思過半矣蓋老氏之言二句當
作一意且爲學日益于何處見之以其爲道日損也學
而至于爲道日損之地如顏子之忘仁義忘禮樂以至
于坐忘方可謂之日益揚子曰顏子以退爲進其有知
于此乎
皇甫謐云計君父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
傳不識擇羣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擇
羣天子也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予于是
瞠然發悟以上皆元晏春秋說余觀歐陽文忠公少時
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擇羣枚舉

屬文徒率成于散轍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朝英
細素雜記以不知文忠用擇羣事爲恨蓋渠未讀元晏
春秋爾爾以上見大慶謂漫錄之言如此然嘗觀匈奴
傳單于姓鞮鞮氏鞮鞮上力全其國稱之曰擇羣孤
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擇羣謂子爲孤塗單于廣大之貌
班固釋其義非不詳明使皇甫謐讀匈奴傳果何待胡
奴之說而後悟元晏春秋乃爲是言何耶大慶謂朝英
不識歐公所使之事固已不見元晏春秋而吳氏漫錄
舉元晏春秋之說亦未必見漢匈奴傳也

程氏攷古編云李濟翁資暇集曰今人符咒後言急急
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
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
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
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凡行移悉仿官府制度則其
符咒之後云如律令者正是效官府文書爲之不必鑿
以爲雷鬼也大慶按文選袁紹檄豫州終曰如律令曹
公檄吳部曲終亦曰如律令是知李說之謬蓋律者所
以禁其所不得爲爲令者所以令其所當爲如律令者謂
如律令不得違也道家符咒正是效官府文書爲之誠
如程氏說故大慶復以袁紹曹公之事而實之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卑陶戒舜之言也注
云幾微也言萬事之微自漢王嘉上封事曰一日二日
萬幾旁加水故後人多作萬機嘗觀魏相傳宣帝始親
萬機循吏傳帝始躬萬機厲精爲治後漢肅宗紀朕統
理萬機懼失厥中牟融傳顯宗方勤萬機鍾離意疏願
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萬機蔡邕曰陛下思惟萬機以答
天望萬機本傳魏明帝詔華歆曰朕新蒞萬事一日萬機及

觀孫綽為丞相王導碑云雖管絃時務一日萬幾憂心以延白屋之士屈己以招嚴穴之俊又世說簡文為相桓溫甚患其過常加勸勉簡文曰一日萬幾那得連時簡文方為相是宰相稱萬幾也雖然管求其所自始舜典曰納于大麓注謂大錄萬幾之政公羊傳九年傳曰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注當與天子參聽萬幾漢百官志相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幾至于晉書顧榮賤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由是觀之宰相之稱萬幾豈不可哉

古今疑案卷四

致古負疑卷五

宋 葉 大 慶 撰

容濟隨筆云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述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及唐祖與將應義舉郡守亮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杜淹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無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主作章句儒恣必無此中說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爭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疑為阮逸所作也以上大慶謂容濟之所辨證是矣管仲杜淹與世家年世既已抵牾且或疎畧自以豈止知容濟所疑乎蓋容濟所疑尚猶有可議者大慶之所疑因得以附見焉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又曰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嘆曰文中子王道無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云云大慶按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歲何為而言十歲乎此其疎畧自反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文中子十五歲大慶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

和末年為晉陽穆公府記室穆公文穆公為于孝文孝文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本後魏書以上見中說計其年代當齊明帝永泰元年戊寅歲也文中子自是以至開皇十八年戊午蓋一百一歲矣使子明為記室時方弱冠至是亦百二十餘歲矣安得有文中子問禮于子明之事非年歲之抵牾乎容濟所疑反不及此何也雖然杜淹所撰豈其欲大吾師之道而彰其名故不暇詳究其年月而起後人之詆訾乎容濟所疑中說為阮逸所作大慶則未敢以為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數為中說李藩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衡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讀文中子且以其書垂之太公家教劉黃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議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毀損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登容濟偶忘之乎蓋容濟所疑不過因薛收李靖之事安知薛收不于文中子既死而方應義舉李靖初年從學而後乃拔筆乎十三年之難若以史所載田悅之死都護之置何之則亦杜淹敘述之誤耳文中子傳以爲五年必有一誤而城郭之誤神武二年也百官表誤為地節二年而西魏傳誤為神武三年見通鑑攷異長孫太尉之隙若以左傳所稱陳桓公田成子夷史張良稱漢王之等例之則亦上續追書之誤爾文中子四年衛州時未能和其民石厚開定君子石厚王觀為明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石厚方王觀于夫夫既無寵焉後有誰今陳侯尚在而日桓公田成

無恙而...
借著...
所書...
慶所...
有所...
大慶...
處往...
言之...
問子...
援琴...
政即...
中子...
何為...
時不...
容齋...
後世...
韓蓋...
其立...
後二...
楊惲...
復教...
輩嘗...
與飯...
相與...
則與...
靈運...
因施...
令馳...

昏僕矣和子由使契丹至...
旋看...
僧...
或云...
詩...
微曹...
微不...
丞...
外事...
遊是...
又贈...
鄭...
請人...
城其...
維歸...
八年...
之舉...
元...
詩...
平...
也非...
豚...
龜...
散...
公也...
堂...
其黑...

黑名曰谷亦誤也又...
充曰...
思于...
我大...
之靈...
理之...
叔...
乃...
達非...
也又...
清...
地...
乃...
陵...
氏...
種...
取...
應...
應...
誤...
史...
賦...
鳥...
還...
復...
征...
生...

生晚學...
乃欲...
以是...
豈知...
以東...

人則不可當如劉子之學柳下惠可也

近世有崇雪說俞成元德所作也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為譽騰然落霞者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如詩人所謂新月已生飛鳥外鳥飛不盡暮天碧曰乾坤萬里眼曰一目略千里之類以見興致高遠如此大率如詩如畫皆以形容遠景為工故杜老題山水圖詩云尤工遠勢占其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皆以是也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渺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為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為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于賦詠何足為奇俞氏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臺眺飛霞鮑照云繡囊結飛霞梁江淹赤虹賦霞見明而下飛

嘗觀孔子家語乃王肅為之注解肅之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季張一名字子開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按肅所以引此者欲因家語弟子傳以正說者之妄也肅又云春秋外傳曰堯臨民以五說者堯五載一巡狩然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論五帝各道其異事于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云堯以土德王天下色尚黃黃土之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已上肅之序家語云

爾夫肅所以言及此者亦如上文欲引家語之言以正

堯臨民以五之義也然琴字名字固見于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至于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亦出家語五帝之篇乃若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初不出于家語而肅乃引之何也大慶按家語五帝篇乃云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既無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之說肅之言果何所本乎意者影響乎色尚黃之說遂以堯為土德而不復檢正歟況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由是推之帝嚳以木王堯以火王舜以土王夏以金王以水王周以木終始相生可以理推也肅何為而有堯以土德王天下之言乎班固律歷志所論五德自太昊炎黃少昊顓頊以至虞夏商周皆本于孔子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之言乃以堯為火德至高帝之贊亦以協于火德為承堯運然則堯固不可謂之土德而春秋外傳所謂堯臨民以五者亦難援是以為言矣夫家語肅所注也肅方以是語而證堯臨民以五之義而不知家語之言正與此異何其鹵莽如是乎

王右軍蘭亭敘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記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閑覽正統陳謂天明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弦語為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為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明氣清何足為病前漢張禹傳曰後堂理絲竹管弦而班固東都賦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鈞管弦肆應既曰絲竹又曰管弦此蓋右

軍承前人之誤要末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

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當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弦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攷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為令節都督既于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既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為九月訛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于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漢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既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為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大抵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為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罪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鼐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于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翫其美也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于張空券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呼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為哉是紀事前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大慶按禮器其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鄭注云四物于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于外或

和澤于內用此不變傷也然則謂柔刃于外亦以筠為
竹皮歟後世例以筠配松直以筠為竹自齊梁以來皆
然齊王融風賦賦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梁吳均
吳城賦亭梧百尺塔筠萬丈杜詩回首望松筠時過憶
松筠唐書忠義傳屬松筠之雅操皆直以筠為竹惟柳
子厚苦竹橋詩進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以筠對籜蓋
知此矣然又云泉迴淺石依高柳迴轉垂藤間綠筠又
與上不同何耶

吳虎臣漫錄宋景文謂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
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漢書元無音文
選載陸士衡功臣頌曰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云曲區
句切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選注耶此吳氏引孔經父
之言爾大慶按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蓋
康注曰中山之蒲陰縣因攷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張
晏注云蒲音逆乃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
醜其名而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王莽時改曰順平就
是而觀以其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則曲逆二字當如本
字不當借音不然章帝何以醜其名而改曰蒲陰哉觀
王莽之更諸縣名曰陽曲而改以陽直案漢志順平有
姓楊惡陽曲之號改爲陽曰圓陰而改以方陰然則以
曲逆而改曰順平亦樂可見順師古于本傳及地理志
皆無音不知文選注去遇為音又果何所見耶

呂居仁詩指蹤元自漢公卿說者謂指蹤字為誤事見
漢書蕭何傳大慶攷之何傳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
殺禽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顏師古注云發
縱謂解縱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
縱音讀者乃為蹤跡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

者覽之

自有跡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據師古之說則用蹤字誠
誤矣司馬公通鑑亦作縱字後漢荀爽傳貴指縱之功
簿捕獲之賞皆作縱字而李賢注云縱或作蹤兩通大
慶又觀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指蹤非擬獲獸何功既
作指蹤字矣唐李德裕讓官表乃云臣竟微獲獸之效
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又皆作蹤字近觀
孔氏雜說指蹤音作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迹迹人
言跡知禽獸是亦蹤跡之義爾據李賢之注任昉德裕
之文與夫孔氏之說則居仁之詩似可知是用更俟知

攷古質疑卷五

攷古質疑卷六

宋 葉 大 慶 撰

立言著論以辨白是非必須反覆抑揚庶得著明嘗觀
孟子辨百里奚自鬻之事何其切至也至韓文公勸李
賀舉進士而時以為非故作諱辭觀其反覆抑揚論辯
甚力其布置機軸蓋出孟子試併錄于此萬章問曰或
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
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
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
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
為之乎此一段反覆著明如是韓辭亦畧舉于此律曰
二名不偏諱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也律曰不諱嫌
名釋者曰謂若禹與雨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
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大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
敬天下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諱之類孔子
子不偏諱二名足微某在曾子父名皙不諱昔今上
章又詔不聞諱諱勢乘機也唐世兩惟宦官宮妾
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諱之類士君子立言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攷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
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
參可以無諱矣作人得如周孔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墨客王聖美少謂一達官值其正談孟子殊不相顧忽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平生愛之都不曉其義主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主人曰試言之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大慶觀此雖若戲笑之談忽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然孟子豈無特操者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陳氏之言如此不知竟作何說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

馬侍讀大年云高郵老儒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大慶謂彥和見晝邑人王蠋賢遂以此出晝字爲晝然觀之說施以爲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驢而陳仲子食采于蓋其入萬鍾則齊亦自有蓋邑也然則說施以爲蓋邑人王蠋又與晝不同恐改晝字而爲晝亦所未安今通鑑晝音

注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又不音書何耶
自昔歌詞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蔡邕辨平初入青
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
常有仙遊故作遊仙南曲有澗冬夏常綠故作淥水中
曲卽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
鳥所集臧物愁生故作生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
曲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蘇武詩云幸有弦歌
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按韓詩口有
章曲口歌無章曲曰謠以上見愚觀淮南子云樂
作而喜曲終而悲則在前漢時已有曲矣又詩之園有
桃曰我歌且謠毛詩注亦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然
則歌既自古有之則所謂曲者其來也遠按文選宋玉
將問有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戰國時已有曲矣又
觀諸列子湯問篇云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我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曲奏子期輒窮其趣按列子在莊子
之前乃春秋末人也又宋玉笛賦師曠將爲陽春白雪
之曲又莊子漁父篇孔子坐乎杏壇鼓琴鼓琴奏曲未
半有漁父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箠以聽曲終宋
語因誓孔子厄于陳蔡絕糧孔子鼓歌子路入見曰夫
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曰由來吾語汝又云子圍
于匡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又史記孔子學琴于師襄子曰丘已習其曲矣由是觀
之師曠與孔子同在春秋時亦已謂之曲矣樂府解題
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
巴渝取名據此則曲之名又先見于武王之時未知解
題何據而云爾要之吳氏謂歌詞未見其始而謂起于

蔡邕蘇武殆不然也
大慶按列子第三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
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
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虛穆王敬
之若神推路寢而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
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臊而不
可饗原曰王之嬪御腥惡而不可親居無幾何謁王
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
居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耳目所覩聽鼻口所納嘗皆非
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也
穆此所謂西極之化人者其佛歟蓋佛家有藥宮金地
之說真珠瓊瑤之象不茹糧葷不育妻子是所謂以王
之宮室爲卑陋以王廚饌嬪御爲腥惡而又與宣律師
傳所謂周穆王時佛法至中國之說脗合山谷嘗讀列
子便謂普通年中事不從慈嶺傳來其亦有見于此歟
吳氏漫錄旣引列子而反不及此故大慶以是增廣之
吳氏漫錄云離騷曰埴風風兮上征吳都賦口翼颺風
之颺颺班固曰颺疾也然則颺風者疾風也謝玄暉詩
珍簪清髮室懸弱動涼颺謝靈運詩幽宿薄京畿晨裝
擗會颺注會颺高風也二謝以颺爲風何耶大慶觀馬
融廣成頌靡颺風陵迅流注颺疾風也張協詩焚炎涼
葉奪戾戾颺風舉注戾急也江迥風賦若颺厲狂震觸
物怒號皆以爲風之急疾者至陶淵明詩蕤賓五月中
清朝起南颺又柳詩樹竹邀涼颺原曰蒲簾
颺原曰吳外羅隱賦蟪蛄云頑颺斨芳及篇韻注皆直以
爲風爾豈特二謝爲然哉東坡詩沙泉半湧草堂在破
牕無紙風颺颺是與離騷吳賦同矣又云長春如稚女

飄搖倚輕颺是又以處為風不知何為自異耶蓋嘗思之家語曰舜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故後人遂以薰風為其風如曰薰風自南來又曰薰風行應律皆謂之薰風者言其風之薰然也至權德輿感寓詩云朱弦秘南薰是直以薰為風也然則應風猶所謂薰風涼颺猶言南薰也詩人欲其語新故更易用之爾深于詩必能辨之唐張說看從溫泉宮詩賦仕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知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訾非以兒為非馨香者耶雖平去二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英雄笑寧馨已上皆吳虎臣漫錄所載也大慶按通鑑注云寧字晉書無音世以甯音之寧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意謂斯言是也阿堵物猶言這箇物也寧馨兒猶言如此兒也平聲去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蓋寧字平聲左傳僖七年盟于甯母公羊則以為寧母宜十一年楚納公孫寧公羊則以為公孫寧史記趙世家成前漢書作甯成王莽傳下勸甯永以晉書云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此乃先褒後貶之辭先褒之謂何人生得如此兒後貶之故以然字為問隔論語子游曰堂堂乎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與此文理一同漫錄乃謂山濤詆叱王

衍之語非也至王太后怒廢帝之不來我何為生得如此兒此乃怒罵之辭爾然則張劉詩自可如是用若專謂為詆叱以兒為非馨香者恐未然也大慶所見馬侍讀大年懶真子錄云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爾古所謂阿堵者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遠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阿堵同一意也又云寧馨兒寧去聲馨音享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竊謂馬侍讀之說在大慶則為暗合但其字別耳因其錄之以見漫錄之言為未盡大慶又按世說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原注又劉孝標引宋明帝文章志桓溫大陳兵衛謝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原注此所謂阿堵與上意義一同也又殷浩嘗至劉惔所清言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原注王丞相云見謝仁祖常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桓溫語劉真長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地寧可圖鸞求勝原注五劉孝標注世說引書林曰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原注容止此所謂如馨爾馨亦與上寧馨義一同也江西詩派李商老詩短李門前無寧馨書淫詩癖類天成詩意蓋本于張謂如山谷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陳簡齋日疾詩天公喚我眼常口故著雲花阿堵中若如此用事深于詩者必知之原注近見梁元帝詩為謝明王所解金樓子亦舉宋王太后

事云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直改舊見一相識云揚子言螟蛉之子短而蓬果穠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揚子之言未然也爾雅曰果臝蒲盧郭璞注曰細腰蜂也俗呼蠋蜂今此蜂或取桑蟲或取蜘蛛之子負而入房遺子其身數日不出因食其蟲而漸長非是化他蟲為己子也愚方疑其說續見人言多與此同乃知揚子之言未盡物理或曰詩不云手螟蛉有子果臝負之鄭箋云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養之以成其子中庸蒲盧注亦云取桑蟲之子化之以成己子釋爾雅者亦云取桑蟲負之于木空原注中七日而化為子搜神記曰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成己子今謂揚子之言未盡然則彼皆非歟蓋類我之祖始見于法言釋爾雅者既援法言而為說而鄭氏注詩禮亦本于子雲者也雖然大慶亦未能輕信人言妄疑前哲續見本草蠋蜂一名土蜂陶隱居士注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窠謂掘土原注作房爾今一種黑色細腰銜泥于壁及器物邊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餘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為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臝詩云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或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成己子斯為謬矣我朝嘉祐中掌禹錫等按蜀本注云蠋蜂即蒲盧蒲盧即細腰蜂不特負持桑蟲亦以他蟲入穴用泥封之數日成蜂飛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蟲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爲喻蓋知其大不知其細也大慶見此益知揚子于物理為未盡昔人固已察之而指蠋為六跪二螯

不獨荀子之誤也今本草圖經既舉成式祝辭可聽之言復援宋齊丘曰蠅蟬孕螟蛉之子遂謂如隱居之說有子如粟未必非就蠅而成之大慶謂穀米之說要皆本于法音而圖經又欲合陶說以附會子雲非的論也大慶嘗見養蠶蠶者有一種班蠅每入蠶宇必遺子于蠶身故其身遂成黑點他日作繭則蠅先穴繭而出其後復生翅為蠅益知果蠅遺子蠶身之說為可信而掌禹錫按蜀本注以信陶說必不誣矣近見藝苑雜錄亦論及此且謂此蠅童髮鬚新錄云土蜂取桑蟲乃產子蠶背以泥封之子生食蠶因而成蜂此說亦與陶合益知前人議論蓋有所觀不徒影響于見聞也因觀文昌隱隱蠅之說聊附于此

吳氏漫錄曰晉王導傳恭談曰但見短轆轤車長柄塵尾按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轆轤行由者欲長轆轤轆轤則利長轆則安短轆者短轆也蓋于周禮冬官車人為車云云大慶謂此言非也愚嘗學禮而知車之制轆與轆正自不同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則轂居輪之中所以為利轉者也孔叢子廣器轉謂之轆則轆居車之前所以為牛馬者也原註則轆轉人但轆與轆一物而異名據周禮轉人之職而謂之駕馬之車謂之轆駕牛之車謂之轆故國馬田馬駕馬皆言轆而于大車則言轆大車牛車也所謂轆下則馬車亦謂之轆是則轆與轆同而轆與轆異以其轆車故知轆爾今乃以行澤者欲短轆為言是混轆轆為一物恐誤後學故特辨之

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史記始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殿者起于秦者其本于聖之所記而云乎大慶傳見高

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南宮先作前殿阿房宮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孝公已然矣蓋秦始曰殿也大慶亦嘗攷之通鑑外紀晉平公布族榮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當聚聚人主堂殿不當生疾聚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置殿下說苑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又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立之于殿下又魏文侯御虞文侯素服避正殿戰國策要離之刺慶忌也若集擊于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又史記優孟傳楚莊王欲以棺槨葬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況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遷正殿命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然則徐堅石林燕語高承皆謂起于秦者其然豈其然乎

舊集計吏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是丞相府中有殿也顏師古註丞相所坐屋也又霍光傳鸞鳴殿前木上師古又註云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非止宮中及董賢傳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于此乃曰殿有前後偕天子側也不以殿為高屋之通呼自為同異何耶意者重殿乃為天子制耶又梁王立謂傳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皆尚苛刻宮殿之裏臺釐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殿然議者不以為僭制則人臣之堂亦謂之殿矣大慶嘗泛而觀之藝文類聚漢宮闕名曰長安有臨

華飛雲昭陽等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原註則學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所起之殿又廣濟軍定陶縣有定陶恭王殿基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為僭也至魏張遼傳文帝引進親開破吳恭帝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殿舍又特為遼母作殿齊高帝為齊公以石頭城為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廢事為崇光殿外齊為宣德殿即是而觀唐以前下猶稱為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註漢書辭意可見矣事始云後漢鍾離意諫明帝起北宮疏云陛下躬自克責降近正殿此避殿之始也紀原云史記吳王濞傳七國反景帝召將軍曰楚王瑀等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則其事始自景帝也孝宣之世亦有其禮秦漢以上未聞而事始謂自明帝始非也大慶嘗攷之說苑魏御虞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然則景帝以七國反而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也而謂始于景帝可乎事始以為明帝紀原以為景帝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也

當觀諸書見大舜之用法何其忠厚之至也書曰罰弗及嗣實延于世說者曰人情莫不愛其子孫不欲者惟恐子孫之陷其中所欲者惟恐子孫之不獲與聖人之政本于人情故罰弗及嗣以父子之罪不相及也而賞則得以延其世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聖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君子之有功而不忍小人之有罪故罪疑者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陷于法者乎功疑者與其不倍孰若使

得為善之利而無無望之意乎至于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夫枉殺無罪未免有罪二者胥失也必不得已寧
 可寬免有罪不可枉殺無罪以存好生之心故也概此
 則古人用法其忠厚惻悃之意為何如後世與君誼辟
 之于法亦未嘗不惻是意今所傳刑統一書歷代相承
 良法美意我朝建隆初又加修正嘗試觀其梗概其得
 帝舜遺意多矣或者皆謂法家者多失之刻大慶切以
 為不然且以一二明之如斷罪之失于出入均之為不
 可也然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焉非忠厚乎
 見律前斷罪不當均之為不可也然處輕為重者宜
 改從輕矣而處重為輕者蓋亦改而從重今乃即依輕
 焉非忠厚乎律亦見至若本應重而犯時不知者依
 凡論本應輕而犯時不知者聽從本其原情定罪又豈
 非忠厚乎律亦見名例律疏議曰假令殺生長素
 國法又知別處行盜盜得大祀神廟之物如此之類
 是犯時不知得依凡論悉同常盜斷其本應輕者或有
 父不誅子主不誅奴毆打之後方始知者應依打子及
 打奴本法不可以凡論而論是名不應輕者聽從本其
 原情蓋至于犯罪時幼少事發時長大依幼少論此以
 犯罪時定法者從輕之意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
 疾者依老疾論此以事發時定法者亦從輕之意也
 名例律疏議曰以至有官廩犯罪無官廩者發則以犯時論無
 官廩犯罪有官廩事發則以發時論無往而非從輕亦
 無往而非忠厚也律亦見況平大功以上許相容隱
 其或告言如自首法律亦見上名例四十一條莫非忠厚惻悃
 之意此類甚多未易枚舉執謂法家之多刻彼其謂慘
 刻而少恩者無亦用法者之過歟有能推刑統之意而
 施于法理之間則有虞氏之忠厚不外是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考古質疑六卷

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於藝文志。惟永樂大典見各篇中。又別載入東坡
 丙戌集。蓋子淳所撰。其子淳之序各一篇。據其文考之。知大慶字景常。當時以詞賦知名。曾
 官福州學教授。其書實則序文不具。其書考證詳明。頗多前人所未載。在南宋說
 部之中。可無愧焉。通之曰。揭沈晦不顯。蓋其終潛。殆以名位不昌。故世不見重耶。然其書
 雖數百載。卒能遺傳。代得新義。亦其光氣之不可掩也。謹按。葉大慶。訂正并編。成六卷。
 嘉慶案。此書雖經四庫採錄。但頗有遺漏。未備。文苑式。經常子。校。卷三十七。曾從永
 樂大典。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六條。出論。易。並。疏。略。而。難。值。通。史。記。不。載。嘉。慶。案。論。史。記。與
 通鑑紀事不同。凡三條。又從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五條。出論。莊子。內。篇。一。條。皆。本。所。無。

四庫提要補正

考古質疑六卷

胡玉檠撰

惟永樂大典散見各籍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考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其里實則序又不具莫能詳也

陸氏儀順堂續跋云大慶字榮甫處州龍泉人嘉泰三年進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見處州府志前有葉武子序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於朱子嘉定甲戌進士嘗知建州州學教授歷國子正知處州有善政見宋景憲集葉氏先祠記及八閩通志序作於寶慶丙戌殆武子官處州時作歟



鼠璞

腰委

宋 戴埴仲培著

江有汜序有嫡腰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腰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婦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腰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爲媵。初不齊某國之女爲某國之腰委也。左氏同姓腰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齊人來腰。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晉爲齊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腰。晉齊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腰。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腰予。晦庵注。腰。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腰口說也。釋文云。腰。送也。鄭康成。虞翻作腰。而亦訓爲送。以此證腰爲送益明。爾雅曰。腰。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卽不指爲妾。公羊。稱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讓以妾爲妻。脅于齊腰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妾娶於楚。而齊腰之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說。自後

鼠璞

一

記傳所載委腰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謂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憺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荊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糾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爹。正奢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隋回紇傳。以父爲爹。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圖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四名。虞。虞人之官。以闕之。漢儒尙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信獸。誼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獸。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篇師

海虞呼篇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盡。白晝巖巖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陳以篇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敘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惟勇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歲獻囚。可也。於此受琛。不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下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遊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駒。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開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爾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序。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說。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

鼠璞

三

善惡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祐於此獻因獻而受琛寶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汴水出焉然後知汴乃魯水名魯公建宮於上詩言翽彼飛鵠集于汴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汴水爲半永汴林亦爲半林乎汴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之龍宮無異于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成周大章韶夏漢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竊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汴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貝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錄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宜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憂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初六變爲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勸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嫺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叔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據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園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薦極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否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說爲第三人

彭錢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錢予攷列仙傳錢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

風 壤

號彭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真葆術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與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述者非顧以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暈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如此則扶桑在沉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積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白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漢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興濃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結閣上胡語反而不通即今之結閣字晉禮儀志有懷懷下胡語反歌即今之懷懷字衛恆說字勢曰或脚註下胡語反點點狀似連珠即今之脚註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鬚鬚下胡語反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旬殳勞曹即今之鬚鬚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應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柳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宜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貞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初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即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于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驗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略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

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閭室照十餘丈如畫。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餽餽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餽餽以象渾沌不正。書渾沌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餽餽。及見果然。西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餽餽。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餽餽。香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渾沌之義。借矣。俱從食邊。何耶。

露爵

今之露爵。泛濫極矣。多答見錯之作。余謂今之弊。非露爵也。露官也。露爵所露者。虛利歸于上。露官所露者。實利歸于下。露爵雖非正論。然見錯令幕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將軍。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貨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露爵而露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貨賄得之。見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蓬蒿。口柔也。不能俯。威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關相公祠。侍郎高閔撰記。謂節度使錢僊祠。士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僊。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僊在鎮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僊以前。如錢元珙。錢元珣。皆錢氏子弟。僊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爲節度使。創爲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受答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僊甚明。謂之堂。即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僊浚湖築塘。修池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僊始。與泛爲郡守不同。僊既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開闢。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關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所禱者。不敢瀆其尊而請於關。後遂知有關不知有僊。今又有關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說僊爲吳太傅闕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爲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疎東。蔓萬。如似。辛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推去邑者多。如郝朱。邱兒。邵谷。邵曾。邵召。邵章。邵背。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減。則舊去邑從衣。邵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幟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曰。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節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齊篇名所謂分大禹。皋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南。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資。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兩自上下。曰。賁。子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爲綿爲名。綿綿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程生疏廣知幾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幾。程生因酒不設。楚將錯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胙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慈。謂宜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幾。申。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秦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案爲帥。廣通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備不可不識。

魏初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情選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即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讓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啓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幾。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庶政。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即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即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迺稱曰文昌。

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趾，玉牒曰麟趾，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雖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尙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尙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禮鄭尙書履聲，乃僕射事，唐章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尙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官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窮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廣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開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處，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人檢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醉酒自營，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洩旬後方復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勝，亦以女真不諳海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人，盡死于中流，今人不效本末，北風一警，即備備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裝諸雜木，遇鹹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向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士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業以爲豪主，使士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運糧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賢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且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遇寄遠詩，蟬聲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遇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遇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說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希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溫公中公議論

司馬溫公與呂中公文善，同召試知制誥，溫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溫公以爲不及，命下力異，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予意溫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溫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橫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馮存字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罔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嬌溺之懷，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罔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盜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與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柳橙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真蜜也。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他無經見。予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蜜爭，果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崖蜜作對耳。山谷詩：橄欖云：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爲錢，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生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爲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實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爲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故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開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爲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寶元元年，被恩賜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東之以校年累舉不貢，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沔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獬豸，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合反，十二獬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觸字合丈，合反，然四紙韻，觸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觸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丈，亦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豸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趨常參，即橫行參假，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廡而退，開元以朝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喚仗及候正衙者，自東上閣門入，謂之入閣，唐末亂離，既不常御外朝，入閣亦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即退，後唐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班諸衛無本品，擬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

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爲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官正衙既不日御，又無人閣之制，內殿廢起居之禮，四參日分，或大暑祁寒，風雨沾濕，及假故向車駕詣德壽或內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承平時之一人同門，即破白直及馬，雖欲赴朝，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觀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實東極刑，觀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瑗軍前東誘衆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理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善言者，是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理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韓誦上諫，何所過議，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禍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贈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然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白駒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嘗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極高韓奕，燕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宜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榮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篇章歌謠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爲政之大，燕秦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豳，善哉，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大小，六月，采芣，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大小，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沖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創舒服，我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興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于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禮記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

各有所宜。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晉夏之東。音周之西。晉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商。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國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聲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程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修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朽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郎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權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眞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太甲大戊武丁已爲五廟豈有身爲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爲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證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爲中興之祖其後宗名世爲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褻毀是旣宗其功德則不可就欲就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熊孟嘗

謂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尙少也孟嘗謂楚邱先生春

秋高多遺忘矣。楚邱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事黃耆，不遇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羣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戴恆爲元夷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舅爲咎籍爲席宏爲洪朝爲晁以音改也棘爲張疎爲束仲爲种鑿爲啞熊爲能鄧爲曾慎爲眞劉爲金胙爲作敬爲文苟以字改也蔓落姁莘橋邾鄆鄆鄆鄆隨藤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背成召陷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俄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奢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喬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姓此四姓同一春也句姓本避高宗諱句濤則仍字更晉鉤光祖則加金鉤紡則加絲苟謚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句龍如濤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句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晉逯俞勅救反葉音緝今從正音甄音堅宜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眞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胡毋則毋邱之胡閻邱則頓邱之閻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緒券源流

券書聽稱資以傳別特民間私相稱資以爲符驗公家未嘗爲之漢皮幣王侯貴人用相朝覲遇聘享載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忠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盧坦請於三司飛錢給據更相兌爲鈔祥符中張詠鎮蜀患鐵錢之重設質劑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使富民十六戶主之資產浸耗不能卽償薛田請官爲置務天聖元年寇瑊守益置益州交子務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及以分數給朝士俸于市肆要鬧處置五場同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總不過四百餘萬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帖價脚乘之費就欲得之有不止用官價者其後所造稍多價漸虧損乾道三年出內庫銀二百萬兩易楮幣焚之孝宗謂朕以會子十年睡不着淳熙間至二十四百萬令宰相集衡用錢收換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可謂講究本末詳且悉也慶元後券日增開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萬幾及一億四千萬其價浸損朝廷始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八行用終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頓損其半法禁并行令既嚴而價未定持空楮于市無有肯售者公私大弊旱蝗求言用太學生吳幼存等封事還籍沒富室之產悉弛其禁楮價反增雖七百六百諸處不等不至十分折閱以楮稍損於開禧自然而然也後無以爲虞給忠義及慶寶之費且謂青齊皆可通用遂廣行印造時楚江間用兵所費日廣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萬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萬幾及二億三十萬蓋溢開禧之數鬱攸爲災土木費多所印第十六界本爲換易之用不免權宜出之至紹定

癸巳歲用過九千四百餘萬一界計一億十三千三百五十五萬止三千九百萬未支出以三億二千萬之數欲換以七百七十之價人知其難孟冬易相懲創兩界換一之非高折金銀及以官誥度牒與第十七界新券貼換徒據權貨舊數紐算都不知十四十五兩界舊券多破損屢曾換易積于封樁未及焚毀又復移用其數遂不可計偽造者不與焉雖可易舊爲新而換兩界舊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貼換不能悉償凡州郡積與七月所納之券悉爲乾沒設有水旱盜賊縣官既已無備且有兵事悉取辦于樁兩界之用於東南已踰二億所造日增常患不給乃以州郡不能秤提爲病予謂錢與樁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樁皆本無用可以留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乘易機器械器易乘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於日用何資於樁自物貨難以阜通於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賤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殷繁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樁則曰秤提所以見有是樁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樁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紹興以後議論也準平秤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樁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樁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樁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樁之時諸物皆賤樁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實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樁以佐錢則實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用食物食物本也錢末也樁又末之末樁惟便於商賈今乃強之收斂價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則慶元開禧嘉定嘗用之既無驗而復効尤焉且曰姦民銷毀也舊商販販也吁此敝久矣固所當禁而不足以救目前之急蓋自王安石罷銅禁奸民銷毀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慮在樁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樁幣一事與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賤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名曰恙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恙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恙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恙或以爲獸或謂無恙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變及獸予有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恙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恙字下云恙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恙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難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江兩蛟夾繞拔劍斷蛟金翅翼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晟初爲飲飛都副兵馬使保羅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飲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爲飲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與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爲飛則已久矣古字初未嘗拘隸釋載秦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既取荆飲飛之武勇如宜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擊光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飲飛侯王爲額如今東三城之祠關王祕書省之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存廟碑無效所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爲附會又以名字不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黃晟嘗爲兵馬使又訛爲晟自建軍爲使凡幾人安知爲晟何不言黃刺史而言荆飲飛侯王廟額已久既以侯王爲稱決難遷就又自蛟池立說尤爲臆度既立飲飛之廟必鑿池以象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說若因池建廟古之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飲飛人與軍名相合耶

登人私束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願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西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焚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宣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命

爲公五十五年卒。溫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九年。猶歲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白誓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取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鎖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綱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徵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惡。遂除島長江簿。唐史遺事所載略同。程銓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貨。執政惡其擾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爲黃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七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庚承宣云。舊巢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閣。孝標擢第。青瑣高議載唐僖宗時。于化成儀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豈化爲燕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謬耶。

舊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曾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放倉藏粟甚多。趙充國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下斛。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廚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廚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卽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翼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後漢鄭宏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宏曲躬自卑。上遂聽罷。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

坐發端於門生座主也。

唐進士無恥

唐書載裴思謙從仇十良求狀頭。高鑄庭議之。次年。鑄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十良一緘。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裴思謙書中與求狀頭。鑄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晉律爲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皋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齎幣同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答曰。知晉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恥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爲重。紀載以爲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爲尊。謂貶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周呂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猶以右文爲祕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廚裏造食。章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子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悉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葷。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如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用度朝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烏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棗。注云。棗大杖。以擊斃。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本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于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于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承視桃。荀子傳曰。楚人使公視。公使坐以桃。荀先視。周禮。戎右贊牛頭。桃。鄭司農於喪視云。喪視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楚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撥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蟪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蟪蚌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兩部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辨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

鼯鼠五技

本草謂鼯鼠爲鼯鼠卽荀子鼯鼠五技而窮者謂之鼯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鼠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不黍遂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鼯曰天蟪也...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知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遲須也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語不如農圃則是其實之辭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變問刑...

農

必須畢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麥發秀穎粟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樂見于生民七月周禮敘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園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思農圃之理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凡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穡容足耕容穡耕容手謂之耕道人耦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廬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畎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發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批壤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辛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記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鄒須遂謂無此舉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門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爲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仙先得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之大臣皆可辱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歷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殺之非法意也富公曰范曰輕重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恕及吾輩與吾輩未敢保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爲己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選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爲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于君曰恐負覆黑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己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沿橋待金鱗竟日猶遲留初不識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復入自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安食安得如此壽觀此則金鱗始於錢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圍池競建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金魚金魚時有之金鱗爲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撈起曝乾復浸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所食紅蟲而變然投之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鱗猶不能免耶

蟹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靈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汝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靈俗謂翼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注天文辰爲馬蓋爲龍精月直大火蓋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置者爲傷馬舊祀先靈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稱鹽池也於鹽造鹽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鹽不堅固也韻羽注鹽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爲鹽謂鹽池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爲不攻緻及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爲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爲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述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卦首篇辭辭次以爻與象象他卦以象係於辭辭下以象係於爻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魯穆姜之言必講師引以伸其說詩序篇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林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周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爲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乎經傳既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菴解詩純用正經豈有見於此

溫公蜀公議樂律

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溫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誤以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噓竹以聽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得於是因十二笛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

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管以井水準其管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攷復起於黃鍾之重一倉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存或自源而祖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而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漢之議已爲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劉安京房鄭康成以黃鍾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管卒無一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爲難然主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歷太史局算歷以測天所得荀精未嘗不合倘溫公因律歷志之元本取爲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爲律蜀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爲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爲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于黃鍾月令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律呂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

義役

今之義役朝臣以爲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則爲難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察奇荒開師縣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爲之不以役名也秦漢三老掌教化有秩番夫收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無秩則以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爲三長皆有復漢唐胥吏有公廩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於趨義本朝以鄉戶爲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照事令出錢助役願吏正長復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者長曰役法以收稅賦計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賊後廢縣之五等而都爲之等以正長收稅而兩法俱弊紹興取願役錢封樁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緣始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衆鳩金買田以供役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啻官吏以非義虐正長乃謂率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可乎夫力役之出庸併於兩稅繼有徭役之顧錢以隸經總司復役率錢爲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爲義未見其爲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闕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特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糞屎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謂也氣性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荀卿於是名之爲惡曰柔勝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熙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制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

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風 機

今人到官。賀謝辭。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戍。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秋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戍役比之官。則爲穢賤。尤難用之於處。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主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即誅獨夫。紂未開獄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姦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誑誘。少知者不爲文。武太公其爲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爲百世之師。太公豈爲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過故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獪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登亡國之君。興言發憤。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悽。讀之令人淚墮。真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魯文公過曹。里冕須盜其資而亡。公侵。介之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冕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冕須爲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冕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漢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每嘆息以爲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貨更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謀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非商賈實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資。則私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爲羣。易至生變。

風 機

四一

子胥詢之亭丁。謂倉卒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爲敷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勛必變。所請本錢。莫償澄瀾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徒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爲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罷。蕭望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得其章。以告廷尉。勅治策免。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爲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爲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爲太后。以東宮爲太子。可謂拘泥。

賞堂

俗謂母爲賞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癢。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輩。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救之時。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焚後。遂賢良。舉長大。行辭出祿。平太尉之職。太尉奏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隲。驗之於人。季星希革。毛毯毳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闢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章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家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章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

風 機

四三

贊贊後遂賢良與行辭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與功賴賴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草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益升予攷之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靈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益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建椒房殿以居之今例以椒房爲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議倭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志元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羣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聖賢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腎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于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籠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圖樣如綿悉入籠絡網羅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沒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楊而寢視睡無喘息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問藏待之甚薄賈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問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見人於目捷問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胡蘆生始不許白中令人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遂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得甲科後因渡鐵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縢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平看去金縢孔謂請命之書藏于匱誠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啓之故見此書伊川亦謂二公導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予反覆讀之二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爲功史乃册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篇見書入并是告啓篇即啓金縢之篇也太史占筮之書藏于

金縢既取此書以觀祭文而未載追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祝册與所占書並藏于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册也既云自以爲功二公安得而知至事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闕篇取占書以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册公命我勿敢言古人質直無緣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諸史嘗以告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之災祥今不必殛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固天大勳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大抵君臣不交則爲否君臣交則爲泰精義既呼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教天應如此其速前後本末分明如此首尾以二公爲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有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啓之使二公果知周公有此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巧爲設計啓王開之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矣齊謂武王爲紂君夫子予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堯曰載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復據泰誓武成訓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夫子得邦家猶是也衛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以文武之道爲答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明周家之應天順人出于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傳注之說繁記載孔子與賈丘賈武之聲淫及商對曰非武王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志荒矣夫子謂堯宏亦有是言賈丘賈武之聲淫及商對曰非武王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志荒矣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無非稱美武王之德樂夫子特謂韶樂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爲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傳未爲盡善使有漸德而象之武豈得爲盡美耶夫子稱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景公有馬千駟貧富不同而民之所稱則在此不在彼他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乎周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爲言中宗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皆享國之久者成湯即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止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與以成湯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王冒不韙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之告國王及成湯不韙帝命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湯武乎與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知復引衆父事誓爲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可議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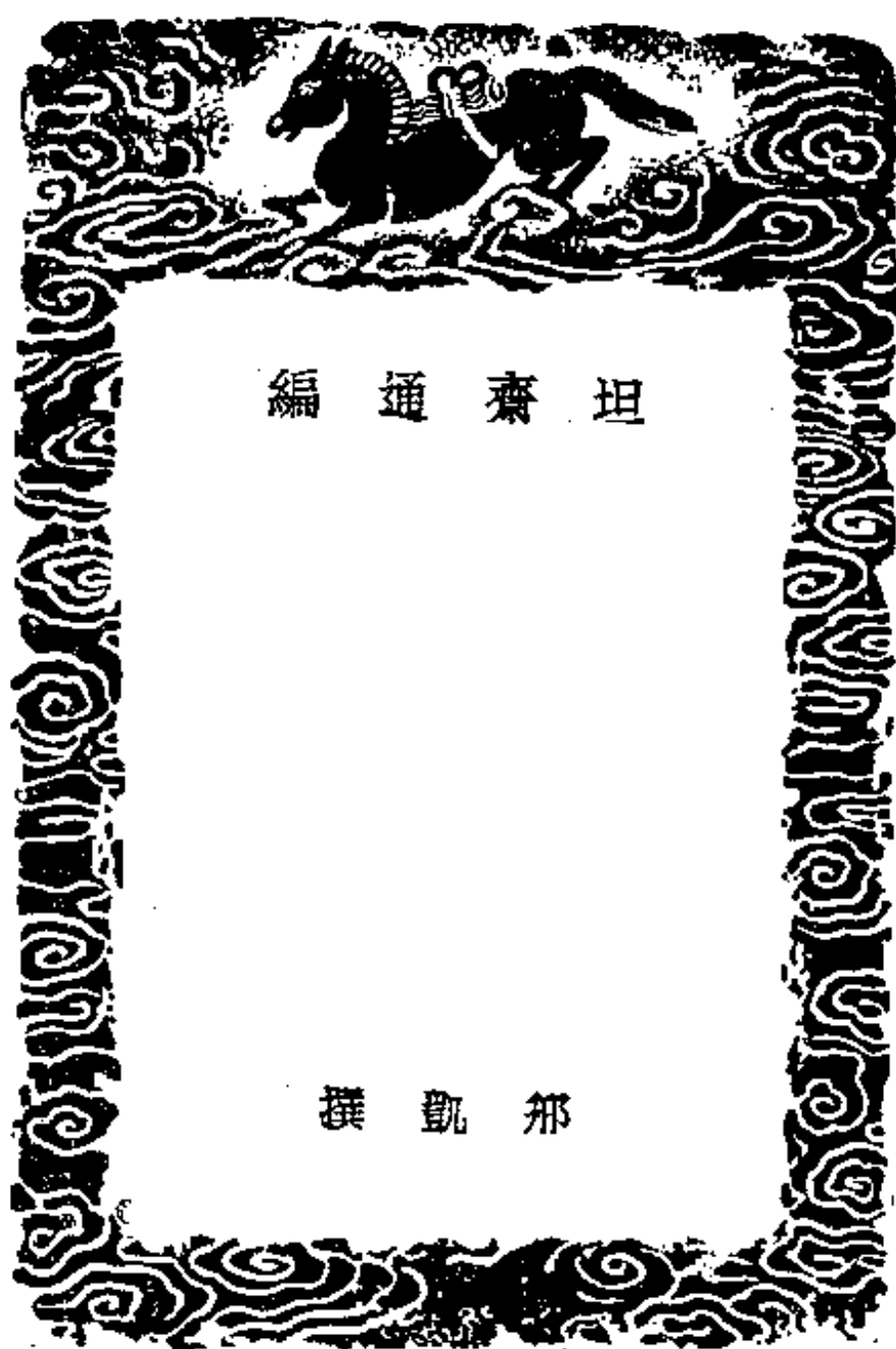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卽眞後始除試守行子考之漢試守卽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眞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鴻臚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眞是守試卽權未得爲眞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眞今以權與守試分眞假全無意義

宋戴仲培鳳璫二卷凡九十八條其論性惡一條以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裨於後覺立說不免有弊其他考證經史疑義及正前人議論之失一名一物辨之必精緒券鹽茶義役之弊言之亦甚晰不得以一疵而廢也百川學海并作一卷胡氏格致叢書分上下二卷其條目無異今所刻仍分二卷云乙丑五月張海鵬識

四庫全書提要

鳳璫一卷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緒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序文論性惡曲解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鳳璫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坦齋通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郭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有慶元間高秉文命題京鎰攻中官王德謙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於寧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爲武寧宰，其家充里正，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齊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矢魚，引世說辨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鄭注證漢書禘祫字，引朱買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傳謂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荊狼當道二語不始張綱埋輪，引鄭陽書證爲鳥累百二語不始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爲精核。他如論術家擇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數，論教荒當知戢姦，論羅浮山飛來峯之妄，論漢高祖同罪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訓，持論皆爲正大。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應坐顏回，曾參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庶下，宜別立一堂之說，後世建啓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意矣。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綴拾，編爲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焉。

坦齋通編

四庫全書原本

宋邢凱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曰王輔嗣有朋龜獻策之說，學者類以十朋之龜爲絕句，問明易者以或益之爲一句，十朋之爲一句，龜弗克違爲一句。蓋十人朋而益之，雖龜亦不能違，如詢謀僉同，則鬼神其依，而龜筮亦協從矣。原注：近見楊誠齋與此說同。左傳：執冰而嬉，杜預以冰爲箭筈，初疑其不然，及觀詩大叔于田，抑釋擲忌，註：擲冰所以覆矢也。師古釋文：擲音冰，所以覆矢也。馬氏曰：擲圓蓋也。今韻略註云：箭房之蓋，擲通作冰，乃知預之說爲有據也。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離詩乃以文母爲太姒，誤矣。論語：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幸而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亦非太姒也。思齊太任，文王之母，當以是爲證。子既辨文母爲太任於前矣，載考杜鄴方正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

月令：雉入大水爲蜃，解者皆曰：入淮爲蜃。原注：從後世出，保始之大者。夫蜃吐氣如樓，燕雀來巢，乃吸而食之，此豈蚌蛤之所能爲，蓋雉與蛇交，生卵於深谷，歲久產蛟，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蓋是物也，其發洪而出山

掘石裂，漂蕩人家，吾鄉屢遭此患。若進而無角，俗呼為蛟蜃。廣韻蜃字在上聲者，註云大蛤。在去聲者，註云蛟蜃。蛟蜃，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條，亦合蛟蜃而言。

說苑伍子胥曰：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訴於天帝，帝曰：魚固人之所射，豫且何罪？可證春秋矢魚之說。又說苑尊賢篇有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益知射魚古人常事，而儒者常談耳。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修德之大也。共字無音，十一年齊侯來逆其姬，共音恭，而不曰後倣此人多讀如字，謂儉者德之同共，若會聚然也。予每疑之，蓋者則不遜，與儉之為恭正相反，及觀東漢留肅上疏曰：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唐王仁皎以皇后父詔墳高五丈一尺，宋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修德之大，二者正作恭字，前疑遂釋。

左氏等書稱母弟者，謂同母之弟也。班史季布傳：既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又曰布母弟丁公，則丁公者蓋布母之弟耳。稱母弟非是，遷史已誤，固因之也。索隱乃云布之舅也，得之矣。

先儒言仁以桃仁為喻，意謂仁為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入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翻翻下坂輪，歸去杏子已生人，是矣。

龍之為性，能而畏，梁人掘淮，有獻此策者，乃治鐵數十萬斤，沈之，亦不能固，則古語何可盡信。本朝歲修河隄，其費甚廣，山谷在館中，時有獻龍爪之策，山谷以兒戲書之，蓋亦知其無益也。

茶取其味，以與神思，山谷云：或瀝以鹽，鉤破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言不容雜以他物也。坡詩：脂麻白玉須盆研，一半已入薑鹽煎，故陳後山詩：燒無一縷破雙圓，憤下薑鹽枉肺肝，俗尚不同如此。

雙門有曲餅，以茶煎茶飲之良愈，謂之辣茶，又一異也。

范蜀公景仁言：江南有紅鹽，然江南何嘗有此。按蔡君謨荔枝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故鹽之鹽去聲，此曝乾而味甘酸，非真鹽也。北史：高昌出赤鹽，中國無之，物類相感，志亦止言落鹽，酸漿用鹽而已。

土物之貢，有人所不識者，如伊川庭州之陰牙角，嬌州之胡祿五，不知為何物，蓋以地遠見聞所不逮也。天地生物，養人不止九穀，周官九職：臣妾聚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也。蘇武掘野鼠取草實而食之，李恂拾橡實以自資，元魏以桑葢代租，皆是也。河北被水，范文正公往賑救，得飢民所食烏啄草以獻，江西每遇歲餘，即食蕨根，所謂疏材，不止此數物也。

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下牀，劉玄德曰：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則臥百尺樓者玄德也。坡詩曰：恨無揚子一區宅，欲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定風波詞云：休臥元龍百尺樓，眼高照破古今愁，皆相承之誤也。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東坡入轡詩：山憶喜歡勞遠夢，地

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為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漢宣帝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字作去聲，則不犯廟諱。然莊子此字，通作平聲，程文中不必用也。

淳熙間，隆興解試小經題，身中清，異於白，按孟子異於白馬之白也，合作一句，謂馬之白吾從而白之，亦猶白人之白耳。慶元間，高秉儒內翰困士子以難題，如太時紫壇八觚之類，省試乃取天子大采朝日賦，按古者太字皆省一點，以少采夕月言之，則為太采可知，如太宰少宰，太半少半之類，主文既不悟其太，士子亦只作大字押韻，況此事見國語，乃公父文伯之母之言，前此亦未有用婦人之言為省題者。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經於箕則多風，月離於畢則多雨，此古法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箕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自箕之外，又有壁、奎、參、三星好風焉，意者風角等古，自有一家之說耳。

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頃在館中，食前一日，差館職按驗時刻分數，無甚差忒，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語相常驚曰：昔吾見維星絕，極星散，地其動乎，驚對曰：然是觀象可以知地震也，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龍，首銜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嘗一龍機發，地震隨西，是數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

班史有句歲月解者，或有兩說，舊方進為丞相司直，句歲間免兩司隸，註云：句歲猶言滿歲也，至句月往往作十閱月，田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屈釐為丞相，後云：特以一言寤意，句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揚雄上疏，艾朝鮮之旂，拔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以旬月為近，二時為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旬月若止滿月，與千秋事又不同。

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意普天之下同一象也，星流雨雹，不無偏異，若丹曦素魄，何有不同，古者十日並出，人皆見之，至漢延和元年正月，魏郡日食，而京師不見，黃帝前趙劉聰時，三日並照，唐貞觀時，突厥境內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而晉唐不然，豈天之示警，有時特異，使人不可得而測耶。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為柔，乙亥為剛，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

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舉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家，辰天太乙歷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歷，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武明曰：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

陰陽家五行之說，多有乖謬者，不可不辨，且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凡十四人，迨其後或以國，或以官，又如姬姓，文昭武穆，周公之裔，得國五十有餘，可同晉乎，漢唐賜姓為劉為李，可同晉乎，京房姓李，以律推之，改姓京，陸羽不知姓，自筮得漸，遂姓陸，貞半千祖劉凝之，慕伍員忠烈而更之，盛彥師祖陶苞，避漢元

帝諱而易之。又可同音乎。今擇時日。論地理。張曰。某音吉。某音凶。知書者當勿用也。明道撰家傳。上谷郡侯氏。初從夫程瑒。為廬陵尉。公字多怪。家人曰。有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家人不復言怪。怪亦不復作矣。遂獲安居。

淳熙丁未。京魏公充報謝使。至汴京。金人設宴張樂。公以方有國恤。力爭之。至厲聲云。若不撤樂。但來斫取頭去。自朝至晡。三節人出。留汴十日。金人竟不能奪。歸未渡淮。八廟飛申。已徹上聽。上語宰執曰。京魏爭樂。至留汴十日。士大夫好論名節。遇事方見。此一節可取。暨入見。撫勞再三。翌日。御札京魏將命執禮可嘉。可特除權工部侍郎。

元魏太史問周宣曰。吾夢獨狗。何也。宣曰。君得美食。再問如初。宣曰。君隨車折足。後又問如初。宣曰。君家失火。所言皆驗。太史曰。吾皆不夢也。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耳。

梁天監中。因魏降人王足之言。遏淮水灌壽陽。勞役費用。不可勝計。百里內木石俱盡。負檐肩穿。疫死枕藉。本欲病人。適以自病。水既瀾漫。魏人築城於八公山。以備城壞。堰破而城存。未必不墮。魏人反問之。計姚察乃曰。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如此。卻是天啓其為。以殞十萬人性命。豈其然歟。今之累朱漆而刻畫為紋。以作器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何奴傳。文帝遣單于黃金犀毗一。注云。帶鈎也。按毗字訓厚訓輔。若他無所本。當作此毗字。

周亞夫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曰。吳王必置人於穀。離之間。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諸侯聞之。以為從天而下。如其計。果破吳楚。曹操征鮮卑。軍次無終。敵塞蹊要。不得進。田疇謂曰。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路近而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操以疇為導。遂克之。劉裕伐慕容超。廣固城側有五龍口。險阻難攻。元文謂裕曰。宜塞五龍口。裕從之。遂擒超。三者皆用人謀。得地利。成功若是之速。故用兵不可無鄉道也。

河圖之數。神放得於陳搏。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取白黑碧綠黃赤紫配之。以定吉凶。謂之九宮。詳考此法。正今之順飛九宮也。吉凶有辨。其來尚矣。外此俗禁。宜無拘泥。乾道辛卯。江南赤旱。王宰為武寧宰。移從寬厚。號王佛子。至是惡少強取人米穀。予家充里正。擒逃軍林姓者解之縣。寧命敲折手足以示衆。鄉邑帖然。成都丙記云。乾道三年。邛州不熟。浦江宰邵隆年捕得盜麥者。聞于州。太守馮覺不理。因此擾奪羣起。茶馬張茂材領馬綱之卒。及成都禁兵至延貢鎮。搜匿奸渠魁殺之。詰誤者給牒遣歸。俗乃安妥。宣撫司奏其事。始于邛之安仁。有旨賜恩。及通判蒲壤各賜三官。放罷。安仁宰宋琛追官。編管五百里。茂材賜詔獎諭。賊奸亦救荒之切務也。

惠州羅浮山。圖陳文惠公讚序。謂浮山即蓬萊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住。唐國志如之。段成式雜俎。齊郡歷山上有一小山。鐵鎖繫繞。世傳海神鎖之。索斷飛來。于蒲山峙而靜。無遠徙之理。如靈隱寺前飛來峯所傳皆誕也。

丁公嘗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厄哉。既得天下。丁公謁見。帝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羽失天下。戮之以

此。司馬溫公取其示人臣以禮義。然鴻門之會。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以身翼蔽之。脫高祖於厄。既得天下。乃賜姓封侯。司馬異圖。安在示人臣以禮義乎。

子管至襄陽。問唐時所貢庫路。及倖虜陵。問所貢涉蓋。士人皆不能曉。襄州出器。謂之襄樣。意其即此物也。

聖賢言性。毫釐不差。曰存性。曰率性。曰養性。勿忘勿助。長之一意也。至揚雄曰。學以修性。夫天命之謂性。止可率而修之。率性之謂道。然後修其四端。施之於教。白惻隱充之而為博愛。羞惡充之而為得宜。辭讓充之而為品節。是非充之而為致知。而本然之性。未嘗以人力強之也。彼荀卿謂大心天而道。夫道出于天。而根于心。心大而後天。由天而至道。理皆顛倒。朱文公謂揚雄言性。猶隔靴爬痒。恐謂荀卿尤甚。若王通以仁為五常之首。性為五常之本。道為五常之一。荀揚之所不逮也。

唐書贊封常清等曰。主德耄勤。節省耄期。倦勤之語。則若老而尚勤矣。此太簡之過也。至當備處又失之。煩如張嘉貞傳。元宗欲拜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分且半。閱章奏而得之。夫夜分即是夜半。元武夜分乃寐是也。益以且半二字。贅矣。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不可。須加一馬字。乃是。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矣。見史記衛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離侯。

秦皇漢武。求長生之藥。卒無所得。可以監矣。而唐之憲穆。復為方士所誤。李抱真驕弁。不足多責。韓退之大儒。亦以丹自賊。何也。惟表疎諫憲宗曰。藥劑所以御疾。非常進之餌。張舉諫穆宗曰。神虛瀆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病作。藥以攻疾。無服不用藥。真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服藥求長年。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

狄梁公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王仲舒為江西觀察。有與浮屠祠屋者。改淫祠。今增。悉驅出境。皆所以善俗也。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倭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厥大事。註云。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予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范祖禹作唐鑑。削武后本紀。每歲首書帝在房陵。自以為用春秋之法。然唐沈既濟已建此論。請省天后紀。每歲首必書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事不違常。乃知范公正用其說。而歐陽公作紀。則述吳兢所撰史也。

禹貢揚州之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於導漢導江。有北江。中江之別。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又云。自彭蠡既豬。江分為三。入震澤。按彭蠡既豬。年分乍合。孤山而下。同為一江。以入於海。而震澤在姑蘇之東。故後世指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國語。子胥諫夫差曰。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諫句踐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章昭謂三江五湖皆在吳越。為可據矣。

予既辨三江爲吳越之地。載觀漢地理志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溝洫志云。禹於吳則通渠三江。其事益明。第松江浙右視之熟矣。而浦陽江實未之見。閱元和郡縣志。以浦陽江源出婺州浦陽縣西北四十里桑溪山。東入越之諸暨。然後悉知三江之所在。

荆公既自聖而蔡卞翼成之日錄一書專任私意誣其祖宗其生也一爲侍講建請坐之議其沒也設爲坐像受君父之拜後雖釐正猶庸從祀本朝醇儒繼絕學淑人心不在從祀之列而三經字說箴鼓箴聽學者亟欲以黃昏湯洗其腸胃乃獲與焉正論安在

荆公素有德行劉元城稱之平生不屈故自奇特程伊川重之及觀陳公瓊尊堯集則安石自聖造爲神考聖詔鄙薄君上如曰朕仰慕卿道德如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所笑既無尊卑之分他何足尙呂誨彈章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老泉作論云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惡是時新法未盛行新事未甚廣而切切言之又韓魏公見其答楊忱一書知其只爲一身優於翰林非宰相器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慶元間巨璫王德謙干素朝政京魏公欲去之未發間忽報宜館次早入朝乃德謙除節鉞公不立班知院何公澄不押麻文武皆退公上疏諫止御札屢頒不奉詔翌日奏事上曰聞祖宗時有此典故公奏真宗以此語王旦旦力爭乃別置使以處之至徽宗朝童貫以克復河湟特令建節中原淪沒實基於此上曰又聞非止童貫一人公曰其徒譚攸盡熙從搜例得之陛下曾不知三人者皆不得其死丐難此命庶保全德謙上從之未幾竄之遐陬草麻吳宗旦且有南康之行

婦功不可廢。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設九嬪。以教九御。而婦功之教甚嚴。公父文伯之母。言王后而下。至列士之妻。或自成帑服。或自成朝服。未有無所事者。孔子賢之。而公儀休歸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漢儒以爲美談。要之不奪工女之利可也。盡廢蠶織可乎。

孫權聞曹丕受禪問羣臣曰丕以盛年卽位吾不及之闕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以字言之不十爲平果七年而殂載洋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問氣候洋曰武昌山作八字數不及九吳用王賓來創營城至己酉始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或以名或以山定吉凶于一字今之相字者類此

漢田蚡殺灌夫事。上問朝臣。韓安國言。兩人無甚別白。蚡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注云。言嬰無官位。版授嬰。寶嬰也。嬰救灌夫。而長孺乃安國之字。以禿翁爲嬰。已自可疑。以禿翁爲無官位。版授。尤無意義。詳觀其文。蓋田蚡自謂與安國皆老成。言語當有決斷。不應持兩端耳。翁本老人之稱。而禿乃無髮者。如頭童之類。明堂位。揭豆。註。齊人謂無髮爲禿揭。

張湯傳魯謁居使人告李文森事湯教文樓謁居弟告其兄與湯文事爲減宜窮竟湯自殺敝其轉相怨仇凡二百字湯死之因曉然朱買臣傳謂因被湯凌折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則湯之死又若出於買臣此史氏出於點檢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回曾參子也享於殿上顏路曾皙父也祀于廊廡沒而有知其歆祀乎子思師也而列於下孟軻門弟也而坐於上其亦可乎謂宜別立一堂祀顏路曾皙子思庶存名分

垣齊通編

班
班
通
編

士大夫從政。當行好事。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爲權吏所奪。召吏曰。汝恃權取之。罪也。與汝約。一月還之。及期。無敢違者。馬少保亮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連逮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逾月而足。官物既可復。而無刑罰之施。轉重爲輕。特一念間耳。

史之紀述有一傳而相反者漢陳遵傳前說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後說爲校尉嗜酒大率常醉事亦不廢始以酒廢務後復不然何耶唐李吉甫傳前說再輔政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均左遷李正辭與蕭俛同召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畏憚後又云畏謹李法不忤害廟大體何耶

淳熙間冷公世光爲殿院因見閒語及譜系不能詳究第疑出於伶倫蓋伶或作冷也予閱漢師丹傳有冷褒者論定陶共王宜立廟京師事正作冷字解者不知姓氏誤書作零又前趙錄有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冷氏之所自出也

分寧幕阜之陽其水東流爲修水之源幕阜之陰其水西流爲汨羅之源唐郡縣圖志岳州華容縣汨水自洪州建昌縣界西流經玉筍山及羅國故城爲屈原潭卽屈原懷沙自投之所又西入湘水初疑此發於分寧而玉筍山在新淦及詳考之建昌本隸洪州武后長安四年割建昌置武寧縣德宗正元十六年分

武事兩界設分寧縣而玉筍則在湘陰縣東北屈原嘗居其下非新淦之玉筍也
事有重出者人見後之所紀用之既熟而本於前者往往略之如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此前漢侯文
對孫寶之言後漢張綱有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語今人但指爲張綱埋輪事耳驚鳥累百不如一鷄此

陽陽諫吳王濞之言孔融薦禰衡實用其言今之援引但曰禰衡一鶚耳如樊準薦龐參亦曰鷺鳥黑百不如一鶚皆祖鄒陽說也。

梁任昉曰。地中有獸名弗述。好食亡者。獺畏柏而不畏銅鐵。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閩南好食亡者肝。而畏柏與虎。故植柏于墓。琢石爲虎。所以駭之。按周官方相氏。入壙以戈擊四隅。馘方良。注云。閩南也。梓用柏。

黃楊爲裏衣以石爲然則栢之用子城櫺于臺古矣篇子孫者宜知之
李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子謂清泉
濯足對花點茶尙庶幾背山起樓之外誠可笑矣若山僧獻高茶而取消風散調之部使者惠方竹杖乃

規因而謂之吹簫風聲之類也。俗言有據鋒刀之末，叔向語也。旁觀必審，當局稀迷。此元澹所著釋疑也。阮孚傳有屏當，皆去聲不盡之言。人之常談，多有所本。如噴噓，○此下疑脫云人道氣四字，此時終風，顧言則噓。注文，○注原誤，今正以知爲疑。此王制西方曰

范石湖詩草中科斗行如鬼科斗水居去尾生足曰蝦蟆乃上岸而跳梁

坦
索
通
編

111

崔微物耳。俗人常見。入沮洳化為蝦蟆。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畫字之誤也。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蠅賢。劉熙注。晝音漢。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种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證。○此以下五條。原本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莒公引莒。莒曰。討有德。莒人亦有德。莒子有德。臣十人。同心同德。杜預注云。今春莒無此語。按。泰誓中篇實有之。但離心離德。改為亦有離德耳。預豈偶忘之耶。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間。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豈有豈。謂昔無而今有也。至孟之一字。傳文宜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他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耳。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為郭公。豈此物耶。

洪內翰語端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無千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我以乳為目。以舌為口。操戈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為是。

于。于皆姓也。于古寒切。于姓。顧云。望出榮陽。顧川。宋有于鑒。晉有于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邢。周叔王邢叔之。○此當作周武王。子孫去邑為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楚。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干為二姓甚明。今

晉書于寶傳。于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則云于寶。○此記。今正。據與釋文。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周禮于寶注。十三卷。

子酒爲忘憂君此見於詩文者若南越志若苦澀爲之果羅北苑曰葉布絕品豫章曰白露曰白茅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曰湖常具曰茶筴壽州曰黃弟福閣曰生第露第岳陽曰含膏外此無多頗疑似者不書若蟪蛄蝦須鵲舌蠟眼瑟瑟塵霏霏霧及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丈二尺一今俗語丈二尺一之類亦有所本前漢匈奴傳尺一牘尺二寸牘嚴加傳丈二之組後漢陳蕃傳尺一選舉李雲傳一尺一并用考記注爰長丈二杜少陵詩同歸尺五天容齋隨筆略載今詳審之責負漢高帝紀折券棄負師古注次簡牘爲契券折毀之棄其所負其谷永傳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注曰古富貴有錢於他人次取利息今之人謂放債取價蓋本諸此殊不知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稱責爲貸子傅別謂券也舉此言之則起責之說其來尙矣

續釋常談常引白樂天鵲鵲之句解未得其似鵲鵲之鵲世多寫爲鵲殊不知乃鴨字按了度集韻鵲字在人聲三十三狎韻內與鴨字一同若鵲屬當從鵲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韻與鵲鵲鵲鵲一同雲族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漸瀝合隨於雲市云族云市亦奇字

宰相稱號。史傳載居相位妍醜之稱。如漢袁盎呼中屠嘉曰。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曰。車丞相。張蒼贊曰。名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晉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俱曰其宰相。唐盧懷慎曰。伴食宰相。蘇環。蘇頲贊曰。再世爲賢宰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本朝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蔡確曰。三旨丞相。呼人爵之崇。莫若秉軸。激應之行。皆得而議焉。不可不謹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張綽曰百六公齊何武曰小斯楮公後魏于栗碑曰黑稍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新惇曰長鬣公齊蠡公崔日謙曰白鬚公後周韋瑱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太平公

若翁號則漢田蚡罵寶嬰曰一秃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鳧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白翁寶蓋人號曰囁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

郎如晉桓冲小字曰買得郎人稱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敎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程王曰楊郎宇文晶曰字文王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程元報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王審知曰白馬三郎乃皆郎稱也。

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曰犬子唐白居易姪曰羅兒龜兒皆是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鰓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儵桃小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逸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膏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鍼小兒祖彞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業曰傻羅兒李信曰牧羊兒

乃皆兒稱也。

以童得名則漢中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鰥童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後漢古弼帝稱曰齊奴孫騰曰僧奴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貉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嬖奴後漢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魄莫 物之虛浮而不堅實者俗謂之魄莫嘗疑其無據及觀內則去其蠶注云皮肉之上魄莫範各反莫音漠蠶音闕膜也

俗謂娶婦曰索妻。關羽傳孫權遣使索羽女爲子婦。有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索妻之語。蓋本諸此。

後漢明帝永平四年。詔京師冬無宿雪。春不澆水。注云。言無暄潤之氣。何平叔景福殿云。冬不凄寒。夏無炎燁。國語亦云。火無炎燁。

俗稱果核中子曰仁。或曰人相傳如此。於義未明。余謂當以仁是。蓋仁者生意之所寓。謂百果得此爲發
生之基。

繫鮮 世多用烹鮮字。未若前漢陸賈傳曰。數繫鮮。母久溷汝爲也。注云。繫殺鮮字。美。繫鮮二字爲勝。劉
 盼注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又引馬公傳不鮮。謂漢人語。而史記本傳注云。不

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鮮之不語。按馬宮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人與所援不同。未知孰是。尙書益稷篇。既益泰庶鮮食。註云。鳥獸之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

首喪氣。文王之惠綏。莫不鮮鮮。然有生意。鮮字鮮惠亦奇。
莊廋。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廋里。女士滿莊廋。李善注。引韓詩。肅肅兔置。施於中廋。爾雅曰。六達謂之

莊九達謂之達。說文達或作𨔵。故毛詩免置云。並於中達。莊𨔵蓋衢道之稱也。賈區。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北軍穿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賈曰賈。古之爲區也。小室之名。若今小

蕤屋之類。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衛士。稱爲區士也。

爲蘇四張建封爲張十三唐診爲唐十五裴虬爲裴二李御爲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二十李建爲李十一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一十六熊署爲熊十一熊籍爲熊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馮十一

七侯喜爲侯十一。柳州稱韓文公爲韓十八。劉禹錫謂元稹爲元九。又章蘇州稱李潛爲李十九。歐陽瞻稱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勣爲李四。李勉爲李七。嚴父高適俱稱少陵爲杜二。樂天稱劉夫敦爲劉三。

十二李太略爲李二十王賁夫爲王十八崔元亮爲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十七李潘爲李十七

爲趙六李崇嗣爲李三儲光義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母稱柳柳州爲柳八鄭珙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千

容爲張八千。康樂稱卓犖爲草十八。山谷稱東坡爲蘇二。後山稱少游爲秦七。少游稱后山爲陳三。山谷爲黃九。

漢辰浹日。左傳成公九年云。漢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周禮天官云。浹日而斂之。以甲至甲爲浹日。凡十一日也。

驚蟄。事物紀元載驚蟄始於漢文帝。受晁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驚蟄事。殊不知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又在漢文之前也。

行李。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從山從人從子。豈誤以使字爲李字邪。出九。山谷詩云。肉食傾人如出九。注引律詩博戲賤物。並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蓋博徒勝則八十。其負則出僕止以九云。

絕字之義。絕字義訓不同。如子絕四者。無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止也。韋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冠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倫已絕。息也。相望遠絕者。遠也。烽煙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絕者。盡也。絕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紀載衛將軍絕幕者。謂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芥蒂。世稱芥蒂。或帶芥。往往字書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盡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帶芥。刺刺也。蓋與蒂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芥。芥。

負茲。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絳來曰。介竹無功。狼籍狼邪。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大馬。士稱負薪。此言托疾也。

獻成發成。斯干考室注。考成也。歌詩以落之。又左傳。欲與諸侯樂之。饗大夫以落之。然落有墮墜衰謝之義。今人用落成非宜。懷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注。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獻之與發二字爲美。

一散。李經載酒器。如日單尊。爵觥觥觥。至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曰禁尾觥。號人皆知之。詩簡兮。公言錫爵。註。慈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此二字亦奇。

絲竹管絃。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是四字矣。義之用。此而劉原父注亦云。絲竹管絃。物二等。爾於文爲駢。

經題籤

題義經旨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者
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傳先經得尊經之意且言

五、

筆史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識
 悔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後來
 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問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
 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
 實因據以爲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據信由是益堅後學之信

堯舜禹湯或以爲四聖人名或以爲證或以爲說以爲
證者證法始周古未有也以爲說者索之舊說謂孟子
稱堯曰放勳舜曰都君屈原稱舜曰重華孔穎達國書
大舜典後出上左肅時姚方與嚴舜典重華句乃
就重華而陳辭等語書中候稱禹曰文命蓋放勳謂堯
能依倣上世之功化重華謂舜繼堯重光文命謂禹布
文德然則堯舜禹湯爲號無義名或近是况堯命舜之
辭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則知舜禹盡名
也湯名論語著曰子小子履世本乃謂湯名天乙皇甫
謐世紀謂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至舜
丁爲次則天乙乃湯別號命棄爲稷養官也在當時以稷與禹皋陶並稱名已覺
混及他書凡稱棄者並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爲稷殷
興始廢柱以棄代謂稷可代棄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
辛立是爲紂則紂名辛非受也尙書西伯戡黎及武成
皆言商王受二孔釋書謂受紂音相亂鄭元謂紂轉爲
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釋受德紂字余按殷人名
其惡曰紂其轉紂爲受或者僞書者過也至證法以殘
書損義爲紂亦未詳殷無證法而妄爾列于注伊尹生
伊水之上故姓從其地屈原雖孫武兵書呂不韋春
秋孔穎達詩書疏皆著伊尹名摯謂之尹者正也言能
正天下鄭元注尹音克
孔安國注尹音克故就伊尹而太甲伊訓等篇述
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皆指尹爲自稱之名君前臣
名以號與字可乎史記索隱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
故左傳毛詩齊例稱姜姜先封呂他書復稱呂尙以可
御可尙也係子兵書存其名猶稱呂牙謂之太公望者
史記曰文王遇呂尙于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周以與子與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則太公
非爵望亦非名也後世不察謬曰呂望呂尙蓋緣史記
以太公望與周公旦並稱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讀者
從而亦訛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
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義未詳公羊
五雉而雉則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妬龍護疆飛不越分
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播安仁雉賦曰畫墳衍以分兀者
此也其飛榮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禮
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元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
于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
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
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孔門多才

孔門多才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從政可使與賓客
言子華之使冉求之藝子路長蘧之勇左傳說虎賁攻
吳師卒二百有若與焉冉求清和之職樊子貢辭命外善貨殖公冶長
能通禽言言語德行文章外無往不有聖人從而以道
德禮樂陶鎔之譬天地開生職職各正性命所以爲
萬古大化治聖人歷聘列國雖困道德所宗亦多因弟
子而重楚謀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輔相
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帥師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國
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其後季孫啓
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勝學軍旅於孔子也史記言
仲尼沒後弟子大者爲諸侯師小者爲卿相蓋其平日
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漢藝文志曰孔子沒羣

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陰陽四
法五名六墨七縱橫八雜九農則孔門之學何所不參
孔子之教何所不講所以爲聖而當時共慕至沒而弟
子異昔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春秋
之後無聖人戰國孟當牛原羣亦皆聚客數千書之史
者鶴鳴狗盜袖椎竊符縱橫狙詐賈生民之禍而已下
惟是珠履環瑋以雄其國所以士益眾世益卑近世伊
洛學興始以修齊平治爲教故胡氏謂伊洛發明然後
人知孔孟可學而至視漢晉以來第以詞學名儒者有
閒矣至紫陽集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義理其粗究之
經濟實書儲才之說曰有天下者必取詢咨問取之無
事之時而參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
無旦暮倉卒之需則親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擾則
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可得之多歲引月長則所蓄
獨富久且精故知其長短而不謬多且富故更迭爲用
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爲意及臨事倉卒泛然求之
所以用之欲稱其任難故又曰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
眾短棄一長不以近遺遠不以小加大則其聚一時英
彥請之者豈直曰文爲而已又當參羣羣身神禹皆
是積歲程年稷契夔龍之任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則夫非以驅致也若傳說起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
管夷吾舉於士漢祖倉卒羅致取諸屠狗吹簫織薄皆
爲用則短不可棄長小不可掩大又可驗也况物有不
求未有無物之虞人有不用未有無才之時特患教無
孔子而取之之說又不大公尔

孔子諱魯

北魏史書魏之祖詰汾田山澤見輻輳自天而下有美

婦人稱天女受命與詰汾偶期年復會果以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為帝王竊詳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異如此者考之當時魏大武嘗命崔浩撰國記浩書魏先世事詳列通衢事皆直筆北人見者無不忿恚浩以暴揚國惡身滅族夷乃知詰汾之偶史官懲浩失而大之者也古以訐直取禍不一若史權所在尤嫉之招州國諱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聖人慎亂邦安得不以孫言為貴孔子在春秋凡魯失多為諱諱詩三百例錄變風魯獨著頌與商周等論語稱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稱之說曰不知也夫子禮樂所宗豈不明稱者朱文公謂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舉禘實僭故夫子託以不知鄭元謂禘則序昭穆魯以僖公為閔公庶兄躋僖閔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觀禘已而祀先公無緣向為逆祀不祀禘元未詳爾文姜通淫于齊魯會于禘之類雖不泯其實及文姜與桓桓公不容于魯齊夫人之歸曰孫子齊言若孫讓而去之義桓桓二公皆弑死經例書曰薨成公適晉為所置經沒不書其諱國惡也齊矣昭公娶吳姬姓泰伯之後也陳司敗之問正以娶同姓之醜夫子甯受以為己過而不別為辯辭至春秋書孟子曰夫子至自吳及其死也書孟子卒不表夫子之為曰氏蓋不殉昭公之失書孟子凡皆為魯諱也皇甫氏謂孔子若不受司敗之議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謂昭公果知禮是亂禮之事從我始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為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孔穎達謂孔子于魯事不可無法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過諱每事諱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後世安知所懲故為魯諱諱也不為魯隱為世教也公羊傳

春秋諱例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左氏曰諱國惡禮曰諱史著崔浩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齊桓本

秦繆嬴事耕織修戰守復取蜀為富饒之本卒滅六國漢高帝蕭何治關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內曹操撫河清屯許下俱濟大業唐與因關中之資宋興籍周之富視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項羽之敗全是漢道彭越等入楚地謀楚楚故兵疲食盡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兵敗方有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之語大概根本不立則進退無據耕織不偏廢然後表裏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進計乞指園荆襄為根本安行所謂老小者陛下分部諸將議斥侯治盜賊自以精兵為與衛巡歷往來征伐四出如高祖在秦陽成秦京索而蕭何于關中光武戰臨潁壘坻而寇恂于河內又言置行宮或建康南昌江陵一處安太后六宮量雷兵將為營衛陛下復兵按行周旋彼此不為定居又言既定講武其餘庶常日力不暇給者別置行台區處之此建炎規恢復一大議論也惜當時玩其說蓋一身在外則足以禦寇而根本之地不加傷意于事務之大庶常日不暇給者置行台處之則可一意講武國所謂興創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說萬世法程也

齊參不伐

山谷以韓信勝趙不自驕而師李左車為武夫悍將所難詠以詩曰功成千金募降虜東西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難矣若曹參佐

漢祖起兵未有韓彭輩戰勝攻取多出於參異時論功爭以參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項羽入關參功為最速逮得韓信參已封建成侯一旦舉信為大將不聞參有軋已之嫌雖信奇才然參視之實為後出至信擊魏擊趙參皆與俱擊齊參以相國屬焉則參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見之參則難矣其謙讓不伐不待舍蓋公隨蕭規而後然宜其善終于漢臨之世參本傳言韓信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又言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與漢王共破項羽討齊未服者漢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參國相印觀此則參終始出信下噫難哉

有國二權

國之大權二政與兵而已故權宜專不宜分分則事無統兵權宜分不宜專專則亂生成王將終命大臣相賊王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宰召公奭迎嗣子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支虎賁百人于伋先儒謂齊侯掌兵而不可發召公發兵而必資仲桓南宮毛則其權之不統屬也向矣西漢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復相統置南北兩軍亦不相攝高后時周勃以太尉掌宿衛初得北軍而不得南可證也唐李府衛制壞兵聚方鎮卒以取亡宋興鑑其弊郡置通判貳太守道置轉運貳制有兵權者錢賦不之寄有錢穀者兵無所預思慮視古人益密矣內則政事歸于中書故外戚不得擅官官不得與于兵典以樞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總之三帥可總之而不可發之發兵之權歸樞密而樞密遣使必謹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揮隨郡大小為員多少每指揮四五百人給餉在運司統制領守倅

神宗嘗言養兵只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
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諸道之兵足以
當京師則無內變此又內外相制也

明辭議時

萬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隨時之宜湯武征伐雖不
若唐虞揖讓然桀紂之暴如是非湯武伐而除之天下
何時得安乎所以伊川讀易先明辭次議時如孔子作
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為王以時觀之孔子
時王室政教猶行列國義理相尚使有桓文復出王室
猶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國日事戰爭周君皆不能為
時重輕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
諸侯亦明時者也張南軒曰君子救世時宜而已孔子
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
天之心也惜伯夷叩馬李斯江常語司馬公疑孟等作
以非識時者然有武王孟子之書又不可無後世吁江
溫公之說乃扶持世變之一端高祖稱義兵伐隋隋場
之惡視紂尤甚高祖為隋方伯有湯武之實當時聲場
之罪義旗東指為天下除殘民心響應舉動豈不正大
乃竊臣突厥遙尊煬帝別立代王徐行禪讓之理所以
胡致堂謂正大之舉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時者也孟子
有獨夫紂之說南軒曰王者天下之義主民以為王則
謂之王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况所謂王者以其能
生殺能廢置能弭亂息爭紂場雖苛暴為獨夫生殺廢
置猶在也若袁周二君無紂場之惡而安于衰弱使文
武德澤漸盡制度大壞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亡
于世治亂茫然不與焉亦安得不謂之獨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運歷譜載黃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顓帝高在位
七十八年次帝嚳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堯在位七十
年以其數考之意子孫至舜時已六百一十餘年魯太
史克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族蒼舒至叔達八人為高
陽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元如謂之數八人至舜伯
審至季狸八人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凱如謂
已八人至舜時少皞有不才子曰窮奇至舜時已一帝
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至舜時已一帝項氏有不
才子曰檮杌至舜時已一帝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
至舜時已一帝齊氏有不才子曰罔象至舜時已一帝
日多壽然數人者不皆壽繼壽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
曰自其世濟美惡者言之歷歷六十餘年之遠未必代
代皆元愷人人為凶類也夫謂之世濟者世代相仍積
累皆然也不思堯舜大聖生朱均賢蘇頌圯生舜禹父
子相去一間聖惡懸隔禹治水可謂有大功于世啓少
康之外戚無可稱文武之興后稷稼穡之休烈猶可存
者成康宣王外可數無幾焉以帝王之尊猶若此彼十
六相世為元凱四凶族代為惡人吾不信也况更歷六
六百餘年謂之元凱其間豈無一凶德敗祖宗之美謂
之凶族其間豈無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謂皆自其世濟
而善之亦非也

鄭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于叔
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四人別同姓之醜非目
賤妾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姓或國名下繫其姓
先儒謂其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
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

叔隗季隗是也諡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
嬀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曰江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
繫姓如秦女曰徐嬴陳女曰息嬀之類豈惟姬姓後世
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
者不辨其為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
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無稱姬者周姓
貴于姬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
號曰帝姬貴之也若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
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

羅氏識遺卷第二目錄

擲頭上看花	經根人事作	史闕文
子夏子思	嵯奇可味	寅正非夏
改朔	歷代帝陵	兩韓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陝江湖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處置	大橫	十一州

羅氏識遺卷第二

宋 羅璧 著

擲頭上看花

九疇興而易道晦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古經爲後儒所斷者多矣況去籍于周壞于秦雜于漢魏晉後儒惟鄭王諸儒臆說是拘于是根本不立故魏鶴山云人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一一從聖經看來庶幾到地位涉歷可以自得若只在諸儒腳下盤旋終不濟事緣擲頭上看花終不

羅氏識遺

卷二

羅氏識遺

卷二

若樹枝頭天然活精神也此語蓋爲舍六經泥訓詁者發朱文公亦謂詩易之類多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年立言本意人須是虛心平氣于本文之下不要畱一字先儒舊說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惡一切間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皆自亂經學以先入之說汨之也今人學文者不參六經而拾韓柳歐蘇之緒餘筆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賦詠者不探三百篇離騷之雅興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古人脚迹不能專門名家者此也近時蜀士董梁可曰文字用事要從元出處推究不可只撿搜他人見成事來作譬如買物出產處得來既可擇其美惡又可兼貨並蓄若只他人提上販來不惟美惡不辨亦得少而售狹矣姑即莊子大鵬事言之就全篇討究則知鯤以魚大而化鵬從南溟曰天池擊水三千里以六月息搏扶搖羊角之風來蜩鳩斥鴳之笑出齊諧志怪之書是少曲折筆端自然活動若見他人用大鵬事已亦從而大之則事狹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擲頭上看花也

經根人事作

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遷羅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惠楊墨而述七篇仲舒對向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玉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杜甫皆崎嶇厄塞發爲詩

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然考六經論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錄是非善惡之述毛詩載政教美刺之詞尚書推唐虞三代之懿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所謂治道而爲經豈專舒憂憤之爲哉

史闕文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邵康節十二會謂氣運至于子方有天地至丑方有地至寅方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處建正當堯時在己今在未到戊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寔天地混沌閉塞之時堯至宋歷三時凡三千餘年上此寅至巳歷四時當凡三千年但孔子書斷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詰後儒因只據聖經爲說史家雖上及三皇然皆哀取后人辭書稌傳而成之非真有得于當時事實也但以康節堯舜上猶有四時說推來帝王前世代歷歷有莊子敘伏羲上猶十一氏鄭元六藝論譙周古史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路史及廣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數十百氏年逾數萬所謂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爾又以易繫參之伏羲黃帝堯舜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離渙益隨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畫不端伏羲始也司馬遷史記劉道原通鑑外紀又皆遺伏羲只斷自黃帝始不思周易萬世文字之祖經秦火獨完備者也大傳言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敘三五傳次甚明二史不然故東漢張衡近代朱文公皆咎遷春秋不王吳楚以尊周室所以嚴正僞之辨也後世史官徒知

羅氏識遺

卷二

五

御編言之說周史厲王流彘之後繫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統中絕遷固漢史惠帝崩紀呂后爲政者八年歐陽公刪武后于唐本紀司馬溫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編年說也定章于文公綱目然後正僞分而統紀明豈史氏瑣瑣之見哉但秦後項梁與諸侯共立楚懷王孫心爲義帝當時合書義帝爲正統然後繼以漢王莽篡漢漢史爲新者十八年張衡謂時漢元后僭存只當爲后元本紀編年月紀炎祥而莽篡事第著之莽本傳更始居位光武常爲之將後始即漢則光武初亦當以更始爲正文公綱目俱不與以漢昭烈之例豈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邪

子夏子思

司馬溫公通鑑著魏文侯師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來歷本戰國策以史記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楚七十三歲子夏時二十九歲後十一年哀公卒繼元王七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當一百一十四歲周王更代之際年有重疊不過差之三四年如史記則子夏當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得如許歲數否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于有子曾子門人已有曾子啓手足之事則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鑑書周命三晉爲諸侯于威烈王二十二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溫公以師子夏爲文侯美事繁之然當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記世家曰盜殺晉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

命三晉爲侯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通鑑又著子思言衛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來歷本孔叢子時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書之但溫公既書曰某年必有實據

嘔奇可味

駢儷貴整散文忌律各有當也尙書禹貢敘九州地理之分畫山水之離合物產之參差貢賦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鋪敘隨之而異更不消雜顧命敘成王導揚之語儀文之列去之千百載而讀者尋丈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東坡嘗推禹貢爲子固論后山學文且讀顧命周禮文章之奇不一而狀物最精內饗曰牛夜鳴則厠羊冷毛而義殖大赤股而蹠蹠鳥鵲色而沙鳴狸豕盲眠而交睫腥馬黑脊而盤臂蟻五者各物之病與臭也卻行仄行運行紆行蜚蜚魚蛇之行各態也以屈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物之鳴各處也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與夫銳喙決吻數目顯脰小體濬腹等語羣羽之屬各形也皆隨其異而筆之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必撥爾而怒荷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荷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必將廢措狀飛走翕張之勢而無力有力輕重可以想見此猶有形狀可寫也若無形無影之聲華寫最難禮記樂記曰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鈞橈繁乎端如貫珠何啻親聆其抑揚高下之聲後來昌黎駢萃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經後文字之奇推莊子大木異數穴之風聲天籟變爲八聲之妙至厲風清

則取厥爲虛一語又自有聲入無聲乃古人狀物之妙至敘物之遞遷相生曰種有幾得水則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龜蟻之衣生于陵屯則爲陵島得鬱棲爲鳥足鳥足之假爲蟬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水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鰕蝦蝦子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爾斯爾爲食醯醢駘生乎食醯黃輒生乎九飲醫丙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羣久竹生青青常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物生凡十八變而句法十五易安律中難輟曲是以其語可味後人以東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鋪直敘外無委曲東坡超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遊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向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眺瀟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鋪叙四顧而文法四易味其語殆非一索可竭也後來如洪景廬又多向此記馬遂良怡齋曰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敘五怡事而句四易又養拙堂記曰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止以智養情以寡欲養心以靜養身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于山養禾于田養牛羊于牢養雞于埘養魚于淵養龍于江湖養植物于天地由書契以來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養則位養驕勢養放侮養高酒食養四體養好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根莖以蠶山養蠟蟲以蕃養癰疽以戕身反正備論養字之義文亦四變又短中提長皆懼其律也景廬如此甚多姑錄一二以見前輩文法

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其行爲木建朔合從寅始
 堯以中星定四時尙書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
 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至前建
 寅首正月劉道原通鑑外紀因書禹卽位仍有虞以建
 寅爲歲首書湯卽位乃改正朔是歲首建寅非專夏正
 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曰吾得夏時焉蓋就此較而言之
 非推本而言之後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漢興因秦至
 武帝太初元年始復用建寅爲歲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
 孔子取夏正以歸勝之氣勢始著明也蓋子月作一陽
 生時則陽氣未出于地寅則陽出地而溫厚之氣從
 此始已月六陽盛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則
 溫厚之氣始盡五月一陰生時則陰氣未出于地申則
 陰出地而盛極之氣從此始亥月六陰盛而極極之
 之氣未終至丑月窮而最衰之氣始盡丑月中之氣漸
 見地上之氣可驗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
 亥爲日一周日以子始歲亦寅始亦不可議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後人不深考遂謂并改月號王肅謂古
 及秦而失夫月改則十二月素其經時改則四時易其
 位月可強改時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經求之無改正之
 說尙書舜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隨四
 仲月以巡方月何嘗改堯典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
 北方訓盡也萬物至此盡而復蘇蘇則皆當改易則歲
 一周之理也是猶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說若商以丑
 爲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謂年爲祀太甲嗣位改元
 而稱十二月爲首其後桐宮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歸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
 伊訓序稱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復歸于亳不知序作子周世所以年異祀又曰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時亦不改也周禮子書亦曰秋大熟未獲周以子爲正毛詩
 稱首歲雖曰一之日然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之後

終又十月蟋蟀之後晉曰爲改歲則歲雖改而十月之
 號不改也至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八月其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與今之氣序合
 亦不改時也周禮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詔內
 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六官之人生榷桂之
 種正歲十二月斬冰賈公彥釋正歲是夏正月若南周
 建子即今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
 以此推之謂言正歲皆建寅月 簫章於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
 秋季秋獻裘與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祠夏禘秋嘗
 冬烝賈釋周禮祭祀
 田獵皆用夏正 亦與今之氣序合不曰子正而改
 也禮記月令所紀四時亦皆夏正漢魯恭謂書出秦呂
 不韋而實周世書所據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犧牲就令
 器械而已此猶以秦焚之前論者秦焚後史最可證史
 記書秦改年始朝賀皆十月朔秦以建亥爲正故秦史
 書年之下皆首書十月漢書文穎解云周火德秦以水
 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爲歲首此亦爲改朔不改
 月之證又秦歷應置閏者皆在歲末左傳歸餘于終之
 義也史記及漢書凡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蓋閏
 月於歲終也顧師古謂不然則經謂之十月矣此又可
 見秦以九月爲歲終也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
 爲來歲受朔文可
 見月令秦世書也 胡文定公引商書元祀十月二月及
 漢史建亥之下卽書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
 謂杜元凱後序載汲冢竹書皆古晉史記以建爲歲首
 又嘗曰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獨
 疑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爲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與
 梁成之語于是門人問答多曰闕疑但春秋用正伊川
 以爲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書春則夫子行夏時之意

胡文定傳春秋周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專余以春秋傳本文考之則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嘗著說曰周果以建子爲正時月與之俱改則春秋何以書春三月己亥焚咸邱平夏五月鄭伯堯段于鄆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來乎凡此紀四序皆合寅正可見夫子只用夏時杜預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時可改乎又隱三年傳書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明矣杜預乃訓取爲芟踐以附會周正之說隱九年經書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當五陽之月而大雪書之非時也杜預乃謂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豈異哉經又書春秋大水無麥苗秋種麥生苗水忽漂之記異也杜預記五月謂之秋漂殺熟麥及五穀之苗經言麥苗而預言五穀之苗不知四月小滿麥已登塲五月又安有麥之可漂耶感八年春正月乙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時也杜預注夏之仲月感四年經書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書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時禮也大率左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說故每牽合周而亦有知經用夏正處甚多不知何前後反覆如此余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暘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納日占之昏旦東作甫訛西成北易測之時氣日中永短齊之晷刻鳥火虛昴之中星析因夷隲察之民事羣革毯旣驗之物類然後中氣定而四序正此其氣序不差難巧歷莫違杜預乃移易四序以附會周正豈理也哉後世說果初復建子未幾俱復寅正蓋氣序不可得而移者

西漢劉向疏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邱壘皆臥葬奧
是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蒼梧之說見禮記與竹書
諸遂遜子負夏卒于鳴條鳴條在虞夏之際今河內府安
邑無葬舜者死不知葬年有餘歲晚乃傳位于禹
或曰勝方乃死不知葬年有餘歲晚乃傳位于禹
十七年而後崩則還行晚當為禹葬未必盡年歸任奔
走也考阿中紀市有舜墓縣康禹葬會稽不改其兆殷
封有葬正今道州或象家也
湯無葬處在國陳獨言湯冢在濟陰亳縣皇覽云在亳
湯冢諫扶風縣湯冢在陳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漢書
數出
泉祈年館右樛里子葬于武庫皆邱壘之處惠文武昭
襄五王皆大作邱壘多其瘞後盡發掘始皇葬驪山墳
高數十丈周迴五里餘石槨為遊館人背為燈油水銀
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巧變不可勝記又
多殺害人埋工匠其後項籍焚毀宮宇雖已發掘餘空
藏牧兒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遺火燒其棺夫死者無終
窮而國家有廢興明君智士遠慮無窮故甘薄葬之誠
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禮言天子之喪斂用主璋璧琮
璜琥皆為渠眉鄭司農注開渠為肩令汗得流去也鄭
元注渠眉玉飾之溝琰冢也以組聯六玉溝琰中以斂
尸主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尻璧在背琰在腹漢舊
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
連縫以黃金縷腰以下玉為押長一尺二寸半下至足
亦終以黃金縷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
丈堂壇高二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
步已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襍物東漢
禮儀志紀載甚備其言藏明器數曰棺八套三銀二瓦
八屈八半八豆八蓮八酒壺八樂風一几字剖一蓋一
文犀甲冑各一轆車九乘劍蓋三十六尺蓋二瓦釜二
瓦甗一瓦鼎十二匏約一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百小杯
二十瓦甗樂十五後王彌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儉其

親之說周禮漢制未必餘也經王莽亂赤眉發前漢諸陵其玉匣斂者率如生呂后至遭汚辱獨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儉東都首以薄葬送終令陵但令流水與邱壘同明帝亦然古今注載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垣四出司墨門寢殿鍾簾皆在周垣內隄封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違遭董卓亂呂布盡發諸陵以珍寶解金縷探含璣魏文帝懲之故終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尸骸殆盡古焚烙之刑也豈不痛哉呂不韋生戰國末言荆齊燕宋中山韓趙魏自此以下亡國不可勝數其大墓無不掘者故呂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財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親故有送終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爲之慮則死莫若無動莫如無利又曰死者彌久則生者彌疏疏則守者彌怠而藏器如故理勢必掘今有銘墓曰此中有金寶不可掘也而爲之闕庭以自表何以異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孫以瑋瑋斂爲無窮慮也司馬遷史記貨殖傳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概喪之後民無生業國典復隳而名邱大墓雄麗自競豈達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見無不發者按蓋謂發所陵因遺令世宗曰我死當以紙衣葬宋興藝祖詔諸道檢校前代帝陵各製禮衣一副常衣一襲具棺槨于是西京鳳翔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九陵並曾經開發宋史地理志云漢文陵祿所書後亦發宋藝祖至哲宗七

陵葬西洛靖康之變亦皆不免紹興中宗臣士僕同張
說往省蕪歸奏高宗曰願陛下萬世無忘此賊時惟昭
陵無恙哲宗棺暴骨初樞密樓炤同往炤疑是昭陵之
劄曰陵因乎岡種相成道周以振橋闕炤樓觀環之神
關內列石人羊虎駝馬等像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柏
下廣十五爲水道有五大門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
者乃酌獻之地餘陵皆然昔人謂葬金玉而墳是爲盜
標識其處帝陵不加標識猶將慮盜况闕觀環之乎下
是官庶刻銘勒誌亦未免有類金玉之標識劉向曰邱
壟彌高宮廟彌麗發掘彌速要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
欲人之不得見也安事外飾以爲身累乎

漢武曰古帝
人知其處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
人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則墳乃是孔子始
按墓是葬坐墳則封
土爾雅曰墳高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
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
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謬曰韓王
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姓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
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逢與淮陰
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
名信都劉知幾亦差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
屬蜀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
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
張良以殿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楚漢春秋作信
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
勝徒皆賢謂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
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何班馬責乎

周公瑾勝曹操於赤壁進計孫權乞由蜀結韓遂馬超
於關中時超遂反還由襄陽取宛洛北方可圖也諸葛

孔明說先主亦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眾向
宛洛將軍以身率益州之眾出秦川關中二說皆欲由
關以搗魏之裏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敵則中
原可舉公瑾謀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
謀蜀非吳有孔明舉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張
德遠出帥川陝實祖周葛遺策全有吳蜀又孫劉所無
而竟如是可見興廢有天善乎誠齋之言曰天與時相
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
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

昔人謂川陝繫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

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水與秦鳳寔居其上
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
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祚首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
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

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當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師尊之

羅氏藏書

漢初病於諸侯強大王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諸侯遂弱唐哀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劉岳韓挽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烏重允發之檜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奸謀也

二禮灼龜之法卜人占坼漢文入立卜兆曰大橫庚庚

余爲天王應劭注龜文正橫也而橫所以吉之義未詳按占人賈氏疏云灼龜灼其腹骨近足高處占其垢非直向背爲木直下向之爲水斜向背爲火斜向下爲金橫者爲土朱文公解易因謂漢文兆得橫木得土也所以吉

黃帝畫野分州封域才經見漢書地理志統言得百里

之國萬世通鑑劉紀善黃帝土地東至海南至北逐犂
鬲封域皆九州內犂犂十二州孔安國傳書謂析青爲
營析冀爲幽并鄭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說謂王制言四
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里之
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此時并地法行州有定
域國有定制不可得而增減者也今日析青爲營析冀
爲幽并則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素矣况冀爲天子之
都豈可削哉先儒謂王制國制與五經背馳難盡憑但冀爲王畿乃制度所當先定者不應泛然
在可增可削之外或者九州外別建營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
幽州正以罪人辟之荒服外之窮處若析冀爲幽則近
在王畿何取爲流竄哉今按書正文幽州之州從州左
傳叙四凶投之四裔裔遠也遠則非近冀之幽矣况決

四凶在治水前時未析營井幽無幽州之名孔子書疏
著鄒衍說曰中國于天下入十一分居其九爾中國名
赤縣內有九州禹所敘是也中國外如赤縣者亦有九
漢書顏師古注亦謂九州外別有營井幽三州余謂天
下之傳
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說荒誕但地輿書括地
諸地中存曰麗諸其東南方曰神州賈氏禮疏曰崑崙
在西北上別統九州其神州東南一州其禹分爲九又曰
神農上別統九州曰桂州神州之縣今惟分爲九又曰
九縣漢書注道崑崙在廣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博物
志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陳河水出其東北阪水出其西
北阪刺水出其西南陳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文公
注曰崑崙有五水環其城其東南海爲中國河朱文公
曰地形篇崑崙崑崙山爲補天處其水四分合以山勢
水之形河崑崙崑崙山爲補天處其水四分合以山勢
少焉崑崙崑崙山爲補天處其水四分合以山勢
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無限不特營井幽之名也

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嚳制
九州則九州古地益爲十二則始舜禹平水復仍爲九
故商以來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只列九州鄒
衍
音水中可居曰州義通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
以州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名遂大
州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爲十二不無紊并制之
疑意黃帝肇封地之廣容有封制未盡者舜因其隙復
創三州故三州與九州並列必盡九州析也鄭疑蓋拘
孔傳若王制雖源亦爲以今九州幅員計之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之國須數十倍建置可也豈三十六百二
十八國之能限哉王制蓋又拘地方千里之論若流共
工於幽州蓋爲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羅氏遺卷第三目錄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邱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實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禽釋擒	終命樣筆
封略自然之險	古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獨樂園

羅氏識遺卷第三

古文不相襲

宋 羅 璧 著

河南邵氏闢班固作史不敢輒易司馬遷之詞謂孔子作經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固所不知也唐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洪容齋云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文余觀

後世讀書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語商盤信屈聃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李漢曰易經又象春秋書事詩歌書禮別其偽皆不以一概視經窺見古人者熟也立言如此意者濂溪易補橫渠正蒙西銘邵子經世書扶理則微皆無一言相襲主羽翼六經又漢唐諸子所無也故陳壽緣遷固而不美于史范曄緣歐向而不美于穀梁文中子之弊誠頗正大而拘拘模倣論語皆後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其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黃山谷曰文章最忌隨人後楊東山曰丈夫自抱衡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觀此則諸賢所以傳不朽者有道矣

左傳非邱明

左傳敘及韓魏臧智伯事時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後儒以孔子有左邱明恥之之語遂謂傳為邱明作自漢以來如出一口唐吳兢助為左氏學始言別有左氏若夫子言左邱明蓋史佚遷任之類便謂左氏為邱明非也宋伊洛諸儒研經最精伊川謂左傳無邱明字未可考朱公以傳敘及韓魏臧智伯事謂傳是簡博記人作答黃義剛曰左邱是古有此姓左邱明自是一人作傳左氏又別一人必非邱明程公說春秋分曉首辨傳非邱明謂公穀皆子夏門人書疑傳亦出孔氏門人之門人蓋書多戰國秦語也然未嘗剖析指證其述鄉先達萬見春鎮當著論辨傳非邱明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豈止一邱明姓左哉衛有胥靡逃之魏衛君請以左氏易之韓非內儲說著左氏術之都邑若以邑為姓則

娶徵在少婦因野合生孔子先賢釋野合爲野哉由也不備禮之謂
恥故長不告孔子緣此孔子不知父墓竊謂娶不備禮
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處恐不然也且孔子萬
世人倫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問何以爲孔子檀弓又
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
聖人舉事審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則當聽其崩
壞乎凡此見漢儒之言古事不復驗之人情參之道理
只是臆說

漢志言潯陽九江曰烏江蚌江烏曰江嘉靡江吠江廩江提江箇江源江孔安國書傳九江孔殷援以爲證不知潯陽今江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禹貢淮海惟揚州在孟瀦之下但言三江旣入至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之後始言九江孔殷雲土夢作又其後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及岷山導江之後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卽巴陵江北夷陵歟西陵故岳東陵以經考之周禮職方云荊州敷澤曰雲夢釋者謂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據地理志只一澤按書言雲土夢又已析雲夢爲二傳昭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邾子之女生爲子文弃之夢中入郢則夢夢澤也定四年吳人楚子涉雎濱江寢于中則雲一澤也按江北爲雲卽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江南爲夢卽今公安石首建甯等縣跨江南北固總謂之雲夢凡禹貢敘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洞庭山卽洞庭山張勃吳錄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建安蔡氏釋書援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又援楚地說曰巴陵瀦湘之淵在九江閒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瀟水湘水九江非潯陽明甚鄭

印亦云禹貢九江在荊州郡今岳州洞庭但析九江之
目無漸西二水而附錦靖二水然均爲九江也唐孔穎
達謂潯陽九江之名起近朱文公嘗著九江辨以洞庭
潯陽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漢志考當在九江郡今淮東
郡漢復置九江郡今淮東潯和如此則潯陽九江自秦
始而洞庭九江則古也

易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伊川解無虞人而卽鹿是有貪禽之心王用三驅失前禽釋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則鹿言禽驅走皆禽也禮記羆鵄能言曰不離飛鳥猩猩能言曰不離禽獸如特牲郵表啜禽獸下文專以貓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獸戮禽釋皆云禽者獸通名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贊雁雉雞鵠外虎皮羔其二庖人禽獸春羔豚夏腍脯秋饋麋冬臠羽因謂凡鳥獸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說曰禽者鳥獸總名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公彥疏曰已孕曰獸輸之于公未孕曰禽曰獸得之又孔穎達禮記疏曰禽者擒也方力小可禽制也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須圍守而獲也詳眾說則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于獵者曰禽荒曰從禽不別言獸以小大兼獵禽足該之也又左傳擒獲字例單禽而柳下惠名獲字禽則禽者擒也孔說亦然獨爾雅言二足而羽爲禽四足而毛爲獸然其言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不知詩雉狐綏綏則雄雌不特飛也書牝雞之晨則牝牡不拘走也故賈氏闢其說非通義余按經中惟二禮乘禽易繫隼者禽也公羊鸛鵒來巢曰非中國之禽惟言羽餘多獸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則書之鳥獸踰踰

陽鳥攸居鳴鳥不聞易之鳥焚其巢飛鳥遺之音詩之黃鳥元鳥記之不離飛鳥故鳥不橋禮之羅鳥鳥共卵等語聖人皆當易鳥以禽何必若今之直敘邪

洪範九五福富壽康寧好德外考終命居其五此非生
者之美也後人祝頌概曰五福全備不知考終命之當
諱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覺而語人曰此富有
大手筆事俄而晉武帝崩哀冊證議皆屬珣草而筆如
椽事後人不辨爲不祥之筆

蘇秦說戰國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蓋國有限界方可
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距滄
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勒如新幕上或人齒骸骨爲志每風將作老之則眾鳴而撼其鼻口否則危幾北橫大漠浮沙數千里退尺暴風一起沙卷如席南隔五嶺瘴霧能死者其壓人多不能出數者十九外限以金侯海惡溪遠者脚屬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後世封略不謹
華夷混處按周東遷而後吳越楚蜀蠻蠻醯秦晉魏悉戎南陸渾河西白狄淮宿韋舒諸國洛陽
魯句而用夾號徐在京東而有夾名當時四夷錯居中
原消器品以來然告出夷狄先王荒服之制既混識者
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難言以天下大勢考之莫
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居庸諸關爲險蓋居燕百里
外關外名虎北口卽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大行東亘遼
海狼居胥諸山爲襟帶關南北通處路邊兩崖開風起
人行或爲所掀彭文子謂陰如線側如傾其升峻絕其
降如趙井下有澗巨石磊塊凡四十五里甚艱折萬狀
山外寒氣先山南兩月蒸之東百里曰榆關蓋由虎北
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徑寔遼東諸州之

障阻昔時守以土兵狄不能入自石晉割關南十六州
劉仁恭割營平樂三州路契丹由是北自定武達遼海
千里失險凡漢唐所以限狄者狄皆有之按漢北邊之
門雲中各有要害契丹多出朔方即今靈夏朔方山
河無險其後拓跋思多出朔方即今靈夏朔方山
十六州也唐無北顧憂者惟據諸關故也宋興諸關
皆在契丹裏故太祖太宗嘗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時言
古北口野狐門松亭關三路晉有古人堡壘成述於此
置守南牧自絕後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關
古北口松亭關符家寨則虜不得南矣按燕馬黃河山
子河塞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
西石入海則河北諸山後原西諸河而與而西而南
起臨洺東至東史亦言因地形制險塞五代失險周
世宗首於深冀開浚胡盧河為限宋守塘澤而雄霸二
州開塘水不接途中置保定軍餘塘水瀾漫而保州以
無多植榆為蔽宜靖閒重賞爭燕雲而不取險故岳
飛曰金坡諸關不復則燕雲未可有役金人逾關黏罕
莫曰關險如此而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由此觀之居
庸諸關寔河北屏蔽也至越河而南黃河潼關乃中原
之蔽宋失汴保江關河置而不問又夷錄載金有蒙患
南徙都汴保關守河黃河自洛陽三門積津東至邳州
桃園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設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
里以精兵二十萬守之夜則傳更冬則散冰潼關邊西
南大小關口三十六約千餘里亦設四行省分精兵十
萬守之布置周密水洩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
不可越關不能乃謀 關山東假道宋由蜀出襄鄧金
坐此不支由此觀之黃河潼關中原屏蔽也按劉宋元
爭河南魏岐成歸北宋國魏岐成歸北宋國魏岐成歸北宋國
南岸至潼關其後魏主引兵南下四鎮各失守晉社稷
則黃河不如江水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於地面

處所以多決沿河古設長 若東南以大江為固而防人
守江多在江北吳人築濡須塢修東興堤城巢湖皆守
淮蔽江淮東地多石磧險在水關中地重固復險在
山胡安國嘗言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漢上流欲固中流
必以重兵鎮安陸欲固下流必守淮泗張魏公亦曰淮
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無淮南則長江與虜共彼得淮
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得安乎蓋淮南魚鹽桑
麻之富地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急宜保淮揚誠齋
曰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亦
敵之江也按淮水二千里其北方水通淮有泗汴泗
淮為南水通淮有泗汴泗淮為南水通淮有泗汴泗
元祐右通吳會後接巴蜀昔人謂得中原可入者
出此胡五峰謂其地利進取不利固守須以兵險近時
則長安東有函關南有散關西有隴關北有蕭關故號
四塞之地漢祖東據函關必外嚴榮陽京索之守若西
則王門陽關古稱天限漢魏世氏羌徙居關輔實處其
衷故漢言三輔利害者欲保西涼州其地南隔氏羌西
右臂漢武取休屠王地 唐苦吐番元載欲城隴山口
州今名姑臧後魏等郡 唐苦吐番元載欲城隴山口
原州按隴口南連秦州北抵黃河東西一百八十里其
隴外無險八月乃五月乃五月乃五月乃五月乃五月
武進東魏取之蓋隴山道而後漢帝復自隴諸將攻隴
宋經略西夏韓范議取橫山唐張仁愿守朔方河外築
三受降城由此觀之關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地蜀險
李熊嘗謂北據漢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峽口東下漢
水可窺中原南順江流可震荆揚所以計蜀悉矣近代
宋保蜀以南制北階成岷鳳為藩籬漢中為門戶紹興
中固蜀專倚鳳州和尚原其後金欲割之帥臣胡世將
力爭不可四州內漢中雖有諸關而支徑甚多故和尚
原守蜀之要也南方限以五嶺顧事無西北之勤中國

反以象犀珠貝所在通焉三國曹操守洛陽東拒吳倚
淮漢西拒蜀倚秦嶺故魏明帝以為地有所必爭觀此
則守國之險可無哉
古稅不拘什一
禹貢田賦別上中下九等周禮辨上地中地下地有年
無年魏平糶法亦隨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邦中郊外各不等無繁取稅
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實
九取一班固漢食貨志謂九百畝中除二十畝為廬舍
耕只八百八十畝符合什一之說而孟子無此文夏五
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百畝
取一徹是也貢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趙岐謂耕五
十畝者貢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說亦什一
孔穎達謂古者人眾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畝殷一夫
惟得七十畝皆不具周數然畫井而田古制也具歷夏
殷至周周當生齒富倍二代豈有愈久愈耗乎賈公彥
謂周禮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貢乃一易地二百畝
而稅百畝助則上地百畝萊三十畝而稅其半徹則上
地全稅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無餘可專有貢地殷兼
有物地與萊而周全有徹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說不通
因臆說也按春秋魯宣公初稅畝收公田外取杜預注
什取二故曰二吾猶不足公羊曰大萊小萊過于什一
也大貉小貉輕于什一也周禮載師凡任地園廬二十
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逋郊十一逋郊二十而三句
稍都鄙皆無過什二則古稅各隨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興王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曹彬爭之不可但不

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藝祖詰責彬以不署字得明文諸公劉沆同官中書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謀反者諸公詰知無他令斬告者或啓公委劉相處分遂屬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時彥博斬告反者案卷視之沆獨無著筆遂得釋二臣當危疑間皆以不署字脫禍若曹本不與謀而沆乃同事異心又從而計之眞妄發乎小人之用心余邑舊有帥司酒課例設監釀一員月有薄給率每賜私人某率處以虛客客督士也受給不廢督視第酒計出入不犯一筆後客去帥司磨算酒課近逮合千人客獨以無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計不惜小費

司馬溫公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猶夏旱則冬澇雖曰救正刑公一時之偏實古今財計乘除一的論也然有國者操斂散之權後世又有摘山煮海曲盡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猶曰之財拙亦甚矣唐劉晏領漕運與造船執事錢皆過與曰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其後有司減半漕運遂廢謝君直論六國成敗曰秦兵百萬六國兵不下四百萬秦能滅六國者黃金爵級戰戰則得六國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萬項羽兵四十萬沛公終能滅楚者輕侯王以賞戰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項氏即方割而人心已在敵國矣高祖令陳平開疏楚君臣子以黃金四萬斤縱其出入蓋足陳平之私用然後可責其爲漢用大率事功之人未必高潔不汚之士賢如王述猶有足則自止之論矧平等皆楚降漢者乎晉羊祜深知王濬或言濬志奢多難信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卒平吳使智勇建功惟裕達大度者方

可語此唐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所以曉世主者至矣宋藝祖經制西北邊臣悉厚以官爵寬其繩墨所部租稅一不計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趙普嘗言桑維翰愛錢難用上言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萬我以二十四緡易一胡人首止費我二百萬緡規模宏遠如此宜其光啓一代也

忍字二義

小說著太公勸忍之言曰吞釣之魚悔不忍飢罹網之鳥悔不忍飛人生候計悔不忍爲故唾面將襟拭嘆來把笑迎則知辱之當忍矣被罵招功德嘆來送福田則知忍之爲福矣數語雖不真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備又唐人詩曰忍事敵災星灰心綠忍事張公藝至以百餘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懲忿窒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義鄧陽饒氏解論語是可忍也章謂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責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經言殘忍忍人大抵甘忍爲之而不顧其說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飢忍食乾忍楚隄漏川決開之惟艱知道之忍則克己而復于禮禮人而反其敬如曉而霽冰而漸容而消之所過皆化其說忍字有淺深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甘忍之忍然後忍字之義方備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溫公獨樂園

古人遇不可有爲之時多有所記以自晦文王囚羑里忘憂于易孔子微服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句踐不可共樂遊五湖而去張良知高祖難與保終託赤松子而行蕭何慮高祖之疑買田宅以自汙陳平當祿產擅權

飲酒戲婦人司馬懿見曹爽等用事假病爲飲歎不收之態劉伶阮籍羊曼謝鯤一皆用醉酒遠禍前儒謂張良智計過人豈不知神仙爲荒誕哉蕭何繫獄韓彭沮霸良之明哲保身不特著而爲先蹈高隱出漢初人物然則陳平輩以酒避事飲非眞飲醉非眞醉也司馬溫公熙豐間言不見用退居于洛創獨樂園以澆花植竹爲事自比晉唐閒人公豈獨樂者哉伯父怡庵嘗曰古人之用晦不一如豫讓漆身吞炭使人不識是晦其形范蠡去號陶朱公元結隱稱荷子子晦其名公羊穀梁今古無此姓獨高赤託焉是晦其姓魯三桓浚公室樂官師擊以下適齊適楚適秦入河入漢入海舍魯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謂蕭何陳平劉阮輩假酒自晦是晦其行張子房是晦其智司馬懿是晦其姦若溫公自比晉唐閒人似欲晦其爲宋忠賢也

羅氏識遺卷第三終

羅氏識遺卷第四目錄

識其大者 今存經注 孔子生年
替嘸武后 言不相副 矯古說之過
與商去角 寺觀藏 聖賢綱常之變
途終不諱 封建限百里 與創規模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羅氏識遺卷第四

朱 羅 璧 著

識其大者

六經後子書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為經者談王道貴仁義也韓柳並稱昌黎獨得祀孔庭者闢佛老扶正道也離騷怨而實忠所以騷名經杜詩一飯不忘君所以詩稱史蘇老泉著衡書權論楊龜山曰書名已不正豈有山林逸民乃汲汲於用兵王荆公編百家詩置李太白於後曰十首九說婦人與酒子美退之各有示兒

羅氏識遺

詩子美曰曾頗游夏則導之聖賢退之曰玉帶金魚則誘之利祿宋文事多粹伊洛發明孔孟推究性理便覺歐蘇氣餒不長毛詩國風後代騷人極力摹倣不到鄭衛之詩淫奔語也被之絃歌聖人必遠觀此則所謂大者可知識矣雖然此以文論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以為非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侯焉知禮翟璜與魏成論功李克曰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魏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吳起與田文論功將三軍擯秦趙實府庫不如起至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則起昨舌不敢談陳平為宰相不問錢穀訟獄丙吉為宰相不問橫道死人但以鎮國家理陰陽親諸侯附百姓為事汲黯為九卿拾遺補過范文正公所至為政敦禮敦厚風俗皆識其大者也故昔人論治必首三代論人必希聖賢論文必本六經非過於矯亢也

今存經注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疏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安國於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今板行經注四家之說獨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三十二年周靈王二十

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不同三人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魯孔子壬戌歲四月有乙故孔子家語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替嘸武后

古今事關綱常處最要知體桃應問孟子舜為天子替嘸殺人則如之何蓋即其難處者視之孟子曰執之而已前輩卑孟子此答以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豈有身為天子不能屈法申父之理史記著石奢相楚奢父殺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也遂自刎死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朱文公綱目特書之以能輕重也歐陽公謂世宗甯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殺殘其父則滅天性是固有當權輕重者非可以殺人論也張南軒泣官日有以嫌疑計父者南軒以事關綱常置狀不省近時某官宦江西有子計父私牛者官論父罪合杖徐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問子孝曾為父母代勞否子曰對曰嘗代勞遂移父杖杖之處置與得體陳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為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為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其論美矣又嘗以武后篡唐昔賢所以處之之說曰武后易唐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嘗有唐許母其子而除其母實于名義未安然五王

召禍正為賊后未除胡致堂謂武后易唐為周不得為
高祖太宗之婦大臣當告之宗廟廢之中宗不得以母
庇也議論甚正處置亦有理且謂禁封失道湯武不得
以臣庇君皆禁閉王室周公不得以弟庇兄文公綱目
俱不之錄今於衛輒拒蒯瞶事識公去取之意公謂蒯
瞶得罪先君而出奔輒只當見父子之為親不可一日
立乎其位如衛大夫以蒯瞶為先君罪人請命天子詩
之可矣然輒驕大夫所為又似假手他人以脅父子輒
處心終未安故只過去為得策綱目不錄想為此也然
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難以洗唐室篡移之禍故南
軒謂當并易中宗蓋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可私
中宗母子又當究胡文定傳春秋文姜與弑魯伯其子
莊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則害天理之大義舉王法則
傷母子之至恩此固論之難斷者也然文姜逐于魯孔
子書之曰夫人孫于齊傳謂去其妾因絕不為親也文
姜逐齊即歸哀姜逐齊不反孔子例書曰孫不緣以公
示輕重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梁人有繼母殺
其父者子殺之有司欲當論逆孔子季援文姜絕不為
親之說但以非司寇擅殺論武后還中宗于房陵豈有
母子之恩乎漢光武中興以呂后殺劉氏三王背高帝
約束王諸呂幾危社稷謂不遺配享高廟即位後還呂
后則祭園寢追尊薄太后為高皇帝廟配祀然則致室
告廟棄廢之論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長吉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
公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壓城如此安得向日之
甲光昌黎送孟東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則鳴乃一篇

大意然其敘言皆與假言以鳴發假語鳴伊尹鳴商周
公鳴周此豈所謂不得其平者乎東坡序六一文集前
面言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周著仁義禮
樂之實以合於大道又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
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
議論關涉什麼大到來後卻只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
司馬相如故皆皆皆皆之譏然則措辭立論其可苟乎

矯古說之過

世人談王者鄙霸崇義者薄利飾治者厭兵秉正者賤
術循實者陋名尚行者輕文此正說也余以古說參之
亦有後世矯之之過霸于古為伯公羊著門召二公分
陝東西而治號二伯釋者謂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
各治四州半故傳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各四州半而
言九伯舉全
也詩清廟之私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周以二伯
領諸侯實霸之始特未有霸之號左傳五伯之霸也杜
注霸把持也把持天子之政孔穎達曰五霸字或作五
伯伯者伯也
國吳求封為九州伯晉桓元侈其父溫曰父為九州伯
皆長諸侯之號司馬溫公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尊天
子謂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論霸
政曰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閱材技存亡繼絕衛弱禁
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重法愛民皆非不善
之目也雖以粹駁辨王霸然李吁江曰西伯霸而粹桓
文霸而駁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則王亦有駁霸亦
有粹也蓋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師本無粹
駁之分也祭義曰子弟近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
弟之順兄何不可之有自孟子差稱五霸說者遂視霸

為強梁之義不知仲尼不道孟子差稱者以桓文假公
濟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蓋其人之不誠也豈謂霸
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論戰國諸侯慕向桓文
又述於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孟子方以王道道諸侯因例卑桓文今承其言果
謂霸為非不可也南軒但以公私辨五伯王
者無所為伯者有所為利之一字
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每卦必言何當
不擇利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贊易何以守位曰
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作首以收漁之
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孤
矢以衛之所以為財計者甚密然後宮室棺槨養生送
死可無憾也孟子言王道之始在牆下之桑鵲豚狗麋
之畜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奉膳服祭祀賓客朝聘聘
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真
賦則禮衛虞亦且設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語激于
齊梁惜不知義遂謂財利孔孟不尚則士當知諱不幸
國用告急則倉卒聚斂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
也不知君子惟當見得思義謂當諱不尚非也兵者所
以威不軌備不虞義黃虜虞可謂淳矣而神農伐補遂
黃帝伐涿鹿征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
有者也矧叔末血氣之私愈熾利欲之爭不息飭仁義
者動以去兵為美談不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銷鋒
鑄卒鑿鋒銷晉去武備卒開武備宋襄仁義梁武諱戰
皆不滿識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車乘之賦蒐閑之時
擊刺之教侵伐之事輕之國家常政干戚衛文德俎豆
寓軍旅雖聖人不廢或者顧謂孔子不學不知有激而
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假武不敢忘武今飭治者

父子情之至親而孟子不責善言易子教之後世昏庸之君不足論賢明如漢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於兄弟漢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於父子漢光武宋仁宗不足於夫婦

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潤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埋厚三寸鄭元注以水牛兕牛革爲棺一重孔氏疏云以犬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鑽說者謂以繒貼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旌束束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蓋古者天子諸侯死舍以珠玉以實口也周禮互物蜃物以其圓墮鄭元注以蚌蛤屬爲灰置槨下禦溼左傳祁文公葬用蜃炭禮熬用魚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潤也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也大牙相制朝覲而上下之
分明聘問而與國之情通且人生無私土地之心周衰
壞於兼并遂至君弱臣強侵陵不已秦變以郡縣李斯
章因謂同姓屬疏攻擊如仇不如守令時其賢否而進
退之其後漢裂七國晉封八王皆肇兵事或者遂謂古
法不可用於今不知漢晉之弊與地逾制也後黃帝畫
野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國萬區史唐封建肇黃帝而
農伐補遂成原以作遷
時有紀侯稱侯助封建肇黃帝禮記王制子思孟子史記漢地理志
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論語千乘之國釋者計以井賦方
百里國左傳鄭子產對晉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
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張言齊桓晉文之始入四封之內

不備一同句踐之地東西南北縱廣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傳至湯文亦已久矣而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後漢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于雷雷震驚百里故屯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唐虞稱萬國益稷州十有二帥鄭元注一帥領百國州十有二帥則每州千二百國除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國各五十里謂之采地采者采取賦稅自侯不得有其土施人民及不里爲采其七十里國以二十里五十里國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陟黜而采地不與使子孫賢者世守之以祀其始受封之人豈政蓋萬國並建侯多則勢分勢分則易制乃古防閑維持之深意按神農封制欲強本弱枝海山至有十國唐虞盛強國迫近凡獨二禮言侯制異諸書周禮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禮記明堂位曰魯封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儉于百里故魯七百里之說或者疑爲戰國侯者分誘之書漢儒妄采之則禮之制釋者亦謂周公設此以待有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視諸侯功罪益削之如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是益封又或謂周禮各國有大其數者寔包附庸在其中王制曰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國皆總屬大國其大比一國之大夫也然則弊漢晉非封建也公謂故侯國初封只言百里後來漸大皆是并吞若百里國增至五百須并四國方作得一國宗廟社稷豈不勞勦泥小國例古功臣之後移小國大文王由方百里起其後克須密遂國於岐渭之陽克崇遂涉渭矣故二禮說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下者勢難據信宋說爲是而已而勢之強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明辟封建而

治郡縣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縣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事無大小皆須先定規模規模立則意向堅意向堅則
事功成若泛圖浪謀斷無有成之理矧爭帝王之資者
乎漢高爭天下先據關中爲根本任三傑司謀戰更無
遷就唐興晉陽亦先掩取關中征戰乃出太宗規模都
不出據形勝揀人才之外宜其光啓二代也劉先主未
得孔明流離轉徙一無所就及孔明說以跨有荆益遂
成鼎峙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強用趙普謀首
削藩鎮施爲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晉宋偏安
江左皆正統後父兄爲虜廟社爲墟有不共戴天之仇
當事剋復無可疑者而晉祖清談規模不知立宋徇和
議規模不能立紹興中張燾進言曰今日事大體重莫
如六飛慎勤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朝夕所與
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閒凡命十四相執政
遞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紜迄無成功故熹直指
以爲規模不定人以人臣事業求之仲尼子產初相鄭
魯皆名國人之謗及無終也易誘以頌韓信孔明終身
事業皆決于初見高祖先主時數語王猛見桓溫不渡
瀟水雖畧以官而不就亦其出處施爲皆有素定規模
也

分數明

古今以多兵敗者紂億萬臣敗于武王三千趙括四十萬敗長平漢高令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三十萬困白登王恢三十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百萬敗昆陽黃巾百萬敗壽昌曹操六十萬敗赤壁符堅八十萬敗合肥

隋九十萬敗遼東唐九節度六十萬敗郭城其以多兵
勝者獨秦王剪六十萬勝楚項籍四十萬勝秦此外多
多益善惟韓信伊川謂信是分數明按信勝趙勝魏近
代陳學士規著守城錄論靖康援太原之非蓋分數不
明也規謂初朝廷遣兵援太原二十二萬皆敗績所以
敗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能幾先鋒一
不勝而卻後皆閉風而卻兵二十二萬敗正坐此不知
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今且以五萬
為率分爲五十將五十將主帥兼聽策應內分二將
扼敵援兵以二十將分地入敵境據其虛隙以二十將
前設伏于偏僻伺候敵兵出抄多則避少則擒之其賊
自困大將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
齊敗此分數明之說也當時張魏公帥川陝合六路
兵四十萬與虜戰富平始於環慶一路兵潰諸軍皆潰
然則分數不明於是一齊敗之患生矣魏段超曰眾
者在得眾人之死人眾而俱肯致死於是不徒眾矣

古將不專兵

上古寓兵于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
命卿大事則會諸侯卿國大小故兵不聚而將不專
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
軍于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制末大不舉之患生
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
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
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材官力戰天水鎮安諸處
出騎士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擊手荆楚劍客
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
習材官水澤習操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通用則守尉貶

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
時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
邇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勳退
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
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
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車滿上將九卿也高后
遣陸處侯灌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
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
一人負固攬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遷宿衛
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
將軍李廣以騎將軍趙充國韓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
去病以待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
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
地如京師南北二軍京城內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
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成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
昭宣始遠成而屯衛之制疏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則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
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地及
日月時至皆歸盡况天裂星隕郡陷各遷沙漠遺滄海
之縱橫穴若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毀時人欲久不死理
乎後世方氏言黃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大傳言神農
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老聃死秦人弔
之而葬縣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時劉潛夫詩云無藥可
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老
子青牛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釋迦云我今皆痛將入
涅槃經云佛於桑樹下右脅側臥而化老子化胡經云

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于拘尸那城雙林水下葬
于回鹿山他如彭祖七百餘歲千歲倒以歲紀亦同歸
於盡而已况其事不經見皆寓言神說之錄平禮外傳
曰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期為妖怪然則秦皇漢
武始未知失期之怪也寧牛僧儒曰人以得其死為壽
兵為刀死刑為獄死不耕織為餓死寒死老無依病無
託為孤死舍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
必有可傳雖死猶生也

羅氏識遺卷第四終

羅氏識遺卷第五目錄

秦後六經	易象物	四經合一之始
禹事舜	縣邑	泮水辟勝
漢儒言禮	十異	息二訓
西北豪傑所產	處置兩得	隨時救時
地理	衡	魂魄

羅氏識遺卷第五

宋 羅璧 著

秦後六經

經焚於秦易以下筆獨存孔子言詩三百一十篇詩亦全書漢藝文志謂風賦也以賦詩以誦人蓋歌詩伯受詩於魯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則詩傳漢興矣后蒼為高祖定章程而蒼修春秋左氏傳則春秋亦出漢初二書今次序連貫亦全書也尚書初出伏勝口授繼出孔氏壞壁頗多殘闕禮則傳自高堂隆今之儀禮也速河間獻王好古博求先秦古書得古經五十六篇竝科斗文字梁沈約因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拓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今祖二戴文宣帝時人若周禮漢文帝樂人賁公首獻周官大司樂章他如汲冢云武帝時出自山岳屋壁成帝時劉歆校書天祿閣始列上其書漢興六經來歷如此考秦焚書之歲至高祖之興僅十六年書雖萌芽而挾書之律未除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斯文始暢但遺秦火後儒于經各有餘論繫辭著子曰字歐陽公謂非夫子親書必後世講師所增乾卦亦曰漢藝文志謂尚書有張霸之偽書唐以李吉甫傳非邱明者數人宋文公折詩序各置謂序語多與詩背按後漢書云序出毛萸禮記則古今議其雜周禮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何林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峰蘇頌演義之洪容齋直謂作于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敘

諸經各有傳授禮無之或者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于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為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剛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指一辭周禮即孟子生戰國周室猶存北宮錡問周室功周禮之制孟子已有其詳不可得聞之答一聖一賢禮樂所宗周室無恙時已莫可攷而謂秦焚後周公禮書燦然完備如此吾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其書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同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又左傳論孟皆晚周書三經于易詩書多見之援引胡俱無一語援周禮耶朱文公曰左氏記周制遠甚詳魯不及府史胥徒周禮後緊要亦甚多而略不見之他書果出自周公當是草定未行又參二禮語意相類處不一其出漢儒無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經而中用字亦奇歎子繁富從楊子雲學奇字也

易象物

易變易也多象物明理書名易舊說象日月取陰陽變易為義日月更晦迭明蓋變易之大者陸司農推之物理謂象之義出于象象之義出于象疑象名字單訓交與土人謂之精神象具十易之義出于易東方朔曰非守宮即蜥易是也秦晉西夏名守宮又名蜥蜴南楚名蛇醫東齊海岱名蠺蠹北燕名祝延蛇形四足色變不一字象形曰守宮者博物志云以朱砂飼之色變赤捧以志女人終身赤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宮名此蓋以陰陽媾合則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龍亦象物之變

經文合一之始

周易以彖象文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費直尚書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國毛詩以序各冠章首始毛長春秋與左傳合為一始杜預

禹事舜

堯使鯀治水鯀理洪水汨陳其五行復以命禹禹胼手胝足之不憚將以蓋父之愆也及鯀殛死禹為鯀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怨于其親者雖鯀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當以去之為得或曰舜不以鯀故廢禹公也禹若為鯀故棄鯀私也聖人天地之為量不可以私心窺也愚謂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女安則為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心而安桃應問孟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棄天下猶敵履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義有重于得也噫禹吾無聞然矣父子大倫也聖人富有說以處此

縣邑

縣邑二字古不通稱不同制周禮曰四井為邑四甸為縣鄭元注縣方二千里縣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曰縣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謂縣方千里禮記左傳注邑皆四井但傳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請制曰嚴邑也凡以地著皆稱邑鄭人以隨州黎伐楚圖廉曰日康四邑之至也與夫嚴邑之類國例稱邑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則初無四井限也若溫樂約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溫吾邑也昭五年傳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史記晉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則縣邑在春秋已相混戰國秦封衛鞅商於十六邑按商於為左嚴縣名則

縣氏說

秩封邑特宏農縣六十四井地附周亡報王獻邑三十六十秦武公嘗謂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竊疑亦四井之邑班固漢史剖析尤明漢書高帝曰沛豐邑中陽里人應劭注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注沛者秦泗水屬縣豐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關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于縣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師古注縣之與邑皆令築城十二年上擊黔布還過沛及去父老空縣皆之邑奉獻縣邑在漢初實為二意其時井邑之制猶有存者按商鞅變秦井諸小鄉都邑為縣縣一令而古制盡亡詩書言夏邑商邑豐邑易曰改邑黃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師古訓聚邑是已指人眾聚居處言之韻釋郡者郡聚也縣者懸也懸於郡之謂縣縣繫于郡秦制明矣左傳哀二年趙盾子穀謂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古縣大于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參上古先王惟以州統國向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元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國為屬十國為連二十國為卒二百一十國為州禮記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國周禮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鄭元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疆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國散布九州之閒而州大國小也故黃帝畫野分州言得百里之國萬區易稱先王建萬國書言協和萬邦以見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國則無限周食列國轉相吞滅國之大者連城數十戰國通天下為七國於是國之名大于州秦懲封建析國為郡古三十六漢晉以來遞變而小之復有郡國之號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謂國者并所統州郡名之

泮水辟雍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位之儀僅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為學校作則當鋪張費序之制頗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才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鑿於漢儒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領宮蓋謂環水為天子之學則泮水為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獸獻功達于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于學反釋食于學以訓誡告等語其實漢儒本釋泮水辟雍本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通牽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鄭元禮記注曰領者班也所以頌政教竊謂釋為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落成事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舉其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元又謂先賢指辟雍宗廟亦非蓋廟為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焉養焉射焉因俘截耳猶流流血豈慢其失此皆非參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雍外園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園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屬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寶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皆禮記之說拘之也胡致堂富疑泮為廟詩八章戎車居三非學明甚則飲酒習射俘囚琛獻施教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點慢之弊且謂辟雍亦非學辟君也離和也詩靈臺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得其所鼓鐘鐃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余考漢書命樂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馬曰辨宗古之學者春誦夏弦凡經者學事多與樂相關漢初永設學士與諸儒者令錄秦太常政如樂律為一統文王有聲言篇京辟雍詩序曰武王卒文王

泮氏說

泮氏說

之代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與又上章
 曰皇王維辟辟為君無疑釋者例以辟為學皆誤於
 漢儒王制也按先儒釋辟為學水謂學外內方
 子微西顧指雍為水澤鄉先達魯寶漳能言言汴水非
 不知若名辟義又如水澤鄉先達魯寶漳能言言汴水非
 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當征淮夷徐
 戎小序曰頌僖公亦誤矣又參閱官詩其曰魯侯者指
 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汴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

漢儒言禮

漢儒言禮多不近人情喪哭一主於哀而已禮記曰齊
 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緦麻哀容
 可也釋者謂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夫
 哭而為折聲餘聲是意不在哀因哭為態也如曰始死
 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啼皆區分無義賞罰當功罪而
 已表記曰夏道先賞而後罰殷道先罰而後賞周之賞
 罰用爵列夫刑罰不較功罪而辨先後其說已謬至但
 論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
 入則望小利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尤非所以為教若養老詩述成王養老乞言之禮曰肆
 筵設几酒醴惟醑又不然厚其祿賜如孟子欲有謀焉
 則就之足矣今記曰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著冕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談宜乎後世行之
 惟艱也

士異

禮記王制言秀士選士進士皆秀民之月周禮言
 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則皆爵名鄭元注上士三命
 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
 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卿大夫士小宗伯之職賜卿大

夫士爵則儀詩曰葛藟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王制曰天
 子之元士視附庸故周禮士列府史上蓋府史只庶人
 在官者而士則受命也士受命則有祿代耕諸侯下士
 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陪下士食十八人上士陪中士
 食三十六人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諱曰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士爵許嗣也檀弓著魯縣賁父死莊公諱之
 曰士之有諱自此始則士死可諱也故經言士者軼庶
 人一等執技者不與士齒漢爵一級曰公士皆爵命之
 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說文
 曰數始於一終于十推一知十為士漢食貨志曰學以
 居位曰士詳三士漢志爵命之士說文秀民之士白虎
 通堪于任事之士後世兵曰戰士技曰術士老曰道士
 蓋皆堪于事之目也若虞書司寇曰士師周禮六士主
 獄則士訓察

息二訓

清思之息讀者多以正訓息余考訓有二經中如易言
 不息則久左傳繼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訓止周
 禮保息六養萬民孟子曰夜之所息與夫孳息生息蓄
 息皆訓生漢史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顏師古注息
 生也史記貨殖傳亡者取倍稱之息陶朱公老聽子孫
 修業而息之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無鹽氏
 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宣帝紀刑者不可息三代夏以
 十三月為止息殷以十二月為止息周以十一月為止
 息孔穎達曰達陽生為息江陵國志在地有息壤息石
 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狀牛馬之經夕如
 士之息生不窮也息訓生與消字反正通等

西北豪傑所產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化行於汝墳江漢詩序曰化自
 北而南也邵康節以地氣自北而南別天下治亂豈南
 非特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粟東南募士西北
 蓋謂西北風起豪傑所鍾然春秋吳越抗衡上國項籍
 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士喋血單于
 庭赤壁周瑜勝曹操肥水謝元勝苻堅桓溫入洛走姚
 襄劉裕縛姚泓俘慕容超陳慶之以取河南皆未聞資
 之西北但南人進取之志不立繼國于南便以江淮為
 限界荆楚為門戶講守國之計而已如孫權赤壁營室
 肥水劉裕廣固洛陽俱未嘗用破竹可乘之勢而權破
 操即止晉退堅便還劉裕且棄已得之長安或謂中原
 易取難守不知祖逖終身有雍兵宗澤與汴為終始岳
 飛恢復不已金主役槍死之張德遠沒身主戰名動殊
 方觀此則敵之勳者不專北也劉表坐據江漢無四方
 之志費操得以窺之漢高即封南鄭前史謂南鄭險如
 天獄而高帝曰吾意亦欲東爾焉能鬱鬱久居此乎卒
 滅項羽蜀則曰漢祖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
 創愈復戰者以前死而成功逾於卻就而滅亡也賈復
 亦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得無不可保乎故圖
 亮奔而不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至者桓文是也
 前世豪傑如此惟周公瑾諸葛孔明張德遠而公瑾天
 不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謂不當棄荊州蜀險可以自固
 亮楚之便張德遠則歷於主勢不振也抑余考李陵隴
 人祖遜洛陽人項籍劉裕劉牢之俱彭城人周公瑾舒
 人張德遠成都人岳飛郭人獨宗澤婺州人凡有志事
 功多產西北大概兵無彼此將有勇法同一越兵趙奢
 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燕兵樂毅用之則破齊

處置兩得

鮮氏清淑

隨時救時

王 翊
郡公 川

地理

●

于國都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
 凶由人不在地齊主葬父豈不卜而俄而國亡我家
 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
 沒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自
 太尉公父來始有棺槨則不及擇兆可知矣楊誠齋曰
 京仲遠上世皆火化並無墳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
 仲遠不害為宰相又與李侍講書曰郭景純書出自東
 晉然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嘗無富貴洪容齋曰景純葬
 地能預知水之為陸何不能預知凶而改吉免死於王
 敦之非命乎胡庵與羅尚志書曰九經十七史並不
 說富貴壽考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坑卒四十萬非俱犯
 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逢六合禮記曰我死擇不食之
 地而葬之不去擇陰陽向背也觀此則親死不葬必期
 卜吉為富貴利達之資者其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為度衡合升斗斛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自
 黍稷而十之十而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銖為
 兩十二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初不以十數拘
 按劉歆說曰一龠容千三百黍重十二銖兩十二銖為
 二十四銖故兩之得名十二銖倍之也二十四氣之象
 也十六兩為斤四時乘四方之數如夏秋冬子午卯酉
 總三百八十四銖備六十四卦全盡也三十斤為鈞一
 月之數總四百八十兩六甲一兩三百六十日半月六
 旬行八節之象也四鈞為石四時之數總一百二十斤
 十二月之象也衡之制數亦精矣若銖兩斤鈞之義銖
 者惟細可殊異也兩者兩十二銖而名也斤者名也鈞
 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主智智流動於不拘衡主禮禮齊

一故不易

魂魄

左傳鄭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用
 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先儒釋魄附形
 之靈魂附氣之神魄靈謂如耳目視聽手足運動聲音
 呼吸一魄具一靈也魂神謂之精神知覺所以使之視
 聽運動呼吸者也故魄白也體質具而各明白也魂芸
 也氣呼吸往來芸動也人生位高權重者為其稟氣強
 厚倘死非正命必有未盡之數不散之英蓋魄雖死而
 魂不散憑依為厲容有此理故傳者於譙原之戰秦獲
 晉惠排以為申生之厲言景疾在膏肓藥不可為推以
 為殺趙同趙括之厲後皆益以得請於帝之語余以事
 理推之神怪謂必無不可青天白日和平或為疹疾苦
 楚怪何當無之抱朴子曰夏宜長而養髮枯為冬宜潤
 宜寒而多或溫物故雙峰饒氏釋子不語怪力亂神
 理之怪怪不常者也故雙峰饒氏釋子不語怪力亂神
 事謂此等事謂有則無從執著謂無則陰陽變化造化
 百端故聖人只不言此論近於人情但如左傳必事酬
 報人似太神况伯有死子帶殺實子哲之謀何伯有之
 厲不報哲而急殺段申生之殺實驪姬之謀同括之死
 亦莊姬之譖何不報二姬而仇惠景春秋臣弑君者三
 十六而不聞報其臣比于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
 聞報其君故左傳之失也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用
 報而論其君故左傳之失也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用
 唐所無蓋方太祖失位而人獨召太宗已而太宗以杜
 斧擊地好為之場影下通見太宗若為通避之狀故舊
 史編述復立理宗晉王已位清宮及肅宗大興
 火編述復立理宗晉王已位清宮及肅宗大興
 高祖編述復立理宗晉王已位清宮及肅宗大興
 不曰太宗果欲不應其後八葉天子且多舍主治且終

羅氏識遺卷第五終

二百年但即位後德昭德芳俱不得其死又受天下於
 太廟更不還其子孫以天下則太宗之失也

法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書非直言語也張子房
圯上一編顧蘇頌項諸葛孔明讀書但觀大略馬伏波
少授詩不能守章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隋蘇威曰
讀書經足以立身治國而數君立節皆不同宋趙普二
代相業各用論語之半蓋普賢各知用書之要不在徒
爲章句也故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然後爲善讀書論語說安昌侯張禹受祿保位中庸稱
天下胡公乃後世託經文奸莊子所以有詩書發冢之
議也若近時理學諸賢於心性切切究論又未免有芻
狗事爲之弊倘不經世與記誦詞章均爲無補故書益
多效益寡

先天太極一理

先天圖總六十四卦爲一圖圖先儒以爲心法也玩圖
當自心始圖中心白大極也其外左陽畫三十二右陰
爲三十二兩儀也又其外十六陽十六陰相錯爲四四
象也又其外八陽八陰相錯爲八卦也又其外八方
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而卦備
圖成矣明道謂加一倍法者此也朱文公謂本是小變
成大到那大處又變成小變成大者中心白圓積成大
圓圖是也大又變成小者圖成而六十四卦備一卦只
管一事是也故曰只是個盈虧消息之理小則必大大
則復小也張節玩圖每事怕太盛須看得此理透濂溪
圖太極只是散布先天圖發明此理其上白圓先天中
心太極也其次黑白相錯一團白陽動黑陰靜兩儀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曰動靜互根成四象也又其次木
金水火土各以圖布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坎離震
兌包乾坤艮巽而成八卦也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萬物化生者八卦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
十二分爲六十四各正性命之象也先天圖是會萬爲
一太極圖是散一爲萬是或一理也周子察先天精故
圖太極妙近時興國馮億可說二圖最明其辭曰先天
圖心學也太極圖性學也先天圖總萬爲一以爲大地
造化萬物萬事皆主於心太極圖散一爲萬以爲天地
造化萬物萬事皆攝於理惟其總萬爲一也故兩儀四
象八卦六十四卦統體一太極其在人則心之謂也所
謂天向一中分造化於心上起經綸是也惟其散一于
萬也故二氣五行乾男坤女萬物化生生物具一太極其
在人則性之謂也所謂天下無外之理而性無不在是
也然而心外無性性外無心是或一道也是故理無異
於象而觀象則可以明理所以有貴于圖也先天圖之
爲象也如星之麗于天而共辰也如三十六幅之周
于輪而濤殺也如萬矢之圍的也如聚材之聚于根萬
而一也太極圖之爲象也如木之根而輪輪而枝枝而
葉也如水之源而派派而流流而委也一而萬也人能
觀先天圖之爲象而得此心之所以爲心則居中而運四
旁虛靜而制羣動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生在此
而乾坎坤離震巽兌艮之體在我所謂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心之爲也人能觀太極
圖之爲象而得此性之所以爲性則無不備無有不善
無物不具無時不然陰陽五行萬物萬事雖紛紜乎無
窮而健順五常人倫事物之理莫不爲之管攝所謂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此性之爲也
二圖該說心性理既明備圖亦燦然馮名億兄弟皆第
進士開慶己未悉族于兵云

蜡臘具祭

史記秦惠文王十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卽周蜡
祭和峴亦曰蜡者臘之別名余攷玉燭寶典云臘祭先
祖蜡報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
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
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唐貞觀初丑蜡百神卯祭
社稷辰臘宗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初蜡臘猶分
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戊日豈以先秦無臘準古只
當蜡一祭乎

井田

周末開阡陌罪商鞅又謂秦并天下李斯盡壞六國井
制然鞅特秦一國之佐爾而魯稅畝鄭邱賦滕使畢戰
問井制孟子說齊梁制民之產則諸國井制俱系難專
罪鞅也其實盡壞又不昶斯也近代儒先如伊川橫渠
皆嘗有志井田然葉水心謂其法繁密非一世可行自
黃帝至成周封建制定諸侯皆家傳世守畝潄溝洫民
守而田之故歷唐虞三代如一日後世郡縣制行吏且
數易井制能一朝定乎孟子言夏五十而貢周七十而
公謂先王理天下畝潄溝洫具有成制若五十更爲
七十七十更爲百畝則古制盡廢不獨不勞民且益
害民矣又其地有肥瘠不獨不均一均子五十七十
十畝畝闊狹定制豈不偏頗古人當別有權衡又上古
田在官今行井制須奪民田歸官然後貧富可均人情
能保不騷然乎兼吠遂溝洫環田爲之地之不得耕者
甚眾今世大陂長堰因高爲原視下成隄波及于頃較
彼不爲徒勞乎上古生齒未繁計口授田猶或可給後
世生齒日眾設遇歉歲官發既空倉廩亦盡帶饑猶自
不免在官之田能偏給乎按今中原陸地居多詳禹貢
除荆揚外無非陸田冀曰厥土白壤兗曰厥土黑墳青

曰厥土白墳徐曰厥土赤墳墳豫曰厥土惟壤下土墳
墳梁曰厥土青黎雍曰厥土黃壤獨獨曰厥土惟塗
泥釋壤者曰上無塊釋墳者曰起曰肥則七州土皆烏
肥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
食俸給例以粟計周禮職方氏別九州亦荆揚專言稻
餘州別諸種色則中原水田無幾蓋異荆揚而為貢一
書千古地理之證也但溝遂滄漁費地既多致水又勞
不知古人何樂此也想明井畫外因早備爾

牛耕

古以牛引重任載次則供祀六經載祀外無言牛服耕
者周禮牛人掌養公牛以待國用政令曰享牛求牛膳
牛犒牛養牛兵車之牛亦不及耕蓋古人尚耕耕耨者
人力兩相佐助其發地通畝畝長沮桀溺耦而耕詩曰
十千爲耦千耦其耘禮曰以歲時合耦牛耕貴公彥禮
疏謂教民牛耕自漢趙過始按過爲搜粟都尉創代田
之法始言用牛犂二牛三人但于攷孔門弟子冉伯牛
司馬牛皆名耕以牛釋耕周末已然似不始漢也

卜決疑

近代工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節易主數也川易主理
晦庵易主卜筮易經義文周孔四大聖之筆後世陰陽
占驗之書有易似者哉三代而上事之神者一倚卜而
亦不專倚焉舜傳位于禹首曰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孔氏釋志定然後卜故必股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曰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言龜從筮從必曰卿士從庶
民從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是人己之意見合復假
卜筮斷之乃古人審重之志也周公都洛決擇於瀍澗
東西亦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澗東西則審爾衛文徙

楚邱升堂降觀始曰卜云其吉皆非卜而後居也所以
卜但曰決疑莊子史記述著龜之神皆數百言至備述
見夢元王之事而莊記仲尼之言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止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
避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其神龜
無幾矣漢武帝聚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
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吉歷家曰小
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至以狀問
吁已見人謀之不詳而欲一倚占候鮮有不惑者此褚
先生所以拳拳於日者後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
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
泉宮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
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
漢時佛流中國矣况帝事四夷拘醬竹杖猶入王府又
方事神仙佛以超度爲術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列
仙傳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見佛經向
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子覽載
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久流釋典按列子仲尼
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覽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
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
之光武開王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
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于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
尙佛自明帝始因特本西域傳表之邪

豚大斥子

豚大斥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

速報吳使國民眾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
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大一生女子與酒一
壺豚一蓋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
外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六七尺年二十
也

迂闊

田文以鶴鳴狗盜之客脫一時之急蘇氏謂道德義
之士則能救之於未危無用於客也蓋六經道制治于
未亂隆占君臣崇禮尚義思患預防所講明所設施動
爲久長遠大之圖無急利近功之意凡逆節亂室之
平居不待著而爲之地故治安長保後世務求近效旁
蹊捷出行險僥倖幸而集事則曰吾不假彼之深謀遠
計而功業以就不知一有疏虞橫潰四出而不可支此
叔世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儒本六經言往往張皇
於安平之日及事至而爲之圖必推述禍原亂本之所
在就其端萌而圖之舍經行權又所不屑故見儒之迂
闊乃遠大之謀誤深長之思慮也余謂時君世上倉卒
名知務者閒暇多迂闊儒者倉卒似迂闊而閒暇則知
務也

祭求陰陽

祭與際同人與神接際也人死魂氣歸入陽陽靈魄入
地屬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也古人灌用鬱鬱按鬱鬱
香草以鬱鬱酒加鬱和之酌則酒氣氣揚上下求死者
於陽也灌之地求死者於陰也祭者無所不用其情或
死者之可格也殷人求諸陽用馨樂周人求諸陰用鬱
灌樂爲陽禮爲陰也程泰之行繁露謂秦漢以前五嶺
未通祭用鬱鬱記云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艾五嶺通所植之

類行上國鬱鬱遂廢然則今神事尚香火求諸陽也爾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與夫日食擊鼓雩舞女巫皆隨陰陽施之鄭元釋禮曰煙亦以氣上通也

周公瑾

周瑜事吳世第以赤壁戰奇之余按三國與權相類者曹操劉先主二人而皆入瑜計度中先主依權瑜請徙置吳宮館女色以紮之分關張各一方以事攻戰臨死又表權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而權不從曹操赤壁敗還瑜計權取蜀結韓遂馬超于關中睨操後還據襄陽感操北方可圖也權亦不從二說皆中曹劉肯綮使權從之更假瑜以年功業當超赤壁數倍先主之帝操之篡可復許乎瑜捷赤壁年二十四死纔二十六此雖天死則亦足矣

司馬懿

諸葛孔明司馬仲達相際一時孔明前後六出伐魏而仲達不敢西向發一矢孔明用草創僅存之蜀而仲達撫操不積強之魏人才不待較而知矣然嘗聞石球其令君曰仲達諒雖不如孔明正而仲達高于料敵料谷之役懿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兵依山而東如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已而亮果登原遂以敗聞亮遣使至懿營懿不問軍事問使言亮曰食三四升罰二十以上皆親懿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已而亮果卒相持既久懿知亮銳於一戰但堅壘困亮難道以巾幗而不辱且諺為辛毗制己不露怯戰之機使亮堂堂之陣更無所施李左軍之策不行於當日之陳餘而行於異時之司馬懿謂懿不智可乎及亮以表歸懿按行亮之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亦有為而發時有所忌者在

行懿謂孔明如此奇才尚困于吾彼不逮孔明者當如何蓋借此形彼也凡此皆仲達諒處史未究見故沒不書石球諒書最博與僻無不搜根未叩所忌為誰

事非智力所及

東坡敘兩漢之變曰高帝平天下所愛者韓彭英盧而已四王相繼仆滅及呂氏之禍則由后族呂氏既滅而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文景之世以為諸侯破弱則漢百世無憂至武帝諸侯之難已衰匈奴之患方熾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既無足憂匈奴又已成事於漢然卒至于中絕不救則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黜削王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章綰之禍起士大夫相與游談以為一日誅宦皆解黨綱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誅宦官無遺類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所憂者凡六變而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數語盡漢曲折余當因是合古今世變論之奏革封建限匈奴焚詩書慮至悉矣而禍反出於揭竿之戍卒魏制母后不得臨朝禁御諸王有同奴隸而後臣竊鼎歷晉隋如出一轍唐懲安史之亂倚重藩鎮而藩鎮卒為禍胎宋懲五代之弊削弱諸侯而前後兩困北狩由此觀之天下事殆非智力所及也

史記世系

子由古史識司馬遷史記輕信而疏略今以所記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黃帝至舜凡九世及敘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與何舜遠而禹近也敘黃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敘黃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後湯六百年與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考遷之繆也

羅氏遺書卷第六終

羅氏識遺卷第七目錄

一體具體	左傳紀人名	豕彘
莊子	古銅代金	龍門
戰國說士	卿舉里選	老彭
治貴審時	將老	帥職
服食爲本	江河淮汴	張道陵
對獨說		

羅氏識遺卷第七

宋 羅璧 著

一體具體

子游子張子夏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晦庵集注一體一肢也具體有其全也又曰體段也皆就身體言之雙峰饒氏曰吾道所謂全體仁義禮智信也具體而微者五者皆幾焉特未到處各具一體則仁有餘者或義不足禮而得者或信而虧蓋子雲道德仁義禮智諸身之說視肢體之說尤明切

羅氏識遺

左傳紀人名

左傳紀人名既名字並舉又或族里爵邑說錯布一事之事如稱士會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稱郤伯曰駒伯又曰郤獻子稱荀林父又曰桓子稱先穀又曰範子稱公子呂又曰子封稱裂繻又曰子帛此類不一後來杜子美作詩爵名里字亦備著如曰杜陵曰杜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者名字也曰拾遺曰省郎著爵也蓋取法於傳而以詩參之文王有聲詩稱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君曰皇王亦備著一詩先儒釋云詞之不同以見美之不足反覆備詠詩之體也

豕彘

勢不足倚曰冰山乃唐張彖鄒楊國忠之言李堪鄒二張復曰海市蜃樓按蜃大蛤也韓詩外傳云蜃能吐氣爲樓臺海中春夏間見文昌雜錄者登州每晴霽海之煙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鷄犬往來之狀蓋蜃吐氣爲之旋復消滅登人謂之海市東坡詩謂所見皆幻影是也二喻本出戰國策曰城狐社鼠莊子復讐豕彘曰豕彘擇疏蠶白繭以爲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閑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燎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冰山諸喻所習用若豕彘則少援引者

莊子

文章設喻則深婉而于喻最難至一字數喻尤難獨莊子百變不窮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厚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爲孤憤其可得乎又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三千歲矣王乃舒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甯骨而貴

羅氏識遺

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又曰祝宗人臨羊欄說歲日吾將三月祭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汝爲之乎爲龜謀者曰不如食以糟糠借之牢都之中三喻意同而事異喻不可誦道之人曰有鳥止魯郊魯君說之爲其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悲憂眩視不敢飲食又曰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喻斷壞真性曰伯樂治馬曰陶者治埴曰匠者治木喻陳言不新於今曰古人糟粕曰已棄芻狗曰舟不可陸曰狙猿衣周公之服曰醜人學西施之顰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荷蓀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呂梁蹈水曰梓慶削鑠各數易說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林竹溪謂如畫出一層牛人素然嚮然奏刀騞然如聞其離析牛體之聲導大竅批大郤技經肯綮之未嘗披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每至族族視爲止行爲遲等語則牛身之骨節理絡屠者之難易伸縮皆著之筆端豈不爲千古文章之妙廣大郭象謂莊子言大如鵬徙九萬里而六月息極天下之大如蝸牛之角能容蠻觸之戰極天下之小言久謂冥靈以五百歲爲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言近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則行填填視顛顛臥居居起于于如標枝如野鹿無爲之象可掬言後世則鑿鑿踴躍澶漫擗屈折縣蹠結卓驚儲卷搶案作爲之態備盡言子貢之富則軒車不容巷言曾子之貧則止冠而纓絕提矜而肘見納履而踵決各臻其妙自謂環偉倏詭可觀信哉但陋仁義禮樂而偏道德詆訾堯舜以來之聖人而崇老子舍棄人事一付

自然所以得罪名教為異端之學

古銅代金

舜典金作贖刑呂刑罰百鎰皆釋銅漢制用金贖死為銅四百一十六斤唐贖死為銅一百二十金按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銅與其一故銅罰例曰金漢賜臣下誠用金者直書黃金考古金多無如漢高祖予陳平四萬金賜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賜袁盎五十斤宣帝賜李賢黃霸各百斤賜疏廣受二十斤太子加賜五十斤賜高祖功臣後百三十六人各十斤豈為天下國家用故亦不為天下國家惜乎若飾土木言金無往西都建章賦曰鉅校樓金爵三輔故事著金爵銅鳳長安門甘泉賦曰鋪父映楊雄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因號金門古帝者富有天下猶以銅代飾土木後世琳宮梵宇飾飾亦金何也

龍門

禹鑿龍門導河意穿其山之過水者而已滴水李氏記其事則不然謂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上建禹廟乃禹鑿山通河水出處也河自古長城外南注中園至安國嶺下凡千餘里兩岸盡壁峭立大河盤束怒鬱石峽開至此方山開噴風揚霧如萬雷鼓天而下莊子懸水三千仞流沫四千里蓋寫此禹像冕服豕首祭諱用豕用則大風拔木發屋災被百里觀此則暴鯉點額亦見魚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胡方處黨項之裹宋苦西夏當有陳熙河據西夏上流於舟順流而下出會州腹攻靈夏者朝廷下其議熙河漕臣李復奏曰契勘黃河過會州所見精山石峽險穿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行至西安州

之東大河又分

散流諸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方再合逆流水淺灘積不勝舟載朱文公謂禹貢言京之之路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又若此何也余竊謂與靈以外之河古當狹境自書記雍州貢道之後秋之窺中者何限曾未聞有導河入渭汭者則龍門上流行舟必難復之說疑有據按河出崑崙于開合流東注昌蒲下至積石出故道謂之龍門凡三百餘里舊行地而東千里而南至龍門凡三百餘里

戰國說士

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戰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資與諸侯貢士進得仕天子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等自厲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馴至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墮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僦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為之獨顏回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吞滅日尋干戈及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以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儒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重輕平原輩資士以重其國幾數千人士之變詐縱橫輩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主為之擁髀先驅側行避席時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夷之禍起焉其實皆因於士之無歸也

鄉舉里選

封建不復里選雖行緣古者土畿外其地皆以封諸侯土城二百里外又責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閒諸侯封國鄉遂比閭族黨之內塾庠序之教

行故行藝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禮選舉之

說曰閭胥中士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厭厭庶書其恭儉任恤者族師為之月吉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鄉正為之大夫正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為之大夫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鄉大夫命之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蓋人之賢否非久與居莫辨真偽久與居者惟鄰里鄉黨故黨序乃審察人才之要按古庠序皆鄉民行射飲讀教學校又廢郡大者縣地千里如漢委郡國察孝廉郡守拜罷不常不能熟其人之賢否往往濫舉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後任愛憎通貨賂取閭閻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元魏惟簡年勞才否不辨然漢公府辟舉之法尚近古郡縣屬吏操曹許各辟於其長經郡縣辟者五府吏辟經五府辟者公卿始得推選故士修於家聲聞達于鄉閭則辟書致致至縣令以上始赴尚書選調一人之身閱歷者眾漢吏多得人而後貢以主庭示不取信一人隋唐來易以詞華設科行藝已闕置矣然猶察時望錄之至宋置棘棚名則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權衡於命之有無特假詞華彰施之術愚謂科舉流泛封建不復選舉難行若只徇時論取人則王莽未得漢柄折節為恭儉虛譽隆洽囂殷浩未出天下皆謂深源不起如蒼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其文行莫與為比堪充選舉雖國皆曰賢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毀譽難憑蘇湖以經義治事邊防水利備實取人之規虞廷納言試功一節實審才之實蓋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著而取之真

才出矣按孔門四科論人國達由果亦不後世取人但言語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談則勝行之實事則闕者禮樂訟獄財賦兵機素未嘗經則選以官事多廢而歲月淹久循資格又付以斷國論謀王室當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乃不問也所以政以人弊國以人亡

老彭

事惟近於人情者可信傳記述彭祖老聃各有詭異難憑之說年皆數百今據識始終彭祖姓錢名鏗封彭城故號彭祖以斟雉養性事堯仕夏為大夫仕商為老彭事周為柱下史彭祖傳云商世已傳三百歲列仙傳云喪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壽七百又云八百而書獨以為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其繆蓋易知也如列仙傳所云彭祖但壽其一身不能延長其妻子其仙亦陋矣老聃舉陶後姓苑著皋陶士師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傳行李行理無二夏商時已有李氏姓氏書李新舊唐書乃皆謂老子生李下遺亂饑食木子得生因姓李葛洪神仙傳又謂老子無父母姓李皆附會妄說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元祿字伯陽甫生能言生時皓首方瞳長眉幹九尺耳七寸而參漏故復名耳字聃邑子苦之賴縣志有賴鄉即老子生地有相漢志以老萊子老聃為二人按莊子書孔子問禮于老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斑衣戲母所問皆禮事二老傳一皆曰楚人又萊先賢以為老聃之轉寫疑只是一人仕桓莊出為柱下史仕簡靈世為守藏吏平王世著道德孔子沒後十九年西入秦歷流沙花胡成佛見秦獻公又後孔子百餘年其壽以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終然郭縣柳谷水面有老子墓余按老子清淨無為外無半語及神仙莊子之書取尊老子者不實其為仙至晉葛洪著神仙傳始列老子于仙皆之推

黃帝者曰壽三百大戴禮述率我問孔子云黃帝人也何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樂其教百年久而人用其教百年無疆彭祖者壽八百孔子論云特傳記神異焉

治貴審時

論秦政王莽曰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義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蓋謂書不通用讀書與不讀書一也魏鶴山嘗嘆孔孟著書未及行盡其轍轍歷聘熟語世故又洞識前古使其獲用弛張必常至秦大肆暴經皆出于漢儒掇拾先王制度難以秦漢漢舛繆甚則胡制即王賈馬箋註多是以後王儀文臆說三代令典故經著義理綱常萬古不易其建置繼悉隨時之宜可也夏禮而杞不足徵殷禮而宋不足徵孔子時二王之後猶存而皆云然後乎孔子者文獻又可知矣韓魏公規荆公新法曰古今異制貴于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程子曰經義難多出一追復後世眩於太平六典之名執于周公制禮之說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後周三用于熙甯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聖人而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何當殷必循夏之述周必襲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則更豈有執而不通之理漢崔實政論曰濟世拯時之術豈必體蹈堯舜乃理哉期于補疑闕壞支柱傾邪隨形裁割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對葉公景公哀公問政各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體哉後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封建不三世而太廟失國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賢明也幽王之天下非無封建一無道而西夷交侵幸而復國者宣王之修德也春秋諸侯之弊矣周以微恭乃載祚數百豈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爭強大不能相質周幸而傳爾秦變以郡縣而繁以苛暴漢易以寬仁而制于權臣晉弊于權臣隋弊于盜賊唐弊于藩鎮往而國之亡皆有弊善治者又曰昔孔子作春秋

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矣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知弊也此論足以盡美三代之蔽矣余嘗謂唐虞治道萬古冠冕究其設官惟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職之可紀昔禹平水土稷教播種契敷五教皋陶為士與夫垂工鑿樂伯夷秩宗而已何嘗瑣屑如周禮哉矧治道貴安靜設官既冗則巧拙雜進天下始病矣司馬溫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謹擇忠賢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仕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上下勞擾而天下亂漢唐而下君道雖不盡純而漢文景以恭儉致太平唐太宗以仁義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則亦惟其人而已不在盡循古制也酌頤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漢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蘇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悅縱有禮典明文無補于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通時又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將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翳老而怯後卒將翳而克漢宣帝將七十餘之趙充國遂平羌光武將鏖鏖翁之馬援遂定蠻貊鄧艾平蜀王濬平吳年皆七十他如呂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秦繆首重耳六十二反晉國鄭食其六十二遇漢高帝裴度郭子儀身益老國益重蓋經歷多思慮精舉措審往往以老得之張南軒嘗評充國之將曰將之失從負勇而復諫充國曰兵難險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忽事如此將之病患急近功充國屯田為久計圖其萬全將之病患好殺不恤百姓充

帥職

服食爲本

禹別九州翼爲王都獨不言貢篚近王畿曰甸服甸爲
天子治田賦專出穀蓋王畿地大人眾四方根本所在
急在衣食故畿內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銓禾州
器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食爲重
也堯豫青近王畿堯貢蠶絲豫貢縣紵織纈青貢鹽繇
絲凡以衣爲重也餘州之貢寶玉玩好而已洪範八政
先食貨幽七月周公陳先公風化公劉召康公戒成王
以民事皆諄諄農務以此見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
日忘情於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轉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
漕江可聚東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實江湖脈絡可聚中
原之漕按洛以入河溢爲滎史記正義曰滎水引河東
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水
子楚卽官渡水也詳此則汴古已有後世以爲始隋非
也但前賢明此水不一或謂上名鴻溝下名官渡張華
調鴻溝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謂汴鴻溝官渡爲三水張
伯謂榮引河東南注至大梁後微分二渠一爲官渡一
爲鴻溝汴汴爲渠今汴自西而東鴻溝橫亘南北但三
國袁實相拒官渡操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則官渡自
黃河其餘小水隨地所出俱達江河備著禹貢淮出桐柏

以航運艱阻百端後察江船不可用于淮淮船不可用于汴汴船不可用于河遂隨岸置倉貯載因相水之宜用船運遂無阻河至龍門扼底柱險復資陸運入渭按唐運避三門之險關三路于八里始濟渭淺深不常隋興鑿渭自興東至潼關凡三百里名開通河然後關內之運通利唐以來按潼關有變河汴不通則江運遡漢入武關以達長安按水鄠州計六七百里至武關至洋川始陸運出扶風但漢上流灘險不若河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後梁以洛運艱改都汴汴中據江河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而處勢平曠天下有事乃四戰之衝須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長安金陵蓋以運便而險塞也長安襟山帶河沃野千里地產多可富國古號陸海金陵前於江淮後引甌越左通荆襄右達吳會外陝海銘之珍惠東向里桑田魚鹽之利甲天下內則交廣海銘之珍惠東向貢江左第一形勝宋之南渡初李伯紀胡安國進計請措置荆襄為根本按荆襄地喪曠胡五峰嘗謂欲振守江南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二公蓋為進取計也

張道陵

漢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升該百二十歲而邵伯溫聞見錄著漢建安一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升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路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甯太守鎮漢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家今祖陵爲天師初只泛號唐始定封也

對獨說

程子曰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朱文公廣爲一中又自有對之說又曰乾尊坤卑不可並立蓋尊無二上意也以類推之君對臣必君令臣行父對子必父召子諾夫對婦必夫義婦順天對地必天包地外陰對陽必陽生陰畜日對月必月受日光此對而必歸于獨可言也若中國對四夷君子對小人而耳目手足之對若之何一之馮億可曰陽一陰二邵康節有是言然三綱之正九疇之敘雖夷狄小人必藉是以立是數者非中國君子莫致之則中國未嘗不爲四夷所利賴君子未嘗不爲小人之幷幪也若手足雖對然不在如右之便耳目雖對而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則亦無害其爲獨也於父子尊卑不並立之說有矣夫

羅氏識遺卷第七終

羅氏識遺卷第八目錄

天即理	倉頡	軒轅黃帝
陶唐殷商荆楚	堯舜病博施	豫讓
飲器	射日補天	經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士不恤	過百為壽	豪傑不苟就
三教	耘籽	

羅氏識遺卷第八

宋 羅璧 著

天即理

織緯之學未興古人自信多託之天堯舜讓賢俱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湯武之興曰天命弗僭曰天祐一德曰天其以德又民曰天矜于民曰天必從之等語往往借天為訓朱文公謂事不出于人則出于天天即理也凡合於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為者皆謂之天桀紂之暴如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而同心入百侯而畢會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爭者湯武順之則天逆之則人其謂之天不誣也左傳曰天誘其衷曰天奪之魄夫豈有誘奪之迹哉行事順理而興殆天啓之行事逆理而亡殆天喪之天且不違權於理之逆順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先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與之之意堯舜子不肖便見天不久堯舜之天下啓賢能繼便見天欲久禹之天下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禹治水彝倫攸敘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謂禹能順水之性不失高下之宜蓋天錫以知九疇之敘故無逆天之失漢儒不審乃拘于洛書龜背水文多少之較

倉頡

倉頡

倉頡製字宋衷皇甫謐輩俱言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黃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禪者七十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亦言十三代之封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其紀勒必皆字也晉索靖草書論倉頡既生書記是為尚書疏張楨云倉頡為帝王生禪通之紀春秋元命苞敘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黃帝呂不韋稱倉頡亦曰史皇氏世謂字書則謂為史官者謬也開封府後儀有頡城論衡云學書諱丙日以五行書言倉頡死丙寅也

軒轅黃帝

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六韜亦著軒轅氏在驪連氏赫胥氏之開軒轅自古帝王一號也古幣亦有軒轅黃帝之分軒轅幣始作貨黃帝幣又作布則軒轅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觀轉蓬之風法製車輪軒車橫木轅車直木因以為號黃帝見大輿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黃帝名軒轅後人從而訛執古為信莊子文古史記按何圖黃帝名軒又曰封禪碑黃帝名軒也

陶唐殷商荆楚

陶地名國始頡頏堯先居陶後封唐故陶唐並稱湯初興商邱後盤庚遷殷故名殷荆楚共一本名熊繹初國于荆號楚春秋初稱荆至秦襄王母名楚諱復稱荆

堯舜病博施

天不能長春而不冬當陽而不雨日月不照覆盆之下生長不施霜雪之時雖天地之大猶有餘憾堯舜其仁

如天豈不欲衣帛食肉均于老幼而養有所不給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王政必為之規豈不欲疲癯殘疾鰥寡孤獨均獲仁達而稟氣不足不能移其賦受之偏豈不欲窮髮之北不毛之地均入撫綏而風氣所限不容不聽之要荒之外故博施濟眾堯舜亦病秦皇漢武乃欲威服荒遠以示無外豈不謬哉

豫讓

智伯無後豫讓殺身以報非了死生之分者不能然人臣事君救過于未萌上也及臨事而正教焉次也聽其君之自是是非付其國于自存自亡而曰吾能他日為之死斯為下矣豫讓義士智伯以國士待之智伯不可謂不賢讓不可謂不遇而智伯食三晉之地締結測韓魏之反張孟談啟韓魏之攻巧文辯慧而甚不仁讓曾無一語與其間猶謂讓之忠于智伯乎逮其死也始吞炭漆身求殺襄子為忠君子不能不恨其晚也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用而亡送之是偽送也故忠臣者盡善于君而生不蹈惡于君而死讓謂其死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吁懷二心之臣視讓誠愧矣以讓視嬰獨不愧乎故子于讓是其死不是其生取其節不取其智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主以其頭為飲器史記飲器飲音薩漢書章昭釋禪槌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漫便器也顏師古引匈奴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豈俎豆可宜乎漫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是晉釋但名虎子未詳

射日補天

羿射十日之語昉見莊騷俱謂天有十日射之但堯時羲和君之子名羿十日九嬰大風封豕長蛇等皆頑兇為民害堯命羿殺窺窬射十日激大風戮九嬰驅封豕長蛇而民害息則十日者非天之日也共工氏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及女媧補天之說見列子按共工氏霸九州寔太昊之臣恣睢跋扈假援天紀女媧滅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女媧補天立極之迹也鍊石補天果人力能與否事不經見皆當理決血流漂杵孟子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矧莊列謬妄之說荒唐之言乎

經解

六經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諸家經解前後不一自斷定於晦翁然後一出于正後學倘非經指授則泛濫諸家其誰適從今經解有昔賢品題其常者曰易有伊川易傳大易粹言繫辭則柴侍講集解書有東萊說林少穎解詩有東萊詩記晦庵詩傳周禮記注注疏晦庵取之而王荆公王昭禹周禮解方博士陸農師馬博士禮記解晦翁俱以為當又嘗言荆公經解有益後學春秋胡文定於褒貶之例尤嚴傳則東萊左氏說為最也後學倘循是索之不至以多歧亡羊矣

玩物之戒

漢文卻獻千里馬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宋武碎琥珀枕遺北征將士曰能瘞

金創蕭道成治齊期黃金與土同價唐太宗還林邑鸚鵡日鳥獸懷土亦與人同皆有超人識度也近世大賢呂文穆卻獻二百里鑑曰吾面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鑑王文正曰嗤弟百萬買玉帶曰自負重債而欲使觀者稱好不亦謬乎有以硯潤售孫侍讀甫者孫曰一日得據水才直三錢古人達理不為玩好如此國初人寶李廷珪墨石昌言至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有人詠李廷珪墨云一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磨人瓶應未磨墨先恥文谷製墨必用高麗煤前輩謂世無二子墨終不乏用人固愚爾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故稱氏殷周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禪爾

大城多兵

古封建法行井地制定公侯伯子男之國隨提封廣狹出車乘多少故有萬乘千乘百乘之別諸侯大不可陵小不可侮所以治安可久周東遷古制壞諸侯各以力勝王室不能為之制節小大始紊至春秋國自為政齊創內政寓軍令晉作被廬之法魯作邱甲城過百雉俱不可以先王之規律之矣至戰國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衛士勝孫吳輩出貴勢利尚詐謀古制百不一存故趙奢與田單論兵曰古者四海萬國大城不過三百丈人多不過三千家以少戰足矣今萬國合為七國戰國必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欲以少戰可乎在奢已嘆不能循古況去古

又遠者乎後世不審強弱動欲仁義師兵恐不為湯武而為宋襄陣餘也故欲徇古制須封建

武士不恤

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亦奇矣韓淮陰激於刺通一語隨以兵臨其後更不計食其利害卒使身膏鼎鑊唐初諷利歸命太宗遣唐儉愍撫之李靖李勣謀曰今詔使在彼處必自寬若遣萬騎襲之不戰可擒張公謹曰使者在彼奈何靖曰唐儉不足恤遂勒兵夜發宋紹興間九水入寇韓世忠駐兵揚州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相待杯一再行更牌香至良臣問故世忠詭曰有詔移軍中江都召撤驛班師良臣方去世忠麾軍踵其後設伏大儀鎮良臣至虜虜問世忠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木乃大發引趨江遇伏戰敗還泗上責良臣賣己欲烹之良臣好詞得免舊傳已

帥自蜀入援舟次金口扼敵不得前進遣將與岸戰戰方酣而帥舟已取

蓋兵尚詭道螻蟻萬命

取決一時不容自已然好戰嗜殺之人多出殘忍待之方亦須識時勢身在其間則在彼者固莫測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

過百為壽

莊子及左傳杜預注皆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別孔穎達疏上壽百年以上孔安國傳洪範五福曰壽傳曰百二十年為壽蓋本老子人生大期百年為限過百而增是謂上壽之壽按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願王荆公註自幼弱壯強艾耄老等下皆著讀點

羅氏講道

其下學冠有室而仕指使而傳自為句總上十事各十年一日壽為過百之日亦有理

豪傑不苟就

古豪傑皆不輕用其身伊尹三就桀鬼谷子著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故孫武兵書著呂尚伊尹于反間篇以皆往來遲回二者間也張子房圯上一編屢以說人始說沛公馬援初游隴漢不從盛陳陞衛之公孫述而從祖曠迎笑之光武哀紹禮郭嘉甚至嘉去之及見曹操曰真吾主也張寶見石勒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乃提劍詣軍門王猛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溫不渡澗水遂去不就後甯事符堅皆屢徵謝安不起桓溫徵始赴之蓋小人之仕在濟其欲君子之仕在行其志於是可觀豪傑之志矣或勸東漢魏桓桓就徵桓曰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應馬萬匹其可滅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干祿求進所以行志而若此出何為哉遂以隱終大槩士之有志于時者熟察世故習中皆有素定之規模其人不足與謀萬鍾於我何加焉東坡嘗謂淮陰終身事業一見高祖而決之諸葛孔明用蜀只隆中初見劉備數語范文正公天聖中上萬言書欲致太平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司馬仲達號盛雄初亦相繼後就徵曹操胡致堂謂孔明躬耕南陽既不以難與爭鋒之曹操又不附可與為援之孫權獨委身流離顛沛之劉備且三顧後起則指身之審又非徒較強弱而已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譴悔之非據理而論非過攻也若二氏自相詆訾則釋氏云

羅氏講道

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道關尹騎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人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為仙此皆二氏各以求勝之論也至

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佛地經云實輪王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如意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下生為顓孫子韓子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景福二年易渚水縣南孔子祠為寺以孔子適楚當經之地復改為儒童寺豈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謂其謬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善惡素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恆星不見太史蘇縣占為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商預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恆星不見于莊公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恆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耘耔

毛詩釋耔曰雍本漢志釋耔曰附根謂代田之法一畝三圳廣深各尺播種畦中苗生葉以上稍釋耔草因隴龍土附根每耨輒附比盛暑壟益高而根益深能耐風與旱故所種實茂大概除草附根則草腐根原因以肥潤耘乃耔之利也今農家習之而不知

羅氏講道卷第八終

羅氏議禮卷第九目錄

星土	孔子不述禮	擊壤
田獵	五行寓數	詩從寺
制幣	兼	伊呂周公之將
官府一體	姦雄入科目	兵勢緩急
王荆公	英雄不死	倡亂
以攻完守		

羅氏議禮卷第九

朱 羅 璧 著

星土

古以星正時未占災祥春秋始有焉然燕為析木趙為大梁等說始戰國鄒衍之言左傳及之故昔賢疑傳為戰國時人作班固漢書直以秦魏周韓燕齊魯宋鄭衛吳楚十二國分配二十八宿遂為古今不易之占但封建法行唐虞稱萬國夏商各二三千國周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國春秋時國名見經傳者一百二十四星則止於廿八春秋末十二國上與列宿參何也又晉在春秋為大國戰國韓趙魏分晉則晉製為三今十二分野中不應趙魏而缺晉蓋指魏火為周地屬封諸西周固為豐鎬其在洛陽又魏何星乎魏陳卓於十二分野中復別以度數言星一次三次為天之一度言天一度直地三十里古制九州州方三千里東五則一州之廣僅當天之一百度也故昔賢謂班固以國直星之說不若周官保章氏州配之說為正

孔子不述禮

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修春秋正雅頌而禮無的書故漢以來諸儒但言五經今二禮皆出漢儒先儒因謂制禮王者事孔子無位不敢作又曰禮以義起難立定制經多合禮義言者謂禮當臨時以義斷行之如三代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隨時損益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况人性稟不同仁或柔義或剛聖人因禮節文使得其中故曰禮因人情禮記述孔子言禮有多為貴少為貴大為貴小為貴文為貴素為貴之辨至燕豚太牢之祭名求其稱則禮亦求

其當而已漢儒二禮皆欲補聖人之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如歷代樂名曰六舞五英謂舞武備舞皆隨功德之異名亦不同漢唐以來曰文舞心聖人不能強之必同所主者惟正而已

擊壤

堯時老人擊壤事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列士傳王充等說考擊壤只當為簣梓土鼓之義按諸書解壤字向書禹貢黃壤白壤黑壤孔安國傳曰土無塊韻釋柔土也周禮辨十有二壤鄭元注壤和緩之貌穀梁曰食內壤外壤壤傷也而國策蟻壤亦謂泉穴地出土術藝文及風俗通指擊壤為木戲謂壤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未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故曰擊切意古人淳朴未必為此

田獵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之獵皆曰田字與田畝之田同王昭禹釋周禮云獲者取左耳計功與獲利于田同為之圖與疆理同犄角鳥獸與耘同度可殺而不可亂所以獵亦曰田也

五行寓數

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相生次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數皆以微著為次水最微居一火漸著居二木形實居三金體堅居四土質重居五若成數則皇甫侃以為金木水火皆資土以立猶仁義禮智必以信而存故一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二得五而成七四得五而成九朱文公河圖說實祖之

詩從寺

詩古人言志之辭孔穎達推其始於簣梓土鼓之世蓋

有樂即有節音節者章句之祖聖人刪取爲經以人情觸于外必動於中因美刺形焉上之人采以參己政之是非求合乎取之所與故可以興可以觀所以有補治道爲經也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寺九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初注音皆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攷乎義理雖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于計美者近于諛甚至增淫等語誇華靡靡豈詩之旨哉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以無維持世道之詩也近代惟杜子美詩爲詩史知道者猶以不濟事少之故真西山選詩取於民彝世教有補者至孔子刪詩而無自作之詩商賈可與言詩孟子長於詩例皆無詩苟無所益徒主言語無取也

制幣

祭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爲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數鬼神之道陰陽不測也禮聘禮帛用二丈爲端則寓偶數色尙元纁元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

萊

周禮遂人殖田里之法上地六一廛田百畝萊五千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鄭元釋郊外謂之萊萊休不耕者蓋大國從造都鄙凡言萊謂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不易地歲歲可耕者一易間一歲而耕再易間二歲而耕趙過代田亦是視地肥瘠更代田之他經釋萊但泛曰草

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尙詐力絕人命凶很貪殘所以道家忌之若吳起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終世

然伊呂周公亦嘗爲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蓋不尙詐力但與世平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篡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非不用兵祚延千百亦其取天下爲民除殘也此可見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爲幽冥所忌

宮府一體

孔明出師表曰宮中府中皆爲一體朱文公嘗推明之曰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當吳魏之全蓋天下十分之九倚於其中又於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而之所出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常不足以勝乎私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國亦危矣以亮忠智爲蜀謀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春秋魯謀叛晉季文子曰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未可以貳王猛勸苻堅勿代晉曰上下安和權翼亦曰臣輔睦乃知鄰敵謀人國家亦視其有乖爭之隙匈奴患漢元成之威孰與高武侯韓邪卒臣事者五單于爭立故也此孤則見折取則難攻吐谷渾所以有折箭之譬

姦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兵勢緩急

燕慕容恪嘗言兵勢緩急之宜曰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腹背患至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于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也魏武帝曰食少兵精宜速戰糧多卒眾宜持久子觀古人去國遠關之師皆以不戰困餒蓋兵必資糧兵

愈眾則糧愈不給愈遠則糧愈不及故坐困得策况戰爭攘奪之世民不得耕者眾而師旅數起又非擔石可給故餽餉最急又民以食爲天苟欲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眾漢高祖起沛始於陳彭越張敖在也初都彭越爲洛陽倉後徙趙充國計兵一人一月之食爲米二斛四斗漢書未考與今量如何如計兵萬人一月食人日二升今量爲米六千石宋隆興初傳金兵于河南者十七萬韓魏公曰且未論人糧以十七萬一月馬草計之須二百一十萬而驢騾駃駃安能爲繼所以左車策趙韓信亦高之但拘于守不免自困故左車深溝高壘不與敵爭所以爲奇兵也充國魏公測兵必測糧可謂工於知兵豈虛聲所能濟哉

王荆公

荆公爲言書論教養人才與制祿久任之道古今無易也正史略之殆非不以人廢言之意其歸老將山往來以一黔直蹇驢或告以筇輿使者公曰不忍以人代畜也第宅舍爲寺改築僅庇風雨後至稅屋以居捨宅雖無義異乎貴盛而甲第爭雄者以山谷謂公不溺于酒色財利一世偉人也且有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之句溫公謂介甫行義文章節節過人又謂金陵平生行止無點污神宗聰睿每事景慕三代不肯爲凡主故惟荆公書以勸之惜乎眾君子不合遂至引用小人以誤國所謂大體既差細美勿論是也

英耕不死

晉公子重耳偏歷諸國艱阻備嘗卒霸晉沛公慶危項羽范增切切殺之卒與漢劉元德在三國孫曹謀臣周瑜荀彧皆請早圖中開敗於呂布困於當陽劉之不死

者不能以寸卒帝蜀燕慕容垂降符堅王猛權翼皆請
譚其條龍卒復燕增瑜儒事三君最信重者於此更不
能入他如桓元妻識劉裕慕容紹宗知高歡隋文帝唐
高祖皆以相表為時所忌趙方面大耳免於周世宗皆
未嘗無驅除之心數人悉全身濟大業又如曹操就擒
於呂布之戰宇文泰墜馬于季穆之扶高歡逸身于賀
拔勝之契韓信得釋于滕公一言往往頻死而生蓋天
將與之誰能廢之殆非智力所及也

倡亂

陳勝亂秦張耳陳餘謂立六國後自樹黨且益秦敵楊
元威亂隋李密請乘煬帝在遠急趨高麗扼海岸使不
得還高麗開之必竭其後則腹背受兵天下可撫而有
也黃巢亂唐未逾年江浙淮甸東都長安兵禍皆偏唐
智不及謀勇不暇施鎮戍皆散盜賊滿天下唐卒以亡
三人倡亂所謂盜亦有道也但余攷多緣人主失乎人
不在敵之眾多也故七國叛漢敵非不多然高祖文帝
之法制未變七國易于撲滅穆王西遊徐偃稱亂然文
武之德澤未斬輟還而周室再祥蓋人心未去故姦謀
之不行若秦隋季世思亂者取唐末君昏薄不可收故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又曰衣弊生蠹蠹肉腐生蛆蠱
自然之理也

以攻完守

城守雖以逸待勞而拘於國土則困饒不繼則饒將有
不攻自潰者矣故善守者必以攻周宣中興截彼淮浦
王師之所守有在矣而曰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甚如川之流則守不廢攻也戰國韓趙被兵孫武救之
皆疾走魏都故曰解亂不控參教關不也漢高守

榮陽拒項羽方榮陽之守未備先遣羽齊梁反書使羽
力分於彼布越紆我其後守榮陽既用則南出武關引
羽救兵以休榮陽京索開且使韓信得斬河北收山東
而漢有天下大半徐還榮陽則漢守完而羽地狹矣垓
下之圍天下之兵盡焉羽安得不亡大率好謀能聽功
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周亞夫亦先委梁餌吳而身出
武關制之又攻其所不備也宋末諸帥當邊者多尚
云一國土與作規矩以此不戒計恐疎我欲守株薪得
應教出河南二萬卒便從石勒上魏書登
大是之誠水枯魚涸調撥耕牧從人民也

羅氏識遺卷第九終

羅氏識遺卷第十目錄

天子地支	古樂	夢卜
屬犀	名犯聖賢	服節
社稷	九夷	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勢	荆襄
前定	冥官歷	月受日光
文尚喻	儒者生殺	

羅氏識遺卷第十

宋 羅璧 著

天干地支

陰陽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名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水辰戌丑未土干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干配五行合而類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類四五陽數屬天故奇圖為天四陰數屬地故偶方為地天始於一終於九地始於二終於十又奇偶偶陽包陰天統地也支本十二而干則十支地也干天也二氣錯綜萬物化生故分陰分陽必曰動靜互根云

古樂

書稱韶樂之盛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厥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以祝敬笙鏞以閒鳥獸踰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宋子京謂此後變推美舜德侈言之非真有鳳凰歌舞也蓋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階陛之阻有營衛之密鳳獸山林物安得至此鳴舞於羣后取實耶君祖考來格亦豈僞然見之乎又夏王憐德山川鬼神亦莫不甯鳥獸魚鼈咸若等語說者亦謂誇美聖德之辭周禮吉樂一變致羽物川澤之示再變致羣物山林之示三變致鱗物丘陵之示四變致介物出示六變致眾物天神又云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祇出九變人鬼禮史記述師曠鼓琴曰一奏元鶴二八集門再奏延頸鳴舒翼舞後鼓雲從西北起大風至雨隨之飛靡瓦其後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漢武用樂甘泉亦有此等語余嘗謂古樂固不

敢知今樂但晉魏以來明音者多矣未聞有此彷彿何耶想亦史氏詩辭或聖人德動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專樂也不然經史之論荒矣

夢卜

六經信夢卜其語不一予謂憑以決細微可矣將相係國安危才否未語但參夢卜可乎高宗夢傅說俾以形求一旦胥靡惟肖諸左右爰立作相更無疑議堯舉舜側微詢四岳試諸難舜傳禹驗之治水委之征苗參之歷數詢謀謀龜卜而後定高宗以一夢立相何易也後世因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見之搶攘猝急之際若齊桓相管仲以鮑叔為之先漢高將韓信亦以蕭何薦其取趙屠狗之流皆識其有一長始乃舉用未聞以想像決也史記著文王取太公亦決之獵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出實太公就之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以親聞道於文王也豈有不平日師資太公之才德而徒以一旦飛熊之形象乎則卜載籍之說史遷無謂也向者君實篇曰有若就叔則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則文之五臣也至武王子有亂臣十人說者始益以太公詩述武王牧野之戰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太公持以紹略為武王兵師還未詳也假夢卜神其入不知昧於聖人審重之旨也或又謂高宗識傅說武王識太公而眾人未知故假夢卜進之余謂此後世君臣相詐之術非所以論聖賢一體之君臣也

圖屏

古圖土圖屏按圖也圖中規規圓主仁矩方主義獄

名圖者欲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義斷也圖土周獄名歷代名獄各不同夏曰均臺殷曰羣里秦曰囹圄漢曰若虛魏曰司空

名犯聖賢

後世諱犯古人不一若聖賢名姓例不避則通矣唐堯虞舜帝王冠冕而漢有唐堯為史梁有虞舜官太常薦明堂議成湯殷之盛王而漢有成湯按湯名履初與堯成湯與堯人相犯亦不難顏回孔門高弟而首有顏回為先師書兩伯夷一虞秋宗論語兩南宮括一問辨中其工氏霸九州而舜時重官共工相類曾參殺人而孔門曾參見疑舜善射一帝嚳之臣一有窮之君然則漢以來兩載遂兩京房之類無怪矣

服節

易繫言上古喪期無數尚書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三年喪唐虞時然矣禮記言服制法象天地蓋齊斬三年則氣歷一閏期象歲一周大功九月更三時則物已成總三月則一時之數法天也小功五月象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按唐虞前吉凶無二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氏謂鬼神鄭元曰三代下冠衰始異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三代以來吉禮制始不用齊冠故夏母追殷章甫周委貌各以冠別而白布專為喪冠

社稷

禮社祭土其神曰句龍以治平水土也稷祭穀其神曰后稷以教稼穡也地廣不能偏敬故封五土為壇而祭之穀多不能盡祀故聚五穀為墀而祭之然獨祀粟者

以首種爲百穀長爾雅案盛亦釋稷土神之神於家曰中雷屋開其上取明詩曰陶復陶穴是也其中穴明兩四雷之因名室中曰中雷後世易爲屋漏朱文公謂當於屋中祭之

九夷

孔子生衰周歷聘不遇固是道大難容亦是諸國各有世臣把住如魯三桓齊田氏晉九卿不容聖人插手况世臣皆有無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轍環不遇聖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曰乘桴浮于海曰欲居九夷此豈真欲棄中國歸九夷哉蓋深嘆中國無可與有爲之人也九夷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謂爲楚地孔子嘗聘楚使九夷爲楚地即之甚近何以夷爲按漢書班固地理志指九夷爲元菟郡書宅嶠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國今屬高麗范曄後漢東夷傳言東方之夷有種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且援應劭風俗通之言曰夷者抵也言抵天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豈聖人厭亂思治欲得柔順易以道御之國居之乎詳嘆意其九夷只當如漢傳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傳文公十八年敘襄仲殺惠伯曰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莊子人閒世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史記趙奢傳云趙使者毀廉頗曰與臣坐頃而三遺矢三國志吳主遣取賊中蜜蜜有鼠矢魏高歡微時然馬矢作靴唐安慶緒炊馬矢以食東坡詩但尋矢次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皆此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漢高祖罵儒生曰遇公於馬上帝之及其病卻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隋文帝不許立碑頌功德曰徒爲後人作鎖石耳皇后崩議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唐高祖隋國柄歸己羣下請加九錫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錫可乎且自命而飾讓心竊羞之宋藝祖削平諸國諭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江南徐鉉爲李煜陳子事父之說藝祖曰汝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又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宋太廟有司陳禮器曰吾祖宗肅議此亟命撤去皆誠直不事諱飾故朱文公謂藝祖氣象剛明正大宜其言若此豈同曹孟德司馬仲達貽譏於石季龍也

文武取人

古今仕宦之途曰戚龍曰贊粟曰世澤曰吏勞而惟文武取人爲正然庸人言能文不足佐時善射不足克敵緩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方略漢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圖令知其才不堪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卻曰一劍非將事在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經綸武昧方略弊也久矣

度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諶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爲滕薛大夫百姓之事盡不如種敝國之事種不如蠶元齡如晦善斷姚崇知變宋瑛持正黃霸長於治郡劣於爲相魏侯淵長於設變短於總眾爾朱兆將兵過三千則亂晉殷浩居瑯琊宋王安石初

皆才望炳著及登要地例以虛譽誤國故桓溫謂浩爲令僕足以儀刑百僚督師非其任也韓魏公謂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相則不可大概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資計考不復審量其本往往受弊不思古以變典樂陶作士棄播種夷秩宗此皆唐虞明試博詢度其才之所宜任之終身所以世道稱治王臨川曰學養德不使更任其舊陳涉漢文景並美成康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此豈有資敘年勞哉武帝舉崔光輔昭帝官榮位顯者何限獨拔一奉車郎不以資論也謝安當淮淝之役獨任一謝元不以親嫌也

御小人

趙廣漢治潁川吏俗朋黨不可施治廣設餽餉使相告訐由是奸黨散落張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求偷長赦其罪令致諸偷自贖由是無偷唐高宗幸東都命御史魏元忠檢校盜前後元忠取赤縣獄盜一人釋械以從倚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此三事皆就其黨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宦者監軍牽制主帥多失朝議改選仁宗問於夷簡乞詔官長自保伍其屬後有功罪同之明日官長自請罷宦官蓋使中閣自請罷則異日無覆出之憂且不歸怨於我文潞公爲相日穿渠渠會仁宗不豫司天言渠不利之故後議改穿公請道前言不利司天相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別有妨己當其咎乃更言前穿方位無礙此二事各就其人之制之也元祐初司馬溫公爲相王介甫之失弛差役京尹蔡京希新旨五日盡改之使溫公當時改作盡以此策待之則異日紹聖紛紛不致諸君子獨當其咎也伊川曰作新人才不難變化人才亦易時諸人似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

東南國勢

荆實

羅氏識遺
四十一

前定

冥官歷

10

月受日光

文尙喻

10

霜雲雷風雨塗泥陂險淵田谷苗園邱陵陸井水石
階衢城隍郊沙泥穴則天地備也服飾則簪圭襦裳
聲帶履束帛朱紱身體則口耳目鼻牙頤頰而腹髮膚
臂膊腓脛輔頰舌股肱心眇跛足趾

儒者生殺

儒者未嘗不羨長生而其要在省嗜慾定形性老氏之
吐納修煉所不計儒者未嘗不惡殺生而其要在遠庖
廚循禮制天子不合鴈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鴛鴦
殺大豕庶人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老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與
夫豺未祭不田獺未祭不漁草木黃落不入山林皆節
以釋氏之持齋奉戒所不取

羅氏識遺卷第十終

後序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元著述
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脫亡欲借一善本
訂之徧索不得也岫藏篋中六十年不輕以借人隆慶
三年姑蘇方山吳岫識

識遺校勘記

宋羅識遺十卷書罕傳刻至曾憲始收入學海類編羅氏脫邪
轉錄目序及文十三條文句頗多異本不與羅金匱足實訂
而因據以作校勘記如次

學海本

說郭本

孔子語

甚至與借孔子言語之 甚至與借孔子言語之

其著書數傳羅曰 其著書數傳羅曰

相與知等論則之學何謂之 相與知等論則之學又何謂之

可問耶

之可問耶

道家虛無為本

道家以虛無為本

故後之宗者

故後之宗者

聖酒中肉

而聖酒中肉

則廢棄耶

則廢棄耶

豈有勝其而故殺之耶故羅曰 豈有勝其而故殺之耶故羅曰

莊子真得無礙

子真得無礙

孟子去孔子未遠具曾思之傳教 孟子去孔子未遠具曾思之傳教

的歸孔子源接

歸孔子源接

後之術道者皆與孔子分脫

後之術道者皆與孔子分脫

羅史書所載者多

羅史書所載者多

何不謂其徒

何不謂其徒

莊子雖排孔子

莊子雖排孔子

譬如耳目鼻口

譬如耳目鼻口

故羅識遺十卷書罕傳刻至曾憲始收入學海類編羅氏脫邪

轉錄目序及文十三條文句頗多異本不與羅金匱足實訂

而因據以作校勘記如次

學海本

說郭本

孔子語

甚至與借孔子言語之 甚至與借孔子言語之

其著書數傳羅曰

其著書數傳羅曰

相與知等論則之學何謂之

相與知等論則之學又何謂之

可問耶

之可問耶

道家虛無為本

道家以虛無為本

故後之宗者

故後之宗者

聖酒中肉

而聖酒中肉

則廢棄耶

則廢棄耶

豈有勝其而故殺之耶故羅曰 豈有勝其而故殺之耶故羅曰

莊子真得無礙

子真得無礙

孟子去孔子未遠具曾思之傳教 孟子去孔子未遠具曾思之傳教

的歸孔子源接

歸孔子源接

蕭四八則同姓之親	蕭四八則同姓之親
蕭女曰文原	蕭女曰文原
蕭女曰息婦之類	蕭女曰息婦之類
不辨其爲用如婦曰	不辨其爲用如婦曰
蕭內官無所屬者	蕭內官無所屬者
爲息也	爲息也
卷二	卷二
兩韓俱葬	兩韓俱葬
項羽殺其父成	項羽殺其父成
則名姓都著	則名姓都著
劉知幾亦著	劉知幾亦著
以韓中從下韓	以韓中從下韓
史記亦作韓中從良	史記亦作韓中從良
蕭信都韓從良之妻	蕭信都韓從良之妻
何氏其妻手	何氏其妻手
子冠氏上	子冠氏上
孔子復號夫子者	孔子復號夫子者
卷四	卷四
孔子生年	孔子生年
庚戌乃魯公三十二年	庚戌乃魯公三十二年
寺觀	寺觀
詳其故	詳其故
風俗通寺觀也	風俗通寺觀也
則可決矣疑事	則可決矣疑事
王觀其也	王觀其也
說元始其時高祖上	說元始其時高祖上
釋道法其制度經爲二氏之私	釋道法其制度經爲二氏之私
卷六	卷六
佛入中國	佛入中國
可開西域道人	可開西域道人

即七十人見佛	即七十人見佛
何必待明帝而後有耶	何必待明帝而後有耶
留神本西國佛之耶	留神本西國佛之耶
飯大斥子	飯大斥子
幼習六尺年十六	幼習六尺年十五
卷八	卷八
飲器	飲器
何叔敬月氏王	何叔敬月氏王
史記飲器飲器	史記飲器飲器
章昭卿傳也	章昭卿傳也
蕭古引知叔敬月氏王共飲	蕭古引知叔敬月氏王共飲
血爲禮	血爲禮
豈想豆可宜乎	豈想豆所宜乎
萬見春亦爲禮但名虎子未詳	(此兩句無)
夏后氏	夏后氏
傳夏后氏曰后氏	傳夏后氏曰后氏
殷周征伐得天下	殷周人心征伐得天下
三教	三教
非據理而論非過取也	非據理而論非過取也
老君遺訓尹白象下天竺於淨	老君遺訓尹白象下天竺於淨
嚴夫人人口中託生爲佛	嚴夫人人口中託生爲佛
人云	又云
化胡爲仙此皆二氏各以求勝之	化胡爲佛蓋各相氣以求勝之論也
論也	論也
釋氏佛地經	釋氏天地經
寶輪王	寶輪菩薩
如意菩薩	如意菩薩
網子	網子
韓子	韓子
南齊二年易漢水縣南孔子廟	南齊二年易漢水縣南孔子廟
南齊二年易漢水縣南孔子廟	南齊二年易漢水縣南孔子廟

爲寺	爲孔子寺
飯星不見	飯星不見
宿託生爲伏魔女編等理乎	宿託生爲伏魔女編等理乎

識遺十卷

宋羅壁撰字子岩自號歐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搏要在五更頭之譜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昨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觀其謂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正云云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其論養老之制謂禮記裡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數語為委巷之談排詆經文殊無忌憚謂公羊高穀梁微皆姓姜亦屬杜撰謂班史原於劉歆引為洪西京雜記後序為證不知洪序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者自漢魏以來絕無是說乃輕信偽書九為疎舛然其他爬梳鉤索微據舊文尚頗可採不獨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舉孔子生卒年月一條為足資考證也在諸學之家猶可稱有根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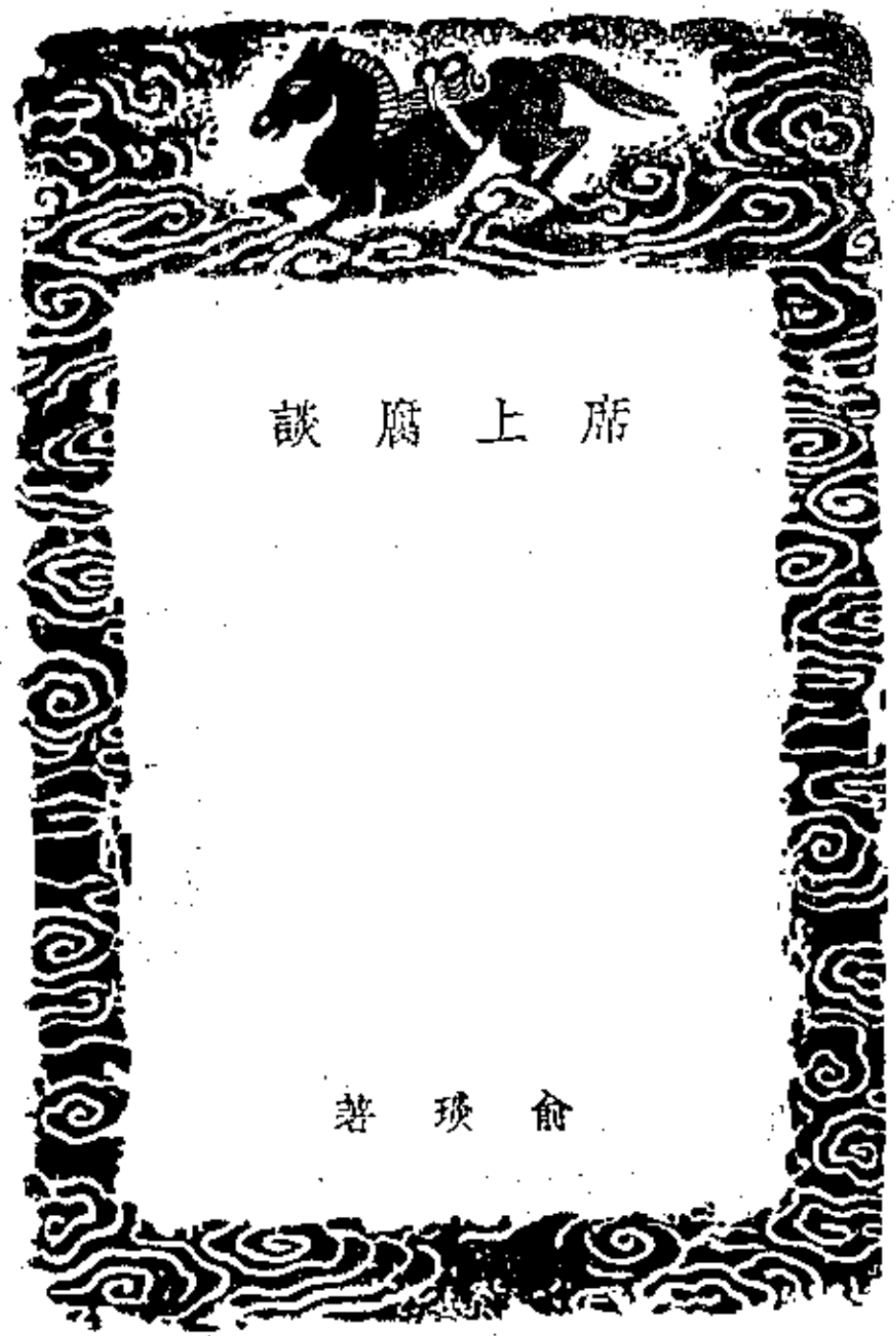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經撰

識遺十卷

壁字子岩自號歐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搏要在五更頭之譜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昨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

李元度平江縣志稱言云宋羅壁字子岩歿於宋亡隱居不仕著書十卷曰識遺行於世此弘治志舊文也四庫全書特誤書新安人耳提挈既云不知其時代則里貫亦未必確古人多自署其里籍如朱子居瑯琊而自署新安東坡居眉州而自署眉山皆與典不忘祖之意子岩殆祖籍新安書中咸署其郡望而提要因之與影宋之誤審吳縣志下皆有因也提要謂書成在宋亡以後則與志稱宋亡隱居不仕者合又謂羅傳朱子之學者則子岩正與十三君子同時也所謂萬見春即邑人萬鎮十三君子之一也惟其生同里學同術故稱引其說不必著其為何許人若梁遠在新安又烏知吾平有瓦見春其人乎識遺十卷學海類編曾刻之特未知作者為平江人



席上腐談卷之上

林屋山人俞琰著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願在風，在地者不願走之類上，腰接下，飛之類下，腰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鰐魚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曹魯齋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羣，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婦人為羣，亦是此意，雖亦不入他羣，故呼為馬羣，一名玄駒。

瓊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蓋見一書云耳。今忘其書之名。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為陽，在山北者為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水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島，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雄雉，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居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僵仰。一作其，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而後生子，而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而後死，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氣無不有。注云：體諸戶，隔而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中，翻翻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既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澆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於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即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痛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為甚。醫書云：馬火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穆公亡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予近見里人葛恆齋食馬肉，連傷以煮酒入鹽飲之而愈，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

左氏傳云：國狗之喪，無不噬也。杜預註云：喪狂也。宋書云：張收嘗為獼犬所傷，食蝦蟇膽而愈。獼居例反，亦作猯，征列切。狂犬也，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脾，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鄭氏云：皆為不利人也。左氏傳云：晉侯夢楚子伏己而噬其腦，子犯曰：吉。吾且柔之矣。杜預註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熱皮必用豬腦，欲其柔也。昔有人食豬腦一具，暮年手足軟弱，不能下榻，遂成癱瘓，乃知內則與左傳之說皆不誣矣。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鱖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蠶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內，予謂鄭玄謂乙為魚骨，爾雅則以為魚腸，皆以其為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已江寧字，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蚯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鵲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燭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燭，燭火亦曰燭，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隨先人往無錫青陽隱收租，夜見鬼火無數，騰騰而來，衆驚走，獨老僕乘醉趁前撲之，乃石楠葉之濕者，予嘗夜坐水亭，雨初霽，見草間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濕蝦壳。

葉玉岩云：帶在五臺山中，夜間見濕松皮有光，呼從者拾滿一布囊，蓋將持歸，遺江南親戚故舊，以示希有。數日後視之，則乾而無光矣。笑而棄之。

古事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不獨，爵位而不飲，看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褶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裹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縹，鄭氏註云：縹，染絲織之，釋文云：縹，今說爲注，蓋縹，縹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子，謂毛之細者。註溫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說爲紫茸。爾雅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麻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氄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爲氄。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氄，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今之蒙衫，即古之裘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氄，其實即是毛衫。毛說爲蒙，蒙又轉而爲氄。

氄之異名曰毛席。蓋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氄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氄氄氄，服虔通俗又云：氄，毛褥。謂氄氄，細者謂之氄氄，氄者謂之氄氄。施大床之前，小榻床之上，踞而登床者，漆器有所謂氄皮者，出西昆國，氄而爲厚皮，桂漿者出屬國，氄爲桂漿，以此推之，氄氄，恐即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昆亦即是氄皮國名，說而爲西昆也。渠搜，氄皮，出書禹貢。

氄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氄頭。漢字與氄被之氄同，今說爲氄。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蓋以紅帕轉其頭，即今之抹額也。帕首，漢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唐人氄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折桐木山子在前，攪起，名曰舉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易以紗，後又易以漆紗。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近時涼縐巾，以竹絲爲骨，如涼帽之狀，而覆以皂紗，易脫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見氄頭之製，亦是展轉番騰，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氄見官妓舞榭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靴形，想即是今之晉姑也。瑣碎錄云：拓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拓，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聲婆，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懷肆，胡人重遺，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說爲胡撥四。

聲婆二字，爾雅說文：聲作畢，朱晦菴曰：聲婆元名悲栗，言其聲悲壯也。悲聲畢三聲皆相。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即今之礎也。礎，千箇。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

席上廣談 卷之五

一也。

爾雅：荀子作須臾，楊倞注云：臾與肩同，臾，臾亦作茲疏。荀子曰：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火席名也。楊倞云：茲與臾同，一作臾，龍茲即龍疏，疏，龍聲相近也。

郊特牲云：筵簟之安，而蒲越蓐之尚，左氏傳云：大路越席，越戶括反。今錢塘市肆所賣蒲合，即越也。以越爲合，聲之近耳。

佛水車佛也。楊倞以爲連枷，枷乃打稻器，非佛也。古之承露，以木爲之，用行水，即今之承露也。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舐觸楊垣，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爲陰溝，在庭外可見者，曰陽溝。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委積爲平米薪薪，釋文曰：積，反。今說爲祭，以委積，積留日祭留。

禮記云：天無二日，孟子亦云：天無二日，乃若春秋左氏傳云：天有十日，蓋謂十幹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堯時十日並出，莊子：淮南子：又從而附益其說，雖皆寓言，不亦過乎。或者曰：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闕者，載之信史，不可謂無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闕，此必日初出時，水中映日，蕩搖，上下不定，遂成兩日之相，天安得有兩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鳥，丹書云：鳥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陽也。

張衡渠閼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漢張衡以爲陰類，其數偶，鳥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愚謂兔自屬日，所謂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着兔于月，以爲法象，故其說有云：月者藥也。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兔矣。今於數百步之外，觀山上行人，如白蟻之小，及過數十里外，山亦不見，何況地處天數萬里之高遠，安能見月中之兔哉。月中果有兔可見，則不知此兔何等樣之大小也。

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妙，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如此，得非承前人之謬乎。

晉志云：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儀今謂月中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爲義娥，謬之甚矣。謂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則又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宋晦菴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光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直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宋若梧王使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執，織女乃經星，萬古不移，豈有

席上廣談 卷之五

七

478

渡河之時。蓋丹家運夾脊之氣上升。崑崙頂中。謂之黃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脈爲天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陰陽交媾。杜子美天河詩。乃有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之句。張文潛七夕詞。形容織女一宵之歡。以爲猶勝常歲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騷人才士。嘲風月。不過一時之嬉耳。事復揆之以理。織女星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宮人爲之耳。猶真宗之得天書。天有書乎。乃王欽若之徒爲之耳。

黃河出于地上。崑崙山東流至于積石。故夏禹導河。自積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隨天運轉。晝夜不定。豈得與黃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天河與海。霄壤高下之不同。豈乘槎可到。張華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見牽牛織女星。可見其誕也。

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儒者譏其誕。天未嘗有缺。豈煉石可補。況天體運轉不停。從何而措手。譏之誠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清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蒸達于腦中。腦爲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即黃庭經所謂填腦。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江東采石。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故名采石。以訛傳訛。

女媧氏繼伏羲氏之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偶女高。孟子所謂偶婦。果皆婦人哉。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后土爲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孫。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后。諸侯則稱君。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變爲後。亦可謂婦人乎。

朱晦菴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像以祭。極無義理。愚按西漢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嚮。同席共坐。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亦同席共坐。蓋取乾父坤母之義。此時未有塑像。不敢設位爾。乃若山川之神。與天地神祇。本皆無形。今塑東嶽神。爲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妾。則不知其妻何氏。爲妻。買何氏爲妾也。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廟。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于隍。謂秦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爲否之初六。亦猶城圯。而其土復填于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城隍廟。何耶。

呂氏春秋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喪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謂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愚謂哀公所問。蓋以喪爲獨脚鬼也。或稱軒轅有四目。唐堯有八眉。道聽途說之不善。街談巷語之失真。皆此類也。東漢曹褒傳云。章帝詔班固曰。堯作大章。一變足矣。此必古有是語。與孔子善哀公之意同。堯乃虞舜時典樂教胥子者。哀公以喪爲獨脚鬼也。冤哉。獨脚鬼乃山魈。見道家煙蘿子圖。連駭一隻脚。故唐詩有山魈跳惟一足之句。豈可以喪爲鬼物者哉。

孔叢子曰。土石怪變罔兩。國語云。木石之怪。夔蜺。未有所謂一足之說。莊子乃云。螽之一足。其行踈踈。注云。螽一足。獸如牛無角。聲如雷。黃帝殺之。以皮冒鼓。聲聞五百里。怪哉。

東漢西南夷列傳。乃黃帝時。蚩尤之種。蚩尤之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也。大抵怪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味者以爲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一舞鞋。相對有影。浪磯。今以小孤山爲小姑。彭浪爲彭郎。謂彭郎娶小姑爲妻。江行必過其廟。皆致敬也。

温州有土地杜拾義無夫。五嶽觀相公無婦。州人迎杜拾義以配五嶽觀。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乃杜拾義也。五嶽觀爲誰。乃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尔尙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難我耶。近見廉司李裕食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言春申君所居。奉詔爲奉。中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嗚乎。冉伯牛乃爲牛王。

真武即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爲真。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蜃尾。蜃乃海器。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晦菴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人被髮者。蓋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物。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危星。如龜蛇在虛之下。故爲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真。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爲白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喙。井星如冠。故爲朱雀。虛空時。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

玄武即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爲龜蛇蟠糾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爲龜蛇二物。

買秋整會客。食蟹一客不食蟹。問之則曰。奉祀真武。秋整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爲蟹也。龜然不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同戲之曰。龜與蟹。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應符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秋整亦笑。

韓退之與軒轅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鳴作蒼蠅聲。後人乃云。蒼蠅聲號。蒼蠅火度。登句雖工。然蚯蚓安得有聲。蓋不熟玩韓詩耳。退之蓋謂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非謂如蚯蚓之聲也。蚯蚓竅乃石鼎之竅。如蚯蚓藏身於泥中之竅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蟮。善長吟於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謬矣。按月令。蟬鳴。蚯蚓出。蓋與蟻蟻同處。鳴者蟻蟻。非蚯蚓也。吳人呼蟻蟻爲蟻蟻。故詩云。蟻蟻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隱菴曰。今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其下。已無義理。而又天蓬天猷及胡聖作四聖。殊無義理。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肺屬西方金而藏魄。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說。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曰非也。蓋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金也。

蘇子由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謂上焦若燄。中焦若腐。下焦若瀼。據此則三焦有形矣。叔和既不言。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謂問之隱者云。三焦即黃庭也。丹書以心火腎火膀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極燬故曰三焦。焦乃武火之謂也。沈存中亦云。黃庭有名而無形。與叔和之說同。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即三焦。叔和亦不知三焦即黃庭。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就從白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

丹書云。奇經八脈。惟任督二脈爲一身陰陽之海。五氣貞元。此爲機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脈起於下極之輪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顛循額至鼻。屬陽脈之海。連尾間。壽五百歲爲白鹿。蓋通此督脈者也。龜之亦壽。然龜能閉息伏氣。蓋通此任脈者也。又能通此二脈則貫尾間。通泥丸。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即黃道。乃日月往來之路。在人身爲任督二脈。乃呼吸往來之路。

乎。幾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皆曰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之時。爲風所入。自臍以上循胸喉攻至下腋齒齦。當中作黃粟一粒。疼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啼便乳。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乙經。皆云任脈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內外二景圖云。上下兩縫中間。顯交二穴。乃任督二脈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脈故也。

木漬酒肆。吳其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藥不可療。予授以一術極簡易。但脅腹縮尾。閉光眼目。頭若帶石。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臥皆爲之。仍教以服既效。方保真丸。彼亦不服。但行此術。不半年後見之。疾已愈。而顏如桃矣。此術亦可療頭風。

道家傍門術。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爲不漏。既吐矣。安得不漏。始不信。試之果驗。此術亦可療夢遺。世傳三峯採戰之術。托黃帝玄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祖之所以獲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冰盆盛湯。羽苞蓄火。或以爲抵刀及之。盡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戴府相國夏侯孜。得彭數之術。悅一娼。娼不能奉承。以致尼問之。泄卒。予外祖閻丘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桶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縮閉固。是以一夕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害。道人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蓋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幾爲道人所害。賴有羊羔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聖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儘有講明。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進表有云。過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大過卦。枯楊生稊之道。分明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未用之處。女可謂亂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人也。真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男後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全。即生端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即生怪狀天薄之人。三谷子姓丘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雲間儲華谷註疑說云。開氣爲男。閉氣爲女。一闔一關。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囊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囊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反。不可不辯。

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雲總管夜語。生男生女之分。次雲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蟾氣血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則血氣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則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不經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然育與不育。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妻又懷姙。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予告以丘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郭伯英。開語中原前輩胡紫山溫次雲郭吉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慨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弗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鹽少則有味。鹽多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瀝稿竹而求汁。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猶天也。女猶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生物者。地若瘠瘠。或剛剛。或瓦礫。而貴其不生物。是鑄冰而改火。接蘗而求朱。徒爾觀望而已。無獲也。

東漢書馬援傳云。勸人假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勸長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于聲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嬌嫩者。故生子皆軟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昏亂。雖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義門者。無產門者。何爲其然也。徐巽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衛生經。又有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爲社日受胎。故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歟。曰非也。徐巽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自是也。毛髮皆白。目視眊眊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餘。又云。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先儒云。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席上腐談卷之下

同養生之學。以老氏爲宗。老子著書曰道德經。同時有程本。乃老子之徒。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其書曰。子華子。又有文子。又有關尹子。皆老子之弟子。文子之書曰道玄真經。尹子之書曰關尹子。其後有列子之書。曰冲虛至德真經。莊子之書曰南華真經。皆祖老氏之說。其經名乃徽廟褒詔所稱。老子注甚多。漢有河上公。魏有王弼。唐有葉法善。宋有蘇子由。王陽明近世無錫尤氏老子音訓。謂古本王亦大。爲人亦極有理。子華子之書。靈樞經內有一段引用其說。

文子有默希子注。愚觀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關尹子有陳抱一注。列子有張湛注。莊子有郭象注。成玄英注。近有林肅齋老列莊三子口義。列子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愚謂此語出黃帝書。老子所云亦出黃帝書也。莊子之書本於列子。蓋發明列子之說者也。

黃帝陰符經。黃帝素問。邵康節以爲戰國時書。託黃帝之名而爲之也。愚爲金碧龍虎經。黃庭經。恐是魏晉間文章。蓋托老氏之名而爲之也。陰符經有李荃注。嘯山老姥注。張果注。連高脚注。金鵲唐淳李雲臺注。儲華谷注。宋晦菴亦有注。晦菴曰。陰符經恐是唐李休所爲。是他著意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向以語呂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做自解文字亦可認。

龍虎經有王道注。黃桐注。太虛子注。朱晦菴曰。龍虎經乃隱括卷同契而爲之耳。蓋因參同契有古記題龍虎之說。遂撰此書。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此言九六二用。行于六畫。而無定位。龍虎經乃云二用無爻位。張翼飛。虛危怪。說向別處去。

參同契。乃東漢魏伯陽之書。爲洪云。伯陽作參同契。假借周易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然則晉以前。已有人注參同契矣。如虞翻注。陰長生注。皆不傳于世。五代僞蜀真一子彭曉。作通真義。以五行解三相類。爲五相類。誤矣。三相類。太易也。黃老也。爐火之事也。三者之陰陽造化。蓋相類也。參即三也。同即相也。契即類也。蓋自解參同契之義也。所謂委時去害與鬼。憐。委鬼。魏字也。鄭煥改鬼爲仙。誤矣。百一之下。遊遊人間。百一之下。爲白人。乃其旁之立人。台之則伯字也。湯遺陶際。水早隔井。湯遺旱而無水。易字也。厄之厄。際爲阜。合之則陽字也。此自解魏伯陽三字也。彭真一注。有蜀本。有袁本。有濟本。有虛一子鄭煥本。有汪剛刻直越州蓬萊閣下本。

參同契自彭真一注後。有張隨注。李抱素注。頗簡略。陳抱一注。儲華谷注。多有發明。朱晦菴常托韓洞道士鄒訴之名。爲注。鄒即朱。鄒本春秋鄒子之國也。又作考異。陶隱居真誥所述。多有仙女下降之詩。讀者之所不取。蓋隱居自爲之辭耳。朱晦菴曰。真誥末。後道授篇。皆是竊佛氏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而已。

唐有吳真節玄綱論。司馬子微坐忘論。王昌遇易玄子詩。韓道遜內指通玄篇。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此是至妙之術。僅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況久久留之。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

化書乃譚峭所作。峭字景升。據其書來求齊丘序。齊丘殺景升。遂竊其書。自名之。入藥鏡。乃白鶴山崖帶範所作。呂洞賓詩云。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峯儲華谷。蕭子真皆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不過謂上下往來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兩至。日日相偕。二者安得俱應耶。又謂所謂窮戊己。或誤爲窮戊癸者。遂以癸爲天癸。亦猶悟真篇。見芽生須急採。或以芽生爲癸生。是皆學三峯之術者。妄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火之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爲之辭耳。

五代時有鍾離寂道指玄三十九章。呂洞賓詩。施肩吾詩。中吟。三住銘。西山會真記。鍾呂傳道集。宋有陳希夷指玄篇八十一詩。劉海蟾還金篇。亦十四詩。陳朝元玉芝詩。楊虛庵純粹論。劉希鶴朗然子詩。寧玄子詩。張鴻濤還元篇。玉鼎悟解篇。張平叔悟真篇。薛道復命篇。劉高尚法語。劉虛谷還丹篇。陳默崇正篇。李長元混元篇。諸書。惟悟真復命有注。張君房集道藏之書。爲書及七籤。多難以符咒行持因果報應之說。曾至游子竹椅。作道樞果諸仙丹詩歌。如海蟾之還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

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約續仙傳。曾至游集仙傳。易如剛仙傳拾遺。陳葆光三洞神仙錄。他如洞仙傳。神仙感遇傳。其說雖雜。然古今諸仙之名。皆載於編。

丹家詩詞歌訣。如元陽子大道歌。會先生靈源歌。張虛靜大道歌。高象先破迷歌。吳真節學仙歌。玉鼎破迷歌。口處證道歌。劉高仙教受歌。金華子注洞微子詩。又有托古人之名爲之者。如陰君還丹歌。三茅君大道歌。葛仙翁流珠歌。許旌陽醉思仙歌。呂公玄牝歌。多有說得分曉處。劉虛谷易傳。不過借易以文其說耳。非知易者也。是故朱晦庵深譏之。

陳谷神了然論。將天錫大易內解。王虛白三教貫一論。楊蓬萊三五歸一說。其說雖繁。儘有可觀。白玉蟾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海瓊集。金闕玉鑰集。又有留子元問道集。彭鶴林問道篇。皆門弟子所編。華仙珠玉集。載張紫陽金丹四百字。石杏林還源篇。其文辭格調與玉蟾所作無異。蓋玉蟾托張石之名爲之耳。陳泥丸翠虛篇。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數首詩。皆元陽子詩。其後紫庭經。羅浮吟。歸一論。與武夷等集。如出一手。

玉蟾謝陳泥丸書。謝張紫陽書。無非張皇其說。然所謂青山暮雲。碧潭夜月。芭蕉春風之機。梧桐秋雨之秘。以喻升降浮沉。極盡形容之妙。彼所以宛轉爲之假托者。蓋欲深取信於當時學者故爾。

玉蟾傳彭鶴林。彭傳蕭了真。蕭有金丹大成集。發明玉蟾之說。所謂七七元來四十八。此是玄玄真口訣者。還源篇則曰。老汞三斤白。真鉛一點紅。四百字則曰。老汞三斤白。真鉛一點黑。蓋四十八即三斤。汞其一即真鉛也。一斤十六兩。即二八也。二八即金半斤。水半斤也。即悟真篇所謂藥物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也。了真有一闕。以重坎居子。重離居午。坎一變爲節居丑。再變爲屯居寅。離一變爲旅居未。再變爲鼎居申。三變爲未濟居酉。四變爲震居戌。是爲朝屯暮蒙。屯下震上坎。震動也。艮止也。應動靜在朝在暮之說。又有廖繼輝作三乘內篇。沈白蟾作金丹篇。皆玉蟾之徒也。

許知微先天正宗修真秘訣。用十二時之交感。候自序云。淳熙間。得漢州彭夢遠所傳。其後有蕭觀復丹序。寶鑑內象丹旨。與知微所傳同。

龜陰南子。不著姓氏。有還源篇。嘉熙己亥。嘉春魏顯著其書。廬山素陽子陳闢有正道篇。淳祐二年。漢東孟珙。廬陵劉元綱。皆爲作序。

永嘉周無所金丹直指。寶祐甲寅蜀人楊子政跋。梅時雍言。文之以藻洛之說。儘有妙理。

張用常真如至命篇。慶元戊午。回陽子趙彥最刊板。尾陵翁上谷丹訣。有一字玄機。參閱七月。無錫尤水石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直指。極論

天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蓋謂坎戊離己也。在天爲日月相照之辰。在人身爲呼吸相含育也。吾鄉樂知府諱壽。號隱齋。官至奉直大夫。有洞陽子明真篇。寶祐丁巳。刊板于家。

雲間有蟾谷子王聖賢靈篇。華谷子儲泳。解陰符經。參同契。樂鏡。悟真四書。又作會三集。松江有刊板。

席上廣談 卷之下

括蒼道士馮守經。有正道篇。不曾刊板。與王頤菴俱受道於曹默庵。括蒼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經。解悟真指要。義皇作用等書。又有規十闕。付長沙彭石。頗簡明。並刊于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刊本。又有彭石靈語。并翻跋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分曉。未句云。記此即便付丙丁。乃下手真口訣也。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于江湖間。得此書者。雖不吝問可也。

大德戊戌。有道友自湘潭來。以趙古蟾性命混沌書示予。觀其注。雖難以禪語。亦自明白。大德庚子。夏。靈隱示以金丹又玄篇。云是梁九陽所作。觀其自序云。得之壬山賓。天台山賓王可道。號真常子。與夏靈隱。陳了空。郁蘆菴相倡和。山賓有紫妙義集。至元辛巳。文如心太傅攜此書示余。係是寫本。永嘉夏元鼎。號雲峯。註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西山爲序。

瀟川郁蘆菴刊修真四書。於羊角淵天。其一韓道通內有通玄訣。其二陳了空復一篇。其三王景微舉一篇。其四蔣升房得一篇。咸淳庚午。蜀人何逢吉序。

維揚陳字道。號抱一子。有立命篇。紹定庚寅。白玉蟾跋。又注關尹子參同契。蓋知堂丞相題跋于後。三谷子丘山有金丹百問序云。乾道初。受道於金華老人。

委羽子指真篇。自序云。紹定庚寅年。作不著姓氏。其徒有澄真篇。亦不著姓氏。金真教王重陽金真集。馬丹陽微靈集。金玉集。譚長真水雲集。劉長生仙樂集。丘長春蟠溪集。鳴道集。王

玉陽靈光集。郝廣寧太古集。北方有刊本。總名七真要訓。燕山道路。運多刊丹書。大德己亥。攜丁靈陽文集惠予。又以馬丹陽歸藏求子序。遂爲序其篇端。

或曰。靈上谷玉蟾谷儲華谷慶洞陽。皆知而不爲者也。雖有書存。乃空言耳。予曰。不然。豈不開列子之說乎。列子云。昔人有言不死之道者。燕居使人受之。而不捷。言者死。燕居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人諫曰。人所憂者。莫急於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之。乃不誅。有孫子亦欲學其道。問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雖能行而無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豈不能言生術哉。

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廬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行此而壽考者。乃吃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詭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居龍術。不如四平之宰猪也。知而不爲。乃晦菴所謂坐談龍肉者爾。然學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爲也。我輩讀書人。書況有父母存。詎敢違天而爲偷生之計哉。然於此宵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不愈於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勝衣。所以苟延殘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力也。

予自德祐後。文場掘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易讀內外二丹書。遂成四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者。後得紫陽琴書。南溪琴統。與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

席上廣談 卷之下

席上廣談 卷之下

席上廣談 卷之下

席上廣談 卷之下

席上廣談 卷之下

席上廣談 卷之下

席上廣談 卷之下

應鳴鳳華等詩歌之離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讚琴之辭。遂已易之。諸儒之說。爲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會要。以程朱二公爲主。諸說之善爲輔。又益以平昔所聞於師友者。爲周易集說四十卷。易之辭。遂已。內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玄廣見集。至元癸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玄。及撰參同契。發揮悟真衍義等書。其辭亦已。外丹則煉汞汞不知幾成。煉鉛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皂針鑪之屬。此辭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今姑舉其略。

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黃白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真宗景德年間。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蘭歸真。問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術。可以言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以致太平。惟陛下下用之。

王捷汀洲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欲獻於上。爲有司所欲。從時往。遂以此獲罪。竄竄嶺外。未幾。通判京師。詣登聞鼓。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樞密。爲嶺南官。知其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悅之。特受許州參軍。改名中正。留止京師。前

後。買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嫗。工昇丹。曾在禁中。爲捷煉金。具升曰。其法爲爐。皂使人隔爐鼓鑪。蓋不欲人視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爲之。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解鑿爲八片。謂鴉嘴金。是也。上令尙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鑒觀金寶牌。卽其金所鑄也。每用蛇齒。鑿煉維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掘土。見一巨蛇。首

大如梧。驚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氏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又營繕。皆以黃金爲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太史魯訢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琰集云。咸平年間。捷至南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和攜至五通廟。指示靈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

間。嘗撰文報謝。廟中有祝文。刻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尙有燒金草存焉。

張文定公詠字履之。號乖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能煅汞爲白金。公卽市百兩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煅爲大香爐。鑿其腹曰。尤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酒醴遺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之。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某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某

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胡文恭公肅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公曰。爾之後

事。吾敢不勉。秘術非所欲也。浮屠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煨

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用一錢。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煉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於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當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戒之。有一僕守火。炭久不解。因炭爲僧。居京師定。曆院時。曾子宣當軸。有室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居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取刀圭與服。而愈。子宣大驚。止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宣使人遊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寂轉嘆其術。資給甚備。僧一日

謁丞相。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遂降階。僧退。掛爲馬臺。顯到。應時折足。與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諱彥明。門人新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憩一古寺。設臥具於佛座前。未寢。聞若鼠嚼聲。熟視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簍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起視之。則見佛腹簍中有文字一卷。取而讀之。乃

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目。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原紙納簍中。後因郊居。嘗煨此丹。其

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煨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聞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衆。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簍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寧間。孟尚在。其金如線。圓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

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某嘗乘間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服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便着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

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正馬入寺。循壁終日。有老

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砂化淡金。爲精

金。老嘗傳人。而思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

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

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

有爲之即死者。有遺棄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多名方。其一卽化金方。公必

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試以

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煨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

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遺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不以

未成內無以主之。則服外丹者多死。嘗積枯草數畝。而置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人爲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而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爲公道仙都所開。謂公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授之以化金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顯濟先生。顯濟亦藏之。遠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顯濟曰。自先兄見授。秘之有年矣。暇日常求之。巾箱間。久之呼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絨之宛然。顯濟乃啓封。披其書曰。此其是乎。求者欣然曰。是矣。顯濟即焚於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寧可爲乎。求者愧赧。若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查先生得煨硝石法。章中公與之爲莫逆交。而法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盞。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所成。當取汞置盞中。就火試之。果至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川力將竭。可憐來爲公加藥爲之。僧取孟授。則碎孟別。門隔大河。俟硝成。計即針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懷恨而歸。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鑣城贈以詩云。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新術不肯傳。閭戶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謂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匙。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餅一粒。瘡痂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尤在。多病頭毛切未華。故作明應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全靈鼎。促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稀。趙次翁注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昆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門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陽之間。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金如乾柿。謂之柿子金。小說謂麟趾裏金。乃裴敬所請藥金也。方家謂裏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和感志。草部有素礪黃雌等草。燕客多用之。然不得其煮煉之法耳。

予嘗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阿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真金。有一僧舉此致語。予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予嘗以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阿宅迦。其膽礬之

謂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銅。但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膽出金坑。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阿宅迦。今人不識之耳。佛語必不妄也。瓦石沙土。皆可變金乎。亦諸記聞。夢溪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沙土金。生薑非變金之物。投轉錄有生薑金。厥藥非變金之物。清異志有蘇葉金。不特此也。尚書故實有竹葉金。噴車志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宣室志有潛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妄誕也。

秘閣開議。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集類。有所謂鉛銀。邵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鉛錫與銅鐵五金之同類。固雖是假。然其變化。理或然也。若瓦石沙土。則恐不能。至於蘇葉竹葉江茶。不能變化。則無是理矣。夫蘇葉之類。尚有質。雪與唾。是何物也。可謂妄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孫生者。販水銀于長安。擔夫足跌于棧閣。偶觸山石。破其鉢。遽挽路傍草塞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鉢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其爲靈草所規制。欲多取之。促其僕夫飯。鞭驢由舊路而去。暮登閣道。驢驚失足。墜于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遠。春渚記聞。臨安僧法堅。嘗有數客。經于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嚼破以腹就磨。頃之腹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爲腹脹所苦。即取草煎湯飲之。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水響。呼不應。即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急挈妻而逃。客邸主人及明。灑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見去蛇銜野草。覆其傷處。不踰時。二蛇引領同去。既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湯洗。澀令凝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草之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秘其說。里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遣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州遂令行童父母。于官繁。于獄。令人語僧曰。若不言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及子向咸其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罹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士居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丹。而成劍者。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難辭去。道者云。子從我久。今復有變。吾無以贈子。遣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劉還如言。化金辦葬訖。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劉持刀劫之。不得。乃斷道者手。又不得。乃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劉滋怒。乃斷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劉得丹多。變黃金。爲人所告。有姦。劉自別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而丹盡。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劉訴之帝。謂其詐。挾之以兵。劉尤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其足。劉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皆以當爐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買酒。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留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漢金堂縣王道賢。爲太廟吏。知其事。遂懇柳條求餘藥。以鐵鑄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法。對曰。有草生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明年藥無成。知其得丹于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蟬。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三人。携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有黃白法。可以便樂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所之不已。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適慕君子同道。乃相逼如此。三人懷臂。目眦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法。必加害于君。乃探出白及脅之。長官與妻惶懼。遂授以法。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按官味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居與李謹處士。

法空無相師。雲川沈待制之季也。嘗于焦山僧法全。語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于袋中抄數錢。令空烹之。通夕不成。空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曰。日加延款。其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皇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爲期。卻以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二浙。至期。出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校之內。三茅法。差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于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煎。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則當再煎。及出。則真金也。相與謀曰。京師僧家金肆。天下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真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即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金。以爲別。即市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汁凝發。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醺。徑破煙焰。脫命而出。備有捕者。素善酒。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已用。況敢傳人乎。空聆其說。遂不敢通。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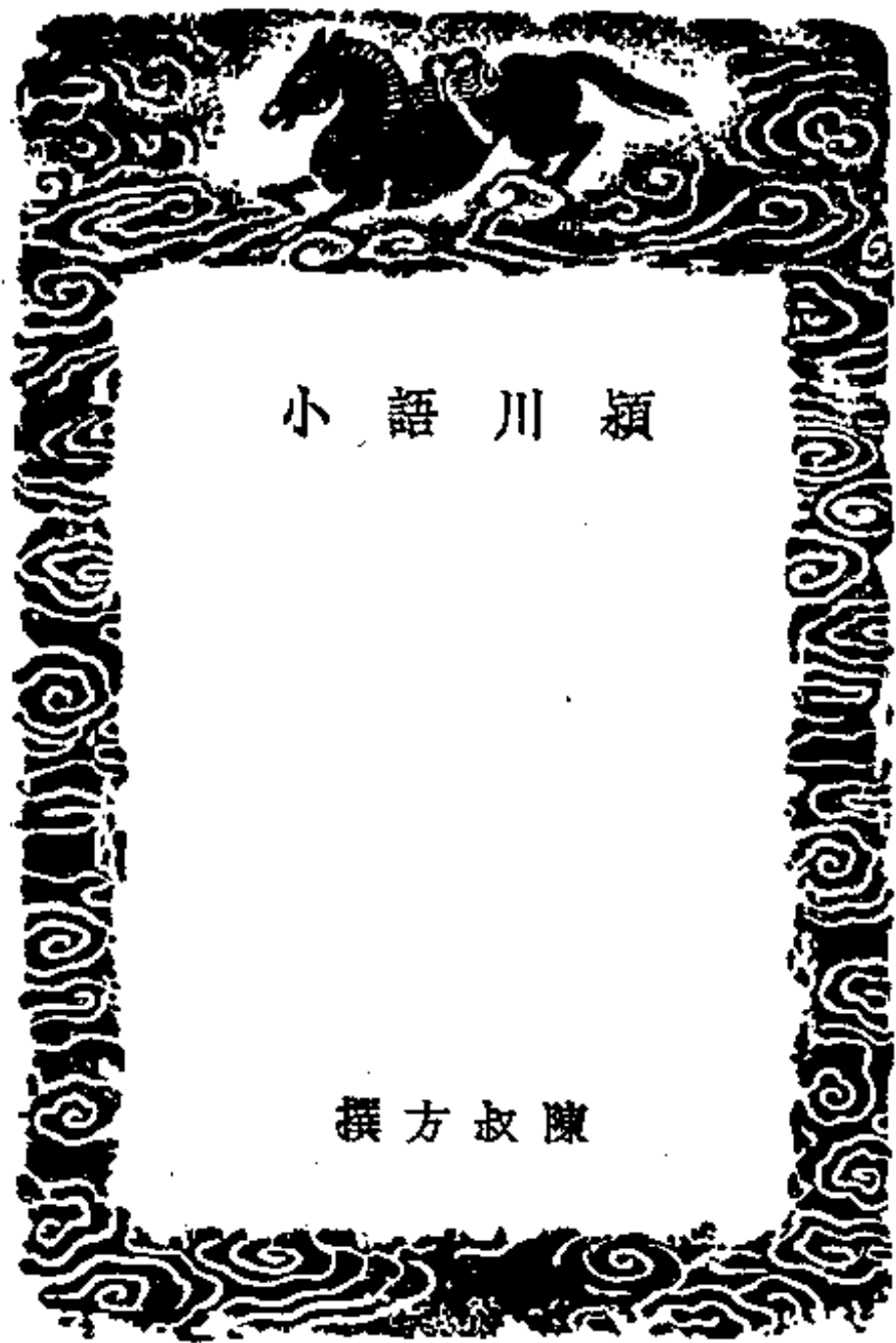
韓子蒼待制。言青城一道士。傳小術。賣酒待檀越。小廝中道登東所。將鐵瓶掛于樹間。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相磨。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識化金之本。走四方。未始乏絕。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可有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年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局戶而共煨藥。鄰房道士偶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人各以火煨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喧爭奪。卒壓死二人。而衆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皇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數。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銅爲金。化銀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死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王陽輩。唐之成弼。近世王捷。不可謂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兔角。

而爲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爲者也。章中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貲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嘗曰。吾得見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紹興間。淮境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究竟對曰。能煮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貨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煮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乃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獲金如前。自後更不煮。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賸去。述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後煮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而取去。繼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就日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君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癡者。爲燕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穎川語小二卷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諡至理宗時始追封伯賜諡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陳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適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叔方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蔭入官累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閨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僚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事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防所撰賦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騭文則其中疏舛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及史記注謂巨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瑒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招謂銘尾詛爲獬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塵史謂林通詩郭索鉤輅用本草語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慎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治訛習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正尤足以砥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

穎川語小 提要
述神怪者有甚多矣哀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即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穎川語小卷上

古文孝經罕有也字今人所讀乃明皇本用也字頗多漢書賈誼鵬賦罕有兮字史記本則多有之楚狂接輿歌史記作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此論語多二字宛是楚辭句法莊子所載亦有也字無兮字漢石經本同
古文孝經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司馬溫公指解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與此章何以異唐明皇時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案其文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必非宣尼正說二者之論不同愚謂賤百姓輕徒役乃後世庸暴之君耳古人未嘗不以民爲貴以徒役爲重事妻子臣妾雖下於我而其理有不可忽者存如待百姓徒役得其心則順失其心則違茲顧可不謹耶
諸經皆有緯宋先儒謂說緯起漢哀平間然曹褒何休鄭康成樊英之徒好之甚篤康成之解經喪之定禮皆引以爲據今日至有不識其名者況復傳誦且如易之緯有六種曰稽覽圖曰乾鑿度曰坤靈圖曰通卦驗曰是類謀曰辨終備隋志所載乃有八卷鄭氏注今傳於世者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坤靈圖一卷通卦驗二卷又有乾元序制記一卷却無乾鑿度當佚識者諸書引孔子之語亦多

見於緯文。

文有以一字自爲經緯者如詩序所美非美然論語其然豈其然乎句法最嚴潔亦有一字自經緯於數句之間者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云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獨樂樂與人樂樂執樂是也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語亦近是有以兩字自爲經緯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言復而成章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則旁無一語之助而經緯井然又有以句之上下兩字聯屬者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又云兼三才而用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又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莊子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有以兩字錯綜而成之者如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只用君臣二字爲經以上下二字爲緯似對不對以盡其義大抵作文之法變化無窮布在方策讀而不玩其辭則其義不能盡見據此數者餘可以例通矣

作文語法。渾渾正正。怪怪奇奇。前輩評之詳矣。洪文敏公聚經子諸史句。目曰法語。精語者。採擷尤密。却未有考論文句之或長或短。標之爲後作準程者。因撫諸書之語。敘其大略於後。凡句之短者二字三字爲奇。其長有引而至於十五六字至二十字者亦爲奇。讀之不覺其長。而損其一字則不成句不可讀。此古人至妙之法。如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之類。恐洪氏諸語未必盡收。且如二字三字之嚴者。曰敷賁肇。才難。是也。曰天行健。朋盍簪。弔由靈。胥鼓南。乘乘黃。是也。其稍寬者。曰弗弔何居無遠。是也。曰揚之水。怨有同。利艱貞。美反正。從夏南。莫春者。身中清。是也。潘子真詩話。論檣弓云。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約不失一辭。可謂至確。恐觀約而理到固難。若豐而不餘者尤難。如詩大序云。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亦一字不可損。檣弓云。所舉於晉國。篋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詩竹無衣序云。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家語云。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數語者雖長。而猶有句讀可析。未見其爲奇也。有一句而長不可去一字者。如孝經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穀梁傳昭公四年云。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說苑稱子曰。魯國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也。又易繫辭云。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雖十字。而立言森密。望之使人敬畏。可謂法語。易有兩句皆長而奇甚者。曰。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論語未嘗以奇稱。而語奇尤甚。如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此亦兩句俱長之法。在史記多有之。呂不韋傳云。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豫讓傳云。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魯仲連傳云。吾始以

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韓文公深達此意。其文雅尙奇崛。至主宰相第三書。頗用長句。如曰。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條理。又曰。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又曰。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又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又曰。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此篇布置宏闊。如長江大河。非此句法。則不相稱。韓之所以爲奇也。又有兩長句而語合者。如前所謂辟人之士。辟世之士。爲賢公子。非賢公子。僅一二不同。此其句法。尤不易得。孟子乃有數句皆長而語復合者。我輩若處賦畝之中。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繼之曰。與我處賦畝之中。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雖然。以論語較之。則又有大不侔者。如云。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譬猶一串白玉數珠。顆顆圓淨。連連而不離。語法之清空精到。○案此下當有脫文。女媧氏古之女主也。傳言女媧補天。蓋補天道之闕。猶仲山甫補衮職之闕爾。傳云。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四極。舉世然之。仲山甫之補衮。果補衮衣哉。陰之佐陽。柔之承剛。女之助男。此正補天立極之義也。原註女媧古天子風姓出列子注。

史家罕載簡牘之語。趙壹傳有皇甫規與壹書。其略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又云。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紹紳歸慕。仰高希蹟。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又云。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遽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其往復辭語。稍近於今。亦可見東漢時簡牘體製也。

史書非出一手故其間多異同亦有一事而重見者如武后問狄仁傑薦宰相語仁傑傳所載已詳張柬之傳中復有之漢書則不然每云語見某傳似不重複矣至於酈食其見漢高祖輟洗事既載之高祖紀又載之食其傳果何謂也

揚子雲後於太史公者也。史記相如傳乃引揚雄語。此後人續之。非遷筆明矣。韓昌黎作毛穎傳。謂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蓋謂秦始皇時也。又曰。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浮圖之書。秦時未至中國。不知何所考而云。

駐蹕之地。目爲天府。蓋尊君也。嘗考周禮。春官有天府之職。云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莊子齊物篇。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荀子大略篇。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史記蘇秦傳。乃以燕爲天府。姑撫數處。惟周禮之說。爲尊且美耳。

劍曰南劍。雄曰南雄。河曰西河。蓋郡有同名。以方別之。溫爲永嘉郡。俚俗因西有嘉州。或稱永嘉爲東嘉。然圖志曰永嘉譜曰永寧。稿及前輩題議處未嘗用東字。爲傳記無有也。近時綸誥中或用東嘉二字。殆未詳考云。

漢川縣志

五

高官或文人或貴盛有地望者皆以丈稱如射洪李四丈鄭十八丈著作丈薛十二丈南史李鄠縣丈人之類非一其最敬仰者章左丞丈人又曰河南章尹丈人皆章濟也濟嗣立子嘗爲太原尹文雅有政事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雅三世居左轄故少陵詩云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則其人可知矣李十丈判官李應也曰我丈時英特魏六丈少府魏佑也曰鄭公四葉孫李大夫七十丈李勉也曰王孫丈人行盧五丈參謀盧瑊也又贈李十五丈秘書文蔚云孤兩承末親等級敢比肩沈八丈膳部東美云通家惟沈氏又云禮同諸父長此云者則以親戚或通家之舊亦行輩之長者惟蘇州李二十五丈長史三星拆台衡地又曰一毛生鳳穴乃貴家子弟耳少陵亦以丈稱之有所敬也柳子厚寄許京兆書稱五丈座前韓昌黎作扶風郡夫人盧氏墓誌云吾父友惟韓丈人宋朝富鄭公案以丈事范文正一日取簿擇監司范公以筆勾倒某人富公呼范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此又見之書牘見之銘墓見之口談皆可證也又按王岐公撰光祿卿王師言罕誌銘云罕乃岐公之叔父行也第六既以年德尊又其子弟多與公卿游故自今丞相臨川公而下皆稱爲六丈此最分曉

御史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禮既卒哭而後諱不敢斥言其名故曰諱則是未諱之前猶以生事之不曰諱也生曰名死曰諱古今通義典新昭然今世俗問人之名者類曰諱某而不曰名某是其人未死而先加之以諱儒冠紳紳亦且互相傳習略不悟其爲謬者況諱之爲言避也又忌也隱也隱也曰名某而謂之避某忌某又取何義下俚之人遂有台諱之語猶言台忌尤爲可笑也國之廟諱著於令甲臣子所當謹避凡作文者須易以他字不必科場爲然禮所謂詩書不諱者謂教學之事恐失其本義臨文不諱者謂臨禮文之事行禮之時必有所妨者非謂執筆作文也史記及前漢書諸帝本紀不書名諱後漢而下皆異代人所述始有諱諱操之文莊嚴微通避之惟謹此猶史之文也如唐之以治爲理不特陸宣公奏議爲多而韓文公諸人應有所作亦曰理亂蓋高宗諱也國朝祖宗廟諱皆不難避其習熟於文字間者不過數字如聖祖名元也及嫌名第一字也仁廟嫌名第二字也正第六字也英廟嫌名第八字也第十四字也神廟嫌名第一字也明第二字也欽廟嫌名第四字也第五字也及舊諱三兩字耳辭章之士往往易犯而不自知即有背治亂爲理亂者乃爲唐諱何也洪文敏公作夷堅支志以丙爲景此雖唐所諱而洪公曾祖少保名炳故借此字用之非無謂而然也

顧川語小卷下

邵康節先生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有時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泚陳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邀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下故舊之家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公曰六經乃註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辭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姦佞也自後諸篇罕以君子小人對言凡稱君子者皆貴而有位之人如曰我西土君子越庶伯君子凡我有官君子是也稱小人者皆微而在下之人如曰無或敢伏小人之倭篋小人難保爰暨小人不開小人之勞小人怨汝訐汝是也庶幾云狎侮君子狎侮小人下文既謂小人罔以盡其力則所謂君子亦有位之士也無逸云君子所其無逸則知小人之倭下文既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則所謂君子亦貴盛之稱也惟秦晉云截截善諂諂諂君子易辭乃爲忠佞之分耳其次則周易稱君子小人又皆以卦體爻位吉凶而言者也論語一書首尾二章專論君子其中凡言君子者雖各有不同大抵二十篇之語無非教人爲君子之道君子二字至此大明小人情狀亦可見矣如云喻於義喻於利坦蕩蕩長戚戚上達下達固窮窮斯濫求諸已求

作文者好摘兩字語，但取飾其說而已，遞相承襲，背其本義，而不暇問也。且如賀正用履端二字，意謂歲首也，而不思乃是閏月事，豈謂歲首在正月乎？履端之始，以爲前之端，首孔穎達疏曰：「履端之始，以爲前之端，首孔穎達疏曰：『履端之始，以爲前之端，首孔穎達疏曰：』」推歷法，非王正諸始之事也，又如貨利，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遺，謂一穴之可取者，無不取也，而不思所謂一孔二孔三孔四孔者，乃人主之權，分與不分耳，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此所謂利出於一孔，故曰其國無敵，特財利之利，凡慶賞刑威皆是也，四孔者，猶言政出多門，故曰其國必亡，唐書柳沖傳，解之尤詳，又如賀生子滿月，用彌月字亦近矣，而不思彌月不遲，乃是滿十月而生，却非已生之後滿一月也，又如賀生辰用慶誕字，意謂慶生也，而不思詩書中凡云誕者，乃也，大也，闊也，敷也，生民詩上文明言載生載育，故於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實之隆，誕皆訓大，非訓生育也，近世名公乃多用之，歐陽文忠公所草賜文彥博生日禮物詔云，適臨載誕之辰，又賜宰臣以滿散乾元節道場香口宜云，式因誕節，祇率寮寮，是直謂生辰爲誕節矣，曰載大，曰大節，不知何義，恐公必有所本，其賜陳執中生日禮物詔云，爰逢慶育之辰，此語却難而實也，又如公退之暇，類曰退食，意謂退而飲食也，而不思退者，誠退之義，節儉自公，不以食爲重，不以祿爲急故也，范氏註文又謂退而食於私家，則是去官而家食者也，與今人所用之義絕不同，杜少陵詩云，退食從容出每遲，自杜詩下此兩字，後人遂襲用之，未審杜少陵果用羔羊詩中語否也，又如景行二字，明皇孝經序云，景行先哲，殊不思景者明也，景行行止，謂有明行則行之非企慕之義，真文忠公初字景元，樓實獻公謂明元無義，遂改爲希元，然洪文敏公博洽君子，亦字景慮，而不自覺，何也，俞清老名軒曰景陶，黃山谷答書云，景陶軒名差誤，遂和承謬耳，亦如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公題爲今是軒山谷之語，可謂明白，如郡守用一麾字，意謂旌麾之應也，而不思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是麾去之應，非旌麾也，則益公詩話云，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以爲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應，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愚考顏延年爲永嘉太守，作五君詠，其一詠阮咸云，履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咸因議荀勗所造樂不合，遂左遷出守，言爲屈所應而出也，延年出守永嘉亦非其意，故借咸以自況，若啓劄中施此二字，於他人恐未爲穩，善狀事物者，詩之如親見，韓昌黎作薛公遠墓志，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與，揖其師曰，請以爲君歡，遂適射所，一座起隨之，三發連三中的，境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前輩固評之矣，然又有其善於此者，仲尼居會子侍，會子避席，復坐，吾語汝，此一段分明是畫出一時氣象，豈後世文筆所能形容者，文之隱顯起伏，皆由語助，雖西方之書猶或用之，蓋非假此以成聲，則不能盡意，其精微杳渺，惟在所用之確而不固乎少多也，毛詩有一篇全用兮字者，如鴉鳴是也，有全用矣字者，如桑中是也，亦有全用也字者，如鸛鳴有矣，君子偕老是也，然也字用多最難，韓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過有韻而綴也字，若毛詩然，至歐陽文忠公作醉翁亭記，乃散文爾，首尾數百言，悉用也字，前此所未有，因見

論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又云，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不可罔也，此已有逐句用也字之體矣，至荀孟最盛，如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不若孔孟之粹爾，世以散語爲古文，四六爲今文，所以唐書不載詔令，以其多四六對偶，不古也，宋文公詩序云，予修唐史，未嘗得一詔一令可錄於傳，唯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愚謂宋公之說固是，但唐人制作自不古耳，若謂四六非古文則不可，文辭之起，莫先於尙書，東晉號令，論議之宗也，自漢興至咸有一德，率用四六語，如堯典，平章百姓，對以協和萬邦，此四字語也，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湯湯洪水方割，薄薄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此四六語也，舜典，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四六語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四字對也，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此六字對也，大禹謨以後，如云，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肆予以爾衆士，率爾爵罰，爾爾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獻敬，六德，亮采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皋陶方祗厥敎，方施象刑，惟明，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終厥猷，惟后，懷懷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似此之類，皆用四六而成章者也，至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孝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克校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又諸協通暢，漸有今體，古之四六語，至是稍坦平矣，盤庚一變而爲詰屈整牙，幾不可讀，此今之所謂古文者也，韓昌黎以此作唐人之氣，柳仲塗以此傳本朝之脈，文藝家遂指四六爲應用之學，愈習愈下，蠶蝕腐爛，非惟不可復古，而又併近世之體失之，掌辭命之官，若能以典謨爲法，豈病四六之不古哉，傳記中語，自有確對，如尹贊傳，虎穴可對龍門，元結傳，哀邱可對京觀，峽州郭景純爾雅，可對文選，陶淵明策杖扶老以流憩，扶老策杖名也，李長源嘗取松樹枝以隱背，名曰養和，養和對扶老亦佳，容齋三筆所聚四六名對，皆可人意，然止取比事譬喻而已，愚謂前輩四六，如勾龍圖成都提刑謝表云，愛民如愛身，格謹髮膚之毀，謹法若謹歷，靡容毫髮之差，辭旨深切，使人悚然，父輔婦道，抱數字皆上聲也，而以去聲讀之，其抗折之音歟，不字，只字，打字，世所常用，不本音否，又平聲方鳩切，只本音紙，打字音頂，又都冷切，今所用者，皆非本音矣，打字不經見，其義訓聲，隔花催喚打魚人，

捕魚謂之打，義或近之。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於擊之義絕無相沾，而皆謂之打，何也？只字見毛詩，他無所出。致遠案只字毛詩之外，又見楚辭大雅此云他無所出，非也。惟不字最多，諸經史盡作入聲讀，若用本音，當作平聲上聲可也。及觀孟子有否不然而之語，注云否不也，於否字下更用不，然字則知不之與否，自昔非同音明矣。

作詞於滿庭芳換頭處第二字當押韻如秦少游云消魂當此際周美成云年年如社燕魂年韻也沁園春亦然

台台星也言台座台光是已鈞鈞衡鈞陶也言鈞造鈞範是已乃因台堦台照而亦以鈞爲堦爲照便失其義鈞鈞鈞者理尤不通公私熟習既久勢難痛革當求稍近理者用之

如上啟啟上古者通上下用之而無申覆稟之語蓋申與覆二字乃重審之義而稟者受所命也皆非啟白之謂也今人有所啟白乃例用申覆稟三字失其本義矣

今省部曰割皆移也惟割俗以子稱而於割則直書曰割子子字不古乃吏文耳今友朋交書亦間用割子又寢失之

近年簡牘好用端拜肅拜端冠也端拜而議乃冠其首而後拜此非端人也之端周禮鄭注肅操云但俯下手今時攬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此非恭作肅之肅

俗言三平二滿蓋三遇平二遇滿皆平穩得過之日五角六張者五遇角六遇張其日不穩多乖故云乖角乖張也。

俗語皆有來處語本常綬二書詳矣折閱二字蓋出荀子閱者賈也知慧布施四字非特佛書有之荀子智慧甚明又云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莊子亦云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逸詩詞也江浙間居室不利避

寓他所謂之出妾妻不諧謂之不相宜利史記呂不韋傳云太后詐卜當避徙宮居雍此因卜而徙卽出爰也唐書云顏思魯與妻不相宜卽不諧也俗謂聚頭曰越呂氏春秋云以栝燒其頭又謂去頭巾曰

科史記科頭觀此則知雖猥細之語未有無所本者近士大夫奸稱游兵爲哨騎哨之爲義傳所不載有施於代言者殊爲不雅平分風月傳無所出前輩名公敗牘未嘗用之蓋曲句也呂成公謂晉宋間語及

詩中語不與重者不可入制語惟杜少陵特進羣公表可用之特進制中
有不假藥石專以湯火治疾者如建劍間村巫使病人熏蒸沐浴而病自去有以筋力治病者唐之按廉

博士是也。今市井間有爲人消息者，其按磨之餘術歟。古者兵刃不以鐵而以銅，甲以革，矢以簞，或骨農器却用鐵，而耕不以牛，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李巡註。

爾雅金矢以金爲箭鏃庾公之斯抽矢扣輪去其金銀銅皆謂之金自漢以後兵非鏃不利耕非牛不力人物之性與古異矣鄭氏注考工記矢人爲矢乃有鐵莖之說其後世之鏃與

士大夫多好慕然名位稍高者人每遜之不敢盡藝以敵由是益自高有一事堪比唐莊宗喜優戲善角抵嘗詔王門開曰朕與作對供養太后又先約之曰卿不可多讓門開退謝者數四又謂之曰卿如一拳

發脫伊者夷鼎節度及出手果一竿下而什韓除幽州節度

1. 2000
2. 2001
3. 2002
4. 2003

花有瓶非古也。蓋自釋道猷花始。今人遂取古鼎彝尊彝之範。強名而用之。冬則花瓶多凍破。以煨灰置瓶底下。則不凍。或用硫黃置瓶內。亦得。邵氏聞見錄有巨羅。不知何物。攷證案巨羅酒器也。見北史。胡延又李白詩。岑參詩。此似未考。葉文定公端午詩云。立瓶巨羅銀價踰。是直以沙羅爲巨羅。沙羅者。今之盥。古之洗也。當俟博古者。齊名白虎。近名尚之。未之公及多。也。三。天。神。家。之。一。也。

自謂而通國指成公爲東萊非也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皆曰龍泉葉某後居永嘉水心寺樹水心寺名也直晉中書令世之爲公者

有馬者借人乘之。孟之反策其馬，皆謂車也。古者乘車不跨馬，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是也。跨馬乃北俗，後人便之，遂稱跨。楚之田，則亦大夫之田，多也。

思陵在維揚雨中見寇從臣倖奔走泥淖甚苦至杭州令悉用肩輿汪浮溪撰謝表云臣勞於下宜無俟

後時王求禮爲監察御史，上書云：「自軒帝以來，服牛乘馬，今輶以人負，則人代畜。張安道之父，年九十餘，一生不乘輿，云豈可以人代畜，則吾輩亦不乘輿。」

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今無貴賤盡肩輿矣而武臣輩亦用之可也

國朝之令非婦女小兒不許衣純紅黃。唐制庶人服黃。繫銅鐵帶。非庶人不服黃。與本朝之制不同。岳陽有呂洞賓像。烏帽革帶麻履而服黃袍。或云御賜服。非也。其庶人之服乎。

柅幘之幘，洋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柅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複字，乃福晉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羣臣進物，皆云夾複全既口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幘頭式範與淳熙以前微有不同。祕閣奉藏藝祖御容幘頭展腳倍今之長。其制所未詳也。笏以象直者名正笏。誦者名側笏。所賜不同。亦有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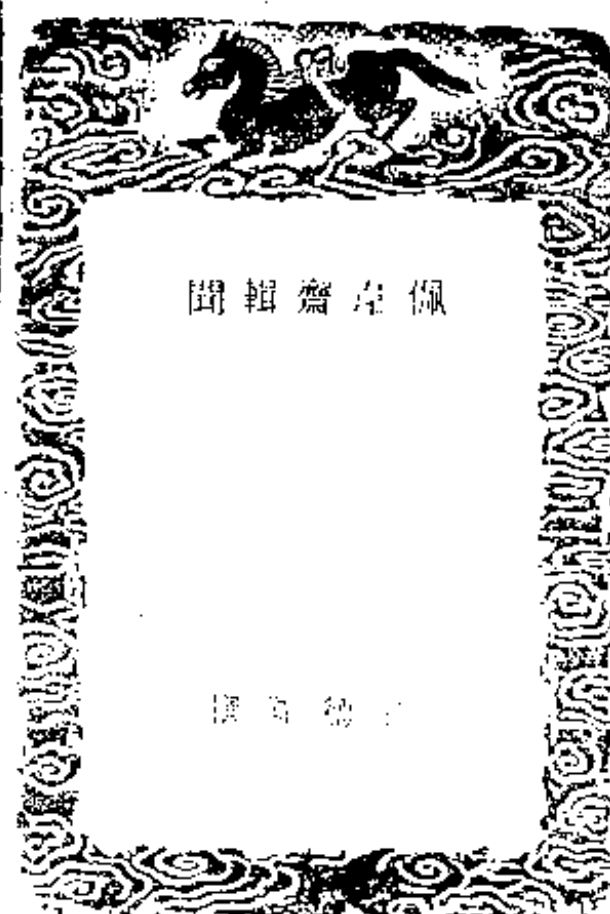
腰帶下垂義取於順唐制謂之銕尾字從金從宅小說云黃幡綰以伶官無魚袋插獬尾於腰謂明皇曰
 賜緋毛魚袋或者不知銕尾所出遂指爲獬尾非也致遠來唐書車服志腰帶者摺垂顯於下名曰銕尾
 里毛也

語也。其帶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連尾是古鉸尾本有以帶下尾者後人呼爲下類尾或緣連音呼未必然。

魚袋古之魚契也。今虛設矣。其制革囊而以木口其中。鐙束釘鍍凡二十四件。飾以魚十七。有終身佩之而莫之知者。

詩多譏爲猥草木之名或訛則實必亂正其名可也且如桂爾雅名榦木斫却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屋乃巖桂詩人便引木屋作月中桂誤矣趙紫芝詩巖前未有桂花開却下得好芙蓉蓮花也又名

芙蓉其花蘭荷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隨直稱爲芙蓉誤矣沈元周詞云湖上秋來蓮蕩空年華都
 頤川語小 卷下 二五



佩章齋集

余童冠讀書粗能強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劍辟咤時也今老神志衰耗前後遺忘開者追念舊聞十亡八九因竊自慨炎暑友朋畏熱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呻吟兒輩濡筆錄之便數千言雖卑汗庸俗可厭可鄙然疑信實虛蓋之談殆與玉皇亡常者異也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爲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事兼百代究帝王之則啓聖賢之蘊余之繆學難舉臆傳風聽何能進於是不過從兒輩咕嚕而已雖然証不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於博奔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章齋輯聞嗣有所得又將續書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佩章齋輯聞卷一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堯舜之臣禹稷契皋陶益皆有十大功德於民者也禹受禪爲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爲殷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爲周載祀八百天之報修矣皋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舉陶之後雖英六藝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子歸心滅楚至漢九江英布先歸而王後叛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之命椒間如皋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賞傷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啻於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爲皋陶尙爾而况不爲皋陶者乎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於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實宣帝也法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矣許史衰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於宣帝矣東漢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莽禍之主有矣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丕卒移漢鼎操得志於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於國亡五六十載間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子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弼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爲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恢恢天網如此世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典午氏之踵其後邪

佩章齋集

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師昭廢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昏愚食餅中毒懷慙身爲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譏言已非復興與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二年中間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所利而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慕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大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下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下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氏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於某氏之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欲圖姜公之形肱臥闔室卒不使書工見之他時贊意薦楊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尙主喬固辭至不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於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南面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君倨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鄭生之榻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否即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於古爲

重

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倉頡鳥跡既茫味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也

梁元帝時有荊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於唐也

醴釋名苦酒即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於魏初

士大夫飭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聞於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其事亦與蒙袂輯屣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勵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當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於此不無遺憾焉唐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諫詔

俱被徵途遁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

○

車徵詣闕老病不至卒于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濟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置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報施之理誠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至曰皇極之教言乃箕子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政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方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纔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語於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垂萬世法前以魏接漢統疑蜀先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秦置宗正漢因之以敘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尚存而元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于漢世安有不知元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况操不之意雄使元德而冒靖王之後其許之亦久矣顧豈待後

人議之耶晉史自帝魏後賢否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譙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徵君羣以爲魏者何也瓊答曰魏開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言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遂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君今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皆廢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罪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亡悉如周言予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辭而推廣之殊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授之者耶雖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已崩武侯禪以關羽之資而又取於關豈使無此識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其備頗師古漢書新註多取焉然不載作者名氏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爲據故荀勗言以爲漢魏間人所作今考此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於神名臺云魏文帝徙銅鑾盤折盤開數十里書載光武魏文帝真漢魏間人作也

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建年其意亦微矣

真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廳輒比上德爲榮紆比奏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索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焉

仁宗一日問膳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數日贊使然也旨如舊一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舍之密示嬪御曰慎勿語人又一日思慈校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絳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饑韓賑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境諭以救卹之意使來就食鄰境之民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賑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賑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營而實不至尙罹陰責乃若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放於冥冥之閒耶

昌陵初即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惟祖訓之失墜

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遺內侍曹敷問曰道歸國付之思陵子孫罔敢逾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鄭新釋多不曉其義聞之

先輩謂鄭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祈爲嘉謂之鄭祈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夜深

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詢者曰程秀才康節出肅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

父乎文公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臆唱久不應上顧左右蘇丞相云恐當呼訖吳有暨監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

蘇曰亦吳人也

蘇丞相顧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患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家無驕陵而守禮法至神廟招駙馬不許升行此尤

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於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間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

雁池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池中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後跳躍如故

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瑯璫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宋說或謂宋以火德王寅午戌火在入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問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問避

已酉丑何也或謂臣爲商商爲金寅午戌屬火火能剋金故避之然則歲時日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

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也或謂正月爲少陽用事萬物發生五月爲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爲太陰用

事萬物肅殺當物而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尤不可曉惟寶華唐詩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

不行死刑且引釋氏智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

故此三月省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沿襲唐故事案漢張

敞曰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九月視事有漢朔方太守碑曰延禧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

五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真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

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

魏已有之又非始於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任訖於唐人也亦有不忘九月者又何

邪今之歷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於此三月亦多禮上吉日是知未嘗顧忌也

郭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駭故魏人庚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中

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餽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酸且苦者爲賢色黑

而酸醜者爲愚又以家醪醺醺醉人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醺醺醉人者爲小人則

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密語退之亦曰一身清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以唐人好飲語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語而樂天曰甘露太醴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語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發聞時香醴烈封緘貯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賢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于口天下期于易牙者密餽之喻不過取其醇醲而已

典論漢孝靈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談藝記北齊盧道靜長安酒錢半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開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久三年李白詩金樽清酒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雷君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謹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子以諸賢詩考之似皆據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頭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爲貴而諸賢皆以一斗十千爲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爲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尙賢者傷之後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於原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

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豈以是而獲戾冥冥者歟邕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考之晉史彼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尙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祥伯道亦豈以是歟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劇而觀其色九徵至人不肖得矣合二者而觀人亦可以知其樂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謹子婦當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按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於祭祀而賓客燕饗亦或用之雖未見用於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于天子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於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人犯禮甚於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偷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安屠牛者吏輒行罰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生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楚人氏鑽火至周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燭燭乃無忽勝速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之意也唐人詩曰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不過爲節物之戲玩耳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摹寫形容之妙疑專於琴類者然篇末曰拙手還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試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于類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尊俎之傍鼓有虞氏之南風廢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富有拙手還止之意合詩與序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其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於酒止猶絲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蔭步止華門味止園葵惟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於酒焉其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酒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為難雖止扶桑淡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淡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病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耶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我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從一理不應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羅襦還明珠而垂淚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秦墓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

昔未有此東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諫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蓋可傷及居海外和瀾明賦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大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

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直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雖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與前詩意若大異雖老成之見與少年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身之大義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於外其室家閨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殷其雷之意同故曰嗟我懷人曰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人曰我懷瘠曰我馬瘠曰我僕瘠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說者承小序誤故還就而為之解耳
葛采懼說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謂已行董仲舒還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之及姦鋒中人瞬息開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仗仗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雛也尚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懷也尚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吾之憂如此王豈莫知之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蓋王事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於君

也不然將驅馳之不暇而暇遂其私乎於此詩可以見臣子之心矣

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說惟岷隱戴氏謂山有扶蘇指狡童謂在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以為昭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狡童耳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子雖不我與我維子之故至不能食不能餐子獨察我乎詳味此說則子正指昭公而狡童則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既長矣帥師救鄭再卻齊侯之昏不可以為童子况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聞其微弱無忠良為之助耳詩人主文而諷諫安有斥其君為狡童而聖人錄之者襄裳之詩亦然子惠思我言昭公而思我我則襄裳而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其君為狂童也

無衣由大夫言之則美武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罪大矣武公自負強大不請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強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己者相似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變六言七非武公之謙辭也岷隱謂外示強大中實欲然真情發見不可掩也當是時晉猶未甚強非得天子命服不敢久安故六命七命皆可恃以為安且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証考之則周之失亦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諸侯專封而王之問一失也三十六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公二年曲沃莊伯攻

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
號伐曲沃立晉哀侯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
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
緡又明年號仲伯伯梁伯句侯賈伯伐曲沃王緡若
少振矣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受賂乃命之為諸侯五
失也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竊於陪臣陵夷
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於無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
於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
其心變焉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於君子忠厚之
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
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愴之愈終始如一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為忠厚也噫予于是
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國之師降而為風自季札觀
樂已非夫子刪詩所得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為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
黃執翽為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
為也賢者而樂於執黃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
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當是時衛之君與其大夫並為淫
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難君寓於衛臣不得不
從焉而心蓋有寓衛為恥也故曰胡為乎中路露言
其濡染也胡為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
醜衛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於滅亡也多矣
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龍仁夫曰是詩
當於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天
天之甚則母之撫我有我出入覆我其劬勞亦甚矣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况於小過而敢忽乎故曰母氏
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
而一毫怨慰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強矯飾而然也皆
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下度祭仲諫之莊公弗
納非有愛於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國人
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手足
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斬伐之理則
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畏可懷者有
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觀此詩也則克段于鄆顧
豈在于子封出車之時耶

遵大路國人雷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閉道奔亡而
君猶雷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則顯然與莊公絕矣
國之雷賢者於遵大路之中執其祛執其手冀少需
之母我魏惡又引其故與好者而感動之其情切矣
而莊公聽其自去若罔聞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
焉故曰心夷日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逍遙
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
云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為柱三
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閣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能
為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諧韻仍各述所職
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萬
斛揚以饗他皆倣此後世遂為詩體云
淇澳云蒹竹猗猗注蒹葭也又爾雅蒹竹蕭蕭也似小
梨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云韓書作薄音篤亦云

篇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
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榱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
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
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顏林竹兮榱石蕭蕭灼
注淇園衛苑也多篠簞師古曰顏林竹者即上所謂
下淇園之竹以為榱又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
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
復收則淇澳從來產竹明矣所謂某蓀蕭蕭之類將
別有所據

甲戌夏子游江右旅邸題詩滿壁獨記憶數首歲久忘
其氏名因錄于左過常山云醉醒香夢怯春寒畫水
簾垂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念過常山聞
怨云有約未歸歸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採盡
鴛鴦蘭帶纖纖征衫寄遠人漫題云南國傷離綠萼枝
西園謫價指蒲桃惟道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
毛王荆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家歸柘岡西畔
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此詩尤
婉而成章者也

子於北士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襄漢雲屯十萬兵
習池酣酣不肯醒紛紛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甯
馨德祐末邊將沈潛酒色兵事多費降恐後乃指儒
臣以為誤國此可以閉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
江總還家尚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紫洛白首
入轅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未嘗黑頭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榮州日四川茶

馬司欲奪榮之盛井而確之公市中奇爭一聯云
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備其無後乎為
其象人而用也蓋榮無權隨之禁苟井井茶馬司
則惟望將助於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
之作開有牽強合者弗逮也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
紹興府余代為賀制有云翠節底公紅牙易鎖對揚
光訓丕顯哉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
又曰大部之尹羣州之節式適庸帥之行會稽所喜
京兆所思渾印坡公之句

黃尚書萬石舊以朱制置孫辟為廣西經略司主營
機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禮事之黃守吳朱守
當塗書問往來殆無虛月朱後為四川宣撫黃俾余
作制賀之欲述其遠遠慕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所
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己今去五千里何山張籍
之致身

黃公萬石將漕福建兼知建甯府通歲款米斗至錢貫
五伯因禁官民母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頗減既而
寓公招宴以乏酒往往煮參果湯代之樂語云如此
風月夜願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閒醒能述以文也
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有
云試問夜何如坐看疏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
千里共輝煌亦不記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沿江制置
召試館職將行制置司請於朝旨帶行秘書省正字
仍舊職其謝啓云夢玉宇瓊樓之遙何似人間陪綸
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詞語屬對切中而事情
亦可喜也

丞相趙忠靖少負經濟之才恥事科舉以戰多致宰
輔給事中徐清吏駁之謂宰相非實功之官且援宰
相須用讀書人為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請
其謝表曰雖暮尤不學亡術固難免于眾議然舉陶
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舉幾獲契所讀何書趙清
獻答荆公語也用當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西以詞賀之序語云岐
極於天誕彌厥月絲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會參表繡
山林今有半閒之姬旦蓋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兩
國賜號壽慶而新築亭於葛嶺私第扁曰半閒故也
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
付東西應之問賈甚稱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謂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賈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
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
閒者哉東西應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豈
一時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輩以
詩中作書詆佛諷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議者河水
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為善予謂山谷病起十詩以
不愧少陵至曰穎川狂士邪尚書本意扶日上天衢
敦天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鐫之一字雖為
崎嶇發然父亦豈可鐫予父慈子慈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
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輪四百入官賣者三百
買者一百因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間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誦法華經棲泊二十年形
土木也飲食猿鳥也扣其真旨不可具道嘗曰古之

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
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顯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謝希
深與梅聖俞書云

秦檜為相怙權恃援復仇之議誅殺勳舊誣陷忠良
死之日詔諫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然其子孫
迄宋之亡仕者不絕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閣四朝
聞見錄遂以為檜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時有太
平翁翁之號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觀靖康末檜在粘
罕營首入議狀乞存趙氏其後黃時稱徐揆段光遠
始繼之一日粘罕謂其僕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傳
陳計俾於宗政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剔則
無遺類矣檜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
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屬近而情好疏者有雖號同姓
而恩義反不若異姓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
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
室之獲免者以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聖中劉綽為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
之米贏十餘萬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
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來漕臣
徇情不肯盡收入歷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
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身
于此公綽大慙退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我
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寬利錢一
萬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
詔縱有寬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
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安

作故也

建炎間大臣蘄州草擇彭知一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者令守臣錢藍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毀棄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如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爲幕寮作奴戒之其辭曰董子官於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率兼旬而盡復問問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笑于傍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絕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餅餅豐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貸于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蠶狡曰亡是也狡能使即有餘足矣奚以問爲余喜而歌曰昔者今今豐昔窘步今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乎屢空信乎狡之爲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于庭有歌於牆陰者曰露零零兮露衣鶴關關兮夕餒餒兮何憾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審而聽之吾史黷也余曰爾何歌之悲也曰自卽之任是役也黷不得以受子之傭矣黷不足計也以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傭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差澀也如初

佩章齋輯聞卷三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遭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雖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于是以趙苞之破賊爲非以周城之降秦爲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城無爲趙苞按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爲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食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城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符堅將所獲賊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尙書郎城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耶任乎堅乃止禮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於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卽所以爲孝也苞之與城均爲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墳聖人禮之苟以親之故棄城而降其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况吾爲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處於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於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爲城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如王陵之母則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爲人子者不忍於其親必不舍吾親而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爲人臣矣爲人臣而避其難可乎哉或曰如此則高帝分吾一栢葉之語然乎否乎曰是事不可同年而語苞之與城皆爲人臣義不當顧私

佩章齋輯聞

卷三

六

恩而毀忠節者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不忍爲况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瞍殺人之間曰聖人棄天下猶棄敝蹤竊負而逃遼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瞍之重於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終身慮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後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慮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於帝按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之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那休屠數萬之眾皆徙入塞內亦有人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開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爲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於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傳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爲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趙韓王爲相慶事後置二張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論二公若苟且廢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改更與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於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變

守之可也載其清淨民以寧曹參之于漢亦然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神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不衰

昔褚淵為齊司徒賀客滿座褚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往年子遊淮甸聞有以忠勇名者朝廷累授節鉞謂在不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天下後世者不幸老而不死名損節為萬世笑人臣寧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願魯公死李希烈之難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不以衰年貳爾心也使皆如彥回輩則國家亦何所賴於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蘇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家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為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立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亦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舊皆跨馬思陵幸維揚雨中見冠從臣寮奔走泥淖有墜馬折臂及駐蹕于杭詔百官許乘肩輿汪淨溪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憫寒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君之佚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為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自今會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

此意猶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買誼謝嬰以廉恥故人與節行皆此也

甯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鑑名京師日聞十人則卷簾徹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微穆陵辭去君奇謂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王隱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向太平穆陵驚愕曰史何為者君奇對曰某閑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為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為他日證穆陵拈筆書曰許負往昔失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識歲月未幾選祠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部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富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詩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為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甯廟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老聞之無不隕涕

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力之功楊文元公簡史之師也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聞師相幼嘗受教於卿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彌遠對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為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初補穆陵見之然曰卿一貧如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對曰陛下內無良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上愕然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中樵採之禁仍置守冢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廢闕即歷明

晉之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虞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各置守冢五戶每歲春秋御置名祝版祭以太牢而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帝晉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隋高帝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三戶歲一祭以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三十有八帝皆當禁樵採又詔曾經盜賊開發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索圖赴闕遣使覆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像繪付諸祠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閒當時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不得以珠翠為飾時行在悉以瑠璃代之婦人行步皆琅然有聲民謠曰滿頭多帶假無處不瑠璃假謂瑠璃瑠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瑠璃國有瑠璃流離則瑠璃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役則疲學者非天才敏曉乃欲散精勞神於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傳李廣齊文宣初嗣新業命掌書記廣苦心於文詞閒一日坐而假寐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以睡見一人止吾身中日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因恍惚不樂後數日遇疾逾年而死宋淳熙間成都倅秦奎極力為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夷堅續志益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為深害至若

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孔子為孔子穎達入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開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纂立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為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強記又嘗註論語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夏之言乃謂之聖人何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為孔子書之再上又非穎達倉卒開答比何為多誤如此紹興間中書舍人張嶠代秦檜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劄子云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為相湯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為孔聖當時朝士作詩譏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穎達文忠公之才猶如此于張嶠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其謹重殆可法也

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宋景文作新唐書人以札聞謂之札聞者世俗厭夢之語謂書門也義其好奇耳唐徐彥伯為文率易新語如以鳳閣為鳳閣龍門為蚌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獨狗為弄犬竹馬為篠駝月兔為陰魄風牛為銀犢後進爭效之謂之澀體則其札聞甚矣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召高漸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章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人尊父姬為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為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稱今世俗乃獨呼妻之父為丈人或云本漢何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峰故亦稱曰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階張說為封壇使說增鄭鑑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排因誦明皇許而問之鑑無以對伶人黃翻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為泰山或本諸此然于丈人之稱殊無意義子一日聞天文志有丈人星其下曰子星孫星妻妾為嗣續計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人星之義歟

世謂大笑為絕倒山谷詩謂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高明少所推服及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則絕倒因歎息也北齊崔暉使陳過彭城讀道傍碑絕倒從者以為中惡史謂是碑暗父為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則又因哀感而絕倒矣要之絕倒者形體欲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絕倒歎而絕倒哀而絕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也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萬一孫皓悔過徙都武昌增兵夏口盡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明年之計恐無及矣晉與吳為敵國元凱所慮正守江之良策而皓不知出此季世恃長江為險武昌無重臣夏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過歟

白赤壁歌餘賦唐突雷餘跡而曹子建牛圖詩行至
土山頭歎起相擄突則唐又作擄旁午儀禮曰度尺
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旁午施行朝廷移文州縣必
云主者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石鼎聯句詩此物方
施行樓羅羅演儀曰韓了之稱孔齊文宣時王昕
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
羅人著而南使顧歡傳曰躡蹻之義樓羅之辨又說
苑載朱貞白詩太妻羅乃止用妻羅字五代史劉銖
傳云諸君可謂僂僂人矣則又加人焉卑末伶人自
稱樂巴傳雖韓史卑末皆誤令習讀宿儒俗謂逗雷
也列子黃帝篇趙襄子怪而雷之徐而察之商欽順
釋文云雷力教切謂宿雷而視之又史記天子幸緱
氏城拜公孫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雷之數日無
所見滑稽談諧屈原卜居云雷廉潔正直以自清
手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極乎史記有滑稽傳
寄附唐異聞錄薛防作霍小玉傳云大歷中寄附鋪
侯景家倚牆偏拾人善惡貌文選曹子鑑與楊德祖
書曰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牆利
病唐書來俊臣倚牆諸武韓退之石鼓歌倚牆星宿
遺義跋跋冠毛詩無然昨援鄭註昨援徐跋也梁
竇跋冠將軍西京賦昨昨援鄭註昨援徐跋也梁
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孽
其短孟康註媒猶酒教釀謂釀成其罪宋景文新唐
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燭以疑之蓋本唐書
官官傳如媒而成如燭之語註門晉擊虎較古
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結闌而不通點點下上音抵衛恆
說字勢曰或點點點狀似連珠勢勢切恒公援嘴

賦句勢勢曹煨體晉禮儀志有懷儀歌繁精見漢書
鑒舉蘭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人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復土昌裔領
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瞻閣覽形勢謂之曰太祖之
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因與參
知政事李昌陵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聞謀
立太祖之孫惟吉事洩呂正惠公時為上宰鎔繼恩
而迎真宗于南衙即位繼恩等尋被誅竄然昌裔之
孫逢聞其祖之語猶與方伎李士甯醫官劉育蠱惑
宗室世居共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松太祖
六世孫也劉竊此說過二帝北狩遂與門人傅亮猷
血而盟以倖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
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繼高宗登極皇權歸命
後為人以微文計之亦竄南南至紹興元年十一月
駐蹕於越上越縣丞妻黃亮承嘉人上疏其略曰太
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功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
子育之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
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遺種變故不斷如
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替前
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甯以來諛臣進說
推漢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
後寂寥無聞存進監樓僕同民庶臣恐祀豐子呢仰
遠天鑑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遠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廣選宜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
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

宗覽之大鼎遂詔太宗正妻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
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于是阜陵實在
選中自後光甯理度皆太祖之後昌裔之說始驗然
一語不謹既誤繼恩又誤昌齡輩又誤其孫逢又誤
子松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輕淺之徒季生僥倖
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島之術聖賢不道也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號鐵鏡余為作頌曰人閒
萬事滄海變瞞瞞曾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鐵鏡非鐵
山中晦明昏曉嘆六州四十三縣縉不成八萬四千
同一照

梁庚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錄之曰唯
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思道少解把筆
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間閣門上梁祝文
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節
枚卜無違雖梁乃解綺習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
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安歸與可共語
者也

元太王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按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二蓋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於鄆十六年同盟於幽十七年同盟於幽僖元年會於柁二年盟於賁三年會於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於甯母九年盟於葵丘實十有一也孔氏註曰鄭氏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宋有弑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繼以罪人不至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為亦不取之或者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於鄆再會於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故稱之北杏之盟遠人不服鄆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而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鄆則霸業成矣左氏于是會也為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歷數至於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問行皆為人而非為己也孔子於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於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於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返求諸己焉及子張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日之子張耶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樂隨風氣至詔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子晝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穢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以備時入晏息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於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况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愠不形於色至如魯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於三已而不寤繁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志已久陳文子與之同朝力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於此時決去就之分至於齊侯遇弑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可知矣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亦焉得為仁哉未知焉得仁言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為仁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氏以矢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否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厭棄絕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呪誓義可疑焉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核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為否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子之意後見韓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厭孔氏以矢為誓非也又以厭為厭益失之矣孔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子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舉陶矢厭謀之矢伊川退之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姑錄之以俟後之君子

子曰其矣吾衰也何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常見之今周公之夢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束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按杜詩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之又後漢馬援傳註云男子十五以上為之束修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註束修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修為束帶修飾不可以束修之間不出境一繫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學之至於斯也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為三月音字之誤學之之說蓋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簡以下備三代之舞至舞韶簡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則魯未嘗無

詔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爲至齊而始聞之始學之哉詔舜之學也舜之後封于陳隱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穎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使爲工正蓋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語叔向已有齊其爲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于是聞詔則陳氏之得志於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愛齊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爲學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時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陳之強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詔之歎孔子其能自己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爾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則聞詔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貌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石林葉少蘊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於桓文桓文之霸莫盛於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太子鄭將廢已朝而諫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爲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變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執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溫則率之以朝朝京師亦可也文公乃不朝上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齊人于溫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於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囚己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述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誦也

而曰鄙哉言其聞於事也理理乎理理石聲也謂子擊擊雖理理有聲莫知已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之不知也於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別之今衛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爲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於始爲易救之於末爲難衛之至此吾亦未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氏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析爲三章後闕無垢張氏心傳錄於始云見善如不及及意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湯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於惡也於善而不進於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而至於千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是說亦有取焉愚嘗觀景公與晏子謂陳氏之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不能矣斯言也豈非見善不及之謂乎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爲人君者言

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

誰此爲爲人父者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銛利禮記載子思答魯君反

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諸君

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

已而孟子則反覆辨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於此可以規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

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

伸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劉未

奮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遺文之病若曰本之識緯

則聖賢不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按史記索隱叔梁

紇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婚于顏

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匏謂匏也匏瓜繫

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維其

義一日讀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匏可

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也又莊子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利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之

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於江湖可以自

渡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

呶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厖土裂則三光五嶽之氣分

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故

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

列國而病唐虞復興起意是固然矣然政之厖土之裂

莫春秋戰國爲甚吾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彝倫叙人極立亂

臣賊子權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斯

文之盛是豈以政厖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楊雄之

輩顧時之治亂銳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哲

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訓說

命於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典午

衣墟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然則文章

果與時高下乎故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

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德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

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真公德

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

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刑爭自濯磨於學亦不

可謂今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進取

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靡而文之

古者始寥寥然不見於世是非光嶽氣分之病也人

實病之也方今東南西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三光

五嶽之氣渾然合以大振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於

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修者

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光嶽之分合

其與於斯文之興廢也耶抑無與於斯文之興廢也

耶

佩韋齋閣四卷

宋俞樾撰樾字宗大號大疇山入木事人徒

居京口學成淵於西學士宋亡不仕雖達以終

書多考證經史閒及於當代故實及典藉文藝大

抵皆詳核可據不獨於碑版之說惟第四卷專說

四書顧山新章往往係於窮鑿如論九合諸侯

自莊十五年再會子鄭齊桓始霸至春秋而九合

曰九合其北杏及鄆之始會戰未成皆不與

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國而三月不

知肉味爲憂陳氏疏而謂特已又謂桓公齊而不

食爲憂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路解

於衛爲居以立排欲其排上下之分則衛生別解

不顯其安矣蓋永濟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

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合也然其說實不足以相

勝原本所有姑以贅存之可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澐撰

佩章齋題詞四卷

德鄰字宗大號大迂山人

張氏目錄有書鈔本云此本題太玉山人或作太迂山人玉澐案丁氏
藏書志書鈔本亦作太玉



東齋記事

許觀撰

東齋記事

未許觀

說郭原本

聯句所始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桓桓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堪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勅撰准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宏寄絹五百疋與臣克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宣髮少矣宣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

東齋記事

草蕪齊條下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下可據也

關某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魚者以爲金釵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某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某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回白下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絕海歷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官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皆有此語

呼臣呼卿

主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筆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始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蘭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稱萬歲韓非子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子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曰幸今日也紀信乘黃屋戴左纓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主將兵助異并送饌穀車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酹酒勞軍士皆稱萬歲伏王馬授封侯乃首請上雅壽探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聲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于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固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間人蓋子倉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悞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於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已

有功漢書

劉歆顏游春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歆

漢書百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緒而亡故
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始是
全取劉向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頗
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為大
類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
有功於漢書多矣今日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欲及
游春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春有唐史
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真卿集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
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魏檄亡新文矣
又司馬相如喻蜀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始於
陳琳隋禮義志後魏每攻戰就捷欲天下知聞乃書
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
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
為檄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為得漢賈逵
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
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
制書皆璽封唯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即此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
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
彼人呼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
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
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
竹四面平整如削堅硬可以為杖予頃在湖湘間見
有以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

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龍公竹松隱
雜錄有異竹篋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篋竹甚可為舟
龍公竹即篋竹雖未親親以前所見推之詎不可信
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攷之蓋明
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堅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舊去
病傳收休屠屠金人張晏曰佛從祀金人也顏師
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
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
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
魚豢魏略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佛經此皆明帝未遣使
取經之前也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傳教對明帝
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
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播種於其間
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或傳伏見詔
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垂八十鐘鳴漏
盡老令判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田
豫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進位司馬仲達以為
孫亮非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為始豫
書見於魏書本傳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
燒即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晉之
皇初平常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
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叱石為羊
者事見嘉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
昇之地

諡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謂諡者行之
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
方有諡今攷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為楚武
王趙陀自稱為南越王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
自為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若云報汝平王欲
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
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政
成王作今王楊倞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
生存不常有諡為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大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
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
為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
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晉參騶爵七大夫
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
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林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

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周王十朋為都察院御史所問作會稽風俗得此遂以為然故賦中有楓樹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大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稽遂以為實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嘗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學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音自謂入神之作繼其後侯核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吳越戚綸條奏事取字林韻集畧字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若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判定其韻字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聲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會漫錄嘗論

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據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堯九男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畝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稽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微嗣之子不與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的子故不在所適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術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云左揖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二唐張璠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璠章職方乘云璠晉州神山縣離騷殿十六年洪州大疫璠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開玄宗意其為氣驛召之果氣也常服烏方帽紅襦衣黑履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璽笠銖如意往來世間人不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像者即此是也璠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阿堵

顧真字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乃今所語元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

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元底耳後人遂以為阿堵物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目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更以二者為證其義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名字

歐陽公集古錄曰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綽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後漢時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字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重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襄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自太后遣使者各論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禁既光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翽傳翽與劉珍技定東觀漢記漢書有云中邱李智名靈彥郭泰傳有張孝仲范特神名公子許為康司馬威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屬注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為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攷也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醺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稍勁者為齊物論

東齊記事完



釋常談

撰人許

釋常談序

世有輕裘公子長鍊少年策王應於春朝風流可愛
酌金壺於月夜逸樂無借泊乎陪佳客之談諧與儒
士之言論理涉隱論不究津涯幾至面牆真可痛惜
遂乃採古經之秘義擬前史之奧詞僅以成編隨目
注解摠得二百事名曰釋常談庶有飾於蕪詞固不
愧於博學其或繼玉塵尾者無倦習諸云爾

釋常談目錄

卷之上

投筆

甲第

醉醪

穰侯

右軍

小冠子夏

喋喋

泰山

渭陽

宅相

玉潤

東林

有尺布斗粟之事

參商

張蓋

傾蓋

愛忘其醜

水竇

素領

銅臭

躍馬肉食

元昆

義方之訓

締綰

挾纊

倒載

加蓬

狐假虎威

周郎

蚌鵲相持

排闥

鼓盆

負荆

巨卿之信

鄧艾之疾

文過飾非

大宛

葛葉

卷之中

彈鋏

備書

蒲鞭之恥

開東閣

東道

楊珠之泣

七步之才

八斗之才

膠柱鼓瑟

鬱壘

弊帷之數

雪東門之恥

折券

分謗

棄繻之志

伐柯

王濟之解

潤屋

修容

鬢髮皓齒

鮮粧帕服

么麼

持兩端

色莊

晨步

匕筯

握髮吐餐

挂冠

陶朱公

商君

智囊

實董

膏肓

過惡揚善

孤矢

姜維之膽

強項

便便之腹

手談

步履蹣跚

橫楚

塞上翁失馬

卷之下

投轄

鼎恥

無投杼之疑

登徒子

不速之客

憔悴

陸雲之癖

無鹽

擢髮之罪

伐善

盤庚

杖頭

上巳日

落帽之辰

喪明之感

釋常談目錄

倨傲

微瑕

臺臺

以己方人

絕纓

哀王孫

掃門

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連於未萌

何日脂韃

有鴻鵠之志

挂劍之義

忠信獲罪

燕爾

于飛

自投其谷

趙連

失氈

風流醞藉

六出

二毛

駭驚

風馬牛

鞋纊

圓規方矩

聾聵

敗於垂成

靡惡不為

自媒

厚誣

釋常談目錄

釋常談卷之上

投筆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升家貧備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於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康用超為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為定遠侯

甲第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其多忽即易主

醇醪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愠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慙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建

獲侯

見事遲謂之獲侯史記范雎自魏隨秦使王稽入秦在路逢秦相穰侯雖不欲見之乃匿於王稽車中穰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人國耳王稽曰無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偷見穰侯耳此人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雖乃下車藏於草中穰侯行十里果遇使人搜車中不獲而去至秦果代穰侯為秦相

右軍

鶴謂之右軍晉書王羲之為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為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右軍知歎惜彌日

小冠子夏

意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欽俱有大名於兩人皆字子夏欽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為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為小冠子夏

喋喋

多語話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園問上林尉虎園中事尉一詞不措有畜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答不遑帝乃命與畜夫官張釋之諫曰不可畜夫利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

喋而已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

泰山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鑑是封禪使女婿雖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魯康公之母即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存焉水以北而南為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曰渭陽也

宅相

外甥謂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為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卿果如宅相者之言因呼外甥為宅相

玉潤

女婿謂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舉世呼為冰清女婿衛玠字叔寶世號為玉人故時為之語曰婦人冰清玉潤

東林

女婿謂之東林晉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家導命來使徧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於東林坦腹而卧旁若無人郗太尉聞之曰東林坦腹者佳婿也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有尺布斗粟之事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戮謫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是沉居于曠林皆不相善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戚遷閼伯于商丘主辰星為商星也遷實沉于大夏主晉星為晉星故謂之參商在東則晉勝在夏則商勝是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殺大夫良曰五殺大夫相秦也勢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誦諺春者不相杆君不如此也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鄉過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老眉權顧廣眼垂有唇薄鼻昂皮膚皺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所圍發言拙辭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洽兒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者人情之竇大可通流也

素領

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如何鈞對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搥不受而走豈為孝乎鈞曰舜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躍馬肉食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請相子如何唐舉視之曰君揭鼻尖唇頰頰慶頰吾聞聖人不相待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日君更得四十三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更得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為秦相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也故論語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之訓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碚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也

締紵

葛紵謂之締紵論語曰當暑績紵必表而出之注曰單著葛紵而出非禮也

挾纊

著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既眾時值初寒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如挾纊不覺寒也

倒載

沉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為荊州牧每出酣暢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來往高陽池

加邊

增添飯味謂之加邊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邊豆六品矣

狐假虎威

託威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恤為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為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狐曰爾勿食我天帝使我為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違天帝之命必不祥矣爾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奔怕虎不知百獸畏己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恤也王曰寡人知矣

周郎

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每有宴會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

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婿矣吳國因此呼瑜為周郎也

蚌鷸相持

兩人相持拾謂之蚌鷸相持史記趙欲伐燕蘇秦為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鳥啄其肉而蚌合其背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蚌鷸相持之際有漁父見併而擒之今燕趙相持為弊甚眾臣恐強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

排闥

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為業後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卧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閹者不令放群臣入增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於豐沛其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帝乃笑而起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負荆

人有過將謝罪謂之負荆史記蘇昭王與趙王會于渑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鼓瑟願聞之趙王乃為鼓瑟秦王遂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擊缶請擊之秦王不允相如按劍於前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眾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秦王驚怕乃為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為將軍廉頗嫉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勲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逢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迴車避之相如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不取加兵於趙者難吾二人今若二虎相鬥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忿乎廉頗聞之乃負荆詣相如門謝曰願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

至於斯遂與相如為刎頸之交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滂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恕不貳過即是不文過飾非也或云顏有過不至兩度然論語內二字絕多唯不貳過字別何也貳者副也且周易云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為大宛也

藟栗

馬料謂之藟栗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藟爛栗以飼馬

釋常談卷之上

釋常談卷之中

彈缺

譏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缺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為客每給蔬飯驩乃倚柱彈缺而歌曰長缺兮歸去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以魚肉後果有市義三穴之功以報孟嘗君

備書

受雇寫文字謂之備書吳志謝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居貧為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經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蒲鞭之恥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恥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笞責示其恥也

開東閣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閣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閣招迎賢士後為丞相封平津侯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君謂秦王曰若能捨鄭願為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其不達者也

楊朱之泣

泣於途路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珠見歧路而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名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大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蘭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矣必敗大王之事王

不聽為秦將白起坑趙軍者四十萬

鬱壘

桃符謂之鬱壘手寶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海之中度朔山上有盤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於門畫此之形以辟鬼也

弊帷之歎

馬死謂之弊帷之歎禮記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

雪東門之恥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與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於坐卧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恥

折券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於薛薛地召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驢至薛召欠租者悉至合其券券既同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租盡焚其券既歸孟嘗君訝其速問其故驢曰為君折券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之父老皆郊迎壘塞路乃馮驢之致也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郝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訖郝獻子徇之曰吾為韓君分謗也

棄繻之志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史記終軍字子雲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度關後為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棄繻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王濟之解

諸馬性謂之王濟之解晉王濟乘馬度水馬不肯度濟曰必是惜錦連軋今之紫騮是也令解去之馬乃

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曰卿有何僻臣有左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德潤於身富潤於屋

修容

重梳裏謂之修容漢馮奉世字叔平為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鬢髮暗齒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鬢髮暗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宅見歌者鬢髮暗齒悅而問之曰姓衛字子夫帝遂納之即令升車從帝入宮後冊為皇后

鮮粧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著好衣裳謂之鮮粧帕服李夫人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卧都不迴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已下責夫人曰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一見帝囑託骨肉何乃略不迴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且色衰愛移人情自古如此今卧疾日久形狀枯悴若將衰見之又何益於骨肉乎我今不迴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我鮮粧帕服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麼

身小謂之么麼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法候雞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雞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徑往趙趙之入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見乃曰向來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麼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本國史記作眇小丈夫

持兩端

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為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五千於趙交境屯駐名為救趙實持兩端平原君聞之大怒遣使責信陵君信陵乃用抱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領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鐵椎

捷殺晉鄒信陵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色莊

面嚴毅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履步

不乘鞍馬謂之履步履鞋也蔡邕雅重王粲從步迎

之

乞飭

匙飭謂之乞飭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

從容次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乞飭墮地蓋怕曹操此

語恐相害也

擗髮吐餐

不倦賓客謂之擗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

伯禽驕慢公誡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

以接賓客恐遺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於

四方

挂冠

休官謂之挂冠西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曰

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挂於城東門而去

陶朱公

能持生致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為越臣助越

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為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可久

居乃乘扁舟泛五湖自號鴟夷子耕於海畔父子持

生置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為相蠡曰居家即置

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

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財與知友懷其寶貨行止于

陶湖以爲此地是天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於是

自號陶朱公復父子耕蓄候時轉物居無何又生計

巨萬

商君

爲法自死者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勝通衢招四

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官者景監得見

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入行

人盡勇於公戰而怯於私聞遂封鞅於商洛號爲商

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刑遂黜其太子傳公子

度秦之大臣皆以法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

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怕乃逃去至函谷

關關吏不知是商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

坐之商君乃嘆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

和囊

患癭者謂之智囊史記秦穰穰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

爲智囊又杜預亦有癭也

寘董

下毒藥謂之寘董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爲后姬諧

其前太子申生於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

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祭迴姬寘董於酒食中申

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須試之

公以酒酌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公怒遂殺申生

病重不可醫謂之膏肓晉景公染疾醫藥不損乃遣

使入秦召盧醫盧醫至而景公夢二童子相謂曰

秦醫若至我等必傷也一童子曰我居膏肓下子居膏

上其奈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肓之中藥餌

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不能醫也景公曰真良醫

果如夢中之言

遏惡揚善

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謂之遏惡揚善論語曰君子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孤矢

弓箭謂之孤矢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孤矢之利

以威天下

姜維之膽

人入膽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強項

不伏跪拜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爲洛陽

令胡陽公主家僮白曰殺人宣領佐吏於洛陽門待

之須臾公主出家僮亦侍衛而行宣遂令佐吏擒而

殺之公主大怒還宮訴於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

下令公主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階血

流被面帝令小黃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帝令捺其

頭宣竟不伏遂封宣爲強項侯

便便之腹

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

授爲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

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寢與孔子通理弟子嘲

師出何典記

子談

著著謂之手談邊韶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山採薪

忽見一石室中有二老人樵人迷路問其者曰此

是何處著者不應樵者拱立移時候畢局又問之老

人曰向來吾方手談不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

得出遂告於居人居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

蘿引蔓無處不到已失其所

步履蹣跚

患脚謂之步履蹣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妾登

樓見一跛雙者於樓下蹣跚而行妾見之大笑雙者

詣其門謂平原曰其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其請

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

稍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雙者斬美人而終不斬

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以謝之諸客再至

積楚

杖謂之積楚禮記曰積楚二物收其威也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

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

爲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

翁曰未必爲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

來借問翁曰未必爲禍居一年胡虜天下丁壯者皆

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釋常談卷之中

釋常談卷之下

投轄

留客飲宴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

疊取

飲酒次酒盡謂之疊取禮記曰瓶之罄矣疊之恥矣

無投杼之疑

清慎之士被人讒毀謂之無投杼之疑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必不殺人俄頃又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乃驚疑投杼出門而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答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登徒子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其好色者也婦人有蓬頭垢面唇耳露齒者皆淫之

不速之客

凡筵宴有不屈命而自來者謂之不速之客周易曰包有魚不利子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憔悴

人有失意瘦弱謂之憔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為佞臣靳尚所譏王乃流放之原遂遊於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飲其糟而啜其醢原曰吾聞新沐者必振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中祭之後有人達之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人筒粽見祭常為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無能奪也

陸雲之癖

受笑謂之陸雲之癖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之張華頷偏

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縲絰上船水中見己之影大笑落水幾至于死

無鹽

女人醜陋謂之無鹽齊有醜女號無鹽曰頭深目埳鼻隆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年四十嫁不售乃自干於齊宣王王留於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至漸臺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怪而問之奏曰大王西有秦衛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奸臣之眾眾賢不附王嗣未立此一念也漸臺雖美飾以金玉萬民疾極此二急也賢者匿於山林讒者進於左右此三急也耽酒淫酒以夜繼晝女樂倡優縱逸無度此四急也宣王乃停漸臺廢女樂退讒佞進忠直遂冊無鹽為后自此齊國號為中興

擢髮之罪

罪犯深者謂之擢髮之罪魏大夫須賈說范雎於魏王王使人歐范雎折齒拉肋致於廁中雖求守廁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祿入秦為相須賈充使至秦范雎責於賈賈對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於胡狗之地賈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其髮不足贖其罪

伐善

凡人自衛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盤庚

五遷謂之盤庚尚書盤庚云殷帝五遷其國

杖頭

百錢謂之杖頭晉阮脩字子嘗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獨飲酣暢而歸

上巳日

三月三日謂之上巳日漢書禮儀至三月三日上巳日祓禊飲酒於東流自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計上巳日

落帽之辰

重陽謂之落帽之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重陽會飲於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溫誠左右勿言以觀舉止也

喪明之感

子死謂之喪明之感禮記曰子夏死其子曰

曾子弔而問曰吾嘗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喪汝親使人未有聞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其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也

倨傲

見人輕慢謂之倨傲漢酈食其言其語高祖高祖方使二婢洗足次令引食其入食其既入見高祖乃長揖而不拜問高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為破秦乎若擬破秦宜可倨傲見長者耶

微瑕

人有小過謂之微瑕史記曰趙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至請以十五城換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強盛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群臣選擇有氣度者為之使使有聞官繆賢舉蘭相如可為使相如既受命齎璧入秦獻於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與宦者嫪毐玩全無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於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齎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遂睨睨柱礎曰大王若乃見逼臣請頭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驛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自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疊疊

事有相續謂之疊疊疊疊者莫善於著龜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疊疊即是相續不絕也

以己方人

人自所好而指與他人同者謂之以己方人謂以己身比方他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以己方人也

絕纓

夜飲次忽燭滅謂之絕纓楚莊王與群臣夜飲次燭滅有一人起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以酒而責人以禮吾不為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繼燭乃楚王與晉戰晉軍圍楚王疑而問之對曰臣是昔者絕纓士也

哀王孫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少將家貧嘗至下邳釣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因止信數十日信謂漂母曰異日必願酬答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爾報也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功謂之掃門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參怪而潛問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答曰願見丞相於是為之通達參遂納之權為舍人

俯拾地芥

能修志業若求身事謂之如俯拾地芥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既明取朱紫如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即妻也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太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劍割肉將歸太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義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達於未萌

知未來事謂之達於未萌春秋後語云趙武靈王欲衣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昧於成事智者達於未萌遂不納公子成之言即日胡服

何日脂轄

問人何日遠行謂之何日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有鴻鵠之志

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涉少時家貧為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當貴不忘汝等同耕者笑曰貧寒如此焉有富貴勝曰鸞雀豈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先起於劉項舉大軍為楚王

挂劍之義

心許人物而不更移者謂之挂劍之義史記吳季札吳王最小子也王使札聘於晉帶寶劍以自衛北過

徐君念札之劍雖不形言札心已測札以遠使未達心私許之及札迴徐君已死乃以劍挂墓樹而去

忠信獲罪

為事盡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蘇秦自齊歸燕國人毀之於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王遂棄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罪者乎王曰何也秦曰昔有人遠官者妻通於外人及夫還其妻致毒藥於酒中使其妾進之妾曰酒有毒言之則罪於主母不言又傷於主父是以伴仆覆酒於地主父不察乃笞其妾王於是稍悟

燕爾

新婚者謂之燕爾詩曰燕爾新婚燕去聲

于飛

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鳳凰于飛

自擬其咎

公然為非自致其禍謂之自擬其咎周易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趙達

筋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筋而算無不徹應吳國興亡之事並在其中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懸無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筋再三縱橫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上懸一猪脚何無酒肉之有故人笑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失飪

飲食過飽謂之失飪論語曰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風流醞藉

人有溫柔雅律謂之風流醞藉書廣德如此

六出

雪謂之六出草木諸花皆有五出唯雪花有六出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二歲鬢已二毛

馳騁

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騁

風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莊纘

莊纘謂之莊纘天子以綿擁其耳不聽人過

圓規方矩

指教謂之圓規方矩

聾聵

不聞好事謂之聾聵

敗於垂成

凡事欲成却不成就謂之敗於垂成

靡惡不為

不善之事並曾為之謂之靡惡不為

自媒

自稱己善謂之自媒

厚誣

枉人為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釋常談卷之下

常談一書。大抵皆野史。而間及于考證。宋新安吳榮所作也。笑字嗣之。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和縣主簿。歷知富陽縣。爲趙汝愚所重。宋史不爲立傳。僅見于徽州志。稱笑在臨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蓋深有所得于金谿之學。聞嘗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論漢高討項羽之新故老人。及曹參之用黃老術。皆與往往相合。觀尤表與笑同時。而所輯蓋初定書目。已列常談之名。則當時即珍重其書可知矣。宋史藝文志載常談一卷。久佚不傳。今書一百餘條。完本也。笑所著見微志。尙有題詞類稿十二冊。亦載爲可惜云。江李調元撰。

釋常談三卷

不著撰人名氏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續釋常談二卷祕書丞錢頤正撰案王楙野客叢書作二十卷此蓋誤脫十字昔有釋常談一書不著名氏今故以續稱凡常言俗語皆著其所始然則此書之作在錢頤正之前當出北宋人手矣原序稱隨日註解總得二百事而此本僅一百二十六事殆後人病其冗濫有所刊除歟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無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爲右軍筋爲趙連肩爲小冠子夏嬰爲智囊醉爲倒載食食爲彈缺五遷爲盤庚子死爲喪明尊爲龍辦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爲其引負荆一段尤似打鼓上場人語也云云今核其書如謂程普爲程操謂夫婦不睦爲參商謂戴帽爲張蓋卸帽爲傾蓋謂鳳兮鳳兮爲孔子之語謂屣步爲不乘鞍馬謂膏肓之疾爲膏肓公謂秦醫爲盧醫謂董宜封強項侯謂飲酒燭滅爲絕續謂自稱己善爲自媒齊東之語展卷皆是尙不止肇淛之所摘而災梨禍棗流傳五六百年亦事之不可理詰者矣



續釋常談

御前

後漢書曰：天子所在曰御前。

陛下

漢高祖紀注：王者世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陛下者，郡臣拜至殿之意也。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堅夜馳見袁術，盡地計較。

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猜忌，諸國史人於本國者，不得稱臣而稱下官，事在孝武帝紀中也。一說者云：稱臣者通稱，為梁武帝史改臣為下官。

面折

漢王陵傳：陵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汲黯傳：黯為人惟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公孫弘傳：每朝會，輒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

相門有相

按南史：王詢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之，謂來升曰：可為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

王鎮惡傳：宋武帝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郎君

世說：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謹，卿可以語，遂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

半子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皆為兄弟，今為半子也。

姨夫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吾時在鳳翔，每借書與齊倉曹家，徒步執陸，姨夫師受。

小姑

古樂府焦仲卿妻詞云：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令弟

文選：謝靈運從弟惠連云：朱路值令弟，酬問開顏披心。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姑夫。

妹婿

三輔決錄：趙岐娶馬續女，宗妾為妻，續兄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融。

弟婿

弟談數王詢祖曰：唯覺妹夫疎于弟婿。

先輩

世說：王子敬問謝公：休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又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擬王劉之標。

火伴

古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

家屬

孔毅父雜說：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累重敢涉者，詣田所，注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

續釋常談

小家子

殷雲小說李膺州縣，姦季保小家子，不敢見膺。

打草驚蛇

主簿貪賄干魯，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乞兒

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臨軒，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嘆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樓郎

李商隱詩：傳道門庭舊未行，今朝歌管屬樓郎。李賀詩：樓郎眠何處。

姊妹

焦仲卿妻古詩云：阿母曰：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又云：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又云：媒人下床去，踣蹑復姊妹。

陪酒陪歌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煙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俚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暖寒之具

開元天寶遺事：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至坊前之巷，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具。

書手

報應記：宋術士淮人應明經舉，元和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

阿姊

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內云：少妻阿姊。

村氣

劉餗隋唐嘉話：薛万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驢馬村氣也。

客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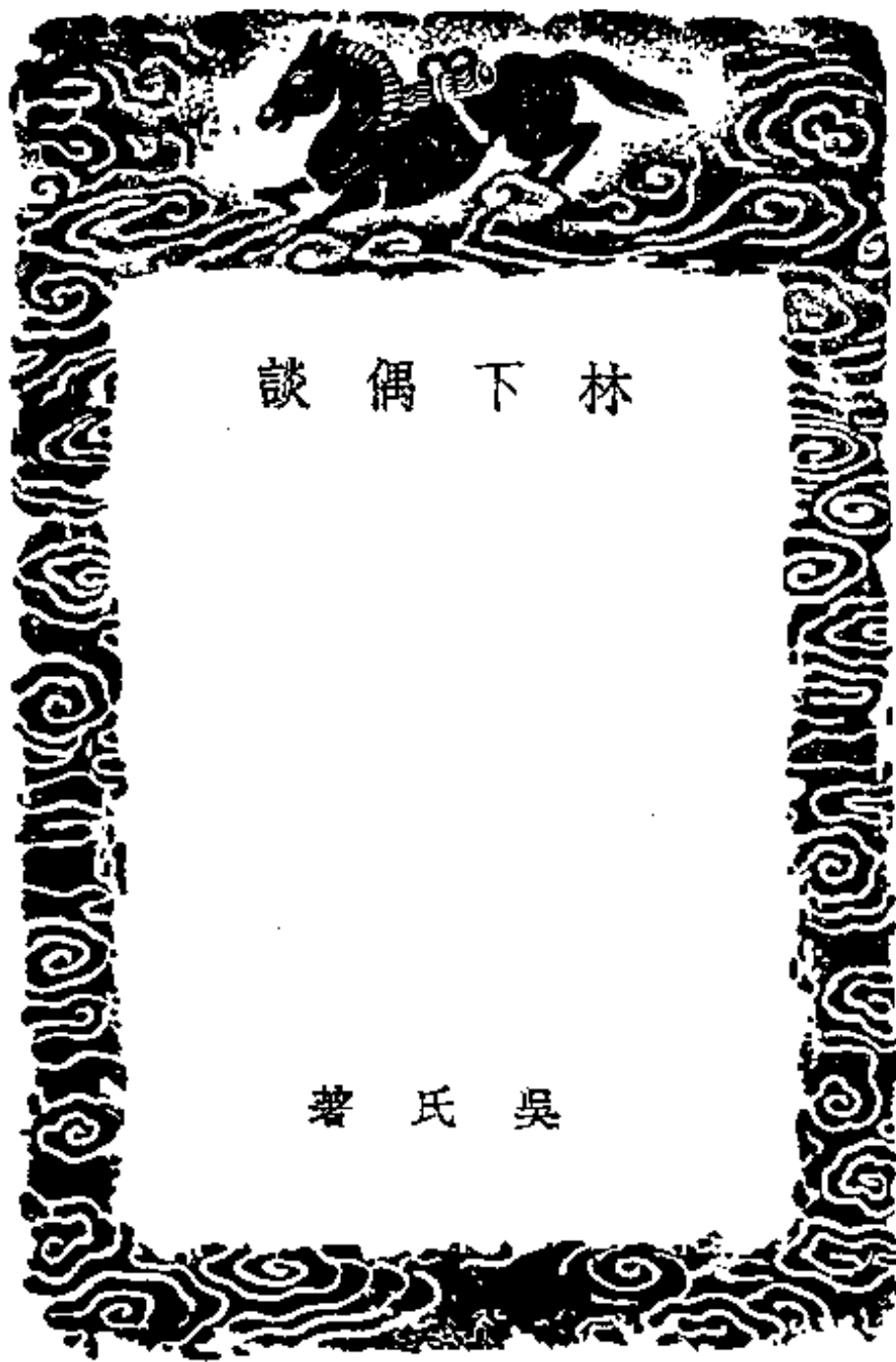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盡客氣也。南史：宋尙書左丞荀赤松奏顏延之啓云：高自比擬，合客氣虛張。

幹事

南史：沈文學傳：宋明帝就褚遂回求一幹事人，爲晉平王之上佐。

後生子

鮑明遠少年時至袁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今俗：少年者呼爲後生子，士往往笑之，不謂此。



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一

宋荆溪吳氏著

退之原性

退之既以仁義禮智信性。則不當立三品之論。今別爲三品。而以品之下者爲惡。則是仁義禮智信。亦可謂之惡。其言之自相抵牾如此。又曰上者可學。下者可制。而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夫孔子所謂下惡不移者。謂其自暴自棄者爾。若下者可制。則不得謂之自暴自棄。亦不得謂之不移也。無乃亦與孔子之言異乎。

退之作墓銘

曾子固云。銘誌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不書。而銘特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存於廟。或置於墓。一也。吾觀退之作王適墓銘。載娶侯高女一事。幾二百言。此豈足示後耶。然退之作銘數十。時亦有諷有勸。諒非特虛美而已。題歐陽詹墓辭。謂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責也。史稱劉又者。持去退之金數斤曰。此諛墓中人而得之者。不如與劉君爲。以退之剛直。不肯諛生人以取富貴。乃能諛墓中人而得金耶。獨其與王用作神道碑。所得鞍馬白玉帶。蓋表而後受。退之於此。固未能免俗。然他無所見也。又小人欲奪金而設辭耳。

柳子厚龍城錄

舊唐史。載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限制九醜。予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然如是。則碑中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今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授天以爲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謂說非國語等語。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文字題語結語

尙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自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也。其曰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課學行。讓吾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海經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官房。悲鄒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竇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後人公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懸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懸女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六衛。賈同貢荀云。故作責荀以示來者。孫復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閔習云。作閔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司空解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一笑。

鳩杖

將考叔。天台人。名鸞。嘗著蒙齋門人錄。內載漢用鳩杖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適於薄中。羽追來之。時鸞正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世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愚謂俗說。恐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噉之鳥也。欲老人不噉。

王介甫初字介卿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孟郊年四十六登第

東野舊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正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舊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

深陽尉五十幾何意。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深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文選君子行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即子建作也。

曹鄴謝逸詩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殺。木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選載謝逸聞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便竊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郡丞之謂守丞

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翺拜禹言見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歌即屈原遠游中語也。蓋與接輿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韓柳文法祖史記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為牛。豕者吾知其為豕。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游黃溪記云。北之晉。西之遼。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於溪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山簡齋詩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終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黃元臨水詩

文鑑載黃元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本。今日到何處。蓋蹈襲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呂東萊詩

東萊先生送朱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蓋用荆公暮林搖落獻羣峰。木落崗巒因。

自獻少陵歸雲。橫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下湖詩

東坡大風留金山雨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順風當斷渡。下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用坡語也。

杜子美錢起詩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蜂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蜂猶過。黃知橘柚來。

退之詩善形容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瑤茵著。英芝擲荒榛。孤翮起連茨。醉贈張微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容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頤。其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矣。

岑參詩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及入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山谷詩意與退之同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語雄。序其與籍談辨有云。吾欲益其氣。不令見麀。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扛。云云。通軍與角逐。研樹收窮。後山谷次韻答薛樂道云。薛侯筆如椽。峰嶺來索敵。出門決一戰。不見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下聞吹笛。年奔水上軍。拔職人趙壁。長驅劇崩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才力殆不相下也。

左傳世詩

左傳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逸。可玩味也。老於世幻。遊於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游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世語尤婉而不迫爾。

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

張祐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盞。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王季友詩

唐王季友觀於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

中島。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遇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肯能爾。爲語意淺陋。類兒童幼學者。山谷題鄧防畫夾云。惠崇煙雨歸雁。坐我滿湖洞窟。欲換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簡趣遠。工於季友百倍矣。

江文通

能改唐漫錄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吹橫曲云。日落登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徘徊。二人所用。又幾江也。余謂江不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華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即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同景早已滿。佳入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爲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將爲爲神明以達其義乎。後秦少游吊鍾鍾文。全放此云。嗚呼鍾乎。今爲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鏹爲鍾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彝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縹素乎。豈爲麟趾麋足之形。翕然爲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放楚辭下居篇耳。

飲墨

但俗謂不能文者爲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昨晚執粉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稿。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數石不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瘠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蒲昌碑諫蜀王衍幸秦

蜀王衍荒淫。惑於宮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省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崔鴻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

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高祖之基業。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積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葛林亭。多覽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遺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開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頗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蹙。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鑒。偏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卻宗祧。言將道斷。使燕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恨降於鄧艾。李勢遼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縣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昌碑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東萊野步詩

司空圖有暮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與暮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步亦云。幽人不可親。暮聲時出。即此意也。

劉義落葉詩

若溪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蟻穴未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踪。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遍是桃花水。不下仙源何處尋。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制治兮。惡魅魍魎之人。遂速後世之陵夷兮。因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荆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坡賦祖莊子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文章緣起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誤矣。

西山江西湖南之政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抑強扶弱。謗譽幾相半。改帥潭。士民愛之復如泉南。後西山退居書於冊云：洪之政。任氣爲之也。湘之政。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德者矣。

知文難

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況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揚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精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並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庵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歐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十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貧窮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貧窮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貧窮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水心合銘陳同甫王道甫。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鵲謂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予不余謬。懸俸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時告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

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二

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楚辭則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入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冷齋誤載邵堯夫詩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聲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痴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遺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聲中。或者聲中手書此詩。冷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錄四

世俗誤以錄四爲虛因。按傳不疑傳。每行縣錄四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虛因。本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然矣。

桃源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如韓退之

謂同甫之學，惟其知之，而後不予，又不能修，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上道市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者則同，魯連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讐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父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沙溪合出宰相

國史章得象傳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溪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溪出宰相，至謝子庸爲相，果驗。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也，今世以掌制爲儒者至榮，夫不能堪其任者，因不足爲榮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終於升黜，不必遇佳題，朝廷或率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詔，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資窗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遭所親譴，欲以爲權直學士院，資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直，史閣之不樂，資窗遂久不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遷，蓋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草草罪已，求言諸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僅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奏，復不用，至三具奏，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教文竄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所謂儒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題，而枉直筆而已，當時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

子美草堂詩

子美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携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溢村墟，賓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但連用古人句，亦不可爲法也。

詩人以草爲諷

自離騷以草爲諷，諷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云，白露下百草，蕭蕭共懷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樂天成陽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閒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遍地開花草，春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諷也。

曹緯詩

杜詩，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曹緯踏襲之云，爲問征途間，誰如此山者。

寬於一天下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潘興嗣道遙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憲惟桑樞。

行色野色詩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隔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煙亦非霧，巖巖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歌，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其似之，而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資窗論四六，資窗云，歐公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資窗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歎賞之，蓋理趣深而光儀長，以文人之筆，兼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與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資窗，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若集，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則非不知禮者，而明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明之於禮，尙其意不尙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蓋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公傳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尙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二公不免於癡

歐公記愛溪石，慮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苦薩，慮後人取去，則既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廣明之賊，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己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既知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立至，尙不知戒，況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曰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爲父母乎，然則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玩法書名畫即是此意。

戲

言之謬。稱水母以蝦爲眼。蓋非虛語。廣韻言。鮓即水母也。以蝦爲目。

文字有江湖之思

文字有江湖之思。也於楚辭。婦人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兼霞離披去。天水相與水。意近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姪。林黃栢柚重。渚白兼霞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技。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側。蓋言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後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州。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繡兒啼。思塞。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文有正氣素質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爲文大概有三

爲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不肯妄改已成文字

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也。歐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始末。范公之子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堯夫竟自刪去一二處。公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恨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荆公答之甚詳。大略謂一甲科通判。苟相知爲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七孫案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別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東坡作王晉卿墓誌。堂記。內云。鍾繇至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荆王涯之復。皆以兒戲害而。因而身。此留意之禍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答云。不使則已。即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錢王。聞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亦終不爲改也。水心作汪參政劄錄。誌有云。佐佑執政。其持國論。執政蓋與泰榘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奏榘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得。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意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退之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舉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

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矣。穆伯長贊。爲一僧寺記。有買人致白金求書姓名。伯長擲金於地曰。吾寧餓死。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夫求書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呂留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自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水心文不爲無益之語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可資爲史

水心文。不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史者。當資焉。

陳後山詩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於溫公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山中詩友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寇萊公詩

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相器。然章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上馬宰相耶。

崑崙月窟東嶠巖

杜詩。崑崙月窟東嶠巖。崑崙月窟在西方。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詩意蓋謂魏將軍路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

四時異景萬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懇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遁者幽深。抑鬱者悲憤。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文林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東坡享文人之至樂

王德父名宗。臨海人。早從丘宗卿入蜀。有志義。力學。工古文。晚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己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招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盛。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記。文列三王之右。與有榮焉。此特退之謙辭。如退之記固宜傳。三王如勃之序。雖載人口。而綺靡卑弱乃爾。其餘可知也。以同時遇三文而皆可傳。自古惟黃鶴樓耳。

水心能斷大事

水心平居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於色。然能斷大事。紹興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遑靜。時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婿太學生王業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獨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晦翁斬大因

晦翁師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因十八人。立斬之。繼舉而登極赦至。

劉正字不塔埤

王參預師園。以貴倨御僚屬。正字劉公期時爲福清宰。初至。以法不當塔埤。令吏先白之。參預怒。劉公候客位連日不得見。竟棄去。曰。吾不妨教學子以活。參預使吏覘之。則已過大義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報以省元特免塔埤。他不爲例。劉公在福清。每出過市巷小兒讀書者。必下車問其讀何書。爲解說訓誨之。市巷小兒皆相習爲士。而邑之士風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稱之。

陳龍川省試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三

水心文不蹈襲

水心與呂商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實商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實商曰。譬如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梅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前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獲銜瓦。孟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發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一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難。祇益爲下耳。韓昌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至多凡七十五卷。又「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踴躍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

退之漸筆

王黃州以昌黎祭表太常文。頗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漸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漸筆。蓋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漸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水心文章之妙

沙溪驛詩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弄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不知何人作

水心周南仲

傳倪昌言欲以水心直學士院章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為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輩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衡清叔被命章詔云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為墟為成墟水心問之衡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為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為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魁輔碑

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主既當國齋中為立碑刻魁輔二大字清泰政孝友時為學官作記稱頌以諸之刻大字之下陳敗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公試雷遣人驅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復顯用反政他人為附錄而欲白表其非韓愈可嘆也

詞人懷古思舊

詞人即事諸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流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應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樓車黃常南游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驚以四壁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偏僂而哇榮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樵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而近世倣效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

和平之言雅工

和平之言雅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下達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陳簡齋詩

簡齋之詩詩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憐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饒樓頭客子秋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陳允為杜韓之先驅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也至杜韓益彰作耳

詞科習氣

東坡言安論利害據說得失為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誇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他如磨墨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磨墨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李習之諸人文字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劉原父文

劉原父文辭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會蘇下亦不甚得其文劉嘗嘆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相文辭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會蘇王並而水心亦頗稱之於是方論定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為隣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快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忘其名盛一日為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難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疎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為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為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送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晦翁相王季海為鄉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為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走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巾山以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來籛言說盡餘空並書空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伎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伎語酒至不即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習擊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為謠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為笑

銘詩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為最東坡表忠觀碑銘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鐘弩射湖江海為東只此西句便見錢鏐忠勇英烈之氣閉塞乾坤上清儲祥宮碑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親悚然如見而天帝與祖宗所以念下民黎子孫之意又仁慈惻怛如此後之為文者非不欲極力模寫往往形貌雖具而神氣索然矣

近世詩人

大序云亡國之君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即退之所謂魏晉以降者也而況其不能工者乎

范雎蔡澤

范雎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說唯而代之和無分尺寸謀於秦而遷於二子皆稱其竊旅人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遷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歟

漢武帝用上侯議解匈奴

夷狄叛服不常以恩信結之猶懼其變而況以詐先之乎漢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請和親王恢議請擊之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使羣臣多附安國帝乃許和親然不三載復從王恢之策欲誘致以利而伏兵擊之是不以恩信結之而以詐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後入上谷入雁門入代殺太守殺都尉殺掠吏民漢無一日不被其擾而帝亦恥初謀之不遂命將出師無虛歲而海內耗矣蓋自王恢之謀始也初帝命恢與韓安國擊匈奴越後南王上書諫而安國無一語知其事雖可已而名義難正也至是則力爭不可知其名義太不正也使恢謀不行匈奴未必廢叛武帝雖黜武亦豈如是哉

衛青重復踏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爲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公孫弘號爲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會一奴虜之不若也哀哉

東坡穎濱論三良事

東坡秦穆公案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尙記臨穴端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秦穆公與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游未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爲說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說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仲宣云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思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荆軻竊政之徒耳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安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斷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於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唐德宗時太學風俗不美

余讀何蕃傳宋湛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皆疑六館之士如此其衆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於朋曹侮老慢賢有隳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

肆語謔者有陵傲長上而辭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異者無幾耳乃知當時太學風俗不美如此其欲從此無疑

相如美人賦

宋玉賦載於古文苑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爲諷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名紙

梁何思澄終日遺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賀無不稱仰名紙蓋起於此今人謂之名贊非也

巧文似送窮文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絕類亦是擬楊子雲逐貧賦特名異耳

荆溪林下偶談卷之四

聖上親政二事

紹定之本更相繼聖上親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囚去矣閩特大家越乃應聲詆毀閩人李越人也未幾並除洪公齊夔王公遂爲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二事與石徂徠所刻慶曆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難而決裂退去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躋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端一明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爲變遷者真何愚無知者也余嘗西山山房再知泉州啓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頗稱賞

太史公循吏傳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及也

賈誼傳贊

見賈誼傳即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有味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

守節爲史記正義云。班固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加異者。不弱卽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一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固蔽之。優劣可知矣。余謂此言。止論才未論識也。堯舜典當時史官作也。形容堯舜盛德。發揮堯舜心術。鋪序堯舜政教。不過千餘言。而坦然而明白。整齊有次第。詳悉無遺。後世史官曾足其辭。曾子固謂不特當時史官不可及。凡當時執筆而隨者。意其亦皆聖賢之徒也。要之論後世史才。以遷爲勝。然視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傳。稱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尊其父至矣。謂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馬貞張守節論史記

可馬貞云。史記十二紀。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時八節。十表微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歷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除而成歲。張守節亦云。而獨以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數也。余按遷書本無此語。蓋後人穿鑿臆說也。亦可謂謬矣。

程蘇分黨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嗜笑而成仇敵也。

李悅齋和登樓賦

悅齋李季尤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水心詩

水心詩早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雖以全篇概舉。姑舉其近體或聯者。花傳春色夜枝到。雨過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汀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梅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火清氣爽也。包容花竹春留卷。謝遺荷香雪滿漣。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此感通處無隔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背帶來。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崎嶇橋畔船辭舵。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稍有等級也。善哉義前讀。蕭瑟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岩壁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義皇。此等境界。想像無窮。極則惟予美能之。他如歸梅吹凍蕊。花雨遙春聲。綠園齊長柳。紅樓半含桃。聽鷓鴣催鷓鴣。立馬待細書。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嘲書天象切。浴硯潯光翻。地深湘浦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遺臘冰千筍。勾春柳一絲。燒迷王弼宅。舊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鷓鴣穿夕烟。門遠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四靈詩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環致中。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皆爲四

靈。皆然。彼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未乃云。向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生。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本叔詩序。謂本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意態。斯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謂短也。本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轉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既出。爲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尚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鼎中耳。近時學者。欲覓四靈。則竊模倣。愈陋愈下。可嘆也哉。

好罵文字之大病

山谷答洪駒父書云。罵人文字。雖雄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謔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質商補以資水心。水心曰。罵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爲耳。然當其年未有與之筆也。吳年少筆。老服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

山谷思邢惲夫詩

西山詩舉山谷詩云。惲夫若在。猶此老不令平地生時。惲余曰。惲字未確。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其子也。應謂其父邪。然邢惲游程氏之門。早歲立節如此。而晚乃倒錯。惲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一子所能爲邪。

止齋送陳益之詩

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我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織。欲如疎林茂麓。窮麗而敷榮。蓋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善爲詰屈聲牙。故以此勉之。又云。積弊盡亦須細。風味何如絲典則。末云。若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賦思。當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水心因啓事薦士

水心初爲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間之最上。更既檢呈。即自剗削。惜不記其姓名耳。

止齋得勝

止齋爲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遣女以問。諸公營救不獲。於是傳良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使者死之日。囊橐皆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給。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向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嘆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為友。靖康禍，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園種蔬，標植計皆有法，視他園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雲卿辭不受。雲卿嘗與流亞也，聞今潘園東湖，斯人非折節可招，為我語其處必致之。雲卿更野服，作遊客人圖，翁方連，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人，翁識之否？翁為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為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二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即請。雲卿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欲張拳已蹤跡，帥清呼與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曉候之，戶閉，聞無人聲，扶而闖焉，則書幣不答，翁已遁矣。人莫知所之，帥清復命，德遠掛几嘆曰：求之不早，實德翁位之者，作議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潛，豈不可哉？弗力，弗早，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潛，豈不可哉？弗力，弗早，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潛，豈不可哉？

木南許師景元

永嘉木南許師景元，從學於鄭敬文，敬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為四門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侍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塔墓行之帥園為之銘，三山水嘉稱敬文為大鄭公，景元為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數文死，後木南書遺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南爭，而手擊之，景元亦大為木南之子弟所窺。明日木南之部，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南慄縮而止，木南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為從官爾，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紹興立君詔

紹興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膏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為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嘗去蓋為立君大事，不明其故，必有小人造謠，與議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即去國。徐子宜本為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僞冒里造謠，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既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僞學與水心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證曰：忠實密為證議。

東萊以舉取士

淳熙間，水心英俊如陳君舉、陳希忠、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茂國器為祭酒，東萊為學官，東萊告茂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若輩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若果得用此破，且以語蕃更，蕃更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舉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蔡行之省試

蔡行之之本從正齋學，既以春秋為補魁，止齋遂改為賦以避之。東萊為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試官人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草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書，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為首選。此事水心先生云。

陳止齋

止齋年近三十，聚於城南余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繼而浙山亭，未脫草履，方外士及太學諸生，因而求見者如雲。吳興費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學，為祭酒即差為太學與令二子非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趨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侍趨，板行人爭前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業，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當時異，嘗言太極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元廟，紹熙間，光廟以疾不遇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衣為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諡曰文節，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尤深義精，而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之亦錄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弱，初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魏鶴山言事去國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為右史，論事方戾戾，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料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封事，首論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欲問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饗客，為客者當荷主人美意，乃或指諸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某事則聚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為客者亦可強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而有靖州之行。

東萊典

東萊有君道焉，猶易之乾也，彖典有臣道焉，猶易之坤也，詩周南召南亦然。

尚書文法

今人知六經義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書之禹貢，最當熟看，彖典載巡狩事，云：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其事甚繁，下載五月，南巡狩，則但云：至於南岳，如岱禮一句而已。八月，西巡狩，但至於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狩，但云：至於北岳，如西禮，不復詳載望秩，協同禮玉等語，蓋文法變化，所謂如岱禮，如初，如西禮之和，語活而意盡，皆作文之法也。至於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無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如世

偶句蓋起於此。

聖賢道統

典論中卑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堯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傳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言子思子孟子則顯聚而究切之。無遺蘊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即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孟子文法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墻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

甘肅謂之諸虛亦謂之都虛

相如賦云。諸虛已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虛詩云。都虛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六帖云。張協有都虛賦。

唐任翻詩

唐項蘭。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唐文志。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獨翻詩世罕傳者。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山子廣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此老吳姓。第不知其名與字。與葉水心先生交好。觀其篇中亟稱水心先生不啻故知之。然考之水心集中。止有水心卽事。兼謝吳民表宣義六首。及答吳明輔一書而已。他竟無吳姓文字。昔分爲八卷。今作四卷。秀州拙修居士郝嘉慶跋。

余息軫多年。日坐斗室。祇以書卷自娛。小有紀錄。就正良友。匪敢銜其所得也。齋前有木筆一叢。映帶左右。遂名之曰木筆雜鈔云。



木筆雜鈔卷上

宋 撰人 闕

余息軫多年口坐斗室祇以書卷自娛小有紀錄就正良友匪敢術其所得也齋前有木筆一叢映帶左右遂名之曰木筆雜鈔云

舊唐書譏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岷制九龍子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審如是則碑中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兮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禮說非國語等諸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尙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自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例也其自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誤舉行譏吾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

作原鬼晦菴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通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寶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寶從事少府平序後人沿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懸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懸女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六衛賈同責苟云故作責苟以示來者徐復齋序云故作儒厚刑公閱習云作閱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向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嘆蔣叔氏天台人名鴉書著蒙齋門人錄內載漢用鳩杖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恩謂俗說恐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餽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噉之鳥也欲老人不噉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會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能改齊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于曹子建集意即子建作也

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嗣收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嗣拜禹言見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歌即屈原遠遊中語也蓋與接輿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豨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何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罾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遊黃溪託云北之晉西通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涪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龍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漢以北君長以什數郎都最大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怒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慶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將爲爲神明以達其義乎後秦少游弔鍾文全放此云嗚呼鍾子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

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其用乎豈
爲錢爲錫爲金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彝以効
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縑素
乎豈爲麟趾鳳趾之形翕然爲玩於拜國乎豈爲于
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
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
傲楚辭卜居篇耳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
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
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
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
數石不能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
亦云吾病瘠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
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
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
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
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高
祖之基局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
之音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
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于前王書史別修
上德用卜遠圖莫遺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
閑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
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
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
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蹙又擬
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

曰忍教置卻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
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
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
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
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縣谷唐師已入其
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
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
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
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
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
子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以此命名
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
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
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况文乎
世俗誤以錄囚爲慮因按舊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慮囚本
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訛其文遂爲思慮
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然矣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
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
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
按論之名起于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
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
誼過秦論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誤矣

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
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
况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梅之猶大笑以爲
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稱有才者也東坡謂南
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
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菴未以爲然以諸
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
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
人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
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
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
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
如良金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
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
年後當論定也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
自周仲南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黃窗陳壽老
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
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
文字日益衰落而黃窗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
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黃窗之文
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
論益定耳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
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請規責切中其
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
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
與子辯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

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讎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抑強扶弱誘譽幾相半改帥潭士民愛之復如泉南後西山退居書於冊云洪之政駁任氣爲之也湘之政醇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德者矣國史章得象傳閩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漲出宰相至謝子肅爲相果驗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矣今世以掌制爲儒者至樂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爲榮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繆於升黜不必遇佳題朝廷或牽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開禧開禧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語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質窗初入館史相

極傾慕未幾意得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質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置史聞之不樂質窗遂久不遷蓋史當凡代言者必進策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直道卓草畢已求言詔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并邑盡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箋復不用至三具箋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敷文竄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所謂儒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題枉直筆而已當時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韻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其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質窗論四六質窗云歐作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質窗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嘆賞之蓋理趣深而光饒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爲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真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質窗然才短終不能到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則非不知禮者而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譏言禮願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尙其意不尙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儋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卽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尙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歐公記菱溪石廬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菩薩畫廬後人取去則既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廣明之賊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己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既知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立至尙不知戒況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曰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爲父母乎然則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都云米元章臨終焚所藏法書名畫卽是此意台之謬稱水母以鰕爲目蓋非虛語廣韻言鮑水母也以鰕爲目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

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也歐公作

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弭怨始末范公之子

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堯夫竟自刪去一二處公

謂蘇允明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

恨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

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荆公答之甚詳大略謂一

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

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榮明天下

有識者不以悲歡榮辱於其心也七孫業文有可

道固不宜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

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別

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東坡作王晉卿寶繪堂記

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家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

相忌桓元之走荆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

而身此蓄意之禍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

答云不使則已使即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

雖范錢王聞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

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亦終

不爲改也水心作汪參政勅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

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

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

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

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

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

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書惜

不見集中退之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

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

其詞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

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

矣穆伯長貧甚爲一僧寺記有買人致白金求書姓

名伯長擲金於地曰吾甯餓死終不以匪人言吾文

也夫求書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

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

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貧窶集序末

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

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

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

史者當資焉

水心與貧窶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

丈東萊也因問貧窶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

貧窶曰譬如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千百

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

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

僅磁缶瓦杯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

人耳磁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不蹈襲最難

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

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雖饒益爲下耳韓昌

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

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

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

僅數篇皆艱澀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

此不可曉也

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栢也曹子建都蔗詩云都

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六帖云張協

有都蔗賦

木筆雜鈔卷下

宋 撰人 闕

四時異景萬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淳粹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鑑矣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紙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益不免類排陳止齊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益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韓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眾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取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王德父名象祖臨海人早從邱宗卿入蜀有志義力學工古文晚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已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歟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處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記云文列三王之右與有榮焉此特退之謙辭如退之記固宜傳

三王如勃之序雖載人口而綺靡率弱乃爾其餘可知也以同時遇三文而皆可傳自古惟黃鶴樓耳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於色然能斷大事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慶使其婿太學生王裴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獨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王參預帥閩以貴倨御僚屬正字劉公翺時爲福清宰初至以法不當階墀令吏先白之參預怒劉公候客位連日不得見竟棄去曰吾不妨教學子以活參預使吏覘之則已過大義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報以省元特免階墀他不爲例劉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兒讀書者必下車問其讀何書爲解說訓誨之市巷小兒皆相習爲士而邑之士風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稱之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正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

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

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齋中爲立碑刻魁輔二大字雷參政孝友時爲學官作記稱頌以諂之刻大字之下陳改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公試雷遣人急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復顯用反政他人爲附韓而欲自表其非韓黨可嘆也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也至杜韓益彬彬耳

東坡言安論利害說得失爲制科習氣余謂近世制科亦有一股習氣意主於諂辭主於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制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文字之雅澹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

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九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名盛所掩而歐公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當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公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方論定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為最東坡表忠觀碑銘云

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只此四句

便見錢鏐忠勇英烈之氣閃爍乾坤上清儲祥宮碑

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闕視

新宮察民之言佑我父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畫

悚然如見而天帝與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孫之意

又仁慈惻怛如此後之為文者非不欲極力摹寫往

往形貌雖具而神氣索然矣

太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

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即退之所謂魏

晉以降者也而況其不能工者乎

范曄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說雖而代之相無分

功寸謀於秦而遷于二子皆稱其羈旅入秦繼踵取

卿相垂功於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遷

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哉

邊人叛服不常以恩信結之猶懼其變而况以詐先之

乎漢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請和親王恢議請擊之韓

安國以為不如和親便羣臣多附安國帝乃許和親

然不三載復從王恢之策欲誘致以利而伏兵擊之

是不以恩信結之而以詐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

自是而後入上谷入雁門入代殺太守殺都尉殺掠

吏民漢無一日不被其擾而帝亦恥初謀之不遂命

將出師無虛歲而海內耗矣蓋自王恢之謀始也初

帝命恢與韓安國擊閼越淮南王安上書諫而安國

無一語知其事雖可已而名義猶正也至是則力爭

不可知其名義大不正也使恢謀不行匈奴未必屢

叛武帝雖黜武亦豈如是甚哉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為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

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

於平日公孫宏號為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

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哀哉

余讀何蕃傳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

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就亂當疑六館之士如此

其取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

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游太學受師說以

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為朋曹侮

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

關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諍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

然殊異者無幾耳乃知當時太學風俗不美如此其

欲從泚無疑

宋王諷賦載於古文苑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

二賦益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

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為誣也有不好色而

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無不悉狎名紙蓋起於此今人謂之名贊非也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絕類亦是擬楊子雲逐貧

賦特名異耳

紹定之末史相堯聖上親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

門西山在泉間之喜甚曰二凶去矣聞特大豕越乃

應蛇蓋梁閩人李越人也未幾並除洪公咨夔王公

遂為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

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歷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

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王英斷追蹤

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

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為變

遷者真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

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

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

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

頗稱賞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

及也

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

贊尤喜為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嚙盡有味也

張守節為史記正義云班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

加異者不弱即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

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

五年事遷引父致意班書父修而固蔽之優劣可知

矣余謂此言止論才未論識也堯舜典當時史官在

也形容堯舜盛德發揮堯舜心術鋪序堯舜政教不

世史官曾足窺其藩哉會子固謂不特當時史官不可及凡當時執筆而隨者意其亦皆聖賢之徒也要之論後世史才以遷為勝然視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傳稱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尊其父至矣謂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馬貞云史記十二紀象歲是一周八書法天時八節十表傲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歷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亦云而獨以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余按遷書本無此語蓋後人穿鑿臆說也亦可謂繆矣

悅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徐幾致中翁卷靈舒工為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為法其徒尊為四靈翁然傲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向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為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則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鑑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既出為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為水心崇尚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豔四靈剽竊

摹倣愈陋愈下可歎也哉

山谷答洪駒父書云罵大文雖雄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議不平之氣水心為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為譏切之文質實袖以質水心心曰舊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儔耳然當吳之年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黨見水心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水心舊為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閒之最上吏既檢呈即日刻磨惜不記其姓名耳

止齋倅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得有得銀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殮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尚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髯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為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澆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園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為我請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

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乃問張德遠亦廣漢人嘗識之否翁為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為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二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蹤跡帥漕呼與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調晨興侯之戶閉闌無人聲挾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遁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撫几嘆曰求之不得實懷竊位之差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於傅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潛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易鉞其圖今屬郡人宋自適正父趙章泉名其室曰灌園庵雲卿今入圃史遺逸傳

永嘉本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活潑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行之帥閩為之鐫版三山水嘉稱敷文為大鄭公景元為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後木尚書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署詬而手擊之景元亦大為木之子弟所箠明日木訴之郡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慚悚退縮而止木素無間望止以大魁為從官爾因此事永嘉人薄之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

之故云病無膏藥之人崩之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爲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爲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謠興議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即去國徐子宜本爲都司以功進從官末幾侂冑果造謠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既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爲學與水心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證曰忠實爲證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茂異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收拾者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既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改爲賦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草冊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眾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草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聞之水心先生云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繼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學芮祭酒則差爲太學舉

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遷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厥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業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紹熙間光廟以疾不過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爲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謚曰文節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亦錄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弱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爲名史論事方岌岌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料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卦事首論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飲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觴客爲客者當荷主人美意乃或指摘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豈禮耶眾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爲客者亦可強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有所靖州之行堯典有君道焉猶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猶易之坤也詩馬南召南亦然今人但知六經載義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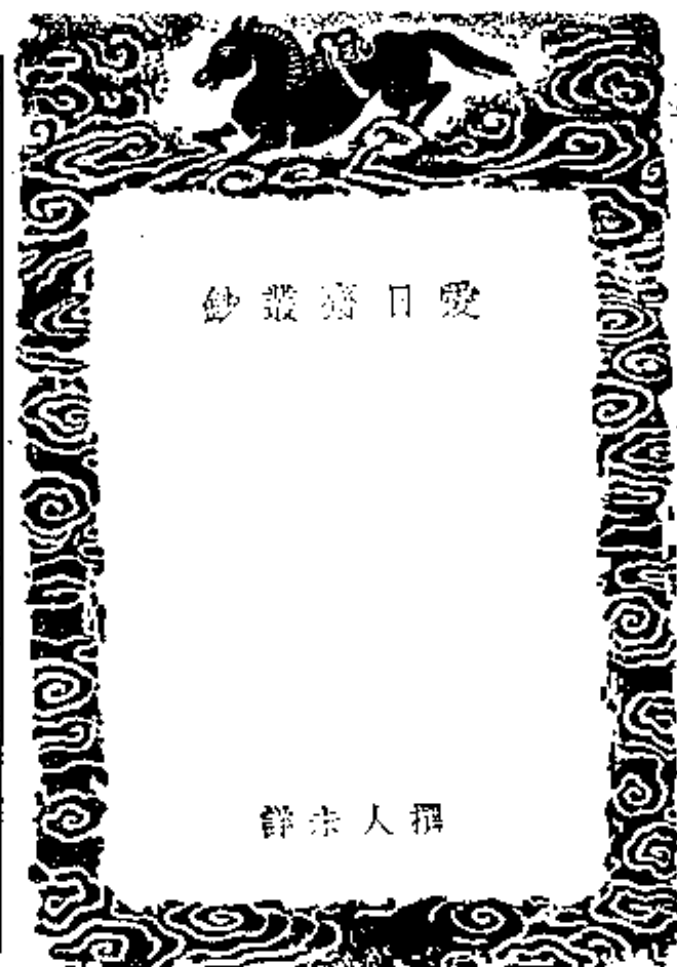
禹貢最當熟看舜典載巡狩事云歲一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其事其繁下載五月南巡守則但云至于南岳如岱禮一句而已八月西巡守但云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但云至于北岳如西禮不復詳載望秩協同禮玉等語蓋文法變化所謂如岱禮如初如西禮之類語活而意盡皆作文之法也至于伊訓太甲咸有之德說命無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後世偶語蓋起於此

典謨中皋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傳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則類聚而究切之無遺誼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即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墻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爲言故掌制
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謀則言舍是而
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
於時其學迂闊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
紙歲月寢久積而成編因自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
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吟自
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耶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
谿費衮補之序



愛日齋叢書

鍾人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案愛日齋叢書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郭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一條題為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參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郭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舊目已佚而裏面詳訂尚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為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遜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其體例與張漢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特其文筆雅潔頗傷元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恣恣悅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微撫既富中間訂訛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唐末準書作准之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鑄宋恩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禮經百目承轎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百石之類於考證經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語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鶴庵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擬拾綴大彙為五卷間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承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考者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愛日齋叢書

愛日齋叢書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二宗原本於禮之士見師以菜為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祭之以字指居士集制下衍禮以迎尸酌爵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旬祝掌四時之田衣貉之祗號舍奠於祖廟廟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饋獸舍奠於祖廟亦云舍奠也案原本自祭之以禮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於學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若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春官春人夢文作人夢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為釋菜奠幣孔氏以為直奠置於物方氏以為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為摯菜直為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菜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立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菜菜蔬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采菜兩音而異義其說惟禮之家有以折衷也

愛日齋叢書

三

齊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實朝廷從之復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實當是前長興二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為漢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經過焉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塵錄云母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饒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鈞書五經做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為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鈔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軍所刊石經雕為印板則非李鈞書做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鈞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即鈞也猶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鑿與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與籍皆為板本大槩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行遂以為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愛日齋叢書

三

友無相親。單可字也。李文公合朱載堯論此。清古人相接。有字輕重。則雖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親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親友。則字而不名。見契子仲傳曰。子諱字。直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著。與人交。子夏曰。言遊。遊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室堂等。誤也。是知父字而不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正孔氏同。等。不可以名。而加字者。也。則案說。於書見前。章不呼後。下脫。三十。蓋因兩後。連字。相同。誤接。大典本。則脫。李文公。下百。三十。顏氏家訓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顯。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亦因呼爲名。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續家訓云。魏常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荅曰。在庾稚恭家。蓋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對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爲嫌。且字可以爲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背紀季姜。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仲父母之尊。以稱字爲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於人。子人有所尊。而不敢背。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爲孫氏至董氏。續訓衍而記之。其論稱字之貴之推。既據古以証。後來諸老。辨此加詳。案自董氏。續訓至此。五旬。荆公序石仲卿字。以爲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諫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爲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嫂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李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主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字。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爲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

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荅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也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荅羅思舊古人以字爲重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與諡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稱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誌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爲甚貴洪景廬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皆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歐公至子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輕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已何尊焉至於傳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以字爲天下通稱若不述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資之私敬無以過於字也蓋參古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頃背疏之閒則字於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俗去古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況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襄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於書問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懇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管觀逸少敬謝帖

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廬子先
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於考古從其辨証知
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
字雅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
字也顏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
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衡字以表德豈人所
自稱乎長睿所引顏注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若文
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前輩名其子弟多不可遽解李邯鄲將名三子期必用經語
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二三字皆仄聲第四字平聲然
後取第二字四字名之長曰復圭取三復白圭仲曰壽朋取
三壽作朋季獨無之乃於佛經取三德苾芻名曰德芻項平
甫得之會仲躬侍郎王仲言亦記其事但以壽朋爲長賀方
回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
也常子然環本河朔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諧
子然既爲御史一村之人皆從玉雕走使鈴下皆然子然
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使人不可效
耳蜀鮮于氏子四人長曰可次曰呂次曰參次曰噩自一口
而至四口賀常事見老學菴筆記平甫又記孫和甫樞密命
其四子曰朴曰楚曰顥曰懋韓斯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質
唐呂潛四子曰溫恭儉讓此則古者名子義主教訓爲重宋
謝莊五子颺胎顥從淪世謂莊以風景山水名子或後人
推其偏傍云爾惟漢史恭三子高曾玄以世次懸隔之稱連
名伯仲間何耶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曰公夏黃公東園公蓋公泄
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愿秦漢間齒既宿矣
司馬德操少施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可見尊稱也雖
于定國父爲獄吏決曹亦稱于公正以年德見推唯史於夏
侯嬰稱勝公時爲勝令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爲勝令奉車
故號勝公此猶按原本脫此五字今據說苑補入項羽所使薛公酈公或例
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
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
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

建始殿東階下五代戕亂此象遂淪則飛廉毀而銅馬存石氏徙之鄴符氏徙之長安也茲物與盛衰無情者劉子訓有五百年之感索靖發見汝剌棘之嘆豈其閱歷年數之久茲有可悲歟況其迹已亡矣世有遺憾慨之故者說無以外是數物甚於前索之親見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爲好古者道之赫連鑄作在入長安先後當更考

漢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曰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瓚曰今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說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平乎按韻書皆於平去二聲並見若淵明使門生二兒舉籃輿又非南方竹輿之類耶富鄭公乘小轎過天津蓋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馬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元祐元年正月有詔左僕射司馬光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公嘗晏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乞如聖旨權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往諸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轎矣然本慢禮也廋史記唐丞相乘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職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臥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文公語錄云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惟元勳大臣老而有疾方賜乘轎而宦者將命之類亦皆乘轎却掃編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磚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皆乘馬建炎初上以維揚磚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羣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蓋東都舊制惟婦人得乘車其他皆德大臣或宗室近屬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已爲異禮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襪而已上猶却之蓋在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無乘馬者觀汪彥章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輿轎表云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欸段

或至顯慶乃曲於唐慈德安於徐步事與李氏記恩陵
天語合自大觀二年詔巡檢縣尉毋乘輜轔刑獄司察之
是都縣有司多已乘輜矣政和三年詔時雪降路滑馬蹶
臣僚道朝或至墜傷可特許輜乘有輿惟不得入宮門則肩
輿之制始權宜通同於京師北盟會編載靖康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有旨勅會官馬既行在根括殆盡不可步行今
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輜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門符
下開封府榜示百官乘輜實不自建炎始丁特起靖康錄云
金人索良馬萬疋在京除執政待從卿監郎官許留一疋自
是士大夫跨驢有徒步者皆言京師也竹輿之用久著於江
表由東南馬少故從土俗之便爾

唐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命以金蓮花炬
送還此炬故事之始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誥鄭毅夫對內
東門小殿命草吳文瑞出守青州張文定奏政制賜雙炬送
歸舍入院照寧間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對內東門小殿
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元祐間東坡為學士草呂中公平
章呂汲公范忠宣左右僕射制夜對內東門小殿撤御前金
蓮炬送歸院乾道間周益公權直學士院草虞雍公梁燾二
公相制晚對還德殿退御藥司自複道乘燭領院益公記之
自謂庶幾金蓮故事極備生之樂過淳熙間史忠定入侍經
懽賜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廡進詩以謝有
金蓮引雙燭之句龍侍詞臣而優禮舊賜尤前此未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
衆心宗族益強其以小斗受賦大斗予民粟齊之粟民齊之
民也景公不得用之則問矣宜思歸田氏使田氏行之景公
能禁之民何為歸田氏哉左氏亦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之民人痛疾而或煥味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無獲民將焉避之蓋晏子知其事矣史於般紀書西伯自葵
里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伯自葵
由此失權重周紀書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余謂陰者
權謀詭秘之術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為之乎此語開竅臣
盜國之謀況以德為陰德異乎所謂德也為善由私也者非
也

漢惠帝太子名張后子既立而廢者無其名山更名義又更
名弘即史云少帝不疑張后子也先祖朝武太與少帝
俱遇禍通鑑書所名孝惠子余讀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則
史云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後宮子者孝惠諸子
邪又云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伴為有身取美人子
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
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猶前廢宮子第
非張后所產也又云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
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
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
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此謂弘非前以太子
得立而復幽死者其言後宮人子則謂稱孝惠子者皆使母
張后而本後宮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直書
皇子愈無辨矣況張辟疆言帝無壯子而已獨史云濟川王
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后已崩漸微詞然指
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繼嗣不明之語也以事疑之則齊
王遺諸侯王書豈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謂高后春秋高聽
諸呂擅廢帝更立以廢立為罪則所廢非他人及呂黨已誅
大臣始謂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
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於是廢公入宮言
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
帝子不當奉宗廟此時無足顧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誰復為
呂氏證之大臣者誠謂其非縱不能爭於先及此變更追數
孽后亂國之罪彼皆重儒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顧
不大公至正歟方且相與陰謀曰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議欲立齊王則琅邪王及大臣曰
齊王母家驕鉤結戾代王母家薄氏長者且代王高帝見子
最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乃迎立代王謂諸呂間為
宋昌所訶始上聖殺大臣處國勢安危之會備備計已之禍
禍何以免人之疑至選士教后族又曰吾屬不死命乃懸此
兩人如休戚之有不關漢之存亡獨無可慮哉因教置長君
兄弟之謀而重疑焉謂孝惠諸子免乎否也夫以掃除呂黨
援立賢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濟事非無功天下後

世惡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
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
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此著本末最
詳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與齊王書論廢立事合弘
書呂氏子餘可推矣於外戚恩澤侯表諸呂之問列義朝武
太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紀引恩澤侯表曰呂氏
子也表或逸此語吁賴孟堅以決馬史之疑史之疑決則幸
無疑於漢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
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維說言二
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殷紀云
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
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為王故本紀
皆帝而後世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
帝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字依說本義見索隱國語云玄王
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
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
以為婦人紀言王媪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注俗謂老
大母為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
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為負耳下二十九字今本無之謂世家
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伯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
丈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
者索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
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猶有異論者

太史公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
偏袒禮官無知者王貽孫邪公博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
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
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大重之
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
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視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
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遂格禮
九拜離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

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今余觀歐公所爲簡肅墓誌及湘山野錄皆云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誤宜汪氏引朱子京謁廟賦以證至程氏攷古編又因貽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据此詔

○案原本說詔字依說郭補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并與廟

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語錄或問禮婦人吉拜惟君賜肅拜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杲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會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案說得本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者拜者蓋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者拜亦然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如今時擅傳云介者不拜故肅使者而已文公舉胎孫之對爲范杲當別有據其論婦拜爲詳矣鶴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擅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

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擗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特擗作男子拜則雖庸俗婦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案自拜特擗作男子拜以下二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十八字原本脫去今據說郛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伏跪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尙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手如孔子拱而尙右之尙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尙左亦然古跪自

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於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兩君王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晚拜上棚先謝得頭籌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時行於宮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證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禮生男子設馭於門左女子設輓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召如東觀高澄尙馬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錫錦綵唐章敬皇后生代宗三日元宗臨澡之王毛仲妻產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贈酒饌金帛授其兒五品官姜嫄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他物無以餉吾孫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楊太真以錦繡爲襦褌裏祿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爲重東坡詩子由生孫云昨聞萬里孫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洗兒殆古意也晬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服浴收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其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玉壺野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晬曰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十戈右手提組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曹眞定入江南遺俗乃在此今俗謂試周是也惟世傳

滿月且文之爲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誕大也
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
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
敕北戶錄云嶺俗家畜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
以前魚蝦雞鶩猪羊灌腸蕉子蕉桂鹽鼓爲之陸務觀謂此
卽東坡記盤游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卽滿月也
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朝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慈錢曰
慈便兒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禮通古今遠近爲重爾
案原本時謂子生一歲至故燕享焉爲一條世傳滿月至未
滿十二月今據時謂子生一歲上脫三十調句世傳滿月上
爲一條以復其舊

之符籙作靜輪宮唐武宗詔毀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場受趙
歸真等法籙事固反於太盛勢復激於一偏宣和之事是已
魏正光以後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唐會昌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大數穆獲祇僧二千餘人周顯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
四廢者三萬三百九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
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數可以
言最盛時矣江氏雜志記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
三萬九千寺趙德麟載之侯鯖錄
北史所載元魏正始間都城寺踰五百占民居三之一唐代
宗以元載王縉等勸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
寺或疑非其教所尚不可知也宋敏求東京記載太平興國
寺故龍興寺周顯德中廢爲倉昌陵之初王僧樞鼓求復其
舊遣中使持劍往視其怖畏卽斬之至則神色自若引頸就
戮遂詔復爲寺彼能堅忍自強震以刑威且無避崇長之宜
何如蓋輕生死者其師立教爲然抑亦鮮矣豈盡不可却也
漫錄記宣和六年義烏普門寺主僧飲酒食肉爲知事歐奪
交訟於邑令遂主僧杖遣知事猶訴不已聞於外臺付州欲
治其事二僧乃踰月不至忽道錄院下縣云普門寺住持僧
某秦夜夢神人告普門山與金華洞天相連乃高真會集之
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連聞朝廷改宮易服臣不憚遠道趨詣
闕庭願改宮額度爲道士得旨寺改道宮僧某還俗姓名

歸真特授右街守闕義林羅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詔僧徒歸心道門者聽詣輔正亭陳詞即賜度牒衣紫長老僧官別優賜觀音印使道流創為之說求附於釋氏勢之所從視此足矣張知甫可書記溫公在政府每過路公有門僧求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溫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終於釋豈能終於道求即誅之僧聞即遁是可敬其徒之反覆而政宜大臣所不敢問也

愛日齋叢鈔卷一終

愛日齋叢鈔卷二

予取愚公一人焉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率子孫荷擔者三人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操蛇之神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一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說死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牛生子而大賈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以告管仲仲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夷吾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夫不可改者山也而山夷不能動者君相也而為政聽卿道元注水出齊城西北○案原本作西應愚山東有愚公塚時水又屈而逕柱山北有愚公谷此即說苑愚公柳子厚以梁溪為愚止因古有愚公谷見詩序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以穆生不嗜酒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夫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曰生強起之不可遂去

田單收即墨城中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東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十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事誠奇構或者疑之即論數十穴千餘牛豈不自相抵觸能悉赴敵知人約東單果神哉此法乃有用之者東漢楊璇為零陵太守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葉盛石灰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發弓弩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擊盜驚駭散追斬無數繫布馬尾即東茅牛後用於車戰而利然無穴城之勞故尤便與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宿客舍舍人不知是

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毅殺昌及劉毅被殺時夜走投寺僧昌曰昔亡師客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與人殺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居子厚以為蘇奪民居下郡按治及子厚責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當軼輩快其令之行指搗如意假令知有後災猶將不恤正如索元禮鐵籠周興火觀不得辭矣東坡云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軼梅之秦亦悔矣予謂軼無及也章子厚事尤似劉毅獨不傳其悔與否爾

張宣公論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時事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此程氏說胡明仲既於讀史管見述之予觀晁氏客語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為正或記先儒遺論也

留侯晚謝病呂后劫之使畫保諸太子之謀淮陰侯遭誅后與蕭相國謀斬彭越張敖後呂后誘致洛陽併夷滅之威震外廷漸無帝矣帝亦憤不能堪后迎醫即嫪毐不使治病樊噲呂氏增或云嫪毐即欲斬噲后方偃然自專問百歲後代蕭相國者枚數而未肯休豈窺帝腹心所托而將翦除之帝崩后不發喪與番食其謀盡族諸將毒機之發不可禦矣天祐漢祚幸卿商有聞危言動之姦謀旋沮否則終侯諸大臣且不自保何能須臾為漢計他日商令其子給呂祿解兵屬太尉史云絳侯丞相使人劫之由前事而言商何必劫哉余謂誅僂信越時后既包藏禍心及謀族諸將其迹始暴顯將軍此事最有功於漢當表出第不知樊噲若在欲不負漢如健婦何

文公與陳同父辯諸書大概謂漢唐之君或不能無嗜台之時全體只在利欲上同南方爭不已按五聖胡仁仲答樊茂質書云天理純而人欲消者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其人欲者五霸是也以人欲行而有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以至於五代之興王盛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必不亡行十分之人欲而當亂世者必不存其說久已粲然

備述謂三代事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亦能久長是千五百年間天地氣運過時人心牽補度日豈非若胡氏之說固所不取陳君舉又議暗合兩字如何斷入決無全然不識偶然撞著之理蓋將平朱陳之爭而乃類向其說者讀胡集因記其略

王子淵上聖主得賢臣頌曰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啗噬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史云上願好神仙事故彭祖及之以諫大夫使益州求金馬碧雞之神願不可言耶使不道病死矣以復命其進也當先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遂以文章奏技左右能為辭賦勸已甚賢於時人況漢士大夫尤以過家為榮如嚴助朱買臣皆會稽吳人武帝問助居鄉里時助對家貧為友婿所辱願為會稽太守帝又謂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拜會稽太守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司馬長卿成都人造論巴蜀縣吏負移先驅蜀人以爲寵榮子淵固蜀產出處非必盡類長卿想當衡命而歸鄉邑謬美其得意何自強其勿往哉

漢朱博爲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亡奈生所言聖人道德也且持此道歸還君君出爲陳說之晉廣翼少有經綸大略壯又殷浩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以俟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此皆玩侮之言古人事君治民皆法堯舜朱子元一健吏安能知之揭廣雅恭事有可論

人因他日殷深源北師無功許以先知且料其始之不取察玄言之非實也第又嘗謂爲司馬軍司而不就後復教書舉王夷甫實之必強其出誠未忍違時望耶杜又者元凱之孫有盛名蔡司徒王右軍咸稱之位不過襲爵丞掾莫詳其行事雅恭持論要矯俗而已非若漢太守以教習拜起嬖大儒者老尤不愛諸生故作無顧忌語對儒吏後世誦之其當時自待無乃太薄矣

薛宣過彭越子惠爲令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更事門下掾問宣不教戒惠之意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夫教者謂調不必教不教者謂事何可不教陳萬年善事人略遺外戚許史其

子威抗直刺譏近臣乃晚將陳湯求入帝城觸屏舊聞終誤之與宣所至貶退邪進黜黑白分明子爲縣不過則已既過之沉留連涉日乃若有所避諱何以出對掾吏誠不可學獨不可使夫耶子揣宣意正視吏道爲易而平居非無家庭習聞之詳方且慨然莫悟一旦進之莅官之地望其排後於父訓必不能也爲令而始學吏教亦晚矣當時爲之早議去就乃善爾或言萬一宣子慎申威議乃翁至創其面父子坐累疑不教之驗將教之不善寧勿教遂不教之善可乎然使宣第能教之以吏更其賢於教者幾希蓋當時能以吏教子多有人矣無以是議宣也

梁飯肉羹持入曰居民食咸知此唐玄宗憂雨傷稼國忠取木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陳民訴旱觀察使崔堯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閭閻不通之情若斯者衆聞往時易格幣以一寓三或言民間患物賤時相命以一券市飯至則可十人食遂詰言者之妄事何必隱微而後難知也

讓美德也而不至不讓者隱焉非讓之罪也似乎讓者之非讓也漢西都羣臣議王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安漢公益戶千戶爵邑莽稱疾固辭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贊功舉進臣莽於是詔以光爲太師莽爲少保皆益封萬戶豐廣陽侯爲少傅邯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乃詔益封二萬八千戶爲太傅號安漢公莽爲惶恐不得已而受策還益封復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封侯賜爵邑其爲謙恭不既多乎臥疾久之遂受命當時莽志意驕驕事在篡國以前是足欺世矣後有郭威得無彷彿其意伐叛河中策勳還朝隱帝賜之金帛衣服玉帶鞍馬威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偏賞之乃遍賜宰相樞密直學士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獨賞威辭曰運籌策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舉廢關在於將士功獨歸臣何以堪之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竇真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

馬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恐藩鎮望又加高行周太師安審琦太傅符彥卿太保劉崇馮彥昇李穀殷兼中書令錢弘徽向書令馬希廣太尉慕容彥超劉銖高保融兼侍中孫方簡劉贊同平章時將帥以專功伐能爲累以內外叶和爲難威成功不居雖古盛美無加也不圖變起於中乘危致變或追議其類非矣故胡氏許曰不待他日即位班賞已收中外之心方其赴難言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推心任之疆場之事臣願竭忠奮果非由締合之私以孔明之於禪允自任故威之議或異於莽莽飾名成市恩莽威則漢不謀誅之未決其反猶有以自解耳然賞偏及將相耗費無名尊官例加藩鎮國衰假令發於真讓亦何取也況迹其心未可知矣近於讓者惟元卿間衡青以功拜大將軍封其子仇等三人列侯青謝曰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疆場中何敢受封武帝詔封公孫敖合騎侯韓說龍驤侯公孫賀南鄉侯李蔡樂安侯李朝勃軻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李沮李息賀如意馮爵關內侯皆以從大將軍有功者青嘗謂人臣不敢專權又謂人臣何敢招士暮年權移客散能以勳名終而分功校校各案其賞非若泛置恩澤者青之讓人知其近平讓也以讓爲不讓者又莫如曹操建安間方爲司空冀州牧遽下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其勞吾何

以安焉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爲列侯餘以次受封通鑑綱目書曹操封功臣爲列侯嗚呼操人臣也列侯漢爵也其實曹氏之私勞耶以漢之功臣賞於曹氏君命不足用耶操之讓

人知其不讓者也讓易知以讓爲不讓易知不讓易知乎讓難知非威同乎讓而威難知於非與

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自世以說詐為兵如拙於弄者幸敵之迷誤而取勝不能使人心服光武武侯之所為善服人者也晉荀吳伐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稽守備三月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漢君臣其知此矣

晉陶淵明傳義熙末召拜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常造之稱疾不見弘每候之廬山遺其故人齋酒先於半路若遲還然引酌野酌地本傳改亭弘於是進謝遂窮歡宴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遺履潛乃於座伸脚令度之

相傳李林甫為相若嫉其人即以倡鬼曰除授無得免禍或疑宰相之所不樂何必以凶日中之子聞周史佚請擇日立叔虞蕭相國擇良日拜韓信東都建武間為伏湛勅向書擇拜吏日豈惟示謹重之意且欲保其終吉事近厚矣小人反是無所不薄安知不故求惡日哉唐劉琰自河東召還宣宗視案上歷曰為朕擇一令日琰曰某日良帝曰卿可遂相大中賢主之所為幾乎古

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不受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大定錄云震開平元年侍郎于兢下及第李肇國史補謂之前進士據言又註韓中丞儀詩今日使稱前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按此唐以來初擢第者通稱前進士韓文公墓碑云孤前進士祖蓋文公長慶四年卒昶方於是年李宗閣下擢進士第後唐李龍少以文章知名既貴刻牙板金字曰前進士進士雖表其榮名亦庶制之餘也

梁太祖問吳越進奏吏曰錢公有好手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喜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四賜之范文正公師延安夏人相戒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雍也東坡以月石研屏獻子功中書酒星研獻純父待講有詩云故將屏視送兩范要使珠璧接窗櫺大范怒長語語出月晉令人驚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子功諱百祿純父諸父行乃有兩大小范也子由賦毛國鎮生日詩云生日原同小趙公自注世謂叔平大趙參政聞道小趙參政大小之稱一時假為差別若華陽

之范出於一門猶漢上郡歌大小馮君與元憲兄弟呼大小宋是也

溫公為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思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止校錯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東蒼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溫公所言學者之通患蓋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為讀書法

古人遇事各從其分而應之則無失中之患司馬公辭有密之命與呂正獻公同居洛正獻起知河陽之在京宮祠裕陵大宮遂召還或疑二公出處優劣程先生云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文潞公拜平章伊川為崇政殿說書先生以師道自居每講色甚莊泰陵畏之潞公年九十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或議先生之儀視潞公之恭為未盡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功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留丞相紹熙之末自相位逃趙忠定力贊內禪或以二公處變不同問於范仲淹即中范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留丞相異姓之卿也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文昭語與文忠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母徒讓之而已又忠曰公宗臣當思所以謀德秀特朝廷一議論文臣爾是數者劑量所處豈無醇疵未可以輕議抑知人之識其分為不易耳

溫公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指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又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即題嵩山語而愈誠慈益公一舉動無時不存此意康節稱君實腳踏實地人公自以為知言信哉

康節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張宣公稱下句極是上句有和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范忠宣公云以責人之心責己已之心恕人又云公稱上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而後推之也又云朱子大學或使亦如我之昏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

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予以是歎修辭之難先儒立教不敢私忽放過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語本劉高何云記宣公之論者以為康節語錄傳此其微爾司馬光為耆英會序云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再矣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筆談亦謂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游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繼而為九老之會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罷相後以司空致仕年七十七思樂天洛中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欲繼其事為集故相宋惠安公吳曾贊頌焉會獨冠起而罷其事當在京師至和間杜正獻公亦已致仕與凡老年得謝者為五老會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洛未詳後是如米元章九老會厚云中散大夫河間公靖鎮吳興乃關聖齋會九老則其事在吳名氏且未悉著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為耆年會凡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蹟而過之矣又元豐初趙清獻守杭趙康靖自南都來年八十一共游湖山為二老圖清獻時七十一程給事師孟守越又減清獻一歲嘗同唱和清獻謝事過之因增程公為三老圖盛哉承平典型也渡江以來有若史忠定六老圖周益公二老堂會清時勝事各擅一門豈惟家庭之慶又有劉涪者為益公與兄乘成居士必正楊文節為三老圖平園誠齋集有詩亦應陵佳話也

王沂公以簡紙數軸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紙晏元獻公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寫置置几案以備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皆戒其子弟諸公皆身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何人語以古事未必不毀簡梁東莞城逢世就妙夫劉綬乞丐客刺書翰末寫漢書見顏氏家訓復齋漫錄云山谷論洛州別駕因自號洛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洛水自號洛翁然則洛翁之稱古有之矣若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洛水人因號洛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洛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於晉直也芥隱筆記引援亦同余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洛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一書為證

先生自比洛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一書為證

當別有考也

陳福公在相位欲營居第視其園以為高悉裁損之制度甚
庫董役者云宰相門不高大無以容車馬公曰吾今日有聞
者一兩世後吾門扉要便小姨姬輩可開闢爾當與李文靖
事僅容旋馬俱為美談乃所以遺子孫也水心集劉正字
墓志云居第九廂不改予問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遂巡出迎
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
輔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驕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
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福公與劉皆南人士風殆近古二父
者實之夙復之明建勳名起晦復之子潛夫尚書諸祖父葉
公之對雖似謔實賢其不變於俗也或曰乾淳諸老典型自

別不獨南土風近古也況福公賢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間因學陵論先儒從祀當升黜去取遂奏
言范仲淹佐仁宗肅清序之教始過郡國立學更取士法以
作新人才歐陽修倡起古文搜斥異端視唐韓愈無幾嘉祐
治平之間人才特盛修所長育成就為力居多而司馬光及
蘇軾風節彌高其學術專務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放淫辭解離顛沛之死靡憾蓋似孟子當安石
萌芽唯光軾能逆折之見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軾著書傳
與安石辯者凡十八九條尤為切近深遠其用功不在決洪
水開楊墨下使其言早聽用寧有靖康之禍悉去王安石父
子而取光軾斯為允當并及仲淹修亦無不可又言昨蒙聖
諭欲升光軾配享於堂軾陳璘斥王安石逆像獻否聖諭
謂若親酌獻則躋遷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終有未安光軾
必不敢當此禮只用世次先後使繼韓愈亦無降抑接道命
錄雜記等書趙侍郎粹中乞去王雱本朝名儒列於從祀
上諭以范司馬一文正歐蘇二文忠李公以為可趙衛公主
之且謂范公自以功業名歐公當時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馬
蘇而升於堂上蘇季一參皆不以為可蓋禮祀堂上附紆王
近此固無怪本以矯學術之弊此揚彼抑不其太過者
尊尚之至則可見矣讀巽巽集中疏雖或推揚上意其秉禮
守正善於立論也時則周程未暇議端平間李公之子季允
樞密在從班奏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者十人胡

翼之孫明復與邵周張二程氏而司馬歐蘇預焉請下經筵
秘書省國子監議未詳孰孰可否迨淳祐而周張程從祀又
咸淳而司馬邵氏始亦從祀若范歐蘇文章名節世論道德
性命欲引而合之無由也即李公所稱已於范歐蘇有所區
別矣亦各從其賢與

謝上蔡之孫曰偕其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義老母黃子耕
守天台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田宅
楊龜山之家既賣其宅四世孫子復病之爭訴紛然余聞之
守南劍曰有司用交易法耳安能空手以得自至郡列券百
餘兩謝不取因贖以歸之修補其漏闕又職子復於學以廩
之見葉正則所為祠記吳明輔用此二事跋樓大防參政遺

族孫帖故宗道曾為翰林或謂不俟年數之遠陸務觀願以
宋廣平沈義倫之後澄為卒竟為僧不勝慨然吳時賢士大
夫每於此盡情而後錄後即孤具有故事茂陵詔求伊川程氏
後池州申直下兩房子孫曰觀之曰源於是觀之稱大理選
限登仕郎充池州州學學官月廩給以奉祭祀源赴吏部銓
補補迪功郎漸遷二令監丞時又命陸文安九淵之子特之
沈端忠煥之子省曾俱讀書省曾嘉定十六七年間葉氏
間見錄云源為米都門外有以干當路者若道學正統圖
以考亭之後勳入當路姓名遂授初品而吳大禮紹定封事
有云如程源如沈省曾不識一丁字未三五年與之貳郡乃
布衣章帶之士勤苦燈窗馳驅仕路有二十年不可得者
張端義封事亦云秘書省讀書朝廷異禮待天下遺逸之士
假借先儒之後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學者飲恥而沒或謂指
省曾輩也表賢者後盛時美意猶不免於異論事何者無弊
使世家果有如程氏子拔之寒微正未可議抑處置在適中
爾
前輩有兩黃裳皆為端明殿學士其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
進士第一崇寧禮部尚書其一字文叔蜀人事茂陵潛邸為
湖善劉潛夫作衢州開化并潤橋記云端明演山黃公裳少
過之有更高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遂為詩戲演山以德
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不專以科目重也按文公年譜乾道
三年如長沙訪張宣公道昭武謁黃端明先之以書云將賴

首再拜於堂下伏惟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下弟子之列
此正黃通老尚書冕仲亦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以有官降居
次官亦端明殿學士如謂演山則冕仲是也繫年錄書建炎
四年卒文公似不及見或劉別有考蓋識前言往往近推蕭
田大老不容妄論也

景定五年明堂禮成恭謝大乙宮賜宴齋殿教坊伶儔畢經
語以戲刑部侍郎徐復引孔道輔使契丹責以文宣為戲故
事請誠樂部無得以六經前賢為戲予謂東坡通守杭州寄
呂微仲詩自注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
以為笑詩云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刑存使事切矣
謹厚者顧疑焉朱文公在蕭進優人王喜時於上前效其行
止進退以為戲用事者欲賞以問門祇使上將從之侍郎誦
言將入諫命乃寢是不可不禁也刻假為戲笑之樂乎

淳祐五年兩湖運司物料官郭嘉猷年六十五請休致特改
京秩賜號繼一處士官其子自中仍召對禁殿以詩賜之羣
臣皆和又御書為其居曰沖庵
端平臺諫吳叔永直院與唐伯玉少卿帖云端平更化以來
上親擢臺諫者三秀挺如舜命方毅如賴叔端亮敢言如徐
直翁杜成已與季承弟最後方德潤猶強人意惟都運侃侃
其直聞閭其爭乃能扶綱綱起微化力爭是非於嘉熙初元
真得所謂諍臣七人矣舜俞洪忠文也賴叔王忠文也一字
去非直翁徐忠簡也成已杜清獻也季承吳侍郎昌裔也德
潤方忠惠大琬也伯玉唐少卿也予所聞端平臺諫幾二
十人矣
時稱曰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章三山黃景說
嚴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自謂居若溪上與白石洞天
為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
生或評樂天黃酩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月桂花此
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
已年二千餘歲發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
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用文季宗正嚴老大理皆少卿
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東坡松醪賦李仁甫侍郎舉賦中語謂東坡蓋知之矣又云

東坡既再謫親舊或勸益自傲戒坡笑曰得非賜自盡乎何至是願爾叔蘇曰吾昔嘗松醪賦蓋秉燭吾為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將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叔蘇苦諫恐傷其體偶有差訛或兆變耳坡不聽徑伸紙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松醪賦之謫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驗生還也

太史公推戾太子之生在元皇尤竟天命將出師之年東坡推富鄭公之生在景德始盟契丹之歲人有關於世運之盛衰其生也誠有所自矣前人肯為臆說哉

何子楚著清記聞云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門間云吾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

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余得其家七歲吟敘讀之則其事實左丞之祖太傅軫字齊卿者也序云祖父疾革與諸兒方臥牀側遙呼起熱視之曰汝能賦詩一聯以稱吾意乎公口占二韻立成皆神仙語祖父視詩大喜曰頃目無憾矣詩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到人間故非世俗之語也太傅祥符進士官吏部郎中直史館嘗守鄉郡壽七十七序又記其辟穀十年鍊丹九轉鶴去青衣至三日而化事尤奇怪豈以為初年詩語之驗然不謂始不能言忽題壁間且非左丞之父左丞以國子博士贈太尉珪自為廉叔父也無云父規少師者紀述易謫如是

左丞之孫是為務觀待制甫七歲父少師指烏命賦詩遂對曰窮達得非吾有命吉凶誰謂汝前知事見家語此少師又承年之子京西轉運字元鈞也吾鄉陸氏最稱故家詩禮之澤深矣世以穎悟早聞於時亦盛事也

洪武四筆云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者剛定官階長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得和伯兄景伯皆為秘書省正字同日供職少監秦伯陽言一旦四同舍姓皆從水旁塔有一句願諸君對之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無能對者因記得筆談所載元厚之終少時夢人告異曰當為翰林院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元熙中除學士同時入院者雖維持國陳繹和叔勤紹文約楊繪元素名

東坡詩集

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維綰綸綸為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可同否也予觀桐陰舊話云元章簡公厚之嘗夢兄弟三人同為學士然厚之終解兄弟皆疑之及與宮師楊元素同在翰林故事具奏不出官姓一日因發奏事乃恍然記昨夢蓋三公皆連綿旁也宮師即持國參之筆談無陳鄧二公韓無咎記家世舊事庶幾得實石林詩話又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仙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人為學士韓持國維揚元素繼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者皆從綸始悟夢中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綸終其

事稟詳於此然亦不著陳也存中紀之異事之目在當時傳聞固應無差景園猶謂未考史錄前賢考究不肯草草多類此也

王龜齡詹事記人說生前事其略云予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即嚴伯威後身也予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汝祖母賈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皆以無子為憂政和壬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眾花結成一大家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云又種蔬詩云前身老圃藜蔬氣未除詳著梅溪集古昔此事良多陳氏捫蝨新話歷數房瑤

為永禪師裏師德為道法師張文定公游滁州琅琊山寺得楞伽經偈而悟前生東坡游杭州靈隱寺入門便悟會到春渚記聞又以坡前身五祖戒和尚見於魯直浩陵刻石所記往往於釋氏輪回本其家法爾坡詩自謂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常如到舊游季之儀云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晚和歸去來辭始載其語要自胸中自負如此魯直為千載人百世士之評的矣周益公奏事錄記汪聖錫端明云幼年初讀陳無已集有代人乞郡劄子一見便疑為代傳竟前作後問傳集東然乃知宿世讀書之說可信望錫疑無已後身也賢哲曠世而昭合豈亦其志自許三生之前不可盡知也李翺謂退之長謫書能記他生之所習或若識環之類耶

東坡詩集

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告曰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李海方再入為少常遂除正字歷內外制不二年而執政即至左揆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密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再入秘書為少監出守汀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人朝為太常少卿兼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三年冬拜樞密遂秉政第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斐彥發議張全直參政諡謂昭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一宰輔以形貌肖公歎賞莫及後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既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知復緣夢寐致是陵注倚之重果若前二人說天幸可數遇邪

變日齋叢書卷二終

變日齋叢書卷二終

愛日齋詩卷三

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行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荀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庫奔茫蓋全法大風歌安得猛士守四方豈小力量敢道哉不惟此爾連與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墨眼喜雨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兵越太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販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只今多擁隔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大屋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獍分晚登漢上堂云安得爾輩驅迫此懼將恐盡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關普天無吏橫索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腳踏層冰後苦寒云

安得春泥補地裂同谷縣歌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曾見詩話稱陳無已詩寒甚聞驚犬鄰家有夜歸較之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貽襲

鄭穀夫草窗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官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鄭穀敏捷趙乃思退辭致各清麗侯績錄記鄭依上書事作悉泊平時往還厚善者依家搜得晏叔原與侯詩云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余聞劉潛夫端明小年落梅詩云東風夢筆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遠得罪比與似不相遠所遺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語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足適忘履却乍讀似與莊子意別亦是不爲古事所使也

荆公詩多舉員觀蘇軾懷慶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孽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因事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爲寬路傍年少欺惜汝貞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就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

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今思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軟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爲憂勤衰頹爲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關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爲謹厚君子願不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隆慶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相定已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荆公語其聲愈悲矣

李伯玉續漢老參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賦梅十絕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

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後有云和篇舊遺衰陳肯犯齊梁一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謂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劉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什製至今集中可見者蓋以賦詩答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定清仙溪陳道高則皆稱其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粹衆長倩他手而成亦猶奇記之清江春曉徐用虎晚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別爲義疏劉公復有答以詩者併舉其樂於律

知錄仲嘉云直須善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雲云即今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仲白之子時顯云詩至山中不可加即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向問香請君摘出驚人句玉簫橫吹入樂章於方監韻指云百首初成六十餘則塗莫改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挑水霜直探寶藏珠盈掬倒瀉金華露灑陽腸於三山林天賦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反壁錦雲於方至貢元云貧兒離下看花窠會見千枝玉雪壓得逃離三昧少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蒙制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韻精英發秘藏難

寒衣步月踏花影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破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魯直詩也古今描寫月中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鳴絲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著鞭用此視世間事稍快廓矣文公答陳同父達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焉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未相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理也今觀陸詩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我躬東坡詩話亦有此語

林蕭翁序樂軒詩筆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奈何噫是舉擬軒元與之作邪蓋元與玉篆銘曰斯去千年冰生磨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復千年無人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洪景廬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今來者不可待曠云往者不可攀援今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易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今來者爲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敢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樂城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爾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管注云竹枝根之未生者謂之若子孫然則公離落生孫竹正用此東坡橫柳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則別一種竹題竹閣蓋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出者爲孫又謂兒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退之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儔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鷹搏肉於熊豹尙視狐與狸此言虎恃倚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吞噬正畫當合眼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善退食其妃匹儔四散走猛虎還孤棲此言虎恃其威力以

毒傷類至於孤危先食熊豹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凶禍之應也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獵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此言虎已失儔類孤鳴鵲噪而獵入穴可食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悲啼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猛虎惡威力不足恃如是猛虎死不解但懶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虎之惡極矣失其儔類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所彼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其儔類遂以殺身人苟棄其親故烏能自存始云亦皆有匹儔中云匹儔四散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應處義主風刺謂爲李宗閔作或辨其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肯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孤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爲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鞭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韓詩詳著勇助之禍杜詩直寓夫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爲世勸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心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頭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淵子詩乃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占硯紙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荆公兼并一詩人議設青苗法致富民之利實本於此其詩云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好回好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指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私圖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是其意雖主抑兼并而又不欲官爭民利如萬言詩婚喪執不供貨錢免爾繁耕收執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寫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狃兼并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抑兼并爲非二篇首尾已似異又發原詩云先王有經制頒發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貪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榮臺尊寡婦入粟至公

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貪富使之稍均家強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難復而易敝徒爲感世變者深惜也又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法和寄詩豈嘗推其子而爲民父母收贖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惻然者或謂張景溫權解鹽之法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哉前輩論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坡詩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作吁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更嘗之餘能發此意即善矣

昌黎題楚昭王廟邱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木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軾冷然洞金陵詩龍光寺裏只孤僧立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雞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末語慘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典寄除架有功成者退之意而秋蟲莫能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悲君白玉柴謂時過則賤可貴盛時一失爲足惜也注詩又別有取義半山便道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廷秀詩也一關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脫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揚廷秀學詩法故數以爲喻文公報輩仲至帖云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軍血脂

近習無他移此即事垂戒與夫品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
實筆事於景仁按東齊記事黃筆居案。案原本此下衍
則事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鵠其神俊
以模寫之故得其真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
既多養鷹鵠則買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風爲業者其所
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奕藏書
者子孫無不讀書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奕藏書
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
以來故事遂亦具載當以爲宛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
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
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
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
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
而妙巧過之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詩然又云野處編六
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
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痛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
選敘有云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傳有在耶之作降將著
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
互興分鑠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謂韋孟傅楚元王
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河梁上作
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黃卿公三言謂漢
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
項平父說詩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按文
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永予觀稻叔夜有六言詩十首
視唐人體製固先矣
東坡賦柱杖必以聲言之如柳真諦鐵柱杖云忽聞鏗然爪
甲聲又絕句莫嫌拳礪山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和文與可
洋州園林橋下鯉魚無數在識君柱杖過橋聲昔少陵桃枝
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鐵杖尤佳
少陵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士赴
河陽軍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

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得空其羣邪解
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陵天育驪駒
歌如今豈無腰褭與驪駒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在退之襍
說云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
也是非少陵句箋釋乎
魯直過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當用范史楊倫語倫
爲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
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
綬注王沈魏書云綬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梁馬仙琕曰
有留死一尺無却生一寸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句略之
昔賢著作非必有意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
則簡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云忽
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靜中置心真與見聞無毫
末隔礙始得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軒窓向水開不
用閉門防俗客愛聞能有幾人來會文清題意大師房云頭
白高僧心已灰石菴蒲長水蕉開莊嚴名事鎮煙起不用關
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荆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
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見
頤川集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
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告於夫人夫
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爲孔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
作以見夫爲贊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紹聖初以左史權中
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
貶夫人不以爲恨復註詩乃蘇子由作蓋誤指爲毅甫矣按
紹聖初子由以策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
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終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
爲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論監光州鹽酒稅再貶連州初章
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黃惇既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坐行
子由責詞蘇公註將論事或樂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
遷謫也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

即請使事之工則此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足以戒盛滿而意似迫
促程子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
能及
陳無已放歌行魯直以爲顧影徘徊街衢太甚予謂不惜捲
簾通一顧伯君看眼未分明誠太衍耀說與旁人須早計隨
時梳洗莫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杜不嫁惜娉婷五字無已衍
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
淺入時無之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傷邪無已措意偶類此
用魯直法評唐人故亦通皇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
長語獨含蓄
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放柳枝答劉夢得
詩也誠齋楊氏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之
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傷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
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實過洛陽春又
他時事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
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
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三筆論蘇公謫黃州始稱
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
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爲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
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
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
侍還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歐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
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
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
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
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
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東坡之名非偶爾暗合
也益公議詩亦稱蘇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
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
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
作予因諸詩之作而考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也

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
已有暮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遠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
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
宇數十而一院局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
天聞之遂作答客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樂天
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
此事知其已暮白也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
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遺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
天豈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
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
深淺孰有執無較數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

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為同
道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為守登
侍從庶幾出處老少晚節閒適安分算求為同若樂天聲伎
之奉固蘇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枝別樂天豈誠過之
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
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子年
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
且懶杜門養病已近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
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
論所處同異今茲鈔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第
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禪師

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
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舻我昔不為二千石四方異物
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遺舫飛橋映綠楊溪水隔城來不
得不辭榮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
共伊家關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不惟
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隱寄永懷之痛黃魯直亟稱之師
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兵呂居仁
亦有雙廟詩云念我不量勢力微本自不辱國士知大厦又
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慨為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勛
魚歸亦不往弔湘江歟死後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

別會意

陳同甫治園池為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為作抱膝
吟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轡徒知許國易未信
藏身難功雖短歲晚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
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錐一飯不得安珠玉無
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淵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神消且
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其二云音駭則難聽問
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嘲嘲香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
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振二千年柔條起衰風念烈
倘天回意大須事匪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
亡失任挽踏真作隨侯珠彈射墜埃壘陳君舉有寄題抱膝

齋詩稍梁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為抱膝齋惻惻復惻惻秋
風墮碧梧鳳鳥去無跡愁吟草際螢兒女淚盈應忽忽一長
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
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鬚髮又半白
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問
門外蓬蒿若干尺同甫復因書求題咏於文公有云正則為
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短短說人
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林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
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不自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
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
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

晤也去僕已別齋五日樓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
一作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費冗
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
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何旦夕有意思却為
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之摹寫尤工卒章致
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
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韻詠
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
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
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
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

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意已極矣故云前論未定他
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收撰而
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色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
慷慨悲歌以娛其家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
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
為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
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
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邪其後猶微促甚力而文公答
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
下語須待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個消息但恐彼
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閒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追紹熙癸

丑幾十年訖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不復肯作先
儒語默間各有劑量也
淵明五子儼侯份侯侯子詩曰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
志學而不好文術雅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梨栗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魯直云觀淵明此詩
想見其人慈祥和藹可親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
愁嘆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
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又往往往議議宗文宗武失
學故聊解嘲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淵明淵明所
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

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蘇公肯亦效癡人說夢邪予謂
淵明和郭主簿詩勸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
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命子詩嗟子真願瞻望弗及顧
慚華鬢影復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嗚呼爾泣
下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
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適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
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
免於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
亦已焉哉蓋所謂阿舒者先長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其
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為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
水之勞與儼等書有云吾年過五十而窮苦每以家故東

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僥倖解世
使汝等幼而饑寒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知儼然固能服勞家事特學業未可
知爾觀遺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戒儼等同
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常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豈任其
自為賢愚者責子詩聊洗人間暑子卿少陵東坡亦戲言之
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開坐說玄宗退之過運昌宮
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
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野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
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翎相傾斜將軍仰笑將吏賀五
色羅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令讀者如當時周旋其
間以為快或評汴酒交流詩鋪敘擊球之狀同

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干木派別黃香字子金後鶴山
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疊疊佩印章明月上
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為對偶又自註願
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
為花補傳也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
成綠陰人多傳誦却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

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

劍南集中間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
五車書咏物之工略同機杼識者但謂其高下爾
少陵羌村第三詩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關爭驅雞上樹木始
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
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
父老歌艱難愧深愧歌罷仰天歎四座淚橫又贈衛八處
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
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
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
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
山岳世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其詳於二詩一為客
至而作一為訪舊而作論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羌村詩
或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清晨問扣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與田父有懷憂樂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其為開
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王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狂矢離而責之不若詩
大東後二章應舉牛女天畢東啟明西長庚南箕北斗以寓
歎恨之情古人造作各存法度考索具見今但訝其怪放而
已退之三皇行却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詩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
頭後在膠西答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
却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迥不同遂反前詩言之未必
不感吉祥舊游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荆公遂謂力
去陳言奪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
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地之句退之此語為
崔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詩中十四字乃欺
已也劉彥沖亦云文章固自有機行戲事豈足勞心神

西清詩話記二詩其一一方澤阻風絕句云江上春風留客舟
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閒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謂其
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採蓮絕句云

雲散青天掛玉鉤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鬟風鬢歸來晚忘却
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
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見唐絕句
老杜古柏行到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踞得地實孤高
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踞得其地裂
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抗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
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柏稟於天者
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鸞也鸞鳳蛟龍也等是
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
心豈免容蠅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心計較竊
恐不足以見古柏之大予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

人之侵陵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為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
言之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鸞蛟龍
皆巢穴中一物任其去來為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斯制之
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鸞鳳喻小人是矣又以公自況終
接鸞鳳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為三節自孔明廟前有
老柏指夔州孔明廟之柏自憶昨路繞錦城東追言成都先
主廟之柏自大夏如傾要梁棟總言兩處之柏起意以嗟大
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則此因夔州之柏而思成都
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祔宮古祠
喬木視其存也想孔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與大才之不用以
彼遇合而重不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

盛難得也志士幽人莫怨嗟不哀不怨尤古詩法李方叔云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眾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
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凜凜又作但
年悲即補洞仙歌結語謂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
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
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述壯
老異情處前詩也

俗言宰相客位可納涼以炎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蜀題
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上句因采
盤谷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客位假寐詩語入不得去

死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
鬢髮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都起
日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坡
又略轉其意用之時方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也
岐伯論候氣曰如侍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

愛日齋叢書卷三終

愛日齋叢書卷四

少陵云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又云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又云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當欄人衆衆抑爲翰墨固以爲難也劉季高語人子無他長願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是亦自負所長耶昔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東坡爲解云若非妙手不能向馬行頭吹也事著雜說韓公或是韓魏公馬行在汴京舊城東北隅蓋驚販百買所會也

浣花集絕句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秋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高續古舉此詩末兩句云是少

情思也亦見此老好尚不羣爾

五更三點入鷄行少陵詩也高氏緯略論五夜以爲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鄴詩二十五點秋聲長李商隱詩玉壺傳點咽銅龍唯此三詩言點杜詩人皆能誦乃不及之陳無已云殘點連聲殺五更任淵注乃引韓詩及劉夢得詩云都樓殘點聲

少陵謂玄元皇帝廟有吳道子畫圖賦詩曰畫手看前畫吳生遺遺畫黃鶴直舉此以爲古人於能事不特求誇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王定國論全過或出文字數十篇魯直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書一年與洪駒父書云學問文章如錫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

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又云望錫不以今所能者驕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此老警策後進必使師古其言多推率友忠信爲根柢專門名師善誨人者不能加也退之有答李翊書云不知生之志斯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也斯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正魯直此意所謂若欲過今人則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儆哉退之以穢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譏浪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顛於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謝自然詩秦皇雖驚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

然桃源之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維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衆神山意向可見乃謂煙蘿韓湘獻花爲藍關之識公嘆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曹操使人窺之昭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爾輕騎夜去往小沛收合餘衆劉黑闥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滋味之力作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組菜爲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劍南詩中憑誰爲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高

高續古都下絕句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添盡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此段風致便是荆公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也韓略引秦嘉答婦徐淑書曰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謂如杜詩但用妙香耳好香二字未經人用也予謂今人讀過詩中好香字安知昔人特採生語爲工因抄韓略以證然亦有有用之者目前可記則王建詩云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見丁卯集後村詩話稱徐寅詩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之句工切然劍南詩云處處喜晴看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有雨恐防春甲

子燈昏懶守夜庚申君溪漁隱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尙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爾疑斷章無歸宿焉若雪片落葉葭平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祝以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遠選舉不應鄉人但呼爲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平以

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願演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等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

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子歎劉孝廉張道士爲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彼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手初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

記祭天地之牛角醢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薦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醢栗顏師古註牛角之形或如薦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祀也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問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積反能爾耶栗喻小而不可折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城不下更始徵趙意年未二十既見更始笑曰爾栗積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觀角如栗言小也則惠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薦栗之賢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角栗爲直云紅藥枝頭初開栗於是朱新仲紀南栗言小也○栗說郭本四子高穎古賦紅藥詞云紅藥南栗枝頭通義章草藥詞亦云正南栗南栗弄詩句取譬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荷詩萬粟地翻用之於荷尤切

東坡詩以雞頭鴨對牛尾狸此出梅聖俞詩沙水馬蹄踏雪天牛尾狸薛昂和君臣慶會閣詩有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號薛昂同昂大觀左丞相和門下侍郎詩爲蔡元長

呂居仁符離行符離之民難與居五年坐此如囚拘比屋生涯但剗諸生學問只鄉閭南鄉經年不相見北鄉雖見復難疏穿衣小袖走塵土也復生貌施粉粉對此自然憂氣滿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見圖經所記又可哀此州自古無賢才人謂即少陵最能行也少陵詩云峽中大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家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縵子小兒學問只論語大兒結東隨商旅欲帆飽入波濤撒旋稍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微瑕碧漫天虎須怒歸州長年行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誤說南風疎北客若道上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呂詩貶之殆甚少陵猶若隱惜

也張文潛齊安行云黃州楚國分三戶葛蔓爲城當樓橋江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稻官街旁客棹朝集暮四散夷言咽嘶來湖湘使君履謙塗聖蹟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蛙噪亂更聲吹風殺殺黃領鳴最愁三伏熱如飯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游此專刺土風之陋未及其人然符離之作亦流類○栗說

東坡和陶詩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涉歷之久固有所悔矣晚從海上還賦瓶笙云瓶中宮商自相磨昭氏無虧亦無成及此而謂無虧成由其在者莫之加損也

才堪直北屏莫憂持囊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規倣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誦也仲高諱升之爲諸王宮教授告李莊簡家私史權宗正丞泰檜死前誣許之黨悉投獄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務觀後爲記復庵有云方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議論已稱成材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職者性恐其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至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願會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易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宴游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爲憾動

其心方與學佛者游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慨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未又云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爲隱蓄而抑揚寄于言表況其以兄弟爲之豈不費同護前詩之直後記之宛俱有味仲高既廢自言客臨安遇一老婦蓬首垢面丐於市泣懇云官人曾問秦妙觀否妾即是也仲高言已誤落盜襟王仲信謂其情慘晚節流落不偶特相似耳妙觀宜和名媚見玉照志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據其叙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乃盡用屈平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爲常勤而終之以楚接

與所歌豈感嘆之深不待自爲之辭特採古語咏歌之後人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于此列之變騷序以爲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蓋從不集云蘇門陳無已清苦之上亦有長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文潛乃又自謂不善倚聲製曲而致意古樂府有所矯耶其說云予自幼童好作文字於他文常爲之雖不工要亦能措詞至於倚聲製曲力欲爲之不能出一語傳稱理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杜南陽以爲性實之蔽夫詩曲類也善爲詩而不能製曲豈謀野蔽耶今吳氏漫錄載文潛少年游秋葉香三詞殊婉媚不在元始諸公下或附託以傳者集中有謂曲亦詩而已不師近體也方氏

年譜疑此爲代道卿贈人三詩趙德麟以鷓鴣天歌之若文潛此類詩固不減詞家情致方氏又謂其少年多艷詞詞或文辭之詞詩樂府之寓情者故云艷詞不必證其不能製曲之說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李章參政一曲亦云素不曉度曲故所次者一籍而止文人能斬爲之流俗強所短於無益者何哉朱文公游衡岳回道中雪梅二闕懷張宣公作既又書一絕云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且題云自是不復作也

陳無咎題趙國一詞曠達可喜予記其文云一年一度春來何時是了花落花開運是夢只解把人引調可憐浮世等閒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過筆題詩逢人飲酒世間萬事看盡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綸巾雲屏煙障幾會受些兒煩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外猿啼鶴唳無咎號龍壇居士越人目之爲仙其詞氣頗不凡俗也

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爲路人蘇老泉遂發爲族譜引云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吾譜之所以作也淵明二十餘字不爲少明允宛轉大篇不爲有餘或引詩以評之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始不若詩序合於途人之喻尤切

一五五

曾子固南齊書目錄敘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謂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之意而傳之使通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入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不可不謂傳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蓋聖賢之高致遠固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李文叔嘗觀國策後戰國策所載皆縱橫捭闔諸詭相軋傾奪之說也人讀之則必尙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救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明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自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及周衰凌遲然所從來既遠淳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文辭駢駢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才哉二序述古文記事之妙其說精矣以書之二典能傳二帝之深微蓋爲史者亦聖人之徒列國之策士能發人疾隱由三代文物未盡論議高遠玩文詞者可知敘述之難工而繫乎世變矣

昌黎公風伯以早故爾皇甫持正護風其意則謂昨自南昌迄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之喜怒而以淹留讓之辭義不與其師他日東坡僧伽塔詩云去得順風來者怨荆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道路先後能幾何之句於風伯掃空恩怨矣陳無已云應歷數過帳當途氣如虎快意亦適然淹泊豈吾取此可謂忘情於遲速者與陸務觀和采石大江所見云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

阻風泊浦激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世事益多類此記之以寓一笑斯言尤足爲世微也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據而發不得言藝也諸家論文已備著其說偶讀退之上下宰相書三篇論周公爲輔相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聖人之才愚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所求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至終篇諷時相無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書蓋頌頌後漢高彪語彪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疾不獲見彪遺書曰承服風聞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土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固其宜也退之文辭足以暢其情未必取則於此在昔稱周公於規諷無有訝其過後世欲相諛悅亦稱周公則人疑之矣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余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不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感內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戚丙夢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荆公爲葛源墓誌始終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論大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輩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新是未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寓韻則酒經文其取法者宋新仲評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難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

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迄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會各爲祖述要知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弁開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此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卦以示公公無語果如其說宋新仲爲書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舉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樂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復云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贊作古者與

歐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予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其推讓予如此或者猶議公作尹師魯墓誌自論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案此句原本僅存○則則前有穆伯長條置及有宋先進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夫既不自尊於子美矣獨斷於師魯哉陳氏新話辨其事已贅敘子美者可見也韓魏公作師魯墓表直云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承叔以雄辭鼓動之於是文風一變似著其實矣觀者益有疑於公然而知古文淵源宜莫如公公亦穆參軍輩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不自師魯始公豈惡出其下而諱之不沒其實而已世俗之見好以胸臆強古人之同制論易刻其記舊本韓文已云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是以自謂學古文在予美後師魯則相與作之未嘗求居其上也相與作之而云自師魯始則亦當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雖首稱尹穆其詞固存輕重要不失爲推尙之至也文公石鼓書院記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成公記白虎書院云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千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范氏驥鶴錄云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但徠金山

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撫民以仁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已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歲入室笑語飲饌嚙肥出行敲扑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存心以公曰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養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傷閭巷事以勤曰爾服之華爾饑之豐凡縷絲而黷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飡炎汗浹背曰不辭艱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

一范一韓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節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謂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乎實之概用公文告之詞及得於游從者以成四箴先是趙福公已有廉劾公恕四說遺親戚之筆仕者

端平二年春王賁之少卿自南外睦宗院教授都堂審察及召試學士策以稽幣賁之對策之末有云執事排開國拓地之議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後村集有少卿王公墓誌云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子見南塘遺稿策題云縉紳先生方且雍雍然義義然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賈瓌夷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又讀刻本乙未館職策有曰執事發策無取於開邊拓地之畫忠於謀國誰曰不然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言乃以迂目之此又愚之所深未喻也大學一書生財發身之仁以義爲利之義必繼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之無與於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以爲從事於此者亦既擢用略盡引君子之類易服小人之類難往來君子小人之間得以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蕭條市井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矣而外敵颺張叛卒蠶起剪之勢何如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類雖屏而心難使屈服也與劉集稍異因詳著之策問遺正心

誠意字或出則本時真希元參政既進大學衍義更化諸賢
方受人資備趙公辭旨若有所在實之不得不折衷如此昔
陳同父書云今日之備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靡
不知癢痛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警而方且低頭拱手
以談性命不知何者爲性命乎今日之才自以爲有富強
兵之術者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
末而乃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爲富強乎其善快人
意其言亦略驗後數十年言之則所謂儒者才者固宜自量
也而必罪儒與才未可也且當時同父獨欲用度外之士不
知果有以賢於二者否耶
愛日齋叢鈔卷四

愛日齋叢鈔卷五

樓鳴叔云從來人說莊子盡是寓言卻不曾深攷如趙謙許
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
以當時各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
飾過當處此論有鄒陽揚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四岳舉
乃讓於舜左傳曰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
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舉湯論謂許由事不見於
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
由雖沈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予知
劉公偶不記鳴叔亦已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太姜
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太姜之末高士傳堯召許由爲

九州長豈即四岳之任與湯名師中嘉定進士伯紀瑞明之
父與陽叔時相後先識見高論自然符合也

子華子之書其辭多見於呂覽而高誘曰古之體道人也今
卽其書證之或大同而小異意者咸陽諸客雜採以成書故
不無損益也如貴生篇云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
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辱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
皆得其宜也所謂辱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辱生則於其尊
之者薄矣其辱彌甚者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復
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
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
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矣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

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
六欲者莫知其然也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知以知無有
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
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辱生者非迫生之謂也今其書曰全
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
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
者薄矣其辱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
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
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若死人之常情
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
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肉者非腐鼠之

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
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躬而歸故曰迫生爲下矣先已篇
云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
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今其書曰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
狐狸豺兔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蔭成於
林塗之人則蔭矣此子華子對趙簡子招之之辭也誣徒爲
云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
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變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禮者哉子華
子與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
同此與其實合明理篇云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頗許
百疾民多疫癘道多穢穢盲僂僂愚怪皆生今其書曰末

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誦相誕而情不應蓋
管先霜霰以成裘繼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疾攻之於
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頗許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
有穢負有禿狂僂僂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知度
篇云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聚不周而
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此神農
之所以長而壽考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
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
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
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爲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以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貴而不詔去意靜慮以待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可以不知爲道以奈何
爲實矣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
外禹曰若何而治百化九陽奇怪之所際今其書曰道之
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聚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既成四境以平惟彼天符不周而此神農氏之所以
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
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
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
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
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矣是之謂

情不必論發揚帖中意有味也

東坡謫海外用難距筆黃魯直崇寧二年十一月謫宜州爲

賈源書卷用三錢買難毛筆書兩帖風流特相宜

王涯藏前世名書畫甘肅之禍爲人破取則取金五兩

棄書畫於道溫紹發昭陵所藏書畫亦別取裝軸金玉而棄

之頃貴人家廢積斷幅散售於外或毀滅爲飛塵蓋有繡標

五軸見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尙當流落人間史稱王涯秘固

重復不可窺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預於人事者多矣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

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帕抹其額自

此遂爲軍容之服又思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

抹送鄭權尚書序紅帕首帕蓋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策傳

張津嘗著紅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

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紅帕首蓋頭道書增一紫字

尤誤務觀固不引塗山事注韓文者亦不援孫策語然李鄭

二序皆連帕首轉移取義爲幘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

詭不倫讀老子狀如學道好被髮著絳緇頭李賢注說文緇

生絲也案此字當作幘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

著幘頭已上史注紅緇頭或卽紅緇帕予謂孫伯符所稱南

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著絳帕頭蓋絳香讀邪俗道書或由

東都之季習妖妄者輒以爲首飾類其類也韓詩帕爲虛字

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
豈不讀毛詩也幽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非今段
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
爲裘理何爽乎文潛如此言之想同時中州人士不平於鉉
尤甚矣近惟程泰之尚書斷之曰古固以狐貉爲裘聖人
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爲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
平若謂古人堅毅死且不易如是人多矣卽其論厚於文潛
而鉉之志可悲已矣

韓持國不服涼衫不變於今邵堯夫不服深衣不變於古江
都幾難誌秘書丞宋飛卿云士大夫着毛衫已爲徐常侍所
譏近年內臣或班行製褐袖爲涼衫漸及士大夫俄而兩府
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衆持國非之不肯服
又云涼衫以褐袖爲之以代裘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
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儀禮婦人衣上之服制如
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光明也則涼衫亦所
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無稽又桐陰舊話京師朝例
公服乘馬因中官及班行製褐袖爲涼衫施於公服之上號
涼衫既而雖二府亦服之然士大夫至有幘首涼衫而下不
衣公服者宮師見之獨不肯服以初無此製及指揮所許也
今則遍於天下間用爲弔服紹興末曹罷紫衫至以涼衫褐
見尤無謂爾李氏雜記又謂乾道李獻之學士言會聚之際
顏色可憎今上奉兩宮宜服紫衫爲便皇陵之喪趙忠定公
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純素已異汴都褐袖之制顏色故爲可
憎況沈氏筆談已謂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紫衣紫之
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之制
度章色如何耳按此云紫衣非今涼衫明矣

淳熙二年冬程尙書大昌以爲西掖假大宗伯押伴北使
赤岸御筵服重金周益公有詩云五日尹京非細事四時仕
宦固多般自注奉之今春服綠夏間階緋今借金紫真傳游
藝也按游藝在唐迎合武后昇年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
四時仕宦以此方提出於雅諱故不以爲嫌也

有黃生名充者初冬無衣陳無已贈詩于堅不受於是朱
氏所贈二疋寄之有詩云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鷓鴣肉未爲

失

宋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鄂之民素不識駱駝村婦人咤

觀稱爲山王拜求福祐者拾其遺糞穿繫頸上用禳兵疫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酪漿常食鯽魚羹飲茗汁高帝

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

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彭

城王總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爲設邾莒

之會亦有酪茗因呼茗爲酪奴

河南閻兒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康節曰食肉甚美公曰未

有如堂中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

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

曾歸堂香益公之扁也

魏華父樞密題扁榜必繫某堂某齋字答袁廣微云靜壽更

當增一堂字方爲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爾答黃子

才云古人應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答彭運幹云敬亭當

有亭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先是周

益公亦云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

類始於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倣之今無間賢愚例

從之矣設若一字名如怡亭快閣之類又當何如予觀教僧

寮室直題二字或始此與

陸務觀云楚詞所謂桂數兒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
見矣屬山僧野人試求之賦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圓得
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看又別記其
說云桂花以香芳其色丹亦或紫南部新書云錢塘靈隱山
多有之香紫可愛白樂天謂之紫楊華今不復見雖問靈隱
山僧亦莫知矣往往後指木犀爲之草木顯晦亦有時如此
可付一嘆諸老品題芳卉多矣少聞及此或指木犀之紅者
爲桂而已李衛公平泉堂木記中列桂之品三其一紅桂樹
云此樹白花紅心因爲號其一月桂云出蔣山淺黃色其
一山桂云此花紫莖葉繁縷三者未詳孰是爾雅檍木桂
郭景純曰白華不言丹紫也如蓮詩秋風生桂枝亦鮮言春
也孫少卿東泉雜錄自邵州至全州道傍多巖桂冬初花發
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理黑而潤殊

類犀角也此謂冬初花發固由土氣有異以桂與木犀一種相傳久矣陸氏之說孤而不章草木之顯晦感概所託何也哉余不足以知之以俟商榷

捫籥新話云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杏亦雨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花實無花以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楊而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謂則公詩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堪對南人不識雪之語按錢昭度詩南人如問雪向道是楊花恐新話所引即是洪氏四筆記遺傳云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益上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遠僧之談合此今觀法苑珠林語見於顏氏家訓皆同吁世以耳目臆度天下事有遺論矣

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鑄也唐書王與傳曰玄宗時與爲制幣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顧被大斥數至現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爲錢爲鬼事至是與乃用之則是瘞錢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與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爲錢始用之非於與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與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感於王與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與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中范傳正言惟願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後世如唐下復出易之文字便是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與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俗稍易以紙錢王與乃用於祭祠今儒者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子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爲錢亦明器也與徐車易靈何以異俗謂果食於冥塗則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意已南仲有錢郎公不燒楮錢頗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上爲多則假之以請禱禱祈假之不已則

翻緒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謂世而莫救其罪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徵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証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東昏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

陳無已云世人以瘞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註云司業言九百草書爵字也朱或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其季父爲青豫

王亦與詩他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竇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耶以詩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乎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者謂小說九百篇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所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爲者俚語本於史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豈可筆之文字問平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祕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聖賢厭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廣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耶近見雜說載此乃知前輩攷証無所不至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黃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示即位時所坐也相傳賈之夢溪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隨角其前小偃轡聯肩之每車騎出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頭江都雜志云韓持國問李端明駕頭何物曰諸座之一原父訪王原叔原叔云此坐傳四世矣放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裘執子于馬上高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參諸紀載疑渡江後杭子已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

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二十微侯亭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微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爲鄧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二表所紀異素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呂后欲侯呂氏先封高帝功臣欲立

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吳氏漫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溫子昇有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大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離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查香九重瓊巖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安歸乃知上梁有祝文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考兒郎傳始於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傳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語有陳轅云我部領你趙斯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憑去憑本音問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傳者猶言兒郎傳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向矣唐都長安循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爲前未聞或有云用相見之傳者殆誤矣樓公攷證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高誘註爲舉重勸力之歌辭也與謗註或作邪謗淮南子曰邪謗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饌酣暢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此同顏訓之意固不論在上也者然如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懽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

而欲承顏膝下承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主未以生日為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隆慶日宴侍臣內咸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為壽始見此時因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錢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詣道節度獻金帛恭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當勅停尊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智與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无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承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製為大典雖不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重矣王皇后龍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阿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謂皇帝壽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宜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此懷悌之至精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蔣氏亦用此朱新仲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兩生始懸弧遊我作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賜天應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昇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為饋

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皓字為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翁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為皓音波取皓音黃義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猶人視藥湯以為藥則云乃因一祥安合彈琵琶等已有侍女矣以為妻則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此不稱夫人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憂鳴瑟豈以言內子邪說者曰韓詩孺人對孺子自杜詩老妻稚子句中來備光義云孺人善逢迎孺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顧弄稚子凡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炎有二孺人爭寵蓋親王有孺人二人云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妻曰孺人土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不得以為妾張文昌或取此宜和龍縣君改孺人為第八等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為琉球王塚馬氏願其子錄辨為漢廣陵王霄諡厲後人誤謂劉厲為琉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呼為蝦蟆陵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馬留長篇相善蔡陽諸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能相口齒麻衣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髭許都相尻投代褐相胸膈背相臍腹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君贊相後與羣獸焉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伯樂相馬經浮邱伯相鶴經齊威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馬經諸葛頌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鶴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抑皆古事也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邱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惟朱仲所傳貝經奇怪即相貝經歟或述其名數而謂相也緯略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罡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驗人禍福也齊蔡母稱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為不可概論遂記開寶末長史相水立蟹三笏一王侯笏生人

不敢棄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為節度而作其後一歸德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寔以衛尉卿守滑州其廟朝老道士為沈長擇笏云此借排笏兼是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排笏又云侯龍任別為揀朝君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衍亦傳也

生日壽禮卷五終



提要

玉堂嘉話八卷。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略。已著錄。是編成于至元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及調官督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復入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事。始于辛酉。終于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時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制誥至祭文。太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宋聘后六禮。金料舉之法。以及論宣諭制誥不別。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摘顏真卿書出師表之僞。謂金史天文志出于太史張中順。與張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至如論日月五星。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諡。則不知聲子文姜之例。論六帖則刪繁。論繁露。論舜事則誤信錢時論。野合則附會博物志。皆爲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條。二卷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致該洽。不以瑣瑣全書。已收入秋潤集中。此乃其別行之本也。

原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甚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帝澤鴻臨。賁及四海。諸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臺行調官督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修國史耶律公。承旨呼魯蘇孫安藏。前姚公。大學士崔德王公。侍講學士岡克坦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無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休。聖訓無窮之容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鑒飭。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繙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或燈火菲堂之夜。尊壺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前。想玉堂於天上。鳴意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宅位鉤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恨。願惟此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聖主龍光益隆。如諸大計以斯道覺民爲先。論日蝕以徹樂罷官爲對。開禮樂之源。則釋榮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爲請。尤焉後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爲變色。仍私益爲義宗。被法。有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委真人去者。憚時爲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驛傳。幡然而至。暫辭嘉道之鄉。將爾所懷。與復細能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是日赴院供職。

爲春早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中。文語。飲戒無繇。況靡衆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早。朝議上陳。宜禁市酺。以食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賑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釀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爲春早祈雨詩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帝力。皇天佑於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衆。將罹薦旱之災。循省內修。庶回裏眷。爰因等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監。易陰陽之恆數。轉造化之元機。下救豐隆。霑流甘澍。蘇稿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絲昏霧。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語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之義。尙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先。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瞻咨。故以多年歷選。國鈞暨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封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制尙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下。旁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尙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尙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爲曰吏部尙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爲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尙書左丞。賜紫金魚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宏文館學士。上柱國。臣羅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

玉堂嘉話卷一

元 王 惲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早。惲自中書詳定官用兩府。經內外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己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翰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應詞云。昔年詩禮。已聞經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爲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卽爲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郡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願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象腹。終如龜尾。虎首取其猛重。象腹取其穩。龜尾取其整而壽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洩。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親筆作史大略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列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此公未老。可與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承旨公諱。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勝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字。殊爲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

制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郎中，下細字書主事懷讓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上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爲鳥並集，驚駭同皇爲嫌，子曰：帝堯在上，咎與驩，蘇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諺云：門下與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諫弼遠，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樞人傑，道茂時宗，盛經濟之宏規，積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尤於其瞻，其惟至公，式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兼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贈皇孫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滢發，詞學海之波瀾，智勇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獻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光彰均節之宜，而又龍犀騰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凌郊候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憲綱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嘗以高第，煥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食諸莫險，朕度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象，果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堪，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時，設館臣時常推高，於漢史，祗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向書吏部之印，旁近下細街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璣宣事，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高行與告文齊，細街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街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街月日時都事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街曰吏部尚書，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街平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贈皇孫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錄，下細街曰書主事，次張宏亮，次令史楊溫，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徵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僞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起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吳，吳欲誇說其事，結綵爲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說之告也，然自武宗違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諫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琦王汝己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太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潤云。

於殿陛，四爲魁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祺云：有司以卿資應未嘗得郡，朕以卿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是也，其語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爲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涪川人，浮陽王頌文叔說。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祿壽先世碑文，繼畢，先生拖車過子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爲，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堯有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而聖天子爲之立碑，淵衷睿鑒，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養氣素厚，且復爾爾，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爲喜，乃知文士氣質，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以詩鳴燕朝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下時費多少帽子，聞者爲捧腹。

待制楊恕，字誠，金文獻公楊尚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願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清見詣登聞鼓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衆賢，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陋，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爲，三曰括編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駑肥，未嘗嘗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破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爲之雄者，在千萬亦然，如總州縣之丁男，不必物力多寡爲先後，惟驅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爲，蓋天下之民，虛爲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釣金東泉之資，募之爲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編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役，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職，籍之爲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懦弱而不能戰，恒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過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選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戀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師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

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分位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虛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爲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撻楚從事於急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心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爲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姦官直之及於民者十幾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飽登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材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利和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爲不貲矣況番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通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後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挫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隊之足不得望風而馳當是時宋人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灌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援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三顧事多歸實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庵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史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體要之有方也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玉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欲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證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證自是遵爲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盡水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即事亦有二絕句陰陰

槐庭爲開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綠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閒羞老畫魚書

頤高麗歷日詔云唯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煮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觀生白暈者卽尸沁也

玉堂嘉話卷二

看古玉器當辨其刀刻痕刻者刀刻爲上與碾刻蓋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漱龍係昆吾劍也

唐李廷珪墨法商台符雲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庵書研爲墨所費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研先觀其石性蠟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賦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卽端之佳者也

看寶當觀其氣次觀神而寶筆又次之用漆點睛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閣立本老子西昇如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簡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坡時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歐公文辭經尚體于中和中微精神。

鹿苑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自墮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于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義不足先生爲首肯。

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孔晃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動以地運安靜返動爲異也又靈臺秘苑云地本于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而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巨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饑若動于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穢位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震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爲失地若火燃者乃爲陽精地爲陰主若或然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爲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五臟象天六腑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前世術者乃以辰分配國土爲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以日時相相爲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今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乖刺之心諸侯無強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嫡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爲齊乙爲海外諸國丙爲楚丁爲江淮南蠻海岱戊爲韓魏中州河濟己爲韓魏庚爲秦辛爲華山已西之國壬爲趙燕衛癸爲常山已北之國子爲周丑爲晉魏亦主遼東寅爲趙卯爲鄭辰爲晉巳爲衛午爲秦未爲中山梁宋之國申爲齊晉魏酉爲魯戌爲趙吳越亥爲燕天鳴有聲人主驚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旂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旂三年一交大旂所在天開眼小旂所在人相食已上皆東平占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攷之則知之。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食于窗隙間穿紙如鏡許取影視之可見食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爲一司其職樞密獨幸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于北

司然嘗寄怡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嚴肅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軍於樞密司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而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西府記

西使記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率諸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已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驍驍西親自和林出鳥遜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河闊數里曰和木歡泉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巴克賓八里南以相值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諸海約千餘里曰克色勒伯頁多魚可食有礮礮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納衰又西南行過李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移絳石而長城居肆固闊錯土屋窗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特穆爾懾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瑪圖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菓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特穆爾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吐則解有嗜酒傳囑城通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瑪哈中以馬擇拖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吉爾吉斯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塔南山開土平民多溝洫映帶多故壘壤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連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爾寺三月一日過賽哩木城有浮屠諸回紇所拜之所三日過巴哈爾諸回紇貿易如上已節四日過呼展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焉亭客舍裝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銀十文然富者有差八日過賽哩木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拆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種稻有麥亦秋種其乃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昂吉爾狀如苦參治馬風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蒸之自消曰阿薩爾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傳膏上即出曰努克實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傳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既田以水地多蠅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與魯屯駐于此二十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九日過奇札爾城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名曰龜茲牛皆蛇蟠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樞密西一山城名奇塔下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用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

而後已。雖婦人爲然。其穆錫國在西域中。最爲兇悍。威震鄰國。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奇拉爾城。所產蛇皆四跖。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鱗魚。口吐紫蛇。過阿刺丁城。捕啗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克賓密爾。在印海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喫糲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理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東城固之以壁。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南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四十萬。合理法以劍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關石。鑲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理法則亡。人物頗秀。于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理法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提毬三十六枝。初合理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蕃之祖。故諸蕃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神。彼國祖葬所也。師名辦顏八兒。房中懸鐵紐。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辦顏八兒所作。轉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襲日發之。有大如蠶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海西有富郎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製服皆長。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黃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摸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于革囊。止露兩手。腰紐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蟲以醋噴之。即去。既得蛤滿囊。賊紐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皆寶貴。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罕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王名忽教馬丁等。灘開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繫尾如纒。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繫乳者。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猶似土豹。畫滿皆香。磨如鸚鵡多五色。風蛇急使乘。日可千里。鴉鵂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其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洞底。飛鳥食其肉。囊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瑤瑤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囊爲之也。皆爲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牡馬有駒不敢同牧。臨馬引入海。不復出。早鵬一產三卵。內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行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獵獲羊出西海。羊蹄種土中。莖以水開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番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還凡一十一月。郁款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蛇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父之姊妹謂之女伯女叔。郭王岳飛諡忠穆文。主爾忘身。蓋謂人臣之大節。繼以表行。必稱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夢。故太師追封鄂王。諡忠穆。岳飛威名震于區夏。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悞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老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既解誣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觀中興之舊章。均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與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顧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菴先生曰。作文之體。有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必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業披猖。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業科舉。至于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

二王行書其婉婉欲傾之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于律。然即以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麗。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菴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於不肖。憚對曰。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僻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于前。辭省于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先生爲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爲馨香。陰爲臭穢。四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常。

辛殿撰小傳。弃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尙氣節。少與泰安黨懷英友善。懷英氏既有中夏。誓不爲金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邱。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銅博吾爵者。才其爲授觀文殿修撰。及遷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襄公雪九世之恥。春秋建之。況我與金人不同戴天。讎邪。今日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倪尚書。與公議合。自是敗盟開邊。用兵于江淮間者數年。公力爲居多。開禧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隆興。復以金人危亂。宜亟攻爲言。辭情慷慨。義形于色。繼倪尚書再議恢復。乃以樞密都承旨召公于越。中道以疾卒。道號稼軒居士。今文集。中壽南潤翁者。蓋倪尚書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溪

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碎字也。至元二十年。予按部來游。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敕平章太原張

公兼領監事。尋詔許京朝官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印問披閱者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
王羲之四月帖四十。獻之三帖一傳中二傳。王羲之與謝安石評書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于古今者邪。羲之與安石冠王謝。所爭若此。況它哉。蓋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殘廢藤紫。反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背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功夫。深不逮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詞書有秘玩手臨。

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辨書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如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秘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惟獨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熙寧五年。予瞻書。褚遂良臨黃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背。紙則硬黃。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之詩。俗書趁姿美。此公不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獻之草洛神賦之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經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後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三十。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洛神賦。后有梁善光問題跋云。唐人臨本。不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道祖題。錢文僖公題。尙父寶此帖。尙父謂忠懿王鏐也。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敕。

李陽冰墨跡篆特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冰篆二十六字。后有韋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閣上人詔得韓序帖。後有韓琦。劉敞。富弼。歐陽修。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此。韓公稱寶錄云。書係顧草。

歐陽率更草二臨本度白帖。長陽寶定珍遊秘玩。

智永禪師春雨帖。真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德裕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浮休。邵鑑。王說。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題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後張浮休。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跡。後自題云。吾頭懶惜。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我讀之。汝年少眼明。有四世三公之印。

懷素草千文。草聖游京師帖。論草字帖。自跋帖。布帛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個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法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帶于市。人不測其意。檢閱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于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于洛中得王右丞苦澁靜釣。水閣閑茶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與李太保狀。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二年書。徵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于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沈玉池銘。壁窠其書瘦勁。神奎閣碑墨跡。

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東坡醉書盧仝詩。爲圓練使書。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蓋公歿前二月絕筆書也。

玉堂嘉話卷三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鶴詩壁窠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
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爲甥張大同書學科大字一卷中云浩翁自黔南遷于樊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萊柱
宇聽聽同運然頗爲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尙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蹇
雍容林邱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浩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鬱芥
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意韻灑散絕類羣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
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萬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壁
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章聖詩三首書王履詩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爲李華重試南豐鄭熙書移筆崇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絕筆也
達觀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

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過等帖遲即顯諸子也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爲孔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取爲武
侯書明矣

米書黃龍寺碑宋相張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宏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蔡邕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鍾繇傳衛
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
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顏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人漢文昭帝光武皇帝魏文帝丕蜀昭烈皇帝吳孫權晉武帝

炎陳宣帝陳文帝陳廢帝後主叔寶陳文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楊帝前宋楊

褒家藏後入秘閣富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僞蜀李壽

曾立號曰漢興廟諡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後主楊帝餘皆僞蜀若五方帝
之儀其曹丕司馬炎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宇文邕髯髯滿額兩額上亦有長鬚下垂

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道士即

畫洛神賦後有梁晉光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平嶠履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驢山圖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峻嶒山圖李昭道避暑宮圖戴松牛李將軍騎唐人剪鬃馬馬休行韓幹正面馬

韋廉華衛圖後主唐人化行天竺荆浩江村早行韓幹四馬圖衣下水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

人物宴集甚盛

張黃昇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內有以紫色

韓幹三花御馬真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小李將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

唐將軍鎗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雜色錦袍裹方平巾帶長刀兩隄箭左手握弧右抽

矢于房驂馬豹驄紅錦袍胸鞅同勒有鑣朱絲絛鞍馬迅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
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直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沙焉。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笑者，以妬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袁冕圖，車輅圖，易古吉璋，葵花草蟲，楊葉象，黃葵，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邱慶餘花禽，鍾隱雙禽圖，黃葵碎金圖，崔白梅竹寒雀，李公年桃溪春色，艾宣竹鷄，胡瓊馬駒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遠，張戢駝馬圖，崔穀江鴨，李伯時着色馬，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黃居寔鹿，艾宣鷄冠黃葵，杜鵑花圖，崔白秋塘戲鴨，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四人皆，徽宗臨張宣宮騎圖，李伯時淵明圖，李伯時蓮社圖，趙大年小景，郭忠恕飛仙圖，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皆有散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謂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梅數行，發書一幀示予，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祕所有，雖瑣瑣目與夢中所見略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王晉卿烟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騎赤驢，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元

司先一日於端門兩闕門灰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宮行禮，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曾有口號一絕，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驚行，紫雲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爐百和香。

韓文孔敷茲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旨慶八秩詩，一庵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已令貳膳常珍入，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藥裏封災隨臈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政弊，力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繡滿清才，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蕊圖，圖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先公得于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子所都，唐開元五年為始，從緒無量請也，見無量傳。

王黃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窻幽几之辭，公壽止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黃河以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宣宮騎圖，其侍從有單金腰駝者，蓋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蓋從南第一城也。

宋克溫說，今山陰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曰鄒端，古烏孫，今俄羅斯，潮海杭愛薛良河金錫里，庫回憐，今憐和爾，同統今回回不谷，素毗伽可汗，身毒即都土蕃土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車服志，帶鉈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暇，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產鎔鐵，乃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為牟城也，明昌初易名曰辰州，鹿庵云。

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明、祿、爵、助，功也，言光祿典司調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實不失勞，故曰光祿助郎中，今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漢因之不改。

北齊隋唐止掌看膳，并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晦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絕雁書。

丁丑歲二月初。黃河自陝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府。或云自潼關至三門集津。王子年拾遺。丹邱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庵會命。擬中省賀表。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應休徵。河清陝洛。恭惟德昭。天漢。恩溥。淵泉。覆轉。何止于中華。洋溢遠沾于方表。以致潤涵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巴。幾千里之餘。由乙險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形影皆分。躍馬于龍宮。未容專美。舞鶴夷于鱗屋。時出效靈。顧茲上瑞之方增。特表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親榮光。敢傾葵日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還荒。舊。百川宗滄海而王。寶祚洪延。萬壽等丹邱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唯有壬子最豐稔。正月上旬子細看。寶先生云。近歲頗有應驗。故錄。

開捷鹿庵命撰中省賀表。天網雖疏。會恢恢而不失。罪人斯得。遂穆穆以來平。外侮既消。頌聲交作。恭惟仁含動植。德化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尊九族。滄雷之震。遠驚而通懼。大風之舉。歌勳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海內。臣某等職叨省署。阻奉宸輿。佇目龍旂。遙伸虎拜。歸收武成於周馬。歌功美過於唐鏡。六轡言還。喜動兩都之和氣。千官欲至。惟騰萬歲之霞觴。

馮涓金詔敕錄序有云。瀟灑森柏。荒涼白露之中。明惠凝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佳苒十霜。竟攜一戰。指也。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處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簾然皆我有也。內慰字不挑心寫。宋人蕭山則題云。今專官橫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養對吏民。豈復有畫戟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平事少耳。爲額州時。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教饑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萬稱。酒務柴數十萬。稱濟之。未必常爾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之有累我內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之爲能官。

太常少卿宋宏道以先農燔肉來致。適李應奉受益。繼毛詩青蠅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禽魚草木。車服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予至于斯耶。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祐青詞。代作。

天鑒雖高。會易顯忠之命。基圖宏紹。敢忘奉若之誠。爰自君臨。願歷年所。顧眇躬之上托。致至理之維艱。豈期外侮漸消。復荷天休滋至。嚴風朔雪。大開一統。金瓯玉燭。屢致豐年。而又雪靜祈連。春回沙漠。晝日三平安之報。霜風無假。薄之虞。匪涼德之能然。皆神靈之所祐。乃即青陽之月。恭修金籙之科。語演琅函。眞臨玉境。導含景蒼珩之駕。覆垂雲洪磨之仁。監茲報謝之虔。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水維四海之清。邦國榮懷。以向一人之慶。

新松落至祭歲君文。成丹委波。謂之落至。惟神灼知一歲之事。泛彼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輪。非神曷賴。

修編門前橋啓土告。最君地祇文。應門將將。前臨天津。玉輅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綰。絕之隕隕。神惟靈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因方殊號。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靈。維橋之作。鞭石駕梁。所冀擁衛。大來百祥。誠江南亢員詔草。論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爲民。非擾民也。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卹元元之心。不遑夙夜。期于撫定安集。以承上天金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惘然。因副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宜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量輕重去處。其一切冗濫。凡有擾于民者。盡行革去。爾其各安厥業。永底爾生。既消舊染之風。共樂維新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應者。已敕行御史臺糾察。中書省究治。外咨爾黎庶。體于至懷。

誠諭官吏詔草。朕自統一南北以來。設置羣官。大小畢備。俾上下承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爾厥後。各慎攸司。以興滯補弊。爲心。以便國益民爲事。務施實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尙期子治。若有徂習故常。貪殘虐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白。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驄。六曰發電烏。內奔虹赤與決波驄。結其尾。絡首皆紫。銜皆有繡。捧龍者服色皆以朱砂紅石綠。莊嚴。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威雷震。非賴此檻。資斧易勝。檻既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而視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檻橫檻。盤整而陳。噫。

徐子方蘭瓶詩。一竅鬼工開混沌。八寶神廟墮扶桑。

玉堂嘉話卷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也陽也天也三者全然後生

天極爲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潁。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乎。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也。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來。當查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榮度而造化之者。先以絳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矣。

鹿薺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絕親鄰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卽列陣而長

玉堂嘉話卷四

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來至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佑。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事施及於冲眇。尙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伏以踐祚守文。雖本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睿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胥裼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千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風炎氣。盡齊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沖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瀛國公制辭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睿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面獨異用慰後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安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誤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章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涼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徒單侍講括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於時爲御史會照刷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析居總二百三十二萬戶

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爲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爲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縣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

十四頃不懇者一千五百二十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曰

奉迎使
發策使

納成使
納吉使

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充使

六帖說曰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

間敞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

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毒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

事近因省革偶值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便譸張之後爲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

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魔牟當搏擊之任不與謹恐爲反傷琴瑟既

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爲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讀，能通解其旨意，辭爲之定，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爲難造無謂之戒，而漢云。

正大七年，亳州節度使趙鼎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贊時爲省知除據，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贊曰：以嫌疑故特回避，既而去，拜禮部尚書，贊入賀。

平晏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豈此之謂也。

宋末下時，江南諸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巴延也。夫樊噲之精，下散而爲童謠，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燦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馬，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圓丘圖，會開某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東封圖，右說。

宋范石湖攬輿錄，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早，入見，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上植柳，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旁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故嘉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尙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門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塵侍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帳頭，圍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殿門，至仁政殿下，圍風大花氈，可半庭，殿兩傍有朵殿，朵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西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衛衛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繡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繡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卓袍持弓矢，殿兩階，列儀物，儀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御轉南由露臺行入殿，謂之欄子，金主帳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盤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楊王亮始營此都，規摹出於孔彥丹，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和宋書，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於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挈兵幾三十年，文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擾攘，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親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休息元元，焉天下共享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爲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旣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羣，復臨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偏舉，於此時也，非不能犄角長驅，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浙

江之潮，春露凝杯，談笑揭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況靖康南北，露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真西夏，惡積實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實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唯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荷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絕棄，則請條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殊焉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熄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懼，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宜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他，多是製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已而果至，曰：爲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寶程初入供職，有狎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萬機，國事實爲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尙賴爾文武多士，內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托，共成興濟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於因循，嗜閑逸者，或托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將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尙不能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輟粟飛芻，而不憚征繕，況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爲臣亦猶爲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強敵期於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庶幾宏業以昭，爾其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其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詔言，以爲明訓，掌刑者有法可事，毋使有冤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駁之節，優敘當審知取予，毋吝於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於細碎之事，司農以教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於大而分圖，小而羣兵，固當志勵寇讐，日關土宇，受朝廷之托，必思報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於糗糧，臨事或生於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於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計於公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於邦憲，務恪慎於官箴，享富貴於當年，垂功名於後世，且貴期期於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能，周室果聞於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於肅清，公勤者賞不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因賜國用安鐵券文，皇帝若曰：咨爾內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義士，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竟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勳，賞存舊典，卿自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機，風雲暗曉，方將提挈義旗，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辭，冒矢石而有勇，頃遭逢於多壘，偶陷沒於他邦，而能臨事見機，去僞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爾久之，朕方總攬英雄，興建功業，體天地合宏之德，厚君臣始終之恩，昨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上公之位，氏族已舊，於玉璫，勛業復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蓋欲有及於十世，何嫌恩積於一門，泰山黃河，永及爾裔。

皇天后土。實開斯言。肆申白馬之盟。肅示丹青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鑒時人傲日之辭。非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事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爲翰林修撰。

鹿庵云。世傳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以來。見稱或云。指太常也。米書爲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祕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閑居。曾子侍坐。廣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閭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紗囊中。掛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汗。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絕無毒物蟻蟻。

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義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爲氣。見於行事爲節。合而言之爲道。故剛而不倨。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於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實用夏正。觀國風爲可見矣。只爲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尙文辭。卻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莊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爲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問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曰。若陳爲善之心。不宜羅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爲不泯矣。魯齋爲首肯。

柳文五賦。築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過。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澈。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宏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爲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爲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陳魏所立於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蔣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立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墮。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韻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燬焉。至祕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於祕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何參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參議烏古論真區處事機。甚有次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難犯。皆從便處決。時聞李璣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遠制不從。烏與左丞關子清謀曰。璣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懾衆庶。竟戮之。市人稱璣事知機。從云。真字正卿。小字四和。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天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難雜。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爲性論者。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晦庵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罪。以于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賈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

又託以輕刑之說。以遠道以干譽耳。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開小百花者。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披甲者。又觀周宜王宣榭教。考其款文。至元戊寅二十年矣。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顏真卿奉敕書。予以贈顏氏畫像。尙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爲之。

玉 靈 嘉 話 卷 四

四七

盧肇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爲之主不能革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最事之可責因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爲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舉變始而下自無首尾爲問余詳思慮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爲大故自阿衡爲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爲五代祖墳而上之也

鹿菴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觀今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柏上生芝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詳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如左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西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爲喜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槁狀如木槁子云木芝者生於柏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黃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

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爲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宗爲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庵李福師與余觀柳誠懸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予曰然誠懸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愈無窮也柳筆於法度取媚於一時中枯而無物顏意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冠之故也雪庵爲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邱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一化度寺碑三追贈隨譚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李福師說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道山與張緯文相識見碑文過俞曰這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說董率御近贈一欵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庚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尙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爲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烏鰐魚鼈咸若湯王所以恭商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誤作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侂胄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烏鰐魚鼈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修心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姓名至今爲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玄宗暮年用相如林甫蕭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及太宗朝善王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昇云閣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輕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宏道說葬書分五星九星又有墓旋正式風水土丈二尺下爲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爲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故葬祖上有紫腰一株陰影甚茂既伐去藤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以往歲改葬先妣夫人斬氏初啓玄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如所結璆琅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蠟飛出其露華移時方曉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黨竹溪未第時家甚窮至令其子爲人牧猪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游嵩山中涂客指所憩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曰俄一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爲人伐去占法蓋取葉隨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顧軒論事顧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曉知者鹿菴大爲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灑殺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爲默然一座大笑

陽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音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金取劉翽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先生說，爲學務要精熟，當銘成汁，滴成錠，團成塊，按成餅，俾以爲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爲寫時，則著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

又說，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他，自堯舜已降，皋、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天，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兩箇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海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王黃華西京留守題名記說，趙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爲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爲甸服，逮遼德於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改位爲宮闕，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助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來，京師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合德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漢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之號，故

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爾，宋宏道說，其舅劉景元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游市，取染工歷令讀數面試之，一覽背誦，不一字差，又徒

單侍講與孟解元偶之，亦善誦記，取新刻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藥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探石中陰黑無所視，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儼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別，至於瑣瑣，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爲最貴，世謂之鵝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巖，下巖，西坑，後巖，上巖之石最精，下巖次之，唯上巖之石乃有眼，眼之淺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爲上，其大者尤爲希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爲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爲墨所漬掩，常可觀於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最爲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爲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

玉堂嘉話卷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陵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

史記不載蕭何脩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青居山古果州也，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驕驕盈閭巷，時號所居爲鳴珂里。

源乾曜爲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父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資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實封自此始。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資豪門坐賈，豫給以直，傲欺之弊遂絕，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贊畫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爲韻語耳，其達摩讀曰柳樞者，稱杖也，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爲不平，不爭而爲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數也，書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經書，其序云，律者以實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

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園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爲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爲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脈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買方硯者五。皆以尺爲準。然止於巖石之中品。或服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太常新樂祭。祖宗於藩邸文。其辭曰。惟我烈祖。誕受上帝之命。肇造區夏。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答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未潰於成。今予小子。肅將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攸敢私聞。庶用畢我先志。以對天之休。神其格思。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辭。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三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藉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爲致治之成法。進士之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經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或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爲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試。道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浙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浙津。合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關。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爲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鄉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爲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有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爲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中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又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階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襲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開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語其

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因將率性修德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遠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藉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唐人黃金臺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閭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圖克坦順軒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前提編年紀傳論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均輸法起桑宏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唐禮部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郎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破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疏廣云。實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爲不仁不智矣。

東銘似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歐參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秦制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古詩爲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曲遂廢。右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筆。復引一案。其名爲竿。人懸竿空。度彼絕繫。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中與子爲支干之首。轉而言之也。

六壬壬爲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爲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爲一厄也。漢律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察執事。有陪蓋爲從。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册爲東懷國。

溫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

去之者。爲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伴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爲主。故欲掃除弊迹。以

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元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

害。更甚於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

千餘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

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查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爲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

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

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爲陳子之論。有大學有所忿寬。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廓然

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衣食者歟。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祿爲事。則賸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概有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

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堯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

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嘗

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亦

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日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爲雇傭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滬。萊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今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

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爲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需。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石。

崔浩校漢元以來五星行度。並讞前史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

之淺。今讞漢史而不覺此謬。浩曰。所讞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其

昏沒於東南。而東井方出。宣北二星何因附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前

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

顏高麗歷曰。詔云。惟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直學士高鳴雄飛辭也。公太

原人。官至吏部尚書。

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

華原。從授鍊丹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

權。原。五世矣。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識水。

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原。陽羅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

時。原。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爲帥臣張

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宣。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糶米。返置錢於米囊中。以遺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爲下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玉堂嘉話卷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朱紹英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爲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和甫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爲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爲黃帝，或以爲西陵氏，或以爲天師。懸論不一。然蠶爲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以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駟可爲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蠶。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傳。然其祭祀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祀之，非也。其曰龍精，賦：蠶見荀子。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邱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感生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異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遵詔儉約。無起陵寢。藏衣裳於廟。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寢。建廟及寢。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

玉 龍 嘉 話 卷六

六五

五
堂
集
卷
六

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違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爲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爲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敞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父以明，孫下曰昭。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義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爲昭，次之。昭之北面相對爲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相對爲穆。父子不並坐也。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元鑑曰藏主今在何處按五經異議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櫜弓有荐新如朔奠謂重新物爲之殷奠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五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大而已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雁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三穆。堂飾以黼。室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大夫神座。貯以昌義。藏以漆函。用神帳。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其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徹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也。

舞臺孝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等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爲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蔡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壇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爲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駒。其祭血。取其陰類。罍大鬯。其樂應鍾。舞跋舞。其鼓靈鼓。凡

電話 登六

水口

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雖庶人亦得祭之。春有所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於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雷。田。主社。示本也。

諸侯城郭之制。與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烈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時。風氣多野。林氣多癯。木氣多僞。嚴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瘳。寒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貧。輕土多利。重土多通。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壤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潔濁而宜風。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爲贊。見於師。以菜爲贊。釋即舍也。始入學必含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菹豆也。

姓族氏說

姓 氏

族族族族族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姒。封之有夏。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徒司空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贊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

必以序。應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養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府二十級。惟微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以八十爲衛尉。公孫宏。以八十爲相。趙充國。以七十爲將軍。賈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傳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鄧侯。樊噲妻呂須封。光侯是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侯。驩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宋張師正倦游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

上公桓圭。侯伯圭。鎮圭。冒圭。

公謂二王之侯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瑞。但文有旒纁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爲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青瑤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僞。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圭立不端而安上爲任。故公圭瑋之。身伸而躬屈。仲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瑋之。子不足以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瑋瑋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瑋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黼琕。琕音。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爲權也。

牙璋中璋。

與璋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璋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鉞

牙之飾質公達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爲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之類歟

刻虎爲形者以形成於秋也。琥禮西方之玉也。以璽爲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璽說文曰璽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環缺

荀子曰絕人以袂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袂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之於帶反絕佩環則不佩袂

六幣相宜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也則合璧以佩合琮以錦宜矣

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號。西方也。禺，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瑱。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珪璋特達於上，然則璽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故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注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獻醢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周禮節有八節。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守邦國者用之。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爲節。鑄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衛國之類。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爲之。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幽也。以竹爲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輔之節者。使不損也。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達大夫也。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管節。以竹爲之。析節。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闕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珪守邑土貨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以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

文辭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閭用傳作兩行書繪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玉堂嘉話卷七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稱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曾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稱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稱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小宗小宗

小宗小宗小宗

小宗小宗小宗

小宗小宗小宗

爲別
祖子
爲繼
宗別

大宗
大宗
大宗
大宗

諸侯之繼世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雖至於絕嗣。猶爲之服。祔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兄弟宗之。四

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開前，响午市台更忙，猝不能過，即擎爐器云：油著油著，人即避開，故鼠亦云云，聞者為笑。

圖克坦侍講說：右丞相張大定，未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問：聞司錄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還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客為嘆息。丞相字子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首冠首。美中山人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生，說渠海州為吏時，歲貢精靈精蟹，海棠出

州東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盤，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

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寶錄內名臣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少好嘉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集多略去其人，勸效鹿庵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讀讀過去了。

玉堂嘉話卷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於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何如爾？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綠江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問之論，愚雖不敢，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安巴堅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宋梁同年即位，元年在位十九年，遼太祖嗣位，諱德光，改元天顯，元年丙戌，庚戌，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於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祖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於遼，遼太祖歲貢三十萬正，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遼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偏於宋，較其兵力，而遼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匹，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為晉，宋為孫，至天祚，金朝太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帝有中原，天下來享宋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代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廢，斬於建

康市，返本還原，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即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於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頗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人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宋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并，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宋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遼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遼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會熟議，如何今日復作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之義，而然至於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待節死，舉朝惟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補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山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於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讎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名贊，河東人，即度，雖廢為湘陰公，晏亦尋即皇帝位於晉陽，終晏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與國四年，歸宋，依今日所論，晏係劉高祖弟，在位四年，其子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郭周二主，九年，東漢四主，遼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周，宋太祖不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今日輕易變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一事，蓋大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己而惡他，延引強兵深入，遽行覆轍，歐陽助金滅之，謀發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議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廷走，玉帛歲時，朝貢幾於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遼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郭、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權臣之首，韓世忠也，韓世忠其至於閣下，信孺製有古調一篇，予能草略記之，大朝君和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師，姦臣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不追，詩書於上，源聲壁間，館伴使人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宗自責之心深重，形於歌咏者頗多，每以假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期，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於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

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
繼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疎
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欲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竟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
以金史專依秦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十一國。五百

溝橋以達於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
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水。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無從。西過雞鳴山之陽。有
邸店曰平輿。其縣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厄河。嶺下。有驛曰李
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羣羣駝車
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名僅百家。中有驛舍。乃國王
所建也。亦有倉廩。為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
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城。間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自堡障
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圓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
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
中有陸道。達於南北岸。泊之東。有公主驛。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殿。殿夾以二室。背以
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
北行四驛。有長城。頗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渾
沱之三。北語云。音魯爾。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垂柳。其水東注甚湍。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
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漢雜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之亦頗有種藝。麻麥
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喀喇敖拉。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
皆有陰翳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音魯爾之比。其魚之大。若水之捕
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託齊。漢言免兒也。遼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
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伯勒赫圖。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
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烏蘇。微爾。謂爾。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
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
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穡。間之田者云。已三
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呼爾
齊。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塔密爾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碾石碾。在驛道旁。高五尺許。
下周四十餘步。方而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

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
輟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碾子。至呼蘭齊勒。嶺名以其形。東北迤邐入
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述。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
牙帳。灑白馬。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嶺間避冬。林木
甚盛。水皆堅凝。人繞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裘革則不可。食則以糗肉為常。粒米為珍。此歲除
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大晏。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
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呼蘭齊勒。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
會於大牙帳。灑白馬。修時祀。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日。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復由驛
道西南。住避暑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新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
行而明日。逐水草。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迄歸。遊於王庭者。凡十閱月。
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食飲。樂舞。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
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說。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雖何足
當之。後必有賢於陋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錄到太常諸雜儀禮

-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 明堂大禮降玉格儀注
- 明堂殿行禮儀注
- 明堂殿星圖
-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稱賀儀注
-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 明堂草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 明堂降御劄錄院并奏告事
-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 明堂大禮筭記
-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轡等年代月日
- 明堂大禮逐次遷那更點
-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國冠法服樣

玉輅圖 玉輅件段尺寸及太平車

逍遙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著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樂唱樂場圖

明堂大禮樂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爲值雨降過生煎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祗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贊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號錄

宣和南嶺圖 祀圖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明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丞相相如故

寶儀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寶儀論其事儀獻文其略曰夫水診所具厥有二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暎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儀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曠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科坎平梁則深墊方割雖樂舜在上旱變

佑政亦不能引其涉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兩難至深永積厚然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成也德宗之在位也啓導邪政狎昵小人裴延齡專利爲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棄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曉其德乃降常雨害於黎庶百川沸騰壤民虛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霧微十日一霖霖十五日一澍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暑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宗廟設號皆儀所定撰人服該博識冲淡寬簡好賢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篇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編纂會儀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無差時開真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奪時爲王狀元先生

帝記九

太祖

太宗

世宗

憲宗

哀宗

志書七

天文

禮樂

食貨

兵衛

列傳

忠義

儒行

烈女

逆臣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切恐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歷令一人專掌打後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請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准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令言者庭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著心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魏太初周幹臣云本

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編修人來房屋決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屋都

在文廟已後也。待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單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開年小也，宜喚去，比至定律，且與批支。若家小來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院官不要人使喚。中統二年示。



湛淵靜語

白珽撰

湛淵靜語序

禮遇相與爲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爲樂。將爲河爲海。欲爲川瀆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臂鼓一篋自隨。客至卽屏去。一日。既內見之。乃所著有餘師。經子類訓。集翠裘等書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說。無益於學。徒玩物喪志。情汙塗竄。益不加比。縝子哀其勤。慮其久致散軼。勉爲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湛淵名滿天下。皆自謂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矜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遺。奇物。予老矣。尙懼美行爲文所掩。故因其鉅案言之。庶知予取友之道不苟也。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也。今年六十又三。湛淵其山居故扁云。至大庚戌夏四月二日。友生海陵周陳伯陽甫敘。

湛淵靜語卷一

元 錢唐白 珽廷玉撰 海陵周 陳伯陽編

理宗聖德天縱。開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養興較藝文場。及卽位。中外稱爲文章天子。林希逸兼崇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卽日降御批云。心者。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觀卿進說。姑以七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瑩然鏡淨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禮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卿人折殿。時執綬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日。陛下方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祈。上亦不答。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答。還內。次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卿。

伊川先生六代孫准。咸淳間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蕃居池陽。婦人不繼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於宋。五公羊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礧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蒼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劉向叔洲治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

爲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姑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語意頗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於莫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逆籌帷帳之中館客陋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帳史記作帷帳不可陋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毛詩鴈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岐註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注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注：編懸之四，曰肆。六六亡奇，馬援傳：今更其陸陸，七則秦有漆娥臺，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把也。本作扒，今借爲八。九十百千萬，與玖拾佰仟萬皆有通用也。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開多有疎謬處，所以啓或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

閒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卽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疎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騰湖廣綱杙據石開薄人於險橫吾境者賈秋壑爲湖廣總領忽其不存體統訴於朝時論不以爲然令與方邵武兩易其任繼郡日有綵旗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殷秋湖廣江東事不倖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露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於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槿取火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即人之一身求之亦可槩見人貪心動則涎生哀心動則淚生憫心動則汗生慈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即太極也此心之動即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即天之生水也蓋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宋辛居士字夷仲隱於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月鬻筍充酒資。截竹成筒爲酒器或問其故荅曰我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竝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爲禮少頃回語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爲殿下市瓜置箏共語王之賓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爲舉止自由若聞命鞠躬卽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爲之傳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者不及歲，凶賈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窘，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父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尚義，嘗除夕絕糧，轉貸得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有借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吝，居鄉曲，多有濟人利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

其報不爽類此

文字閒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戴晉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魯

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涑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傳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

皮妻魯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皐陶舜臣也周禮釋人爲皐陶陶如字鼓缶也絳灌

周勃灌嬰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班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

別夜遁馬不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同。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

自有孟嘗馮異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史記楚靈王死於申亥爲天下笑申

亥人姓名非甲子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注續

上鉦非告戒。委蛇委曲也。莊子澤有委蛇。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小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

如字蘭與杜若也白社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序也禮兄之齒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避

彭行亦如字側身行也東脩束脯至行爲諸侯師注謹束脩絜也胡廣傳亦云束脩

守澹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曰三休三輔決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金元休韋甫休長陵

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堯舜之禪云云禪亭亭。

章外賦之雲、藹、蒼、名、義、之、殊、可、拘、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原謂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

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

殿益非也。金寶見說苑曰：魏御廩失火，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

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

退屬命將正居此故事其來尙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詳懷注云常娥奔妻也奔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爲證

且云常規計身於月是爲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

疑月言常娥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适嘗引詩實

絲羽協在彼中河葉且有儀亦協中阿揭雄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參莪皆書作

羣酋然往自信常婦常僅明矣後人因其聯占月故啓此恍惚誕之論

東坡有二三謀臣之得其門丁以共濟令是一人也。五石之瓿。其下障大江。里之半懸絙。古木蔭蔭。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瓿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

引繩土下之蜜且盡則土之人必厚其別區謂之爲下土。一

食之因不飢。腸方導持一次。而渠首見一力。即非其人也。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

名之曰不飽。踞踞不飽。待一少飽。深暉。屬見一物如蚊蚋。盤其中。腹穢不可近。又久之。忽聞兩日如鉦

作其物宛然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文而出其人目眦盡

生五年蛇無而雷再作比擬其由穴而出其人自急等死爾不若附之而去萬獲免遂擊鱗而躍

約一二里頃。竟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熒熒。無忽燎速熾之患。橫渠亦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爲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食新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櫟。或問朱文公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王於未。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寄王於四季。每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六十日。庶歲也。

凱之警寄畫一幀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爲元所攫械閉空囑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畫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予謂凱之不癡也嘗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況珍物佳畫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畫俱亡矣元異日出名畫示客客有食寒具汚之者遂惋悵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諷帝禪位尋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矣

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臣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師敗楚國。大傷而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鄢陵也。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及旣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敗。而子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雷虩虩。而有笑言。啞啞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紉思。且曰。只是箇諸爻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庭下閒之。遽云。恐卽是三陽失位。伊川爲之嘆賞。今未濟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庸庸者哉。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間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櫞遠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誤。不深攷耳。今所謂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可佩飾。蕙。薰艸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質。氣如薝蔔。可以已腐。陳藏器注。卽零陵香也。文公云。蕙蘭二物。本草誤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

香艸曰蘭。曰蓀。曰茝。曰葍。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麝。曰江離。曰杜若。曰杜衡。曰菝葜。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猗蘭草。今當以澤蘭爲正。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麥門冬。春開花極香。今呼爲幽蘭。非真蘭也。揀則今之所謂石菖蒲者。茝葍。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是也。蕙。卽零陵香。一名薰。蘼蕪。卽芎藭苗。一名江離。杜若。卽山薑也。杜衡。今人呼爲馬蹄香。惟荃與菝葜。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儀謂尙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而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蕪花爲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況離騷亦云。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溫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花葉無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百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蘭。舊一名蘭澤草。婦人香油澤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故斷其花。種節。誤。

蕭蘭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卻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
綠軒詩黃金鑊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莖其苗矣芳馨可
愛但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
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蒼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種槩多蒼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
可食今俗呼爲茶菊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賞求所謂甘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梁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潁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
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氣幾時輟彭澤樽蟲未遽
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說者以爲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爲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謬矣。然愚嘗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爲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況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開不容髮，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爲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嘗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燥而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爲水，是也。燥且燥者，激烈而爲火。

是也。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水火固皆輕清。二者之中。水清而火濁。而清濁之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資養固聚凝結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既成。然後二氣之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為木。陰之盛者。則收縮堅凝。而為金。是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不生。故皆重濁。而金固皆重濁。二者之中。木清而金濁。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央。南北為緯。東西為經。東北為首。西南為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之序然耶。今試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稟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巳。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皆芒。莫可深詰。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即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經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之謂也。地四者。少陰之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陽之謂也。天七者。太陰之謂也。地八者。少陽之謂也。天九者。少陰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實雖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為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二支觀之。則土寄王於四行。而為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干地支是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面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面奇。二者蓋天清地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兩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為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閒者。七十有二日。蓋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為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王。不可得而見。所可

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凡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即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即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為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日計之。則一句之中。為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為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歲。為戊己者才兩月。僅為日六十爾。乙庚之歲。為戊己者四月。則又為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為歲均之為七十二日耶。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二。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為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為百二十日。其多倍于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於中央。而所以為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以為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中央也。曰。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變者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為太陽。七亦為太陽。二為太陰。六亦為太陰。未易曉也。

南史載蕭應。廬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寶庫。見金錠。問左右曰。是可食否。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乞與汝等。不疑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同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向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見。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損益二卦爻辭。分或益之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或之一言。非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願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雖龜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菴以或益之十朋之龜作一句。謂十人朋聚。如龜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能違也。似是程氏味長。明夷六二爻。用拯馬壯吉一句。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者。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蓋言聲教于東西南北皆及之矣。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舊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兩字作一句。今於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爾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怨。以怨哀以思。為一句。子細品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怨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斷句。謂如論語。善射。募邀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云是句。卻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兼愛一句。靡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為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為故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法。要之。句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於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

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赤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赤點之下皆當讀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爾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如五十以學易至若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如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一節謝疊山注詩簡兮篇有力如虎倭古本屬左手執籥亦甚有味

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閒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謂令若長不聞於時何也至於東京縣令之號循吏者班班可攷則其故何耶後反覆諦玩頗得其說循吏之盛莫盛於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爾曹之勉金秩之寵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去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重不計縣令之切於民宜其令長之不聞於時也東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閒聞卓茂仁愛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華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襲賁之小而增秩賜綬謠言覃辭必爲轉易非輕於去取也慮夫用匪其人或爲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減省非輕於更易也慮夫浮費冗食徒爲民擾帝之於令審重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爲之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重懷竝以令長列於循吏傳而魯恭劉平與夫潁川之四長先後相望其績章章不絕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難澀怪僻所謂目瞠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貶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鑿春麗驚耀天下所以蒼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大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騰龍之珠必鏤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余謂韓門之怪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語如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卽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菑雨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繼其士田士人令無礪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教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陣繡孤顛阿倔元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映旁澗中癸次木腔瀑三尺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徊漣虹蜺雄雌穹鞠鵬屨偃俱鳥坻淹淹委委莎蘼縷蘿薔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踞曰香承守寢睥睨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匿地胥肩腦口牙快

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鬻黃帝藥珠丹碧錦襖身刀囊揮擲緇白豹元斑飫距草脚意相得
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屋證野鬱蔭後顧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驚渠曰
望月又東驚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交曉陰洽色北俯渠憶懷來刳級迴西巽
鵬開黃原決天汾水鉤帶曰言調行良旦開遠崗青紫近樓臺井間點畫寮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
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踰瀕西滌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鑣梨深撓撓收窮正北曰
風隄乘攜左右北迴股努搆賦塘街渠欽池南栢樓景怪燭蛟龍鉤牽寶龜靈龜文文章章陰欲驚
嗽烟潰鵲聚桃李蘭薰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鼈蟪原開哈儲虛明茫茫鬼眼頑耳
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關擊驚俗池豪傑情乖悽悽正西曰白濱蒼深梨素女雪舞百僧水翠披踰千
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埭日卯西樵途塢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詭婉絢化大
小亭飽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陣乘塘如連山翠峯擁地高下如原隄隄溪整水引古自源三十里
鑿高槽絕竇壙爲池溝沼渠瀑滾滾終出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開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
旁蔭遠映錦繡交果枝香晚麗絕他郡致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
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楊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
附於汧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滴生物瘠引古沃潯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河渠則可爲附於汧
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讀之使人口棘心懸何必迺爾布帛之文葦粟之味
寒者資焉餒者取焉至於蛟綃龍鮓駭人觀聽於飢寒何有哉盧處道嘗效其體戲跋於後云辭習郁
周羸劉雍降以弊迺唐順憲振昌黎辭夷夷險矯惟紹述著述見未傳見獨是矯不甚哉古洛陽子純
甫珍奇鍾古蓄焚記刻久踈以柳城姚伯端南潒都盧氏子塾云亦頗得其怪誕之趣聞天聖中王禹偁
釋其及見○案陶宗儀續錄云宋王禹偁嘗爲解釋今不復有因據趙仁舉通注本傳其句讀以
便觀覽又案吳師道補注本跋云記二本一爲歐公集古清玩石刻是樊白書一則趙仁舉本也今通
漢所錄與陶氏本互異意頗多文本疑誤無從正其
是非姑就元書校刻覽者宜細其疎略三廷博識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如押作去聲東坡亦押閭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磷之磷韓杜皆作平聲押如方世無縉縉此道未縉縉恐自楚辭毛詩叶韻中來南渡簡齋亦押作平聲案簡齋集陪諸公登南樓吸新茶詩云補月墮九天紫面光縉縉縉縉指此也又石龜子施宛心長老詩云知君遊世縉不縉往作縉人之石友亦作平聲使廷博議杜又有刺史似寇恂到郡宜競情押作入聲資昔切案杜集惟草堂本作借別本俱誤情汪氏杜韓集誤因之歸十一陌情字韻下學音咸不探本源作情字使轉以杜爲口實則集韻之過也謹附正之又案謝靈運山居賦怨淨語之如情亦叶入聲而元續代書一百韻有云過席衡門出歸俱借馬騎借字下注云去聲益知古人用字不苟也廷博識按恂傳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字義取於人作入聲與所取人作去聲如左傳寡君是以顛借助焉亦入聲今皆承誤讀作去聲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雅錫盾雕戈威命是荷荷皆作平聲蓋何天之衢何校滅耳百祿是何荷可切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謂去京不遠岳如此命意不亦太迂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萬幾，取武丁其代予言之意，此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而命，雖成王幼冲，灼知出於周公之手，猶婉其辭，爲君諱之，且詔，照也。如日之照於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人心者，以爲萬乘之尊，卷卷若此，我何若人斯。故於史冊，則各具載於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於文選，後之書錄，玉署者，往往梓於私集，是借重君父，沾文章之名於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殊失藥繪上命之意。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以快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及叩其主僧，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懷施，苛留作午供，鬱鬱久之，始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結其辭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閒。

禹導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鈞而相入，謂之會。如江會于匯，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如河過洛，洛過洧，洧水之類，凡言會言過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至于河，皆澤名也。至于滄，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楊誠齋解舌，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妙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仙，故末章引彭祖松喬事以風之。庶幾引君於道，及其安於祿位，方士有言金馬碧雞神可祀而致者，則鼓舞奔走，以任其責，會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謬戾如此。死於道路，不爲不幸，魏證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歸玩無已，余每讀至此，未嘗不代王褒流汗。

湛淵靜語卷二

南渡後，七帝俱謁，皆費東越，五后僭杭之赤山，寶祐閒，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韓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錢塘門，幸新宮，然後泛舟游南屏山之翠芳園，步盤遶內，於是臺臣封章，三學扣關，論列無虛日，疏格不行，時張鑄爲正言，獨疏諫，大略云：陛下祗謁西宮，登舟駕鸞，跋涉遶內，無非爲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間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游西湖，過翠芳，南向即赤山，諸后樓殿在焉，陛下於是時，即望拜耶，但宴坐耶，或回舟背之而東耶，合不令禮寺酌詳其宜，穆陵感悟，即批依付，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鑄登政府，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園公或作園公，按顏魯公匡謬正俗園字，引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又商於有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園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凡蓋漢惠帝會爲四人作碑祠於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園爲園公之後，如此，則合作園公，然淵明聖賢羣輔錄，園公、姓園、名棄、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園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今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黃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夏綺，而言黃綺，又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嘗有未必須如梅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畢文簡公亦譏之，以爲不當言夏黃公，此說似謂季夏者，如季

屬季隨之類。然古亦有單以季爲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況吳志虞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亦云。夏黃公。姓崔。名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豈文簡別有所據耶。若以陶杜爲證。恐大不然。時不以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議焉。相如。豈相如單姓馬耶。然則。出師。風俗。乃。國。事。也。有。圖。文。宜。有。遺。傳。也。崔。氏。有。焉。是。也。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覺。二字辨於一覽之短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篆作角。下從兩人。本無聲。下之文。聲下。蓋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廣韻有角。故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械韻補。角音鹿。又山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遣牛觸角。牛觸角。角可。牛觸我。我竹。正作鹿韻。押。毛見增韻去。其。圍。於。角。里。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蓋。角。肉。上。出。二。豎。象。形。也。

稽康傳。列於晉書。余每疑其誤。康死之日。實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禪於晉。則康何有於晉哉。觀其傳。湯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以昭死。孔融以操死。於名教不爲無補。然禪代之際。往往以成敗論人。此難言也。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八公而下。凡所謂晉之佐命者。不云同惡可乎。顏延年五君詠。謝王戎。山濤。皆哉。

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爲長。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晦菴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稟之性。命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易君思。再三稱賞。朱子窮理之深。用力之久。方有得於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獎借。以示勸勉。今人爲學。既無積久之功。其於人又乏獎借之美。德惡乎進。業惡乎脩。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汙壞。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即晦菴明善以復其初之謂也。書云。敬修可顯。詩云。聿修厥德。皆自脩之義。若曰。學以脩性。性何待脩。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中丞頭陀寺碑文。曾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大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呂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排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

少陵落日滿屋梁。猶疑顏色。即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月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較今。使人儂今。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實治鄭虔瘡痼疾有驗。良可笑也。

使燕日錄。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權來通好。朝廷割京湖制司。就差官鄒冲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於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南京丞相繁銜。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龍岡轉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入城。館人使於都堂。入白酸漿門。又入封丘門。經東華門外。循宮牆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即五門。門勝承天。東登開鼓院。門兩旁置兩觀。東西各有朵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行百餘步。即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旁皆居民。行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勝曰。尙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東偏一門。勝曰。吏禮戶部。西偏一門。勝曰。兵刑工部。又數十步。兩碑亭夾門。一門。頗壯。勝曰。都省。門。屋五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楹。堂九間。繪以磁玉。甚宏麗。勝曰。都堂。堂後一船齋。通過。接一大堂。即宰執會食處。堂東面南一位。左丞相。右丞相。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傍各屋五間。東西對峙。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寺門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區。高廣異常。朱碧間錯。吳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參雲。凡三級。勝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寺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慧。廣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休禪院一。寺通闊。往時。每月八次開講。聽商賈貿易。出相國寺。往州橋。橋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普濟渠。過橋。出丹鳳門。即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門百步。即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臨安內河。但船少。兩過橋。不百步。即城門。勝會朝。其城自金人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回入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琉璃碧瓦。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關闕。闕之。最。今荒墟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禁路遂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西。街衢窄狹。屈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驛。朱溫火劫。李克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即開郭府治。無麗譙。門亦湫隘。入門。庭院廣闊。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間。甚雄壯。外郡所無。又次日。同官屬看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第。三層。以裏牆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二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五門。裏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五門樓。俯瞰城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左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鼎三級。旁朵殿各三間。峻廊復與西廊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闌成一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即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出。有三門。中勝曰。隆德之門。餘二門。勝左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即舊垂拱殿。今更此名。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中東一樓。峻樓。西一樓。峻樓。殿屋五大間。旁各朵殿三間。階止龍墀。一殿。左朵殿。峻樓。接東上閣門。右朵殿。峻樓。接西上閣門。峻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旱船。過又一庭院。又一門。

勝曰仁安之門。門外東西向。兩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殿宇龍輝。兩廡皆如隆德規模。止無東西閣門。在本朝爲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進狀元以下。均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爲仁安。勝所改。蹤跡尚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早船連接。兩邊廊屋不丹。止是黑漆。窗戶意必宮人位。此係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瓦。此兩殿並瓦。止用琉璃。榜屋脊。及用琉璃。瓦圈屋簷。一殿曰純和。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頭。三面皆牆壁。此即正殿。兩旁有兩閣。亦設楊。此殿後即內宮牆。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數十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內有龍舟。今湖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敕賜卿雲萬能奇峯。西一石上刻玉京獨秀。太平徽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用怪石。疊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勝曰百泉。山後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湖。又流至涌翠峯下。有大滌洞。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亭曰臨溪。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曰瓊杯。即曲水流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東。皆華楊。復度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自此復度溪橋。回向東。係越場。有閣武殿。自越場復向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怪石疊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徑。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勝曰公洞。旋折而上。一亭。秀山之正面。一堂。勝曰溪。其徑皆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木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堂。又橫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翠翠。一亭。真樂。皆結茅爲屋。了不知在城中。大抵苑中多植樹。與木樓。每徑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內宮牆。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門後接以修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勝曰隆徽。此金人皇后宮。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檻閣一樓。對花園。樓上甚高。散無勝額。過樓。即瓊芳殿。樓屋隔簾。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君殿宇。上有鴟尾。下無丹楹。門窗戶牖皆黑漆。自此復西過長廊。一樓勝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所造。規模制度。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即是本朝舊原廟。一門勝啓慶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廟即舊殿宇。不知勝顏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煌。出啓慶宮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勝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即金人太后宮。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爲太后宮。入宮門。直趨一門。勝曰徽音。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人光翼門。繁禪門。有燕喜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所謂秘閣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百官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旁即下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緯樓門。入門三十步。面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皆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盡榜金人祖先廟號。每一室計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窗。有窗處一開。向西。壁上嵌

以小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處。過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羣小雜居。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北人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過者不勝故宮。黍離之嘆。復出太廟。向西行。一屏牆。緯樓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牆。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過社稷。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殿。相近瓊林苑。金明池。苑餘牆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即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居。有殿二。有館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軍園城時。拆毀殆盡。止存熙春一傑閣。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間所有。金人亦常毀之。竟不能登。是閣見四圍皆荷花。用小橋通諸亭館。呼故宮自南渡迄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營營。猶有存者。

鮑照嘗有井。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也。五八。折井字而四之。則爲十者。四。四十。即五八也。飛泉仰流。謂垂繩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明寺前井。亦鑄隱語於上云。一人堂堂。兩曜垂光。井深赤一點。去水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足火然。若有雙鉤。兩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漢之循吏。河南守吳公爲首。雖傳錄亦稱其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嚴而民化。當文帝即位之初。瘡痍甫定。而治平爲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賢。賈誼於草茅中。終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固不爲立傳。何耶。豈簡册脫落。無所攷耶。抑善爲治者。貴於無迹歟。吳公者。公豈名歟。區區丁公。吾知其名。固有如吳公之賢。嘉名不得聞邪。或曰。班氏見文帝時。不是循吏。不立傳者。爲不勝立也。吁。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嘗問文帝曰。周勃。張敖。如何。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張相如爲長者矣。且與絳侯並。而後又爲大將軍。聲名。遂出塞。即還。當時雖受神算於上。而相如能不微功生事。以開邊釁。益見其賢矣。出處頗末。亦無傳可致。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余偶讀至此。竊有感焉。耳。士之潔身厲行。蓋爲身後區區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謂爲善無近名。名與身孰親。是皆私於一己之謂。非兼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不復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爲即爲矣。欲爲即爲。雖嚴刑重罰。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貴爲朝廷賢臣。且闕焉。況嚴穴士哉。

或曰。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有爲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之說。欲人主師仲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爲安石之言。未可盡信也。元豐末。封孟子郡公。建廟之。崇寧中。改爲國公。紹興中。改爲國公。隆興中。改爲國公。嘉泰中。改爲國公。五十年。安石之黨。配享後矣。

柳子厚著書中。立書云。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魯氣出之。懼其味淡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假憂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勸。此吾所

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爲之文也。爲文之法。備於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文其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於下曰姤。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於下至微也。而爻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戒之。豈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變而遁。則陰已得位。上之羸豕雖衆。莫可得而誰何矣。見幾之早者。則嘉遁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於剝牀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李林甫爲三品。即一陰初生之姤也。至二十四年。而牛仙客入。二陰之遁成矣。欲天下之不至於剝。其可得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尚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文詭語相諛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荆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見信菴時。一士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整齊。皆精實語。雖字畫不甚精楷。塗乙之略。無避忌。然真情實意。浮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待。書錦煥爛。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青囊布機。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中書。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繫中心之塊。一時之幸。且將爲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德。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蕭心九頓首。嫵媚不情。甘爲蕘苦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湖。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湖詩。後題云：新詩尤佳。三復愧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作。將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時。此意幸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錄此語於詩集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汙辱。愚按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人。舊應舉不利。不羣於俗。蓋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一云：有人兮山陰。雲卷兮霞橫。乘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孤疑。憂獨立兮忠貞。前輩以爲無異離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僞作。以誣俗爾。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尙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廟記亦用辨章二字。案此辨章。又見。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

是不食他祿。甘心微養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至於史記云云。謂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思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嚥。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卻一箇棗也。遂絕倒。

韓偓肯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以禮接之。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賦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在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皆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胃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議。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爲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以姦佞事閻王。謂古制權木疎圍。更爲之形如木櫃。橫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吳兵圍建州。遣兵救之。軍及中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瑋不得已。遣出兵。就以文傑所造櫃車送軍前。樹食之。禍福之反以自及者。又不但來俊臣之類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於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爲中都宰。路無拾遺。器不離僞。及爲政於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奢侈黷法。越境而徒。以至墮三都而公室強。卻蕞夷而侵疆。夫豈徒曰所聞者俎豆之事而已哉。明道程先生之爲縣也。辨藏錢之爭。斷石佛之怪。興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責役。乃治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折黏竿。脯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爲精兵。陸棧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吝衛靈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孤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苗壯。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於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度有方。備禦有實。皆可爲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於理。至如申嚴保伍。而舉盜屏息。脩築子城。而役者樂趨。此儒者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爲賢。華麗文詞爲能。求之實用。則無有焉。其不至於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調。至於忽焉。無異驥驥之馳。

過隙也。與夫禮記之若駟之過隙。李斯之六驥過缺轅。不過喻日晷之疾。如於一隙中窺馳馬。非指爲日景爲塵也。選詩亦有青驪逝景駉。

時有全篇用也字者。牆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卻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云。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庫本一帖云衛穉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思陵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鑣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陣圖云尙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矩之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漢明德太后馬氏明謂明帝諡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於夫故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嬀例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哀頓首豈以卑荅尊當爾耶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拾石二歌者名欲賜田人萬畝問公仲仲進牛蓄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

賢矣。

華州西嶽廟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十數丈接連數段爲一碑八分書字幾尺餘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旣燬而字亦缺剝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謁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操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素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素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徐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覺其戲已默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國之禮樂在焉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德由天生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信有之

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因憶古樂府有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此

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妻方大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蛟峯格言八句予嘗書作兩直軸懸於齋閣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一時謂之夭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也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矣。如曾子。字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僖宗。字白。逢。

迷惘靜謐 卷二

二五

送別解語卷二

三六

杜甫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稱者。近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書君復奉呈某人。又有紫蘄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又國鑑等帖皆姓下押字，觀言蓋蘄帖以前宰相與庶官多具銜，前名後押，和靖當是時，相與亦然。因攷顏籀、高儉、房喬、封倫，皆隋唐初人。時惟稱師古、士廉、元齡、德彝，未見有名之者。在當時書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師古。元齡注管子，亦直稱房元齡。但舊唐書旣明言房喬字元齡，而新唐書乃謂房元齡字喬，又謂師古字籀，不知歐公何所據。遂以字易名也。惟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名與字爲一，自簡便。皇朝類苑載：堯進本名進，對人每自稱曰輝，或問其故，荅曰：各從其便爾。此又莫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祝可以致犬唇音汁汁可以致貓雞朱朱豕盧盧一切以爲天地閒自然之應故李白隱巖養禽千數呼皆就掌取食介葛盧公治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余觀之朱朱盧盧皆像其聲祝祝聲類兔雉汁汁聲類鼠皆像其所欲撓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於葛盧公治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異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康居與竺國鄰俗多善幻此卻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天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爲簠簋之飾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施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𦍋。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康節生不爲訓解之學。書曰：經意自明。若人不知耳。屋下架屋，牀上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冲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復何爲以微名後世哉。陸文安公不注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荀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象山嘗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然此因秦火或漆書相傳，遂致子曰有衍者，卻不可因咽廢食。則是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匡衡字鼎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知元蘇章曰今日蘇羅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昌黎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臨卑之謂古人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及孟子以後至於今呼仲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兄子種亦字其叔父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棘欲剗治

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於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於孔明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云云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敗操於赤壁也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

通鑑輯覽卷二

三三

曾失軍也。

予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爲稱首因言皎字清晝嘗作銅筇爲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琯早歲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往聞龍吟聲清而靜滌人邪想時有好事僧潛置以三金寫之唯銅聲酷似他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嶺間有此聲乃曰龍吟復遷於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夏之驚曰翼龍吟也大歷十三載裴僧傳至桐江予使兒童夏金放之亦不減秦聲也緇人或譏者予曰此達僧之事可以禪禪爾曹無以瑣行自拘嘗賦詩以見意歌曰逸僧夏錫爲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公賞遂使秦人賞至今初夏徐徐聲漸顯樂章不管何人辨似出龍淵萬丈底乍怪聲來近而遠未必全由夏者工真生虛無非篋中寥亮掩清猗縈回淩細風遙聞不斷在煙杪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頂秋宵一吟更清適能令聽者易常性憂人忘憂躁人靜今日琤鏗江上聞蛟螭奔飛如得羣聲過陰嶺忽成雨響駐晴天將起雲坐來吟盡江空碧卻尋向者聲無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還寂又於萬籟無聲天境空下自注聽專一境則衆音不聞非萬籟之無聲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見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祕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典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卽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皆嘗見之無客主意久不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如此則百尺樓事別無他傳記當是備語要當元德百尺樓元龍上下牀方得

陳同甫名亮婺女入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膽強恕第二朱曾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實在二三主上以爲無它擢居第一蓋蒼策論依復頗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睢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攷之乃曰顧視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於周室之意以辭中物色攷之乃曰木落雁南則有以符十一月也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爲正十一月卽夏正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於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爲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謂樂極哀來者正爲少壯幾時索老何耳畏死貪生之心實兆於此實銳於此厥後五利勇之之徒承風而自銜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河海至老無所得猶且羈縻不絕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借使有之豈非萌於子侯暴死之前著於蝗旱大搜之閒而發於巫蠱禍妻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祕書郎。早世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能。乃與子弟共游。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隱軒邁嘗自贊其畫像云。早游諸老門。晚入端平社。卽汝臞翁也。入被丞相噴。出遭長官罵。亦汝臞翁也。誰教汝不曲不圓。不嚙不咬。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山閒林下。然則今日靈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天新活百年。一任羣兒描寫。

鄧康節生席不起。蓋有見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飲宴。前脩似此者多。近劉梅齋清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予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卽齋不出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亦齋不戲笑不與燕席。此當爲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之道。則於齋祭之次日爲壽猶或可也。

太宗開秦府日於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丁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爲十八學士後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贊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多曠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毋瓚呂向成慶業李子釗東方朔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爲十八學士案韋述元本作李述敬會真元本作張會真趙元默元本無元字成慶業元本作成翼真東方朔元本作東方穎陸去泰元本作陸元泰今俱訂改一有陸堅無東方顯命董夢畫像一作童夢御製贊爲千載翰苑盛事然含象諸儒視前登瀛知名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於貨殖任俠倭幸三傳尤拳拳致意焉者蓋有所自傷也財之爲物可以致用遷苟多財自可資緣贖罪安有終戾於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豪俠之助必將揮金行賂上章營救爭爲之解紛者矣又其次則帝之左右皆諛倭使嬖逢君之惡曾無一人爲國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爲善者以此知三傳正以述遷之己意精神全在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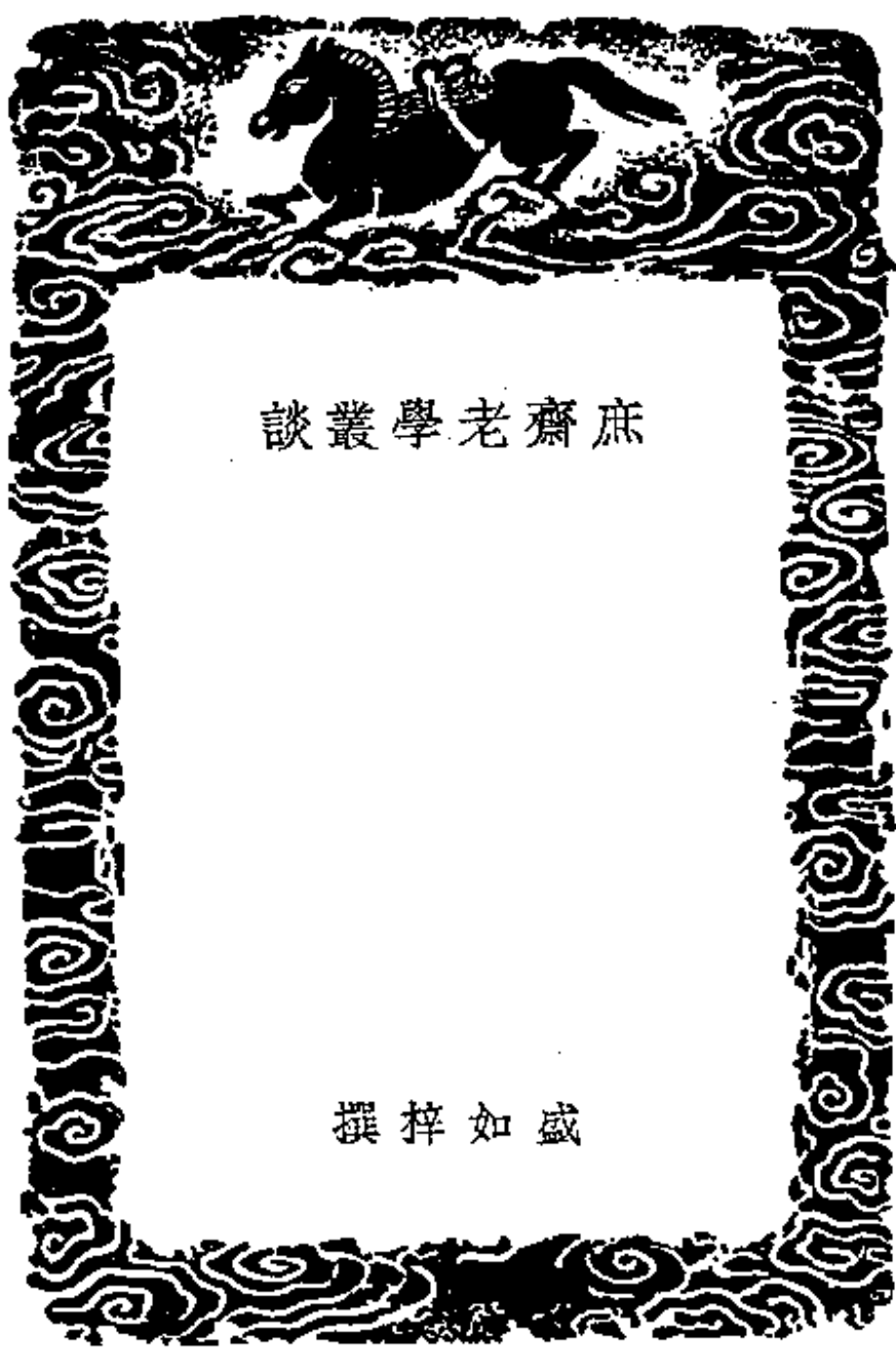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穉。曰孫。曰子。或曰叟。曰老。曰齡。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延長之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金日磾。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正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兔園冊之類耶。

左傳僖卅三年。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年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爲齒。又主人焚衡。或濡馬褐以救之。注。衡。車也。褐。馬衣。按此則古者馬亦有衣。

滿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著。珽。錢唐人。卷帙不應止此。此二卷。爲吾崑沈氏家藏。沈君名玉驥。字□□。號陽谷。少有俊才。不拘細節。家貧而好客。尤善飲酒。酣落筆驚人。人以癡目之。將死。預知死日。竟不獲第。其家藏書甚多。予與其子大宗游。得而錄之。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儒允甫誌。

滿淵靜語二卷。樂安學徒得自南陽故書中。予見其辨饒雙峯論洪範五行一條。頗有心得。乃俾書。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談叢學老齋庶

撰梓如盛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御營。撥充問罪西域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爾那。頗為領軍。都侍衛。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汗降。今案陰如故。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為征蠻大元帥。子阿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為多。今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為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諡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昭齊褒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歷數。而然。王元禮。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會孫宜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其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其西山行實奏。稱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國初時。屢從西征。行五六萬里。阻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險沙磧。遠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斷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森鬱。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即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四百餘里。有苦蓋城。八昔城。可傘城。色攏城。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掛。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統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色攏城邊。皆色攏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昔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會。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稷。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胸。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健城。梭里檀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輒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印度西北有可弗又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為饌。此國晝長夜促。羊腩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言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又去印度亦等。雖遠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漠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樽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輪。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遠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磨。驚麥。懸確杵新。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杵。春月花潭。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問隨月出新。年強策。彈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糖糖。救旱河為雨。無衣堪種。

羊余嘗聞唐會要有堆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閭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為吉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責羊勝。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為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雜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橋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蒙中馬勝公得之。方備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章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審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為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偽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為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音四德。是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道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為偽書。隋史。劉炫。明博學。牛宏。講求天下遺書。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下篇。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偽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溪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為無所謂。例無所謂。廢。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為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為正。魯亦以子為春。或以為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遺。環觀說出。左氏晦庵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說。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新。說克敵而還。使視宗祈死。曰。君廢修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敗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

信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鄭文公用鄧子于夷。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即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睡水有祇神廟。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威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閭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焉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嬀既為楚子生二子。莊席之閒。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笑矣。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生子曰。嬰。牛朱溫掠地宋邊。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夜哇。後二人為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護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固不足責。而謂叔孫豹子為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僇。三命而僇。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僇。再命而僇。三命而僇。循牆而走。左氏作僇。僇。莊子作僇。僇。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僇。背曲。僇。腰曲。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璣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雖謂井田之法。如費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薳掩為司馬。子木使庾賦。掩誓土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鑒之以棋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以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為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泝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爲支流逆河者爲潮水逆行。余以近世嘗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滸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爲震澤。傳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壩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爲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賈仲堅開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懷兩浙時多與水利。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潤跋曰。日本僧訪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訪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圖中本。道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仍以張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爲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蔡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予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開。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華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燄灰燼殊爲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爲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上用鐵盤。盤以膏油。若以松華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燭字。以其皮卷之。裏松脂。然以爲燭。此却有理。勝繩竹草矣。

齊地有蟲類。蛇大者人謂之巨白。善蟄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巨。即蛇類之大者也。故謂蛇而後尤其操者也。見見氏

王諱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爲奇特。然稱太史公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難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爲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津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號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陳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疏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棄。又謂史記恐是簡末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贊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此。則爲未脫素明矣。言二者諒此可矣。

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

愛遷者。以此論爲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尙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諉。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資無財自贖。交游莫援。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書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即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塗。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博齋爲作傳。敘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敘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爲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即位甲辰爲準。用之以表時序。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秦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數歷。竝有名前代。秦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竝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筆重爲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爲必多曠於禮。據其床而不哭。曄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異鬼怪謬妄之言。取諸幽異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讀五經一遍。

謝僑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僑曰。事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拳同。攘臂縮也。今胸袖手圈。言解難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拳也。然下句已有救關者不搏。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雙蓬亂繩之說。與人關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亦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爲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鳩

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壞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爲井幹填以巨石其上綠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平豈真有所見也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潰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乎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日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僧偕同日而語也

秦穆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爲墟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賢乎後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漢末黨事起袁閔築土室而居自稱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辛申屠屠因樹爲屋絕跡梁陽之閒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避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于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數日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劉毅爲王鎮惡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爲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諷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第以實爲節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爲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爲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誼長沙召爲梁太傅陳政事疏言皆驗漢廷諸臣無能及之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其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

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後廢元間爲人所發其間古物充初隨郎灰散惟數瓦缶不壞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衛人以其碑爲硯章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而祀之極詠宋玉雲雨之安余謂與揚州后土章邱事相似舊豐綠衣年少於蜀明道以其妻賣遂散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生數齋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棄石林避暑錄云當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慮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譜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之至中原在賈誼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誼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譚詔亦與焉滅死徙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遠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禍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經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輒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嵇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琨後村云非謂甘爲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高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不爲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嘲笑之閒尙慎所加況於國典可虧人之愛父離不如宗今旣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爲例交與怨讐此爲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咸帝從之正廣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貰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興遣尙書郎章宗使於僞桮僞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爲法斯不失爲君子如疎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人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尙致邾莊公之卒況實事而李公親見乎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今之揚州。秦爲廣陵縣。漢爲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爲揚州。其城卽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郡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僉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甃得岸。椿婆羅木。教授劉青溪。取爲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咸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淩湖事昔有巫媼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出血此地陷爲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媼

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淩湖出黃金注舊唐書反縣名在合淝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爲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怒殺姥蛇爲姥報讎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爲湖唯姥宅無恙至今猶存淩湖地陷竝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卽爲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矐矐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中又有之龍州都本亦有之

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盤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爲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實字書日備載之。雖爲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況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武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爲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謀與復魏室皆爲晉誅以廣陵爲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臯審音旣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湧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霧合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颺車。乾坤星火。歸來兮。袁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大元渡江。外史制集
華公說

王明清揮麈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宜諫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除祕書少監啓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尙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寶贖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

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杜祁公衍相仁宗。爲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遏之。所請卽封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爲法。放翁得子虞澤。上書詩云。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漳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松外鄒作飛

靖康建炎間。蒿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千仞青。翠山瀉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干太寧。豈無困郿作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狼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斷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

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傳姚平仲周平園玉堂雜記云：皇后妃太子宰相麻視厚厚尺筆格糊板水瀉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視退則有旨打道不及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輪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體調筆高緒賜視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卿夜間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臣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嘉每夕必舉數端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窮愈思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續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續御曰凡事必與大臣會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經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傳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續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成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釋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為陵寢中物敗露皆杖死附錄

楊越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時題於上云一開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修心維運天老歷千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後寂寥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遊而題歐次劉景隆來為憲幕叩之云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衛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為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非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城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衛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世孫元泊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獨靈山他處亦有顯類不得其人余已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乾乾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墓容垂參台陵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傳檀人積屍號慟懷憂之竹島曰骷髏山

類演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灋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進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況於灋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王狀元十朝讀禮堂記云為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驚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為行祕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後已之說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已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憂母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食之說附錄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怒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母交交多濫元城先生作孫莘老寄老菴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則非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戀故無往而不逍遙焉乎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欹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覆致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項平菴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枉用功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為學者立懦志開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先儒云詳於法都作者有法外之遺義工於術都作者有術中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啓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為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與說某人字書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拆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或多或少妄為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間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鼓腹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敷衍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為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學國路學正教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關伯比謂莫教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絳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戊子。何足之高。志之揚。戊以象牀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較舉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財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爲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前漢有云。讀書生計疎。耕田子孫愚。二者莫不。偏廢。傳家爲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爲上。屢見桑田謀富者。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逃。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讀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疊山集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藻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于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五筆。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爲傑作。不可一概觀。

昔嘉定沈宰。論作文以難得之。以顯出之。其文必瀟。以顯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卑。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闕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絃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個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實珠。

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積感信之劇。即太史公積感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真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愈堪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爲絳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官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格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闢。首尾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嘗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懶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線。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陳堯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歎。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陳堯次韻云。德義風流風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荆公歌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一其樂何如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絕盡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揚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册及觀趙鼎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溫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驚偷過五湖苦節恐難同象也醉漿無復登蟾蜍金鑾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鄉意與少陵同尤悽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陰中間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為敵國從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讀著似實却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實只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做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關好却不思一語不實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出謝安書

羅鄒望仙詩千金墨土望三山雲鶴無蹤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使得茂陵何事在人間可為服食偽學者之戒

張橋軒與元遠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為逼人此為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為得為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為幾點王辰北渡寄遠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都作而百

楊慈湖道學先生都作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陶淵公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陶淵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脩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脩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韋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湖州人三包融何休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虬郭隱章孝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州人張志和越州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昫盧陳羽項斯江東人鄭谷王穀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饒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隰州人李羣玉連州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春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況歸秦之願不遂而客死焉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即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寓事於題禹廟切寄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嘗殊不知此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

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
易樓陳余編諸儒史說僅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說與
城南花正開此猶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
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贊毀聖賢況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治擇近臨江
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療目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飛下渥洼龍鞭影輕搏六翻風耳竅風聲聞闐闐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駭肯遼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掇天庭不爲荔支紅催薦中廚語未闌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刀亂冰透霜花粲玉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鱸魚膾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蟲意忽忽便覺餘香鼻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舞娃驚灑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湖湘時潭帥李肯齋蒞城將破舉家自刎繼之以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青齋千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醉一觴李兩山使交趾道由長沙亦弔云天地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婦女鬚眉安用生紐解三綱重接續灰寒萬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啓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貽齋挽文山二詩。製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生爲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萬折江流魚復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絕湖光入畫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聖賢盡節心彌壽。天地爲棺道不貧。河漢橫流豪傑淚。風霆大吼鬼神噴。先生出入翳箕尾。長現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皇封幽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德澤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道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年公簽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市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識乎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死而回楊尙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揚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雪却回來

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歷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楊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卽東坡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盛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巖時旁潺湲起珍
羽多從杏鶴閒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閒昔見虎耽耽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
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旦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
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荊公促繡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題涪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綠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賭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語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曾傳觀此時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夷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宮闕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蕭雖憶矣時來或將渡遼師李英公平遼東時年八十餘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云

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略持鳴鳴意氣千人
廣闊雅交流一座傾綰路豈勞平大敵文章自足主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紫萼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盆中米常空。賣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宜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話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鬚髭。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本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德帝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弦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蕊宮遊。賜館恩通內。妃嫔詔
卜鄰。來應白仙傳。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精溼。封崇鶴表新。不能乘彤管。羞愧作詞臣。

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猶未死。青衫留得塞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龍頭。一合乾坤
日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右顧真孤島。外域東漸更九州。咫尺琛航倭寇近。好將
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迹。公肆筆成長篇。尤工綴建臺揚州日。確齋有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
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勢
參差現靈鷲。海波遶閣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瀉滄溟入酒盃。

宣慰耶律柳溪。詠劇子詩。讀出并州性自剛。箇中依約冷光芒。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愛
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錦破鴛鴦。可憐戍婦寒窗下。一翳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廉。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
周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衆咸敬之。循環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婦謹初爻防躋闕。同
人大義孰知音。欲扶龍輿綱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典學直須關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到。屬意
尤深。聞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繫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
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盪。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閩。算來枉向江心。望。和。光。混。俗。隨。機。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己。分。明。
識。破。待。用。時。即。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你。試。回。頭。觀。我。怕。不。待。蟬。蟬。則。滴。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箇。
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閒。坐。但。歸。中。有。酒。心。頭。無。事。荷。蘆。提。過。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懷恨這一雙腳底。一日麻
鞋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箇弓樣鞍。夜間伴
你。

王深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仲春。應肯萬紅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
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瑟來梅詞。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
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
江人有大山集。

歲一雪詞。讀賀秋聲。沒巴沒鼻。雲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教都一例鼓弄。騰神。招
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論。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
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人間世。若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
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闕。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鹿齋老學叢談卷下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敘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尙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
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爲得體。如程學士。堉。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漸。四。海。望。治。之。心。
然。無。忘。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慾。人。以。爲。責。就。一。寧。宗。傳。伯。壽。行。晦。菴。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今
受。之。非。詎。能。無。感。大。遜。如。僞。夫。豈。真。然。云。云。厥。承。明。勞。侍。從。既。遠。持。囊。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
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啓。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
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云。銖。鉞。下。青。冥。固。爾。居。莫。如。南。土。衰。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爲。東。周。
洪。陽。巖。賀。碧。梧。除。同。策。以。子。事。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亦。唯。舊。人。共。政。豈。容。遜。野。之。遺。云。云。填。海。之。志。難
出。山。之。泉。易。竭。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喜。聞。興。政。

呂正獻公爲侍從。開禧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宦
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
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遺某人彈章。後爲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言。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
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忘言。

前輩調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與卷。有才學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實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腰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薦。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臺隲可乘。則贊回以趨之。冒法以爲之。明知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勢殊不同。不可概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與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漸以策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選。左右言尙書鄭澥建議搜括。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爲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括。挾曰。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部。史人亦來試。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宦。方可別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歎。下之人。猶有遺才之恨。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一時之見。又不能盡其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樸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常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紹興初年高宗而下使人取可

宋神宗慶曆中。嘗賜選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爲題。此意最好。可以視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中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少者才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實。春秋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黜落。日王荆公熙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柅爲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柅字嘉叟。初察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疆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白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爲禮。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爲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訴控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有欲何云。某一聯云。願是孤標。欲壓鵷於霄漢。如其對時。應撫笑於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有四韻者。寒英賦。以呈瑞聖朝爲韻。舞馬賦。以奏之天庭爲韻。有五韻者。金蓮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有六韻者。止水題鴈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遺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會所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會不合以此等言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許不可長。上曰。告許之風。豈可長。令併行遣。吳會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許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許者乎。爲士至此。其可知。倘不深誅。無以戒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上曰。繼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版行於世。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吏部尙書張巖。因對論甲庫。卒工巧以薄上心。沽良醪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費。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藉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獻諫。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樓。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爾名刺去矣。曰。吾無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宇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擲檣於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天職。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衛。宿齋課業。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榴樹上。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發。萬衆晒之。是年果預計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諸僕被甲擄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捷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楊干僕相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關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椿管大軍平糶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犒賞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製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賑賣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院趙院貢院糯米場豬場鹽倉鹽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聲開閘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辦申省狀云計厥費爲椿一千三百餘萬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問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撙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常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糜飯三頓支撥索屏履等錢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喘十日中喘一月大喘有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必信無敢譴諱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閘兩淮方三十歲有健以嗣者後云握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寄語東淮父老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歸歸廟廟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寶應縣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之後特功同位位位尊權度宗待以師相言聽計從凡助名相者皆忌害之子孫至於流離丐食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閘遺上末半載一夕二鼓後墜直宿都吏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濬其長幾何合用幾人幾工劉曰長二千丈用二千人倒壩去水二十日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稿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閘接人至官廳將吏各持榜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澄任後如一日缺柴便祈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爲籍定船各與牌號某日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船插標示之人自擇買

公太學出身治書院號鐵腳雞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囊稍厚晚納一婦臨而點一日攜其貨同妻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復令二子陳詞乞歸其婦公判云爾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爲如此蕭某不得以爲妻士俊兄弟得以爲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遺其子有請果爾真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衆狀各書約判揭之府門傳詞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婿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爲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爲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已爲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婿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爲念與阿顧子母及婿和同過活則鄰里以阿張爲曉事今互相攻擊迭興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爲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冊爲佃客告其私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釀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開者快之

制閘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賞以錢物貼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止大將擊丸賞格數等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盆絳絲十酒五碩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應武衆中屢得魁不得過後止中第三籌公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魁最多且馬上換馬馳驟過人真將軍師表也可時照頭籌支送然後入筵宴罷鼓吹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齊李公開閘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極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會廳議罪其僕吳謂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惡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爲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驂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牛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鵲蚌之隙彼此出處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風儕雨儕頓令玉挫花摧飯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真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詳食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與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圍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挂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諸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攜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即拜謝曰老婦誤聽早聞衛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整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遇諸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爲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

出強爲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而潤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闐出視乃其子撫一漁者曰直開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撻公曰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鬢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春闈冠帽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及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草屨縶縶白眉雨微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行杖也衆又告免俸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開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

邱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兒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卽無此事吏欲究問公令取坎餅三箇使各人啖而莫斷對其齒痕乃其夫卽杖之入服其明決

徐德販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賓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知爲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有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爲學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圍帥臣其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贍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請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闕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賊汚輕則杖罪罷役重則隸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書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聘梧時爲中書舍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關比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皆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口有一聯能對者卽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鎮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爲平江發運公爲幕僚春谷方樸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慶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簀公乃衫帽撲鼻而哭之贈贈良厚當時重時士大夫之禮如此

衡學耆宿言國中齋所生靈後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突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爲尙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蟻蝶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及蟻蝶精亦非常人

劉庭式不絕贅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爲美談后山談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后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贍其行隨以家資用而告乏復贍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履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聞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于馬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爾書院經旬餘不容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月寬心爾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衙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衛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袖中歸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檢之故觸瓶汚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制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贖放之

方于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宋某者以劄千秋整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讓仕周爲太子賓客致仕初仁讓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爲李寶所據仁讓復得之人告寶密藏金帛於宅後仁讓命其屬盡出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宜徽角觥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道童視之回白衆常侍習角觥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接懷也蓋鉉與角觥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舊宅虧價而遷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而命左右釐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歷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尙然說置閭之法爲異謂見於經者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楊城之西有園西城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醃醋供御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栴諸諸諸卽值也又曰盪卽乾櫟也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天矯如龍人謂梅龍苴苴人取其實爲米炊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桑有大巢小巢大巢卽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桑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野

蠶豆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舊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半九美，魚煮膾殘香。自注：聞人憊德言，餅賦中所謂半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詩：饅饅初中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者，牢九也，即蒸餅。宋諱九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留：一度牒，二公據，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饗黃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見聖賢傳

王子猷謂竹爲此君，白樂天謂酒爲此君。

丁晉公有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爲鶴相。

前華謂酒，用於饗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鼻酒則周語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士有饗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邪，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銀成金，化鐵爲銀，以救饑者，故後人綴粉點銅，名曰丹陽，以死此點銅，名曰點邪，或名隔窻取母，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妻敬，唐成翁，宋王捷爲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爲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不爲，陳公亮爲之，卽病疽而死，或爲之以成緣事，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爲，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間儲君沐，著社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能其能，乃是驅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燕客，近觀中州爲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爲規利學僞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筆立成，講解精到，時官廷之師席，借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圖會同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洊職將二年，其母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飛頻送目，夕陽西下幾驚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滿枝。卽告歸侍焉。

附記

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封，儲蓄充物，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焉。時小山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尙多異本。君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鵲樊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秘冊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遺史拾遺手彙，要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尙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簾紙兩巨簾，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平日筆錄遺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焚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與人交，有晏子之風，而尤與予匪，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爲少間。藏書東嶠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歷間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闌如也。花時，每招予信宿其中，時出法書名畫，以相評品，或隨意抽架上書共讀，或談往事，或賦小詩，香爐茗椀，婆娑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下，意思閒適，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遊，尙惜兩公當時不在金粟世界，中耳解衣就寢，香染襟袖，撲之不消，聯牀對話，往往達旦。自予移家烏戍，遂無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鄴架曹倉，漸就零落，主人避客，塵榻空懸，想惟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間耳。因校刻所贈書，爲之泮然擲筆，道介叟記。

跋一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乃宋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公如梓著。其於經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證辨駁、皆有根據。足以觀其學之有本也。觀叢談中語氣、知公是揚州人。其談賈平章佚事數則、似曾受賈之知者。要其晚年誤國之罪、亦未嘗爲之諱也。大抵宋末諸公流入元者、率隱居以著述自適。如盛公輩者、何可勝道。然有傳有不傳。卽如此集、其存者亦幾希矣。但卷帙無多、倘好事君子爲重刊之、介夫先生宜爲留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雪前三日、鹿原林估借觀力疾跋。

或疑開卷卽頌元受命之符、以公非仕宋者、予以爲書成於元之世、安得不出此。且崇明稱州與判官皆宋制也。惜客寓藏書少、不能博徵廣引以證。尙其俟諸他日乎。信又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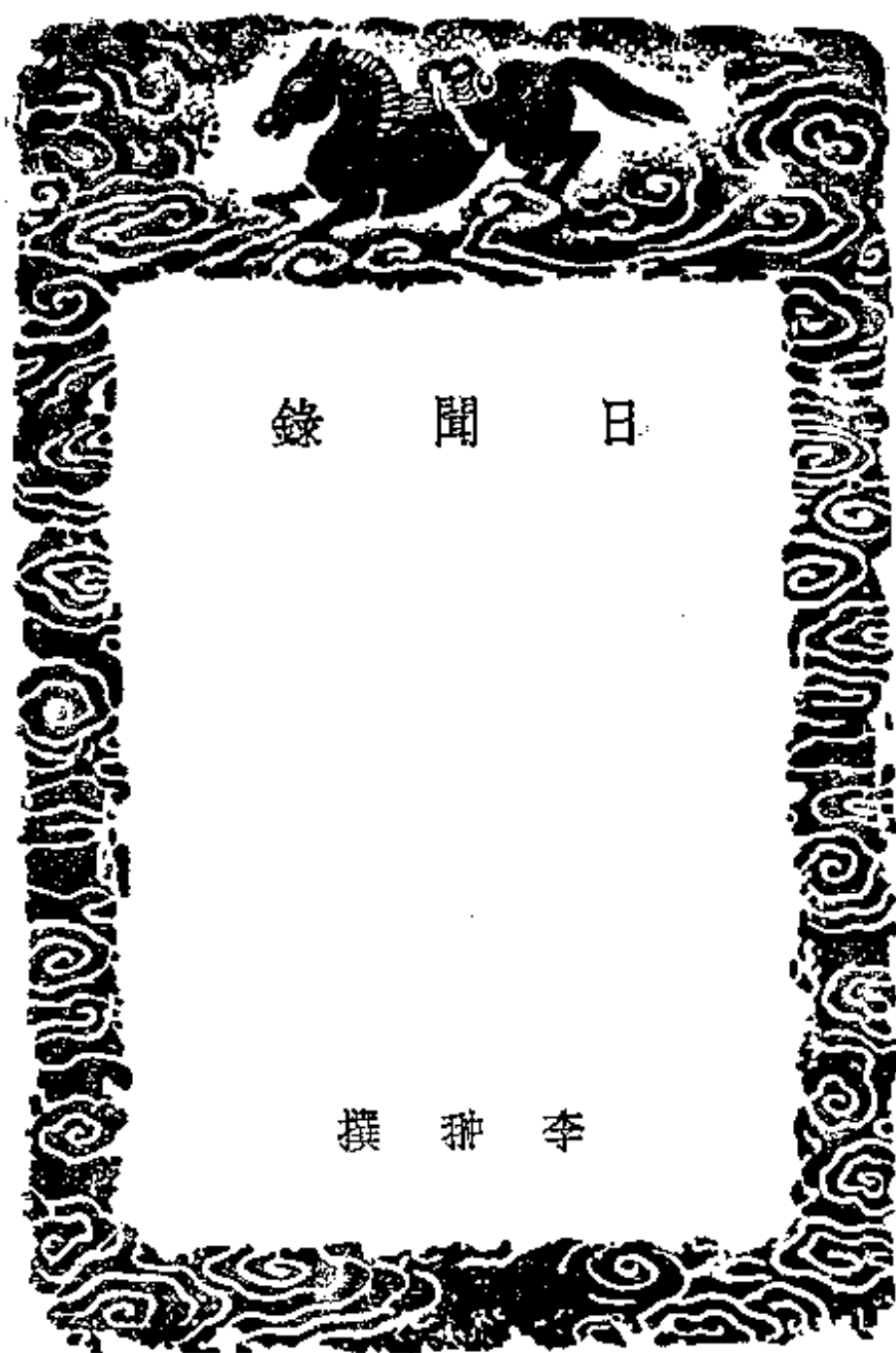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上卷首紀國故、後及經史。中卷下卷多論文說詩、間及兩宋軼事。筆殊修潔。惟末載寶祐城數則、頗左袒賈似道、不可解也。作者不知何許人。卷首標崇明州判官、而於揚州衛州兩地皆接獨多。或爲桑梓之鄉、或屬宦遊之所、俱未可知。姑存俟考。壬子季冬、從知不足齋主人轉假東嘯軒藏本。癸丑人日錄校畢并記。松陵楊復吉。

跋二

右庶齋叢談一冊。楷書精整。出自錢塘汪西亭氏。吾友郁君潛亭所貽也。間有誤書。思之不適。聞某公有善本。欣然借潛亭往借。秘不肯宜。僅錄林吉人兩跋相授耳。是爲乾隆甲午。迨嘉慶甲子。始據常熟錢功甫手鈔本。一掃烏焉之譌。而潛亭已脩文地下。惜其不及見也。往讀某公所著清暇錄。歷敘近來藏書家。而自述其儲蓄之富。曾幾何時。悉已散爲煙雲。渺茲一粟。漂流滄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慨死生旦暮。聚散無常。予家所藏。異時豈能獨保。徒令後人復哀後人耳。聞嘗語兒輩。與其私千萬卷於己。或子孫不爲之守。孰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奕奕共永其傳。此區區校刻叢書之苦心。竊欲共白於當世。而一爲之勸也。展閱此書。益增悵觸。亟爲命梓。以慰老懷。且以不辜潛亭殷勤持贈之意耳。庶齋揚州人。曾爲衢州教官。見龔璿存悔齋集。他未能詳也。

嘉慶乙丑長至日。通介叟鮑廷博。戲於知不足齋。時年七十有八。

四庫全書提要



日聞錄

李紳撰

日聞錄

元李紳撰

日聞錄一卷。元李紳撰。紳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間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略如蘇軾獨斷。崔豹古今注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采。亦間及元代軼事。蓋雜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已各以旗常爲表識。不得云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又如真德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抄合排比。編爲一卷。千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紳。永樂大典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紳。然其餘無作凌紳者。今仍題李紳之名。而附載姓氏異同。備考核焉。

周禮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按旌與節非一物。符節以合符爲信。璽節以印封爲信。則旌節以旌旗爲信。又非璽節之謂也。旌節旗類。子子千旌。招虞人以旌。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之於城。來者可指。以爲望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璽圭璽亦其物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上公以九爲節。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禮也。守邦國者以玉爲節。守都鄙者以角爲節。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爲守土之信矣。是皆兩判可合。無柄無旂。非旌旗之比也。後世但見周官旌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以旌爲節誤矣。且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間以爲函也。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吳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節正與旌類。不復古制矣。宣和圖譜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毳。三重。崔豹以爲。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則夫以旄爲節。秦世亦然。漢特因之耳。唐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

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籜之義以求近古也。籜者竹之大者也。高貞籜籜之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漢武天漢二年遣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逐捕盜賊以軍法從事得斬二千石以下。後世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蓋自漢始也。自漢以下又有所謂建麾翟豹曰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則自人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古者使有節傳節操也。瑞信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漸長數尺傳則馳傳也。謂奉之而疾行也。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則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云檄以木簡爲之長尺二寸若戰克乃書帛於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曰露布。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時劾官官用事欲衆聞知亦爲露布。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也。蓋平衛曰拜下衛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衛謂聲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傳二年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趙盾北面再拜稽首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卽今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禮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土。黼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之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隱士多遊王門。或讓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飾。施采畫。是爲白屋也。是故山節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當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祇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以別於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誅責也。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其在國法雖小，罰皆可名爲誅也。漢法不下殿門，罰金四兩。蹙路馬之芻，以爲不敬，有罰。他馬有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乃與路馬齊行，是謂之齒。有罰。故曰：齒路馬有誅。慎子有虞之誅，以幘巾當墨，以草纒當劓，以非履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錢，而民不犯。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惠與芻蕘是也說文曰門扇鑲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幃闔歷金鑲之華鋪是也風俗通又引百家書曰輪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般以足畫闔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鑲鑲音諷今俗謂浮瀉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瑣琉璃屏花鈿寶鑲織成衣江總詩兔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瀉瀉玉壺沈佺期詩妝樓翠幌教春住舞

古者印綬必自佩之。天子視朝。璽亦自佩也。漢元后傳。高祖卽位。卽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故昌邑王傳所謂而聽人脫其璽綬乎。按此天子之璽。每朝必自佩之也。

魚袋本唐制也。蓋所以明貴賤。應宜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某姓某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宜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而參驗之也。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武后改魚爲龜。宋襲唐制。按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而爲顯榮。則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至宋玉帶則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後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勅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金魚不用自此遂爲王故事

唐天寶元年敕麵以三觔四兩爲一斗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皆以秬黍爲定又通典敍六朝賦稅謂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今謂卽時蓋指杜佑之時也唐時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

宋二相以下階銜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因坐位而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邇者皆名曰左遷漢法仕於諸侯者亦名爲左官則以左爲卑其來久矣

瓊說文赤玉也左傳楚子玉瓊弁玉纓按此則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瓊比梅雪誤矣

詩曰采芣采非無以下體玉篇葍蕪菁也非菜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膊心肺皆上體也至於腎腸腎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污穢也蕪菁之菜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棄下體也古者人有十等王臣者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有所謂廝養者廝析薪者養養馬者今人稱從人爲阜隸稱奴婢爲重臺又古者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卽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粉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實用珊瑚珠蓋之如此齋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古無紙專用簡牘。簡以竹爲之。牘以木爲之。鄭康成釋詩。別爲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書之。故特名之爲箋。其字亦從竹。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辨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辨驗爲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糞樓讀譙爲焦又讀羈管

爲露管。又以首領官只管候。至今以爲笑談。唐蕭昇爲戶部侍郎。素不學。一日在中書讀伏臘爲伏臘。嚴挺之譏之曰。中書豈容伏臘侍郎耶。一語之失。載諸史冊。千古之恥。

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之道斜帶黃道。有遲有疾。十三日有奇在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鄭夾深云。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揚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趨於日乎。理固該盡。而不如沈括之言。能發越其狀也。

沈括曰。月如銀圓。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說思之。則其魄是銀圓之背。日而暗者也。其明是銀圓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兩曜相當。銀圓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此所謂人在其間。而盡觀其明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其圓但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此所謂人觀其旁。而不能盡觀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實本無圓缺也。鄭氏揚子之說。既得其理。沈氏耀圓之說。又能盡發其狀矣。張衡曰。日光不照。謂之闇。闇虛達日則日蝕。值星則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週天。月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是皆有常度。

矣。傳曰。天有十二次。日月右行。每晦日共會於一次之中。名之會朔。次者。位也。日月所會謂之辰。即十二辰之次也。蓋以九州之地。十二國之分野繫焉。正月會于亥。寅之次。二月會于戌。降婁之次。三月會于酉。大梁之次。趙之分野。四月會于申。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五月會于未。鶉首之次。秦魯之分野。六月會于午。韓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會于巳。鶉尾之次。楚之分野。八月會于辰。壽星之次。鄭之分野。九月會于卯。大火之次。宋之分野。十月會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會于丑。星紀之次。吳越之分野。十二月會于子。元枵之次。齊之分野。凡官寺吏卒。率以晡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字。府晡聲之訛也。

背鬼者。大將帳前曉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鬼卽團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卽今軍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夫築城。傳言於舊城址下得一石。上鐫云。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列國。不在常。不在祥。切須款款細思量。旦卜水。暮愁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訪問不得其實。予後於松江。偶見前人一日錄。亦載此語。乃知此語不特見於平江。蓋已識於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電大作。餘杭武康山中。一時洪水泛漲。山石崩裂數十餘處。大風拔樹。漂流民居。山路化爲溪澗。溪澗反塞爲平路。死傷者衆。後二年有兵興之變。

日聞錄

七

國朝通例。婦人犯贖。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爲兩浙運司。海寧州一婦人犯私贖。上有翁在。李改一檢云。舍翁論婦。於理未然。舍婦論翁。於法未當。合下仰照驗施行。遂兩釋之。可謂權宜矣。

至元年間。徐子方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中解。內漏落頭行一聖字。吏欲問罪。以爲不敬。徐公改檢云。照得來解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亦可以爲吹毛求疵之戒。

晉魏之後。官至貴品者。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卽今官府前叉子是也。周禮謂之棊。桓行馬。桓。木也。互其木。適闌於門。

西都賦。後宮蘭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呂向曰。掖。庭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幕府。古者。斬人必加鎗上而斫之。故曰伏銖質。質者。鎗也。

扁鵲字數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則曰大成之殿。不知起於何時。

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工。案具而怨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捷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必以爲不利。而朝夕笞督之。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然法未嘗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心也。

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書。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議。省典傳景文作詞云。省府相度。當爲不爲。與不當爲而爲。皆非聖人之道。孔子之教。垂憲萬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速送江浙儒司。考覈典故。稽諸經史。可以施之於今。行之於後。無愧於古。保結連呈。托款。原作說。爲浙江相日。忽御賜龍衣一襲。纓服於身。偶一宣使。在旁研墨。失手誤灑其衣。宣使大懼。叩頭請罪。丞相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懼爲。又一日。有一省典。僞爲省文。徵丞相押字。事發。屬司欲送理問。按治。丞相取其文觀之。手裂其紙。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僞。器之不運。其大度若此。類阿倫特穆爾。本見今改正。北庭王。一日訪西鎮國告哩什迪。今改正。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坐。囑侍者取牀後好酒一尊。爲禮長老執盃。王盡飲之。長老曰。尊客遠來。當進兩盃。王復飲之。過盡及昏。長老驚。乃醒。醒也。卽欲擁侍者。王曰。酒酣皆米。爲我不厭之。何怒耶。長老怒不能釋。王曰。汝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醪。取來盡歡而罷。

至元年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用事告之曰。此連年不絕官事。以爲務停。御史乃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又至正年間。松江一推官提牢。見重囚問之曰。汝是正身替頭。獄卒聞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罷。這廝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問之曰。見有人否。一言之失。書之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慎歟。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日聞錄

九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日聞錄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食不肯殮疏糲。非薄必欲精整。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顯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云。道先生神氣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萬物之靈。大道無名。元亨利貞。趙子昂令陳鑑如寫神。援筆至。乃曰。何以謂之。人中人。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謂之中。河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變。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單。成一泰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滿坐嘆服。真西山題一三教圖。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題云。老子喜說虛無。釋迦只談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圖。題云。子曰。佛說道言。所喻無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師。一以貫之曰唯。江行錄云。禽鳥翔飛。天色香淡。雲行急。頭顱熱。日月昏暈。星宿動搖。燈火焰明。作聲。皆有大風之兆。當預防不測。又云。雞毛招風。乙酉丁酉日。燒三歲雄雞。羽揚灰。風立至。揚州路儒學書閣魁星贊曰。杓擲龍角。魁枕參首。隨哉變化。蹴踏星斗。引風駕雲。來遊帝旁。幹旋極極。霖雨八方。

三代後惟佛為盛。為佛者曰。佛能為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不足信也。為佛者曰。福祿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為禍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為哉。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出家。而稱佛之言。覺人世之事皆非也。為佛而惟求寂滅。曰寂曰滅。死即已矣。無復餘事也。安得既死之後。尚為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說能為人禍福也。為禍福於昭昭。使人皆期頤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為禍福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萬人。求佛膜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遭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關節不暇。一不得直筆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為幽冥中受賜行私。不顧是非曲直。強斷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為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為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矣。世俗傳說。觀面不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隔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雜偽。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離騷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九州演為九九。復演為九之九。遂增展為十萬億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懸。避以爲光明。遂推廣而為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於是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為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為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為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徇中國之書而為之。其後雖稱唐僧取西域經律論。

纂成三萬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詔武后。為彌勒下生。撰大雲經四卷。上之。宋文公謂楞嚴經本只呪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撰。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本不從應。司馬公又謂佛書猶般若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為心經。而圓覺經義休所為。蓋皆文人綺語。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為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蓋謫服餌仙經。宋妖賊亦嘗為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讖語則有博文經。況譯經有使。潤文有官。其制近未尚存。太平興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學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乃有藏進其曰經云者。蓋因漢人名孔子之書為經。故亦例名其書為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僧於鴻臚寺。故亦就名其屋為寺。不知寺之言侍也。鴻臚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正與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為齋。故亦飾名其齋。就食為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饒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為功德。今乃梵唄歌聲。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名三寶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名三寶。古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管三席。空地以備指畫。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殿相輝映。亦名方丈。乘生二字。本出祭法。供養二字。本出左傳。布施二字。本出鴻烈。於意云何。本後漢語。何以故。本晉人語。精舍本曹操語。庵本王充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寮本古人同官之稱。前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襲用之。考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至於白為門戶。尤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為三。曰律。曰教。曰禪。律一也。又分為二。曰資待律。曰南山律。教一也。亦分為三。曰天台教。曰賢首教。曰華嚴教。禪一也。復分為五。曰雲門宗。曰法眼宗。曰臨濟宗。曰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為佛之真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文。不經譯。難於為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乘青牛出函關。老子亦人也。而云剖母左腋而生。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誇為仙。董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尚侈天師靈迹。難於為欺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屢經翻譯。易於為欺。莫此為甚。其欺又將何所不至乎。佛書言十萬億國之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界。有無量壽佛。猶道之言三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彼皆知人情貪生而惡死。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侈。窮極人欲。指空畫無。切中其心。隨以深人之佛。書則高於道家之說。而其說彌巧。道言三神山近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士往往腰斬伏辜。佛書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可究詰者矣。道言安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書謂託生西方。在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墮於茫昧而不問矣。夫佛亦人耳。亦稟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之血氣。亦衣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子而出家。辭官居服食而行。絕類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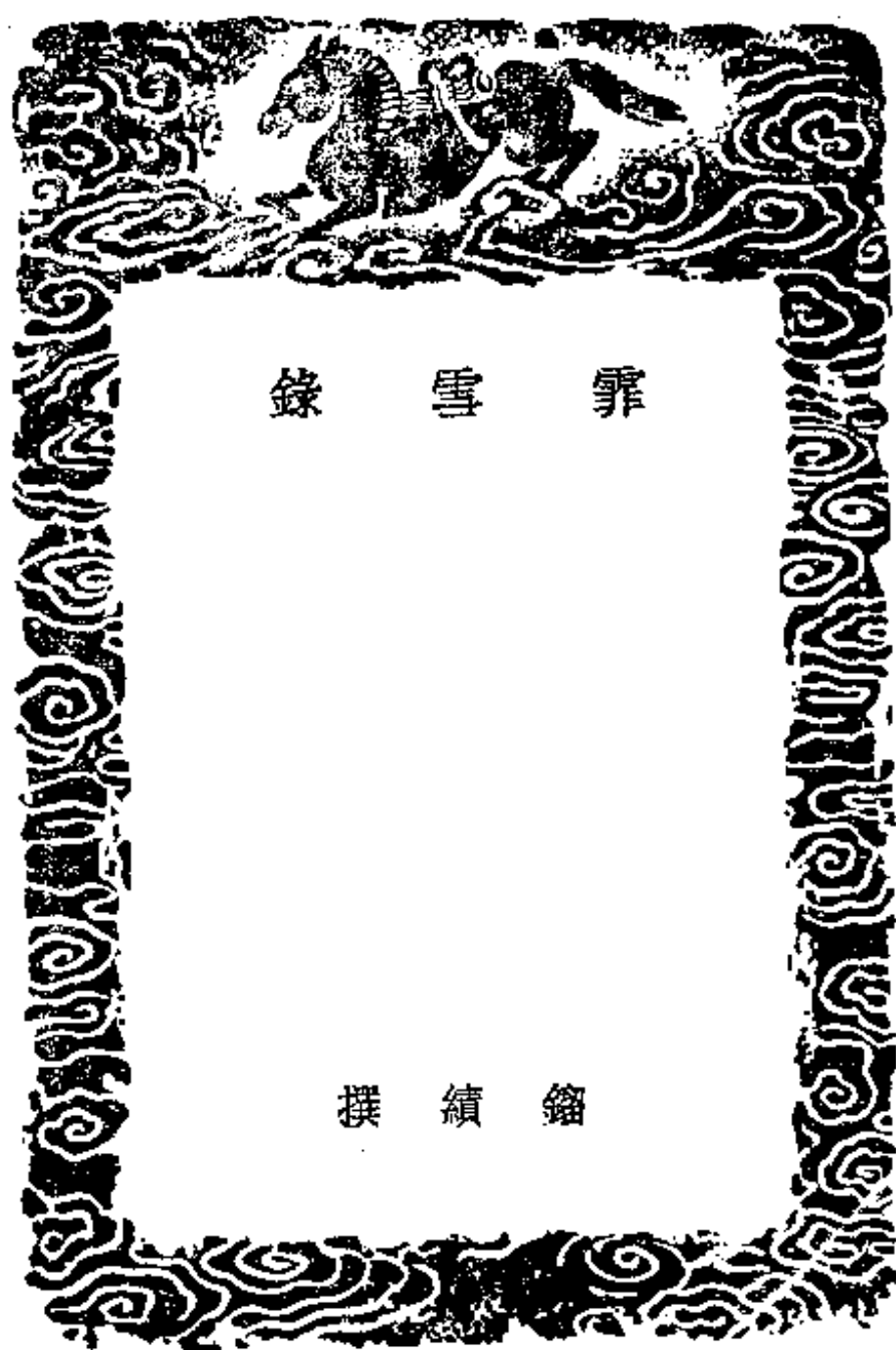
羣獨潔其身。前乎此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為異聞者。益以為異。四海之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為異。增飾誇大。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為偽書耳。以生日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即為佛矣。何為妻妾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臣皆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為跣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東無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所隔不過拘彌可與西夜。若條枝安息大康數國。自洛陽東至大海僅餘千里。即與大海中日本國為界。日本以東有去無返。人舟不可復回。方言謂之瀛海。傳記之尾間。殆即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幾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國可乎。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自中國而往。行四萬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過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窮無盡者乎。蓋嘗訝其欺誑之太甚。戲問佞佛者曰。佛父母所生血肉之軀也。何為而有丈六金身。曰既成佛而變也。余曰血與肉柔者也。尚變而為金之剛。尚與骨剛者也。何反不併變為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為羚羊角一叩而碎。其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出家。晚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為刹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甚長也。余曰佛若自曠劫以來。即使說法。則縮長為短。無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沒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為苦海。人事為火宅。唯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返安樂清涼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噉嚙涕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為苦耶。死為苦耶。人世為樂耶。佛國為樂耶。又驚但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謹佛之書。務佛之神。故肆其誣誑。務以驚動愚俗。而不暇計其理之無窮。說之易窮也。此其為書以誇佛者。其欺已如此。若其假佛以說者。其欺又豈為少哉。佛書莫重於金剛般若。其說主於蕩空。若曰如來說佛。即非是佛。是名是佛。大要不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事物。曰即非某某。是非某某。以至涉為千百。無非此一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演為一卷。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談可盡。正指此類。今乃謂金剛經未入中國。尚千卷。一語已演一卷。更演千卷乎。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為大乘。乃高自稱譽。謂若持此經。當獲其福。若此書正非此經。而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華正經。其果何在。其言天堂謂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有光明。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有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比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為無間地獄。無數罪人。獄滿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鷄子黃。充實鷄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司地獄者。亦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既說無常。又言常住。既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既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託國王大臣。既說不可以色求我。以聲香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既說佛以多劫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隨念即得往生。既說大阿羅漢。墮現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闍世王。弑父。當入無間地獄。一

求事佛。即得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為佛之真耶。甚至如居士語錄。稱捨出一畝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宿。於何有寺。而令人捨田。佛既不會有寺。於何設浴。而禁人費湯。此等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太濫。費湯之罰。何如此之太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為心。乃不量本情。不問輕重。貪忽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偽。至此益彰。明甚。而偽為佛書者之謀。衣食窮迫。一至於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其為偽。然有一說可證其偽。日月東出而西沒。有目者所共觀。今乃云日月無出沒。乃從須彌山循環而轉。若果其然。當以循環之漸次為昏明。何為天下之廣。皆仰而日。西而昏。亦當以東西之相望為均平。何為一歲之間。冬夏有長短。朔望有交蝕。是其言日月者。既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經行。不過一百七萬四千里。明歷者所共知。今乃云須彌山外。先以七重寶山。山各四萬二千由旬。七重山外。維以二十三重之林。林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知合而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北望陰山之地。夏雪。何為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幾。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皆冥漠。何為周匝皆水。不見高山巨林。次第層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共見者。其說且妄。況其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是灼然無須彌山。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億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真以為有而惑之。則大可笑爾。

日聞錄跋

日聞錄幸存於永樂大典。僅寥寥數缺。然於典章制度。頗多考據。全書體例。可見一斑。末篇極辨佛氏之欺誑。博而能精。尤足徵學識。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固視為俗緣。講學家細辨佛源流。不惟愚蒙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不若即彼所以惑世誑民者。反層相藉。使之無從置喙。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康熙中。遂寧張文端公。奉使俄羅斯。道次擊拉克帶。更即必拉。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備普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問達賴喇嘛。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問外國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佛國中人。反求佛於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篇合山草堂集所辨參之。豈非宜自匿而返矣。熙祚識。

四庫全書提要



罪雪錄二卷。明鍾續撰。說文有鍾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鍾字卽劉字。此書作鍾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續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續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談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書糾之。亦不免小誤。又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賅於其祖。不肯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胡禮後序。稱續所著尙有嵩陽寨詩律。今俱未見。殆已散佚矣。

罪雪錄

鍾陽鍾續孟熙著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承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卽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其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卽碎。出注。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

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州志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鬟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彙續舊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寮寮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牀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塾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就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謂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質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盤，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尚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蘇林出李重光金花殿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尚書此矧齒者乎？

樊公時中為湖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階，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殿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愛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敵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論中外，初國驪在上都，乃臘為天子印，章相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賃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翰林學士，居鐘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諸氣，目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僕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以為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爾波亭供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歸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略曉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其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會禮部魯博賈羣籍，談論風發，需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溫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淚。

樊昌高八舍家軒輊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僂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草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得此形。

陳白雲家離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嘗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家雄于貨，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桶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燂炭瀹之，澗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子弟愚昧而貪，爲妄人侮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繁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繁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瘡，遇人以藥傳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濟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釋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烏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鉅釘。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作富人，盛服掛簪，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蘂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鴿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卽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臨川問酒翁，又曰：寒湖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驟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書之。顧固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翠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

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萬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書妙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銀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械以昇之，而歸其直，或楮銀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體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腫，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匱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爲坎，昇女子其中，扇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其鄉開桑弓，可久挽之而戲，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卽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半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爲東，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答四十卽回。二僮相視默然，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謂答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卽官離船也。僮曰：果官離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湖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謝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濠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補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口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普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難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暇，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圍圍。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浚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瀉瀉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

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舉酒，沒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騰去，卽向所踏物也。

越州馮家竭池取魚，一巨鰻，前有二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簪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倉憲時，言一皮匠忽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越而至，竊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大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于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伸如蛟龍狀，婦喜以膏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騰出臂，果一龍臂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壁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雷飛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奔湍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鑿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塘，時山陰天樂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阜，核大亦可燻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魯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窠，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窺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鼠尾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野雪詩

一一

雜錄

轉輿石巨，皆海錯之作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簇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獨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京，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棉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越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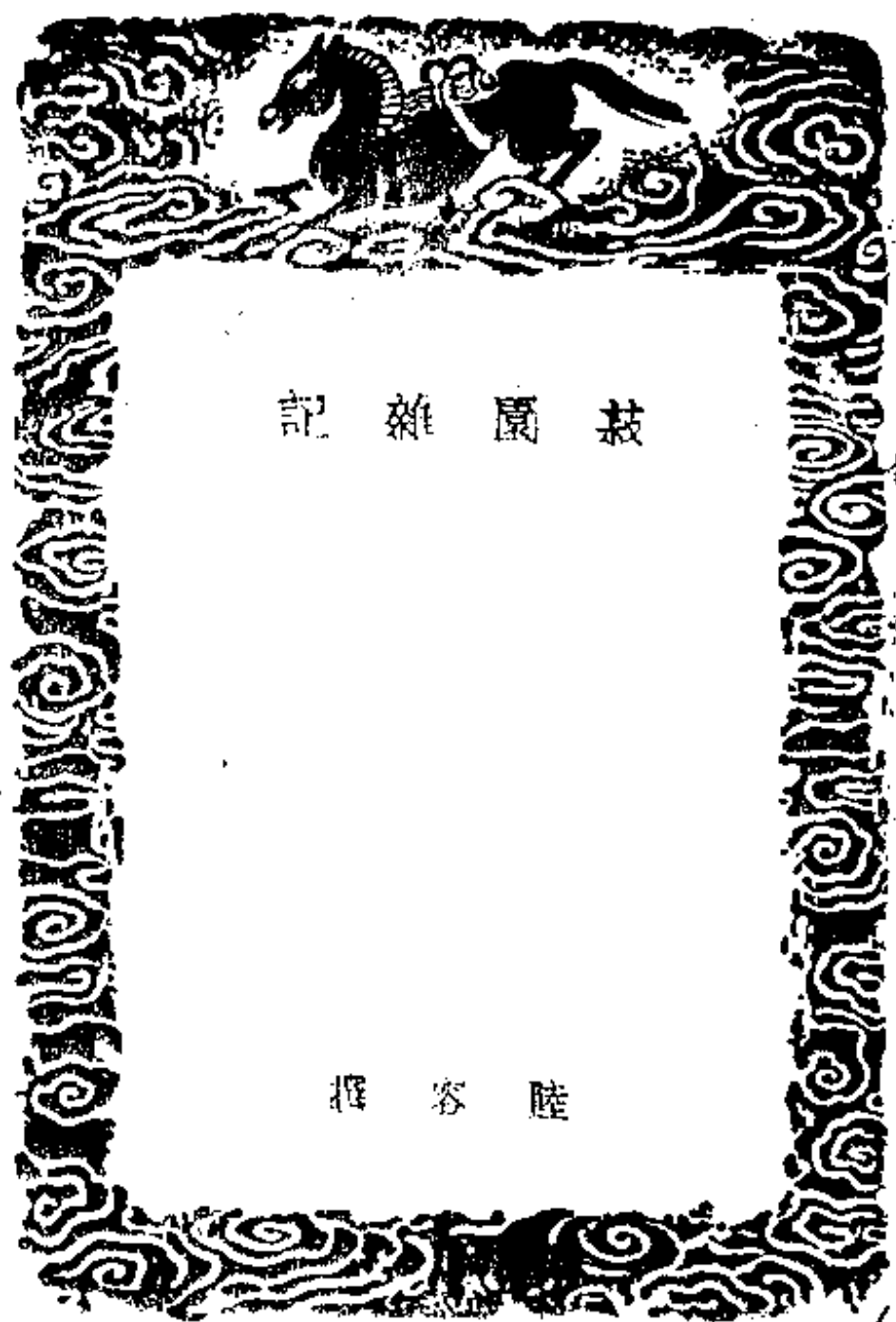
元末有人橫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懷中特楮鏹耳，大悔之，乃書楮鏹曰：的的，的，的，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想官不知主名，召商議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鍾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之聲，乃揭簷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視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事，老農語曰：蠅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等後書北臺壁云：遺蠅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蠅騰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基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為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樹林中，果然。

菽園雜記提要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釴。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割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被穢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鑒嘗語其門人曰。本朝記事之書。當以陸文最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菽園雜記卷一

明陸容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糗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開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礮。上止之云。礮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符開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僉縫子弟。乃有以紵絲縫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鎖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賜宴於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略。

如此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聖旨命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副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衛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他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中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貴某府某州某縣某某生治某經字某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下

予奉命稿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閣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自清河大獵陣亡軍士積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顯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盤盤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成禮而已開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設已具必令人昇入觀之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楊柳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為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騎射宜廟愛而聞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族害常熟之民者其為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整然明徹蓋即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為盤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鹽味用之年久則日漸銷薄甘肅靈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後有方石池中刻波痕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簪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澆羊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白占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祇是要人恐人未悉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恐不得又從黃石授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夏統已已車駕蒙塵敵勢甚熾羣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奏稱喘久之翰林徐璣元王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為然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僞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景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二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為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那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宮故址山上有玉女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四周築以甃石其水寒煖適調清微可鑑絳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章之非貴官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為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宜府驛遞官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鹹地其水味苦飲之或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窖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信敏公鑑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聲譽呼為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說傳得代遞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公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遺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議者亦以為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早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營務結數惡少為義弟兄一人受控則其力復仇整齊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其所在劉曰我實殺之非整也衆證為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未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費時整有老母故劉經代之古之使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設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雖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徵字尚文南京人丙戌歲予隨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為盟誓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為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諱四川茂州判官子以此舉徵擢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非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卷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為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灤水從東入西出環鑿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為平地龜通作井

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灤水從東入西出環鑿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為平地龜通作井

口使民得以就。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情敘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賢哲有局。幹人曰。垂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覺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開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點。點豈美哉。謂審訓乖云。反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勸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遠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爲乖。此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開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周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開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殿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運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爲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戢居。閱巷不能容。至假學宮居之。其土沙磽。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講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醴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蓋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開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子節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尙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隨朴使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他文事類。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備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買寫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鄜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鄜寧慶陽皆古函地。七月之時。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嘗馬騷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往。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爲與哥。諱惱躁。以謝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

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歷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羣雄。敕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教誨。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懇。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卜技之人邪。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賜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卒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乎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田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傳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顯富。兵則顯強。城池則顯高深。宮室則顯華麗。土地則顯廣。人民則顯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獲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征出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爲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已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時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下築。蓋以版築皆廢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子屈去殷周未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前賢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荊州錢源。其先

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為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為其後。後成荊州。郁今為醫官。錢氏則已絕矣。吳中鄉村唱山歌。大半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小箇梳做揚盤頭。不知何意。朱廷詒樹之。皆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趨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類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二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黜生時。篇末云。王嬌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誤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撤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為里正。亦在道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問太倉查用純。編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薛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題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踞斗。癸未之魁。筆鋒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彥中家。出以爲戲。予為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見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至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稊稂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開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獄鎮海濱。皆有著名義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陳元平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食通數。筆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河南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鵝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松江人。言其鄉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濕手。龍龜指甲也。斷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亦龍龜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攢攢則能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冊。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

兼委三章。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倖倖以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爲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爲不可。但詳味語意。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達乎者。贊美之辭耳。

形弓三章。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德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悅之之心。右與隣是愛之之節。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謝氏云。爲將必嚴云云。軍士不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

甫田二章。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首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禮以備物也。

思文無此弭爾界。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來斥言疑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元鳥 三頌多宗廟樂歌與夬雅不同故其分韻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元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茫湯方韻爲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慙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之義與槩同本訓怠疾今以爲槩帖綽本訓寬綏今以爲巡綽蓋本孟也今以名鐵胃鐳本鉦也今以名劍屬又如開朝開班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與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芻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勝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爲借用圓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陳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者。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與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者。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同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嚙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臥常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惟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爲人

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古諸器物異名蠃最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其形似獸性好留故立屋角上徙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螻蛄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龜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蚌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蜘蛛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籬朽上鯢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晉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四十五卷開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與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僞爲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曰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若非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錫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爲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徇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藉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漸之。識者以爲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爲僧。私蓄髮者。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矣。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閒之老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爲粃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見編氏乃以不識浮屠字義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邱之類。則隨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壽國云。即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誣誘。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娶。況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湔浴。不共滌濯。猶爲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爲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出數里汲井。無力者。以器積雨雪水爲食耳。亦何常得贏餘水以滌。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大抵官其禮當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捺痕。有舜祈麥。其穠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妙熱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割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微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鵲烟。鵲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管作鵲寒玉。誤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然不若舊本江楓漁火爲佳。此皆刻本之誤也。原本江楓漁火爲佳。之下曰。但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舉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陶潛字元亮。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爲學生。遣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向書于公。加少保官。其子爲千戶。嚴極口譽之。巨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爲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潮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朝廷待兩京爲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卷。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一笑而去。觀世上如今半君似之句。頗爲優柔矣。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皆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佛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六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類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爲無意義。多諱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爲然。衆乃服。吏人稱外部者。古有中郎。外部皆臺省官。故得擬以符之。唐人稱郎中。鑄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元時舊習也。國初有禁。鎖鑰云者。以其形如鑰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爲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云鎖匙。

菽園雜記卷三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本朝六部。爲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尚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特尚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監察御史。今改御史臺爲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巡理。時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宏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邪。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南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鑾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

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集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圍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桃坊。曰高橋。曰汴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鵬象。曰大安。曰小安。曰江東。曰佛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圍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然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云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南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爲松江九峯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山。縣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峯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爲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開之風。陽尹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偏袒。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通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早隸。俱載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遇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早隸。皆被巡警。皆被巡警。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亭。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宏。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曰暹羅。曰占山。曰崑崙山。曰賓。龍。曰真臘。曰暹羅。曰假馬里丁。曰交蘭山。曰爪哇。曰蘇門答剌。曰吉里地。曰滿刺。曰加國。曰麻逸。曰彭亨。曰東西。曰龍牙。曰九洲。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剌。曰花面。曰龍。曰翠鳳。曰錫蘭山。曰溜山。曰大葛蘭。曰阿枝。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兒。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曰浮泥。曰蘇祿。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價所上星槎勝覽。

經修撰倫。上疏論開老兩陽李公奪情事。謂泉州府知府李公。奪情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其官。於是遷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處陳公文亦卒。

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誦。實出上意。而羅之誦。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瑄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憲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研轢。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而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教養。令其祛除民害。我教養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任不同。溫顏遺之。人服其量。

嘗有有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見而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女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棄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守身之節。文皇待士之度。兩得之矣。

吳下每有鄉村小夫。語音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亭則曰安溪。黃涇則曰黃溪。石浦則曰石川。芝塘則曰芝川。嚶塘則曰嚶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蓋亭乃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越之剡溪。葵之蘭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蘇松之地。平曠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爲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可憎。和入彭亡之可惡。不知何辱於此。聖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盤不許喫菜。第二盤纔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豬雞。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菜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菜。食。獻神牲品。貨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可謂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登武奎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尙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虞慶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道送。時谷北特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膏肓之時。吾不敢陷。

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爲歐公者。後世妻妾。輒據以爲口實。嘗考公年譜。公初娶何氏。翰林學士偁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爲之也。此猶未爲害事。若某時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荆公以詩戲之。其爲汚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爲此。荆公端人。正之戲之。恐亦非其所屑爲也。而而不信爲宜。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歐陽公言餽餉之語。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桌作案棹。交椅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尚書。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員外郎主事爲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古式。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嘗賜紫金魚袋。或實食若干戶之類。蓋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嘗賜一品服。舊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南京國子祭酒。有爵爲美官。而外補左遷革職者。猶書前某官。蓋亦懸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指紳介冑。判爲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制而爲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爲善後之計。每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難得而議之。

常陰民邵某。業合章。事母孝。母病。晝夜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蟬蟪數枚。炙以奉姑。姑云。所親佳饌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常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聞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殺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貴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好事者爲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蕭前。士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龍。上以龍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龍。大江中龍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龍逃捕者。不上灘。則以次豬爲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繩穿底。貫釣網而下。鑿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云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鼉也。未知是否。聞龍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挾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皆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街。有少年登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牀下。五夜促其夫入。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既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相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莫期及期。少年挾利刀以入。一接後。絕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婦乃捥拾棄有警者。一二人。懸於官。一人不勝鍛鍊。輒自輕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見其夫篤愛若是。而此婦忍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上請。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爲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嫗。深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嫗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貽笑於人而已。舊記初登第後。開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劍云。必諷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爲此也。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豈不用諷刺刺割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爲之毛骨悚然。此嚴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爲學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備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索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南京國子監。日有鴿鵲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駭馳之士。多得放假。人目爲鴿鵲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鴿鵲公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爲枯榮。竹耐久不彫。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岐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溫。汪廣洋。事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以至正統間。大臣爲三公者。亦不過蹇忠定公。姚廣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黃文簡公。惟數人。及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尙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尙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尙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諺曰。滿朝驢保傅。一部兩尙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門外一家娶婦。及門。前婦入空轎也。婿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證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獨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

江西兩縣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扉。方上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生觀其所往。則皆入牆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隨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察友孫司務。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爲某村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震震。他無所見。身愈上。風愈寒。體顫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用。謂鳥喙。爲角耳。蓋以爲獸予之角。則無鳥之喙。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用無釋鳥喙義。不知何所據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蘭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盤。小者如鷄卵。人與牛羊馬驢被打死甚多。禾苗盡斃。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菽園雜記卷四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爲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册己子爲皇太子。更封今上爲沂王。未幾。太子薨。災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爲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教孝義一事。尤爲剴切。大意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尊親受册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暢。懷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上大怒。逮繫詔獄。榜掠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庭筵八十幾死。且并鑑公。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爲中治。蓋謂服藥而誤。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爲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餵之。不效。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着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潮中一名醫至京。請

影視之云是癡癡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部尚書日奏疏悉令屬曹正官具草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常服之公退即閉閣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之謔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選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部尚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願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事去位有願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識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舒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腰賦之皆然益怪之因稱爲大仙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攜一友同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婿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闔扁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羣吏徧索之不可得次日莫忽墜自口山門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沾汚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挲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蔣御史宗龍諸葛蓋宗龍之父執李則其爲推官時舊長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探桑母爲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得免南唐當塗縣氏隨母探桑母爲虎攫去持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鄆縣女黃氏虎銜其大母女手曳虎尾所以身代虎乘其母銜女以去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毆虎脇鄰人執械器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耕田爲虎所攫官棄儲蓄挺刃刺虎虎舍去自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漳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東陽戍宿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爲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乘鋤逆擊豹額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頗廢其一也煩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煩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歷者常各煩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歷後各布政司送歷於內閣若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廿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歷可觀豈但山中無歷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昇人皆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關西買棺關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繞宮牆而至其家亦有帶壽輿上京知有禁寄門外而止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

禁以爲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樞必由山海城入仕陝西故者返樞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衛衛勳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疏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爲職方主事疎放幼軍緝捉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尙書白公以爲幼軍疎放多疲癯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演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而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若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爲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習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尙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軍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覈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驎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驎馬伯路遇內官反避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難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開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紐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屯以聽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性爲信無清字韻歙縣黎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到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慶台溫人以張微爲漿槍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宜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司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胡僧有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警殺一時未能遙制

彼以其法戒諭之則勝金飾劍項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先朝制取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而襲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教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殺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得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工部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乘爲兵部尚書河州王公政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聞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兩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而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以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大同猶兒莊本北國入貢正路成化初北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北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北使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通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墩之政其目有五一日城隍二日軍役三曰關津四曰烽墩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今職掌事件記于左方

點軍士

奏報點軍士武選司今錄職方司

出征勦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季報軍馬京營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歲報軍馬

天下都司府所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邊將失機

將軍 勇士

外國走回人口

弓兵 幼軍

民壯

盜賊

土兵

編發充軍

鹽徒

軍匠

投充軍

軍匠

內府幼匠

軍匠

不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領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爲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授驍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爲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民中之

長驅倣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旌所稱桂楫郎疑即此也凡大朝會若夷使入貢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著飾金介冑持金爪鐵銀刀劍列丹陛上常朝著明鐵介冑列門楫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提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太學變輿出入扈從以行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書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寨嘗詢問已已軍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鳥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敵遙見軍馬移動遂率謀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頗頓莫能爲計相與枕籍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軍怨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尙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兵臨陣必待我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也先乘勝入寇蹙蹙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官者喜寧本夷種土墓之敗降於彼爲之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莫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敘此事謂嘗交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疥癬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蔬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騎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宜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饈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值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兔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草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實爲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北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爲理予爲覈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資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爲掠美而疑之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香灰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習非香膏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窖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此馬與子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蓋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宏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霖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官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饉，老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已飢之，又誰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當此之時，爲民父母，不以己飢之由己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照有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災氣哉？爲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不雜僧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飢，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爲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所請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爲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讀之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妒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語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振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聞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棄爾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頤，陳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爲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過暴客，見其妻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陰庇後人矣，雖暴客猶知愛之，況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爲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莊浪山，鳥鼠二物同穴，同穴而處，遂爲雄雌，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爲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蠶與蜚類，同穴而交，蛇與龜類，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刺東海邊有小蜂，名瑣結，殼中必有一小蟹，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朱子註詩云：黍稷彙彙，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稭，似黍而小，當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蘆穠，其穀名稭，稭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稭，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稭也。今北人謂黍爲黃稭，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稭明矣。稭與黍甚相似，但不可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尾，此皆一時之誤。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各處守備，仍

於原衛支俸，其列衛皆云某衛帶俸都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該革仕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禮部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晉，子不舉進士，最爲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疎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杖，似爲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馮婦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如蝠，毛黃紫，綠崖而上，乃羣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鳴，經首肉角，斷若使方面而衝之，嘔嘔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爲佳致，蓋盛暑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高皇，禮容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懷犯罪，舉家當坐重辟，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致獲罪，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書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之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乘軼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菽園雜記卷五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勳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資緣縉雲侯、一則資緣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過點僕應門、則皆卻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此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年間、吏部尚書王公文、戶部尚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諡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撥開、或寫作筆者、非是、蓋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開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

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近於宜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武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有見、又云、其幹圓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陰者、仁也、蔓口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之、蓋京師種葡萄者、多則盤屈其幹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爲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尙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仲手扶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緝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時舊錄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編建口口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縣志、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今見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與、

本朝自己已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鎮守、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設尤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口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太平、察哈山營、蝦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況此輩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禮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尙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展於告示、亦恐弄賢士矣、時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尙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

秀列於銀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之訓。雖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感於理者。衣冠而背之。加以符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開維神道。城隍神像。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中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佛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歷代。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早西口。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加思。口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督。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幾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得實。庶幾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況異時啓。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應辭。其來遠矣。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纓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皆操上直。披甲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總。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總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舊武。曰繼武。曰練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征。即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曰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北京營制度之大略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簪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

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微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原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罰書以進。乃報顏愾道之。此蓋諺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常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辱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懸於林木。潘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其。至其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嘗聞之。僚長張文謙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割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焚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刺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翼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蠻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曰。劉樞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初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開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濱。變虎。近海處人多掘岸爲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鑄云。廣西蛇。其大者。皮甲鱗。雜生若蘇。與山石無異。瘴鹿從摩。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轉腹令取。略不傷。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瘞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護厚者。願以言路自恃。署名文字寸許。一即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嘗聞舊籍。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開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開老不與。開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道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省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始以籍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將軍印。奉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書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蘇州自漢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爲解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

初籍人僑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類吳民世受其惠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通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郵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汜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陪贖不費民復困瘁況沿江傍湖園分時多積水數年不耕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京師鉅利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為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息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師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續書解文事時關馬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則往拜焉馬錫托故不見他日僧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馬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指揮允楨博學強記論議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服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頗號險要適參將員缺兵部以允楨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有數騎薄城下允楨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其人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人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此可以為將官誇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平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湯為洗之因得為御史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察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饒寄通所封歸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季通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辱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舊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壁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謀我家耶命嚴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篋去時人為之語曰洗馬御史挑土中舊一篋同官者氣為沮喪其辱收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邱內翰仲深不合邱每投閒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知葉於邱邱因為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邱不之察也邱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允楨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慨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入閣地耶及大藤缺用兵教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選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驢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則宜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

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陸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皆以為有資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沒己私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清士口之成化初為勸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舊器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馮憤甚矣吾鄉遂有為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賈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為營葬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有偏箱車然不過行戰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曠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戰山以騎戰時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適者都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為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鶴鳴車蓋謂鶴鳴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成化間漕河築院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為珍寶藏焉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問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奔過之際如此

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道之母也道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書卿陸是官文徵明云文貞公時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公集內安得云無此說也衛山公一時偶未之考耳

詩蟬在東釋者以為天地之淫氣或以為日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簪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耗和傳虹能食此皆開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猥率僕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蠕蠕而動欲食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虹蜺蟬蝶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圖去聲今吳中名輶捷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耶

占卦者以錢代著其來久矣仍以無字一面為陽有字一面為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為面為陽無字

爲背陰。有儲冰者。以爲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子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爲錢說也。今印信與官衙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即背有錢字。年久月久。銅牌背有錢字。若鏡之爲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爲律邪。

初過片梁洪沽頭。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爲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爲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漢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爲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熱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開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蘆菜。頻頻揉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予使宜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蘆一作菰。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解字有頑。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今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內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致。

藏園雜記卷六

元起朔漢。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瀾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潞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潞。即今開封府封邱縣地。淇門。今屬大名府滑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潞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潞。自中潞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道。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未通。今濟寧在城關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開口石碣。在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上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建言。工部尙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爲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尙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溢。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爲厲之厲不同。原其意。爲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爲厲。游魂爲變。有所歸往而不爲災。此正伯有爲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爲羣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即古厲字。謂巡爲羣招。葬巡之鬼。若致道觀。巡爲青面鬼狀。世之謬誤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謬爲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謬爲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升塗之。世俗傳謬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輒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爲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爲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致入。餘皆不然。然有忌人知者。有不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切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其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即鉤戶而出。至暮。潛攜酒肴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出則離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巧工修尼寺。得輾轆轤於承塵上。輾有水品。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於下。法司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宮牆東北草場。云是其廢址也。

唐李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黃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置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與壯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釋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還補。成化間。尙書余公議欲再爲差官點選。時常選處適多饑饉。職方郎中劉大夏與子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傳辭。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

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而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營宮室。坐位。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爲尙書。必欲爲親奏。予草奏。大略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駟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畜中門。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卻之。如或因其重譯而來。嘉其來藩之誠。則當聽其自至。斯禮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事不貽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尙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道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髯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羖。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養。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卽且甘帶。卽且螟蛉。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問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螟蛉躍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螟蛉以左右翼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螟蛉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者。聞螟蛉過。蛇遂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鷲。鷂。而獨畏燕。燕。猛獸也。而獨畏鷲。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嘗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示持法勤事之士。以爲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爲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爲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爲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爲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羣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予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中云。廣城民汕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麝酒之麝。

一雙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和傅衡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恕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新雨後。送水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返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

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榮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爲二十九人。名庶吉士。開洪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華堂。後又選進士爲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解縉爲中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最得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符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間之。有軍匠楊順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日疏達不法事以聞。達因慙於上云。此李賢囑之也。知上必親鞫。密召順囑之。順懼死。陽承順惟謹。上果鞫於內苑山子下。順以實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經賢。臣於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罷。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知。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册封親王。使外國。賫捧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頗爲增重於前。舊嘗爲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贐不去。其意可知。今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秋官唐郎中之妻。無子而妒。懼其夫置妾。常爲廢飯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爲鳥卵者四十。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尙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秦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耶。嫗後以進士令吳。被召爲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之出處。皆有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回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領兵部尙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典與。汝言卽以先生之言入奏。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英廟上賓。先生遂爲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爲問。遂下吏部召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贊之內閣。供奉謝伯敬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習。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宏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尙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

世祿職一人而已。

本朝軍衛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謬。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牧之役。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饌有驢板腸。即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諺。以爲詬者。如蘇湖云。鹽豆。江西云。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諺。儼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嘗登嶧山。山僧作水飯爲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採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鹽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爲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爲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爲珍異。直沽漁人。割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爲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爲然。夫物亦有然者矣。乃陳留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陸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密奏之。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蹙無地。君臣相與如此。難得而問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準行者。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上病舌澀。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尋陞尙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爲之語云。兩字得尙書。何用萬言。

天順間。鄉人陳錦鼎夫爲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爲人。鼎夫云。一利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日必爲此人累也。手輒記之。後禎得位。結搆廣人。百計撓葉。李閣老感之。時因言官背薦葉入朝。僅移節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聞于少保薦王偉爲侍郎。時商狀元嘗密言其非所宜薦。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愜意。時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大朴。大朴。商公舊字也。一夷人。黨譴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陳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鞠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

我教門人。像其經年推運辛苦。贊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於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戰於恐。其可哀憐也哉。

涪溪。唐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於結字。從水從山從唐。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涪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涪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縣。命名曰涪。則自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而語之。不少貸者。在翰林時。嘗忤權貴。出爲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蘇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泰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西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蘇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黠。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黠。

嘗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僮工爬剔之。耳中出影。屑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向曹溪水張公忠疇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覺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勛。詳視之。實線也。方怪之。俄而覺痛。瘡遂作矣。卽此推之。則耳中碎屑。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糧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并黃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見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萬石。且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真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更。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奏上。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燕菜。北方稱之。初年半爲燕薺。二年燕薺都絕。燕薺。南方種之亦然。蓋燕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燕菜卽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燕薺者。不亞蘇州所產。開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離淮。貉不離汶。雖鴿不離濟。此成說也。今吳越之盛生於燕。不復變而爲燕薺。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尙不知邪。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脩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今人有與。窮以授用者。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資。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資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爲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最是。朱文公先生本號晦庵。今人稱孝孝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墓旁。故名。歲久亭廢。草薺愛其山水。

嘗欲即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成先志。非別號也。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年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爲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仲按錢志訓爲文德皇后所鑄。

菽園雜記卷七

予爲庠生時。嘗以家難赴剡前巡撫崔莊敏公。公以特腹殺人。尋輒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爲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爲直。使漢高而知此。其肯貪天下而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爲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栢義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義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坐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義。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坐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義爲名言。索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宋乃引孟子答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

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握之。不使汎濫。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自內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爲主事。治水呂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自恭敏公。主任湖廣。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爲兵部尚書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爲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譏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爲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絨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廁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沈。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略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盞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效。

凡咽喉初覺癢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鼻角末。數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言。婦始字非古。吳晉世母合而爲婦。舅母合而爲姑耳。此說良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爲姑。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義。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即些阿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爲不律。吳人以孔爲窟窿。又如古人以瓠爲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爲葫蘆。疑亦諸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文曰。公彬重修舊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既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月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他人依託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爲縣。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禮小司徒有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鄙。四鄙爲甸。四甸爲縣。又遠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鄣。五鄣爲鄉。五鄉爲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間曰已而曰既而宋人作唐書事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效之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楊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榮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事如此敘事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本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至講書府學皆令吏饋米於有立送繼忠更惶恐自守將取還米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稍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澹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爲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爲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爲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雖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尙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燻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丐織金賜衣吏碎所愛視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維主之度非過稱也

丈量田地最是弊政若委託得人奉公最見頃畝實數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陪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有此舉以屬戶部主事何寅寅日惟就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祇憑里胥開報輒與準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之積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街衢河道皆作納糧田地最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蓋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別處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最同者納糧無地之糧京官家享無稅之利是雖何寅貽惠於民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蓋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爲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能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郡尉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五曹掾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梁陳因之隋改刺史爲總管以長史司馬錄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土司馬司法司戶諸參軍爲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爲太守改長史司馬爲通守贊治時改贊治爲郡丞唐改太守爲總管又改總管爲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餘悉因隋制景雲初龍州都督爲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爲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爲節度使大曆五年改節度使爲觀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

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錄事司戶司法司土司理參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司錄司戶司土司刑爲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爲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爲府以知州爲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爲路設總管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錄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判官各一員本朝改路爲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錄事改總管爲知府判官爲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則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慈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隆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隆多所經營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貴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諸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歸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爲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辯其辯埋葬一事云按埋本作理周禮以理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則理之祭川澤則沈之是理藏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且皆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註埋藏事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昇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腐餘或加縮於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未爲無理蓋土不見腐餘者不治之也或加縮於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今蓋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爲過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良石按而辯之

布衣沈憲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自爲沈落魄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老僧惟實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於戶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遠志即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爲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己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則大臣中惟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問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尙無之

羅世川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臥內有壁一堵一夕勾出山水圖世川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爲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滅世川用病尋愈亦無他京師問問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制一日令其子李於肥給家人瘡瘡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甚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

戀新然後許之。五伴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舌。李示之。梓巫批其頰而出。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查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鑒懷愍恤。肅爽威靈。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情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開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閭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路。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衡公。上西嶽書。不見記載。喜其奇而錄之。聞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投筊。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素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履其門。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術衛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醜。都督石彪欲取為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盡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為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戰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擊殃兒。此時里閭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為女子。傳粉黛足。其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適無費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為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鍼指。後至真定一世家。生往狎之。力辭不許。生強之。乃男子。遂繫之於官。械送京師。法官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饒魚字一作鮑。味美而子有毒。不滅河魴子。食之能殺人。開蛇亦能化煞。凡煞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驢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率車都尉。主車輿。驢馬都尉主駟馬。駟馬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驢馬省文耳。然唐人云。咸里舊知何驢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驢馬伯。蓋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白常稱驢馬都尉。今謂陸陸辭復命。皆云驢馬臣某。蓋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豬。二頭二尾。共一脊。生即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問之知州云。嘗與鄭介庵會飲。介庵問魚饒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

如腹之脹。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諸問何出。云不知所出。皆問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嘗見晦庵先生稱沙隨為程丈。蓋前輩也。思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瘦。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咒語。噴水使舞。舞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始安。病不復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人召之。竟不驗。或疑其犯淫污白壤也。夫蛟惡物也。昔周子隱許旌陽。皆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神物為之詞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才武。非其素履。熟山之地。而亡生以狗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攜體面而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前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瞻。行表儀範。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璉。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典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況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重望。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石稻莊所。夜吹笛。以自娛。忽有大而矮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為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然坐處。燒鐵筋炭中。取笛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筋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額下。

近時言官。言官閣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諛。人間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簡之問。故曰。不語睡。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謔。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騎。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

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七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物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次日午時止麗舍縣垣俱倒壓死軍民囚犯卓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牆垣多傾以後晝夜餘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蓋所罕聞者故記之

救國雜記卷八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廬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廬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官於尚書余公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估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厮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腰事不下議部即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尚書余肅敬問之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獲報得以慰日起行京衛軍士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疋而又加此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皆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如指諸掌公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敘王后親織元統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

塞白名曰蘭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值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正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稽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澧州涉獵古今流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著名官條所載然崑山宋間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蔡盜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爲憾乃求一貧婦爲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爲善鄉人莫不爲之效後且有靈異因爲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卽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爲盜而亦有風水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況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爲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夷人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保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夷人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雖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通知州送馬神許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後地以水爲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濱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爲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爲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認爲此也翰林院尙書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尙書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今遂爲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蓬鬆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允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細條開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筒瓦內石灰泥撒淨如掃而瓦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舊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觀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離樓黑色無頭尾其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爲雷神此皆平日閒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欲鎮壓其民改葬此鄉俗相傳然率昆古字觀韻書可知景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偏旁上下自背覽用祖宗及文淵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賈茂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開老賢賢對以音與陳同因命改姓陳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於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諱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鄧部員外郎張弼非謂語謂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嘗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謝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常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其在獨無義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於其處已積塵埋沒寸餘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父却之其俗凡爲師者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撈掠乃自經服川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除年忽一人報其匿處乃俾爲鄉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參議彼衙門揭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冤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慎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饋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茹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率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縣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跌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鎚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機置飲食中之即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腹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爲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鶴以蘇爲閭閻喉嚨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

鴉知大體云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銀應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女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已酉二命相當皆佳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非可作佛女果爲婢女又可爲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皆已背拆而生禹簡狄胸所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自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自腋下先儒多以爲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強妻王氏生子從右脇下水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善奏靈璧縣民家生一子消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調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執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調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調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旌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造止終其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想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爲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煖熱食具爲僕僕言僕者不得侵漁故僧之王宗餘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瓶云即此器乃知僕僕之名傳謬耳直隸校尉著團花紅紵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博字原博博學能詩書士范退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更目啓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某兄弟業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將甘必焉一日買舟入城兄預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棹其弟舟人懼急撈舟就岸得逃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計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證佐必貽害舟人不如且止從之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瘡疾而死於貧人以爲不道所致云

元制內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既改行省爲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尙有稱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即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使爲廉使按察司多屬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在京各道應事及在外察院多屬正己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程伯淳語御史爲御

菽園雜記卷九

陳宗訓者太宜人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有自來矣。

雖鳩。楊雄。許慎。以爲白鷺。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鷺。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鷺。黃公紹譏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爲卽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陽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雖鳩。王雖。世反不識。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詩傳云。狀類鷺鷥。最爲得之。今吳音鷺呼鷺。鷺鷥。婚禮好事者必求鷺鷥王雖。以備名件。蓋非尙珍異。鷺鷥取其四而有思。王雖以其聲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寺。則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天監。則本院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璠。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賢。太常寺。劉茂。鴻臚寺。施純。皆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大理寺。工部。尚書。杜銘。光祿寺。艾福。國子監。邱濬。欽天監。康永福。皆禮部侍郎。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變也。成化乙巳記。

癸辛雜識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絕品也。此說殆非。蓋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文武極品官。俱無金印。印亦無綬。又紫爲禁色。臣下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七品以上。青袍銀帶。此卽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札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人。內署衙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雁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荆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郎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凡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設。事畢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上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瑄。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參將。此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慮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有效。則奉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旨去留。由是權移他手。而賢否混雜矣。

鄉民有子患瘡。備藥酒。語語。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爲其孫禱。時瘡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瘡之子亡。瘡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爲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路中官求援。給事以爲己物。素以求進。是山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爲刑部尚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爲己謀。亦如給事於

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悲憤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婿者甚類。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養。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書院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即削髮解足。執爲尼。屠寶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貴富之地。而淫奢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味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宏麗。像皆莊嚴。其費皆出內帑。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蓋上承母后。而奉臣將順之也。兵部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考之漢書。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魯爲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既以復張公。且爲評云。水爲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爲物也。今以水與天地並列。已爲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甚矣。豈之民甚矣。

大鑿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着青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爲鑿。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鑿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爲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宏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爲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顧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卽所謂桓山。宋桓魋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爲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山而列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北山時。蓋已蕩然金椎之餘矣。今石槨所藏。蓋後之好事者爲之。其稱桓山者。以石槨爲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輟束者云。新須之敬。則者質予。當以何人爲是。予曰。若論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弔問。亦不可況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弔。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爲禮。尙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屢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爾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令雨其穀於水也。讀爲上聲者非。

梅聖俞河魴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魴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莫

與河魴作主客。蘆青卽荻芽也。荻芽長。河魴已過時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則游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真謂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陽以上。暮春始有之。聖俞所云。始池陽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羣游水上。食絮而肥。而人多以荻芽爲羹。則又附會之說。非真知河魴者也。

觀蘭目。開闢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杜詩有心清聞妙香之句。正猶鳥不可以化。杜言。獸不可以雄。雖言。易有牝雞。詩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

歷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歷爲大。月令所謂維入大海爲歷是也。或以爲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爲歷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謫于海神廟。明日見焉。是以爲可勝而得。則非歷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葱蘢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與。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歷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瞻。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視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詠。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虞邵庵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夫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墳以爲廬。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燭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而掩之。而更下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爲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元。爲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宋文天昭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公績後身也。予嘗觀前代探環覓刀等事。猶未之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聞。不可謂盡無也。

楊鐵崖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辭。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齋續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繼爲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閒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閒情賦有云。尤蔓草之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爲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齋續二集。惟崑山有刻本。後又有楊東里跋語。玩其辭氣。斷非東里之作。蓋好事者盜其名耳。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間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須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術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養生自身。太倉盡士。張疊。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願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也。

毘陵謝應芳子蘭。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云季鷹。魯望。吳產也。吳人既爲東家某。是已。楊夷子皮始終事越。則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遂而而去。其誠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相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蓄。轉物逐利。復積蓄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言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蕭然從赤松子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中公夏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入爲貪穢。亦不爲過。尙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譽之。泰稷。草敵國貪穢之仇。譽於理其可乎。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秦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爲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賢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此言具子蘭上饒參政書。自志云。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蠡事。大率皆前人所書道。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未發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邪孔有。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從又。吳人自來呼又爲以音。但不通於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陽桑。遐不謂矣。傳云。遐與何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今常熟吳音。稱何人爲遐箇。是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息錄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冕字士車。嘉興人。在崑岸時。季考月試。賞明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人所終。云。初。庶人被執。鎖繫逍遙城。一日。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熱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昇銅缸。至。覆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銷。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詳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爲一功。北狄首一級爲一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升官。北狄婦人面。與男子無異。不異。故報功者多難。以婦首充數。真能辨也。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于書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妙。雖

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嘗試知其然也。覆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諱始。庶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還書一。變之說。此小人謬言也。變本作瓶。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瓶爲費。還時以一瓶爲謝耳。以借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變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宜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不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開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奸奏。左右內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啓上好貨之心。由是侍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自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勳戚厮養。凡高貴者。皆與竝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修河。廷議革之。積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閒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從。未暇籍也。

鴨脚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銀杏。是似而非也。陸展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顧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鬚法。唐末人有鑷白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然今之媚妾者。蓋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

菽園雜記卷十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爲一閱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自雲窩，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露巖爲我開大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開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爲小詞云：風剪剪，花枝暖，鈴索一聲驚臥犬。可人期不來，半窗明月珠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爲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爲兒女。十年失探擢，一枝還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爲行禮之處，開議禮之初，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圓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渚，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

菽園雜記 卷十

無議論，抑有之而莫能回邪。

韓愈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傳注，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穠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庵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瘦，肥人瘦，皆不久，同年薛爲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爲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歿，聞發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巖巖，水勢湍急，最爲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通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分，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六丈，闊九尺，高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纜路，若干丈，皆便民美績，而三人皆遭謗議，遂至坎珂，蓋志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妬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輒信不疑，而廢棄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爲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朔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監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邪？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其嬪嬙殉葬，此最盛德事，故憲宗實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黃鳥與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制：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體之文，褒誥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表者，去舊就實，存實損文，亦七言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頒降表箋體式，職方掌選務，後奉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事因襲如此，至何行空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之，予竊以爲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實弄文學時也，故凡獲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

條件應引經史者，略引爲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內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爲笑談。

車字昌通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槔汲水曰車，水輪輻挽舟過堰曰車，紡紗具曰紡車，織絲具曰織車，坊者斂繩具曰線車，漆工澆漆具曰漆車，規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漆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爲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經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籍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爲者，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觀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予寶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能市者，累日騷擾之，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斃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得其廷，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瀝蒸麪食，然婦人有瘕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幹到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壽，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藥黍蕎麥爲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遠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讀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值銀三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寶木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爲戲，許之，乃剪紙爲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

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恆領進士使江西云然，兩浙田稅，歲輸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費均兩浙雜稅，費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檢減稅額，費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宜復循舊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始始，福建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定式，費除有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羣輩羣輩，羣之子爲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墓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多，取觀其耳，聞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歸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宏治初，始有禁例。

憲宗朝，未嘗殺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駭擾，事發棄市，傳首於蘇州等處，百戶輩者，嘗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上命會官鞠之，則皆誣也，蓋瑛謀殺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最苦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體爲婦人者，名曰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過其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會漢陵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家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哀金爲斂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賺全賊畫也，古人有言：畫一畫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祠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卽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繁之慮邪，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邪，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

耗無微而巳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擬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污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獨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國初糾察諸司。職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狹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費儉。得以如意為之。故其規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詔不出。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為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備。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縣或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縣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其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為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太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高宗覽其臣皆直。以為太宗所作。誤矣。觀全文二十四句。詳見蜀志。并吏學指南。

幼穉人神祠。見所塑部從有相像者。皆股臂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溫古等處。見國初有為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即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為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為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即文身像也。問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為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髡教所習之民。以此相尚。而無殘廢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爲民俗在所常順。或以爲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曰青塚。宋溫斌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程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樹皆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唱而告。然後領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詰勅。即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防偽耳。故到任即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郎鄆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蘿白。古碑已

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寫八字。其有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娥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讀碑陰八字。始本流傳。它處者。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而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達散吏。閒應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棄家爲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遍遊江湖。後歸老。發大倉長生道院。此像之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歿於蘇州。蘇州志皆載其事。宋學士景濂嘗爲立傳。予近裝潢成軸。備書二郡志所載及宋傳於上。以爲家藏云。

古人書牘。多無印本。皆自鈔錄。開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郎縣雖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集。愈降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與。

昆陵范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素。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素已執之爲奇貨矣。後顏登第。爲京職。素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顏爲仗義。而不知爲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蟹。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必殺己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爲此耶。

乃登問其姓名曰我謂景昇也宋齊邱嘗我化書沈我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隱此囊中得大休歇願君將若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沈之齊邱後為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邱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謂景昇撰沈淵事者信有之景昇其所謂真人耶

齊邱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利致此醫治之云公莫非多飲涼酒乎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飲醇酒醫云丹溪知熱酒之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甚也予因其言而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致鬱滯其氣而為停飲蓋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患害古人有溫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已卯元主忽必烈滅宋大興佛教任番僧撝迂等滅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焚其廟僧等寺一十三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賢等五人北方奉彼教者以非時雷震為懼每年至是日拜天謝過出歲時類紀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尙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塵新錄

古稱肩輿腰輿板輿箱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輿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輿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輿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輿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輿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書宋以來舊書本朝因而損益之洪武二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為浙江等十二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為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清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為順天府并直隸府衛承天門侍詔觀察使中都國子監同欽天監五軍衛事司蒙古衛今皆裁革舊有左右春坊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報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

鄉有二音一則吁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吁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

菽園雜記卷十一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祀禮風雲雷雨山川等壇以守禦武官為初獻文官為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為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禮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抑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衛俱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預為之地者誠可異也

項郭郭名讀音云今沂州一曰濰州當以沂州為是齊景欲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是也濰州乃山名耳顧書誤矣

家有化書一册云宋齊邱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邱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宋齊邱子高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謂景昇齊邱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邱出化書授之曰景書之化化化無窮顯子序而傳之後世齊邱以酒飲景昇唐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作此以為己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胸腹囊中漁者大呼

也楊處三鮪事晉當作鱠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鶴雀豈能兼致乎近見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鄼侯之句一詩以三鮪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晉陶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間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成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簫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卽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晉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別有紀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決之耳珙字廷玉號柳莊鄆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觀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卽復茂盛。名曰灸樹。種竹成林者。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足以示勸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爲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各有封勅尙存。予嘗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其代言之臣。尤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既能按節歌舞。婆婆樂神。婆婆蓋舞貌。其封和應侯。勅乃云。爾迎整娑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真。可謂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其廟。其壩。堰急通鋪之類。皆以曹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調別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以爲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羣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墜而

甯夏化縣有鮎鯢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致之志書。引顏師古云。鮎音結。蚌也。長一寸。煖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螯攸反。曲片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今螯作鮎。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譁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蠶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蒼吉太后宮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蛙不復鳴及僧法衍禁蛙池事蓋皆後人附會之說耳吉置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是則蟬聲滿耳觸類而長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竊嘗上靈隱寺詩有侍入天台路看子渡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卽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霄閭之大台人亦極誇其幽迥奇絕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興往觀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懸懸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殺若驪背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散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幽怪奇絕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山下深澗中彼以爲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爲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信矣

雁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絕少宏治庚戌十月按部樂清膏一至焉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蘆葦每深秋鴻雁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噴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澗嶂靈岩寺在諸峯噴岫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使覺塵俗無餘韻矣平澗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別有游雁蕩山記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跸南渡端友歿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孫指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開張建氏家廟規仿視祖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卽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者赴縣洙及弟衍子楷入覲奉問勞獎諭授國子祭酒浙東提學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其封

得遊於曲阜弟驛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寧宿與天寧寺。既去。有僧入其臥處。見一蛇蟠樹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其所遺金帶去。蓋即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鎮守太監李德。兵部尚書孫原真。奏坑戶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得銀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勅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奉勅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瑄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溫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宏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嚴督其事。今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簡重幣。不以四方之物供簞正。釋者謂先以簞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齊之。今之祭禮。通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氣不同。土產異宜。自有不能一律者。而鹿兔北方最易得。南方澤國。則得之已難。今蘇松嘉興二縣。鹿兔皆買之隣郡。價亦頗貴。廣東金不產。兔以胡孫代之。聖人知周天下。而猶如此。然則堯舜猶病。亦勢然也。

廣西有蛇。其肉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著男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生水乃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僂僂少年。好淫。藥彼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即其脂也。又見慈惠通于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塚。得金銀器頗多。黃金帶至三十六條。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偉然人望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按葉文莊嘗問永寧憲官。言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營建趙王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是公為山西參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塚被發久矣。此蓋別一韓姓者。

客廬同財共聚者。名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唐兵制。以十人為火。五十人為隊。火字之來久矣。今街市巡警。捕夫。率以十人為甲。謂之火夫。蓋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浴以火計為夥計者。妄矣。

高阜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峯巒甚奇。乃圖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視山峯突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處悉磨去。意者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聞之劉時。雍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窖。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水。貯之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鳴鳴作聲。民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歸二板。親閱其事。

投壺射禮之變也。雖主樂賓。而觀德之意在焉。後世若司馬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則淫巧百出。略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畫卦。過橋。隔山。斜插花。一把蓮之類。是以壺矢為戲具耳。予初時於燕集。見人寫字畫卦。亦嘗為之。後即慙悔。雖遠乘不恤。蓋非欲自重。亦以禮制心之一也。近見鍾江一倅。有鐵投壺。狀類燭檠。身為竹節。挺下分三足。上分兩岐。橫置一鐵條。貫以三圈。為六口耳。皆有機發。失觸之。則旋轉不定。轉定復平。投矢其中。皆孔子歎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感乎。蓋世之術奇弄巧。廢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壺之非禮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為鄉約。凡為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盜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半謀殺人。為羅倫從者。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罪。無辭矣。今幸而不受顯戮。然殺人之名。法污案牘。傳道人口。寧不為文法吏之所訾笑哉。惜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十師而殺人者。經傳具有明訓。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乃知誠然。未嘗不深為之惜也。

花葉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妻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慕在蜀之崇安者。本南唐宮人。隨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詩。謂之小花葉云。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為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懷恩其族子求見。恩答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為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謀之。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時。當與內閣大臣議之。上以為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傳聞。故宏治初。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太祖實錄。洪武中。黃子澄奏。嘗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同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後來諸公。而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溫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能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為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曰其地。為手巾懸。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宏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有弗從者。徒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

司出榜禁約。後有犯者。論如姦兄弟之妻者律。上可之。有例見行。

1110

1111

與列本點法如此。頗覺理勝。蓋悅之者。博虎于野之衆。笑之者。則之之士也。前後相應。廣西有虞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虞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即此歟。陝西有旁字。音罕。持物也。音音。脂字上聲。南人屬北人爲舊子。廣東有舊字。音桑平聲。老年所生幼子。異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謂音其。類反。謂子之幼穉者。呼讀如故。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於談話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蝦爲眼。無蝦則不能行。云蝦聚食其涎。因載之以行。近聞溫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厚而重。一人止可擔二箇。頭在上面。面正中。兩眼如牛乳。剖之中。各有小紅蝦一隻。故云以蝦爲眼。前說非也。又水母俗名海蜇。直列反。但不知爲某字。松江志作海蜇。或作海蜇。輪墨大全作海蜇。按蜇蟲冬伏也。蜇蟲傷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蜇音除。本草作蜇。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溫州人又呼水母爲蜇魚。蜇字無義。豈即蜇音之訛耶。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併著書人姓名。然其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本朝碑記。惟勅建。并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餘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街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書者必曰書。并蓋分行以書。漢篆額字耳。職銜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空字。古意絕亡矣。予近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表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焦。浮玉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即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消語。故都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尙存。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焦。焦山爲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它紀載。則金焦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清風嶺在嶺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嶺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傳。及十大夫紀述。楊廉夫獨立異。爲詩云。界馬默默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因劉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漢水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死爲無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絕嗣。詩云。嘯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正與廉夫意同。絕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士。正像生忍恥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隱伺。而壞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爲此。豈助虐耶。今所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示激勵。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開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統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家室同德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干求。上同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昆山鄭介庵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人笑也。

藏園雜記卷十二

新昌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拆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發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之。農者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鹵。或灌鹽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礬灰以拒之。嚴州鹽田多川石灰。台州則假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田禾草皆茂。礬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爲輪。輪之幅以細木幹爲之。每幅出桸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平有水輪之制焉。蓋利器利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爲。未足以喻廣大也。

1112

1113

今人以猶拳爲藏圖。圖音鳩。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顧悅之取。桓遂勝。或云。漢釣弋夫人手。舉曲時人效之。因爲此戲。然不知圖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去聲。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溫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鎮孝廉。鄭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太學生。初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尚義者。必曰賈司理。堯卿字熙載。吳越王七世孫。孝友夙著。紹興間。舉孝廉。未仕。卒。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以龍圖學士致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人因其廢。易爲神廚。宏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間黃教諭所建。命撤其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綸。故曰鄉賢祠。不限其數。以俟來者。

昔但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里餘。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登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爲大士化身之應。餘誌中載買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爲大士應驗。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遂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俸致高位。恐人議己。故詐爲此說。以瞞愚俗耳。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即應之。豈正神哉。昔但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磐。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處。扁曰補陀勝境。特設島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磐本名鄒花。其葉可染。功用如蠶。王荆公始以山磐名之。

丁來切。莊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爲默。杭州以爲僂。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爲吳阿僂。舊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僂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而西興等二十場在紹興。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俱便鹽戶。凡鹽利之成。須藉浦水。然浦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場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鹽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攤在場場。仍以海水澆之。俟鹽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擔。挑積高阜。修爲方

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浦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連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浦水。入連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浦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沈而不

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鐵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篾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礮。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浦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乾。大盤難煎。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煎。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或否失當者。嘗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騷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恥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戲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或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爲御史。巡按浙江時。褒獎檉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爲檉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褒即此石。非檉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宜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州。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而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像。後自顏淵而下。亦讓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捐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願馳狙詐權譎之說。以饒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擢斥衆議。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疑之。謂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尙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茲議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謬用備載。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清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部司。中郡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軍。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衛備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

所軍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宏敞塑像工整所謂窈窕者相傳爲舜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嘗去像留主爲合禮意彼以爲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人鬼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徽鎮海濱不可以形像求者豈合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決非朝制也

劉時雍爲縣時嘗駕海船至鎮海遙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峽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思稍近嶽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信注日久之漸覺沈下少頃則滅沒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背嶽也

古人尚祭非禮故禮記謂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蓋以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此說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祭必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爲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黃瓜村落香黃瓜今四五五月淹爲蘆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菹之瓜其實小而毛本草名菹葵京師人呼爲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疑卽今黃瓜而反以黃字爲詛木棉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可貯黃粉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爲布者止可名棉花雪間通志以爲木棉花蓋羅氏誤耳又嘗見一十人家葵軒卷中記序題詠皆形狀今蜀葵花蓋不知傾陽衛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詩七月烹葵及菹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致嚴精詳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尋鼠與貓鬪貓屢却全臥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以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妙花時登樓賞觀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辦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吏部尚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儀友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誣人爲之彰一己之善顯先帝之過以印本封進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子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家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許以罷不亦深可惜哉

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推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疑之是能不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爲恥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壻冒濫陞賞要君欺天無恥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恭敏後其子續陳乞官之余肅敏後朝廷欲官其子以子貢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溫州訪聞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爲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民故今往來題詠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爲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靡費無算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爲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而之飲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做書按月送禮部做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借費如此永樂宣德間監山烟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撙紙爲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蠶下缺薪則斧神像蠶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蠶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覺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沾時時有一日召巫降神語神云冕屢毀神神不之咎吾輒爲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蠶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使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之不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餽非故舊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隣有暗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暗之有夫順問竟以飢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錄

景泰間溫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飲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環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畏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首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萬間之一老僧云

商文公裕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遙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日問羣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詰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

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學士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公命診之。云。祿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數年致仕。

菽園雜記卷十三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學。紹興多種桑。茶。學。台州地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意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植柳。槐。槐。槐。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為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東注魚皆棄之。它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溫台寧波之民。取以為薪。又取其膠用。而利博。予嘗謂涉海以魚鹽為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侮。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蕃。以啓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明。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撫者所當知也。

西湖三賢祠。祠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士。遺也。樂天守杭日。嘗築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既田。千頃。復修六井。民賴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後復為守。開西湖。作長隄。中為六橋。又濬城中六井。與民。利。除。害。郡人德之。林處士。則以其風節之重耳。考之郡志。郡故斥鹵。唐興元間。鄒侯李泌守杭。鑿

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則杭之水利。興自鄒侯。而白蘇二公之所修濬者。其遺蹟也。知有白蘇而忘鄒侯。可乎。竊謂三賢祠。當祠李白。蘇三公。以遺愛。和靖則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以表風節。斯於事體為得宜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為業。其造法。採楮皮。蒸過。擊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洗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漚去泥沙。曝曬。經旬。春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籠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上。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為案。卓狀。以石灰。而磨火其下也。

西湖相近諸山。如飛來峯。石屋寺。烟霞洞等處。皆巖洞深遠可愛。然每處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厭。飛來峯。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餘像。烟霞洞。所刻尤多。蓋皆吳越及宋人之製。予烟霞洞時。有刻佛過多。清氣滅之句。正以其可厭耳。

溫茶。即時草。酒煎服。治瘡毒。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瘡。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開貓生子後。即食胎衣。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落其口矣。

國朝賜諡。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諡。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諡者。古之諡。必有議。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為害事。蓋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為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歐公記錢忠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廁。則狹書以往。誦誦之聲。琅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瀾廁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誦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棄其所業如此。可乎。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雜識。解國衡說詩解人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頤之說為證。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註云。笑不止也。又柳玭。戒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頤。言不學者。聞論世事。不能置喙。但解頤頤頤而笑耳。盛焚二事。偶過耳。而有此異。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

向書錢文通公諱略云。嘗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誰。府君曰。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聖列慈壽皇太后尊號。恩謂子爲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邪。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前燈新話。錢謙益史宗古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詳見趙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儒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既以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開。雅去聲之類。皆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費。蓋讀作平聲。清連之清。本去聲。說文水轉穀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街。濟本去聲。此街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

潘子府長史王庭予同學友也。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憤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盃。頃刻。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藥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進出一盞。長丈餘。尋愈。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盃。以酒漱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醫。醫不利。眼痛。頭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僭。嫡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使爲支子者。知禮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饌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

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僭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咸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字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袁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頤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瘳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

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原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廉夫原敘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王羣下也。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字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爲片玉山人云。

袁孝字子瑛。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搢紳間。如三峯月寒木客。丹陽湖深姑惡。飛。皆其詩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舊薇花開猶蚤春。可稱才子矣。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貧繼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顧惜。趣向可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頤。水仙廟迎送神辭。波黃河。望神京。諸篇。結綽先王。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宿章草。皆灑然可觀。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強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好吟咏古樂府。如精衛。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岳郭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其作詩故清絕云。其除吳士則陳謙字平。沈右仲說。張簡仲簡。馬稷民立。張田芸已。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業。繼之。富恕子微。繼侃叔正。嚴恭景安。陸祖產。栗釋椿大年。環良琦也。

公麻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牆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麻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麻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麻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大約如此見溫州府志

初至嶧縣問嶧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嶧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耳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志齊張稷爲訓令至嶧亭生子因名嶧字四山以此命名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司寇林公季思爲給事中時有盛名家宰尹公同仁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何人爲第一張以季思爲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人靖之嘗爲予道之

古人稱呼簡賈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主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繡衣繡衣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宏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景諫鰲山烟火之戲降淵之論陳文誼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己張進祿輩之勳商文毅姚文敏張珍之勳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爲尤盛也

同寮嘗飲于官舍坐有舉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墮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宋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寧恥復讐之志怡之奸有以窺知之故遂迎其君以爲容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勾踐臥薪嘗膽必以復讐雪恥爲心則中原常在夢寐其於臨安偏隅蓋不能一朝居矣恢復之計將日不暇給而何以風景爲哉今杭之風景王津等園云皆始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爲致養之地近遊報恩寺後山頂有平曠處云是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喫宋五嫂魚羹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爲樂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近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裴拂戈果過郭鈞荷遼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真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鈞本公之轉耳脂轉

質非轉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時谷不當爲郭鈞荷遼若轉入聲當時革不當爲穀也

書爲六藝之一非學不識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最其弟蘇州同知冕南京戶部孫郎中品其弟餘杭知縣冕皆不識冕字又刊有刪除之義如隨山刊木井墾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雖刻書版皆謂之刊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驚之從我鴨之從甲雞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爲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闊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募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兄陳婦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語且盡從吾試之且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漁者母說以甘言欲令爲兒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猴殺之猴以棄之水婦以埋之廢塚中諭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脅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聞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潰而出始知空梯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俟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案令有司捕拘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獲圖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實狀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子嘗聽鬼訴冤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松江餘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人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斷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貫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菽園雜記卷十四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為移竹之候者。誤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種竹。十年得竹。蓋十人移者。言其根抵之大。即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為佳。嘗聞圃人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貧今人種藝。率乘陰雨。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說。蓋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璵。字孟溫。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目已眇。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極盡不倦。微辭奧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錄。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說來歷。皆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師。皋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辟雍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師。伊尹仲虺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

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師。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上。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師。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備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備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為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某者。常熟漆松人家。頗饒。然奢無節。每設廣席。殺釘如雞鷄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膏泊舟蘇城。沙盆鹽漬蟹作蟹羹湯。以蟹小不堪。盡棄之水。狎一妓。為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而流產。乃微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繡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煮麝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鹽漬蟹。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我矣。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盡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趨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端。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夫以非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傅野劉公之去。一內使至其家。促其疏辭。是在朝廷雖失體貌。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傅野以誣張繼。致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舊集。書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真者。自以為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稗段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賜諸王。蓋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閩百戶者。除至蘇州。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真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為某官。王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為浙江按察使。是年。閩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官宦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背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開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葵先生潛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二上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曰太歲。吳中名賣鹽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十人熟於嘲詠公事者。此行亦忍為之。鄉里前輩為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處。進十鄭文康時又。

吏部侍郎與盛中刑部郎中孫璵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開山東布政使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識也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賸醫之方以補虛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爲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饗氏雖闕何害地官有鼓人鼈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裴氏豈非天官司裘裘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爾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而未有爲此說者亦卓識也

邱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尚書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邱無子置妾七人邱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妓家邱待衆妾益厚而制益嚴喪甫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爲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邱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妄費而門無雜賓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邱之力也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謬以爲虞伯生所注予嘗見演義刻本有天順丁丑臨川黎送久大序及伯成傳序其畧云注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精詳抑揚趨避極其切當蓋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爲虞文端公注而刻板盛行謬矣其桃樹等篇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會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并贊詞敘述所以作演義甚悉奈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端居居近繼掌絲綸嘗欲盡析詩書彙正三禮弗暇獨暇爲此乎楊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情不知爲伯成耳嫁白龍坡自昔難免哉

近得晦庵先生同年錄因得以知宋科舉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舉官一人同知貢舉官一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克初復考同共校考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履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二人典客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慈寺拜黃甲敍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開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

日牛外氏祝歸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玉鄉三桂里父爲戶

關雎子之戲吾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僕皆能之子遊嘉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嚙之近得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貫貫呼保義宋江千貫貫行著武松百貫貫阮小五九十貫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貫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貫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貫貫鐵鞭呼延灼五十貫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貫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貫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貫貫一丈青張橫九貫貫插翅虎雷橫八貫貫急先鋒索超七貫貫霹靂火秦明六貫貫混江龍李海五貫貫黑旋風李逵四貫貫小旋風柴進三貫貫大刀關勝二貫貫小李廣花榮一貫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爲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如羣盜劫奪之行故以此懲世而人爲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聞老邱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後又爲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庵先生跪坐拜說則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而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師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做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塑像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種柏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柏子春於水確候柏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爲蠟其核磨碎入飯蒸軟壓取清油可燃燈或和蠟燒燭或雜桐油製筆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香名油餅鹽田甚肥

學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枝爲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地作溝用汚泥填壅每溝約疎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頭學七月刈者名二學九月刈者名三學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學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枯於骨不可剝遭大風吹折倒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既墜于根久而渴燥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濕以水沃之剝重皮滿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要去粗皮陰乾若曬乾則硬脆不堪續矣南後刈者光潤而佳爰法以時但一面著刀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學稍暇須灌糞一度又以汚泥覆之則肥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學爲尚二學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學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復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蘊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鑊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闢者有礦脈中絕而發取不已復見與盛者此名爲過壁有方探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蟆跳大

率坑匠探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鉋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鉋尖惟燒煤得礦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確坊舂碎極細是謂礪木次以大桶密水投礪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粗沙沈於底者謂之籠礪肉若細粘與粗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籠留取其精者其籠礪肉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礪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礪肉次用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各密圍次用炸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即投密圍入爐用鑼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錫有浮浮於面凡數次爐腹出熾火掠出爐面淬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灰則銀鉛爲一是謂鉛泥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圍壘側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泓泓面有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漠然澄澈又少頃其色白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離乃銀然之名烟雲雪花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坯乃生藥中蜜陀僧也

其之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密與劉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綠邊等處皆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窰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苦木葉燒煉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爲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真諸窰內端正排定以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即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啓凡綠荳色等淨無瑕者爲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面粉。元出韶州。故名。能求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長櫃。櫃中仍置缸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內各盛醋。醋甌上用木橋。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卽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和。焙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卽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約旬日後。卽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爲上。其絹袋內所留粗滓。卽以酸醋入焙。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探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爲一小鑪。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鑪可得銅一斤。每煇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鑪。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餘。用柴炭裝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炭莢。頭出於礦。而火熄。則鎔液成甕。候冷。以鐵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虧。

銅者必確磨爲末淘去龍濁留精英圍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飴音飴音飴者龍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飴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煅煉如煅銀之法以鉛爲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卽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銅汁入砂匣卽是銅塼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潼案前再以銅入爐煅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裏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鋒窠如京鉛而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大率煅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煅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礪石徑燒成者有以礪石確磨爲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香草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葶藶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剝木皮上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葶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淺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敲擊其葶間出名曰驚葶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葶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葶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葶此葶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葶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葶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視之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草字原作蕞土音之譌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蕞尤無據蓋說文韻會皆無蕞字廣韻有之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足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睡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睡庵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子訣也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推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才得起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周則當盡輩僕伺候之難父每懸念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則做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尙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

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十五

朱子註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文中。或云說見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其易。須與程傳參看。故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子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爲行篋之用。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開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今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爲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爲怪。殺之。工侍賈公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麟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爲進士。親見之。云然。

宏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留空而窺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斗，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耶。

舊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歧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

又取蘆葦同緒。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張爲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採人衆玩一過。兒輩嚼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閱之。則智子家所嘗有也。況它竹之瑞一本。子家並生二本。它瓜僅二三。又非連理。子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詣諛歸之府縣。誇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爲不靖多矣。惟其惴惴無華。故入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嘗犯六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倣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往往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爲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一種好文字，而或者以其爲巧言，豈不過哉。爲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謬孰甚焉。

南京諸衛官有廳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雖間有頽廢而其規址尚在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變與不復南矣至宏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士司亦未之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予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塾庵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事寢不行吾昆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庵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頽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義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桂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詩林鍾仲鏞松谷集沈內南叔白雲集馬廩公振淞南漁唱屈昉李明寓庵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又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黃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臂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易解話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于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宏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聞二人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墜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謠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庵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而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人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樸微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其城夏氏與處州衛一指揮爲親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爲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背牌爲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蒲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妻各有娠一日會飲戲以骰子爲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當爲婚姻一擲並如其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行曹爲婿云此二事相類特甚蓋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菹攔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綳若爲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嘗罷官歸隱遂趙忠定太學生教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舉小志流言狠胡無地居城且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手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爲韓所廉得捕者將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爇酒其下樓捕者與交臂問以故上舍在否教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後登乙丑第此出杭志紀遺陶孫字器之宋慶元五年曾從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名銜僅見崑山志進士題名中而不知其何人觀此則其爲人可知矣

宋神宗間呂惠卿何草不燕獨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諸聲諸應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旁生從庶則鷓鴣蟻蟲亦旁生耶聞本朝天順間嘗皇欲除某爲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部尙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爲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爲羽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中興紀開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縣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歷及校正增補大略且云非區區留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宏治初崑令楊子器翻刻印行放之宣德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檢公武蘇州府志具明之孝行甚詳蓋公武之志人物間有略其邑里者崑山志孝友類載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獨遺之其以是歟

宋南宮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勳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錄其贊云王化煥綺盛江漢叔連編綺人倫亂一德豈猶昭世典情莫轉綺天賢善楚澤綺綺雲水隈煥斯因綺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因與繭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銓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因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囀略如郎語意之

句然用之闕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推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衙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衙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別而所統千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印印印上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僞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廉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矣除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革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開鑿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直一具其色綠如瓜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隆慶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於朝時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邱閣老世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因皆襲唐號若本朝功臣勳階雖有奉天昭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勅起皆曰奉天承運其主章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宏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二月即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致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月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蠅狀類蜈蚣而細好人人耳聞之同聲張大器云人有蠅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歎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蠅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蠅入其僕耳文簡知難能引出急妙難置其耳旁少頃覺有聲響然乃此蟲躍出也

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四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授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疑殿以叔梁紇爲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氏於禮爲宜愚謂無繇子點伯魚三人祀之別室當矣叔梁紇之爲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此尤迂繆之見也

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婉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編求輓詩爲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爲神道碑者。有當爲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爲神道。一人請爲墓表。餘一人恐其以爲遺已也。則以輓詩序爲請。皆有重幣入贊。且以爲後會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爲罕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爲不如是。則於其親之喪。有缺然矣。於是人人務爲此舉。而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資緣所交。投贊求輓。受其贊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哀冊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贊而厭其求者。爲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有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懸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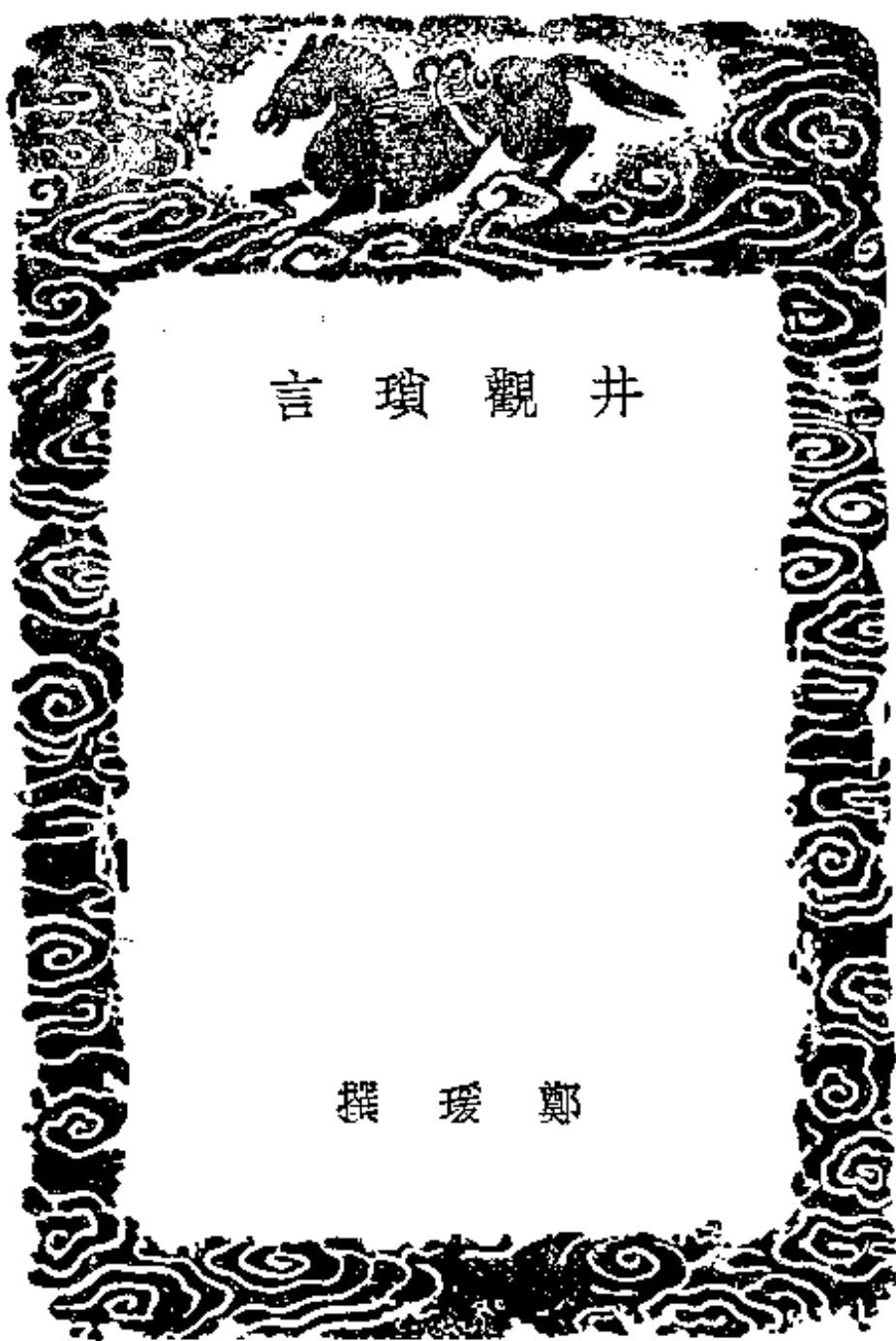
宏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白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

唐詩大家並稱李杜。蓋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豪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地。故每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蓋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答。今觀二公集中。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夢。爲詩頗多。其散見於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褒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觀李之於杜。惟沙邱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顆山之逢。僅三章而已。況沙邱石門。略無褒譽親厚之詞。而飯顆山前之作。又涉謾謔。此固不得不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沈居竹云。飯顆山。天下本無此名。自以甫窮賤。寓言譏之。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爲坎。汲井水於中。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熱米湯者必死。

詩義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譏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號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沈醉醉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解薛王蓋幾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然薛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耶。故一有諷諫。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紐熱。炙手不可握。吏以告衛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班固撰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敖。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即史記大宛。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宏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勸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出齊東野語。常見元吳文正公本朝主忠文公。讀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皆有所更定。竊歎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歎公謹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與讀史者共焉。



井觀瑣言

鄭瑗撰

井觀瑣言卷之一

閩南鄭瑗撰

鄭子讀書。間有絲髮之見。輒索筆錄而藏之。自志其陋。因不復加纂。次取韓子原道之語。題曰井觀瑣言。將就有道而取裁焉。夫坐井而觀天。謂非全不可也。然則余言雖淺。亦焉敢背道而妄肆其喙哉。

古文書雖有格。而大可觀。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因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尙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秦晉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復出者。却艱深何也。趙岐杜預章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事官。歆雖尊信。亦但以爲愈於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尙書辭語聲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晉仲受享與晉文公之辭。靈王

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文。不亦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晉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尙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余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廬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歐陽文紆徐曲折。低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篇。故每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乃微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贊哉。

史記遊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觀是數語。太史公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外。多是此等見識。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俚處。多是褚少孫所補。後人輒以管子長亦失考之過。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肚。後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太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資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仲舒本原處。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揚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揚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尙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敘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蹈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深落入。通達今古等語。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

國朝宋濂溪文。工於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子。羅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好。文亦簡健。藏機蓄謀。如其爲人。所著郡縣志。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仲用意太苦。遺辭太繁。縛不可法。王子克文精密。但氣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文奇峻有光。饒真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敘敘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呂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稿。大抵浮豔不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根也。慾焉得剛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遼金之始。夷狄也。秉史筆者。當以匈奴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其年號於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渡。金據中原。則進金比於劉石符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統之下。西夏小夷。亦當歸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

以遼金初創既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既亡然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矣。使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於分註邪。觀秦始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哉。古史家凡閭閻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爲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湯王淫亂之事。歷歷難掩莫甚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爲能脫因襲之弊可爲後世修史之法。

孟子說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門猶失之粗。荀子言語暗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孟子是從大路上行荀卿是從旁徑曲徑裏尋路頭。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諸侯以王業。辨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命無傷也。是故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子不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殷周未亡則亦因而存之今從祀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周而黜顯王也。庸何傷哉。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坐此病。

左傳法度森嚴辭氣古雅而整暇不迫。馬遷才豪故敘事無倫理又雜以俚語不可爲訓。魏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敘其爭持之事最詳。

宋潘溪談博學才氣汪洋不竭學者靡然向之。但於吾儒性命之學不甚理會却好去理會異教。然亦只得其言語皮膚之末雖平日著書立言自任不爲不重終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辭勝理所著龍門子尤鄙拙亂道爲蘇平仲作文集序。譏近世爲文者合喙比聲不能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發見處。故凡其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厲以震蕩人耳目而已。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曰臘曰燂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宋史筆斷依阿全無發明。劉氏宋論勝之。然有不厭人心者如論太宗之事而援其不豫年改元爲戕其兄之證且謂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曰興國言創業由我也。夫年號或出臣下所議定未必太宗自製。藉令果出太宗則既親行祔逆掩諱文飾之不暇矣。又名其年以陰播其事於天下豈人情哉。論歐陽公議議謂其久參大政說親相而爲是迎合之計。嘗觀前蹤謂議初不出於公而臺諫有言公獨力辯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辨唯曰今人以議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議議爲是而獨稱我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自撰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其序文至以夷齊自許則歐公於此議蓋執之終身初非爲說親相而發明矣。又王介甫之立新法蓋自其宋

得志時爲兼井之詩已歎利柄倒持與俗吏之不知方俗儒之不知變及其得志乃專以操利權抑兼井爲先務其意以爲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行之不遺餘力然其心術之偏有悖戾自用故卒至於敗壞天下而積用弗成也。今謂其措意專爲破復故轍而設則恐非事實矣。朱子云介甫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此論最公學者考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獻寶鑑張丞相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爲千秋金鑑錄上之竊意其書必備述前世仁暴奢儉明昏之實及任用忠邪賢否之故雖文字之體未必雅純然必深切著明足爲百代人主之明鑑也。惜其書不可見而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瑣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蓋自古偽書未有過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至司馬遷揚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敘范蠡子蠡至巴寡婦清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宜作。

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蓋欲其道質子而權不道也。尹起莘發明乃謂操負多罪乃欲越江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己而欲非諸人者此似不考文義之過其引春秋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爲比然宜公平莒及郕欲釋二國之構怨操責任之欲求成於權耳亦非比例。南宋徐漢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而執之及文帝立能正其舛逆之說而不德其迎立之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伊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使義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首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義之等實受顧託任同負圖遂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違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緝行怨殺如此而謂不正其大逆之謀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於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提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遺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卒諍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獄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經續編德祐北遷闕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繆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綱目書齊主游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據北史從官白喝死耳尹氏發明曰雖非以刀兵殺之是亦以喝死殺之此孟子殺人所謂以政者也。劉氏書法亦本其說徐昭文考證謂當從史書從官喝死且譏尹氏

附會其說以求合所誤之文。愚謂徐說固甚直截。然綱目無書喝死之例。其文當分註於齊主游南苑之下。以從謹嚴之體。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按王績有負荅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真統。降龜蒙送豆。鳳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率合傳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卽宋阮逸偽作。亦非。李翱答王載言書云。邇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革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汲冢同書甚駁難。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反勸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決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己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

井觀瑣言卷之二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卑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孝經天經地義章。其本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故朱子定爲釋以順天下之傳。而吳草廬章句。更爲釋教之所由生。君子之教。以孝章。本文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朱子定爲釋至得以順天下之傳。吳氏因之是矣。教民親愛章。本文只結之曰。此之謂要道。朱子定爲釋要道之傳。又何疑哉。而吳氏以爲兼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愚謂吳氏誠有功於孝經。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無事矣。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客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蹈此病。自捷之論。信哉。

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爲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諫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是祭字。以字形相似而誤。

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一服車，書曰：肇率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耕之意。吾宗炎際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靈輿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亦字子牛，而古犂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謂牛耕不始於漢，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或曰：農耕既獲，以牛服箱，又草人糞壤，剛用牛耕之字，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柳子厚貞符効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說，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効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慙，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僖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唐開元中，僖師人耕地得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予觀其文，奇峻勻麗，與三代鐘鼎篆數諸款識不類，辭語亦不似魏晉以前文字，其出於後世無疑。歐公集古錄，不收此文，其鑒別精矣，不宜與石鼓詛楚文並列。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會得剛改脫，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於其君，即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修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復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入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後書旁搜泛採，自不相妨，此參合衆說，括爲傳，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緒先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平陽史氏伯璠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成傳會，所著管窺外編，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既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動氣所充，上爲三光所照，既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沉，而謂南極入地處必有所根着，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既疑先儒月爲日中暗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衡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既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是有光，但月體半光半晦，月常而日如臣主敬若此，其光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既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既主橫渠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歷家有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着，則近於無稽之妄談，而論於小智之私矣。臣敬若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達事理，大

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既未可日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以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苟於此用心太過，則抵牾愈多，且終不能以豁然而無疑也。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册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峰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實，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大叔北宮文子上真子李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竊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反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證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鱗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鱗做證法之體，鵠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鵬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鵠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竊韓文柳子厚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子華子，世儒知有古近而不知有僞真，類如此，可發一笑。

揚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艱，痕跡不可掩矣。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耳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子圖微，盡迫揶揄中，彪外雄噫等語，至不可屬，讀論語者，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條論語，或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相自是文理，常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舅竇嬰灌夫蕭望之政刺輒曰：霍曰：竇灌曰：政也，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大玄可覆瓿矣，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衡道者，其事跡亦頗相類，故韓之知己有裴憲，而歐之知己有富韓，其韓並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如韓有孟東野，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閑大顛，而歐有惟儼秘演惠勤，韓有樊宗師李翱張籍皇甫湜賈闕仙，而歐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此亦奇也。

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論者。唐諸家文始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進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屈原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一本衆作終，史記始皇本紀云：始皇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藥，又云韓衆去不報，是果一韓衆歟，則信能長生不死矣，予意衆蓋古之仙者，本紀所載必迂怪之士，因始皇好

神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誕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韓衆也。若列仙傳載韓衆乘白鹿從玉女則意好事者所傳會不足爲據。

宣和博古圖成於宋道君朝王黼輩之手凡銘識有乙辛癸巳等字者皆定以爲商器其無銘識者亦強指爲商周物其鑿舟總說云國家積德百年之後講明禮樂收斂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滑壤之奧者四方來上如鐘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予謂以道君之好弼文而重以蔡京王黼輩賈朱勔等之巧求曲飾以愚媚其君受命鎮國二寶尙不難於假托撰造况其他乎然則四方所上固難盡信矣且古人觶觚尊爵簠簋之類雜用陶梓未必皆範銅爲之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齊侯鐘晉姜鼎宰辟父敦等器款紋形製字畫辭義皆非後世所能爲者則非誣也

揚雄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劉後村謂雄語本呂覽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之語予謂雄語蓋本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然美新仕莽犬羊之可羈耳龍蛇固如是乎投閣幾死尙爲得存身之道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恠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國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官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宦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羣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舉言腐身熏子以自衛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鑽鑽之也今人以見陵於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欺負語所本

尙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僞功。吊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佗佗勇夫。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筍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太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器非汲水器也筍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史炤釋通鑑多謬。天台胡三省辯誤多所考正。遠勝諸家之註。然頗有引證欠明備者。如晉太和四年。鄱超言。願兵河濟。史氏云。河濟皆出王屋山固疎。胡氏乃謂河出積石。濟出王屋。此河濟之發源。夫積石河

井觀頤言 卷之二

— 七 —

井觀琅言 卷之二

—
A

之見處非其發源也。唐貞元元年，盧杞遇赦量移，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史以京顧爲人姓名胡，識其不識文理是矣。予按柳子厚撰秘書少監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爲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唐史蓋因此文，炤之，謬益彰矣。太中二年，王俛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以厭爲厭魅，胡云：厭代謂升遐言厭，薄人世是也。然厭世字，本出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爲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漢黃瓊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清徵本出楚辭，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胡亦失於引證。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着爐火上邪。此蓋操知權尊已，非出於誠。特欲嚇已，速成篡計，使諸雄得指以爲辭。故云：踞吾着爐火上。若曰：速吾禍敗云爾。胡乃云：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似無此意。北齊王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賜死本喝死之誤。胡以淫刑以逞釋之。唐李泌請以書約回紇，每使來不過二千人，印馬不過千匹。按唐書本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市誤作印。胡引六典諸暨馬印爲說，亦失考也。寶曆初，牛僧孺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綽戎服出候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註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故唐人以稱之。予按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閣，奇章亭皆爲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弘之裔稱奇章公也。此其欠明備處。其他所釋頗多，騁浮辭，如解高澄父喪起舞，而曰秘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難斯徒跣之哀，蹤跼蹙傲傲之樂之類，殊非箋解之體。

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朱子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略純是黥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妄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贗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末之思與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尾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予於史學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愚按崔浩曰。昔大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並稱矣。

隋李諤病當時文體輕薄上書論之略曰就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諤誠欲變時文之陋宜自爲渾厚爾雅之辭今書辭駢儷淺鄙乃爾尙何以譏病時輩爲哉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於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

井觀瑱言 卷之二

一九

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權衡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璽不逮甚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綱目書重俊起兵誅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官殺三思崇訓於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於立說何哉

井觀瑣言卷之三

大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爲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又豈得始納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早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今魯論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則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按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四年魯穆公立在此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穆公之立也而孔叢子載穆公葬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穆公之於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即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

矣殊不知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則子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傳記所記年月如此抵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

宋史諸國世家其子孫諸臣事業可考者各爲小傳附本國之下此最可法

喪禮有復說者以爲招魂復魄荆楚之俗乃以是施之生人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則非特楚俗然矣

沈約宋書祭祀典服諸儀物皆具於禮志其序云禮之所苞其用匪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此說最是諸志載及魏晉以來之事蓋以備前史之未備亦未爲不可列傳頗重複疑非盡出約手獨符瑞志數卷乃其所創立者皆采諸讖緯雜書荒唐矯誕之說蓋前史所差爲者約反自謂可補前史之闕不亦陋乎

通鑑載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子謂浩修國史直筆自是其職但不當刊石徇路耳縱使以是獲罪何至逮亦其族太武雖暴不應至此綱目書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元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爲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珪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所以不蒙八議之宥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禹貢導滄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九峰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其鳥名鵲其鼠名鼯沈約鮮卑傳亦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鼠共處一穴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爲二山云鳥鼠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虜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耳

三禮考註或謂非草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著書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維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尙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所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說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諸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尊掌教而不及養宗伯尊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

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豐廟投壺。奔喪也。云中書補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記難。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今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難。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豐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超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決矣。夫經之殘闕。雖孟子亦但能言其略。或者顧務勸拾割裂以補之。不亦勞甚矣乎。

凡古書簡編錯亂。程朱大儒。亦不敢擅為更張。但云某當作某。某當在某之下。某當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經大學傳文之錯。有經文可依據。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書任意移易。輒云當屬於此無疑。如內變掌膳。羞辨腥臊。檀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內則牛夜鳴則廟等辭以附之。豈先聖闕疑闕文之意乎。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說諸語之辭。殊乏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諫。而置之誅死。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諸歐史。無能為役矣。

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募勇敢死千餘。由宜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即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既平。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懷。謀奔嶺表。朝廷遣使諭旨。絳乃降。遂降授歙州團練使。會儀儀。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於固子坡。據舊史。則絳為忠於所事而死。據馬書。則絳為讐人所誣而死。予謂絳聚兵為唐興復。歙既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墓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之。則龔雖為季父。豈能必違背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為絳立祠。舊史當得其實。

凡經傳之文。有錯簡者。須有顯證。方可移易。如月日事理可推。乃可更定。後之儒者。率皆己意所便。輒欲變移經文。如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為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且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說。非指其正文也。又據孟子以我狄是。膺荆舒是。懲為周公之事。而欲移魯頌泰山巖巖保有龜。繹兩章於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爾昌而熾一段。接於亦其福女之後。殊不知古人引經。只是斷章見意。不如後世之拘也。如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雖魯齋其能強為移易。以遷就其說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於正雅者。皆歸之王風。又欲以幽風七詩。分入變雅。豫章熊與可。本吳材老之說。以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等言。為四五紀時文。欽時五福等言。為九五福時文。雖剪裁破碎。惑亂後學。然猶勉強可通。至於移惟辟作福等言。為六極時文。於義何所取乎。凡此皆進退無據。而輕改聖經之舊。治經者所當深戒也。

東坡峻靈王廟碑。載唐代宗時有尼見上帝。得八寶云。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昭靈侯廟碑。載張路斯鄭祥遠皆為龍爭居以戰路斯九子亦化龍。皆齊東縹緲之談。真文忠續文章正宗。此兩篇亦在所取。豈

姑以備廟碑之體賦。新安胡廷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生三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藉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為母報仇。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仇之說。亦似大狹。

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敬。姚元之之類。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奇複。孝文帝和中。始改拓拔氏為元氏。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此類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孝文帝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魏書。率書新姓。溫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實矣。金幹離不兀朮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為有見。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寓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憤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盡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即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朱少章亦在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略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今見朱子所述行狀。



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既謝塵鞅，結廬兩山之閒，居左右圖書，放情山水，銳意述作，於世俗外，膠泊然淡然也。李子公暇得過從，先生出其所著兩山墨談，李子受而卒讀，請之先生曰：夫自古哲源遠，衆言紛淆，或亂難而無章，是故簡精寡證，飾虛炫空，執有肆辨，沿常襲陋，聘奇傷繪，傷繪則浮，襲陋則固，肆辨則誕，炫空則畔，寡證則晦，均之謂彌文，彌文無觀焉。先生墨談之書，大則根經據史，訂疑考誤，少則別事與物，窮情盡變，奇而匪浮，襲而匪固，辨而無誕，炫而無畔，證而無晦，殆博求而詳說者也。是故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宏識，存之足以稽實錄，而折衆言。先生曰：予何能斯，惟學與志庶幾無辱爾。李子適以語司訓林鳳，林子曰：是則美矣，可以傳矣，彰之文獻，其永有徵，而先生之集其能一以傳乎？李子曰：愛美同情，吾烏知將來不如今日乎？茲特爲之先驅云爾。於是屬諸林子，爲次第其編而付諸梓人。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賜進士知德清縣事四會李榮拜書。

兩山墨談十八卷，明陳水南先生著。先生諱寔，字聲伯，號水南，德清人。弘治壬戌進士，刑科給事中，正德初，謫判六安州。歷山西提學僉事，著有水南稿、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山堂瑣語諸書，是編則於嘉靖己亥，卷數與明史藝文志合。前有李明府樂序，後有水南自跋，大致考證經史，多所糾正，開及明代時事，亦有關朝章鉅典，非泛然而作者。靜志居詩話稱其博洽著聞，留心風教，香祖筆記謂是書甚有識。

兩山墨談 序

理信然，惜刊本不多，流傳未廣，茲得舊帙，急付梓人，授諸明府編刊之時，歲月適合，又屬同姓可異也。道光己亥仲春九日，三原李鴻齡識於借陰軒。

兩山墨談卷之一

明 吳興陳寔著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言爲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敗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紀中作仲，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振立之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弟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鬯王祇見厥祖，謂雖

循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予謂商世於契有元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事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孫而言，予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禘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攝祭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祇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疑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證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諡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稱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爲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序於告廟之後，總己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發勸太甲而播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闕在殯之說，予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祖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於時湯既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則孟子曷爲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予少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責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壬遂爲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沒其名，孟子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爲可議抱衾與櫬鄭氏以櫬爲牀帳謂諸妾夜行袍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君命之意與殷其雷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爲無見但小星爲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爲說久矣然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似而於意亦未然夫諸妾旣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曰抱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當夕例番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尙宮司寢之設唐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牀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櫬自爲臥具櫬本襪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宮壘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作詩以歌嘆之是爲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進御故也

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國璽然者。於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爲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机上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決無淪沒之理。且泗非周之境內。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闕無。其亡本非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僑以來學者相沿以爲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自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君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也千古是非未易臆決

又按桓子以子糾爲桓公之弟蓋本漢書廣昭之言昭與子糾兄也言弟者諱耳蓋漢文時爲厲王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云云華皓章昭已言兄故昭特諱言殺弟也然則疑求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附書爲魏鄭公所脩然議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卽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爲崔宏昇治狀無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績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賸登官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朔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率嗣王祗見厥祖俟旬孳后威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大甲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卽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遺世不。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陶爭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昔人謂范子皮告闕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得設謀以敗闕氏。此說謬也。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必敬。故實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西伯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也。而又肯資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者也。

呂氏春秋其篇。振亂禁暴。懷寵等篇。大槩取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詡。而舉誅暴拯民為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者也。豈非不章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奸說歟。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邯鄲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藏嬌思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勸勉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為次。居室為後。予意殿庫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殿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存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為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有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今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可乘筆託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存心之餘也。而習溪乃斷其諛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照雪錄云。晉陳壽為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為亮傳。言其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是壽特以挾父恨。

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照之言。失之不考。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見於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上為事始之證。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起傳。起為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嘗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晉書苻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為善陰騭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苻堅之弟融。出為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為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奏。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聞。皆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弟湛也。晉史傳鍾氏於列女。然因其言而槩其心。正可發笑。今呂東萊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為之掩瑕。特抹之爾。

詩言載獵獸。諸家皆以獵為田。大名長喙曰獵。獵獸者。王雪山嚴華谷。戴眠隱。皆以為田畢而遊園。載於輜車。以歌其驕逸。予謂犬獐惡曰獵。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犬於車上。息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又廣韻。獵。高。而游息也。六尺為獵。高。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者。謂己為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己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見。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絲於湖上。宮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知非僞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餐而去。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佑亦無註。今偶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蕙而不蠱。其自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殷而宗。周而禘。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殷而禘。周而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殷而宗。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祖。殷而禘。周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實者爲之也。玉藻。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

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出與所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戎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山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婦。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甚。則後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棄於帝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言甚哉。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而趙氏之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出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職文。織繡之類。蓋諸侯貢以充服飾者。固未嘗成服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左氏必有本也。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知。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國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致亡。高誘註。授乃句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家。句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載有授豫之事。惟案隱引紀年云。翳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所謂太子。豈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句踐至翳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南子又謂賢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賢又不可以爲豫矣。反復難考。姑闕之。古今皆以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證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弼。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耶律德光入洛。屠磔犬羊。令懸掛諸宮門。以爲禳祓。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秋三月紀。有國人懼。九門磔。以舉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瑟爲琴。又曰。琴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琴瑟并五絃之琴。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官名。乃梓臂曳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模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略知也。

呂氏春秋湯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同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觀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驅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鍊。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爲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莊云。良人。謂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澤水致涸也。求之於古。可對宋國亡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珠。懸抵罪。出亡。宋公使人問珠所在。給以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向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尙之慙而止。蓋尙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勅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予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於天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夷公於杞。封受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於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然則爲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審許止弑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弑。而實則弑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名也。世說謂許止不嘗藥。故書弑君。則與左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孟孫獵得麋。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爲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智伯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

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驢。驢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驢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驢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於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羣臣。酒酣。王爲羣臣祝曰。昔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國二百畝。是田惡也。渚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爲賢。而舉似事臣。欲其繼美。史起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爲口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轡。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乘蹶於宮中。遊翔。至於蹶機。故曰務以自佚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爲人上者。不務動身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蹶覆敗。而不足悔。是出車入轡。乃招蹶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情欲篇曰。醇醪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者速盡。上文引喻。蓋謂醇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類。交亂人心。胸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者亦衆矣。此所以在大貴之生者亦易盡也。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損陰陽以生陰陽。論夫大貴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杵臼存孤事爲非妄。其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則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證括等之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挾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既而事變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起武。則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寒謀自用之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乃以雲漢謀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譏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閭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穆王同遊。意迷精爽。隨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歸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於千秋庭。因有月宮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於帝前。請帝合

眼。二人遂乘船而升。登岸。則過一大門樓。清寒幾人。所見歷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玉皇之城也。俄爲一天神。而下。修爾驚。則身在榻上。李明妃尙侍。此則又做明皇之事。而繼爲之者。然其意。雖離似化人。而所述繁。其詞之不遠。遠矣。明皇事又見離城錄

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純之反。士入於難。則與純誠者相去。審矣。然予觀其爲傳。乃敘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鄼商令其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鄼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給祿。非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給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說。引契丹亡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說久以厚賂結納。朔方豪雋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傳。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遣童貫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六年而後和說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燕去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不同如此。豈實未出使之前。誘固嘗預招誘之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三

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昔人謂周勃以此視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祖。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相左。惟受刑則祖右。故觀禮云。右肉祖。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致之。勃誅呂氏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利。故以右相令之耳。予按齊魯王之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祖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祖右卜衆者矣。今以祖右爲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利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於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於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用喻樽留後門之策。起張浚於福州。俾爲開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盧陵羅大經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河。沈舟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置主上於何地。救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樽之見。未可非也。

左傳。楚子圍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爲退師三十里。訖

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寢所。楚之警備。一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黨。魏博出氏欲奪之。嵩以爲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枕前金合以返。翌旦。嵩馳使還之。且曰。夜來有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此固所以擬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懼而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取信於公羊乘墮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爲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異人也已。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邾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爲拂當國者之意。故曰。景伯何得爲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邾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諸大夫之意。本謂今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倍亡也。然伐邾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得不言。且邾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不可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魯德如邾句下。釋爲孟孫忿答諸大夫之辭。頗錯繆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吳。爲。邾。伐。魯。之。而。孟。孫。爲。邾。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閻閻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閻閻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於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閻閻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閻閻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於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閻閻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於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閻閻之時。而左傳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實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帝建於京師。煬既殞於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於江都。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問蘊花底事也香銷。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師古。然迷樓記序敘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亡之地。而迷

機實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於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事令直省通執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事若今之爲文者必曰令直省通執事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懼乃入白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

權弓石駱子辛一章凡四用沐浴瑤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退之所用殊機贗有古風竊可喜也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寶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寶寶已不寶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寶者謂通負也離俗覽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貨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貨車以至齊也北史載魏長寶之言曰或有釋貨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而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我國不通聞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卽毛人之國乃之偏氣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氏與瑯琊國小史牛姓者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就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讖然約始謂夏侯氏與牛姓者通先儒尙譏其誣妄今史通並稱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爲牛金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桑而交攻楚楚發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敘上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下文云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冠之上言其爲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冠之上也故下文冠之上不可以加二冠字一意也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句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年上祭於畢東觀兵於孟津本謂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於畢祭畢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於畢祈天祐也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禱於畢夫禱乃宗廟

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爲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尙厚積餘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以玄孫之孫爲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謂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而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討又與羣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漢書改傳乎爲危哉竊氏因

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苻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游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也子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當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懼遂爲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爲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卽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誤爾呂東萊書詳節敘張玄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游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略宜更剔

國語爲章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用爲田器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卽此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申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至十三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決爲散逸今按二言見存於湯誓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諸父爲客相延食龍註謂衆賓相進使食龍今按相延者款導之意謂賓主相款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識闔註以闔爲闔謂闔門也今按闔者馬不出門之貌謂敬身

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戮之乘車口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嘯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論者謂宣子爲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子恒驥諫公使鉅鹿賊之晨往則寢門闔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鹿獸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爲

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應爲晨造趙所矣。旣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爲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簡於史伯中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爲舜所自出。史趙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遠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爲賈尙書子璦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之於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顧肯少屈其志哉咄咄真可敬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真莫可致密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天爲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戀官職觀其詩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何不覺流出此朱子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爲遠惡而一聞商女琵琶之音遽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感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云特有激之辭倘信其爲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四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輓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於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書所載。事辭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使人徧走羣望。授之祝詞。卽用其所自責者。然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諱之卽非實錄。書之卽難遣辭。以問之胡旦。胡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幸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竈養者皆可用。若取意於太公鼓刀朝。

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也。數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貴侯更切也。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渾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邊語而鑿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歎詳見馬端臨禘祫考及春秋師說等書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於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郟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顧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迺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鐵善誘文爲善陰陰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郟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郟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郟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龜恐亦傳會

月中嫦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註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伐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卽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之美，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詩鼓吹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事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別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讖沈約因謂晉元帝本牛氏所出予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沖刻意論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犍實繼晉而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證

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宜成定哀之郊，正為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為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為祈穀，似也。然魯獨有新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為魯避大報之僭，然為說望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祭，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說。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蒸嘗者，譏其不時而且釁，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月乙亥而嘗，釁以災餘而祭，為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為非時，又以為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為夏時，嘗之八月，又以為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曰文王親雖事討，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武王襲紂，西伯故胡五，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為書學者當知也。

柏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氏震曰：按汎彼柏舟，古註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不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則柏舟為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囑凶，杜牧、林甫將藩黃屋，鬼質敗謀，興元曉，崔柳倒持，李宗覆，其句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則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辭，似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辭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辭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特其一耳，褚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顧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程王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時而始見也。

史記敘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也。而為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然則褒姒為有罪之人，褒姒實為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為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丕鄭使召公子重耳於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使人弔，且

導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而諸公子皆亡，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而國之釁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卻稱之徒亦立敵，克鄭方召重耳於翟，呂卻亦召夷吾於梁，呂卻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賂之意，故重耳讓於夷吾，有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羣之田七十萬，觀此二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也，左氏敘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為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牆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足啟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此固天以相文公之端，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略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台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晉記宋野史載徽宗夢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迨方士王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親老志而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宗初嘗瑣其誕妄，今閱此碑，乃知徽宗自以為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於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為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汲書所逸之外編也。豈足多信？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僖，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予考玉磬事，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略曰：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於是

以豐圭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實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咸昔人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以蓼莪為蓼莪，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我二字，周官註皆音俄，然則儀即蓼也，非漢人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為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證者，師曠謂太子曰：暇臣無見，為人辯也，惟耳之特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夫曠言者也，聲之清汗，耳可得聞，色之赤白，目安得觀，今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詭，而不自覺夫辭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

止而不還。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句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有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同。而左氏遺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盡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按呂氏紀所敘。視三傳爲詳。獨其語脈支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鰓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狀似鰓。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談者謂鰓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概指凡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五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關雎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子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甸宣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關雎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序繫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卽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於紂。諫皇王大記。楚辭集註。爲說略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要之。誠厚誣矣。高說已詳辨於筆林中。聊復一及。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於一時。至於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

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自成一家人。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褱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因爲表出。

洪容齋曰。逸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獻。及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致梟戮俘馘。且用之於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之以事之爲決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屍。其存於燬燼者宜無幾。迨武成既定。商始渡河而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曰。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期三閱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於郊。度其已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聞之上帝乎。且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尙不怒。况於軀之已斃者哉。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俘解。其略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餼于國。庶國乃竟。告於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子。稷。詳其本意。但謂告廟之條。乃告祭天地與稷。其曰以斬紂身告于天子云者。謂告天以斬紂之事也。洪氏不原其意。直謂用紂於郊。殆此文惑之耳。然是書克殷解。既謂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至此復謂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前首小白。而此云亦旂。其言之無據。推此亦可例矣。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乃卽蒙古贊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燕太。嘗記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卽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謠謠妙。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墉。我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垣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宋史交州傳。黎桓跌而射魚。意卽古之矢魚耳。公穀皆作觀魚。謂陳魚而觀之也。於矢義欠通。

容齋五筆曰。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指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齊。尊經也。時會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過頃。聞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護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誠得之傳聞。其於事之本末殊爲乖錯也。蓋斯事具載於中興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弼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具載之。首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齊。尊經也。末云。諸儒謂伯玉從事此州。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永無極。據此。則經閣在

姑蘇伯玉作記時蓋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爲記。與會子同口口口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發峭至論其要妙。則口口口之數語云。

劉孟雲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蓴菜要術。蓴之菜。蓴爲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葉。名雉尾蓴。第一肥美。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菜鱸魚。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於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菜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候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開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而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千里家來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之辭。是其東歸正思歸耳。於蓴菜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徵行秘書正字曹輔。輔上疏諫。諫之郴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略曰。陛下厭居法官。時乘小輦。出入廣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昨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宜和道事。載輔入諫。其表語略曰。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畏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關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觀邪臣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不爲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近聞有賊臣高俅。楊戩。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諂。竊聽聖聰。輕履萬乘之尊嚴。下游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尙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賤之嬖倖。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蓴菜創業之初。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爲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蓴菜創業之艱難。進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游幸。祖宗之望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此表意句。實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當時好事者竄亂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爲遺事。時以輔諫微行。殊人觀聽。規欲見其疏而不可得。則僞譏以補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矣。其蕪怪猥俗。姑不必論也。朱子亦謂南唐諸書。所紀金人寇虜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返數千里。皆爲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南唐紀開載張翰思歸事。今併入宣和遺事。

貴煥家製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爲馬形。鬣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蹠之以漫。獸子作馬形。蓋取蹠蹠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且備雅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淵聞而下之。葉公見之。索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大似龍者也。郁離子載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爲象虎也。臣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天下之獸見虎。咸驚而亡。乃使作象

虎。取虎皮蒙之。出隴下。狐入。遇焉。怖而踣。似龍。象虎。其爲語奇矣。是天生的對也。宋邵伯溫曰。南唐王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其過飲。既畢而李主遇害。藥發於庭前。反卻數十回。遂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有玉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東溪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孰敢違子。同甫頗慰意焉。既後成公卒。同甫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蓋追敘夜分之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亦不肯抑下。葉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卒不能奪者。如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論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敘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契。貽書蔡人曰。諸君聚頭。議論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於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難。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誦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擯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慨然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蓋深服晦庵務爲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闊之習。爲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裹衣博帶。危坐閑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語。是眞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因窮之中。又自惜此發命。一笑。初晦庵勸台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語。以是成怨。周公謹敘其故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恃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爲朱所與進。同甫游台州。嘗狎籍妓。意將納之。囑唐脫籍。唐許之。而復問之於妓。由是妓意頓改。同甫盡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尙不因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由是詬誶其罪。今以同甫之書觀之。知爲未然。蓋同甫誠諸唐於晦庵。暨後交惡。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錯。同甫實爲之。計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顯復飾辭以自掩於

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羞夫晦庵之鄙其爲反復人耶。以是論之，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爲語類，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似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運於馬矣。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嘗學於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祕史載漢高帝爲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人謂王莽爲白蛇，按白蛇爲王莽，此大無據。蓋王莽於西漢之末篡位，閱十四年而被誅，與高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帝尊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似道編之異州，凡十六年，一日得一鴈，見郝輒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一詩，所謂木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者也。詩以鴈爲九，繫之鴈足，祝之北達，鴈至於汴，泊金明池，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似道懼，遣使歸郝於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偶見之，遂聞於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於宋潛齋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得鴈，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與師伐宋，此蓋得於好事者之傳，會不足信也。

兩山墨談卷之六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殆類今舉業文字，其引證開悟信亦正矣。而時有談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山著書，其言曰：予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氏爲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予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所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其自任蓋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今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廬甚推重東坡，其所著容齋諸筆，凡及坡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關朝廷君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至穎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廬在翰苑，一日凡草二十制詔，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壁問之，院吏父也，舊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曾檢冊子耳。洪爲面赤，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至於沒齒者，素有以服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謂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子不言不笑。其有說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應麟氏之物乎。去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嘉三日。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寶寶其其。上藉以文錦。各再拜而興。敗糟視之。乃伏義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談。態。因記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僂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冒一寶。寶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足論也。旁一伶號博古。請啟觀之。伶作於斯。態凡請再三。乃許。率往出之。乃破書一。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之取譏。乃微竊其餘意也。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脫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市。其東家卑焉。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非有先容。則莫敢臨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猛狗乎。士所以觀其來者。此也。此亦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噬之。是致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噬之。亦國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改市酒爲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僑號。皮襲美臣之。巢合其作。識文以惑天下。皮進識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折。黃巢頭醜。以爲識已。怒而殺之。每歎文人無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渭南集。襲美晚遁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四世孫公卿。仕宋。慶歷間名士也。方吳越偏據時。中原隔絕。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於巢賊。宋景文喜小說。遂以入正史。公卿嘗欲辨於朝。不及而卒。審爾。則襲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人。雖然。輕信而繼。景文疑不得辭責也。

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猶乎。夫也。衆矢之所射而羣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者。禍也。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面已矣。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蓋得於東陽陳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其令。推嬰爲長。已而集衆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生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母之意蓋懼嬰爲天下之故。故教嬰以其衆屬人。所謂不爲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警悟世主。其論說之正大。識趣之優深。才猷之宏遠。具於此。書見之中。聞事辭容有小舛。則主於借況以遺辭。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章高妙。蓋得左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爲談說排闥之語。亦宛類春秋戰國之士焉。高於龍門子一等矣。今人名儒之濟薄者。爲魯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爲酒。

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消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子之糟液也。奚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爲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圖志則云。女國無男子。其婦每遇春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註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洲稱帝。今冀寧一道所轄是也。荒涼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尚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韓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充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遣謀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惟漢氏之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篡弒相繼。惟北漢稍正。蓋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晉。不可謂篡。湘陰應繼。而中遭幽絳。崇以漢業委地。乃建名號。不可謂僭。歐陽子於北漢世家。每三致歎。而書法視十國獨變文起例。有以也哉。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之不幸也。娶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爲忍人矣。女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所必有者也。娶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爲棄物矣。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苛道也。昔賢謂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辨。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衛宣公既卒。公室乃安。所出。

長淮爲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盧壽之澠淮。蒙穎之潁。宋毫之澠。徐兗之洙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滹沱之在桑乾。漢潞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粵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湘陽。智江之在連江。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南之在蠻語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在荒微之外。非中夏氣脈可錄。固禹跡之所略也。由是言之。江河爲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脈。分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客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澆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稷而壅裂。容臺震而掩殺。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客者。

臆說也。

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舄廢矣。許言金縢豹舄，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爲哉？故曰廢矣。其言豹舄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藉以自明者也。本言世之賢者，苟能通於許由之意，則將視天下爲外物，而黃屋之下，若將浼焉，是安有不利孺子之譏與陰謀取勝之計？然則二書殆可廢矣。其以金縢與豹舄並言，蓋以周公不能委去如許由之決，以是遺譏被構，而卒之困頓，非此書則成王何所開悟，亦幾於殆矣。然則是書之許國，正其形跡之類於圖謀而獲天下之疑者也。其視太公謀國之書，顧豈非同爲有心於天下者哉？今莊者不能推明此意，乃與豹舄並曰陰謀圖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輪，初謂談客設喻之辭，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

淮南子問有警句，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敵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爲量，聖人不爲名尸，不爲謀府。其爲語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早雲烟火，落雲陵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離節，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騁蟲也，而可以通志，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其爲語奇，古得遺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哀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其爲語壯，天地之變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其爲語新，淮南子多用文字，而閒以莊老諸子之說，其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蓋八公之徒，拾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雨許慎註者，非首序云：自勝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會遭兵災，廢不尋脩者二十餘載，懼遂凌遲，於是以前朝諸事舉之問爲之註解，則註之者高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憶錄載：金人徙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饌物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遣早衣吏齎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鞭撻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結罕席上有所觀，賦念奴嬌一闕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庭，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瀟，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

盡船玉，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親卽帝之所遇者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結罕席上，則是女初屬點罕審矣。後乃復流落於偏州，豈非罕之婦姑而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宋王延美之使至，填海錄云：匡山淪敗，張世傑遣小舟至帝昀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帝沈海。世傑乃與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今宋史秀夫傳云：匡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尙存，輒先委而去之，豈非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有無邊受屈之歎也。又接噲噲集：匡山之戰，世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臣有沈香一株，重千兩，是時當焚以爲驗。香烟及御苑，卽遣援兵。不然，宜速爲備，無墮其手。今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冬十一月，郭允明反，皇帝崩，蘇逢吉自殺。漢亡，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卽位，而斷自帝崩，蓋漢亡者，見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所假託，非誠心也。漢亡，所以被其奸，予謂隱帝被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亡也。劉崇以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偏小，而名義則正，擬諸前代，蓋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梁，與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殷王雖亡，而東西周尙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須在太原既下之後，則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亡哉？善乎瓊山丘氏作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著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漢亡者歟？嗚呼，公矣當矣。

兩山墨談卷之七

天地之間，陽明之日無幾，而陰霾之時恆半。此其盈虛消長，固曰常理。然實氣運世數之非偶然者也。史綱於北漢降宋，特書漢亡，旣以駁歐公史例之失矣。其餘說復曰：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殄滅無餘，譬則氛祲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然觀是年之後，不三年，西夏卽起，繼遷叛命，雖招誘甚勤，而倔強日甚。至元昊之世，攻殺覆陷，大爲宵旰之憂。視宋始終相爲敵國，原其胚胎醞釀，固在太原將下之時。譬則六陽甫壯，而一陰遽長，雖大鈞造物，亦莫得而禁遏也。古云：外事必有內憂，而治亂否泰，相爲倚伏。人君鑒此，可不謹於微哉。

五代史唐明宗紀曰帝本夷狄無姓氏父爲鴈門部將生子遷估烈以騎射事太祖賜姓名李嗣源後天成二年十一月丙午追尊祖考爲皇帝載其先世曰高祖平曾祖敖祖瑛考寬夫聿敖瑛寬雖中國名之佳者不過如此帝旣生長夷狄無姓氏矣然則四者之名又安從得耶求之以意必也帝旣卽位思欲自掩其胡俗之陋故卽其所憶影略者擬爲先世之名而有司乃文而飾之著之廟冊正猶南唐主雅意紹唐命有司撰其名氏而勻之世次者也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唐晉漢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昔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弒。中間名義可言。而事體稍正者。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慚德。且其滅梁。徒以

志雪父讎非真爲唐計也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際差若無數蓋石晉既亡契丹既去斯時中國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國之人心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終於喪付畀於子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自殖曾不爲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敗而睥睨其後蓋卞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下奸雄乘時徼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望於知遠也其最可悼者父子繼世才四年卽爲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蓋前後建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祚其失由作史者抑太原爲北漢故氣脈實聯而名號各別此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莊宗之後有嗣源愍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後有榮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其外勢雖全而內脈實絕作史者宜有特筆以表實錄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南宮氏作史斷直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襄既卒特書曰嬴氏之秦亡然後敘呂政之所從出而定爲後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敘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邯鄲曖昧馬牛疑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所生尙存者迥異且其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有內絕之疑然豈可遽加外亡之文南宮之論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亡人之國恐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無可藉口大概欲以莊宗卽位之後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史冊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謂漢乃知遠一脈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莊宗繼炭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廂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佶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周移於守禮之榮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胤仍於各主嗣立之下因文立論而明立之戒夫然後祚命短長統系斷續苗胤真僞皆昭然於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園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目缺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似亦可備一說也

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概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王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之言先儒斷以爲萬世罪人則三言之悖道可知矣然金陵之前固有進說類是者後唐大理少卿康澄言於明宗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說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忠言不聞深可畏當時識者皆多澄言夫不審其事之所重而察其言之所在則所謂五不懼者若與金陵之說一轍矣讀者奚歎其切於時病耶惟夫六事之可畏有重於五者之可懼使能致畏於六者則五懼固可轉而樂焉是五者之不

足懼。非如金陵之泰然無所修省而一任之私意者也。金陵維持三不足之說。而併澄所言六畏者亦漫不介意。是故當時士伏忠言。靡敢與。毀譽輿。四人遷業。上下徇名。而小人繼柄。以釀釁。稔成靖康之禍。嗚呼。澄之言豈非有國者之遠鑒哉。

儒者論治國之要在齊家。而齊家以閨門之禮。正始之道爲先務。故乾坤首易。關雎始詩。釐降之紀。大婚之議。斯聖人慎於男女之際。而防夫嫌疑之微者也。衛宣公爲子而烝庶母。爲父而奪子婦。自彼而觀。若謂恆事也。而身歿之後。子頑復繼。烝乎上。宜姜亦通奸於下。禮義廉恥。蕩然廢棄。彼其所以肆無顧忌者。以爲是先公之所常行。而國人之所習見者也。然則貽誤示則。可不慎歟。雖有失。不可捕也。中書之言。不可道也。味此。則宜姜與頑情好之篤。過於同牢合卺者數倍。使宜公地下聞是言。目當不得瞑矣。宜姜本後世也。嗚呼。刻期入侍。才人之册立。繼踵父妾爲后。太真之改號。聯迹有國者觀此。貽誤示則。可不慎歟。周公謹記宋孝宗聖政內一條云。張麗賢得旨會朝。士從官畢集。上以上尊珍饌助說。說上表謝。因附奏兵部侍郎陳良祐。稱不主是。是上旨也。既而上以說必下。命天廚再賜。饒大喜幸。復奏。臣再三連良祐迄不肯奉。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而罷。今按孝宗實錄。不赴張麗賢者。乃天台陳良祐。非良祐也。良祐是時亦位從官。且在預席之數。一字不審。遂致美惡失實。乃知古今紀錄。如此類之誤者。蓋多矣。

漢高昭靈后之名。不見於史策。皇甫謐謂姓王。握成國謂姓舍。皆非正史所出。疑不足據。司馬貞嘗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云母溫氏。予觀史記高帝本紀。母曰劉媪。蓋媪溫形相似。豈固因媪之文疑爲溫字之誤而改從之耶。然紀中所載。如云王姬呂嬃者。屢屢言之。媪蓋當時婦人長老之稱。則劉媪非字誤也。后不知何如人。據史傳言之。其生感赤龍之交。致朱蛇之現。則亦異甚矣。

鹽池。偏天下皆產。然惟東南兩處最盛。其餘川貴則鹽井。河東則鹽池。沙漠則鹽澤。皆以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鹽。予至山西。經行忻州。開平。原廣野。或日二三十里之地。彌望若晨霜積雪。時方秋仲。意甚訝。問之。則地所生鹽花也。土人刮而熬之。輒成鹽。微有蒼黃色者。此猶疑其地近薄沱。意者下濕之故。及巡行。檢次。彼皆高亢之地。而亦復產此。甚則尋丈之間。彼固生鹽。此則種藝。蓋有不可曉者。乃知化工之妙。有出於常理之外者如此。

漢武故事。載李少翁以方術不驗。上怒。誅之。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驛亭。謂資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小者而敗大事乎。上幸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方山。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此事荒謬難信。乃知天寶遺事所載。明皇既殺羅公遠。後使者遇之於蜀。全效尤乎此。又云。上數微行。公孫弘詬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况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達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乃自殺。上聞而悲之。按弘傳。弘以病卒。初不著其自殺也。程嬰公孫杵臼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翼然。即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

史傳。嬰卒抱孤匿山中十五年。予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巒重複。行旅罕涉。意謂孤於此。後閱山西通志。載五臺縣北五十里有藏山。爲程氏藏孤處。山與五臺接壤云。

唐楊炯有訪鄧公泰時。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山。故宋奉御鄧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於此。左右爲壙。門墜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檣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爲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沈。其美也。尙賢篇云。文王舉閭天。泰顛於涇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談者。皆謂從范子爲五湖之游。予向以爲然。乃今知其終於沈。墨子春秋末人也。其所言當信。泰顛。閭天。世知爲十亂之佐。而其始之出自漁獵。學者或未能通知也。當爲拈出。

婦人性多妬忌。而自古及今。宮闈尤甚。三代慨降。任姒之風。蔑矣。漢唐宋皇國長久。中閒女后之賢。係教養之深。家法之盛。此不足異。完顏氏起自夷狄。享國才百年。其家教內則。要之有愧中國。而女后可苦者。予得二人焉。曰大氏。徒單氏。徒單爲逆亮嫡母。而當日鍾愛逆亮者。若已出。大氏爲宗幹庶妾。而敬事徒單。始終不諱。至死。且謂亮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僧至中。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天以二后之賢。而不能轉化亮之兇悍。非所謂下愚不移者耶。永壽。徒單宮位。亮篡奪後尊稱者也。

南唐歸宋後。煜妻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覲。每一人。輒留數日。出即涕泣罵焉。後主宛轉避之。蜀亡。夫人花藥者。初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宮中召見。時此二者。古今記錄。當不誣也。予謂三代而下。惟宋仁厚之化。與家法之正。有古關雎麟趾之意。而適有此。豈非盛德累哉。當時趙范劉處等諸人。方翊贊新朝。乃不開匡正。殊可罪已。花藥。能改齊魯漫錄。以爲徐匡諫女。或又謂青城費氏。未知孰是。漢淮南王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史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顏師古註。比。爲鄙。謂與二百石及秋比二百石者。予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迨其滿歲。爲真。始食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爲真之吏相等者也。顏註不得其詳。特扶之以示學者。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解與帝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聲哀鳴。與龍墜水中以死。此其視太宗榻前之大其威恩。而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給事中同事。一日。偕宿於天寧寺。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履屐而行。急事急事。某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文獻墓。其先世有名大有字逸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口爲樓上秀才。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爲朝貴中傷。謫戍遼東。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于蘇之臥佛寺。夏忠靖公爲棺殮而歸之。以此參攷。事時正協。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

今世士大夫多喜學宋克書。相目爲宋克體。高季迪南宮生傳。爲克作也。其言曰。人謂生似妻君卿。原巨

兩山墨談 卷七

先而賢過之。晚稍厭事。閨門寡將迎。闕一室。皮歷代法書。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遍鑑王。惠求者衆。遂自閉。希復執筆。然則克之書法亦晉人之舊也。其別上態度。則學之者過巧耳。又其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俟未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隱然自將。履歷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按傳。克本吳人。是時張士誠據姑蘇。渴於得士。有言克于張。欲致之幕下。不可得。將置之法。竟以智免。夫以克之尚氣喜兵。身處僭據之地。而卒不汗其僞命。視夫介之。思廉輩。相去遠矣。然則其可重獨書也哉。

大同地產黃鼠。足短而體極肥。絕類大鼠。土人以水灌其穴。俟其出而捕之。以供珍饈。權貴至千里相贈。遺。嘗觀瀾水燕。載契丹國產大鼠。肥臍而味美。名毗狸。止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說者謂爲竹狸狸之類。予意即此物也。雖然。今太原中人之家皆得食。亦不復大珍貴矣。大同石晉時入於契丹。在宋爲外地云。

兩山墨談卷之八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踴而言曰。陛下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唐史。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宋方幸其庇。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及祥興已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沙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之神亦陰受職於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儒者之論。或謂成王之失。或謂魯公之僭。或謂成王未必有賜。或謂魯公姑以。上諸紛紛未決。愚謂禮樂之賜。王特用以康周公。畢竟使用之公。祀。如前此沃丁。薛伊尹。用天子禮制之類。當時伯禽受之。將必納之公廟。以昭天子之賜而已。未遽用也。至春秋之初。王室不綱。諸侯強僭。於是惠公始以上諸。遂專輒用之。而後世因併用於羣公之廟。蓋僭源一開。末流未免如此。然觀祝蛇之言。其於伯禽受封。歷舉分物而履數之。魯不及天子禮樂之事。陳氏因是有疑。遂決謂成王未嘗有賜。竊意蛇所言周室分魯以諸物。乃舉伯禽就封之初。時周公無恙也。迨公薨之後。周始賜以天子禮樂。俾用之公

廟耳。然則蛇之言其不及於禮樂者。固有說哉。陪楊廣弑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云云。蓋久之而不自覺其真情之敗露也。誠於中。形於外。世固有如此者。

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借來反馬。非禮。故書。所謂反馬者。謂古人娶婦。留其送馬。既三月。而後廟見。蓋歷三月。則天道小變。而所娶者之成婦可見矣。故以之見於廟。而使之安於內。於是乃反馬。

文文山死。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稚子皆知。傳誦一時。詠歎者。如所謂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丞相傳贊爲能白其心事。如云。死之日。宋亡七年。厓山亡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終欲一死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爲而爲者也。

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頗頗高。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而蘇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覓。只聞毛裏有聲傳。緣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間。晚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展轉無著處。予嘗冬夜擁衾。頗爲多髯所擾。蓋展轉措放。纔獲安寢。以是知坡時所云。必嘗親歷。而世傳其多髯。或信然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餘。比。然則南北各爲史。固亦事理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既而議脩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恥列於夷狄僭僞。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辨。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爲靖康游魂餘魄。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舊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翼破其說。而漫不見者。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略徵南北史例。三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口時不爲怪也。後四明陳氏作通鑑續編。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誌其下。深寓春秋與魯之誼。我朝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下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即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鐵。以是而遂欲與中國抗時。恐未爲定論也。

宋余曠者。嘗上言。洪範諸時。皆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時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官。爲毫釐排擊而止。予記蘇東坡墓石林。張無垢洪容齋諸公。已嘗有是說。仁山金氏既從而改正之矣。顧所正猶若未安。而從星之解。乃復用蔡氏從民之欲之說。又歲月日時無易。本接上文休徵而言。而日月歲時既易。乃承上咎徵之語。此本庶徵之傳。今徒以歲月日時之字偶類。遂亦附之於五紀。是三者殊爲小誤。故今不敢全用金氏之說。而參以愚見爲補正。五紀之文曰。

不免於陳田奪牛之議。此豈先主本意也。蓋先主寬仁大度。素得衆心。益州之舉。使遲之數年。待璋自斃。而徐取之。於其子族善爲之所。不然。璋不能有其國。或思所以自全。而左右有爲之謀。盡勸之。遲遲然後從容處之。庶幾乎兩盡矣。不知出此。顧爲狠忍之舉。豈非孔明諸人之罪哉。而葉氏輩乃務爲掩護。或者又舉商書兼弱攻昧之言。而曲爲之說。吾知其見斥於大賢君子也必矣。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界限華夷。辨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賓而入朝。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植。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部。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計其窺覷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兢。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尚在江左。此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瑭願於篡立。乃割幽冀以賂契丹。中國險隘。既以與虜。以又稱臣納幣。奉册上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啓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邊釁。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册。循用石晉故事。以因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歷數。全歸於胡。綱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敗之也。故予嘗云。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懷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兩山墨談卷之九

草書入我朝。故當莫駕於張東海汝弼。蓋其操縱開闢。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復襲前人畦畛。疑顧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龍蛇糾糾。未足喻也。當時書者塞戶。幾於鐵門限聲譽。而遠夷求慕。至以千金購書一紙。今沒世未久。搜訪真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一壞。殆非過論也。

楊雄駁騷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至沈約撰宋書符瑞志。則謂遠人氏沒。伏羲氏代之。受龍圖。盡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其說正矣。然又謂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亦文篆字。以授軒轅。其爲說參錯不一。大抵皆出於緯書。正不可信。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仰憤鬱而作歌曰。殷道溷濁。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炭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狴。由其言兮。迷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怨譏淺激。決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棄。文王之德。所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右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洪容齋疑史記所紀帝王世次爲不可信。其言穰之後爲周。自穰至武王。纔越十五傳。歷千一百餘年。王季之與商湯。蓋兄弟行也。而世之相去凡六百年。其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爲不然。予意十五王云者。謂自后稷而至文。凡歷十五有功德之君。至文王乃始克平之。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其以十五王之語。而遂取信於周紀之十五傳。則拘儒之見也。

六安州人馬致遠爲予言。正統間。爲兒時。隨其父官四川。時與母同載。迨武昌。泊舟江汜。岸有二老嫗。以縫紉爲業。母命呼下。將使理故衣。見其面有涅槃。詢所以。則僞漢陳璘時宮人也。僞漢掠民間女配後宮。例刺面爲記。因云。理時被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首之禮。指武昌城北十里地。爲當時自縛處。又云。予輩初隸僞漢宮。後友諒女下嫁。因給爲公主府婢。於時駙馬最驕貴。坐擁龍椅。百官見者必四拜。駙馬坐受。後僞漢滅。放遣宮人。乃嫁爲民人妻。老而孤嫗。故業此。談久。舟人催發。乃遣去。致遠又云。時談僞朝事頗多。比以童孩不能記。迄今母故。久無從質問。蓋可惜耳。

禮大夫士去國則不當御婦人。元脫脫南遷。有欲侍以女者。辭曰。我罪人也。安敢及此。得此禮矣。因年馳道不除。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游幸者矣。凡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須。皆足病民。故馳道不除。爲救荒之一也。疏不明此意。

淮水與泗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離爲荆山。又北而荆塗。兩山東爲峽。出峽而東北會淩水。以東入於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十七年內。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水而旁溢。春六霖潏之間。田廬多沒。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湖河中。已已歲。予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未知信否。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寡識。妄謂趕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山。唐時爲潁者。常一獻形。計今必尙存。而龜山至其潁口舊窟。路且近。潁南十餘里。即荆塗峽口。淮源所由也。其出而作祟。怪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匿。而妖淫之物。因得逃脫天賦。復出而魚鱗生民耶。雖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淮水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源之中。自昔固多怪矣。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信順翼宜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千霄泊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河底。然以其神物。無敢動也。予記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即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爲別有說也。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罕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爲故物。井中所有。則在

山頂理勢迥不通得無後人因前事而偽設歟抑桑海變更水洲漲與山一或井中別有竅道與外河通

六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與朝士之故舊者。玉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醉客避清歡。何時一酌中冷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一時賞重可知矣。予謫宦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微倍於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竄民有鬻產賣子以買充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爲異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爲民害。則甚。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卽州南之霍山行禮。遂封爲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淩霄樹。宦游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供給飛輓。山民告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爲守。劉起家舉人。以予舊嘗莅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踏槐曾作少年游。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韜衝斗夜。郡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氣浮。相送一言煇記取。大廷方簡富民侯。中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予所爲六安者亦如此。

東坡志林云。武王之封武庚。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其意蓋微諸柳子厚之論封建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謂湯武以諸侯之力伐桀紂。故不得不厚其封。蘇謂武王以滅殷之舉傷人心。故不得不存其裔。自今觀之。聖王封建亦謂神明之旨。聖賢之後。有不可以己私廢者。豈專於利害之私。慰悅之計哉。

建康舊治冶亭。當鍾山佳處。元文宗在金陵。亭去行邸爲近。常游幸焉。一日。傳命且至。住山道人寶琳者。出宮門迎候。移時。見從官奉供帳及門。則知上已至。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爲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侍臣模其詩畫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故爲耳。上曰。當此大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見乎。更謂之雪林。且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勦衆。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以待予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佳。乃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

黃氏澤曰三桓是文姜之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能無怒然卻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予謂此等處恐是先世直史已如此書如南史董狐書弑君相似故雖後世子孫見之亦不得怒聖人但因舊史而筆之則自足示戒殊無待於創憲也

春秋。楚納公孫車儀行父於陳。黃楚望曰。此事舊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聖人所重在存。

亡國。楚惟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樂與人爲善之意。若止以爲貶。卻狹了聖經也。蓋楚之伐陳。本以討微舒。納二子爲說。今殺微舒。而卻縣陳。則二子無歸。是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歸。故詳言之。所以子楚子。謂陳微舒絕。雖是楚人盛德事。然聖經苟欲與之。自宜別有所書。不當於其納罪人見也。二子懲微舒惡。以是敬微舒之憤。故論陳侯之獄。陳國之亡。二子不得辭罪。其宜絕於陳明矣。楚不能誅。已爲失刑。又從而納之。較之事理。大爲非順。說春秋者。願謂聖人囚以與楚。豈所以示後世哉。齊崔杼弑莊公。晏嬰立於門外。或曰。盍入而死乎。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自今言之。夫人臣之誼。雖曰有死無貳。然使始則陷君於惡。終則從君於昏。然而自詭曰能死。亦豈君子所與哉。此又晏子言外意也。他日。晏子告景公曰。忠臣之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夫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諷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三復斯言。則有國者臨難而欲責臣下以死。其亦當自反也矣。

賈似道貶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扇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奄有之制其出入節其飲食窮屨備至似道不堪其苦初似道在相位嘗夢鄭姓者殺己於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遣史但謂福王與芮怨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係帥越有清名福邸干政係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辦丘淵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人係累日不能決淵陰嗾民突入擊係係窘逃避於廁掠其家而去似道聞之乃罷係命捕淵欲誅之淵匿於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以示似道曰叔叔書也師相當何如似道不得已疑其事故丘淵深憾似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似道敗遣虎臣者淵也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爲何人。今按晉中書監會稽。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噓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誕旁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外過大閤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叫呼長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韓蘄王拒金兵於淮西力頗不敵時有趙九齡者獻策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衆頗易其言未之信也俄而虜師退世忠請止會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耶自是九齡爲時知重建炎南渡岳武穆移徙江上未知攸濟武穆軍令餓死不標劫時以乏糧不得已將謀抄掠九齡以舊嘗識岳乃往說其移軍陽羨州司給之食飛得無他後有薦九齡於趙丞相鼎者方欲用之會遇讒不果九齡自是屏居不出卒以老死嗟乎世未嘗乏才也以韓岳二大將而尙賴一九齡以挫強敵全約束度其抱負與見之運用必有大過人者然卒不能和議者之口潦倒終身不復懊惜是豈待諤曰造物者忌之

而已。昔武后觀賈王所草檄，歎曰：「有才如此，而不得用，宰相之過也。」嗚呼！今之執人才之柄者，觀此宜留意矣。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賈默、劉秉忠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爲中國正統，推心臣服，後經懷史從而爲之辭，嗚呼！使觀於此，言宜愧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士君子生斯世，爲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吾意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

巢湖幅員四百里，蓋江淮間下浸也。禹導江淮，蓋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見。豈當時江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努力，故遂遺耶？中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管結水砦於此。子菁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目黃濁，真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樵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尙隱約湖波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爲寂莫之濱矣。

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姑生葉，有蟲食之，蟲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蠶之將繅，州人壁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蠻人鬻之作釣絲，甚適用於。

程大昌演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堊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大元年。按范石湖聯珠錄袁州仰山有年惠應，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司徒，符冊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實正無考，爲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二小兒以拜，問之，世宗二子也。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諱，斬王熙諱者是也。熙諱於乾德二

年卒，熙諱史謂不知其所終，吾意其或即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其供報三代，惟以美爲父焉，吁可悲矣。

孟洪滅金，俘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獻之廟社，有苛責供狀，且脅其書完顏守緒爲廟主。天綱筆曰：「欲殺即殺，何以狀爲？」既而但書爲故主，亦足悲矣。紹興日載其事，末云：「不知其所終。」偶閱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好海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然則有罪之後，固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卽汴河也。楊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者，道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植藝成畝矣。堤間多臥古冢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良岳，取石於靈璧，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下載尤物，撫之蓋可浩歎。

越絕曰：齊大夫無知殺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接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弒，立雍廩，殺之。是年春，魯公及齊大夫盟於蔑，時糾小白各有黨，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於蔑者，蓋大夫之來迎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大臣國高爲之內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騭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子糾於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於齊，其前後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傅，其來魯也，乃是滅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叔，聘糾以爲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

凡越絕之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子糾於魯，魯威公不卽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於魯，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決言殺無知請子糾取小白之爲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聞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卽本之越絕也，然則等爲無稽也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謫判六安，嘗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神祠可鎮。』」遂築建園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崩，墓磚出焉，童稚率剽掘之，漸向裏，得石，刻漢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聞於州，爲亟掩之，而園王廟迄今踞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供以謀反伏法，長葬於雍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於此，理或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媲美，不幸中多狄難，革命之後，髮衣肆毒，禍及陵骨，私謂宋死生存歿受殃禍備慘，天道反常爲之痛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應歌詩一篇，乃紀德祐入元以後事，不

存歿受殃禍備慘，天道反常爲之痛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應歌詩一篇，乃紀德祐入元以後事，不

任私得爲備著於此其說云宋少帝入觀元降封瀛國公長命尙主一日與內宴酣後起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攀援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爲僧以脫禍未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聖皇后公主及姬御適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爲僧名完普至是居歲久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適漠北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嗣女曰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懷中俾邁來的養爲子長名妥懷帖睦爾後從靜江迎入正大位即順帝也皇明啟運中國有歸帝集三宮臣僚退避真主駐應昌而殂其子孫遁去至今君主漠北蓋蒼蒼於宋之於其祖父而延之於其子孫天道未爲無知趙氏未爲不昌也其說如此考之元史世祖二十五年遣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時年蓋十八周王以仁宗延祐二年出適漠北至七年順帝始生計入立時年才十三然則宋少帝應以五十一歲生順帝第其崩卒不具故莫知其壽幾何也太定帝殂華臣以文宗近在江陵遂先迎立而文宗以周王兄也乃權居攝遣使漠北迎周王歸正大統周王即位於和寧之北是爲明宗比歸與文宗宴行殿暴卒當時固謂行弑及文宗復立以明宗子妥懷帖睦爾在議立太子時華臣疑上意在己子乃上言得於妥懷乳母之言云明宗在北之時素謂妥懷爲非其子於是妥懷不得立且以其事詔示天下徙之青島繼又徙廣西之靜江及文宗寧宗相繼殂太后以妥懷爲明宗元子命華臣迎立是爲順帝後虞集以章詔述至都既而竟釋左右或舉前事者帝輒不悅觀此則順帝信爲宋裔或亦素悟而誌册所載當不誣也初宋沒宗室有遺落山中者衆其立爲主期欲興復不克而滅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係宋裔國亡變姓號汝穎兵起卒推立爲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世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爲辭而紅巾揭旗有重開大宋之天之句元人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屬於沙州懼爲衆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姓未泯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學者但知范進入秦變姓名爲張祿不知秦在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病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繒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游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之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問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進未入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進之前久矣然雖入秦而隱名張祿豈祿固嘗聞於諸侯秦人特俾進冒其名以誑駭乎鄰國耶不然則雖之祖變奚爲恰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獸可曰禽予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皆禽者羽者皆禽者夫羽固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有據耳

晉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主兵死後爲王敦所殺景泰中袁忠徹嘗謂人曰少保于公何不早遇人詢其故曰于頔下而視仰在法名望刀眼未幾被戮人咸神之今觀訓之相卓如此知袁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淫祠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不復能改

谷音詩予既振其悲憤感切者以見其志而數人者之節於史宜得書虛簡冊之終遺也乃錄其概於左

王僧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爲師教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書促之鎮滑不勝深悔而遂程自脩洛陽人也性孝友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琅琊再瑋好縱橫談世爲李氏客難且作瑋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渡江久之聞瑋滅東向三哭伏劍死王肅篇學向氣吳越謀反來請肅肅病風瘧潘詣安內謀誅肅事定肅已中爲廢終身廣陵張瑄倖軀長輩偶僥有節概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烏散瑄獨死汪誼事母孝宜撫賈似道請爲客嘗作露布獻捷汪暉目曰唱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所不能也似道怒搃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沈瑄本建安人謫言正行汪丞相萬里薦爲郎先致書本方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給曰前即持竿渡溪去不知所終四明臬甫子明性豪宕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子發狂痛哭蹈海丁開負氣敢言潭州安撫向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不宜推究書奏輒得揚州歲餘卒宣春晏義風度秀整嘗主趙崇澹後繼崇澹義自諸詣獄俱以獲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悉

唐李潛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爲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概每樂巡幸暨武氏徙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反正遷崇先於西京即其地爲太廟爾後中宗還京東都權廟不暇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臣安于清泰宗廟定制不曾論及遂使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亦當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是洛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恭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太室裸歲終之祭於洛舉行而加特於世室降禪於清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哉但成王既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鑒乎

蕭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討之謂所親曰吾寧爲王淩死不爲賈充生按司馬懿專魏王淩謀除之後事不就爲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自討討逆不戒不惜一死故引淩事以自附集覽徒見刊文爲陵遂引王陵面折廷爭事爲釋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

柳冕論司馬遷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四百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佐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爲此論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以不知

要以聖人之旨。故蒐獵雖廣。而疎謬亦衆。柳不知爲病。而顧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少斑。然面尚童顏。幞頭紫袍。玉帶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某。夫人貌豐偉。所服乃楷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關之祖父。此元主宜人賜坐。命畫工貌者也。不知果否。相傳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絹。遇絲葛。肌即傷癢。元主以其儀貌非常。且宋宗室。懼爲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據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此不過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賀謁者填集。語次。忽鑿鑿久之。取筆書窗紙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得前所想像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相之命。即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願戀榮利。窗紙所書。特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偽日拙。此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而琢之。可爲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之地。嘗周視河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爲磬。版音韻清越。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豈卽此地所產。禹嘗扣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充貢耶。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然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何爲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妾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爲尙書清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籟。雪夜烹茶。侍姬所談黨家風味事。然陶以漸沮。而宋竟酣適。乃知二公襟抱之酸醜。適又自不同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游杭。與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慶雲見。將賦詩。劉候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當有真主出。翌日。具彙談。託推星命。走淮泗。旁求偏訪。遇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予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天兵克處州。以炎爲編制。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之。於時劉基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舊仕元。恥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密劍奉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無以答。遂巡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略無凝滯。劉乃深服。歎曰。基始自以爲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於是乃就徵。據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掣挽。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蓋有莘野三聘之風。續綱目書曰。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至建康。斯實錄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售。蓋傳聞之謬也。

新安程學士。嘗謂三蘇罪浮於安石。其言曰。安石尙知操莽爲可惡。而蘇氏以衍襲爲聖人。然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爲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邢昺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學才疎意廣。每所論建。輒中機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

實遜世就閒海表其親曹操父子其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子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坡以穿窬視操而以幼安爲賢於荀孔則操不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滿明矣今程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妄妄斥者言固不可不慎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俘夫人歐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汙於賊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既執吾尚安所顧藉哉天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婦氏開能序丞相之忠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爲居丞相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毅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如生質之續編目爲說匪異審是則夫人之死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于宣游淮西官至懷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城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疑者爲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至爲慢故特綴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吾意當時地限樓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原矣疑未當輒戮也當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戮防風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風陽府懷遠縣枕荆山之麓山卽卞和氏獲璧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尙能指示世說荆山之玉爲世所寶而斃之石似玉者其名曰璞亦與玉混今歷世既遠山皆相礪頑石求所謂璞珠絕不可得而復舊顏不毛焦竭殊甚豈至寶一泄山之精采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則玉猶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竭古人之言要自不謬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尙存廢縣之東積水數千頃今名安豐塘卽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叔敖所開灌漑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朝於塘岸掘四十八間時其鍾泄中復多菰蕪菰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早民取餉於塘所活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享利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教者遺祠三間瀕側塘岸村民既乏香火雞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聞廟一修祀蓋其缺典也附塘一沼清冷可鑑且深淵巨測上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即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驗竟不值便而止或又云塘心平阜處古安豐府也歲久沈陷入塘中今霖雨決句或見城郭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初不聞建府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卽今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幻而見者寡知識遂妄云已耳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

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則因事感觸遇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洄洑洄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采辭句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源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時劉恕道原爲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公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號令征伐自諸侯出春秋託始於平王四十九年爲諸侯僭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氏援此求爲諸侯通鑑託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爲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則世愈降而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揚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義心嘗疑之及閱姜才傳云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忽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心跡或有所移動非才却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仍以絮塞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恆就水洗濯腸肺以絮塞之夜欲讀書輒收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故處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南宋時因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執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弒帝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欲汝頭時后自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弒夫庸詎知兆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其於神僧傳中

翟宗古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胥范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豐館娃賦中意也夫差之亡謂其專惑於西施因爲拘論而義豐則專咎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戰則自焚夫差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之禍彼其境內蟹珍稻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迨其既平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十子胥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滅宋而驕符秦之亡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寶六年卽大書承正統前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興國四年

蓋本之朱子之說。綱目則定於開寶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予前既論所適從矣。若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殂。故輒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洩也。所謂豐財。重兵。擇吏。即王氏富國強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拗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官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嬖。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操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經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屢士善。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教太子有云。吾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祚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並語汝諸弟。即此二教。其知學問爲有益。而元臣爲當敬。非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墮山。墜軍上者。名營頭之氣。於古法爲負。宋孟瑛團金主於蔡州。見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期月。蔡破金滅。此禍兆之已證者也。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弗靖。至三易世而後。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遠。而維持仁厚。備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之若燎毛。定之若植。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秦人亦無告諭之辭。心常疑之。蓋武王之時。商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徒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爲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姬王歸命。秦又取二周之遺。圖視天下。無復有爲周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安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綱目於我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蓋用綱目於勝廣起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夷狄干統。隳亂天常。腥汗華夏。較之秦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在。義不得遽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皇明于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於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顯元之年。併以我興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廢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牆。而一叩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元尙書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以爲驛。相傳云。魯與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穎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亡魯實爲之。予意不然。河決固當治。治河亦欲救民。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憂之者也。元以夷狄主中國。紀綱廢弛。彝倫敗。而風俗惡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不治河。能保其不亡也耶。考之元史。魯以工部尙書充河防使。所發兵民才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與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曩予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

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頑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遽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陳子經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北漢主繼恩被弑。實郭無爲授意。而侯霸榮推刃也。乃書霸榮以行弑。書無爲以討賊。其他卒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勳賢忠亮者。或否。蒙古雖其本朝。要之遼夷醜類也。而於其始事卽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謂欲爲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杭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見山開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工刻成像設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時出現冠頂宋咸平中浙西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唐蓋鼓吹迎禱於寺繼時霖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元虜入臨安高宗遜於海元虜上謁天竺問知其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即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石刻中則故物爲有力者負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像杭僧率認爲故物以金石刻證之蓋後人補刻他木之贗者也

又記金陵智公泗州僧伽二像皆真身塑者元虜並徙之燕京於慶壽寺作觀音殿奉之蓋皆南唐之像也因併及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羹飲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宜索而受湯若此仁宗曰吾屢顧不見羹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事渴而歸此卽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寒菹而得蛭以譴之則庖宰食鹽法曹當死然又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戕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卽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陳勝之故人詣勝。入宮見殿屋樓帳。顧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但云多涉之爲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爲同儕。故稱夥涉。猶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爲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秦末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此否。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爲九江王。至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爲淮南王，使將兵伐楚。天下既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錄其問答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王曰：請奉命。蓋追敘前事而習其後稱，故不覺其謬誤耳。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者罷棄之意。本謂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劍爲句。彭越傳。上赦越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

置蜀之青衣縣。越西行至鄭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逢使學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爲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旣而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吳旣赦越。句踐反國。乃胥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兵歸。越句踐與妻入朝於吳。留之躡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於吳。史記不言。是前書晚出。馬遷不得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運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爲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廩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又罵上老狗。上心嫌之。未發也。鄙人之庸賸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

雖里巷常談其所從來者遠矣宋理宗微時鞠於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於河時鄴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漕天忽雷雨帝與芮趨避船側天錫臥舟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聞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鶴劾命二子出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史時陰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俟天錫適感此異還曰之史召二子至臨安史以長者賞苕卒立爲沂王後後代濟王入立乃知帝王之生信非偶然也理宗旣立與芮子孜爲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爲全后宋亡后入覲元主爲尼於燕寺以卒后之遺像予得見千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爲予言聞之父祖此后當入北時手寫以遺族人書蘇本全氏國亡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鎮今復僑居於新市子孫襲今姓云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啟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可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史記傳張湯杜周於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酷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貸湯。則世得計。亡故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絕。亦併貸之。此正如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洩以爲子孔之後。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

之後者固之精意正類此。予謂固於此事當難免曲筆之議。然細觀漢書酷吏傳。則知其於湯周蓋未嘗全脫其跡也。趙禹傳。禹以刀筆吏。積勞爲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盛司以法。盡自此始。義縱傳。縱遷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強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縱徙定襄。郡中不寒而栗。循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縱後棄市。閱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傳。少時。惟埋爲。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湯爲御史。及義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減宣傳。宣爲右扶風。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已而杜周任用。夫禹縱溫舒。宣皆酷吏也。而傳其行事。必援引湯周以爲言。至傳末之贊云。自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諛人主。與俱上下。時時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橫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閉密事。廢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暇。何暇論繩墨之外乎。云云。予一一閱其前後。大抵皆沿史記之語。以此觀之。固之論湯周蓋未嘗盡以馬遷之舊也。曾未復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此則固自表立例之意。春秋之法。微而顯。志而晦。固固周而必存其跡。其自諉豈以是乎。

唐逸史載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廬中。若夢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也。其說疑於怪誕。然漢書長房遇壺公事。具於范史。與此正相類。使壺公事非虛。則盧所遇有之矣。

我太祖以戊申年即皇帝位於金陵。建元洪武。是歲八月。克元都。元主避去。雖其游魂駐應昌。離歲而殞。然歸我華夏而返其巢穴。中國帝王之統。固已與之絕矣。於時南北平定。獨明昇竊據巴蜀。尙襲位號。然嘗遣使奉貢。非敵國比也。故當以戊申即位之年。卽爲撥正統之日。大書表年紹末。作觀。而或者猶疑於舊主尙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應昌之元。難擬於應昌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得盡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殞。明年。上都破。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逃入沙漠。傳古思帖木兒後爲也。迭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末。遣將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傾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脫不花。脫脫不花子也。居漠西瓦剌之地。正統初。朝貢如常。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讎戮。本朝因絕之。

正統間。土木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此中人。豆腐爛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上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豆腐爛上。斯事甚異。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籍至東城。困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爲斬耳。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十三而終。世儒因多疑之。以爲年之短長命也。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緣是以竹書爲信。予考之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易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棄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康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喪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大定日之。屈指爲六十年。則是滅殷之時。武之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

洛陽名園記云。百花館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但言桑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商世帝之所。故湯以早禱於桑林。商世因禱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卽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

用之會享則變矣。

秦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固遜也。太王志欲剪商。而秦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秦伯遂去。於時商日衰而周日強。周蓋駭駭不代商之勢。秦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閒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焉。予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秦伯。而三讓不受。故云秦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韓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得固得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之文而偽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漢公主閒有私夫。如寶太主則董偃。蓋長主則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與寶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潘氏榮曰。漢文沈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昌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竟奪祚席之愛。躬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汲黯之嚴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思寡欲以卻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為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讎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相等也。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休戚者也。春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讎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其戚者。顧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弑。復計滅王僚之虐。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背北面而事之矣。今為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撻其屍。可乎。太白之為。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肯獨何人。敢遂不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譖而戮賢。自平王之罪。昭乎何預焉。今讎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讎人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讎之誼。不已濫乎。故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而不知有宗國。屬饒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春尚者報其人之無禮。非不幸也。由陽翟氏於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讎。是其孝為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讎君。則移孝為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敵。則始終為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正。不可謂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於吳而被戮。故例為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隱惡之誼也。又按楚

鄭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上虐下為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曾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鄭公之言如此。則春秋之士固以為君父不可讎矣。乃知申胥之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左

傳云。敵讎。讎不在後。其此言可為復讎之漸。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閒矣。元魏孝文遷都於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歎曰。怪哉。怪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蟲。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俱備。備道中有此物。謂問東方朔。朔對如此。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以去蟲。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令人取蠶浸酒中。須臾糜散。予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酒。解憂蓋用朔語也。

日月之會於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為陰魄所蔽。故為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者。則置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焰所不足處。則為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為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墜於暗虛而為食。以是亦為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祕籌妙算。若與鬼神為謀。非人可圖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圖也。今大旱。湖水落。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獲斷江路。乘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精寇遽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當為拈出。

齊人饑。穀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履屨。買食而來。教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楊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鑄謂以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饑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黔黔數字。以予觀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楊弓之高古也。

元末。明玉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昇太后彭氏同聽政。我太祖既即位。昇猶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昇其母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廷對曰。臣妾今死無辭矣。向以先夫屬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即死無恨。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開王師致討。其險阻。以重兵守。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顧以天險難攻。縱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重慶。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用巨砲名震陽者。連發數四。碎之。於是其城陷。守者震恐。無復圖志。遂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正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梁云。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張然滯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之。其犬烏龍注睛。咻其婦。然呼曰。烏龍。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烏龍以名犬也。元稹韓致堯詩。皆有烏龍語。蓋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便語。拜狗作烏龍為據。何淺聞也。

此。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於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德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精誠弗包也。此即吾儒無爲而治，王道本諸天德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爲者，得人以任衆職，久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爲，所謂天德者，精一以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墮於虛寂而目之爲異端也。

管仲合不肖從郭璞，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宋見文元平生不喜推衍之術，其言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真達生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問杜鵑，以問李煜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兩人作相，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位亦間有兩人，然天下日臻太平，杜鵑之聲，其兆於宋初者，不聞益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今之柳孟，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遺刺客得其首，因鳥於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擊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核，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之類耶？但椰漿素所醞，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醞，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芑四岳之後，堯與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養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於野，如益避啟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概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頊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瞽瞍，無遠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皆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感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曰：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謀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賦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游，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與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辭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尙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恥，而當時亦不以爲怪，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殿，時以爲先事之兆，然千寶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品焚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忽張氏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如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說，自莊周妄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故巫禍求子之事，蓋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說者，謂傳母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傳說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說保傅之義，而說爲喜悅之說，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難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慎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鶴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瞋止妄，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難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予謂此獨爲最切也。

西施鄭旦坐兩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亡吳之罪獨得以遺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也。

南半趙弼著效，聚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罽安石背，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姬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閒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做於此。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左氏載蓬狐之言曰：盾身爲上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其君者，非盾而誰？子謂此言亦未足服盾也。弑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曠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間，必相猜嫌，乖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亡，度其當時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爲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連及之懼，非穿弑公，則公族趙固有所必至者。故穿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爲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而發端肇禍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弑君，公以盾故而破執，是穿特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昔之父兄與人爭鬪，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辭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授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盾雖不知，猶爲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盾未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誅之乎？其爲法受惡越境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茲不復論。又按左氏河曲之役，士會謂毒伯曰：趙有側室，已輕者，雖焉其可及？晉將戮毒人於河，穿當軍門呼口，死傷未收而寢之，不惠也不德，期而若人不能計且使之逆，成公於壘，則將讓之，其奚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妤王政君爲皇后汪克寬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爲昭儀綱目書太宗才人以著其塵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中書皇太孫驚生註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婕妤予細考之意竊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顧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爲后故綱目謹書其始以著其醜政君爲宣帝令后擇取以賜必於宣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失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爲飲茶之始。予閱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噓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噉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噉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楊鐵崖嘗本之作賦其語云虛輪草軫橫轡倚輓平廂層櫺低高闐施木鐃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機列鼓鐃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逢逢而運規途倍五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與其事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概雄厲。真有淩轡萬象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之祕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氣之曲折而不礙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鯨波再涉而不懼。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夫嘆老嗟卑。悼遺佚而憫厄窮者。徑庭矣。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繼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爲民而已。私無預焉。禹思天下有溺者。曰。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曰。己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爲任天下者類如此。與夫履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若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焦勞之途。則庶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二姜史記汲冢書皆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姜二女皆經曰
今按二姜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略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吳皆天下絕色莫易
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敢前犯楊鐵崖詠范蠡事所謂

以至十。鑒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嶺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概也。嘗記本朝會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己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拂。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爲使阿。俯仰滑。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真蠟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甚詳。中開紀其歷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爲歲首。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爲後九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間。始改。豈真蠟置歷。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尙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楊溥劉友益曰。齊卒何。予徐誥也。自宋祔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鄭公書薨。於是楊溥亦卒。若徐誥者。可謂庶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辭。意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觀五國故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遜殺。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趨前。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之卒。實徐誥結之耳。蓋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史。而歐公以家世隸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今特舉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賊。宋太宗之崩。以箭。皆二事史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秘之也。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馬未經調習。忽爾驚躍。僖宗左脅遂倒地欲死。浪狗驚惶。以銀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稱氣疾。醫人候脈。謂爲膀胱氣作。投治莫效。以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盡實者必多矣。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氏氏辯之詳矣。新安程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氏氏略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不驗年改元。宋后崩。殯於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疑勝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而知荆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頻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荆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之計坐成。而蜀漢僅可自保。凡以得天下之形便與否而已。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斬恨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雖行亦必

不至於敗。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矣。而不能先事諫止何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與孔明。其契深厚。雖名爲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固當致其不悅矣。反羽敗殺。而先主念羽之厚。乃決然欲爲其報讎。孔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超之徒尙在。必相與懷恨忿怒。而贊成此舉。孔明雖欲止。是行。事不慮諸人之疑己之棄薄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惟孝直爲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陸。庶可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爲非。而勢不可已。則姑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凶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免千慮之一失也。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逸周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尙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實鼎。六親已立。未幾。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焉。以其在鎬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計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特避居於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尙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爲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固周公當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句往往往。奇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靜江。其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知堯山鼎者果有其人矣。書君南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以伊陟爲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伊陟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中更沃丁太庚。小甲。雍已數君。前後相距蓋一百十餘年。使伊陟壽度至斯時當耄荒矣。固無乘政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年。假令伊陟與之相始終。則須年百有八十。天下事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儒已詫其壽考。伊陟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之如是也。故疑伊爲尹之後人。而時有格帝之功。可以匹休於尹。故周公特爲君南言之。世儒不考。遽謂尹之子耳。

海中有蝦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插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蝦夷。以多鬚也。西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至一處。人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美而亦鬚。因作詩云。花無鬚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爲求救於龍王。因悟爲羣蝦所魅。蓋所遇乃蝦島也。大概如鳥衣國之類。此殆因蝦夷之名而造爲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安尾過行路。一豎半地牧兩牯。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獵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梓換老樹。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驚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貴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雨。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

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於聖洛之原，是欽宗之極終南宋之世未嘗遠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搬宮於六陵之閒耶？夫搬宮且未嘗有，而木燈架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誤信耳。

程學士嘗預修宋綱目，謂得於黃文獻公之言，乃信陸秀夫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文山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因遂奏御，悉改舊史所稱，於文死節日，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某，陸抱節赴海日，則止書其氏名，且謂當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爲相，憚於變更，惟彭文憲與于意合，予竊疑之。考之宋史與陳氏續編，俱載德佑二年正月，拜文公右相，兼樞密使，往使伯顏軍前，公辭相以行，被執而逃。五月，益王即位，公自温州入朝，申右相兼樞密使之命。至六月，復詔公同都督諸路軍馬，乃出開府，日次第，可考不誣，而程主於前言，乃於入朝命相之條止書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於其目中添著命相因辭之語，且合六月所詔同都督之命於命相之日，此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考文公在當時，其自鎮江得逃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丞相謂公也，公以夜抵揚城下，聞候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張弘範語匡山士民曰，汝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爲？匡山亡日，置酒大會，張謂公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是丞相之稱，在當時已習，雖此未足據也，指南錄公所著也，而有句云，爭元作相總成虛，先太師祭文公所撰也，而有句云，再相出督身荷憂，責臨刑之日，元主問其何願，對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然則其自言亦謂爲相矣，若其年譜本傳，則皆書云辭者，此實有故，蓋古者國亡則責備於君，當時宜中世傑實用事，公雖任相，而出督於外，朝事不預，知意以他人壞之而已，當其時，天下後世當必有責備之者，雖公以身殉國，而亦不免介於後世名，此所以有命必辭，而不得已，則出而任事，年譜本傳亦因公之心迹而書之，然告辭錄黃不聞繳納，則固已爲相矣，若陸之除拜，則又有可言者，陸初與陳宜中不協，請居潮州，後張世傑言諸行朝，召爲簽書樞密院事，時景炎二年之十月也，續編載祥興即位，以陸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張世傑同秉政，程乃削而不錄，謂其死日官止簽樞，夫自景炎召還，至祥興二年死，雖越三載，安得猶守初職也，且承平之時，兩府轉遷尙不踰歲，此爲何時，而用人乃爾艱難之際，命相爲急，於時宜中既逃，文公出督，張世傑雖稱秉政，而以武臣不拜，然則首尾三年之閒，其任相者誰歟？陳仲微從二王入廣，目擊時事，其所著衛王本末云，祥興即位，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指南錄亦云，陸君實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匡山，兼宰相，凡朝廷事，皆其潤色紀綱之，據此，則陸固匡山之相也，吾意當時播越海濱，封拜草草，雖以陸之入相，而遠近咸未悉知，迨其滅亡，而紀事如填海等錄，追書舊事，習其初稱，故但云已耳，而程乃盡廢舊史，獨據以爲筆削之案，此又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二公之取重於天下後世，初不係於官爵，獨謂綱目既詔行，誠慮夫學者不考而宗信之也，故著其說於此。

語，凜然下傷若淪焉，非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授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興者，所謂非常人也，其立論頗異流輩，然與疑太過矣，原光與帝舊同視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而已，燕昵之私，微遜之狎，在人情所不能免，而況其時光已年長，視帝則子弟行也，則夫語言容色之閒，甯免於偶肆，而周旋禮度之際，安能保其無缺耶？及帝登極，光疑其或未能忘己而容物，於是變姓名，隱之澤中，而帝追念故人，意不能忘也，乃遣使物色之，迨其詣闕，而復假臥於賓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脅帝，而侯爵雖舊人，然不能知也，故雖位居鼎足，而輒有癡兒之譏，要領折之警，觀此，則光之素挾長凌物，微可見矣，諫議之除，帝將資其鯁諍之益，而光以受命於朝，當必改趨少步，強己所不能而隨時俯仰，則夫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恭遜之容，祇承之態，度不能一旦罷勉而曲盡其禮，於是終於辭避，至以癡癡集由之言婉卻之，而帝亦度光不可留強之，或累異日之保全也，亦聽其去，然前此有狂奴故態之言，則帝之微意可見矣，此則光之始終表裏，春秋所謂推見至隱者也，升遂昌謂光與帝同學之時，固已年尊於帝，至帝君臨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蓋已年踰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此得其形似而未悉其心，予故備論之。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爲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匡山敗，流落安南，陳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隸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溫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問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爲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棄親，逃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蹤跡亦可憐也。

世傳宋梁顯以八十二歲登狀元，故其謝表有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其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今考顯傳，顯以雍熙二年及第，歷官二十載，至真宗景德元年六月，病卒，年九十二，逆而數之，至登第之歲，除去歷官二十年，止應年七十二，是知世俗所傳者妄也，又按八十二歲之說，具遜齋閒覽，容齋四筆辯其謬誤，然又謂年止四十二，殊不可曉，又謂史稱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今考本傳，無之，豈元人刪之耶？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書所不紀，予謂此月食無疑也，刊本字誤耳，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此日月相會與對望所致，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開而兩經災變，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懼災之意，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也，故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必是月朔望日月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畫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予疑雷字誤也，十二月晦日而雷有聲，則所發非時，故特紀異耳。

太史公六國年表，其敘秦之興曰，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

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殆類術家詭誕之說。言如此，則自漢以後，若隗囂公孫述之徒，竊據西土，自謂天命可觀，而繼以敗滅。此又何也？又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則秦不足法明矣。而復云：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則又嘆悼其所為若足為後王法程者，凡此皆選舉術偏駁識趣卑陋處。昔人譏其淺陋而少聞道，此亦其一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玉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樂。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名，前漢史翼奉傳略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是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等講論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為講讀之地。孫所謂儒者之樂者，用此也。史記漢宗室傳齊王世家：前云：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則志之本末詳矣。繼復云：漢擊破齊，元帝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無後，及徙濟北王王菑川，凡此係事辭重複，又列傳朱建事中具酈生首尾，任敘事中敘張蒼始末，謂宜從刊改，而諸篇中如是者乃疊出，予固疑史記為太史公未脫棄之書也。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譚淺者所為，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間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放，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為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貢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貢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貢固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貢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貢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貢固

宋書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世說：載周威公問屠餘棄其國亡而懼，乃進爵時田邑史理趙賢之賢，去帝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曰：其尚終君之身，既後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愚謂周分爲二之說，劉氏蓋以官威公身後之禍，不知其事情實非也。按大事記：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君。於是東西周分治。是時惠公欲獨擅河南之地，故封班於鞏，以率王為名，然則二周分治，乃威公子孫並分王室之謀，在惠公則為拓先業，在威公則為子孫大焉者也。陶弘景：二牛圖，本出於莊子。楚王聞莊周賢，厚使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子而欲無污我，我當游戲污濁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縶。二牛之意蓋用此。

周書：因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傳謂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以疑既制其出入，則何事乎車，而猶從以七乘，不無背戾。因引十乘百乘之說，謂古者以井地定賦，車乘之數，自井地而出，蓋四丘為甸，一甸為田十六井，所賦兵車一乘，以車七乘，疑則其國邑，而但給以七乘所出之人士，蓋古法七甸之賦也。此說亦有謂：然嘗考周禮大行人副車之制，謂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七子男五，蔡在周為侯爵，則七乘乃其平時之從車，有罪之後，制其出入，而從車則不革，姑且存其國僭侯侯，蓋寬假之禮也。蔡氏失原其本，故學者他疑，予特祛之。

西廣左右江溪洞之外，別有依山之蠻，俗謂之山獠，獠婦生子即出，其大則懸臥如乳婦，少不謹，則致疾，其婦乃無所苦。

元延祐間，佛慧國使來朝，備言其地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千，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見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盡往往煉之為藥，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為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唐末方鎮，藉以離報誅斂為事，而李茂貞之子從職，獨以仁厚為政，鎮人愛之。其在鳳翔，有山千頃，竹千畝，櫻桃民利，未嘗省理，從征至蜀，部送王衍，還至鳳翔，監軍使樂重厚，而不納，明宗入立，知其故，遣人誅重厚，從職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此其識度誠長者，當時節使罕復及之，然以其茂貞之子，故但附其事末，至不免為難傳中人，殊可惜也。

史記：武王克商，紂反走，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世儒多謂紂雖殘賊，死則已矣，武王之師，固曰公天下之怒，然弊冠新履，亦須少動於中，豈有於其已死之屍而復加戮之理？予謂此言真足以正史遷采擇不精之失，非以存世教而曲為之辯飾也。又傳記謂太公蒙面而斬，姬已，今按：武王至紂之壁，妻二女，二女皆經

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所謂髮妻，蓋姐已也。二女非謂紂所出，乃姐已與其並嬖者，如傳云二女裸之謂姐已素懸點，意其當紂死之時，必自計不免，而預爲之所，寧肯坐俟周兵之入而致其生獲哉？然則此云二女皆經自殺，揆之事理，謂獨可信耳。

後唐明宗史謂其胡人，目不知書，然其所見亦自高，有帝王知書好文者所不可及。秦王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觀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凡此數言，似知帝王爲學之要，比與專務辭章筆札，與臣下較能者，異矣。其君主天下，亦非偶然也。

五代史梁本紀：六月，楊崇本復附於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朱友諒等行。紂宗崩，十月，王朝於京師，殺朱友恭、朱友諒，昭宗崩，下當補書太子視即位，是爲昭宣帝。下方云：十月，王朝於京師，然後事辭爲備。本紀紂宗崩，昭宗崩，昭宣帝之立，不著其始，則其下二年七月，天子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者，當爲何人所道耶？此非惟迷誤後學，亦事理之必不可闕者也。

魏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群，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情禮以立志，則食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情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孟儀，列國之臣，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載曾子告孟儀一節，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似，中間意句雖參差不類，不妨於大旨之略同也。豈二書所出爲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云云，微傷於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辭，自昔有間矣。

予喜聞前代之故，一日，閱宋道民錄，得宋元以來數事，意好事者所欲其聞也。漫疏於左：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望淮楚之分，黑霧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乃凄然，度宗在宮中，日以酒盞自隨，終日酣醉，外事廢，屋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於懷，以匹練束爲一體，仍以黃金纏腰間，乃赴水死。文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爲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賊卒。我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汪水雲元就，舊以琴入內供奉，三宮北狩，乃隨至燕山，時爲太皇及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銀鑪之所，爲作拘幽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暨後南還，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醺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各雨下，歸而爲黃冠，縱浪山水，人以爲仙，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密，凡五年不給衣糧，至文丞相死後，乃給。世皇夜夢黃龍，以爪纏繞殿柱，殿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是謀欲去之，而瀛國先覺，乃祈於帝師，獲爲僧以自免。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之妃，故當時無名子贈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芳草寒之句，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大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凡是數事，皆予前此耳目未及者，是不獨可錄爲談助，雖以備史氏可也。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事，幸續綱目從復辟，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高宗禪位，乃立皇子，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勸王，繼與返正，以明受爲奸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乳母掩之鐵塔之下。後高宗之嗣，晚年抱望思之恨，頗怨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高宗嘗謂輔臣云：朕性不喜與婦人近，此未必本性誠然，先是高宗在維揚，方宮中有所幸御，忽報粘罕兵至，遽驚惶出奔，致成痿疾，以是頓御希進，其終於無嗣者，坐此也。明受事出朝野遺記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臺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臺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於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秦檜爲言，然則臺街非尋常最首之市也。程克勤平逆頌云：吉祥就磔，欽首懸竿，臺街街圍，郡人快觀，又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檻送京師，法司論擬上請，有云宜懸首臺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八等本賊亂於中國，於蠻夷無所交涉，而亦引臺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也。程克勤平逆頌見宋史

宋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僂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願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云云。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聞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若海後仕宋，亦不顯，高宗嘗以片紙書其名論張德遠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後去國，不果召。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端陸君實死節，書文爲樞密使，陸爲簽書院事，謂一以填海錄等書爲據，予前既論之矣。始君實居屋山時，日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傳之後世，屋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屋山錄，閱其間數事，與番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知此書不無舛誤，計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懷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偶聞荆州府誌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過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斑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於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而奔鄭，會鄭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溱陽，會女子擊鮮於溱水之上，箇中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靈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適人，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於溱水而死，後員入郢而過溱陽，溱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子胥乞食處在

丹陽溧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溧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湖。緣伍員投金而得。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爲之記。詳見。是子胥遇浣女之地。諸說之可據無疑也。若夷陵。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通秦入蜀之路。概之于吳。風牛馬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耶。或者水色類于浣紗。好事者因謬倡浣紗女之說。然則援以立廟而灌以入志。情亦甚矣。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向無恙也。自後太后遇變。而淵聖竟不遇。初疑金人欲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勒而未許。今閱朱子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放於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慶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蓋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暨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使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惜作史者不能略示其概。故筆之以詔來者。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閱通行註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噫。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毫髮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集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元伯顏率師伐宋。世祖以曹彬下江南諭之。其至臨安。駐軍城北。戒飭將士。市無剽掠。民無震擾。遣人獻幼主降。次收圖書法物。然後偕其君臣以北。從容閒雅。有古良將之風。雖其夷虜習性。嫖之曹彬。終未全美。然視粘罕兀朮則霄壤矣。嘗見其還經金陵梅嶺詩云。馬首曾經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櫓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自誇如此。若非口不言功者所宜。然即此觀之。有古人行李蕭然圖畫數卷之况。味其清致雅尚。殆非夷狄中人物也。

魏目載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

韓簡省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明之子乎。屬之子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質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戎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是二說。即一事也。而爲語不同。其頗協者。最後文之言耳。綱目稱田文。而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綱目本之通鑑。類非無據。而呂紀則先秦之書。要之於紀載爲信也。二者未易稽決。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交。富不棄妻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眷謂之風。弘薦桓譚爲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召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忠正以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又弘嘗譚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凡此諸言直氣。蓋與申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興者。而通鑑節要乃不能略載。小生末學。能知者或鮮矣。予故表而出之。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守節。仕宋爲皇城使。嘗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節歸諭旨。筠謀愈甚。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以上黨降。詔釋其罪。以爲國釋使。子謂守節處此。誠亦難矣。蓋違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已獨獻城而丐生。則於義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駟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懷光將反。其子李璣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賣父而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璣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焉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生。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翺舉羽與景曦各爲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虎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甌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虎哀陵骨。雖牛馬諸幣。爲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蛇之餘先已爲唐林二義士所得。託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尙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兇虎所爲若曰。壓覆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問聞知。然人憫於下而斂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

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於上下者矣。昔人饒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柳塔，怒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略存，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修復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剗去之耶。俟當細訪。

謝疊山跋程楚翁詩卷云：五帝三王自立之國，至德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隨之，西北嚴凝之氣，盛行於東南，吾序陳月泉詩已言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一編，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獨以為王澤未竭，民彝未泯，豈與文士輩角巧也。楚翁毅然以天地大義為己責，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幾殫精竭慮，通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真男子哉。泰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翁之詩作於彼時乎。云云。楚翁，徽之婺源人，性剛直，喜問學，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憤憤，散家貲，陰給敢死士，將復郡城，事泄，被執，掠掠，死。夜路守者，得脫去，時楚翁相廷贊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若相義其為人，贈以詩云：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詩千邁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客居梧所久之，聞謝疊山在閩中，去就疊山，奔走往來凡十年，開闢險阻，一寓於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僥倖無所依，病逆旅中以死，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無一字存，惜哉。然楚翁雖不幸，而碧梧之句，疊山之語，則炯然在簡冊間，身名固不朽矣。

說苑具載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乃漆身變形吞炭變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襄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為抵罪被刑人，諸衣入絳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之，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乃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畜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讓讓，讓自知，遂自殺也。按讓本傳，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報讎，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執之，乃喟然而歎曰：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於是讓伏劍而死。據此，則讓之自殺，乃在伏橋之後，說苑序諸入宮之時，微爲舛錯。又讓之言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亦衆人畜之，智伯以朝士待我，我亦朝士爲之用，昔人謂即其言而概其中，則讓固懷貳心者矣。何天下後世之足愧也。然觀襄子謂讓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則讓之本心在當時已爲讀者所非矣。後世之論，蓋落第二，太史公傳之刺客，無亦有見於是哉。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僧人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林森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爲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臘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匡山志：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沈諸水。

政和縣人余應則亮網之，得理宗骸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幣，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王潘、林景瞻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爲一塚，初未聞則亮爲此舉也。始陵發後，理宗獨失其頭，蓋胡僧竊之，製爲飲器，胡僧以得帝王骨爲祿，至我太祖登極，命宜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訥所，敕有司葬之聚賢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元穴，凡理宗體骨，其始末有據如此。今日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網得，以葬，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此猶可說。若則亮則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辭，皆未足憑也。

李賀榮華樂云：薦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唇綴珠，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游椒房，或謂椒房乃宮禁嚴密之地，非公可夜游者。按此篇本詠梁冀事，冀爲人恣肩矚目，所謂薦肩公子，指冀也。本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堂殿皆有陽窗，連房洞戶，柱壁彫鏤，加以銅漆，諸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嶂，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喜其乘輦車，張羽蓋，游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誦讀章路，或連繼日夜以鳴，云云。觀此，則冀之宅第視宮禁蓋等矣。所謂椒房，得非當時僭擬無度，壽之房園亦用椒壁之制，而自同於內庭之稱耶。然則賀之言正以著冀驕侈之極，於宮禁初無所預，未可謂失也。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愚謂夏非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霜降、無冰、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冢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證也。我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辯疑，一主蔡氏力辯周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凡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殯霜殺菽，值三十三年冬十二月，殯霜不殺菽，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或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震電於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決在孟仲秋之交，十一月十二月，杞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證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蓋言之，不獨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逞其辯於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冢，則節去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冢者，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於妄矣。蓋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歷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尚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己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正德末申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於道，度勢不可脫，即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井地，欲次銷汚之時，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遇賊

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爲。次及大姑。姑俟賊上體。即兩手交接賊頸。小姑以死。賊時已疲。作力不能起。嫂即其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予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髯者掠之。因與探賊。賊既酣。擁花娘臥。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平婦之事。大略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醺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作三婦制一虎。繼濮州娘之後。一虎噬三婦。怖以吡。三婦順一虎。虎生獐。嗜慾亦其性。幕天不醺。探人國。席地事知陷身。按虎頭。臨虎腰。虎雖有力。不得跳。肉屏未竟。聚麀樂。血顛已落。屠猪刀。嗟嗟三婦。非五虎。胸次沈機。乃雄武。爲君寄謝晉男子。下車擡臂曾何數。

張士誠亡國。亡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丞相。信用匪人。率小趨者。卒之內乏謀畫之臣。外鮮折衝之將。誘威不振。國計坐耗。以迄於亡。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爲天兵用砲擊死。所任陸平郡太守周偁。本山陽鐵冶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日。錢穀鹽鐵等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尙敢言是耶。遂殺之。吳人稱快。或手加額曰。今日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葉德者。雲陽人。業星卜。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汲引邪佞。排諸賢。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春。獲至臺城。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於梓者一月。又潘某者。其僞驛馬也。性驕侈。娶美娼凡數十。內一爲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溷。張氏始末雖略見於輟耕錄。歸田詩話等書。然未詳備。茲偶得其數事於此。俟他日有聞。輒爲傳。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陷虜。高宗用其子適爲相。屢書求歸。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介然使虜。游城上。皓問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割股納之。歸聞於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適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後。適出知徽郡。爲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疑。獨考洪適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歿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適爲相。屢書求歸。則爲說荒謬。不考之過也。

予前辯楊建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訪。意謂國初刻去。此但一時據理勢而言。未暇考求其據也。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於宋故宮。二十五年。載西僧楊建。真加以宋宮室爲塔一。爲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鳴嘯野蔓青。至國初。只現程陵行云。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因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刻去之明驗也。以此例之。乃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不得親擊者。以理勢推之。率十中八九。又楊建建塔本爲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周草窗謂在

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於宋故宮則與草窗所誌發陵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爲聯合草窗宋人也其所紀誌當爲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露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日下令哀陵骨築塔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遠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其謬誤也

三國之統系陳壽帝魏而寇蜀司馬公因之朱陳庵矯其失乃帝蜀而賊魏自朱子迄今未有置異說者也並朱子時有俞文龍者作孔明論一篇大抵考論先主孔明之跡而吹其過此未暇論至鄭如幾魏春秋之作則與朱子之見大異矣如幾字維心太永人徙居德清之獨溪從葉石林諸名公游以陳壽三國誌紀載無法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統張無垢九成與相善移書難之復書曰僕不能越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余日辱賜教疑其子操而黜備寢病居山無緣面究欲置不報恐閣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晉系魏晉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纂取黜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殺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略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董卓之亂王室覆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宮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於牆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於此而山東諸侯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率迎都許披荆棘立廟社使如綫之緒絕而復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於漢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於鄭書曰公朝於王所及天王狩於河陽又書曰公朝於王所公朝而諸侯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公謂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非取於漢深亮其亡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爲然蓋操實獲而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學弑伏皇后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略陳者僕皆特書而詳志之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黜之之旨不爲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後世臣子臨難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則曰學古而仕數外夷而中險舍小怨以矯情引大義以飾詐惜其略而度不足其罪而黜之者如此亦概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魏篡而有之不當系漢則非春秋之法也噫漢亡宗室布在天下惟漢表璋備耳漢表既敗璋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與劉氏者舍備其誰哉望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爲心者備時爲將軍領豫州刺賊擁重兵據方面其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衆曾不聞驅一介之使情常賞之職暗貶訪在亡亦未嘗出一辭以激漢之義士果有意於興漢乎謂其長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方呢出同與坐同席非不得其使也畏不敢發事變兵敗乃連於袁紹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劉表至是始得其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荆益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庶幾或可以興復也春秋伐同姓者貶其爵而人之滅同姓者絕其類而夷狄之且厚禮禮迎致使平漢中漢中蜀之咽喉也備苟不急於自爲藉益州之兵食討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盡棄以迎師璋將遜避之不暇也備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奪之長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即位改元故中興之功昭耀往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滅同姓而乖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豈欲稱尊告

祭天地託流言爲獻帝舉哀定諡而帝尚無恙也騶監區口舌以輕羣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自無君之心猶畏名義終不敢自尊備有所畏乎閣下唾操而不知備有可唾者如此僕爲之贊曰任智勇以爭天下之勢仗信義以歸天下之心此高帝之所以創業世祖之所以中興也備之智勇義何如哉蓋未有智勇不具信義不立而得志於天下者也僕所望備者深矣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也系之晉耶又莫適攸從也其去取大旨如此予嘗反覆其所言而考究當時始末似亦足以表暴操之功罪而愧報乎先主之心其言要自有謂不可盡棄也昔歐公作五代史荆公惜其不脩三國志因囑東坡爲之坡恐世間議論不一避而不承然則昔賢於此正自難言耳

我朝遷鼎北平雖成祖弘規遠略然本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衆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謂周公曰我嘗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繼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卒營洛以爲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縣延周祚於八百年之永非細故也今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之基則成祖繼志之孝聖子神孫遵衛之休也

予著操義載宋高宗駐蹕維揚金師入寇將渡淮適招信縣一尉時以巡邏遇之途遂相敵是日風作塵氛蔽天虜不測南軍多寡相拒鏖半日尉以力戰死高宗因得飛報倉卒渡江不爾則有可虞者然尉之名氏失傳記者爲之歎惋偶閱續通鑑載建炎三年金人由信將渡淮縣尉孫德龍之沈其數舟虜以疑兵廢障上流渡城破陣死之此事正與傳記脗合然則尉乃孫德耳其脫君父於危忠績匪細樂記一篇竊歎其高深遠古非秦漢文字可並致堂胡氏謂爲子夏所述或又謂子貢所作然皆無可經據意此或夫子所示意門人商賜筆述以共成者也

猴詩謂之孫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歷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鄰近一家縱火燒屋里人懼而奔走救火於是羣猴遂散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徐敬業起兵誅武后不克而死武因剿滅其族論者謂高宗之立武氏決於徐勣一言然未幾徐氏族滅亦足爲其禍唐之報偶讀唐書乃知勣之後蓋未盡滅也按吐蕃傳唐將徐舍人者語所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吾祖以兵奪王室不克而覆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拔耳是勣之子孫故在亦足爲敬業忠義之報也

周書有君陳籍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考宋時澶南人有蓄養吉了者能作人言夷舍欲以饋十萬貫之其人告吉了以貧甚欲賣以濟困之故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此與匡山墜水之白鵲正相類彼舍禽戴髮名爲士大夫者願報宋而投金元會當若哉

歷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爲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至

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蓋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於東井。則去極為近。而於時為夏至。日自東井而南。至於牽牛。則去極為遠。而於時為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於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適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為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為秋分。然此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觀右顧。一望可見。故曰東西以在地者言也。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祀。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羣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於禘。舉禘。則比年小飴。三年大飴。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於嘗。舉嘗。則春夏秋冬輪祠。歲終禘祫。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二。繼以三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歷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置閏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豈矣。按先儒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在湯則放之。而不追其所往。在桀則納之。而俾終夫天年。初未有殺戮之事也。故終湯之世。其不受命者。巢伯而已。武王伐紂之後。箕子則甘於即夷。夷齊則恥於食粟。商容則竟於釋位。大家弗靖。奄君再叛。是其劉殺之施於當時者。有不忍焉故也。古以湯武並稱。要之武之漸德視湯較甚。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其為雌雄。同穴而處。蔡氏謂為怪誕。不取。今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蒼虺。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謬。

盜跖之言曰。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天下之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富翁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蓋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翁者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須藉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大盜。其猶賢於為富不仁者乎。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頃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辭指稱歎。以為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妙也。

凡其內之水與地。為緊束於勁風聖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天包水。水載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水以浮天而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當云水下。其說方穩。

趙簡子論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桑麥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蔭也。又賈島誦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芭蕉。蓋譏其後之得刺也。

王輔嗣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蓋復有來復之說。亦有退復之義。易言七日復者。來復也。論語言復其位者。退復也。冬至陽生。六陰以漸而退。夏至陰生。六陽以漸而反。故王言陰復陽復。要皆退而還復也。

環谷汪氏曰。周禮大司馬。所言正月之吉。是指夏時。其言正歲。則為周人建子。為歲首之月。其說是矣。然謂周不改月。則亦未足憑也。蓋夏時周月。在周並行。時以作事。故月令大司馬所用。皆從夏時。歲以示統。故春秋所紀。皆遵周月。所謂周月。則以十一月為一月。後書左傳。可考而證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充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徧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

予著墨談十八卷。藏篋久矣。邑侯雙崖先生雅尚文事。因就予取閱。既微徧。則以書來曰。是不可不傳也。爰遂斥俸付之梓。且命邑民沈懷。調度其事。工既訖。衆謂侯此舉。蓋不欲以論衡自私之意。而懷之率義。亦宜得書。因識之末簡。

嘉靖己亥正月吉日陳露書。



21101000162099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 2 总类、考据

作者=

页数= 7 2 0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